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亚利克斯战记



第一话 月夜之森

……呜呜喔……呜……

咆哮声回荡在森林之间，能感应周遭气氛的微妙变化的森林动物们都静静地待在巢穴里，在阴暗角落处注视着森林的异变。

在午夜的森林中，原本平静的林内应该只有夜枭的叫声。但是在这个夜晚，却有条人影正在快速的奔驰着。他还不时叫喊出惊人的吼叫声，连向来凶猛的野兽也乖乖地待在巢穴里。与其说他是人，不如说他是个人形的怪物。

……马……马克威尔！呜……呜喔喔——！

这只人形怪物的怒吼声中居然夹杂着人类的语言。怪物对于他口中的人名似乎充满了憎恨与诅咒的杀意，森林中的鸟儿似乎也感受到这股不祥的气息，鸟兽们都在月夜中吵杂不已，使得晦暗森林的气氛更显得诡异异常。

怒吼虽然能暂时宣泄他心中满腔的忿恨，不过，恐怖也不断侵蚀着他的内心，自己的身体正发生着某种异变，皮层下仿佛有数万只小虫在爬动，视线所见之物皆是一片血红，仅存的记忆就像是着火的纸一般逐渐被侵蚀烧尽。唯一残留的，只剩下满腔的杀意及异变中的身躯。

而“马克威尔”又是什么人呢？

“迪罗·马克威尔”是艾斯卡大陆南岸极为有名的贸易商，据说他的财富足以左右一国的经济，光是南岸内陆的农庄就有数十个是属于马克威尔家族的领地，还有数个矿山。而他最大的财富，就是马克威尔家掌控着艾斯卡大陆最大的贸易路线 - 大陆公路 - 南方部份的实质支配权，往东能通往朋提海以及海另一端的亚特兰提斯大陆，往北联结了北方“神圣艾斯卡帝国”，马克威尔家就是将这巨大经济脉络的枢轴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才能取得如此庞大的财富。北方的贵族们也时常来巴结他，而使得马克威尔家拥有王族般的特权。就某方面来说，迪罗·马克威尔才是大陆南岸实质的支配者。

这样的马克威尔又怎么会和这只似人非人的怪物扯上关系呢？

……呼呼……呼……

这只非人者在奔驰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停了下来。但是很快地，他又很痛苦地倒在地上，全身冒出了如火焰般耀眼的炎气，他深色的皮肤也缓缓冒出了异样的突起物。

仔细一看，那是黑色的鳞片，而且，他的身体、四肢不断膨胀起来，最后，原先包裹在外的皮肤像是被撑破似的都蹦裂了，取而代之的是漆黑的鳞皮。而他的头部也长出了角，角越伸越长，几乎快比牛角还粗。原先人貌的五官也扭曲变形，嘴角遽地裂至耳部，锐利的尖齿自桃红色的牙龈里长了出来。远远一看，他就像是一头龙，正确的说，他应该是一头人形的龙，就只差一对翅膀而已。

……呜……哦喔喔……吼……龙人身上的焰光已经渐渐暗淡下来，肉体不寻常的变化似乎已经完成了，当他张开双眼时，火舌仿佛要自他眼球里喷射出来似的。他以散射着红光的眼睛看着自己非人的双手，像是初生婴孩在伸展手脚般翻弄着宛如刚刀的五爪。

砰然一声，布满黑鳞的巨腕突然轰击在一棵桧木干上。

超人般的怪力轻易就将桧木腰折成两截，而且，断裂处还突然冒出了黑烟，随即燃烧了起来。仔细一看，龙人黑鳞下的棘皮隐约喷出白热的蒸汽，树干的燃烧似乎与他异常的体温有关。此时，龙人抬头望着天上的月亮，口中吐露着诅咒的语言，此时的龙人，已经不像刚才一样能够说人类的语言。或许是因为他经过刚才的变身之后，声带已经无法发出人类的声音了。

“……。”

就在龙人附近的森林里，有一个全身穿着黑色长袍的人站在树木的阴影处下。刚才这场令人难以置信的变身过程他都完全看在眼里，但是他的表情却没有一丝的惊讶的表情变化，似乎是理所当然似的，龙人也完全没发现他就一直站在他的身旁。

“终于完成了，再来进行下一个步骤……。”

长袍男子看到龙人变身完成之后，口中喃喃有辞，只见他的长袍逐渐融入黑暗之中，渐渐地，整个人都消失了。

这整个经过，似乎是某个即将发生的大事件的序幕……。

第二话 山道的旅行者

在艾斯卡大陆中部偏南之地，有一处巨大的山脉，以彷彿脊骨般的姿态，以东西向横断了大陆南北，与北方幅员辽阔的大地相比，南方就显得要窄小的多。不过，这块狭小的南方领域，却是世界知名的贸易路线“大陆公路”南段的必经之地，南下往东，可经由海上航线通往遥远的东方大陆 - 亚特兰提斯。不少满怀淘金梦的商人云集于此，多年的努力建设，终于将大陆南部发展成专属于商人的天堂。

交通的阻绝即代表交易的断绝，这座横断大陆的巨大山脉 - 普罗斯山脉 - 的存在，不仅是经济的障碍，自四、五百年前西方大陆的移民潮拥进艾斯卡大陆之后，普罗斯山脉就一直被视为南方之壁，当时，人们还不知道，群山的南边，还有一处人迹未曾触及之大地的存在。直到大陆北方的诸国间渐起纷争，四处蜂起的难民潮中，有部分的人逃入了普罗斯山脉，这块处女地的存在才首次被人发现。

后来战事平息，不少人脱离饱经战火肆虐的北方，离乡背井来到大陆南部谋生。后来随着人数的增加，人们也开辟了一条贯穿普罗斯山的道路，名为“普罗斯山道”。从此，大陆人民可以经由普罗斯山道，自由来往于大陆南北之间。

今天，又有两个旅行者，骑着马悠闲地走在这条山道之间。两侧群山陡峭，抬头望去，灰黑色的山峰处围绕着层层薄雾，山峰就像是天上神兵卫士的枪尖，贯穿入天的枪尖阵列平行排列着，走在这处山道上，很容易会让人产生彷彿在晋见威严巨大的神祇的错觉。巨大的山势本来就容易让人产生敬畏感，不过对这两个旅人而言，周围的山势不过是观光景点罢了，他们不仅无视四周，反而在讨论着今天的晚餐要吃什么才好……

“汉斯～今天又要吃野菜和来路不明的毒菇吗？”

“亚利少爷，‘来历不明的毒菇’这句话实在是太失礼了，汉斯我也是精挑细选过的，绝对无毒，而且对味道我可是有十分的信心！”

“我不是在抱怨味道，而是……而是……我一想到那野菇还是什么的是从动物死骸上摘来的，我的胃就有点……。”

“我的少爷啊～您可能有所不知，其实那可是菇中极品，要不是我们的粮食不小心掉进河谷，否则汉斯我宁愿拿去卖钱，价钱可不少耶～拿来充实在是在浪费了些……。”

“……。”一如往常，名叫亚利的年轻少爷总是说不过他那位干练且知识丰富的管家汉斯，说到最后无言可回时，他最多只能赌气转过头去。不过呕气通常也只有三分钟热度而已……。

被另一个人唤作‘亚利少爷’的年轻人的全名是叫做“亚利克斯·赛巴斯达”，说起赛巴斯达家，其家名在北方神圣艾斯卡帝国里可是威名显赫的贵族武门，上一任的当主 - 雷欧耐特，即亚利的父亲在十二年前的帝国内战中，立下了凡人望尘莫及的功劳。

少年亚利堂堂自信的眼神与态度，部分就来自自身夸耀的家世。

而随行在侧的管家汉斯，是个年约三十多岁的成人，不过他的外貌看起来却比实际年龄要轻的多，唯一美中不足的应该就是他的头发有些邋遢吧。汉斯留着黑色短发，可是额前的刘海却总是疏于整理，常常盖到眼睛。汉斯有戴着一副有着两个小圆镜片的眼镜，其实那眼镜并没有度数，汉斯之所以要戴的理由，据他的说法是想让自己看起来有知性的感觉，不过看在亚利的眼里，汉斯疏于整理的头发却让他像是个三流学者或是搬上搬下的图书馆仓库人员。

亚利的个子看起来似乎纤细，其实在那看起来有些瘦弱的手臂里却隐藏着惊人的怪力，由他所使用的武器就可以了解，他的武器就横挂在马鞍侧边，那是一把极长的大剑，整把剑的长度几乎快到亚利一百七十六公分身高的肩膀处。不过，每当看似瘦弱的亚利使用着这把杀气腾腾的大型两手剑时，总不免会先被对手给嘲笑一番，而且，亚利烦恼的事还不只如此而已……。

到了年末大雪纷飞之日，亚利就要迎接自己十八岁的生日了。已经快十八岁的亚利，其外表却看起来还像是十五、六岁的少年似的，而且，亚利的皮肤看起来十分白晰细嫩，有着比一般少女还要好的肤质，加上他那一头金色柔顺的长发 [平常都扎成一束在脑后]，有时看起来就像是楚楚可怜的少女，不过这种情形是很少见的，因为一旦让亚利知道有人以这样的眼光看着他的时候，他往往会立即变脸成忿怒相，哪里还有什么少女的气质可言。事实上，还有一个未经证实的谣言，那是说有一天亚利走在街上，结果被一群流氓拐到暗巷里，他们似乎误以为亚利是个女扮男装的某家小姐，满脑龌龊念头的流氓们当然是当场被盛怒的亚利打得满地找牙。有关这谣言的真实性，亚利当然是一概否认……。

其实，亚利一直很向往着父亲那种威武豪迈的堂堂大丈夫形象，所以他立志成为骑士，在修练时总是特别卖力，可是劳动与风霜似乎无法在亚利细嫩的肌肤上留下任何痕迹，现在，亚利也只好认清现实，接受自己特异的体质了。

在山道上已经走了好几天了，虽然粮食有点问题，不过以汉斯的野地料理还是可以撑一段时间。不过，还有一件让亚利疑惑的事，那就是他们两人已经走了好久，却没有遇见过任何旅人，以及来往于山道间的旅行商队。

“汉斯，我们这几天下来路上都没见到什么人，这里不是众多旅人与商团来往而闻名的普罗斯山道吗？”

“嗯～我也不太清楚……在山口的旅店时，是听到过一些谣言，好像是有盗匪出没，还有人说有怪物出现……。”

“强盗有什么好怕的，那种角色就交给边境的警卫团就行了！怪物还比较有看头呢～如果真的有的话，我一剑就能劈了这怪物！”

提到怪物一事，亚利体内好战的细胞就不自觉兴奋起来，亚利自幼就常听流浪的吟游诗人述颂过去英雄的冒险事迹，对于这种冒险者的生活，亚利也一直向往不已。

有关普罗斯山道的故事，比起像是山里藏着什么怪物的乡野奇闻，它现在所拥有的功能还比较广为人知。普罗斯山道目前是大陆公路里，艾斯卡大陆北南两区最重要也是唯一的交通干道。昔日，在神圣艾斯卡帝国建国之后，帝国就很重视与南方的交流，直到艾斯卡大陆与东方大陆亚特兰提斯之间的贸易交流日趋频繁之后，帝国便积极策划一条前所未闻的世界性大贸易线的成立，即大陆公路。其北端的终点可以往西以海路通往西方大陆 - 佛尔盖亚，南端终点可以往东通往东方大陆 - 亚特兰提斯。而大陆公路本身又连结了被普罗斯山脉横断的南北两区，延线上繁荣的城市不计其数。大陆公路的成功，为帝国及大陆人民带来了莫大的财富。

追求财富之余，人心也在无形中被欲望腐化，这似乎是任何时代都会重复的事。像是这种怪物，还是强盗之类的谣言，其实或许也只是有心人故意放出来的谣言也说不定，汉斯就是这么以为的。

“呵呵～我知道少爷很利害的！不过这件事应该不是这么单纯，其实，我还听说过一个谣言，内容是说……其实有关强盗还是怪物之类的谣言实际上是某商人为了哄抬物价而故意流出的。商队因为怕被怪物袭击而不敢行动，这样，市场上流通的商品就会减少，此时，那商人在派遣自己的商队前去，或是事先就屯积货物……这样，少爷您应该也能想像得到，这种小手段所能得到的利益究竟有多大了……当然，这也只是谣言罢了。”

汉斯很仔细地将他所知道的情报告诉了亚利。但是他也隐瞒了一些事情，如某商人的身份，就因为他很了解他的亚利少爷整天将正义挂在嘴上的性格。果然，他的亚利少爷这一次也没有“辜负”他的预期。

“什么！居然会有这种恶德商人！”亚利非常气愤地说道。

“居然有人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散播这种扰乱民安的谣言，让人无法安心的走在路上，置人民于恐惧之中。世袭帝国骑士称号的我亚利克斯，岂能坐视不管而辱没了家名，我一定要……。”

每当亚利说到这里时，汉斯的听觉功能就会很神奇的自动关闭。

‘（少爷的正义感也未免太强了吧……。）’汉斯会这样想也不是不无道理的。在这一路上，亚利爱管闲事的个性可以说惹出了许多麻烦，他的热心也时常将事情越搞越糟，越帮越忙，很多的事情都不是少爷那单纯的善恶二分法就能解决的。

虽然如此，但是汉斯也不愿就让他亚利少爷变得太过于世故老成，毕竟亚利还年轻，有的是时间去磨练他的社会经验。而且，凭着过去他与雷欧之间的约定，汉斯也绝对不会允许他人伤害亚利。所以说，汉斯尽量不让亚利扯进奇怪的事件当中，而继续着他们前往“东方”的旅行。这时，汉斯也一如往常地在设法打消亚利的念头。

“少爷，您又何必如此呢。汉斯我刚才所说的也不过是一些毫无根据的谣言罢了，就算是真的，这种事也只要交给当地的行政官去处理就可以

了……。”

“所以说……噫！”突然间风中夹带着一股味道，汉斯很快地就察觉到这是血腥味。

很快的亚利也发觉到了。

“看来前面有状况了，汉斯。”

亚利显得有些兴奋，因为这表示着“事件”的发生，而他又有活跃的机会了。亚利并不是一般贵族的纨绔子弟，他对于练习剑技比参加宫廷宴会还要来的热心。尤其其他对于有着无数功绩的父亲更是崇拜，成为像父亲一样的骑士一直是他的梦想。所以说，对于战斗一事，他绝对不会逃避。

对于前面的状况，亚利显得兴奋异常。

当两人赶到事件的发生处之时，地上已倒卧了几具尸体，这些人都是武装的战士，刚才这里应该是第一战场，由地上纷乱脚印来看，应该是优势的那一方正追杀着处于劣势的另一方，而他们还在辗转逃亡中。

呜哇哇！！！！！！……惨叫声又从另一端传了过来。

“走吧！汉斯——！”

“……。”汉斯无言地跟在他的少爷的骑影之后。

无言的汉斯本来想说的是‘我们还是别淌这浑水……。’的话，不过他很清楚，现在根本没办法打消亚利想管闲事的念头。他只好跟着亚利，很快地，他们两人就来到第二战场，这里是森林地带，有一台装饰豪华的马车正因车轮被树根卡住而动弹不得，而马车旁正有两组人马在撕杀中，其中围着马车进行防御战的人马都穿戴着规格齐一的铠甲武装，他们应该是正规的军队才是。而另一边人马的装备则显得杂乱无陈，凶恶的面貌明白表示着‘我是土匪……’的讯息。

亚利很快就知道自己该加入那一方了。

第三话 初阵！光剑的骑士

“你们这些饭桶！即使死也要守住这辆马车——！”

被强盗集团袭击的马车里坐着一个打扮华丽的中年男人，头发斑白，已略显老态的中年男人正愤怒地斥骂着部下们未善尽保护之责，这些侍卫们只得拼着性命保护主人，可是敌人实在非常强，他们才十多个人而已，其战力却明显优于五十多人的侍卫队。

呜哇哇啊~~~！才一瞬间，两名侍卫就在惨叫声中倒卧在血泊中，飞溅的鲜血及碎肉散落在后面的伙伴之间，对死亡的恐惧及对服从主人的使命感这两种情绪的矛盾冲突，让侍卫们进退两难。在山贼集团中有一名持双刃斧的战士，他的身手似乎是集团中最强的，他的存在对这些侍卫而言无疑是个死神。

“嘿嘿嘿……这点功夫也敢来当什么侍卫！今天我们来十几个人似乎也嫌太多了……光我们霍克大哥一人就可以把你们这些稻草人一扫而空！嘿嘿……。”

“……。”名为“霍克”的持斧战士仍面不改色，在一旁吆喝且尽说些奉承话的矮小男人名叫“依格鲁”，他个子虽矮，不过，耍飞刀与短剑的技术是他们集团里最高明的。现在，他依然不时以不输杂艺团的手法用双手灵巧

耍弄着两把短剑。

“休想再伤害无辜人命——！”喝止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

第三者的声音自战场的另一侧响亮地传了过来，随即，亚利的骑影就以疾风之速急奔而来。当亚利接近到相当距离的时候，他突然站在马鞍上，轻身一纵就向跳跃，绑在鞍上的大剑也已出鞘。

“那来的娃儿……。”通常亚利与人对战之前，对方都会先嘲笑亚利的年纪以及稚气的面貌，这名强盗本来也想说的，不过，亚利突然的举动让他一时愕然，在连防御动作都来不及做的情形下，他就被落下的亚利所斩，宽厚的剑刃自左肩砍至腰际，一刀两断血溅当场。

“可恶！你这小子竟敢杀我同伴！”

挟带着伙伴被杀的怒气，一名骑马的强盗举着长枪向亚利猛冲而来，普通的刺枪攻击也因怨怒之气而显得威猛异常，不过，亚利仅以简单的转身动作就闪过枪尖，同一时间，亚利手中大剑也刺穿了骑手的胸口，之后马儿就背着战死的主人慌乱逃离了战场。

“……。”连续斩杀两名强盗的亚利，一语不发地瞪视着所有人。同样也沉默不语的持斧战士霍克也转而与亚利对峙。与其杀些无能的侍卫，不如与高手交手，霍克的眼神明白的表示着这样的期待。

此时，慢了亚利一步的汉斯终于也骑到这里。

“唉～还是慢了一步……少爷究竟要弄丢多少马才甘心啊～马要是找不回来的话可又要亏不少了，马一匹可是很贵的说……。”

汉斯丝毫不担心他家少爷的安危，反而在担心被亚利抛弃的马儿是否找的回来的问题。亚利也不是喜欢耍帅，只是骑马的话，他能施展的剑术就十分有限。

喝啊啊～～～！

杀啊啊———！

对峙的两人同时发动的攻击。堂堂二米之躯的霍克以强大的腕力挥舞着巨大的双刃战斧，其破坏力可想而知，要是不小心卷入斧刃风暴中，铁定当场化成碎片。亚利的体格虽逊色于对手，不过在他小小身体里也隐藏着不输霍克的力量，而且再配合他手中重兵器类型的两手大剑，初次交锋时，两道巨大的击力互碰之后，随着爆音与狂风平息，斧与剑在两人之间互相推移，刚才的那一击似乎是平分秋色。

很快的，亚利就放弃无谓的对峙而发动连续斩击，霍克也无意采取防战，而主动迎击亚利每一道斩击。每一次钢刃的交击蹦出的响声都确实震撼着在场众人的心，似乎也因为如此，刚才还在生死交战的两方人马也一时停下了战斗，聚气凝神看着这场战事。

此时，名叫依格鲁的矮小盗贼不知不觉靠近了汉斯，他不仅发现到汉斯的存在，而且还似乎对这位不请自来的观众产生了兴趣。

“嘿嘿～不请自来可是要付出一笔不小的“观赏费”哦……。”

“不好意思～这个月家计已经是赤字了……。”

汉斯随便虚应一下依格鲁，然后拔出了剑。由于旅行途中多少会有遇上盗匪或不可测知的危险的机会，所以，汉斯身上也有一把剑。不过，与亚利相比，他完全是剑术的门外汉，亚利还曾取笑过汉斯，说他拿过最重的一把刀剑就是菜刀。在亚利印象里，汉斯就一直是个善于动脑筋的人，动手动脚这种重劳动工作对他而言实在不合适。所以，虽然汉斯拔出了剑，不过他

生疏的动作却逃不出依格鲁眼里，依格鲁觉得自己似乎找到一只即将被他这只猫玩弄的小老鼠了。

“刀剑无眼~小心受伤哦~外行人.....嘿嘿.....。”

依格鲁边说着虚伪的话一边向汉斯攻了过来，不过，每招短剑攻击都只是点到为止，他一边嘲弄着汉斯的动作，又一边耍弄自己得意的玩刀技术。

“这什么动作啊~学人家拿剑，我看你去学娘们拿把菜刀还差不多.....嘿.....。”

“耶！菜刀！”依格鲁的话似乎提醒了汉斯某件事，于是，汉斯在虚应对方几下之后，就突然将剑脱手而出，这突然的举动是伤不了依格鲁的，他轻松就将飞剑击落。不过他再度将视线转回汉斯身上时，他却吓了一跳，因为汉斯居然真的拿把菜刀出来了。

“这下有趣了.....嘿嘿.....。”

汉斯的举动使得依格鲁好奇地想试试汉斯的虚实，随即，他就像汉斯发动了凌厉的攻击，可是，连续的刺杀都被汉斯的菜刀给挡下来了。汉斯还轻松地向前一切，在依格鲁的额头前擦了过去，还削掉他几根浏海。

“还是这把顺手~我们的武器都差不多嘛.....全都一样长！呵呵~”

“.....。”依格鲁一句话也没说就尽快离开了汉斯的身前，因为他直觉性地感觉到，眼前这个人虽貌似平凡，其实是个深不可测的男人。事实上，他或许真的高估了汉斯，这几下菜刀功夫，以前汉斯也在亚利面前秀过，若是让亚利知道有人被汉斯这几招把戏给吓唬住的话，他一定会当场笑得在地上打滚。

依格鲁逃跑之后，汉斯也无意再理会他，他又专心看着他的少爷与人家死斗的经过。

此时，僵持的战况似乎有打破的趋势了。

哦喔喔啊——！

霍克倾全身之力发动一击，无意与对方硬碰硬的亚利在以手中大剑防御之际，也向后跳跃，轻松化解了对方的攻击，不过，双方也因此拉开了距离。在亚利重新调整好体势之时，霍克却高举着战斧，肌肉几乎绷紧至极限。

喝啊——！

霍克大喝一声，全身的力量凝聚在战斧之中，这股力量藉由对地面的斩击尽泄而出，地面因承受不住这股力量而崩裂凹陷，而且正以亚利为目标扩散而去，这是可进行远距离攻击的冲击波。

战斧激放的冲击波正狂袭而来，亚利却不打算回避，他反而高举右手，剑身倾斜指地。在冲击波快接近亚利的时候，亚利就扭动身体，带动右手及手中大剑刺向大地，恰好与袭来的击地波接触，转瞬间，螺旋刺出的剑尖与冲击波接触的地方发生了大爆炸，扬起的土沙与烟尘掩盖了亚利的身影。

哦喔喔喔喔喔喔喔——！

消失在沙烟里的亚利突然冲出了烟尘，以势如破竹的威势向霍克强袭而来。随后，左一横砍，右一纵劈，连续不间断的斩击迫使霍克陷于防战地位，在霍克眼里，亚利就像一只张牙舞爪的龙，强憾的攻击力正无情敲击着霍克铁壁般的防御。

“嗯？”狂龙的乱爪突然间断，这一瞬间让霍克犹疑一下。几乎是一瞬间的时间，亚利做了一个转身的大动作，这是一招回转的强力斩击。仿佛龙舞动乱爪之后，便转动巨躯以巨尾进行攻击一样。

霍克也抓紧战斧准备挡下这一击，可是就在这一瞬间，他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事。

“冲吧！克拉姆——！”

亚利双手握的两手大剑的剑身突然发出了璀璨的光辉，闪光的剑刃劈中了战斧的斧面，轰隆一声，斧刃就被粉碎了，双刃斧立即就成了单刃斧。

“这是……？”霍克讶异地倒退几步，然后，便转身跑步离去，看见霍克的撤退，其余的强盗们也一哄而散，跑的跑，骑马的骑马，没多久，所有的盗匪都逃得远远的了，亚利也没有追击的意思，而只留在原地等着喘息的平复。

“呼～呼～呼呼……看来，我要像爸爸一样能完全驾驭这把“克拉姆”，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亚利手中的那把名为“克拉姆”的两手大剑，似乎不只是他父亲雷欧的遗物而已，这把剑似乎还隐藏着某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此时，汉斯也过来探视亚利的状况。

“亚利少爷……您还是不要太勉强，要完全操纵克拉姆可不是一两天就能办得到的更何况是实战，刚才您情急下发动了克拉姆的力量，由那狂乱的光气来看，一不小心，少爷您连命都会断送在克拉姆的手中……如果让这种事发生的话，您教我要怎样向死去的雷欧大人交代……。”

“我知道了，汉斯，以后我会注意的……只是，现在更重要的事，应该是想办法救治这里的伤者吧。”

两人环顾四周，现场躺着几具尸体，以及更多负伤的侍卫。侍卫的伙伴们早已积极在救治伤者，还有一批人正努力处理马车无法动弹的问题。

“就是你们击退了那群盗匪吗？”

在几位侍卫的随行之下，马车里那位穿着豪华，一看就像是富人的中年男子步行来到了亚利与汉斯的面前。对于亚利等人出手相救的行动，虽然他没有表现出理所当然的态度，不过他的语气却仿佛无关己事的样子，其眼神与姿态更是傲慢。亚利与这个人四目交接的瞬间，心里就顿时有股不快的感觉，这个人的双眸隐约透露出欲望的混浊眼神。

亚利还不知道，眼前这名富有的中年男人的真实身份就是大陆南北知名的大商人“迪罗·马克威尔”，不过，在一旁的汉斯对这个人的身份已知道个大概了。

第四话 大商人马克威尔

“你……。”这句‘你是谁啊？’的话差点从亚利的嘴里脱口而出，之所以没讲出来，是因为汉斯突然插话打断了亚利即将说出的疑问。

“在下真是光荣，竟然在这里能一睹马克威尔大人的尊颜……刚才还让大人您亲自来迎接，真是惶恐之至……。”

“这个人就是……。”亚利低语呢喃的话并没有传到马克威尔的耳里，亚利当然听过马克威尔家的名字，不过比起锦上添花之类的赞誉，传进亚利耳里的坏风评却占了绝大多数，加上初次见面的恶劣印象，果然是名副其实的‘闻名不如见面’。

“这一位即领受帝国骑士称号，亦是赛巴斯达家的继承人 - 亚利克斯少

爷。在下拙称汉斯，任管家之职……。”

‘赛巴斯达！？’亚利的出身家名似乎勾起马克威尔记忆的某条线路，没过多久，马克尔再开口时，刚才不可一世的态度已不知所踪。

“哦喔喔～原来您是名震大陆的英雄雷欧耐特将军之子，果然是英雄出少年，虎父无犬子，我周围这些侍卫队与您相比，简直是饭桶一群！……。”

一改刚才傲慢的态度，马克威尔每句话都极尽吹捧之能事，他这样极力讨好亚利的举动，反而让亚利不耐烦地想要赶快离开。于是——

“我所做的只是些不足挂齿的小事，既然马克威尔大人没事……。”

“怎么？亚利克斯先生要离开了吗？这怎么行，我待会还要请两位到府上作客呢！”

若就这么让救命恩人离去的话，这可是马克威尔家的耻辱啊～”

亚利实在是不耐烦，马克威尔家的耻辱？要是让人知道自己与马克威尔家有什么牵扯的话，亚利还反觉得自己家门的清誉受损呢……看到马克威尔执拗的态度，亚利想待会就乾脆直接拒绝就好。当亚利想好台词正要当面谢绝的时候，汉斯突然开口插话。

“我就代替我家少爷接受马克威尔大人您的诚挚邀请，感谢您的盛情邀约！”

“哈哈～今天能请到英雄之子来家里做客，这面子真是又大又足啊——！”

马克威尔对于这个结果十分的高兴，他走上前来，对亚利又是握手又是拍肩，表现的十分亲热。亚利也不好意思给对方坏脸色瞧，只得硬挤出笑容出来。在马克威尔离去嘱咐部下尽快修复马车之时，亚利压抑着怒气而低声向汉斯问道。

“汉斯……你怎么可以接受这种人的邀宴……你又不是不知道……那个马克威尔是个烂到骨子里的大奸商啊……[低声]……。”

“请您先原谅我，并且忍耐一下……等到了马克威尔家的府邸之后……我一定会好好向少爷您解释清楚的……[低声]……。”

“……。”亚利以沉默表示答应之意。

对于汉斯的请求，亚利还是答应了。过去一直以来，亚利就一直非常信赖汉斯，他想汉斯之所以会这么做想必一定有一个很好的理由的。

过了一段时间，马车终于回复到可以行驶的状态。在不得已的情形下，亚利必须与马克威尔同坐一台马车，因为，汉斯刚才担忧的事还是发生了，被亚利抛弃的马已经不知跑到哪里去了。部份的侍卫留下来处理善后事宜，于是，马克威尔与亚利所坐的马车在侍卫的护卫之下，浩浩荡荡地南下离开普罗斯山道的出口，而往马克威尔的宅第所在前进。等到抵达马克威尔家的时候，时刻已近黄昏。

咕呜……咕呜……

夜晚将至，夜行性的枭鸟的叫声开始在林间随风回汤不息，在昏暗的森林里，在一处山壁与森林的交接处，有一座依靠崖壁建造的碉堡，这是一座被弃置的破旧碉堡，不过，现在似乎又有新的人进驻此地。

这座碉堡，其实就是方才袭击马克威尔一行人，那批强盗的根据地。

砰啪——！

一个男子以右手用力拍打桌面，他残废的左眼已用黑色眼带覆住，但是，他完好的右眼仍不断射出充满忿怒的炙热目光瞪视着他那些无言以对的

部下，这个独眼男子，就是这集团的首领，一个名叫“夏夫特”的三十多岁男子。

“失败了！？你这饭桶除了这句话，你还说得出什么好听的出来——？”

“……。”首领的斥责让依格鲁一时无言以对，他矮小的个子在忿怒的夏夫特前面更显的矮小许多。不久，他才战战兢兢地讲出有关亚利的事。

“头子……本来一切都很顺利的，可是……可是……中途杀出一个小子出来，他不仅当场干掉威吉和沙鲁，甚至还打败了霍克大哥……所以，才让马克威尔跑掉了……。”

“你说你们败给一个小鬼！？真他妈的饭桶——！”

“……。”

依格鲁只敢默默地承受头目的怒气，有关汉斯的事他完全绝口不提。要是让头目知道自己输给一个耍菜刀的角色说的话，说不定连命都没了。

“这下怎么办？”

这次行动的失败，让独眼的夏夫特起了危机意识。

“可恶！马克威尔那家伙真是好狗运！这次计划我整整筹划了两个星期，好不容易才察到他的行程表，准备在他从北方回来的途中一举逮住他的，光埋伏就花了两天……这下子打草惊蛇了，马克威尔那家伙一定不会放过我的……怎么办？我们还知道他那么多不为人知的龌龊勾当，他一定会想办法杀人灭口的……。”

夏夫特担心马克威尔即将报复，而徘徊踱步不停。从他透露的讯息来看，在一般世人眼里，马克威尔家是闻名于世的大富商，但是，在大商人的面具之下，似乎还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这是马克威尔黑暗的一面。这个秘密，就连亚利也略有所闻，亚利甚至厌恶到与马克威尔同坐一车都觉得家门蒙羞的地步。

而且，夏夫特这一帮人似乎与马克威尔之间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这次他们袭击马克威尔的行动，似乎不只是为了勒索钱财而已，好像还夹杂着私怨。而且，他们还知道许多马克威尔不为人知的丑事，为了掩饰这一切，马克威尔就算被逼得要使用“杀人灭口”的手段也在所不惜。

苦恼了一会，夏夫特终于有了决定……。

“看来……得先下手为强了……。”

“耶～头子您有什么好点子吗？”

“当然！我怎么能乖乖等人拿刀架在我的脖子上呢？”

“那～要不要叫霍克大哥也一起来讨论呢？”

“别理霍克那家伙了！他眼中除了敌人，脑里除了战斗之外，什么事也不管！真是的，他以为他还是佣兵呢！时代不同了，当替人卖命的佣兵是赚不了钱的～真搞不懂那顽固的石头……。”

随后，夏夫特便纠集现场包括依格鲁的所有伙伴，开始商讨如何应付马克威尔可能会有有的报复行动以及对应的方法，开始在一张地图上做沙盘演练。而被排除在外的霍克，一开始就不在会议室里，而一直待在自己的房里。

“……。”

待在以他的体格而言实在是略小的房间里，霍克一句怨言也没有，曾是佣兵的他，对于环境的居住性本来要求就不高，最苦的环境他都待过。此时，霍克正坐在木床上，无言看着手中破损的战斧，原是双刃的战斧如今已成了单刃斧，破碎的缺刻让他凝视良久，他正在回想着今天与亚利之间的那

场战斗，当回忆的画面停落在他的战斧被亚利手中那把发光的剑破坏时，他突然脱口说了一句话：

“光……传说中的神器……克拉姆吗？……。”

霍克似乎也知道亚利手中利器的来历，更了解克拉姆隐藏的神秘力量的事实。亚利自父亲雷欧手中继承得来的两手剑 - 克拉姆，这把剑是古代流传下来的神兵利器。

在这世界上存在着无数古代文明的遗产，其中，有一种特殊的物体，它有着武器、防具、或是道具的外貌，表面上与现在所使用同类道具无异，其实，这些物品都隐藏着神秘的力量，有的能产生火焰，有的能自在操纵风，甚至各种神奇的力量。亚利所持有的克拉姆，就拥有“光”的力量。人们将这些拥有神秘力量的器具，称之为“神器”。

这些举世罕见的神器，能够获得一样，就已算是天大的幸运。

这些古代流传下来的神器都拥有神秘的力量，而且十分强大，所以，亚利用克拉姆破坏霍克那把属于重型兵器的战斧，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不过，神器虽然拥有强大的力量，可是取得强大力量的代价，却可能会赔出持有者一条性命，这是神器所拥有的一种特性，也是持有者不得不背负的一种宿命。

“呵呵……。”

想到亚利手中的神器，霍克的嘴角就突然露出一丝诡笑，他的眼神就像是发现猎物而准备将之捕杀的猎鹰或狼。他将手中碎斧放置在床上，而起身自床下拿出一个大木箱。

霍克将木箱横置在床上并打开它，木箱里放置着一把大斧头。

“你这家伙终于有机会登场了……。”

霍克将战斧自木箱里取出来，而后就坐在地板上拿着布擦拭着斧头。这把斧头的柄完全是由精钢所铸，最特别的是那单斧刃，斧刃完全是黑色的，表面光华度不输大理石。

由霍克自信的态度来看，这把珍藏的战斧似乎有不输克拉姆的破坏力。

“等着吧！小子……我很快就会拿你的血来祭这把斧头的……呵……。”

霍克意志坚定地向下利下了死决的挑战书。两人之间的死战，已经无法避免了。

第五话 豪门之宴

在马克威尔家的女仆的引导下，亚利与汉斯分别来到其个人专属的客房，在晚宴开始前，他们就先在此休息片刻。等到女仆们离开之后，亚利就一股劲儿倒卧在床上，无焦距的眼神凝视着装饰豪华的天花板，亚利并不是累了，而是在想事情。在祖国，虽然亚利是贵族身份，可是，赛巴斯达家也只是个不算富裕反而有点穷的贵族，虽然他也认识几个大贵族，不过，马克威尔家的富有仍让他讶异不已。

首先是马车通过大门的哨站开始，车子就行驶了相当的时间才抵达豪邸，自然的森林以及人造的庭园绵延伸展的广大区域皆是马克威尔家的领域，比亚利自家大门至玄关之距只要走三十步，马克威尔家就大得夸张了。延途的道路上都有八到十人的侍卫队来回巡逻着，由于时刻已近夜晚，在黑

暗的森林里，不时可以看见光点在晃动着，那是在森林内巡逻的侍卫，为了保护宅邸主人的安危，马克威尔家近千人的侍卫队一直是松懈不得的。‘（即使是国王也没这种派头吧……。）’亚利心里有这样的感想。

道路两侧的灯架已被点亮，亚利向车窗外望去，便看到侍卫队以外，还有一些提着桶子的人在走动，那些人是马克威尔家专门在夜晚点起灯火的仆役，他们的工作就是维持夜晚的照明。连点灯都有专门仆役，从马克威尔口中得知这项事实的亚利他真的觉得很不可思议，他家里的汉斯可是万能管家，从洗衣扫地晒衣服作饭跑外务样样兼备，一些认识的贵族也没这么夸张，眼前这位有钱人的作法真是让他大开眼界。此时，亚利突然想起自己在家都没有帮过汉斯做家事过，妹妹就有主动帮忙汉斯的工作，想到这样的自己，亚利顿时有种愧疚的感觉。

灯火的尽头处，就是马克威尔家的本宅所在，由好几栋房舍并排组合而成的宅邸，当然也是豪华的不得了。在玄关处，就有一群男女仆役延着阶段排列而下，异口同声地恭候主人的归来，在大门处有一位白纹斑斑的老绅士，他是马克威尔家的执事长“赛宾斯特”，俗一点的讲法就是大管家，在他旗下还有二十名执事（小管家），在下面还有更多工作名目不一的仆役，这么多的人，就只是为了服侍宅里的两个人而已。穿过玄关，中庭处还有一座大喷池，除此之外，还有……。

叩叩叩—（敲门声）—！

叩门声打断了亚利的回忆，门外的来人应该就是汉斯，在之前汉斯就向亚利约定好要过来解释为何要接受马克威尔的款待一事。亚利应声一句‘进来……’之后，门被轻轻地打了开来，不过进来的不只是汉斯一人而已，跟进来的还有一名女仆，她脸上泛起的樱红让亚利顿时有点好奇。

“这套服装是老爷的心意，请大人您试穿看看吧……。”

“嗯～好……。”亚利答话得有点结巴，因为这名女仆面对他时也是红着脸笑着。

看到她与汉斯之间有说有笑的样子，亚利刚刚才以为汉斯与这名女仆之间有什么似的，不过现在看来，似乎不是那么一回事。在等到那名女仆离开之后——

“汉斯……刚才你……跟她之间……？”亚利试探性的问道。

“哦～那个女孩吗？没有啦，我们只是聊了一下而已，大概是因为我们都是做同样的工作的关系，讲的话题比较相近就是了。”

“真的只有这样吗？”

“少爷，您该不会是以为她对我有意思吧，您以为她是对我笑吗？嘿～其实，她是在对您笑啊～”

“啊……啊！对……对我？”汉斯的回答让亚利有点不知所措。

“是啊～刚才那女孩就一直对我说少爷您真是又年轻又帅的贵族，还有能在您手下做事真是一种享受之类的话……其实，她还问了赛巴斯达家的地址耶～亚利少爷……您有没有兴趣要雇用她呢？那女孩看起来也是年轻貌美……。”

“别……别说傻话了……好了，这应该不是你来的目的吧，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你应该可以说了吧，汉斯。”

“您是指马克威尔大人的事吗？”

“当然！不然还会是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马克威尔家是怎样的一个

恶德商人家族，我赛巴斯达家虽不是什么大贵族，但是自父亲及先代所建立的名声与清誉可是我一族最大的自豪，这一切可能就因为与马克威尔有所牵扯而毁于一旦呢～仔细想想，有关马克威尔的事还是你告诉我的耶～”

“的确，马克威尔家是……。”

就如汉斯所说的，表面上，马克威尔家确实是富可敌国的富豪世家。迪罗·马克威尔在一代之内将马克威尔家从几个农庄的小家业开始不断累积财富，最后坐上大陆南部商业圈的第一把交椅，其传奇事迹一直为人所称道。但是在暗处里，更流传着更多的谣言，这些都透露着马克威尔家以黑暗的手段撷取金钱财富的不法事实。

这样的马克威尔家，亚利自然不想与他们有所牵扯，更不想被视为马克威尔家的同路人。不过，汉斯还是试图解释。

“亚利少爷，您应该了解我们目前经济现况的拮据吧……。”

“嗯……一点点……。”

说到经济状况，亚利就有点心虚，今天自己才弄丢一匹马而已。赛巴斯达家目前的收入，也只有贵族每月的固定奉禄以及父亲好友的资助而已，有时汉斯还出去兼差。而且，自己还曾经拒绝了一份好工作，并且还硬是出来旅行，不管现在家里是否足以支持旅行的费用。每次谈到钱，亚利就说过汉斯了。

“少爷的心情汉斯我不是不了解，只是，这次“往东”的旅行已经造成了家计不小的负担，在收不敷出的情形下，施了恩收点报酬也是无伤大雅……不管马克威尔家是怎么的坏名声，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也仅存于‘少爷有恩于他，而对方奉上感谢的心意……’而已……。”

“可是外面人的想法……。”

“那是他们的想法，就随他们想吧，只要我们行的正心安理得就好了。名誉这种虚名是不用在意的，而且，少爷您这次旅行，不也是抱持着这种想法才来的吗？不理睬外人表象的看法，而要以自己的双眼与心去探索真实……。”

“……。”

亚利一时也无言以对。就如汉斯所说的，‘少爷有恩于他，而对方奉上感谢的心意……’这件事就如汉斯所说这么单纯而已，可是他却一直担心外人对他与马克威尔之间的关系是怎样，深怕周遭舆论的想法。这么一来，他刚才的想法不就与自己出来旅行的“目的”相违背了吗？亚利不禁反省自己的不成熟。

不过，他还是有点赌气的说：

“仅只一次，下不为例了呦～”

“当然了，汉斯绝不会再让少爷您面临这样的窘境。以后，就算我们再穷，以我得意的蘑菇料理也要撑下去！”

“什么！又是那毒菇料理……呕……还是收人家的礼金好了……。”

“呵呵……遵命……。”

主仆的对话到此告一个段落，因为女仆们进来通知亚利与汉斯晚宴已经准备好了，而亚利还没换好衣服，对于女仆们要求服侍亚利换衣，亚利当然是很不好意思地拒绝了。

这情景让汉斯忍不住偷笑几声，汉斯还开玩笑说‘我来帮您吧，少爷……’，而被亚利以‘我才不来这一套……’，而后汉斯与所有人都被亚

利赶出去了。

换上华服的亚利，看起来就颇有贵族气，也就是那种高贵而纤弱的贵族形象，这却也是亚利最不喜欢的一点，他宁可自己是个雄壮威武的大丈夫。不过，他天生的体质就是这样，或许，他的外貌是遗传了母亲那一边而体力与发色是父亲那一边吧。

随后，晚宴开始了。虽说是宴会，其实，坐在位席上的人也只有三个人，就马克威尔、亚利与汉斯而已，周围站着更多随侍在旁等候差遣的男女仆役。对亚利来说，在这么多人的目光下吃饭还是第一遭，不过，汉斯似乎是毫不受影响地在享受美食。

在豪华的大厅里，正中央放置着一张极长的大理石桌，莫大的桌面没两三下就被各种亚利叫得出的菜色及更多说不出名称甚至食材为何的料理给摆满了，一瓶瓶有相当年份的醇酒被放置在碎冰里，亚利酒量不行所以拒绝了酒，不过，汉斯可是十足的酒国癡君子，难得可以畅饮这些多一瓶就足以抵赛巴斯达家一个月收入的美酒，汉斯是一点都不客气的，而主人也乐见此景。

“亚利克斯卿，没想到你年纪轻轻的，对剑术的造诣就有如此的成就，这真是‘英雄出少年’的最佳写照呀！哈哈～”

“您太过讲了，我并非现役骑士，无官无职的我并不配使用“卿”的称呼，您叫我亚利就可以了，马克威尔大人。”

聊天的话题，无外乎就是亚利今天勇战的经过，还有亚利父亲的事迹等等。不擅交际的亚利，聊天几乎都是马克威尔单方面的轰炸的局面，而亚利则是被动地老实回答所有的问题。此景看在汉斯眼里，他不禁觉得他家少爷的应对技巧实在还要磨练一下。

“哦～亚利君，原来你旅行的目的是“东方”啊。喔喔～本人在东方也有不少朋友，像是克鲁斯啊，吉尔雷啊，吉达啊，德拉格尼尔等……假如遇到什么麻烦的话，报上我的名字就不用担心啦～呵～”

马克威尔所提到的几个名字，都是东方海域及亚特兰提斯大陆上的商人大家族，可是对亚利而言倒是有点在‘对牛弹琴’的感觉，不过对汉斯而言，当他听到这几个名字时，口中的酒差一点就喷了出来，这些都是富可敌国的豪商世家。事实上汉斯也注意到一件事，那就是马克威尔似乎正积极拉拢他的亚利少爷，虽然亚利仍然一幅毫无感觉的模样，不过马克威尔如此积极在奉承着一个年纪轻轻的没落贵族之子的奇怪举动，其企图如何？表面醉醺醺的汉斯实际上是一直在注意这件事的。

“马克威尔大人，冒昧请问一下。现在桌面上有四张椅子及餐具，请问，是否还有人要出席呢？”此时，汉斯主动谈起另一个话题。

“哦喔喔～你不提我都给忘了，那是小女米莉亚的位置。我们两人实在是相谈甚欢，一时间聊得太入迷了，哈哈～”

此时，马克威尔扬手唤了执事长赛宾斯特过来，要他去叫小姐过来。

“赛宾斯特，米莉亚怎么还没过来呢？快去叫米莉亚过来，我马克威尔家可不能失了礼数，快去吧！”

干练且忠心十足的老管家迅速得执行主人的命令，他带着两名侍女一起离开大厅。

在单方面的言语轰炸得以平息一时的机会下，亚利赶紧专心吃起晚餐，他一边吃一边想着有关马克威尔的独生女“米莉亚”的事。

第六话 马克威尔的独生女

‘（这个奸商的女儿……嗯……。）’亚利暗自想着这件事。

亚利不自觉偷偷瞄了马克威尔一眼，仍然是一幅奸商的嘴脸，或许，这只是他先入为主所造成的印象罢了。而后，亚利又在想着马克威尔的独生女的事。

‘（这种人的女儿……八成是个被宠坏而又娇生惯养的大小姐……说不定……父女俩都一个嘴脸的模样也说不定，有道是‘有其父必有其女’……还有……。)’

亚利仍在想像着米莉亚的事，由于对马克威尔有了先入为主的恶劣印象，亚利想像中的米莉亚也是非常差的形象。不过想像终究是想像，等到执事长赛宾斯特将米莉亚带来此地之后，一切就真象大白。

叩叩叩——！

门外传来了规律的叩门声，门把也开始转动，想必，那个老管家已经带那位大小姐前来了。亚利对自己的猜测颇有信心，此时，两侧的侍者将门打了开来，答案的揭晓，却有个让人跌破眼镜的结果，虽然亚利没有眼镜可摔……。

“多么清新脱俗的一位小姐啊～”

亚利不自觉地低喃出这句话，难得有机会看到自己的少爷看着美人看到呆愣掉的样子，汉斯一直强忍着快自嘴巴里蹦出的笑声。也许是因为与自己先前预期差距过大的关系，所以亚利才有这种反应。

马克威尔的独生女 - 米莉亚有着一幅与他完全不一样的面貌，不仅是外貌，还有给人的感觉。米莉亚穿着一件连身套装，裙摆宛如波浪边的百合，纯白的衣料加上金丝的绣边及纹路，看起来就像清净不染世俗的花。衣装下的白晰肌肤是白里透红的健康，而不是病奄奄的样子。米莉亚还有一头如火焰般耀眼的红色长发，虽然没有挽成什么发型，不过自然微卷的红发看起来一点都不做作，反而更衬托出她的自然感。

米莉亚身上唯一的装饰品，是一条挂在胸前，手工细腻的银质项练，那条项练看起来有点陈旧，以她的身份，身为大陆南部富商首席的马克威尔家的独生女应该是要什么有什么，最怎样昂贵的华丽宝石或饰品应该都可以轻易得到，可是她身上就只挂着这么一条素的项练而已。这条项练对她来说，应该是藏着一段重要回忆的无价之宝。

“米莉亚小姐，请～客人与主人已经久候多时了……。”

“好的……。”

忠实的老管家恭敬地迎请小姐。于是，米莉亚缓缓张开了眼睛，她那双水蓝玲珑的眸子刚好与亚利的眼睛四目交错，一瞬间，亚利手中的叉子掉了下来，在上好瓷器的盘子上敲出极大的响声。

“对……对不起……我太失礼了……。”

亚利红着脸道歉，其实，亚利脸红的原因并不只是刚才做的那件糗事所致，而是在与米莉亚四目交接的时候，因为自己一直看着对方的事被对方发觉才羞涩地脸红，刚才的糗事，反而给亚利一个台阶下。不过这一切，汉

斯都看的一清二楚。

“没关系没关系～不过是个盘子！这一边才失礼呢！身为宴会的主方之一却迟到这么久……米莉亚，赶快向亚利君道歉！”

“亚利克斯大人，请您原谅我刚才的失礼之举……。”

“没……没关系的……哈……。”

亚利故作镇静，却掩饰不了自己谈吐的结巴。

“少爷，您脸都红了！”汉斯在心里吐露出这句话，没说出口是因为在这样的场合是不能够开他的亚利少爷的玩笑的。汉斯对于亚利的个性十分了解。

“好了～既然都到期了，我们就继续开心地谈吧，吃饭而已～不用太拘束～”

米莉亚一就座，马克威尔又开始主动找亚利聊天，场面仍是单方面轰炸-你问我答的模式，当然，答话的那一方永远是亚利。不过这一次，汉斯却不再为亚利解危了，他无视于少爷频频求助的眼光，只管专心享受盘中的美食与杯中的美酒。能尽情享受不用付钱的名贵好酒或许是原因之一，其实，汉斯仍以看似醉醺醺的双眼看着宴会的一切，他发现到一件事，在晚宴的过程中，米莉亚都未曾主动与她的父亲马克威尔说过一句话，只是被动地回着而已。

“父女间的感情不好吗？”汉斯有了这样一个推测。

不过，汉斯对这个猜测还有所保留。因为，据他所知，马克威尔早年丧偶，米莉亚可以说是他唯一的血亲骨肉，以常识论，一般而言，这样的父亲都会特别溺爱自己的独生女，做为对丧偶之痛的一种自我补偿。不过，不仅米莉亚对父亲的态度有异，连马克威尔本人也似乎故意忽视她的存在，一条极深的代沟已经横在父女之间，可是两人却都没有去抚平它的意愿。

‘（算了……反正这是别人的家务事……吃完这一餐之后，明天少爷和我前门一踏，这些事都跟我们无关了……。）’

汉斯做出了结论的心声，对他而言，尽量别跟一些无谓的麻烦有所牵扯就好。不过，他最担心的事，是他的那个宝贝少爷却是个十足的惹麻烦天才，麻烦不来找他，他也会主动去找麻烦。所以汉斯一直在想着，要如何在亚利还未察觉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的时候，赶紧带少爷离开这里。亚利还有许多等着他要去做的的重要事情，汉斯当然想尽量避免让少爷在这种地方浪费时间。

这场晚宴就在这样的气氛下结束了……。

夜幕已深，今晚的天空不见任何星光，就连月亮也被云层掩盖，座落在广大庭园及森林中的马克威尔家就显得格外孤寂。不过，这附近还是有很多人，换上晚班的侍卫队仍持续在巡逻着各地，负责灯火的仆役们也定时去检查着设置各处的灯架。宅第内绝大多数的仆人都已经回去休息，只剩下几个人仍在静静地做着整理环境的工作。

夜虽然已深，不过，亚利仍然睡不着觉，他回房换回原来那件宽松而活动灵活的衣服后，就走出门在马克威尔邸内四处走走。由于亚利是马克威尔的客人，所以马克威尔家里的仆人都不敢限制他的行动，而任由他随意参观各地。

亚利克斯大人！～～

每个人一见到亚利，都这样一直向他行礼。亚利也只是点个头示意一下，再道声晚安来回应而已。其实，亚利并不太计较这种礼数的，在家里，他家也只有汉斯、妹妹、及他三人而已，会叫他少爷的也只有汉斯。不过，汉斯称呼自己为少爷，其亲切的成份远比敬意的成份要来的高。亚利第一次对别人对他的敬称感到不自在的时候，是在骑士团见习的时期，在士官学校时还感觉不到这种问题，因为同学都有贵族身份。而在东方边境做骑士见习时，一些下级士兵都因亚利的贵族身份以及父亲的事迹对他百般礼遇且尊敬。亚利自觉自己并没有什么值得让人尊敬的地方，所以有点不自在。不过，时间一久，这样的现象也习惯成自然了，或许也是因为多少对自己有些自信的关系。

比起一些贵族，亚利算是蛮平易近人的了。有些贵族甚至连平民对他们没有用敬称，或许头抬的高了点等小事，就会大发雷霆。在见习时代，有些与亚利同为见习身份的贵族同学，甚至还将下级士兵当成奴隶看待，随意驱遣，认为别人对自己的尊敬与服从是件理所当然的事。和这些人相比，整天在烦恼自己是不是值得人家这样尊敬的亚利还算好得多了。

“这座房子真是大啊～”

比起赛巴斯达家，马克威尔家实在是又大又豪华的多了。亚利以参观美术馆的心情到处浏览名贵的美术品，亚汗的青瓷，马尔可的宝石饰品，东方大陆的辉晶石，铁达尔格的铠甲，优希亚的宗教绘画，还有许多珍奇异兽的标本以及更多亚利认不出来的宝物，这些都成列在宅邸的各处供人观赏。难怪这宅第要有这么多侍卫了，这样的宝窟，宵小哪里会放过。

不知不觉，亚利走到一间大听，亚利不知道这大厅是作何功用，也没兴建想知道。

这里会让亚利里足的原因，是一幅很大的人像画的关系，画像有三个人那么高，几乎占满了整面墙壁，而且，还有窗般的红色丝绒遮掩在前，这幅画似乎受到特别的保护。此时，有四个仆人正在打扫这间大厅，而且在更换这块红色的幕帷，原本半开的幕帷被拉开了，亚利此时得以看清幕后画像的内容，那是一个怀抱着婴儿的妇女，画中人物火红的头发及白晰秀丽的面容让亚利大吃一惊，因为她的容貌实在太像马克威尔的独生女 - 米莉亚。

“请问……画中的人物是……？”亚利向旁边的一个女仆询问。

“这是已经去逝的法莉耶夫人的画像，她抱的那个婴儿就是我们家小姐米莉亚。这个房间，就是为了放置这幅画而存在的。”

“你是说，这么大的一间大厅就只放了这么一幅画……。”亚利有点讶异地说。

“没什么好吃惊的，亚利克斯大人。我们老爷非常爱法莉耶夫人，夫人生前所有的物品都还收藏得好好的，要是我们一个不小心弄脏的话，那可不是被骂就可以了事的……像是这幅夫人的人像画，马克威尔老爷可是珍惜不已，要是被他发现这房间里面有点灰尘的话，那我们就有苦头吃了……。”

亚利抬起头凝视着壁上的人像画，越看就越觉得心里暖暖的，或许，是因为亚利自己也是早年丧母的关系，亚利在两岁的时候，母亲就因病过世了。而父亲也在一趟屠龙之旅中失踪，至今生死不明，不过这么多年了，恐怕也是凶多吉少。

“母亲的感觉就是这样吗？……。”

看着画中同样是早年丧母的米莉亚，亚利心里突然有一股亲切的感觉。

“好美……。”

“那是当然的，我们夫人可是帝国名门布雷德哈鲁特家的人，说起来，米莉亚小姐也有贵族血统～当然是美人呀！”

“嗯……是啊……。”

这名女仆似乎很憧憬贵族似的，好像只要是贵族就一定是好的，以亚利的经验来看，这种想法当然是错的，贵族里面，也是有一些龌龊不值得敬重的人物存在。亚利也无意纠正对方的想法。

第七话 徘徊的夜晚

此时，有一个人也和亚利一样，在这么晚的夜里仍在马克威尔宅邸里徘徊着，她就是马克威尔的独生女米莉亚。不过，她并不像亚利一样只是无聊到处逛，而是在某个走廊上时而停步伫立，有时则来回徘徊不去。她的目的地，其实就是要打开走廊上的某个房间，然后走进去，在向房里的人倾诉一直埋藏在心里而未能说出的话。这个计划已经构想很久，但是米莉亚所缺乏的，仅是将它付诸实行的一点勇气。

‘（我……今天我一定要……。）’米莉亚在心底为自己打气。

虽然想鼓舞自己，但是，米莉亚还是无法下定决心。像今晚这样的情形，其实已经重复过好几次了，只是在最后关头时，米莉亚总是无法下定决心，最后只能失望地无功而返。只是打开一个门把的简单动作，对米莉亚而言却可能要用尽一生的勇气，就只为了要打开父亲马克威尔的书房门把，然后进去找父亲的一个行动。

就如汉斯所想的一样，这对父女之间的感情不仅不好，其实，他们之间也很少见面，更遑论交谈甚至家族的对话。两人会演变成今天这番局面，这自然有外人所不知道的理由存在。值得注意的事，是米莉亚一直抱在胸口里的一本书册，会让她鼓起勇气去找父亲马克威尔的原因，或许跟那本书有关系也说不定。

‘（我还是回房好了……毕竟……爸爸不见得会理睬我的想法……。）’

到最后，米莉亚还是放弃了，对于自己的犹豫不决，哀伤袭上了米莉亚的脸。失望的米莉亚一如往常向回自己房间的方向离去，但是就在走廊转角之处，米莉亚却与也正巧逛到此地的亚利，在转脚处撞个正着。两人都狼狈地跌倒在地。

“米……米莉亚小姐～～”

亚利一下子就认出对方的身份，自责感让他不敢再继续呆坐在地板上，他很快起身，跑到米莉亚身边将她扶了起来。

“对～对不起！我～我实在太粗心大意了～～请你原谅我，米莉亚小姐！”

“不是的……是我自己不小心……也没看路……该道歉的人是我，亚利克斯大人……。”

双方都在向对方道歉，随后，两人也不知该说什么，就一直默默相对。此时，亚利正想问米莉亚为什么这个时间会在这里徘徊的事时，米莉亚则先发言了。

“对不起，我要离开了……刚才的事我会在下次见面时再好好向您道歉的……亚利克斯大人……晚安……。”

“晚安……。”亚利也只能说出这句话而静静地目送米莉亚离开。

在目送米莉亚离开之后，亚利也在想刚才的事，他感觉到米莉亚对他的态度似乎有点冷漠，当然，自己对她而言不过是个认识不到两个小时的陌生男人，对方和自己根本连朋友也称不上。不过，亚利隐约可以感觉的到，其实米莉亚并不是个会待人如此冷淡的女孩子，亚利甚至有这样的感觉，米莉亚似乎正面临很大的烦恼，所以才无暇理会周遭的人事物。一向乐心助人的亚利当然会关心起这件事，不过——

“算了，汉斯一定会反对的……到了明天，我对她，甚至对马克威尔家而言，就只是个毫不相干的外人罢了……。”

亚利与汉斯两人对彼此的了解，实在是比真正的亲人还要了解彼此的一切。亚利也只好打消这个念头，准备回房睡觉，做好明天要离开马克威尔家的准备。

铿锵——！

亚利不知踢到什么东西，墙角发出金属碰撞到硬物的声音，亚利将视线转向响声之源，在灯火的照映下，墙角闪烁着金属的光泽。仔细一看，那是一条银质的坠饰。亚利弯腰将这条项练捡了起来。

“这是米莉亚小姐随身携带的那条项练，难道是刚才碰撞时才掉的……。”

仔细一看，这条项练也有相当的历史，银质的表面也有点混浊不清，细子是因为撞击而不小心扯到才断掉的。

“我看，我还是拿去还给米莉亚小姐吧……这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想到还能跟米莉亚说话，亚利顿时也有点高兴，不过，亚利很快就打断这无谓又失礼的妄想。他想去找米莉亚，结果他却想起自己根本不清楚米莉亚的房间所在。正好，有一个女仆正往他这里走了过来。

“亚利克斯大人，晚安！”女仆一见面就向亚利行了礼。

“耶耶耶……这……这个嘛……。”

即使结结巴巴，亚利仍是无法将‘请问米莉亚小姐的房间在哪里？……’的问题讲出来，毕竟现在已经很晚了，就算是白天，这种话也不能随便向人说。毕竟人家是清白的小姐，这样莽撞地询问她的闺房所在，难免会被他人误会自己是否有什么不轨的意图，而且说不定还会毁了米莉亚的清白。

“请问还有什么事吗？亚利克斯大人……。”

就在亚利进退两难[？]之际，宁静的宅子突然有了惊变。

哇哇哇啊啊啊啊吧吧吧~

女性的惨叫声回响在走廊之间，亚利也听到了。由声音大小来推断，事件的发生地点离此地很近，而且就在此时，在书房里处理文件的马克威尔也闻声跑了出来。

“发生什么事了！？……疑？亚利君，你怎么会在这……。”

“马克威尔大人，你别担心！我现在就去看看前面的状况！”

在一阵混乱之中，亚利就朝声音传来的方向跑去。一时间还搞不清处状况的马克威尔，便命令书房里的秘书及刚好在廊上的女仆赶紧去通知侍卫

队前来。事实上，刚才的声音已经被屋外的侍卫队所发觉，此时屋外已是一片混乱与叫嚣声。

没过多久，亚利就接近了事件的发生点，这附近走廊旁的窗户被破坏，地上满是玻璃。就连装饰的宝物也散落一地，可是奇怪的是，亚利刚才还以为是小偷或盗贼闯入，可是他们却任由地上的珠宝撒落一地，反而一件也没取走。亚利再继续深入，在通过一个转角时，赫然发现地上躺着一男一女的尸体，两名都是宅里的仆役。

“可恶～竟然还伤害无辜人命！”

眼前血腥的景象让亚利愤怒不已，对于任意伤害无辜人命的匪徒，亚利一向是痛恨至极。入侵的人似乎是凶残的盗匪，即使自己目前手无寸铁，亚利也毫无退意。此时，走廊的深处突然传来了吵杂的声音。

“可恶！居然被发现了……都怪你啦！粗手粗脚地撞倒了东西……。”

“对不起……依格鲁大哥……耶！大哥你看！那里也有人！”

“什么！疑？他……他是！？”

依格鲁个子虽矮，但是夜视能力极佳，他一眼就看出眼前的人的身份，就是今天下午在普罗斯山道出口附近坏了他们好事的亚利。

“啊！又是你们！”

亚利也认出了那个爱玩刀弄剑的矮子的身份，而且更令他震惊的，是那个使用斧头，有相当实力的战士霍克手中所抓住的人，竟然是刚才与自己告别的米莉亚，米莉亚根本无法反抗霍克的力量，被捂住的嘴也喊不出求救的声音，不过，他求救的眼神已经被亚利看到了。

“放开她——！你们这群匪徒——！”亚利愤吼着。

“那小子没带武器，快趁机干掉他！上啊～～！”

受依格鲁煽动的盗匪们，就持刀拔剑向手无兵器的亚利杀了过来。恰巧，走廊上有副铁达尔格制的铠甲武士，亚利便赶紧伸手取剑，但是，剑似乎被什么东西给扣住而拔不出来，情急之下，亚利干脆把整尊铁甲武士撞倒。

“这可是铠甲中的高级品！送你们吧——！”

来袭的盗匪们纷纷走避，整尊铠甲可是非常的重，要是被压的正着，可不是开玩笑的。但是这方法只能阻挡一时，要救米莉亚，眼前还有实力菲浅的霍克横阻在前方。

“要是克拉姆在的话……。”亚利的语气充满了不甘心的悔恨。

或许是亚利的运气，汉斯居然他从后面跑来，而且他手中还抱着亚利朝思暮想的爱剑 - 克拉姆。

“少爷！您的剑——！”

汉斯用力将手中那把极长的两手剑抛了出去，亚利喜出望外，伸手接住剑柄，当场就在空中拔剑，顺势就斩了一名想偷袭的敌人。散发着律动波光的钢刃自肩头斩下，穿过胸膛与腹部，血自伤口喷了出来，喷泄在红绒的地毯上，鲜红的染料上又添上一层更为鲜红的热血。

此时，亚利身后的走廊深处也逐渐传来阵阵的吵嚷声。来人脚步极重，应该是全副武装的侍卫队，掳走米莉亚的盗匪们也察觉到迫在眉睫的危机。

“那些薪水小偷终于也来了吗？既然如此……。”

依格鲁干脆一不作二不休，自挂满匕首的肩带上取出两把匕首，以敏捷的动作将匕首掷射出去，他的目标并不是亚利，而是墙上的灯架。从被破坏的灯架里流出的灯油溅湿走廊的地毯，火也顺势延烧开来，整条走廊顿成

火焰的通道。

“可恶！居然用这种小人手段~~！不要跑！把米莉亚小姐放了——！”

依格鲁才不理睬亚利的声音，那群盗贼便朝着反方向离去，米莉亚也被带走了。此时，马克威尔与侍卫队也赶来了，看到熊熊大火的现场，马克威尔顿时也慌张起来，要侍卫们赶快灭火。不过，此时亚利却说……

“不好意思，马克威尔大人！待会我可能会弄坏您宅邸“一点点”的东西……。”

“亚……亚利少爷，难道您是要！？”汉斯有点不安地问道。

“就是你所想的那样！”亚利回答地极为乾脆。

不理睬他人的疑问，亚利将克拉姆高举过肩，超长的剑刃横置在亚利背后，亚利两腕紧握剑柄，似乎是要施展大动作的正段斩击，而他的目标，就是眼前的熊熊火海。

第八话 谜样的地底道路

“我的斩击快如疾风……哦哦哦哦哦哦……。”

亚利双臂的肌肉瞬间紧绷，随即大喝道着。

“秘剑！“苍龙咆”——！喝啊啊啊啊啊啊啊！！！！！！！！！”

亚利大步一跨，脚力甚至震裂地板，双手挥斩出快如闪电的一击。顷刻间，在场的人都感到刺耳，像是爆炸的响声。亚利前方的走廊像是被台风侵袭似的，狂风大作，火海在一瞬间就被吹灭，而且，亚利斩击产生的冲击波也震碎了所有的玻璃，甚至连墙壁都有龟裂痕迹。刚才被亚利推倒的那具铁甲武士也被暴风卷入，在空中解体，铠甲的碎片散落了一地。

亚利的剑技“苍龙咆”，就是藉由大斩击制造冲击波的武技。它的杀伤力及射程都非常的大，被正面击中，就会像地上那尊铁甲武士一样粉身碎骨。

“汉斯！我去救米莉亚小姐！后面的事就拜托你了！”

亚利也不等汉斯的回答，就径行独自追击逃离的盗匪而去，留下了一群惊魂未定的人，刚才的那一幕让所有人看得目瞪口呆。待亚利离去之后，马克威尔才回过神来，要周遭的人整理现场，并且去追击逃跑的盗匪。后来他才想起亚利离去时所讲的话，才知道自己的女儿被盗匪掳走的事实。

“你们这群饭桶！还不快将小姐救回来！要是小姐有什么意外的话，你们都别想活着回来！！！！！”

盛怒的马克威尔斥责着慌张的部下们，侍卫们便急忙地跟着亚利而去。一阵慌乱之后，马克威尔也静下来，看着被火海及亚利所破坏的廊道。部份的侍卫及仆役开始整理起残破的现场，而马克威尔则是满脸疑惑在想着某件事。

‘（奇怪？那群人是从哪来的……。）’

外面负责警卫的侍卫队其实都有确实做好巡逻的工作，但是，那群匪徒却不知以什么方法瞒过外面的重重警卫，而潜入了马克威尔家。

“马克威尔大人……请您到这边来一下……。”

一名男子低声在马克威尔的身后喃道。看他的样子，并不像是馆里的仆役，也不是守卫的侍卫，但是他给人的感觉绝非爱好和平的平凡市民，而是经历过战火洗的职业战士。而一向不可一世的马克威尔，竟也答应他的要

些盗匪将米莉亚小姐掳到哪里去了！”

“就在我后面……一直走下去就可以看到的碉堡里，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

霍克如此乾脆将他们的巢穴所在告诉了亚利，他的举动令亚利有些讶异，于是亚利又反问霍克为什么要告诉他这些事情。

“你……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情报？你和他们不是一伙的吗？”

“或许吧～确实，我们曾经是生死与共的战友。但是，现在的他们不过是被金钱腐化的贪婪者罢了。我是为了寻求战斗才来到这块大陆的，对现在的我而言，能与你这样高明的战士交手，远以一切都要来的重要！刚才告诉你的那些事，只是我身为武人的礼仪罢了，算是我给你的“谢礼”，因为接下来的战斗，我们只有一个人能活着离开！”

“看来还是不得不战吗？……。”

不管亚利的意愿如何，被强迫收下了“谢礼”，亚利似乎也不得不履行决斗的“义务”。虽然心里仍担心的米莉亚的安危，但是凭良心讲，能与霍克再度交手，亚利也有些兴奋的感觉，体内的武者之血也开始翻腾不息。所谓的武人，似乎就是这样一种无可救药的生物。

嗡……嗡……嗡……嗡……嗡……嗡……

散放着规律波动的剑刃隐约发出低鸣的声音，克拉姆似乎也在渴求着血。

第九话 战斗！活着的理由

亚利持剑与霍克对峙，双方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移动着，霍克的那把黑色斧头散发着森冷的威压感，再加上他的杀气，在亚利眼里，霍克就像是耸立在自己面前的巨大山壁，阻碍在自己前去拯救米莉亚的道路上。

“好高……简直就是冲破的山峰似的。不过，我不能退缩的……。”

此时，亚利握紧着剑柄。

“……为了救米莉亚小姐，不管是巨山还是城墙，我都要翻过去！喔哦哦啊！”

一记刚烈的斩击，揭开了战斗的序幕，克拉姆的剑刃敲击在战斧之前，蹦发出青白的火星，霍克一时也感觉到手心发麻，不过，开心的成份还是大过惊讶的成份，因为亚利就如他所想的，是个战意旺盛且实力坚强的对手。

“远渡重洋来到这大陆，终于找到值得让我生死相搏的敌人了。”

能得到一个好对手，所需回应的礼节，就是全力应战。

双方都以豪力的斩击，迎战对手豪力的攻击，两手剑的克拉姆与霍克的战斧，都是属于重型的武器，重刃相击，每每都爆出惊天的巨响。不过，亚利的体重远比霍克要轻的多，所以每当交击之后，亚利被逼退的距离就较霍克远些。

而且，习惯采取正面攻击的亚利，并不喜欢使用回避这种迂回进击的战术，这一点，实在扼杀了体型轻的他所拥有的速度优势。交战十数回合之后，亚利不知不觉被逼退到火架旁，背后是熊熊大火，亚利已经无可再退。

“小子！纳命来——！”

霍克高举战斧，向亚利击出一道极为猛烈的斩击，不过亚利并没有坐

以待毙，反而以更猛烈的攻势迎击，刚刃交击平分秋色，但是亚利又继以更多的斩击，就像是一头被逼入死境的龙，向袭击它的人类疯狂舞动双爪。这么一来，霍克反而被逼入守势了。

狂风般的斩势疯狂敲击着霍克的铁壁防御，亚利战意虽旺，攻势虽强，但是每道攻击都被阻挡在战斧之前。不过亚利似乎是想正面攻破霍克的铁壁，即使之前连番无功，他也不在意。其实这样的作风，才像是亚利的风格。

亚利的攻势顿停，他回身一转，借着斩势带动着克拉姆挥击出最强的一剑，克拉姆也发动其神秘的力量，如浪涛的光流奔驰在长大的剑身之上，任谁看了都会相信，这神灵的一击可以摧毁一切。

不过，见到这一剑，霍克却像是等了许久似的，他兴奋又狂叫，在喊了一声‘让我等到了’的话之后，就横向挥出战斧，正面接下克拉姆的光之刃。刃面相接的瞬间，巨大的爆闪与爆音震撼着两人，也深深震撼着亚利的心。因为，霍克的斧头居然没有被神器之力所毁，甚至其威力还与克拉姆相当。

“呼……怎么可能……。”

亚利被逼退数步，重整态势，霍克也是相同的情况。不过心理层面的冲击，双方却是相反，挡下了神器之力的霍克显然是自信满满，而亚利反而有点动摇，他对于手中的神器 - 克拉姆，本来是有绝对的自信的。

“哼！小子，你以为拥有传说的神器就可以目中无人了吗？”

“什么！？”亚利不服气的叫喊着。

“我的斧头虽然不是什么神兵利器，不过，这把用陨铁打造而成的战斧可是没那么容易破坏的，就算是传说中的神器也是一样！”

陨铁是指流星的残骸，运气好，有时还可以在里头发掘地上难得一见的精铁，由陨铁打造出来的武器防具都有很高的强度，所以能承受克拉姆的力量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此时，亚利还想起了一件事，有这种锻炼技术的国家，在世界上，也只有西方大陆的铁达尔格王国与普雷王国两国才办得到。位于北方之境的两国土地虽贫瘠，但是都有丰富的矿产，冶铁的技术也是世界互争一二的水准。

“陨铁……你是铁达尔格人还是普雷人？”

其实这种问题没有意义，就算对方拥有陨铁制的武器，也不代表对方就一定是该国的人，外国人也有可能弄得到手。亚利社会经验不足，他还是直率地问了这个会令人发笑的问题。不过，霍克却没有嘲笑亚利，反而仔细回答说：

“以前，我曾是铁达尔格王国的佣兵。”

“国外的佣兵来我国做山贼？”

亚利的语气极为讽刺，不过，霍克并没有生气。

“我不否认，现在的我及伙伴们，的确是不折不扣的盗贼。”

“我真的无法理解，像你这样的人为什么会沦落成盗匪，以你的实力，进入正规军是绝对没问题的，干嘛还要离乡背井来到遥远的彼岸大陆来做强盗？”

“呵呵呵~”霍克不辩解，反而一直笑着。

“有什么好笑的！”

“出身在和平的艾斯卡大陆的你，是无法理解，要存活在佛尔盖亚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尤其是生在战乱之世，我们这种人的生活是你这种贵族

少爷无法想像的。”

“西方大陆吗？……。”

对于西方大陆的事，亚利也略有所闻，连年的战乱，就是一般人对佛尔盖亚的基本印象，亚利也是一样。战争的理由，除了疆土，劫掠，或是野心之外，有时还极为荒唐，就为了几百年前连理由都已搞不清楚的“世仇”。上位者不断战争，最苦的人还是底下的百姓。今天的收获，可能明天就被征收为军粮，家里的男子随时都会被征召为士兵，生活的家园随时都会被战火所烧，铁蹄所踏，家人被杀，妻女被奸污。出生在这大陆，就像是被诅咒一样。

要生存在佛尔盖亚，与其成为任人宰割的百姓，倒不如成为宰割他人的战士，成为杀人者总比成为被杀者要好的多。霍克就是出生在这样的环境里，他是为了活下去才当佣兵的，一生下来，眼前所见的都是战争，所知的都是战争之事，不知不觉，他的实力越来越强，战场就是他安身的所在，战斗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久而久之，这样的他已经无法脱离战斗了。

对他这样的人而言，和平反而是他最大的敌人。近几年来，西方大陆的战乱已有渐息的迹象，虽然不知是不是又一次短暂的和平，和平之世总是来临了。不过，对于霍克而言，这道和平的风却是狂烈的暴风。铁达尔格王国为了减少庞大军费的压力，大量裁撤兵员，身为佣兵的他，自然是失业了。其实，在哪一国工作对霍克来说，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不过当他离开铁达尔格到了其他国家之后，才发觉到，大陆上已经没有需要他的战场了，和平的生活对他而言是多么难受的事，像他这样身受战乱洗礼的人，根本无法适应和平的时代。

“对于一个战士而言，失去战场就等于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

现在的亚利，并没有反驳他的能力。亚利出身在和平的艾斯卡，对他来说，和平是理所当然的事，就算是有战争，他也会以为战斗是为了取回和平才战的，起码他是这样看待着自己，打倒制造纷争的恶徒，取回原有的和平，是他一贯坚持的真理。

像霍克这样只能生存在战场的人，亚利还是第一次遇见。

“我是为了寻求战场才来这里的，就算是只有两个人的战场……来吧！让我们战下去吧！别再说这些无聊的事了，对战士而言，刀剑才是唯一交谈的方式！”

亚利无法认同这种想法，对于出身在那种环境的霍克，亚利是有点同情，不过，他更不能原谅他们那一群人为了私利掳走米莉亚的行为。现在的亚利，只想快点打倒霍克，然后救出米莉亚。

在亚利仍与霍克激战于森林中的时候，依格鲁那一群人已经将米莉亚带到他们的根据地，也就是那座建造在山壁下的碉堡了。

“哦……这就是马克威尔那卑鄙家伙的宝贝女儿米莉亚吗？长的真是标致嘛~”

独眼的夏夫特用手托着米莉亚的下巴，仔细看着这个连他都只见过一次面的大小姐。

以前他们虽然为马克威尔工作，不过，马克威尔是不会随便让他们进

到家里的，更何况让他们与米莉亚见面。

“嘿嘿～头子，我们也是听您的形容就一下子找到她了，其实也很简单，在馆邸里，没有穿女仆装的女人还会是谁……。”

依格鲁得意着自己当时的判断，现在人也抓到了，接下来，当然是想办法向马克威尔狠狠敲一笔赎金，然后再远走高飞。

“……。”

虽然受制于人，不过米莉亚仍移开自己的视线，因为周遭人的视线实在让她很不愉快，特别是夏夫特托着自己下额的手掌。

“放心～我们不会对你怎样的，更何况你可是我们发财的摇钱树耶！哈哈哈！”

“原来你们要的是钱……放弃吧……。”米莉亚突然说了话。

“放弃？大小姐～你好像还不知道自己的立场哦～”

“就是因为知道，所以我才会这样说……爸爸他……他是不会以比他生命还重要的钱来换取我这个可有可无的女儿的……你们的行为一点意义都没有……。”

“哦～你还蛮清楚你那个父亲是怎样的一个人嘛～”

米莉亚的话让夏夫特有点意外，没想到马克威尔的女儿会是这样看待自己的父亲，如果真是这样，那这次的绑架行动就真的毫无意义了。不过，夏夫特还是以为，马克威尔应该不会不顾自己女儿的生命，就算他是个再怎样卑劣的奸商……。

“那小姐你最好祈祷一下，希望你的父亲会付钱吧。如果你连肉票的价值都没有的话，嘿嘿……我就不能保证你的安危了。最近缺钱，我们都没办法去找女人呢……这里有多少粗鲁的男人，你自己看看吧……。”

“……。”

米莉亚将眼睛闭了起来，因为身边的那些男人，皆露出欲求不满的眼神，他们的视线不安份地在米莉亚身上打转，夏夫特并不是单纯的恐吓而已。

“对了，霍克那家伙到哪里去了？怎么没看到他回来呢？”

“报告头子，霍克大哥说要和追在我们后面的那个小鬼交手，所以就没回来了，现在，他恐怕已经和那个贵族小子交战中。”

“就是前次碍事的贵族小子吗？算了，就交给霍克吧。真是无可救药的大块头，满脑子就想和敌人撕杀战斗……。”

夏夫特的语气充满了厌恶感，同是佣兵出身，他并不像霍克一样，只能以战斗为活着的唯一理由，对他来说，世间的财富才是值得他去注意的事物。

“亚利克斯大人……是他来救我吗？……。”

米莉亚想起了那位才见到两次面，个性腆的贵族骑士。虽然马克威尔把他形容的多么神勇，不过，米莉亚总觉得亚利还是有点不太可靠的样子，这不是米莉亚的错，亚利给人的外在印象就是这样。

不过，当米莉亚知道有人为了她而涉身犯险时，她心里还是觉得暖暖的，因为，这表示她是被需要的存在。这位大陆南部首富之家的大小姐，在众人羡慕的眼光所未及之处，似乎有比一般人还要强烈的寂寞感。

第十话 战场！战士的安眠地

盘踞在废弃碉堡的山贼们，为了不露踪迹，对于四周的巡逻自然是马虎不得，他们其中一名成员，就奉夏夫特的命令在巡守着附近环境，这个命令对他而言，是一件求之不得的轻松工作，因为这么一来，他就不必随着依格鲁那群人出危险的任务，只要拿着火把到处巡视一下就行了。但是巡逻夜晚的森林并不是一件舒服的事，虽然明知森林里有的不过是些普通的动物而已，不过，当他望着林间那无尽延伸的黑暗时，总不免感到一丝恐惧，有时，还会以为有怪物正朝着他直步而来。

“呼～真希望赶快天亮，晚上的森林总让人感到毛毛的……。”

咕咕～咕咕咕～

有时，宁静的森林里还会传出夜鸟的叫声，其实，在距离他巡逻处有相当距离的地方，有两个人正进行生死相搏的战斗，不过他并不知情罢了。现在的他已经巡逻很久了，他甚至还不知道依格鲁他们已经将米莉亚掳来根据地的事实。他仍持续徘徊在森林间，注意着四周的风吹草动。

突然间刮起了一道强风，风势之大让他手中的火把顿时熄灭。

“去～哪来的怪风？”

火把熄灭，周围环境顿时陷入黑暗中，这个突发事故让他有点慌张，他转身四处张望，所见的景物仍是无限的黑暗，于是，他试着要将火把重新点燃。在这个时候，在那黑暗中竟突然闪出两道红光，仔细看，那是闪烁如火光的眼睛，而且，那“眼睛”下还出县了一道裂隙，那是一张血盆大口，赤红的像是在燃烧似的。

“啊，总算点着了！”

在他拿起火把的同时，火光照映的黑暗竟反射着光，像是黑色的宝石，一时间，他还以为自己看傻了眼，不过当他抬头一看的时候，他突然发起呆来，因为在大概有三个人高的地方，竟有一张脸，正确的说，那是一对发光的眼睛以及像是在燃烧的血盆大口，而且，那张脸还向他靠了过来。

啪兹一声，他分不出是什么声音，听起来像是骨头断裂还是肉被撕裂，不过转瞬间传来的激烈痛觉，就让他了解发生什么事了，那张浮在天空的口吃掉了他整个右肩及臂膀，他转头一看，那只近在咫尺的火眼正盯着他恐慌的面孔。

“~~~~~！”

他连惨叫声都喊不出，一双巨大的手掌就自天而降，用力将他抓住，一下子，人形的他就像黏土般被揉成一团，任谁看了都不会相信，刚才这一团东西还是个人类。

这头巨大的赤眼怪物开始吞噬眼前的肉团，它每吞入一口血肉，每一块血肉都确实成为它身体的一部分，即使以前它也和这肉团一样，曾是个人，不过，这对于肉身已经变成恐怖的怪物，而且连意志都仅剩杀戮、破坏等感情的它而言，是一点意义都没有。

吞噬同类，只是为了要维持它那巨大的身体而已。

森林深处的某角落发生如此骇人听闻的惨剧之际，其余的人们仍未察觉这即将到来的死亡威胁。亚利与霍克的死斗仍在持续进行，力与力的对决已经即将分出胜负了。

喔喔喔啊——！

霍克奋吼一击，无双的豪腕带动着战斧劈下，重重打击着亚利的防御，不甘势弱的亚利也回敬一剑，以欲将对手连斧带人一同斩裂的气势斩击而

去，霍克也不敢大意确实做着防御，挡下这一剑。

交手数十回合，双方的斗志都已达到最高点了。

“呼~好小子，能跟我战斗到这番地步，你是第一个。不过……。”

霍克高举着战斧，说：

“你能接下这一招吗？喝啊啊啊——！”

霍克藉由斧击，倾注凝聚于全身的力量，巨斧粉碎大地，飞砂走石，一股冲击波挖掘大地，宛如地面掀起的涛浪，袭向远处的亚利。

“好快！”

亚利本想要击溃这道冲击波，可是冲击波来势汹汹，亚利出招不及，反被卷入其中，就这样整个人被土浪推送，甚至撞上背后的熊熊火架，火花四散，碎散的木材散落一地，而亚利倒在碎石乱土上。

此时，克拉姆的剑刃上，原本缓缓律动的波光突然转为激裂而放肆的光流，被击地波正面击中的亚利也以剑为杖，奋力站了起来。

“还爬的起来吗？着实吃了我一击，一般人通常是爬不起来的，难道，这也是你手中神器的力量之一吗？不过，看你的样子，想必你也没有余力回避我的攻击了。下一斧，就是你命丧之刻！”

“……。”

亚利也不否认，现在的他，确实负了比他想像中还要重的伤，虽然不危及生命，不过他的脚已经无法灵活运动。难道就这样坐以待毙了吗？当然不是，就在这个时候，亚利感觉到力量又回到了全身，伤势也减轻不少，这个奇迹究竟是什么？这个答案，似乎就出自亚利手中的光之剑 - 克拉姆。

“以前，使用克拉姆的力量时，总是感觉体内的力量一寸寸被抽取殆尽的感觉。可是，现在反而有得到力量的感觉，难道，这才是克拉姆真正的力量？”

看着剑刃激汤的光气，亚利突然若有所思地想通了一件事。

“对了，以现在的情况，或许可以办得到也说不定……不！一定要办得到！我是雷欧耐特之子，我不能污赛巴斯达的家名！”

“还在罗嗦什么？受死吧——！”

在这时候，霍克倾全身之力又击出了一记击地波，其威势更胜方才那一击。不过，亚利也高举着剑，以亚利的个性来看，他不会逃避，亚利要正面突破阻碍他的涛浪。

“哦喔喔喔啊！冲吧！克拉姆——！”

亚利奋力斩击大地，在他身前，也产生一道冲击波，刮起土石，冲向来袭的土浪。

不过，这道冲击波还夹杂着激昂的光流，亚利将克拉姆的光之力藉斩击倾泻而出，其威力远比单纯藉物理力击放的冲击波要强的多。

轰隆隆隆隆隆！

两股力量正面冲突，接触点顿时爆发，掀起狂风与沙尘。这股暴风还冲击着霍克，让他几乎站不稳。就在这时候，光剑冲破了障眼的尘烟，随之显现的是亚利持剑突刺的身影，霍克防御不及，就被胸口被克拉姆贯穿，突刺的冲势犹未尽，亚利刺穿霍克，持续向前冲，直到刺中一棵树才停止其势。

“喝……呼……赢了……。”亚利喘息不已地说着。

“我……还没……输！”

胸口被贯穿，霍克居然趁着亚利无法拔出剑的空隙，以残留的力量举

起战斧往亚利头上劈下。求生意志爆发，亚利立即以左手抓住落下的战斧，而又以右手抓着霍克的脸，狠狠往树干撞去，撞击力之大，让木头与头骨同时绷裂，霍克的血也潺潺自脑后流出，逐渐浸满全身。

“你……你赢了……。”

“耶？我……。”

霍克的话敲醒了脑袋里仍是一片空白的亚利，亚利刚才采取的行动，其实完全是出自无意识的举动，这就是求生意志所采取的自卫行为。

自知死期将至的霍克，似乎还有什么话想说的。

“如果可以……可以……告诉我……刚才……那一剑是？”

“那是……我父亲得意的剑技之一“龙牙连刃斩·贰之型·奔爪”，而之前粉碎你的武器的剑式是壹之型·龙尾……。”

“原来你就是……那个……帝国英雄之子啊……。”

“亚利克斯，这就是我的名字。”

此时，霍克的脸泛起了微笑，这是毫无遗憾的神情。

“在……我人生最期……能以战士……身份……死在战场上……而不是……以饿死街头……的方式结束……一生……更能跟……像你这样的剑士……交手……我已……没……什么遗憾……。”

没多久，霍克就气绝身亡了。看着强敌的绝命，亚利并没有喜露于色，反而遗憾地说了一句刚才来不及说的话。

“霍克先生……如果能更早认识你，或许我们就不会以这样的结局收场了。我希望能帮助你，找寻身为一般人的幸福。不过……。”

亚利凝视着染血的剑刃，说：

“战士……为剑而生，为剑而死……吗？……。”

亚利转身离开，现在的他没有愁伤的余地，被掳走的米莉亚还身陷危机，他没有闲功夫在这浪费时间。不过，离去的亚利，确实还在想着‘自己是为了什么而挥剑？’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他离家远行所要找寻的答案之一。

就在亚利已离开一段相当距离的时候，从某阴暗处走出了一个人，他是马克威尔的心腹，名为桑迪的男人，他走到霍克的遗体之前，以不敢相信的语气说道：

“想不到……连霍克都被打败了，这贵族小子远比我想象中还要厉害的多，这下子就有点棘手了。”

根据马克威尔的命令，桑迪必须要找出夏夫特一党的巢穴，还有确认米莉亚的安危，最重要的，是要将发现隐藏在马克威尔家地下的秘密的亚利抹杀掉，不管亚利知道多少，也绝对不能让他活着回来。

此时，桑迪以极不屑的眼光看着霍克，甚至踩着死者的遗体。其实，以前桑迪与夏夫特他们都是替马克威尔工作的人，只不过因为一些原因，夏夫特带着部下背叛了马克威尔，而视时务的桑迪则得到马克威尔的信赖，得以继续在他手下工作。对于夏夫特他们现在落得如此下场，桑迪可是轻蔑不已。

“霍克啊霍克，如果留在马克威尔大人身边，现在你也不必曝尸荒野，当时，跟错了人的不幸现在尝到了吧，嘿嘿嘿～现在有那贵族小子搅局，说不定，我还可以趁机救出米莉亚小姐，这样一来，马克威尔大人会更加重用我的。”

桑迪取出了背上的十字弓，那箭头上还泛着草绿色，散发着微臭的气味，那是抹上毒药的毒箭，是桑迪最得意的技俩。

“夏夫特，老是摆出头子姿态的你就等着我用这把弓射穿你的心脏吧。还有那个贵族小子，就算你再厉害，毕竟还是‘暗箭难防’。嘿嘿嘿~”

桑迪的嘴角弯了起来，那是十足的小人脸孔。暗箭难防，小人更难防。桑迪无视霍克的遗体，便径行离去，小心翼翼地跟着亚利的足迹离去。夏夫特一党的巢穴，就是建筑在山壁与森林交界的碉堡，已经近在眼前了。

第十一话 普罗斯的龙人(上)

击败霍克之后，亚利终于抵达了米莉亚所被掳去的碉堡，这座古老的废弃城池，又再度遭受到战火的侵袭，只不过，攻城的敌人仅有一人，其势却宛若万军。

“把人交出来！把米莉亚小姐交出来！”

亚利的要求并不客气，而且根本是十分强硬的要挟，他一边提出放人的要求，又同时斩杀来袭的盗匪，所过之处满是血腥，他们还关上厚重的大门要阻挡亚利的攻势，但是，在传说中的神器克拉姆之前，即使是铜墙铁壁，也在转瞬间化为碎片。

看见亚利宛若神兵的武勇，依格鲁不禁胆寒。

“这小子是怪物吗？啊！难道……连霍克大哥也被打倒了！？”

霍克是他们集团之中最强的战士，以前在西方大陆当佣兵的时候，霍克的实力依格鲁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如今连霍克都被打败了，剩下的人有办法阻止眼前的贵族小子吗？依格鲁不禁讶异，在这个和平的大陆上，竟会有如此强大的战士存在。

“依格鲁大哥，怎么办？”

“……没办法，我去找头子吧，这里就交给你们了！”

依格鲁丢下伙伴，就逃进堡里，看到依格鲁就这样跑掉了，其余的人一时间也不知所措，等到被亚利斩杀的人传出的哀号又响起时，他们宛若惊弓之鸟，逃的逃，走的走，没有一个人敢再站在亚利面前了。

此时，依格鲁也慌张地来到夏夫特所在的大厅里。

“头……头子，那个贵族小子杀过来了，下面的人都挡不住他！”

“白痴啊你！你不会用人质要挟他吗？”

“我有说啊，可是……那小子不知道是听不进去还是听不到，当时一片混乱……。”

其实，亚利并没有听见，因为当时他满脑子只想救米莉亚，而那些盗匪也一拥而上，根本忘了自己这一边还有人质可以利用的优势，人数上的优势反而被亚利正面击破。

“亚利克斯大人……他来了吗？……。”

被反绑押在椅子上的米莉亚也有点不敢相信，那个才见过两次面的年轻骑士竟然会为她舍身犯险，她跟他之间根本是毫不相干的两个人啊。

砰啊啊啊——！

就在夏夫特还在想要如何应付亚利的时候，大厅的门被击破，碎木飞散，亚利的身影也出现在大厅了。连番的战斗不仅没有使他露出疲态，亚利

反而更加斗志昂然。

来到此地，亚利第一眼就看见被掳走的米莉亚。

“米莉亚小姐！你没事吧！？”

“亚利克斯大人……。”

看到亚利为了自己奋不顾身来到这里，米莉亚十分感动。不过，夏夫特却突然将米莉亚拉到身边，并用剑抵住她的颈子。打算把人质的存在利用至极点的夏夫特便开始向亚利要挟，说：

“骑士拯救公主的老套戏码可以下档了，嘿嘿……骑士先生，如果你还不放下手中的剑，公主的脖子就要喷血了哦～”

“卑鄙的家伙！还不快放了米莉亚小姐！”

克拉姆激汤不息的光气，象征着亚利的愤怒。

“哼！骑士小子，你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吗？”

夏夫特将剑抵得更深，一道血丝滑过米莉亚的粉颈。

“可恶……只会使卑鄙手段……。”

虽然只是一道小伤，不过，已足以让亚利屈服。其实，夏夫特哪有那个胆子敢杀害米莉亚，他还要拿米莉亚去向马克威尔勒索大笔赎金呢。

就在亚利还在犹豫要不要放下剑的时候，此时，突发情况打破了眼前的僵持局势，在窗边的某个人突然大喊大叫，说：

“头子！头子！～～～”

“又什么事啊 没看到我在忙吗？”

夏夫特不耐烦地转过头去，当他看见那个鬼吼鬼叫的部下时，那惊慌的神情一时间也吓到了他，那个人仿佛见到了极为恐怖的事物似的，是他在窗口看见了什么吗？这个疑问，很快就有了答案。

轰隆隆隆隆！！！！！！！！！！

突然之间，一道巨大的黑影撞破了石墙，那是一只巨大的手腕，一只比一个成人还要来的粗犷的巨腕，那只手的指头简直就是五把大屠刀，上面还布满黑色的鳞片。没多久，在一声雄吼之后，那只手抓住了那个站在窗口旁的人，才稍用力，那个人就像泥人般不成人形，四分五裂的身体散落一地。

吼……

没多久，攀爬在墙壁外的不速之客闯进了大厅，这个大厅对于它那巨大的身躯还略嫌窄小了些。所有的人都看得目瞪口呆，眼前的“人”究竟是什么东西？说是人，可是它却有一条黑鳞的长尾，脖子粗长，末端的头长满硬刺，裂至耳际的血盆大口里长满了尖牙，它的呼息像是硝烟，两只眼睛像是火炬般闪闪耀动。

“人形的龙？龙人？”

亚利的形容确实掌握住它的外貌，人形的龙，事实上，龙形的人则更为贴切。

龙人的出现让众人颤栗，没有人知道，这头魔兽来到此地究竟为了什么？很快地，龙人就表明自己是为了什么而来的了，破坏与杀戮，就是它存在的唯一理由。它开始杀害所有活着的人，破坏所有可见之物。

“我不要死啊！妖……妖怪……。”

这个人逃避不及，凄惨地被龙人一把抓到，当场被撕裂。此时，亚利也不知所措，他不知该对付龙人，还是要先救米莉亚。两相比较之后，救米莉亚显然是比较简单得多，那个夏夫特因龙人的出现被吓得六神无主，根本

没注意到亚利的存在。此时，令亚利担心的事，是夏夫特那把还抵在米莉亚脖子上的利剑，要是有个万一，就会伤及米莉亚的生命。

此时，龙人终于将下一个目标转向夏夫特与米莉亚，夏夫特恐慌地将剑指向龙人，亚利看准了这一瞬间的契机，他冲了过去，一把就将米莉亚抢了过来。

“你！你这小子！”

“去找龙人吧！”

亚利不理睬夏夫特在说什么，大脚一踢，夏夫特整个人就往龙人飞去，直到撞到龙人的脚才停止。在碰到龙人的黑鳞时，夏夫特不禁大叫出声，因为，龙人的皮肤就像烧红的铁板一样滚烫。不过，这也是他最后一声惨叫，龙人从上咬下，大口咬去他的头及部分的胸部，夏夫特的身体瘫痪地倒在地上，又被龙人所踩，整个身体血肉模糊。

吼……

龙人低吟着吼声，火光熊熊的双眼着亚利与米莉亚，周遭的人死的死，逃的逃，唯一还没有动身离开的人，也只剩他们两人了。

此时，龙人开始吸气，它的胸部鼓胀起来，那黑鳞之下的体内仿佛埋入一颗太阳似的隐约发出光，而且，龙人周遭的景象也模糊起来，这景象就像是夏季乾热大地的景物一样，空气也变得极为燥热。

“难……难道是！”

亚利有不妙的预感，此时，他轻声对着米莉亚说：

“米莉亚小姐……失礼了！”

亚利抱起了米莉亚，这个突然的动作让米莉亚的脸颊顿时绯红，亚利也可以感觉的到米莉亚传来的体温，不过现在不是理会这种事的时候，亚利赶紧夺门而出，尽可能地跑远一点，就在他离开大厅的同时，龙人也喷出了烈炎，灼热的炎流顿时吞没了整个大听，火炎穿过所有的孔道狂而出，但是却不足以宣堡里急速膨胀的压力，终于，以大听为中心发生了大爆炸，这个情景就像是火山爆发一样。

自亚利杀进这座碉堡之后，随后而来的桑迪就一直在远方监视着里头的变化，堡里突然发生爆炸，这个异变也着实吓到了他，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那滚热的火海之中，有一个巨大的黑影在晃动。

“那是什么东西？里头……究竟发生什么事了？”桑迪擦拭着额头的汗呢喃着。

此时，亚利已经抱着米莉亚离开了碉堡，但是他不能停下脚步，因为爆炸所产生的碎石到处飞散，炮弹一般的石块还击塌了外围的城墙，可见爆炸力之强。就在这个时候，一粒拳头般的飞石击中了亚利的头，顿时血流如注，亚利的左颊已染满了鲜血。突来的伤势不得不停下脚步，不过他还是忍住痛小心地将米莉亚放了下来。

“亚利克斯大人！您的伤！”米莉亚十分担心亚利的伤势。

“我……我不要紧！你快逃，米莉亚小姐……。”

“我不能放下您一个人不管……。”

这时，龙人冲破了城墙，它全身泛出蒸气与硝烟，宛若地狱的恶鬼。它刚才就置身于爆炸的中心点，不过，这头怪物似乎一点伤也没有。此时，它已经发现了亚利与米莉亚的存在，像是发现猎物一样的兴奋，龙人冲向了两人。

“米莉亚小姐！快逃！”

亚利及时推开了米莉亚，他正面承受了龙人致命的一爪，不过，亚利在那一瞬间也以克拉姆挡下了那屠刀般的五爪，可是，龙人拥有的无双怪力仍让亚利整个人往后飞了相当的距离才落了下来。

但是，这么一来，米莉亚反而离龙人最近的了，理所当然的，米莉亚成了龙人下一个攻击的目标。连战士都无法与龙人交战了，更何况是一名瘦弱的女子。在龙人的魔爪前，米莉亚的生命宛若风中之烛。

“啊……。”米莉亚颤抖地倒坐在地上，因为恐惧，她的脚已经瘫了，而龙人是毫无同情心的怪物，它高举右掌，准备将眼前弱小的猎物四分五裂。

“住手！”

才刚受到强大的冲击，本来亚利是不可能那么快就站起来，不过，亚利还是站了起来，这不仅是因为克拉姆的力量，更是因为亚利强大的意念所致，他想要救米莉亚，而神器回应了他的意念。

站起来亚利，将克拉姆高举过肩，他双腕紧握住剑柄。

“休想伤害她！秘剑—苍龙咆哮！”

第十二话 普罗斯的龙人(下)

轰隆隆隆隆隆隆——！

这一剑仿佛用尽亚利所有的一切，意志与力量，藉由克拉姆宣泄而出，大气刮起风暴，冲击波撕裂空气，发出龙啸般的吼声，势如破竹攻向龙人。

苍龙咆哮还结合了克拉姆的力量，灼热的光气汇流到冲击波内，使得这道冲击波乍看来就像是闪光之枪，宛若神为了制裁邪恶自天空投下的神枪。苍龙咆哮的威力已可以轻易碎石断金，光之力加势更是无坚不摧，转瞬间，龙人的右腕就被光之枪削断，断肢更是在浩瀚的光流中灰飞烟灭。

吼喔喔喔喔啊~！

断臂的魔兽昂首咆哮，其声势仿佛快震碎天空，粉碎听者的意志与灵魂。随后，像是情绪宣泄殆尽一般，龙人亦步亦驱地离开了，此时的亚利也已经无力再战下去，他以剑代杖，几乎快站不起来了，过度使用神器的影响已经显现出来。

“这怪物要离开了吗？我现在的情况根本无法再战下去……可是，就这样让它走掉的话，不知会造成多大的灾难……。”

龙人主动离开，对亚利而言未尝不是好事，起码，亚利已成功保护了米莉亚的安全。

可是，在未来，亚利所担心的事终究还是发生了，这头负伤的魔兽开始袭击人类，在大陆南部造成很大的死伤，人们恐惧这头魔兽的存在，便将它称之为“普罗斯的龙人”，今夜，就是后来被世人称之为“龙人事件”的灾难的开端。

没多久，黑鳞的龙人便消失在森林的夜幕中，此时，亚利也不支地跪下膝来，连番的战斗与神器的过度使用，使亚利消耗了不小的体力与气力，米莉亚也担心地来到亚利的身边。

“米莉亚小姐……你没事吧……。”

“亚利克斯大人……。”

伤势最重的人反而先担心起没有伤的人，看着这样的亚利，米莉亚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激。这时，亚利头上的伤仍流血不止，米莉亚便撕开裙角，细心包裹着亚利头上的伤，看到米莉亚的身体靠自己靠得这样近，原本脸色苍白的亚利也不禁红起脸来。除了家里的妹妹之外，亚利还未曾与女孩子这样亲近过。

“这样就没事了。”米莉亚露出微笑迎着亚利。

“……谢谢。”

亚利不好意思地摸着头，看起来，实在很难让人相信，亚利才刚经历过好几场生死之战。此时，亚利一直害臊地低着头，他不知该说些什么，米莉亚倒是主动说起话来，不过，那甜美的微笑也被灰色的阴霾所取代。

“亚利克斯大人……其实，您可以不用为我做这样危险的事的，我不值得您这么做，我……就算我死了，也没有人会感觉到悲伤的……。”

“绝没有这么一回事的！米莉亚小姐！我……。”

亚利突然大喊出声，他没想到米莉亚会有这样的想法，他实在不想看到这样的米莉亚，可是，他也不知道该怎样去开解米莉亚的心结。

看到这样的亚利，米莉亚有点讶异，眼前的亚利，不就是一个正为自己的事苦恼的人吗？他不就是个在意着自己的人吗？米莉亚也感受到亚利的心意，而回应的唯一方法，就是打起精神来。

不过，亚利似乎也想起可以转移气氛的话题了。

“对了，米莉亚小姐，我有东西要还给你，这是你重要的项练吧……。”

亚利拿出那条银项练，本来，他就是要把这项练还给米莉亚才来找她的，不过中间却意外地发生了这么多事，差一点，亚利都给忘记了。当他从衣服里拿出那条项练时，上面却沾满了血污。

“对不起，我弄脏了……。”

亚利满怀歉意地道歉，米莉亚是一点也不在意，她反而很惊讶，亚利竟是如此体贴善良的人，对他人的事是如此地关心，而对自己的事却丝毫不在意，像亚利这样的人，米莉亚还是第一次遇见。

米莉亚握着亚利被血染污的手。

“没关系的，亚利克斯大人，您真是个善良的人。”

“米……米……米莉亚小姐！……。”

米莉亚一直握着亚利的手，这举动弄得亚利慌张起来，颤抖的手出卖了亚利的心情，其实，他的表情早就先出卖他了，亚利的种种举动早就尽在米莉亚的眼里。米莉亚也觉得很不可思议，即使只身面对盗匪集团，甚至是凶悍无比的龙人，亚利也毫无所惧，但是在自己面前，亚利却是那样害羞生涩，勇敢的骑士大人也有腼腆的一面。

整个事件发生至今，其实，一直有一个人在暗处里监视着一切，即使是那个桑迪，他的一举一动也瞒不过那个人的眼里。那个男人身着黑袍，长袍的黑色几乎深到快与黑夜融合一般的程度，他留着墨绿色的略卷长发，皮肤宛如石膏般的灰白，看起来就像是无生气的石像，不过，他是人，而且是怀有邪恶的意念的阴谋者。

“没想到……我居然无法完全控制“他”的意识，看来……强大的憎恨意念虽然让“他”变化成功，不过……那意念反而让我难以控制……毕竟只是短时间的实验体，实在不该期待太多的……。”

这个男人口中的“他”，就是指龙人，龙人原本也是个人类，为什么会

变成怪物，其实就是这个男人的仕业。人类会变成怪物吗？这件事似乎很难让人相信，不过事实确实摆在眼前。在一般人所不知的领域里，仍存在着人智所无法理解的“现实”。

“不过……还是有出人意表的发展……御子……居然与马克威尔家扯上了关系……嘿嘿……看来……这只实验体对马克威尔的憎恨，还是有可利用的地方……虽然会绕一大圈，不过，计划还是成功的……。”

这名男子口中所说的“御子”，似乎就是指亚利的事。御子是什么？亚利的出身并没有什么疑点，他是赛巴斯达家的人，帝国英雄雷欧耐特之子，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这个神秘男子将亚利称之为御子，似乎还对亚利怀抱着某种企图，这头龙人的存在，似乎就是冲着亚利而设的阴谋陷阱。

“为了尊师大人的期望，也为了挽回我“达格斯特”的污名……我一定会让御子觉醒的，为了吾教的伟业，尊师的期望……。”

名为达格斯特的神秘人说得脸都胀红起来，在他背后，似乎还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组织，而且，达格斯特似乎是拥有魔力的术士，这一点实在很不寻常。

在这个世界上，有部分人拥有常人所没有的力量，现在的人称之为魔力，拥有魔力的人则被称之为术士。魔力并不是一种经由学习或努力就能获得的力量，而是靠血缘传承才能拥有的力量。现在，全世界所有拥有术士资质的人都是在西方教廷的管理体系下，所谓的西方教廷，即指目前世界最大规模的宗教组织 - 优希亚教。其发源与活动主要是在西方的佛尔盖亚大陆，对于艾斯卡的人们而言，多半称其为西方教廷。

优希亚教廷在世人的心目中，是真理与正义的道标。昔日，拥有魔力的术士们曾在这个世界上掀起一场可怕的浩劫，如今，所有的术士都在教廷底下受到严密的制约。而达格斯特背后的组织，似乎是个不受教廷约束的神秘术士集团，甚至是与优希亚教对立的神秘宗教集团，他们的目的仍是不明，不过，被称为御子的亚利在他们的计划里，似乎占有重要的地位。

“实验体的伤势也不小……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达格斯特向森林深处步行离去，不可思议地，他的身体竟像是融入黑暗中而消失了，地面的脚印才四步就中断了。今天他虽然是罢手了，不过，阴谋的毒草仍在无形的黑暗里蔓延着，就等着亚利一步步踏入其中……。

米莉亚救回来了，历经苦战的亚利也累得在一棵树下休息着。来自马克威尔家的救援是等了将近三小时才抵达的，指引他们的道标，其实就是这座燃烧的碉堡，因为火势冲天，将黑夜的天际照映得一片通红，最先抵达的人，反而是邻近的农人，马克威尔家的人马是接获通知才连忙赶来的。

对于迟迟才来的救援队，亚利是一句抱怨的辞句也没有，因为他累得连话也说不出来，在看到汉斯的身影之后，他才安心的呼呼大睡。等到他再醒来之时，已经是隔天中午的事了。

……您醒了呀……亚利克斯大人……

在亚利还睡眠惺忪地撑不开眼睛的时候，床边传来的声音不是平日熟悉的起床声，如果是汉斯，恐怕他反而会说些‘睡到中午不怕变成猪……’的挖苦话，这声音是女孩子的声音，亚利撑开眼睛，等到他在朦胧视线里看

见米莉亚的身影时，他吓得立即爬起来，什么睡意都给吹跑了。

“米……米……米莉亚小姐！你……你怎么会！？……。”

“是我向汉斯先生要求，来这里照顾您的……您可以继续休息的……。”

亚利仔细一看，米莉亚正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桌上还有一盆水，米莉亚手中还有一条毛巾，米莉亚刚才就一直用毛巾为亚利擦汗。这种工作其实是汉斯或是其他侍女的工作，不过，亚利很快就察觉到这是汉斯的恶作剧，他可以婉拒米莉亚的请求的，可是他却答应了，还刻意支开其他的人，让自己与米莉亚独处一室。亚利早年丧母，他可以说是汉斯一人拉拔大的，他不擅长与女孩子相处，这个弱点汉斯怎么可能不知道。

“这可恶的不良中年……。”

亚利说得很小声，米莉亚并没有听到，不过，碰巧的是，米莉亚也刚好提起汉斯的事，而且，她的语意充满了敬佩与羡慕。

“汉斯先生从昨天晚上到刚才的时间，一直不眠不休地照顾着亚利克斯大人，他与您之间，简直比真正的亲人还亲，这一点，我实在很羡慕……。”

“呵～那当然，虽然那家伙嘴巴坏，满脑鬼主意，还是个酒鬼，不过汉斯对我来说，是无可取代的家人。”

亚利越说越高兴，完全忘了汉斯“设计”他的事了，不过，他也注意到米莉亚的样子，她羡慕之余，表情也透露着一丝寂寞与遗憾。

“对不起，我一直在说着自己的事……。”

“没有关系……我也很高兴能听到这样的事……。”

“哈哈……是……是吗？哈哈～”亚利不好意思地答道。

米莉亚又发现亚利一个优点，他对于旁人的心情有很敏锐的感觉，而且，无时不刻都以他人为优先，以他人的立场来考量，平时看起来很随和，有时也蛮粗枝大叶，不过，其实亚利是个心思细腻的人。

米莉亚也许没注意到，不知不觉中，她的视线都集中在亚利身上，而且待在他的身边，她就会感觉到很轻松，许多不愉快的事都放在一边了。对米莉亚来说，亚利只不过是个认识还不到一天的陌生人，她会如此被亚利所吸引，就可见昨日的她是活在多么寂寞的环境里，而亚利不仅闯入这块无人造访的地带，更将自己拉了出来，自寂寞与自限的枷锁中解放了。

叩叩叩～！

突来的敲门声响起，像是警钟一般，闻声的两人像是事先就有默契一般同时坐正，亚利与米莉亚两人并没有做什么不可告人之事，不过，两人的脸都红通通的，这一件事，无可避免地，当然被闯入的好事者拿来大作文章，开起他口中的少爷的玩笑了。

第十三话 毒计

“对不起，看样子我来的不是时候……请继续……。”

汉斯慢慢退后，做出要关门的样子，亚利也红着脸叫着说：

“什么继续？别闹了，快进来啦！”

“是的，亚利少爷……。”

汉斯走近亚利的床，看着亚利与米莉亚两人脸红的样子，以及现场有点尴尬的气氛，他大概也能猜出个大概了。汉斯很清楚他那个保守的少爷并

不是个手脚很快的人，有时，亚利保守的个性让他无法说出真正的心意，难得有女孩子似乎对他有意思，汉斯当然会替他的少爷制造机会。

其实，这只是汉斯一厢情愿的想法罢了。亚利与米莉亚之间以后会有什么发展，那也是以后的事，而且，比这件事还重要的事情还迫在眉睫。

不过，在汉斯要向亚利报告一件重要的事件的时候，米莉亚倒是先出声了。

“对不起……我想……我不应该继续留在这里打搅两位……。”

“啊！米莉亚小姐……。”

米莉亚打算要离开了，此时的亚利显得有些遗憾的样子，重要的少爷的心意，忠实的管家当然是察觉到了，汉斯主动出声挽留了米莉亚。

“米莉亚小姐，请留步。”

“汉斯先生，您还有什么事吗？”

汉斯拿出了一本书，说：

“这是米莉亚小姐的东西吧，这是我昨晚在馆里发现的，我想，应该是您被盗匪掳去时不慎遗失的，现在就物归原主吧。”

米莉亚自汉斯手中取回那本书，那确实是昨日她遗落的，那是她母亲的日记，米莉亚非常感谢地向汉斯道谢。

“谢谢您……这是我母亲的重要遗物……。”

米莉亚紧握着汉斯的手，眼睛里还泛着感动的泪水，看到这景象，亚利似乎有点感冒，还刻意咳嗽出声来中止眼前这让他有点感冒的气氛。

“咳咳～嗯，汉斯，你有事要向我报告吧。”

“是的，亚利少爷……。”

汉斯很清楚亚利故作正经的表情下究竟是在想些什么，原来，他的少爷也会吃醋啊！

他露出一如往常的笑容回应着亚利。不过，很快地汉斯的语气就沉重了起来，表情也肃穆许多，因为他所要报告的，是发生在今天早上的一件惨案。

“……今天早上，距此地西方三十公里处的一座农庄被毁灭了，整座农庄被烧尽，所有的人都被杀，尸体像是被巨大野兽袭击似的，全都残缺不堪。这个消息，是刚刚才传来此地的。”

“太过份了……。”

米莉亚的脸色显得苍白，而亚利也立刻了解干下这种残酷行为的凶手究竟是谁了，除了昨夜遇见的那头怪物之外，还会有谁。

“可恶！假如我昨天就将那头龙人击毙的话，今天就不会出现这么多枉死的人了！”

“这都是我的无能所致……。”

亚利悔恨之余，竟然立即起身，向汉斯说：

“汉斯，把我的装备与克拉姆拿来，我要去狩猎那头龙人，如果放任不管，不知道还会有多少无辜的人死在它的爪下！”

“亚利克斯大人，请您不要勉强，您的伤还没有痊愈啊！”

米莉亚很担心亚利的伤势，毕竟，以这样的身体要和龙人战斗实在太勉强了，就算亚利无伤，米莉亚也不希望亚利再和龙人进行危险的战斗。

“感谢你的关心，米莉亚小姐……不过，我不能坐视人们身陷水火而不顾，只要能多救一条生命，别说是伤，就算我因此丢了命，我也不后悔。”

“亚利克斯大人……。”

事到如今，米莉亚也不再多说什么，她只能叮咛心意已决的亚利，说：

“请您千万要保重自己的身体，不要做太勉强的事……。”

“为了你的一番心意，我一定会活着回来的。”

亚利向米莉亚作了这样的约束，米莉亚才肯离开，不过，她还是担心着亚利，毕竟，她曾亲眼见识过龙人的力量，一座碉堡就在她面前化成火海，那群绑架她的盗匪们也被屠杀殆尽，现在想起来，她还是心有余悸。

反倒是汉斯，整个过程他都没有提出异议，以他的立场，他应该是会尽量避免让亚利涉险的。其实，汉斯很了解亚利的个性，他一旦决定的事情就不会轻易更改了，更何况是为民除害的义举，亚利更是义不容辞。

由于这件事非常棘手，龙人的危险性是无庸置疑的，因此，汉斯是不敢掉以轻心的。

于是乎，汉斯很不客气地向马克威尔提出了许多要求，像是装备、马匹、食粮等必需物资，马克威尔都一口答应了。不过，马克威尔也在当天发放消息，公开悬赏这头怪物的命，赏金就有一万枚金币的天价，换算成大陆流通的货币 - 基尔，是为将近有五千万基尔的庞大赏金，登到消息传开之后，为赏金而来的战士、佣兵、以及无数猎人就将拥入这里。马克威尔为何要付出这么大一笔钱来消灭龙人，身为一个商人，他不会将钱浪费在无谓的事物上，这其中的算计，是外人无法理解的。

花了一段不短的时间整理行李，亚利总算是要上路了。出发之前，马克威尔还亲自前来送行，在离去时，亚利向汉斯做最后的确认。

“汉斯，东西准备得怎么样？是否都齐全了？”

“是的，亚利少爷。”

汉斯在检查过一遍之后向亚利报告结果，在确认无误之后，亚利也向前来送行的马克威尔道别。

“马克威尔大人，您送到这里就可以了。”

“是吗？我还真是舍不得……亚利君，你千万要小心呀！”

两个人在互相告别之后，亚利与汉斯两人就骑着马离开了。就在他们离开了一段距离之后，马克威尔突然一改刚才的笑脸，神情变得凝重起来，独自一人朝着自己的书房走了过去。在进了书房之后，马克威尔站在落地窗外的阳台上，他的目光一直盯着骑马离去的亚利与汉斯，此刻，他的眼神有着刚才所看不到的锐利。

“马克威尔大人，就这样让他们离开了吗？那贵族小子已经发现地道的存在了，说不定，连里面的“货”也被他发现了。”

说话的人站在墙角的阴影处，此人就是马克威尔的心腹 - 桑迪。

“哦～我昨天不是要你干掉那小子吗？结果，你还不是让他活着回来……。”

“～～～！对……对不起！属下办事不力……。”

马克威尔的语气听似平静，其语意却像冰针一根根插入桑迪的肉中，桑迪自知失言，立即跪下请求原谅，还辩解说：

“……请您原谅，昨天要不是那头怪物突然出现，否则属下早就解决掉那小子了。”

而且，小姐后来也一直待在那小子的身边，属下实在找不到机会动手……。”

“……算了，起来吧。”

马克威尔扬手要桑迪起身，随后他又继续询问桑迪，不过，他并不是问有关龙人的事，而是有关夏夫特一党的事情。

“桑迪，昨天你有去确认过吗？夏夫特他们是不是真的全灭了？”

“一定是全灭了，当时，那座废堡整个炸了开来，然后又整整烧了一天，在那种情况下，不可能有人能够生还的，请您放心，那群知悉马克威尔大人您的秘密的叛徒，已经没有人活着了。”

“嗯……。”听了桑迪的报告，马克威尔很满意地点头着。

此时，桑迪向马克威尔提起一件让他疑惑的事实，他说：

“马克威尔大人，您今天派人到处去散布有关龙人的悬赏，还肯花一万枚金币作为赏金。那龙人不过区区一头怪物，大人您何必在意呢？”

“一万枚金币算什么，对你来说，或许是一生也赚不到的钱吧，对我而言，那不过是笔小钱罢了。我拿出钱来，只为了寻找“人材”。”

“人材？”桑迪不解地回道。

“就是取代夏夫特那帮人的人材，自从那群叛徒跑了之后，底下的人手一直呈现缺乏状态，这笔奖金，就是为了吸引可用之人的金饵，而那头怪物，刚好可以作为筛选之用，所以说，那头怪物的出现，刚好可以作为掩护，让我暗中吸收人力。会被奖金吸引的人，多半是贪婪的人，这种人反而好控制，要是他们还能打倒龙人，那可是求之不得的好人材了。”

“大人的睿智，小人实在难以揣测……。”桑迪奉承着马克威尔。

“你知道吗？我能站在今天这样的地位，靠的是什么呢？就是金钱与暴力，活用这两者，就能掌握权势！尤其是钱，钱也能买到暴力，买到权力，所以钱是一切的根本。我今天能爬到这个地位，一切都是拜钱所赐，呵呵呵~哈哈！”

马克威尔得意忘形地狂笑着。

“区区一头怪物，不过是碍眼的蚊虫罢了……还有那个贵族小子，有关他的处置，就依照原来的打算吧。”

“大人是要小人我伺机而动，找机会干掉他吗？”

“再让他活久一点吧，既然他想做屠龙英雄，就让他去做吧。那贵族小子确实有相当的实力，说不定，他还会为我打倒那头龙人呢！如果真是这样，你就帮我省下那一万枚金币吧……了解了吗？桑迪。”

“嘿嘿……小人了解了，马克威尔大人。”

马克威尔还是不肯放过亚利，其实，有关马克威尔的秘密，亚利根本就不知情，那奇怪的地底仓库，亚利都已忘了也说不定，现在的亚利，满脑子都在想龙人的事。但是阴谋的毒箭，还是再度指向亚利的背后了。

事实上，马克威尔与桑迪两人一直以为，他们的阴谋只有天知地知以及他们两人知道而已，他们万万想不到，门外的第三者也碰巧听到了他们的谈话，米莉亚正脸色发青站在门外，她的身体在颤抖着，她万万想不到，她的父亲竟然要对亚利不利。

第十四话 彷徨的心

米莉亚并不是刻意来马克威尔的书房外偷听的，这只是巧合。她之所

以会前来马克威尔的书房，理由就跟昨晚一样，她只是想跟自己的父亲谈谈而已。如今，意外窥知自己的父亲打算对亚利不利，米莉亚不仅震惊，还很烦恼，一边是生父，一边是恩人，陷入两难窘境的米莉亚已不知如何是好。

‘（爸爸……他竟然打算暗杀亚利克斯大人，我……我该怎么办……。）’

此时，米莉亚脑海里浮现了亚利的笑颜，很快地，她就做了决定。

‘（我……我得赶快去通知亚利克斯大人！）’

米莉亚决心一定要阻止这件事，不能再让父亲错下去了。之后，米莉亚悄悄地离开书房门口，前去马厩，马厩的下人们都还搞不清楚情况的时候，她骑走了一匹马，追赶着已经离去的亚利主仆两人。

这个时候，亚利与汉斯两个人已经骑着马走了一段时间了，马克威尔家实在太大了从馆邸到最外面的大门，就算快马加鞭也要花将近一个钟头才走的完。不过，亚利与汉斯两人也无意在这里快马奔驰，藉着这段时间，他们在讨论昨天到现在所发生的事情。

“少爷，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马克威尔与他的女儿之间，似乎存在着一条极深的代沟或裂隙，他们父女间的感情似乎不太好，用冷漠来形容恐怕还比较恰当。”

汉斯将他在昨晚的饭宴里所发现的事情提了出来。

“有这种事吗？……”

亚利并没有特别去注意这件事，不过，他确实隐约感觉到米莉亚心中的孤独与寂寞，想得严重一些，米莉亚可能有厌世的想法，她对一切似乎都不在乎了，甚至包括了自己的性命。也因此，亚利也特别挂心米莉亚的事情。

此时，汉斯仍继续说出自己的看法。

“这对父女之间的冷默气氛确实蛮奇怪的……以常理推断，马克威尔早年丧偶，通常这样的父亲，多半会特别溺爱唯一的独生女，这可以算是一种心理性的补偿作用，除非，这其中还有特别的理由存在着……。”

“汉斯，你别说下去了，这件事我们不该如此随便臆测！”

虽然亚利制止了汉斯，不过，他自己也在想着这件事，汉斯的话也是有可信之处，米莉亚与她父亲之间确实有问题存在。

不过就在此时，自远方传来了哒啦哒啦的马蹄声，那是从马克威尔家的方向传来的，没多久，两人就看到了来者的骑影。

“那是！？米莉亚小姐！”

亚利惊讶的叫了出来，骑马的来人居然是米莉亚，在亚利还在想米莉亚来这里究竟是为了什么事的时候，米莉亚就在不远之处停下了马，并跳下马跑向亚利这边。

于是，亚利也下马迎接，并问道：

“米莉亚小姐，你追着我们而来是？……。”

亚利才刚刚开口，想询问米莉亚的来意。没想到他话还没讲完，米莉亚就突然扑上亚利的胸前，抓着他的衣襟，急急地说：

“亚利克斯大人！爸爸！爸爸他！……。”

“啊！米……米……米莉亚小姐！……”

米莉亚突如其来的举动，让亚利顿时语无伦次，近在咫尺的丽人佳颜，薰然而上的发香与体香，都让亚利心乱如麻，手脚差点不听使唤，所幸理性抬头，压抑住油然而生的遐念，不过，此时亚利的身体也僵硬如石像，动也不敢动。

这时，亚利的心脏仍很有精神地在跳动着，甚至于精神到过了头了，简直像是要从他胸膛里蹦出来似的，就不知道与亚利胸口已近到只剩数公分之距的米莉亚晓不晓得了。

亚利的脸也像烧红的木炭，米莉亚应该是看见了，因为她的眼睛一直看着亚利，只不过，她并没有注意这一点，她脑子里想的都是刚才所听到的事。

“米……米莉亚小姐，请你冷静一点。”

亚利好不容易才鼓起勇气说了这句话，只是，米莉亚似乎不了解亚利目前尴尬的处境，她的双手一直紧抓着亚利的衣服，急说道：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父亲他……他要……。”

当米莉亚即将要吐露出她所听到的事之时，她突然犹豫了一下，刚才骑马疾行而来的勇气也不知到哪里去了。亚利见到她的神情有点奇怪，就问她说：

“马克威尔大人怎么了？”

米莉亚在听到亚利的追问后，对于要不要将那件事告诉亚利，米莉亚更加迟疑了。

“我……我该怎么办？”

亚利一无所知的模样，更不断刺痛着米莉亚的心，隐瞒事实的罪恶感在鞭挞着她的良心，这个感觉化成了一滴滴的泪水。

“对……对不起！我……我实在没办法……没办法……对不起！亚利克斯大人！”

情绪崩溃的米莉亚就在亚利的胸膛上哭了起来，嘴里还一直说着‘对不起’。一个泪眼汪汪的美少女就在自己的胸口哭了起来，对于亚利而言，这感觉究竟是天国还是地狱就不得而知了。

“让女孩子哭泣，是最差劲的男人！”

亚利回想起赛巴斯达家的家训，这是他父亲雷欧耐特跟他说的，其实，家训有这一条吗？这只是雷欧为了唬唬天真的儿子随口编的，不过，这么多年来，亚利还真的把这句话当成家训。

只是，处理这种事，亚利一向是最不拿手的。从亚利固有的行为模式来看，遇到不会处理的事，万事通的汉斯便是他的救星，这一次当然也不例外。

“喂……汉斯……我该怎么办？”亚利低声地讲。

此时的汉斯，正背对着亚利，他的举动，摆明是在说‘我什么都没看见……’或‘就当我不存在，少爷您继续……’之类的意思。

“喂……汉斯……看一下这边……。”亚利又低声地讲。

汉斯总算转过头了，他的表情仍是一贯的平和可亲，不过，在他背对着亚利的时候，究竟露出了多少恶魔的窃笑，这就不得而知了。

“喂……汉斯……我的手该放哪？”亚利还是低声地讲。

原来亚利的双手一直平举环绕着米莉亚，因为米莉亚一直紧抓着亚利胸膛处的衣襟。

当然，亚利是连碰都不敢碰米莉亚的身体一下下的。其实，亚利想说的是‘我该怎么办？’的问题，不知怎么搞的，一说出口，就变成这样的话。

看着陷入窘境（？）的少爷，也许是不经意说出的话，亦或是恶作剧的恶魔在作祟，汉斯以极乾脆的口吻，说：

“就抱着呀！少爷！”

“这样哦！”

已经来不及了，汉斯的一句话让亚利产生了最直觉的反射动作。等到亚利发觉之时，他的双臂已经抱住了米莉亚。这时候，亚利反而犹豫该不该放开自己的双手。

“算了……就这样吧……”亚利叹了一口气说道。（自暴自弃）

此时，旁人看来，亚利的表情，实在分不出究竟是尴尬，还是高兴……。

过了一段时间，米莉亚的情绪终于稳定下来了。在整理自己的情绪之后，米莉亚为自己刚才的失态向亚利表示歉意。

“对不起，亚利克斯大人。刚才我的失态造成您的困扰，实在是对不起您……。”

亚利见到米莉亚在道歉时身体不时的颤抖，表示说她的情绪还不太稳定。因此，亚利试图以轻松的心情来安抚米莉亚的情绪。

“没关系，米莉亚小姐。我不会在意的，每个人都有情绪失控的时候。”

“可……可是……。”

“和汉斯发酒疯时相比较，这实在不算什么！哈哈～”

亚利很努力地试图安慰米莉亚，不过话说回来，他的幽默感实在有待加强。

“少爷……我什么时候发过酒疯了……。”汉斯悄悄地发出了抗议之声。

呵呵～

米莉亚终于笑了，看来，无聊的笑话还是发挥了作用，其实，其中的心意才是主因，亚利的善意，米莉亚确实感受到了。

“刚才的事实在对不起，亚利克斯大人，我一定会好好补偿您的！一定！”

“米莉亚小姐你就别放在心上了。”

亚利岂是施恩望报之辈，他客气婉拒了。不过，就在这个时候，米莉亚说了一句让他感到奇怪的话，话中含有警示之意。米莉亚终究还是无法向亚利明说自己的父亲打算谋害他的事实，她只好这么做……。

“……请您一定要小心，亚利克斯大人！”

“什……什么？”

就在亚利打算问清楚的时候，自本宅的方向又疾驶了一辆马车，马车一停下来，执事长赛宾斯特就急忙走了过来。忠心的老管家从马厩的下人口中得知米莉亚骑了一匹马就跑了出去，担心小姐安危的他，便吩咐马车要追上米莉亚。最后，总算在这里找到了米莉亚。

“米莉亚小姐，好在您没有事，不然，小人不知要怎么跟老爷交待……请您跟我一起回去吧。”

“对不起，让你担心了……走吧，赛宾斯特……。”

米莉亚在离去之际，仍显得依依不舍。不过，她也不想让赛宾斯特为难，最后，还是坐上马车离开了。等她离去之后，亚利反而感到有些遗憾，此时，亚利在想着米莉亚刚才的种种举动，实在有很多奇怪的地方。

“米莉亚小姐究竟是为了什么事来找我的呢？”

“和少爷私奔吗？”

“汉～～斯～～”

汉斯在消遣了他的亚利少爷之后，就快马逃掉了，亚利也随即骑马追赶过去。任何人看了这景象，绝对不会相信，这两个人正要去讨伐凶恶残暴

的怪物 - 龙人。

不管地上发生了什么事，天空仍是一样的湛蓝……。

第一话 传说中的术士

天上连一片云彩都看不见，太阳的光强烈地曝晒在人们的头顶上，本来应该是个酷热的下午，但是凉爽的海风徐徐地吹拂过来，将酷热的暑气吹散，让人有一股清爽的感觉。客运商船‘阿玛利利斯’上的乘客们似乎不想错过这个难得的天气，纷纷走出船舱里的客房，在各个甲板上设置好的凉椅上享受着舒畅的海风与侍者端来的红茶，随处可以见到在甲板上散步的人以及嬉闹的孩童们，也有人聚集在船员的周围听水手畅谈航海事迹以及一些奇事。

这艘客船航行的目的地是距离艾斯卡大陆东南方四百多公里的克鲁斯岛，克鲁斯岛是朋提海贸易圈的商人们出资所建立的海运中继站之一，此岛被视为前往位于东方的亚特兰提斯的第一站。有了这样优良的‘地利’条件，克鲁斯岛的贸易活动非常频繁，商业的发达就更不用说了，此地也因此成为具有国家规模的自治都市，由各商业集团共同管理着。但是，由于生意的竞争十分激烈，有部份的商人就暗地里使用某些手段破坏他人的生意，这个情形有日益严重的趋势。

船上的人前往克鲁斯岛的理由各有不同，有人是为了经商，有人是要在抵达后在换一艘船继续前往他处，有人是为了观光，但是，在这些人当中，也有人只是为了‘往东方旅行’这个目的而搭上这艘船，这两个人就是亚利与汉斯。

旅行的目的就只是为了‘往东走’，若是别人听到一定会笑得在地上打滚，但是亚利自有他的理由。前往东方是亚利的父亲雷欧耐特离家前向亚利所说的话，但是雷欧的这趟屠龙之旅成了不归之旅后，这些话就成了他的遗言。所以亚利就在十八岁的时候依照父亲所说的话向东方旅行。但是，亚利也有他自己的想法，他认为这是父亲希望他能够前往世界各地去亲身经历各种冒险，而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战士。事实上亚利也是想藉旅行去寻找父亲的踪迹，他的心底深处仍然相信父亲仍然活在世界上。

汉斯则是为了照顾亚利的生活起居而来，而且，汉斯对于世界各地的地理知识，各国局势，与各地文化十分了解，在旅行中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但是汉斯也有他自己的理由，这是他与雷欧耐特之间的约束，虽然内容不详……

“真是令人郁闷的下午呀！汉斯！”

亚利很没精神的说道，而后拿起了杯子喝了一口红茶。坐在一旁的汉斯彷彿事不关己地答道。

“这也没有办法的事呀！亚利少爷。这是船上的规定，还有两天的航程，您就再忍耐一下吧。”

汉斯说完后就向侍者再点了一杯红茶。

也难怪亚利会发牢骚了，船上明文规定禁止挥动刀剑等行为，这一点对于好动的亚利而言简直跟监牢没两样。由于是豪华客船的关系，客人携带的武器并不需要交给船方保管，这一点也是因为最近的海盗行为日益增多的

关系，除了让客人携带武器以自保之外，客船旁也有一艘护卫舰随行。

一颗球滚到亚利的脚边。

“球还给你，在船上玩球要小心喔，小弟弟！”

亚利将球还给前来找球的小朋友们。

“谢谢你！大哥哥！”

一群小孩子就带着球跑到别的地方去完了，汉斯在一旁微笑着说。

“就请您暂时过一过和平的生活吧，亚利少爷。”

“唉……也只好这样了……”

屈服在现实下的亚利只好将红茶一饮而尽，然后起身在甲板上四处逛逛，好打发时间。亚利走到了下到第一甲板的楼梯，在楼梯间，亚利回想着十几天前遇到的那一位有一头红色长发的女孩的事。

有着红色长发的女孩名叫米莉亚，他是因为大陆南部的龙人事件而认识她的。因为一些理由，米莉亚在汉斯的安排下接受了雷德伯爵的庇护，免得她因为父亲所做的恶业而受到牵连。雷德伯爵是亚利的父亲雷欧耐特的至友，他是神圣艾斯卡帝国中‘优格里尔’的领主，但是亚利与汉斯并不知道，雷德伯爵在一星期后，爵位将晋爵为侯爵。这是因为十多年前的内战，许多大贵族被剥夺爵位，而现存唯一的侯爵也在一个月前绝嗣了，所以才做了这一项调整。

米莉亚目前寄居在亚利的家里，这是不得已的。亚利对于米莉亚似乎抱有着淡淡的恋心，所以他不希望米莉亚住在雷德伯爵的家中，因为雷德家的三男‘里奥’是出了名的风流，为了保护米莉亚逃离里奥的毒爪，只好让她住在自己的家里。不过亚利的家中目前是由他名义上的妹妹赛莉儿在看家，因为某些因素，没有血缘关系的赛莉儿才会住在亚利的家里。

不过亚利隐瞒了他们两人并没有血缘关系的事实，这个事实迟早会被米莉亚得知。

亚利现在有点后悔为什么不花点时间向米莉亚说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

“唉……回家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亚利一边叹气一边走下楼梯，结果在楼梯间的出口，不小心撞到了人，他是几天前亚利在船上看见的两人组之一其中的高大男子。

“啊！对不起，我实在是……太……”

亚利急忙的向他道歉，可是对方并没有理他，而在看门外正在发生的事，此时亚利也发觉到门外的骚动。

“呜哇！”

一声惨叫，一个男人倒在地上抽搐着身体，而有一个小孩跑到他的身边哭泣着，地上的男人似乎是他的爸爸。而一个穿着长袍的男子则站在一旁，斥骂着地上的父子两人，亚利注意到长袍男子的右手有不时吐射出电光出来，这个男子是一名术士。

“可恶的小鬼，居然把我的衣服给弄脏了！”

亚利这时才知道这个小孩是刚才在楼上玩球的小孩，他似乎不小心将球踢到这名术士的茶杯，结果弄脏了他的长袍。亚利一时以为那名术士是他眼前这名高大男子的伙伴，仔细看看，才发现不是。这名术士的年纪约三十多岁，一副歇斯底里的模样。之前所见到的这名高大男子的伙伴是跟亚利自己年龄相当的年轻人。亚利此时四处望了一下，才发现那名年轻的术士正在

眼前这名男子的右前方，他的身影被他高大的伙伴给挡住了，所以亚利才一时没发现到。

倒在地上的男人似乎是替他的小孩道歉，但是对方根本不领情，而被他以雷击的魔术击中而倒地的。虽然雷击很轻微，但是也足以让人倒地麻痹一段时间的。

“实在是太过份了，不过是弄脏衣服而已嘛！居然用魔法攻势别人！”

“嘘……别太大声……对方可是术士咧……”

谴责的声音在四周围此起彼落，但是就是没有人肯出手帮忙。这也难怪，面对着拥有魔力的术士，一般人根本就没有胜算。

“爸爸！呜……爸爸！”

“敢惹上我修瓦克大人，就算是小孩子我也不会放过。让我来好好的教你什么是对人该有的礼貌吧！”

名为修瓦克的术士举起了右手，电光在他的掌心凝聚成一颗小光球，很明显的他是瞄准了地上的小孩。

“不妙！”

亚利在见到小男孩即将遭受到电击，正当他准备前去阻止之际，电球已经射出，就在小男孩危急万分之时，电球突然在小男孩的面前碎散，彷彿撞到透明的墙似的。

“是你在多管闲事吗！？”

修瓦克的视线转移到高大男子的身边，他并不是在看亚利，而是在瞪着高大男子身旁的年轻术士，由他平举的右手来看，刚才的结界就是他所发出的。

“……”年轻的术士并没有说任何话。

“看来你也是术士，还只是只雏鸟罢了……我劝你最好不要管太多闲事！”

话一说完，修瓦克就转身离开了，围在旁边的人群赶紧让出一条出路。

就在修瓦克离开之后，年轻的术士走上前来，蹲下来察看遭受雷击的男子的伤势，并安慰着哭泣的小男孩。

“你爸爸会没事的，让我来医治你爸爸吧！”

随即年轻的术士将双手平放到倒地的男子的身上，手掌巷下，随后他的手掌发出了光芒，在光芒的照射下，小男孩的父亲逐渐不再痛苦。

“小朋友，你爸爸已经没事了。”年轻的术士摸着小男孩的头说道。

“真的喔！谢谢大哥哥！谢谢！”小男孩衷心的向他道谢。

“各位，请帮忙一下将这个人送到房间里休息一下！”

随即船员们将小孩的父亲扶到船舱里，这名术士便起身拍拍身上的灰尘，与他的伙伴一同走到甲板的另一侧。

“那名年轻的术士人还不错嘛！”

也跑来看热闹的汉斯突然间出现而说了这句话。

“不过为什么刚才围观的人对于他的义行不表示赞许呢？”

亚利提出了他的疑问。

“少爷，您没有注意到刚才所有人的目光吗？事实上每一个人对他与刚才那名称叫做修瓦克的术士都是一样感到恐惧的。”

“为什么呢？他不是跟那名称修瓦克的术士完全不一样吗？他刚才还帮助了那对父子呢！”亚利质疑的问道。

“就因为他是有着强大魔力的术士呀！”汉斯简单明了的回答亚利。

亚利这时才顿时领悟到这件事。有着强大力量的人或许有能力能够帮助他人，但是，弱小的人们往往会害怕拥有强大力量的个体，在需要时欢迎他们，不需要时就排挤他们，对于没有力量的人而言，帮助他们的术士与欺压他们的术士是没什么两样的，因为他们都是拥有力量的个体。

但是拥有力量的人本身就有罪吗？此时的亚利无法接受这种说法，也无法接受人们排斥有力量者的理由。

第二话 不安的夜晚

“亚利少爷，我们还是回去喝茶吧。”

“嗯……就听你的话吧。”

亚利见到那名年轻的术士与他的伙伴离开之后，他很想要跟过去向他们打个招呼，但是一时间亚利想不出用什么理由去跟他们开口，最后也只好听从汉斯的提议，回到第二甲板上继续喝着红茶。

年轻的术士与他的伙伴走到了人迹稀少的船侧，术士从长袍里拿出一个首饰，细长的银练上镶嵌着一颗蓝色的宝石，宝石的表面还隐约地看见微弱的蓝光。

“昨晚东北方向的反应还很强烈的，今天却改变到南方，难道‘魔海’会移动？”

年轻的术士口中所说的‘魔海’是连老练的水手也会闻之丧胆的恐怖海域，这个海域不仅终年都是暴风雨不断，再加上不明海怪的出没，误闯入‘魔海’的船只几乎都失去了踪迹。不过也有一些很奇怪的地方，那就是船只遇难的地点大多都不相同，而非是某固定的海域，这一点更增加了人们对‘魔海’的恐惧。

不过，也有人无视于传说的恐怖，而积极在寻找‘魔海’的地点，他们就是冒险者们。这名术士与他的伙伴也是众多的冒险者之一吗？

“也是有这个可能。毕竟我们对于‘七塔之都’的情报并不是很清楚，或许还隐藏着我们所不知道的秘密也说不定。”年轻的术士冷静地说道。

“不管如何，我伊萨一定要在那群邪教徒的羽翼未丰之前，一举将他们铲除掉，完成教皇陛下所赋予给我的任务。”

名为伊萨的年轻术士意气昂扬的说道。原来他们是西方大陆上的教廷所派出来的使徒，目的就是要消灭以‘尊师’为首的异教组织。教廷似乎早已察觉他们的存在，而派出使徒要趁他们尚未成气候的时候将他们消灭掉。但是，教廷却只派出两个人来执行这个重要任务，是太低估对方的实力，还是这位名为伊萨的年轻术士有着非常惊人的实力，这一点，现在还不得而知……

“以后还得靠你的帮忙了，安德森！”

“……”

伊萨的伙伴安德森沉默地站在一旁。安德森是直属教廷的圣骑士，这次被教皇亲自挑选，成为高位术士伊萨的伙伴，为了完成教皇的敕命，他已经有舍命也要保护伊萨安危的觉悟。当然他的实力也是非常的强。

“还有一点，我感觉到附近似乎有一股恶意存在，今天可能会有事情发

生，你要随时维持战斗的状态。”

“是的，伊萨大人。”

说罢安德森用力地将剑鞘杵在甲板上，他在身心上都已经做好了备战的准备。

太阳也逐渐降下地平线了，蓝色的天空也被昏暗的紫幕所取代，天上的星星也一个接着一个露出光芒。船员们观察天空的星座，检查航道是否偏离，而做适度的修正。

服务员将餐点逐一放置到船舱的餐厅里，桌上摆满了各式佳肴与醇酒，由于只是五天的航程，物资并不会缺乏，所以乘客们仍然能够尽情地享受美食。随后船长进入餐厅里向乘客们报告航行顺利的消息，在一阵掌声与欢呼声之后，在场的客人们便开始尽情的享受桌面上的美食。

“那两个人似乎没有出现呢，汉斯。”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本来术士就不习惯出现在人群之中嘛！”

汉斯在盘里放了两只奶油烤虾及熏火腿，亚利则是拿着空盘子四处张望着，他想要找寻那两人的踪影，但是遍寻不着之后，亚利也只好放弃，取了一尾酱汁烤鱼和汉斯坐到墙边的桌椅上。

“亚利少爷，您还在想今天下午的事吗？”

看到亚利似乎对盘中的烤鱼兴趣缺缺的模样，汉斯也不好意思独自一个人在享受美食，于是他便放下餐具说道。

“有着超越人类的力量究竟是好事，还是一件坏事呢？我相信那名年轻的术士是为了帮助人们才接受严格的修行的，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这种情形已经很久了，人们对于术士的敬畏也不是一两天就形成的。”

“可是那个修瓦克就别提了。连帮助弱者的那名年轻术士都得承受人们的白眼，这样恶性循环下去，说不定他也会自暴自弃成为修瓦克一样的恶术士。”

“如果真的成了这种结局，那是他自己自甘堕落所造成的。”

“汉斯，你说什么！”亚立对于汉斯所说的话有些惊讶。

“亚利少爷，您之所以成为骑士并不是为了得到他人的赞赏吧！”

“那是当然的！我成为自由骑士就是为了帮助弱势的人们！”

“可是对于弱小的人们而言，他们也可能视亚利少爷与那群盗匪一样，是拥有力量的个体罢了，他们也有可能排斥少爷您呀！”

“这……”亚利无言以对，因为他想起了今天下午的事。

“雷欧老爷曾经说过，骑士道就是要坚守自己所相信，所选择的信念与正义，但是您所选择的正义未必会被人所接受，身为骑士，就要有孤独一人的觉悟！”

“……”

亚利冷静的思考这些事，之后，他回答说。

“汉斯，你说得对！目前的我还缺乏贯彻自己所选的信念的觉悟，我还只是个未成熟的骑士罢了！”

“少爷，不管别人怎么看待您，汉斯永远都会跟随在您的身边。”

“汉斯……谢谢你！”

对于汉斯的话，亚利感到很窝心。

“不过，汉斯。我仍然相信人们，迟早他们会接受那些拥有力量的人的。我仍然相信人们是能够分辨是非的。”

亚利与汉斯相谈甚欢，此时亚利也才发觉自己的肚子也很饿了，不过他还是很高兴的吃下了有点冷掉的酱汁烤鱼。在吃饱了之后，微醉的亚利留下了汉斯一个人，走上楼梯到甲板上去透透气，凉爽的海风是最佳的醒酒剂。

“喔……连船员也醉倒了吗？和平的生活似乎也不错嘛！”

亚利只是微醉而已，他还看得清楚四周的景物，他看见一个船员拿着酒瓶就躺在船的帆布上。一阵风吹来，传来了酒精味，但是亚利突然间警觉了起来，因为风还带来了一个味道，那就是人血的血腥味。此时他的酒已经醒了，他感觉的到有数名充满杀气的人正埋伏在甲板上的阴暗之处。

“伊啊啊！”

声音从亚利头上的第二甲板传了过来。一名无论穿着打扮都只能够让让人联想到‘海盗’的男人举起刀从亚利头上的甲板跳了下来，他似乎已经在这里埋伏很久了，他打算用这个方法杀光所有从楼梯间走出的任何人。

亚利迅速的以脚尖向后弹跳，而后顺手以脚踢中偷袭落空的海盗的脑后，被踢中的海盗于是直接飞向竿之处，结实地撞了上去。他放手放开的剑在空中回转了数圈之后，直直地就插在甲板上，就在亚利的跟前。

“啊！蒙克……可恶的小子！大家一起上，把这小子砍成肉酱！”

“杀呀！”其余的海盗在一旁叫嚣着。

第一个出声的海盗似乎想为他名叫蒙克的海盗同伴报仇，而第一个冲过来。亚利则缓缓地将插在甲板上的剑拔出来，当对方已经在两公尺的范围之时，亚利急速的转动身子，快速地发出了两道斩击，每一道斩击都自来袭海盗的左肩砍至右腰际，亚利的剑刃在夜空划出了两道血痕。

“呜……怎么……可……能……”

强袭而来的海盗还未出手就倒在亚利的跟前，亚利这一击让四周围观叫嚣的海盗们都闭上了嘴。但是宁静的气氛也只维持了数秒之久，包围在亚利四周的海盗们不约而同地同时间大声叫喊，而后冲了过来，这或许是他们最有默契的一次行动吧。

“乳臭未乾的小子，你该死……”

一名出言不逊的海盗没有机会收回他不慎的发言，他的喉咙被亚利击出的剑给贯穿了。后面的三个海盗见亚利的背后露出空门，三个人一同挥刀砍下，但是只砍到甲板而已。原来亚利一剑刺穿了对方的喉咙，就趁势跑向前，以他的身体为踏板跳到了从背后袭来的三个海盗的背后，那三名海盗连转身的机会都没有就被亚利所斩杀。此时还存活的海盗只剩下三人了。

“呜哇哇！”

眼见七个人在一瞬间就被眼前的小子杀死四人，残存的三人吓得连武器都不要就逃走了，海面上产生了三道水柱。亚利并没有去追击逃跑的人，亚利向来不喜欢去追击已经失去战斗意识而逃跑的人。

“糟了！海盗会不会从另一侧侵入到船舱里。”

通往船舱的入口共有两个，亚利的所在地是船首的甲板，还有一个是在船尾。亚利赶紧将门反锁，跑到第二甲板，在确认第二甲板上没有海盗的踪迹之后，亚利便急忙地跑到船尾。到了之后，船尾布满了尸体，只是，绝大多数都是海盗的。亚利自第二甲板上跳到了下面的甲板，他看到一个人将剑杵在地上，宛如一尊石像般站在楼梯间的入口，那个人是年轻的术士伊萨的伙伴，圣骑士安德森。

“这些海盗都是你所杀的吗？”

安德森不理睬亚利的疑问，左手迅速自腰际抽出一柄短剑，冷不防就朝亚利的方向丢了过去。

第三话 混乱的序曲

面对安德森突如其来的攻击，亚利迅速将右手的剑反转，呈反手持剑的方式。但是亚利并没有挥剑击落安德森所投掷出的短剑，以没回避飞剑的攻击，反而将反手持的剑往后刺了下去。噗吱两声，亚利背后的男人的肚子被亚利的剑刺中了，安德森所掷出的短剑也命中了男人的脸部。原来有一名还活着的海盗想从亚利的背后偷袭亚利。

“呜……呜……”

偷袭不成反而被反击的海盗似乎满脸不甘心地倒在伙伴的血泊之中，他也加入了已经先行到地狱的伙伴的行列了。亚利走到海盗的尸体旁，将插入头部的短剑拔了出来，擦拭掉血迹之后，亚利走上前将短剑还给它的主人。

“谢谢你的援助！短剑还你！”

亚利道谢完便举起手要将短剑还给他。当亚利拿起短剑的时候，亚利看见了一个红色的十字纹章刻印在短剑的剑刃末端之处。

“……看来是我多管闲事……”

亚利没有等到安德森把话说完，就急忙的说。

“十字纹章……阁下是教廷的骑士吗？”

十字纹章是教廷的标志，由短剑上的十字文章来看，亚利认为对方应该是教廷的骑士。不过，亚利并不知道红色的意义。

“……就算是吧……”

由安德森的反应看来他似乎不太想理人的样子，亚利以为是自己刚才的举动太失礼的缘故，两个人都还没有互相认识自己就突然问了一大堆问题，亚利为自己刚才失礼的行为向安德森致歉。

“我为我刚才失礼的举动向阁下致歉！我的名字是‘亚利克斯·赛巴斯达’，阁下您是教廷的骑士吗？”

“短剑先还我吧……”

安德森将短剑取回，插回挂在腰际上的剑鞘里。

“我的名字是‘安德森·格雷尼尔’，如你所说的，我确实是教廷的骑士。”不喜欢与人交际的骑士安德森，这次倒是令人意外的回答了亚利的问题。

“现在没有闲谈的时间，亚利克斯，先进船舱向众人说明这件事吧。”

安德森见到亚利自头顶的甲板来到这里，以及他手中沾染血迹的剑，他就已经了解到船首的海盗已经被眼前的年轻剑士所消灭了。

“您说的对，我们赶紧向船长报告这件事吧！”

两人有了共识之后，于是他们便将楼梯间的门关上，前往位于船舱的餐厅里。他们带来的消息，让还在餐厅里享受热闹宴会的众人们的心中吹入了一道北风。

“海……海盗！客人，您是说海盗侵入客船了吗？”

船长惶恐地向亚利确认海盗入侵的事实，在场的人在得知海盗的存在之后，引起了一阵骚动。

“怎……怎么办？海……盗……来了……”

“亲爱的！我们快逃吧！”

“怎么逃？我……们现在……就在大海上呢！”

“早知道就不要来了！”

骚动与抱怨的声音在船舱里此起彼落，此时，突然间传来了爆炸的声音，随即船身摇晃，桌上的盘子与酒杯纷纷落到地板上，玻璃的碎裂声盖过了人们吵闹的声音，头顶上的吊灯来回晃动着。这是海盗船的舰炮所造成的，不过客船并没有直接承受炮击，炮弹是落到海面上。

“这……这是炮击！”

船长的一句话反而使得混乱的情势更为扩大。

“炮……炮击！海盗们开炮了！”

“我们都要葬身海底了！”

一个妇人当场昏厥过去，不小心打翻了玻璃瓶装的葡萄酒。一个人想要逃到船舱外但是一想到海盗就在外面，他又怯步不敢出去，当场在哭叫着。看到大人们混乱的种种举动，小孩子们也不安的哭了起来。亚利想要安抚众人的情绪，但是陷入混乱的人们根本就听不到他的声音。就在此时，一道声音传了出来，使混乱的场面顿时沉静下来。

“各位不用怕！海盗是不会以大炮击沉这艘船的，大家不用担心！”

说话的人是刚才还坐在墙角位置的汉斯，他的声音虽然不大，但是汉斯跳到中间的大桌上的举动仍然成功地吸引了混乱的人们的注意力。

“你……你是说海盗们并不打算杀光我们？”

一个还算冷静的妇人向汉斯提出了他的疑问。

“没有错的！这位夫人！请你想一想，海盗前来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当然是为了钱财呀！”

“这就对了！在座的各位大都是商人与富豪，而且客船并没有搭载交易的货物，所以海盗所能劫掠到的财物相当有限。但是，若是能够掳获在座的诸位的话，日后不就能够获得一笔庞大的赎金吗？”

“你是说……”

“对于海盗而言，现在在座诸位的生命比黄金还要珍贵，所以说，海盗绝不会伤害您的生命安全的，刚才的炮击只是在吓唬我们罢了！”

汉斯的一席话让在场的人们暂时安下了心，但是还有一个问题，若是有一部分人想要以付赎金的方式与海盗妥协的话，那势必将再掀起另一场骚动，这反而给予海盗可趁之机。此时，汉斯想到了一个办法。

“各位，您们忘记了这艘船上两名术士吗？区区的海盗又有何惧！”

所幸在现场两名术士都不在，若是其中一人，尤其是那名叫做修瓦克的术士若是说了些不该说出来的话，则混乱势必将再度发生。

术士所拥有的强大魔力是有目共睹的，汉斯的这一着让人们完全相信自己是绝对安全的了，客人们已经暂时忘却掉炮轰的威胁。随后汉斯要求船长派现场所有的船员将所有的客人送到最下舱的客房里，在一阵忙乱之后，客人们都下到了最下层的船舱，只留下了汉斯一行人与船长及部分的船员们。

“汉斯，果然在这种场面你是最可靠的！”

“您太夸奖了！亚利少爷！”说完汉斯自桌面上跳下来了。

亚利以为汉斯虽然在战斗方面派不上用场，但是，他冷静的头脑与果

断的处理能力一直给予自己很多帮助，所以亚利一直很信赖汉斯。

“汉斯先生，那位……那位修瓦克先生完全不理睬我们的请求。”

船员们似乎已经肯定了汉斯的能力，而接受他的调派，虽然对于站在一旁的船长很过意不去……

“是吗……我知道了！辛苦你了！”

修瓦克的反应早就在汉斯的意料之中，那种人本来就是那种独善其身的人，不过当火苗也燃烧到他的身上时，他迟早也是得出手的。此时，年轻的术士伊萨也到场了。

“若是有我伊萨可以帮忙的地方，就请汉斯先生您说吧，我的伙伴安德森也会全力协助您的。”

“……”安德森依然默默地站在伊萨的身旁。

“我就在此代替众人向伊萨先生您道谢，谢谢您的鼎力相助。对了，这一位是我家的少爷‘亚利克斯·赛巴斯达’。”

亚利总算有出场的机会了，他向伊萨自我介绍。

“叫我亚利就可以了，伊萨先生。”

“那你也叫我伊萨就行了，亚利！”

两个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很快就熟悉起来，彷彿已经认识很久似的。此时，亚利还不知道，伊萨与他同样背负着相同的宿命，他们两人的相会，使得历史的巨轮已经开始缓缓地转动，未来将会把全世界的命运都卷入浑沌不明的命运之中……

海盗们并没有击发出第二颗炮弹，这表示海盗们若不是正在将他们的船靠了过来，就是仍然慎重的用小船将人载运过来。汉斯也知道时间不多了。

“船长！船外不是有护卫舰吗？夜间连络用的烟火放在哪里？”

“就放在船首的一个箱子里。”

汉斯并没有忘记掉护卫舰的存在，从亚利的话来判断，海盗是偷偷潜入客船的，用的应该是小船。若是海盗是直接将船靠过来的话，夜间的视线就算再暗，一艘大船接近的话护卫舰的士兵不可能会没发现。如今对方连大炮都发出了，护卫舰的人不可能不知道。不过，外头并没有传来战斗的声音，这个疑惑，使得汉斯也有了最坏的打算。

亚利从船员手中拿回了‘克拉姆’，在吩咐船员将门关紧之后，随即亚利一行人赶往船首的甲板上。当他们到了甲板之后，船长发出了一声悲鸣。

“船……船到……哪里去了……”

海盗船仍然待在远远的海上，只见得到船上的火把。至于客船的护卫舰，则完全不见踪影，也没有被击沉的痕迹。

“这是怎么一回事！？”亚利疑惑地说道。

第四话 染血之海

在夜晚的海上，客船‘阿玛利利斯’正面临着海盗的威胁，可是，抱着一线希望赶往船首的亚利一行人，在海面上却不见客船护卫舰的踪迹。

“护卫舰……护卫舰到哪里去了！？”

着急的船长慌忙的想到甲板端去寻找护卫舰的踪影，就在他起步的时候，船外突然间冒出了十几条细长的不明黑影，随后甲板四处响起了重物叩

击木板的声音。亚利上前一看，发现不明物体的真相是前端附有倒钩的绳索。

“汉斯！快和船长一起进到船舱里！”

“是的！亚利少爷！”

海盗们已经来到船的周围了，汉斯与船长也赶紧跑到船舱里头，留下了亚利，伊萨，与安德森三个人来对抗即将出现的海盗们。

“伊萨大人！请到我的背后！”

“拜托你了！安德森！”

术士的魔法虽然威力非常强大，但是，在咏唱咒文的期间，由于术士必须集中精神，此时就无暇兼顾周围的事情，敌人大多数都会趁这个机会冲上前来攻击毫无任何防御的术士，这是术士最大的弱点。

海盗一个接着一个用刚才被投掷上甲板的绳索与绳梯爬到甲板上，包围在亚利一行人四周围的海盗已经超过了二十人了。

“什么！才三个人而已！”

“里头还有两名小朋友呢！哈哈！”

“先潜进来的人该不会是被他们给杀了吧，真是一群笨蛋！”

海盗们看见甲板上只有区区三个人，就当场嘲笑亚利们不自量力的抵抗行为，甚至在嘲弄先前潜入失败而死的伙伴们，此时笑声在海盗间此起彼落着。

其中一名海盗突然间走上前来，用刀指着亚利，用很不屑的眼光看着亚利。

“小子！若是你肯投降的话，我就帮你找一个最好的人口贩子，要不然的话……嘻嘻……每天晚上在被窝里让我好好的疼爱你也可以呀！哈哈！”

有着特殊癖好的海盗似乎看上了亚利，亚利虽然已经快十八岁了，但是他的脸还未脱稚气，外表看起来就像十五，六岁的少年，加上他一头秀丽的金发（平常都是扎起来的），亚利看起来确实是个美少年。

“怎么样！金发的小姑娘！想不想考虑……呜哇！”

满口秽言的海盗的话还没说完，他的眼前突然冒出金星，鼻头断裂的疼痛一下子就传到他的全身，而后往后倒地。原来是亚利以‘克拉姆’往他的脸上突刺，若不是‘克拉姆’的剑鞘还未拔离，这名海盗就会成为亚利今天手下第六个牺牲者了。

“你敢再吐出任何一句脏话，我就割下你那条肮脏的毒舌！”

这名失言的海盗已经激怒了亚利，自尊心极高的亚利一向最讨厌别人拿他的外表开这种恶劣的玩笑。

“可……可恶！大……家一起……上！”

门牙也断了两颗的海盗坐在地上怂恿他的伙伴们前去攻击亚利他们，其余的海盗也一涌而上了。

“杀啊！大家上啊！”

“把他们剁碎拿去喂鱼！”

在海盗一齐发动攻击之后，亚利与安德森在同一时间拔出剑，在一瞬间，两道血光，亚利与安德森同时各斩了一名海盗。首级与断裂的身躯往来袭的海盗处飞去，一时之间，海盗们的突击中止了。

“好……好强！那名高大的战士挥剑的速度好快！”

“喂！你看！那小子居然能挥动的了那把大剑！”

亚利与安德森刚才的一击让海盗们不禁却步，随后，海盗们注意到站

在亚利与安德森身后的伊萨。

“喂！你看后面的那个小子在呢喃什么？”

“你看，有发光的文字在飞，他……他是术士！”

“术……术士！”

伊萨的存在让海盗们一时慌了手脚，而后他们又冲了过来，海盗们也知道，一旦让术士有梵唱咒文的时间的话，他们就将没有一个人能够活着回去。

“大家冲啊！别让他有念咒的机会！”

这是正确的判断，但是，亚利与安德森的剑阻止了他们的行动，甲板上响起了刀剑的撞击声，红热的鲜血喷洒在四周。

“喔喔喔！”

亚利挥出了一道水平的斩击，跑最前面的海盗的头被切断了，自颈部喷出了冲天的血柱。亚利顺着剑势又发动了第二道斩击，见到‘克拉姆’当头劈来，这名海盗急忙举起左手的盾牌来防御亚利的斩击，但是，亚利藉回转一圈所产生的强大剑势一口气将这名海盗的盾牌一分为二，剑刃砍进他的肩膀，直到腹部的位置才停下。此时亚利不急着把剑拔出来，他用力一踢，被斩杀的海盗往后倒，撞上了后面的伙伴，‘克拉姆’就不费力气地就被拔出来了。阻止了正面袭击的海盗们，亚利就有余裕去对付从另一个方向前来的海盗。

在另一侧的安德森也有不错的成绩，他一方面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斩击杀死来袭的海盗，另一方面又一只手抓起海盗的尸体，直接就往前方的海盗丢了过去，一下子就撞倒了三，四人。不过，安德森并不会随便移动自己的位置，因为他知道自己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保护在他后面的伊萨。

“还有多少人呀！”

亚利实在很想要使用强力的剑技如‘地龙旋’之类的必杀技，直接一口气将所有的海盗全部扫光。但是如此一来，客船势必会遭受损害，万一使得船无法航行的话，那就不太妙了。

海盗们无法攻进已经被他们半包围的亚利们所排成的防御阵列，突击的伙伴们反而一个个成了亚利他们的剑下亡魂，但是，仍然不断有新的海盗从甲板外冒出来，而且，他们这次准备用弓箭了。

“把他们射成刺猬！”其中一名海盗在叫嚣着。

此时，亚利与安德森各自往旁边跳了过去，他们并不是想逃走，而是一直在旁边咏唱咒文的伊萨已经完成他所准备使用的魔法了，伊萨的四周浮游着无数的光球。

“‘光弹’！”

伊萨缓缓的说出了这个魔法的名称，顿时，浮游的光球们仿佛接到了突击命令的士兵一样，全部都向海盗的所在之处激射出去，海盗们松手射出的箭也被这股闪亮的狂流所吞没，随即所有在甲板上的海盗都被巨大的光流所掩盖，这股光流仿佛是飓风狂啸般，结果，所有的海盗都自甲板上消失了，他们都被光弹击落到海里了。

“呼……要控制好魔法的威力果然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事呀！”

伊萨正调整着自己的呼吸，刚才的魔法并非只有这样而已，若不是伊萨将‘光弹’的威力降至四分之一，否则光球还会带有惊人的热度，船首的桅杆与帆布都会着火。要压抑魔法的力量，通常要消耗掉倍数以上的魔力。

“辛苦你了，伊……萨！危险！”

亚利发觉到伊萨的背后突然有数道火光产生，随即传来了一道轰隆的声响。海盗开始进行炮击了，刚才魔法所发出的巨大闪光似乎惊吓到远处的海盗船，察觉到术士存在的海盗们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胡乱开炮了。

察觉到背后危机的伊萨也来不及反应，在他转过身的瞬间，炮弹已经迎面而来，突然间，在距离船身外三公尺之处突然产生了大爆炸，随后又传出了数声巨响，所有的炮弹都在船外爆炸了。

“这……这是结界！”

身为术士的伊萨很快就了解到这是怎么一回事了，船外被人设下结界，而能做这件事的人除了他自己之外，就只剩下另一个人了。

“还好还来得及！亚利少爷！”

汉斯出现在第二甲板上，但是这个结界并非是他所设下的，除非真的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汉斯绝对不会泄露他能够使用魔法这个事实。刚才的结界是站在汉斯背后的人所发出的，他就是在下午的时候与乘客发生冲突的另一位术士修瓦克。

“是你……”

修瓦克并没有去理会伊萨的疑问，因为他正在集中精神，有一颗浮游在他掌心中的红色水晶正在发光，伊萨认出那是非常稀有的魔道器‘火之法珠’。

这种魔道器是将魔法的咒文压缩成魔晶石，术者只要将魔力集中在魔晶石里，就能够快速的发出魔法。但是一般的魔晶石并不太稳定，在使用过数次之后内藏的咒文结构就会崩溃，但是修瓦克手中的魔晶石却比一般的要大得多，而且呈现完美的球体，在伊萨的记忆中，他曾经看过那种魔道器，那是极少数的高位术士才能使用的高级魔道器‘火之法珠’，一般的术士是无法使用的，这种法器一旦没控制好，魔道器会将术士的魔力完全吸收掉，术者也会因为魔力的大量流失而亡。

“‘爆炎’！”修瓦克颂唱出术名。

一道道的火焰自修瓦克手中的魔道器‘火之法珠’中窜出，在他的前方急速汇聚成一颗直径达两公尺的巨大火球，随即火球就疾射而去。火球的冲击力和高热在海面上激起了一道白烟，白色的巨墙急速的延伸到远方的海盗船，巨大的火球直接命中了海盗船的船体，船体不仅当场炸裂开来，爆炸的威力也在海面激起了一道巨大的水柱。之后，碎裂的木板纷纷掉落到海面上，燃烧的海盗船也燃着烈焰缓缓的沉入海中，燃烧而冒出的黑烟也逐渐消失在夜晚的黑暗中。

“这个男人究竟是什么人？”

同样的疑问同时间浮现在亚利与伊萨的脑海之中。能够自由自在操纵魔道器‘火之法珠’的修瓦克绝对不会是普通的术士……

第五话 事件的黑幕

“救（咕噜）救命啊！我（咕噜）不会游泳（咕噜咕噜）啊！”

不断喝进海水的一名海盗向搭小船前来的‘阿玛利利斯’的船员求救。

“你这算是哪门子的海盗啊！”

虽然船员们对于此景感到有些好笑，但是他们仍然不敢掉以轻心，毕竟对方是凶恶的海盗，或许他的举动是另有所图。其他的人谨慎的拿着长枪戒备，在将溺水的海盗拉上船之后，就以绳索仔细地捆绑好，然后又去寻找其他落海的海盗。

在战斗结束之后，汉斯与客船船长派遣船员们前去搜寻残存的海盗，不过由于还在深夜时刻，搜捕的工作并不顺利。当找到海盗之后就将其解除武装并捆绑，对于负伤者就给予临时的治疗，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搜索之后，所搜捕到的海盗有三十多人，汉斯嘱咐船员们将他们安置在三艘小船上，由客船来拖曳着。对于汉斯的处理方法，击沈海盗船的功臣修瓦克似乎有些意见。

“我说汉斯先生啊！你又何必去救那些海盗呢……海盗罪可是死刑呢！反正都是死，放任他们自生自灭不就得了……”

“我打算从他们身上得到一些情报，至于他们的生死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这是克鲁斯岛自治领的工作。”

护卫舰的失踪究竟与海盗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个事是汉斯目前急欲得到解答的一个谜团，为此，汉斯将两名被俘虏的海盗带上客船，他开始询问这两名海盗。

“两位，如果你们肯合作的话，我可以在这个海域就放你们离开，你们觉得这个交易如何呢？”

“哼！”

独眼的海盗将头甩到一旁，他的态度摆明了就是不合作。汉斯只好将目标转向他另一个伙伴。

“请问在你们潜进这艘船之前，在旁边的护卫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汉斯向一名门牙被打断的海盗询问有关护卫舰的事，他的语气极为友善，但是被绑缚坐在地上的海盗并不理会汉斯的询问，他们的态度更是极为不逊。

“啊？……什么护卫舰？不知道！”

缺牙的海盗装做不知道，而坐在他旁边的那名独眼的海盗更是在那里大声喧嚷，嘲讽汉斯的美意。

“放我们走？你少在那假慈悲了！我们海盗个个都是不怕死的硬汉，想杀就杀，还是你像个姑娘似的见到血就会昏倒吗？哈哈！”

海盗们当场笑了起来，对于汉斯的话他们根本就不打算回答，汉斯正打算在去询问其他被俘虏的海盗时，一道冷澈的声音传到了他们的耳中。

“喔……你真的不怕死吗？让我还试一下你们觉悟的程度吧！”

声音的主人是一直靠在甲板栏杆上的修瓦克，他似乎对于汉斯没效率的询问方式以及海盗们嚣张的态度感到有些不悦，于是他走了过来，悄悄地向汉斯表示他有更好的方法，汉斯也点头允许了。

“汉斯，那个修瓦克究竟……”亚利疑惑的问道。

“亚利少爷，这件事就交给修瓦克先生与我来处理，请您就在一旁看着吧。”

非常时期就要用非常的手段来解决眼前的难题，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汉斯与修瓦克两人之间有了一个共识与计谋。

“你……你想……你想要干什么？”缺牙的海盗面露惧色地问道。

“喂！查格！别丢了我们海上男儿的脸！喂！就算你剥掉我沙特大爷的

指甲，用烙铁烧我的身体，或是将我倒钩浸海水，也休想从我的口中问到任何情报！”

事实上这名叫做沙特的独眼海盗心里也有些害怕，因为眼前的人就是一击就将他们自豪的海盗船击沉的术士，他只能以虚张声势的方法来掩饰心中的恐惧。

“剥指甲？烙铁？浸水？这种野蛮人的烤问方式你以为我修瓦克大人会去使用吗？看起来你还挺有骨气的嘛！就让我先来好好的‘问’你吧！”

此时汉斯故意蹲到这两名海盗的中间，他的身影刚好使两个海盗彼此无法看到对方，只能以声音还猜测对方的情形。修瓦克慢慢地走到独眼海盗沙特的前面。

“我不会用烙铁烫你，也不会将你倒掉浸水，更不会剥掉你的指甲，我只会把我的手掌放在你的头上而已。”

此时伊萨打算前去阻止修瓦克，因为修瓦克所说的是一种可以直接读取人类记忆的秘术，但是，这种方法会造成被施术者的脑部极严重的伤害，甚至死亡。虽然这些海盗有罪，但是也不能忽视他们的人权，当伊萨正准备动身的时候，安德森在一旁拉住了伊萨的肩膀，摇头示意伊萨不要去干扰。

“你……你想干什么？”

看见修瓦克阴沉的笑容，沙特的额头露出了一颗颗的汗珠。

“你应该已经知道我是术士吧，我要直接读取你脑中的记忆，不过……”

“不……不过什么？”

“这个术法我还不熟悉，可能会有‘一点点’的疼痛，就请你稍微忍耐一下吧，英勇的海上男儿！”

“什么……呜哇哇！痛啊啊”

修瓦克不理睬沙克的反应就直接将右手放到他的头顶，瞬间雷光交织，痛楚传遍了沙克全身的每个角落，他不断发出悲鸣与惨叫声，身子一直在扭动。不到数秒的时间，沙克的惨叫声停止了，在汉斯的背后听到这一切经过的缺牙海盗查格吓得浑身发抖。

“啊！这样就挂了呀！”汉斯故意放大他的嗓门。

“不是还有旁边那家伙吗？如果不行，不是还有三十几个俘虏吗？我就先用几个人来练习一下吧！”

修瓦克的话让在一旁海盗查格胆颤心惊，本来他就很胆小，在看到伙伴的下场之后，他开始考虑要不要吐露出实情。本来他还在犹豫着，可是当修瓦克起身的时候，他想都不想就说出了汉斯所想要知道的事实。

“等一等！我说！那……那艘护卫舰和我们是一伙的！在你们出海之前我们就计划好一切了！”

查格似乎不想成为修瓦克手下第二个实验品。

“谢谢你的合作！我再问几个问题……”

汉斯陆续向查格问了许多问题，包括他们的计划内容，甚至于汉斯也问出了这整个计划的幕后主使者，这并不是普通的海盗劫掠事件而已。

“没想到整个事件居然有这样的黑幕存在！”亚利感慨的说道。

“不管如何，也得等到船到了克鲁斯岛之后，我们才能将这件事告知公会与自治领的政府，到时候就是他们的责任了！亚利少爷！”

“我可以想像得到明天的混乱情形，公会将会大乱了！”

就在亚利与汉斯在讨论整个事件的时候，伊萨为刚才的事情与修瓦克

发生了争执。

“你还算是术士吗？居然用教廷已经禁止使用的禁咒！”

“我们术士现在在人民心目中的恶劣形象就是你这种人所造成的。”

修瓦克根本不理会伊萨，当场就转身离开。当伊萨准备叫住他的时候，汉斯赶了过来，向伊萨解释整个经过。

“伊萨先生，您误会了！这整个事情的经过是……”

原来修瓦克并没有使用伊萨口中所说的禁咒，那名独眼海盗沙特只是被修瓦克的电击给电得昏迷不醒，现在他还在甲板上昏迷着。刚才他们就已经看出另一名海盗胆小的个性，为了逼他说出实情，汉斯与修瓦克才演了这出戏。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伊萨先生，您别看修瓦克先生一副冷酷的外表，事实上，他是个很热心的人。”

“可是在下午的时候，他还曾经以魔力欺压弱小的人……”

“人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而且，每个人都有他不为人知的过去，或许他有着我们无法想像的过去也说不定……”

“那他为什么不解释清楚呢？”

“这或许是修瓦克先生的个性吧……事实上，在我去请求他协助的时候，曾经与他谈了一下，从言谈之中我发觉到一件事情，修瓦克先生似乎不喜欢与人深入交谈，或许这样讲比较正确，他似乎不习惯待在人群之中……”

伊萨转移他的视线在寻找修瓦克的身影，果然，那个人所待的地方附近都没有人，当有人靠近的时候，他就会在走到另一个无人之处。

“我去请求他的时候，他也没给我确实的回应，我本来也放弃了，但是当我前往第一甲板的时候，修瓦克先生已经在甲板上了……”

“不管您们之间曾经有什么误会，就请您看在我的面子上，就此打消，好吗？”

“……”

伊萨此时并没有注意听汉斯的话，因为他移不开他的视线，他的视线无法离开站在甲板栏杆边的修瓦克那孤寂的背影。

汉斯与船长继续指挥着船员们处理善后的事宜，包括清理船上的血迹，尸体，以及将底舱的客人们送到各自的房间里，当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好的时候，天际也开始缓缓地变亮，太阳也探出头来了，船员在休息一阵子之后，又继续前往克鲁斯岛的航程了。汉斯也依约将被俘虏的海盗们给放了。

“克鲁斯岛到了！”

花了约半天的时间，客船‘阿玛利利斯’抵达了克鲁斯岛，在停泊到第二港口之后，所有的乘员都庆幸这趟五天的惊险航行总算是结束了。

第六话 暴风前夕

朋提海贸易圈，是泛指艾斯卡大陆与其东方的亚兰提斯大陆之间的贸易区域，由于这两个大陆之间的距离相当远，于是在此区域经商的商人们就集资在两大陆之间的海域‘朋提海’，在这个海域的四个群岛上建立了补给港。而后，原先的补给港则因为成为两大陆货物的集散地而日益繁荣，成

为大规模的港都。这四个港都，各由四个家族所掌管，由西到东，为‘克鲁斯’，‘都沙’，‘吉尔雷’，以及‘拉德’，都市与列岛的名称都是冠上其家族的名号。

除了这四个家族之外，在艾斯卡大陆的大贸易商，以‘马克威尔’及‘欧斯’为首，在亚特兰提斯大陆的大贸易商，则以‘吉达’，‘德拉格尼尔’，以及‘阿达玛’为首，总共九个家族组成‘朋提海贸易公会’，支配了整个‘朋提海贸易圈’所有的经济活动与利益。公会在此地的权威，连国家势力都无法动摇。

虽然每个家族都同属‘朋提海贸易公会’的一员，台面上大家都是一片和谐。事实上，每个家族为了各自的利益，在台面下竞争得非常厉害，以不法的手段破坏其他家族生意的事件时有发生。

‘克鲁斯’与‘都沙’两个港都，两地与艾斯卡大陆的航程大概是一样，而到‘吉尔雷’的航程也是差不多，最初两地的贸易条件是差不多的。但是近年来这个均势被打破了，‘马克威尔’与‘克鲁斯’之间有了一项密约，‘马克威尔’联合艾斯卡大陆南部的商人们集资扩建克鲁斯岛的港口，使得它的港湾机能一时间远胜位于它北方的都沙港，在加上马克威尔煽动艾斯卡大陆的商人们选择克鲁斯岛为中继站，使得都沙港的商机大减，因而种下了两家族冲突的火种。这次亚利所遭遇到的海盗事件，便是其中之一。

（‘马克威尔’与‘克鲁斯’之间的密约就是马克威尔要求克鲁斯能够默许他一切的走私活动。）

汉斯自被俘虏的海盗口中得知他们背后的黑幕就是与克鲁斯家敌对的都沙家的当主‘瓦雷·都沙’，这个意外的情报落入了‘葛尔必特·克鲁斯’的手中，他显得十分高兴，因为这表示着，他得到讨伐长期以来的眼中钉‘瓦雷·都沙’的大义名分了。克鲁斯家的当主葛尔必特开始积极地游说公会的其他家族，而且，他也公开招募大量的佣兵，准备以他的私兵团与佣兵团北上攻击都沙岛。一个星期以来，克鲁斯岛可以说完全笼罩在战争的气氛当中，来自各地的众多冒险者们都看上克鲁斯家所提出的高额奖金而纷纷受雇成为佣兵团的一员。

“汉斯，你回来啦！情形怎么样？”

亚利正坐在旅馆餐厅的一角，他桌上放着一杯奶茶。汉斯则刚去察看克鲁斯岛的情况，现在他正在将他所得到的情报仔细地向亚利报告。

“葛尔必特已经准备了一百五十艘大型船舰，分别停靠在三个港口，我猜想他打算兵分三路来包围无论在船数与士兵数目都远逊于克鲁斯的都沙。”

“他是打算封锁都沙岛……”

“没有错，亚利少爷！葛尔必特·克鲁斯毕竟是个商人，能够不破坏都沙岛的一切而得胜才能得到最大的利益！以如此压倒性的兵力进行封锁，我推测只要花一个星期的时间对方就会投降了！”

“那他们预定何时出兵？”

“明天。”

“明天喔……”

看到亚利若有所思的模样，汉斯早就已经知道他的亚利少爷是在为什么事情在烦恼，于是，汉斯试探性地向亚利问道。

“亚利少爷，您还在考虑是否要加入这场战争这件事吗？”

克鲁斯岛的支配者葛尔必特在得知海盗是被亚利一行人所打倒的事实之后，他曾经积极邀请亚利一行人协助他去讨伐瓦雷·都沙，但是他们全部都拒绝了。修瓦克根本就不打算理会这件事，伊萨与安德森则以另有要事的因素予以推辞，亚利原先是打算参加，但是在经过汉斯的解说后，他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这场战争根本就是葛尔必特为了独占海洋贸易的利益而发动的私人械斗，虽然那个恶商瓦雷与海盗勾结的恶行是不可原谅，但是，我并不想为了葛尔必特这个人去打这场战争！”

虽然自己已经不再打算参加这场战争，但是，亚利却迟迟不愿离开克鲁斯岛，因为亚利知道一旦开战，势必会波及到都沙岛上那些无辜的居民，所以这几天，亚利一直在想自己究竟能够为这些无辜的人们做些什么事。体会到亚利的心情的汉斯，他想到一个方法可以解开亚利的心结。

“少爷，不如您就参加这场战争好了。”

“我不想打这场只为了个人私欲而打的战争！”

“您不妨这样想，这场战争应该只是以封锁为主，我想应该不会发生什么大规模的战役，您就参加志愿军，全心防范战火波及到一般的人民，这样不就行了吗？”

“对啊！如此一来，这样子我就不是在替葛尔必特打仗了！”

亚利的表情总算是一扫数日以来的阴霾，他显得十分兴奋。

“疑！汉斯，你刚才说的‘志愿军’是什么啊？”

亚利只知道葛尔必特手中有私兵团，这一周也招募到为数不少的佣兵，但是对于‘志愿军’他就知道了。

“少爷，您还记得伊萨先生吗，本来他是不打算参加这场战争的，但是在两天前，他突然改变主意而向葛尔必特提出参加这场战争的意愿，只是他要求以自愿的名义参战，葛尔必特也尊重他的意愿，甚至还当场送给他一艘战船。”

“伊萨呀！……”

亚利对伊萨的印象感觉很好，他相信伊萨决定参战的理由应该是和他相同，从汉斯口中得知这消息的亚利，更加深了参战的意愿。但是他不知道，伊萨是因为某个原因才决定参加这场战争。

克鲁斯岛正沉浸在战争的气氛当中，而都沙岛的人们，尚不知道这个消息，因为都沙家的当主‘瓦雷·都沙’下令封锁一切的消息，而且他还命令手下的私兵团封锁都沙的所有港口，禁止一切船只出入。居民们虽然不知道战争即将爆发，但是从街道上来往巡逻的士兵次数之频繁，多少也可以从中了解到一件事，那就是在不久的将来，这里将会发生大事……

“为什么船只不能出入？叫瓦雷大人出来说明清楚！”

“我的货期已经超过三天了，在这样下去，我就要关门大吉了！”

“货船不能出去就算了，连补给船也进不来，再这样下去，我们都会饿死的！”

商人们与居民们终于忍耐不住不满的怒气，群集在都沙家的门外示威抗议，可是他们不满的声音根本就传不到瓦雷的耳朵里，因为瓦雷此刻根本就不在他那位于都沙岛的官邸之内，他一直待在一个离岛上，那座岛是他手下的武装商船的秘密基地，这不为人知的武装商船队专门替他从事海盗的劫掠行为，连他的私兵团也不知道其存在。

“瓦雷大人！吉尔雷大人拒绝让您过境他的领海！”

一名士兵正向瓦雷报告重要的事情，但是内容似乎不是什么好消息，再加上瓦雷此时已经喝醉了，结果他多日以来所累积的不满情绪全都发泄到这名士兵的身上。

“什么垃圾消息！一群没有用的饭桶！通通给我滚出去！滚！”

“是……是的！瓦雷大人！”

这名成了出气筒的不幸士兵赶紧夺门而出，因为酒醉的瓦雷将手中的酒瓶一个接着一个丢向他的身上，在他已经没有瓶子可以丢之后，他怒气冲冲的坐了下来，他醉醺醺地在怒骂所有的人。

“吉尔雷这家伙，居然这么快就被克鲁斯那家伙给收买了，什么三十年的友情？都是骗人的！”

“马克威尔那家伙也是一样，居然和克鲁斯勾结，他死得好啊！哈哈！”

“听说他有个宝贝女儿，最好别落到我的手中！不然的话，嘿嘿……我一定要好好的玩玩他的女儿！等我玩腻了，再将她交给那些粗鄙的海盗，嘿嘿……我一定要把他的宝贝女儿搞得比妓女还不如！马克威尔的小杂种活该有这种下场！”

瓦雷对于马克威尔家的仇恨非常的深，汉斯提议将米莉亚交给雷德伯爵保护这件事果然是正确的。此时的瓦雷因为眼前绝望的危机而变得歇斯底里，他不断在抱怨着所有的人事物，对于外界的事物他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了，以致于连门外正在发生的恐怖异变丝毫都不知道。

“真是白养了这群垃圾！……酒！没听到我的话吗？还不快给我拿酒过来！”

“你们没听到我说的话吗？酒！拿酒来！”

瓦雷不断向天花板吐出他的酒臭，在他打算起身去骂人的时候，在他迷蒙的双眼里出现了一个人影，那是一个站在门口的女人，一个非常美艳的女人。

“喔……原来你们迟迟不来的原因是为了送这个女人过来呀！看来我并没有白养你们这群饭桶嘛！嘿嘿……”

这个女人的外貌非常艳丽，她的红色衣着紧贴着身体，充分地表现出曲线美，裙边的开岔显露出充满肉感与曲线的美腿，她的身体充满着肉感与弹性，皮肤则闪烁着古铜色的光泽，一头秀丽的黑色长发宛如最高级的黑色绸缎。如果把米莉亚当成是纯洁的白蔷薇，那眼前这个女人就可比拟成娇艳欲滴的红玫瑰花。

“嘿嘿嘿……小美人……让我摸一摸……”

瓦雷半醉半醒地走了过去，他伸出手来，蹒跚地想抱住门口的女人。此时，从门口传来了一股味道。其中的香味当然是这个女人的体香，但是其中还夹杂着另一股味道，如果现场有佣兵的话，他一定会察觉到，这是血腥味。

“猪罗，你没资格碰我的身体！”

突然间，这个女人右手拿出了一条鞭子，她没有挥舞，但是鞭子本身却像是活物般，如同一条蛇倏然钻向瓦雷的心窝，鞭子前端的利刃贯穿了瓦雷的心窝。在瓦雷还没来得及发出惨叫的时候，鞭子迅速地抽离他的胸口，利刃劈向他的脖子，在一瞬间，瓦雷的首级飞到了墙角，在地上滚动一段距

离之后才停了下来。

“露希卡永远是属于撒达大人的……”

名为露希卡的女人在杀死瓦雷之后，缓缓地走了出去。当她走到门外的时候，在外面的大厅站着一个人高达三公尺的巨人，他的手中还拿着一把巨大的战斧。大厅的地上，则到处都是肢离破碎的尸体。

“多鲁顿！后面好像还有很多人，跟我一起去将他们通通杀光！这样才能继续进行‘尊师’大人所交代的任务……”

在太阳落下之前，惨叫声持续不断地在这座孤岛的四处回响着……

第七话 出阵前夜

夜晚的克鲁斯岛依旧是灯火通明，热闹喧嚣的街道上，人潮丝毫不减。虽然明天就是出发前往都沙岛的日子，但是佣兵与冒险者们依然是三五成群在各个酒馆饮酒作乐，完全将即将面临的战争丢到脑后。商人们也把握这少有的机会，在各个街道上摆摊子，像是这样的摊位就高达两百多个，街道上也有许多街头艺人在显露许多精彩的特技本领，因而也吸引了许多一般人前去。

“这把剑是东方来的精品，限量五把！限购从速！”

“大家看！这个盾牌用这把大斧头猛砍也不会凹陷，单价2000基尔！用金币或银币也可以！”

“这位英雄，这套全身铠如何？这是某大国骑士团所采用的标准配备喔！”

“疗伤圣药，保证擦一下伤口在十秒内就会痊愈！七折跳楼大拍卖！”

各式各样稀奇的商品琳琅满目地陈列在街道的摊子上，随处可见商人在向战士们解说他们的商品，有的在跟老板杀价，有的则是看一看就过去了，有的人则是喝醉酒在树下睡觉，也有的人在巷道里因酒醉而与人发生冲突。现在时间已经接近子夜，但是人潮丝毫不见消散的趋势，整个岛上的气氛一点都不像是战争前夕，反而像是在举办几年一度的大庆典似的。

“亚利少爷应该是在后院吧……”

汉斯正走在旅馆一楼的走廊上，这间旅馆是有五十年历史的老店‘竹园’，位于城郊，以鱼料理以及自家品牌的啤酒而闻名。刚才汉斯本来想向亚利道晚安，但是在亚利的房里却不见他的踪影，连‘克拉姆’也拿走了，汉斯想亚利应该是去练剑了，这间旅馆有足够空间可供人练剑的场所也只有位于后面有片竹林的庭园，所以汉斯才下楼前去寻找亚利的踪影。

在走廊的转角之处，汉斯听到有人快步奔跑的声音，他停了下来，想避免不小心撞到正在奔跑的人，没想到对方没注意看就转弯，一下子就撞上了汉斯。但是撞击力出奇的小，因为对方是身高不到汉斯肩膀高度的年轻女服务生，但是这并不是吸引汉斯注意力的地方，而是因碰撞而飞到空中的两个大啤酒杯。

“啊！客人的啤酒……”

因为这个星期旅馆的生意特别好的关系，每天都有许多客人在餐厅里喝酒，而且人手有些不足的关系，所以这个年轻的女服务生与她的同事们才会急忙的在餐厅与厨房两地来回奔驰，才会不小心撞到汉斯。

“哎呀！太可惜了！”

汉斯顺口吐出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不过，他的手比他的嘴还要来得快且灵巧，他一下子就用双手抓住飞到空中的两杯啤酒，瞬间，他的手腕灵活地翻转着，最后，连一滴酒都没漏出来，他成功地接住了两杯啤酒。

“莽撞的可爱小姐，在走廊上奔跑是很危险的。”

“啊……这位客人，我……我真的是很对不起您！”

这名服务生弯腰低头向汉斯道歉，她的脸都红了，汉斯根本就不在意，他捡起掉到地毯上的盘子，将两杯啤酒放上去，在将盘子交回到还在道歉的女服务生之后，他一边表示不会在意，一边就继续往庭园的方向走去。在汉斯的身影被回廊的墙壁给遮蔽之前，这位年轻的女服务生一直以非常感激的眼神目送着汉斯。

“一时没有注意，我差一点就露出我的能力了！”

“不是在少爷的面前，应该就没有什么关系吧……”

汉斯一个人自言自语地在反省着刚才他所做的事情。在亚利的面前，汉斯一直是个思考力满分，行动力零分的用脑型的人。实际上，汉斯的实力非常的高，而且他体内还蕴藏一股非常惊人的魔力。为什么汉斯要隐藏他真正的实力呢？这又是一段很久以前的往事了……

“亚利少爷果然在这里……”

汉斯来到了旅馆后的庭园，虽然夜色昏暗，但是‘克拉姆’的光波清楚地指出了亚利的所在地，亚利正在一处空旷无人的草地上练习基本动作。汉斯默默地站在远处看着，不久之后，亚利不再挥剑，而将‘克拉姆’插在地上，他双手握紧‘克拉姆’的剑柄，在亚利呼息吐气之时，‘克拉姆’的剑刃缓缓地发出了光气。

“喔……喔……喔啊……”

随着亚利呼吸的加快，‘克拉姆’发出的光气越来越强大，围绕在亚利四周的光气也开始以亚利为中心开始回旋，在螺旋的光气即将形成小规模龙卷风的时候，光气突然间停止回旋，而向四处飞散消失，‘克拉姆’也回复到原来的状态了。

“不对！不是这样的……这样只是‘克拉姆’在转换我体内的气罢了……”

亚利正在回想着他与龙人战斗时，他体内曾经爆发出一股惊人的力量，这股暴走的力量源源不绝的自他的体内产生，仿佛无止尽似的。亚利正试图探索出这股力量的来源以及使用的方法，来开发新的奥义。

“老爸说过，这把‘克拉姆’不仅能将人体内的气转换成强大的光气，还能够引发人类的潜在力量，可是……要怎么做呢？”

‘克拉姆’确实能够引发人的潜在力量，可是，亚利当时觉醒的‘御子之力’并不是‘克拉姆’所引发的，而是亚利以无比的愤怒与憎恨之心所引发的……但是，最后亚利打倒龙人时所用的‘御子之力’，是亚利为了保护米莉亚而觉醒的，当时那股力量，确实是由亚利为了保护所爱的人的那颗心，以及‘克拉姆’的协助而产生的奇迹。

这个奇迹，也是觊觎‘御子’的神秘教团所不愿见到的……

亚利大概是觉得今天就到此为止就行了，所谓的修行是急也急不得的。亚利转过身来正准备要回去的时候，他看见汉斯正从远处走了过来。

“亚利少爷，这么晚了您还在练剑呀！”

“大概是感染到岛上的‘庆典’气氛吧！所以我就出来练习一下！”

大概是有点累的关系，亚利并没有心情过问汉斯跑来这里的原因，他只向汉斯道晚安，就打算回房间休息了。

“喝酒不要喝得太晚啊！晚安！汉斯！”

“啊……亚利少爷……”

亚利不等汉斯解释说为什么会来这里的原因就直接走向旅馆去了，留下了汉斯一个人独自在庭园里。

“唉……在少爷的心目中，我真的是一个这么爱喝酒的人吗？”

汉斯感叹自己的形象似乎有些问题。

“算了……到城里去喝一杯吧……”

事实上汉斯本来就很喜欢喝酒的，只是他本人没什么自觉罢了。最后，汉斯还是如亚利所想的到城里去喝酒了。但是，汉斯所到的酒馆通通都客满了。

“对不起，本店已经客满了……”

“抱歉！现在没有空位，客人您是要等，还是……”

“疗伤圣药，保证疗效……（省略）……三瓶200基尔，客人要买吗？”

“好……好的……”

汉斯屈服在这名商人的魄力之下，乖乖的买下了三瓶所谓的‘疗伤圣药’。酒馆找不到，还被强迫推销商品，此时的汉斯不由得苦笑了一下。

“对不起！本店已经客满了，客人您是要……”

这已经是第八家了，汉斯此时已经心灰意冷打算回到旅馆。此时，一道低沉的声音自大厅上的二楼楼阁传了过来，那个人是已经与亚利他们分别了一星期的修瓦克。

“嗨……你不是汉斯先生吗……？”

“好久不见了，修瓦克先生。你也在这里喝酒呀！”

事实上汉斯有些惊讶，因为讨厌处身在人群之中的修瓦克居然会来到有一大群人聚集的酒馆里。在修瓦克的邀约下，汉斯从楼梯走上了楼阁，果然不出他所料，修瓦克独自一人坐在可供十个人围坐的隔间里，隔间里有一张大圆桌，桌上仅放置一个酒瓶及一个酒杯，桌子旁边还有九个空荡荡的椅子，服务生似乎也不敢过来要求他换个位子。事实上，由于今天人多，所以不认识的人共坐一桌是很平常的事，但是当修瓦克一坐下的时候，原先同坐在此桌的人就纷纷离开，结果就变成修瓦克一人独自坐在这里。

“今天怎么有空来小酌一下呢？时常跟你旁边的那位小朋友呢？”

“你是说亚利少爷吗？他应该已经睡了。疑……那是……你桌上的酒难道……”

虽然桌上的酒壶并没有标签，但是，汉斯从空气中传来的一股酒香仍然察觉到，这酒是相当珍贵的名酒。

“原来汉斯先生也是同好呀！这可是有名的‘晨露’，听说连巨人都会为之醉倒，这酒确实很烈，如何？你也要来一杯吗？”

“感谢你的盛情，我就不客气了！”

汉斯拿起杯子先浅尝几口，而后就一饮而尽，汉斯的脸上洋溢着满足感。

“果然是好酒，一口喝完才能享受烈酒的滋味！”

“汉斯先生的酒量不错嘛！”

“不要叫我汉斯先生嘛！叫我……汉……斯……就可以……了！”

汉斯似乎有些醉了，说起话来忽急忽缓的。

“修瓦克……我们来……比赛……看……谁……先醉倒……好吗？”

“好吧！似乎蛮有趣的，就让我们不醉不散！汉斯！”

“不过……若是没……有个……赌……注……的话……似乎……就有点……无聊了……你说……是……不是……啊……修……瓦克……”

“好像蛮有趣的，我们就来个赌注吧！”

“那……你听……清楚了……赌注……就是……”

一直到天明，整张桌子都堆满了大大小小的酒瓶，汉斯还在一杯一杯地将酒送到肚子里，而另一旁的修瓦克，早就已经醉得不醒人事了。

第八话 无法测知的变数

时值正午时刻，克鲁斯岛的每个港口都停满了大大小小的船只，船员们忙着将物资从码头搬到甲板上。从水手们粗犷的体格，以及久经海风吹袭与日晒的脸庞来看，每一位水手与船员都是经验十足的海上男儿。而在码头上，还有无数的人一批一批进驻到各艘船上，这群人是克鲁斯家的私兵团以及这星期以来所雇用到的佣兵团，粗略估计的话，这场军事行动所动员的人力与船只都是近百年来前所未有的，140艘75公尺级的大型船舰以及10艘125公尺级的巨型船舰，军团人数约三万人左右，这样的规模几乎直逼大国的海军水准。

为了除去长久以来的眼中钉都沙家，克鲁斯家的当主葛尔必特使用了所有的手段意欲切断都沙家的当主瓦雷·都沙的生路，他一方面联合了公会其他成员断绝了其援助，一方面在短短的时间内集结了大军打算一口气击溃瓦雷的势力。如此一来，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接收都沙家的一切，而且也藉机提高了他在‘朋提海贸易公会’的发言地位，进而打破各家族均势的局面。

而给予葛尔必特这样难得的‘天时’的人，正是年轻的屠龙英雄亚利，与其同年的高位术士伊萨，他们的伙伴汉斯，安德森，以及身份成谜的术士修瓦克。他们五人勇敢地击退海盗，揭发了瓦雷·都沙的阴谋。这一日，他们五个人也因不同的理由再度聚集在一起了。

“亚利，为什么修瓦克先生也来了呢？”

伊萨满怀不解地向亚利问道。在日前伊萨得知亚利也打算参加他所属的‘志愿军’的时候，他显得相当高兴，因为在经历海盗事件之后，他们两人已经成为好朋友了，能够再有机会结伴旅行，伊萨显得相当高兴。但是，他对亚利也是怀抱着歉意，因为这次伊萨向葛尔必特提出随军北上的意愿，并非如亚利所想的一样，是要去监督这场军事行动，避免战火波及到一般人民，他是为了进行教廷的秘密任务。

伊萨的真正目的是要前往‘魔海’的‘七塔都市’，在他抵达克鲁斯岛之后，魔道器感应到其存在是在北方的方向。但是事件爆发之后，往北的航线就中断了，为了取得船只，伊萨才打算加入这场战争，果然如他所愿，葛尔必特当场提供了一艘船给他。只是，亚利的加入倒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而在旅行中认识的术士修瓦克居然也跟着亚利与汉斯一同前来，这件事最令他感到意外。

“汉斯与修瓦克之间似乎作了某种协议，详细的情形得要问汉斯才行，但是……汉斯现在……”

亚利与伊萨的脑海中顿时浮现出汉斯酒醉而倒在床上呼呼大睡的景象。在大约早上十点的时候，修瓦克将醉醺醺的汉斯送到伊萨的船上，随后他表示也要一同前去之后，修瓦克就一直单独站在一旁。一早就上船的亚利本来打算向汉斯询问事情的经过，但是汉斯实在是醉得不醒人事，亚利也只好放弃。

亚利将他的视线转向船外，刚好落到一艘巨大的战舰上，这艘战舰是葛尔必特的旗舰，两侧船舷的总炮数约五十门之多。亚利看着这艘船，有感而发地说道。

“那艘船真是一艘装饰过剩的船，过大的船体，过多的火炮，如此一来机动力就必定受限，这在实战上是很危险的呢！”

“是这样子吗？……我对于战争这件事并不是很了解……”

“有时候我实在是搞不懂，为什么有钱有势的人都喜欢在外表上讲究气派、华丽？这场战争也是一样，对于船舰数不足20艘的都沙岛，葛尔必特却整备了七倍以上的兵力，虽然说准备比敌人更多的兵力是兵法的正道，但是我怎么看都觉得葛尔必特这个人行事的作风实在是夸张不实……”

“……看不出来亚利你对于战争这么热衷呀！”

看到亚利如此专注在思考这场战争，伊萨显得有些讶异。亚利也察觉到伊萨的疑惑，于是他赶紧解释说道。

“哈哈……我的老毛病又犯了！过去在学校里所学的东西都是一些战略、战术之类的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会不知不觉地将整个心给投入。”

亚利虽然对战争一事也有些兴趣，不过，在士官学校时代，他比较热衷的是个人战技与剑术的学习。

“对了，伊萨你在教廷接受术士的修业时，除了学习术法之外，还学些什么呢？”

术士对于一般人而言一直是神秘的存在，在亚利所居住的艾斯卡大陆北部，虽然有直属西方教廷的领地，但是亚利并没有见过术士，而只见过教廷领地的神官而已。自然而然，亚利对于术士的一切有着某种程度的好奇心。

“你想知道喔……那我就告诉你吧！其实也不是什么秘密，除了术法的学习之外，我们这些持有术士‘资质’的人也和一般的修士一样，要学习神学，像是神代史、教义、先知的著作等……平时也要从事一些教廷运作的职务，还有……”

对于伊萨所说有关术士的事，亚利感到很意外，原先他还以为所谓的术士应该是整天都在一个气氛诡异的房间或是神秘的地下室里，在那里进行神秘的仪式。可是今天听到伊萨的一番话，他才了解到自己之前的想法实在是太荒诞无稽了。

“你们术士也要做这些杂务啊！我以前也是一样呢！教官总是安排许多工作给我们这些见习生，一会要守备城池，一会要准备演习，有时候运气不好，还会被派到边境去呢！像是我一位朋友的弟弟就在去年被调到边境去‘见习’……”

听着伊萨详细的叙述着他在教廷时的一些事，亚利不禁觉得所谓的术士也和一般的人没什么差别嘛！他们也和一般人过着同样的生活，有着同样的烦恼，人们又何必如此冷漠地对待术士呢？

伊萨与亚利两个人一直在互相向对方诉说着彼此的过去，不知不觉，所有的船只都已经整備完成，各船队的主舰也升起了旗帜，来告知其余的船只即将出航的消息，在船只陆续出港之际，葛尔必特所乘坐的旗舰也缓缓地出发了。克鲁斯丝兵团的团长‘拉法罗’正在旗舰的甲板上向葛尔必特·克鲁斯报告出航的事宜。

“克鲁斯大人，船团的出发十分顺利，照此状况的话，本队将会在明日中午时刻抵达都沙岛，想必到时候，先行的两只船队就已经攻下都沙岛了，大人您就愉快地等着接收胜利的果实吧！”

“是吗？辛苦你了，拉法罗。”

站在船首遥望北方的葛尔必特在听到兵团长拉法罗的报告之后，显得十分高兴。

“这一天终于到了，将都沙家从公会的席位拉下来的时候终于让我等到了。哈哈！”

我等不及要看看瓦雷那张哭丧的脸！”

葛尔必特的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神情，他甚至已经开始在幻想着自身日后的荣耀。葛尔必特·克鲁斯年约四十出头，他外表看起来并不如一般人所想的富豪士族，他体态健硕，并不逊于一般的水手，这或许与早年时他的家族是在从事武装商船的仕业有关。出身于贵族世家的瓦雷·都沙始终瞧不起以水手出身的克鲁斯家，两家族的冲突早在上一代就已经种下来了。

“拉法罗！告知全舰队，务必生擒瓦雷，我会以一万枚金币做为奖赏，”

“哦喔喔！大人实在是太慷慨了，所有的士兵一定会都会拼命为大人您效忠的。”

拉法罗向葛尔必特尽说些奉承的话，一方面他也暗中自喜，这一万枚金币的赏金就等于已经是自己的囊中之物，侵占他人的功劳是他最拿手的事情。他并非是有能才当上克鲁斯私兵团的团长，因为他总是事先就将其他有能的部下给排除掉，甚至于勾结海盗，去偷袭那些有可能威胁到他的地位的人的船只，就让他们葬生海中。他也以克鲁斯私兵团团长的身份暗中包庇许多走私活动，再向走私商人们收取贿金，每年所能收到的钱也高达四、五万枚金币以上。

“这里的事就交给你处理了，我要回房去了。”

“克鲁斯大人，请您慢走。”

葛尔必特回到他的私人寝室，在那里拉法罗已经准备了许多美酒及美人，以供葛尔必特享用。对于拉法罗而言，只要讨好葛尔必特，未来的美好前途、权势地位、与享受不尽的金钱都会随之而来。

船团已经航行一段时间了，时间也渐渐到了黄昏的时刻。在此时，在观望台上的船员从望远镜中看见远方有大规模的黑云，位置在船团左翼方向的地平线处，这名船员赶紧向旗舰的指挥官拉法罗报告这件事。

“拉法罗大人，在西方的方向似乎有大量的暴风雨云，您看所有的船团是不是要改变航向呢？”

“嗯……不用管它！现在这个季节吹的是南风，船团不会碰到那场暴风雨的，告诉全船团，继续以原定的航线前进。”

“拉法罗大人……那暴风雨会不会是……是‘魔海’……”

‘魔海’对于船员而言是恐怖的代名词，在‘魔海’的领域里总是暴风雨不断，就算是风平浪静，船只也会不明究理的停止不前，有时也会弥漫着

伸手不见五指的大雾，几乎没有船只能够安然离开‘魔海’。所以当船只突然碰上暴风雨的时候，船员们总是会回想起这‘魔海’的传说。

“给我闭上你的乌鸦嘴！在这个海域从来没有船发生事故，那个‘魔海’是在朋提海的西北方，离我们所在之处有三千公里之远，而且那个海域公会已经明文禁止船只进入，身为水手的你怎么会不知道这件事！”

“可是……我有听人说过……‘魔海’是会移动的传闻……”

“住口！如果让我知道这种毫无根据的谣言若是传到了克鲁斯大人的耳中的话，你就等着卷铺盖走路吧！”

“是……遵命！拉法罗大人！”

这名船员慌张地离开，留下了拉法罗在那里独自一人忿怒地说道。

“哼！都什么时候了，还敢在这时候说这种无聊的蠢话，回去之后，这家伙要马上开除掉！”

现在拉法罗正忙着指挥部下去布置晚上的宴会，这当然是为了葛尔必特而举办的，他心里早就已经将战争这件事忘得差不多了，此时尽量去讨好葛尔必特才是最重要的事。

其余的船员也是一样，每个人都相信，在数倍兵力的威胁之下，都沙岛迟早会无血开城，大家只要等着拿取金就好了。不然的话，就自己偷偷去收刮‘战利品’就行了。这种堕落的军人恶行，在任何时代都是存在的。

夜晚来临了，几乎每艘船都仍然是灯火通明，船员与兵士三五成群地在甲板与船舱里饮酒作乐，由此可见其军纪的散慢。由于是夜晚的关系，所以无法观察远方的情形，所以众人也没察觉到，在黄昏时所发现到的暴风雨，至今仍然反常的逆风而行，与船团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此时的伊萨，发觉到某个异象。

“今天是西方吗……”

伊萨手中的镶嵌上蓝宝石的坠饰正强烈地发出蓝光的波动，这颗蓝宝石能够感应出‘七塔都市’的所在方向，伊萨与安德森两人的目的地就是要前往‘七塔都市’，执行教皇所托付的重大任务。

‘魔海’的接近、瓦雷秘密基地的灭亡、教廷的秘使，似乎将为即将到来的明天，投下了不可预测的变数。

第九话 无血开城

“哦哦哦……喂！换班了……”

在清晨时刻，在都沙岛上，一位武装士兵前往塔哨与昨夜值班的士兵替换值哨，他们两人的神态都疲惫不已，两人似乎是多日未曾好好休息过的样子。

“嗯嗯……总算换班了……这几天持续加强守备，我实在是快吃不消了……”

这名站岗站了一夜的士兵满腹怨气地说道。

“上面的人究竟是在干什么？封锁港口、加强哨戒，什么原因也不跟我们说明一下，我们士兵也是人啊！不是他们的奴隶啊！”

“算了吧……你在这里大吐不快，高层的人也不会听到。要小心喔……若是让都沙大人听到的话，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唉……也对……过一天算一天吧……”

由这两名士兵对话的内容可以得知都沙岛目前的情况，瓦雷·都沙已经失踪一段时间了，岛上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行踪。瓦雷在命令岛上的警卫团封闭港口之后，就不知去向，没有人知道瓦雷是躲到都沙的离岛里，也没有人知道瓦雷已经所杀，岛上的警卫团只能够继续执行瓦雷最后所交代的任务，持续目前的警戒状态。但是，时间一久之后，警卫团里面干部级的人也开始焦虑不安，每天的会议都在吵闹中结束，继续守备或是出去打探消息，没有一个人可以作下一个决定。结果，大家只好持续这样僵持不下的情势，甚至于连定期巡逻的船也不出勤了，整个都沙岛就如同一个被封闭的世界，每个人的心也被不安与恐惧所包围……

这样的局势终于在今天被打破了，一百多艘战舰的出现使得每个人对于未来不安的恐惧终于爆发出来了。

“喂……喂！你……你看外海！那是……那是从那里来的船队……”

士兵从哨塔上的望远镜看着这些来路不明的船队。

“怎么会有那么多战舰……五十……六十……哇！有一……一百艘以上！”

“疑！那旗帜是……克鲁斯家的纹章！”

逼进中的战舰的桅杆上，悬挂着克鲁斯的旗帜，士兵此时才知道不明的船团的身份是克鲁斯的船队。但是，这名士兵并没有就此安心下来，因为他多少也知道，都沙家与克鲁斯家之间是相当不和的，而且来的船都是战舰，这名士兵的心中顿时有了不好的预感，他慌忙地向旁边的伙伴问道。

“怎……怎么办……”

“还怎么办？赶快向蒙克大人报告这件事呀！”

两个人赶紧丢下了站哨的任务，跑去向都沙岛的警卫团团团长‘蒙克’报告克鲁斯的大船团接近的消息。

另一方面，克鲁斯原先分成三个船队的船团，在毫无阻挠的情形下逐渐完成了包围都沙岛的阵列。在包围网顺利完成之后，船团的指挥官拉法罗志得意满地向葛尔必特报告了这件事。

“禀报克鲁斯大人，我军的船团已经将都沙岛团团围住了，就连一只鸟也休想飞过我军的包围网！”

“嗯嗯嗯……瓦雷那家伙想必一定正吓得躲在家里的被窝里吧！哈哈！干得好，拉法罗，不愧是我的爱将啊！”

“大人过奖了！”

拉法罗在心底暗自窃喜，这次行动成功之后，葛尔必特在朋提海贸易公会的地位必定大为提升，而深得葛尔必特信赖的拉法罗本人也可以跟着飞黄腾达。在一切都还没有逼个着落之际，拉法罗已经在心中构想着还未到来的美好未来。

一名士兵前来通报，打断了他的妄想。

“克鲁斯大人，拉法罗团长，有一艘小船正从都沙岛的方向接近旗舰！”

“喔！让我看看……”

拉法罗自部下手中拿起了望远镜，他看见了正逐渐接近中的小船上的人，其中有一名穿着精良铠甲的战士，稍微回想一下，他才认出那名战士正是都沙岛警卫团团团长蒙克。

于是，他将这件事报告给葛尔必特知道。

“克鲁斯大人，都沙岛的警卫团团长蒙克正朝这艘旗舰接近当中，看样子似乎不是来战斗的。”

“喔……瓦雷派他的狗前来求饶吗？真是搞不清楚情况的家伙，要求饶的话也必须自己来呀！哼……”

葛尔必特并不了解现在都沙岛的状况，目前瓦雷并不在都沙岛上。当然，葛尔必特更不可能神通广大到连瓦雷已经被杀的事实都能得知。

“大人……您要让他上船吗？”

“让他上船吧。就让我来听听看瓦雷的狗究竟想吠些什么东西……如果不中听的话……嗯嗯嗯……拉法罗，那时候就命令全军进攻都沙岛，知道吗……”

“遵命……”

葛尔必特认为对方应该是来投降的，但是，如果对方有什么不轨的举动的话，他就会立即命令所有的船团开始进攻都沙岛。最初葛尔必特还打算接收完整无缺的都沙岛，但是到了这个地步，瓦雷几乎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为了逮到瓦雷，正在兴奋状况的葛尔必特有可能会血洗整个都沙岛。至于他与亚利、伊萨之间不伤及一般民众的约定，他早已经不在意了，他认为拥有大军的他，又何必理会两个天真的年轻小伙子呢……

“多么……多么庞大的船团啊！”

都沙岛警卫团团长蒙克带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搭着小船前往克鲁斯船团旗舰的所在地，他当然很清楚有关于都沙与克鲁斯之间的敌对心结，瓦雷大人的失踪，克鲁斯发动大船团包围都沙岛，这两件事接踵而来，再怎样乐观的人也会顿然萌生不祥的预感。在离港一段时间之后，克鲁斯的船团总算是有了回应，对方并没有直接一炮就让他们沉大海，这让蒙克安心许多。船团派了一艘小船，似乎要来引导他们前往旗舰的所在地，警卫团团长蒙克一行人纵使不安，也只好继续前进下去。

来到了克鲁斯的旗舰，百名以上的重装战士整齐地并排在旗舰甲板的两侧，与蒙克一同随行而来的士兵恐惧地说道。

“团……团长，克鲁斯该不会真的是要……我们……我们能……能活着回去吗？”

“冷静一点！他们若要杀我们的话，刚才一发舰炮就行了，何必这样大费周张地将我们带到旗舰上呢？”

“是……是这样吗？……”

虽然蒙克想要让部下保持冷静，但是，不祥的念头仍然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他们只好继续走下去，不久之后，他们来到了葛尔必特的所在地。

“克鲁斯大人，为什么您的船团会来到都沙的领海呢？”

“喔……瓦雷叫你来说的就是这些废话吗？”

蒙克对于葛尔必特所说的话有些不解，虽然他不知道克鲁斯的举动是为了什么，但是，他还是先将瓦雷不在岛上的事实告知葛尔必特。

“您可能有点误会，瓦雷大人……他……他并不在岛上……”

“你说什么？瓦雷不在都沙岛上！敢在我的面前说谎！”

“刚才我所说的话绝无虚言，在五日前瓦雷大人就不知所踪了……”

对于蒙克所说的话，葛尔必特感到非常愤怒，他甚至认为蒙克是在编谎言欺骗他。

可是，看起来这个蒙克似乎真的不知道瓦雷的下落。大费周张却还是

抓不到瓦雷，葛尔必特觉得忿忿不平。

“可恶的老狐狸……”

葛尔必特转过身瞪视着都沙岛，蒙克了解克鲁斯包围都沙岛的原因，可是葛尔必特丝毫不理会他。在一旁的克鲁斯警卫团团团长拉法罗向同为警卫团团长的蒙克作了一番解释，当然，这并不表示他是个好心的人。

“你难道不知道你老板的一切所作所为吗？我就好心一点，告诉你这个跟错主人的笨蛋吧！这个拿去看仔细吧！”

拉法罗将一卷手纸拿给蒙克，态度极其傲慢。蒙克将纸以两手摊开来，里面的内容让他惊愕不已。

“这……这是真的……真的吗？……”

原来这卷手纸是朋提海贸易公会的正式公文，上面指明说瓦雷与海盗有所牵连的事实与证物，公文明白表示说将这件事交由克鲁斯家来进行处理，都沙岛必须解除武装，配合调查活动的进行，瓦雷·都沙本人也必须接受公会的质询调查，在文中还表示克鲁斯可以采用任何行动。蒙克简直不敢相信这个事实，他还一度认为这张公文是伪造的，但是公文纸上还有公会几个家族当主的亲笔签名，如吉尔雷、欧斯、拉德等，这张公文确实是公会所发出的。

“瓦雷大人怎么会做出这种事……”

“现在你了解了吧……”

“我了解了，请你们将船开进港口吧，我会命令所有的部下放下武器的……”

拉法罗得意地看着接受事实的蒙克，蒙克虽然有些疑问，怀疑这是克鲁斯的阴谋，但是公会的命令是绝对的，他也只好接受公会的命令。对方答应无条件投降之后，拉法罗向葛尔必特请示接下来的命令。

“克鲁斯大人，都沙已经答应投降了，我们可以将船开进都沙港了。”

“嗯……上岸后叫那群佣兵们去占领都沙岛所有的市镇，还有，就算翻遍整个都沙岛也要找到瓦雷那只老狐狸的下落！”

“遵命！克鲁斯大人！”

“花了这么多钱雇来的佣兵，怎么可以连一次也没有派上用场呢？”

葛尔必特低声在呢喃着。于是，部份的船团仍然留在外海之外，其余的船队，包括葛尔必特的旗舰都缓缓地停靠到都沙岛的两个港口。

在都沙岛无血开城之后，在远方的海平面上，露出了数根柱状物，仔细一看，那是船的桅杆。从海面上看起来，海面下似乎有深色的船影，这些奇怪的船影正在逐渐接近都沙岛，这异象似乎表示着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某个事件将要发生，发生的地点，就在混乱的都沙岛上……

第十话 白狼铁骑

在清晨时分出现在都沙岛四周围的克鲁斯船团正逐渐进驻到都沙的两个港口，都沙市中心的警卫团已经悉数缴械投降，克鲁斯的部队可以说已经控制了都沙的中枢地带。

可是，城市以外的地区还有许多零星的住宅区以及驻守的警卫团，这些地区应该也发现了克鲁斯的船团，但是他们并不知道都沙市的警卫团已经

接受了公会要求解除武装的命令。时间若是拖久的话，这些区域很可能会发生骚动。于是，已经进驻都沙岛的一万名克鲁斯佣兵团身负着传达公会命令给全岛居民了解的重任，因而分成数十个小部队前往全岛的每个角落，每个小部队的队长在领收公文之后，便带着自己的部队出发了。

行动的过程还算顺利，每个地区的民众与警卫团还算是很合作的，虽然他们一开始被数百骑全副武装的战士浩浩荡荡在道路上奔驰的景象所惊吓到，但是在了解情况之后，一些小骚动也很快就平息了。但是骚动之所以没有扩大的原因在于，克鲁斯佣兵团的团长命令自己的部属暂时不要执行葛尔必特·克鲁斯要佣兵们在全岛各地搜寻瓦雷·都沙下落的命令，而先进行占领的任务。都沙岛的居民们对于突然出现的军队已经感到非常不安了，若是军队还挨家挨户在搜查瓦雷下落的话，一些不必要的骚动就可能会发生，说不定还可能会引发流血事件也说不定。由这一点来看，被任命为克鲁斯佣兵团指挥官的人是个相当有才能的人。

不过，任何军队都一定会有部分害群之马的存在，更何况克鲁斯佣兵团的成员有四成以上是临时招募来的，这些人来自各地，素质非常的杂乱，有些是流浪的战士，甚至有些是盗贼或是海盗。他们无视公会的命令，对于这位临时任命的佣兵团长的命令也是敷衍了事。在进行占领任务的时候，一些劫掠的行为也就出现了。

在都沙岛东侧一个小镇里，镇里的居民们被一群约百人以上，自称克鲁斯佣兵团的军队给赶到市镇的大广场上。这群不速之客既野蛮又贪婪，他们自称要镇民们协助搜查瓦雷·都沙的下落，话说完后，还搞不清楚状况的镇民们就被野蛮的佣兵们一个一个赶出自己的家，佣兵们肆无忌惮在民家里大肆收括里头的财物，居民们虽然感到愤怒，但是面对着刀枪的阵列，也只能够忍气吞声。

过了一会，这群以法律武装自己的强盗们将搜括得来的财物集中在马车上。但是，他们对于搜括出来的‘战利品’似乎觉得不如他们预期的多，于是，一名看似队长的兵走到了聚集在广场上的居民的前面。

“各位镇民，刚才我们所做的事是搜查公会通缉的罪犯瓦雷所不可免的步骤，这些东西对于搜证有些帮助，所以我们必须扣留，一件一件详细调查，还请各位谅解。现在，为了调查，还请各位再提供一些东西……”

好一个厚颜无耻的公然勒索呀！明明就是在劫掠财物，居然还将自己的行为予以正当化，说成是在收集瓦雷罪嫌的证物，这位名叫‘迪格斯’的佣兵队长还脸不红气不喘地说出来。居民们眼见劫掠者无耻的行径，却只能够沉默地将怒气往肚里吞。其中一个中年男子实在是听不下去，而将头甩向一旁，可是他的行为，却引起了佣兵队长迪格斯的注意，于是他走到这名中年男子的面前。

“喔……你是瓦雷的同伙！”

迪格斯的一句话让这名中年男子吓了一跳，对方在胡说些什么啊？他只不过是个普通的搬运工人罢了，自己怎么可能会认识都沙的当主瓦雷呢？他赶紧澄清说道。

“你……你在胡说……胡说些什么……？我怎么会……哇啊啊”

迪格斯不等对方说完就一拳打向对方的脸，鼻梁被打断的中年男子痛苦地倒在地上，右手掌捂住不断流出鲜血的鼻子。

“好好修理他一顿！”

“是的，迪格斯队长！”

“你……你们要……做什……呜！啊！哇啊啊 ”

三个佣兵用脚踢这名倒地的男子，这名中年男子畏惧地卷缩在地上，丝毫不敢反抗。

这些佣兵也就更加嚣张地一边凌虐他，并耻笑他的丑态。在此时，一个年轻女孩跑了出来阻止他们的行为，她是这名中年男子的女儿。

“不要打了！我爸爸又没有做什么坏事…… ”

“喔……嘿嘿…… ”

对于这名女孩的话，迪格斯并没有听进去，他似乎是看上了这名年轻女孩，而一时泛起了邪恶的念头。其他的佣兵似乎察觉到队长的想法，而主动前去将这名女孩抓住，带到了迪格斯的面前。

“放开我！ 放开我！ ”

这名女孩竭力在反抗，但是她丝毫无法挣脱两名佣兵健壮的双手。

“把这个女孩带到那间旅馆里，嘿……让我好好的审问审问…… ”

“嘻……了解，迪格斯队长！”

迪格斯的下流行径令人不齿，镇民们敢怒不敢言的态度更是让这些贪婪的佣兵们更加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

正当佣兵们正打算将那名女孩带到街道旁的旅馆之时，突然传来了一阵像是空气被划破的声音，随即一个细长的物体瞬间插在这两名佣兵的面前，阻止了他们的行动。那是一把两手剑，亚利的爱剑‘克拉姆’。

“谁！？那个不知死活的家伙！？ ”

迪格斯愤怒地四处张望想要找出这个多管闲事的家伙，结果，他看到了五骑人马正从市镇门口快速接近当中。其中，跑在最前面的骑士正是亚利。

“亚利少爷！您不要太冲动！等等我们啊！”

汉斯在亚利后面大声地喊话，但是亚利根本就听不进去。当亚利骑马抵达广场之后，他就立即跳下马，愤怒地指着这些佣兵们说道。

“你们这些败类！还不快放开那个女孩！ ”

“你这小鬼管什么闲事…… ”

一个身材壮硕的佣兵走了出来，他满脸横肉，身高比亚利要多出三个头，手中拿着一支被称为‘晨星’的练锤。那颗有椰子般大小的铁球可以一击将岩石击碎。

“连武器都没有，还敢在这里叫嚣！你没看到我背后那一百多个人吗？ ”

“我空手就可以料理你们这群败类了！”

虽然亚利空着手，但是他丝毫不感到害怕。此时的亚利就像是要和人打架的模样。

“装模作样的小子！看我打碎你的脑袋！喔喔啊 ”

巨汉挥动手中的练锤攻击亚利，但是练锤上的铁球只击中了亚利的残像，亚利在一瞬间移动到巨汉的胸前，以气合的一记重拳狠狠地打中巨汉的肚子。巨汉因腹部的剧痛蹲了下来，亚利又即时伸出双手抓住对方的胸甲里的锁链甲，顺势就将巨汉往自己的背后摔了下去。连番的重击使得巨汉倒在地上口吐着白沫。

“可恶的小子……把他给我抓起来！”

迪格斯唆使部下去逮住亚利，很快地，约五十多人包围住亚利。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什么是待人该有的礼节！”

最不懂礼节的人似乎总是有着一张厚脸皮，再怎样昧着良心，扭曲事实的话都能够轻易说出口。逐渐地，佣兵们缩小了包围网，亚利握紧拳头，准备好好好大闹一场。可是，亚利似乎没有想到，刚才跟在他身后的伙伴们至今还没有过来这件事。事实上，汉斯他们是跟过来了，但是，一件突发的事让他们停了下来，镇外有一大队的骑兵正急速赶往此地，满脑子想好好修理亚利的迪格斯也发现了这群骑兵。

“那……那是……‘白狼’……”

迪格斯看见对方的旗帜上白色狼首的图形，他就已经了解对方是什么人了，急速接近此地的骑兵们与他们同是克鲁斯招募来的佣兵之一，但是对方却是在战场上以勇猛著称的佣兵团‘狼骑士团’，此次集结的克鲁斯佣兵团指挥权也是委任在其团长白狼凯渥鲁夫之手，他似乎也在这群骑兵当中。

这群劫掠镇民的佣兵们发现到狼骑士团的身影时已经来不及了，狼骑士团的成员以惊人的机动力冲到广场上，骑士们举起了十字弓将这群佣兵们团团围住，迪格斯与他的部下们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只好将手中的武器丢下。

“……雷伊，将这群违反军纪的佣兵们抓起来！”

“遵命，凯渥鲁夫团长。”

团长凯渥鲁夫似乎不想多说些什么，就命令他的部属之一名叫‘雷伊’的千骑长率领部下去将这群违反军纪的佣兵们全部抓起来，而他则亲自下马前去向受害的居民们道歉。此时汉斯他们也走到亚利这边了。

“亚利你也真是的，连武器都丢了过去，居然还打算空手与一百多名全副武装的兵们打架！你不知道我们有多担心吗？”

伊萨的话让亚利稍微反省了一下，但是，此时他的注意力早就被这群新来的骑兵们给吸引过去了，亚利向伊萨问道。

“伊萨……这些人是什么人呀……？”

“嗯……我不太清楚……”

“亚利少爷，他们是来自西方的狼骑士团，在那里指挥部下，年约五十多岁的骑士是他们的团长‘白狼’凯渥鲁夫，这位大人也是克鲁斯佣兵团的总指挥官。”

汉斯适时出来解答了亚利的疑问，汉斯就像是一本活字典，总是能够解答亚利的疑问。伊萨也非常佩服汉斯通晓古今的知识。此时，团长凯渥鲁夫走到了亚利这里，他手中还拿着亚利刚丢出去的‘克拉姆’。

“这真是一把稀世的神兵利器，年轻人，请你要好好珍惜这把剑呀！”

“谢谢您，凯渥鲁夫团长。”

亚利从凯渥鲁夫手中取回了‘克拉姆’。凯渥鲁夫刚才从镇民口中得知亚利的义行，所以他此时是来向亚利致谢的。亚利也向凯渥鲁夫说明自己来此地的目的以及介绍自己的伙伴。凯渥鲁夫对于亚利的想法表示肯定的态度，他也为刚才所发生的劫掠行为做了解释。此次所集结的克鲁斯佣兵团的成员背景之复杂可以说是前所未见的，一万多名佣兵里头，除了狼骑士团五千人以外，其余的成员大多来自不同的地方，就算有罪犯混入也不足为奇。

“不管如何，军纪低劣的责任还是在我身上……”

“绝对不是的，这并不是凯渥鲁夫团长的责任。”

这次佣兵团的组成只花了不到十天的时间，凯渥鲁夫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整顿兵们的军纪，亚利很明了这件事情，凯渥鲁夫会这样说也代表了

他是个责任心很强的人，而且他也以实际的行动去阻止劫掠行为的发生。就这一点来看，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了。

第十一话 白狼凯渥鲁夫

在佣兵劫掠事件这一件小插曲结束之后，千骑长雷伊正在指挥部属将这些被不守军纪的佣兵们掠夺来的财物还给居民们，这位年轻的千骑长的指挥既明快又清楚，他的部下们对于他的命令完全服从，没有丝毫异议。关于这一点，亚利非常感佩地说道。

“雷伊先生只不过比我大三四岁，他的部属却并没有因为他的年轻鄙视他的经历，反而对于雷伊先生的命令表现完全服从的态度，相反地，他们看起来反而也很乐意为他做事呢！看来雷伊先生有着一股说不出的魅力呢！”

“哦……亚利君你也这么觉得吗？”

“啊……凯渥鲁夫团长……”

本来亚利是说给汉斯与伊萨听的，可是没想到回话的人居然是凯渥鲁夫团长，此举让亚利吓了一跳。

“哈哈！亚利君你说得没错，雷伊这孩子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材，头脑聪明，剑技一流，而且又有人望，我总是这么觉得，对他来说，在这样和平的时代里，待在这个佣兵团里实在是糟蹋了他的能力呀……他应该可以爬得更高呀！……”

“……凯渥鲁夫团长……”

本来亚利担心说刚才他的话会不会造成凯渥鲁夫与雷伊之间的磨擦，这种情形是很常见的，组织的领导人往往有猜忌有能力者的恶癖，往往这类人会处心积虑地要排除掉那个可能会威胁自己地位的有能者。不过凯渥鲁夫似乎并没有这样恶质的心态，相反地，从他的言谈当中可以感受的到他雷伊那仿佛亲子般的关怀之情。

“团长您又来了……不管你怎么说我都不会答应的！”

雷伊突然间插进亚利与凯渥鲁夫之间的谈话，于是他与凯渥鲁夫之间展开了一场旁人怎么听都觉得是在吵架的会话。

“雷伊……你这孩子真的不想再考虑一下吗？上次佛尔顿陛下可是十分诚心诚意地要邀请你担任骑士团长呢！这样好的机会可是不再有第二次呦……”

“哦……团长您不是也拒绝了国王陛下的邀请了吗？”

“我这把老骨头哪里还能在打仗啊……年轻力壮的你就不一样了，你又何必……”

“等罗威特与蕾洁儿决定好以后，再来谈我的事吧！失陪了，团长‘老爹’！”

罗威特与雷伊一样是狼骑士团的三名千骑长之一，目前他正往西以顺时针的方向在进行占领都沙岛各城镇及警卫团据点的任务，顺利的话，罗威特的部队就会和往东以逆时针方向进军的凯渥鲁夫本队会合。而最后一名千骑长蕾洁儿是一位女骑士，她目前正在都沙市担任驻守的工作。

雷伊笑着离开了，于是凯渥鲁夫叹息地说道。

“你这孩子怎么说得跟他们两个人一模一样呢？三个人互相推托，

唉……”这样的对话似乎不是第一次了，从言谈当中，似乎透露着狼骑士团这支威震诸国的佣兵劲旅内部有着旁人所不知道的问题，这或许是别人的家务事，但是亚利还是忍不住想向在一旁叹气老团长凯渥鲁夫询问刚才的事情，可是亚利又稍微犹豫了一下。凯渥鲁夫察觉到亚利的疑惑，他便主动地提起了这件事。

“让你看到难堪的情形了呀！亚利君……”

“从您们刚才的对话中，团长您似乎打算让雷伊先生、以及刚才提及的罗威特、蕾洁儿两名千骑长在某国的军队任职，而且，雷伊先生与其余的两人似乎都采取反对的立场，这究竟是……啊！……”

亚利一时间闭上了嘴，他察觉到自己似乎是管太多了，以一个外人的身份，本来就没有资格去过问他人的私事，亚利赶紧向凯渥鲁夫道歉。

“实在是对不起！这似乎不是我这个外人有资格去干涉的事……”

“嗯哈哈……没有关系啦！亚利君！”

刚才的气氛似乎太郁闷了，亚利还以为自己说了什么无心的话。老骑士察觉到少年敏感的心思，于是凯渥鲁夫以开朗的笑颜回应着亚利。

“这并不是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啦，只不过是这支佣兵团即将要解散罢了，这次的任务就是我们最后的工作。”

由于凯渥鲁夫将狼骑士团解散这种大事十分干脆地说了出来，仿佛在点菜似的，亚利一时之间还反应不过来。一会儿，亚利才表现出该有的反应，他极为惊讶地向老神在在的凯渥鲁夫问起这件事。

“凯……凯渥鲁夫团长！您说什么！？狼骑士团即将解散！？这究竟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虽然刚才亚利没有认出狼骑士团的旗帜，但这并不表示亚利不知道狼骑士团的种种事迹。在亚利还就读于祖国里，以培训优秀骑士而闻名的帝国骑士团附属士官学校的时候，就已经听说过威震西方大陆佛尔盖亚的狼骑士团的武名了，连鲜少夸赞他人的坦达洛斯教官（亚利的老师）都称赞有加，在那个时期，亚利对于狼骑士团是十分憧憬的，有难怪当他从凯渥鲁夫团长口中得知狼骑士团即将解散的消息时会有如此激动的反应。

“这就说来话长了……噫？汉斯先生，你有什么事吗？”

汉斯突然间走了过来，他似乎有事要向凯渥鲁夫报告。

“很抱歉打对您们之间的对话，凯渥鲁夫团长，有一名骑兵似乎正急速接近当中，可是雷伊先生带着部下到镇长家里了，所以只好请您看一下。”

凯渥鲁夫在听了汉斯的报告之后，往镇门口一看，果然有一名骑兵正策马快速接近这里，他仔细一看，看见了对方左肩的护甲上有一个红色狼首的图腾，那是千骑长蕾洁儿的部队徽章。狼骑士团共分成三个部队，是以颜色来区分之。红色狼首不用说了，青色狼首的图腾则是代表罗威特的部队，白色狼首则是雷伊的部队。至于凯渥鲁夫团长他那‘白狼’的称号则是因为白色狼首过去曾经是狼骑士团统一的徽章，因而凯渥鲁夫才会被敌人与己方称之为‘白狼’，颜色的区分则是之后的事了。目前在狼骑士团里，白色狼首亦是主力部队的象征。

“噫？那个徽章……赤狼的图腾，那是蕾洁儿的部下，她的部队不是正驻守在都沙市吗？怎么会跑到这里来了……”

奔驰的骑士来到了广场，他四处张望，像是有急事的样子，很快地，他发现到凯渥鲁夫的所在之处，这是因为凯渥鲁夫主动向他打招呼的关系。

这位骑士名叫提洛，是蕾洁儿手下的百骑长之一，凯渥鲁夫对他也很熟悉，因为提洛之所以会被安插在红团里完全是凯渥鲁夫的主意。提洛对于蕾洁儿抱持着恋心，这个事实在狼骑士团里早就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这都归功于两名好事者的大肆宣传，那两人就是团长凯渥鲁夫以及提洛原先的队长罗威特，凯渥鲁夫之所以会知道这件事也是罗威特告诉他的。不过事件的女主角蕾洁儿似乎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对于提洛也未曾有过排斥或是接受的态度，蕾洁儿就是这样的女人，她总是不受外界影响而照着自己的步调行事。

“呼呼……真是太好了！雷伊队长的部队在这里，连团长大人也在这里，总算没有白跑一趟……”

提洛在马上喘着气，他似乎是马不停蹄地跑到这里。不过他的长官凯渥鲁夫团长似乎仍然不忘开他的玩笑，在这个时候，实在很难想像眼前的凯渥鲁夫，会与传说中那名哭泣的小孩听到其名就会停止哭泣的‘白狼’是同一个人，此时的凯渥鲁夫，就像是满脑子鬼主意的小孩一般。想到这里，亚利不禁想偷笑一下……

“怎么了？提洛！怎么你今天舍得离开心爱的队长身边跑来这里呢？”

平时提洛一被凯渥鲁夫数落的时候，他总是红着脸低头不语。这一次他虽然脸上也泛红起来，但是他仍然不忘自己来此的目的，他赶紧将刚才突发的意外事件告知凯渥鲁夫。

“团长，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大事不好了，克鲁斯大人带着部队要前往瓦雷·都沙的公馆时，在护城河上与守卫发生了冲突，在守卫当中有一名武艺高强的战士，因此克鲁斯大人向驻守都沙市的蕾洁儿队长请求支援。蕾洁儿队长出发之时，便派了我与其他人来联络团长、雷伊队长、以及往西移动中的罗威特队长的部队。这就是目前的情形……”

提洛清楚地交代了事情的经过，由于时间紧迫，所以他也忘了下马，不过凯渥鲁夫对于这件事并不在意，他专心听完提洛的报告，并且明快地下指示。

“告诉你们的队长雷伊，叫他继续执行他的工作，在日落的时候再回到都沙市向我报告，知道吗？选一百名骑士与我一同前去支援，开始行动！”

“是的！凯渥鲁夫团长！”

此时的凯渥鲁夫脸上已经恢复了原有的自信，跟刚才的‘他’完全不像是同一个人，这或许才是‘白狼’的面貌吧。

“凯渥鲁夫团长！若是不嫌弃的话，或许我能够帮上一些忙也说不定……”

“哦！亚利君你也要来吗？这真是太好了，我是绝对欢迎的！”

亚利表示他有意一同前去支援的意愿，对于少年的要求，凯渥鲁夫感到非常高兴。

“亚利！我也一起帮忙吧！”

“伊萨你也要去吗？真是太好了！”

伊萨亦表示要一同前去都沙公馆的意愿，能够得到术士的帮助，就等于稳操胜算一样，亚利对于伊萨亦是非常感谢他的帮助。此时，汉斯走到沉默寡言的修瓦克身旁，向他说明事情的经过。亚利对于修瓦克的感觉一直停留在他是个难以沟通的家伙，不过汉斯却能够和这样的修瓦克自然地谈天说地，这一点亚利一直很不解。

“真拿那个小朋友没办法……待在这里也没什么看头，我也一起去

吧……”

“谢谢你啦！修瓦克！”

于是，众人骑上了马，在雷伊出来送行之后，便很快地离开了这个小市镇。瓦雷。

都沙的公馆位于都沙市的西侧约五公里之处，距离亚利与凯渥鲁夫所率领的部队则大约有二十公里之远。都沙公馆座落于都沙岛上一处鲜见的平地上，宅第的周围有人工的护城河，护城河内并没有起城墙，这道人工的河沟只不过是为了庭园设计的整体感觉而设立的罢了，唯一的对外桥梁也不是可升起式的桥墩。不过，要是派兵驻守在桥的一侧，也是能够相当程度的防御效果。这次的事件，就是都沙邸的守卫们占据了这条唯一的通道，而又拒绝克鲁斯的部队进入搜查才引起的。

亚利与凯渥鲁夫的部队很快地来到了都沙邸，在石造的桥面上，有十数名佣兵倒地不起，而令人瞩目是桥面上正在对决的两个人，其中一名是有着一头银色长发的女剑士，她的剑技既准确又犀利，这名女剑士就是狼骑士团红团的团长蕾洁儿。另一名与她战斗的高大男人也非常地强，面部横一字的伤痕让人印象深刻，他手持的前端有着三支刀刃的三叉戟，三叉戟划破空气的声音连亚利这里都听的到。蕾洁儿是属于以速度见长的剑士，对方的动作并不是很快，但是这名持三叉戟的男子有着惊人的枪术，蕾洁儿丝毫无法以速度占到任何便宜，对手的攻击几乎找不到任何破绽。

第十二话 铁枪的守护者

桥面上的战斗仍然呈现胶着的状态，葛尔必特从马车上的窗口看着这场战斗，他心里的不满显露于形。

“哼……我就知道女人是办不了什么的，居然连一个小小的卫兵都打不过，‘白狼’那老头会不会看人呀……怎么会用女人当指挥官呢？”

“您说得对极了，葛尔必特大人。由那女人的实力看来，就可以知道凯渥鲁夫视人的能力是多么差了……传说中的‘白狼’现在也不过是个老头子了……”

随侍在一旁的拉法罗一边应合着主人，一边顺便数落一下与他同级的指挥官凯渥鲁夫，他的小人心态完全显露出来。对于拉法罗而言，他要避免这次招募来的佣兵团立下太多的功劳，最好是能够利用眼前的机会让葛尔必特决定将佣兵团调回船上，而转派自己的部下来进行都沙岛的占领任务。如此一来，他就能独占所有的功劳了。就在拉法罗汲汲于构想卑鄙的谋略的同时，一名士兵前来报告凯渥鲁夫一行人已经到达此地的消息给葛尔必特知道。

“报告！凯渥鲁夫团长的部队已经抵达此地！”

“哼！现在才来……”葛尔必特不满地说道。拉法罗见有机可趁，正打算毛遂自荐向葛尔必特提出要求，要以自己的部队来解决问题的时候，不料时机有点迟误，葛尔必特反而先说话了。

“拉法罗，你前去告诉凯渥鲁夫，要他知道，自己部下的失误要由自己来收拾，我要他好好处理这件事，你听清楚了吗？”

“是的……大人……”拉法罗心里事实上是有点不舒服的，这种传令兵

的工作居然要由自己来做，好歹自己也是堂堂克鲁斯私人警卫团的团长。不过他好像也没想过为何会如此，就因为拉法罗总是像条狗徘徊在葛尔必特的身旁，所以说，葛尔必特或许就无意间将拉法罗当成随意使唤的仆人也说不定。

另一方面，抵达现场的凯渥鲁夫一行人刚才与另一批人会合了，由印有青色狼首图腾的旗帜看来，对方是狼骑士团千骑长之一罗威特的部队，他们也同时赶到此地了。

“团长！凯渥鲁夫团长！”一位骑士正急速策马向凯渥鲁夫的方向接近着，对方正是罗威特。外表看起来年约近二十五岁左右，比雷伊年长就是了，身高在190左右，有着一头黑发，看起来就给人一种热血汉子的模样。他所骑的马的马鞍上横放着一枝长枪，这应该是罗威特擅长的武器，能成为千骑长，他的枪技必定是在水准以上。

“哦……罗威特你也到了呀！”凯渥鲁夫挥手向罗威特打招呼。

“团长！您看要不要去支援蕾洁儿呢？对方似乎蛮强的样子……耶？这几位是？”

罗威特见到几位他所不知道的人，当然，那就是亚利一行人。亚利他们便自我介绍，这并没有花了多少时间，每个人的注意力又回到了正在对决的两人身上。凯渥鲁夫对于蕾洁儿的实力自然是非常清楚，但是手持三叉戟的那名战士的实力确实不是一般的士兵所能比拟，所有的人对于这名战士都感到十分好奇。此时，被当成传令兵差遣的拉法罗来到了亚利一行人的所在地。

“凯渥鲁夫团长，您终于出现了呀……”

“哦喔喔……这不是拉法罗团长吗？”

“嗯……我今天来是要向您转达葛尔必特大人的御意，您的部下的丑态似乎让葛尔必特大人有所不悦。您要知道，葛尔必特大人最讨厌的事物就是无能的部下了，很可惜的，这件事或许会使您打算获得葛尔必特大人的推荐一事增添一些阻碍也说不定。”

“哦……我以为克鲁斯大人已经看习惯了的说呀……他的身边不都是这种人吗？”

“你……你说什么……？”拉法罗很明显地听得出凯渥鲁夫话中之意，而从队伍中不时传出的窃笑声更是令他恼火。

“……不管怎样……请您转告克鲁斯大人，这件事我一定会给他一个交代的……”

“哼！……给我记住！”拉法罗转身就离开了，再待下去只是自找耻辱罢了。

“真是令人讨厌的大叔……”罗威特如此评论道。

“不用理那种人，罗威特。不过蕾洁儿陷入苦战是不争的事实，关于这一点……”

当凯渥鲁夫正打算说话的时候，观战的人群们突然起了骚动，所有的人都注意着桥面上的情况。只见蕾洁儿与手持三叉戟的战士距离约三十步，两人在对峙着。但是，让人注意的是蕾洁儿手中的剑已经断成两截，失去武器的蕾洁儿似乎已经处在不利的状况之下。此时，脸上有着横一文字伤疤的战士说话了。

“你能够闪过我的枪技‘地枪双突’，光是这一点就值得称赞了，不过断

剑的你还不打算撤退吗？”

刚才对方使出了枪技‘地枪双突’，蕾洁儿虽然闪过了一记突刺，但是却没注意到有第二道突刺往她回避的方向攻了过去，她以剑身阻挡了这记突刺，可是细长的剑身却还是承受不住突刺的力量而断裂……虽然剑断了，可是蕾洁儿似乎不打算放弃战斗……

“可恶！那鱼叉男……凯渥鲁夫团长！怎么办？蕾洁儿的剑断了……”

“镇静一点，罗威特！蕾洁儿不是如此容易就放弃的人。”

就如凯渥鲁夫所说的一样，蕾洁儿并非是个容易放弃的人，在她沉默的外表下，实际上有着一颗积极的心。她丢弃断剑，将双手伸到背后，双手各取出一把匕首，她用力将右手的匕首掷出。可是对方挥动枪尖轻易地就将疾射而来的匕首击落了。

“这就是你的回答吗……？”

蕾洁儿无视对方的话，很快地又将左手的匕首射出。在旁人眼中看起来似乎只是垂死的挣扎罢了，但是在一旁观战的伊萨却看出了异状。

“那……那是……”伊萨还来不及说话，一件令人意外的事就发生了，当持枪的战士挥舞着三支枪尖击中疾飞的匕首时，匕首突然间发出刺眼的白光，随即爆炸。匕首之所以会爆炸的原因就是刚才伊萨所来不及想讲的话，伊萨刚才就感应到有精灵在活动，匕首的爆炸就是精灵的杰作。也就是说，蕾洁儿也和伊萨一样，拥有术士的资质。当然，随行的修瓦克也注意到了，只是他似乎没有意思去理会就是了。

桥面上激起了爆烟遮闭了两人的视线，蕾洁儿并没有放弃这个好机会，她迅速从背后抽出八把匕首，每把匕首都有精灵力的加护，她朝烟雾中的黑影射出了八把匕首，火之精灵的力量使得匕首发出赤热的火光，喷射的匕首各自留下了一道道红色的轨迹。

“出现啦！蕾洁儿的必杀技‘炎蛇之牙’！”在一旁多事的罗威特鸡婆地帮蕾洁儿喊出她的技名。这一招的威力十分强大，若是八把匕首同时射中同一点的话，威力足以在地面炸出一个直径十公尺宽的大洞出来。

匕首射入浓雾后随即产生爆炸，但是蕾洁儿觉得有点奇怪，她并没有去想这个问题的时间，桥面突然产生了震动，隆隆声响盖过了爆炸的声音，就在极短的时间里，被爆炸激起的尘烟被吹散了，那是一道沿地而行的冲击波，而且正急速冲向蕾洁儿的所在地。

在这一瞬间之间，蕾洁儿一时反应不过来，就在此时，一道声音传到了她的耳中。

“往左跳！快！”

“这？”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让蕾洁儿清醒了过来，她并没有思索的时间，于是便直觉性的向左边跳开。几乎是同一时间，一道极快的冲击波从蕾洁儿原先站着的位置后方袭击了过来，与从前方攻来的击地波互击，两道冲击波之间产生了激烈的爆炸，爆烟碎石不断，结果使得整座石桥几乎毁了一半，其前端仅剩一半的桥面可供通行而已。蕾洁儿往左闪避才不至于被卷入爆风当中而掉落到护城河里。

“抱歉！蕾洁儿小姐！我还是忍不住插手了……凯渥鲁夫团长正在等你呢……”

原来出手帮助蕾洁儿的人是亚利，刚才他看见到那股强大的击地波时，就知道那是非常危险的招式，于是他几乎是本能性的使出剑技‘苍龙咆’来

抵销这道来势汹汹的击地波。不过出手干涉别人的决斗确实是有点失礼的。

“……”蕾洁儿并没有说什么，她对于亚利出手干涉一事虽然有点不满，但是也没说出口。不过，既然已经捡回了一条命，就没有必要再去送死，蕾洁儿也很清楚这件事，于是她便回到了正在担心的凯渥鲁夫的身旁。接下来，这场战斗已经换手了。

“你居然能够接下我的枪技‘地枪钢走’……身手不错嘛……”

持枪的战士似乎蛮佩服亚利的剑技，但是他身后正在守卫都沙邸的部下们似乎对于对方使用车轮战术感到不满，而纷纷叫喊着。

“卑鄙的克鲁斯军，你们除了使用车轮战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之外就没别的方法了吗？福克斯队长，让我们一起去干掉他们！”

“对！干掉他们！砍下他们的脑袋！”

都沙邸的守卫每个人都群起激昂地要出战，但是他们的队长似乎不打算这样做。

“全部给我安静下来！”名为福克斯的守卫队长一声就让他的部下们沉静下来。

“年轻人！我刚才就已经说过，瓦雷大人并不在此地，他五天前就已经失踪了，现在还待在宅邸内的人只剩下瓦雷大人的孙子与孙女而已……他们只不过是6岁的孩子罢了……不管瓦雷大人做了什么事情？都跟伊都少爷与莎莲娜小姐无关……”

“既然您也了解我们所身负的任务，就请您放行一下，好吗？我以我的名誉发誓，搜查的行动决不会妨碍到您们少爷与小姐的生活……”

“不用再说了……总而言之，想进去的话……就踩过我的尸体吧！……”

“看来是没有办法了……既然如此，我们两个人就来个胜负吧！若是我胜利的话，就让我们进入搜查，假如您胜利的话，我们就无条件撤退，决不再来……您觉得这个方法如何呢？”

“你又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大放阙词呢？……”福克斯怀疑亚利的说词，毕竟亚利又不是什么指挥官，他说的话又有什么份量呢？

“就照你的方法去做吧！亚利！”凯渥鲁夫团长在一旁如此说道。对于团长的支持，亚利表示由衷的感谢。

“‘白狼’吗……？姑且就相信你一次吧！那你就报上名来吧！年轻人！我是此地的守卫队长，名叫‘福克斯·法兰’！在冥途也别忘了这个名字……”

“我名叫‘亚利克斯·赛巴斯达’，一介旅者而已，今天的决斗，我期望不要有什么死伤才好……”

“哼……天真的家伙……”

亚利与福克斯两人都接下了这场战斗。不过也在一旁观战的葛尔必特却似乎不太高兴，他质疑凯渥鲁夫为什么不指挥大军一口气就将都沙邸的守卫队歼灭掉，而还在这里进行无聊的决斗。但是很意外的，一直想扯凯渥鲁夫后腿的拉法罗却表示赞同的态度，在他的游说下，葛尔必特才答应要先看看情况。事实上，拉法罗正在等机会，因为他刚才看了这么久，他意外地发现了这名叫做福克斯的男人的真实身份，他是个非常有名的人，实力之强自然不在话下。拉法罗以为亚利根本就是九死无生了……

“嘿嘿嘿……没想到那个男人居然会在都沙岛，那个叫亚利的小子根本不可能是他的对手呀……嗯嗯嗯……一旦那小鬼败阵的话，凯渥鲁夫那老头就完了……所有的功劳都将是我拉法罗大人一个人的了……呵呵呵……”

拉法罗在心中窃笑着，但是，他的如意算盘真的如此顺利吗？那名脸上有着横一文字的伤疤、手持三叉戟、名叫佛克斯·法兰的男人究竟是什么人呢？这一切此时似乎没有明确的答案存在……

第十三话 过去的约束

“算了，既然都已经如此，我就不再说什么了。就让我见识一下年轻的亚利克斯卿的实力吧！是否真如传言所说的一样……连龙人这种怪物都能打倒的武勇……”

“就请您慢慢观赏吧！葛尔必特大人！”

在拉法罗的建言之下，葛尔必特一改刚才不悦的态度，反而以等着看好戏的心情在期待着这场即将发生的战斗。而随侍在一旁的拉法罗则又有着不同的想法，他反而在期待着这场战斗的结果会是那名叫佛克斯·法兰的男人获得胜利，因为如此一来，他只要再加油添醋一番，就能够将败战的责任全部推给凯涅鲁夫团长，这样子他就有机会独占所有的功劳。而且，他也坚信亚利一定会败在佛克斯的枪下，因为从刚才的战斗中，拉法罗突然间发觉到佛克斯的身份，佛克斯脸上的横一文字伤疤，手中的三叉戟，以及强如鬼神般的战力与出神入化的枪术，这些特征勾起了拉法罗内心深处的记忆，那是染血的记忆，亦是克鲁斯与都沙以谋略与诡计互斗所写出的污秽历史的片断。

在六年前，也就是大陆历一五三年，发生了一件震惊整个朋提海域全境的重大海盗劫掠事件，自都沙岛出发的十艘载满贵重香料的商船在向东方前往吉尔雷岛的途中，不幸遭遇到大规模的海盗的袭击。船上的受害者有很多都是知名的贸易商，而且其中遇害的乘客里，还包括了都沙家的少主‘伊扎克·都沙’以及其妻‘雪莲娜’。但是整个事件令人注目的部份并不只如此而已，在救援舰队到达之后，碎散在海面上的船只竟然有十几艘是袭击商船队的海盗船，商船是全部沉没，海盗船却是几近倍数，而且映入救援者眼中的景象，简直是一幅地狱绘图，超过千名的海盗死漂浮在血红的海面上。事件之后，至今仍然无法得知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那些袭击商船的海盗们反而被歼灭？由于当时几乎找不到任何生还者，侥幸生还的人也惊慌地无法描述当时的情形，这件事就此成为悬案……

事实上，当时仍然有隐藏的生还者存在，只是那件事之后，因为有着各自的理由而不能曝光，其中一人，如今是克鲁斯警卫团的团长，他就是拉法罗。而且，当时率领海盗前去袭击商船的人也就是他。而当时千名以上的海盗们被歼灭掉的原因，则是出自一名当时乘坐在商船上的战士之手，他手持着三叉戟，脸上有一道很明显的横一文字伤疤，那个男人就是现在以一人之力阻挡克鲁斯军势的都沙邸警卫队长佛克斯·法兰，这个意外的事实，目前也只有拉法罗一人知道……

“没想到竟然在这里遇见那个男人呀……”拉法罗的心理是既意外又感到有一股无形的恐惧……

“那时候，我奉葛尔必特大人的命令雇用海盗去袭击都沙的商船，本来应该会很顺利的，一切都会在控制之下的……但是……”拉法罗的心里顿时出现一幅景象，那是六年前的回忆，当时他正站在船舷旁，看着远方，一名

陌生的战士正以其手上的铁枪，那是被称作‘三叉戟’的武器，势如破竹地将拉法罗的部下以及他所雇用的海盗们一一斩杀殆尽，断肢残骸散落在海面上，海水染满了鲜血，在燃烧中的船只的烈炎照耀之下，更显得鲜红，若有地狱的存在，这景象无疑就是人间地狱。

“当时，我怕得不知如何是好……那个人简直是鬼神，一只嗜血的恶魔。之后，我拿起望远镜，想要看清楚他的脸孔，或许只是偶然，我的视线与他的视线在一瞬间交错了，在那瞬间我立即大喊要船赶快离开……我到现在一直忘不了，那张有着横一文字伤疤的面孔，以及充满杀气的双眼……”

拉法罗回忆起过去，仍然是心有余悸，对他而言，佛克斯的存在是难以抹煞掉的恐怖……不过这恐惧的存在，如今却偶然成为有利于他未来荣华的存在，贪欲最终还是盖过了恐惧感，如今的他，已经能以较为冷静的态度去面对这个情况……他心里是如此算计着，亚利或许是赢不了佛克斯，但是，亚利的实力仍然是不容忽视的，拉法罗对于亚利日前与龙人那一战早有耳闻，而且也去调查过事情的真伪，亚利的实力是已经可以确定的了。这场决斗的结果，亚利或许会败在佛克斯的枪下，但是佛克斯也休想全身而退，这个结果对于拉法罗而言是最好的结果。假如佛克斯败了，那拉法罗也可以不费己力排除掉这名劲敌，只不过是他就少了排除掉凯渥鲁夫的机会了，这或许是美中不足之处……不过阴险狡诈的拉法罗，他随时能够想得出诡计来对付凯渥鲁夫，这种必须要以实力来解决的问题，就交给别人去做吧，他心里是如此算计着。

“葛尔必特你这狗贼！还我儿子命来！”在六年前公会所召开的会议上瓦雷·都沙愤怒地指证葛尔必特·克鲁斯就是幕后的主使者，但是在缺乏人证物证的情况之下，最后也是不了了之，而成为一桩悬案。事实上很多人都知道克鲁斯家与都沙家之间是宿仇的关系，这次的海盗事件应该是两家族生意上在暗处所施用的手段罢了，驱使贪财的海盗去袭击其他家族的商船这种手段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相信都沙在过去也曾经对克鲁斯曾用过一样的手段，只是这次的事件实在是闹大了。以往最多只是抢走货物罢了，或是抓人勒索赎金，但是这次却死了不少人，其中还包括瓦雷的独生子伊扎克及子媳雪莲娜，也难怪瓦雷会有这样的反应。不过最后还是没察出什么结果，虽然公会曾经多次出动舰队逮捕在朋提海域出没的海盗，但是在某些大人物在背后施加阻碍的情况下，许多与此事件有关系的重要人物不是逃走了，就是被灭口。据说当时与克鲁斯合作密切的马克威尔也在其中出了不少力，逐渐地，这件事渐渐地被压下来了，到今天也几乎快被人们所遗忘了，蔚蓝海水上所流的鲜血也早以消失无踪……

现在，诅咒着两家族的宿怨似乎仍然觉得鲜血还流得不够，两名战士，为了己身的信念与义理，即将在这座巨大的石桥上，进行一场流血的死斗……每个人都在静观这场即将发生的战斗，并且准备接受战斗的结果。

“啊……开始了！”

不知是那位观战的人所发出来的，他的话让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亚利身上，亚利正缓缓地将‘克拉姆’抽离左手的剑鞘，刚才亚利曾出手以剑技‘苍龙咆’助蕾洁儿一臂之力，之后在前去与蕾洁儿换手之余，亚利又将‘克拉姆’收回背上的剑鞘当中，所以佛克斯并没有看清楚亚利的‘克拉姆’是什么模样，他只知道亚利的剑是一把两手剑。

随着剑身出鞘，闪射晃动的光波正以一定的规律在律动着，任谁看了

都明白亚利的‘克拉姆’是一把有着强大且神秘的力量神兵利器。

“哦喔喔！那是神剑‘克拉姆’，没想到那名叫作亚利克斯的年轻人会拥有这把神器……真是令人意外……”

在一旁观战的狼骑士团千骑长罗威特如此赞叹着，他人就如其粗犷的外表一样，是个热血汉子，原本他是打算要自己去和福克斯对战的，因为他本身也是擅长枪技的战士，福克斯挥舞三叉戟所施展的枪技之强，已经让罗威特体内的战士之血沸腾不已。可是亚利已经抢先一步，他似乎又得到团长凯涅鲁夫的信赖，所以罗威特也只好在一旁坐冷板凳，静静地在在一旁观看这场战斗。罗威特对于亚利拥有‘克拉姆’一事感到惊讶不已，事实上，不管是否知道亚利的剑的来历，光是看到‘克拉姆’，谁都会感受到一股无形的威压感，也因此，亚利的对手福克斯也露出一幅讶异的表情，旁人以为福克斯是露出惧意，其实并不是如此，福克斯是对于亚利之所以拥有‘克拉姆’一事感到惊讶与疑惑，事实上，他在过去就曾经与‘克拉姆’的前一任主人交战过，那个人就是亚利的父亲雷欧耐特，此时的福克斯并不知道亚利与雷欧之间的关系……

“‘克拉姆’……？那年轻人究竟是……”

虽然有千万个疑问在心头，此时的福克斯仍然将三叉戟举起，作好备战的姿势，现在并不是想这些问题的时候……就在两人准备动手的时候，福克斯背后似乎有了奇怪的骚动，一时之间，打断了战斗的气氛。

“小姐！少爷！您们现在不能过去呀！”

一名都沙邸的守卫正跟在两个孩子的后头，他正试图劝阻这两个孩子前往即将成为战场的石桥，似乎是碍于身份的关系，他不敢强行将这两个孩子带离现场。这两个孩子似乎就是福克斯口中所说的，瓦雷的双胞胎儿‘伊都’与‘莎莲娜’。那是个蛮有趣的景象，莎莲娜右手拿着平底锅，左手牵着弟弟伊都，伊都似乎有些怯生，迟迟不敢前进，他怯懦的模样使得他的姐姐终于发起火来。

“伊都！你是个男孩子吧！不要让别人以为都沙家的男人都是弱虫！那个金发的坏蛋虽然有点帅……不过，邪不胜正，我们是不会输的！”

对于自己被孩子们归类为邪恶的一方，亚利也不禁苦笑一番，他用手拨了拨额上金色的刘海，原本紧绷的情绪也突然松懈下来了。

“可是……姐～姐～……我……我好怕……”

“你忘记福克斯所说过的话了吗？‘自己的家要用自己的手来保护’这你都忘了吗？争气一点吧！”

说着莎莲娜就用拳头在伊都的头上敲了一下，结果伊都也立即哭了起来。本来因为害怕而不敢前进的伊都，顿时之间似乎忘了恐惧，他飞也似地以第一时间跑到福克斯的身旁。

“呜哇哇！ 姐姐打人！ 呜～～福克斯叔叔！”

“伊都少爷……不要哭了哦……乖……莎莲娜小姐，欺负弟弟不是姐姐该有的行为……”

福克斯将哭泣的伊都抱在怀里，并轻轻地安慰他，此时他的表情，和刚才完全不一样，他的面孔流露出令人不敢相信的祥和。

“伊都你不要哭了啦……！哼！别管他了！福克斯，我来帮你忙！”

“……莎莲娜小姐，很感谢您有这样的心意，不过，这里交给我就行了……”

“你真的不要我帮忙吗？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哦……”

“这样的阵仗有我一个人就行了，这次就请您在本馆坐阵吧。”

“……既然如此，我就相信你一次吧！不过，万一你撑不下去的话，千万别害羞，赶快向我求救！求救不是什么丢脸的事……”虽然只是孩子天真的一席话，但是也可以看的出来，莎莲那要比伊都多了一份自信与勇气。

与佛克斯做了约束的莎莲娜，终于肯回到本馆。而后，佛克斯将伊都放了下来，并摸着他的头，向他说道。

“伊都少爷，您不用担心，就请您和小姐一起回本馆吧。”

“佛克斯叔叔……你不会输吧……”

“您有看过叔叔输过吗？放心吧！”佛克斯的话让伊都放心下来，确实，在伊都的回忆里，佛克斯叔叔是他所知道的世界上最强的人。

“真的！那我们勾勾手指！”

佛克斯与伊都勾了小指头，做了绝对不输的约定，然后伊都才满心喜悦地和姐姐莎莲娜一起走回本馆，他们姐弟并没有进入邸府内，反而在玄关口的台阶上，大声为佛克斯加油打气。

“感谢你刚才静静地在一旁等候，让我有时间劝服小姐与少爷回去，亚利克斯！让你久等了……”佛克斯在说完话之后，又重新摆好了战斗姿态。在这段插曲结束之后，亚利也重新整理好心情，也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伊都与……莎……莲娜……就……拜托……你……了……佛克斯……”这道声音突然间在佛克斯的脑海中回响起来，这是佛克斯过去与这两个孩子的双亲间的约束，伊扎克夫妇给予佛克斯的恩泽，如今他再也无法报答了，现在他所能做的，就只有尽全力守住当日的誓言。

“哦！那个男人的斗气越来越强了……”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亚利可以感觉到佛克斯与之前的他有明显的差异，不论是杀气、求胜心、斗气都明显倍增许多，而且还有上升的趋势。没想到这两个孩子的出现，竟然会使得他有如此的转变，亚利虽然有些疑惑，但是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一战会是一场苦战，激烈的程度不会逊于日前亚利与龙人之间的那一战……

有了不能输的理由，人会变得更强，这个道理，亚利也非常清楚……对方所背负的东西，想必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再所不惜，亚利隐约有这样的感觉……而自己究竟又为了什么理由而战呢？这个问题亚利自己也不知道……

第十四话 石桥之战

“你还在犹豫什么！？一旦拿起了剑，就要奋勇杀敌！不然的话，被领往死门的人就会是你！”在亚利的脑海中突然间响起了这句坦达洛斯教官曾对他说过的话。坦达洛斯是亚利在士官学校时期的剑术老师，他以前曾经担任过亚利的祖国神圣艾斯卡帝国的‘青龙骑士团’团长，退役之后，便担任见习骑士的教官。与亚利之父雷欧耐特私交甚笃的坦达洛斯，两人在剑技上的成就几乎是不相上下，亚利自幼就仰慕父亲而想要学习父亲的剑术，但是雷欧失踪之后，这个愿望便破灭了，所幸坦达洛斯与雷欧在过去时常互相切磋彼此的剑技，所以亚利才得以学得雷欧的剑技。对于恩师，亚利一直抱着

无限的感激。

亚利缓缓地举起了‘克拉姆’，将剑尖只向对方，摆出了正段架势，谨慎地移动自己的步伐。正段是种可攻可守的体势，算是比较保守的一种战斗状态。佛克斯见到亚利开始有所动作，握枪的两手手腕也微微施力，轻移身体。佛克斯与亚利之间约有二十步左右的距离，双方似乎都打算要不露破绽来缩短彼此的间距，但是亚利与佛克斯都有远距离的攻击技巧，所以双方也都谨慎地观察对方的一举一动。

“这小子的作风似乎蛮保守的，这点就和‘那个人’大不相同，这小子究竟和‘那个人’有什么关系……？”佛克斯心里泛起了这个疑问，对于亚利与‘那个人’，也就是雷欧耐特之间是父子的关系，这个事实佛克斯目前还不知道。但是有一点佛克斯太早下定论了，那就是亚利在战斗时是非常主动的，亚利在缓缓将右脚向后滑移之后，立即就发动了攻势！

“哦喔喔啊”

一声战吼，揭开了战斗的序幕。亚利首先打破了沉默，一记气合的突刺攻击瞬间就缩短了二十步的距离，亚利踏步的加速度非常的惊人，使得亚利得以用滑行的方式向前突击，与地面贴紧的鞋底刮起了一道土烟，由此可见亚利突击快速之程度。‘克拉姆’的剑身也仿佛化成一道拖曳着光尾疾射而行的流星。

不过，亚利的突击并未能使佛克斯有任何慌乱的迹象。只见佛克斯不忙不乱地迅速移位，他不正面阻碍亚利的突进刺击，在极细微的瞬间，两人擦身而过。随即，佛克斯举起三叉戟，要给予突击失败的亚利一记痛击，但是，在佛克斯的视线扫视到背后的亚利之时，不知什么时候亚利也已经重整好体势，并且也发动了一记斩击，佛克斯也不甘势弱以三叉戟迎击，白刃的交击之处蹦出了闪烁的火星。决战开始了……

“哦哦……突刺、转身重整体势、回击……每个动作都丝毫不见破绽，团长看中的年轻小伙子的实力果然不错！”罗威特在观战之余对于两人的第一次交锋做了如上的评判。此时，他又好奇似的转头寻找某人的身影，他要找的人是他刚才自凯渥鲁夫团长口中所得知的汉斯，自家的少爷正在与人做生死决战，罗威特突然很好奇地想了解一下汉斯对此事的看法。不久，他找到了汉斯，并且也开口向汉斯说道。

“喂！戴眼镜的大哥！你家少爷……”就在罗威特要跟汉斯说话的时候，凯渥鲁夫团长伸手拦住了罗威特，并摇头向罗威特表示现在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

“凯渥鲁夫团长……”

“用你的眼睛仔细看吧！汉斯先生看起来虽是如此地镇静，事实上，他还是很担心亚利的安全的。可是，这毕竟是亚利自身的选择，所以说，身为亚利侍从的汉斯先生除了相信亚利之外，便别无他法了……我们也是一样……”

“‘要相信伙伴！’就是这句团长你您时常跟我们讲的话吧！”

“你还记得呀……真是难得……”

“哦……团长你不要再挖苦我了……”罗威特对于自己带给他人的‘只知战斗的莽夫’的形象一直耿耿于怀，但是他战斗时的积极性，往往受凯渥鲁夫所青睐，而时常担任先锋的任务，居功不可说不伟。但是他偏勇而缺智的形象，就某方面来说也是事实。

“哈哈……对呀……要相信伙伴……最后一件事，就是等着承担决斗的结果……”

“团长，不用担心！我看亚利并不像是短命的人……但愿他是被神所看中，而非不幸的恶魔……”

伙伴们对自己的信赖是否能在战斗时成为一股助力，目前仍是个未知数。面临着强敌的亚利，能保护自己的东西也只有剑技，以及手中的‘克拉姆’……

钢铁的刀刃在经历过数次短暂的碰击之后，亚利与福克斯似乎有默契般彼此互相拉开了距离，而重新再调整自己的呼吸。第一次的短兵交接，并没有在两人的身上留下任何伤痕，反观他们两人交战的场所石桥的桥面，却已经是满目疮痍。被钢刃斩断的栏杆，剑风在桥面上刻划出深浅不一的痕迹，在加上两人之前以必杀技互击而炸裂的桥身，使得亚利所站的这一端几乎已经没有立足之处。万一桥面崩塌，一旦落入布满碎石的护城河中的话，所受的伤害绝对非轻。

第二回合开始了，亚利再次发动了攻击，仍然是近身攻击的模式，‘克拉姆’与三叉戟的交击声不断响起，福克斯铁壁般的防御技巧，将想要攻城掠地的亚利与‘克拉姆’排拒在铁门之外。这似乎与刚才的情形没什么两样，表面上像是亚利单方面在浪费体力似的，不过，亚利的强攻总算稍微撬开了铁壁一点缝隙。亚利挥出了一道由下而上的斩击，福克斯依旧以三叉戟将剑刃挡下，不料在兵器接触的瞬间，福克斯感觉到某种异状，这道斩击的冲击力实在太小了，而且在接触之后‘克拉姆’的剑身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道来势汹汹的上段斩击。

“可恶！”福克斯怒吼一声，随即以全力举起三叉戟硬是将这道斩击挡住，虽然有些狼狈，但是他仍然勉强维持住体势，不让亚利有任何可趁之机。

“这招剑技居然被挡下来了！唉……看来我刚才辛苦所布的局都白费了……”

亚利自刚才一直主动进行猛攻，原来就是为了使福克斯习惯这样的模式，降低他应变的能力，然后使用这招剑技来取胜。本来亚利打算再发动攻击的，可是福克斯的一句话，让亚利突然间停住了脚步。

“‘龙尾返’吗……？我早就该想起的……果然你是……雷欧的儿子吧……”

“你知道我父亲的事……？”亚利对于福克斯知道自己的剑技一事虽然有点意外，但是最让亚利深感意外的事情，还是对方连自己身为雷欧之子一事都能得知，亚利以为对方或许与父亲雷欧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过去才是。不过在亚利的印象当中，父亲似乎没有这号友人的存在，或许汉斯会比较清楚才是。不过，福克斯并没有回答亚利的问题。

“……”福克斯的沉默反而使现场的气氛紧绷起来，亚利原先十分谨慎地观察福克斯的一举一动，结果，亚利感觉得到，福克斯先前凛冽的杀气已经减缓许多，面对这种奇怪的情况，亚利反而不知该如何是好……很明显地，福克斯是在想某件事情，对于身份成谜的他，就连都沙家的人也都不清楚他的过去……

“人生的际遇真是奇妙呀！……”

福克斯突然间脱口说出了这句话，然后他用手抚摸着脸上那道横一文

字的伤疤，亚利对于福克斯突如其来举动自然是被弄得莫名其妙。过了短暂的片刻，福克斯再度举起枪尖，但是看起来福克斯并没有多大的战意与杀意，这使得亚利一时之间松懈下来，就在这个瞬间，福克斯突然发动了攻击，无数的枪尖刺向了亚利。受到奇袭的亚利赶紧以‘克拉姆’防御这道三叉戟所构成的狂风，边防边跑，总算脱离对方的射程范围。亚利背后的栏杆被刺的千疮百孔……

“枪技‘地枪·百手突’！振作一点吧！身为雷欧之子怎么可以因这种小把戏就显得如此惊慌失措呢……？”

福克斯的挑衅引发了亚利的战意，亚利随即将右手高举，剑端指地，亚利准备使用剑技‘地龙旋’。福克斯似乎是看穿了亚利所要用的招式，他也摆出了和亚利一样的姿势，并嘲弄亚利说道。

“这次是‘地龙旋’吧……来和我的枪技‘地枪钢走’一较高下吧！”

“耶……住口！‘地龙旋’~~！”亚利以行动还击对方的挑，亚利将‘克拉姆’的剑尖击向大地，螺旋的剑尖击碎量石桥的桥面，同时卷起了大量的碎石，形成了一道螺旋状的冲击波快速袭向福克斯。但是几乎是同一时间，福克斯的三叉戟的枪尖也击放出同样的击地波。‘地龙旋’与‘地枪钢走’所产生的击地波在两人之间激突着，随即爆发，结果在桥面上炸出了一个洞。

“哦喔喔！”必杀技被对方所视破并阻挡下来，这个打击并无法使得亚利屈服，亚利趋步向前，与福克斯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近身战，各种角度袭来的斩击，摇撼着福克斯的防御铁壁，逐渐地，福克斯也开始转守为攻，‘克拉姆’与三叉戟的刀刃碰击出火花，响亮而频繁的钢铁碰击声取代了两雄的怒吼，似乎不见血，这场战斗就不会中止似的……

事实上，在远方山坡上的森林中，不怀好意的第三者正密切地注视着这场战斗的一切，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在克鲁斯与都沙之间的斗争中谋取利益，他们真正的目标，是他们称为‘御子’的亚利。他们就是龙人事件幕后的指使者，神秘教团的使徒，为了他们所谓的‘理想乡’，觊觎‘御子’之力……这两名神秘人物，便是教团的指导者‘尊师’所派来的使徒‘露希卡’与‘多鲁顿’。

“达格斯特果然还是失败了……‘御子’亚利的觉醒还不够稳定……要是觉醒完成的话，对于‘御子’而言，那种层次的角色也称不上是什么敌人……”

透过望远镜观察着亚利与福克斯战斗的露希卡说出如此的评语。对于在龙人事件中失败身亡的达格斯特，她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值得惋惜之处……由外表观之，露希卡是个非常美艳的女人，宛如绸缎般的黑色长发，泛着古铜色的健康肌肤，看起来她似乎与战斗无缘，事实上，她是个极为冷酷的女人，而且，她还是神秘教团所培养出来的杀手之一，在她美艳的外表背后，还存在着了一颗残酷的心与神秘的邪技……

在露希卡身旁的多鲁顿，是个高达三公尺以上的巨人，宛如巨木般的巨腕，可想而知其力量强大之程度。厚重的全身铠，使得多鲁顿如同一座活动城塞。最令人注目的地方，还是他背后所背的那个巨笼，里头有着各式各样的武器，如巨斧、大刀、流星锤、机弩等……说他能够一人发动战争也不为过……

此时，看似平常的森林深处似乎有什么异状发生，露希卡与多鲁顿两

人在同一时间都注意到了……

“……”沉默的多鲁顿突然间转过了身子，从背后拿出了一把巨大的十字弓，虽然说是十字弓，但是它实在是太大了，连箭矢都像是一把一般士兵所用的长矛，然后他轻易地将极粗的弩弦扣上扳机，将长矛般的箭矢放在机弩上，瞄准了一处看似平常的黑暗空间。同一时间，露希卡也取出了前端附有刀刃的鞭子。就在此时，自森林深处飞来了两道黑影……

“呜喔喔！”多鲁顿雄叫一声，箭矢就应声射出，超巨型的机弩所击发出的弓箭果然威力十足，其中一道黑影被射中，竟然无法阻止飞箭的威势，飞箭仍然持续飞行，直到射中一棵大树的树干才告停止……另一道黑影则被露希卡的鞭子击中，令人讶异的是，在黑影被击中之后，随即冻结。在落下之后，便因与地面撞击而碎裂。多鲁顿收起机弩之后，立即趋步走向那棵被飞箭射中的大树，上前一看，黑影的正体是一名武装的士兵，箭矢准确地贯穿了他的胸膛。但是，他毙命的原因并非是多鲁顿所射出的箭矢所造成的，在他的喉咙上有一道极深的刀痕，也就是说，这名士兵在飞过来时就已经死亡了，身份不明的敌人仍然在某处窥探他们两人的一举一动……

“多鲁顿！在背后……！”

露希卡的警告声使得多鲁顿有了警觉，两个人都拿起武器谨慎戒备着。此时，森林地上某处的落叶开始被一股旋风卷起，在飞舞的落叶之中，某个全身穿着漆黑装束的人出现了，随即落叶也四处飞散……

“原来是你……‘阳炎’！”

这位刚才一直隐身在森林深处的人原来亦是神秘教团的成员之一。但是从露希卡的口气感觉的到，似乎两人并非处于十分友好的立场。原先‘尊师’已经将亚利的事全权交由露希卡与多鲁顿处理，这名叫作‘阳炎’的神秘男子的出现，似乎也是带着不为人知的目的因而才会出现在此地……

第十五话 来自异国的忍者

飞舞在空中的枯叶又逐渐向四周散落下来，原本此处森林就因为鲜少人迹的关系，地面便因此被铺上了一层极厚的枯叶，名为‘阳炎’的谜样人物的出现而所带来的旋风，在这片古林的地面上绘出了一个旋涡图形。在螺旋图腾的中央之处，名为‘阳炎’的黑衣战士就站在中央，他虽然蒙住了脸，但是在隙缝中显露出的冷酷眼神仍令人不寒而栗，即使是同为伙伴的露希卡与多鲁顿，也在不自觉间戒备起来。

这位不请自来的神秘人‘阳炎’全身是一副漆黑的装束，仿佛能够与昏黑的森林融入似的。他那副身高一百八十公分以上，锻练精良的肉体便藏在黑色的装束之内，他的面容也被黑布与黑色的浏海所遮蔽，但是，旁人仍然能够从发际间看到他那双冷酷至极的黑色双眸。在黑装束外尚有数件甲冑，但是完全不会影响到他的一切行动，总之，阳炎的装备是以机动力与隐蔽性为最优先考量。两把短刃插在背部的腰际，刀鞘至刀柄有漆上一道火焰的图纹，分别是青色与红色，可想而知，阳炎以两把短刃斩杀了无数的敌人，刚才就有两名不幸的士兵毙命在其刀下……

阳炎的身份其实就是来自遥远的异国‘倭国’的战士，也就是‘忍者’。忍者在这里是十分少见的，战于黑暗，死于黑暗，擅长各式兵器、毒物，驱

使各种惊人的忍术，种种谣传在战士与冒险者间一直流传着，但是，亲眼目睹忍者战斗情形的人其实是少之又少，因为大部分的目击者都难逃被灭口的命运，能侥幸存活下来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战于黑暗，死于黑暗……”实在是极为適切的一句话……

企图以古约神代书卷所记载的‘御子’其神秘力量来毁灭现世，创造新的理想乡的神秘教团，和一名来自一个闭锁的国家‘倭国’的忍者，两者之间似乎有着某种极为复杂的前因后果的关系……

“你……为什么你会在这里……？”

露希卡询问的口气丝毫不带一丝友善的语气，虽然同为教团的同伴，但是很明显的，露希卡对于阳炎有着相当程度的敌意。过了一会儿，阳炎仍然是不动声色，一语不发地伫立着。

“……还不快回答我的话！”眼见对方丝毫不理会自己，露希卡缓缓地将右手伸到背后，取出了鞭子，在一旁的一直沉默着的多鲁顿见状之后，终于也打破沉默向前跨了一步，但是他并不是要和露希卡一起对付阳炎，反而，多鲁顿以他那宽厚的手掌抵住露希卡的肩膀，然后又摇头示意要露希卡冷静些。由此看来，对于阳炎的嫌恶似乎仅仅是露希卡个人单方面的感觉。之后，阳炎终于有所行动，他将一块黑布掷出落在露希卡与多鲁顿的面前，那是一块黑色的布，正确的说，应该是黑色的布的碎片之一，布上还清晰可见以绣有金线交织成的图案与奇异的文字。由于布是黑色，所以有某样东西很难以肉眼看出来，在露希卡将黑布拿起来之后才发现到的，布上还有些许已经乾涸的血迹，露希卡在拿起黑布之时，还有一些已凝结的黑色血块掉落下来。

“这是……教廷的……术士袍带的一部份，而且……还是高位术士……”

由上面的刺绣露希卡就了解了这染血的袍带的来由，这黑色且有金线刺绣的布条是教廷的术士才能使用的物品，而且这还是高位术士级的术士才能使用的，此外其上头还染有血迹，或许其原所有者已经被杀死也说不定。对于阳炎为何会持有与他们敌对的教廷的物品逼事，露希卡再度提出质问，要求阳炎对前因后果做一番解释。

“这袍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露希卡的口气并不是很客气的。

“……优希亚教廷已经注意到‘魔海’与‘七塔’之间的关系了……”

阳炎并没有因为露希卡对自己露骨的嫌恶态度而感到不悦，彻底排除个人情感以完成任务毕竟是身为忍者的第一要件，阳炎开始仔细地解释他之所以来此的原因。

“在一个月前，潜藏在佛尔盖亚大陆的优希亚教廷本部的同志们传来了一道重要的情报，内容是说长期以来对于本教团采取放任态度的优希亚教廷高层，终于决定要动手歼灭掉与其敌对的我方教团。到目前为止，我手下的忍军已经证实有为数不少的教廷术士出现在朋提海域上的各岛。”

这项情报当然是真的，目前人在都沙岛上的伊萨与安德森就是教廷所派出的人。

说到这里，阳炎以右手指着露希卡手中的黑色袍带。

“这段染血的袍带，便是在月前潜入都沙岛的术士的遗物，当然，他已经绝命在我的手下了……”

当阳炎说到这里的时候，露希卡突然打断了阳炎的话。

“喂！你说你杀了那名术士……为什么要杀人呢？这样一来，不就反而

在告知他们我们的存在吗？你在动手前没用脑筋想过事情的严重性吗？”

确实，阳炎杀死那名术士的举动，无疑等于是在向教廷说明此地的可疑，迟早，隐藏在魔海的七塔之都也会被教廷所发现，阳炎的行动无疑会对教团产生很大的危机，但是阳炎看起来并不像是如此愚昧之人，他有他自己的理由。

“这是撒达大人的命令！当然这也是尊师大人的御意！”

虽然阳炎解释自己的行动完全是教团的领导者尊师的授意，但是，似乎阳炎仍然隐密不说其真正的理由，这似乎牵涉到神秘教团日后的一项大计画，了解这个内幕的人在教团里，似乎也只有少数几人而已……

“你不要把自己的失误全推说是撒达大人的命令之故，你这个乡下人！”

阳炎的故乡‘倭国’是个锁国自封的岛国，由于此国家很少与其他的国家来往，所以外界的人并不太了解这个国家的情况，相对的，这个国家的人们对于自国以外的世界局势也几乎不知道，所以露希卡才以乡下人来讥讽阳炎，不过露希卡的言语攻击并无法使阳炎动容，由此可看得出忍者无情的特质。

“你要怎么想那是你的自由，露希卡小姐！请你自己去向撒达大人求证吧！但是这也要等到你的任务完成才行呀……万一失败的话，我想你也没脸去见撒达大人了，到时候就无法去向大人求证事实的真相了……”

“你……说……什……么……！”

阳炎的话激怒了露希卡，愤怒的露希卡当场取出了系于腰上的鞭子，她用力挥动鞭子，不偏不倚地，长鞭命中了阳炎的所在地，不过阳炎老早就迅速移动到后方，露希卡突来的一击似乎挥了空，不过，这并不代表露希卡的攻击已经结束了，正确的说，真正的攻击现在才开始。挥空的鞭子突然间仿佛有了生命般，开始追击阳炎，长鞭仿佛如同一条蛇，鞭子前端的利刃仿佛蛇的毒牙，泛着寒光的毒牙以惊人的速度及轨迹袭向阳炎，这是露希卡得意的秘技。

“住手！露希卡！”连一向沉默的多鲁顿也开口要露希卡住手，但是此时的露希卡完全多鲁顿的劝解，她执意要击杀眼前的阳炎。

“受死吧！阳炎！”

面对着露希卡致命的攻击，阳炎当然也不可能坐以待毙，他迅速背后腰部上绘饰有赤与苍炎的两把短刀，以斩击将急袭而来的长鞭刀刃弹回，一声清脆的金属碰击声，长鞭上的刀刃被反弹回去。不过奇异的是，鞭子上的刀刃却没有随着反击的力道往后飞弹回去而落地，反而硬生生的停滞在空中，很快地，刀尖又指向阳炎的所在地袭去，露希卡的鞭子仿佛真的是有生命的生物。

“呵呵呵！你认命吧！我露希卡的鞭子在刺穿你的心脏之前，是绝对不会停下攻击的，你就继续在那里随着我舞动的鞭子跳舞，一直跳舞到死吧！”

情形就如同露希卡所说的一样，阳炎不断地以手上的双刀将袭击过来的刀鞭击回，但是不管阳炎如何将刀刃弹开，被弹开的刀刃仍然继续攻击过来，如果这种情形持续下去的话，不管是谁都会力竭的，这个道理，阳炎不可能不知道。于是，阳炎将双手举起，用力斩下，在空中留下了两道新月般的刀光，又再度来袭的刀刃被这道新月构成的十字刀芒所击中，斩击力之大，将鞭子上的刀刃狠狠击飞开来，直直地插在露希卡身后的树干上，阳炎的反

击终止了露希卡仿佛无止境的连击。

“请你住手！露希卡小姐，同为教团同志的我们不要再为私怨内哄了，我为我刚才无礼的言语向你道歉！”

阳炎为自己刚才的失言道歉，但是露希卡完全不接受，并且恶言相向。两人之间的恶劣关系似乎并不是一两天所造成的，刚才阳炎的失言不过是个导火线罢了。

“谁要接受你的道歉！谁跟你是同志呀……？我才不承认呢……撒达大人就是太好心了，连你们这种居心叵测的流亡集团都大方地接纳，我就是看不惯那个人，也就是你们这群野犬集团的首领总是如影随行地跟在撒达大人的身旁，实在有够厚脸皮的……看来，狗的首领毕竟也是一条狗，走狗就是喜欢跟在主人的身旁……”

“野狗……你这女人！你可以侮辱我，但是我不准你污辱我的主人，收回你刚才所收的话！”听到露希卡对于自己主人轻蔑的言词，阳炎终于也忍不住了。

“露希卡……你不要太过份了……”多鲁顿也开口要露希卡节制些，但是气头上的露希卡已经完全听不进去了……

“我就是要说！你想怎样……？我想说的还多得很呢！野犬集团，我有说错吗……？所谓的野狗啊……就是那种会反咬主人的畜生！遗忘主人恩德的忘恩负义之辈，用‘野狗’来形容实在是太贴切了，你以为我们不知道那件事吗……？你的主人背叛了自己应该誓死效忠的主君，而投诚于叛军麾下，结果又无法保住自己的新主君，坐视自己的主君身亡……真是可笑至极呀！你的主人不是倭国的‘侍’吗……？侍不是要遵守武士道吗……？不切腹以追随主君而苟活下来，真是令人可耻的乡下武士……我说他是野狗又有错吗……？好心豢养它，又得担心是否会被反咬一口……我实在是为撒达大人担心呀……”

“……”对于露希卡对于自己主君的侮蔑言词，阳炎意外地不再多说什么，反而异常冷静地盯着露希卡，阳炎的眼神冷酷至极，现场充斥着紧绷与冰寒的气氛，露骨的杀气连外行人也感觉得到，在一旁的多鲁顿就更不用说了。毕竟目前还在任务中，为了不生枝节，多鲁顿正试图化解两人的敌对状态，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露希卡不等阳炎发动主攻，自己就先发动攻势了……

“霜雪飞舞吧……”

露希卡舞动手中的鞭子，突然间，周遭环境的气温急速下降，这并不是两人所发出的杀气所造成的幻觉，露希卡手中的鞭子确实发出了极低温的冻气。顿时之间，如同白雾般的冻气已经包围了阳炎的四周围。被白雾状的冻气所碰触到的东西在一瞬间就冻结住，地面结霜，树叶在一瞬间被冻结而碎裂，纷纷碎落的景象让人有身处寒冬雪夜的错觉。露希卡的能力并不只是能够自由操纵手中的长鞭，自在地操纵低温的冻气的秘术，这才是露希卡真正的实力。

“……”阳炎依然冷静地伫立在原地，他脸上的黑布面罩让人无法看到他的表情，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阳炎面罩下的表情绝对不会是惊慌恐惧的面孔。他右手垂放在身后的刀柄之处，全神注意着露希卡下一步的行动。

两人对峙的局面也仅仅维持了一段极短暂的时间而已，露希卡终于对阳炎使用了必杀的一击。

“受我一击，冻成碎尸吧！”

周遭的冻气被露希卡的鞭子所吸收，鞭子在击中了地面之后，顿时间自地面裂隙之处冒出了针状的霜柱，霜柱挟带着冻气，像是有指向性似的自地面冒出来，随即袭向了阳炎。结果，似乎是闪避不及似的，阳炎被这道冻气所吞没，他原先所站的地方话成了无数霜柱所凝结成的冰山，周遭的树木也不幸遭到寒气的波及而结上一层霜，现场仿佛成为一片冰原。

“呵呵……哈哈！ 身为‘那个人’的走狗的下场就是如此！……”认为自己已经获得胜利的露希卡不断地嘲笑着那个连反击都来不及就被冻毙的阳炎，似乎是长久以来的怨气得到舒张似的，露希卡不断在高笑着……

第十六话 内哄！冰与忍的对决

露希卡所召唤出来的霜雪久久不散，宛如白雾般的冻气仍然在林木间徘徊，林立在周遭的树木的枝干与绿叶，在接触到白色的低温冻气就在一瞬间被冻结，其表面上凝结出霜。顿时之间，现场已成为一片白色世界。

“多么惊人的冰雪风暴呀……露希卡的魔力又比一年前我所见到的……还要强大许多……”多鲁顿在心里评估着露希卡的实力。

露希卡是拥有术士‘资质’的人，除了她们自身所属的神秘教团秘传的魔法之外，她自身又专研魔道器的使用技巧，露希卡手中挥舞的鞭子便是一种魔道器。所谓的魔道器是一种能够吸收术士的‘魔力’而又将其转换成物质界所蕴藏的‘力’，露希卡的鞭子就是隐藏着‘冰’的力量的魔道器，它与日前在海盗事件中，修瓦克所使用魔道器‘火之法珠’极为类似。不过又有些不同的地方，修瓦克的火之法珠是由多种火系魔法的咒文压缩精制而成的高密度魔精石，而露希卡的鞭子却是直接将魔力转换成‘冰’的力量，这是两者不同的地方。基本上，这类魔道器都有共通的特性，那就是魔道器会不断吸收使用的术士体内所蕴藏的魔力，直到竭尽为止……在被世界各国默认而授权统一管理术士的优希亚教廷里，诸如火之法珠之类的魔道器也只有高位术士才有驱使自如的能力，所以露希卡术士的能力在教廷里必定也属于高位术士之列。

在实战上，使用魔道器，要比在一旁专注咏唱又长且繁的咒文，更能够站上优势的立场，露希卡选择魔道器，用意也是在此。魔法本来就拥有绝大的力量，在百年前魔法的存在第一次被世人发现之后，对于许多事物都造成了冲击。对医学的冲击，魔法能够直接提高人类自身的治愈能力，医药成了无用之物。魔法能改变天候，荒原成了良田。

这些都是对人类极具贡献的地方。但是，人类好斗的本质，最终还是不忘将魔法用在斗争上，魔法改变了战争的本质，这个恶梦确实成了现实……只需要十数人的术士集团，就能够将数万人的大军团以巨雷或爆炎毁于一瞬……

“对于人类而言，拥有绝大的力量，究竟能带来什么……是神要人们在人世间构筑一个永恒的理想乡，在当时每个乐天派的人都是这样想像着……理想乡不再是位于天上那个虚幻的神国……优希亚教廷积极在宣传这样的新教义……在数千年前神使优希亚向人们所阐述的‘神国’的正体真的就是这样吗……？但是日后的现实确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恶梦……”

著名的历史学家‘阿兹莱姆·迪兰·科多瓦’在其著作‘黑暗战争纪实’中如此记述着……

术士，一般泛指拥有驱使、吸收魔力的体质的人的统称。所谓的‘魔力’，并非如‘气’之类的生体能量存在于人类与生物的体内，它是存在于自然界中的未知能源，在百年以前，‘魔力’从来不曾被人发现到它的存在，任何记录都没有有关于魔力引发的特殊现象的记载……就像突然从地底冒出来似的，在百年前，拥有特异力量的人们突然间一一出现在世界各地，由那时候开始，‘魔力’的存在才第一次被人们所发现。当时各国都纷纷在进行有关‘魔力’的研究，而其中一名任职于优希亚教廷的神职者，同样也是觉醒‘魔力’的他，不知为何，竟然在魔力研究上有重大突破，使得优希亚教廷在魔力的研究上远远领先世界各国，自此，近代魔法的基本体系便在他手中建立起来。

但是不幸的是，他竟然带领着大部分的术士，以自身绝大的力量即为神的赐予这种选民意识向全世界发动革命，他称术士为‘神民’，而其他无术士资质的人则为‘弃民’，即被神放弃而无资格居住在理想乡‘神国’的人，他认为优希亚教廷之中神使‘优希亚’的‘神国降临’的预言，就是由神民以魔法的力量在地上建筑一个永恒的理想乡，这一点也是与优希亚教廷所提倡的新版教义不谋而合。但是，他认为神民之外的‘弃民’们并没有居住在‘神国’的资格，每个神民都拥有着支配弃民的权力与天命，弃民们都必须永远烙上奴隶的烙印，或者是选择死亡之途……自此，一个偏激、危险的疯狂术士集团出现了，他们以其自身强大的魔力袭卷了全世界，轻而易举就将世界绝大部分都纳入其支配体制之下……黑暗时代开始了……

那位建立魔法体系，也是世界第一位术士，同时亦是发动‘神民革命’的优希亚教廷神职者，也就顺理成章当上世界的支配者……之前，他因为建立魔法体系而被当时的教皇升职为枢机主教，由于他的僧袍是红色的，在黑暗时代结束之后，人们因为忌惮他的本名，而将其本名自所有的书中删除，而称其为‘红莲的魔导师’，这个名字，就一直被视为与魔王同义而流传至今……

“……天空被黑云遮蔽住，时而可见赤红的邪雷闪烁在云层之间，红莲的魔导师的居城，宛如黑暗的中心点，隐藏在黑云旋涡的中心……在死战之后，阿雷斯与他的伙伴们终于打倒了守护‘门’的恶魔……前往最后之地的道路打开了……”

节录自‘阿雷斯英雄谭’第十一章‘决战！苍空殿！’。

之后的数年，宛如宿命般的捉弄，一个年轻人走向解放世界的命运之道，年轻的英雄的诞生，为黑暗时代注入了一道曙光，进而瓦解了伪神国的支配体制，结束了黑暗时代。年轻的英雄名叫‘阿雷斯’，至今，无数的吟游诗人们仍然喜欢以阿雷斯与红莲的魔导师之间的宿命之战做为故事、诗词的蓝本，‘阿雷斯英雄谭’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通的传说……

在‘黑暗战争’结束之后，各国也在教廷的协助之下复国了，优希亚教廷也获得了世界各国的默许，得到统一管理世界所有术士的权力，而拥有术士资质的人都必须要接受教廷的管理。各种对术士的制约法令也出现了，像是术士不被允许在国际间的战争使用魔法，未经过教廷允许，魔法是完全禁用的，诸如此类的条文还有许多……在表面上，术士在严格的监视与制约之下似乎已经不太可能会发生这样重大的事件了，百年来至今，世界虽然不

能说是和平，实际上还是有许许多多战争发生，但是，这些战争都不曾有术士参与，这是事实。不过，人们对术士的恐惧，在经历百年之久的时间，似乎仍然不能完全自人们心中消除掉……

但是，恶梦真的已经结束了吗……？有着许多强大术士的神秘教团是否将再度成为人类第二个恶梦……

“……露希卡的实力果然不错，不过……阳炎……那个男人会就这么轻易就命丧于此吗……？”

多鲁顿的疑虑确实没有错，术士的实力或许是非常强大，但是，对于阳炎这个男人是否通用又是一个疑问了……教团是绝对不会收留无能的人的……多鲁顿很清楚这一件事……果然，就如同多鲁顿的预期般，露希卡的暴风雪并未能打倒阳炎……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阳炎的声音不断地自四面八方传来，就像是夹杂在风声之中似的，随着风流窜在露希卡的四周围，完全让人找不出阳炎的真实所在。露希卡也明白这是阳炎擅长的忍术，她集中全部的精神，准备在阳炎出手的那一瞬间，一口气将阳炎击杀。

“露希卡小姐……小心了……”阳炎的声音突然由露希卡头顶上的树丛传来，随即一个人影就从树枝叶丛间窜出直向露希卡袭去。

“哼……愚蠢的家伙……”

露希卡已经等待许久，不管阳炎从那个方向攻来，露希卡都有自信能够以手中的长鞭将他击杀。来自头顶的攻击或许是很难防御或者迎击，但是露希卡操控自在的鞭技是没有死角的，只见原本瘫在地面上的鞭子突然间像是得到生命般，鞭子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在一瞬间向上窜升，一下子就将由上方攻下来的阳炎逮住，末端的刀刃，更是毫不留情地刺穿了阳炎的心窝。只见阳炎的骸重重地坠落在地面上，但是，就在一瞬之间，露希卡得意的表情就消失无踪了，因为地上的尸体，并不是阳炎本人……

“这……啊！”露希卡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一把利刃已经抵住了她的喉咙，不知在什么时候，阳炎竟然出现在露希卡的背后。露希卡居然也愕然地连手中的鞭子都不小心松手落地了……

“不要叫！一下子就结束了！……不会痛的……”

“……撒达大人……”

或许是预期自己将死，露希卡阖上了自己的双眼，就在同一时间，阳炎的刀也划过了露希卡的咽喉，几乎是在一瞬间阳炎也将短刀收入鞘中，响起了一声清脆的敲击声。

“……我……我还活着……”

阳炎的刀划过了自己的脖子，但是，自己的脖子却没有溅出血花，露希卡这时才了解阳炎并没有真的要致她于死地。而且令露希卡惊讶的是，刚才由她背后紧紧抱住自己的阳炎，此时也不见踪影了……

“露希卡……”自刚才就一直沉默地看着事情经过的多鲁顿似乎想说什么，可是露希卡抢先质询多鲁顿，质问他为何自刚才就一直在旁边袖手旁观，多鲁顿便继续自己刚才被打断的话。

“我自开始就知道那男人不是真心地要与你战斗，忍者的战斗是无声无息的，尤其是像他那样层次的高手……所以说，他一开始那露骨的杀气就说明他并不是认真在战斗的……露希卡……你要知道，忍者是比你想像中要冷

酷得多……”

多鲁顿突然间不再说下去了，因为他看到露希卡那咬牙切齿的不甘神情，他也了解双方似同水火的紧张关系的来由，这并不是是一两天就能解决的。眼前最重要的还是教团的任务……

“多鲁顿……我们走吧……”露希卡的话让多鲁顿突然惊讶了一下。

“不再继续观察下去吗……？”亚利与佛克斯之间的战斗目前还是处于胶着状态，虽然在中途发生了阳炎这个偶发事件，不过，现在他们两人之间还是没有有一个明显的胜负结果……

“‘御子’大人是不会死在这种程度的战斗的，这种程度的战斗也是无法引发‘觉醒’的，所以我们也就不用再继续看下去了……去进行接下来的工作吧……今晚……”

“……走吧……”看到露希卡已经无心留在此地，多鲁顿也只好一同离开，去做最后的准备工作，那是他们为了引发亚利的觉醒而精心设下的陷阱，都沙岛最长的一夜就要开始了……

阳炎一个人独自走在森林内，他专注地想着刚才自己所不该有的冲动……

“……我还是不够成熟呀……竟然为了那女人的话而差点失控……我不能给‘大人’添任何无谓的麻烦……噫……！”

阳炎突然间停下了脚步，因为他发觉到眼前不远处有小规模的佣兵集团，骑兵一名，步兵七名，而且对方也发现到他的存在。阳炎不免自我嘲讽一番，今天不知是什么日子，他竟然犯下两次失误，而且竟然是这么快……

对方佣兵集团那名看似队长的骑士大声地向阳炎质问他的身份，以及究竟在这个森林做什么？但是阳炎丝毫不为所动。那名队长似乎也不想问下去了，因为阳炎的忍者装扮已经很明显地告诉自己眼前的陌生人是个不折不扣的‘可疑份子’……

“队长！这个可疑的家伙说不定就是瓦雷一党的余孽……也许他知道那个瓦雷的藏身之处也说不定……”

“嗯……是有这个可能……看来好运终于也落到我的头上了……”这位队长已经被利益蒙蔽心神了，在上岸前，克鲁斯的当主葛尔必特就曾经向所有的佣兵约定，若是有人能够逮获瓦雷·都沙的话，不仅有高额的奖金，他还会推荐有功者到大国的军队担任要职。在权力与名利的诱惑之下，这位队长已经无法冷静地判断眼前的状况了……

“……”在对方仍在沉迷于虚幻的美梦之余，阳炎已经拔出了腰部的两把短刀。对方看见阳炎取出武器准备反抗时，还在嘲笑阳炎的不自量力。

“短刀！？那种东西能够与我的长柄大刀对抗吗……？哈哈！放心吧！我不会取你的性命的，你可是我宝贵的摇钱树咧……我就轻轻的砍下你一条手臂吧！不自量力的家伙！”

嘲讽的话才一说完，那名队长就策马驱前，带着他自豪的长柄大刀。这位佣兵队长不只是嘴巴厉害而已，他骑马与舞长刀的技术确实是一流的，转眼间他就攻到了阳炎的身前取得了最佳的位子，由上方发动凌厉的斩击，如先前预告长刀直取阳炎的右手臂。

一道兵刃斩断骨头的声响传出，一旁的士兵们都高兴地队长欢呼着，可是欢呼声并没有持续很长的时间，因为他们的队长居然惨叫一声，而后就从马鞍上摔下，他的右臂手肘以下已经空荡无一物。

“……”阳炎一语不发，顺手将刀上的血迹抖落，而以他那冷酷的眼神凝视着其余的佣兵们……此时，这群佣兵们才知道，向他们挥手的，并不是幸运女神，而是嗜血的死神……

第十七话 雷神的魔枪

在森林里的战斗已经以流血收场，而在都沙邸前的石桥桥面上的决斗却仍然无法有个结果，两雄交手已经不下百余回合，作为战场的石桥也早已经千疮百孔，可见战斗的激烈程度。可是令人意外地，亚利与福克斯两人身上都遭受没有多大的伤害，只有数处轻微的挂彩罢了，这种结果实在是很难让人想像得到，刚才两个人所进行的是豁出生命的死斗……

在最初的时候，亚利确实是被福克斯的挑拨所激怒，他猛烈地发动攻击，仿佛不取下对方的性命就不罢休似的。可是在交手十数回合之后，亚利发觉到一件事，那就是福克斯不再是一开始时杀气腾腾的模样，一心想要击杀亚利来取胜，现在的福克斯已不再有杀气，取而代之的是昂扬的斗志，而且还有一件事亚利注意到了，那就是福克斯的神情是愉快的，是一种得到好对手而尽情于战斗的满足表情。当亚利发现到这件事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方才的杀意老早就消失了，在双方一来一往之间，所得到的竟然是如此充实的满足感。之后，双方都无意使用小技巧或趁虚而入来取胜，彼此各自施展最高的技艺，战斗便如此持续至今。

或许两人都暂时将己身的立场给搁置一旁，但是两人的立场是不会消失的。对于福克斯而言，他是非胜不可的，克鲁斯与都沙之间的恩怨是即深且难以化消的，虽然伊都与莎莲娜只是个六岁的孩子，但是在克鲁斯仍然找不到瓦雷的踪影的情况下，也难保葛尔必特是否会将宿怨报复在幼儿身上。福克斯根本就不敢想像自己战败之后所可能发生的事……为了保护恩人遗留下的孩子们，福克斯就算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赢的，即使是要杀死亚利……对于亚利而言，亚利是越来越感到迷惑了，虽然这场战斗是亚利自己主动提出的，可是他一想到自己是为了那个怎么看都不像个好东西的葛尔必特而战，他的心里不有一股说不出的酸痛。福克斯是个难得的好对手，亚利在离家之后，就不曾有过如此让他感到满足的战斗了，假如可以的话，亚利倒是希望能与福克斯在不同的场合相遇……暂时遗忘掉自身立场的两人，目前仍然全心全意地进行仿佛无止境的战斗，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当任何一方再注意到这个地方的话，这场拖延已久的死斗就将有个了断了……

“太棒了……！……这是我有生以来所见过的最棒的一次战斗了！我实在很想加入他们的战局呢……！您也有同感吧，团长！”罗威特兴奋地向凯渥鲁夫团长说道。

“……是呀……两个人都是一流的战士，能遇见一个值得让自己倾全力一战，尽展过去所学得的技艺的战士，对于战士而言，或许是最大的幸福吧……”

只要是流着战士之血，想必都能感受的到亚利与福克斯之间的战斗并非是要争生死，结果已经不重要了，战斗的过程才是重要的……不管结果如何，对于现在的他们两人而言，绝不会有一方后悔……亚利的战斗，又再度激起罗威特、凯渥鲁夫等众人沉寂已久的战士之魂……

看着自己的少爷与罕见的强敌对战的那副满足的神情，汉斯似乎察觉到某些事似的，他突然开口说道。

“如果不是在这样的情况相遇的话，或许他就能成为亚利少爷的好对手吧……但是，在‘敌’‘我’的立场之前，那个男人就只能成为少爷的‘敌人’，一个不得不打倒的敌人……”

“汉斯……”

对于所谓的‘敌我’立场，罗威特当然也很明白，身为佣兵，这种感受又更加地深刻。在前一场战争时的好伙伴，在下一场战争时反而成了敌人，这种事在战场上并不稀奇，所谓‘好对手’的敌同志关系，终究也只是个梦想罢了，冷酷的现实就是如此……现实的情势，他们还得为葛尔必特卖命，毕竟这是佣兵的义理……

“亚利少爷并没有使出全力……”汉斯突然间脱口而出说了这句话。

汉斯的话让在场的众人都吓了一跳，眼前的战斗是如此的激烈，而亚利竟然还保留着未知的实力……很快的，大部分的人都了解了汉斯所说的话的真意，众人的目光顿时都集中在亚利的爱剑‘克拉姆’的身上。

“嗯！！‘克拉姆’……吗……！？”

“对呀！团长！在那把秘剑的真力之下，不就当场分出胜负了吗？彼此的战技不相上下的话，武器威力上的差异就成了左右胜负的关键了！”

罗威特说的并没有错，其他人的想法也与他相去不远。不过，罗威特在一开始时还以为亚利并没有能力去发挥‘克拉姆’的真力，这种古代的神器威力虽然非常的大，但是对于持有者而言，也是有着自灭的危险性。对于未熟的剑士而言，实在是应该避免去使用这种危险的魔剑。不过由汉斯话中之意来推论，亚利似乎可以自在地操纵‘克拉姆’，罗威特此时不由得想起那件事，虽然是听来的，不过由此看来，亚利打倒凶恶残暴的龙人一事，似乎并不是夸大不实的谣言罢了，如此一来，亚利可以引发‘克拉姆’的真力，似乎也多了几分可能性……

“亚利少爷，您在疑惑些什么呢……？……”

汉斯目前除了站在这里看着亚利战斗之外，他什么事也不能做，因为他很明白一件事，这是亚利的战斗，是亚利自己所选择的战斗。人要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亲身去走过，然后人才会有所成长，汉斯一直以这样的想法看着亚利长大，而且暗中以自己隐藏的‘力量’保护着亚利。若是在这场决斗有什么意外的话，汉斯也早有觉悟，即使露自己拥有‘力量’一事，也要将保护亚利这件事视为最优先……

对于这场迟迟未能有个结果的决斗，而感到不耐烦的人自然是大有人在，其中，明显地将这股心情显露于外的，便是在马车上一直等着看好戏的葛尔必特·克鲁斯，他面带不悦的表情撮着手指头，并将随侍在他身旁的拉法罗当成出气筒。

“……究竟要打到什么时候啊……没想到那小子也只不过是名过其实的家伙罢了，连一个在都沙这种乡下地方守门的侍卫都打不过……亏我是如此的看重他……去……我身边都没有个像样的人了吗……？个个都是饭桶……”

面对葛尔必特在气头上随意将自己当成出气筒，拉法罗是一句话也不敢回，虽然心里头有些不悦，但是只要将葛尔必特的话想成是针对那个自己看不顺眼的凯涅鲁夫的话，拉法罗的心里自然多少舒坦些，毕竟那个爱强出

头自以为是正义使者的小子是凯渥鲁夫的人，那小子惹火葛尔必特大人，就等于是凯渥鲁夫惹火了葛尔必特大人，拉法罗是这样想的。虽然目前的情势是与他先前所想的是有些出入，不过倒是成功地扯了凯渥鲁夫的后腿，让他在葛尔必特的心目中留下了不好的印象，这一点倒也算是个收获。只要自己能够好好地利用这个情况，就能大大提升自己在克鲁斯的地位，拉法罗的如意算盘是这样打算的。

钢铁与钢铁的互击声仍然持续响起，无视众人目光与言语的亚利与福克斯两人，在交手一百回合以上之后，一般人似乎都会疲惫不堪，可是两人的攻击都没有任何疲软无力的现象发生。不过，终究是要有个了断的，两人身后的伙伴都期待着自己能够获胜，此时，其中一人决心要结束这场战斗了，这个人就是亚利。

“‘龙牙连刃斩’！”

亚利施展了剑技‘龙牙连刃斩’！这招剑技是属于乱击术，以斩击与刺突的连续攻击来对敌手进行波状攻势，适合在面对多数敌人的时候使用。但是缺点是剑势不够强，不像强力的斩击能崩坏敌人的防御体势，福克斯当然也看穿了这一点，在以三叉戟抵挡住亚利的第一道斩击之后，福克斯便立即使用强力的刺突枪技反击，亚利在斩击之后继续连携使出的多段刺突便轻易地被福克斯全力的刺击所击溃了……

“天真的家伙！”

福克斯的第一段刺突摧毁了亚利的剑技‘龙牙连刃斩’的攻势，亚利几乎连手里的‘克拉姆’都拿不稳，转眼之间，福克斯的第二道突刺又急袭而至，这是福克斯得意的枪技‘地枪双突’，在第二段突刺后又快速连结第二段刺突，为了能够刺得更远些，福克斯放开了左手，仅以右手持枪，但是再加上扭腰时腰力的辅助，第二击的威力并不会比第一击逊色，而且攻击距离更长。

“哦啊啊啊啊”

剑技被破解，亚利也不会坐以待毙，亚利立即仅以单手持‘克拉姆’向上斩击，看似只不过是垂死的反击罢了，福克斯也不加以理会，那种程度的斩击根本就无法憾动福克斯全力的突击，但是在剑刃与戟刃交会的瞬间，‘克拉姆’的剑身竟然爆发出惊人的闪光，随即一股巨大的冲击力由戟刃传至福克斯的右手，如怒涛般的光气波动正不断冲击着福克斯的三叉戟。结果福克斯还是抓不住枪身，三叉戟脱手而出，像是被龙卷风卷入似的，‘克拉姆’的光气波动将福克斯的三叉戟卷到半空，而后三叉戟在空中转动数圈，就直接插在福克斯背后的地面上。福克斯也没机会转身取回三叉戟了，因为亚利的剑已经停在福克斯的脖颈旁……

果然如汉斯所预期的，亚利以‘克拉姆’获得胜利。

“赢了！亚利赢了！”罗威特高兴得手舞足蹈，不想和他大跳贴面舞的蕾洁儿老早就离开罗威特十公尺以上的距离，而离他最近的凯渥鲁夫团长因走避不及而不幸成了牺牲品……

“……叔叔……福克斯叔叔……输了……”在都沙邸玄关门一直在替福克斯加油的伊都，根本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他心目中总认为是最强的福克斯居然会输了……其他的侍卫也都几乎不敢相信眼前所见到的会是事实……

决斗结束了，自然会出现胜者与败者。胜者的阵营为胜者的胜利道贺，

败者陷入失败的愁云惨雾当中，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也有胜者阵营的人因为其胜利反而诅咒胜利者，那就是一直期望亚利战败，诅咒凯涅鲁夫失势的拉法罗，因为亚利一旦获胜的话，他处心积虑所立定的计划就全白费了……看到凯涅鲁夫阵营的人们高兴喧哗的模样，拉法罗就妒火中烧。

“够了吧……不要再继续这种无意义的战斗了……”

“你不杀我吗……？对你而言，这场战斗不过是场余兴吗……？不杀而胜的骑士情怀吗……？伪善者！”

“……我以我的名誉发誓！我绝对不容许任何恶徒伤害那两个孩子！请您相信我的诚意……我对我的剑发誓！”

“感谢你的好意！你是个值得信任的人，但是！你身后的葛尔必特根本就是个视毁约如家常便饭的卑鄙家伙！……就算是死！我也不能输的！”

”

“住手！福克斯先生！”

亚利的劝告无法阻止福克斯的行动，他无视亚利的剑执意转身要取回三叉戟，亚利只好对着福克斯的左肩刺了过去，期望能让福克斯就此失去战斗能力，亚利实在不想再战下去了。可是，福克斯竟然立即以左手直接抓住亚利的剑的前端，剑的前端是剑最为锋利的部分，即使福克斯有戴上皮革制的手套，剑刃仍然割伤了他的手掌。看到福克斯的血由剑端流出，一时之间，亚利竟然不知该不该将‘克拉姆’抽出来。亚利一时的犹豫让福克斯有了可乘之机，福克斯取回了三叉戟，并且直接由亚利头上劈砍下来，但是，最令亚利惊讶的并不是福克斯的反击，而是福克斯的三叉戟竟然发出了巨大的雷光，那把三叉戟与亚利的‘克拉姆’一样，是隐藏着神秘力量的兵器。

“什么！？”面对着福克斯挟带雷霆之势的反击，亚利是吓了一跳，但是亚利仍然不忘举剑防御，此时也顾不得福克斯的手了……第一次与拥有相同神器的对手交战，亚利以为自己应该可以挡下这一击，但是不幸的是，戟刃是被阻止了，三叉戟的发出的无数雷电却无法防御住，一股令人难以承受的痛苦传遍全身，亚利不幸遭到雷殛了。

遭到雷击的物体会在一瞬间化为焦炭，更何况是古代神器所发出的雷击。就在亚利似乎要被殛毙的一瞬间，‘克拉姆’突然间爆发出了强大的光气，抵消了暴乱电流，在光与雷的激突下，一股反震力将两人分开来。福克斯以三叉戟为支撑物，仍然站稳住脚，另一方的亚利，被弹开之后，便倒地不起，刚才的雷击所造成的伤害，似乎比想像中还要严重的多。

“亚利少爷！亚利少爷！”

从刚才一直很冷静的汉斯，激动地叫着亚利的名字。面对这突然的转变，所有的人都讶异地看着倒地不起的亚利……

第十八话 光雷激战

被雷光击倒的亚利，似乎失去了知觉。在桥的另一端的伙伴们，都为他的安危担忧不已，在伙伴们的呼喊下，倒地的亚利似乎也感觉到了，他趴在地上，勉强伸出右手要将‘克拉姆’取回。这个举动，福克斯当然也注意到了，他举起仍然持续发出雷光的三叉戟，准备给亚利最后一击。

“要恨就恨我吧！雷欧的儿子呀……”

三叉戟刺向了亚利，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亚利突然间很快地向旁边滚去，避开了这致命的一击。刚才亚利遭受到雷击时，‘克拉姆’临时爆发出的光气似乎抵消了不少雷击的威力，亚利所受的伤比想像中要轻的多。

不过，刚才的雷击仍然产生了效果，亚利在起身之后，立即发现到自己的左手臂已经无法灵活地运动，这对于使用两手剑的亚利而言，是极为不利的。就算亚利以前就曾经锻练过自己的腕力，单手他仍然挥得动剑的，可是单手的状态毕竟不及以两手挥出的斩击的威力，而且，对手是福克斯，可不是一般的杂兵。

“哦喔喔喔！”

一声雄叫，福克斯发动了突击，三叉戟挟带着雷霆之势，在刺穿亚利的胸膛之前，是不会停止的，这一次是真正的生死决了。

“‘地枪双突’！”杀意的枪技再度炸裂。

一样的‘地枪双突’，在激发真力后的雷枪三叉戟的加持下，威力更是倍增数倍以上，两段突刺的轨迹被雷电所取代，仿佛是两条电蛇一般，闪电的锐牙以两种方向袭向负伤的亚利。

亚利也不可能坐以待毙，虽然仅剩单手可以活动，亚利也会持续战斗下去。为了对抗福克斯的雷枪，亚利也释放了‘克拉姆’的力量，亚利体内的生体能量，也就是‘气’被源源不断吸入‘克拉姆’内，潜藏在其内部，太古的神秘机构将亚利的气转换成威力更强的光气。在‘克拉姆’的力量解放之后，亚利也使出了剑技‘龙尾返’迎击福克斯的‘地枪双突’。

“哦啊啊啊啊”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剑刃在空间中画出了两道光的轨迹，光龙的巨尾以不同的方向迎击闪电的两只锐牙。

亚利的剑技‘龙尾返’与福克斯的枪技‘地枪双突’，原本都是在第一击命中才会使出第二击的二段技，但是在神器的助力下，第一击并不用真的要以武器击中对手，实刃可以转为发动第二击，而雷电或光气所构成的虚刃仍然会以原方向强袭而来，而且威力也要比实刃要强许多，这或许才算是真正的二段攻击。

光与雷，在人类的技巧导引之下，在空中彼此相激突着，但是不用多久的时间，就已分出胜负了。

“呜哇啊啊啊啊”亚利的光气仍然不敌闪电之牙，在霎那间便被雷电所吞没，似乎是因为光气与雷电都带有惊人的高热的关系，光与雷激突下的副产品‘热风’所挟带的冲击波将亚利吹飞开来，亚利的背部撞击到石桥的栏柱，冲击力之大，亚利因而吐出了鲜血……

“死吧！亚利克斯！”

福克斯并未因此停下攻击，挟带着雷霆之威的斩劈、刺突持续杀向亚利，亚利也顾不得自身的伤痛，虽然只有右手，亚利也以‘克拉姆’接下了福克斯的攻势，虽然在光气的支援下，亚利能够发挥数倍以上的体能，即使是单手，也有断石裂地的威力。但是同样拥有神器的福克斯，也和亚利站在同等的地位。刚才两人的战斗，早就已经不再是人类等级的水准。不过，已失去左手的亚利，当然是处于极为不利的立场。

福克斯的连续攻击，已经将亚利逼于守势。对于亚利能够守到这种程度，福克斯也非常讶异，不过，毕竟亚利也只剩下右手可动，福克斯以为，只要他再加强攻势的话，亚利的防御迟早会被瓦解的……

就在此时，令人意外的事发生了，亚利原本因麻痹而动弹不得的左手竟然举起来了，强而有力的斩击将福克斯全力的一记刺突弹开，光与雷的闪光让福克斯一时目眩，很快地，他的视力就回复过来了，而映在他眼眸中的景象，是亚利处于必杀技‘苍龙咆’待机姿态的模样……

“哦啊啊 秘剑‘苍龙咆’！”

由后向前的豪快大斩，卷起了巨大的冲击波，原先自‘克拉姆’散射至大气中的波动光气，亦被这股真空断层所牵引吸入，而汇聚成一把闪光的巨枪。在先前曾经给予凶猛龙人致命重创的超级剑技，如今又再度出现在这都沙岛上。白银的长枪带着光气之力，以惊天的威势冲向福克斯。

“喔喔喔喔喔喔喔！”

福克斯以三叉戟硬是将白银的光之枪给接了下来，被阻断前进方向的冲击波很快就开始形成气旋，进而形成一颗巨大的光球。若是一般人接下此招的话，恐怕在一瞬间就被光气给蒸发掉。福克斯使尽全力，三叉戟也发出了更强大的雷光以抵挡光球的前进。

逐渐地，巨大的光弹的前进被雷光所阻止，终于碎裂开来，暴走的光气散射到四周，最后消逝在空气中……

虽然福克斯成功地接下了亚利的‘苍龙咆’，可是他似乎是用力过度，三叉戟所施放的强大雷电，事实上也是他以自身的生命波动‘气’所换来的，为了抵消‘苍龙咆’的威力，福克斯所释放的气已经超过他自己所能够承受的极限了。

“呜……不仅战士的资质输人，就连神器的等级也比不上他吗……？”

同样也是在使用神器作战，亚利似乎就没有力竭的迹象，亚利在气的运用的天赋与实力，似乎是要比福克斯要高明得多。

而且还有一点，那就是亚利的‘克拉姆’似乎有某种程度的自我治疗的作用，刚才亚利麻痹的左腕，或许就是因为‘克拉姆’的关系而痊愈的。

“嗯嗯嗯……哈哈哈哈哈……！”福克斯不禁自嘲起来，在一开始时他还视亚利为一个天真不知世事的小子，而如今被逼入败势的人不就是他自己吗？

仿佛是在回应着他的狂气似的，三叉戟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强大雷光，这将是最后的胜负了。

“雷鸣的神枪‘多莱迪特’呀！解放汝真正的力量吧！我以我的生命做为交换！”

在大气奔腾的雷光逐渐收束在雷枪‘多莱迪特’的三只枪尖上，交织的电网缓缓收集中，在枪头形成一颗电球，而后又被三叉戟所吸收，渐渐地，三只戟刃散发出紫红色的光波，光波传至手腕，又扩散至身体，逐渐将福克斯整个人给包容进去。

异象还不只如此而已，不知何时，天空的云层亦逐渐变厚，直到第一道光雷划破了昏暗的天空时，现场的众人才发现到这件事。

“这……这是怎么一回事……？共鸣？精灵在骚动……可是，毫无魔力的人怎么可能办得到这种事……？”

不仅是一般的人感到疑惑，就连身为术士，也懂得这种会影响天候的魔法的伊萨，对这个异象也感到匪夷所思。

面对着福克斯最后、也是最强的攻击，亚利也准备好应变之策了。对方已经使出所有的力量了，自己当然也要以最强的技艺回应，这是亚利式的

礼仪。

“这是为了‘克拉姆’而产生的剑技，也是老爸最自傲的剑技……”

亚利所要使用的剑技是他目前最强的剑技，这亦是他的父亲雷欧耐特最得意的必杀技，而且，那还是一招不借助‘克拉姆’的力量就使不出来的特殊剑技。

原先在‘克拉姆’上律动的波动光气开始收束于剑刃内，整个剑身逐渐泛起青蓝色的光芒。剑刃散发黯淡的光波，‘克拉姆’的威力似乎不比刚才光波满盈剑刃时要来得强，事实上，这是这招剑技待机时的独特形态。如同火山，压抑的越久，所累积的能量就越高，当它一爆发的时候，才会有惊天动地的威力。

“接下我最后最强的一击吧！奥义‘地枪·雷神冲’！”

在福克斯怒吼的同一时间，自天空黑暗的乌云深处打下了一道巨大的雷击，暴雷准确地命中了福克斯，但是雷击并没有伤到他，反而迅速集结在‘多莱迪特’的枪刃上，福克斯便一股作气，带着双重的雷光冲向了亚利，这就是‘地枪·雷神冲’的真实面貌，以神器吸收天地之雷来摧毁敌人的究极战技。

“哦啊啊啊 ‘克拉姆’！解放你所有的力量吧！”在福克斯带着雷霆之势突击过来的同时，亚利进行了反击。

亚利将剑用力插入了地面，就在‘克拉姆’插入石桥的瞬间，桥面上产生了龟裂，在裂隙中透出了白银的光辉，不可思议的是，裂隙竟然如有意志般朝向福克斯所在的方向延伸而去。在接触到福克斯所站之处的一瞬间，龟裂增加，惊人的闪光自裂隙向天空射出，共有九道，光柱照明了因乌云而昏暗的天空，仿佛战士们举起了九把光之剑一般。

就在那一瞬间，福克斯被自地面向天空激射而去的闪光所吞没了……

这招奥义的技名就叫做‘九龙波光击’。自地面突起的九把光之剑，就仿佛是九条光龙冲破地表飞到天空，因而得名。

两人的立足地，石桥终于承受不住亚利奥义的威力整个爆碎，亚利及时跳离崩溃的石桥，但是福克斯因为被奥义的威力所波及，被崩塌的桥墩石块所掩埋，生死不明……

胜负已分，亚利并不想去享受胜利者的荣耀，他赶紧跳入护城河内，将堆积在河里的碎石块搬开，汉斯与罗威特也跳到河里帮忙。

“快去救福克斯队长！”

守卫们也不管现在是什么情况了，他们都一心一意要去搭救生死未明的队长。伊都与莎莲娜原本也想去，可是官邸的侍卫们阻止了二人的行动，对于六岁的孩子而言，跳入充满碎石的河里毕竟太危险了。

“你们还在看什么！？还不快下来帮忙！”罗威特对团员大声下着命令。

其余一直在围观这场决斗的士兵们也都一个接着一个跳入河里帮忙搬开石块，方才敌我鲜明的敌对气氛老早就消失无踪。

在众人的努力下，终于将福克斯给救起来了，一片大石块刚好靠在未断的桥墩上，将落石给挡住，所以福克斯才得以保住一命，没有在石桥崩塌时被石块压死。不过，福克斯的脸上几乎已无生气，而且，他的黑发竟然全变成了无数的白发，原本是精悍的脸孔，但是现在看起来，似乎也老了许多……

“.....这就是.....被神器之力反噬的人的下场吗.....”

亚利不再多做无谓的感想，因为他注意到，有两只尖锐的砾石刺入了佛克斯的胸口与腹部，看起来似乎伤及内脏，这是危及生命的重伤，亚利与罗威特不敢拖延过久，两人赶紧将他抱起，并叫随军的医生治疗。

但是佛克斯的伤实在是太重了，再加上耗气过度，他的身体极为虚弱，亚利与伊萨便直接将他送到都沙邸的房间内，这种程度的伤，以术士的治疗魔法来治疗才能争取时效，若是由医生的话，佛克斯是撑不了那么久的。

无视人类之间的纷争，日沉月升，夜幕依然遵守着自然的定律，将都沙岛的一切都包容在深邃的黑暗当中，白日的厮杀斗争，也被虫声与夜鸟的叫声所取代，短暂的和平暂时降临到都沙岛上.....

第十九话 克鲁斯军的决裂

都沙市，位于都沙岛南端的一座都市，它有相当发达的港都机能，自市中心幅射而出的八条大道，每一条都可供十匹马车同时并行，每日都会有许许多多的交易品从两个港口运送过来，送至都沙自治领所划分出来的商业区域的店面里，港口的工作虽然繁重的让人喘不过气来，但是工人的脸庞并未失去活力，反而更显得生气勃勃。因为繁忙的工作及接不完的订单即显示都沙的繁荣，只要自己努力工作，迟早有一天就能够分享这个繁荣，让家人过更优渥的生活。

由于都沙岛靠近北艾斯卡大陆，在洋流与俗称‘冬风’的大陆极地的冰冷季风的影响下，都沙岛有较朋提海其他诸岛更为明显的四季变化，岛上的物种生命极为丰富，所以也吸引了许多大陆人前来这个海洋群岛定居。这个现象，又为都沙的繁荣提供不少力量，虽然因为传说的‘魔海’，一处位于朋提海西北方或北方，确实位置不明的恐怖海域的关系，阻挠了都沙与北艾斯卡大陆，即神圣艾斯卡帝国贸易的航线，不过南艾斯卡大陆与东方亚特兰提斯之间的贸易线，都沙也发挥了中继站的功能，而获得庞大的利益，虽然失去了西北的贸易线，不过，只要保有西南与东方的航线，都沙仍然能够持续获得庞大的财富。

在过去，每个人都认为都沙的繁荣将会永远持续下去，很遗憾的，这毕竟只是个虚幻的梦罢了。现在的都沙，早已不再是过去繁荣的都沙，贸易线上的利益几乎都被宿敌克鲁斯所夺去。颓废丧志的都沙当主瓦雷，还不断想以卑劣的谋略对宿敌克鲁斯报一箭之仇，到了最后，不仅自己落个身首异处的惨死下场，背上了与海盗勾结的罪名，就连都沙岛都被克鲁斯的军队所占领，都沙的名称，在不久的将来，恐怕将成为地理上的专有名词罢了，甚至于消失.....

今天，在都沙的居民心中，恐怕会是他们永难忘怀的一天吧。在今天以前，连续数天之久的戒严令已经造成人心惶惶的局面，在清晨时，又被克鲁斯的大船团所包围，克鲁斯的军队上岸之后，佣兵中又有少数的败类趁机打劫勒索，现在太阳西下了，本来该是个宁静的夜晚，可是看到街道上不时有数队士兵来回巡逻，严肃又神经质的表情似乎在搜索什么似的，居民们都躲进自己的家中，以免自己被莫名其妙被冠上‘可疑份子’的罪名而惹上不必要的麻烦。都沙市，应该说整个都沙岛几乎陷入黑暗当中，因为一般人家

都紧闭门窗，熄灭灯火，以等待这莫名的灾难赶快结束。唯一还灯火通明的地方，也剩下克鲁斯军队临时征收的房舍与营区。奇怪的是，军队的营地分做两个，一个接近港口，也就是克鲁斯舰队所停泊的港口，而另一个营区则是靠近都沙市西侧，也就是靠近都沙邸那一边。这并非只是单纯分作两个军区而已。事实上，前者是克鲁斯当主的私人兵团以及部分佣兵营地，而后者是狼骑士团的营地。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发现，则与今天下午时在都沙邸所发生的一场单独决斗有关，决斗的结果由年轻的骑士亚利克斯取得胜利，这是克鲁斯的胜利，但是这个胜利却造成克鲁斯决裂成两个阵营，在决斗结束之后，克鲁斯的当主葛尔必特与狼骑士团团长凯渥鲁夫之间发生了冲突。

“拉法罗，赶快派士兵进去！给我好好的搜，就算翻了整座宅第也不可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一定要找到瓦雷的下落！”

“遵命，葛尔必特大人。”

在战斗结束之后，亚利与伊萨正忙于救治身负重伤的福克斯，而葛尔必特根本无视这件事，他命令心腹拉法罗派出现有的所有人手去进行搜查的工作。搜查是可以的，在决斗前，这是双方都约定好的条件，如今亚利赢了，克鲁斯阵营当然可以进入都沙邸搜查，可是，葛尔必特所用的方式与时机都不适当了。

“有没有搞错啊 你没看到这个情况吗？葛尔必特大人！”

罗威特立即以雷声般的音量叫住正想搭桥过河的拉法罗部队。他扔下被水浸湿的铠甲与锁链甲之后，就站在护城河的另一头与拉法罗叫骂。

“你在胡说些什么，竟然敢对大人说出如此无理的话，罗威特千骑长！”

”

“你很罗哩叭嗦咧！老头！我是在跟你说话吗？”

“老~老头！你~敢叫我老头~！”

老头一词让拉法罗青筋浮起，若是罗威特又故意提起拉法罗头盔底下稀疏的头发，恐怕就不只是青筋这么简单了。

“就是这样……，你没有看见这里有多忙吗？搜查待会再做不可以吗？都沙邸又不会长腿跑掉！”

“这是葛尔必特大人的命令！”

“哦~~我以为是饲主的……”

“你！你说什么！”

双方就这样在河的两端互相开骂起来，在人势上，当然是拉法罗那边有利，不过在气势上，无论任何人都会同意，罗威特的气势足以盖过对方，刚才他因为跳进河中全身淋湿而且泥泞，显得有些狼狈，但是他堂堂而威武的架势却丝毫不受影响，拉法罗那一方的人全都紧张得动弹不得，毕竟罗威特也是名震西方大陆佛尔盖亚的狼骑士团中率领‘苍狼团’的千骑长，光是名声的话，区区克鲁斯私人警卫团的团长及士兵怎么能够和他相提并论。

低级的叫骂在持续的同时，另一场对抗又悄悄登场。葛尔必特对于罗威特的行动根本不放在眼里，他真正在意的是狼骑士团团长凯渥鲁夫的想法。没过多久，凯渥鲁夫便开始有所行动。

“葛尔必特大人，请原谅我的部下罗威特轻率的行动，我想您应该还记得在决斗之前双方的约定吧。在这次的占领行动中，贵为公会代表的您的一举一动都将被视为公会整体的意识，您刚才的行动确实会让人质疑公会的公信力。”

“嗯……既然你了解我的权力，那服从代表的我就是你的义务了，别忘了你们佣兵的身份，别忘了你们是公会所雇用的。”

“……严格说来……老夫并没有服从大人您的命令的义务……”

凯渥鲁夫的回答让葛尔必特颇感意外，但是他并没有动怒，因为他知道，接下来凯渥鲁夫将表明他的立场，他仔细地询问凯渥鲁夫刚才的话意。

“哦！这就让我感到蛮意外的，你现在所说的话不和你刚才所说的完全相矛盾吗？‘白狼’团长……”

“这只是双方认知上的差异罢了，葛尔必特大人！”

“哦~~这又怎么说呢？”

“第一，我所说大人的行动即代表公会的意向，这是针对都沙岛的人民而言，而且，不只是大人，我们军队所有成员的行动都必须小心谨慎，因为我们都代表着公会，对于他们而言，我们的行动都会被视为公会的意志，所以我们要尽量避免任何错误的行为，尤其是背信一事，这会严重影响到都沙回归公会到治理体系上这件事。”

“第二，我说我并没有接受大人命令的义务一事，这是事实。包括狼骑士团在内的所有佣兵们都是公会所正式雇用的正规军，老夫被任命为指挥官，负责这次军事行动的一切事务，这在公会的文书上被明确记载在上头。葛尔必特大人，你的身份与工作，仅限于公会代表以及提供船只而已，请您务必了解这个事实。此外还有一点，在出发前我就接获吉尔雷大人的密函，那位大人要求我防止您因为克鲁斯与都沙的宿怨而做出失当的举动，密函上还有公会数位大人的集体连署……”

由凯渥鲁夫口中得知到密函的存在，这件事让葛尔必特颇为惊讶，尤其是密函是由吉尔雷所发出的这件事。在海盗事件爆发之后，第一个支持克鲁斯的人就是吉尔雷，而后吉尔雷的密函，或许是为了阻止克鲁斯坐大也说不定，或许还有其他的理由……

“……凯渥鲁夫团长，你说的对，我的行为实在太轻率了，我收回我刚才的命令！……回去吧！拉法罗！”

葛尔必特命令拉法罗撤离现场，拉法罗虽然有些疑惑，但是他仍然不敢对葛尔必特的命令有任何意见，于是，他率领所有的部下一同离开都沙邸。在离开一段路程之后，他还是觉得不妥而策马到葛尔必特所坐的马车旁，对刚才的事提出疑问。

“疑~~就这样离开好吗？葛尔必特大人！这群无礼的家伙……”

“你这么想跟狼骑士团在那里进行白兵战吗？”

“……属下失言了……”

拉法罗本来差点说出“属下不敢……”的话，他很勉强地将话转了过来，毕竟他不会想要在葛尔必特面前露出胆怯的一面，而且和狼骑士团对战一事，他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不过很快地，拉法罗突然间理解了一件事，那就是葛尔必特似乎已有与狼骑士团战斗的念头。虽然狼骑士团仅有五千，扣掉意向不明的其他佣兵们，克鲁斯警卫团（实际上已是葛尔必特个人军队的私兵团）仍然能够保有两万的兵力，虽然是四比一，是压倒性以上的数字，但是面对骁勇善战的狼骑士团，他仍然没有信心，更何况对方还有术士，以及那名拥有可怕神兵与剑技的年轻骑士（才刚见识过……），三边都是令人恐惧的强敌……

就在拉法罗一个人在一旁苦恼的时候，葛尔必特下达了命令。

“回到本阵之后，立即挑选一艘速度最快的小型船以及四十名操舰术最好的士兵，记得！要最‘可靠’的！”

“……是的，大人……”

拉法罗不敢对葛尔必特的命令有任何质疑，本来他还以为葛尔必特的命令是要他回去后带兵与狼骑士团对战的，这当然是他最不愿意的事。他隐约可以感受的到，葛尔必特似乎心里已有某个计画……

“哼！虽然贪婪的狗才容易操纵驱使，但是安逸的日子似乎使这条狗的牙爪都变钝了的说……本来还期待那头白狼的……不过现在看来，美味的饵料似乎无法吸引那头狼，无法驱使的家伙最后就只是个妨碍的存在罢了……正直过头的人实在令人嫌恶……”

葛尔必特低声在呢喃着，外头那只‘贪婪的狗’完全不知道他的饲主对他冷刻的评断，他还能存活的时间，也只限于狼群被消灭之前罢了……

“吉尔雷，你这爱卖弄小聪明的家伙，你以为狼群能阻止我的野心吗？陆地上的野狼怎么可能是海龙王对手呢？呵呵～这片蔚蓝的朋提大海迟早是我的囊中物……”

葛尔必特在马车里笑了起来，在马车旁的拉法罗不自觉地起了寒颤，也许是直觉不安罢了……

葛尔必特的野心似乎不只是一定要并吞都沙而已，他真正的目标是整个朋提海贸易圈，为了打垮公会其他成员，他不会只去用唆使海盗、谣言重伤等这类三流手段而已，在现阶段，他有一张真正的‘王牌’……

被黑夜包围的都沙显得特别冷清，平日未曾去注意的海潮声在今夜却显得特别明显，在月光照耀下，离都沙还有一段距离的海面上居然有十艘船在航行，奇怪的是，船上并没有任何人，而且，每艘船都随处可见贝壳与海草黏附在船上的痕迹，仿佛这些船在之前是沉没在海底似的，每艘船的桅杆上还各挂着一面仿佛在讲“我是海盗！”的骷髅旗。

无人且帆布七零八落的海盗船之所以能够航行的原因似乎就在海底下，自海面上明显可见一个巨大的黑影正潜在海面下连结着每艘船的海锚而拖着船只前进，不规则的轮廓使得旁人无法得知下面的‘东西’究竟是什么？由于离都沙岛还有数十海哩的关系，没有人知道这‘东西’正在接近都沙岛……

第二十话 狼群合流

夜晚的都沙岛虽然因为乌云遮空而显得阴霾许多，不过月光仍然不时自云隙处穿透出来，仿佛在深黑的夜空中洒下金沙似的，这亦是难得的美景。不过，岛上的人并没有这个闲情逸致去欣赏美景，因为克鲁斯阵营之间的内哄仍然不得化解，双方都加派人手在本军的营地持续着监控对方。虽然居民们并不清楚其中的细节，但是看到士兵与骑兵在街道上徘徊巡逻的景象，对于目前的情势多少也知道个大概。人们都安静地待在自己的家中，静待事情的演变。

在狼骑士团那一方，团长凯渥鲁夫命令士兵们轮番休息，毕竟都沙的占领任务也已经进行了一天的时间，士兵们也都累了，休息是必要的，而且还要尽快与千骑长雷伊的本队合流。虽然与葛尔必特之间并没有公开绝裂，

凯渥鲁夫亦未曾放弃任何解释的机会，但是所派遣的使者甚至于凯渥鲁夫本人前去都被阻于岗哨外，葛尔必特对于都沙邸有着外人难以理解的执着心。由于这个原因，在佣兵之间也产生一些问题，他们对于是要站在哪一方的阵营这个问题上举棋不定，最后，在狼骑士团以外几乎有七成的佣兵都投向葛尔必特那一方，这对于凯渥鲁夫这一方的士气打击相当大，即使是死忠派的狼骑士团团员也受到了影响，更何况其他的佣兵们，为了重振低迷的士气，雷伊的本队就显得格外重要。

“报告团长！雷伊队长回来了！”士兵兴奋地报告这个好消息。

“雷伊这孩子总算是回来了……”

不久之后，雷伊就进入了营帐里，下午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已经传入了他的耳中，因此，雷伊在完成占领都沙全岛的任务之后，他向各地的居民宣告公会的命令之后，留下少数驻守部队，就将全军都带回都沙市。在问候过团长之后，雷伊向凯渥鲁夫报告任务的进度以及部分佣兵违反军规的事件。

“……在占领过程中，违反军纪的事件有二十一件，其中劫掠居民财物的部分就占了十七件，其余的都是犯兵向居民施暴的事件。大部分都不太严重，可是很遗憾的，有一件特别严重，有三名士兵将一名少女奸杀，这事件险些引发了居民的暴动……”

“雷伊，那三名犯行的士兵抓回来了吗……？”

“我已经亲手将他们就地处决了。”

“……是吗？我了解了。”

在这次占领都沙的军事行动中，会发生这样的事件实在是难以避免的，因为公会所招募来的佣兵们，其素质实在是太差了，有些佣兵甚至很可能是外地的强盗团或者是海盗也说不定。事实上，近年来国际局势已趋稳定，位于西方长年兵荒马乱的佛尔盖亚大陆，战火也终于有平息下来的迹象，但是和平的到来也导致佣兵等从事战争仕业的人失去了工作，就算回到故乡，其故乡多半也因战争而残破不堪，无一技之长的战士沦落为野盗的情形十分普遍。

“这次集结的佣兵成员过于复杂是导致军纪涣散的主因，如果公会能给团长多一点时间的话，我们就能够整顿军纪了，可惜这次出兵实在是过于仓促了……犯下罪行的士兵中并没有我们狼骑士团的成员，这也算是唯一的安慰之处……”

雷伊并没有继续感叹下去，此时还有比这些事还要严重的问题存在，雷伊直接请教团长凯渥鲁夫对于葛尔必特将采取怎样的行动。

“团长，您打算怎么办呢？难不成真的要……”

雷伊没说出口的话，事实上就是指“全面冲突”四字，凯渥鲁夫在思考一阵子之后，也给了他明确的回答。

“放心吧！雷伊，我绝对不会坐视事情演变到那样糟的情况的。”

“团长您心里已经有了底……？”

“你想的没错，雷伊！虽然我不知道葛尔必特为什么那么执着于都沙邸，或许里头有什么秘密也说不定，我以为，葛尔必特之所以会显露出如此焦虑急躁的模样，这应该与找不到瓦雷·都沙这件事有相当的关系。”

“！……莫非团长言下之意，是指您已经查出瓦雷的踪迹了吗？”

“哈哈！这都是托亚利与伊萨那两位年轻人的福！在救治身受重伤的警

卫队队长，我记的没错的话，好像是叫做佛克斯的男人，在那时候，由他的部下口中得到了有趣的情报……”

凯渥鲁夫拿起桌上的两个纸卷，将系在上头的细绳解开，而后又将它平铺在桌面上，那是两份一模一样的地图，上面所绘制的是都沙岛的地图。

“这一份是公会提供给我们的都沙岛地图，而另一张似乎也是都沙岛的地图，这张地图究竟……难道是……地图有问题……？”

“你也注意到了呀！雷伊！这一份是在都沙邸的资料室里所找到的，是十年前所绘制成的旧版地图……”

凯渥鲁夫用手指着不明地图的边缘，上面写有大陆历一四九年的编码印记，这确实是十年前的地图。

“那名称叫做佛克斯的男人的部下向我们透露某个情报，也就是瓦雷可能在某个地图上未标示方位的离岛上，那里似乎有废弃的补给港，在七、八年前，瓦雷就以那座岛附近的海域有暗礁与乱海流为由禁止船只出入。而后，不知什么时候，那座岛的位置也不知不觉从地图上消失了，岛上的居民因为忌惮瓦雷的权威而不敢过问，久而久之，也没有人再提起这件事了。”

“原来如此，团长，若是因为有暗礁或乱流而禁止人们进入的话，地图上就更应该标示其位置才对，可是这座岛的位置却被人故意不标示上去，可见，岛上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存在……”

从凯渥鲁夫口中得知这些线索之后，雷伊很确定地相信，他们一直找不到的瓦雷，应该就藏身在那座未标示位置的可疑岛屿上。

“由瓦雷与海盗有所勾结这一点来看，团长，我认为那座未知的岛屿很有可能是海盗的根据地，而且瓦雷·都沙极有可能就躲在那里！”

“就是这样！雷伊！得到这样诱人的情报，想必葛尔必特·克鲁斯也会舍弃私怨和我们心平气和地谈一谈吧！”

“团长决定何时前去和葛尔必特谈判呢……？”

“明天再说吧，一夜的时间应该就足以让他冷静下来吧……不过，我们这边也不能松懈警戒，毕竟就怕万一……雷伊，这个工作就麻烦你了。”

“遵命！凯渥鲁夫团长！”

雷伊与凯渥鲁夫之间对于葛尔必特的事已经讨论出个结果，本来是要就此散会了，而雷伊又突然间提起了一件事。

“团长，没想到您会为了亚利克斯的约定而和葛尔必特不惜发生冲突，我本来以为您会因为我们的事而做些让步……不过，这样也好，若是为了我们而使团长您不得不做出不像以往团长所会去做的事的话，那我们可都会不安的。”

雷伊所说的事就是指推荐狼骑士团团员进入大国当正规军的事，为了这件事凯渥鲁夫已经奔波很久，不过，雷伊、罗威特、与蕾洁儿三人似乎无意接受团长的安排，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想当国家的正规军，而是有其他的理由……

“有关推荐的那件事哦！……的确是有点可惜，不过现在弄成这样，我也不抱什么希望了，不过这可不代表我就此放弃哦！在你们点头之前，我都会继续想办法让你们三人点头的……”

“哈哈……那时再说吧……”

此时话题又转到了亚利与佛克斯那场决斗上。

“对了，团长，我听说下午的那场决斗十分精彩，听说双方不仅战技高

超，而且都是使用神器的战士是吗……？”

“是呀！亚利君虽然年轻，但是他的剑技却十分纯熟，而且又能自在操纵那把神剑‘克拉姆’，我本来以为在和平的艾斯卡应该不会有如此高超的战士出现的，不过现在……果然，世界是广大的，有像亚利这样强的战士存在也不足为奇。”

“团长太客气了，您不也能够自由操纵一样神器吗？”

“现在老罗……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叫得出“风”啊……”

凯渥鲁夫拥有一样神器，那是一对护手，与亚利的“克拉姆”以及佛克斯的“多莱迪特”一样类型的神器，它能够吸收持有者的气，而产生某种能随持有者的意识自由操纵的“风”。

凯渥鲁夫十分喜欢亚利，对于他那份过度的亲切感，事实上还有其他的理由……

“……我也是老糊涂了，不过那也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光凭那把“克拉姆”，我还不肯确定，不过实在是巧合……”

“团长所指的事是……？”

“你大概也不可能记得了吧！毕竟当时你还是个襁褓中的婴儿罢了，他是我所认识的一个人的孩子，“雷欧耐特·赛巴斯达”你听说过吧。”

“哦~~就是那位团长您时常提起的人呀！“狮子将军”雷欧耐特，就是那位平定艾斯卡内乱的英雄不是吗……？不过团长您说我不记得的事是……？”

“可以说托他的福，我才会遇见你，在二十年前，当时在被毁灭的村子的木板下找到襁褓中的你的人就是雷欧啊！因为他的关系，我才有机会收养你啊……”

雷伊只知道自己是凯渥鲁夫团长所收养的战争孤儿，事实上在狼骑士团里亦有不少人是自幼就一直待在狼骑士团这个佣兵团里，这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像是蕾洁儿也是凯渥鲁夫所收养的孤儿之一。

“这件事我还是初次听团长提到……”

“以后有机会再说吧！你先去休息一下，罗威特他们现在正在附近旅馆休息，嘿嘿~~我想那小子现在一定因为我所下的禁酒令给弄得坐立不安吧，禁酒令现在解除，大家也需要轻松一下……你就去帮我注意一下不要让他们喝得太过头了！”

“团长您不一起去吗……？”

“等我把手头的工作做完，我就会过去的，雷伊你就先过去吧！”

雷伊并不想自己一个人过去休息，他自愿留下来帮凯渥鲁夫处理眼前堆积如山的工作……

“我也来帮忙吧，这些工作如果让团长一个人做的话，就算做到明天我看也做不完，罗威特他的话，才一天不喝酒我想也不会怎样吧……”

“呵~~是吗……？我看还是让他喝吧，没酒喝的他恐怕会闹出比酒醉还要严重的事出来~~”

“哈哈！或许会这样也说不定呀！”

现在是晚上七点左右，月亮被厚云层所遮蔽而显的昏暗不已，白色的薄雾渐渐地笼罩住整个都沙岛，由于凯渥鲁夫与克鲁斯军都并非长年住在都沙岛的居民，所以他们并不知道，这道突如其来的雾气并非正常的时节所导致而成的……

第二十一话 雾夜之都

八人一小组的士兵们在都沙的街道上巡逻，由于夜雾使得能见度不佳，照明的火炬每隔十公尺就竖立一个，但是雾气似乎有逐渐变浓的趋势，火光反而使得人的视线变得更加朦胧不明，士兵们也不敢懈怠而提高自己的警觉性。

“好浓的雾哦……”

亚利正骑着马前往都沙市西侧的一间大旅馆，该旅馆在过去是以在港口工作的大批水手们为主要顾客群，所以他们的房间又多又大，足以容纳近两千人之多。凯渥鲁夫则一口气包下了三间这样的大旅馆供其团里的士兵使用，对于久无生意的店家而言，实在是一大福音。

“哦哦！您不就是亚利克斯大人吗……？！请进！”

“这匹马就麻烦你了，就是这间旅馆哦……”

“当然！这是我的荣幸！”

站岗的士兵们丝毫不敢阻挠亚利的行进而直接放行，在下午与佛克斯的那一战，已经替亚利大大地提高知名度，加上口耳相传的结果，亚利在一般士兵中的形象多少已经被夸大过头。对于士兵们过度的尊敬，而且年纪轻轻的他就被人尊称为“大人”，对于这种事，亚利事实上也早就习惯了，贵族出身的亚利，在骑士见习的时期一般下层的士兵就时常在他跟前献殷勤，亚利对于这种现象虽然不是很喜欢，但也没有特别去注意，久而久之他对于这种现象也习以为常。不同的是，当时的亚利受人过度礼遇的原因，是因为他家世与身份。而现在的亚利，是以实力赢得众人的敬重的……

“汉斯就在这间饭厅吗……？进去吧……”

亚利开门进入饭厅，里头每张桌子几乎都坐满了人，现在本来就是晚餐时间，所以也没什么不对，不过在几乎全是男人的场所居然闻不到酒味，这一点倒是蛮奇怪的，凯渥鲁夫团长的禁酒令被实行得极为彻底，由此可以看得出狼骑士团治军严明的程度。

“啊……罗威特就坐在那里，蕾洁儿千骑长也在。”

亚利很快就找到罗威特所坐的位置，原本他就是个蛮显眼的人，195公分左右的巨大体格，一头杂乱黑发而不修边幅，他粗犷的外表本来就让人印象深刻，不过最吸引人注意的还是他的巨大音量吧。而坐在罗威特对面的蕾洁儿则安静地在吃晚饭，她似乎是个蛮沉默的女人，不过她的沉默并不代表她不引人注目，她有着一头及腰的白银长发，端正秀丽的面容加上一身中性的便服打扮，亚利想不管是男性或是女性都会被蕾洁儿的美所迷惑吧。不过亚利最在意的地方，还是蕾洁儿拥有魔力这件事，在下午与佛克斯的那一战，亚利就亲眼目睹蕾洁儿特殊的魔法剑技，这一点，或许就是她能够以一介女儿身成为狼骑士团千骑长中的一员的最大原因吧……

亚利本来是要过去和罗威特他们打个招呼的，不过他突然间注意到那边的气氛有些奇异，仔细一看，罗威特正在叮着邻近桌的人，那桌坐的人就是汉斯以及术士修瓦克，而修瓦克正和汉斯兴高采烈喝着酒，这个举动，简直就像是在饥饿的老虎（罗威特）旁吃香喷喷的美味肉块一样……

“虽然只是普通的酒，不过在这时候喝，不知为什么却显得特别醇美

呢……？你也有一样的感觉吗……？汉斯吾友！”

“你喝醉了吗……？修瓦克……在这种场合就多少克制一下吧……”

“禁酒令关我们屁事啊，别理他们！汉斯！我们就痛快地喝到明天吧！”

“……”

虽然汉斯口中是这么说，但是酒还是一杯接着一杯地喝下去，毕竟，汉斯也是个无可救药的酒国同志。吊人胃口，挖苦别人是修瓦克的缺点，他还有一样特别惹人厌的缺点，那就是修瓦克很爱摆架子，尤其是当他看到有人姿态很高的时候，他就会以更高的姿态嘲弄那个人，所以在别人眼中，修瓦克总是一幅高傲的模样。事实上，在与修瓦克相处的这段期间，亚利也发觉到修瓦克其实是个蛮好心的人，只是很可能是在过去因为他拥有的强大魔力而使得一般人对他的态度都是恐惧戒慎的模样，所以才导致他人格上有些缺点。事实上，修瓦克是个身份成谜的人，世界上拥有术士资质的人现在都是由优希亚教廷管理的，但是，同样是术士的伊萨也不知道他的底细与过去……

“呜~~我受不了了~~酒~~”

“罗威特千骑长，请您不要这样子~~别忘了团长的命令~~”

“沃德！别阻止我！为什么那个灰毛的浑蛋可以喝酒而我就不可以呢？放开我的手，我要喝酒！”

一头灰发被说成灰毛的修瓦克看到罗威特的模样更是起了酒兴，他故意把头转向罗威特直接拿起整个酒壶就大口大口灌起来了。看到此景，罗威特的动作也越显得粗暴起来，他的部下沃德就不小心被他的手肘击中留下了一个乌黑的眼圈。

“啊……罗威特……”亚利来到他的桌子旁边，本来想一同劝阻他的，可是看到这滑稽的景象，亚利差点笑了出来。就在亚利拼命忍耐住笑声的时候，罗威特突然间一只手就把亚利给抓了过去。

“你要做……什么……？罗……”

“喂！汉斯！你宝贵的金发少爷现在就在我手中，不想见到他在这里跳脱衣舞的话~~就赶快把酒拿过来吧！哈哈！”

汉斯被罗威特的举动惊讶地说不出话来，修瓦克则是笑得背都弯了，在四周的人则是把这闹剧当成饭后余兴似的，开始鼓噪起来。莫名其妙被当成“人质”的亚利试图脱离这尴尬的局面，就在他要用力挣脱罗威特的手臂时，有人先下手了，一瓶酒被丢了过来，准确地命中罗威特的脑袋。丢酒瓶的人，就是凯渥鲁夫团长。

“好痛耶~~老爹！耶~~这是……酒！哦~~太浪费了~~”

“我常看人发酒疯……可是，没酒你也能发酒疯……真是让老头子我大开眼界……”

看到罗威特的样子，凯渥鲁夫实在也气不起来，此时，在一旁的雷伊也向在场的众人宣布禁酒令解除的消息。

“团长解除禁酒令了，我们已经搬了好几箱酒搬过来了，高兴吧，罗威特！”

“哦~~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雷伊啊~~”

“一人一瓶！刚才那瓶就是你的，这是惩罚你刚才对亚利君无礼的举动！”

凯渥鲁夫一句话彷彿给罗威特判了死刑似的，不管罗威特如何撒娇恳求，凯渥鲁夫都完全不通容，于是，看不下去的雷伊便出来打个圆场。

“好了好了~~我的份就给你吧，罗威特。”

“哦~~雷伊，你真是我的亲友~~”

“太宠罗威特那小子是不行的喔！雷伊.....你每次都这样.....”

“我从罗威特大哥那得到的照顾才多呢，您就原谅他吧，团长。”

在这滑稽的“绑票”落幕之后，凯渥鲁夫、雷伊也与罗威特他们同坐一桌，整个饭厅又变成往成只有男人时该有的景象了，热闹非常，酒味，果然还是男人特有的味道。

之后，罗威特向亚利为他刚才的举动道歉。

“亚利.....刚才的事很抱歉.....”

“算了！我不会在意的！”

亚利并不是会在乎这种蠢事的人，他反而对于罗威特他们之间毫无间隔的友情感到感动。此时他看到汉斯在另一桌向他招手，他也轻轻挥手向汉斯回应，此时，亚利心里有点感慨地想着。

“最近很少跟汉斯说过话呢.....真是蛮奇怪的，大概是最近一口气认识许多新朋友的关系吧.....”

最近汉斯几乎都和修瓦克一起行动，而亚利也几乎都是跟伊萨一起行动，所以两人就较少有机会谈天，只有一般的应对而已，或许就因为他们亲如家人，所以亚利就觉得，汉斯待在自己的身边这件事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亚利从来没有想过，汉斯是否会有离开他的身边的一天.....这件事他一点都不曾想过.....

在用餐过程中，凯渥鲁夫提起了有关佛克斯的伤势治疗情况，刚才亚利就一直跟在伊萨的身旁，佛克斯的治疗就是由伊萨负责的，亚利因为自觉帮不上什么忙，才离开回到都沙市。于是，亚利提起有关伊萨以魔法治疗佛克斯的过程。

“那实在是太神奇了，在伊萨咏唱完咒文之后，好像是光系的魔法似的，我不太懂啦.....反正就是治疗的魔法，在许多闪烁但不刺眼的不可思议光点覆盖住佛克斯之后，他身上的伤就逐渐愈合起来，那本来应该是要两三个月才能治愈的重伤呢！”

“哦！我就觉得那位叫伊萨的小弟特别顺眼呢.....不像某个乖僻，爱挖苦人，没同情心.....又臭屁的术士.....”

罗威特的话，一半是说给刚才被他指为灰毛的术士听的.....

“那伊萨君还待在都沙邸吗.....？”凯渥鲁夫又问道。

“我离开的时候伊萨他还在进行治疗，我想我留在现场也不会有任何帮助，所以我就离开了，他的伙伴安德森还留在那里，我想他的安危是无需担心的。”

“是这样子啊.....那为伊萨君还真是奇特的人呢.....？他跟我所知道的术士印象可以说完全不一样呢.....”

“凯渥鲁夫团长，你所说的印象是.....？”

亚利对于凯渥鲁夫所说的话感到好奇，事实上，在之前，亚利就对一般人对于术士的恐惧态度感到不解，自搭船出海经历许多事件而一直到这个地步为止，亚利了解到所谓的术士事实上也跟一般人无异，虽然百年前的那段“过去”使得术士在一般人心目中成为恐怖的化身，那段历史亚利自小就听着它长大的，但是看到伊萨，亚利就可以感受到教廷的术士们为了扭转自身在一般人们心目中的负面形象所作的努力，难道他们还做的不够吗？亚利

也有想过自己也有可能是资讯不足，毕竟，他所认识的术士也才只有伊萨与修瓦克两人，待会从见多识广的凯渥鲁夫团长口中，应该可以得知更多有关术士的事情。

“哦~~亚利君你也有兴趣听吗.....？”

这是难得的机会，亚利当然是频频点头示意。

“嗯~~那好吧！那我就说吧，不过，这对于亚利君而言，或许是一件很难理解的事情.....”

“难以理解.....这有怎么说呢.....？凯渥鲁夫团长.....”

“亚利君你一直都住在艾斯卡大陆北方的神圣艾斯卡帝国里是吧.....”

“是啊，我就住在优格里尔。”

“艾斯卡是个好地方呢.....在我率领全团来此之前，就曾经过神圣艾斯卡帝国，那里实在是和平的地方，或许就和那大陆是单一国家的缘故吧。在我们的故乡佛尔盖亚大陆就不是这样和平了，绵延达百年的战乱你能够想像吗？诸国林立，时而联合又时而分裂，今日的友邦在明天可能就成了敌国，这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凯渥鲁夫轻轻地放下了酒杯，开始慢慢叙说着拥有最古老历史的佛尔盖亚大陆那沾满鲜血的过去。

第二十二话 古老的神话

佛尔盖亚，在亚特兰提斯大陆浮起之前，可以说是人类目前所知拥有最古老历史的大陆。目前，要探讨人类文明的发展，尤其是千年以上的历史，优希亚教的神代史记载的最为详尽，理由无它，这与一场发生于一千五百多年之前的大战有关，在优希亚教的文献里，那场几乎将世界毁灭的战争，被称为“末世战争”或是“破灭战争”.....

优希亚教神代史记载着，在过去人类曾经有过一段极为繁荣的文明存在着，在其他非优希亚教的古代史料中也有记载那个繁荣的国家，其名为“亚特兰提斯”，一个已被现代人遗忘达一千多年之久的千年古国，传说在过去，亚特兰提斯的疆域曾占世界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世界最强盛的国家。直到百年前，因地壳变动的关系，在艾斯卡东方朋提海以东浮出了陆地，由其上陆上的遗迹文明，人类才确定亚特兰提斯并非只是宗教神话里的梦幻国度而已，它是确实存在的，那个陆块的浮起时间已经不可考了，在大陆历四年，人们将此新大陆冠上那梦幻古国的名称，通称亚特兰提斯大陆。

神代史记载着，亚特兰提斯的人们，由于过度的繁荣，使得人们极为自傲，认为即使没有神的存在，他们也能够统御天地万物，而后，他们抛弃对创世之神（神名不明）的信仰心，沉迷于高度物质文明的享受中，逐渐，神的存在自人心中，甚至于世界上消失了.....

仿佛是维系着长达数百年的繁荣的基石出现裂隙似的，不可抗拒的天灾、遗传障碍导致出生率下降，各种问题突然间降临至亚特兰提斯这个自大的国家里，亚人自傲的文明完全无法有效解决问题，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些问题逐渐扩大，亚特兰提斯这个巨人就仿佛陷入慢性死亡病症当中，坏死的部份由末端渐渐地扩散至全身，亚人只能看着自己建立的一切一步步走向慢性灭亡.....就在这绝望的气氛当中，自天空出现了谜样的生命体，它降临至亚

特兰提斯，之后，天灾异变平息了，枯死的大地又再获生机，人类都认为，那群降临大地的诸神，就是被他们遗忘的神祇。亚人带着忏悔的心，祈求诸神们也能够对他们施与恩惠，降临的诸神们允诺了人类的要求，人类可以自诸神手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但是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人们必须献出信仰心，而舍弃对旧神的信仰（事实上亚人早就忘记他的存在了），事实上，这群降临的神祇，是来自某个不明世界的异界之神族，其神名为“姆亚”……

姆亚诸神的要求，在亚特兰提斯里掀起了巨大的波涛。不愿接受姆亚诸神要求的一派，他们以为之前降临在亚特兰提斯的灾难，事实上就是来自创世之神（被遗忘的那个真神，连神名都不明）的警讯，如果人类再一次背叛神的话，下一次的灾难，就将是世界末日。而那群不明正体的姆亚诸神，他们认为有可能是与创世之神对立的魔族，甚至于根本就是邪神。而接受姆亚诸神的一派，则认为创世神根本就不存在的，假如他存在的话，为什么不现身出现呢？过去祖先之所以舍弃对他的信仰，就是因为人们根本无法证实他的存在，亚特兰提斯的繁荣，是由先人与子孙们一点一滴所堆积起来的，神又做了什么贡献？假如他真的存在，而且还带给亚特兰提斯灾难，这样的话，创世之神根本就是人类的敌人，一个隐藏在黑暗中的邪恶暴君，人类反而应该与站在人类这一边的姆亚诸神一同与邪神战斗。就这样，一道无法修补的裂痕，将亚特兰提斯分为两个阵营，原始信仰派与姆亚信仰派各自集结大军，展开了一场将所有的人类乃至世界的一切都卷入的超级大战，即后人传述的“破灭战争”……

破灭战争共分为两期，前期是旧神信仰派与姆亚信仰派的对决，后期则是姆亚诸神内部分裂所引发的战争。有关这方面的记述并不太完整，而且缺乏文字的记载，大多是由口耳相传再收集而来的。

大致上，在前期时，人类中信仰姆亚的一派不仅自姆亚诸神处获得了强大的力量，而且还得到姆亚诸神的帮助，信仰旧神的一派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落败了。但是到了后期，姆亚诸神间也起了争执，部份的姆亚神族认为他们根本就不需要理会人类的存在，而且，人类今天背叛了旧神，总有一天，同样的事也会发生在他们的身上，于是，他们主张将卑劣下贱的人类完全消灭，而再一次进行创世，由更完美的人种来取代现在的人类，建立一个“姆人（依姆亚的意志而生的超人类）”的世界。

但是同情人类的另一派姆亚诸神，则持反对意见。他们以为，自己毕竟是属于外来的族群，来到了这个星球，他们没有权力、也没有资格剥夺人类的生存权，而且在降临之前，他们便已经达成要与人类并存的共识。之后就进入了破灭战争后期，与前期不同的是，后期的规模与水准已不再是人类战争的程度，而是更为壮大的诸神战争……战争的过程并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事实上也不可能有任何记录，因为，这一战后，所有的一切、生命、人类、甚至于姆亚诸神都自世界上消失了，还遗留下来的，仅仅剩下残破的焦土世界，就连末世战争（破灭战争）是何时结束的也没人知道……

死绝的世界究竟持续了多久没有人知道，但是奇迹的事发生了，有少数的人类残存下来，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如何逃过那场诸神战争的，虽然逃过了破灭战争，但是更为严重的事情还正等着他们，世界已经不再适合生命存在，在保住他们性命的“圣域”之外，只存留着焦黑的大地以及昏暗污浊的天空与大气……不过，希望之光仍然未曾消失掉，神的使者自天空降临到这个绝望的世界上，以绝大的力量开始重整这个深受伤害的世界，于是，

生命自大地复苏了，绿色覆盖了焦土化的大地，被绝灭的动物们又出现在山林平原中，神使以光之剑切开了黑暗的天空，传播生命的风取代了污浊的大气，有了季节变化，雨开始下了，死水般的大海在注入这清新的雨水之后在一瞬间被净化了，被破坏的世界在神使的力量之下终于复苏了……

世界复苏之后，人们带着敬畏的心聚集在神使的周围，人们以为，神使必定就是创世之神，所以他们才颤抖地想取得他的原谅，因为，人类所犯的罪是多么深重啊……但是，神使仅以笑容回应着众人，并且将安慰着跪倒在地并颤抖不已的人们，他没有说任何话，跪地的人们一个接着一个站了起来，因为，在心中那股因叛神而带来的恐惧在他们抬头看到神使的一瞬间，罪恶感立即消失无踪，而且，彷彿有无数只看不见的手将他们扶起……后来，人们以为，那是因为神已经原谅了人类……

“我的工作还未完成，下一次我再来临的时候，我会带着神创造的理想乡一同来到人世……”

神使在人们面前作了如上的预言之后，就自人们面前消失无踪了，仅留下他的御名“优希亚”。关于神使优希亚在离开时所留下的话，事实上，直到今天在神学者间仍然存有很大的争议，对于史学家而言，亦有不少人认为所谓的神使优希亚，甚至于毁灭世界的破灭战争都只是优希亚教廷所创造出的神话罢了，他们以为，一千五百年前的历史之所以不明，这与“圣国历五百年（圣国是在一千五百年前由信仰优希亚的人们所建立的，此国家是个完全的神权国家，后来因政争而解体，教权分离出来就成为优希亚教廷的雏体，圣国历五百年约在大陆历八百多年前。）”之后的连绵战乱有直接的因素，战争导致文献遗失，为了政争又出现许多伪造的文献，所以到了今日，优希亚教的神代史已经缺乏如正史般的可信度，而仅是个神话而已。

依据优希亚教神代史终章的记载，在神使优希亚离开人世之后，他的预言，逐渐形成一种教义，那就是现代每个人不管有没有信仰优希亚教都知道的著名教义“神国降临”（为何会如此这与魔王“红莲的魔导师”掀起的“神民革命”以及“阿雷斯英雄谭”的流传有很大的关系），人们以对真神与神使优希亚的信仰心组成了一个国家，此国家原先只是数万人规模的小国（事实上也是世界唯一的国家吧……），此国即是在历史上名为“圣国”的完全神权国家，圣国的建国之地，便是在佛尔盖亚东方的肥沃平原上，亦是现今优希亚教廷的所在地。

在优希亚的教义里，他们坚持人类的发源地便是圣国，在初期的两三百年前，圣国中央对于信仰的控制非常严厉，绝不容许有挑战优希亚基本的言论存在。但是在圣国历四一九年的时候，圣国教义便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在佛尔盖亚西北，有拓荒者发现到一个人类国家（亚汗帝国）的存在，这件事对于圣国是世界唯一的人类国度的说法明显是个严重的威胁，后来位于佛尔盖亚东北的岛国“倭国”，以及南方沙漠民族国家（诸国林立，名称很多……）陆续被发现，人们对于神权统治阶级的话开始产生疑问，圣国的和平也是由此开始动摇起来……

事实上，根据历史学家的考据，早在圣国历四一九年之前，圣国的统治阶级的神官与祭司就已经发现到包含亚汗帝国在内数个国家的存在，而且是在之前一百多年就发现了，这一百多年间，他们以军队与杀手集团暗中除掉那些知道不该知晓的事情的人民，为什么那群神职者会用这种残暴偏激的方式阻止人们了解真相呢？只为了一个原因，那就是“特权”……

圣国的成立，在最初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也因此，神官多半都拥有极高的特权，就某方面来说，当时的神官，不过是取代贵族二字的代名词罢了，日后，神官阶级也以他们自以为理所当然的理由成为世袭的职位，信仰心被贪恋特权的心所取代，对于会出现以恐怖暴力的手段屠杀得知真相的人们这件事，也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特权罢了。

而为什么这群贪婪的和尚所设下的封锁线会出现空隙呢？事实上这也是政治斗争的结果，不得势的一群特权阶级自然会憎恨得势的那一方，这一点，早就被觊觎圣国的亚汗帝国注意到，于是，亚汗帝国的工作人员便与那些心怀不轨的神官勾结，开始进行颠覆圣国的阴谋，其结果当然导致圣国的内乱，而亚汗帝国也因此得以介入圣国的内乱，谋取自身的利益，这可以说是极轻松的方式。

但是觊觎圣国繁荣的国家并不止于亚汗一国而已，在佛尔盖亚边境也有数国同样觊觎圣国的财富，在他们也加入竞食这块大饼之后，佛尔盖亚也进入了动荡不安的时代。

之后，佛尔盖亚时而战乱，时而和平，一千年来，兴亡不断交替不已，千年前争夺大陆霸权的数个国家，如今大多数也都解体甚至消失，在这期间，无数的国家诞生，最后也难逃灭亡的命运，“兴”与“亡”的二拍子不断轮替着，就仿佛是一出永不停止的圆舞曲……

在圣国解体，经历数次改革变迁，优希亚教也自圣国这个神权国家脱离，成为单纯的宗教组织，在这千年间，优希亚教有时成为饱受战火蹂躏的人们心灵的寄托，有时它也为了‘夺回圣地’这类理由发动宗教战争，将佛尔盖亚带入更大的战乱当中……

在这仿佛无尽头的乱世里，人民对于神使优希亚“神国降临”的预言的信仰却更加坚定了……

优希亚神代史的可信度究竟有多少呢？过去那场一度毁灭世界的“破灭战争”究竟是真还是假呢？在这里倒是有一件事可以参考，那就是当时圣国以外的国家其历史也只能追溯到距今一千五百年前而已……，不管破灭战争是真是假，在一千五百年前肯定有某件大事发生过……

在改组后成立的优希亚教，其神学者也曾经为自己宗教的神代史做过一种解释，当时在破灭战争之后，并不是只有位于佛尔盖亚中部的“圣地”的那群人获救而已，在其他的什么地方，想必也有相同的圣地存在着，所以存活下来的人事实上比他们所想的要来得多，在其他地方存在着其他的人类国家也就不足为奇。

这个解释，是在佛尔盖亚的人们第一次跨海发现东方的艾斯卡大陆并且与原住民接触时。就出现在随着移民一同渡海前往的著名神职者“撒乌斯神父”的日记中。

优希亚的神话究竟隐藏着什么事实呢？看似虚假，但是又仿佛有那么些真实，神使优希亚口中的“神国”真的会降临吗？撇开宗教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佛尔盖亚的人民对于“神国降临”的狂热信仰，佛尔盖亚的连年动乱或许是最大的原因吧（东方的艾斯卡大陆就和平得多），处身在这样的环境，人当然会去幻想一个和平的世界，而“神国降临”正是他们寄托希望的精神支柱，优希亚教的信仰在佛尔盖亚也就因此较为兴盛，而和平的艾斯卡，则因为和平的生活而居民较无信仰上的寄托，在艾斯卡帝国南方的自治区里，无神论者更是多不胜数……

一百多年之前的世界历史大致上就是这样，而自亚特兰提斯浮起之后，术士的出现，又使得时代开始急速变化，命运又朝向不可预知的方向前进……

第二十三话 百年的憎恨

在旅馆的饭厅里，亚利、罗威特、以及一群好热闹的人正围在凯渥鲁夫团长的四周，看着众人兴致勃勃的模样，凯渥鲁夫也努力回想，话题究竟要从哪里开始呢？

“嘿嘿～～忘记过去的事情是痴呆的开头征兆哦～～小心哦～～团长老爹～～”

罗威特的玩笑换来了凯渥鲁夫的铁拳，凯渥鲁夫无视罗威特的抗议，在轻咳几声后，“白狼”开始诉说着他过去的回忆。

“从哪里开始说好呢？……亚利君，你以前有听说过“神民革命”吗？”

凯渥鲁夫口中所说的“神民革命”是在大陆历五九年的时候，由红莲的魔导师（被后世视为魔王，其本名亦被删除，是为一个禁忌）发动的，他主张术士为被神选上的人（神民），而没有魔力的一般人是被神所舍弃的贱民（弃民），而优希亚教义“神国降临”的真义，就是神民要排除掉盘踞大地的弃民们，而后由神民的绝大魔力，在地上建立一个永恒的理想乡，即“神国”……

“就是“阿雷斯英雄谭”里提到过的，在百年前，那个魔王“红莲的魔导师”所做的恶业嘛！我从小就听这故事长大的，几乎会背了。”

“阿雷斯英雄谭”是由吟游诗人收集百年前的英雄“阿雷斯”的生平事迹所创作出来的故事集，阿雷斯并非是虚构的人物，而是真实存在的人，他的冒险事迹在冒险者之间一直是传奇性的存在，尤其是阿雷斯粉碎魔王“红莲的魔导师”的野望一事，更使得他成为世界知名的英雄。由于阿雷斯是出身于艾斯卡大陆的人，所以在当地他的事迹更是广为流传，亚利在孩童时代就对他知之甚详，这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那你也知道那个红莲的魔导师也是创造魔法文明的第一人吧……”

“嗯……这一件事我是知道没错啦……只是，那毕竟只是一个偶然罢了，就因为这件事，所以一般人对于术士一直是抱着既排斥又恐惧的态度，或许是这样没错，但是我觉得不能够就这样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又不是所有的术士都是像那个魔王一样的坏人，还是有很多术士是非常善良的人呢……”

对于亚利为术士的辩解，凯渥鲁夫只是微笑着耐心听他说完，之后，凯渥鲁夫又继续讲下去……

“你别激动～～亚利君，我跟你讲，我对于术士的立场，事实上也是和你一样的，我也认为不能够因为部份术士是这样就将全体的术士都视为同样的恶党……而且，我想先让你了解一件事，人哦！是一种很容易受到周遭环境影响的生物，生活在不同的环境，那人的对事物的看法以及态度是会有很大的差异的，这一点你能了解吗？”

“这我了解！只是……”

“哈哈～～你别急！你先听我说完吧！你是个重视他人，又以处处为别人着想为优先的好孩子，尤其你还是贵族出身呢！这更是难得……”

“耶～～等等！为什么凯渥鲁夫团长你会知道我是贵族……”

对于亚利提出的疑问，凯渥鲁夫回答道。

“你是那位有名的神圣艾斯卡帝国狮子将军“雷欧耐特·赛巴斯达”的儿子是吧，我是从你的家姓以及你的剑“克拉姆”才推断出来的。果然是虎父无犬子啊！事实上，我以前曾经与令尊见过面，另外那位女性说不定就是你的母亲吧……”

赛巴斯达家最初也只是个领有帝国骑士封号的下层贵族家族，在亚利的父亲雷欧耐特因平定内乱有功，他因而获得晋爵，获得子爵的位阶。虽然后来雷欧因某个原因退还他受封的爵位与领地，赛巴斯达家又还原成原来的帝国骑士家族，不过光是名声，赛巴斯达仍然是神圣艾斯卡帝国著名的武门。

“这件事我没有听父亲提过……”

“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在待会或许会提到才对，先回到原来的话题吧！”

“嗯！请您继续！”

听到凯渥鲁夫认识自己的父母一事，亚利非常惊讶，同时他也很想听听有关年轻时父母亲的事，尤其是早逝的母亲“阿芙莉娜”的事情，在亚利两岁的时候，他母亲就因为宿疾而病逝了，父亲也很少提起过有关她的事情，对于亚利而言，母亲是个极为模糊的存在，只是每当亚利凭着父亲雷欧的形容来想像时，很不可思议的是，亚利可以感受到一股莫名的温暖……

凯渥鲁夫又回到原来的话题继续说道。

“出生在艾斯卡的亚利君你哦，或许很难想像一件事，在这个世上，有人是过着不卖女儿，甚至在饥荒时若不杀害亲生幼子就活不下去的穷苦生活……在我出生的故乡佛尔盖亚，这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亚利专注地听着凯渥鲁夫的一言一语。

“在平时，农村聚落的人要忍受盗贼的掠夺，在战时，要忍受军队的强制征收，一次循环下来，在下层阶级生活的人们就要面对更为艰苦的环境，被战火破坏无遗的家园，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你就无法继续在这片土地上活下去。我以前听家中的长辈说过，过去他们也是过着一样的生活，偶尔会有个几十年的和平，但是最后都会被更大的战火所吞没……你能想像吗？人们诅咒着和平，因为对他们而言，和平只是下一场更大规模战争的孕育的温床，几百年来，佛尔盖亚的人们就是以这样的思想活下来的……”

“……”

亚利一句话也说不出，对于生长在和平的艾斯卡的他，根本无法去想像这种事。

艾斯卡自五百多年前初代移民开始迁徙之后，直到现在，也才发生过三次较大规模的战乱与内乱，但是都没有持续多久，本来，艾斯卡的移民潮就是为了脱离佛尔盖亚的战火而产生的，深知战争可怕的人们，到最后也因为对和平的期许而组成了神圣艾斯卡帝国，十几年前的内乱之所以会很快平息，这跟叛乱派的不得人心也是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佛尔盖亚的人们抛弃对现实和平的期望，而转为追求心灵上的一个理想乡，优希亚教的教义“神国降临”，顺理成章地成了饱受战火蹂躏的人们心灵的寄托，这件事似乎也就蛮理所当然的了……”

“那神民革命不就……”

听到这里，亚利大概也能了解术士之所以会被人如此憎恨的原因了，

凯渥鲁夫继续将接下来亚利想讲的话继续说下去。

“没错！对于佛尔盖亚的人们而言，红莲的魔导师所发动的“神民革命”，就等于在毁灭一般人们心灵中唯一的寄托，现实的苦难已经将一般人压得喘不过气来了，现在又有人连他们心灵上作为唯一安慰的理想乡都要剥夺。亚利君，你想想，人们能不去憎恨术士吗？对于百年前同样遭受侵略的艾斯卡人而言，魔王的术士大军不过是拥有强大力量的侵略者罢了，但是对于佛尔盖亚的人们而言，憎恨的等级是完全不同的……”

听到这里，亚利逐渐了解到伊萨为何时常流露出寂寞又焦距模糊的眼神，而当自己以毫无差别的态度与他交谈相处时，对于伊萨而言那是多么的令人喜悦……

“我想你也知道，在“神民革命”被平定之后，世界所有的术士现在是由优希亚教廷统一管理的……不过直到现在，在佛尔盖亚一些偏僻的区域，还有杀害出生时拥有魔力的婴儿的恶俗，虽然教廷已经尽力劝导，事实上，那些杀害幼儿的人，多半就是其亲身父母，因为能生下拥有术士资质的婴儿的人，就代表其双亲家族必有一方是拥有术士血缘的族系，为了不让其他人知道，其双亲会冷酷地杀害幼儿……”

术士的力量是以血源来继承的，不过，由于在大气中的玛那（魔力）浓度还很低之前，其力量也无从显露出来，所以在以前也未曾有人为了术士血统的优劣而进行近亲通婚，所以术士的血统就因此散布在一般人之间，隔代遗传的情形也相当普遍，父母没有术士的力量，未必子女就不会有。在没有遗传学的时代，带着魔力诞生的婴儿多半会因为迷信而被视为被恶魔附身的魔胎……

“……或许是这样没错，可是，那也已经是百年前的事了……这百年来，术士们的努力难道还无法让人们改观吗……？”

亚利不禁想为伊萨他们叫屈，伊萨绝非是个像百年前那些恶术士一样的人，他是个既善良又有责任感的人，修瓦克虽然嘴巴毒辣，但是他绝非是个冷酷无情的人，亚利他反而以为，修瓦克会有如此冷默的个性，旁人推卸不了责任的。

“亚利君你别太激动啊！别人的想法就是这样啊……”

“可是……这太过份了啊……”

“人们的观念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你有这个心是正确的，或许总有一天，你能够改变术士们的命运也说不定……”

“啊～～团长，您……您太看重我了……”

亚利面红耳赤地低下头，他认为凯渥鲁夫对他的评价实在太过头了。

“哈哈！亚利君你不用太害羞嘛～～你要相信你潜藏的能力与可能性，没有人可以知道自己的未来究竟能够达到何种境界……就算只是梦想，你也就作下去吧！作梦是年轻人的专利呀！不要去其他事，就朝着梦想一直冲下去吧！你的父亲雷欧就是个充满梦想的人，当时他只是个流浪的冒险者，又有谁知道他能成为家喻户晓的大英雄呢？那不就是个例证吗？”

提到雷欧，凯渥鲁夫似乎又想起了某事似的，突然间静下思考中。

“凯渥鲁夫团长，您怎么了……？”

“喔～～抱歉，我突然间想起了一件事，就是不知道那件事对于术士被人憎恶有没有关系呢……？”

“是什么事呢？凯渥鲁夫团长……”

“我记得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刚才好像也有稍微提到过，那一年，我认识了你的父亲，另一名叫作“阿芙莉娜”的女孩子……她是你的母亲吗……？”

“我的母亲的确就叫做阿芙莉娜……她在我二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真是遗憾啊……这么说来，那孩子的人生才过了二十二年呀……抱歉啊！让你想起伤心的往事……”

亚利赶紧摇头表示不在意，事实上，对于能从凯渥鲁夫团长口中得知母亲的事，亚利其实非常期待，在他脑海里母亲模糊的身影形象，此时又缓缓浮现出来……

“嗯嗯～～那我就开始说了，那是我三十岁还年轻正值壮年的时……呜哇啊！好痛！”

哪个浑帐东西！”

“三～十～岁～耶？？？老爹你还真是说谎不打草稿，说！你今年几岁啦？？？”

扯虚报十岁的凯渥鲁夫后脚的人就是刚才挨了他一拳的罗威特，若不是亚利赶紧打个圆场的话，在周围的人的鼓噪之下，两人铁定会吵架起来。

“真是的！才虚报五岁就这样，男人的度量岂能如此狭小……”

听到五岁这个词，罗威特这次没吐糟了，不过他也是拼了命才忍住笑意……

“别理他……我们继续！那个事件……是发生在二十年前，位于佛尔盖亚教廷本部西方，一处现在被人称做“威尔斯死谷”的地方，在过去，那个地方，其实只是一个位于美丽山谷的小国家，那个国家，就叫做“威尔斯”……”

第二十四话 威尔斯事件(前)

在二十年前的佛尔盖亚大陆，有一个位于山谷盆地的小国，其名为“威尔斯”，该国无心去加入北方列强争夺大陆霸权的行列，再加上威尔斯王国位于边陲地带，而且东方又有优希亚教廷保护伞，所以该国的人们一直过着宁静的生活，虽然不是很富裕，但是与其他挟在大国间苟延残喘的小国相比较，和平或许才是最大的财富吧……

但是好景不常，由于少数野心份子为了自己的目的，潜进了这个平静的小国，到最后，这个国家竟然走向完全灭亡的道路，如今的威尔斯，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闲静小国，而是充满魔物，令人畏惧的“威尔斯死谷”，一个死灵横行的邪恶大地。

“世界上竟然会有这样的地方……实在让人不敢相信……”

凯渥鲁夫继续述说着威尔斯的过去……

“事情的开端，应该是二十一年前的事了，那是“威尔斯事件”发生的前一年，有一个组织潜入了威尔斯，并且杀害了当时的国王，掌控了整个国家。后来听说，那个神秘组织，事实上是由一群反叛优希亚教廷的术士所组成的……在事件结束之后，根据教廷的说法，那群术士是因为信仰魔王“红莲的魔导师”的神民革命思想才反叛教廷的，他们占领威尔斯的目的，就是要依魔王的神民思想然后在当地建立一个属于神民（术士）的王国……”

“这么说来……难道团长您曾经参加过教廷的讨逆战争吗？”

“你猜的没错！亚利君！在二十年前，当时这个狼骑士团还没有成立，我只是个大规模的佣兵团团长罢了，当年我与其他十多个佣兵团一起受雇于优希亚教廷，参加了那场战争……”

“二十年前……奇怪！为什么教廷要拖整整一年之久才正式处理这件事呢？”

亚利话注意到这个疑问早就在凯渥鲁夫的意料中。

“这是个好问题！为什么教廷要拖一年的时间呢？事实上，教廷并没有拖那么久才处理，在威尔斯被反叛术士夺取消息传到教廷的时候，现任的“法尼尔教皇”就立即赦命其周围几个从属国组织军队去讨伐叛党，但是结果却惨败而归，虽然这是因为威尔斯本身是属于易守难攻的山谷地势，其实最大的原因，是术士的强大的魔法力量，他们以强大的魔力重创了讨逆军……历史上最后一次记载着术士参与战争的记录，那已经是一百年前魔王“红莲的魔导师”发动“神民革命”时候的事了，在现实目睹魔法的绝大力量再加上过去的魔王传说的双重影响之下，讨逆军的兵士在一瞬间就溃不成军，全都逃之夭夭……”

凯渥鲁夫稍微休息一下，喝了一杯酒之后，又继续说道。

“这次对叛党实力的错估，教廷就打算出动麾下的术士去收拾叛党，想一想，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能对抗术士的人，当然也只有术士才行……不过，优希亚教廷的举动，确被其他大国所得知，他们以违反圣临历一四二六年（大陆历五十六年）时世界各国共同订立下的“星之盟约”中有关术士不得参与国际战争与内乱的条款，对教廷施加压力，当时，就连与教廷极友好的“马尔可王国”都将大军集结在边境上……”

圣临历是以优希亚教传说的圣使优希亚降临的那一年作为元年，事实上就是圣国历，在圣国覆亡之后就无人再用下去，不过后来优希亚教的复兴，教徒大增的原故，圣国历才重新再被采用，更名为“圣临历”，而后成为佛尔盖亚大陆的通历。而“星之盟约”，则是在“神民革命”平定之后，由世界各国共同签定的条约，内容除了又许多对于术士的各种人身限制之外，也包括世界所有的术士都由优希亚教廷统一管理的条文。由于立约的那一年有数颗慧星（四年一度，数量不一，若是当慧星预定通过的那一年没有慧星的话，人们会将那一年视为凶年，有许多禁忌）通过，所以才被称为“星之盟约”，那四年一度的慧星通过年，在某些国家如艾斯卡还会在那一年举行“星祭”等仪式。

“等等！团长，这不是很莫名其妙吗？那些国家为什么要反对，或许是违当初的约定，但是教廷会这么做，也是不得已的呀……”

“若是事情有那么单纯就好了，亚利君，你慢慢听我说吧。事实上，那些国家会有如此的反应，这也是因为，他们害怕教廷强大的力量啊……在当时，还谣传着那群术士的反叛行动，事实上都是教廷在背后唆使的，其目的就是要让教廷能得到动用术士的大义名份，其真正的目标，是要讨伐那些发动战乱且屡次将教廷的调停视为空话的争霸诸国……你想，有这样的谣言出现，各国难道不会有动作吗？”

“确实……”

“亚利君，你不觉得奇怪吗？为什么各国会把术士的管理权这样简单地全交到教廷的手中呢？术士的强大力量可是比黄金还要宝贵的东西呀……事

实上，在“神民革命”结束之后，衰弱的各国根本就无力去反抗教廷，有很多国家还得要接受教廷的力量才能复国呢？所谓的“星之盟约”，说是优希亚教廷自己所订立的也不为过……”

看到亚利听得一幅讶然模样的，凯渥鲁夫觉得自己说得或许太过火了，他放慢自己的语气，想缓和他的情绪。

“亚利君你就别那么在意，或许这只是我过份杞人忧天罢了。反正哦……当时教廷确实感受到各国的压力，也因此，教廷才会迟迟拖了一年的时间，才组成这第二只讨逆军……不过，这也是因为某个异状的发生才逼得教廷开始行动的，而且瞒着各国偷偷出动了术士……”

“术士！……是什么事情逼得教廷不顾各国的压力而动用术士……？”

“你听到可别吓一跳……那是因为……在威尔斯的边境上，开始传出有魔物活动的消息……这是真的哦……还有魔物闯进国境上的村落将居民全部杀死的案例呢……”

“魔物……那群术士真的在进行过去魔王曾经做过的恶业……制造魔物……”

在“神民革命”期间，魔王“红莲的魔导师”所拥有的术士集团毕竟仅有极少的人数而已，为了征服世界，对抗各国的大军，红莲的魔导师以古代密传的知识，创造出各种奇特的怪物，甚至于还有能够使用“魔力”的魔兽。在“神民革命”平定之后，绝大部分的怪物都灭亡了，但是仍然还有少数的怪物残存在边境……

“就是这样，而且，连教廷所派出潜入威尔斯的密探全都被杀，其中拥有术士力量的密探在死前传回的消息，似乎有提到说那群叛逆正在进行某种特殊仪式……之后各种谣言出现，甚至有人说那是魔王“红莲的魔导师”复活的征兆，最后，教廷才秘密招募佣兵而非正规军，并且也出动了术士……”

“凯渥鲁夫团长您也在其中吗……？”

“对呀！就在那次的行动，我遇见了你的父亲雷欧耐特以及你的母亲阿芙莉娜。”

这次亚利可就乖乖地在听了，目前亚利最想听的事，事实上就是母亲的事实。

“当时，我和另外两名佣兵团长被分派到疏散居民的任务，主要是边境与谷口的居民，其余的佣兵团则全员与教廷的术士们一同朝威尔斯城的方向前去。就在我进行任务的时候，在一处遭到侵袭的村落里，我命令团员去寻找看看是否还有生还者的时候，就在那时，有二十几只魔物突然攻击过来，它们好像是那群反叛术士的魔道实验所诞生出来的怪物，长的像是有巨大牛角的灰熊，每只都有约三、四公尺那么大只。我想，那应该就是传说中魔王所创造出来的怪物“火角熊”，它们的角会发出高热，我的部下被刺到的时候，连盔甲都融出一个大洞！”

“火角熊”，传说中魔王“红莲的魔导师”创造出来的怪物，智能虽低，但是确喜欢团体行动。就如其名，它的双角能够发出高热，连铁片都能融化掉。事实上，它的爪牙也有同样的力量。喜食人肉，由于它不是需要“魔力”才能存活的魔兽，所以在魔王败亡之后，还有少数改变食性且适应环境，而还残存在边境地方，偶尔会因本性的关系袭击人类……

“由于我当时仅带了五十几个人而已，要跟二十几头怪物对抗，实在是毫无胜算。”

就在我的部队快被歼灭的时候，一名持有光之刃的剑士与一名拥有强大魔力的术士突然出现，火角熊群不多久就被消灭了，那把发光的两手剑，就是你的“克拉姆”……”

听到这里，亚利突然有了疑问。

“术士？等等！凯渥鲁夫团长，我母亲是术士！？”

这若是真的话，亚利可就真的吓了一跳了，自己难道也有术士的血统？

“哦~~抱歉抱歉~~我漏说一件事了，那个术士不是阿芙莉娜，是另一个人，是个大概二十岁左右的年轻男子，我印象很深刻呢……他不仅拥有超强的魔力，最让人注意的，是他的外表，我很少看过有人会有如此雪白的肌肤，一头白色绸缎的长发加上白色的长袍，最吸引我的注意力的地方，是他那双黄金的双眸……是不是术士都长得这样呢？那个孩子伊萨也是个有张非常俊美的面貌，几年后肯定是个仕女之间的热门抢手货……算了，有点离题……我想想，他是叫什么名子呢……？噫~~”

“遗忘是痴呆的开始哦~~哇啊！好痛！”

罗威特的戏言又为自己换来了一记铁拳……

“别理那白痴！我不是忘掉了，是那个金瞳白发的帅哥总是一幅对他人爱理不理的模样，我当时才懒得和这种人来往，所以也就没问你的父亲了……”

“我没听说过爸爸有这么一个朋友……”

事实上，亚利并不知道，那个金瞳白发的术士，就一直陪伴他长大的汉斯，汉斯不仅对亚利隐瞒自己拥有魔力的事实，连自己的外貌都改变掉，他为什么要隐藏自己的过去，除了是与雷欧之间的约定以外，或许还有其他的理由……在凯渥鲁夫正在说二十年前有关自己的故事时，汉斯仍然一如往常和修瓦克谈笑喝酒，丝毫不在意这件事，这是汉斯故作镇静，还是他已经忘掉那段过去，这个答案，现在似乎隐藏在黑暗中……

“不管如何，在他们消灭所有的火角熊之后，阿芙莉娜才从树丛后赶紧跑出来，那孩子真是善良的人啊，她不厌其烦地替所有的伤者包扎，本来那个术士帅哥根本懒得理我们，在那孩子轻轻劝他几句之后，他也立即像只猫似的乖乖地用魔法帮受伤的士兵们治疗，也因此，许多士兵才不至于落个残废的下场……”

凯渥鲁夫在提到阿芙莉娜的事的时候，愉悦的心情不禁洋溢在脸上。亚利看到凯渥鲁夫提到母亲时的模样，自己也觉得十分高兴，因为，阿芙莉娜就和他想像中的母亲一样，是个充满慈爱又美丽的人。

“阿芙莉娜真是可爱又善良的好孩子呀！在那之后，雷欧他们三人就与我们一同行动，他们好像只是个冒险者集团罢了，来到这里或许只是个巧合罢了，但是一看到红发的天使时，我的怀疑心顿时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哈哈……”

“红发……”亚利突然间红着脸将头低了下来……

“怎么了？亚利君？”

亚利从来不知道母亲的模样，就连雷欧也没提起过，当凯渥鲁夫提到阿芙莉娜拥有一头红发的时候，他突然联想另外那位红发的少女，也就是米莉亚……亚利不禁觉得，自己是不是有恋母情结……事实上亚利只是想太多了，亚利是今天才知道母亲的发色，自己所喜欢的女孩子和母亲同样是红发一事，这件事不过是个巧合罢了……

“亚利君，你知道吗？坐在你旁边的雷伊也是你的父亲所救出来的哦，当时，雷欧从埋在瓦砾下的水缸救出一个差点气绝的婴儿，那个孩子就是现在的雷伊！”

“真的哦？？？”

亚利惊讶地将头转向旁边的雷伊，雷伊微笑地点着头后说道。

“若不是雷欧耐特先生的话，我现在也无法待在这里了……请你代替你的父亲接受我的道谢！”

“不……不！不敢当！看到雷伊大哥能够有今天的成就，我父亲也会很高兴的。”

亚利不禁感叹着，人的际遇是如此地奇妙，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看似疏离，其实在冥冥之中又存在着一条无法察觉的羁绊……

第二十五话 威尔斯事件(后)

虽然因为话题聊到凯渥鲁夫与亚利的双亲相遇的事的关系，气氛显得教为轻松，但是在圣临历1509年（大陆历139年）所发生的“威尔斯事件”，到最后是以极悲惨的结局收场的。凯渥鲁夫收敛一下心情，慢慢地将二十年前他所经历过的惨剧真相一五一十地告诉围观的众人……

“在一开始时我就提到过，现在的威尔斯，已经是个死灵妖魔横行的死亡大地，在那个事件之后，人们都叫那个灭亡的小国为“威尔斯死谷”……在我完成疏散位于谷口边境的居民之后，由于任务的完成比预定的时间表要来的快，所以当时我就依照预定，率领部队要和先行的主力部队合流，那是行动后第四天的事了，距离威尔斯事件发生的那一天，还有三天之久……”

在当时，亚利的父亲雷欧他们三人帮了凯渥鲁夫不少忙。但是，任务之所以那么快完成的原因，事实上有两个。第一，其余两个与凯渥鲁夫他那一团有相同任务的佣兵团被来路不明的魔物给歼灭了。第二，位于边境的村落与市镇大多都有遭人袭击的迹象，也可能是怪物所为，值得注意的是，现场并没有留下太多的遗体，由遗体没有被啃食的迹象来看，居民被掳走的可能性相当高。后来的调查也显示，那群反逆的术士集团确实曾经以大量的人类进行不明的魔道实验或是某种仪式，不过事实的真相，早已经随着威尔斯事件的发生一同消失在黑暗中……

基于这几个理由，凯渥鲁夫决定带领他手上的佣兵团与先行的主力部队会合，至于雷欧他们三人，凯渥鲁夫不愿连累他们，因为这次的任务实在是存在着太多无法预测的危险性，那群来路不明的怪物也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所以，凯渥鲁夫军事行动的理由要求雷欧一行人不要再深入威尔斯，而自己带领部下进入山谷，朝威尔斯的王城前进，那是开始行动后第四天的事情了。

“父亲他没有跟凯渥鲁夫团长您一起去吗……？”

“当时我是这么希望没错，不过，在三天后，雷欧他们又出现在我的面前，由于当时情况非常混乱，所以我也没有追问他为什么要来这里的原因，不过事后想想，我总觉得原因并不是纯粹来助我一臂之力那么简单，可惜现在也无从求证了……”

“……这件事，爸爸他从来都没有提起过……”

凯渥鲁夫早就知道雷欧在十年前与一头魔龙战斗后生死不明的消息了，他认为雷欧应该是已经死了，不过凯渥鲁夫也看得出来，亚利的心中仍然对于父亲的生还抱着一丝希望，从谈话中就可以感觉得到……

“事实上，事后我想了又想，虽然我不清楚他们与威尔斯事件有什么关系，不过，雷欧他们之所以会来到威尔斯，我以为应该和那名白发的术士有很大的关系。”

“你是说那位父亲的伙伴吗……？这又怎么说呢……？”

“当时在事件发生之时，那名白发的术士并没有出现在雷欧的身旁，我只见到雷欧以及阿芙莉那而已，我曾想过，该不会是雷欧是为了找寻他的那名术士才会深入威尔斯，那名术士，或许与威尔斯事件有某种关系也说不定……由于白发金瞳很显眼，事后我曾经去调查过那名术士的身份，不过一直没有结果……我只知道，他似乎不是教廷的术士，可是他拥有的魔力实在是太强了，教廷怎么会不知道……”

在百年前“星之盟约”订定之后，教廷就得到管理世界所有拥有术士资质的人的权限，在世界各地都有优希亚教廷所设，专门寻找并测试拥有术士力量的人的组织，通常在幼儿时期就可以知道此人是否拥有术士资质，以及其拥有的术士力量的等级。术士的力量被分为三种，有魔力（体内所能储存的玛那之量）、召唤力（召唤精灵的数量）、交感力（与精灵沟通，共鸣的能力）这三种力量，共分十级，不过，就算是拥有资质，但若是等级太低的话，教廷也不会授与“术士”的称号，未得到术士称号而拥有资质的人，则不受“星之盟约”律法的约束，有着和普通人一样的权利义务。得到术士称号的人，就可以开始学习魔法。

后来，为了因应部分术士有出外自我修行的需要，像参加冒险队伍等，于是教廷便与冒险公会合作，将上述的组织加以改组，既是现在一般人耳熟能详的“魔导公会”，因此，术士也就不须要一定得永远要待在优希亚教廷的“术士院（优希亚教廷所设，为术士修行魔法的场所，类似一般神职人员的修道院，在世界各地设立了数处。）”里，他们也可以自由在外活动，只是，所有在外的术士都必须接受魔导公会的监督。

像那位白发的术士（也就是汉斯）拥有如此强大的魔力，却在教廷的纪录里没有任何记载，这件事确实有些奇怪……不过，亚利目前最想知道的，就是凯渥鲁夫一直不断提起的“威尔斯事件”。

“……究竟……究竟什么是威尔斯事件？请告诉我，团长！”

“嗯，我就回到正题继续说下去吧……我和雷欧他们告别之后，就带领部下往西朝着威尔斯王城的方向前进……”

在凯渥鲁夫的部队往西进军的时候，因为之前有过怪物突袭的经验，所以凯渥鲁夫不敢过于躁进，他的部对小心翼翼地穿梭在威尔斯的山谷间。不过令人意外的事，一路上并没有遭遇过怪物，反而在路上，偶尔会发现怪物以及士兵的尸体，这应该是先行部队与怪物交战后的痕迹。

令人注意的是，怪物的遗骸上除了有兵刃与箭矢的伤痕外，有很多怪物身上都有火伤的痕迹，连体腔内都被烧成黑炭，这次行动由于要求要快速，所以部队并没有带着火炮等重兵器，火烧的原因，应该就是随行术士的魔法所造成的。仔细查看一下，周围似乎还留有冰霜冻结过的痕迹。

部队继续往西前进，路过的一些村落市镇，也都因为战火而变成废墟，在稍微整理一下死难者的遗骸之后，凯渥鲁夫又继续他的脚步。终于在三天

后，也就是第七天，凯渥鲁夫终于看到了威尔斯王城的所在地，距离大概仅两三公里之远而已。而且，现场已经进入全面战争的状态，而且，敌人没有一个是人类……

“当时的战争可真是前所未见，对方使用各种看都没看过怪物攻击我军，甚至还有会飞行的怪物拿着长矛在攻击下面的我军，我军也在术士的魔法下奋力作战，不过在当时的我的眼中看来，那些士兵们也只是术士们的肉墙罢了，为了己方的术士完成集团咒文前争取时间的消耗品……”

亚利听了似乎也能想像那种景象，以前他就有过与怪物战斗的经验，由其是最近一次与普罗斯的龙人的那一战，若不是神剑“克拉姆”的力量，他也无法想像自己要如何去战胜那头又强又凶猛的魔兽。他很清楚，一般的战术对于那群怪物而言，大部分都派不上用场的……

“当时的情况实在是很混乱，原本我是想要立刻去支援交战中的主力部队的，不料有一群怪物发现我们的存在，转过头来攻击我们，所以我当时才没机会接近王城……战斗大概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方的术士们的集团魔法似乎是完成了，就在那时候，天空开始刮起大风，不知从哪里来的乌云很快就将天空覆盖起来，还不时可以出现雷光与雷鸣……然后，数条雷光落在威尔斯城上，随即又落下更多的雷击，雷击仿佛像是铁似的，将威尔斯的城墙与石壁在一瞬间击成破碎的瓦砾，在天空盘旋的怪物也被波及，被雷击中而着火落地……”

说到这里，凯渥鲁夫突然又停了下来，之后又缓缓地说……

“那时候，看起来好像是胜利了，虽然还有很多怪物在反抗着，但是我方术士以雷击破坏威尔斯城的行动，已经使得我方军心大振……但是，真正的事件，是从那时候才开始的……当时，我方的术士好像带领了一个部队进入了城里，大概是要搜捕或消灭那群反叛的术士吧，从刚才的战斗都没有看到他们的踪影，我想他们应该是躲藏在城内的某处吧……过了不久，悲剧就发生了……”

“悲剧……？就是真正的威尔斯事件……”

“当时在术士的协助下，残存的怪物已经几乎快被消灭了，城里的压制应该也快结束的时候，就在那时，突然发生地震，以及奇怪的声音，我原以为是地鸣，但是，当时我直觉性地冒出冷汗，我感觉到，在威尔斯城的地下，似乎存在着某种不明正体的东西，仿佛要冲破它上面的威尔斯城似的……之后，突然间，一个异象发生了……威尔斯城在几阵爆炸发生之后，突然间，有四道巨大的光柱从城里冒了出来……”

“光柱？？？”

“对！就是光柱，我一生都不会忘记那个异象！很奇妙的是，那四道光刚好就四种颜色，一道是蓝色，一道是红色，一道是白色，而另一道……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黑色的光……对了！就在那时候，你的双亲雷欧与阿芙莉娜突然出现在我那里，在残存的怪物被消灭之后，他们两人就一直在看着崩坏中的威尔斯城，看他们的模样，我当时认为，他们应该是在找寻或等待着他们另一个伙伴，也就是那位白发的术士……”

“父亲他们会在那种时候出现……为什么……”

“这也是我想得到的答案……之后，自威尔斯城里发出来的四道光逐渐黯淡下来，我本来以为这是事情结束的前兆，但是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就在光芒消失之后，更强烈的地震突然发生，随即，整座城爆炸了……简直就

像是整个地盘被掀开然后再打碎一样，巨大的落石从天而降，压死了逃避不及的士兵们，最可怕的，还是随后不断落下的巨雷，雷光简直像是有生命似的劈死了逃难的残存者……之后，好像又卷起了龙卷风，不过那时我正急着指挥团员们离开现场，所以后来的情形我就不太清楚了……对了！就是那个时候，我和雷欧他们分散了……”

那事件之后，凯渥鲁夫再次得知雷欧耐特的消息时，已经是七、八年后的事情了，当时，雷欧因为平定艾斯卡的内乱而成为著名的英雄……

“……实在太可怕了……那之后，还存活下多少人呢……？”

“我的部队生还下来的，仅仅六成左右而已……而至于留在威尔斯城附近的人……当我回去察看时，一个生还者也没发现……”

亚利不禁握紧了拳头，就算是战争，也几乎不可能会有这么惨的结果，究竟当时在威尔斯城内，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关于这个问题，亚利急切地向凯渥鲁夫寻求答案。

“这个问题我就不太清楚了……有关那四道光，我是一点头绪都没有……不过，对于失踪的威尔斯居民的下落……事实上，在被毁灭的城堡里，倒是发现到秘密的地下室。

在那间地下室里，有发现到曾进行魔道仪式的痕迹，而且还有股极为恶心的味道……在内部的一座房间……我现在想起来都会觉得恐怖到想吐，里头有一个奇怪的巨大球体，用好几条粗铁练悬吊在半空中，那球体的直径大约将近一百多公尺左右……从球体内还不断流下大量的血，我命令部下把铁练破坏掉……铁练被切断，那颗大球也就落下来，当它坠地的时候，因为碰撞力很大的关系，它碎散开来……但是，我真不敢相信，但是却是事实……飞散在空中的“碎片”居然是无数具扭曲变形的人体，就是那群失踪的威尔斯居民，那颗悬在半空中的大球，事实上就是用许多人类的血肉所包裹而成的……”

“……太……残忍……了……”亚利不禁冒出冷汗……

“或许那东西跟那群术士所进行的魔道仪式有什么关系也说不定……我只记得，在堆积如山的尸骸中，埋着某种奇怪的“东西”……”

“是什么东西呢……？”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晓得那究竟是什么东西！那是一团透明的凝胶，里头还有像是肉块的物体，就好像一个孵化到一半却被打破蛋壳的小鸡一样，但那绝对不是鸡，大概是因为那东西的肉身似乎还没有生长完成的原故，所以我看不懂那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管那东西是活的还是死的，当时，我命令部下立即将那生物烧成灰烬……”

听到这里，亚利变得很激动，如果当时他在场的话，绝对会将那群做出如此不可原谅之事的术士们碎尸万段。

“这就是“威尔斯事件”的经过，威尔斯全国将近一万多人不分男女老少全都遇难，唯一获救的，只有少数住在边境的居民而已……三天之后，优希亚教廷的增援部队赶到了，有术士加入的精锐部队竟然会落个全灭的下场，这个结果，对教廷而言是个很大的冲击……之后，有关威尔斯事件，在教廷里一直是个禁忌的存在，毕竟这个结果，竟然导致一个国家的灭亡……”

在那事件之后，威尔斯附近的国家，在数年之内，也遭逢到不明原因的天灾，异常气候，来历不明的魔物肆虐，许多人因此失去了生命财产……而毁灭后的威尔斯，也不知不觉的，魔物开始横行，有时，还有边境的人们

看见山谷出现奇怪的光与声音，后来的人就开始传说，那是受尽痛苦而死的威尔斯人民，诅咒生者的悲鸣……后来，人们遗忘了这个小国，而将这座山谷称之为“威尔斯死谷”……

第二十六话 迷惘的心

时间快过了子夜时分，夜幕更显得深邃黑暗，自傍晚升起的雾气仍然笼罩着都沙，在月光的辉映下，白雾在黑暗的幕帷下更显得诡异，置身雾中，会给人一种走到异世界门口的错觉。此时，亚利正朝着都沙市西方走去，在晚饭时听了凯渥鲁夫一席话之后，他心里有一股沉重的感觉，晚餐过后，凯渥鲁夫团长与雷伊等狼骑士团的指挥官们都继续去做事，而亚利则边走边思考，想着凯渥鲁夫所讲的事情，可是，不管怎样想，亚利都无法理出一个头绪，术士的事、父母的事、二十年前的威尔斯事件，还有眼前克鲁斯与都沙之间的事，一下子有了太多的事情出现，让亚利显得有些焦虑。亚利的心情表现在他的行动上，本来只是散步而已，但是不知不觉，亚利已经走在往西通到都沙邸的道路上……

“我……我究竟能为他人作什么呢……？”

自离开家门之后，一路上也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一直到了都沙岛为止，亚利感觉到自己能力的极限，对于剑，他有绝对的自信，但是，亚利也知道，有许多事是无法靠剑来解决的。亚利的梦想，是成为一位侍奉真理为君王的自由骑士，以手中的剑来维护正义……但是，人心能以剑来改变吗……？

亚利突然拔出了“克拉姆”，周遭的雾气也难以掩盖在剑刃上缓缓律动的光波。

“我所能办得到的事……就只有挥剑吗！”

亚利大力地挥出了一道斩击，无形无质的白雾在霎那间被切断，像是裂开的白色丝绸……斩击的冲击波甚至强到将亚利身旁的白雾驱逐殆尽，在雾夜中，产生了一个视线清晰的空间。即使眼前的道路被浓雾所掩盖，亚利也能以剑驱散迷雾，但是亚利心中的迷雾却不是以剑所能驱除的……

在道路的另一端，有两个人影缓缓地走了过来，在进入亚利的视线范围之后，亚利才发现那两个人是伊萨与安德森。

“伊萨……是你呀……”

“耶……这么晚了，亚利你怎么会在这里……？”

“……没什么……只是出来透透气罢了……”

伊萨看得出来，亚利似乎有很多心事，虽然自己很担心，不过，在亚利自己想说出来之前，伊萨是不会主动去问的。于是，在路上巧遇的三人便一同走到附近一处视线较为清楚的小山坡上，看着夜空与黑暗的大海……伊萨提起了有关佛克斯的伤势，在经过伊萨的治愈魔法以及一整晚的疗养之后，佛克斯的伤势已经无大碍了，只是因为先前那一战时，神器三叉戟“多莱迪特”使用过度，“气”消耗过多的关系，佛克斯暂时是动弹不得的了。

“那真是太好了！”听到佛克斯无恙的消息使得亚利开心许多。

“亚利你真是不可思议的人，对方可是曾经想要你的命的敌人，但是，现在你却又这么担心对方的安危……”

“我只是……我只是……”

“你真是心地善良的人……亚利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啦……”

听到伊萨的赞美，亚利脸红得低下头来，每次亚利害羞不好意思的时候，他总是习惯性地用手摸着自己的后脑袋……伊萨在一旁兴致昂然地看着亚利有趣的反应，而安德森则是无言地站在一旁，无论何时，他总是处在高度警戒的状态，注意着周遭所发生的种种变化……

伊萨突然将话题转到在下午时的战斗中，两人所使用的两把神器上，伊萨对于亚利的“克拉姆”有着很高的兴趣。

“你是说这把“克拉姆”吗……？……好吧！你拿去看看吧。”

“谢谢你呀！亚利！”

伊萨自亚利手中接过了“克拉姆”，两手剑类型的“克拉姆”对于身为术士的伊萨而言似乎是重了些，亚利的“克拉姆”拿在个头比亚利要小的伊萨手中，更显得巨大许多，伊萨小心翼翼地将剑平放在双掌上。

“小心哦！伊萨！不要做太危险的事哦……就算是我，也无法完全控制住它……”

“我知道啦……我只是试试看而已……”

“试……试什么？？”亚利正想问伊萨的时候，突然间，“克拉姆”剑刃上原先正缓缓律动的光气爆发起来，激射而出的光气将伊萨整个人包裹起来，耀眼的强光让外人看不清光团里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亚利直觉性地感到不妙，当他正试图阻止光气的“暴走”之时，原先亚利以为是“暴走”的光气波动竟逐渐缓缓下来，光团有如围绕群山的浮云似的，缓慢绕旋在伊萨的身旁。而且，有许多的小小光点时而穿梭在光团间，如同有意志的生命似的。亚利使用“克拉姆”也不只一两年的事了，以前他也未曾见过这种情形，每次他解放“克拉姆”的真力之时，爆发而出的光气总像是失控的暴风……

“伊萨……这究竟是……”

亚利很好奇地想问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而伊萨便调整呼吸，逐渐地，回旋在他身旁的光气波动逐渐平息，而后消失在大气之中。在他张眼之后，才知道自己刚才的举动让亚利非常担心。

“哈哈……让你担心了！亚利！”

“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稍微试了一下“克拉姆”的力量而已，果然，这把剑……不对！应该是说这类所谓的神器的力量或多或少都能够吸引“精灵”前来！”

“精灵……你是说你们术士使用魔法时所召唤来的精灵吗……？”

“嗯，没错！就是精灵！在下午你与佛克斯的那场战斗中，佛克斯解放雷枪“多莱迪特”的真力时，我就感觉到风之精灵的活动，虽然很少量……”

“有这种事……”

亚利对于伊萨所透露的事实感到讶异，不过，亚利并没有打断伊萨的话，伊萨似乎还有很多事要说的样子……

“亚利，像是“克拉姆”这样的神器，关于这方面你所知道的事有多少呢……？”

“嗯～～以前听老爸说过，这类能够吸收、转换人类生体能源“气”的兵器，是古代的超文明所创造出来的兵器……对了！这样想的话，神器吸收气转换出来的“光气”与“雷”等力量似乎和术士的魔法所产生的光与雷蛮相似的……”

“‘克拉姆’确实是种能够转换生体能源‘气’的兵器，刚才我试了一下，这把剑不停在吸收我的气，但是对于我的魔力却丝毫无任何反应，以前在教廷，也就是魔导公会的本部，我也曾看过几个这类型的古代神器……”

说到这里，伊萨将“克拉姆”收入剑鞘中，还给了亚利，然后又继续说了下去……

“亚利你说的没错……事实上，那确实是同性质的力量，在我们术士的说法，我们称之为“物质界之力”，而这个世界所发生的种种自然现象，绝大多数都是由物质界之力彼此交互作用所产生的。所谓的魔法，就是术士以咒文召唤出精灵出来，而后由精灵来使用物质界之力，这就是魔法体系的基础，若是没有精灵的存在，魔法也就不会出现，魔法体系也无从建立。”

“那伊萨你所在意的事是……”

“我所在意的，是毫无魔力的人，也就是术士以外的人与精灵之间的关系……在那场战斗中，那些风之精灵应该是被雷的力量所吸引而来的，这在过去就有类似的先例出现过，不过我却感觉到一件奇怪的事……你还记得吗？福克斯在使出最后一击时所引发的落雷……那是精灵作用的结果，我推测是风之精灵感应到福克斯愤怒的心，进而精灵们将力量借给了福克斯……我还担心福克斯是否拥有魔力，不过在替他疗伤之时，我有测试过，确实是没有……”

“这件事有那么值得注意的吗……？”

“亚利！你还不了解吗……？这件事是多么地重要呀！这证明了无魔力的人与精灵之间是有可能进行沟通的。若是能够加以研究的话，或许就能解开“术士资质”的秘密也说不定……”

伊萨非常兴奋地向亚利述说着，之后，伊萨又继续说道。

“亚利……你知道吗？在过去，拥有术士资质的人们曾经自视自己为神所挑选出来的神民，以这样的选民意识挑起了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

伊萨接下来所想要讲的，事实上亚利也知道个大概，那就是“神民革命”的始末，在结束之后，术士被一般人视为恐怖的存在。听到这里，亚利也终于了解到伊萨对这件事的想法的真意。伊萨他相信，所谓的术士与一般的人们都是同样的人，由于过去的错，使得人们恐惧术士的存在，由于有无魔力的现实差异，人们对于术士可以说是充满了恐惧、愤怒、与自卑……或许，一般人甚至将术士当成非人来看待……伊萨……他或许有过一段痛恨自己所拥有的魔力的时期存在过，虽然亚利不知道伊萨的过去，不过他看得出来，伊萨他积极地想要了解术士资质的秘密，事实上也是想拉近一般人与术士之间的距离，他想证明一件事，那就是术士与非术士都是同样的人类，他所想消除掉的，是存在于术士与无魔力的人们之间，那道名为“无知”的巨墙……

想到这里之时，亚利开始笑了……因为他所苦恼的答案不就是这么简单吗……？

“哈哈哈哈哈……”

“嗯……亚利……你怎么了……”

“哈哈……不好意思……我只是突然间豁然开朗罢了……”

伊萨被亚利的举动弄得摸不着丈二金钢，不过看到亚利一扫刚才的阴霾，他也觉得十分的高兴。

不过亚利并不知道，事实上，并非所有的术士都是像伊萨一样，一心

为消弭术士与一般人之间的歧见而努力不已。在现在的优希亚教廷里，“神民”这类选民思想的余毒至今仍然存在着，而且也早已经有不少术士相信这样的想法，虽然不像百年前那样激烈，不过的确有不少术士对一般人一直是用歧视的眼光看待着，在过去，还曾经发生过一件事，而在伊萨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痕……

此时，亚利想起了在旅馆时凯渥鲁夫团长所提起的“威尔斯事件”，亚利还曾考虑过要不要向伊萨询问这件事，最后，亚利还是大胆的提起了……

“威尔斯事件……亚利你是从哪里听来的……”

“从凯渥鲁夫团长那里听说的……如果你不想说的话……就不要勉强了……”

“……没有关系……虽然那是发生在我出生前的事件了，不过……对于我们术士而言，威尔斯是我们必须牢记在心的墓地……那件事告诉了我们，滥用魔法力量的结果所会造成的悲剧的活生生的例子……”

亚利与伊萨，就这样在这座山坡上一直谈说彼此的过去。而在海边一处断崖下，有数道人影正试图爬上悬崖，不可思议的是，那些人是以全副武装来爬这几乎是垂直的悬崖，身手之灵活仿佛视身体与铠甲如无物，而且他们全身还湿漉漉的，周围并没有看到船的存在，若不是从大海另一边游泳来到都沙岛，不然就是他们是从海底走过来的……这群人面无血色，皮肤更是仿佛被冻得发青，就如同死人一般……不只是这里而已，在都沙岛的数处地方都有同样的人正潜入这座岛内，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杀”……

第二十七话 恶梦开始

在话题正要谈及二十年前的“威尔斯事件”之时，伊萨突然间向亚利提起某件事。

“亚利……有样东西……我想要先让你看一下……”

“……好啊！是什么东西这么重要啊……”

“请你稍等一下……”

伊萨语毕之后，便将原本覆盖在他头部，白色术袍的头罩掀起到背后，在僧帽里，伊萨的头还被一条黑色有精细刺绣的长头巾给包裹着，仅露出他俊秀的面容而已。在解开固定用的夹子之后，伊萨缓缓地将黑色头巾取下……

“……”亚利第一次看清楚伊萨他白色僧袍下的完整面貌，他讶异地说不出话来，伊萨有着一头火红般及肩的长发，在白晰的肌肤与深红长发的衬托下，原先亚利以为是褐眼的伊萨原来他是有着一双紫红色的双眸。最不可思议的是在亚利的眼中，伊萨的周围似乎有一道似有似无的灵光，亚利一时以为那是自己的错觉，有着强大力量的术士在别人眼中是否都是这幅模样呢……亚利的脸色一时间红润起来，自己怎么会对男人看得失了神似的……不过，伊萨确实有一幅让人分不清性别的中性面容……

此时，亚利的注意力突然间落到一样东西上，那是一个银质的头环，在他人眼中看来，似乎只是个普通的装饰品罢了。不过，不知为什么，亚利十分在意那个银环，或许，伊萨方才所说要给自己看的“东西”就是那个头环也说不定……

“我所要让你看的東西，就是我头上这道銀环……”伊萨指着额头上的

银环说道。

“……这是……？”

直觉猜对，使得亚利的好奇心更旺盛了。不过，伊萨接下来的回答可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了……

“……这是一道“枷锁”，是我自己戴上的“枷锁”……”

“枷锁……？你是说这个银质头环……我不懂！……这究竟……”

伊萨的回答让亚利大感不解，不过，自己确实十分在意那道头环，既然是术士的装饰品，或许有些什么玄机也不足为奇……正当亚利要继续追问下去的时候，在这不寻常的雾夜中，某种不寻常的事物正偷偷地接近亚利与伊萨他们所待的山坡。

“！……”一直默默站在附近的安德森抽出了腰际的剑，亚利也注意到安德森的行动，但是亚利并没有去询问他拔剑的动机，因为草地不时传来杂乱无章的脚步声，以及从白雾里隐约可见的三四道黑影可知，怀着恶意的不明人物正一步一步接近他们，亚利也随即拔出“克拉姆”并保持高度警戒……

“喔喔喔喔喔！”

来路不明的敌人发出不明究理的鬼叫声立即主动挥舞着手中的战斧向亚利袭击过来，对方的举动让亚利他们省下了辨识敌我的步骤，亚利立即举剑还击。

敌人虽然穿着着厚重的铠甲，但是他的动作之敏捷程度足以让身手矫健的盗贼汗颜，从冲刺到以战斧挥出一道斩击，其间迅速且不露破绽。不过，他的对手是亚利，亚利在闪开对手的斩击的同时也还以一记斩击，防御力极高的全身铠也抵御不住“克拉姆”的威力，白银的剑光劈开了护肩与胸甲。亚利在反击奏捷之后随即迎战接踵而至的敌人，就在这个时候，某件怪事发生了，它让亚利一时呆滞下来，刚才那名理因吃了亚利一记足以致命的斩击的敌人，竟然仿佛无事般，以战斧由亚利的背后攻击过来。

“怎么可能！”亚利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喊道。

就在此时，一道剑光闪起，同一时间这位敌人握着战斧的右手臂亦应声而断，战斧与还紧抓在其上的那截手肘在空中划着规律的同圆心，瞬间，第二道剑光闪现，他的脑袋也被切断，之后，与先前飞出的断臂、战斧一同滚落到地面上。

给予亚利援手的人就是安德森。

现在并没有道谢的余裕，这一点亚利是知道的，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迎战那一群仿佛拥有不死之身的敌人。在亚利准备要迎战其余的对手的时候，自亚利背后出现了到耀眼的闪光，只见伊萨身前的空间浮现出有着奇妙图文的光之图形，在周围还有三颗光球不停在伊萨周围飞舞着，这是伊萨的魔法发动的前兆。

“……突击吧！闪光的骑兵们！”“光弹”！

在伊萨咏唱完咒文的同时，三颗光球仿佛是接到突进命令的士兵一样，像其他三名身份不明的敌人直冲而去，高速飞行的光球们化成三把光之枪，准确地命中了敌人。随即，被“光弹”击中的敌人突然燃烧起来，强烈的光束自他们的躯体表面穿破而出，不知死为何物的敌人也如同断了线的傀儡般倒了下来，伊萨的光系魔法“光弹”不只拥有惊人的追尾性能，光球强大的光与热也使得他们躯体内部完全被烧成一片焦黑。

“实在是太厉害了！伊萨！刚才那一击真让我大开眼界！”

“可以的话……我真希望不用下这种重手……”

在海盗事件中，伊萨就曾经使用过这招“光弹”，当时他还刻意将魔法的杀伤力降至最低。若非是真的必要的话，伊萨都尽量不想去伤害他人的生命，尤其是用魔法……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呀……这群莫名其妙的敌人不只很强，而且他们简直是不死身，我刚才那一剑可不轻呢！”

上半身被斩裂，并断首失去一臂的敌人目前看起来像是死了，可是仔细一看，仍然可以看的出来对方的身躯仍然有微弱的颤动。

“这……这还算是人类吗……？伊萨……”

“……”伊萨看着地上的“尸体”，若有所思的在想着某件事。

“伊萨大人，又有新的敌人出现了。”

安德森的警告使得亚利与伊萨不再去理会那具残骸。杂乱的脚步声不断增加中，虽然是雾夜，不过还是能看的到在白雾中晃动的黑影。

此时，伊萨又再度咏唱起咒文了。

“在天际边缘处孕育而生的光之精灵啊！服从古老的盟约，带着白色长枪，集结在我的前方吧……”

在咏唱的过程当中，伊萨的身前浮现了一个奇妙的光之图腾，这与刚才的图形是一样的，由此可知，伊萨现在使用的魔法，就是刚才使用过的光系魔法“光弹”。之后随着魔法阵的出现，在空间四处缓缓地出现光粒子，随即由缓而急地又出现更多的光粒子，飞舞在空中的光之粒子彼此又凝聚成更大的光团，三颗光球的雏型逐渐完成了……

“这就是魔法……”

亚利专注看着伊萨使用魔法的整个经过，对于他而言，这还是第一次看着魔法完整的使用过程。伊萨咏唱的咒文只是连亚利自己都听得懂的语言，但是由伊萨口里说出，就是有不是一样的感觉，声音仿佛直接在自己的脑中响起似的，又仿佛自四周传来，仿佛连绵山谷的回音……

所谓的“咏唱”，就是要和世界交谈，与存在于自然界的精灵们进行交谈的仪式，亚利此时感觉的到一件事，为什么世人说‘术士是被选上的……’，现在他对于这句话或多或少也能够体会出一些事了……

“举起灼热的长枪，贯穿阻挡在我的前方的敌人……突击吧！闪光的骑兵们！……“光弹”！”

第二波光之枪的齐射朝着远方逼进的敌人所在地袭去，光枪吹散了浓雾，即使对手隐藏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浓雾当中，光之精灵依然找到敌人的位置，随即，光之枪又贯穿了远在三、四十公尺之处的三名敌人。

不过，周围还是有许多敌人正缓缓接近中，伊萨的魔法威力并不能对他们造成任何吓阻作用，这件事蛮奇怪的，事实上一般的人都十分害怕术士的存在的，更何况伊萨还实在展现了魔法的威力，一般而言，对手应该多少会感到恐惧才对。但是，逼进中的敌人仍然是以一样的步调在前进着，完全感觉不到任何情感存在……

“这些家伙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瓦雷的手下难道个个都是不怕死的勇士吗……？亚利也想过这群不明正体的战士们是否是瓦雷·都沙手下的海盗或佣兵，不过这个假想亚利起码不信的程度就占九分。此时，亚利隐约感觉到一种不快的气息，这种感觉，

就像是以前与龙人对战时的感觉，他面对的不仅只是正体不明的敌人，他还感觉得到，似乎有什么人正躲在某个暗处中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就像当时那名在背后操纵龙人的邪恶术士（指“达格斯特”，亚利还不知道那家伙已经挂了……）一样……

“亚利……请你将这里的情形向凯渥鲁夫团长报告！这里的敌人就交给我和安德森就行了。”

伊萨的话让亚利吓了一跳。

“你说什么！伊萨！你是认真的吗……？我怎么可以丢下你们不管。”

“放心吧！这种程度的敌人有我和安德森就绰绰有余了。”

“可是……”亚利仍然有些犹豫……

“在这样的雾夜里出现来路不明的敌人，这不可能只是偶然而已，我认为这是有计画的偷袭行动，除了我们之外，其他的地方想必也是发生了同样的事态……也可能还没发生，不管如何，我们都有义务要将这件事告知所有的人才行，所以……这件事就拜托你了……亚利……”

亚利在思考片刻之后，他终于接受了伊萨的要求。

“……我了解了！伊萨！我这就立即赶回都沙市去！”

“这里就交给我吧……相信我！”

在达成约束之后，亚利持剑朝都沙市的方向奔去，在伊萨的魔法的支援下，占据道路的敌兵在一瞬之间就被一扫而空，亚利无视残兵的存在，持续奔驰，终于离开了这道包围圈。

“就只剩下你跟我了，安德森……”

“……”

“这些人……或许就是我们一直在找寻的“那些人”也说不定……”

伊萨口中的‘那些人’，就是指“尊师”为首的神秘教团，至今仍然无人知道这个组织的实体及目的……

“火苗要在最初的时期就要踏熄才行呀……一旦让它形成大火的话，像是“威尔斯事件”的惨剧迟早会再度发生的……”

“……”

“不管要采用怎样的手段……就算是我必须成为恶魔……”

逼进中的敌人已经将伊萨与安德森团团围在中央的山坡了，安德森紧握住手中的剑一幅蓄势待发的姿态，伊萨也开始咏唱起新的咒文，这次出现的，是火红般的光点，这是火之精灵，这次伊萨所使用的是新的火系魔法。护卫伊萨的安德森，也与发动攻击的敌人进入交战状态了。

漫长又彷彿恶梦般的一夜终于开始了……

第二十八话 火炎的多鲁顿(前)

轰隆隆 ~ ~ ~

数声巨响，宛如雷殛巨木般的爆裂声，爆音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狂风般的热风，这股风自亚利身后吹来，后方究竟发生什么事亚利心知肚明，但是亚利连头也不回，笔直地朝都沙市奔去，他紧守着与好友的约束，无论发生了什么事，他都不会回头，他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将刚才发生的事告知给都沙市的伙伴们知道。

前方的树干上突然传来了一阵树叶的磨擦声，随即一道黑影自树干阴影处跳了下来，他手中拿着刀与盾，发出难以理解的鬼叫直向亚利袭来，不用说，那家伙和刚才那不明集团是同伙的。亚利不想浪费时间在这家伙身上，亚利持续奔跑，并将手臂高举……

“给我滚开！”

同一时间，亚利将剑尖刺向大地，藉由扭动手腕，地表的土石被卷起，形成一道旋涡般的土石冲击波，亚利的剑技“地龙旋”激起的击地波敌人所在之处。那名敌人似乎不知道躲避的意义，仍然笔直跑了过来，结果被击地波所卷入，他整整在地上被冲击波拖行达二十公尺才停了下来。

被“地龙旋”正面击中，那名敌人却仍试图自土坑里爬起，彷彿无伤似的。不过就算是不死之身或是对痛楚无感觉，双腿骨折的话，想爬起来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不过亚利并不管他，就直接从旁边跑了过去，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要将来路不明的敌人来袭一事告知给其他人知道，亚利并没有与其缠斗的余裕时间。

此时都沙市的港口，有一艘船正缓缓驶离港口，在港口送行的人，竟然是克鲁斯的当主葛尔必特以及其心腹拉法罗。

“葛尔必特大人，您真的要将‘枪贝尔’召唤过来吗？那艘船太危险了……三年前的实验您忘了吗？我想还是……”

“哦……什么时候轮到由你来替我出主意了呢？”

“小……小的不敢……只是岛上有教廷的术士，我怕，那艘船的秘密会给优希亚教廷所发现，到时……”

“死人是不会开口的，而且，到那时候，这都沙岛今后也只能从旧板地图上才找得到了……呵呵……哈……哈哈！”

拉法罗按捺住心中的恐惧，一言不发的站在一旁，或许此时他才知道，葛尔必特是他想像以上更加可怕的人物，或者是……疯……狂……

葛尔必特口中所说的王牌“枪贝尔”究竟是怎样的一艘船呢？这一切仍是未知……

在航离港口之后，身负葛尔必特密令的船员们个个全心投入航行的一切事务，原本夜晚行船本来就是一件危险的事，就算对都沙港口附近的暗礁位置了若指掌，但是缺乏照明，又是在弥漫浓雾的夜晚里，再有经验的水手也不敢掉以轻心。

而且，这群人被葛尔必特所挑选出来，并不只是他们高水准的航海技术而已，对葛尔必特个人的忠诚心才是获选的第一要素。

船慢慢的航行到海湾的出口，在两道岩岸交抱所行成的都沙港，这道缺口是唯一的入口，长约两百公尺。此地原先有许多天然暗礁的存在，在辟建港湾时大多都铲平掉了，而且现在才只有一艘船通过而已，虽然此地的浓雾已不像岛内那样伸手不见五指，不过可见度也算是较好些，船员也不像刚才那样戒慎警觉，不过，担任这项特别任务的指挥官，亦是克鲁斯警卫团副团长的“尼尔·哈路”仍然有条不紊地支使着船员们，有丰富航海经验的他深知大海的恐怖，以及与其相较更加危险的人心之怠惰……

“尼尔·哈路”是克鲁斯警卫团的副团长，在航海与指挥水兵作战上有相当的手腕，就某方面而言，他的才干应该会被拉法罗视为会威胁到自身地位的危险人物才对，不过尼尔与其他愚蠢的诸位“前”副团长不同，他懂得看时机。在过去几年，拉法罗还深得葛尔必特信任的时候，他懂得隐藏自己

的能力，就算有什么功劳，他也会推说是团长拉法罗的功劳来讨好他，几年下来，拉法罗也几乎将他视为自己的心腹而磨平了戒心，懂得“等待”的尼尔终于也得到他梦寐以求的“机会”，他看得出来，过去以毒辣手段著称的拉法罗如今也不过是只安逸到连牙都钝掉的老看门狗罢了，葛尔必特对拉法罗的信赖似乎也开始有动摇的迹象，他的运势终于来到了。

“看来风向终于也转到我这一边来了……嗯嗯嗯……”

尼尔站在船头的甲板上一幅得意盎然的姿态，葛尔必特打算打出暗藏的王牌，负责去进行这项工作的人自然是他最信任的人，由此可以看得出来，葛尔必特大人对自己是十分信赖的。不过他似乎完全没去想过也许只是因为拉法罗是这次克鲁斯军的指挥官，他必须要待在都沙岛的缘故。不过人类就是这样，喜欢朝自己喜欢的方向去编织自己的幻想。此时，一位士兵前来报告，戳破了他妄想之网。

“……所有事务都顺利进行，完毕！”

“我知道了，下去吧，“托姆”……”

尼尔在听完这名叫作“托姆”的士兵的简报之后，就命令他离去，不过托姆似乎想说什么似的，仍然站在原地不走，他似乎不知要如何开口……

“怎么了！还有什么事吗？”

“……有一件事我想请问一下副团长大人，这次出航前，我们就已经被告知任务的细节，除了要拿着密令去调集“虎鲸帮”的那些人之外，还有……”

“什么“虎鲸帮”，要说“克鲁斯精锐军团”才行！”

当托姆提到虎鲸帮一辞的时候，尼尔突然间大怒喊道。此举让托姆突然间吓了一跳，赶紧为自己的措词不当道歉。

所谓的“虎鲸帮”，事实上就是过去在朋提海东方一带横行的海盗集团，在几年前突然间消声匿迹，实际上那群海盗是被葛尔必特所收买，而成为他麾下未公开的私人军队。不过托姆所要问的并不是这件事，而是有关“枪贝尔”的事情。

“……克鲁斯大人真的要出动那艘船吗？”

“那是当然的，这就是大人与我们这些平凡人大大不同的地方，毕竟葛尔必特大人是将成为朋提海之王的大人物，能在他的麾下作事真是我毕生的荣耀啊～～”

“可是……您忘了三年前发生的那个事件了吗？那件意外使得“阿斯拉岛”被炸得消失无踪……“魔导机改·貳型”动力炉的暴走……”

“住口！”

尼尔突如其来的怒吼让托姆顿时鸦然无声……

“我们光荣的克鲁斯军可不容许像你这种充满悲观意识言论存在！现在的“枪贝尔”所搭载的可是最新型的“魔导机改·参型”，而且有两次顺利航行的经验。将来我们就要以“枪贝尔”的力量将世界的海域纳入克鲁斯的手中，被选上的我们都是光荣的士兵！”

像你这种人怎么有资格踏上“枪贝尔”甲板上呢？”

尼尔骂得面红气喘，如果葛尔必特在场的话，好像不好好赏赐他都不行……

“枪贝尔”是葛尔必特·克鲁斯花费十年的时间开发出来的最新型战舰，不同于一般的风力船，“枪贝尔”所使用的是机器动力。在遗迹文明的挖掘研究上，早就有学者在研究古代的机械文明，第一型的燃煤蒸汽机在百余年

前就被制造出来过，进而新型的机械动力船被制造出来了，本以为这种新型的火力船将取代现今所有的风力船，不过，后来证明，燃烧用的原料如煤、石油等资源几乎早已消耗殆尽，在古代文明的历史也曾考证出有过能源危机的事实，当时曾经造成大恐慌与争夺仅存资源而引发的无数战争。

也有学者认为，这是造成古代文明开始步入衰亡的开端……

不过，“枪贝尔”所使用的能源，并非燃煤、石油的能源，而是以魔力为动力源，魔力存在于大气中，本来仅有术士能以生体吸收进而使用，不过，在百年前，魔法体系之父“红莲的魔导师”就发现到天然魔晶石的存在，原本术士能以多人集团将蕴含魔力的魔法阵（使用魔法时常出现的光之图腾）压缩成魔晶石，像是修瓦克所使用的“火之法珠”就是精制而成的魔晶石。天然魔晶石的形成原因至今仍是谜团，不过，红莲的魔导师仍然以其智慧创造出一具以魔力为能源的动力机关出来，现代人称之为“魔导机”。

不过，魔导机却有其致命的缺点，它的魔力机关必须由术士才能加以控制，操纵介面是种特殊生体装置，由数位术士与之连结才有可能操纵。否则，魔动力炉将会暴走失控，其毁灭力难以估计。

在“神民革命”终结，各国订立“星之盟约”之后，术士皆归优希亚教廷所管理，连带这项技术也归教廷所有。之后，教会与冒险公会合作，全力挖掘遗迹文明，由这个举动推测，在古代曾经存在着能够高度使用魔力的超文明存在，研究这些文明，或许将可以开发出无需术士便可使用的新型魔导机出来，这是教廷对外公告的说词。不过，时至今日，都没有一个成果出来……

也有人说，事实上教廷早已拥有这项技术了，迟迟不公开的原因只是因为害怕自己独占魔法力量的优势消失罢了，这只是最普通的谣言罢了，当然，教廷是一概否认。

这项技术被葛尔必特所取得，当然是金钱输通的成果，不过，也是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存在，姑且不去讨论是何原因，改良型的魔导机确实被开发出来了，那是一种操纵者仅须拥有微弱的魔力就可操纵的新魔力机关，那就是“魔导机改·壹型”。

不过，后来的“魔导机改·贰型”却因暴走而使得一座地点不明名叫“阿朗岛”的小岛自地图上消失，这是三年前的事件了，由于地点偏僻，几乎没有知道这件事。如今的“魔导机改·叁型”是否完成了无需术士力量就能启动的梦想呢？

“哼！还不快滚到一旁去！”

尼尔以鄙视的眼神看着托姆落荒而逃的模样，心里不由得自满起来，不过快乐的时间总是短暂的，一声巨响让他顿时回过神来，船腹似乎撞上某样东西了。

“怎么回事？船触礁了吗？”

“不是的……尼尔副团长……请您自己看一下前面……”

“……那……那是……船的桅杆！”

尼尔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在海湾的入口处，确实竖立着十多只桅杆，船首就是撞到了某只桅杆……就在尼尔正试图说服自己这不是幻觉的同时，一道低沉的男人的声音突然传了过来……

“嗯嗯嗯嗯嗯 ~ ~ ~ ”

“你……你是谁？”

在不远处的一只桅杆上，声音的主人就站在上头，他有着惊人的身躯，起码有三公尺以上，穿着铠甲，就仿佛一座活动城寨一般……这个巨汉就是神秘教团派来狙击亚利的战士之一“多鲁顿”。

“演员是不能随便下舞台的……私下舞台的下场就是……死！”

“你说什么……”

多鲁顿在语毕之后，开始灵巧的用手腕回转着手上巨大的战斧，随即，斧面泛起了红光，很快地就冒出了火焰，此时他的战斧仿佛变成了一道巨大的火轮。

“消失吧！”

多鲁顿掷出了手中的巨大火轮，炎之轮直朝尼尔飞去，在一瞬间就把腿软地动弹不得的尼尔切碎成着火的碎片，在吸乾第一位牺牲者的血之后，多鲁顿的战斧命中了船身中央的甲板，斧刃冒出了强大的闪光与火焰，整艘船爆炸了……

尼尔与这艘船上的所有人，仅是今夜难以计数的牺牲者当中极少的一部分罢了……

第二十九话 火炎的多鲁顿(后)

湾口的爆炸震惊了都沙市的所有人们，火舌与浓烟弥漫着湾口四周，本来大雾就已经使得能见度降至最低，再加上浓烟，更让人看不出湾口究竟发生了何事。停泊在港口的克鲁斯军舰，各甲板上云集了闻声而至的士兵们，每个人都将目光集中在湾口方向上，迷蒙白幕上的那一点绯红。

“刚才的爆炸声难道是……敌袭！”

一位士兵提出了最符合现实的推测，不过有一点很奇怪，现在这个时候，而且在能见度如此差的情况下，对于敌人而言，的确是绝佳的奇袭时机，不过刚才究竟是什么东西爆炸呢？难不成是敌人的船吗？若不是的话，又是谁会在这种时候在湾口航行呢？许多的疑问，反而使得情势变得更为难解。

“莫非是……瓦雷·都沙的军队来袭……！”

对于克鲁斯军而言，这是最符合常理的结论，本来克鲁斯军来都沙岛的任务，就是要捕捉瓦雷，所以，“敌 = 瓦雷的军队”是很容易理解的。不过，每艘船都没有任何动静，士兵们本以为队长会要大家备战，准备出航去迎击“瓦雷军”，不过，各船舰的队长都迟迟不下出航令，却也不知如何去平息因恐慌敌袭而陷入混乱的士兵们。

“在待会的时候，有艘船要出港，你们都要当作不知道这件事，也不准提出疑问，不管发生任何事情……这是葛尔必特大人的命令！”

这道命令，在刚才那艘船出航前就已经让所有的克鲁斯军担任舰长的队长们得知，对于克鲁斯军而言，葛尔必特的命令是绝对不允许有异议的，所以，当那艘船竟在湾口爆炸一事发生之时，各队长都不知如何应变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

爆炸之后已经过了十分钟以上的时间了，克鲁斯军的不安已经快要化作实际的暴乱的时候，一股腐臭的腥风突然传来了……

“好臭！这是什么味道！”

“像一堆死人的味道，血腥味也好重……”

在所有人都不知腥味是从哪里传来的时候，一名士兵大喊着。

“喂！快看，海水……海水变色了……”

在灯火的照明下，海水明显可见其上浮出了一层油脂，鲜红与橙色的混浊状，腥臭之源大概就是那层腐臭的油污了。奇怪的是，油污正快速向港口扩散着。

轰隆！轰隆隆……

又有船爆炸了，几声轰隆，一艘船转眼间就被火焰所噬，这次爆炸的发生处就在港口并排停泊的船只的其中一艘，与该船相邻并排的船其上的士兵们，正赶紧松开固定的缆绳，这是为了防止船只因海浪而相互碰撞才绑上的，不过现在如果不解下的话，火势将很快地延烧到其他的船上。更危险的是，每艘船都有搭载火药，一旦波及到储存火药的船舱里，所引发的爆炸的危险性是难以估计的……

“快解开缆绳！快一点！”

数名士兵赶紧跑到船弦旁，为求效率，他们直接拿斧头劈砍着极粗的缆绳，但是缆绳实在是太粗了，一两次劈击并不能将其砍断，当其中一名士兵正全力要砍断缆绳时，从燃烧中的船那一侧传来了一道声音。

“无能的杂碎……我来帮你吧……”

“耶！”这名士兵一时间还反应不过来，自前方处就传来了一道破风之声，随即一道黑影就切断了缆绳，同时也砍断了他的腰部，黑影一直到撞上桅才停止，那是一把极为巨大的战斧，整把战斧的长度几乎跟一个人差不多高。

“哦喔喔喔！”

一声巨响，伴随着一声怒吼，一个高大的巨人跳到了甲板上，他一拳就将呆滞在一旁的士兵给击落到海面上。这名高达三公尺以上的巨汉就是多鲁顿。

“你……你是什么人……？”

这声质问似乎有点缓慢，谁会想到有人会从燃烧的船上用跳跃的方式跳到自己的船上，向多鲁顿提出质问的人是此舰的舰长，他名叫“卡顿”，他一向以自己强壮的二米之躯为豪，但是在多鲁顿面前，他只是个小孩罢了……

“……”多鲁顿无视卡顿的存在，逡行就走向他的战斧落下之处。

“杀掉那个可疑的家伙！”

现场甲板上有五十名以上的士兵，在卡顿的命令下全员都拔剑攻向多鲁顿。本来好战的卡顿一向喜欢带头冲锋陷阵，不过个子改人一截，自豪的巨斧也矮人一截的卡顿这次却意外待在后方指挥部下上阵，关于实力的差距，卡顿还蛮有自知之明的。

“别怕那家伙！我们有五十多人……”

卡顿才想以人数的压倒性这一点来激励士兵们的士气之时，人潮的前端就传来了数声哀号。多鲁顿挥动巨臂往右一扫，就打死了两名跑头阵的士兵，盔甲碎裂凹陷，头骨破裂的死相让随后的士兵们一时停滞不前，多鲁顿的神力让他们恐惧不已……

“……别怕！我们这一边可是压倒性的人数，他一个人又能怎样！”

卡顿还是继续以人数的优势来煽动士兵们战斗，迟疑一会的士兵们最后还是相信五十人对一人是必胜的常识，他们又全员冲向前去，不过，此时多鲁顿已经取回了武器，他抡起战斧，往横一劈，三个人立即腰斩，尸首滚

落到后方的伙伴头上，这一次他们连停步的时间都没有了，多鲁顿挥舞战斧，无视人数的差异，将士兵们当成稻草人一般砍杀殆尽……

“怎么可能……”

卡顿的口像鱼一般一开一合，口中一直呢喃着这句话。他不敢相信眼前的事，但是事实上，他的部下确实正一一惨死在战斧刮起的风暴下，断肢飞散，首级滚落在地，那风暴正瓦解着五十人所组成的肉墙。

“怎么可能……”

这句话成了卡顿最后的一句话，多鲁顿高举战斧，从头砍下，将卡顿劈成两段，在短短的时间内，甲板上的人已经被多鲁顿砍杀殆尽。

“……接下来，就是这些船了，不能让任何人有机会逃离这座岛……”

多鲁顿举起战斧，口中开始念念有词，随即，斧刃开始发出红光，不久他的四周围也浮现了红色的光点。

“炎之斧啊……将我的魔力增幅吧……”

多鲁顿外观看起来像是个战士，不过，他竟然也拥有魔力，现在他正在咏唱着某种火系术法的咒文。

“始于深渊，拥有炙热血流与魂魄的火之精灵啊！燃烧的荒野，这片大地皆是炎之国的疆土。炎之国的士兵们，不可饶恕的入侵者就在眼前，筑起火炎的巨墙，守备王土，将胆敢侵犯吾土的敌人赶至焦热地狱……”

在咒文咏唱期间，红色的光点不断增加，最后多鲁顿看起来像是被赤红色的光幕所覆盖着，他的身前，也浮现了一道红光所绘成的魔法阵。

“……“炎之壁”！”

在多鲁顿咏唱出术名的同时，原本缓缓律动的赤红光波立即激发而出，火柱冲天而出，随即以多鲁顿为中心，自左右两侧水平扩散而去，不断升起的火之柱形成了一道巨大的火炎之墙，并排的船舰刚好成为火炎的饵料，炎之壁将战舰整艘切断成两截，又刚好引燃了火药桶，船只随即依序爆炸，爆炸所产生的火舌，使炎之壁看起来几乎要将天空给切断似的……这一击，最外面的那一排战舰都被烧毁波及，三十五艘的船以及近五千人的士兵都葬送在火海里……

“快逃啊！火快烧过来了！”

连番的爆炸使得其余侥幸未遭波及的克鲁斯军顿时陷入混乱当中，许多人都纷纷跳海逃亡，想要逃到岸上……突然，有几个人往船外一跳之后，却一头撞上不明的“地面”上，仔细一看，此地面竟然是船的甲板，有将近十艘的船正从海面下浮起……

碰磅！

一声撞击声，不明船只的船舱门被踢破了，从舱口陆续走出了全身武装的战士，克鲁斯军们还搞不清楚这一连番的突发状况时，这群来路不明的战士就以血来表示自己的来访之意，他们不架木桥就轻易地跳到了克鲁斯的船只上，并疯狂地砍杀所有可以见到的人类……

碰隆隆……

又传来了一道惊人的撞击声，有某样巨大的物体自海底撞上了港口的石堤，巨大的撞击力还引起了不小的海浪，让停泊的船只群突然摇晃不已。

但是恐怖还不仅只于此，刚才跳海的士兵们在刚才那股碰撞之后，纷纷发现海水开始发出腥臭味。

“怎么回事……呜哇哇哇！有东西，有东西在海底……”

这个人立即就消失在海面上，之后，连串的哀号声接连传出，刚才跳海的人，全都被不明的物体给拖到海底去了……

跳海是死，待在船上，所面对的敌人，又个个是骁勇嗜爱杀戮的恐怖战士们……克鲁斯的士兵们只能在两种死亡的方式上选择其一而已……都沙港俨然成为一个火炎与杀戮的人间地狱……

“一万多人份的血肉……要让“它”孕育而生还略嫌不足……”

说话的人是多鲁顿，不知何时，他已经来到都沙港的岸上，他看着那片火海……此时，自岸旁的海面下突然伸出了一道黑影，那是一条看起来极为恶心的肉质触手，它正要捕捉多鲁顿的时候，多鲁顿毫不闪避，而且他的斧头在一瞬间发出了红光，触手在一接触红光的同时，便萎缩起来而后又逃回海底了……

“贪婪的怪物，连敌我都分不出来吗……？不过若是以“它”为对手的话，“御子”势必能够得到完全的觉醒……嗯嗯嗯……“御子”啊……这次你若是不拿出真正的力量的话，是绝对无法胜过“它”的……”

这一连串的阴影与杀戮，只是神秘教团要促使他们口中的“御子”，也就是亚利的觉醒罢了……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就算是牺牲都沙岛所有的居民的性命也在所不惜。在不久的将来，阻挡在亚利面前的强敌，将是个难以估计其实力的恐怖怪物……

“接下来，就看露希卡的手腕了，跟这些愚蠢的克鲁斯军相比较，狼骑士团可不是个简单的角色啊……除了那群术士，还有“御子”……看来必要时，我也得适时出手帮忙一下……我可不能让她步入达格斯特的后尘……”

语毕之后，多鲁顿的身影就消失在空气中，这场杀戮的飨宴……现在才开始而已……

第三十话 溃败的克鲁斯军

“浑蛋家伙！快一点集合！敌人攻过来了！”

震耳欲聋的惊天巨响及赤火光让士兵们的瞌睡虫全都飞之无踪，从临时征收充作兵舍的房子里涌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士兵们，其中还有部分人装备零乱，连铠甲都没穿戴完全就一股脑儿跑出来迎敌，除了推说训练不足之外，敌军的行动确实太快了。

由于局势变化的太快，港区的克鲁斯军完全被停泊在港口的战舰的连锁爆炸的事件给弄得手忙脚乱，“敌袭”发生了，自然要“迎击”，这是基本的常识。港区前方目前正陷入激战当中，嗜血的战士正以不断残杀克鲁斯的士兵们，士兵们若是转身逃亡，反而会激起对方追杀到底的欲望。

“坦马斯队，突击！”

在前方陷入骚乱之余，倒是意外地给了后方的人集结整队的时间，后方目前已经集合了七千人左右的兵力，分别是由克鲁斯军的千人长“狄尼”、“坦马斯”、“吉克”所率领。这次进攻都沙岛的克鲁斯军（佣兵团除外）是以拉法罗为指挥官，尼尔为副长，其下有六位千人长，在舰上的两位目前是生死未明，在陆上港区首先被袭击的区域，其中一名叫“隆德尔”的千人长已经在混乱当中身亡。所以，目前还健在的千人长就只剩下他们三人而已。

“对方才四、五百人而已，用人数与阵势压过他们！”

坦马斯的步兵队共两千人，他将兵力分组成两百人为一组的小部队进行波状攻击，坦马斯看出对方之所以行动如此迅速是因为敌人的人数仅有数百人而已，港口的大爆炸以及夜晚的大雾使得克鲁斯军的士兵们误以为正遭受大军的攻击，这才是使得克鲁斯军陷入混乱的主因。将兵力集中之后，这种混乱的把戏就玩不起来了。

“坦马斯那家伙干得不错嘛！”千骑长吉克说道。

“虽然阵形有些混乱，但是陷入这种消耗战的状况的话，人数少的敌人是极为不利的，看来我的弓兵队是派不上用场了。”

狄尼的部队是弓兵队，目前克鲁斯军是以吉克的骑兵队为中军，弓兵队为两翼，先前突击的坦马斯步兵队原先是要诱敌深入的，不过在发现到敌军确实数目之后，坦马斯就临时起意直接以手上的部队想以人数将敌军歼灭。

此时，从右翼处的一条道路上出现了数骑人马以及一辆马车，弓兵们之所以没有将他们当成敌人射杀的原因，是因为在最前头的骑士正以最大的音量喊道。

“葛尔必特大人在此，还不快让道，有眼不识泰山的家伙！”

“那是拉法罗团长，还有葛尔必特大人，怎么会……不准攻击，快把路让开！”

认出拉法罗的狄尼赶紧命令右翼的部下们。

“大人们这时怎么会在这里……？”

虽然有满腹的疑问，不过狄尼也不敢过问葛尔必特的行动，在一行人抵达之后，狄尼将目前的情况告知拉法罗与葛尔必特。

“……你们做得很好，我会记住你们今天的表现的……”

葛尔必特在马车里奖励部下们的辛劳，由于天色昏暗，所以看不清葛尔必特的表情，不过他的声音有点无力，有此可以查觉得到，刚才一连串的突发事件，也让他十分地慌乱不已，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在这么晚的时间来港区，不过，狄尼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一行人是一路由港口一直拼命逃到这里的。

“……辛苦你了，狄尼，现在你们的指挥权就交到我手上吧。”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拉法罗是他的顶头上司，现在他在场，他们当然要听从他的命令，不过，看似和缓的情势却在此时有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拥有压倒性兵力的坦马斯的部队居然开始败退了。

“坦马斯的部队溃散了……怎么可能……”

前方仍然是陷入混战的状态，但是坦马斯部队后方的士兵却开始一个接一个的转身而逃，而且数量越来越多。

“呜~~那~那不是人~人类~啊~~”

“坦马斯队长阵亡了！……”

逃回来的士兵们以彷彿见鬼的表情恐惧地陈述着他们所见到的景象，不管怎么斩杀都还会再度爬起来，敌人彷彿拥有不死之身似的……在陷入混战之后，坦马斯就被疯狂的敌人给砍杀了。

“这……这怎么可能……不死身……？”

狄尼正试图去理解士兵口中所说的话，世界上怎么可能有不死身的人，常识上实在太说不过去了，就在此时，在一旁一直都还算冷静的葛尔必特突然大吼大叫起来……

“快啊！快射箭！别让那些家伙靠近我！快！”

“等等～葛尔必特大人，前面还有您忠诚的士兵们在奋战不懈呢！他们都……”

此时放箭的话，己方的死伤一定十分惨重，但是，狄尼的建言只换得来葛尔必特的破口大骂。

“闭嘴！我是大人还是你是大人！僭越的家伙！拉法罗！命令士兵射箭！”

“可是……大人……这样是否……”

“连你也不听我的命令了吗……？”

“呜嗯～～是！是的！葛尔必特大人！”

狗毕竟是无法反抗饲主的，葛尔必特的命令被实行了，第一波的齐射射出了，弓矢破空之音换来了无数的惨叫声，没有人分辨得出，这声音是敌方还是我方的……在惨叫声还未随风而逝之前，第二波的齐射又射出了……

“神使优希亚啊……请宽恕我们的罪……”

狄尼口中呢喃着祷词，他是位虔诚的优希亚教信徒。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人类可以放箭射杀刚才还称为己方的伙伴们，这丑陋的一幕仍持续上演着……

“停止攻击！”拉法罗大声地命令弓兵们停止放箭。

“敌人应该全灭了……”狄尼低语说出了这句话……

在第十波齐射之后，前方已经不再有任何人声传出来了。敌人应该是全灭了，但是同样地，己方的人也应该都全死于“伙伴”的箭下……

“敌人又攻过来了！”左翼的一名弓兵大声喊道。

令人难以致信，在插满箭矢的肉山上竟然有东西在抖动，理当变成肉块的人竟然又爬了起来，身上还插着箭，刀伤无以计数，由他们身上的铠甲可以辨识出，他们不是克鲁斯的士兵。

“真的……真的是……不死身……吗？”

狄尼简直难以相信眼前的事实，但是它真的发生了……就在此时，葛尔必特完全不顾形象，他又开始大吼大叫地喊道。

“呜～～你～你们在这里断后，这～这是你们表现忠义的最佳时刻！”

”

“葛尔必特大人！您～～”狄尼说不出‘您要逃……’这句话。

“你没听到葛尔必特大人的御令吗……？这里就交给你了，狄尼。”

拉法罗轻易就将刚刚才掌握到不到十分钟的指挥权回给了狄尼，完全不屑一顾，然后又带着数骑人马，与葛尔必特的马车往市中心急奔而去，转眼间就逃逸无踪。

“吼喔啊啊啊啊啊 哦喔喔喔！”

仿佛不死的敌人又举起刀剑以发狂的吼叫冲向狄尼与吉克的部队，滔天的杀意与气势甚至让骑兵的马发出不安的嘶叫。

“稳住！稳住各自的马！”吉克尽全力试图稳定骚动的军心。

“左翼、右翼听好！将箭上弦！准备齐射！”

狄尼以最大音量将命令传达到各阵营去，他高举右手的剑，双眼凝视着敌军的行动，但是此时他心理所想的却是另外一件事……

“神啊……这是您对我们自私的行为的惩罚吗……？……”

“射击！”满天的箭雨自天上落了下来，但是，却没有任何一声人类的惨叫声传出，随即马的嘶叫声传出，马蹄踏地的声音盖过了同时响起的

战吼，刀剑的敲击声又取代了战吼，现场又陷入了一片混战……

无视忠心的部下在后方断后所流的血，马车的车夫加重了鞭子的力道，葛尔必特的马车在道路上飞快如风，拉法罗与数名部下还得拼了命才能追得上来。他们的目的地，应该就是狼骑士团的营区，虽然葛尔必特对凯涅鲁夫有些不满，但是在这个时候，实在是没有比他们更可靠的人了。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拉着马车的两匹马居然同时发出了惨叫声，然后就向前扑倒，这个意外，使得整座马车翻覆，一直滑行直到撞到道路右侧的房舍才停止，坚固的马车并未就此被破坏掉，倒是前面的马车夫因逃避不及而被挟死在房子与车子之间。

“葛尔必特大人！”

拉法罗见状赶紧上前查看葛尔必特的安危，他用力拆开了车门，所幸葛尔必特并没有受到什么严重的伤害，拉法罗于是将仍惊魂未定的葛尔必特扶出马车，之后，他的部下将事故发生的原因向两位大人报告。

“翻车的原因是因为两匹马的脚突然断掉了。”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

那个人将马的断肢拿给拉法罗看，果然，整只脚蹄散发着一股寒气，而断裂面都没有任何血喷出，整只前蹄就像是一只冰棒一样……

“两匹马的前肢都在一瞬间被冻结成冰，加上高速的奔跑，所以才会碎裂……”

“冻结……”

马的前肢被不明的外力所冻结，就拉法罗的知识而言，能办到这件事的人，就只有术士而已，或许，港区那群来路不明的敌人也是他们的仕业。

“术士……难道是……”

拉法罗的脑海里此时浮出了两个人影，那就是伊萨与修瓦克，但是他们两人有什么理由要这样做呢？在他拼命左思右想之际，自某处传来了一道笑声……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女人！？”

这声音的主人是个女人，如此一来，拉法罗的嫌犯名单就通通落空了，刚才制作那场意外的术士，应该就是那个女人才对……

第三十一话 背叛者

呵呵呵……呵呵呵……

女人的笑声由远忽近，又由近忽远，让人捉摸不着她的确实位置，唯一可以确认的是，对方绝对是来意不善。拉法罗丝毫不敢大意，他命令三个部下守在四周，提高警觉随时注意周遭的任何变化。

“拉法罗！就算是死，你们几个人一定要保护我的安全！”

“是的……葛尔必特大人……”

一连串的事故已经使得葛尔必特精神趋于崩溃，一向精明、强势、攻于心计的他，一旦眼前的局势脱离自己的掌握，他竟然显得如此无力，看来葛尔必特的才能，也仅只于在幕后操控的层次而已，面对紧急危难，被他所鄙视的拉法罗还显得冷静多了。

风开始动了……

随着风起，不明的笑声也逐渐被风声所淹没，周遭的雾气被风所吹动，让人有仿佛置身于云雾当中的错觉。

一道仿佛冰结碎裂的声响短促又清晰地掩盖了风声，在场的每个人都注意到了，随即是重物落地的撞击声，就像是某大块玻璃在空中瓦解落地的连串响声。此时，拉法罗感觉到有东西滚到他的脚边，就在他想看清楚那个物体的时候，风将白雾吹散了，在银白的月光下，他终于看清楚那个东西是什么了，那景象让他顿时呼吸停止。

“人……人头！”

在拉法罗喊出这句话的同时，葛尔必特也发出了惨叫，冻碎的尸块以极触目惊心的方式形成极为凄惨的景象。在最前方守卫的人不知何时被人冻结后又击碎，他的尸块连一滴血都没流出就是最好的证明。

“呵呵呵……”

自上风处传来了冷笑声，一个女人出现了，她穿着着红黑色系的全身皮革套装，姣好的身体曲线在贴身的皮衣下一览无遗，让拉法罗一时看呆了眼。缠在腰际的长鞭末端的刀刃散发诡异的青白萤光，拉法罗完全不知道，在他眼前的美艳女子，就是神秘教团的杀手之一“冰雪的露希卡”。

“呜~~我怎么看呆了眼~~”

拉法罗赶紧回过神来，对方的美貌与身躯确实颇能勾起男人的邪念，但是拉法罗还是克服了欲望，理智又站了上风，那个女人很危险，拉法罗的脑中十分清楚这件事，他命令剩余的两个部下杀掉那个女人。

“愚蠢的男人……”

露希卡冷淡地嘲笑对手的不自量力，她以灵巧的手法将鞭子取出，鞭子仿佛有生命般在地上弹跳着，此时，有两个人已经成了它的猎物。

“冰刃啊，吐出冰雪之风吧……冻结一切……“霜风”！”

露希卡迅速舞动鞭子，冰刃在空气中划出了无数青白色的冻气线，各冻气线在一瞬间就交织成网，向前扩散，形成冰冷的风暴。

“什么！我……的……手……我……脚……”

勇敢的两名士兵连一句话都说不完，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手脚躯干冻结，这股仿佛连灵魂都能冻结的冷风在一瞬间，就将拉法罗的部下便成两尊活的冰雕像。

“原来，刚才的一切都是……是你所做的……你……你是……”

拉法罗怕得说不出话来，对方是个术士，拉法罗深知术士魔法的可怕，而且，眼前的女人与他所知的术士是完全不同的类型，还有一件事，那个女人很明显得她以杀人为乐，他可以看得出，她的双眸正在寻找着下一个牺牲者……

“下一个换谁呢……”

露希卡话一说完，就举手将鞭子往横一挥，刚才形成的两座冰人随即粉碎，赤红的血肉碎块向四周飞散，见到此景，拉法罗恐惧地一步也动弹不得，此时，葛尔必特转头逃走了，他的速度飞快无比。

“我不要死……我不能死……我是未来的朋提海之王……我的王国……梦……”

葛尔必特一板逃跑，一边喊着不知所云的话，不过，很快地，他就停下了脚步，他以极狼狈的姿态往前方跌了一跤，他开始抱怨马路的品质太差。

“瓦雷那家伙连个路都盖不好吗？路这么不平！”

在葛尔必特发出无意义的抱怨声之后，露希卡把真正的原因告诉葛尔必特，这原因远比葛尔必特刚才可笑的发言要来得恐怖的多。

“先生……要逃命也要带着脚啊，你的脚忘啦……”

葛尔必特回头一看，刚才的绊倒处突然多了两个冰柱，他赫然发现，那两个冰柱，事实上就是他的双脚，他的脚目前膝盖以下已经空荡无一物。

“~~~~~！！”

葛尔必特发出了难以形容的凄惨叫声，但是事情还没结束，自他膝盖伤处的冰晶又开始增加扩大，逐渐就到了腰部，葛尔必特拼命地以手代脚向前爬行，但是终究是徒劳无功，没有多久，葛尔必特就变成一座冰像，他的表情极其痛苦……

“饶……饶了我……不要杀我……”

目睹惨剧全程经过的拉法罗，结巴地说着求饶的话。但是露希卡只是带着冷笑走了过来，她举起鞭子，冰之刃又再度发出更为森冷的刀气，就在露希卡要再使出刚才那名为“霜风”的可怕技巧之时，她突然停了下来，若有所思地在想着某件事。

“对了……利用这个男人的话……”

露希卡停下了攻势，鞭子就仿佛蛇一般缠绕住她的右手。她靠近了失禁而倒落在地的拉法罗身旁，说着……

“我不杀你，但是，相对的，你也必须要替本小姐办一件事……”

拉法罗还处于过度惊慌的状态下，所以一时还搞不清楚露希卡所说的条件内容，之后，拉法罗才回复了神志，他对露希卡所提的条件感到十分犹豫。

“什么……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我绝对无法活着离开的……这种事……”

“你以为你有选择的余地吗？看看港口吧！”

露希卡要拉法罗将视线转向港口，港口仍然是陷入火海当中，但是，奇怪的是，有某个区域并没有火炎，反而有到黑气向上攀升，在火海的对映下，黑气反而像是黑色的火焰……

“那是什么东西……”

“那是你不必知道的事，我只能跟你说，等到“它”突破肉茧之后，这座岛上的所有活的生物都将成为“它”的饵料，只要在数个小时，你的工作，事实上并非绝对有需要的，知道吗？这只是本小姐一时的慈悲心罢了，你若再不把握的话……”

拉法罗根本就无从选择，港口那个即将诞生的生物，这个有着恐怖魔力的女人，还有那群仿佛不死之身的战士集团，现在想起来，这应该也是她们的仕业才对……接下来的情势发展，早已经超出他的层次所能想像的了……

“我……我做……”

求生的欲望掩盖了背叛的罪恶感，就连刚才他的主子葛尔必特的死，他也仿佛忘记一般毫不在意。不祥的黑影正逐渐笼罩在残存的人们头上……

在都沙市西郊，与亚利分别之后的伊萨他们，如今又是如何呢？

“伊萨大人，所有的敌人都已经确定完全死亡了。”

“辛苦你了，安德森。”

在坡道上，除了伊萨与安德森两人以外，所有的敌人都已经变成一具

具的焦尸，连铠甲也被烧融得辨视不能。伊萨的魔法以压倒性的力量将这群不死的敌人完成消灭。

地上除了焦尸之外，还有被安德森所斩断的尸块，伊萨与安德森正注视着其中一个尸块，那尸骸胸腔被横切开来，头跟双臂都不见了，但是，残于的下半身，竟然还不时地发出微弱的颤动。

“果然……这是他们那帮人的仕业……”

伊萨看着尸骸的体腔内部，仔细一看，内部有白色的肉块在蠕动着，这或许就是不死之身的秘密……

伊萨愤怒得用力跺了一脚。

“他们……威尔斯的悲剧还不够吗？如今他们还想在这都沙再重演一次吗？……”

伊萨愤怒的咬紧牙关，一向温和的他，此时有着难以亲近的严厉。他将视线转向了都沙市，在西郊也能清楚地看到都沙烈焰冲天的景象，但是身为术士的伊萨，所见到的景象可不止如此而已，在他的眼里，有一股黑暗的魔气正集结在某一点上，它的气势远比烈焰火海要来的大……

““那东西”在都沙……”

伊萨将法袍整理好，开始走向通往都沙的道路上，可是，安德森却一动也不动站在原地，伊萨便质问说……

“怎么了，安德森，你怎么不走呢？”

“……伊萨大人……在附近应该有民用的渔船，我们就搭船离开都沙岛吧……”

安德森的话让伊萨吓了一跳，没想到安德森竟然在劝他离开都沙岛，他们来到都沙岛的目的，不就是要打倒邪恶的神秘教团吗？

“安德森，你还清醒着吗？这不就是我们的工作吗？我怎么可以辜负教皇陛下的期待呢？难道！你～你怀疑我的实力！”

“以伊萨大人的实力，要击破这种程度的敌人根本就如同弹指之易，但是，难保对手不会有增缘过来，你忘了吗，他们的根据地“七塔之都”曾在此附近的海域有过强烈的反应，万一属实的话，就算是伊萨大人，恐怕也很难取胜……所以……”

“……”伊萨实在无法反驳，一向沉默的安德森，也有他深沉的一面。

“所以，我们应该先撤退到“吉达”，与“李维特”枢机大人会合才对，如此一来，就能神秘教团一网打尽……”

“我……我……”

“伊萨大人！请您不要再犹豫了！……”

“你要我抛弃朋友吗！？”

伊萨的脑海里，显现着亚利的面孔，以及狼骑士团众人以及许多他所认识的人的面容，虽然只是数天的情谊，但是，对于伊萨而言，他们都是无可取代的伙伴……

第三十二话 交织的命运之丝

烈焰滔天，突如其来的灾难使得局势变得异常混乱，都沙市的居民们为了躲避火势的延烧，便纷纷往都沙市北方逃逸。他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在

火势扩散到都沙市之前赶紧逃到北边，不仅可以避免葬身火海，更重要的是，比火焰还可怕的嗜血集团在吸乾克鲁斯军的血之后，更欲求着更多的血腥，那就是都沙岛的七万居民们。

“快一点，将马匹安上铠甲，重装骑兵团快点到广场集合！”

“将市民疏散到北郊，快！敌人就要过来了！”

狼骑士团的成员们都忙着各项备战事宜，不过，由于市民四处逃难造成许多混乱的场面，使得军队的集结工作反而变得滞碍难行，不过在千骑长雷伊的指挥下，狼骑士团的三个军团，白、红、青团总算是顺利集结了，动作之迅速足以让克鲁斯军汗颜不已，对于身经百战的狼骑士团而言，这样的敌袭也不是第一次遇上的了。

“凯渥鲁夫团长！罗威特的重装骑兵团1500骑已经集结完毕！”

“叫罗威特将部队分成百骑单位的部队，分散在主要道路上！”

“可是……团长，真的要在市中心进行街道战吗？”

“……我了解你的意思，雷伊我也很想将战场设定在西郊或是东郊，不过，这些逃难的市民……”

目前逃难的市民仍不断自南方涌出，在士兵的疏导下，他们都还勉强能有秩序地逃到北郊，不过，都沙市的保守估计就有近四万人左右，目前成功离开都沙市的人也才两万出头而已，还有许多人仍在市中心以南的危险区域中。

“能救的人就要救！我们目前所能做的，就是守住市中心的防卫线，以确保居民安全逃离为止……”

“蕾洁儿的防卫线不会那么轻易就被攻下的。”

“嗯……”

就在此时，一名骑兵急忙地赶到雷伊与凯渥鲁夫的本阵，报告一项恶耗，在都沙市以外的村落也遭到来路不明的敌军的侵袭。

“团长，那些驻留在各村落市镇的我军该怎么办？”

敌军并不只是从港口上岸而已，而是自岛的四处偷偷潜上岸，若放置不管，守在都沙市的狼骑士团就有被包围歼灭的危机。凯渥鲁夫听到这消息之后，沉默许久，雷伊知道，对于团长而言，接下来的决定是多么的沉重。

“集结所有的部队，与蕾洁儿会合，了解了吗，雷伊。”

“是的，团长。”

凯渥鲁夫并不打算派兵去援助各村里的驻军，应该他知道，这只是一种声东击西的策略，目的就是要他们分散开来，好来个各个击破。在港区的敌军，应该就是敌人的主力所在，其他的部队应该只是诱惑我方的阳动部队罢了。

再说，就算克鲁斯军在怎么差，要击败他们当然得使用主力，若是对方使用的是别动部队，那敌人这次作战所动员的军力可就是难以想像的庞大了……但是，假若真有如此庞大的部队存在，他们又是什么人呢？瓦雷·都沙吗？但这是不可能的，在出兵前，瓦雷的资产、人脉、及都沙岛区域近日来的各种活动都被严密监控着，这么大规模的军队的活动不可能能够完成不露痕迹……

“敌人究竟是什么人……”凯渥鲁夫苦恼地说着。

本来因军力悬殊而胜负立见的单纯军事行动，竟然会演变成连敌人正体都不详的混乱局面，凯渥鲁夫不禁对未来感到忧心……

不过，如果还继续保持守势，就有可能遭到挟击的危机，因为，潜入都沙岛其他地方的敌军数目无法准确的掌握，他们集合起来，或许也可能有相当的规模，若只是数百人的集团，凯渥鲁夫是不会在意的，但是若是一两千人的话……所以只好先化被动为主动，先以全力击破正面敌军主力，再去扫荡其余势力，这是比较安稳的作法。

所以现阶段都沙市以外的岛民与我方的牺牲，也只能忍痛先压下来了……

凯渥鲁夫与雷伊迅速跃上马，赶紧与集结好的部队合流，准备以全力将敌军主力击破。他所假设的敌军的声东击西策略，有一半是猜对了，有一半是错的。露希卡他们的用意确实是要将驻守都沙市的部队调离，但是，她们真正的用意，是要争取时间，以等待那“生物”的苏生，等到“它”诞生之后，在超越人智与力量的“存在”面前，就算有十个狼骑士团也不够看。

有两个男人一直在一旁看着事情的整个经过，他们两个就是汉斯与修瓦克。

“不亏是白狼，这是正确的决定。”

“哦~~依我看这只是愚蠢的行动罢了，在市区里战斗，只会扼杀骑兵的优势，少了骑兵，狼骑士团也不过是跛脚的狼罢了……”修瓦克很不以为然地讽刺道。

“我想，凯渥鲁夫团长只是想能多救几个人就多救几个，理由就这么简单……你就别太苛责他了，修瓦克。”

“这我了解，如果将战场移置有广大平坦陆地的东郊或西郊的话，狼骑士团就能发挥最大的战力……何必管那些死老百姓呢？乾脆就别理他们，让都沙市就这样混乱下去，说不定还可以拖延一下敌人的脚步！我印象中的佣兵就是这种思考模式，拿多少钱，做多少事，把命浪费在无意义又无利益的地方多无聊啊！身为佣兵的白狼竟然会做出不像佣兵所会做的事出来……”

为了保护都沙市民的安全，凯渥鲁夫选择了不利的战斗条件，以佣兵而言，这样的“情”实在是少见。不过，在得知岛上其他居民与守军遭到攻击一事，在他判断是被动作战之后，竟果断地放弃他们，这一点，也残留着佣兵的冷酷特性。

“呵~你还是老样子……嘴巴不饶人……”

“哦~~倒是你，现在的你，可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汉斯”，不跟着那群死老百姓去避难行吗？你~不怕泄了底吗？”

“我不会留在这里的，我有我的工作。”

“你该不会……想去救那些村里的人吧！你实在是变了好多，真不敢相信，你与我所认识的那个曾说出‘卷入他人战争而死的人是蝼蚁般的傻瓜’这种话的“汉斯”会是同一个人……你的眼神有着罕见的平和……”

“……”汉斯并没有辩解什么，只是轻轻地微笑着。

修瓦克与汉斯原来是旧识，那天在酒店，汉斯向修瓦克表示自己的身份时，修瓦克当然吓了一跳，因为汉斯的外貌与当年有很大的不同，更让修瓦克所讶异的，是汉斯整个人心境上的转变……虽然不知两人之间是如何认识的，又认识了多久……当然，修瓦克他是知道，汉斯他隐藏了自己拥有庞大魔力的事实，为什么要这么做，修瓦克并没有问，因为他知道，在汉斯想告诉别人之前，不管用什么方法他都不会说的，这一点，倒是一直都没有改变……

“看来，十多年的保姆生涯让你改变了不少……”

“过去的我……就像是一把锋利的剑，不仅伤人，也常常伤害自己……直到我遇见“亚法”与雷欧之后……与亚利少爷一同生活了快十六年之后……和平的生活磨去了我的锋芒，我并不后悔这么做……”

“……是吗……？……你说现在的你只是把被磨钝的剑，但是，在我眼中的你却不是如此，我看得出来，你只是被收入刀鞘罢了，而且还是你自己亲手所为，你的外表虽然改变了，但是你的灵魂深处并没有改变，那个真正的本我……当某个时刻来临的时候，你自然会再度拔出你心中那把锋利的剑……”

“灵魂吗……？我……”修瓦克的话让汉斯无言以对，或许他真说中了某些事实。

“你以为我没看到吗？在下午的那场决斗，当亚利陷入危机的时刻，你的眼神有变化……虽然只是一瞬间，但是，我看得出，那是杀意……”

“……”

“看来我酒是喝太多了……净吐些无聊的话出来！”

“……不……你说的没错！为了保护亚利少爷，必要时，就算是杀人我也不会有一点犹豫，不管对方是谁……这是我与亚法和雷欧之间的约束……”

汉斯收敛了笑容，尤其是在提及“亚法”的名字之时，亚法是亚利的母亲阿芙莉娜的小名简称，这是汉斯与她之间的秘密名字，汉斯也并非他的本名，而是阿芙莉娜替他取的，“亚法”与“汉斯”这两个名字，都有一份难以割舍的回忆。

“对了，如果可以的话，修瓦克，你能助凯涅鲁夫团长一臂之力吗……？”

“喂喂！为什么我要淌这浑水……而且，术士是不能够利用魔法参与战争的，你忘了吗……？”

“呵~呵~”

“你笑什么……？汉斯！”

“既然我们都做了不像自己风格的事了，你也别坚持下去吧……再说，你会没发现到吗？侵入岛内的敌人的正体，还有港口异常的浑沌之力……”

“还是瞒不过你……那群不惜搞出这样大排场的行动的家伙，就是那“教团”的人吧……？在这几年间他们一直蛰伏着，为什么现在又动起来了呢？”

“……”

“你不想说就算了，我会帮他们的，不过，你也别太高估我的实力，那怪物我可拿“它”没办法……”

“放心吧，只要有亚利少爷在，加上大家的力量，一定可以战胜的。”

“你对于那小子还真是有信心……”

“嗯~~不过，修瓦克，狼骑士团的千骑长蕾洁儿的事你确定了吗？”

“……嗯……她的魔力……确实是当年……”

“你就别再自责了，那并非全是你的错，那是时代的影响，这也是百年来术士们的悲愿，若能成功的话，对于所有的人类而言，都有深远的影响，只是……当时所采用的手段太激进了……”

“不，我的确是有罪的……那群无辜的孩子们……以及众多牺牲的人命……”

修瓦克冷静地批判着自己过去的罪，他和汉斯一样，有着许多沉重的

过去，他与蕾洁儿之间似乎有不为人知的过去……在现在，这团交结错杂的丝线还没有解开的迹象。

之后，两人结束了谈话，汉斯在离开数步之后，仿佛被黑暗吞噬似的，他在一瞬间就消失无踪，修瓦克也视作理所当然似的，丝毫惊讶的表情都没有，就开始往都沙港的方向走去。过去都有着一堆谜团两人，为了个自的理由，而步上个自的战场。

第三十三话 猎杀！疾风的狼群(前)

凯渥鲁夫团长率领着五千人的步兵团，沿着都沙市连往港口的道路行军，准备与蕾洁儿的守卫部队合流，凯渥鲁夫预想蕾洁儿的部队应该可能已经与敌军接触，因而加快行进的速度。不过，当他抵达蕾洁儿所率领的红团的据点时，却意外地发现，红团从刚才就一直未曾与敌人有过接触，而且，此地也来了位意外的人物，他就是克鲁斯军的团长拉法罗。

“凯渥鲁夫团长，您终于来了呀！”迎接白狼的人是蕾洁儿的副官提洛。

“提洛，这里是怎么回事？拉法罗团长怎么会在这里？还有，蕾洁儿她……她到哪里去了……？”

凯渥鲁夫并没有向以往一样开提洛的玩笑，因为，本来应该在此地指挥的蕾洁儿竟然不在此地，而且，本应该率领克鲁斯军的拉法罗为何又只身在这里？这些问题，凯渥鲁夫便直接质问拉法罗。

“拉法罗团长，港口的爆炸与火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还有，葛尔必特大人现在怎样了……？为何……”

“哦！凯渥鲁夫团长，您不要急，我慢慢地向您解释一下现在的情况……”

凯渥鲁夫虽然很急于想知道情况，不过，他也发觉到一件怪事，那就是发生的这样大的事故，拉法罗的态度似乎太过冷静了些……不过因为他担心着蕾洁儿的安危，所以，凯渥鲁夫并没有太在意这件事。

“事实上，驻守在都沙港的我军确实遭到敌军的偷袭了，那是瓦雷一党的杰作！”

“瓦雷！是他做的……难道……他还藏有这么多的兵力！”

“不是的，对方只有不到一千人的数目，主要是因为今晚的浓雾的关系，才使得他们能够顺利得进行偷袭，很惭愧的，我军的警觉性实在是有待加强，这都是我平日未善尽督导的责任……”

一向指高气昂的拉法罗竟然在他人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误，这让凯渥鲁夫着实吃了一惊，不过，对方究竟是怎么将近两万的克鲁斯军陷入几近毁灭的地步，有关这一点，拉法罗积动的解释道。

“~~~！瓦雷一党实在是太卑鄙了！早在数日前，他们就在港区四处埋设了大量的炸药，这次如此顺利就占领了这都沙岛，这完全都是瓦雷的计谋！先让我们安心松懈，然后在趁夜引燃火药来歼灭我军~~连天都在帮助他们吗？这场浓雾……”

“等等！在占领都沙岛的时候，我们不是掳获了都沙的警卫团吗？我记得他们也都被拘禁在港区里……”

“这就是瓦雷可怕的地方了……为了他自己，连效忠多年的部下都能轻易舍弃掉，……对了！这么重要的事我都忘了说了！在被他们攻击的时候，

他们还扬言说要连都沙市都给烧掉，我怀疑他们连都沙市都埋设了同样的炸药……可恶~~瓦雷那恶魔连一般市民都不放过~~”

“对！真是可恶的家伙！”

两人同仇敌忾的模样，似乎凯渥鲁夫团长已经完全相信拉法罗胡乱编出来的谎言了，拉法罗或许令人意外地是个演技派的人物也说不定。为了达成他预先想好的计谋，拉法罗又拿起他的演技说道。

“凯渥鲁夫团长！请您赶快派遣部下去疏散都沙市民，离这里越远越好，我们不能坐视人们遭受到无妄之灾！”

“嗯……没错……”

凯渥鲁夫似乎已经完成掉落到拉法罗的陷阱里了，他还认真地向雷伊下令。

“雷伊！了解了吗？我命令你带着自己的部队去疏散现在还在都沙的市民们，就带到现在市民们聚集的都沙东郊一带，记得吗？”

“……遵命！团长……”

凯渥鲁夫将部队分为两个集团，便将其中之一交给雷伊指挥，此时，凯渥鲁夫又问起有关蕾洁儿的事情，有关这件事，拉法罗又答道。

“蕾洁儿千骑长是接受我的求助，去港区救援葛尔必特大人以及仍然陷于火海的残存者们……”

“葛尔必特大人还健在哦，真是老天保佑！放心吧，这件事就交在老夫手上吧！我现在就去救出葛尔必特大人与其余的生还者们！拉法罗团长您也跟我们一同前去吧！”

“……好……好的……这是当然的！保护葛尔必特大人本来就是我的义务……”

拉法罗在心中窃笑着，传说中的白狼没想到这么轻易就落入他的圈套中，看来，凯渥鲁夫似乎真的只是个普通的糊涂老头罢了。不过说真的，拉法罗在听到凯渥鲁夫要求同行的话的时候，他还有点犹豫，如果可以，他真的不愿在回到港区与那女人和一群妖怪般的士兵碰面。不过为求真实性，他还是答应了。

在了解情势之后，凯渥鲁夫决定自己带着部队深入南方的港口区，其余的人，即蕾洁儿与雷伊的部队，白狼又下令道。

“提洛！蕾洁儿的部队就交给你了！放心吧~我会将你心爱的队长给救出来的，一根头发都不会少掉！”

“凯渥鲁夫团长！这时候您还在开我玩笑……我了解了，团长……”

在仿佛完成例行公事般开提洛玩笑之后，凯渥鲁夫又转向雷伊之处，他又慎重的重新重述了刚才的命令。

“记得哦！东郊！我救出港区的存活者之后，就会到都沙市东郊与你会合的，了解了吗？雷伊！”

“完全了解……团长……”

雷伊向凯渥鲁夫行个礼之后，两队人马便分离了。在到港区的路上，究竟又有多少危机等着凯渥鲁夫一行人呢？

凯渥鲁夫的部队浩浩荡荡的行驰在港区的大马路上，所到之处，皆是残破的房舍，有些房屋还一直在燃烧着，在加上港口燃烧中的庞大船团，不知不觉地，浓雾已淡了许多，取而代之的是被浓烟所遮蔽的夜空。

“奇怪了，到处都被破坏的如此严重，可是……地上的尸体未免太少了

吧……”

这一点确实很奇怪，现场完成像是经过一场激战的模样，到处都是血迹，但是，现场该有的尸体却没几具，沿途过来，所看到的尸体实在是太少了。

“团长，蕾洁儿队长的部队在前面！”

“哦！红色狼首的图腾的旗帜，确实是红团的人，还有蕾洁儿，她的银色长发实在有够显眼的，想不认出来都不行……”

凯渥鲁夫的部队终于与蕾洁儿的部队会合了，蕾洁儿的人之所以会在这附近徘徊不去，似乎是在寻找生还者，当然，死体过少的现象她也注意到了，蕾洁儿现在就是在命令部下们去查探周遭的情况，可是，一个生还者都没有，仿佛消失了似的……

“拉法罗团长，这是怎么回事？人都到哪去了……？”

“……”

拉法罗并没有回答凯渥鲁夫的问题，他讶异的表情丝毫不下于现场的众人。事实上，他是在担忧应该出现的“那群人”为什么还未出来？他不是已经遵守诺言将狼骑士团给分散了吗？现在不就是各个击破的绝佳时机……

“团长！前面有许多人出现了，似乎是……敌人！左边也有！”

在前方的士兵们首先发现了来意不善的敌人们，不只是前方与左翼，右边也有，敌人以毫无秩序的方式在接近狼骑士团，但是狼骑士团的成员们并没有大意，他们有序地排成防御阵列，准备迎敌。

“人数似乎不多嘛……才五百多人……”

“等等！大家快看！那些人……”

一个士兵发出了惊讶的叫喊声，也难怪他会如此，因为，敌人的模样实在是太可怕了，铠甲上有着无数的裂痕与乾涸的血迹，仔细一看，还有箭矢插在身上，但是，对方似乎还不在意似的，仍然持续走向狼骑士团的阵列，说那群敌人是人类，我想是不会有人同意的。

“这群敌人究竟……拉法罗团长……他们是……”

凯渥鲁夫正想向拉法罗询问有关那群敌人的事，但是，就在这时候，嗜血的战士们发出了惊天的战吼，如狂犬般袭击狼骑士团，人数上的差异根本无法让对方胆却。

“迎击！”

人数上的悬殊，狼骑士团便以正面攻击来迎战无序的敌军，但是，敌人不只是疯狂而已，他们的战斗能力确实非常惊人，全身重装却有着轻装步兵的敏捷度，无惧死亡加上巨大的蛮力，敌人的刀刃正贪婪的吸吮着狼骑士团战士的血。

“不要怕！五个人合起来对付一个敌人！用人数来压过对手！”

凯渥鲁夫的命令立即鼓舞了狼群的士气，接触战时的颓势转眼间就反转过来，敌人的战意虽强，但是一次面对五人，甚至更多，逐渐也被压了过去，敌军一个接着一个倒在血泊当中……

在战斗当中，有两个敌人横阻在凯渥鲁夫面前。

“这副模样还能战到这种程度，身为军人，我不吝惜我的敬意，但是，要取白狼的首级，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两个敌人举起宽刃大剑挥斩过来，威力已在寻常士兵以上，但是，他们的对手可是白狼凯渥鲁夫，凯渥鲁夫向侧边移动一步，就闪过了两把钢刃

的致命斩击，斩击的威力十分强大，铺设在路上的石块被劈开了两道裂隙。

在闪躲的同时，凯渥鲁夫以手中长剑向其中一人刺去，长剑准确地贯穿了敌人的咽喉，凯渥鲁夫手劲一施，对方的头就被割断，滚落到地上去。就在凯渥鲁夫准备在攻击另一个敌人的时候，令人难以致信的事发生了，刚才的断头人竟然像无事般仍然以剑砍向凯渥鲁夫。

“什么？”

凯渥鲁夫讶异的以剑阻挡无头人的斩击，但是，对手的攻击力实在太强了，凯渥鲁夫的剑当场应声而断！

“大气的气流汇集在我的指尖吧……”

剑被砍断，所幸凯渥鲁夫即时逃过了钢刃的斩击。此时，凯渥鲁夫垂下双手，他双手所装备的护手竟然开始微微发光，隐约可见他的手指前端产生了不寻常的气流现象。

“怪物！去死吧~~~“裂”！”

凯渥鲁夫快速挥动双臂，三道像是某物崩裂开来的声响发了出来，就在同一时间，无头人与他的伙伴就当场分尸了，尸块虽然碎散在地上，但是，仍然可以看得出来，地上的肉块仍不时有蠕动的现象。

第三十四话 猎杀！疾风的狼群(后)

战斗仍在持续着，但是，刚才那些倒在血泊中理当死亡的敌人们，却又再度爬了起来，这难以理解的恐怖景象，顿时让狼骑士团的士兵们陷入恐慌当中。克鲁斯军死前所品到的绝望滋味，这回换狼骑士团尝到了苦果。

“妖~妖怪啊~~”

“不要过来！呜~~不要过来！”

眼见狼骑士团的成员们因恐惧而陷入混乱的危机，凯渥鲁夫赶紧下达指示。

“弟兄们！不要怕！打他们砍到无法动弹就可以了！废掉他们的四肢！夺去他们的行动能力！”

凯渥鲁夫的指示立即发生了效果，原本萌生的败意顿时消失无踪，士兵们纷纷涌上前去，在乱刀斩击下，就算是拥有不死身的敌人也再也起不来了，士兵们踏过还活着的敌军，持续迎战剩余的敌人。由此可以看得出来，狼骑士团的成员们对他们的团长凯渥鲁夫是如此的信赖。

“从来没打过如此令人难以忍受的一战……”

也难怪凯渥鲁夫会有如此的感觉，团员们在将敌人扳倒之后，就五六个人蜂拥而上将地上的敌人施以乱刀砍杀，若是平常的战争，这种行为根本就是屠杀，而且是很残忍的屠杀。不过，毕竟敌人是拥有几近不死的身躯，这样的作法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就在此时，有某个人偷偷拿起了十字弓，因为现在正陷入混战当中，手持武器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不过，团员们早已发觉弓箭对敌人根本没用，所以他们都已放弃弓箭改以白兵战来战斗，不过，仍然没有人在意到持弓者诡异的举动……那个人就是拉法罗，而且他的目标，就是凯渥鲁夫。

“不……要……怪……我……我……我也很想活下去……”

拉法罗胆颤地将箭头瞄准着凯渥鲁夫的背后，刚才他还在犹豫着要不

要按计划伺机杀害凯渥鲁夫，因为看到狼骑士团在与那群怪物般的人对战竟然站上优势，他心里非常的讶异，不过他浮动的心又被压抑住了，因为他很清楚，在那群人的背后，还有着某个拥有强大邪恶力量的怪物在等着他们，与“它”相较之下，这些小角色不过是杂碎罢了，无论如何，狼骑士团都不可能有机会，连一丁点都没有……

拉法罗不再犹豫，反而有着出奇的冷静，他谨慎的将箭头瞄准着凯渥鲁夫的背部，为求一击必杀，箭头上还抹有剧毒，即使是小擦伤，都得命丧黄泉……拉法罗仔细感觉着自己的心跳，准备扣下板机……

咻~~~~~！空气响彻着箭矢破空之声！

“呜哇哇！”

几乎是同时，一道惨叫声响起，吸引了众人的注意，中箭的人并不是凯渥鲁夫，反而是拉法罗，他手中的十字弓早已掉落到地上，而且，他的右手腕还被一只箭给贯穿。

“真是令人难过！拉法罗团长！没想到你真的是个叛徒……”

刚才放箭的人原来是雷伊，拉法罗忍着痛楚，以惊讶的眼神看着雷伊，他不是已经中计被调离都沙市了吗？拉法罗此时才知道，自己的计谋早已被看穿了。

“哦~雷伊，你赶到啦！看来我是被你给救了……这次欠你一回啦！”

“事实上我刚才就到了，对不起，团长，要不是为了监视那叛徒的举动，我早就带队与团员们并肩作战！罗威特也到了！”

从雷伊的坐骑旁又出现了一个高大的骑影，那就是罗威特。

“等会在聊啊，团长老爹！大伙上吧！把所有的敌人碎尸万断吧！”

在罗威特高声呐喊下，在他身后的骑兵部队便追随着一马当先的罗威特，朝混乱的战场冲了过去，重装骑兵突击的气势，彷彿成群巨大野牛在草原奔驰似的，枪尖就是牛角，正肆无忌惮地贯穿敌军的血肉。

“哟~不是蕾洁儿吗？不用害怕了！我罗威特大人在此，就不会有人敢伤害你的冰肌玉肤一分一毫的……”

“……”

蕾洁儿丝毫不理会罗威特的存在，而持续着自己的战斗。毕竟是狼骑士团的千骑长，敌人虽强，蕾洁儿仍然能够以一人游刃有余地与其短兵交接，她敏捷的动作加上一流的剑技，蕾洁儿的剑准确的在盔甲间隙施以斩击，短短的两三次交锋，对手就四肢不全地倒在地上。击倒一人，蕾洁儿继续迎战其他对手。

“要赢得美人心，果然还是要靠实力……驾！”

罗威特举起骑枪与盾，策马追逐在蕾洁儿的身后，其他地方还有很多敌人，但是他偏偏就是要选择蕾洁儿身边的敌人。在混乱的战场上，蕾洁儿又碰到两个敌人，此时，罗威特表现的机会来了。

“欧拉欧拉欧拉~~喽罗们！见识大爷我超绝的枪技吧！”

罗威特高举手臂，配合战马的突进，以全身之力发动了一道突刺攻击，长枪的枪尖无视敌人的铠甲硬是贯穿了过去，但是攻势并非就此停止，随即而来的冲击波钻入了敌人的伤口，枪头般大的伤口立即被冲击波挖了开来，转眼间，中枪的敌人就四分五裂了，贯体而出的冲击波还顺便将后面的敌人也撕裂了。

“嘿嘿~~这可是我的枪技中最弱的一招耶！看到了吗？蕾洁儿……”

耶？”

原先在一旁的蕾洁儿早已经到另外一个地方与敌人战斗了，她十分相信罗威特的实力，所以才觉得并不需要施以援手。不过对于罗威特而言，若不能在佳人面前展现实力，就一点意义都没有，罗威特举起骑枪，无视敌人的存在，又继续缠在蕾洁儿的身边。

战事十分的顺利，于是，凯渥鲁夫与雷伊便开始要询问反叛的拉法罗，随着两人的靠近，拉法罗露出极度惊恐的模样。

“呜呜~~~不要~不要靠近我！我什么都不知道！”

“拉法罗团长，你不用怕！只要你肯合作的话……”

就在这个时候，在充斥杀伐之声的战场上，竟然传来了不搭调的声音，那是女人的笑声，而且还无法查觉声音是由何处传来……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笑声忽左忽右，忽远忽近，令人难以捉摸，凯渥鲁夫与雷伊丝毫不敢大意，他们谨慎地察看四周的一草一动，此时……

……无用之辈终究还是杂碎……

“不！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拉法罗惊慌失措地叫喊着，声音的主人透露出杀意要解决拉法罗，凯渥鲁夫与雷伊不约而同地将视线转到拉法罗之处。

“团长你看！那……那是……？”

在拉法罗的前方，有一道白烟状的雾气，令人讶异的是，无形的雾气仿佛有意志般，正在凝聚成人的形状，在形成人形之后，那人形以幽灵般的动作似飘似走地正接近着吓倒在地上的拉法罗。

“不要杀我！”

“不好了！不救他不行……”

拉法罗的惨叫唤醒了一时失神的凯渥鲁夫，凯渥鲁夫在度集中精神，跟刚才一样的情形，凯渥鲁夫的指尖处正发生着异常的气流现象，随即，凯渥鲁夫迅速挥动手臂。

““裂”！”

一道短促的爆音响起，在同一时间，白影的人形便被撕裂，但是，没过多久，碎散的人形又重新还原，凯渥鲁夫发出的空气刀似乎没有什么效果。

“怎么可能！团长发出的“风”居然无效！”

凯渥鲁夫操纵“风”的力量，是源于一对白银的护手，它的正体是古代神器系列之一，名唤“烈风的威恩卡斯特”。它能够吸收使用者的气，来引发气流现象，藉以操纵大气的流动。

所谓的“裂”，即是凯渥鲁夫凭藉神器“威恩卡斯特”的力量所施展的武技之一。

……呵呵……安心吧……我会赐给你一个吻……死之吻……

“哇哇哇~~~~”

白影抱住了拉法罗，拉法罗的惨叫声没过多久就停止了，因为，他再也无法使用他的嘴与舌了，被白影包围的拉法罗在一瞬间就僵硬化，变成一具冻尸……

……呵呵……呵呵呵呵……

拉法罗已死，白影也随即消散，在空气中，仍持续传递着那位以恐怖技巧杀人的女人的笑声……

“你是什么人……？藏头掩身的鼠辈！”

……呵呵呵呵……你们跨越海洋来到这里……所得到的却只是死亡……可怜啊……

“这一切的事情都是你所做的吗……？”

……没有错……可悲的人……为了毫无存在价值的利益……彼此互相构陷、残害……到了最后……究竟又得到了什么……愚蠢的佣兵啊……知道吗……你们的雇主已经死了……

“你杀了葛尔必特大人！？”

……我也顺便送他的死对头瓦雷一起下地狱了……想必不会寂寞才对……

“连瓦雷都……为什么你要这么做？你究竟是谁……？”

凯渥鲁夫持续与隐藏的女人交谈，目的是为了察觉对方的踪迹，但是，至今完全没有任何成果，对方藏身的技俩实在非常高明。

此时，自战场四处又出现了新的敌人集团……

“团长！你看那边，那个敌人是……是克鲁斯军！”

穿着着克鲁斯军铠甲的新敌人又逐渐加入了战场，他们就像刚才的敌人一样，两眼无神，全身仿佛经历激战的伤体。

……呵呵……这些人都是我可爱的人偶……这些人偶是不会痛也不会退缩的……你们就陪伴着他们一直舞到死吧……哈哈……

不死的敌人集团的出现，他们的数量是在刚才那群人的数倍之上，狼骑士团顿时陷入被包围歼灭的危境当中。

第三十五话 激突！冰与火

都沙仍沉静在夜幕里，但是，接连而来的事故与杀戮让人们陷入恐惧与不安的气氛当中，为了逃离战火波及，都沙市的市民们接受了狼骑士团的安排，全都聚集在北郊的临时营地，他们只能无助的看着被火海照映得通红的天空，以及被火海吞噬的家园。

“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呢？”

“我可爱的吉格，在等一下吧，我们一定可以回去的……一定……”

一个母亲尽力在安抚她年幼孩子的不安，她自己事实上也非常得害怕，整个避难营区的气氛也是如此，这位母亲藉由拥抱想多少消弭孩子的不安，但是仍然制止不住自己微微的颤抖，仿佛感受到母亲的心情似的，这位名叫吉格的孩子反而更紧密地抱住母亲，既不哭也不闹，或许，他想守护母亲的心情竟然意外地大于恐惧的心情吧……

血战仍在持续着，在敌军的增援到来之后，战情便陷入了焦着，不过，狼骑士团的成员们仍然奋力战斗，丝毫不退缩，因为身为佣兵的他们知道，放弃战斗即等于死……虽然是深夜，但是港口的火海反而将其附近的区域照明得比白天还亮，狼骑士团自豪的夜视能力与夜间战反而派不上用场了。

“欧拉欧拉！喽罗！接住大爷我惊天的一枪吧！”

罗威特的枪尖又撕裂了两名不死傀儡的身躯，虽然对方曾经是己方的克鲁斯军，罗威特也丝毫不犹豫地痛下杀手，在战场上，毕竟还是保命为第一优先，佣兵们更是深知此道。

“傀儡们，见识白狼的疾风之牙吧……“风切破斩”！”

大气的气流汇集在凯渥鲁夫的双掌之间，神器“威恩卡斯特”发出了波动，使“风”宛如被锁禁在双掌的猛兽，在凯渥鲁夫由头上用力挥下的同时，困兽被解放了，巨大的半月形如猛虎般狂袭不死的敌军，所到之处，刀过骨断，巨大的真空刀无视铠甲的存在将敌军斩裂成两截。凯渥鲁夫的武技“风切破斩”的威力实在非常惊人。

“团长的“风”的威力仍然是不减当年！”

“现在不是捧我的时候吧！雷伊……躲在暗处的敌人还没出场呢……”

“那女人……恐怕是术士……不管怎样，赶紧速战速决才是最重要的！”

假如对手是术士的话，能与她相抗衡的人，除了几个队长之外，就只有身为神器使用者的凯渥鲁夫了，用一般人去对抗术士，只是凭添无谓的亡魂罢了，更何况，对手还躲在暗处……此时，只能尽快结束这场混战……

银发的女剑士蕾洁儿仍然以她俐落的动作葬送无数的敌人，不过，一个烦人的跟屁虫仍然一直跟随在她的背后，挥之不去。

“……”

蕾洁儿取出了两把装设在她铠甲四处的匕首，以轻巧的动作将匕首掷出，两把匕首准确的命中了两个敌人，在命中的同时，匕首也随即爆炸，敌人的躯体也被炸散了。

“喔喔喔~~太棒了！不亏是蕾洁儿的奥义“炎蛇之牙”！”

“……”

蕾洁儿还是一如往常地沉默，但是，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她并不是很喜欢罗威特多事替她的战技所取的名字。蕾洁儿似乎也拥有魔力，她以精神力与精灵同调，而将“火”之力灌入匕首的技巧就是个证明。但是，似乎是因为她的魔力不强的关系，所以教廷并未授予“术士”的称号，也因此，她并不受星之盟约中有关术士不得参与战争的约束。在世界各地像蕾洁儿这样的人事实上还蛮多的，但是，他们多半都会隐瞒自己的能力，毕竟，拥有特异能力的人总是会被一般人所标记，而为无形的异样眼光所苦。

“……糟了！”

蕾洁儿罕见地说出了话，这是因为有个敌人竟从她上方的建筑物顶部一跃而下，那位置非常的高，摔下必死，但是，无惧死亡的敌人毫不犹豫地采用这样的自杀战术。

“~~~！危险！蕾洁儿！”

罗威特立即冲上前去将手中的骑枪掷出，想藉由骑枪将落下的敌人击飞，就在这短暂的瞬间，那名落下的敌人居然全身冒出了火焰，随即，罗威特的骑枪也命中了他，长枪贯穿了他的身体将他钉在建筑物的墙壁上，任由他继续燃烧。

不止是这里而已，在混乱的战场上，不死的敌军都出现了这样异常的发火现象，着火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出现，一具具的焦尸倒卧在地上……此时，战场安静下来了，杀伐声消失了，停下战斗的狼骑士团团员们都听到了随风传来的呢喃声。

……火之精灵啊！将藏匿在人心的欲望及憎恨之火，转化成真实之火吧……

随着声音的传来，不死的敌军一个接着一个变成燃烧的傀儡，这声音和刚才的并不一样，是男人的声音。

……无论是多小的火苗……漆黑……灵魂之炎，燃烧吧！解放吧……

“团长你看，人在那里！那是……那是修瓦克先生！”

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某栋三层建筑物上，有道红色的光团就在其上，修瓦克就在其中，集中精神在咏唱着咒文，他右手掌上正浮游着他自豪的魔道器“火之法珠”，法珠闪烁着红光，在他身体四周，更有着许多赤红的光点在浮游着。

……解放吧……以血肉为粮的地狱之炎啊……

“这就是术士真正的力量吗……？”

凯渥鲁夫感叹道。修瓦克持续在咏唱着咒文，敌人仍然在持续发生自燃现象。魔法的力量实在非常可怕，竟然魔法还能够选择发火的对象，区别敌我，要是在战场上遇上与修瓦克同样水准的术士，即使己方拥有数万兵力，又能有多少胜算呢……？

……多管闲事的家伙……

刚才那个一直隐藏的女人突然又出声了，在同一时间，修瓦克所在之处便刮起了冻气的暴风，在暴风平息之后，房舍凝结上一层极厚的冰霜，但是只有修瓦克的四周围，完全看不到任何冰雪。

“哼……水系魔法“冻结”吗？这种程度的低温波，你以为能够接近“火之法珠”三公尺之内的距离吗……愚蠢的女人……”

低温的冻气暴风丝毫无法伤到修瓦克一丝一毫，不过，她的攻击也阻止了修瓦克火系攻击魔法“狱炎”的咏唱，在修瓦克停下咒文的咏唱之后，敌军的自然发火现象也随之停止了，现在又开始陷入战斗状态。

“哦喔喔喔喔！地龙旋！”

沿地疾行的螺旋击地波，将正要包围凯渥鲁夫与雷伊的敌人一扫而空，前来援助的人，当然是亚利。从西郊一路奔跑过来，又为了追逐已先行离开的狼骑士团，亚利才会花费了比预估更多的时间。

“亚利君！你也来了呀！”

“说来惭愧，本来想要来告知团长敌军入侵的事态，但是事情实在是发生得太快了，看来已经没有说的必要了……我在路上遇见修瓦克先生，所以就与他一起赶来！”

“你别这么说，只要你来援助，我们就很高兴了，亚利君。”

两人并没有寒暄过久，战斗仍在持续中，不过，在得到术士修瓦克的魔法援助之后，狼骑士团可以说是军心大振，有修瓦克的牵制，隐藏的那个女人就不用太担心了。

“就由我亚利克斯来开先锋吧！”

面对着接踵而至的不死强敌，亚利不慌不忙，将“克拉姆”高举起来，配合呼吸，以大动作挥出强力的斩击。

“龙牙！连刃斩！”

强大的剑压劈击在大地上，产生一道强大的击地波，被疾行的击地波所波及，敌军被冲散到两旁，但是，第二波的龙爪连斩又追加而来，龙牙与龙爪的波状攻击将敌人集团四分五裂，全军覆没。

“果然是强大的友军，亚利君的战力实在是强大！”

“我们也不能输他吧，走吧！凯渥鲁夫团长！”

在亚利与修瓦克加入战局之后，战况随即逆转，虽然敌军仍然不减战意，但是，败象已经出现了。

“……你还能躲到什么时候啊……？”

修瓦克拿起了火之法珠，顿时，火之法珠发出了耀眼的红光，赤色的波动转化成红的火焰。

“好孩子们……揪出那名藏头露尾的鼠辈吧……“火动波”……”

在修瓦克的命令下，围绕着修瓦克的火炎仿佛有生命般开始飞舞入空，在盘旋一阵之后，飞炎便冲向某个建筑物的顶层，将屋顶化为一片火海，但是，唯有一处领域丝毫不受火炎所侵害，阵阵的白雾，还不时吞没火炎的领域。在白雪的圆阵当中，伫立着一个美艳的女人，修瓦克的火炎，让神秘教团的使者“露希卡”现身了。

“如此美丽的容姿又何必隐藏起来呢……？”

“能阻挡我的魔技“霜风”，看来你也不是个只会耍嘴皮的男人……”

修瓦克对于“霜风”一词有些陌生。

““霜风”？刚才的冻气不是水系攻击魔法“冻结”吗……？”

“……呵呵……你不也在使用着不需咒文咏唱的魔道器吗？仔细算起来，你也算是与我们同路的人，我就告诉你吧……我手中的魔道器“冰之鞭”，是种能够吸收魔力来转换成水属界的“冰”之力的法器，而将武技与魔法结合，而能操纵自如的战士我们称之为“魔战士”，我就是吾教团圣使撒达大人麾下八位魔战士其中之一“冰雪的露希卡”，能听到本小姐的御名是你的荣幸！呵呵呵……”

“魔战士……？撒达……？教团……”

修瓦克在世界各地流浪了这么久，再加上他待在教廷时期听过的一些传言，或多或少都有听过有关神秘教团的谣传。不过，今天他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么详尽的情报。

“这位大姐这么快就招啦……我还想了好多的拷问法呢……”

罗威特在马上发着莫名其妙的叹息，不过，玩笑归玩笑，他仍然是无隙可趁，他的骑枪又贯穿了一个敌兵。

“呵呵呵……要战就战吧……不过，我可爱的傀儡大军正在消灭都沙的所有人们，您们就在这里陪着我的玩偶们继续玩吧……要继续前进，还是回头救岛民，这是你们的自由，不过，你们都仍然难逃死亡的命运……呵呵呵……”

在留下嘲讽的言语之后，露希卡便消失无踪，就如她临走前所说的一样，都沙岛四处确实正不断传出哀号之声，无数的岛民正被嗜血的傀儡们折磨杀尽……但是，亚利与狼骑士团众人人们仍然得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战，眼前的敌人尚未被消灭耶……

第三十六话 求生者

在这不安之夜里，都沙四处都正在上演着血腥的杀戮戏码，血幕取代了夜雾，染红了人的视野，连绵不绝的哀号声谱写出惨剧的乐章。

“求求您~求求您~放了我们的吧~”

“~~~~！吼喔喔~~~~”

残忍的杀戮者丝毫无视母亲的求饶，手头的钢刀顺手挥下，骨断碎肉之声响起，伴随着惨叫声，昔日一家和乐生活的住处被染上血红，被拥抱在

怀中逃过一死的小孩不断在痛哭着母亲的死。

“妈妈！呜哇哇哇~~~”

小孩的哭声唤来了嗜杀的恶鬼，恶鬼翻开了尸体，以浑浊的目光瞪着哭闹的孩子，染血的钢刀再度挥下……

完成了一出惨剧戏码，扮演屠夫的杀人鬼又缓缓地走出了屋舍，房外的村镇亦是相同的情景，地上倒卧着被杀的村民，燃烧中的房舍，十多名士兵正拿着刀追杀手无寸铁的居民。刚刚才葬送一家人的恶鬼，又发现了躲藏在房舍后的一名村民，他持着凶刀走了过去，另一场惨剧似乎又要发生。

“呜~~不要！不要杀我！不要！”

躲在木桶后的村民吓得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但是，他求饶的声音与模样，反而激起对方嗜杀的快感，杀人鬼举起钢刀缓缓地走了过去。但是，杀人鬼才走了两步，就无法再前进，因为，杀人鬼的脚已经离地数寸，有某个人在其背后将他单手举起，由于后方的火光，使得该人的身影被隐没在黑影中。

“去死吧！傀儡！”

神秘者吐出杀意的言词，瞬时之间，被抓起的杀人鬼的背后突然发出了强烈的红光，随即就发生了爆炸，恶鬼的胸膛躯体被撕裂，仿佛红光自背后贯穿似的，在碎裂的同时，他的血肉也燃烧了起来，这燃烧现象非常的异常，在爆炸之后，燃烧的肉片在空中就被烧尽，连灰都没有剩下……

在这杀人鬼被消灭之后，背后的黑影似乎也随着爆炸的同时消失无踪，获救的该村民似乎仍然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仍呆滞地坐在原地。

“……一个一个解决掉……太麻烦了……”

有个人影正伫立在某房屋的屋顶，用眼镜下的冷眼看着这一切的经过，他就是汉斯，如修瓦克所说的一样，汉斯果然是来救这些村民的。

“……”

汉斯一语不发地将右手伸出，此时，竟然开始有光的粒子集中在他的掌心，光的粒子越来越多，逐渐形成光球。光球虽然不大，但是，直视光球内部那炙热的光波，就可以想像得到，究竟有多大的力量被压缩在那小小的球形空间里。此时，汉斯张开了双眼，令人讶异的是，汉斯那双黑色的眼睛已经变成隐约散发黄金光辉的双眸。

“去吧……”

在接到汉斯的命令之后，光团碎散成十多颗的光球，仿佛脱栅的野兽般狂袭正在杀害村民的士兵们，光之兽准确地捕捉到士兵，随即激射而出的光气，如爪牙般撕裂了士兵的躯体，虽然没有像刚才那士兵一样连灰都不剩，但是，这些袭击村镇的士兵也都成了一具具的焦尸。

汉斯刚才所使用的魔力，与先前伊萨所使用的光系魔法“光弹”相当的类似，但是又有些完全不同的地方，汉斯力量的本质，似乎还隐藏着许多谜团。

“这样应该就行了……到下一个村子吧……”

随即，汉斯就消失在黑夜之中。像这样幸运的村子事实上并不多，汉斯也只会有一人，要救到所有的人也是不可能的，在汉斯对这个村镇的人施以援手的同时，其他地方的人也正遭受到敌军的攻击。在都沙岛里，还是有些地方拥有自卫的武力，但是，在凶恶的不死兵之前，似乎也是不堪一击，拥有自卫兵力的都沙邸目前就正遭受到袭击。

“挡住所有出口，大门、窗户，全部堵死，绝对不要让敌人进来！”

在狼骑士团与克鲁斯军离开都沙邸之际，凯渥鲁夫团长曾留下两百人来防守都沙邸，但是，就算有这些人再加上都沙邸原有的警卫队，也不是不死军团对手，不死兵以五十人的兵力轻易就击溃的防卫队，残存的人以宅第为最后的防卫点，将出入口封死，全部的人都躲在里头寻求最后的生机。

吼啊啊～～喔喔啊啊～～～碰隆隆～～～

门外的不死兵疯狂的以武器破坏都沙邸的大门与外墙，斧头劈碎了厚重的木板，在过不久，大门就会被破坏吧……

“该怎么办，看来是守不住了！”

“……我们退到地下的紧急避难室，那里是瓦雷大人为了躲避灾难而设置的，在那里应该可以撑得更久些。”

“好，那我去叫伊都少爷与莎莲娜小姐赶快离开！”

“多带几个人去吧，福克斯队长的伤体目前应该是动弹不得，快点去吧！”

但是，似乎慢了一步，一阵玻璃的碎裂声，一个满脸狰狞的武装战士跳进了都沙邸，侵入邸内的不死兵环顾着整个大厅，像是在搜寻下一个猎物似的，他的嘴角浮出了诡异的笑容，随即举起大刀杀向呆滞在原地的人。

“可恶！被侵入了！”

邸内的士兵立即迎击，大厅陷入了一阵混乱，馆内的侍从与女仆逃的逃，走的走，在留在原地，就只有死路一条。但是，情势又陷入更为险劣的状态，邸内最后一道防线“门”终于被破坏了，成群的不死兵冲了进来，见人就杀，守卫的士兵坚持战到最后一刻，但是，劣势仍然是无法挽回，越来越多的士兵倒卧在血泊当中，有余裕的不死兵则是到四处的走廊与房间搜索，寻找下一个猎物。

咣当！

门突然被打开了，不过，进来的是一名都沙邸的守卫士兵，而不是凶暴的不死兵，房里的两个小孩以恐惧的眼神看着慌张的守卫，旁边的床上还躺着一个魁梧的男人，脸上有一道横一文字的伤疤，头发则是不合年纪的全白，一把巨大的三叉戟靠在墙壁旁。

这个房间是都沙邸警卫队长福克斯·法兰养伤的地方，两个孩子则是双生的姐弟莎莲娜与伊都。

从刚才就不断传来打斗的声音，不安的莎莲娜与伊都一点都不敢离开这个房间，虽然恐惧，不过，两个孩子是不会丢弃福克斯不管而自己逃走的，对他们而言，福克斯是重要的家人。

~~~~~！吼喔～吼喔喔~~~~

“这么快就来到这里了啊！可恶……”

守卫赶紧去挡住大门，防止门被撞开，但是，这根本撑不了多久。此时，原先害怕地动弹不得的莎莲娜竟然跑到房间角落，用全身的力量试图去推动一个有她数倍大的柜子，她想要用这柜子去挡住摇摇欲坠的大门。

“嗯~~~~~！嗯……嗯……”

“莎莲娜小姐……可恶！现在没办法过去帮忙……”

要是守卫离开的话，门必定当场被撞破，所以，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孩子正施尽全力要去推动一个比她自身要重许多也大许多的物体。但是，柜子仍然几乎没有移动，对于一个六岁的孩子而言，这项工作太吃力了。

“嗯~~~~动啊……动啊……动啊……”

莎莲娜仍然不肯放弃，她使尽所有的力量要推动柜子，但是，柜子才移动了一点而已，要让她一个人在门被撞破的时间之内完成这项工作，除非是奇迹……不过，此时柜子的移动居然快了起来，不过这不是奇迹，而是原本害怕得爬不起来的伊都居然跑过来帮莎莲娜推这个柜子。

“伊都……你……”

“……我……我……也想……救福克斯叔叔……”

莎莲娜开始对伊都有点刮目相看，一向懦弱爱哭的伊都，竟然能克服恐惧来帮忙，看来，一向懦弱的弟弟，在危难时，也是有勇气的。对于伊都而言，这是一次成长，为了保护最喜欢的福克斯叔叔，他懦弱的心开始萌生了勇气，对他未来而言，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三个人通力合作，就是为了争取那一丝的生机，彷彿感应到孩子们求生的意志似的，伤重不醒的福克斯也开始有些动静，他的手指在微微抖动……

吼喔喔！喔喔喔喔喔喔！

两个不死兵仍然奋力在撞击大门，在走廊处，还可以看到几具命丧他们手中的无辜人们，欲求血腥的他们，像是贪食的胡狼般，正渴求着门后的猎物的血肉，他们带给门后的人们恐惧，但是这些不死兵不知，真正的危险是在门的另一侧……

轰隆隆隆盛！！！！！！！！

一声巨响，门被冲破了，甚至于波及到旁边的墙壁都被挖了一个大洞，但是破的方向却与不死兵所预期的不同，自房间内急冲而出的一道巨大冲击波将门壁粉碎，两个不死兵便被轰得正着，冲击波挟带余威，将走廊的墙壁也冲出一个大洞，两名不速之客被扫地出门了。

“在这里撒野……不知礼数的家伙！先过问一下我的三叉戟吧！”

使出枪技“地枪钢走”的人正是福克斯，看来，伊萨的魔法已经让他完全复元了，不过，他似乎还觉得有些疲惫，在先前一战，被神器“多莱迪特”几乎吸尽的生体能源似乎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补充的，多莱迪特的枪刃仅存微弱的雷光。

“福克斯叔叔！太好了！你病好了！”

“居然睡这么久！不过本小姐是宽大为怀的人，这次原谅你一次吧！”

看到伊都与莎莲娜仍然相当有精神，福克斯才放下心来，在昏睡期间，事实上他仍然隐约感觉得到周遭的事情，尤其是刚才两个孩子的勇气，更是让他感动不已。

“请少爷与小姐准备一下，我们准备要冲出去了，对于这群不知礼数的不速之客，多少也要让他们知道都沙的礼仪。”

“加油！福克斯（叔叔）！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很罕见的，伊都与莎莲娜竟会异口同声地说出同一句话。虽然不知道目前岛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不过，福克斯并不在意，他只知道，他的一条命，就是为了这两个孩子而存在的，只要有人敢侵害到他们，他的三叉戟就会贯穿敌人，成为最强的守护者。

在这恶梦之夜里，情势仍持续走向晦暗未明的方向前去……

### 第三十七话 魔王的继承者们

狼骑士团与不死军团之间的战斗也已经有胜负的征兆，在神秘教团的魔战士露希卡离开之后，在加上修瓦克的魔法支援，不死兵几乎快全军覆没，人数本来就多，而且又士气大振的狼骑士团已经稳操胜算了。

“最后一只了……武技～“风切破斩”！”

狂风切裂大地，凯渥鲁夫发出的真空刀撕裂了不死兵，为这场恶战划下了句点，团员们发出了震天般的呐喊。

“呼～总算结束了……”

“我们居然能打败那群怪物般的军团啊……”

团员们顿时松懈了下来，刚才的战斗实在是太累了，不过，雷伊仍然不能松懈下来，刚才的战斗，也对狼骑士团造成了不小的死伤，救治伤者是刻不容缓的重要工作。

“……”

亚利一语不发地环顾着刚才还是修罗战场的周遭一切，每一寸土都染上了血，燃烧的天际，残屋败瓦，以及一具具无言的尸体。

“……这就是战争吗……？”

对于亚利而言，这算是他第一次经历的战争，在军校时代，在边境见习的时期，亚利也鲜少有机会参与战争，像这样一天之内就造成大量死者的战争，这还是第一次。在战斗结束之后，败者留下了鲜血的痕迹，己方也留下了许多的血，生者得踏过这混合的血潮，才能继续存活下去。

在现场整理与部队重整告一段落之后，雷伊向凯渥鲁夫进行报告。

“……阵亡者约759人，约占一成，至于伤者则超过二成……”

“……辛苦你了……”

在听完雷伊的报告之后，凯渥鲁夫便沉默不语，因为，接下来的行动必须要审慎思考，损伤程度还在能够接受的状态，不过，目前所得的情报仍然太少，部队就不能轻率行动，而且对方似乎是术士集团，这件事令凯渥鲁夫不禁想起二十年前的威尔斯事件，或许也有些关连，不过凯渥鲁夫并不想下定论……目前可以知道的事，就是瓦雷与葛尔必特皆已身亡的事实，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可信度极高，狼骑士团原先参战的原因可以说已经消失了……眼前所存在的，是充满恶意的不明势力……

“有什么好烦恼的！逃走不就得了！你以为凭你们这些人就能与术士对抗吗？”

“你说什么！你敢看不起我们……”

修瓦克的话，引起罗威特的反感，不过，凯渥鲁夫并不自意，因为他觉得，修瓦克或许对眼前不明正体的敌人的情报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也说不定。

“修瓦克先生，关于那名自称叫露希卡的女人以及她背后的组织，您是否知道那方面的情报吗？我向您请求，请您告知一下吧……”

“团长！干嘛要对那臭屁的家伙低声下气，让我跟他胜负……”

罗威特向前跨出一步时，结果被蕾洁儿故意伸出的脚给拌倒了，罗威特很生气的想爬起来，可是又被蕾洁儿用脚踩着他的背上而动弹不得。

“哼！看在美丽的小姐的份上，我就稍微告诉你们吧……他们那群人……是继承魔王思想的人们……”

“魔王思想……您是说“红莲的魔导师”吗？那位传说的魔王……”

“团长你不也见过吗？在二十年前的威尔斯……那群人也是魔王思想的

一派的分支之一……”

修瓦克更进一步透露出现今世界存在的黑幕……

“所谓的魔王思想，并不完全是百年前红莲的魔导师所提出来的那套“神民革命”的主张，而是有经过演变的。它是由术士 = 优秀的神民这种选民意识所延伸出来的，不过，最初，人们都相信术士是一种由血缘传承下来的一种特殊人种，当然，以前那些自我膨胀过度的家伙们就自称自己是神的后裔……”

术士的力量，一直被认为是由血源所传承下来，而且机率极小，即使是同一家族，也未必能拥有术士的资质，也因此，在造成黑暗恐怖时代的神民革命被终结之后，在之后的一、二十年，很多人都视拥有术士力量的婴儿出生，是恶魔作祟的结果，而往往会婴孩杀害，血统的思想，在最初就存在了，观念的改变，主样还是神民革命的遗祸所致。之后，在优希亚教廷的努力下，世界的人们才逐渐重新接受术士是由血源传承的思想，不过，在少数一些边境地区，仍有杀害幼儿的习俗存在着……

修瓦克又继续说道。

“……后来，有一派人以为，所有的人都有术士资质的存在，哼！无聊的人皆生而平等的思想……事实也证明他们是错的，不过他们犯的罪可不只如此，他们为了证明他们的理论，竟然偷偷进行人体实验，造成大量的死伤，最后，当时的教皇命令神殿骑士团“神之盾”将其一党全数逮捕……”

“这就是魔王思想……”

“算是第一页吧，要写完整本，那几滴血是不够的……那群人的思想是错了，但是他们的实验并非毫无成就，虽然是谣言……有人开始传说他们的人体实验发现了术士资质的秘密，甚至传说他们能够将无术士资质的人拥有魔法力，即人造的术士……”

“人造的术士！这……这怎么可能……”

“……不管事实如何，只要有人相信就行了……之后，开始有人偷偷研究起来，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数量非常的多，还包括了许多学者，其中还有一派，他们打着“让所有的人类得到魔力，则所有人即成神民……”或是“这是人类进化的伟业……”等响亮的口号，在教廷大副宣传，拉拢了不少人，这些人，甚至攻占了一个山谷间的小国……”

“山谷小国……难道……是威尔斯！”

“就是团长你所知道的威尔斯……他们虽然被消灭了，但是，他们的思想却流传了下来，现在我们所面对的神秘教团，或许就是其思想的继承者吧……在优希亚教廷里，一般都将这种思想称为“魔王思想”……不过，他们的势力可不小，传说，有不少国家偷偷与他们接触，想要一窥术士资质的奥秘……什么魔王思想！那都是屁话，不过是一群人想要利用术士的力量来满足自己的野心罢了……什么为了人类的进化……人类又有什么资格进化，弱一点对于这个世界还比较好些呢……”

修瓦克已经不想讲下去了，由他的话语中，可以感觉的到他对于社会某些黑暗面的严重厌恶。凯渥鲁夫在听完之后，仔细得想着许多事，不明敌人的身份已经有些线索了，但是令他不解的，是他们为什么要介入都沙与克鲁斯的纷争，是为了利益？还是什么不明的原因……不过可以确知的是狼骑士团与所有在都沙岛的人们都会是他们意图消灭的对象……

刚才的话，亚利也听了全程的经过，关于这件事，亚立反而想起了月

前与龙人交战的那件事，当时在暗处操纵龙人的不明术士确实叫亚利为“御子”的名称，这件事，似乎与修瓦克所说的事似乎又没什么交集，不过，亚利感觉，这次发生的事与以前那件事应该是有所关联才是。不知为什么，亚利直觉性地相信自己的想法。

对于“御子”一事，虽然那之后亚利一直表现得毫不在意，亚利并不相信对方的话，但是，事实上是亚利不想去相信，不过，在与龙人交战时他曾经一度爆发的强大力量以及狂乱的自我，又逼着他不得不去正视这个问题。在龙人一役后，亚利就发现到自己体内有着一股仿佛蛰伏中的龙般的力量存在，每一次战斗，都确实引发出那股力量，现在的亚利，解放克拉姆的秘力所能持续的时间已是龙人之役时的三倍，就算是进步，这样的进步也实在是太异常了……

每个人都在想着今后要如何走下去，问题实在太多了，不过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在下一场战役当中存活下来……

呜……呜……呜……

在这个沉寂的战场，从某个地方突然传来了奇怪的声音，出处是在一处尸堆里，那是战后敌人尸骸的集中处之一，只是尚未火化而已，在士兵忙着准备火化事宜的时候，有人听到‘呜……’般的声音从尸堆中传了出来……

“敌人又复活啦！”

一只手从尸堆中伸了出来，动作相当缓缓，所有的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满身是伤，血几乎流尽，理当是尸体的人又爬了出来，他没有拿着武器，只是漫无目的地在行走着……

“……妖怪……这还算是人吗……”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那个不死兵走到了亚利的前方，亚利当然是立即拔剑相向，就在亚利要斩杀他的时候，突然……

……救我……救……我……好痛苦……

“你在发什么呆呀！亚利！快杀了他！”

“~~~~~！……可是……罗威特……那个人在求救……”

“你在胡说些什么？……”

在场的人似乎都没听到不死兵的声音，亚利也发觉到，可是，亚利确实听的很清楚，那个人确实在呼救，他求救的声音清楚得仿佛从心底响起似的……亚利仍然犹豫要不要出剑，此时，一直朝亚利前进的不死兵突然间发生了异变！

呜呜……哇哇哇！！啊啊啊啊啊啊！！！！哦……喔喔！！！！！！

不死兵一边惨叫，一边往后弓起了身子，整个胸膛像是快崩裂似的。无论怎样斩杀都毫不出声的不死兵竟然会发出如此的惨叫，这情景令周遭的人都惊讶不已，所有人都摒息以待，此时，不死兵的胸口突然崩裂开来，由内侧撑裂的胸部肋骨向两旁翻开，更另人惊讶的是，不死兵的胸腔内侧竟然缓缓地爬出了一只黑色皮层的生物，看似某种幼虫，皮层表面的数条肉芽不时在伸缩，伸长时会显得向白色透明状，缩短时又回复其表层一般的漆黑……

乌鲁鲁鲁鲁……噗噜噜……

不死兵倒了下来，其胸腔内的黑色肉芽虫不时环顾四周，仿佛在恐惧着周遭的数千对眼睛，它还不时缩回胸腔里。

“……这是什么东西……在人的胸腔里……”

亚利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在人的身体里竟然会有这种虫（？）



的存在，所谓的不死之身，或许与这种虫体的寄生有关。就在亚利想一探究竟的时候，倒地的不死兵居然燃烧了起来，体腔里的虫也痛苦地在体腔内蠕动，不久，一切都被化成灰烬了，放火的人就是修瓦克。

“……这就是不死兵的真相……还在发什么愣，其他的尸体都要烧掉，还不快闪开，让我来！”

修瓦克举起了火之法珠，赤红的火光变成了炙热的火蛇，向四周的尸堆飞去，一瞬间，所有的尸堆都成了火堆，所有的战死者，无论敌我，都同时被火葬了……

“这就是不死兵的真相……”

有关这件事，在场的人都显得一幅难以置信的模样，神秘教团的人竟然能够在人体内植入那种怪虫，让人成为不惧生死，任人操纵的傀儡。方才他们发现到尸体过少的原因，或许也有所关联也说不定……

### 第三十八话 降临的青色光柱

在目睹不死兵不死之身的真相之后，凯渥鲁夫决定暂时撤退，先将居民移置更为安全的地点。自修瓦克口中得知的情报来判断，神秘教团的手段应该不只是使用这种寄生体型的不死兵，在港口处，恐怕还存在着更为可怕的怪物，以军队的力量对那怪物是否能与其抗衡还是个问题，毕竟，自百年前神民革命所引发的黑暗战争结束之后，人类就鲜少有过与怪物集团进行战争的例子，就算是二十年前的威尔斯事件，事实上，战斗的主力也是以术士为主，凯渥鲁夫也承认术士的力量确实非常地强大。

“凯渥鲁夫团长，我们先行离开了，请小心。”

雷伊与罗威特的部队先行撤离了，以骑兵为主的他们能够快速到达居民目前避难所在的北郊，以雷伊的统御手腕，撤离工作应该能顺利进行才是。在整理现场之后，步行的团员们也逐渐将负伤者移送到预定的避难区域，在等到最后一个伤者离开之前，责任心强的凯渥鲁夫是不会离开的。

“……这样就行了吧……剩下的，就等汉斯来吧……”

修瓦克之所以要劝凯渥鲁夫离开，只是嫌他们碍手碍脚，在与汉斯会合后，他预定在这无人的区域进行魔法战，万一有人的话，他本人是无所谓啦，不过，现在的汉斯，或许会有所迟疑也说不定。不过，他也存着不想让这些佣兵白白送死的想法，不过，比例上可能很低也说不定。

“……这样就行了……喂~~亚利君！我们要离开了！快跟我们一起走吧！”

在最后一匹载运伤者的马车上路之后，凯渥鲁夫与蕾洁儿所率领负责殿后工作的部队也正准备要离开，当他叫着亚利的时候，只见亚利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一直看着港口方向的天空。

“亚利君！？……”

亚利似乎完全没听到似的，一直凝视着港口被焰火染红的天际，仿佛在倾听什么似的，凯渥鲁夫干脆直接过去叫人，这时亚利才发觉到凯渥鲁夫的存在。

“啊……是您呀！凯渥鲁夫团长，有什么事吗……？”

“我刚才叫你那么大声，你都没听到吗……？准备撤退了！”

“……嗯……好的……”

凯渥鲁夫见亚利似乎有什么心事，本来他想要询问仔细，但是，目前并没有这样的余裕，而且亚利也准备离开了，所以，凯渥鲁夫也不再继续追究下去。就在两人要与殿后部队一同回去的时候，亚利又突然停下了脚步。

……！

“没错！有人在叫我……”

亚利四处盼望，想找出声音的源头，这时，他又转向了港口的方向。看见亚利怪异的举动，凯渥鲁夫上前询问亚利。

“亚利！你又怎么了？”

“凯渥鲁夫团长！好像……有人在叫我……”

听到亚利莫名其妙的话，凯渥鲁夫也认真的仔细凝听四周的声音，但是，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声音存在啊……凯渥鲁夫又再一次询问亚利。

“没有啊，我什么也没听到……”

当凯渥鲁夫将视线又转回亚利身上时，此时，凯渥鲁夫吓了一跳，因为，亚利的身上，竟然发出了淡蓝色的光波，波动规律柔和，亚利的金发也几乎变成蔚蓝的天空色。

“……你……是你在叫我吗……？……”

在亚利仿佛无神般自言自与地说出这句话之后，原本柔和律动的青色光波，在顿时间变得激烈起来，如海浪般怒涛的光波开始回旋，形成了一个气旋。这情景，就如同亚利的剑“克拉姆”的秘力解放的情形一样，但是，亚利并没有拔出克拉姆，也就是说，这青色的光气是亚利自身所发出来的。

“……你在等我吗……一直……”

“亚利!!!!!!!!!!!!!!”

凯渥鲁夫也被卷入这青色的气旋当中，他忍住气旋强大的气流波动的威力，慢慢地走到亚利所在的中心处，而后奋力伸出了手。就在凯渥鲁夫触碰到亚利的同时，一道巨大的青色光柱自气旋中心冲天而出，光柱随即扩大，掩盖了青色的气旋，亚利与凯渥鲁夫的身影瞬间就淹没在强烈的光波动当中。

“亚利！白狼！……”

在一旁的修瓦克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状况，惊讶的不知如何是好，对他而言，这景象还是第一次见到，他也不知道，这是亚利自身所为还是他人的仕业。光柱持续许久才见有消散的迹象，在光的强度降低到可见的程度之时，被光柱所吞没的亚利与凯渥鲁夫也已经不见踪影了。

“……亚利……与团长……不见了……”

难得开口的蕾洁儿也惊讶的说了这句话。在狼骑士团进行撤退工作的时候，竟然发生团长与亚利离奇失踪的事件，在场的团员都不知要如何是好。修瓦克也开始怀疑，汉斯拼命要保护的亚利是否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再度遇见汉斯之时，修瓦克决定一定要问个清楚才是……

……！

“呜……头好痛……耳鸣？”

不知昏迷多久，原先趴在地上不动的凯渥鲁夫逐渐有了一些反应，仿佛身体又回到自己身上一样，凯渥鲁夫感觉得到自己的每一部分的存在，手指颤动，手腕的感觉回来了，失去的力量又一点一滴的回复当中，混乱的意识也逐渐统一。不久，凯渥鲁夫终于可以行动了，在他撑起身体的同时，映

入他眼帘中的景象竟是倒地不起的亚利。

“亚利！亚利君！振作一点！”

凯渥鲁夫迅速过去扶起亚利，亚利似乎没有任何外伤，但是刚才的异象究竟对他造成怎样的影响，凯渥鲁夫并不清楚，不过，在凯渥鲁夫的呼唤下，亚利也缓缓地睁开了双眼。

“……凯渥鲁夫团长……怎么了……”

“你什么都不记得了吗……？……算了……平安无事就好了……”

亚利对于刚才的事似乎都不记得了，凯渥鲁夫一时也不知该如何询问下去，于是他暂时先压下此事，因为他发觉到，他与亚利两人已经不在刚才的地方了，刚才因为担心亚利的事所以才没注意到，现在是夜晚，但是，他们的四周却十分的明亮，因为，附近有很多燃烧中的船，那是克鲁斯的船，这也就是说，他们两人现在正在克鲁斯舰队停泊的都沙港的港口。而且，他们两人都发觉到，现场有着极浓厚的臭味与血腥味，但是，四周连半具尸体都没有……

……咚噗……咚噗……咚噗……咚噗……

从某处传来的异样声音，吸引了两人的注意，这声音似乎是某种生物的心跳声，而且异常有力。亚利与凯渥鲁夫环顾四处，果然发现到一处奇怪的地方，在几乎已成火海的海面，有一处并没有着火，而且那里的海面上似乎浮着奇怪的液体，很像油脂，在油脂覆盖的海面中央，有一个巨大的隆起物，浮出海面的部分，就像是一座半圆形的小山，为了看得更清楚些，亚利与凯渥鲁夫走到提岸边，走近一看，亚利顿时不禁吞了一口气，因为，所谓的小山，竟然是由无数的人类围成的尸山，异样的臭味，就是由海面上浮着那层油脂，也就是腐臭的尸水与血水混合而成的味道。

“这！……太残忍了……”

眼前的景象，简直就是人间地狱，亚利愤怒得颤栗不已，此时，他才想到一件事，在敌人入侵之后，亚利一行人沿途上发现的尸体数目之所以会这么少，就是被那群残忍的邪教徒给丢在这里。亚利虽然气愤，但是当转头看着凯渥鲁夫的时候，凯渥鲁夫的神情比他自己还要惊讶数倍。

“这……这是……没有错……二十年前，我在威尔斯王城地下所看到的那个巨大的人类肉球……一样……全部都一样……”

听到凯渥鲁夫自言自语的呢喃声，亚利立即想起今晚在旅社餐厅里听过凯渥鲁夫所说的二十年前“威尔斯事件”的始末，里头确实曾经提到过由无数的威尔斯人民的血肉所堆积而成的巨大肉球的存在，那似乎是某种魔道仪式所创的邪魔物的卵。

“凯渥鲁夫团长，那就是您曾提过的恶魔之卵吗……？”

“嗯……没想到……在这里又看到老夫最不想再见到的东西……”

亚利取出了爱剑克拉姆，不知为什么，他就是感觉眼前的血肉之卵是相当危险的存在，刚才的鼓动声，其实就是那邪魔的胎动声。亚利与凯渥鲁夫都已有共识，那就是在那邪恶的妖魔苏生之前，一定要将其毁灭，不然，不知又有多少人会成为牺牲品……

……吾……血之……一族……啊……

“什么！你这怪物会说话！可恶的家伙……”

亚利突然间斥喝起来，令在一旁的凯渥鲁夫完全不解亚利的行动，亚利向凯渥鲁夫表示说眼前肉山中的怪物正在说话，但是，凯渥鲁夫似乎完全

没有听到，这件事让两人都倍感困惑。

“……为什么……为何……不再回应……你……和我们不是……一样的……吗……”

“闭嘴！少在那攀亲带故！我亚利克斯会要你这怪物为这么多惨死的人复出代价的！”

“我以我手中的剑克拉姆立誓！”

在一旁的凯渥鲁夫完全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亚利似乎在与某个不明的事物对骂中，他想，这应该是那正窝藏在尸骸中的魔物才对，也许它是用了什么难以想像的方法与亚利在交谈着……

“……不对吗……但是……那……魂……与力……”

此时，地面突然震动起来，海面的巨大肉球往港口撞了过来，好几十吨的重量硬生生地撞上了堤岸，石制的港岸也承受不住强大的撞击力而崩塌，但是还不只如此，延伸而出的裂隙竟然往亚利与凯渥鲁夫的方向裂去，随即，一根粗大的肉质触手从裂缝中冲了出来，亚利与凯渥鲁夫在第一时间内迎击魔物的攻势。

“哦喔喔喔~~“龙尾返”!!!!!!!”

“……武技……“裂”!!!!!!!”

亚利与凯渥鲁夫的战技同时出击，一瞬间，肉球的触手也被斩成数截，断裂的肉块掉落到地上，仔细一看，那肉块竟然是用人类的血肉所融合而成的，其表面还隐约可见看似融解的人体，甚至还有人的脸孔……

“可恶的邪魔……为了自己……竟然牺牲了这么多人的生命……”

“亚利君！别大意！那家伙不是普通的怪物！”

此时的亚利，有着旺盛的斗志，仿佛在回应主人的心情似的，神器克拉姆的剑刃也激发出如同怒涛般的光气波动，眼见多达数万无辜的人为了那魔物而惨遭牺牲，已经没有人可以阻止亚利愤怒的杀意了。

### 第三十九话 姆亚的使徒们

在港口处，亚利与凯渥鲁夫通力合作，与尚未蜕化成完全体的卵中怪物进行战斗，由于还是未完全体的它，只能用以人类血肉构成的触手进行攻击，若是被直径达一公尺的触手给卷住，在一瞬间全身的骨头都会被绞碎。不过两人皆拥有神器，在克拉姆与威恩卡斯特之前，单调的触手攻击并不能伤害到亚利与凯渥鲁夫一根寒毛，灼热的光气与锐利如刀的风反而将怪物的触手斩碎并化为灰烬。

不过，一想到那些蠕动的触手事实上是由人类的血肉所构成的，亚利就有些下不了手，每当他斩断触手的同时，碎散在天空的尽是人类的血肉，亚利不禁颤栗起来，若是那些被融合的人类还存有意识而还会发出惨叫的话，亚利恐怕会不知该如何作战……

“亚利君……我了解你的心情，不过……现在我们所能做的事，就是消灭那个怪物！”

“这是为死者复仇的唯一方法！”

“……我了解的……我……了解的……”

亚利不再迷惘，决心全力战斗下去。怪物的触手，仿佛是十数条大蛇，

而且还能再生，亚利与凯渥鲁夫都知道，再怎样斩断这些触手都没用的，那根本就不是怪物的正体，两人一边战斗，亦同时在等待时机，准备给怪物致命一击。

在某处房舍的屋顶上，某个人正静静地监视着整个经过，该人有着三公尺以上的雄伟身躯，全身武装仿佛活动的城寨，不过，他的举止又给人一种与强悍外表不相干的冷静，这个人就是神秘教团的魔战士之一“多鲁顿”。

此时，又有一个人来到了多鲁顿所在的房舍屋顶，不过，他并没有任何特别的行动，因为来的人是和他负有相同任务的伙伴，也就是刚才带领不死兵军团与狼骑士团战斗的露希卡，刚才发生的那道冲天而去的青色光柱，那异象似乎也吸引了她的注意，只是没有想到来到此地，竟然看到亚利与凯渥鲁夫两人正与她们所带来的怪物正在战斗。

“多鲁顿！为什么御子会在这里……还有白狼……”

“你也是循着那道光柱前来的吧，我也看到了，不过，那时候，沉眠的“它”突然产生了异变，这两个现象是同时发生的，随后，那消失的光柱又自天空落在这里，光柱消失后，御子与凯渥鲁夫就出现在那里了……”

“这样子……我们原先的计画就有点乱了……御子与“它”的接触太早了……”

“还不止如此，御子与“它”之间似乎有某种奇怪的感应，或许刚才的现象也是……仔细想想，毕竟我们对“它”的了解还不够，由细胞组织培育再经改良的“它”竟然会有意识……这就是古代神的力量吗……？”

“卡西利翁那老头~~会那么亲切借我们这实验体，果然是另有目的，早知道就带魔兽过来就行了……那个满脑子实验的疯子……”

“……古神的复活……吗……”

亚利与被称为“它”的生物间的接触，似乎使得亚利有了预期外的觉醒反应，这件变因，似乎让多鲁顿与露希卡原先的计画有了变动，那生物与亚利之间，似乎存在着连神秘教团都不知道的特殊关系。

“~~~~！风切破斩!!!!去~~~~!!!!”

风之力汇集在凯渥鲁夫的双掌之间，凯渥鲁夫合掌劈斩下来，气动风生，巨大的风之刀斩裂大地急驰而飞，一瞬间就斩断了无数的触手，在这同时，亚利的克拉姆也激发了怒涛般的光气，亚利的目标，就是海面上的巨大肉卵。

亚利与凯渥鲁夫的行动，当然被神秘教团的两人给看到了……

“糟了!“它”现在可不能被毁掉!!!!”

“别去！露希卡!!!!”

多鲁顿阻止不了露希卡的行动，只能跟随而去……

“解放吧……圣光的克拉姆啊……将我的剑魂，升华成有着无限力量的光气波动，汇流成灼热的龙魂……苍龙怒吼吧……以圣光的龙牙与龙爪将噬人的恶魔撕碎!!!!!!”

接下我的剑与魂~~秘剑……苍龙咆哮!!!!!!!!!!!!!!”

在克拉姆真力解放的状态下，亚利的剑技“苍龙咆哮”以轰天之势狂射而出，炙热的光气，随着克拉姆的斩击轨迹，汇聚成一把黄金的光之枪，仿佛神自天界掷落的制裁之矛，光枪般的冲击波直朝恶魔之卵飞射而去。

在苍龙咆哮的龙牙即将咬碎恶魔的血肉之卵的时候，在它前方突然升起数道巨大的冰柱，形成一道保护的城墙，冰之墙硬是挡下了龙牙的进击，

但是连绵不绝的波动，仍然粉碎了冰结的城壁，虽然未档下苍龙咆，冰墙仍然将其威势转移数角度，光之枪仅削去肉卵的一角，并未贯通肉卵直取孕育其中的本体。

“可恶！新手吗……？”

浑身全力的一击被突如其来的冰壁所阻，亚利与凯渥鲁夫提高警觉，注意着隐藏者的下一步行动，不过，对方却自己主动出现了，露希卡的身影随着消散的冻气显现在两人的面前……

“又是你这个妖女！！！”

听到亚利极为不逊的言词，露希卡显得非常愤怒的模样，不过，亚利并没有再骂下去，因为，在她之后，随即又出现了一个巨汉，多鲁顿也登场了，多鲁顿三公尺以上的雄伟身躯让亚利惊叹不已，亚利从来没看过这么高的人，亚利以为，在那护具下的铁腕必有想像以上的怪力。

“……露希卡……别再玩了……要怎么做你应该很清楚才对……”

“我知道……清除妨碍者的存在就是了……”

语一毕，露希卡开始轻轻抽动鞭子，鞭子所划过的空间，皆留下青白色的轨迹，那是冻气形成的雾气，随着鞭势的增强，冻气亦有大增的趋势，亚利与凯渥鲁夫也发觉到冻气的存在，低温的寒风正刺痛着两人每一寸肌肤，察觉事态不妙的两人，立即趋上前迎战，不过，露希卡只是在呵呵笑着两人无意义的行动。

“呵呵……现在才察觉也太迟了……北风的吐息能让一切冻结……“极风”……”

露希卡的四周顿时已被白色的雾气所笼罩，随着鞭击，白雾之海掀起了一阵阵冻气之浪，亚利与凯渥鲁夫两人根本没有躲避的地方，便被卷入冻气风暴当中，冻气所及之处，皆成为白色的原野。

“呜……可恶……身体动不了了……”

被卷入低温风暴的两人，并没有在一瞬间被冻毙，这归功于两人身上的神器，在被卷入冻气波的瞬间，瞬间而生的危机意识发动了神器，“光”与“风”的力量立即守护着自己的主人，不过神器也非万能，薄弱的风与光并不能完全阻挡冻气与风雪的白色锐牙，亚利与凯渥鲁夫两人身上多处都有冻伤，甚至于被地上凝结的霜雪所包覆，两人的双足与下半身都被冰雪所冻结而动弹不得。

“可恶……竟然用妖术……”

“反正本小姐是妖女嘛……呵呵呵……”

露希卡释放出来的低温波，似乎并非由魔法所引发的，以亚利与凯渥鲁夫两人的常识，能驱使“冰”之力，除了魔法外，就只剩下神器了。不过，两人并不知道，露希卡所使用的冰之鞭并非是古代神器系列之一而是神秘教团研究的魔道具这个事实……

“接下来由我来吧……”

多鲁顿站上前来，随着升起的杀气，他手上的巨斧也发出了灼热的火焰，与露希卡相反，多鲁顿所使用的，使能够自由操纵“火”之力，名为“炎之斧”的魔道具，要是被那高热的斧头所劈中，必死不疑，亚利与凯渥鲁夫仍不放弃挣扎的机会，不过，身体的冻伤与凝结的冰霜却使得他们两人动弹不得……

“……到此为止了吗……汉斯……赛莉儿……米莉亚……”

自己或许必须面临最后一刻了吧……亚利是如此想着，亚利的心里顿时浮现了许多张的面孔……不过，亚利的妄想立即被打断了，迟来的最大助力终于来到，自天空射下的三把光之剑疾飞而至，首当其冲的多鲁顿立即举斧迎战，以斧头劈碎光剑，顿时，整个黑暗的天空被碎散的光芒照映得宛如白昼。

光芒逐渐消失，被闪光撕裂的黑幕又再度复原，但是，在黑暗天际处，仍然清晰可见一个闪亮的光团，浮游在天空的光团里的人，正是伊萨。伊萨身上随处可见因其魔力而发出的阵阵灵光，使得他看起来就像是黑暗天空中最闪耀的明星。这颗明星，正缓缓降临纷争的世界。

“嘿……这么晚才来，就是在等待最佳的登场时机吗……？”

“实在对不起，亚利，如果我一开始就用飞行的魔法“天翔”的话，就能更早到达这里了……对不起……”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啦……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当真了……你还是一样是如此单纯的人……不过，能在这里看到你实在是太好了……”

“忍耐一下，我马上治疗你跟团长的伤势……光之精灵啊……赐予慈爱，以生命之光，除去一切的病苦与伤痛……”

伊萨咏唱起光系治疗魔法的咒文，随即，数颗散发的柔和波动光波的光球围绕在亚利与凯渥鲁夫的四周，在生命之光的波动下，使得凝结在两人身上的冰雪融化了，严重的冻伤，也逐渐在复原当中。

“真是不可思议，身上的冻伤完全不会痛了……这就是魔法的力量……”

两人都在赞叹着魔法的神奇，像这样不调养一个月是不会好的伤，在魔法的力量下竟然能以如此快的速度痊愈中，魔法实在是一种极便利的工具。

“即使是“治愈之光”，要完全复原也得花些时间，接下来的事就全交给我吧……亚利……凯渥鲁夫团长……”

看到伊萨自信的身影，亚利也不禁相信伊萨应能顺利击败多鲁顿与露希卡两人的，但是，身为神秘教团的战士，他们的实力绝对不止如此而已，亚利此时正祈求自己的伤能够赶快好起来，来以神器克拉姆的力量助伊萨一臂之力。

“终于找到你们了……你们这群叛神的使徒们……”

“背叛神？我们只是在追求真实而已，你对你的血的根源难道没有兴趣吗？”

“住口！你们还真以为自己是古神的后裔吗？在破灭战争后，被神舍弃的人不就是你们吗？吾神原谅了罪孽深重的人们，甚至于背叛他的罪人……”

露希卡很不以为然的答了一句。

“标准的优希亚洗脑教义……”

“神原谅了我们那些背叛他，沉迷于力量的祖先不是吗？那力量的根源“术士之血”是我们原罪的烙印啊……但带着原罪而生的我们，岂能再度像我们罪恶的先民一样背叛神呢……？你们还想信仰一度舍弃你们先人的古神“姆亚”诸神吗……？姆亚教团的信徒啊……”

伊萨与神秘教团的两人之间的对话，让亚利与凯渥鲁夫完全搞不清楚，这些情报对亚利他们两人而言，都是第一次听到的情报，他们谈话的内容，似乎与“优希亚神代史”有相当的关联，令亚利惊讶的是，术士的存在似乎

与神话中的古神有所关联。而且，亚利也得知了那神秘的教团其“姆亚教团”的真名，所谓的“姆亚”即神话中降临人界的异界神族之名……

#### 第四十话 伊萨的真正力量

长久以来，在世界黑暗处活动的姆亚教团，并不单单只是个继承红莲的魔导师，其思想 - 神民革命、魔王思想的组织，在表面世界统御世界术士，宣扬神国降临教义的优希亚教廷与姆亚教团之间的互斗，在历史上是从来未曾留下过痕迹的，就算是有，也早已被刻意掩盖掉，优希亚教廷处心积虑要抹杀掉姆亚教团的存在，亦是有其不可告人的秘密。姆亚教团所拥有的秘密，以优希亚教廷的立场来看，是绝对不能让一般人得知的，那是须要被独占的，只要占有它，就可以得到莫大的利益与权力……

不过，姆亚教团的某些思想与行为，确实违背了目前世间的正义，像是为了让某种目的，而牺牲掉都沙数万条的人命，在人道与正义上，这是绝对会被指责的。优希亚教廷目前的方针，是与世间正义相符合的，教廷利用这一点，强化自己的“正义”立场，如此一来，姆亚教团自然就被视为邪恶的一方，不过，优希亚教廷并未公开去讨伐姆亚教团，反而处心积虑要抹杀其存在，由这一点来看，似乎有着不能公开的重要因素，他们对一般世人隐藏这一个事实，是为了什么……？利益……权力……正义……

伊萨的存在，又代表着什么呢……？姆亚教团是能够驱使强大魔法力量的组织，为了对抗它，优希亚教廷也使用其麾下的术士，以“正义”为名，利用姆亚教团违反“正义”的事实，培育出一群忠诚心极高的年轻术士，这些年轻人相信自己是“正义”的一方，服从教廷的命令消灭像是姆亚教团等反教廷势力的存在，就是为了世界而为之的，伊萨亦是其中之一……

“姆亚……术士……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对于凯渥鲁夫与亚利两个人而言，刚才的情报实在是太混乱了，若是刚才伊萨与姆亚教团那两人所说有关术士的事实属实的话，那可就是一大秘密了，不过，术士本身本来就是充满谜团的存在，优希亚教廷也未曾有过明确的解释，有关术士研究的情报，也只有少数特定阶层的人能知道而已……

“可怜的孩子，虽然长得不错，可惜……”

露希卡的冰之鞭又散发出阵阵的冻气，其威势比起刚才有过之而无不及，低温的气旋围绕在露希卡的周围，仿佛有意志的雾状生物，不过，伊萨仍未露惧色。

“很特殊的魔道器，我曾听说过姆亚教团的战士能直接驱使物质界的力量，原来就是那魔道器啊……这是水属界的“冰”之力……”

“吾教团才不像你们那些沉迷安逸现状的家伙一样不知长进，为了克服魔法需要经过咏唱的仪式才能发动的弱点，我们开发了魔道具，这“冰之鞭”就是研究的成果，而且还不只如此，我们更进一步结合了魔力与武技，这就是魔战技，比起迟钝的魔法，魔战技能发挥更高的实战效果！呵呵呵……”

露希卡得意地笑着，不过，伊萨却以很不以为然的表情回答。

“……没听过的杂耍……姆亚教团已经成为马戏团了吗……？你不要看低了经过百年传承演进的魔法体系……”

“耍嘴皮的小子！看鞭！“雷雨”!!!!!!”



露希卡气愤地挥舞冰之鞭，冻气团随着鞭势牵引被卷上空中，在回旋的同时，原本只是雾状的白雾顿时变成白色的冰刺落下，满天的冰柱自伊萨、亚利他们三人的头上落下，每根几乎长达一公尺的冰之剑直直地插在大地上，每一寸的大地几乎都被击碎。

不过，在冻气的白烟渐渐散去之时，在冰柱之林当中，却有着的一处不受冰剑侵害的圆形区域，伊萨、亚利、与凯涅鲁夫三人仍安然无恙地待在那里，冰之箭雨并没有伤到他们任何一根寒毛。

“有趣的杂耍……让我见识到了……或许应该感谢你才是……”

“这……这是什么魔力……难以置信的强……”

露希卡的态度已不再像刚才那么从容，反而像是正承受着莫大压力的感觉，亚利看着伊萨，确实感觉到伊萨已经有些不同，伊萨的身体表面的灵光有增强的趋势，不只如此，伊萨他穿在外面那件白色的僧袍也泛出了如克拉姆般的波动。而且，亚利还注意到了一件事，原本戴在伊萨额头上的银质环饰现在正在伊萨的右手上。

“封魔环！你居然还戴着这种抑制自身魔力的东西……”

“为了和平，过度强大的力量是没有存在的必要的，所以，我才戴上这头饰……”

“你还真是忠心，还真是难得一见……会自己戴上项圈的狗……身为高贵血统的继承者……竟然还听命于下等人种……”

“即使拥有再强大的力量，你们也无法摆脱身为人类的事实……强调优越意识，只是再重复百年前神民革命的悲剧罢了……任何人都有追求幸福的自由……”

“可笑至极……下贱的弃民有什么资格与吾伟大血族一同分享这个世界！在未来将临的理想乡，弃民是没有生存的权力的！什么幸福……弃民所能有的只有卑贱的死！”

“是吗……那我就是为了守护那小小的幸福而战……”

伊萨主动结束了舌战，他所穿的一身白色法袍仿佛回应着伊萨高昂的战意似的，袍子上律动的波光变得更为耀眼，仿佛天际边缘的极光，伊萨的僧袍，绝非普通的僧袍而已，那应该也是某种藉由魔力驱动的魔道器。

“见识一下冰之鞭的力量吧！霜风！！！！”

露希卡挥舞鞭子，转瞬间尖端的冰刃已在空气中画出交错网状的冻气波，魔战技“霜风”的冻气波直袭伊萨，露希卡所言确实不差，以魔法发出的冻气波以及以魔道具发出的冻气波，魔道器在时间上确实占上风，伊萨根本来不及以魔法回击或防御，不过，伊萨似乎也没有防御的意思，他静静地看着袭来的冻气波，在接近伊萨数公尺处的时候，来袭的冻气波像是撞上某种透明的物体似的，像是河川遇上分水岭似的被分成两半，此景看来，仿佛有某个半透明的球体正包住伊萨。

“这种程度的冻气，是无法穿透“光之袍”所张开的防魔结界的……”

“光之袍……是高位阶的防御系魔道器……这小子不是普通的术士……”

伊萨所穿的法袍，是一种特殊的防御系魔道器，它能吸收术士的魔力，在四周自动张开几近永久的魔法防御结界，刚才露希卡所施展的魔战技“雹雨”之所以没有伤到亚利与凯涅鲁夫，也是因为他们待在结界的守护范围之内。不过，并不是每一个术士都能使用，装备者必须拥有强大的魔力，才足

以发动光之袍的力量。

“在天际边缘处孕育而生的光之精灵啊！服从古老的盟约，带着白色长枪，集结在我的前方吧……”

伊萨又开始咏唱起光系攻击魔法“光弹”的咒文，比起以往，脱离封魔环束缚的伊萨身边聚集了更多的光之精灵，转眼间，伊萨身边已经浮游着十四颗光球，每一颗都蕴藏着强大的光与热。

“……贯穿阻挡在我的前方的敌人！突击吧！闪光的骑兵们……光弹！”

在伊萨的命令下，十四名勇敢的光之骑兵突击而出，从四面八方袭击露希卡，露希卡又舞动鞭子，冻气的旋涡随即围绕着露希卡。

“霜雪……形成守护的城壁……“冰壁”!!!!”

寒流的气旋随即化成厚重的冰之墙，以半球形的形状罩住了露希卡，之后的光弹，仍毫不留情的狂炸冰壁，在光弹的高热下，冰壁碎裂融解，虽然光弹的威力强大，但是，厚重的冰墙仍然守住了露希卡。露希卡自炸裂的缺口走了出来……

“……呵呵呵……我已经知道你的两个弱点了……”

“哦~~是吗……？说来听听吧……”

“第一，你一直在使用“光弹”这种咒文，除了这种咒文追踪性能优异外，事实上，你只是害怕波及到四周的人，而不敢使用更强力，更具毁灭力的魔法！”

“……”

伊萨默默地听着，某方面而言，露希卡确实说中了事实。听到露希卡所说的话的亚利，此时才知道自己正妨碍伊萨的战斗，他很想立即站起来加入战斗，但是双足的伤势仍未完全痊愈，成为他人的妨碍，是亚利难以忍受的一件事。

此时，露希卡露出了不明原因的笑容，她又继续说出第二个原因。

“第二个……呵呵呵……”露希卡迟迟不说出话来。

“……是什么……？”

吼喔喔喔喔喔喔！！！！！！！！！！

一声巨大的战吼自伊萨头上响起，伊萨抬头一看，竟是多鲁顿驱驰入空的巨大身躯，他手中的巨大战斧，正发出着雄雄的烈焰。

事实上，伊萨是中了露希卡的计，露希卡藉由说话来吸引伊萨的注意力，事实上在露希卡以冰壁守护自己的同时，多鲁顿已经趁机离开了，在伊萨专心听着露希卡的话的同时，多鲁顿再冲刺飞跃入空，自空中以雷霆万钧之势用炎之斧发动斩击，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伊萨根本反应不过来。

伊萨的弱点，就是他太嫩了，他的临战经验似乎不够多……

“伊萨！！！！”

亚利的警告似乎迟了些，不过，就在伊萨即将被巨斧砍成两截的时候，一个人影以极迅速的动作奔至伊萨的身旁，原来就是刚才一直不知所踪，伊萨的侍卫圣骑士安德森。

尽管多鲁顿的斩击是多么得强大，安德森仍以手中长剑硬是接下了多鲁顿威力万均的一击，在刀刃接触的瞬间，脚下的大地似乎也因承受不住这力量而塌陷。

“可恶，哪来的碍事者……看斧！“烈炎破地斩”!!!!”

在脱离短兵交战的距离后，多鲁顿以炎之斧的力量劈斩大地，火炎自

裂开的大地裂隙窜出，直袭安德森而来。安德森不慌不忙，将手中剑插入地面，奇异的是，火炎在接近安德森的剑时，竟然就消失无踪。多鲁顿在惊讶之余，也发现了安德森手中长剑的真正来历……

“那是……难道是古代神器系列之一……传说中的封魔剑“迪斯贝尔”……”

原来安德森也和亚利、凯渥鲁夫相同，亦是神器的持有者。在破解多鲁顿的魔战技之后，安德森并不上前追击，反而跑到亚利与凯渥鲁夫两人的所在地，将手中的神器封魔剑“迪斯贝尔”插入地面。此时，伊萨也以风系魔法“天翔”飞到空中。

“等着看吧，我要把你们与那怪物一口气全化成灰烬……降临吧……在堆满祭品与灵魂的圣堂之间……履行古老盟约的时刻到来了，在天际边缘处孕育而生的光之精灵啊……”

在伊萨的身旁的空域中，聚集了难以计数的光之精灵，在地上的众人，都可以感受的到那异常巨大的魔力，如此庞大数量的精灵，所动用的魔力当然是相当惊人。伊萨所使用的魔法是光系攻击魔法“闪光波动”，在魔法发动之后，这区域都将笼罩在超高温的光芒当中，所有的物体都将化成灰烬，这是仅次于超魔法的光系最强魔法……

露希卡所说的弱点，伊萨早就已经想过解决的问题了，安德森的神器封魔剑“迪斯贝尔”就是问题解决的关键。安德森不仅能弥补伊萨不善近接战斗的弱点之外，他手中的封魔剑还能守护己方的人不受到伊萨魔法的伤害。安德森也是因此，才会被选上成为伊萨的伙伴。

## 第四十一话 虫甲兵团

封魔剑“迪斯贝尔”，与亚利所持的克拉姆，凯渥鲁夫的威恩卡斯特，佛克斯的多莱迪特皆同为古代流传下来的神器。以前曾有学者提出过，在古代曾经拥有过比现今还要进步的魔法文明的存在，而神器亦是那时代的产物，但是，神器又是为了什么理由而被制造出来的呢？若是以神器的特性是吸收持有者的生体能源进而转换成物质界的六种属界 - 土火水风光暗的力量这一点来看，就曾有人大胆提出，神器的存在，即是无法使用魔法的人为了和拥有强大魔法力量的文明能站在平等的立场而制造出来的，这个假说，也间接成为了在过去曾发生惊人的世界大战而毁灭所有的超古代文明的一个例证。

迪斯贝尔与其它的神器有很大的不同，前面所提到的神器，都是以吸收气转换成物质界之力为主，这点与魔法极为类似。但是，迪斯贝尔却走完全相反的路线，就如同其名“封魔剑”，迪斯贝尔能够产生一种特殊的物质，名为“封气”，封气能够中和掉所有藉由玛那（魔力）所引发的力量，同时也能使精灵虚弱化（精灵是种以玛那为主要原素组成的能源生命体），由此可见，迪斯贝尔与其他神器的不同之处。

“……”

安德森无言地将封魔剑插在地上，不用伊萨的命令，他很清楚知道自己该作什么事。

他将双掌放置在剑柄上，很快地，剑刃发出了淡紫色的波动，即封气

的波动，此时，迪斯贝尔周遭的领域已经成为魔法力完全无法侵害到的区域，在天空的伊萨也可以安心地发动准备已久的强大魔法。

“.....光之子啊.....激放出光与热的魂.....意志.....”

伊萨咏唱着咒文，飞舞在天空的光之精灵也勾勒出一道巨大的法阵图腾，浮游在法阵圆心的伊萨全身散发着白炎状的灵气，可想而知，伊萨所要发动的魔法“闪光波动”的威力是多么地强大.....

“可恶.....霜雪啊.....成为守护的圆阵吧.....”

错过了制敌时机，为了防御接下来将面临的魔法攻击，露希卡与多鲁顿只好赶紧发动手中的魔道具来进行防御，但是，薄弱的风雪与火炎能否抵挡太阳风般的光气风暴呢？两人也不敢想像.....

可是，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却来了大量的不速之客，他们闯入了伊萨魔法的攻击范围之内。

“团长！凯渥鲁夫团长！”

“糟了~~他们怎么现在来了！”凯渥鲁夫惊讶地叫了出来。

蕾洁儿所带领的部队在这个时候闯了进来，在凯渥鲁夫与亚利因不明的事件在青色光柱里消失无踪之后，目睹事件经过的狼骑士团团员追寻着光柱再度出现的位置 - 即港口区一路赶来，事实上也不能怪他们，不过时机真的不对.....这个突发事件也被正在咏唱咒文的伊萨给发觉了.....

“~~~！糟了.....停止啊.....精灵.....停止啊啊啊啊啊啊呀!!!!!!!!!!!!!!!!!!!!”

聚集在伊萨身旁的无数精灵似乎也因伊萨精神的失控而开始狂乱四奔，伊萨尽全力想要控制住失控的光之精灵们，狂乱的精灵便开始聚集在伊萨的四周，但是并非伊萨控制住了，而是精灵反而开始攻击起施术者伊萨本人，精灵冲撞着光之袍的结界，伊萨不断忍受着如海浪般连绵不绝的冲击.....

“呜呜.....呜呜哇哇啊啊啊啊啊啊呀!!!!!!!!!!!!!!!!!!!!”

伴随着伊萨痛苦的叫喊，在天空那失控的闪光气旋也同时爆发了，怒涛般的闪光将时值凌晨昏暗的都沙天空照映得仿佛白昼，在光亮的天幕逐渐淡去重归黑暗的时候，伊萨也如同断线风筝般坠落了下來。

“伊萨大人!!!!!!!!!!”

沉默的安德森此时也紧张地叫喊出声来，但是，另一个人却更早采取了行动，亚利忍住未完全痊愈的冻伤，想也不想地就直奔而出，以第一时间接住了坠落的伊萨。

“这小鬼真是单纯的笨蛋.....竟敢中途强制中断魔法的发动.....真不知道该夸奖你还是要数落你.....”

修瓦克叹息的说道。若不是伊萨强制停止“闪光波动”的发动，他也将和狼骑士团一起被化成地上的焦尸了。

狼骑士团的成员在随后也得知自己所犯的错，大家都为之懊悔不已，不过，现在所能做的事，就是要守护住伊萨，这是报答他恩情的唯一办法，五十多人的佣兵们，排成半圆形的阵列守着伊萨。

“.....算了.....这不是你的错，不用太在意.....蕾洁儿.....”

“.....”

蕾洁儿虽然没有回答什么，不过，她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做的事。伤势几乎痊愈的凯渥鲁夫重新回到战列，想想自己的确也受到伊萨太多的帮助了，不回报一下实在是件极为难受的事情。

“伊萨！伊萨！你还好吧！”

“……不用担心……亚利……我只是体内的魔力有些紊乱罢了……稍微调养一下就行了……”

“放心吧，接下来的事就交给我们吧！”

“嗯……拜托了……”

伊萨在安德森的看护下静静地调息，亚利也加入了战斗的行列，对亚利而言，他是绝不容许任何人伤害伊萨的，此时的亚利正燃烧着无穷的斗志。现在，反而是姆亚教团的露希卡与多鲁顿两人陷入不利的局面了……

就在此时，沉浸在海面上那颗血肉的巨卵突然开始有了动静了……

……敌……消灭……敌……消灭……敌……消灭……敌……消灭……敌……消灭……

肉卵自海底伸出了巨大的触手，第一个攻击的竟然就是露希卡与多鲁顿两人，只因为他们靠得最近而已，这个躲藏在人类血肉中的怪物似乎已经敌我不分了。不过，仅是触手，是无法打败那两人的，多鲁顿的炎之斧将触手斩断，断裂处还顿时燃烧了起来。

“刚才那小子发动的“闪光波动”，似乎让“它”有了危机意识，搞不好，“它”会提早破卵而出也说不定……”

“一切都已经失控了……”

就如多鲁顿所说的一样，这怪物已经因天生的防卫意识开始主动攻击所有可能威胁他的敌人。它不只是使用触手攻击而已，巨大的肉卵表面，那些曾经是人类的肉块表层开始蠕动起来，那些血肉竟然开始自行组合起来，成了好几只肉块所组成的怪物，看起来就像是昆虫，每一只都有三公尺那么高。

““它”出动虫兵了……”多鲁顿紧张地说着。

刚出生的虫兵一只只爬上了港口，才出生不久的它们，立即就知道自己的任务，那就是将现场所有的生物杀掉，虫兵们开始发动了攻击。

虫兵们表层的黑色硬壳十分坚硬，刀剑几乎无法砍伤，而且它们动作迅速，性格残冷，当其中一只抓住一个人的时候，其他的虫兵就会一拥而上将那个不幸的人碎尸万段，仅仅才七只，就在转眼间杀死了十多个人。

“哦喔喔喔！……龙牙……连刃斩！！！！！！！”

亚利第一道击地波使得一只虫兵倒地，随后追击的龙爪连斩又随即而来，在克拉姆锋利的剑刃前，硬质的甲壳也无用武之地，一只虫兵当场被支解。虽然亚利的攻击告捷，可是，一般的人根本无法与虫兵抗衡，指挥官级的凯渥鲁夫与蕾洁儿也只好全力以赴，以他们的实力，与虫兵一对一是足以获胜的，不过，那肉卵仍然在持续生出新的虫兵出来，久战下去，再强悍的战士也会无力再战……

“伊萨大人！请你不要勉强……”

“……我不能再这样休息下去……我也要战斗……”

伊萨又再度加入战场，但是，目前的混战实在是让他难以伸展，他只能使用如光弹这类追踪性能高的咒文，才能防止自己的魔法伤害到己方的人。

“我也加入吧……”

在后方一直观望着的修瓦克也决定要加入战场，他已有觉悟这将是极艰苦的一战。

就在他要前去参战的时候，一道声响突然直接自他的脑海中响起。

“……修瓦克……你听到了吗……？……”

“汉斯！你也来了啊……”

“……嗯……现在的情形如果持续下去的话，我方是必败无疑……所以……”

汉斯将他的计画以感应方式直接告知修瓦克……

“……嗯……实在是有点强人所难……你也实在是太看得起我了……”

“……我相信你的实力……”

“随你吧……我早就知道，那天答应你的要求等于是上了贼船……现在想下来也不行了……”

虫兵不断出现，几乎杀之不尽，战死者持续增加中，亚利发动克拉姆最高的力量战斗，几乎是一剑一只，克拉姆配合剑技，让无数的虫兵丧命在斩击风暴当中，但是，仅凭亚利一人之力也难以挽回颓势。就在这个时候，自后方处突然升起了一道光之幕。

“那是……光系防御魔法“光之壁”！……原来如此……”

修瓦克的升起了光之壁的意图，伊萨很快就领悟了，修瓦克的企图是要让所有的人都到光之壁后面，在对魔法攻击的防御效果最好的光之壁之后，伊萨就能够自由使用更强的攻击咒文了。

于是，伊萨赶紧大喊着要所有的人退到光之壁后，众人也听从他的建议撤退到光之壁后方。不过，虫兵仍然纠缠不休，伊萨以“天翔”飞到空中，用魔法“光弹”一口气消灭了混在阵列中的虫兵，不过新诞生的虫兵仍然持续追击着众人，它们也一路追赶过来，以防御魔法为主的光之壁并不能阻挡虫兵的攻击。

“再过来一点吧……”

修瓦克当然知道光之壁无法阻挡虫兵的行进，而且，为了维持这巨大的光之壁，他也无暇咏唱其他的攻击咒文。不过，修瓦克仍然一幅胸有成竹的模样……就在最后一个人进入光之壁守护的领域之后，修瓦克举起了右手掌上的魔道器“火之法珠”。

“升起吧……炎之壁……”

在光之壁的外侧，一道巨大的炎之墙升起了，光之壁与炎之壁平行而立，虫兵们无惧火焰之墙的存在，硬是冲了过去，但是红莲之炎，在转瞬间就让这群胆敢侵入炎之领域的怪物化成灰烬，无数的虫兵们停步在炎墙之外动弹不得……

在空中的伊萨见时机到来，他开始咏唱起魔法，此时，被炎之壁与光之壁照亮的天空突然开始暗了下来……

“……支配深邃夜空与漆黑之魂的暗之精灵啊……”

## 第四十二话 古神贝尔杰皮比

和伊萨之前发动魔法的情形完全不同，在伊萨的四周不断涌现的黑暗，仿佛空间被挖凿了洞穴，光被吞没，被黑暗的深处，仿佛仅存无限的虚空……这就是与光成对极存在的暗之力……

“……难以置信……那小子……居然能够使用光系与暗系的最强魔

法……即使是高位术士，也只能精通六种属界魔法其中一种而已……他究竟是什么人……”

露希卡感佩道。伊萨的实力似乎远在高位术士之上，她很惊讶为何自己从来未曾听说过优希亚教廷有如此强大魔力的术士的存在，若不是教团的情报来源有了差错，就是伊萨的存在经过了刻意的隐藏。仔细想想，伊萨平时戴着的封魔环 - 那道封住自己强大魔力的魔道器，或许就是优希亚教廷要隐藏其存在之手段的证据。

“霜雪……成为守护的巨墙……”

露希卡卷起了冰雪的狂风，她深知伊萨即将发动的魔法的威力是多么的强大，而且，因为那群敌我不分的虫兵的干扰，使得她与多鲁顿失去了攻击伊萨的机会，所以，现在她只能尽力防御。多鲁顿与露希卡被双雪团团围住，意欲接近的虫兵立即被冻气风暴给冻结，成为冰之壁的一部分……

……展开黑翼，覆盖天际，天地啊……暂时进入黑暗之国的领域吧……

伊萨所在的空域，已被漆黑的空间所取代，注意一看，还隐约可见到无数的黑点正急速汇流入黑色球体中，伊萨的身影已经完全看不见了……虽然身处安全的光之结界当中，每个人都还是可以感受得到一股莫名的压力存在着，所有的人都摒息以待这整个经过……

“……”

在每个人都在注意伊萨的时候，修瓦克仍然在奋力维持结界的存在，不过，他显得非常疲惫的样子，要同时发动两道魔法，并且要维持到伊萨魔法发动完毕为止，是要消耗难以想像的魔力，这对于修瓦克的精神与体力而言是项严苛的考验。

“……暗之精灵……负力的波动，将使生命消逝，让死者之魂安眠……在漆黑的国度里，只有宁静的虚空……解放吧……“暗黑波动”！”

收束于一点的黑暗在一瞬间就仿佛炸弹般炸散开来，黑暗的羽翼覆盖了大地的一切，虫兵们无声地被黑暗吞没了，在这都沙港口处正存在着比黑夜还要漆黑的黑暗，虽然黑暗之幕无声无息地掩盖了一切，但是，当黑暗接触到光之壁的时候，却发出了惊人的冲击，光与暗仿佛要抹煞掉彼此的存在似的，彼此激烈地相冲突着，黑暗吞噬了光，光斩裂了黑暗，激烈的程度令众人都在担心这道光之壁是否会被黑暗所冲破……

暗黑波动的暗之云终于有了消散的迹象，暗与光的冲突逐渐和缓，一场宁静的杀戮结束了，现场的虫兵军团，全都倒在地上不起，它们外表那层黑色甲壳在经过漆黑的洗礼之后，反而变成了灰白色，表层乾燥粗糙，这是因为生命力与精气都被吸乾的关系。

这些虫兵的母体，也就是沉浸在海里的血肉之卵也跟这些虫兵一样，其表层的血肉已经变成像是石膏的硬壳，里头的生物赖以维生的血肉也被黑暗的波动给吸乾了生命力，这些原是人类血肉躯体的肉壁现在看起来反而像是刻划人类血肉融合的浮雕，让人感到非常地不舒服……

“……结束了……”语毕后修瓦克疲惫的倒了下来。

“修瓦克！你不要紧吧……？”

“小子……别吵……让我休息一下就行了……你以为这种小事就能让大爷我倒下吗？”

修瓦克就是这样爱逞强的家伙，这也是他的人格特性，修瓦克是绝对不会轻易在他人面前露出脆弱的一面的。

伊萨在发动完暗系魔法“暗黑波动”之后，自空中降下来调整呼吸，以目前的情形，敌人应该是全灭了，幸存的人们开始检视现场的情况。

“难以置信的怪物……那些家伙就为了这怪物而杀害并收集这么多人类啊……”

那个由人类血肉所凝聚成的巨大肉卵实在非常的大，它露出海上的部份就有一百多公尺平方宽，但是，仔细一看，在海底里它的体积更加的大，而且，整个港岸旁的海底都是人类的尸体，恐怕，那些被杀害的人都是直接被丢到这海底里，露出的部分只是尸山突起的部分而已，数量起码好几万人……

“团长！那两个人还活着！”

多鲁顿与露希卡被人发现了，两个人都衰弱的倒地不起。尤其是多鲁顿的情况最为严重，虽然没有外伤，但是，他似乎为了保护露希卡，直接以身体掩护突破冰壁结界的暗气波动，而失去了大量的精气。不过，由于他的体能异于常人在加上体内的魔力很强，才勉强保住了性命。

伤势较轻的露希卡面对前来的众人，丝毫不感到恐惧，仍然高傲地叫嚣着。

“杀了我吧！你们休想从我的口中探知任何情报！”

凯涅鲁夫并不打算对露希卡进行盘问，因为，他也不知从何问起。不过，他知道伊萨与安德森两个来自西方教廷应该会很高兴接收这两个俘虏，到时，再向他们询问即可，这样一来，也算是事半功倍。

“感谢您能了解我们教廷的立场，感谢您的合作，团长。”

“说来惭愧，我们似乎反而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伊萨君……”

“不不……不会的……我才是受到大家很多照顾的人……该感谢的是我……”

这次能一举击灭敌人，伊萨的功劳确实是最大的，不过由他面红地一直推说自己并不是立了多大的功劳的举动来看，伊萨确实是个很谦虚的年轻人。此时似乎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当每个人都这么想的时候，突然，自某处传来了强力的鼓动声……

……咚嘭……咚嘭……。

这强而有力的生命鼓动，就是由那看似毫无生气的死骸之块里所传出来的，在里头的那生物似乎还活着，所有的人都纷纷离开其附近，并做好备战准备。

“那家伙还活着吗……？难以置信……”

“别大意！亚利，我感觉得到壳内那强大的力量……实在……太惊人了……”

……愚蠢的人类……不过是饵食般的存在体……

自壳内响起的诡异声音让现场的人不寒而栗，每个人都感受到一股无名的压力，仿佛梦魇般挥之不去，自己的心跳也仿佛在随着卵中生物的心跳声鼓动着……终于，在压力提升至最高的时候，卵壳爆出了裂缝……

“出来了……”亚利不自觉地握紧了剑。

一只披着漆黑甲壳的巨大足肢突破了卵壳的束缚，自裂缝处流出了内藏的淡黄色胶态液体，随即，裂隙开始增大，又一只足肢冲了出来，卵中的生物藉由已伸出的双足，将自己的身体拉了出来，这怪物的真面目终于暴露在人的面前，它足足有一百公尺以上的巨大身躯……



它的上半身像是披着黑色甲冑的人类，但是下半身却是类似昆虫的腹部，但是，下半身却只有两只足，后面的两只足，似乎还没有发育完毕，甚至连硬壳都没有，其体躯后半段大部份都是未成长完成的状态，未覆盖甲壳的皮质表层，布满了无数蠕动的触手，前端还呈现着半透明的状态，根部是深黑色，在一伸一缩之间，触手就时黑又时变透明，它的后半部，就像是拖着一个巨大的肉块似的……

怪物每次稍做移动，腥臭的腐液就会从甲壳隙缝当中滴了下来，尤其是后半身，还不时有褐红色的体液喷出，不知为什么，这个怪物并不打算对现场的人进行攻击，现场的人也因为不知怪物将会采取怎样的行动而持续警戒着……

““它”终于苏醒了……这就是古神吗……”

露希卡在地上无力地看着怪物破卵而出，本来的计画当中，她们是不会在现场的，因为，她对于那怪物的所知亦有限，若是在现场的话，说不定还会卷入到原先预定好的“它”与御子间的战斗……这个怪物的智能，似乎比她想像中要高太多了……

……吾……是姆亚……“贝尔杰皮比”……胆敢触犯神的逆民啊……

“姆亚！神话中的古代异界神“姆亚”吗……？这怪物是……古神？贝尔杰皮比是它的名字吗……？”

亚利实在是难以相信那自称是古代姆亚诸神的怪物的话，在神话中，姆亚是侵入这世界的异界神族，他们与贪图其力量的人类合作，在一千五百多年前掀起了一场将世界几乎毁灭的破灭战争，包括古国亚特兰提斯在内的当时所有的国家文明都完全消灭了，对于现在的人们而言，姆亚是邪神的代名词。

神秘教团以姆亚为名，除了信奉姆亚之外，没想到，他们也在积极从事让古神复活的仕业，二十年前的威尔斯事件中，那不明目的，又牺牲整个威尔斯居民的魔道仪式，或许也是为了让古神复活而做的残酷实验……

……嗯……那里似乎有大量的人类血肉的存在……

复活的古神贝尔杰皮比似乎察觉到都沙市民为了躲避战祸而聚集在某处这件事，它似乎为了让自己完全复活，准备主动去捕捉人类充作营养的血肉，他张开背部黑色的巨大甲壳，以薄膜般的羽翼鼓动腥风，准备振翅飞翔……

“糟了……避难的市民……还有弟兄们……”

现场的人也发觉到贝尔杰皮比的目的，伊萨立即以魔法攻击它，十多把光之枪破空直击贝尔杰皮比的甲壳，但是，光之枪却全都碎散在坚硬无比的漆黑铁甲之前。贝尔杰皮比逐渐浮了起来，但是，由于下半身未完全孵育成功，所以，肉块般的下半身像是被悬挂着似的吊在半空中，还不时流下腥臭的腐液。

“可恶的怪物，我绝不让你得逞！……呢喃着精灵之歌，悠游于自由天空的风之精灵啊！……风之翼……心之翼……”

伊萨以“天翔”疾飞入空，准备以魔法阻止贝尔杰皮比欲吞噬都沙无力反抗的人们的意图。贝尔杰皮比本来就很迟顿，而且又拖着未孕育完全的下半身，它缓缓地向前移动，虽然是飞行，但尤于过低，它的下半身还不时撞毁房舍，不过，它丝毫不在意，仍然悠然地缓缓继续推进。不过，在伊萨飞上空中准备以魔法攻击它的时候，贝尔杰皮比顿时停了下来，它的身体开

始产生异变……

“大家快看！那个叫贝尔杰什么的怪物有动静了！”

贝尔杰皮比背部的黑色甲壳突然像盖子一样掀了起来，在甲壳下，是一粒粒镶嵌在柔软组织里的卵状物，卵状物看似像鲜红色又带有点半透明的凝胶，而且不止是甲壳下有而已，连未发育完全表面无甲壳保护的肉质组织也有，卵状物是自皮层下自表层扩大的肉孔突出来的……没有人知道贝尔杰皮比即将要做什么……

……去吧……虫兵们……消灭这些触怒神的下等生物……

自卵与卵之间的细缝下的皮层组织里突然开始喷出蒸汽状的气体，卵状物开始抖动起来，随即，排列成针山的卵块突然一个接着一个弹射了出来，速度极快，威力仿佛炮弹一般，地上的房舍被突如其来的弹雨所袭击，顿时化成断檐残壁，还有人躲避不及，被卵状的炮弹当场砸死。这场弹幕在持续了十数秒之后才告结束，但是，真正的危机还在后头……

“呜哇哇哇~~”

一个站在落下的卵块旁的人突然发出了惨叫，他的肚子被某物自背后贯穿，随后又有数根布满尖刺的足肢贯穿了他的体躯，将他高举在半空中撕裂成碎片，凶手正缓缓从胶质般的卵块里走了出来，原来是刚才交手过的巨大虫兵，贝尔杰皮比所射出的卵块，每一颗里头都有一只虫兵。亚利一行人立即面临着被数百只虫兵军团包围的窘境，在摆脱掉干扰者的妨碍之后，贝尔杰皮比继续以本能前往都沙市寻找它渴望已久的饵料……

## 第四十三话 神灵的吹息

“……最糟的状况……今天真是状况不断……”

“团长，不管如何，我们都要杀出一条血路，绝不能让那怪物得逞！”

复活的古神贝尔杰皮比降下了虫兵的大军来对付亚利一行人，它根本就不想花时间在亚利他们身上，它以超感应力察觉到都沙人民近两万多人的存在，充满生命力的血肉芬芳已经使得贝尔杰皮比兴奋异常，它已迫不及待要将这些脆弱的市民们当成自己完全复活所需的生贽，沉眠了如此悠久岁月，等待的不就是这一刻吗？

“~~~！武技“风切破斩”！去！！！！！”

“哦喔喔喔！！！！虫渣们滚开~~“地龙旋“！！！！！”

“……死吧！爆炸！火焰的刀刃！”蕾洁儿掷出了被火焰包围的匕首。

被虫兵大军团团围住的亚利一行人此时已完全不再有所保留，每个战士都施尽全力迎战接踵而至的巨大虫兵，实力较高的人此时也发挥最高的战力，发动各式战技，以全心全灵的一击意图在这死地里杀开一条生路。

……慢慢陪我那些分身玩吧……等到吾体完全复苏，我将赐予你们死的洗礼……

贝尔杰皮比以薄翼的翅膀推送腥风，缓缓地朝都沙市中心前去，飞至天空的伊萨，也急速飞向前去，贝尔杰皮比巨大的体躯导致它的移动极为缓缓，伊萨一下子就超过了它，在数百公尺远的空域静待贝尔杰皮比的到来。

此时，伊萨已经决定好要用的魔法了……

“……凭藉着风之印记，精灵啊……聚集在我的麾下吧……呢喃着精灵

之歌，悠游于自由天空的风之精灵啊……”

在伊萨的身前，光逐渐描绘出某种图腾，逐渐地，被称为“印”的魔法阵浮现在伊萨的身前，伴随着伊萨咏唱的咒语，暗黑的天空开始有了变化，原先平和的天际逐渐产生了异常的大气变化，由缓渐强的气流现象卷起了狂风，光剑突然划破了黑暗，随之而来的阵阵雷鸣，仿佛象征着天地的愤怒……

“……用大气的光雷锻冶出七刃之剑……以此剑击碎大地，焚烧荒野，赐予罪人们应有的天罚……“雷击”！轰碎邪恶的魔神！！！！！”

自黑暗云层窜出的数条光之蛇，彼此交集在天空的某一点，激发而出的闪光，使得天空仿佛多了一颗最闪耀的明星，就在那瞬间，挟带难以估计的光雷之力的晓星爆发开来，粉碎晓星狂啸而出的光雷准确地击中了贝尔杰皮比那笨重的巨大身躯。随着闪光的消逝，贝尔杰皮比被浓烟包裹着自空中坠落下来了。

“~~！那怪物掉下来了……伊萨……他……他成功了！”亚利兴奋地叫着。

“那小子干得不错嘛……我不得不承认……那年轻人的魔力实在是太强大了……”

看了伊萨数次的表现，修瓦克也不得不承认伊萨的实力，不过，他同时也有个疑问，他也是出自教廷的术士，为什么没有听过伊萨的存在呢？这个疑问一直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

众人的欢呼才持续没多久就结束了，巨大的振翅声伴随着强大的腥风呼啸在都沙的街道上，在巷道里穿缩不息。坠地的贝尔杰皮比又再度飞了起来，它全身的伤口都正以惊人的速度痊愈当中，破裂甲壳下的组织伸出了蠕动的触手将伤处包裹起来，随即又变成漆黑的甲壳，刚才伊萨的雷击所造成的伤害已不存在了……

……触怒神的愚者啊……接受制裁吧……

贝尔杰皮比胸部的甲壳顿时被掀了起来，甲壳下的皮层有无数卵状的突起，突起的尖端蠢蠢欲动仿佛稻浪，随着蒸汽状的白烟喷出，卵块像是炮弹般向伊萨狂射而去，伊萨立即张开了防御的结界。

“……风之精灵……筑起无形的大气之墙，守护我方……“风之盾”！！！！”

大气在伊萨的前方筑起了无形的盾墙，狂射而来的炮弹卵块像敢死队般炸散在盾墙之前，包裹在卵块之内的虫兵也因这巨大的冲突而肢离破碎，但是强大的撞击力，同时也摇撼了风之盾，伊萨以全部的精神力支撑住风之盾，忍受这血肉的轰炸。

贝尔杰皮比仅发射一波就停止，此时，它又开始有了动作，他张开了左右开合的大嘴，顿时传来了狂风的吼啸，大气不断被吸入贝尔杰皮比的体内，贝尔杰皮比的胸腔也鼓胀起来，甲壳之间的缝隙也被拉了开来，胸部到达几乎胀破的程度。就在此时，贝尔杰皮比强力的收缩，自口中吐射出超高度压缩的气块，气块卷起暴风，直袭伊萨而来。

“呜……什么……这是什么力量……呜哇哇哇！！！！”

伊萨所张设的风之壁完全不敌大气的压缩块的力量，在一瞬间就瓦解殆尽，伊萨也被挟带而来的爆风给吹散，所幸没有被卷入，不然必定会粉身碎骨。压缩的大气块如摧枯拉朽般击破了风之盾墙之后，持续前进，强大的冲击波摧毁了经过的所有房舍，不幸的是，它的落点正好在准备离开都沙市的市民行列中，市民们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根本就反应不过来，气炮落

地接触的瞬间，激起了难以想像的强大暴风，不只市民与随行的士兵被暴风吹入天空，暴风的威势甚至将四周的房舍连根拔起，在冲击波平息之后，被直击的地点成了光秃秃的野地，所有的人事物都被暴风吹散了，都沙市的建物失去了八分之一的区域。这突如其来的攻击，造成了难以估计的死伤。

“呜……如果……我……我能挡下那一击……”

被暴风吹走的伊萨，撞上了一栋房子的墙壁，忍住伤痛爬起的伊萨以治愈魔法全力回复自己的伤势，但是，看到无数的人在瞬间失去了性命，伊萨不禁痛斥自己的无能。

刚才的那一幕，在远方与虫兵军团奋战的亚利一行人也看到了，每个人都在担心避难的市民以及自己的弟兄们是否被卷入那道攻击，但是，在这里是无法得知的。不过，此时亚利又听到了“声音”。

~~救命啊~~好痛苦~~我不想死~~救救我~~

声音仿佛像是直接从亚利的脑海中响起似的，亚利痛苦的闭上眼睛，但是，当他一闭上眼睛的时候，无数人被暴风卷走，被飞石砸死的凄惨景象又浮现在他眼前。

“为……为什么……我会听到……会看到这景象……难道是……刚才……”

亚利确信刚才的景象就是市民被惨死在贝尔杰皮比那道攻击时的情景，此时，市民的惨叫声不断在鞭挞亚利的双耳，凄惨的景象不断烧灼着亚利的眼睛，这双重的痛苦不断加诸在亚利的身上，亚利的心激动得仿佛要炸开来似的，就在这痛苦的时刻，亚利的脑海里又浮现了一个人的身影……

“~~~！汉……汉斯……汉斯！！！！！”

亚利像发了狂似的直朝刚才事件的发生点急奔而去，他担心汉斯是否也被刚才的那道攻击所卷入，刚才他脑海里突然浮现的汉斯身影，仿佛是不祥的预兆……就在亚利拼命奔驰的时候，迎面而来的是虫兵的大军。

“~~~！滚开！！！！！！！！！！！”

克拉姆的剑刃发出了激汤如海啸般的光气，藉由剑技苍龙咆的宣，怒涛的光气汇聚成巨大的闪光长枪，被卷入的虫兵在一瞬间就被冲击波撕裂，亚利的前方出现了一条平坦无阻的大道。

“……一定要让我赶上……一定……”

亚利突如其来的行动杀开了一条道路，凯渥鲁夫等人决定趁势离开此地，与北面的伙伴会合，此时，刚俘获的两个俘虏的处置很快就被决定了……

“别理他们了！他们的生死就交给天来决定吧……”

为了尽快逃离此地，凯渥鲁夫一行人并没有带着两个负重伤的虚弱俘虏一起逃跑的余裕，而且，他们杀害了如此多的人，凯渥鲁夫实在是提不起任何同情心，他也没兴趣去加害两个无反抗之力的人……

“快点跟着亚利君一起离开，快一点！”

虫兵们追逐着已经离去的人，同时，其他留在原地的虫兵们，也发现了露希卡与多鲁顿，两人虽然没有被绑，但是，多鲁顿因伤重而仍昏迷着，露希卡则是虚弱得连鞭子都拿不起来……

“……到此为止了吗……撒达大人……”

露希卡终于连拿鞭子的力量都没有了，因为，她也已经伤重得昏厥过去，此时，怀着残虐杀意的虫兵们一步一步在接近失去反抗力量的两人身旁……

.....

在一个黑暗的空间里，有一股庞大黑暗的云气正在此地四处流窜，虽然是黑暗，但是在气流中，却有无数颗闪烁的光点，有着五颜六色的光点，像是悬挂在黑暗天际的繁星，亦或是镶嵌在最高级的黑色绸缎上的宝石，黑暗的气流看似四处流窜，其实，它们是汇流在某一点上，气流汇集成一个黑色的巨大球体，上面还镶嵌着无数闪烁不定的星光，在地上有两个人，一个是为身穿白色薄纱的白发少女，她白皙的肌肤就仿佛最高级的白瓷般光华，一双金色的眼眸，更为她增添了一股灵气。黑暗的殿堂里还摆设着一张椅子，一个身穿灰色长袍的人就正坐在椅上，长袍使得他的脸被阴影遮住，但是，自阴影处透射而出的三道光，让人对这个长袍者感到有股说不出的恐惧。

这个身着灰色长袍的人，就是姆亚教团的最高指导者“尊师”，白衣白发的少女，是这“星盘之间”的主人“卡莲”，黑暗的球体，就是极为神秘、能够透视一切的命运的星盘，上面的每一个光点，就代表着每一个生命的灵魂之炎。

.....多么强大的魂之力啊.....这就是古神姆亚一族.....

在漆黑的星盘上，明显可以看的到一个巨大的光点，它似乎就代表着在都沙岛上复活的古神贝尔杰皮比的魂之光，与四周的星光相比，简直就像是太阳的程度。

此时，“尊师”的目光又落到另一个极闪耀的光点.....

.....人类竟然能拥有如此强的魔力.....法尼尔居然隐藏了这么一张王牌.....

尊师所看的星光就是伊萨的魂，这次露希卡与多鲁顿之所以失败，就是伊萨的存在所导致的结果，不过，尊师对于这两人的失败，却没有任何斥责或愤怒的情绪产生，他反而以期待的心情看着未来这一切的变化.....

此时，又有一个景象吸引了他的注意，在漆黑的星盘里，有一颗正散发出青色灵气的星星，青色的灵光仿佛要掩盖四周的黑暗似的，它的光势，几乎快达到，甚至超越贝尔杰皮比的魂之炎。

.....御子.....终于快觉醒了.....虽然他们失败了.....看在御子即将觉醒的份上.....姑且就原谅他们一次吧.....卡莲.....

“.....请问您有什么吩咐.....尊师大人.....”

一直沉默着的卡莲首次开了口，但是她的声音却让人丝毫感受不到情感.....

.....那位客卿.....现在在哪里.....

“.....启禀大人.....神无月大人与他的部下阳炎现在正在都沙岛上.....”

.....哦.....那就好.....露希卡与多鲁顿看来是没事了.....

卡莲在回答尊师的问题之后，又如同木偶般伫立在原地，尊师将背靠在椅背上，凝试着星盘里无数闪烁的星体，他仿佛在寻找着某一颗无名之星.....

.....嗯嗯嗯.....青色的命星觉醒了.....你也在命星附近.....依旧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御子吗？.....暗星啊.....我血肉的分身.....

#### 第四十四话 寻死的雷枪战士

浮游在昏暗天空缓缓前来，渴求人类血肉的巨大魔神，将所有的人踢入绝望的泥沼当中，对魔神的敬畏与对死亡的恐惧，蝼蚁般的人们就像遇上饿狼的羊群，或像是古时面对着无可抵抗的自然之怒的人们一样，明知无处可逃，却还是秉持求生的本能四处逃窜，道德良知荡然无存，人们为了求生，可以践踏倒地的稚儿。

“将市民疏散！全力控制这失控的场面！提洛！”

“是的，雷伊队长！”

四处逃窜的市民将局势陷入更深而无法自拔的泥沼，浮游在天空的巨大邪神贝尔杰皮比至今仍然没有任何动静，但是地上的人们已经自乱阵脚，脱序的行为丛生而出，数百人挤入巷道里，在后方的人殴打前方的人，再无情地踏过他的背后，甚至还有人放任马车在街道上四处狂奔，完全无视他人的存在。这些恐惧的俘虏们的举止看在贝尔杰皮比，仿佛是乡间上演的杂牌笑闹剧。

……愚蠢的人类……能成为吾神体血肉的一部分……这是多么光荣啊……

自贝尔杰皮比背部的巨大甲壳内开始飞出像是蜂群的巨大虫体，这些忠诚的空中虫兵自天而降，四处捕捉逃难的市民，无论死活，一旦捕获人类，它们就立即将猎物送到贝尔杰皮比所在的空域。

“不要！我不要死~~走开~~放开我！怪物！”

蜂兵如他所愿地将他放下，自高空坠落的他却毫发未伤，因为他落在贝尔杰皮比柔软的下半身的背上，但是，这不是他的幸运，反而是他的不幸，自柔软皮层里突然突起无数尖刺，尖刺构成一张巨口将他吞噬，伴随着凄厉的惨叫，这个人被吸入了贝尔杰皮比的体内……

……呜呜呜……不够……我的士兵们……继续将血肉送来……

“可恶的怪物！看箭！”

雷伊弯弓搭箭，疾箭破空，准确地贯穿一只蜂兵的头，但是实在杀不胜杀，蜂兵军团仍然持续蜂拥而至，雷伊率领的弓兵队无法阻止敌人的暴行。此时，贝尔杰皮比又张开甲壳，射出大量的肉卵，在承受炮击般的肉卵攻击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虫兵军团。

“先是不死大军，后是虫渣大队吗？这次的工作一定要收三倍的佣金，不然太不划算了……对啊……雷伊！”

“是啊，所以我们要活下去拿这笔佣金，不然就便宜了那些商人了！罗威特！”

“这句话是我要说的！……保重……别比我先死……先死是年长者的专利……”

罗威特随即率领重装骑兵团迎击虫兵大军，罗威特举起骑枪，一马当先向前突击。

“让这群虫渣知道威震佛尔盖亚大陆吾团狼牙的锋利！哦喔喔喔喔！！！！！！！”

坚硬的甲壳也挡不住罗威特猛烈的枪势，虫兵杂乱的阵势被敲开了一个缺口，重装骑兵团趁势突击，但是，其余的骑兵们的实力却不能达到罗威特的水准，他们刺枪的着点必须瞄准甲壳的缝隙，不然根本无法伤到对方一分一毫。就在胶着的时候，奋战的骑兵们发现自己的装备突然发出了光芒。

“我的枪……还有铠甲……盾在发光……”

不仅如此，骑兵们发现手中的枪的攻击力也随即大增，原本坚硬的虫甲顿时变得向薄板般脆弱，虫兵们的攻击丝毫无法让手中盾牌产生寸毫之伤。原来，是在空中的伊萨以土系辅助魔法“钢之加护”增加了骑兵们装备的威力。

“始于深渊，拥有炙热血流与魂魄的火之精灵啊！让吾子民的魂魄有如火焰般激汤，爆发无限斗志……“火魂凭依”！”

“……喔喔喔……我的身体好像烧起来一样……”

“简直像是从心底涌起了无限的勇气……还有力量……”

身上装备性能获得提升的骑兵们，此时也发觉到自己体内爆发出了强大的力量与斗志，骑兵们立即将这股战意发泄在来犯的虫兵身上，原本胶着的战况顿时有了变化，虫兵拥有的强大力量与坚硬甲壳的优势已荡然无存，狼骑士团开始发挥精湛的战术对抗无组织力的虫兵大军。

地上的战况暂时不用担心，可是，对于贝尔杰皮比，伊萨一时也想不出要如何对付，地上还有奋战的己方以及无助的市民，若是使用高位的攻击魔法，地上的人势必被余波所卷入而丧生……但是，有着无可估计力量与超过百公尺巨大躯体的贝尔杰皮比，不用高位魔法是绝对无法打倒的……

此时，伊萨只好尽力去阻止贝尔杰皮比的蜂兵军团四处捕捉逃难的市民充作饵食的残酷行为，一波接一波的光弹击破来袭的蜂兵，但是随后又有新的集团蜂拥而来，地上的情形也是一样，新的虫兵集团不断强袭而来，罗威特的部队虽骁勇善战，但是，这有一半是因为有伊萨的魔法支援的原故，魔法的效力也不是永远的……但是，贝尔杰皮比似乎能生出无止尽的虫军……这样的消耗战若继续下去，每个人的力量迟早会消耗殆尽，而被魔神所吞噬……

“放箭！别让蜂怪靠近此地！”

雷伊指挥的弓兵队以箭雨阻挡蜂兵的进袭，在他们身后的数间房子，是市民们仅存的几个避难场所，虽然外面有雷伊的部队奋力抵抗，但是终究还是有数只巨蜂穿过了防卫线，跑到了居民避难的房舍附近，一只巨蜂甚至撞破了窗户闯入了房屋里。

“哇啊啊～～怪物跑进来了！”一个妇女发出了哀号。

“可恶的妖怪！别以为每个人都怕你们！喔喔喔！”

一个较有勇气的人竟然拿起椅子上前攻击巨蜂，或许是因为蜂兵大约才一公尺出头的大小，和外面几近三公尺大的虫兵相比，看起来比较好对付的样子吧，但是，他终究太胡来了，这个人轻率的举动为他带来了不幸，巨蜂灵巧地躲开了椅子的攻击，它腹部看似毒针的针状物的尖端竟喷出了腐蚀液，拿着椅子的那个人立即被融解成血水……

其余的居民看到那个人惨死的那一幕，无不惊心动魄，四处逃窜，但是，在混乱的人潮中，只有一个人冷静以对，他正在思考是否该出手的时候，大门突然被打开了，一名彪悍的持枪战士疾步闯进举枪与巨蜂对峙着。

“地枪双突！！！”

三叉的枪尖立即以不同的轨迹刺向巨蜂，枪尖还挟带光雷之威，闪躲不及的巨蜂立即被殛成焦碳。在危机解除之后，门外跑进了两个年幼的孩子，战士的脸上的杀气一扫而空，有着与刚才完全不同的祥和。

“福克斯叔叔，大蜜蜂好恐怖哦～～”

“喂！伊都！虫子有什么好怕的，别丢了都沙家的脸……\_/”

“呜~~姐姐更可怕...../\_ ”

两个孩子的对口“相声”让刚才的紧张感与恐惧一扫而空，不过，周遭的人们也都发觉到这两个孩子就是都沙的当主瓦雷的两个孙子，一想到这一切的灾难的开始就是由瓦雷所引起的时候，周遭的众人开始鼓噪起来，甚至出言不逊要他们离开，但是，在福克斯以怒目回应之后，四周又静了下来，但是，还是可以感觉的到一股无言的怨恨.....

“.....这里也不行吗.....？”

福克斯见到此地并不是适合安置这两个孩子的场所，于是便打算离去，此时，自人群中走出了一个人，他就是汉斯，他表明愿意照顾这两个孩子，福克斯非常感谢他的好意，同时他更讶异的是汉斯就是与他交过手的亚利的随从。

“看起来好像是亲切的叔叔呢..... ”

“有点帅的欧吉桑.....是我喜欢的型.....可惜是个四眼田鸡..... ”

“.....”听到两个的孩子天真的话，汉斯也无言以对。不过，汉斯有一件非常担心的事，那就是福克斯在离去前的眼神，那两个孩子是看不出来的，可是汉斯可以感觉的到，那是赴死的眼神。

“放心！叔叔一定会回来的.....我们不是约定好要去世界各地去冒险吗？”

福克斯的话使得两个孩子松开了迟迟不肯放开的小手，他确实已有死亡的觉悟，他自知自己身体的状况，以及外面那魔神的力量，不过，说什么都不会让那怪物伤害到伊都与莎莲娜的，即使拼了自己一条命.....

“.....要怎么做呢？杀再多的虫子也没用的.....不打倒那本体的话..... ”

浮游在天空的巨大魔神让福克斯顿时也产生了无力感，若是能让魔神坠落的话，那地上的人就可以攻击到它了，可是这些人都不能让魔神立即得到致命的一击。或许是巧合吧，在骑兵与虫兵交战的战场上，竟出现了能与他配合的适当人选，亚利仿佛暴风般侵入了混乱的战场，以斩风裂气之势用连刃斩击破了无数的虫兵。

奋战的罗威特也看到了亚利的身影。

“亚利还活着啊！想必蕾洁儿也应该还活着.....只是在某地方等待我罗威特大爷的救助.....团长！您放心！我一定会救出蕾洁儿的，您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跟蕾洁儿两人的幸福啊~~~ ”

一个不知从哪里飞来的头盔（流箭的一种？）敲醒了罗威特的白日梦，这一击，当然是由凯渥鲁夫团长掷出的一记无言的抗议。

“哦~~团长！看到您安然无事实在没有人比我要来得更高兴的了！”

“少做点白日梦，认真作战！”

“遵命，我罗威特永远服膺团长的领导！”

看到凯渥鲁夫与蕾洁儿安然无恙，狼骑士团顿时士气大振，虽然虫兵仍然一波又一波地袭来，但是，团员们已不在乎其存在，纷纷奋勇上前迎战，在凯渥鲁夫的面前，可不能丝毫折损到狼骑士团的威名。

“哦喔喔喔！！！！龙牙连刃斩！！！！！”

亚利的克拉姆又斩杀了十多只的虫兵，连续战斗了这么久，克拉姆剑刃上的波动仍然未见衰竭的迹象，亚利也感觉的到自己体内那股不断涌出的绝大力量，爆发性的力量也使得他的战意不断提升，连绵的战斗反而带给他



一种快感。

此时，正当亚利正要斩杀眼前的虫兵的时候，有人抢先一步击倒了虫兵，雷光之刃将虫兵殒毙，来人正是佛克斯，亚利还来不及询问佛克斯为什么会来此的原因时，佛克斯对亚利说了一句话。

“我只说一次！在那魔神坠地的时候，你要给它最后一击！”

“什么！？你说……”

佛克斯突兀的举动让亚利有点措手不及，但是佛克斯并没有让亚利询问的时间就逕行离去，亚利也只好跟了过去，佛克斯的方向当然是贝尔杰皮比所在的空域附近，之后，佛克斯一跃而上，站在一栋房子的屋顶上。

“……这或许是我最后的一击了……我最后的战场……”

佛克斯高举双臂，三叉戟“多莱迪特”秘藏的力量开始发动，雷光在枪刃上泛起，交织的电网将佛克斯团团围住，随即，所有的雷都收束在多莱迪特的枪尖上，形成紫色的雷光……此时……电蛇也开始游走在天空的黑云间，轰隆的怒吼，仿佛临战之前的战鼓声……

## 第四十五话 求生的魂魄

狂风袭卷大地，乱云间雷龙的咆哮似乎引起了贝尔杰皮比的注意，它缓缓地转动庞大的身躯，以头上那无数只红眼看着一个男人正赌上自己的生命，准备以全心全灵的一击将自己打倒。在贝尔杰皮比眼中，只是人类不自量力的愚行。

……愚昧的蝼蚁之辈……还不接受自己的命运吗……？……

自贝尔杰皮比的甲壳间隙喷出了浓烟，巨大的甲壳缓缓打开，排列有序的卵块正蓄势待发，准备让想反抗它的人类知道自己的无力与愚行。在一旁的亚利看着这一幕，却也不打算离开贝尔杰皮比的射程范围，他相信佛克斯……亚利紧握着克拉姆，聚精会神将克拉姆的力量解放开来，光气却不像以往般如怒涛般激放而出，反而汇流在剑刃当中，呈现黯淡的萤光，这是亚利的奥义“九龙波光击”的发动前奏……

贝尔杰皮比即将发动反击，但是，佛克斯却没有多余的精神去理会它，三叉戟多莱迪特无止尽在吸收他的气，对于体力不足的佛克斯，更是雪上加霜，他全身已有多处的血管爆体而出，佛克斯几乎快站不下去了……

“不行！我不能倒下去……为了伊都与莎莲娜……”

佛克斯再次振奋精神，仿佛在回应他暴起的斗志，天际怒雷狂闪，数发落雷像有意志般命中了佛克斯，佛克斯同时一跃而上，宛如一把巨大的雷光之枪一飞冲向了贝尔杰皮比，此时，贝尔杰皮比也射出卵块的弹雨。

……愚蠢的人类……消失吧……

“倒地吧！魔神贝尔杰皮比！地枪～～雷神冲！！！！！”

炮弹般的卵块根本无法阻止地枪雷神冲的突击，在接触雷光的一瞬间，卵块便灰飞烟灭，冲天而出的光雷击中了贝尔杰皮比的腹部，随即天空的怒雷狂击贝尔杰皮比，巨大的魔神终于倒了下来，巨大的身躯撞击地表，引发了强大的震动与烟尘。

这是绝佳的机会，但是，亚利却迟迟不敢动手，因为，佛克斯也被压在底下，一旦亚利发动攻击，佛克斯势必被冲天而出的九龙之爪撕裂。

“……我还活着吗……”

佛克斯惊讶自己竟然还存活着，刚才的那一击，他已有死亡的觉悟，不过既然存活了下来，他试图脱离此地，但是，他的右手被贝尔杰皮比巨大的甲壳碎片压住，不能脱身……

“……到此为止了吗……？”

就在佛克斯打算放弃的时候，在他脑海里响起了一道声音。

……你忘了和孩子们之间的约束了吗……？黑龙将军法兰克斯卿啊……

“……什么！？”

也难怪佛克斯会如此惊讶，耳中的声音竟然说出了佛克斯已遗忘多年的过去，在世界上，仅有一个国家有“黑龙将军”这个武名，那就是亚利的祖国“神圣艾斯卡帝国”的黑龙骑士团的团长，都冠有黑龙将军的称号，但是法兰克斯这个家姓，自十多年前起，在帝国里已成为反逆的象征之一……

“对……我不能死……我要活下去……孩子们还在等我……只要有需要我在……我就有继续活下去的义务……那年轻人的父亲不就是这样告诉我的吗……？……”

此时的佛克斯已经不再有坐以待毙的想法，但是，右臂被压住而动弹不得，于是，佛克斯狠下心来，抽出腰间的短剑，将右臂砍断，而得以脱身。

“……我要活下去……伊都……莎莲娜……叔叔要回去了……”

佛克斯几乎都站不稳了，他忍住断臂之痛，一步一屈地向前走去，但是，贝尔杰皮比未发育完全的腹部竟然长出了肉芽，带着硬刺的肉芽从背后袭向了佛克斯。

“……风之精灵……以气裂之剑，斩杀吾敌……真空剑……去！！！！！”

肉芽被自上而下的真空波横腰斩断，喷出了大量的绿色脓血，随即，伊萨自天而降，将佛克斯抱住之后，又立即以“天翔”飞离现场。

“亚利！佛克斯没事了！尽管出手吧！”

“谢了！伊萨！”

在确定佛克斯无事之后，亚利也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了……

“……自称神的妖魔……准备承受九龙之力吧……鸣动吧……大地……”

亚利将蓄满光气的克拉姆以全力插入大地，瞬间大地突然震动起来，仿佛有什么巨大的生物在地底潜行着，大地龟裂的隙缝中，透射出极耀眼的皓皓之光。

“……九龙飞升吧……奥义！九龙波光击！！！！！！！”

自坠地的贝尔杰皮比所在的地下，爆发出怒涛的光气，九把破地而出的巨大光之剑贯穿了贝尔杰皮比的躯体，光气随即炸散开来，之后，自尘烟当中破云而出的九条光龙，持续飞升入空，消失在黑暗的天际……

在那之后，地上的虫兵军团与天空的巨蜂群相际倒地，每个人都欢呼着魔神已死，长久的苦战……这恶梦般的一夜终于结束了……

“……我们赢了吗？……团长……”

“……应该是赢了……”

虽然这么说，不过，凯渥鲁夫仍然掩盖不住自己内心的不安。不过，所有的人都在高喊着胜利的欢呼，他或许觉得自己只是多心罢了……

此时，伊萨将佛克斯送到居民避难的屋内，两个孩子看到佛克斯身负

重伤的惨状，无不哭哭啼啼的围在他的身旁。

“呜呜呜~~叔叔~~福克斯叔叔~~”

“别哭！福克斯还没死耶~~真是的！伊都……”

虽然莎莲娜在责骂弟弟的软弱，可是，自己也抑制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她紧紧抱住福克斯伤人累累的身体。此时，亚利也赶了过来，在这里，他终于见到一直担忧不已的汉斯，看到汉斯无恙的模样，亚利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让亚利少爷您如此担忧，这真是我汉斯的过错……”

“别这么说！汉斯，我……”

碍于现场的情况，亚利不能表现的太过高兴，毕竟也要考虑到两个孩子的心情，此时，伊萨终于动口了……

“别哭了……小朋友……”

“谁是小朋友！我已经是小姐了，是个淑女！”

“是我失言……小……小姐……请你让开一下……我要准备治疗福克斯……”

“你以为在变魔术吗？没看到福克斯的手都不见了！你当我是小孩般耍弄吗？”

“……呵呵……我当然是魔术师了……等着看我变魔术吧……“大小姐”……”

莎莲娜似乎早就忘了之前治疗福克斯的人就是伊萨，或许当时伊萨用头巾包裹着头，又披上长袍的关系吧，莎莲娜倒也是乖乖的离开，在一旁看着“红发小子”即将施展的魔术。

“支配金石，存在于所有大地之内的土之精灵啊！解放龙脉，释放那几近无限的生命能源，治疗受苦者的伤体吧……“大地生命法”！”

在福克斯所躺的地板上，顿时浮现了法阵之印，自柔和的波光里，浮现了五颜六色的光点，光点四周飞舞，随即福克斯身上的伤开始发出了光芒，衰弱的面容也逐渐恢复生气，令人惊讶的是，福克斯灰白的头发竟然又恢复到往常的乌黑，此时，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断臂的伤口上，自伤口处竟然浮现了一只由光所构成的手臂，在这个时候，伊萨也显得特别的疲倦。

不久，光逐渐退去，皓光之下，竟多出了一只壮硕的右臂，福克斯的右臂又完好如初，且不失昔日的精悍健美，在旁的所有人都对此奇景赞叹不已，伊萨也终于可以喘口气，看到福克斯的伤势完全痊愈，两个孩子都非常的高兴。

“红发的大哥哥！您的技术真棒！跟傍晚的那半调子完全不同！”

“……”

并指为“半调子”的伊萨此时不知该哭还是笑。此时，亚利又有个疑问，福克斯脸上那道横一文字的伤疤并没有随之复元，既然连失去的断臂都能复原了，为什么一个伤痕会无法回复呢？此时，汉斯替亚利做了解答。

“……亚利少爷……伊萨先生所用的魔法，那并非治疗，而是将失去的部位复原，当然大地之气也能提升人体的自愈效果，回复体力……一般而言，精灵们能依照受术者的记忆，将失去的躯体以及伤痕回复到以前的模样……除了一种例外的情形……”

“什么情形？汉斯！”

“……在别人眼中，那或许只是个丑陋的伤疤，但是对当事人而言，那

或许代表着一段难忘的回忆……精灵们查觉到受术者的最底层的意识之后，通常都不会改变受术者现有的外貌……那肉体的伤疤等于心的伤痕……即使精灵也无法治愈……”

“……难忘的回忆吗……伤疤……心的伤痕……”

亚利突然摸着自己的胸口处，事实上，在那里也有一道伤痕，对于亚利而言，那伤痕也代表着一个无法忘怀的记忆……

……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不绝于耳的吐息声又唤起了人们的恶梦，随着巨大的震动，本来应该已死的巨大魔神居然又再度动了起来，浴着惨绿的鲜血，自残破身躯内流出的内脏，以及无数蠕动的微小触手，魔神贝尔杰皮比又再度苏醒了……

“……那怪物还活着……难以置信……可恶……”

“亚利，我们赶快出去吧，狼骑士团的众人们还在外面！走吧，安德森！”

“是的！伊萨大人……”

亚利、伊萨、安德森三人迅速离开了避难市民的屋子，看到贝尔杰皮比的伤势，亚利实在难以想像它竟然还活着，亚利不禁想问这究竟是怎样的生物。

……我是不灭的……愚蠢的人类啊……准备接受神灵的咆哮吧……

顿时，贝尔杰皮比撑起残破的身躯向天怒吼，现场弥漫着浓厚的憎恶与杀意，仿佛感染了天，昏暗的天空开始吹起狂风，云层流动如浪，脚下的大地也开始微微地震动起来，怒雷乍响……这恐怖的景象，让人感觉仿佛世界末日的到来……

“这……这是什么力量……这就是古神的力量吗……”

连一般人都能感觉到的变化，身为术士，精神感知能力比常人优异的伊萨当然感受到的更为深刻，伊萨感应到大气与大地中的精灵们逐渐骚动起来，一股莫名又巨大的力量正在被启动着……

## 第四十六话 魔神灭裂

天际怒雷鸣响，大地在震动着，浴血的魔神贝尔杰皮比凝聚了难以估计的力量，它的怒吼，仿佛要将天地撕碎，将忤逆它的人类都打入地狱的深渊。

“火之法珠啊！发出最大的力量吧！爆炎！！！！！”

“……火之精灵啊……服从王命，将吾眼前之一切皆化成灰烬……焚毁一切……“爆炎”！！！！将魔神化为灰烬……”

修瓦克与伊萨不约而同地同时发动了魔法，两颗灼热的巨大炎弹疾飞而去，但是，在接近贝尔杰皮比之前就瓦解殆尽，碎散的火花之前，是七彩的波动，就像是遥远的寒冷大地的极光……

“那是……魂……灵魂的火焰……在先前被魔神吞噬的那数万人的魂……”

伊萨可以感觉得到从那道包围贝尔杰皮比的极光里传来的人类苦闷、憎恶、恐惧的波动，伊萨完全不知道贝尔杰皮比究竟要干什么，不安与恐惧袭盖了伊萨的心。

“呜呜呜～～这世界到底变成什么样子啊……”

“放我出去！再留下来我们就完蛋了，放我出去！”

“请各位冷静一点，外面非常的危险！请退到大厅里！”

在各避难所里的人们，早已感受到天地的异变，挥之不去的恐惧早就让他们乱成一团，无论守卫的士兵如何劝阻，也无法阻止骚动的持续。

“……那魔神要放手一搏了……这些人完全不知道，恐惧这类的负面精神能源，也能成为魔神力量之一……自掘坟墓……”

“……嗯……汉斯叔叔……你在说什么啊……？”伊都用小手拉着汉斯的衣角问着。

“……没什么……伊都……你不会害怕吗？”

汉斯好奇地问道，伊都平时看起来就是一副懦弱的模样，可是在这种时候，与周遭其他的大人相比，他却显得特别的平常。

“……嗯嗯……我不怕……因为这里有福克斯叔叔与汉斯叔叔在……而且……我是男孩子……我要保护姐姐……所以……我不能怕……”

“……是啊……伊都是勇敢的孩子……你小小的勇气，或许就是打倒魔神的关键……”

汉斯将伊都搂抱着，小小的孩子竟也有这样的勇气存在，他不免感到讶异，这孩子的未来或许比外人想像中要来得宽阔呢……汉斯决心要守护这有勇气孩子，绝不让他受到伤害……

……人类们……审判的日子到了……见识神灵之怒吧……

地鸣逐渐增强，天雷之吼不绝于耳，数千道雷光之剑划破乌云，仿佛为惩罚世人由神降下的天军的铁蹄声，破坏的序曲已响起了……

“……精灵啊……守护子民免于邪恶意志的侵害……光之壁……”

伊萨与修瓦克同时张开了光的结界，但是，在天地之力的面前，这仿佛是以木栅阻挠巨兽的进击，在守护范围外的人也不知该躲到何处，根本就没有地方可躲……

此时，一道巨响结束了短暂的宁静，自云层落下的天雷肆意摧毁所有可见之物，所有活着的生命，都沙市的房舍像是被巨锤敲碎似地崩溃，无情的雷击追逐着逃难的人群，地上布满了碎瓦与焦尸……

都市规模的落雷仍在持续着，伊萨与修瓦克所张开的光之领域，就像是黑暗中的希望之光，是幸存者唯一的庇护之地，但是，支撑着这光之壁的两人已是疲态尽露，无数的雷击在敲击着薄弱的光之壁，信仰神者正以人之力量对抗自称神者的神之力。

“……这力量……简直……简直就是超魔法“雷神之锤”的威力……不！更强……”

“小伙子！别放弃！管他什么变的，我们一定要撑下去！”

伊萨与修瓦克持续尽全力撑起结界，看到两人如此奋力的模样，亚利不免感觉到自己的无力，不过，亚利并不因此沮丧，他深信自己亦有自己存在的价格，让他发挥的时机迟早会到来的……

在怒雷狂闪的广大领域里，唯有一处，奇迹似的雷击完全无法到达的场所，那就是汉斯所在的避难所，汉斯以其“力”将此地完全守护住，但是现场那群人却都没有任何人发现到这件事，汉斯的力量实在是神秘……或许就如修瓦克所说的一样，即使是像贝尔杰皮比般的古神，以汉斯之力也能轻易地消灭掉……

“不完全的神体还敢用这样的力量……愚蠢的家伙……”

就如汉斯所说的，原本狂雷怒闪的天际竟然顿时趋于平静，大地的鸣动也停止了，响彻在大气间的，仅存古神的哀鸣……

……呜呜呜……吾……吾之神体……在……在崩溃……

贝尔杰皮比的巨体开始出现崩裂的现象，甲壳表面布满了龟裂的缝隙，自残破的体腔内冒出了阵阵的浓烟，绿色的浓血自身体四处喷了出来……

……血肉……血肉……人的血肉……

贝尔杰皮比的肉体完全崩坏了，自碎裂的甲壳中冒出来的，是不断增殖中的肉块组织，庞大的肉块以缓慢的蠕动方式寻着血肉的气味移向亚利一行人的所在地……

“……到你该去的地狱吧……解放吧……圣光的克拉姆啊……”

伊萨与修瓦克都因为支撑结界的关系消耗了不少体力，此时，有能力给贝尔杰皮比致命一击的人也仅剩亚利了。亚利解放了克拉姆的力量，激发而出的光气将亚利团团包住，形成了气旋，随着亚利战意的激昂提升，光气的气旋顿时化成了暴风，亚利紧握着克拉姆，准备给贝尔杰皮比最后一击……可是……亚利的脑海又响起了声音……

……吾……血族一员……为什么……要站在人类那一侧……我们……

强大的意识波又在干扰着亚利的意志，最近的几场战斗，这样的情形也发生过许多次了，对亚利而言，他认为这是敌人要分散他心神的伎俩，事实上，亚利并不知道，他已经有了某些改变……某些沉眠在他体内的力量正在觉醒中……

“住口！……少……少妖言惑众……受死吧！！！！！！！！！”

在亚利怒吼的同时，暴风的气旋如龙卷般将亚利卷入天空，亚利并没有使用什么剑技，只是单凭愤怒而产生的行动，此时的亚利，就像飞升的光龙，在天空怒视着地上的敌人……

“哦喔喔喔喔喔喔！！！！！！！！！！！”

奔驰天际的远古神兽在天空直冲而下，以无限的威势直袭地上已化成肉块生物的贝尔杰皮比，光龙贯穿了肉墙，激发的光气又在贝尔杰皮比的体内爆发开来，光气的龙牙与龙爪撕裂了贝尔杰皮比，爆发的光气又将残存的肉块烧灼殆尽……

……为……什么……我……们是……源于……同一……的……存……在……

在自觉死亡之刻的到来，贝尔杰皮比以最后的力量传送了意识波……

“……呼呼呼……呼……”

施展完刚才那惊天动地的攻击的亚利，忍受着体内力量的大量虚耗所带来的痛苦，想奋力地站起来，亚利以克拉姆支撑着自己摇摇欲坠的身体。刚才贝尔杰皮比临死前的话，亚利似乎并没有听到……

“结束了吗？……那怪物……死了吗……”

这是众人的疑问，不过，这次残留的肉块确实都已经不在动弹，克拉姆的光气，甚至连贝尔杰皮比的血肉都完全沸腾燃烧，若是生物，是绝对不可能活着的。

不过，凯渥鲁夫等人还是很小心地命令部下去将贝尔杰皮比所有的遗骸都要烧掉，之后，现场才响起了迟来的胜利欢呼。

“实在是太精彩的一击，你这小子实在利害！哈哈哈！”

罗威特边说来边搔亚利的头发，看到众多对胜利的喜悦，亚利也感到

一身的疲惫全消失了。

“嗯……亚利君，你能将神器使用到如此的地步，实在是难能可贵……我……”

“团长你又在说教了，嘻……我觉得威恩卡斯特的主人可以换了……”

“你……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罗~威~特~”

两人又开始玩起追逐的游戏，整理现场的工作全都落到老实的雷伊身上了，不过雷伊并不在意。看在亚利眼里，有时候他还会觉得，雷伊才是狼骑士团真正的影子团长。

“……这技巧……在龙人一役时，也施展过一次……虽然不太一样……”

亚利想着刚才使用的神技，在克拉姆的力量解放到极限之后，亚利感受的到自己仿佛与克拉姆融合为一体，到了这种境界，竟然能自由操控光气之力。此时的亚利，事实上已经完成了一招专属于自己的剑技了。

“飞升的光龙……龙……天空的霸者……嗯……这就是我的奥义“光龙霸天式”，属于我自己的奥义！”

能完成属于自己的奥义，亚利兴奋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他自见习时期的教官坦达洛斯身上习得了基础，由学会了父亲的剑技“九龙波光击”，这一切都是为了能追上父亲脚步，如今，亚利的新剑技完成了，他又追上了一步，亚利的愿望，就是能追上父亲雷欧耐特的一切，自小对父亲充满憧憬的亚利，一直想知道，在父亲的眼里，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为达这个理想，亚利势必要能与雷欧站在相同的立场之上。

在这个堪称欢乐的时候，蕾洁儿突然朝某处掷出了飞刀，随即，飞刀临空爆炸，驱走了胜利的乐闹气氛……此时，昏暗的天空也逐渐被明亮，此时已经是拂晓时分，恶梦之夜并没有随着光明的到来而结束，新登场的不明人物又将局势带入紧张的气氛当中。

“能察觉我的气息……虽是女流之辈，我也不吝惜称赞之语。”

站在断檐残壁上的那名男子，看起来约22岁出头，俊秀的脸孔，一头乌黑的长发扎成马尾，其气质与谈吐，就让人感到他是出身高贵的世家，腰间佩带的剑，是把略弯的剑，一看就知到是异国的武器。

“那服装……他是……倭国人……噫……那两个不是姆亚教团的爪牙吗？”

凯渥鲁夫有着与年纪相当的经历，倭国位于佛尔盖亚东方的海域，在他的印象中，那是个闭锁的岛国，有着与大陆不同的民风，所以凯渥鲁夫才能一眼认出对方所穿的服饰的来由。不过对方确能说出一口流利的大陆通用语，让凯渥鲁夫一时怀疑对方是否只是穿着倭国的衣服作为幌子。

“他们两人居然还活着……”

被虫兵团团包围的露希卡与多鲁顿，想必也是这名异国的剑士所救，如此一来，就可以确定这名男子与姆亚教团有所关联，不过看起来，露希卡与多鲁顿两人仍然是处于行动不能的状态，这名男子虽然只有一人，但是，他不严而威的气势，反而让其他的人都不敢轻举妄动……

## 第四十七话 异邦的神速剑士

孤身一人，还带着两名伤者，面对兵将骁勇的狼骑士团，异邦剑士仍

丝毫不为所惧，他虽未拔剑，但是，自他平和的神情下散发的凌厉剑气，并不断割在场者的的心，留下恐惧的伤痕。

“……呜呜……我……还……活着……”

此时，虚弱又昏迷不醒的多鲁顿终于醒了过来，看到现场的情势在他昏厥的期间有了如此大的变化，在讶异之余，他不禁自嘲起来，花费不少心力才将使其复苏的魔神贝尔杰皮比，竟然被人类打倒，而且也没有完成预期的目标。不过有件事比魔神败死这件事还令他惊讶，那就是眼前的那名异邦剑士竟然也在此地，而且还被他所救。

“……神无月阁下……为什么……您会在此地……”

“你不需要如此的尊称，多鲁顿……在下只是想亲眼看看那建立永远的理想乡的基石 - 绝对之力 - 的存在，看来……事情是失败了……”

名为“神无月”的异邦剑士浮现了哀伤的眼神。

“……为成就大业，枉死了如此多的人……我们的梦……终究仅是幻想吗……？”

“少在那自以为是的了！”

亚利的怒吼打断了神无月的思绪……

“听你在胡说些什么！为了这种莫名其妙的理由，您们害死了多少的人！口口声声说要建立理想乡，但是你们这些家伙连人们小小的幸福都要剥夺……”

“哦……这位就是……”亚利的话引起了神无月的注意。亚利的身份，神无月当然知情，身为“御子”的亚利是他们计划最重要的棋子之一。

“您与那魔神之间的战斗，在下刚才看得一清二楚，不亏是掌握着吾教远大理想关键的宿命之子啊……御子啊……”

“住口！！！”亚利忿怒得拔剑相向。“……什么御子……我不是那种莫名其妙的东西！我是亚利克斯·赛巴斯达，为了守护人们而存在的骑士，我以克拉姆立誓！！！”

“……守护人们的骑士？御子啊……您真的以为凭您手中的剑就能救世吗？丢弃您手中的剑吧……您有着远比您想像中还要来得强大的力量，那把剑蒙蔽了您真正的力量……”

“对于骑士而言，剑即生命，真理即魂，岂能轻易舍弃！！！”

话一说完，亚利就疾步上前，在亚利的想法里，姆亚教团的人皆是卖弄口舌之辈，擅长以歪理来混淆他人的心志，所以亚利也不想再多说什么了，跟他们对话简直是莫名其妙，直接攻击就行了，反正他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是恶党的一员……

在战况一触即发之际，几道划破空气的声响传来，数道暗器阻止了亚利的行进，那是有着四把略弯的尖刃的十字镖，十字镖不偏不倚地射在亚利行进的路上，当亚利将注意力又转向神无月的时候，袭着一身黑衣的蒙面战士已经横阻在两人之间，他两手逆握的短刀散发着露骨的杀气。

“……想将剑尖指向大人……就先踏过我的尸体吧……”

蒙面战士有着死士般的觉悟，若是为了保护他身后的大人，就算要他绑带炸弹与敌人同归于尽，他也不会再有怨语。此时，神无月走了过来……

“……阳炎……退下……”

阳炎连一句话也没回即刻退到一旁，对于主人的命令，他是绝对不会违抗的，不过，阳炎的杀气仍未见稍减。



“……就由在下来当您的对手吧，御子……让我见识您的剑与器量吧……”

“求之不得～～”神无月的话挑起了亚利的战意。

击败魔神的胜利感，使得亚利有些兴奋激进，亚利挥舞克拉姆，连番的斩击构成龙爪的风暴，神器加上过人的剑技，能与现在的亚利进行对等战斗的人恐怕也是寥寥无几，可是，神无月就是那少数的几人之一，他连剑也未拔，仅以变化自在的移动就闪过了龙牙连刃斩。

“能以两手剑这样的大剑系兵器发动有如此威势的连续斩击，您的剑技果然不错，但是……在我眼里……”

神无月欺身而上，在闪过斩击的一瞬间，他的刀柄末端也同时击中了亚利的腹部，剧烈的痛楚炸裂开来，漫延至亚利全身。

“……多余的动作太多了……”

“好强……”亚利忍住痛苦，紧握着克拉姆，准备防御对手的追击。但是，神无月并没有追击，反而退到后方。此时，神无月首次拔出了腰间的大刀。拔剑前与拔剑后的神无月，剑气的威势有很明显的不同，凄厉的剑气逼迫亚利采取守势……

“……这次换在下了……”

神无月的话让亚利的心脏仿佛要炸开似的，但是令亚利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神无月的话才刚说完，痛苦自亚利的右腹炸裂开来，神无月已经站在亚利的身后，亚利完全没有看到神无月迅如神速的一击。

“……呜……好快……”刚才的一击让亚利的肋骨产生裂痕。

“在下仅以刀背攻击而已，不会危及性命的……”

虽然难以相信，不过，对方确实有着远在亚利之上的超绝剑技。此时，亚利的脑海里回忆起教官坦达洛斯昔日曾说的话，在遥远的倭国，有着一群信守忠义，拥有一身超绝剑技的战士“侍”，眼前的神无月，想必也是来自倭国的武士。

“沉迷于神器的力量，会让人对于自身剑术产生怠慢之心，虽然您有过人的资质能够自在地操纵他人无法使用的神器，但是在我眼中，只是个得到强大力量的玩具的孩子罢了……”

对于神无月的嘲讽，亚利还是不甘势弱地站了起来，亚利又想解放克拉姆的力量了，被人指称只是个依赖神器之力的孩子，亚利是绝不会默不作声的。

“……是与不是……我们手下见真章吧……我还有奥义……光龙……霸……天式……”

亚利逞强要再发动克拉姆的力量，但是，不够专注的意识使得光气散乱，反而加重了伤势的恶化。伊萨上前阻止亚利，同时以魔法治疗亚利的伤势。

“别逞强了，忍住一时之辱吧！……精灵……以生命之光……”

“可恶！……可恶……”

肉体的伤在生命的波动下缓缓治愈，但是，败北的屈辱不断挖掘着亚利心的伤痕。

亚利从来没有败得如此的彻底，亚利甚至连神无月的衣角都没碰到。

刚才的情形，也弄得周遭的人们一头雾水，若神无月所说属实的话，姆亚教团制造如此大的惨剧，其目的应该与亚利有关，这样一来，对方干预

都沙与克鲁斯之间纷争的目的就有些明朗化了。但是，凯渥鲁夫以为，不能够就这样听信对方的一面之词，在得到更为有力的情报之前，凡事还是保留几分的怀疑才好。

“嘿嘿~~可不能让这位大哥就这样回去了！团长！”

“那是当然的，让这样的活情报离去实在太可惜了。”

要得到情报，把神无月一千人等全抓起来就可以了，罗威特兴奋地在磨拳擦掌，毕竟对方可是难得的高手，罗威特体内的战士之血开始沸腾了。狼骑士团采取了半包围的阵势，逐渐缩小包围圈，雷伊也准备了弓箭队，若是有任何异样的话，箭雨就会应声而去，毕竟对方可是神秘的姆亚教团的人……

轰隆隆!!!!!! 轰隆隆隆隆!!!!!!!!!!!!

数声巨响，伴随着大地的激裂晃动，地震强烈之程度，让人几乎都站不住脚，此时，阳炎见机不可失，掷出了数颗弹丸，弹丸触地爆炸，散布着弥漫的浓烟，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每个人都掩住口鼻，避免吸入浓烟。在浓烟逐渐散去的时候，神无月一行四人也已经不知所踪。

“可恶！这教团的人逃命的本事特别一流……”

罗威特气得用枪柄杵了地板一下，但是，刚才那不明原因的震动实在是让人担心，震源是来自都沙岛的东方，凯渥鲁夫便派了数骑人马去察看情况。

“团长，刚才的震动几乎是整个岛在震动，这时机也太巧合了吧。”

“等到调查的人马回来再说吧，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救治伤者，而且也要重组部队，拜托你了，雷伊。”

“谨遵您的指示，凯渥鲁夫团长。”

居民们仍被要求要待在指定的场所里，不过，在战争似乎已结束的情势下，有些居民要求要立即离开都沙岛，凯渥鲁夫也答应了居民的要求，之所以会答应，其实还有其他的目的，他们来都沙岛所搭乘的克鲁斯舰队多半已毁于大火当中，若要等待支援来到，那已是一个月后的事了，此时，倒不如动用岛民的人手，来调度都沙现存的船只，即使是渔船也可以……

此时，伊萨与安德森两人正在一旁商量某件事情，他们很慎重地拿出一个蓝色的坠饰，上面的蓝宝石正发出璀璨的青色光芒。

“……这样激烈的波动……没有错……是“七塔”……七塔就在附近……”

伊萨此行的目的地，就是要找出姆亚教团的根据地 - 七塔之都的所在地，传说中，七塔位处于传说中的魔海领域里，但是，魔海的领域时常在变动，是故在航海者间有‘魔海是会移动……’的传说在流传着。这个坠饰，具有感应七塔之都的神秘力量，如今它正激发着前所未见的波动，这即表示，七塔之都就在都沙的附近了，刚才的震动，或许也和七塔有关……

此时，还有另一个男人也察觉到这无形的异变。

“……呜……这……血的骚动……”

汉斯为了不让他人知道他的变化，独自一人躲在无人的残破房舍里，此时，汉斯正痛苦得按住自己的胸口。

“……“那个人”就在附近……没有错！这个感觉我永远都不会忘！是他……”

这异常的感应让汉斯一时无法控制自己的力量，汉斯激动得以拳头用

力往地面一打，整个地板立即凹陷了下去。

“……为了亚利少爷……他亲自出马了吗……？”

此时，汉斯以往的温和已荡然无存，从他口里吐出的每个字，都充满了杀意与憎恨，汉斯的心里已经浮起了潜藏在他心里不知多少年的企图。

“……终于让我等到了……等着吧……我就是为了杀你而存在的……”

修瓦克依循着与汉斯之前的约定，来到了这间残破的房屋，但是当他进入屋内时，屋里已空荡无人，在墙壁上，仅留着一张写有‘亚利少爷就拜托你了……’的留言。

## 第四十八话 光翼的使徒

本来应该已是和平到来的时刻，但是，新的不明变数又将局势拉入晦暗未明之境，狼骑士团影子团长雷伊正忙着处理战后的事务与居民的要求，此时，他看到伊萨正在与安德森发生口角，他们两人会发生争执，这实在是非常稀罕的事。

“雷伊队长，这件事请您……”

“喔……等……等一下……”

事情就是这样多，几乎任何琐事无论团员或是居民都是来向雷伊反应，因为，就算他们去问其他的人，大部份的答案，清一色都是‘去找雷伊……’。雷伊并非想要学他人一样踢皮球，而是好奇心压过了责任心，不过，正当他想去一探究竟的时候，伊萨的身边卷起了狂风，在下一刻，伊萨已向天边飞去。

“伊萨大人!!!!……”

安德森也追了过去，他主动“借”走一匹马，也策马急速追去。伊萨与安德森前去的方向，即通往都沙东方的道路，就是方才大震动的发生源。

“噫~~不是安德森吗？请问……”

路过的亚利看见安德森正策马急速奔来，他正想问安德森有关汉斯的所在，亚利自刚才就没有看到汉斯的身影，担心之余，他才四处寻找。不过，安德森并没有停下来，反而差点撞到亚利而随后扬长而去。

亚利本想要斥责对方的，可是，在亚利将视线转向安德森离去的方向之时，亚利也发现天空伊萨疾飞而去的身影。

“耶~~伊萨怎么飞过去了……？”

这段期间发生的事实在太多了，即使人在天空飞行也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了，在昨天之前，亚利也才看过一两次魔法的施展情形呢……此时，雷伊也急忙地跑了过来，而将他刚才所看到的事情告诉了亚利。

“什么！？伊萨与安德森在争吵……”亚利很讶异的喊道。

“是呀！不过，我很担心他们两人，而且，他们所去的方向是方才那地震的发生源，除此之外，还有一件让我担心的事……”

“什么事情？”

“派去探查东方那震源的人到现在还没有回来，这件事我才正要跟团长报告……”

雷伊的话让亚利大感不妙，他直觉性地感觉到伊萨此行可能会发生危险，他连雷伊的话也没听完，就逕行离去。

“马借我一下，谢谢！”

亚利也不等对方的回答逡行就跃上马，也随后赶了过去。

“等一下！亚利……真是的……怎么这么冲动……”

雷伊只能眼睁睁看着亚利离去，来不及阻止他，雷伊只好将这件事向凯渥鲁夫团长报告，讨论看是要派人支援还是如何……不过，雷伊的心里顿时浮现不好的预感……

在天空飞翔的伊萨很快就到达都沙岛的东方，伊萨早有心里准备，所以对于眼前的景象已不再讶异，在东方的近海，有一座被薄雾笼罩的小岛，在深绿色的大海下，有一片显现蓝绿色的区域，连接了两个岛，这蓝绿的区域，即是两岛附近的海底岩盘以及珊瑚礁，因碰撞而相连，也成了一条覆盖浅水的道路。

空中的伊萨，并不需要走这条道路，他直接飞了过去，尽管眼前藏着无法预测的危机，伊萨也冲了进去，进入了薄雾中，伊萨隐约看见了白色的建筑物，他谨慎小心地降落在这市镇的入口。

“……”

在这个市镇里，伊萨连一个人也没看到，这里仿佛是个已经被遗弃的城镇，在这里，看不到任何曾有人生活过的痕迹，不过，整个街道被保持得很乾淨，水车仍然在转动，镇中央的广场喷泉仍忠实在执行它的工作，只是水池里连水草都没有……或许应该是说，这个市镇，除了林立的建物之外，没有任何生物存在，这是个死的市镇……

“这里就是七塔之都吗……”

言下之意，也存有一些怀疑的意味，传说中的七塔之都，竟只是个无人的城镇，这里竟然会是意图颠覆世界的姆亚教团的根据地，这实在很难让人想像。伊萨一人独闯敌人的大本营，原本预期会有一番苦战，现在的情况，还真是大出人意料之外。

“噫~~那是~~”

薄雾的移动使山色显现出来，在镇外浅浅的山坡上，隐约可见色彩鲜艳的巨塔，最大的黑塔位于中央，周围还有六座塔围绕着黑塔，共有六色，是为白、红、蓝、黄、紫、绿六色，加上中央的黑塔，想必这就是“七塔之都”之名的由来。

嘎阿~~嘎阿~~

生锈的门柱被风吹动的声响随风传入了伊萨的耳里，引起了伊萨的好奇心，伊萨循声来到了一栋房子之前，被打开的木门正摆动不停着……看情形，这门似乎才刚被人打开来而已，在这无人的城市里，会在这里活动的人，当然也只有姆亚教团一党而已。亚利小心翼翼走进了屋里，这是个奇特的房舍，里头的摆设，几乎都是幼童的物品，从出生到十二、三岁应有尽有，而且还有好多套，伊萨拿起了地上的摇铃玩具，脑海里顿时浮现出许多幼儿在这里玩耍，而较年长的孩子在另一个大房间接受教育的景象……

“……”

伊萨无言地看着这一切，对他而言，这事实上是最熟悉的一幕。伊萨也是被优希亚教廷收养的孤儿群之一，但是，他并非是战争孤儿，可能因为自己的魔力而被人遗弃的，在佛尔盖亚，这并非是什么稀奇的事，在某些保守的地方，像伊萨这样的婴儿甚至会被父母勒杀，这一切，都是百年前神民革命的遗祸。

在教廷所属的孤儿院里，伊萨也一直跟其他的孤儿一同生活，一同玩耍，一同接受严格修士的指导，眼前的一切，就像是他过去的缩影。直到伊萨七岁时接受术士资质的测试之后，他才被送到术士院，接受神学与魔法的修练。

感伤的时刻还是得结束，因为，自外面传来了某个男人的笑声……

……呵呵……呵呵呵……。

“谁！？”伊萨赶紧到屋外，循着笑声，他终于找到了那名男子的所在，对方完全不躲藏，他身着白袍，短短的金发下，是充满自信的水蓝色双眸，该名男子就站在街道上看着伊萨。

“终于找到你们这群人了……”

“是啊……真是辛苦你了……小伙子……”

“问答无用！开战吧……光之精灵啊……举起灼热的长枪……突击吧！闪光的骑兵们……光弹！！！！！”

顷刻间，十多颗的光弹直朝神秘的白袍男子直射而去，光弹轰炸地面，扬起了阵阵的沙尘。但是，对方丝毫无损，就连结界也没张开，伊萨的光弹丝毫无法伤到对方。不过，此伊萨也不在现场了，他早已经以魔法“天翔”离去。

“想一口气毁掉这里吗……？”男子冷冷地笑着。

刚才的光弹攻击，只是伊萨为拖延时间而发出的，此时，伊萨已经飞离七塔之都，在海面上的半空中，伊萨真正的杀着现在才要发动……在咒文咏唱的同时，无数的光之精灵开始浮现，环绕在伊萨的四周。

“降临吧……在堆满祭品与灵魂的圣堂之间，履行古老盟约的时刻到来了，在天际边缘处孕育而生的光之精灵啊！光之子啊……”

伊萨正专心咏唱光系攻击魔法“闪光波动”的咒文，与在都沙港时所用的不同，光的图腾“印”是显现在伊萨的身前，在魔法发动后，炙热的闪光将不会向四处扩展，而会有指向性朝向某一方向射出一道巨大的光柱，灼热的波动将会把一切化为灰烬，虽然破坏范围不广，但是破坏力远在广域型的闪光波动之上……

此时，神秘的白袍男子也飞到伊萨前方的空域。

“哦~~闪光波动吗？有这样的实力，难怪露希卡与多鲁顿会失败……看来，我这里也该有些准备了……”

白袍男子将双掌合并，顿时，他的身体散发了白色的波动……此时，伊萨的魔法也即将发动了……

“……光之子啊！激放出光与热的魂与意志，将一切消灭，把不属于光的一切归于虚无……“闪光波动”！！！！！！！”

无数的光之精灵，汇聚成百万的大军，巨大的波动破空而去，宛如飞翔的巨龙，但是，在与白袍男子接触的瞬间，龙首崩碎，随后进击的宏大光波也无法继续前进，散裂的波动向四周激射而去，部份射至海面，灼热的波动立即将波海水蒸发，白烟之幕掩盖了整个空域。此时，伊萨感受到一股前所未有的魔力波动，威力强大到连之前的魔神贝尔杰皮比也略逊一筹。

在光气碎散后，水汽的白雾被风所吹散，眼前的男子，其白袍已碎裂，在白袍之下的是白银的甲冑，以及背上两对光辉的羽翼。

“闪光之羽翼……难以置信……他……竟然能将魔力转化成物质……”

“能让我以这型态战斗，你实在是值得夸赞……我……乃是吾教守护圣

使 - 晨曦的圣天使 - 撒达，我两个部下曾受你照顾……”

露希卡与多鲁顿，是姆亚教团八位魔战士之一，他们能够使用特殊的魔道具，并结合武技而使用一种威力不输魔法的魔战技。而撒达更在其之上，他无需使用魔道具，因为他拥有极惊人的魔力，而且还能直接使用物质界的力量，他那身拥有光之羽翼的铠甲，就是由他自身的魔力变换过来的。

在撒达压倒性的魔力之前，伊萨也露出了颓势，此时，撒达缓缓地伸出了右手……

“世界的光之力啊……汇流在吾掌之中吧……光之剑……召唤……”

“光……光被转换成物质……怎么可能……”

虽然不愿相信，可是眼前的事实，逼迫伊萨不得不采取应对的方法，伊萨张开了光之壁，准备防御撒达接下来的攻击，撒达也如伊萨所愿地将光之剑指向了他。

“区区光之壁，以为接得下我的剑吗……？……让你见识一下吧……“ 闪煌剑 ”!!!!”

撒达轻轻地以剑尖一指，光之剑刃瞬间急射出一束黄金光芒的波动，伊萨的光之壁无法阻挡闪光的锐牙，伊萨闪避不及，右臂被冲击波卷入，连外层那件覆盖其上的光之袍也无法阻止光牙之势，在转瞬间，右臂手肘以下已灰飞烟灭……

“……精灵……解放龙脉，释放那几近无限的生命能源，治疗受苦者的伤体……”

伊萨忍住断臂之痛，缓缓降落到地面，然后以土系治疗魔法“大地生命法”治疗伤体，然而，撒达并未对负伤的伊萨进行追击，对于对方而言，这并不是一场战斗，只是个余兴……对伊萨而言，撒达完全是不同层次的强敌……

## 第四十九话 觉醒！命的波动

在一处平静的海边，一个拥有两个身份的男人来到此地，凝视着远方的离岛，那岛上有七座雄伟的塔，在冒险者之间，那里等于是无穷秘宝的代名词，在有心人的眼里，那里潜藏着打开通往莫大权力的道路之门的钥匙，在这个男子眼里，那里已是记忆模糊的昔日故乡，亦是印象鲜明的仇恨的墓地……

他现在的名字叫作汉斯，在他人的眼中，汉斯是个善解人意，处理事务精明，有着渊博知识，可惜体力稍嫌虚弱的人，在他唯一的主人亚利面前，他一直是个可靠的兄长，对于自己现在的身份与名字，汉斯没有任何不满，如果可以，他希望能永远保持这个身份与面貌。可是阴谋的毒爪再度伸了过来，为了守护亚利，也为了自己，汉斯必须再度面对宁愿遗忘的过去，完成当时未完的事情，如此一来，一切就结束了，他不仅可以摆脱另一个自己，也能斩断伸向亚利的阴谋毒爪。

汉斯的身体泛出了光的波动，随即浮游而起，汉斯向七塔之都疾飞而去，但是，附近的海域突然开始卷起了波浪，海面下，明显可见一道巨大且长的黑影正迂回游至汉斯所在的眼前，顿时，黑影激起了波涛，一头巨大、全身黑鳞的海龙横挡在汉斯的眼前。

那是一只身長起码有两百公尺长的巨兽。

……哦哦……哦哦哦哦哦……

海龙发出了低声但雄厚的呼息缓缓接近了汉斯，不过，海龙并没有敌意，反而像是一只向主人示好的猫将他的头靠向汉斯，在半空中的汉斯也伸手抚摸着它鼻头的厚鳞。

“……你认出我啦……西沙……你长大了……我离开前……你还是只爱黏人的小龙啊……”

虽然汉斯的外表与昔日不太相同，名为西沙的海龙仍以敏锐的本能察觉到汉斯的真面目，如话中语意来看，这头海龙曾是汉斯所养育的。

“……西沙……离开这里吧……再去找个更好的巢穴吧……”

汉斯语下之意，是暗示这座岛即将沦为战场，他不希望无辜的西沙因他个人的恩怨而受到伤害，但是，西沙似乎不了解汉斯的心意，仍然追逐着已离去的汉斯，它巨大的身躯又潜入的海中。

‘魔海有海龙出没着……’这是在航海者间广为流传的魔海传说之一。海龙当然是指西沙以及之前一直定居在此地的海龙一族，他们有强大的护巢本能，以至任何靠近七塔的船只都会被它们一族弄沉。或许，西沙一族就是古代的人为了守护七塔的秘密而设置的“守护者”也说不定……

此时，在都沙岛侧通往七塔的蔚蓝海道口，伊萨与撒达的战斗仍在持续着，在先前被撒达的魔战技“闪煌剑”撕碎一臂的伊萨已经治愈完毕，身体虽然回复了，但是仍然无法改变力量相差甚大的现实，而且，为了治愈断臂，伊萨又消耗了过多的魔力，而己是疲惫不堪的模样。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吧，这次再没有伤到我，接下来就是我的杀技了……呵呵……”

“……凭藉着风之印记，精灵啊……聚集在我的麾下吧！呢喃着精灵之歌，悠游于自由天空的风之精灵啊……”

伊萨决定放手一搏，就算不能打败对手，可是，起码也要拖住对方，甚至于消耗对方的魔力，来争取后方伙伴的脱离时间，伊萨希望安德森应该是已经将七塔的事告知己方的人了，如此一来，即使自己败亡，也要争取多一个人离开都沙的时间。

“……哼……雷击吗……？你已经技穷了吗……”

撒达无视伊萨即将发出的雷击，他甚至没又任何防御的动作。

“……用大气的光雷锻冶出七刃之剑，以此剑击碎大地，焚烧荒野，赐予罪人们应有的天罚……雷击！！！！！！！”

在天空交织的雷电之网顷刻间就汇聚成巨大的光雷，光雷爆发，以惊天之势击落的七刃之剑轰向半空中的撒达，只见撒达神情自若，轻轻舞动背后的光之翼，右手擎天而立，顿时，光雷形成的七刃剑竟被撒达轻易地接住了。

“看来……这场游戏已经没有继续的必要了……让你见识真正的雷击吧……”

顷刻间，伊萨所发出的雷击尽被撒达收束在双掌之间，形成璀璨的电球，白青的电光逐渐被强化成紫红的雷气，小小的雷球里，竟汇聚了数倍于伊萨雷击的力量。此时，撒达迅速飞降至地面，而将双掌推送至前。

“接招吧！！！！雷掌天龙波！！！！！！！”

撒达掌心的雷球瞬间炸散开来，自小小雷球激发出无数条巨大的紫红

光雷，光雷不断轰炸伊萨所在的区域，地面被击碎殆尽，雷光波及到附近的树林，引起了火灾，此时的伊萨，仅靠身上的光之袍在防御，光气的波动，在怒涛的雷击前显得十分薄弱，不久，伊萨就被光雷波所卷入吞没……

“……呜……呜呜呜……”

光雷的风暴平息了，躺在残破的大地上的，是奄奄一息的伊萨，他身上残破的光之袍，已尽了最大的守护力量，才让伊萨不至被刚才的雷击当场击毙。

“……等一下就能轻松了……聚集吧……光之力……光之剑……召唤……”

撒达持着闪耀的光之剑向伊萨走了过来，准备给伊萨最后一击，此时，安德森自旁边急袭而至，封魔剑迪斯贝尔激发着强大的封气斩向了撒达，撒达以光之剑迎击，虽然封气能与魔力对消灭，但是，迪斯贝尔仍无法斩断光之剑，安德森反而被更强的击力给击飞出去……

“……碍事的家伙……”

撒达无视安德森的存在，将闪耀的剑尖指向伊萨，顿时，闪煌剑之光再度激放而去，安德森不顾一切，飞扑而去，以迪斯贝尔最大的力量阻挡光之刃的进击。但是，迪斯贝尔仍然不敌闪煌剑的威力，瞬间脱手而飞，光刃的余波，顷刻间就将安德森的握剑的双掌炭化而碎裂。

“……安德森……”

看到安德森原谅了自己的任性与鲁莽的行动，仍不惜自身安危在保护自己的安危，伊萨心里有说不出的愧疚。

“敢向我挥剑，我称赞你的勇气，为了表示敬意，我就让你们两人一起死吧……”

撒达首次以双手握住光之剑，他张开双翼，顿时，光之翼激放出闪耀的波动，撒达手中的光之剑也发出了更胜平常的光芒。此时，光翼的波动逐渐汇集在光之剑上。

“见识我的大技吧……破邪辉煌剑!!!!!!!!!!!!!!”

凝聚在剑刃上的光翼的波动，顿时汇聚成巨大的波动向前激射而去，底下的大地也承受不了这股压力而崩裂。但是，伊萨绝不会就此坐以待毙，让袭来的光之刃替他打开通往死者之国的门户。伊萨伸出了双手，他全身散发出了白色的波动，那是魔力的波动，更是源自伊萨生命之力的魔力之源。伊萨赌命的反抗，终于挡住了死神的光剑。

“以全身魔力来阻挡破邪辉煌剑的攻击吗……呵呵……志气可佳……但是……当你魔力耗尽的时候，就是你魂断之刻！”

破邪辉煌剑的攻击虽然被阻，但是其威势仍然丝毫未减，伊萨以全身魔力张开的障壁逐渐被推移开来。看来，伊萨就算不死在光刃下，也迟早会因魔力耗尽而亡。

“……呜……我……我不能输……哦喔喔啊啊啊啊啊!!!!!!!!!!!!!!”

在魔力即将耗尽的前一刻，伊萨感到全身剧烈的痛苦，他以为自己即将死亡，但是，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伊萨白色的魔力波动顿时转换成赤红，如火焰般耀眼的波动，这股爆发性的力量，不仅压住了光之刃的进击，甚至将其抵消殆尽。

“这……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怎么会有这股力量……”

赤红的波动随即消失，但是，伊萨感觉的到自己体内正有着一股无尽



的力量蓄势待发，失去的体力与魔力也回复到最佳状态，伊萨甚至发觉到自己的魔力在刚才的异象之后，已经提升数倍，而且还在持续增强当中。

虽然讶异自己突发而出的力量，不过，现在还是以治疗安德森的伤势为第一优先，在大地生命法的波动下，安德森的残伤迅速复原了，伊萨也发觉到，以前即使拿掉封魔环也嫌费力的土系治愈魔法“大地生命法”，此时施展却十分地轻松，伊萨的魔力，在量与质上都有爆发性的成长。

此刻，最大感讶异的人，自然是撒达了。

“刚才那红色的波动究竟是……炎精灵……可是我没有感觉到精灵的活动……刚才他释放的应该是源于生命的纯魔法力……也就是玛那的波动……”

此时，撒达突然像顿悟般恍然大悟……

“红色的生命波动！？难不成……不！这不是不可能的事……尊师大人曾指示过，红色的生命波动……是“命”的特有现象……就像“心”是青色波动，“力”是白色波动……而“识”是黑色……”

撒达在一旁若有所思地在想着刚才的异象，不过，伊萨也不敢轻举妄动，他深知撒达的实力。所以，伊萨一直与撒达保持相当的距离，安德森在取回封魔剑之后，也做好了随时支援伊萨的准备。

“教皇陛下对伊萨大人所施加的第二封印似乎解除了……这就是伊萨大人真正的力量吗……”

安德森在心底呢喃着优希亚教廷最高领导者法尼尔教皇曾对他所下的训示。伊萨除了自己戴上的封魔环以外，他身体似乎还有一道封印，这件是就连伊萨本人也不知道。

有关伊萨的事，似乎还隐藏着惊人的秘密……

此时，有第三方打破了双方对峙的局势，亚利急奔而来，一击地龙旋，螺旋的击地波直取撒达的所在地，但是撒达轻舞羽翼，击地波顿时扑了个空。

“伊萨！我来帮你了！哦喔啊啊啊啊呀！！！！！！！！！”

“亚利，别向那个人出手！！！”

伊萨的话来不及传到战意沸腾的亚利耳中，呼应着沸腾战意的克拉姆，也卷起怒涛般的光气，配合着剑技，以雷霆万钧之势斩向撒达，但是，撒达的光之翼向前交错，轻易就挡下了亚利全力的一击。

“可恶～～看我的龙牙连刃斩！！！！！！！”

克拉姆的斩击风暴，完全被阻挡在巨翼之前，此时。亚利还不知道，撒达不还手，只是为了将亚利诱至陷阱，此时的亚利，已不知不觉走到都沙与七塔连结的那条潜藏在海水下的礁石道路。

此时，撒达鼓动光翼，一口气拉开了与亚利之间的距离，亚利当然是追击而来，但是亚利的举动，早已在撒达的计算之内。

“烈火破地！！！！！”火焰的重拳直击海水下的岩礁。

烈炎切裂了海水下的岩盘，热气蒸发了海水，现场仿佛是火山爆发似的，在大海上无处可逃的亚利，顿时就因足下地盘的崩溃而被卷入了海流当中。顿时间，亚利也消失在激烈的旋涡当中。

“这附近的海流很强……一般是死定了……但是御子的话……我想是可以脱困的……只要拿出您真正的力量……呵呵……”

看到好友葬身（？）在敌人之手，伊萨燃起了愤怒的杀意，他瞪着浮游在半空中那有着光翼的死神撒达，伊萨发誓定要将仇敌碎尸万段。

“尊师大人啊……您等着吧……吾教理想的四钥之一“心”与“命”的御子们……即将藉由我的手觉醒了……约定的日子到了……神的理想乡即将降临……”

## 第五十话 隐瞒的过去(前)

在一处晦暗无际的空间，一处无法辨别现实与梦幻的时空，亚利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四周仅有的是彷彿永恒的宁静，以及四道光，分别为青、红、白、与黑色的光团，四色的波动各具一方，亚利就处身在青色的波动当中，其余的三色波动，也各浮游着一个与亚利年纪相仿的年轻人。

“伊萨……”

很奇怪的，这一幕已经不知看过多少次了，但是唯有这一次，亚利叫出了位于他左前方那道红色波动中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叫伊萨，是亚利在旅行中认识的一名教廷术士，在亚利面前，他总是笑颜常开，虽然他的个性有些内向，但是，他确实是个热心且常位人着想的人，不过有时候，伊萨的眼神会不经意流过一丝悲伤……

“约定的时刻到了……”一道声音响起，而且是亚利自己说的……

~~~~！什么？我在说什么……

亚利就这样看着自己持续说着自己根本不了解的话，在过去，亚利也记得自己曾经看过这一幕，而且还好几次，但是，只有在自己身处这个梦境时，亚利才会记得且想起过去，一旦清醒之后，一切的记忆又随风而逝……

“……解开吧……创造……破……优……德拉……尔……”

亚利将右手指向前方，顿时，前方出现了一个奇妙的光之图腾，图腾缓缓前进，在快到四人所构成的十字中央，前方与左右也各出现了一个图腾，前他的三人也正在作与亚利相同的事，四个图腾在合而为一后，顿时发出了刺眼的豪光，激射而出的光随即在空间绘制出交织且复杂的轨迹。此时亚利身上的青色波动也在顷刻间化作青岚的风暴，与其他人激放而出的三色风暴一同将晦暗空间吞没，一切都消失在浑沌之中……

“……嗯……好……好冷……好冷！”

一身湿寒让亚利自沉睡中清醒过来，此时，他发现自己正趴在一座湖畔的平台上，这是一个像是钟乳洞的地方，四周有经过特殊的加工，有人造的台阶以及现在自己所趴的平台，亚利的脚，还泡在平台浸于浅水之处。不可思议的是顶上的钟乳石正发出淡淡的萤光，照亮了整个密室。

“……啊！克拉姆！老爸的克拉姆！……”

此时，亚利才发觉自己的爱剑克拉姆已不见踪影，伸手四处摸索，但是，很明显的，克拉姆应该是在自己被那个有着一对光之翼的男人打落海底时遗失的，亚利懊恼之余，竟然想跳到海里去寻找克拉姆，克拉姆会散发微微的光气，在黑暗的海底中，应该是很容易寻得的，就在亚利脱去轻装的铠甲准备跳入海中的时候，平台前的海水突然激荡起来，顿时，一头巨大有着黑鳞的海龙冒出水面。

“……噫……那是……那是我的克拉姆！”

海龙的嘴正衔着一根散发萤光的棒状物，亚利一眼就认出是自己的爱剑克拉姆，此时，海龙竟然伸下头来，一幅要向亚利示好的模样，亚利在取

回克拉姆之后，也在犹豫着是否要攻击海龙，但是，这头海龙似乎完全没有任何攻击亚利的意图。

“是……是你救了我吗……？……”

亚利想或许就是这只海龙解救了落海的自己吧，在激烈的海流里，自己又穿戴着铠甲，若没有它的帮助，恐怕自己已经淹死了。事实上，这头名叫西沙的海龙之所以没有攻击亚利，甚至于还救了亚利，只是因为西沙在亚利身上嗅到了他熟悉的味道……

“这头海龙应该是有人在饲养的吧……”

在想这个问题时，亚利也在想自己正在哪里，应该不会是都沙，都沙有人在养这么大只的海龙吗？既然不是，亚利想起了在支援伊萨的时后，虽然没有注意，但是，在都沙东方的海面上确实浮起了一座岛，自己应该就在那座岛上，这也就是说，自己已经身在敌人姆亚教团的据点了。

“想这么多也没用……先上去看看情况再说吧……”

一声长啸，海龙西沙再度潜入了海底，之后，亚利逐步走上了台阶，在他眼前，是未知的险境……

此时，在无人的城镇，那间伊萨曾经进去过的房屋里，又来了一个人，对于他而言，这里是睽违已久的故地……

“这里还是没有变……”

汉斯还顾四周，他走到一个沙发前，将一个满是灰尘的脏布熊拿在手上，布熊上有厚厚一层的灰尘，在布熊下，是数本儿童看的绘本，汉斯又伸手欲将绘本拿起，但是，陈旧的绘本当场碎裂，变成灰粉与碎纸……

“那一天后……究竟又过了多少年了……”

……嘻嘻……嘻嘻……

不可思议的嘻笑声传入了汉斯的耳朵，在旁边的房门口，站着一个小幼的白发女孩，她伸出双手，以天真无邪的黄金双眸凝视着汉斯，她似乎是要汉斯手中的布熊。汉斯在恍惚间，也将布熊拿给如梦似幻的白发少女，在要与少女的手接触的瞬间，少女的身影就像是幻影般消失了，汉斯手中的布熊也随即落在铺满厚尘的地板上……

“……我……我在干什么……你以为你还能回到那个时候吗……？汉斯啊……”

汉斯当场自嘲了起来，被刚才幻影的回忆所惑，汉斯不禁想嘲笑自己的愚蠢，那段和平的日子，不就是自己亲手毁掉的吗……？

“办正事要紧，不能再拖下去了！”

汉斯立即离开了这栋房屋，他的目光停留在镇外不远处的七座塔，在汉斯的眼里，在最大的黑塔旁的六座从属塔上，仅有白色的塔正发出着微妙的波动，那是有人在使用某种力量的证据。

“莫大的岛上，居然没有几个人，现在这里就只剩你了吗……？再怎么藏也没用……你瞒不过我体内的血的……尊师啊……”

汉斯的来此的目的，就是为了姆亚教团的指导者“尊师”一人，到了这个地步，汉斯与姆亚教团之间的关系已经十分明显了，汉斯是出身自姆亚教团的人，过去发生的某事，让他离开这里，但是宿命的安排，使得他再度踏上这不愿再回来的故地。汉斯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亲手杀死尊师……

汉斯的全身散发着光的波动，随即，他就像地上的流星一般疾速飞向白色的巨塔，在塔顶上，有一处露天的展望台，汉斯降落在台上，缓缓地走

向塔内黑暗的房间。

“那是什么光啊……”

走出漫长隧道与阶梯的亚利也看到了刚才那一幕，不过，他只看到光之流星落在白塔之上，亚利并不知道，那就是汉斯。出了隧道，竖立在亚利眼前的，就是七座擎天的巨塔，站在塔下，更让人感觉到塔的高耸。

“刚才的光……在塔上，一定有什么东西才对！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亚利对白塔产生了好奇心，刚才坠落塔上的流星，想必有什么事要发生才是，这里是敌人的根据地，但是却连半个人都没有，这一点已经让亚利觉得很奇怪了，在白塔上，应该会有姆亚教团的人才对，若是再度碰到刚才那位光翼的男子，亚利立誓必定要向那男人一雪前耻才行。

此时，伊萨与撒达之间的战斗再度进入白热化的状况中。第二封印解除，而觉醒真正力量的伊萨，正飞翔在空中，与姆亚教团圣使 - 晨曦的圣天使 - 撒达进行超越人类的战斗，在地上的安德森根本帮不上任何忙，战斗激烈之程度，几乎快达到太古诸神战争的层次……

“在天际边缘处孕育而生的光之精灵啊！服从古老的盟约，带着白色长枪，集结在我的前方吧……举起灼热的长枪，贯穿阻挡在我的前方的敌人……突击吧！闪光的骑兵们……光弹！！！！！！！”

觉醒真正力量的伊萨，此时所发出的光弹，数量竟超过百颗，每颗光弹，都挟带更炙热的光与热，一百多只闪烈的光之枪齐飞，以惊心动魄的威势狂轰撒达，虽然光弹仍没有办法贯穿撒达的光之羽翼，但是，伊萨对于自己魔力的瞬间增长已大感不可思议。

“我的力量竟然成长到这种地步……”

讶异自身魔力之强大的伊萨并未就此自满，他深知撒达不可测知的力量是多么强大，此时，伊萨再度咏唱防御魔法“光之壁”，因为，撒达又召唤出光之剑，接下来的攻势，恐怕就是“闪煌剑”或是更为强大的“破邪辉煌剑”。

“怎么回事？我的光之袍与光之壁融合了！”

伊萨在发动光之壁后，不可思议的事就发生了，原本残破的光之袍竟然与光之壁融合而恢复原状，伊萨可以感觉到，新生的光之袍蕴含着更胜以往的力量。这事实立即获得了证明，撒达随即射出的闪煌剑，其光刃在接近伊萨一尺之距就被光之袍张开的结界所遮断。在解封之前，光之壁加上光之袍也阻挡不了闪光的锐牙。

“这就是御子的力量吗……？”

无可质疑的，撒达已确信伊萨也是他们教团所寻找的四御子之一，比起亚利觉醒时的暴走状态，伊萨显得较具有控制能力，此时的伊萨，已能够自由自在操纵自身爆发性的庞大魔力，这或许与伊萨是术士出身有关。

觉醒的御子虽然拥有强大的力量，但是这样的力量，与姆亚教团欲建立理想乡所需的绝对之力相较似乎又嫌太弱了些，这样的力量，似乎仅是御子基本的肉身之力罢了，在御子的体内，似乎潜藏着更神秘的力量。

“支配深邃夜空与漆黑之魂的暗之精灵啊！将黑暗与负力的波动汇聚在我的掌心，将生者与死者，生命与非生命的一切之存在都毁灭掉……“暗黑弹”！”

在伊萨的前方，汇流于一点的黑暗之气凝聚成一颗漆黑的圆珠，暗黑弹不时激放出黑色闪电，朝向伊萨指间所指之处 - 即撒达疾射而去，撒达以

光之剑一指，闪煌剑立即破空而出，光之刃撕裂了黑暗，碎散的黑气也吞噬了光，光与在两人之间的空域产生了对消，不久又归于宁静的虚无……

“……竟然能接下我的闪煌剑……”

“太好了！总算能与他进行对等的战斗了！”

暗黑弹能接下闪煌剑，这也就是说，伊萨其他更强的魔法说不定就能够打败撒达了，此时伊萨已有无比的信心，只要能站在对等立场，胜负就很难料了。

此时，在白塔的星盘之间，令人畏惧的魔导师“尊师”正透过命运的星盘透视着这一切，刚才伊萨的命星一度闪烁着赤红的灵光，这个发现令尊师大感意外。

……哦……命之御子终于出现了……命运之轮再次转动的时刻竟是如此地快啊……

在姆亚教团里，亚利似乎被视为心之御子，而刚曝光的伊萨，则是命之御子，同样是御子，似乎也各有各的属性与特色，所谓的“心”与“命”究竟是……

……法尼尔所藏的……不仅是王牌……还是张鬼牌呢……

优希亚教廷对于姆亚教团所寻找的四位御子的事，教廷究竟知道多少现在仍不得而知，不过，伊萨身上有到连他本人都不知道的封印，由这件事来看，教廷不可能只将伊萨当成一个术士资质超越常识的人，封印之事，或许就是针对伊萨潜藏的御子身份而暗中加上的。

此时，尊师将视线转向了在黑暗中缓缓而来的人影……

……你……终于来了……我的半身啊……

漆黑星盘上的无数星点之光，照亮了汉斯的身影……汉斯终于来到了这里……

第五十一话 隐瞒的过去(后)

星盘之间，彷彿宇宙的缩影，浑沌的黑暗之气上，镶满了实为魂之炎的星体，原本和缓的云气，却因为两人逐渐紧绷的气氛，开始激荡起来。

……你变了……你现在是这幅模样啊……

“……你也比以前还要老了……”

汉斯拿下了脸上的眼镜，转眼间，黑色的瞳孔已经转变为黄金之色，昔日温和的汉斯已不见踪影，黄金的眼眸里透露出来的，是凛冽的杀气。

汉斯一步一步走向尊师所在的宝座前，他神情异常镇静，其实，每当他向前走一步，回忆的景象与声音就若隐若现地呈现在他面前，在他眼里，漆黑的视野是一片血红，双耳所闻，尽是凄厉的哀号。

~~住手！……大哥！您要作什么……？~~

汉斯正凝视着过去的自己，白色长袍上已染上血红，过去的自己身上所见的，皆是昨日还敬称自己是兄长的弟妹们。在昨日，汉斯还费心在照顾着他们，这些年纪大小不一的孩子们，皆是汉斯一手带大的，直到他获知“那件事”之后，汉斯陷入痛苦的泥沼，愤怒与憎恨让他迷失自我，发泄怨气的结果，换来的是满地的死体……

~~住手！大哥！不要伤害尊师大人！~~

最后横阻在汉斯面前的，是一位年芳十六的白发少女，昔日的汉斯并没有痛下杀手，他用力排开了少女的阻碍，来到了尊师的面前。汉斯伸出了右手，闪光的粒子凝聚在他指尖，光之箭射出的那一霎那，爆发的闪光，让汉斯回到了现实。

……嗯嗯嗯……怎么了……又想起往事了……自那一天之后已过了二十五年了……你才再度回到我的身边……

“我的目的还是一样，我是为了杀你而来……若当时我成功了，现在或许就不会闹出这么多事情出来了……”

……呵呵呵……呵呵……

虽然汉斯的杀意仍然未见稍减，但是，汉斯也迟迟不动手，是犹豫……是彷徨……还是害怕……这是外人所不得而知的……

“呼……总算爬到塔顶了……”

不过，或许是命运的安排吧……从塔底走漫长阶梯上来的亚利，终于也来到了星盘之间外。亚利发现半开的大门，谨慎小心地走了进去，广大的星盘之间并没有任何隔阂，仅有无形诡异的黑气弥漫着，亚利仿佛置身在黑暗的迷雾当中……

……欢迎莅临命运的观星室……御子……

“谁！？”

这是亚利唯一能做出的反应，空气仿佛凝结成固态似的，困住了亚利的行动，从一根手指也动弹不得的亚利身旁走过的，是一位一身白衣的白发少女。她轻拨双手，浑沌的黑气开始流动，亚利可以看得到，眼前有光透了过来，黑暗云气里的繁星之光下，有两个人正在对峙中。一个是身披灰袍的老人，自头罩里透射出来的三道光线让亚利不寒而栗，但是，最令亚利不敢相信的，与老人对峙的另一个人，竟然是汉斯他本人……

此时的亚利很想挣开束缚上前去，但是，亚利顿时又迟疑下来，就算加诸在亚利身上的无形束缚解开了，亚利恐怕也不知如何是好。突如其来的事实，让亚利陷入自缚的牢笼里。

“……你还在继续着将孩子训练成效忠于你的杀手的勾当啊……”

……露希卡那孩子的事吗……？……呵呵呵……如果我没有收留那孩子……你想……她还能继续活下去吗？在这个腐败的世界……

“……的确是如此……”

……这个世界病了……是非不分的人类以愚蠢的理由扼杀了这些孩子的未来……这些孩子只不过是拥有一般人所没有的力量罢了……

“你少说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巩固自己的正确性，你终究不过是想利用这些孩子来达成你那愚不可及的梦想而已……”

汉斯严厉的指责，并没有让尊师动容，他反而在呵笑着。

……呵呵呵……呵呵……

“有什么好笑的……？”

……当时的你，为实现你所说的愚不可及的梦想可是特别积极啊……你忘了那道誓言了吗……？……为了建立所有人的理想乡……

“所有人类？你说错了吧……是“我”吧……为了你的幻梦，你不断在利用那些孩子，将他们当魔道的实验品，就为了穷究魔力之秘……”

灰衣的魔导师很不以为然地笑着。

……哈哈……你忘了吗……？……你就是这样来的呀……

“住口！”

汉斯的右手立即凝缩了一颗闪亮炙热的光球，在闪烁点点星光的星盘之间里，仿佛是最为耀眼的太阳。汉斯毫不犹豫，就像二十五年前的那一日一样，汉斯将那颗凝聚他所有憎恨之火的光弹击射而出，但是，二十五年前的那一幕又重演了，一位白发少女冲了出来，以肉身挡住了致命的光弹。

轰隆一声，爆风震动了整个星盘之间，在沙尘散去之后，明显可见，少女背上的白色薄纱已被撕裂，白晰的肌肤上流下了斑斑的伤迹。少女回过头来，以黄金的双眸冷冷地看着汉斯，她的表情没有一丝苦痛……

“……卡……卡莲……”

最感到讶异的人自然是汉斯了，在二十五年前，卡莲就已死在他的手中，这件事，一直是汉斯最大的遗憾……

……哦……我可爱的人偶……过来……

“……遵命……尊师大人……”

如同线控的傀儡，名叫卡莲的白发少女遵照指示走到尊师面前，而后，尊师以枯木般的手将她拉至怀中，抚摸着卡莲伤痕累累的背，顿时，尊师的手即刻泛出黑浊之气，在黑气拂过之后，卡莲的伤已消失无踪……

……呵呵……你不用怀疑……这孩子确实是卡莲……是二十五年前为守护我而死的卡莲……我以我的魔力让这孩子复活了……可惜的是……她的心已经随着你那一击而死了……

“……”

汉斯的视线一直离不开卡莲的身上，汉斯的表情有着少见的哀伤……

……你还在自欺欺人吗……？你只是无法接受事实罢了……你是由我的血肉再制而生的事实……呵呵……你想杀我，只是为了确定自己是唯一的存在……成为魂的唯一之器……

这是个惊人的事实，汉斯，是由尊师的血肉所复制而生的分身，难怪汉斯拥有一身难以估计的魔力，但是，尊师又为什么要制作自己的分身呢？

……看着命运的星盘吧……每一颗星都代表了一个人的灵魂……多么美啊……这是天地所创作的唯一……无法取代的事物……我虽然能够创造生命……但是……唯有灵魂是我创造不出来的……你的命星又在哪儿呢……？……呵呵……

尊师的笑声回荡在星盘之间，仿佛自己已是胜利者一般，在宝座上注视着汉斯手足无措、面色青白的脸。

……认清现实吧！……暗星……无灵魂之光的黑暗星体啊……

“我……我……我是……”

此时，汉斯已失去斗志，刻意遗忘的现实束缚住他的双脚，来此地时汉斯是下了多大的决心，但是，在事实之前，汉斯又是如何地脆弱不堪。

……虽然是不请自来……可是也不能怠忽礼节……让客人出来吧……

尊师伸出了右手，暗之云气便开始移动，刚才不请自来的客人的无形束缚便被解开了，亚利与汉斯恐怕料想不到两人竟会在这样的地方相见……

“亚利少爷……”

“汉斯……”

亚利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才好，在这个地方，在毫无预警的情形下得知汉斯的秘密，亚利顿时不知该用什么态度对待汉斯……

但是，汉斯又何尝不痛苦，如果可以，他希望能永远埋葬这个事实，

昨日的一切将成为永恒，汉斯就能以汉斯的身份继续活下去，汉斯感觉到周围的世界开始崩塌剥落的声音……

“……怎么了……御子……你不说些什么吗……对这个欺骗了你达十多年的人啊……”

“住口！奸人！！！！”

亚利愤怒地咆哮，对方的话充满了恶意与伤害，但是，亚利也只能如此而已，他无法多做什么，在无法改变的事实里，亚利也只能无力地看着事态的发展。

此时，亚利开口打破了沉默……

“汉……汉斯……这……这都是真的吗……我希望……你能亲口告诉我……”

虽然是无可改变的事实，不过，亚利却有希望能从汉斯口中听到“不是”的答案的妄想，但是，妄想终究是妄想……

“少爷……如果可以……我真的希望即使是说谎……我也要说不……但是对少爷，我不能说谎……啊……是的……这一切……这一切都是事实……”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尊师的笑声响彻了整个星盘之间，他造成了这对主仆之间一道难以平复的裂痕，亚利与汉斯之间的关系，势必无法再像从前一样……

“泪……我的吗……”

尊师怀中的傀儡娃娃默默地看着自己掌心上的泪滴……

第五十二话 因为相信……

“喂~~爸爸~~妈妈是怎样的人呢？”

五岁的亚利，正值爱发问的年纪。

有一天，在一个阳光充沛、微风和薰的初夏下午，这样好的一个天气，理所当然地成了雷欧耐特的午睡时间。事实上，无论是怎样的天气，雷欧总是有他一套独特的理由为自己睡懒觉的行为提出正当的理由。

对于早逝的母亲，连模糊的印象都未曾留在亚利的记忆当中，对于母亲的形象，亚利只能以想像来勾勒其轮廓，不然，就是向父亲或汉斯询问，当时的亚利，就正处于这样的时期。

“耶~~爸爸~~汉斯是哪的人呢？”

亚利的话题突然转到汉斯的身上，不过，雷欧的回答却让他吓了一跳。

“嗯~~爸爸也不知道耶~~”

从亚利懂事以来，汉斯就一直在赛巴斯达家处理家务的一切，亚利没想到，父亲雷欧竟然完全不知道汉斯的过去，这实在是很奇怪的一件事，爸爸竟然会让一个过去成谜、来路不明的人住进家里，还一同生活了这么多年……

看着天真儿子的疑惑，雷欧一反往常，以较严肃的态度告诉亚利。

“……亚利，如果你真的想知道汉斯的事，我想，总有一天你一定有机会知道的，或许汉斯反而会主动告诉我们也说不定……不过，即使你不想知

道，但是那不得不了解的日子也迟早会来到的……”

“……？”

亚利一脸困惑地看着父亲，或许是发觉自己不经意的严肃话题让这个小孩子困惑不已，此时。雷欧改以较轻松的方式向亚利说道。

“哈哈～～我的乖儿子啊～～你不用想那么多啦！我问你，在你的眼里，汉斯是怎样的人呢？”

亚利很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不久，他回答道。

“汉斯哦～～对凡事都很罗嗦，不过，事实上他是个很温柔的人，而且，他的料理是世界第一好吃！”

“罗嗦、亲切温柔、料理一流～～哈哈～～真是奇怪的组合……所以说，亚利，不管汉斯还有什么我们所不知道的另一面，你都要记得，汉斯仍然是那罗嗦、温柔亲切、料理一流的汉斯……了解吗……？我的乖儿子啊……”雷欧摸着亚利的头说着。

此时，四处寻找跷掉幼校课程的亚利的汉斯，也来到了这中庭，同样也是跷班跑来此地偷闲的千骑长大人也难逃一劫，难得的午睡时间泡汤了。像这样吹入赛巴斯达家的暖暖和风在不久之后，也激变成夏日的暴风。一封升职兼召集的皇帝亲笔函送达了赛巴斯达家，位阶N级跳，顶着大将军以及黄龙骑士团团长的头衔，雷欧便奉命去讨伐西面军势浩大的贵族叛军，一向平和的赛巴斯达家，终也被卷入巨大的洪流当中……

“为什么在这时候，我会回想起这段回忆了呢……”肃重的气氛弥漫着整个星盘之间，汉斯仍一语不发地站在原地，看到两人尴尬无言的模样，尊师正兴致昂然地等着好戏的发展。

……呵呵……御子……你接下来要怎么做呢？……对于眼前这个以假面具欺瞒你十多年的骗子……

“假面……我以往所见到的汉斯，都是他刻意制造出来的假象……”

亚利的心里顿时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自亚利内心的最深处立即又响起了反驳的声音，它以最大的声想警告着亚利。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汉斯是……”

此时，亚利的心声不经意地转化成真实的声音脱口而出。

“对我而言！汉斯是一个罗嗦、亲切温柔、料理是世界第一、而且是无可取代的重要家人！”

亚利的话不仅让尊师讶异，更让汉斯吓了一跳。

……你相信他……像他那样的骗子你也相信他……

“对我而言，十多年来陪我成长、一直走到这个地步的汉斯就是我所知道的汉斯，就算他有怎样的过去也不能改变这一切……我会全部接受的……不管是过去的汉斯……现在的汉斯……以及……未来的汉斯！”

听到亚利至情的一席话，尊师一时哑口无言。将面貌隐藏在长袍内的尊师让外人无法察觉他的情绪变化，但是，他四周的浑沌气云却突然激荡如海涛，仿佛尊师无形怒火的具象化……

……你竟然相信这个人偶……难以置信……

尊师伸出了右手，黑暗的大气转瞬间凝聚在他的掌中，暗黑的波动，仿佛激荡的黑暗之雷。

“你想做什么？老头！”亚利举起克拉姆戒备着。

……让我来替你揭开他的真面目吧……

“汉斯！快逃！”

亚利上前要挡下这一击，但是，汉斯却抢先上前，他右手一伸，黑暗的雷光就被阻绝在无形的透明障壁之外，亚利看着汉斯，他黄金的双眸吸引住亚利的注意力。

“……看来，我不能在当你是以前那个除了煎锅之外再也拿不起更重的东西的汉斯，虽然你有点变了，不过……你的眼神仍然是以前的汉斯，无论是金色还是黑色……”

“亚利少爷……我……”

“以后再跟我说吧……我们两人好久没彻夜谈天了……”

“……”汉斯在心里偷偷地向亚利说声谢谢，长久以来，汉斯一直隐藏这真正的自己，能遇上一个能接受完全的自己的人，而且还是亚利，所谓的救赎，或许就是这样的感觉吧。

“哼！你这挑拨离间的混蛋！”

亚利的剑已指向了尊师，激汤的光气反应着亚利的愤怒，不只是这件事而已，还有许多为他野心被牺牲的无辜人们，亚利从未曾有过如此愤慨的情绪，憎恨一个人恨到想置之于死地。

“觉悟吧！我要替天行道！”

如预言般亚利立即采取了行动，他冲上前去要斩杀这罪恶之根源，尊师一点迎击的意念都没有，此时，白发的少女卡莲走上前来，以身护住尊师的安危。亚利的剑挥斩下去，但是，威力的斩击被汉斯接下来了。

“少爷……请您住手……不要……不要伤害卡莲……”

“汉斯……你……”

比起汉斯竟能空手接下自己全力的一击所带来的冲击，汉斯挺身保护那位白发少女的举动更令亚利感到震惊，那位名叫卡莲的白发少女在汉斯的过去里必定占有相当大的份量。

……过来……卡莲……

尊师不等卡莲自己前来，暗黑的云气就将两人团团包围，顷刻间，黑气的风暴就将亚利与汉斯两人吹离数公尺外，随即，风暴平息了，宝座已空无一人，卡莲与尊师两人已不见踪迹。

“可恶！让他逃了！”

“这是“转移”的秘术，黑塔的结界也同时间打开了，他们逃到七塔的主塔“黑塔”里了，亚利少爷。”

在尊师消失的一瞬间，汉斯便立即察觉其所在，在亚利眼里看来，汉斯已经比以前还要可靠，无论是在任何一方面。

……呵呵……相信……似乎是让人沉迷在虚幻美梦的迷药啊……御子……

尊师的声音回荡在星盘之间，汉斯知道对方是以感应的方式将思念传至他们的脑海里，尊师根本不在此地，所以汉斯制止亚利无谓的行动。

……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吧……御子……你以为自己是人类的孩子吗……？……呵呵……你究竟是谁……这个问题……就去问你那忠心的仆人吧……哈哈……

尊师的笑声消失在深邃的黑暗中，离去前，他还不忘轰炸亚利的心。

“我是……我是赛巴斯达家的孩子……不是吗？”

虽然这么说，但是，刚才尊师的留言仍在亚利的心里留下了难以平覆

的涟漪，而且还有变成波浪的趋势。

“汉斯……你说是吧……我是赛巴斯达家的孩子……回答我！汉斯！”

看着汉斯沉默的反应，亚利心里也发觉的到某种程度的事实，自离家后，那龙人事件，想必也是教团的仕业。这次都沙岛的灾难，若是说是教团冲着自己而来，也不是不可能，而且，对方口中一直称呼自己为“御子”，虽然亚利不愿相信这一切，可是，有一件事是他不能不相信的，在短短的时间内，自己的力量已经有了惊人的成长是不争的事实，亚利已经持续战斗不知多久了，但是，亚利发觉自己的体力与气力皆没有消退的现象，越遇上强敌，亚利的力量就越显得增强，虽然没有表现出来，但是，亚利确实对自己体内那股无法抑制其存在的未知力量感到恐惧。

“我究竟是……”

“这一天终于来了……亚利少爷……”

汉斯知道，这是亚利必须面对的命运，现在，亚利必须直视自己的命运，寻找自己的过去，面对宿命的挑战。

隆隆隆隆~~~~轰隆隆隆~~~~

异常激烈的震动将亚利拉回现实，这震动非比寻常，亚利与汉斯离开了星盘之间，到达白塔顶的展望台，居高望去，整个岛都在震动着，白塔旁的黑塔，更是有了异样的变化，黑塔发出了黑暗之雷，汇入了周遭的六座塔，这六座塔，便隐约散发出六色的波动，某种巨大的力量，是导致整个岛震动的主因。

与撒达激战的伊萨，也发觉了七塔之都的异变，不久之后，变动的序曲结束了，七塔开始“动”了。

“七塔……七塔浮起来了……”

就如同伊萨所见，整座岛连同七塔之都一起缓缓浮上天空，岛下方的岩盘依续剥落，露出内部的人工物，看似某种人造的建物，这就是古代超文明的遗产“七塔之都”的真正面貌，一座天空的都市要塞。

第五十三话 魔都浮上！破灭的坠星

盘旋在天际的魔都，宛如准备发动天谴的天界之神，正在伏视着罪恶的人们。在地上的人们，亦如同受惊的羊群，在不可抵抗的自然之威前，只能作着无意义且白费力气的逃窜举动。羊群们再怎么逃，也只能在围栏里四处奔跑，人们也如羊群，被困在名为都沙岛的栅栏里。

“我有钱，要多少我都给！让我上船！”

“滚开！船位是我的！”

“求求您……即使只有这孩子也好……让他先上船离开！”

在真正的恐惧之前，人们只是无力的小羊，而且还是丑陋的小羊，为了求生，各种丑陋的行为都做的出来，几乎所有的岛民都在抢夺着有限的船只席位，混乱也因此一发不可收拾。狼骑士团也以强力的作风尽力平息混乱，但是，看着母亲为了稚子能搭上船而拼命向团员磕头请求的举动，顿时也让维持秩序的团员们不知所措。

“……呜~~我受不了了！让我上船！”

狼骑士团的成员中亦有承受不了恐惧而引起骚动者，拥有武器且精通

战技的他们比一般的暴民要危险的多，在事情快演变到无法收拾的地步之际，罗威特以豪迈的铁拳制止了他们。

“混帐东西！敌人都还没来你们就自乱阵脚了吗？别丢了狼骑士团的脸！”

即将爆发的动乱在火苗时即被踏灭，不过，这也暗示着所有的人都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若是天空的那座魔城“七塔之都”又有什么异常的变化，恐怕动乱就再也无法压制住了。

“可恶的家伙，躲在天空里算什么英雄好汉！有种就下来跟我罗威特打！”

“那就是姆亚教团的根据地“七塔之都”吗？”

凯渥鲁夫望着那座无法触及的天空之都，天空的浮城是都沙事件的原凶，姆亚教团的根据地的情报，是由圣骑士安德森所提供的，没想到在安德森回到都沙市前，七塔就产生这样的变化，这一点让众人都措手不及。在冒险者眼里，位于恐怖的魔海之内，无尽宝藏的丰都“七塔之都”竟是姆亚教团的根据地，这个事实，着实让所有的人都吓了一跳。

在都沙市已经陷入混乱泥沼之际，与姆亚的使徒撒达激战多时的伊萨，看到七塔浮游入空的景象，他一时也不知所措，而且，他的对手似乎也有休战的意图。

“尊师大人让七塔浮起了，是有什么用意呢？”

撒达无视伊萨的存在，看着天空的七塔，随即，撒达鼓动光之翼，显然有离去的意图，伊萨立即叫住了撒达。

“你想逃吗？怯懦的家伙！”

“……呵呵呵……逃？这个字在我撒达大人的字典里是不存在的！游戏也该有结束的时候……这场胜负，就留待日后再决胜负吧！”

“等等！不要跑！”

伊萨的阻止已来不及了，撒达以双翼舞出光气的风暴，风暴随即平息，撒达的身影也随之消逝。

“晨曦的圣天使 - 撒达……我会记得这个名字的……”

伊萨牢记劲敌之名，他也同时发誓，两人再见之日，就将是生死之决。这次独闯七塔，让伊萨对自己鲁莽的行动有了反省，想必，在七塔上说不定还有像撒达一样，甚至之上的强敌存在，所以，伊萨决定不再轻易独闯七塔之都，而先回到都沙市，看看目前的情势变化。伊萨还不晓得，事实上，在七塔上已经没有什么人了，而且，他以为已落海死去的亚利此时就在天空的七塔之上。

“亚利……我一定会替你报仇的……”

以魔法“天翔”飞向都沙市的伊萨在心里默默许下了这样的誓言，若是亚利得知的话，就不知他会做何反应了。此时的亚利，正在思考如何应付眼前的状况。

“可恶！现在该怎么办？汉斯！”

“刚才错失杀他的时机，如今，黑塔的结界已经张开，即使是我，也无法侵……”

汉斯突然停下了话题，他似乎正全神贯注在感应某件事情，亚利觉得很奇怪，便出声问道。

“汉斯，怎么了？有什么事吗？”

“……嗯……亚利少爷，刚才，黑塔的结界有一瞬间被解除了，随即又

回复了，在这短暂的瞬间，有个人进入了黑塔，而且是厉害的家伙，他的魔力深不可测……”

看着汉斯超乎常人的表现，亚利一时间还适应不过来，事实上，此时的亚利，正困扰着不知该以怎样的态度面对汉斯，汉斯也看得出来亚利的烦恼，就因为看的出来，除了不再隐瞒自己的力量之外，汉斯还是以一如往常的态度面对着亚利，就如亚利所说的，不管如何，汉斯仍是以往的汉斯，只是多了一些能力而已。总有一天，亚利也会找到与汉斯相处的方法吧。

此时，另一件困扰着亚利的事情，就是尊师离去时的留言，在今天之前，亚利还相信自己是赛巴斯达家的一份子，是雷欧耐特与阿芙莉娜的孩子。到了今天，许多过去所以为的事实都变貌了，虽然亚利目前表现的还很镇静，不过，那只是眼前的紧张局势让他转移了注意力，虽然如此，亚利仍不免在想这个问题，自己究竟是谁？来自何处？最让亚利注意的，是“御子”之名，亚利可以感受的到，御子之名所背负的沉重宿命。由尊师所言得知，汉斯似乎知道亚利的过去，等到事件过去之后，亚利已决定要向汉斯询问一切，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以及最坏的预期……

“参见尊师大人，属下撒达回来了。”

……你做得很好，尤其是另一个御子的觉醒……让我不得不嘉奖你啊……

“尊师全知全能，早已预知一切，属下并没有什么功劳……”

在黑塔之内，与空荡无物的白塔星盘之间相比，显然华丽许多，排列两侧的巨大石柱擎天而立，在红毯阶梯的顶端，是雄伟的宝座，尊师就坐在其上，宛如一国之尊，随侍在旁的，是白发金瞳的少女卡莲，在阶下的，除了撒达之外，还有一位来自异国的客卿神无月晓。以一个根据地来讲，人数实在太少了些，不过，对于姆亚教团来说，这根据地早已经是无用之地，最后的御子伊萨的发现以及觉醒，使得姆亚教团的计画开始进行，迟早，全世界都将被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动荡与变化的局势，教团已经不用再隐藏在这座小岛里头了。

“尊师大人，请问接下来的行动是……”

……哈哈……在新时代开始之前……先来场大淘汰吧……

姆亚的指导者尊师看似随意的话却让人有一股极不祥的预兆，随即，黑气的波动自尊师的体内爆发出来，转眼间，庄严的圣堂仿佛成了星盘之间。此时，有能力者都感受到这股异变，以及未来即将发生的不祥事件。

“这……这是什么力量……整个大气……不！整个世界都在变动中，难不成……是他的力量……他居然还有这样的力量……”

感应敏锐的汉斯立即察觉到这个异变，没有想到，衰老的尊师竟然还有这样的力量，这是让汉斯始料未及的事，他太看轻尊师的力量了，这次的行动，确实太鲁莽了些。同时，亚利似乎也感受到这异变。

“呜……这是……这是什么感觉……好难受……”

“亚利少爷，请放松心情，稳住自己混乱的意识……”

汉斯以为，这是力量已觉醒的亚利不经意以超感应力初次感受到如此强大的力量所产生的不适应症状，他试图安抚亚利的情绪，不过，亚利所感受到的并不仅如此而已。

“……大地……不！世界正在悲鸣……这个星球正在悲鸣着……”

“……难道……难道是那个……”

这次汉斯也铁青了脸了，在以前，汉斯就曾经听尊师提过，一种可以毁灭一切的究极破坏魔法的存在，如今，他不安的预感成了事实，汉斯急忙抬头搜寻天空各角落，突然，他的视线停在某个区域，该空域还没有任何变化，不过，汉斯已经感应到遥远天际的异变。

.....在新时代来临之前.....淘汰是必须的.....弃民啊.....奋力挣扎吧.....

“住手！”

尊师的声音又响彻在四周，不仅汉斯听到，所有都沙的人都听到这不祥的预告，察觉尊师意图的汉斯奋力叫喊意图阻止，但是，一切都是徒劳无功。

.....降临吧.....深渊的陨星.....

自七塔的主塔“黑塔”，向天空放射出凄厉的暗黑光雷，随即，在云层之上，浮现了一道以黑暗绘制而成的广域魔法阵，地上的人们仅能从云层的缝隙中看到部分而已，魔法阵非常的大，直径达二十公里的巨大魔法阵几乎覆盖了都沙岛全域二分之一。

“来了.....”

汉斯已察觉到第一枚逼近地表的陨石，但是地上的人们察觉到其存在时，已是数分钟以后的事了，火红的星星自天而降，让人们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陨星已落在都沙岛的西方，撕裂宁静的巨大爆响，惊天动地的震动波，冲天而立的巨大沙尘，随后传来的疯狂风暴，在转瞬间，都沙岛已经永久失去了其领域的十分之一。

“骗人的吧.....怎么会有这种事.....这是什么力量.....”

伊萨茫然地看着都沙西侧升起的巨大烟尘，天空的流星竟然坠落了，七塔、还是其中的某人，竟然能够让遥远天际的星石坠落，这是人类层次的力量吗？

陨石的坠落，虽然是落在无人的区域，但是，这冲击，已经粉碎了大多数人理性之坝，狂乱之流汇流成更大的混乱的洪水，现场已经无法再控制住了，市民们争先恐后地想挤上仅有的船只，人们彼此暴力相向，后来者将前面的人推落到海里，甚至践踏倒地的人，道德意识已被彻底抛弃，所剩下的，仅是丑化的求生欲。

“这是怎么一回事.....？这究竟是什么力量.....”

“亚利少爷.....这是.....广域破坏魔法“陨星”.....如您所见.....这是召唤天域星石使其落下的究极魔法.....”

此时，汉斯欲言又止，因为他知道，陨星绝不是仅仅落下这么一颗小星块而已，这只不过是前奏罢了，真正的陨星，正以惊人的速度接进地表，只要它一落下，都沙岛，就将成为永远的历史名词了。

“大家看，天空还有一颗红色的太阳！”

狼骑士团团员所指的太阳，就是一颗最长距达一公里，最短达四百公尺的巨大陨星，在众人察觉到其隐藏的无限危机时，已经又过了数分钟了。

“开玩笑的吧.....被那玩意砸个正着，别说命了.....连脚下的都沙都会不见.....”

罗威特的话，道出了百分之百的事实。

第五十四话 伊萨决死之战

“只能坐以待毙了吗……我们……”

罗威特气愤地摔下手中铁枪，虽然心中的不满一时得以疏解，但是，盘踞在心头上的无力与败北感却是挥之不去，好不容易在那巨大魔神的威胁下挣得一线生机，但是看到天空那火红的流星，仿佛在获胜前被人将了一军似的。

在现场充满绝望及放弃反抗的气氛当中，修瓦克一人站在混乱的广场上，抬头望着天空逼近中的陨星，口里呢喃者某些话。

“……卡利提比鲁平原……那就是那毁灭人类诸国联军的……深红的凶星吗……？”

修瓦克口中所说的卡利提比鲁平原，是在佛尔盖亚大陆上，优希亚教廷领与邻近的马尔可王国之间国境地带上的平原，不过，这是百年前的名词了，现在那里，已经改名为卡利提比鲁峡谷，又称“绝望的裂隙”。

在百年前神民革命爆发之初，除了西北的亚汗帝国外，大陆诸国组成了百万联军，兵力高达两百万的联军在流亡的教廷高层动员的大批术士的加持下，联军浩浩荡荡，誓言收复沦陷于叛党之手的优希亚教廷。在国境处的卡利提比鲁平原，两大势力终于遭遇了，在两百万兵力的大军前，仅伫立一位一身红袍的男人，他以无惧的目光瞪视着多他百万倍人数的联军，自称神民的叛逆的党首 - 红莲的魔导师 - 只身一人前来对抗诸国的联军。

联军们自持兵力上的绝对优势，以及己方亦有上千名拥有魔力的术者，自傲让他们肆无忌惮在嘲笑红莲的魔导师只身一人前来的愚蠢行为，但是，哀号声很快就取代的笑声，在近代魔法之父 - 红莲的魔导师的超魔力之前，人类只能无力看着天空逐渐坠落的无数星体，注视着“深红的凶星”打开大量死亡之门。那一日，卡利提比鲁平原消失了，留下了绝望的裂隙……

修瓦克忆起了著名的历史学家 - 阿兹莱姆·迪兰·科多瓦的著作“黑暗战争纪实”其中一章“深红的凶星”所记载的内容。眼前的情形，简直就是百年前卡利提比鲁之战的重现，修瓦克很讶异，姆亚教团竟然能让这已失传的禁断魔法再次重现，他们拥有的实力绝非普通的反教廷术士集团而已。

神秘的姆亚教团与红莲的魔导师之间，或许有某种关联也说不定……

“这种时候，就算逃走也不会有人耻笑的吧……呵呵……但是我还在这里，“他”应该正设法在解除这危机吧……”

修瓦克并没有逃跑的意图，以他的能力，这时候还应该勉强可以逃到陨星的破坏范围之外，但是，他并没有自行离开的打算，虽然他也恐惧陨星的威胁，但是，他却也正期待着看看汉斯真正的力量，这个多年不见的好友也未曾在他的面前展现过真正的实力，修瓦克感觉的到汉斯的实力是多么深不可测。

都沙的混乱仍在持续，不过，在此时，也有少数的一群人安静地待在一起，诚心在祈祷着，在这样的时刻，人才会想起遗忘已久的神吧。对于自祖父辈就舍弃信仰，而全心投入追求人间财富的都沙人而言，神是陌生的，不过，将希望寄托在不可测知的神灵身上，却能暂时让人安心。

“福克斯叔叔，我好怕……”

“没有关系，这时候害怕也不会有人笑你的，伊都少爷。说真的，我也很害怕。”

佛克斯将伊都与莎莲娜两人搂抱在怀里，在这个时候，恐惧感似乎也因紧密的拥抱而消散，或许他们在想，在最后的时刻，他们三人还能在一起，这就是幸福吧……

“耶……天空有人……”

这不是莎莲娜的幻觉，在都沙的天空，确实有一个人正飞在上面，他披着一身仿佛光之丝所织成的衣袍。随即，有越来越多的人也注意到他，也就是伊萨的存在。

“凯渥鲁夫团长，伊萨他正在都沙的天空。”

“我也看到了，雷伊，那孩子说不定想干什么……”

伊萨的出现，似乎带给了众人一丝希望，不过，没有人知道他想做什么，或许是在陨星之前做什么都是白费力气吧，不仅众人都没有信心，连当事人伊萨也对自己没有信心，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否能够挡下巨大的陨星。

不过，倒是有人察觉到伊萨的改变，那就是修瓦克，曾与伊萨一同用魔法并肩作战的他，最清楚伊萨的变化了，伊萨的魔力明显地已有爆发性的成长。伊萨的力量，在教廷里可以说是百年来难得的天才了，如今他又更强了，在自己的印象中，为什么没有听说过伊萨的存在呢？修瓦克搜寻着自己的回忆。

“在我离开教廷时，曾听说术士院出现了一名天才儿童，或许就是他吧……”

修瓦克总算在记忆的相簿中找到了可信度较高的部分，他可以确定伊萨究竟是出身何处。不过，修瓦克本身也是个谜团般的人，在教廷时期，他是担任怎样的角色，又有怎样的地位，又为了什么原因离开教廷？这一切都仍是谜团，浪迹天涯的他会与亚利及伊萨一行人相遇，或许是已冥冥中注定的命运吧……

“……我能办得到吗……挡下那流星……”

伊萨反覆在自问自己，不过，他也知道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让他如此了，他是非得挡下那流星不可的，为了死去故友拼死守护的都沙，他一定得挡下那陨星。

“……亚利……我会守住都沙的……一定！”

伊萨眼里已经没有任何疑惑，他迅速冲天入空到云层上，越接近天际，越能感受到星石的巨大及其中的亿万质量。星石共有五颗，其余四颗与中央最大的陨星相比，仿佛只是剥落的碎石罢了，不过，每一颗都有让都沙受到重创的威力。伊萨在这距地约一千公尺的天空，准备使用前所未见的魔法了。

~~在日、月、星的见证之下，揭示七个印记的时刻到来了~~

伊萨咏唱之声响彻整个天空，所有的人都能清楚听到他的声音，由其是修瓦克，同是术士的他，立即发觉到伊萨所要使用的魔法是怎样的魔法了，那是传说中的超魔法，即使在教廷也没有多少人听过，现有的超魔法已在实用阶段的也才寥寥无几而已，而且最重要的一点，那是由数十人甚至百人的术士集团才能发动的魔法，而且事前还要准备大量的辅助道具，仪式，法阵，像伊萨这样什么都没有准备就直接使用，根本不可能成功，就算成功，他拥有如此庞大的魔力发动这超魔法吗？成与不成，等待着伊萨的，都是一扇死亡之门。

“小子……你想死吗……？……”

现在已经没有人可以阻止伊萨了，抱着必死觉悟的他正全神贯注咏唱

着繁复的咒文，前所未见的庞大力量开始动起来了。

~~ 揭开第一印记！守护南方之位！奔放的烈炎！火精封气~~

~~ 揭开第二印记！守护西方之位！自由的疾风！风精封气~~

~~ 揭开第三印记！守护北方之位！圣洁的水流！水精封气~~

~~ 揭开第四印记！守护东方之位！慈爱的大地！土精封气~~

四色的波动自地平线处缓缓产生，逐渐汇集在伊萨四处，这景象，被伊萨误以为已死的亚利在天空的浮城上看的一清二楚，对于那坠落的陨星，亚利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看到伊萨的行动，亚利当然是一头热在加油着，不过，同样在一旁观看的汉斯的表情就不是那么简单，他很严肃在思考着。

“他的魔力为什么变得如此强……难道他也是……”

汉斯知道伊萨正要用的是怎样的魔法，他也深知其危险性，不过，更让汉斯好奇的是伊萨的魔力已经不可思议地大幅提升，有一种可能性……所以，汉斯默默地看着，不打算插手干预，他直觉性地感觉到，待会一定会有什么事要发生……

伊萨的四周，已经凝缩着四种不同的巨大波动……

~~ 源于世界创生的浑沌之间，光与暗啊~~

~~ 第五个印记揭示吧！始于创始！生命的波光！光精封气~~
光之波动汇流在伊萨的上方，仿佛遥远的极光……

~~ 第六个印记揭示吧！终于终焉！深渊的暗黑！暗精封气~~
暗之波动汇流在伊萨的下方，漆黑仿佛无尽的深渊之底……

六种巨大的力量已经凝缩在伊萨四周，骚动的世界顿时静寂下来，最后，伊萨的身体也缓缓发出了波动。

~~ 最后，我奉献自己微薄的生命~~

~~ 揭开最后的魂之印记~~

~~ 精灵啊！请守护这个世界~~

~~ 永恒的领域~~

顷刻间，一切静寂下了了，都沙的天空被一层黑幕所笼罩，正确地说，应该是外界的一切，甚至于光，都被阻绝在“永恒的领域”之外，人们抬头望去，黑暗之中，还有七色的波动之光，那是土、火、水、风、光、暗，以及伊萨的魂之波动。

在七塔的亚利的眼里所见的，笼罩整个都沙岛的巨大天幕，是呈现虹色的外观，对于异象感到讶异的亚利，自汉斯处得到了解答。

“亚利少爷，那就是传说中的超魔法“永恒的领域”，您所看见的虹色天幕，是种绝对防御结界，任何外力都无法破坏，即使是那颗正在坠落的流星也无法伤其分毫。”

“真的！不亏是伊萨！他的魔法实在太棒了！”

亚利很高兴地在称赞好友，不过，汉斯的表情却不是那么简单，亚利也看得出来，汉斯还有话要说。

“那个结界壁，绝对可以挡住陨星的攻击，顺利的话，自天际落下的星石所蕴含的巨大冲击力被抵消在“永恒的领域”前之后，巨大的星体就会自行解体，而碎落到障壁边缘的海里，但是……”

“但是什么？请快说，汉斯！”

汉斯闭口的原因亚利很快就得知了，顿时昏暗的四周，令人窒息的压迫感，陨星已接近地表，以惊人的速度落下，在与虹之壁接触的瞬间，惊心

动魄的爆闪发出，随着暴风袭卷四周的硝烟爆尘，七塔随即张开的无形结界虽然挡住了四散的冲击波，但是，强大的冲击力也让七塔动摇不已。光波及就如此，更何况直击，不过，虹之壁仍屹立不摇守护着都沙岛，虽然挡下了陨星的攻击，但是，其接触点仍然不时冒出焦烟与火光，障壁仍然必须持续支撑到陨星的巨大冲击力完全被抵消为止。

“太好了！星石被挡下来了！”

在都沙里的人恐怕是完全不知发生什么事了，因为那里已经是个与外界隔离的领域，外界的一切，例如冲击，光、声音都传不到里面。不过，外界的亚利可是看得一清二楚，相对于亚利的兴奋，汉斯的目光就显得太冷漠些。

“差不多了……”

汉斯冷漠地说出了这句话，同一时刻，原本障壁上的虹色波动也由和缓遽地转为激烈，在都沙的人们原先看到的黑暗天幕也突然转变成与外界相同的虹色波动。此时，伊萨也有了异变。

“……光……光的印记碎了……呜！”

伊萨顿时吐出了一口血，全身数处的血管也同时爆了开来。巨大的陨星开始缓缓凿开风穴，寄托着人们希望，不灭的虹之壁终于开始震荡了。

第五十五话 苍天的龙子

随着最后的屏障“永恒的领域”的结界壁的裂穴渐被凿开扩大，再次袭上心头的绝望立即在人群间漫延开来，巨大的陨石正逐渐接近都沙，裂隙附近激起的虹色波动，正试图阻挡陨石的落下，但是，被打开的风穴还是逐渐扩大当中。

此时，又一个印记瓦解了，赤红的波动碎散，消逝在虚空中。这影响当然也波及到伊萨身上，净洁的光之袍也溅上鲜血。他的红发，已让人无法分辨是头发的红色，还是鲜血的红色。

“喔哦……我……我要撑下去……结界……撑下去啊！”

自伊萨体内波散开来的魂之力又激发而出，总算让其余的印记安定下来了，风穴的扩大已停下来，但也无法平复。

主陨石旁的几个小星石的冲击力已经完全被结界壁所抵消，这些星石顺着斜面，滚落到海里，顿时激起了巨大的波浪。但是，最大的陨星的威胁仍未解除，而且最大的问题就如汉斯所预料的一样，伊萨可能无法撑到陨星倒落到四周的海里之刻。

此时，亚利自汉斯口中得知可怕的事实。

“……你说……伊萨将会死……”

“没有错，为了发动超魔法“永恒的领域”并且维持住魔法的发动，伊萨以自身为印，魂的第七印，就是伊萨本身。这种连结自身生命力的魔力非常强大，但是超魔法所耗费的魔力实在太惊人了，伊萨的魔力迟早会被耗尽。当第七印瓦解之刻，就是伊萨他命断之时……”

“为什么他要这么傻……”亚利哀伤地道着。

“伊萨想必是有了很大的觉悟，否则，他也无须使用这种必死的战术……”

“我知道，他就是这样一个滥好人！为了别人连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的好人……”

看着伊萨如此牺牲自己也要保护所有人的行为，亚利不禁为自己的无能自责，不过，亚利绝非是这样自怨自艾的人，他打起精神来，试图要找出解救伊萨的方法。此时，汉斯表示说有方法可以打破这个僵局。

“汉斯！你说的是真的吗？”

“嗯……有一个方法是可以试试看……”

汉斯欲言又止，因为这个方法，想必一定有相当的风险存在，不过看着亚利坚定的决心，汉斯还是说了。因为他相信，亚利一定办得到的。

“亚利少爷，请您仔细听好了……这个方法就是……请您使用沉眠在您体内的御子之力，如此一来，一定可以消灭那颗陨星的！”

“……我体内的……御子之力……”

汉斯的话，让亚利想起尊师离去前头在他心里的那块巨石，虽然亚利看起来仍然是平常的态度，可是，他内心的涟漪仍未平息，那包含着真正的身世，自己可能不是父母所生的孩子的残酷事实的波涛。

“……我相信您已经有所察觉，那股几近无限的力量……不瞒您说，少爷在过去也曾数度使用过御子之力，在龙人之役……及魔神贝尔杰皮比之战……”

汉斯的话，让亚利回想起回忆的片断，确实是如此，在得知事实之前，亚利就对自己体内偶然会爆发的力量感到疑惑，如今的自己，似乎已经能无限发动神器克拉姆的真正力量，这根本就已经不是人类所拥有的力量。

“现在的您，很遗憾的，您只有肉身觉醒而已，您的魂还未觉醒……当您的魂觉醒之时，少爷您就能得到您真正的力量“心”……”

“……”亚利沉默不语。

“亚利少爷……”

汉斯也察觉到亚利的心情，他看得出亚利正强忍住即将脱框而出的泪水，过去，汉斯就未曾见过好强的亚利哭过。自己一直相信的真实在一夜间全都化为谎言，这种失去一切的痛苦汉斯非常地清楚，那是锥心泣血的痛楚……

“汉斯……”亚利强颜欢笑地继续道着。“……在这件事结束之后……请你告诉我有关于真实的我的一切，好吗？还……还有……”

要继续说下去时，亚利竟也会恐惧地几乎说不出来，亚利鼓起最大的勇气，断断续续地说了出来。

“……还有……我虽然不想去相信，可是……现有的事实似乎让我不得不去相信它……而且为了伊萨，若我真的有什么力量的话，我也会乐意去使用的……只是……当……当我不再……不再是……亚利克斯·赛巴斯达的时候……你能……我是说……汉斯你是否能……”

接下来的话，彷彿卡在喉咙里似的，亚利实在是说不出来。不过，汉斯知道亚利究竟在想什么，他害怕自己觉醒之后，就再也不是自己……假若觉醒是不好的话，到时候，亚利希望汉斯能阻止自己可能犯下的错误……甚至于……亲手了结掉自己……

汉斯知道，而且对这种感觉非常了解，当他自己知道自己是从何而来，是怎样的存在体之时，有一段时期，汉斯极度憎恶自身的存在。他第一次获得的救赎，是在遇上那名叫作阿芙莉娜的善良女孩吧，那一日，他得到了名

为“汉斯”的自我。第二次的救赎，就是今天亚利所赐的，汉斯再次确认且得到了自我的存在价值。

此时，汉斯知道自己该作怎样的回答……

“就如同在少爷的眼中，汉斯依然是那个罗嗦、亲切温柔、料理一流的汉斯……在汉斯的眼里，亚利少爷仍然是那个正义感过剩、好强、爱惹麻烦的亚利少爷！”

“汉斯……”汉斯的话让亚利顿时会心一笑。“为何我的评语贬多于褒呢？”

“少爷也说我是罗嗦的人呀！”

两个人当场笑了起来，亚利的阴霾也一扫而空，同时，亚利也自嘲自己竟会不战而降，在还没尝试之前，就认为自己会输在御子之力前，这种消极的思想，实在有辱好强的亚利少爷之名。

“谢了！汉斯！”

亚利已经没有任何犹豫彷徨的思念了。此时已经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汉斯向亚利陈述觉醒的方法。

“少爷，请您开放自己的心吧，用心去体会万物呢喃的低语……您也可以使用克拉姆，去倾听克拉姆之声吧，毕竟，它是您最好的战友。”

“用“心”吗……？”

虽然汉斯是这样说，亚利还是摸不着头绪。不过，此时也没有想这些事的时间了，伊萨残存的印记又瓦解了一个，这次是风的波动。亚利即将克拉姆插入地板，全神贯注，顿时，克拉姆激放出光气的爆热气旋。

“不对！那只是克拉姆的光气波动，少爷！用心倾听！”

“克拉姆，拜托，请回答我吧……”

克拉姆仍然持续激放出光气的风暴，威势之强，连白塔都为之震撼，但是亚利的心之力仍然未见觉醒的迹象。

此时，又一个印记瓦解了，这次是暗黑之波动，伊萨痛苦的思念波，也传到了亚利的所在地，亚利终于有了变化。

“伊萨，撑下去！！！！！！！”

感应到伊萨痛苦的亚利，全身爆发出青色的波动，这是觉醒之光，这是亚利正觉醒成为御子的明证，但是，随即青岚的风暴又被黄金光气的波动所淹没，亚利露出痛苦的神情，因为，异常且庞大的思念窜入了亚利的心中，那是充满绝望、痛苦、憎恨、邪恶、自私的思念，这些思念，是崩溃于巨大恐惧之前，狂乱的人们之心。

“亚利少爷！不要被人类负面的思念所惑！相信人心的光明，相信这个世界！”

“伊萨……等我……”

虽然痛苦，但是，亚利的心现在所想的就只有这件事，逐渐，青色的波动取代了黄金的光气波动，亚利的金发，也染上天空的色彩。亚利压制住负面的意念，他全心只想着要救伊萨一事而已。但是，除此之外并没有任何改变。

“究竟缺乏什么……？让少爷觉醒的要素……”

亚利仍然未完全觉醒，事实上，对于觉醒一事，汉斯也不是很清楚，毕竟，他也没有亲眼看过觉醒后的情形，但是，觉醒绝非只有如此而已，这一点汉斯非常的清楚。

此时，剩余的印记一口气瓦解了两个，水与地的波动消散了，这次，情况终于有了改变，在伊萨的心里响起了声音。

……伊萨……

伊萨听到了亚利的声音，他察觉到亚利的存在，随即，亚利的心里也响起了……

……亚利……

就在这个瞬间，两人同时产生了变化，伊萨的魂之光在一瞬间转变为红气的波动，在这个异象产生之后，“永恒的领域”的结界也随即消失了，障壁消失了，巨大的陨星照理说应该会直接坠落才对，但是看似微弱，那红气的波动竟然包裹住整个星体，陨石就这样停在半空中。这个异象，让众人都目瞪口呆不知其所以然。

同时，白塔顶也升起了一道青色的光之柱，光柱穿破了云层，随即消失在云层当中，这异象，对于狼骑士团的人而言并不陌生，因为在午夜时分，同样的异象就曾发生过，那道光柱，还让亚利与他们的团长凯渥鲁夫在他们面前消失……

“那道青色光柱……难道是亚利君……”

曾身历其境的凯渥鲁夫直觉性有这样的念头，从光柱中他感觉到亚利的存在。的确如此，在光柱产生之后，白塔顶的展望台就空无一人了，汉斯也随着亚利所发出的青色光柱被卷入天空。不过，以他的能力很快就脱离了光柱的束缚，他浮游在云层之上，亲眼目睹云层上的变化。不过，最让人讶异的，是汉斯的背上，显现了一对仿佛镶嵌了所有星辰光芒的光之羽翼，那是就跟姆亚教团的圣使撒达一样的光之翼。

亚利！？

那是很奇妙的事件，所有认识亚利的人，都在一瞬间说了这句话，在那一瞬间，他们都感觉到亚利的存在，那并不是他们听到了亚利的声音还是什么，是很直接就感觉到了，仿佛亚利的气息存在于世界各地似的。

……吼喔喔……吼吼喔……

自云层深处，隐约传来了巨大生物的声音，听起来，仿佛是龙的吼声，所有的人都听到了那间断响起的咆哮。

而在云层之上的汉斯，则正在目睹那咆哮的源头，他非常地感动，因为，亚利终于觉醒了，其感应力比任何人都要来得强大的汉斯当然感受的到世界的异动，这才是真正的觉醒，“心”之御子的觉醒……

“苍龙觉醒了……”

第五十六话 飞翔！朱鸟苍龙

风动了……

在云层之上，隐约可见一巨大长物的阴影穿梭在雾霞间，未知的古老神兽正鸣吼着，逐渐，神兽冲破云海，将其威严的身躯曝露在下界上，人们注视着它那副散发着青岚波动的躯体，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感到恐惧，他们的心里，反而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安全感，恐惧等负面的波动无声无息地消逝了。

名为“苍龙”的神兽，其全身仿佛由璀璨的蓝宝石所堆砌而成，看似

真实，却又虚幻，在龙首被蓝色波涛所淹没的某处，那是波动之源，亦是亚利的所在之处。神兽苍龙，是沉眠在亚利的魂之深处的意志的具相化。

“……好热……”

自伊萨的身体内激发而出的红气的波动，仿佛在与苍龙呼应似的，此时，伊萨感觉自己的体内正在燃烧着烈火，仿佛连灵魂都在燃烧似的，红气的波动遽地增强，在下面的人眼里看来，红气的波动仿佛是一只火红的巨鸟，巨鸟展翼，天空几乎被红气之翼遮掩住。此时，青色的苍龙缓缓降下，与朱鸟对峙，被不可思议之力所束缚的星体就在两大神兽之间。

……吼吼哦……吼……

苍龙低鸣，朱鸟也回应了阵阵器声，青色与赤色的波动将星石包裹着，此时，令人难以相信的事就发生在众人的眼前，巨大的陨石星体竟然逐渐碎裂，大的碎块变成更多的小碎石，渐渐地，粉碎的星体就这样消失在青色与红色的波涛里，仿佛不曾存在似的连灰烬都没有留下。

“那颗陨石不见了……”

令人讶异的事还不只如此而已，此时，与苍龙对峙的朱鸟突然开始缩小，正确的说，构成鸟形的红气的波动已有消弭的迹象。就这样，巨大的朱鸟逐渐缩小，直到凝缩成一颗红色的光团，光团缓缓地落下，在接近地表的瞬间，光团停了下来，就这样飘浮着，四周的人都在犹豫着要不要接近红色的光团，此时，有一个人毫不犹豫地走上前去，他就是安德森。

“伊萨大人……”

就在安德森的手接触到红光的波动瞬间，波动便遽缓下来，在光团中，清晰可见伊萨的身影，随即，伊萨就缓缓地飘降下来，安德森以双手牢牢地接住了伊萨。

伊萨并没有任何事，除了残破的衣物外，并没有任何伤势，失去意识的伊萨，只不过是正在安稳地沉睡着。

“伊萨君没事吧！”

“只是在睡觉而已啦！放心吧，凯渥鲁夫团长！”

周遭的人也围了上去，他们诚心地感谢伊萨为他们所做的一切。若没有伊萨的话，恐怕全岛的人们都将会丧生于陨星的攻击。

在伊萨安稳地降落在地面之后，在天空盘旋的苍龙却开始有动静了。苍龙的鸣吼转变得更为低沉，但是，所有的人都明显地感应的到四周气氛的紧绷，冷冽的杀气弥漫大气之中，忽强忽弱的风势，海涛激起暴浪，在黑幕里隐隐蠢动的光雷，四周的气氛，仿佛是暴风雨的前奏……

轰隆隆隆——！

一声爆响，自天空击放的光雷落在浮游中的魔都七塔，七塔的结果界即时发动，阻挡下雷电之势，但是，随即又落下无数条雷光，有坚固结界守护的七塔之都顿时也震汤不已，摇摇欲坠。

吼吼吼哦喔喔喔喔——！

神兽的咆哮响彻天际，让人惊心动魄，龙体散发的青色波动也随即激荡，龙形的光波盘旋而上，随即以雷霆万钧之势俯冲而下，结界瓦解了，光龙钻入魔都之内，随即贯穿而出，向天空飞去。同一时间，七塔之都有多处发生爆炸，在黑灰的浓烟包裹下，天空的魔都缓缓坠落了。

击破七塔的苍龙并没有回头，它冲天而去，朝着无尽的天际飞翔……

“尊师大人——！请您移动您的尊驾吧！”

七塔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破坏，自神代即屹立不摇的七座巨塔也开始崩溃了，此时，撒达正在请求尊者离开即将崩坏的黑塔，但是，尊者似乎没有听到撒达的声音似的，沉默地思考着，他的视线似乎是落在遥远天空的苍龙。

……哦喔喔……御子啊……你飞向天空，是想离开这个世界吗……魂的记忆让你再度忆起遥远的故乡了吗……？……呵呵……可是……这个世界……是吾一族的埋骨之地啊……

尊者充满企图与恶意的笑容隐蔽在灰黑的法袍内，此时，他终于起身离开了宝座。

到了这个阶段，对尊者而言，七塔已经是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他一时心血来潮的恶作剧让两名御子觉醒了，如今，他的计画已经要迈向新的阶段，无须再待在这座古代先民所留下的遗产里，七塔就送给那群处心积虑想夺取它的贪婪和尚吧。

……呵呵呵……呵呵……哈哈哈哈哈……。

在尊者的笑声回荡下，七塔坠落了，整座岛缓缓沉入都沙岛东方的海里，不过，在不久的将来，必定会再有人涉足此地，照尊者所言，那是一群自称神的仆人的贪婪神职者，他们所要的，就是埋藏在七塔里的神代的无尽智慧。在那一天到来之前，七塔暂时得以静静地沉眠在海底……

浅蓝与碧海的景象，逐渐被深蓝所取代，在亚利眼前展开的世界，是深邃的黑暗，以及点亮闪烁的繁星。

“……”

亚利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相反地，反而有庞大的事物窜入他的意识，然后又消失，亚利无法去思考，去理解其存在，但是，庞大的意识波动不断在冲刷亚利的意识，最后，亚利连本来属于自己的东西都渐渐消散了，自己仿佛快成了空壳。

……！

“谁？谁在叫我……”

亚利的脑海里想起了声音，但是亚利他听不清楚声音的内容，不过，他感觉的到某种思绪，是温暖的思念。

……亚……利……！

“亚利？是什么……是……我……吗……”

此时的亚利，连自己的名字都想不起来，他不知道，那声音的主人，是最关心他的人们的思念。

“我……我是……”

呼唤的声音，让亚利原本沉眠的心再度缓缓浮动起来，他在困扰着，因为亚利感觉自己似乎还有某件事等待他去做，但是，亚利就是想不起来。

此时，亚利的身体发出的青色光气波动所幻化而成的苍龙仍持续向前飞翔，除了向前飞以外，似乎并没有任何目的地，在他的四周，只是死寂的宇宙。

“亚利少爷……赶快回来……”

自后方尾随而来的汉斯，自方才苍龙升天之际就一直追赶苍龙。在宇宙空间这种生物无法存活区域，汉斯仍然能追赶而来，光之翼舞动所产生的波动，一直保养着汉斯不让他受到任何伤害。但是，天驱的苍龙无视其存在，仍一意向前飞去。

“……谁？谁……在……等……我……”

亚利原本死寂的意识已经转为混乱，虽然思考混乱，但是，亚利仍试图集中精神，想着那件他一直以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在他意识中混乱的影像也因此逐渐变化，似乎是要呈现人的影像，虽然模糊不清，但是，那是一个留着黑色短发，戴着两个圆镜片眼镜的男人身影。

“……汉……？……”

亚利想不出他的名字，随后，人影又转变成众多人物的模样，有时候还突然扩散开来，呈现某种风景，这些影像让亚利感到非常的怀念，但是，亚利就是想不起来，有关他们的点点滴滴。

突然间，混乱的景象瓦解了，留下来的，只有静寂的黑暗，混乱的意识又要平息了，亚利感觉非常的困，他停止烦人的思考，接下来的沉眠，应该就是永远的沉眠了吧，而且，亚利也将永远告别“亚利”的存在了。

……亚利克斯大人……

一道声音让亚利再度清醒过来，那是个年轻女孩的声音，亚利张开了双眼，在他眼前的，是一位红发的少女。

“米莉亚？……”

突然脱口而出的名字，让亚利静寂的心立即激荡不已，无限的思绪涌现而出，一度失去的自我又再度苏醒了。

“对！我要回去！米莉亚在等我……还有许多也等着我的人……”

汉斯仍持续追赶远去的苍龙，此时，青色的苍龙起了变化，光气的波动如突然激起的波涛，向四周爆散，顷刻间，苍龙消失了，只留下一个发着微波动的青色光团。

在光团里的亚利，此时已失去了意识，保护着他不外界侵害的光气，微弱得像是风中的烛火。此时，一道更大的光团接近了，光翼的波动包容了亚利，汉斯抱着亚利，回头望着远去的世界。

“亚利少爷，我们回去吧……家的方向是那里……”

汉斯舞动光之羽翼，逐渐回到那水蓝色的星体。引起无数惨剧，让所有人深陷恶梦深渊的都沙事件结束了，这次的事件随着两名御子的觉醒而结束，但是，日后即将登场的动乱时代却也因为两位御子的觉醒而开始，等在所有人类面前的未来，是福？是祸？此时，都还在命运之神的手中把玩着……

恶梦之夜结束了，魔物军团被消灭了，威胁所有人生命的陨星群消失了，那座浮游天际的魔都也在苍龙之怒下沉没了，这一切结束的太突然，让原本慌乱的都沙人也一时不知该做些什么，有不少人张着眼睛，注意着那平静的有点虚假的天空。

这种时候，还是有不少人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事，狼骑士团那位心脏刻有“责任”二字的年轻队长正在指挥着部下清理现场，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救治伤者以及处理死者，对于幸免于难的人们，雷伊也命令部下先将军队仅存的余粮发放出去，一碗热浓浓的汤，是最好的安心剂。

“喂～～！大家看！亚利……亚利克斯先生在那里！”

“哦！那小子还活着啊！不亏是我罗威特认定的强者，哈哈～～～”

“亚利君平安无事，老夫总算可以放心了……”

汉斯撑着亚利虚弱的身躯缓缓前来，围上来的众人的问候，熟睡的亚利并没有听到，不过，众人的心意，想必亚利是感觉到了，看他幸福的睡脸就可以得知，此时，亚利应该正做着美梦吧……

第五十七话 寻找真实的旅程

“快点！将粮食物资搬上甲板！”

“老板的命令，正午时分准时开船，喂！小子！不准摸鱼！”

今天，都沙港呈现难得的喧嚣景象，卖力工作的水手取代了一心只想逃离此地的人潮，一扫数日前的阴霾。商人们展现无比的活力，取代失去功能的都沙家，由数个商会组织所组成的“都沙临时商会”，动用了大批人力与金钱来重建都沙一度毁坏的港市机能，对于凡事讲利的商人而言，要他们将钱砸在一个没有前途的地方是不可能的。在灾祸来临之前，都沙的经济就已因为克鲁斯的策略而萧条，在灾祸来临之后，都沙岛又遭逢空前的破坏，不过，现在的商人们却将这个危机视同一个转机，他们以为，要迎接即将到来的新时代，都沙的现有港湾机能是无法成为一条即将诞生的巨大贸易航线的枢纽的。让商人们重拾信心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让对都沙已经失去信心的商人们重拾信心，主要是汉斯奔走的结果。原本，在都沙北方海域是可以直通北艾斯卡大陆，即神圣艾斯卡帝国本土。但是数百年来，位置飘忽不定的魔海，此处让航海者闻之色变的船难地带的阻隔，使得这条航线断绝了数百年。

长久以来，艾斯卡大陆与东方的贸易线，都是由北大陆透过南大陆的商人自治区，通过大陆东方的朋提海诸中继岛，而后才抵达东方的亚特兰提斯大陆。而从北大陆东面沿海通往亚特兰提斯大陆航线的断绝，就是因为魔海领域的关系。如今，这个持续数百年的僵局已有打破的可能性。

所谓的魔海，其实就是七塔之都的结界，产生大雾绵延不散，让人迷航，在加上数百年来居于此地的海龙族群的守护，才使得此地船难不断，久而久之，就产生了魔海传说，甚至连朋提海贸易公会都明文将此处海域列为禁止航行的地带。

如今，七塔之都已经毁坏，沉入都沙东方的海底，七塔的结界已消失了，最后的海龙西沙也已不知所踪，也可能已死亡，这也就是说，魔海已经成为历史名词，连结北艾斯卡大陆的航线终于打开了。不过，不知实情的商人起初根本就不相信汉斯的话，这一切的转机，是伊萨自深眠数日中苏醒过来的时候，在优希亚教廷术士伊萨的解释下，商人们才相信魔海消失的事实，同时也燃起了熊熊的野心，魔海的消失，等于是通往巨大财富之路打开来了，精明的商人当然想得到这一点。

汉斯之所以会为此事奔波，只是为了节省回艾斯卡大陆的时间及张罗必备的船只而已，亚利与汉斯已决定，在事件过后要先回到家乡，若是以原路回去，势必要花上不少时间，不过若是走上上述的新航线的话，就可以直达祖国本土，加上陆路的时间，起码也可以节省一半以上的时间。

今天已经是事件结束之后的第三天了，都沙临时商会派出了三艘船，作为前往北艾斯卡大陆的先驱船队。虽然有点紧急，不过，为了鼓舞岛民的信心，这次的航行是绝对不能拖的，一旦证实新航线的存在，不仅可以挽回岛民对都沙的信心，也可以吸引大批的资金与商人前来，都沙的新未来是指日可期的了。

打算回祖国的亚利与汉斯两人，也得到同行的许可。此时，船员们卖力工作，准备各种航海的必须物资，不过，一想到这是重建家园的契机，两天的工作当成一天份船员也不会喊累。生气勃勃的景象，让人可以感受到新

生都沙的活力。在开航前，亚利与汉斯两人待在港口的接待室里，静待起航的时刻到来。

“.....”

亚利站在窗前，看着港口四处晃动的人影，他脑里所想的，是这三天来发生的事情，在事件结束后的这三天，确实发生了许多事。

亚利自沉眠中清醒过来，已经是事件结束后第一天的早晨了，亚利整整昏睡了一天，他醒来的时候，汉斯并不在身边，汉斯向各商人们请求调度船只的事情，反而是一直照顾亚利一整天的修瓦克说的。

“那个优生小子还没醒来.....”

亚利从修瓦克口中得知伊萨尚未苏醒过来的事实，照修瓦克的说法，是因为伊萨强行使用远超过他能力极限的超魔法“永恒的领域”所导致的结果，魔力耗尽的伊萨照理说原本是会死的，不过，不可思议的红气包裹着伊萨的身体，维持着他的生命，一昼夜之后，红气的波动消失了，伊萨的魔力也有回复的迹象，伊萨也因此不可思议地保住了自己的生命。

有关那一天出现的苍龙与朱鸟，现在已证实朱鸟的幻影就是伊萨，而苍龙在事件过后就升天不知所踪，这是所有目睹事件经过的人的证词。有关这件事，修瓦克并没有多说什么，苍龙的真相，修瓦克心里或许已经有个谱了吧.....

关于伊萨的事情，亚利的心里有无法形容的感受，在亚利觉醒的时刻，虽然意识被冲散，不过现在回想起来，亚利清楚地想起了伊萨身上爆发的红色波动幻化成朱鸟的一幕，没有想到，伊萨与自己同样背负着相同的命运，一方面是寻找到同伴的喜悦，一方面亚利又有一股失落感，原本相信的过去成了谎言的迷雾，亚利不得不去寻找，虚假是什么？而真实又是什么？

到了第二天，汉斯还是没有回来，不过，亚利知道汉斯正在忙着重要的事，他也没有四处去找他的打算。不过，透过狼骑士团的雷伊队长的告知，亚利才知道，都沙邸警卫队长福克斯带着都沙残存的两个幼子离开都沙岛的事实，他们是搭昨天离开都沙的船走的。得知这项消息的亚利，匆匆赶到都沙邸，在馆里余留下的人的解说下，亚利才知道福克斯带走孩子的始末经过。

瓦雷·都沙生前树敌甚多，而且再加上克鲁斯的当主葛尔必特毙命于都沙，为此，或许还会有更多阴谋的毒草蔓延到这两个孩子身上，所以，福克斯带走了这两个孩子，以自己的方法来保护伊都与莎莲娜两人，这两个孩子也高兴地跟随了福克斯，毕竟这是先前就有的约束，三个人一起到世界各地.....

在经历这世界的磨练之后，这两个孩子，或许将可独当一面，再次复兴都沙家吧。

“这幅画，就是那两个孩子的父母.....”

在瓦雷的房里，亚利正看着伊扎克与雪莲娜的画像，由画本身细心的保存来看，瓦雷十分珍惜这幅画。此时，亚利注意到另一幅画，那是一个中年男子抱着幼子的画，画中男子温柔的神情，实在很难想像，他会是与克鲁斯抗争，甚至不惜使用海盗来伤害无辜人们此等卑鄙手段的瓦雷·都沙.....

都沙与克鲁斯之间的世仇，亚利也略有所闻，伊扎克夫妇的死，只是两家族抗争下的牺牲品罢了，不过，亚利可以感觉得出来，瓦雷是以何种心情看着这幅画，越看着死去的儿子，心里的怨恨就累积得越深.....

“仇恨.....会生出新的仇恨.....”

反覆的世仇相报，又诞生出新的憎恨，人一生下来，仿佛就得背负着许多无意义的事物，无论生在那个家族，都被动性地被强迫要求去憎恨另一个加族的人，这样的憎恨累积下来，终于导致都沙家的灭亡。或许，这才是佛克斯带走这两个孩子的主因，都沙家就让他灭亡吧，这两个孩子，实在没有必要也得被推入仇恨的火坑当中。

离开了都沙家，亚利就前去探视伊萨的情况，不过，伊萨似乎已经苏醒过来了，而且，在汉斯的请求下，伊萨与汉斯一同前去向商人们解释有关魔海的事实，亚利又与汉斯擦身而过。

那一夜，亚利被狼骑士团的众人们带去参加庆功宴，在宴会上，人们都尽情享受欢乐，或许，这是佣兵们的特质吧。与死为邻的佣兵生涯，能享受的就应该即时享受。

这一次，狼骑士团可以说损伤惨重，一万名团员，死者就超过了几近五成，伤者也占了三成，不过，与克鲁斯军超过九成五的伤亡来看，幸福之星应该还是在狼骑士团的头上吧。这次的事件，总死伤人数是六万四千多人，克鲁斯军有一万九千人，狼骑士团四千七百多人，而在战役中丧生的岛民则有两万多人。在不死军团、虫兵军团、以及魔神贝尔杰皮比、陨星的连番攻击下，这样的伤亡，或许算是少的了。不过，毕竟在一夜间死了这么多人，这次的事件，在半个月之后，便以各种管道传遍了世界，成为最大的新闻事件，不过，这只是个开始而已……

“耶~~修瓦克先生他走了！”

从雷伊口中，亚利得知修瓦克搭今天下午的船离开都沙的事实，这次的事件，修瓦克的功劳很大，亚利本人实在很想向他亲自道谢，不过，看来再见之日是遥遥无期了。

修瓦克之所以要离开，或许和不久之后，优希亚教廷的人马将陆续到达此地的原故，伊萨已经透过魔法阵与教廷派驻在朋提海领域的部队连络上，在短期之内，他们便会前来此地，主要的任务，当然是打捞七塔之都的遗骸，以及确定姆亚教团人员的生死。

修瓦克似乎也是教廷出身，不过，他似乎有什么过去，才会离开教廷的吧。

在亚利回到旅馆之后，在房里，他终于看到了汉斯，不过，汉斯此时正坐在椅子上，低着头就睡着了，看起来似乎很累的样子，亚利拿了条毯子盖在汉斯的身上。

Z Z Z Z Z Z Z Z……。

“辛苦你了……汉斯……”

第三天终于来了，自昨夜起，临时商会的人员就开始准备三艘船，准备航行的事宜，亚利与汉斯来到了此地，准备搭船回到艾斯卡大陆。在出发之前，有来送行的人只有狼骑士团的成员，以及安德森，伊萨并没有来送行，现在的他，正在都沙东方的七塔沉没的海域旁监视着，防范所有可能发生的变动。未能前来送行的伊萨，就委托安德森送来他的亲笔信函，表示道别与期望再见的心意。

事实上，此时的亚利也不知道自己该用什么态度来面对伊萨，或许伊萨也有同样的想法吧，他们都明确的了解对方是多么特别的存在，且是与自己相同的存在，不过，伊萨所知的情报恐怕比亚利还少。

亚利这次回去，就是要寻求真实，在他能确定自己是怎样的存在之后，

亚利才能够面对伊萨……

“……到白雾之森……我会告诉您一切的真实……亚利少爷……”

这是出门前汉斯对亚利所说的话，白雾之森，是位于艾斯卡帝国优格里尔领（亚利父亲之友雷德侯爵的领地）东方的一处森林，那里只是个常年多雾的宁静森林罢了，不过，对于亚利而言，那里是特别的，那是母亲永眠之所。在那里解开自己的身世之谜，或许是最恰当的场所。

船员们来到了接待室向两人报告传队即将出航的消息，此时，外面也已经挤满了前来送行的人潮，毕竟，这次的航行，将是都沙重生其历史性的一刻，满天的彩带飞舞，在隆重的仪式结束之后，船员们在甲板上与前来送行的家人告别。

“亚利君！保重了！”

凯渥鲁夫团长挥着手向亚利道别，不过，他感觉的到，他们还会在碰面的，在向朋提海贸易公会提出报告之后，狼骑士团下一个目的地，或许就会是神圣艾斯卡帝国了。

“很遗憾的……少爷……您的冒险之旅这么快就结束了……”

“不会结束的！接下来的，不就是寻找自我的冒险之旅吗？”

亚利与汉斯站在甲板上，看着无限延伸的碧海与青空，在地平线的另一侧，是久违的故乡。亚利往东的冒险之旅结束了，不过，寻找真实的旅行，现在才开始……

大陆历一五九年的后半，命运的巨轮开始加速转动了……

第一话 帝都阿斯卡里亚

在四、五百年前，航海者在佛尔盖亚大陆东方发现了一个新大陆，这个发现，对于当时的人类社会产生很大的冲击，一股庞大的移民潮产生了。引发移民潮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佛尔盖亚大陆上连年不绝的诸国战争所导致而成的。为了远离战火，为了远离国家一年比一年还要沉重的苛税恶政，所以，早期的移民，主要是以平民为主，直到某些国家的势力也伸及此新大陆之后，新移民所建立的数个国家，与原佛尔盖亚大陆的国家势力，在这个新大陆上，重演了故乡的悲剧……

移民不仅将战火与纷争带来此地，原先就定居在此大陆的原住民，他们闲暇无争的生活也被破坏了，贪婪的移民夺去土地，原本自然的大地被这群侵略者划上名为“国界”的愚蠢刻线，原住民的部族被赶到北方的寒土，从此，这个名为“艾斯卡”的新大陆，就沦为西方人的手中。“艾斯卡”一词，是从此原住民部族的古语所音译过来的。

在经历数百年兴亡二拍子的圆舞曲，一个半世纪前，一个前所未见的大帝国诞生了。

在优希亚教廷的努力下，艾斯卡大陆的诸国同意合并，组成一个巨大的联邦国家。这个结果，主要是因为艾斯卡大陆的人民普遍都有移民时代流传下来的厌战思想，而且，西方的佛尔盖亚大陆在经历了数百年的动汤之后，社会是如何的残破，在这样的背景下，彼此结合成为大国家的共识出现了。

于是，神圣艾斯卡帝国成立了，其中，大陆两大强权，阿斯卡里亚与巴洛姆之间的联姻，确定了初代皇家血脉，即绯特烈皇系，其余的诸王，也

成为了新帝国的贵族。自此，一个整个大陆规模的独立国家成立了，这是个前所未有的奇迹。

初代皇帝绯特烈一世，着重内政的改革，当时，他确定帝国不向外进攻的基本国策，奠定了帝国富强的基础，艾斯卡帝国得以脱身于西方大陆的乱世，积极累积国力，当时的政策，是以建立自己自足的国家为主。

艾斯卡帝国在百年前，仍然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不过在那时，有一件大事的发生改变了艾斯卡帝国，那就是艾斯卡大陆东方的海域浮现了一个新大陆，即亚特兰提斯。

而且，当时又有一件大事发生，即红莲的魔导师发动了神民革命，顿时佛尔盖亚陷入了前所未见的大乱当中，甚至波及到艾斯卡大陆上。因此，又一波移民潮发生，佛尔盖亚与艾斯卡的人民大举移入亚特兰提斯大陆躲避战祸，在战乱结束之后，躲到亚特兰提斯的人们也趁机在教廷的协助下独立建国。

在神民革命平定之后，战乱的发生地佛尔盖亚自然是残破不堪，此时，帝国也改变了封闭的政策，协助各国复兴。神民革命与亚特兰提斯的存在，在日后，竟然带动了帝国的空前成长，那就是贸易。

以神圣艾斯卡帝国为中心，西至佛尔盖亚大陆，东至亚特兰提斯大陆，这条巨大的贸易线，带给帝国前所未见的财富。而且帝国能成为贸易线的中枢，“龙海”的存在也是主要的因素，龙海是亚特兰提斯与佛尔盖亚之间的海洋，顾名思义，那里是海龙的领域，大批的海龙会袭击来往的船只，其原因不明，不过，也因为如此，艾斯卡大陆才得以成为贸易线的中枢。

艾斯卡大陆被普罗斯山脉分成南北两侧，帝国的疆土，理论是遍及整个大陆，不过，南大陆被授予充分的自治权，目前，那里是全世界最大的自由商场，是商人的天堂。至于北大陆的中央，是帝国首都“阿斯卡里亚”。以帝都为中心，西向通往艾斯卡西方，经海路通往佛尔盖亚大陆的马尔可连邦王国。南向则是通过普罗斯山道，经南大陆再以海路通过朋提海抵达亚特兰提斯大陆。东向则因为传说的魔海的阻绝，而无法出海到东方去。

这条以帝都为中心，西向加上南向的路线，又被称为“大陆公路”，其所经之地，自然为该地带来了无穷的财富。而帝都阿斯卡里亚，更成了极度繁荣的巨大都市，不仅是政治中心所在，更是财富的源头。不过，也因此，帝都亦成了有心份子追逐权力与财富的竞技场，在表面的荣华下，是腐臭的斗争历史……

高挂的明月下，夜晚的帝都阿斯卡里亚仍然是人影穿流不息的不夜之城，街道上往来的人们，有人怀抱着淘金梦而离家来到帝都，也偶尔可见梦碎者卷曲着倒卧在阴暗的街角。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人视阿斯卡里亚为梦想之都，只要努力，再加上运气，就可以赚得财富，每一个年轻人来此地前都是这样想的，不管在什么时代，梦想都是不会嫌多的……

……呼……糟糕！迟到了……

一个穿着华丽，一看就知道家世良好的年轻人正急奔于市街上，若说有什么奇怪的地方，那就是此地是属于一般平民居住的城下町，这个年轻人是个贵族，以常识来看，贵族根本不会来这种平民居住的地方的……

“……到了，是这间平民的酒馆吧……克里夫与艾吉应该已经到了……”

年轻的贵族来到了这间一般平民的酒馆，在这样的地方，他的打扮就太显了些，高级绸缎的礼服，金色修长的头发束在背后，隐约还嗅得到花

露的香水味，在这样的场所，他反而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此时，另外两个也与其他人格格不入的人出声了，年轻的贵族注意到好友的存在。

“呦！蓝提斯，你晚到啦！”

“克里夫，这就是你所说的，有“美酒”的地方吗？”

“呵呵~~破旧的酒馆让你吓了一跳了吧！别看这家店这样子，这里的啤酒真的非常好，我保证你喝一遍之后就会上瘾的！”

“那我就不客气啦！”

在结束寒暄话之后，蓝提斯准备就座，刚才一直看傻了眼的女服务生赶紧上前帮他拉椅子，不过，她似乎觉得这椅子是乎有点脏，对眼前俊美的年轻贵族实在是太不礼貌了，于是她擦了又擦，最后，干脆拿一条乾淨的布铺在椅子上。名叫克里夫的贵族看到此景，突然兴起揶揄起眼前好友的念头。

“哇喔喔~~长得帅就是不一样，我来的时候，可没有这样的服务呢！米娜~~你有差别待遇哦~~”

“.....克里夫，不要戏弄这位小姐，这样有失贵族身份。”

名叫米娜的女服务生脸红地快步离开，蓝提斯以骑士精神规劝好友不要戏弄妇女。

“好好好~~只是玩笑而已，何必这么严肃呢？在这样的地方要尽量放轻松！”

“真希望你随时有贵族的自觉.....”

说不过好友的蓝提斯，也只好尽早结束这无谓的舌战，而且，方才离去的米娜也端着盛有三杯啤酒的盘子过来了，嗜好杯中物的蓝提斯早已迫不及待了。

这位年轻的贵族蓝提斯，是帝国的大贵族莱因哈鲁特·雷德侯爵的次男，目前23岁的蓝提斯，正在帝国国务院下的仕典部任职，他眼前的两位好友亦是他的同事。克里夫是托兰伯爵的次男，艾吉是波朗侯爵的长男，而且，艾吉的父亲古拉贝特·波朗侯爵就是仕典部的大臣，他的领地“曼德尔”就在蓝提斯的家乡优格里尔的南方，邻近的两个领地，两个贵族家庭的孩子自幼早已熟识。

所谓的仕典部，平日就是处理官员升迁、职位调动的工作，平日几乎以做不完的文书工作，雷德侯爵就是想藉此磨练自己的儿子，才将蓝提斯送到帝都从事这样的工作。

此时，蓝提斯注意到自刚才就一直默不作声的亲友艾吉，平日就喜欢和他人聊天的艾吉现在居然会如此寡言，这实在是有点异常。

“对不起，艾吉，你是不是不习惯这样的地方呢？.....”

发觉到蓝提斯正在担心自己的艾吉，赶紧出声排解好友的疑虑。

“不是的，我不会嫌弃这样的地方的，抱歉，让你担心了.....”

机灵的克里夫，提起了话题来打散枯燥的气氛。

“出来喝酒，就不要想什么不开心的事！来庆祝吧！不是正好吗？你们的父亲都刚好在最近晋爵成为侯爵，我们就来庆祝吧！”

克里夫所提的晋爵，已是最近的事了，蓝提斯与艾吉的家族已晋升成侯爵，这件事是最近帝国的一条大新闻。原因在于帝国仅有的侯爵-德米修兰侯爵老逝，没有继承人的侯爵家因而绝嗣，所以帝国中央才做了这么一项调整。

为什么莫大的帝国却只剩下一个老朽的侯爵，主要是因为十二年前的

内战所致。那场贵族叛变被平定之后，许多大贵族因而被剥夺爵位，德米修兰侯爵的子息，亦因参与叛乱而死，侯爵是因为过去的功绩而未受牵连。

在平定叛乱之后，不知为什么，帝国中央并没有再立新贵的贵族或是让有功的贵族取代旧的大贵族，原因不明。不过，也有人推测说是帝国中央想藉机取回贵族的领地，由中央来统一管理叛乱贵族莫大的财产。

不管如何，这项迟来的晋升已成了三人饮酒作乐的理由。此时，克里夫突然想起了一个有趣的谣言。

“蓝提斯，听说你上个月请假，是去见一个美女……这……是……真……的……吗……？”

“你在胡说些什么！我是奉父亲之命，去接马克威尔家的独生女到优格里尔而已，你可别以为我和三弟里奥是一样的。”

“马克威尔的独生女？她会是美女吗……”

克里夫想起大商人马克威尔的长相，十足的奸商样，要是女儿遗传到父亲这一边的话……克里夫也不禁为他的女儿抱起同情之心。

“你可别胡说八道！人家米莉亚小姐可真的是个世间难见的美人！……”

“你说的还真起劲呢！呵呵呵……”

看到克里夫奸笑的模样，蓝提斯才知道自己又被套话了。蓝提斯有个缺点，那就是他实在不太能守住秘密，事实上，有关上述的谣言，也是蓝提斯自己传出去的，在某次和同事一起去喝一杯的时候，由酒醉的蓝提斯自己亲口说出的。

既然都已经说了，蓝提斯也继续说了下去，结果，他连米莉亚是亚利要求雷德侯爵让她搬迁到优格里尔，而且还住在亚利自己家里一事也说出来了。

“哦！那位狮子将军的独子 - 赛巴斯达家的小龙 - 亚利克斯会是这样的人，我一直以为他还是个不知女人为何物的孩子呢……呵呵……没想到他也长大了……”

“你可别乱说，亚利他现在早已离家去旅行了，现在米莉亚小姐是和他的妹妹赛莉儿一起住。”

在帝都阿斯卡里亚，亚利可是风云人物。在今年初，亚利结束在东方边境青龙骑士团的见习之后，亚利来到帝都报到的时候，那时发生了一件大事，有人意图谋杀现在的皇帝 - 姆斯托·尤拉·绯特烈四世，数十个人奇袭皇帝的座车，其中还不乏高手，随行的骑士都被斩杀，就在千钧一发之际，这件事却刚好被亚利撞个正着，于是，就在皇帝的面前，亚利展现了修业的成果，他以一人之身与惊人的剑技就击败了数十人的杀手集团，这个莫大的功绩，让当今皇帝绯特烈四世准备以将军的位阶与赤龙骑士团的副团长的地位来酬谢亚利，不过，当时的亚利，早已有离家出外旅行的计画，所以亚利谢绝了皇帝的心意，这件事还曾经在帝都引发轩然大波的议论。

整个聚会，几乎都是克里夫与蓝提斯在聊天而已，艾吉仍然是沉默地喝着酒，由他心事重重的样子看来，他似乎有某种难解的烦恼。

“怎么了？艾吉，今天的你实在不像平日的你……”蓝提斯担心地向艾吉问道。

“我……我没事……不！我有点不舒服……我……我想先离开了……”

“那我叫我的马车过来……”

克里夫正要差人将马车驶来店门口的时候，艾吉慌忙地阻止了克里夫。

“不！不用麻烦了！谢谢你的好意，我用走的就行了，抱歉……我先告辞了……”

“艾吉……”

蓝提斯就这样看艾吉匆忙离开此地，他本来想叫住艾吉，毕竟，身为好友，又是青梅竹马，有什么事是不能相告的呢……不过，就在蓝提斯犹豫之间，艾吉已经离开了酒店，他的身影随即隐没在茫茫人海之间……

后来蓝提斯回想起这件事，都后悔当时为什么不叫住艾吉，或许，那件事就不会发生了吧……不过，人非万能的天神，又岂能预知日后即将发生的事呢……

第二话 优格里尔之夜

咕咕……咕咕……咕咕……

在一个满月的深夜里，四周寂静，仅存夜鸟的叫声回汤在空气中。街道上杳无人烟，与不夜城般的帝都阿斯卡里亚相比较，这里只是个普通的市镇罢了。这个平凡的小镇名叫“巴鲁斯”，位于帝国优格里尔领内，其位置约在优格里尔主城“雷德帕特城”东方约二十公里处，由于此地远离大陆公路，与贸易商业无源的巴鲁斯镇只是个普通的小镇罢了。

此镇虽平凡，但是，这个镇却有两个特色让人无法忽视它的存在。其中之一，在此镇东方邻近优格里尔边境之处，有一片终年浓雾不散的森林，当地人唤此森林为“白雾之森”，此森林散布在优格里尔东方整个边境，还延伸至此领地南方的曼德尔领北部。虽然此森终年浓雾大作，不过在森林里，早已有先民开拓的道路，只要延着道路就不至于迷失在树海中。

其二，此镇是某位帝国历史的英雄隐居之地，他就是亚利的父亲“雷欧耐特·赛巴斯达”，二十年前被皇帝缙特烈四世提拔，进而平定十二年前帝国贵族内乱的英雄。

赛巴斯达家的府邸，就位于巴鲁斯东方，邻近白雾之森的市郊。

在雷欧耐特离家失踪之后，多年杳无音讯，而被人传说他已死在屠龙之旅。这几年来，除了雷欧的至交 - 领主雷德侯爵之外，早已没有什么官员出入，或是想巴结这著名武门的小人，赛巴斯达家早已被遗忘在帝国政治社交圈之外，也因此，亚利自小才能过着无忧无虑的宁静生活，平安长大成人……不过在今夜，似乎有不速之客出现了……

“……”

神秘人悄悄地来到了赛巴斯达家的围墙外，为了不打草惊蛇，他在半里外就将马留在路上，而单身步行前来。赛巴斯达家是个三层的建筑物，比起平民，当然是好太多了，不过与一般贵族相比就显得有些老旧也不够气派。庭园里的花草与落叶都有经过整理的迹象，住在里面的人十分注意周遭环境的整洁。

此时，这位蒙面的神秘人正估量着围墙的高度，说也奇怪，众所周知赛巴斯达家外围墙的大门根本没锁，可是，他明知此事，却还是坚持要翻墙而过。此时，他用手伸到墙上，轻身一纵，就翻过了围墙，在着地时，竟然几乎没有制造声响出来。

“……嗯……夜袭第一铁则……要帅气地翻墙而过……刚才的动作应该

是满分，不！

一定是满分！嘿嘿……”

纵身跃过围墙的神秘者，就这样对自己刚才的表现敢到自怜自豪，离开了围墙的阴影，在月光下曝露了他的身影。

“哦……满月……令人狂乱……可是里面的女神更让我心狂意乱啊……”

皎洁的光纱铺洒在他的身上，他一头略卷而波浪般的金发仿佛发散着萤光似的，他情不自禁拿下覆盖在脸上的黑绸制的围巾，脸颊的肌肤就如同白瓷般光华，使他更显得俊美。他口口声声说是要来夜袭，不过，他却穿着贵族般豪华的衣服前来，丝毫不考虑隐蔽性，外衣是蓝色系的高级绸缎制成，表面还有以金线镶上的精美刺绣。里面的衣服是白色系，衣领上还有海浪般的滚边，脖子上还有高级丝巾所打的花结，脚上穿的是一双真皮制的长统马靴，他的打扮无疑是个贵族，他口中的“夜袭”当然不是要加害赛巴斯达家的人，只是个登徒子一厢情愿的行动罢了。

这个年轻的贵族名叫里奥·雷德，是本地领主莱因哈鲁特·雷德侯爵的三男，两家的长辈是相交多年的亲友，两家的孩子自然也是自幼一起长大，里奥与亚利更是帝国骑士团附属士官学校同期的同学，两人就和上一代一样，是交心的至友。不过亚利早已离家旅行去了，里奥趁夜前来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雷德伯爵大人，米莉亚小姐就麻烦您多照顾了。

世 侄 亚 利 克 斯 笔

与汉斯详尽的亲笔函相比，亚利的亲笔信就显得过份简略，这是在龙人事件结束之后，为了安置米莉亚，并且处理马克威尔家的事，亚利才写了这么一封亲笔信。马克威尔是有名的大富商，但是在他富商的面具之下，却是恶毒的不法恶德商人。虽然他死于龙人事件当中，不过，他所造的恶业，以及其他黑暗中的恶商邪徒。或许会把阴谋的触角伸及他的女儿米莉亚身上。为了保护米莉亚不受他父亲罪业所累，亚利才想拜托父亲雷欧的好友雷德伯爵（那时亚利还不知他即将升为侯爵），让米莉亚住在优格里尔领接受他的庇护，因某些原素，现在米莉亚正与亚利的妹妹赛莉儿住在一起。

里奥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向米莉亚表达爱意。他是从他的二哥那里得知米莉亚的事的，本来只是抱着好奇心，想看看那个宛如木头的好友居然会做出让女孩子住进自己家里的大胆举动，那个让他神魂颠倒的女孩的面貌。在一次巧合的机会，里奥碰上了米莉亚（事实上是他自己找藉口跑去赛巴斯达家）正在打扫庭院，就那次之后，优格里尔之狼就消声匿迹了，因为他的

目标（亚利一直担心的事）已经锁定在米莉亚身上了。

里奥·雷德之名在优格里尔里，就是色狼的代名词（在男性眼里），诚如所见，里奥是个风流成性的贵族子弟。优格里尔之狼的外号，与亚利-赛巴斯达家的小龙之名可不是代表着同样的意思。

“女神在哪里呢？……”

里奥仔细观察着赛巴斯达家的房间，当他目光停在二楼某房间窗户的时候，他的眉头顿时皱了一下。

“那是那凶婆娘的房间，希望米莉亚小姐不会住在她的隔壁吧……”

里奥所说的凶婆娘，就是指赛莉儿的事，里奥也曾向亚利提起这件事，不过亚利总是笑着说‘怎么可能？赛莉儿是个温柔的好女孩呀！’回答里奥，事实上亚利不知道，赛莉儿在亚利面前总是“温柔体贴的妹妹”的模样，她的性格事实上是很烈的。

此时，里奥的目光停留在三楼中央有着阳台与落地窗的房间，窗帘是拉开的，这就代表着这房间是有人在使用中，这种高级的房间当然不可能是与米莉亚随行前来，马克威尔家的管家赛宾斯特的房间，所以里奥确定米莉亚就在此房间就寝中。

“三楼有点高，不过为了一见女神之容颜，冒点险又算什么呢？就算摔下来了，说不定米莉亚小姐看到我不惜生命也要见她一面的勇气，就此对我起了怜悯与爱慕之意呢……或许……不！一定是的……不对！绝对是这样！嘿嘿……”

虽然是夜晚，不过里奥还是作起了白日梦，独断构想着自以为是的美梦。他好像没想到，就算米莉亚没有表示，可是一旦赛莉儿发现这个骚动，一定会二话不说就将他一脚踢出门的！不过人就是这样，可以排除现实的因素来妄想美梦……

“别在做白日梦了……米莉亚小姐正等着与我一同做着美梦呢！”

发表完这自以为是的无责任言论之后，里奥走到宅第旁的大树下，他嘴角一笑，就一跃而上，以树干为踏板，以二段跳的方式跃上了二楼露出其外的阳台，动作轻巧仿佛正在猎食的狼或豹，优格里尔之狼可不是只会卖弄英俊外貌以及花言巧语的风流贵族罢了，他确实有非比寻常的实力。

这次，里奥可就没有对自己刚才的表现自怜自爱起来了，他跨上阳台的栏杆，轻轻一跳就抓住三楼的阳台边，双手再顺势施力，眨眼间里奥人就在三楼阳台上了，整个行动过程仿佛行云流水般轻巧自得。

“哦……我的女神啊……”

里奥感动地向室内走去，因为透过落地窗，他终于见到房内米莉亚睡着的身影，为了一睹心中女神因黑暗而朦胧的情影，里奥情不自禁地走了过去，他推开了落地窗，微凉的夜风吹入室内，此时，床上的女孩突然遽醒过来，看到男人闯入房内，她并没有发出叫喊声。她的反应，让一时错愕的里奥安心不少，反而以为对方也有意思在等他。

“请原谅在下无礼之举，不过，在下实在是忍不住心中的思念，对米莉亚小姐您的思念，所以才趁这美丽的月夜前来，一吐在下倾慕之意……”

“……”

床上的女神并没有回答，里奥本想上前，看清楚美人的睡姿，风流的里奥不知看过多少女人的睡姿，不过，在黑暗中朦胧的身影，里奥却觉得有另一种不同的美感，随心而行的里奥就没有上前，想好好感受这美景。

“我的女神啊……你知道吗？在这昏暗的夜晚照明了我寻芳之道的，并不是天上的明月，而是您啊……您的美貌与灵魂之光，照明了通往此地的道路，我的灵魂就是这样被牵引过来的……”

里奥突然间停下了话语，因为被风吹送过来的，是诱人的体香，这个新发现让里奥意乱心迷……

“自从那一天巧遇你的芳容之后，我的灵魂就被你俘虏了……哦……米莉亚小姐……请您让在下取回我的灵魂吧……”

里奥实在是忍不住了，维持他绅士风度的理性之堤，已经逐步被欲望的波涛拍击成崩溃碎石，就在他正准备上前的时候，此时床上的人出声了。

“真是恶心……”

“哦喔喔～～米莉亚小姐～～请你不要说这种粗话，这会有损你的……”

此时里奥愣住了，不只是米莉亚的反应，还有刚才传来的声音，虽然才交谈过几句，不过，里奥有百分之百的信心可以确定，刚才的声音绝对不是米莉亚的，而是他记不太清楚的声音。

“这世界上怎么会有我记不得的女人声音……难道……”

里奥搜寻着脑海的记忆，猛然忆起一个可能，这世界上，只有一个女孩子的声音与容貌是他尽量不想去想起的，那就是赛莉儿。眼前的女孩就是赛莉儿，不知为什么，她们两个人竟然调换房间了。

“还好本小姐有先见之明，你这家伙果然来了，优格里尔之狼大爷！”

赛莉儿走向前来，娇小的身躯却以不凡的气势逼退里奥，曝露在月光之下，眼前的女孩有着闪烁的金色头发，不长不短的发丝垂散在肩上。在确定对方不是自己朝思暮想的红发女孩之后，里奥本来想赶快一走了之，不过，看到赛莉儿一身白洁睡衣的样子，他倒是突然傻了眼了。

“怎……怎么了？还不滚吗？你……”里奥的反应让赛莉儿有些不知所措。

“好美……”

“耶？……”里奥突如其来的话让赛莉儿的双颊顿时染上一片绯红。

“换个场合来看，赛莉儿你也像个女人嘛！哈哈！今天虽然袭击错房间，不过倒是让我一饱眼福啊！”

“太失礼了！这里也有个美少女耶！！！！！”

赛莉儿一巴掌打了过去，却被里奥给抓个正着，而且还被里奥一把给拉到怀里。

“哦～～你也想让我对你“怎样”吗？嘿嘿……”

“轻浮下流的家伙！！！！！！！”

赛莉儿使劲挣脱了里奥，还立即抓住里奥，将他往阳台方向摔了出去，此时，赛莉儿才想起，这里是三楼的事实，不过已经来不及了。

“啊～～里奥哥！危险！”

被赛莉儿摔出阳台的里奥，顷刻间就轻转身子，转眼间，里奥就漂亮地伫立在阳台的栏杆上，脸上是自信的微笑。

“原来你也会担心我的安危呀！”

“你……你去死算了！谁会担心你这种人啊！”

“哈哈！再见了！赛莉儿！”

在飞吻致告别之意后，里奥就向后翻身，跳出了三楼的阳台，随即就轻巧地降落在地上，离去前他还留下了一句话。

“只要肯打扮，你也是个令人着迷的好女人呀！”

“快滚！多事的家伙！！！！！！！”

就这样，里奥的身影隐没在夜幕当中，不过，赛莉儿却靠着阳台的栏杆坐了下来，眼中还泛着泪光。

“为什么……你也和里奥哥一样没注意到我呢……亚利大哥……我的心意……”

随着泪水，赛莉儿深藏心中的思念也随之一倾而出了……

第三话 米莉亚！心的叙曲

“……这里……是……”

本来模糊的景象逐渐清晰，在眼前展开的，是一漆黑的虚空与无垠闪烁的星海，在漆黑深处，还隐约可见五彩的云气，点缀其上的繁星宛如薄纱上的宝石。眼前的景象甚是奇妙，这是在地上所见不到的景象，无边无尽的宇宙有着壮观的绮丽，却又充满寂寞肃穆的空虚，凝视一切，飘浮天际深渊的红发少女不禁有这样的感觉。

此时，少女注意到脚下世界的存在，那是个蔚蓝的星体，与漆黑的宇宙空间所带给她的感觉完全不同，少女感受到温暖的存在，那就是生命，因为生命的存在，所以这个星体才能成为活的世界，而不是与死寂的虚空化为同等的存在。

“我……为什么我会在这里……这里是……”

此时，少女终于感受到自己的存在，由仿佛仅存意识般的存在，少女感受到手在动，血流在身体里流动着，红色的长发在空间中飘扬，心跳的鼓动声她感觉到自己存活着的事实，记忆思路的活动，让少女身为“米莉亚”的自我苏醒了……

……吼吼……吼……

米莉亚隐约听到某生物的吼声，她循声察看，发觉到声音的出处就来自眼前的蓝色之星。眼前仍是蔚蓝的世界，不过，米莉亚也发觉到不一样的地方，在蓝色的幕中，有一点正发散出苍蓝色的光波动，声音的源头就是在那里。

“苍龙……”

随着光点的逐渐扩大，米莉亚也看清楚该生物的轮廓，那是仿佛由无数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而成的古老神兽，不知为什么，米莉亚顺口就说出了一个突然浮现在她脑海里的名字“苍龙”。逐渐接近的苍龙激发着绚烂的青色波动，有着无比的威严与气势，不过米莉亚却丝毫不感到畏惧，眼前的神兽反而让她感觉到某种熟悉的意志。

……吼吼吼……吼吼……

鸣吼的苍龙无视米莉亚的存在就这样直冲而上，米莉亚就在它的路径上，苍龙以雷霆万钧之势向米莉亚奔驰而来，仿佛任何事物都无法阻止它的前进。不过米莉亚并不打算离开，因为苍龙越是接近，一股莫名的怀念思念就越是强大……

“亚利克斯大人……”

米莉亚直觉说出了这个名字，顿时间，苍龙就停留在她的面前。米莉

亚就这样看苍龙所激发的青色波动逐渐散去，龙形逐渐瓦解了，在龙首之处，残留着一个青色的光团，在波动中的人就是亚利，亚利似乎也发觉到米莉亚的存在。

……米……莉……亚……

米莉亚隐约听到了亚利在叫她的名字，不过就在这个时候，米莉亚的意识仿佛在一瞬间被拉离此地，消逝在遥远的虚空，手脚、躯体的感觉仿佛在一寸一寸地消失，听觉也消失了，米莉亚也听不到亚利的声音。就在米莉亚的意识完全消散之前，一个奇异的景象烧烙在她的眼眸当中。

在亚利身后，随即来了一个有对光辉之翼的人，他以光之翼包裹着亚利，随即青色的光团就被黄金色的波动所淹没。随后，米莉亚清楚地看到，那六张散发着黄金波动的羽翼，不过耀眼的光辉却让米莉亚看不清对方的面孔。不久之后，米莉亚的意识就这样消散了……

……吱吱……吱吱……

晨光和熙，自窗外传来了小鸟的叫声，虽不知早起的鸟儿是否有虫吃，不过，人一早起来，还是得自己张罗早餐才有得吃，从楼下不时传来锅铲的声音，木头燃烧蹦裂，伴随着油炸的声音，一道名为“荷包蛋”的料理完成了，掌厨的是习惯早起的赛莉儿。

此时，米莉亚仍睡眼惺惺地看着窗外透射而入的阳光。

“是梦吗？……苍龙……亚利克斯大人……”

米莉亚想着刚才的梦，奇妙的是，本来应该模糊不清的梦，现在仍然能想起梦境的细节，仿佛才刚身临其境一般。不过，米莉亚此时才想起一件更重要的事，平常有早起习惯的她，今天居然会睡过头了。

“抱歉，我睡过头了……赛莉儿……”

“没关系啦，米莉亚姐姐，早餐快做好了，你稍微等一下吧。”

稍微整理仪容，换上轻便的家居服的米莉亚，看着赛莉儿一个人在作早餐，此时，她忽然想起几天前赛莉儿曾对他聊起昔日“赛巴斯达家的早餐”的故事，平时，赛莉儿也是像这样在作早餐，不过，汉斯就会上楼，像例行公事般叫赖床的亚利起床，每次都是惊天动地般的热闹，就这样，赛巴斯达家的一天开始了。

米莉亚不禁嘻笑起来，不过，很快地，她又想起了以前的事，在自己的家里，每天醒来，面对的只有过度豪华但是飘荡着寂寞的冰冷粒子的卧室，父亲几乎都不在家，就算在用餐时见面，父女间也没有什么好谈的事，除了家庭教师的课之外，米莉亚总觉得自己只是豪华的马克威尔家，一个名叫家人的装饰品。尤其是在她得知自己父亲的真面目之后，除了厌恶父亲之外，米莉亚还一度想说，能就这样永远睡着就好了。

“不行，我又在想这些事了，我要振作起来！”

米莉亚在心中为自己打气，来到赛巴斯达家后，虽然身边只有以前的管家赛宾斯特，以及亚利的妹妹赛莉儿，不过，比起以前待在有上百个仆人的马克威尔家，米莉亚更感觉得到自己的存在，自己不是家里装饰的人偶，而是在其中生活的一份子。醒来是一件令人期待的事，自己所要做的事只有一个，那就是以微笑来面对家人。

“亚利克斯大人，我会加油的……”

在驱逐低潮，鼓舞自己之后，看着赛莉儿忙着准备早餐，米莉亚也觉得自己该做些什么才是，于是她决定先去打扫庭院。在第一次来到赛巴斯达

家的时候，官邸虽然有些陈旧，但是无论里外都保持得非常清洁，而当米莉亚得知整个房子就只有赛莉儿一个人在打点的时候，她不禁对这个与她同年而略小的女孩感到佩服。

米莉亚带着扫帚来到庭院，低吟着歌曲来扫着庭院的落叶。此时，原马克威尔家的管家赛宾斯特也出来了，看着小姐在打扫庭院，他慌忙地赶紧说道。

“哦喔喔！米莉亚小姐，这种杂事由小人赛宾斯特来作就行了，您是千金之躯呀！”

“这种下人做的事……”

“不……寄人篱下就该做些事来帮忙才对，而且，我也做得很高兴啊！”

“这怎么行呢！您可是马克威尔家的千金小姐，而且您的母亲法莉耶夫人亦是帝国布雷德哈鲁特伯爵家的人，您拥有高贵的血统……”

“赛莉儿也是贵族，她也是做着跟我一样的工作呀！”

“米莉亚小姐……”

赛宾斯特紧张地忙着以手巾擦汗，看着固执的小姐坚持要扫地，赛宾斯特仍在想着要如何婉转地让小姐放弃做扫地这种下人的工作。就在此时，自门外传来了马蹄与车轮的声音，随后一辆马车停在赛巴斯达家的门口，车夫迅速下车开门，一位绅士般的中年人下车了，那位绅士是米莉亚与赛宾斯特所认识的人。

“摩……摩里森子爵大人……真是对不起！小人有失远迎！”

赛宾斯特立即弯下腰，战战兢兢向眼前的中年贵族道歉，不过摩里森子爵并不在意，他的目光转向在米莉亚的身上，米莉亚也带着怀念的眼神看着他。

“好久不见了，老师……”

米莉亚向她唤做“老师”的贵族子爵行了一个礼。

“你父亲的事我已经听说了，请你节哀顺变……”

摩里森子爵突然止住了话，而以疑惑的眼神看着米莉亚，像是在思考着什么，于是，他弹了一下手指，随侍的车夫机灵地自马车里拿出一个很大的木盒，他以谨慎又熟练的手法将木盒打开，放在木盒里的，是一组手工精巧的小提琴。

“米莉亚，演奏“月光的阿斯卡里亚”。”

“是的，摩里森老师……”

米莉亚自车夫手中取得了小提琴，她熟练地将小提琴托在肩上，以弓弦试了几个音之后，就在庭院里拉奏起摩里森子爵所指定的曲子 - 月光的阿斯卡里亚。

月光的阿斯卡里亚，是世界文化史上有名的鬼才拉斐尔所创的乐曲，内容是叙述帝都阿斯卡里亚发生的一段悲恋，一个下町的年轻工人在一次事件中认识了偷偷微服出游的贵族小姐，两人就此展开超越阶级的恋爱。但是，最后这位贵族小姐却被家人逼迫要嫁给另一个贵族名门的子弟，这位男主角打算带着恋人一同私奔，但是事迹败露，他在路上被追兵所杀，而女主角也随后自尽，在月夜相识，最后也在月夜共赴幽冥，这是发生在五十年前的真实事件。

米莉亚所演奏的“月光的阿斯卡里亚”，在前几段带有冒险心态的恋情，乐音轻快，又时有柔和的转折。后段在激烈后转为悠扬，带着悲凄之音。无

论是轻快还是悲伤的部份，米莉亚都全神贯注以心去诠释它。

啪啪啪啪啪.....

随着摩里森子爵的鼓掌声响起，米莉亚也随之停下了演奏。

“从刚才的演奏过程，我能感觉到你的改变。你这孩子本来就是感情丰富的人，以前你在学习小提琴的时候，你的情绪都会反应在演奏上。这曲 - 月光的阿斯卡里亚 - 是曲风前后变化颇大的乐曲，但是无论是任何一部分，我看得出来，你都有用心去诠释曲子，无论是快乐的意境，还是悲伤的意境.....你变得坚强了呀！米莉亚！”

“摩里森老师.....”

原来，摩里森子爵只是在测试米莉亚在经过父亲那件事之后的心境，看来，他是不用担心了，米莉亚已经变得比眼前他所认识的那个米莉亚要来得坚强得多，她已经能正视悲伤的过去。

艾德华·摩里森子爵，是神圣阿斯卡帝国的贵族，他是米莉亚的母亲法莉耶的亲戚，所以是米莉亚的远亲，而且，他还是米莉亚的小提琴老师。自米莉亚小的时候，摩里森子爵就开始教米莉亚小提琴，马克威尔家这几年来来的变故，他也是略知一二。在上个月的龙人事件之后，他十分担心米莉亚的事，不过，现在他已经不担心了。

摩里森子爵是个热爱音乐的帝国贵族，他将领地归还中央后，只领贵族俸禄，虽有官邸，但是平时他都是坐着马车四处旅行，与分散各地的音乐至交分享心得，还被好友们戏称为“流浪的音乐贵族”。

啪啪啪！ 自某处又传来了一阵掌声。

“好了！演奏会到此结束.....多日的重逢就请到屋里再继续吧！子爵大人。”

拍手应声的人是赛莉儿，摩里森子爵以绅士风度向她致意。

“不嫌弃的话，就请子爵大人在敝宅用餐吧，只是些粗饭般的家常菜而已。”

“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小姐。”

摩里森子爵令车夫将小提琴收好，看顾好马车，就在众人都准备要进入屋内的时候，门外又有人应声了，这个人的出现让赛莉儿吓了一跳，他就是昨夜偷香不成的优格里尔之狼 - 里奥。

“不介意的话，在下也想用个便饭！”

“你——！”

赛莉儿结巴地快说不出话来，没想到，这风流的家伙居然在这里待了一夜，碍于客人的存在，赛莉儿也不好意思大骂出声，只好顺势让里奥进来。优格里尔之狼果然不是简单的人物，丝毫不能掉以轻心。

第四话 都城之行！广场的天音

在用完早餐之后，摩里森子爵决定要去拜访优格里尔的领主雷德侯爵，向他当面致谢。米莉亚当然也随行而去，至于里奥 - 侯爵家的三少爷 - 反而犹豫了一下，其中个中原因，在场的人知悉内情的并不多，赛莉儿当然是非常清楚，里奥在外的风流事迹早已经传到家里去了，平时就住在别邸的里奥也知道自己回家的话，免不了要挨一顿训话，不过，最后他还是决定回家一趟。

“偶尔也该尽尽孝心，别让母亲大人操心，毕竟我也一个月没回去了……”

话虽这么说，不过，里奥离家的真正原因，其实是家里希望他能安定下来。已快二十岁，双亲当然希望他能早日成家，他们以为，如果这样的话，里奥的风流的个性或许就能稍做收敛。最近，里奥的父母陆续邀请了许多贵族，表面是为庆祝雷德家晋爵，而实为相亲的宴会，也难怪里奥他不太想回去。

在出门前，决定要看家的赛莉儿出来送行。

“赛莉儿，你还是决定不跟我们一起吗？”

“嗯！我还是留下来看家吧。此行愉快呀！米莉亚姐姐！”

在赛莉儿的送行下，米莉亚一行人就坐着马车向优格里尔都城“雷德帕特城”前进。

途中，马车经过了巴鲁斯镇，透过车窗，映入眼的尽是人们宁静闲暇的生活，此时，摩里森子爵颇有感触地谈起话来。

“最近像这样的城市真是越来越少了，商业的发达，或许反而让社会失去某些重要的东西也说不定啊！”

“巴鲁斯镇的确是个宁静的小镇，在这里的生活真的能让人心灵平静……”

在一旁的里奥不知如何插入两人之间的谈话，对他而言，这样的小镇实在是太沉闷了，他宁愿待在繁华的都市中，尽情享受生命。

在接近中午的时候，不知不觉中，热闹的都市景象已经取代了宁静的乡村田野风情，喧嚣的市集，来往的车辆人马，米莉亚一行人已经来到雷德帕特城的城下町了，此地邻近大路公路，贸易带来了财富，财富吸引了人群，此地是优格里尔最繁华的区域。除了大规模的商务贸易之外，在街道上，还不时可以看见贩卖各种稀奇商品的旅行商人，在广场上，还有一些旅行艺人在表演技艺，吸引了不少围观的民众。

“热闹与活力，可是都市的优点呢！米莉亚小姐，都市还是有它的优点……”

“的确是，三少……”

米莉亚温柔的一句‘三少’，立即让里奥陷入莫名的美梦当中，不过，他的美梦并没有持续多久，突来的意外打醒了他。

崩隆隆～～～

行进的马车突然激烈震动起来，似乎是车轮撞上了什么东西似的，车里的人几乎快摔离座位，不过，里奥却视此意外为一个机会，他赶紧张开双手，准备接住快向前扑的米莉亚，不过，摩里森子爵无意间破坏了他的好事，他已经先抓住米莉亚了。

“啊！谢谢老师……”

保持绅士风度的摩里森子爵不慌不忙地放开了米莉亚，此景看在优格里尔之狼眼里，实在很不是滋味，他觉得这个中年贵族实在很不解风情。

这个意外，让马车无法再行进了，马车的一个轮轴有了裂痕，强行行驶是很危险的。

不过，在这座邻近大路公路的城市里，这种损伤到处都可以找得到人前来修理，所以，摩里森子爵决定先去一家露天餐厅喝提早的下午茶，车子就交给车夫去处理就行了。

“米莉亚小姐，何不参观一下雷德帕特城呢？如果不嫌弃的话，就让在下担当您的向导与骑士吧……”

得到了难得的机会，里奥当然是不会放过。面对里奥热情的邀约，米莉亚则是犹豫地以眼神询问摩里森子爵的意见。

“你就去吧……里奥三少爷，就请你暂时担任一下米莉亚的护花使者吧！”

“在下一定不辱使命，誓死保护米莉亚小姐，一定让她完好如初地归来！”

如果摩里森子爵知道优格里尔之狼的传说的话，或许就不会说这种话了，但是资讯的不足，还是让他做出宛如将羊送入虎口的决定……如果赛宾斯特在场的话，一定会誓死反对吧。就这样，里奥与米莉亚两人就结伴一同沿着街道离去了。

“米莉亚姐姐，如果那色狼有什么不轨的举动的话，一定要大声呼救！当然，你也别心软，往他的要害用力一踢！”

米莉亚脑海里顿时响起了这句赛莉儿曾经对她说过话，不过，看到里奥绅士的风度，她实在很难想像里奥会是与赛莉儿所说的那个优格里尔之狼会是同一个人。年芳十六且天真的米莉亚还不知道，昨夜的时候，她眼前的这位绅士还打算来夜袭她……

不过，看到里奥与仕女之间轻松自如侃侃而谈的应对技巧，米莉亚多半也可以猜测的到里奥的社交圈是怎样的情况，当然也仅有部分而已，另一部分，对现在的米莉亚还太早，而且也太刺激了……不过，看到里奥，米莉亚忽然想起亚利与自己相处时的情形，亚利总是战战兢兢地，米莉亚实在很难想像，与龙人交战是多么英勇的亚利，会有如此害羞的一面。

“呵呵……”想起了那件事，米莉亚不禁笑了起来，而里奥也好奇地向她问道。

“怎么了？米莉亚小姐……你想到什么开心的事了吗？”

“呵呵……没什么！啊！那里有好有趣的东西哦！”

就这样，米莉亚突如其来的活力，就拉着里奥像旋风般几乎逛遍了整条街道。一会在贩卖异国服装的店里，一会又跑去看珍禽异兽，一会两人又去品尝珍奇的点心，米莉亚活泼好动的一面让里奥惊奇不已，静时有着贵族名媛也不及的优雅气质，动时又有着少年般的活力，这两种不相容的特质在米莉亚身上，却意外地毫不排斥，而融合成一种特殊的魅力，里奥可以说又重新认识了米莉亚，而更加深深着迷。

此时，两人来到了广场，此地聚集了许多观看旅行艺人表演的居民，气氛仿佛祭典一般。在广场的中央，是一群正在表演特技杂耍的艺人团，是聚集最多人的地方，在某些地方还可以看到有穿着花俏的艺人在表演独脚戏，热闹的景象让米莉亚叹为观止。此时，米莉亚偶然走到了一个水池旁，她看到了一个演奏乐器的流浪艺人，他一人使用了数种乐器在演奏乐曲“花精灵的舞曲”。

“哇啊啊～～是花精灵的舞曲～～”

看到那位艺人的技艺，米莉亚也不禁跃跃欲试。花精灵的舞曲是轻快活泼的乐曲，在乡村收获祭的时候，时常被当做应景音乐，虽然不是什么名曲，不过，这首曲可唱可奏，演变下来，几乎成了什么乐器都适用的乐曲。

“美丽的小姐，何不加入一起同乐呢！”

那位流浪艺人出声邀请米莉亚一同加入，似乎是感染到欢乐气氛的关

系，米莉亚也就答应，不过让那位艺人讶异的是，他原本是以为米莉亚是要跳舞或是唱歌，没想到米莉亚是直接拿起了他放在石阶上的小提琴，当场加入演奏。

“喂！妈妈你看，那位姐姐在拉小提琴耶！”

“好棒的音色……而且又是美人……”

“是花精灵的舞曲，离家前，我在故乡时常听的……真是令人怀念……”

一时之间，广场骚动不已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水池边，凝听着米莉亚与那位艺人的合奏，有些人还不自觉踏起拍子，随着音乐轻轻摆动手脚身子。事实上，让那位流浪艺人最为惊讶的，是米莉亚竟然能以他那把便宜的小提琴，拉出如此优美的音色，她应该是曾受过某位名家的指导。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 ~ ~

如雷的掌声，为花精灵的舞曲划下了休止符，从沉迷在自我世界中清醒的米莉亚，听到围观众人热烈的掌声与贺彩，不禁面红耳赤地弯下腰向大众回敬。随即，无数的金属落地声响起，响当落地的铜板落在艺人预先放置好的木箱中，刚才的合奏为他赚来了数日份的所得。之后，这位流浪艺人拿出一半的所得要给米莉亚。

“不用了！不用了！这……我只是一时兴起才加入的……”

“不！这是你应得的，美丽的小姐！刚才的演奏，我也是你美妙音色的俘虏之一啊……请你收下吧……”

自艺人手中得得到了一个沉甸甸的钱袋，米莉亚一时也不知该如何是好，此时，里奥有了一个提议。

“你的烦恼就交给在下来解决吧，在下会让这笔钱有最好的用途。”

里奥的解决方法，就是将它花光。首先他先到花市，用一半的钱买了一大束的鲜花，拿在胸前，浓郁的花香几乎让人窒息。随后，里奥又到了一个摊贩之前，那是一个专卖各种稀奇可爱的布偶的摊子。

“三少您喜欢布偶吗？”

米莉亚好奇地问道，不过，里奥并没有正面回答她的疑问。

“艾兰那孩子最喜欢布偶了……我一个多月没回去了，就用这个做为赔罪的礼物吧……再多选几个吧！”

“艾兰？”

对于里奥适才所说的“艾兰”这个名字，米莉亚有些好奇，听他的语意，艾兰似乎是个孩子，不过米莉亚回想赛莉儿曾对她提起有关雷德家的事，雷德家似乎没有女儿，如此判断，艾兰应该不是里奥的妹妹才对。

“老板，就这些了，请包装起来！钱不用找了！”

“谢谢！感谢大爷！”

剩下的钱就这样花光了，里奥选了七个布偶，都是用五彩缤纷的花布缝制而成，手工也非常精巧，有狮子、兔子、鹦鹉、老鼠、龙、骑士、公主等七种造型，数量足以玩家家酒了。里奥从老板手中接过包装好的礼盒之后，米莉亚向里奥提起了刚才的疑问，里奥也就向米莉亚解释。

“艾兰那孩子的事吗？对不起，在下忘了说了，其实艾兰是……”

~ ~ 哇阿阿阿阿！大爷饶命 ~ ~ ~

~ ~ 把保护费交出来 ~ ~ 不想活了是吗 ~ ~

自刚才的广场方向传来了器物的破损声，以及人的惨叫与求饶，在广场上似乎正发生着骚动，破坏了欢乐的气氛，人们纷纷涌出广场，突然的人

潮让街道顿时拥挤不堪。

想一探事故原由的两人避开了人潮，终于走进了刚才的广场。在广场上，有几个艺人被打倒在地，他们吃饭的工具被砸毁，其余的人则瑟缩地蹲在地上，站着的那十多个人，手上持有刀剑，有些人还穿着简便的装备，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面貌都是一幅狰狞的模样。

“大爷饶命~~这是今天的保护费~~”

“你这家伙还蛮识相的嘛~~嘿~~以后也别像刚才那几个家伙一样，居然敢反抗我索罗大爷！”

刚才与米莉亚合奏的那位流浪艺人颤抖地将今天的所得都交了出去，那名叫索罗的流氓也以理所当然的态度拿走了他人的血汗钱，而后他的喽罗也跟着得意大笑。

“还是别淌这浑水.....”

里奥正打算带着米莉亚离开这危险的地方之时，他才发现米莉亚已不在身旁，米莉亚不知何时就跑到广场上了。

“把钱还给那位先生！那是他辛苦挣得的钱！”

此时，由索罗率领的十几名流氓同时将视线转向米莉亚的身上，从部分人讶异的表情看来，他们或许想不到，如此弱小的女孩会出来指责他们的行径吧。在一旁的里奥也为米莉亚突如其来的行动担忧不已。

第五话 遭遇！下町的暴力团

面对米莉亚的指责，这群面目狰狞的流氓都纷纷靠了过来，对于他们而言，用暴力所建立的权威是不容任何人反抗的，要是就这样不闻不问的话，其他的居民还会再任由他们予取予求吗？

“索罗大爷，这不关那位小姐的事.....”

“闭嘴！大哥有问你话吗？”

一名状汉用力踢了那名流浪艺人的肚子，痛楚让他痛苦地卷曲在地上，施暴者还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太过份了.....”

米莉亚忍不住说出了这句话。看到米莉亚微微颤抖的模样，流氓的头子索罗得意地摸着自己的胡子，而且还不时以肮脏的眼光打量着米莉亚的全身，由他嘴角露出的淫笑，任谁都知道他正在打什么主意。

“知道怎么做了吗？”

“嘿~~不用索罗大哥提醒，小弟非~~常地清楚！”

刚才施暴的流氓机灵地体察到索罗的心意，倚仗自己粗犷的体魄，一个小小的弱女子又怎么可能反抗他呢？为了把握这个建功的机会，这名莽汉自告奋勇要逮住米莉亚，察觉到危机的米莉亚不安地说着。

“你.....你想做什么.....”

“做什么？嘿嘿.....当然是做.....爱做的事啊.....我大哥想跟你作个朋友.....”

“不要过来！”

这名莽汉迅速抓住了想要逃离的米莉亚，巨腕紧紧地抓住了米莉亚的手，任凭米莉亚如何使力都无法挣脱，围观的民众不是纷纷逃避，就是不知

所措看着事态的发展，不过，有一个人是绝不会坐视不管的，立即采取了行动。

“哇哇啊啊啊 ~ ~ ~”

那名莽汉抓住米莉亚的那只手突然间血流如注，在喷血处，还插着一枝比血更为鲜红的蔷薇，里奥捧着一大束花慢步而来。

“米莉亚小姐，都是在保护不力……请你务必责怪在下吧……”

“不！这不是三少您的责任……是我自己太冲动了……”

里奥将手中的花束交给了米莉亚，他顺势在锦花满簇的花团中取出了一朵鲜红多刺的蔷薇，在接过花束后，米莉亚也退到后方。以前，米莉亚曾听赛莉儿提过，里奥与亚利是士官学校同期的同学，在实力上，他拥有不输给亚利的评价，不过，米莉亚还是希望里奥不要因为自己的冲动而受伤。

“可恶……的……家伙……”

“你的嘴太脏了……”

随着话一结束，一道巨大的巴掌声顺势响起，刚才被蔷薇刺伤的莽汉又被里奥打了一巴掌，由声音就可以了解劲道之强，而且，这名壮硕的巨汉居然整个人往旁一飞，重重地摔落地面就昏迷不醒了。眼前的事实，让那群流氓讶异不已，眼前那名公子哥般年轻人竟然会有如此的力量。不过，流氓的头子索罗却有着常人以上的冷静，看到头目冷静的模样，其余的众喽罗也平息了骚乱。

“年轻人，你可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很抱歉，除了美女外，丑男人的名字在下是完全不会去记的……”

“#&%@……”里奥轻浮又狂傲不羁的态度让索罗气得脸都快红了，看不惯大哥遭到里奥藐视的一个喽罗便上前来，以破嗓的声音斥骂里奥。

“你这不知世事的小子，你知道我大哥是什么来历吗？掏空耳朵仔细听吧！在佛尔盖亚大陆上，有谁不知我索罗大哥是与狼骑士团的白狼凯渥鲁夫齐名的佣兵“白狐”，我们都是大陆最强的佣兵团“狐狼团”的佣兵！”

“白狼凯渥鲁夫……白狐？”

“嘿嘿嘿……怕了吧！不过你后悔也来不及了……”

里奥满脸疑惑地在想着白狐这个名词，看到里奥的样子，那名喽罗还以为里奥是吓得不敢动弹，而得意地笑着。里奥当然听过白狼的威名，在骑士团见习的时候，当时的教官坦达洛斯就曾经数次提起狼骑士团的功绩，疾风般的机动力与凶兽般的战斗力，使得狼骑士团成为一支在战场上令人闻之丧胆的劲旅。

反观，不只是白狐，就连狐狼团一词，里奥也是毫无印象。事实上，这只是狐假虎威的技俩罢了，里奥也心知肚明。若是知道自己的名声被索罗这种人拿来恶用，远在都沙的凯渥鲁夫若是知道的话，不知会作何感想？如果是罗威特的话，肯定会暴跳如雷！

“你们三个人，就陪那位少爷好好玩玩吧……”

索罗的命令一下，三个流氓便将拔出刀剑，摆出了备战架势。曾在军队待过的里奥看得出来，对方确实有经过相当的军事训练，曾为佣兵的事应该是真的。不过，让里奥不解的，是西方大陆的佣兵怎么会成为本地鱼肉乡民的流氓地痞。这个疑问里奥并没有思考的时间，那三个人已经向里奥发动了攻势。

“小少爷……别乱动啊！我轻轻地砍下你一只臂膀就好了……”

三人中，在中间那名独眼的流氓露出急欲见血的饥渴表情，他的刀抢先砍了出去，依照预告，刀势劈向了里奥右肩。不过，里奥既不闪也不躲，以极自信的眼神看落下的钢刀，就在那一瞬间之间……

铿锵一声，钢刀就断成两截，里奥以右手掌接住刀势，并顺势折断了刀刃，独眼的流氓一时呆愣，胸部就被一记猛烈的蹴击踢中，整个人口吐鲜血往后飞了出去。随后追击的两名流氓也在不知发生什么事的情况下被制服，他们手中的刀与剑在天空划出几道圆弧之后，便落下插在地上。里奥出人意表的表现让众人大吃一惊。

看到伙伴被打倒在地，除了索罗以外的流氓全都一拥而上，打算以人数制服里奥，但是，里奥迅雷般的移动使包围网破湛百出。白刃乱舞，却伤不到里奥的衣角，他们的身上反而多了许多鲜红的鞭挞之伤，里奥以多刺的蔷薇为鞭，像驯狗般将流氓们打得遍体鳞伤。部下们的惨败让索罗气红了脸。

“可可可……可恶！巴索利！”

看到部下丢人现眼的表现，盛怒的索罗叫喊着“巴索利”这个名字，不久，自广场角落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一个体格壮似凶猛山猪的巨汉缓缓地拖着笨重的身体走了过来，他的手上，还拿着一串铁锤，两端还有两颗椰子般大的铁球，这是一种名叫晨星的雇佣兵器的改良型。

“巴索利的铁球可以轻易地粉碎野牛的骨头，要求饶就趁现在吧……”

“嘿嘿嘿……”

巴索利的神情宛如正要捕杀猎物的野兽，他的双手甩动了铁锤，两颗铁球逐渐形成了两道破坏的旋风，里奥全神贯注，注意巴索利的出手时机。随后，巴索利发出了怪鸟般的吼叫，他右手的铁球旋飞而去，在一瞬间，里奥脚下的石质地面被轰出了一个洞，不过，里奥早已闪过铁球的攻击，他欺身上前，以蔷薇的棘刺在巴索利满是肥肉的脸颊上留下了鲜红的血痕。

“嘿嘿……好……痒……”

巴索利宛如无事般抚摸着伤口，同一时间，他左手的铁球也应声击出，以里奥的身手根本就不把巴索利的铁球攻击放在眼里，他轻松地以些微之距闪躲过铁球的攻击，可是不久之后，铁球落地产生的爆响，却夹杂了人的惨叫，其中还有米莉亚的声音。

“米莉亚小姐！！！！！！！”

里奥面色苍白地转过身，铁球的攻击所激起的烟尘随着人们此起彼伏的惨叫逐渐消散，刚才的攻击击倒了广场上的一棵树，倒下的树差一点就压到米莉亚与其他围观的人。

看到米莉亚无事，里奥稍微松了一口气，不过这短暂的大意却为他带来了危机，巴索利又击出了铁球。

在千钧一发之际，里奥闪过了铁球，但是铁球的余劲未减，它仍然朝着原来的方向直飞而去，而且，在铁球的落点上有一个来不及逃离的人。

“小弟弟！危险！！！！！”

“米莉亚小姐！不要过去！！！！！”

米莉亚的身体的反应比声音还要快，她奋不顾身飞扑而去，几乎是同一时间，铁球击出的爆尘掩盖了一切，在天空还飘落着米莉亚刚才还拿在手上的花束。

里奥的心跳仿佛停止了，所幸，幸运之神还是没有抛弃米莉亚，米莉亚只是报销一件衣服而已，激起的沙尘弄脏了她的衣服，不过米莉亚并不在

意，被她双手环抱着的那位少年的平安无事，这对她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小弟弟……你没事吧……”

“……”

那位少年并没有出声，而且，刚才那危及生死事故也未让他有丝毫的动容，他身上披着一件灰褐又破旧的斗篷，头罩处露出的面孔是无法区分性别般的中性面貌，而且还有仿佛人偶般的无表情，除去脏污的斗篷，少年就像是白瓷娃娃。他一直以乌黑刘海下的紫色双瞳看着米莉亚，少年奇怪的反应让米莉亚有点不知所措。

“巴索利——利!!!! 下手注意一点，别伤到我的小美人儿!!!!”

“啊……对……不……起……索……罗……大……哥……”

在听到大哥索罗的再三叮嘱之后，巴索利放弃了掷出铁球的长距离攻击方式，而改采近身战，他握紧铁锤，而胡乱挥舞着两颗铁球，若是被卷入那铁球的暴风当中的话，铁定会粉身碎骨。

“可恶……这怪物……”

巴索利逐步逼进，让里奥不自觉地退了几步，手上的蔷薇也不自觉地落地，要空手对付这个怪物实在是很难的事，里奥当然了解自己不利的立场。

“三少……请您一定要平安无事……”

米莉亚诚心向天祈祷着里奥的安全，就在此时，里奥在后退的时候，发觉自己的长靴踢到了某物，转身一看，那是一把插在地上的剑，那是刚才某个败将留下来的。

“……”

只要手中有武器，就能给对方比拳脚还要有效的攻击，可是，里奥却一脸犹豫，想伸手拿剑却又立即收了回来，里奥以左手紧抓着颤抖的右手腕。

“连剑都不敢拿，原来你只是个不敢见血的公子哥儿……嘿嘿嘿……”

索罗得意的狂笑响彻了整个广场，笑声中参杂了恐惧的粒子，覆盖在人们身上，看到人们不敢反抗吭声的模样，索罗知道自己藉由暴力所取得的权威又再度巩固了。

“三少……”

看到里奥烦恼痛苦的表情，米莉亚也十分难过，不过更令米莉亚疑惑的，是里奥为什么不敢拔出地上的那把剑，照赛莉儿所说，里奥拥有与亚利同样水准的剑技实力。虽然里奥不像亚利一样追求着于剑的极意，不过，他也不需要害怕拿剑吧……

“……没有用的……剑……对那个男人而言……是恐怖……是痛苦……”

“耶……？”

紫瞳的少年以毫无感情的声调说出了这句令人意外的话，少年的双眼似乎能看穿人心，即使是深藏在里奥内心底处的伤痕……

第六话 索罗的阴谋

喀隆喀隆 ~ ~ ~ ~

由远方传来了马蹄的跺脚声，由声音的频繁来看，逐渐接近此地的是

颇具规模的骑兵队。这个突发的变故，让流氓的头子索罗顿时脸色大变。

“去！警卫队来了……还在那磨蹭什么！还不快离开！”

“是是是……索罗大哥！”

守护雷德帕特城的警卫部队似乎察觉到城下町广场上的骚动，虽然不知是否有人通风报信，不过，索罗等一干流氓也没有与骑兵队一较高下的勇气，在混乱中，不管是完好如初，还是负伤，这些欺善怕恶的地头蛇都迅速钻入了漆黑的巢穴里，没一会功夫，他们就消失在错综复杂的巷弄当中了。

“似乎是得救了……”里奥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在危机解除之后，米莉亚终于也放下心来，此时，她才发现自己还一直抱着刚才那位神秘的少年，于是她赶紧将那位少年放开来。

“小弟弟，你没有受伤吧……”

“……谢谢你……姐姐……”

少年在简单地道过谢之后，很快就转身离去，没过多久，他就隐没在人群之中。这位不可思议的少年在米莉亚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过最令米莉亚在意的，是他曾说过有关里奥的事，虽然不知道那是否是事实，不过，里奥异常的状况确实是事实。

“米莉亚小姐，让您受惊了……这都是在下保护不周……”

“不是的，这都是我惹出的祸……不是三少的责任……”

看着里奥又回复到往日的样子，米莉亚一时也不知该怎么问起刚才的事，只好将这件事放在心里。事实的背后，或许会触及对方所不愿想起的回忆也说不定，米莉亚也不忍心追问下去，或许，以后里奥会主动提起吧。

不久之后，数十骑的骑兵队也赶到了广场。其中的队长认出了里奥的身份，他立即下马说着‘护主不周……’之类的请罪话之外，也立即派人去追捕已逃之夭夭的流氓，里奥并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他只有要求队长派人随行保护即将起行的一行人，以及带口信给城堡的领主父亲雷德侯爵知情。

在整顿混乱的现场，并且将受伤的人送医之后，里奥、米莉亚便与匆匆前来的摩里森子爵会合，搭乘骑兵队长准备的马车前往侯爵的居城雷德帕特城前进。在路上，子爵对里奥拼死保护米莉亚的行动表示感谢。

“里奥殿下，感谢您保护了米莉亚的安全！我在此向您表达最深的感谢！”

“不！在下答应要让米莉亚小姐“完好如初”地回来……可是，我却让米莉亚小姐的衣裳脏污，让佳人蒙尘……我实在不配领受帝国骑士这荣誉的名勋……”

“怎么会？你的行径实在是足堪为帝国年轻贵族的表率啊！”

里奥还是像以前的里奥，不过，在广场时，里奥那异样的神情却在米莉亚脑海里挥之不去，米莉亚甚至还有里奥平时洒脱开朗、有礼又不拘泥于繁礼的举止，是装出来的。

想到这里，米莉亚不禁对自己的奇思幻想感到可笑，不过，她又无法停止去想像里奥内在真实的一面。

“那些流氓……在下想，应该是来自西方大陆的失业佣兵吧……战乱平息，这些失业的佣兵反而成了治安的隐忧……”

“是吗……这才让我想起，前一阵子我还待在帝都的时候，街道上确实有不少流浪的战士，他们酗酒闹事惹事生非，让帝都治安部队着实伤透脑筋。”

近年来，在优希亚教廷的斡旋下，西方佛尔盖亚大陆的战乱已有平息

迹象，和平的到来固然是好，不过，许多国家也因为无法负担庞大的军事费用，而纷纷将军力裁减，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临时雇用的佣兵团了，招募的农兵只要令其回乡即可，可是失业的佣兵的问题就大了，佣兵们聚集成盗贼集团并不是什么新闻了。最近，有不少佣兵辗转来到了海的另一侧的艾斯卡大陆，想在这未经战祸洗礼的新大陆讨生活，寻求工作机会，狼骑士团也是其中之一。不过，像索罗这样成为外来的危害乡里的地头蛇的例子，也是时常发生的事……

行进了一段时间，马车行伍已经进入雷德帕特城的视界之内了。

在骑兵队的保护与引导之下，马车正行驶在湖边坡上的道路，透过车窗，映照着蓝天空的湖泊的绮丽景观一览无遗，湖呈现着弯月般的形状，在凹处的陆地上，座落着一座雄伟壮观的城堡，那就是侯爵家的居城 - 雷德帕特城。

雷德帕特城是座历史悠久的城堡，它是由来自西方渡海而来的某贵族所建造的，在周围还隐约可见得到城壁的遗迹，高耸的巨壁在雷德家受封在优格里尔之后就已拆毁，整座城堡也经过数次的改建，如今，雷德帕特城已不再具备昔日的防卫能力，而是一座华丽与夸耀侯爵家显赫家世的豪堡。

士兵们笔直地排列在两旁，在骑兵队长的引导下，马车缓缓地驶进城堡的前庭。在初次来到优格里尔领时，米莉亚就曾经来到此堡拜见雷德侯爵，当时雷德家正大肆庆祝侯爵晋爵之事，城里聚集了许多的贵族。米莉亚也注意到前庭停了很多马车，想必这也是特地来参加雷德家庆祝晋爵所举办的宴会的贵族，只是米莉亚不知道其中的内幕，这宴会的真实意义只是里奥的相亲宴会罢了。由马车尚未牵入车库来看，这些贵族也是最近才到而已，宴会应该在今晚就会举行了。

马车来到门口，没想到，雷德侯爵居然亲自出来迎接。

“真是稀客！摩里森子爵大人，好久不见了！”

“让侯爵大人亲自迎接，在下才是惶恐之至！”

虽然只是客套话，不过，其中还是包含了真实的情谊。两人虽然不是生死至交，不过也有朋友的情谊。

“侯爵大人，米莉亚在此向您请安……”

“在城下广场的事我已经听说了，让你受惊了，我会下令加强领内的治安的，请你安心地住在优格里尔吧。这可是我那义侄亚利的心愿呢！哈哈！”

“侯爵大人见笑了……”

米莉亚面红耳赤地向雷德侯爵敬了礼，虽然是帝国的大贵族，不过，雷德侯爵还是让人感觉有平易近人的特质，突如其来的几句玩笑话，让人倍感亲切。

“哦！我最敬重的父亲大人，不肖子在此向您请安……”

不知是故意还是无意的忽视，里奥主动出声向父亲提醒自己的存在。

“我最亲爱的儿子啊～一个多月不见踪影，让父亲我差一点要动用优格里尔全军去搜寻你的下落呢！没想到你却自己回来了……平安就好……”

虽然亲子间的对话听起来有些奇怪且令人玩味之处，不过，还是可以感觉的到雷德侯爵对里奥的关心。不过，兴奋的比例恐怕比关心要来得高，这个宝贝儿子居然自己送上门来，原先侯爵还打算派人将里奥带回来（动用全军一事恐怕并非戏言……），现在，相亲计画可以如预定进行了。

“父亲大人，我想先送米莉亚小姐去洗尽一身的尘埃，我先告退了……”

“你……想……去……哪……里……啊……？现在，你应该先去向母亲请安才对吧，这一个月来，伊蕾奴是多么地担心啊～～”

除了这句话之外，事实上，侯爵还比较担心自己的“乖儿子”会对人家小姐作出什么不轨之事，送米莉亚去沐浴更衣，恐怕里奥自己都会跟着进去了……若发生了这种事，不仅计画泡汤，也辜负了那位信赖自己的侄儿了。

“利道尔！护送米莉亚小姐到西栋的浴室……”

站在雷德侯爵身后的一位中年执事，稳重地走上前来。

“麻烦您了，利道尔先生”

“叫小人利道尔就行了，米莉亚小姐，这边请。”

侯爵家的一等执事利道尔，便遵循主人的命令，护送米莉亚到西栋的公馆。看着米莉亚离去，里奥感觉很遗憾，不过，看到身旁两个紧紧随侍在侧的仆人，他也知道今天是跑不掉了……

“哈哈～今晚的宴会，就等摩里森子爵大人您大显身手，让我们一饱耳福！”

“既然如此，不才我就献丑了！哈哈～～”

就这样，来访的米莉亚一行人也顺势参加了晚上的宴会，馆里的人们忙碌地四处张罗宴会的事宜，毕竟，这次来了不少贵族，每个人都不敢怠忽职守。今晚的月夜，看来又是个奢华之夜吧……

呼～～呼呼～～

在阴暗的屋子内，站满了许多的人，他们是刚才在广场上胡作非为的流氓们，在逃过警卫队的追缉之后，所有的人都来到这间废弃而被他们当作根据地的屋子。

“可恶！那小妮子与那小子！居然让我索罗落到这步田地……”

索罗愤怒地用手重拍了桌面，刚才的逃难，也有部分人不幸被捕，在部下落网后，随之而来的将会是大规模的缉捕行动吧。一想到自己好不容易打下的地盘毁于一旦，索罗只想着要将那两人抓来泄忿。

此时索罗身边的一个小弟战战兢兢地说出了某件事。

“大……索罗大哥……有件事我……我不知您是否知道……那个小子，他……他是本地领主的儿子……”

“什么！这种事你怎么不早说！”

“我以为大哥您知道……哇啊啊啊～～～”

索罗愤怒地揍了他一拳，那名小弟发出哀号在地上打滚，一时得以泄忿的索罗也冷静了下来，如今他们已经惹上了雷德侯爵家的三男里奥，爱子心切的领主必定会全力追缉他们一党，这优格里尔势必已待不下去了。

此时，又有一个人吞吞吐吐地想说什么话，但是，看到伙伴的惨状，让他不知是否要开口，不过，最后他还是开口了。

“大哥……那小子好像是侯爵家的三男里奥，那家伙很有名，他因为喜欢勾搭女人，风流事迹不断，而被人称为优格里尔之狼……那女人，应该也是他的情妇……”

那个人又继续说下去，不过，这话却让索罗眼睛为之一亮。

“私生女？”

“小弟不知是否是真的啦，不过我听说，那小子确实以养女名义收养了一个女孩，好像叫做艾兰……我听说那小子非常疼爱她……”

“有这种事……”

得知艾兰存在的索罗，顿时陷入了思考当中，随即，他的嘴角弯了起来，他一般奸笑，一边向所有的弟兄说出他的计画。

“听好，惹上领主的我们看来是已经无法继续在这里待下去了……不过，离开之前，我们就一不作二不休再干一票大的买卖吧！我们把那小子的女儿绑过来，好好敲他们一笔赎金！好不容易才来到这大陆，岂能不好好捞他一笔！”

“我们做！贵族算什么！让这群不知什么叫作战争的家伙见识真正军人的厉害！”

之后，索罗便与手下研究如何侵入雷德帕特城，进行绑票计画，由于不知何时开始就会有逮捕行动，所以这次的计画当然是越早行动越好，对方大概也以为自己应该正忙着四处逃窜吧……孰不知索罗一行人在今天晚上就打算袭击侯爵家……

第七话 傀儡女孩

在利道尔的引导下，米莉亚来到了堡内西侧的一栋公馆，公馆有一条架空的楼廊连接到主堡，不过，让米莉亚注意的，是建筑物上随处可见的雕像与大片浮雕，这些都是诸多工匠花费多年心血的结晶，整座雷德帕特城就仿佛是件艺术品似的。乍看来，雷德侯爵似乎是个极重视生活享受与情趣的人，事实上，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本堡前几任的主人的杰作，在雷德家封邑在优格里尔之后，这城堡就是这个现状了，侯爵及前几任的家督，都只是对现有的建物进行修复而已，雷德侯爵并没有特地耗费家产，以外观的门面来夸耀家门的俗念。

“米莉亚小姐，这里就是侯爵家自豪的大浴池，在这里的，是小人准备好的衣装，小的利道尔先告退了，请您慢慢享受吧……”

“谢谢你，利道尔！这里，真的好漂亮哦……”

室内的浴室，说实在的，真的是大得过份，不仅空间宽敞，浴池亦是由数十颗大理石围绕而成，上面有经过加工，呈现着半自然的景观。四面墙壁，还镶嵌着五彩缤纷的壁砖，而呈现了一幅幅华丽的马赛克图案。浴池旁，还有两个人鱼的雕像，池内的热水就自雕像手中的水瓶里滚滚而出，特殊的排水设计，使得池内的水既不会满溢也能够将池里的水替换成新泉水，本堡前代的主人实在是个十分享受生活的人。

“呵呵……偶尔奢侈一下也是不错……”

在利道尔离开之后，米莉亚缓缓脱去身上脏污的衣服，虽然此地只有她一人，不过，一个人裸身待在如此宽大的房间里，米莉亚仍害臊地用浴巾将身体裹了起来，才敢走向浴池，她身体的红润完全不输赤红的双颊，在冲洗过身上的灰尘之后，米莉亚才安心地进入了浴池。

此时，在西馆的阴暗的角落，有奇怪的人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疾奔着，随后，他又以壁虎也自叹不如的爬壁功夫轻松地爬上了墙壁，他的目的，就是头上那不断冒出湿热水汽的天井。

“嘿嘿嘿……有美人在此入浴，不偷看才是失礼……”

优格里尔之狼很快就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合理的解释，不管理由是多么牵强。平时在米莉亚的面前，里奥也尽量表现出绅士风度，不过在莫大的

诱惑面前，他依然还是色字摆中间，道义、绅士什么的都放到旁边去了……

“哦~~多么美啊，多么光华玲珑的玉肌啊！吾生已足愿，现在死我也无憾……”

米莉亚正趴在池边的大理石上，两只脚轻轻地交互拍打着水面，一幅悠闲的模样，她还不知道自己裸露的背面也被里奥一览无遗。不过雾气仍不时阻挠里奥的好事，里奥巴不得乾脆跳进去算了，就在他打算将头更深入天井一探究竟的时候，冷不防地，一道声音自他的身后响起。

“里奥少爷，夫人在找您……”

“啊~~”里奥憋住了差一点脱口而出的吓叫，但是又一时失去平衡而摔落下来，所幸他以矫健的身手安稳的着地，所幸是摔出墙外，若是不小心往天井一摔落，就会发生言语难以形容的“惨剧”了。

“原来是利道尔啊~~哈哈~~我……我只是在察看有没有什么不轨之徒而已……”

“三少爷，实在“辛苦“您了……不过小姐的安危，还是交给小人以及卫士就可以了。您是今天宴会的主角，小人在此还是恭请少爷您回去准备一下吧……而且，伊蕾奴夫人也在找您……”

“哈哈~~这……这当然当然……”

在打了马虎眼之后，里奥像风一般离开此地，这里的骚动并没有传到米莉亚的耳里，这或许是里奥的幸运之星吧。侯爵家的执事利道尔摇了摇头，目送少爷里奥离开。

随着夜幕袭卷大地，人们点起了灯火在黑暗中保存了仅有的光明，而正在举行热闹宴会的雷德帕特城，更是灯光通明，绚烂的灯光象征着贵族的奢华，将侯爵家的荣华传达给看见的人们知道。

“欢迎各位大驾光临，让敝宅蓬壁生辉……”

依照惯例，宴会的主人雷德侯爵得在受邀而来的贵族面前说些客套的开场白，不过，他真正的目的是在自己的三儿子奥身上，所有受邀的贵族也都知道今天这宴会的真正目的为何，他们带了自己的女儿前来。在里奥登场之时，会场里起了不小的骚动，特别是贵族名媛。

“真是潇洒英俊的人，这位就是侯爵家的三少吗？”

“哦~~三少爷，这是命运的重逢呀~~”

低语不断的会场，有的人是第一次与里奥见面，事实上，也有些早就与里奥“熟”得不得了……这一次的相亲早在贵族间引起了不小的骚动，不管里奥的评价为何，他总是侯爵家的三男，在政治上，这场婚姻确实有相当的价值存在。不过对于里奥而言，他总觉得自己就像是供人观赏的奇珍异兽，周遭注视的目光让他有些不自在。

“噫？米莉亚小姐呢？”

在被仕女们包围之际，里奥仍分神去搜寻米莉亚的所在，不过，米莉亚已经不在宴会现场了，她似乎已经偷偷跑出去了。此时的米莉亚，正走在庭院的道路上，虽然庭园里有着各式各样精心制作的奇山假石与庭园设计，不过米莉亚并无心观赏这些奇景。

“今天是满月啊……”

米莉亚望着那高悬天际的白玉之月，繁星之光在明月之前也黯然失色。不过，对于米莉亚而言，月亮虽美，但是，每一个满月时分并非都有美好的回忆。上一个月圆之日，让米莉亚家离破碎，父亲的死，父亲的真面目，母

亲死去的真相，让米莉亚不知所措，对于父亲的死，米莉亚不知该悲哀，还是憎恨……每当想起父亲死去的那一幕，米莉亚都流不出眼泪，内心只残留着激痛……

“爸爸才去逝了一个月，可是我……我……为什么我现在却哭不出来呢……亚利克斯大人，请您不要对我抱持……我……并不是您想像中那么好的女人……我的内心……是充满污秽的存在……”

米莉亚紧紧地以双手交抱在胸前，明明是暖夏时分，但是，米莉亚却感觉像是寒冬，冷风直袭她的心头……

就在此时，米莉亚发觉到庭园某处的树下，有小小的人影在晃动，仔细一看，原来是个小女孩，米莉亚以为那孩子是参加宴会的贵族走失的孩子，于是她上前询问。

“小妹妹，你和家人走失了吗？告诉姐姐，你叫什么名字？姐姐带你去找爸妈……”

“艾兰……我叫艾兰……”

眼前叫作艾兰的小女孩以毫无感情的声音回答了米莉亚，那孩子让米莉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在广场上遇见的那个少年，艾兰也像那个少年一样，仿佛无感情也无表情变化的人偶。那孩子一直以空洞的碧绿眼眸看着米莉亚，手上拿着一个与她有相同黄金发色的破旧玩偶。此时，米莉亚才想起，眼前的孩子就是里奥曾提起过的“艾兰”……

此时，自堡里处又来了一个人影，他是藉机溜出宴会的里奥，本来他是出来找米莉亚的，不过看到米莉亚正与艾兰在一起倒是让他吃了一惊。

“爸爸……”

“爸爸？”艾兰突然脱口而出的话让米莉亚吓了一跳，里奥会是这孩子的爸爸？里奥今年才十九岁出头，而艾兰的年纪应该是在六、七岁之间，难不成里奥在十一、二岁的时候就……接下来的部分米莉亚也害臊地不敢想像。

“艾兰，这么晚你怎么跑出来了……”

“对不起……爸爸……艾兰只是想出来玩……”

听起来应该只是普通亲子间的对话，不过，艾兰人偶般的回答方式却带给人一种诡异的气氛。

“艾兰，今天你房间那一堆玩偶都是这位米莉亚姐姐买来送给你的哦！”

“谢谢……谢谢米莉亚姐姐……送艾兰这么多艾兰最喜欢的玩偶……”

“嗯……不用客气……”

虽然艾兰表达的方式有些奇怪，不过，那孩子确实是很认真在表达自己的感谢之意，米莉亚也欣然接受。之后，艾兰还是像一般好动的孩子一样跑到草坪上玩耍。

“本来在下打算介绍艾兰给你认识的，不过一直为宴会的事忙碌不已……诚如您所见，艾兰这孩子虽然有点怪，不过……”

“艾兰的确是个好孩子……三少……”

“米莉亚小姐，谢谢……”

米莉亚的体贴让里奥倍受感动，随后，里奥向米莉亚说明艾兰的身份。其实艾兰是里奥在半年前收养的一个孩子，这个答案让米莉亚为自己刚才的胡思乱想感到羞愧。

“三少真是善良的人……”

“……”

此时，里奥却没有回答米莉亚的话，而后，彷彿是想要逃避有关艾兰的话题似的，里奥顺口提起了雷德帕特城里面的景色，本来也没有特别要问什么的米莉亚，也因此没有发觉里奥有什么异样之处。

“耶？三少……这座雕像是……”

米莉亚注意到庭院里竖立的一座雕像，让米莉亚特别注意的原因并非这座雕像是什么大师的绝世之作，相反地，虽然对雕塑艺术不甚了解，不过，米莉亚还是觉得这座雕像实在是有些粗糙，与庭院里其他的作品相较，更显其拙。

里奥也发觉米莉亚的疑惑，事实上，以往每个来侯爵家的人若是有注意到这座雕像的话，都会有相同的疑问。里奥笑着回答……

“这雕像手艺之差让米莉亚小姐吓了一跳了吧……事实上，这是我大哥的作品……”

“欧莱大少爷的……”

米莉亚只听赛莉儿提过一次，雷德家的长男欧莱因为醉心于艺术，抛弃家业去寻找自己的梦想，这是十年前的事了，关于实际的详情赛莉儿也不知情。

“事实上，这是十年前的事了……我记得事情的开端，是那个叫做拉斐尔的老头……不！是大师来到我家时才开始的……”

“是那位大师……拉斐尔……”

米莉亚也听过这位大师的名声，拉斐尔是当代有名的鬼才，他所涉猎的领域极广，凡举音乐、绘画、建筑、雕塑等无不精通，在文化史上留下了不可思议的一页。事实上，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位大师今年已经一百多岁了，与百年前的英雄阿雷斯竟是同时期的人物，现在这位跨世代的大师仍以天地四海为家，与时间竞赛，追逐着无止尽的创作之路。

“我记得，当时那位大师是被父亲大人请到城里，我不知道父亲与他是否认识，不过，在城里作客那两个月的期间，那位大师在城里留下了不少作品，不只是绘画还是雕塑，就连米莉亚小姐你刚才所使用的那浴室也经过他的修复改良才能使用的……”

里奥一时差点把自己偷窥一事给泄露出来了，不过，突然回想起刚才的“美景”，让里奥失神了一会。等到清醒的时候，已是十几秒之后的事了。里奥赶紧以咳嗽来打散那简直挥之不去的想像，才继续说道。

“我还记得，就在他离去前的一个礼拜，欧莱大哥突然表示要成为艺术家，要追随大师到世界各地去流浪，追寻真正的艺术之道……那天晚上大哥与父亲大人整整吵了一晚……”

这座雕像所隐藏的故事还不只如此而已……

第八话 纷乱的月夜

在十年前，雷德家的长男为了从事艺术工作而与父亲发生了严重的口角冲突，以雷德侯爵（当时还是伯爵）的想法，长男欧莱不仅是家业的继承人而已，而且，侯爵以为他的大儿子只是因对拉斐尔大师的崇拜心理才一时兴起这个念头，不过，继承父亲顽固性格的侯爵家长男并不是那么容易放弃

的人。

“父亲大人！我会以行动来证明我追求艺术的决心的！”

就这样，欧莱将自己关在别邸里，不过，事件的导火线拉斐尔大师仍然以自己悠闲的步调继续在城里作客，侯爵也知道这并不是大师的责任，而且他也以为，欧莱只是一时被冲昏头罢了，等到一个礼拜约定的时间到来，他自然就会知道自己的无能，说不定不需花一个礼拜他就会主动放弃也说不定。

就这样，一个星期过去了，欧莱将自己的作品展现在大师与父亲的面前。一座雕像伫立在众人的面前，那并不是多好的艺术品，雕工仍显粗糙，就连侯爵也不觉得这称得上是艺术品。得不到父亲的认可是意料中的事，不过，欧莱认为大师一定能了解自己的天份的，他满怀期待等着大师的评论，不过，大师的话却让他大受打击。

“太差了……”

拉斐尔将欧莱作品的缺点一件一件给挑了出来，几乎被批评得体无完肤，看到儿子失落的表情连侯爵也心有不忍，侯爵认为欧莱应该就此放弃的时候，拉斐尔又继续说道，他的话让众人大大感意外。

“年轻人，你的作品确实是不成熟，不过，这并非是你没有天份的关系……事实上，老夫也不承认有天份这种东西的存在……”

“大师的意思是……”

“呵呵……很多人都说我是天才，不过，老夫只是将自己的想法表现出来罢了，技艺这种东西，只要下功夫就能有所成就……你认为艺术是什么呢？”

“我……艺术是……”

拉斐尔的话让欧莱沉默下来，欧莱一心想要去追求艺术，此时他才发觉，自己对艺术的定义又是什么呢？

“老夫活了一百多年，多少也见识了一些世面……我曾经以为，艺术是因人而异的，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标准……不过，这真的是正确的吗？关于这个想法，老夫就思考了将近六十年……现在，老夫已经不再去想这个问题了，老夫以为，与其去想这些事，不如尽情去创作，多留下一些作品，其他的，就留给后世去评价吧……”

“大师……”

“老夫明天就会离开，如果你还不改变初衷的话，就跟过来吧……”

在隔夜的早晨，欧莱果然随着拉斐尔一起离开了雷德帕特城，当天，侯爵并没有前来送行，有来的，只有其母伊蕾奴夫人以及三个弟弟而已。十年来，欧莱未曾再踏上故乡的土地上……

“原来，这座雕像还有这么一段故事……”

米莉亚听完了里奥叙述的过去，不禁又转过头来看着这座雕像，米莉亚似乎也感觉得到寄宿在这雕像内的思念。此时，里奥又继续说下去。

“这十年来，父亲大人从不再提起有关大哥的事……也难为了他，我们四兄弟一直都是他烦恼的根源……”

“不……欧莱大人一直都在侯爵大人的心里占有一席之地的……侯爵大人并没有责怪欧莱大人，侯爵大人只是不知如何表达自己对欧莱大人的关怀……不！我认为，侯爵大人的关怀已经以行动表示出来了，这座雕像的完好不就是证明吗？这座雕像一直充满着侯爵大人爱子的思念……”

“米莉亚小姐……”

米莉亚实在是个不可思议的人，里奥深深地感受到这个事实。与她相处在一起，自己竟然会说出这么多未曾跟他人谈起的事，能与米莉亚分享自己心中的事，竟是如此的愉悦。里奥想，或许这就是好友亚利之所以深受米莉亚吸引的原故吧。

此时，米莉亚发觉有人在拉扯自己的裙角，低头一看，原来是艾兰拿着一束刚采下的鲜花要送给自己。

“米莉亚姐姐……这花……送给你……”

“谢谢……艾兰，姐姐就收下你的礼物了！”

虽然艾兰无法以笑容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不过，这孩子还是努力以行动来表达自己的心，在米莉亚的眼里，艾兰是一个拥有最灿烂笑靥的女孩子。

在宁静的夜里，隐约可听见堡里传来的音乐声与欢乐的人声，在花园里的三人也自得其乐地留连在庭园里，顶上没有华丽的水晶灯，取而代之的是满天的繁星。不过，从堡里追寻而来的人，终究还是打扰了这三人世界。

“三少爷，原来您在这里呀！你好坏哦～都不跟人家跳舞～～”

“丢下我们不管，原来是来此地与这种乡下姑娘私会！”

“不得无礼……”从堡里寻迹而来的贵族小姐们围绕在里奥的身旁，有些人对于旁边的米莉亚还有相当的敌意，就这样，里奥不得不回到城里去，继续参加宴会。在临行前，里奥向米莉亚与艾兰道别。

“艾兰这孩子就拜托你了，米莉亚小姐……艾兰，你也要乖乖地哦……”

“三少！再见……祝宴会愉快！”

“爸爸……再见……”

米莉亚与艾兰挥手向被强拉离此地的里奥道别，看到里奥的窘态，米莉亚也不禁生起同情之心。虽然天生拥有比一般人多的福运，不过，能够完全以自己的意识而活的贵族又有几个人呢？

“嗯……艾兰，让姐姐想一想，我们要玩什么呢？呵呵……”

在主角回到宴会之后，这场贵族宴会又进入了新的高潮，与宴会无缘的侍卫们克尽职守，毕竟今天城里来了不少贵族，守备的工作是绝对不能有任何差错的，侍卫队长也以比平常要高的要求叮咛部署们，守备的工作理当是万无一失的，不过，今夜的事件仍然发生了……

轰隆隆！！！！！！

“西边……西侧城壁爆炸了！好大的火势！”

“发什么呆！还不快去救火！不能让火势延烧到城里！快！”

一声巨响，伴随而来的是几乎连城堡都在动摇的震撼，这个突发变故不仅让正在享受宴会的贵族们惊慌失措，就连守城的侍卫们也一时慌了手脚。很快地，在城堡西侧燃起了熊熊大火，一时间，几乎所有的士兵都直觉性地跑去灭火，就在这时候，制造刚才那事故的阴谋者采取了真正的行动。

“敌……袭……哇啊啊！！！”

“哼！这么轻易就中了我的佯动作战，这些没打过仗的温室兵也才只有这一点能耐而已……沉溺于和平的软弱家伙……”

少数还留在庭园戒备的侍卫被突然强袭而来的敌人杀害，敌人的行动实在是快速俐落，转眼间，他们就控制了庭园，此时，一个熟悉的面孔出现在米莉亚的面前。

“是你！你是那群坏人的首领，索罗！”

“嘿嘿嘿……”

索罗以奸险的眼光盯着米莉亚与艾兰两个人，艾兰虽然没有露出恐惧的表情，不过，米莉亚从这孩子紧紧抓着自己并颤抖不已的小手就了解，这孩子事实上十分害怕。

由于这次行动是奇袭，所以，索罗也不想浪费时间，赶快将艾兰绑走即可。不过，城里人居然会这么容易就中了调虎离山之计，这一点倒是让索罗有点讶异。在和平之地的士兵毕竟经验还是比不上久经战乱的佣兵的。不过，索罗也不敢轻视在城外巡视的骑兵队以及中计去灭火的卫队主力，他赶紧命令部下将米莉亚与艾兰两人一起抓走。

“没时间了……喂！把她们两人一起带走！快！”

“是！大哥！”索罗的部下便上前去，一下就抓到了想逃离的两人，他以粗暴的力量硬将两人拉走，城门的侍卫早已被制服，这些原来出身佣兵的流氓们个个全副武装，就在索罗将米莉亚两人强拉上马的时候，里奥也与几名侍卫赶到了城门。

“米莉亚小姐！！！！！！艾兰！！！！！！！”

“嘿嘿……小子！想要回这两个女孩的话，就准备好赎金吧！哈哈！！！！！！！”

里奥与随侍的侍卫们想追赶过来，可是，索罗一行人都是骑马而来，而且，人数也非常多，不过，里奥仍然奋不顾身冲上前去，但是，最后还是让索罗一行人往南方扬长而去，在地上留下了一封信函，上面写了勒索的金额以及交款等细节。

在经过约一刻钟的时间，察觉到城里的火灾的骑兵队也火速赶来雷德帕特城。

“侯爵大人，真是万分抱歉！这是属下的失察……”

“先扑灭火势吧……这些盗匪，居然敢在本侯的居城胡作非为！”

“侯爵大人，属下立即带人去搭救艾兰小姐与米莉亚小姐……”

“不可鲁莽！要是打草惊蛇的话，万一逼急他们，而使他们做出加害人质的举动的话，那就……”

雷德侯爵的考虑也不无道理，可是，被绑走的两人都是里奥最重要的人，要让里奥安静地等待与绑匪交涉，这实在是不可能的事。所以，里奥不顾侯爵的反对，强行骑上了一匹马，往绑匪索罗一党离去的方向急奔而去。

“米莉亚小姐！艾兰！等我，我来救你们了……”

在场的人也不知道要不要追赶上去，骑兵队长请示雷德侯爵的意见。

“真是冲动的小子……没办法，你快率领部队前去支援，记住，尽量别刺激到绑匪，一切以人质的安危为优先考量！”

“遵命！侯爵大人！”

得到雷德侯爵的命令，城里的骑兵队也火速出发，不过在这样的夜里，要去追击已逃之夭夭的绑匪实在是很困难，后出发的骑兵队就不用说了，就连里奥他也遍寻不着绑匪的踪迹，绑匪的逃脱是有计画的，有些路线是延着河谷移动，有些还分道移动，很明显地绑匪是分散逃亡。马蹄印在中途就不见踪影，唯一可以判断的，是绑匪隐藏的地方就是在雷德帕特城南方的山区里。

在行动成功之后，分散逃逸的绑匪们在预先约定的场所会合了，这是一个乾涸的河床，两侧都是高耸的岩壁，有些坍塌的部分堆积了许多巨大的

岩块，这些绑匪就集合在一处呈半圆形的石堆里。

“哇咧！小鬼给我视相点！”

一个面貌凶恶的绑匪要将艾兰绑缚起来，不过，由于艾兰的反抗，使得他怒火中烧打了艾兰一巴掌。米莉亚斥责对方竟然对一个孩子做出如此过份的行为，不过，她自己也是自身难保，绑匪将布团硬塞在她的嘴里。

“他妈的，什么邪门的小鬼，打她也不哭！”

艾兰如人偶般的表情让这名施暴的绑匪浑身不舒服。此时，他向索罗问起了计画外的米莉亚要如何处置的问题。

“索罗大哥，这女人要怎么办？那小子会为他的情妇付赎金吗？”

“~~~~！”被塞入布团的米莉亚仍不放弃抗议的举动，不过，她还是无法辩解自己并非里奥情妇的失礼误会。事实上，对方根本就不管米莉亚的身份为何，早在广场的时候，索罗对米莉亚就起了非份之想了……

“嘿嘿嘿……”索罗露出奸恶的淫笑，亦步亦趋地将其魔掌伸向了米莉亚……

第九话 银发的凶战士！韩

“老大的坏毛病又犯了……不过，待会有好戏看了……”

“不知道老大爽完后，会不会让我们分一杯羹呢？……嘿嘿……”

在一旁围观的流氓们开始鼓噪骚动，下流的么喝，更助长了索罗的“性”致。双手被反绑，嘴又被布团堵住的米莉亚，竭尽全力想阻止索罗的魔掌，不过却只是徒劳无功的反抗罢了。索罗用粗暴的手臂硬是将米莉亚压倒在地上，他贪婪的口水还不时滴落在米莉亚的衣衫上。

“有什么好装的，反正又不是第一次了，我索罗大爷一定比那个贵族小弟更能满足你……嘿嘿……”

“~~~~！”被捂住嘴的米莉亚丝毫无法反驳她只能以激烈的身体扭动来反抗。

“嘿嘿……我帮你将这令人难受的布团拿开吧……我的小美人儿……”

被欲火冲昏头的索罗轻轻将米莉亚嘴里的布团取下，不过，他并没有得到米莉亚感谢的话语，当然，米莉亚也没必要这么做。转瞬间，索罗丑恶的淫笑立即转变得更为扭曲又口水四溢的痛苦表情，米莉亚用力咬住索罗逃避不及的手掌，鲜血溅出，濡湿了米莉亚的脸颊与嘴角。

“呜哇哇啊！！！！！！你这贱人！！！！！！！！！”

盛怒的索罗以尚自由的左手狠狠地打了米莉亚一巴掌，他的右掌才得以脱身，紧握着淌血的手，索罗忿怒地瞪视着因被痛击而略显昏厥的米莉亚。

……呜……

半晕半醒之间，米莉亚只觉得自己目眩耳鸣，脸颊与嘴角的疼痛反而感觉不到，四周震耳喧嚣的叫嚣起哄声似远似近让米莉亚听不清楚，米莉亚大概也不会想知道其内容。

不过，米莉亚却能感受到身体传来那令人不快的触感，随即，一道某种东西的绷裂声响起，那是衣服被撕裂的声音，这让米莉亚遽然回复意识。

“嘿嘿……身材不错嘛……这只手伤的值得……”

“~~~~！”米莉亚想叫喊出声，但是却办不到，有了前车之鉴的索罗早

已将布团又塞回米莉亚的嘴里。

米莉亚胸前的衣领已被索罗撕烂，其中的衬衣也被索罗手掌的血所污，索罗又不时粗鲁地抚弄米莉亚的身体，恐怖与羞辱，让米莉亚顿时起了寻死的念头，可是，嘴里的布团让她失去“咬舌”的唯一自裁手段。

‘亚利克斯大人……’绝望的米莉亚想起了那位年轻的骑士，有了寻死之心的米莉亚，哀伤地在心里向亚利告别……

“嘿嘿……放心！我不会弄痛你的……待会就会很舒服的，我的小美人……”

米莉亚的反抗似乎有软化的趋向，毕竟一个弱女子又怎么能抵抗一个身材魁梧的暴汉呢？在周遭众人的鼓噪下，索罗的性致已达最高点，就在他准备以强暴手段来侵犯米莉亚的时候，却突然有不速之客发出怒骂抗议他们的行径。

“吵死了人!!!! 要玩女人到别的地方去!!!!!!”

这声怒吼宛如野兽的咆哮般，几乎响彻了整个山区。不速之客的打扰，让索罗不得不放弃即将到手的“好事”，索罗与他的部下四处张望想找出这个坏他好事的不速之客，其中一人偶然抬头一望，在月光之中，他意外地找到那名身影隐没在圆月当中，伫立在岩场上的男子。

“马的！小子~~给我下来！有种来一决胜负！”

“好啊！”闹场的不速之客简单地回应对方，然后，他竟往前一跳，就这样自将近一百公尺的岩壁上跳了下来，这男人突如其来的行动让索罗一千人吓了一跳，他们张大着眼睛，就这样看着这个人以惊人的速度落下，在着地的瞬间，这个男人居然像是轻羽般缓缓着地。他面露笑容，眼光锐利，全身散发的气势摆明就是要找人打架。

“呜……他……他是谁……”

对于刚才的事仍心有余悸的米莉亚，她瑟缩颤抖，宛如受惊的小羊，若不是那位突然出声的男人的出现，现在的米莉亚早已惨遭难以想像的凌辱了。好不容易镇静下来的米莉亚，为这位仗义相救的恩人担心不已，毕竟他单独面对二十多个凶残的匪徒，而且他们都曾是经历战乱的职业战士 - 佣兵，实力自然不在话下。不过，现场的气氛却有些奇怪，索罗一行人迟迟未对这个人发动攻势，反而像被蛇盯住的青蛙一样动也不敢动。

不久，沉默的对峙被打破了，这个人向前踏出一步，这群匪徒就像是见到出柵的猛兽般纷纷后退数步，紧密的人墙变疏，米莉亚这时才看清楚救命恩人的容貌。

“怎么了……没有人敢上前来，与我“韩”一决生死吗？”

自称名为“韩”的男人非常的年轻，他是个大约与亚利同年的年轻旅行者，虽然他刻意发出低沉的嗓音，而己是如此充满了压迫感，不过米莉亚以为，平时的韩，应该像是个阳气的少年，而且好战又好胜，与不服输的亚利有些类似。不过韩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他那白银色的头发，短又缺乏梳理的乱发，在夜风的吹拂下，飘动的白发就像是雄狮的鬃毛，韩的气势，就像是待战的野兽。

就自所罗一行人与韩对峙的期间，艾兰偷偷地跑到米莉亚的身边，对方在困绑艾兰时只是随便套几个圈而已，所以才会被艾兰挣脱。不过，在挣脱的过程中也弄破了衣衫，也擦伤了她的手臂，不过一心一意只想救米莉亚的艾兰并不在乎这些事。

“姐姐……对不起……是艾兰拖累了你……”

“不！不！艾兰是个勇敢的孩子，你现在不就已救了姐姐了吗？”

米莉亚将艾兰拥抱在怀里，虽然自己才刚险遭魔手，不过，看到这孩子的勇气，这些不愉快的事也立即遗忘在九霄云外了。

昔日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索罗与其党羽，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冷汗直流，不过，此时终于有人无畏地站了出来，这个人就是他们之中最强的巴索利。看似迟钝，事实上对这类微妙气息也感应迟钝的巴索利，兴奋地舞动着 he 自豪的链球，准备将眼前这个嚣张的年轻人打成肉饼。

“嘿嘿……又……可……以……见……血……了……”

“去！哪来的野猪！？”

“你！你……竟……然……说出……我……最在意……的话！”

巴索利的伙伴都知道，在他面前是绝对不能提起“猪”这个字的，不过他肥硕的身躯与动作，确实容易让人联想到某种动物。被激怒而发动突击的巴索利，说实在的，的确很像是头盛怒的大山猪。

“哦喔喔啊啊啊啊啊！！！！！！！”

巴索利的突进一下子就冲到韩的面前，以离心力增强威力的铁球，轰然一声击破了韩所站的地面，不过，就如巴索利所预料的一样，韩轻易躲开了这一击，巴索利随即投出了另一只手上的链球，目标准确地瞄准在韩后跃的落点上。

“嘿耶耶耶 ~ ~ ~”

巴索利仿佛已经得到胜利般发出了狂笑，在过去，这战术不知将多少战士击成碎肉，这次当然也不例外。可是，韩却成了巴索利这一生第一个例外，同时也是最后一个例外，韩竟然以左手掌像是接一颗皮球般接住了铁球，手指竟宛如五只铁爪插入铁球中，然后又无事般飘然着地。巴索利顿时浑身冒出冷汗，他没有想到自己得意的战技居然会这样轻易被破解掉。

“呵呵……”

韩充满恶意的诡笑让众人不寒而栗，此时，似乎只有米莉亚才感觉到，这位名叫韩的流浪战士不只是好战而已，他还有着准备扑杀猎物的残酷性格。此时，升华的杀气仿佛实相化般，一股暖热又让人寒到心底的风吹袭而来，韩银白的浏海下的黑色眼瞳竟突然变成血红色。

“给我过来！猪猡！”

激放杀气的韩随意将手中铁链一拉，比铁球重几十倍的巴索利居然就这样飞在空中，而后重重地摔落在地上。他眼冒金星，正想抬头一探究竟的时候，头顶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黑压压的影子，那是韩鞋底的阴影。

“~ ~ ~！”或许是叫破嗓子了吧，巴索利连惨叫声都发不出来，他的脑袋就这样爆碎在韩的脚下，脑浆夹杂着鲜血溅洒在四周，无头的巴索利在抽搐抖动几下之后，便永远成了无头的肉块。目睹巴索利惨死的索罗一党，全都惊吓过度呆愣在原地。

不想让这孩子看到血腥场面的米莉亚，紧紧将艾兰抱在怀里，虽然艾兰无法以表情来表达自己的情绪，不过，米莉亚也很清楚艾兰其实也是个感情丰富的孩子。可是这一次，人偶的面孔竟然略为显现恐惧的表情，白净的脸庞也变得涨红，艾兰还不时发出阵阵的喘息，这让米莉亚有些讶异……

“艾兰！艾兰！你还好吧！……”

“……爸……爸爸……”

脸颊赤红的艾兰低喘不息，刘海已经被汗濡湿，首次看到艾兰情绪反应的米莉亚顿时不知所措，米莉亚发觉这孩子不单单只是害怕而已，这不是普通的恐惧……不过，此时初染血腥的韩也开始大开杀戒了。

“~~~！”现场响彻着不知所云的叫喊，不过，人的惨叫绝对占了大多数，参杂在惨叫声里的，是血从动脉喷出的声音，骨头被硬生生折断的声响，这些都是杀戮交响曲的一部分。不得不成为听众的米莉亚并不想成为观众，她将头撇到一边，不忍目睹这惨剧的进行。而那些台上的演员却不能自由罢演这血的戏码，离开舞台的唯一方法，只有死……

转眼间，索罗的部属已死伤过半，鲜血染满了韩的双手……

“为什么……为什么……”

索罗一开一合的嘴不停在重复着这句话，一具残缺不全的尸骸凌空飞了过来，成了重复播放机的索罗也顿时搅带，发出难以理解的惨叫，不过，也因此索罗躲过了这杀戮的风暴，因为他已经被尸体压住，昏迷不醒了。一直享受着杀戮乐趣的白发凶兽似乎没有攻击无战斗能力者的兴致。

“哼……真没意思……”

韩似乎也厌倦了单方面的屠杀，在他停手的时候，索罗一干人泰半已死，还有行动能力的人也已经像惊弓之鸟般逃之夭夭，恐怖早已掩盖了自尊。此时，这些幸存的人才知道自己为什么刚才会如此恐惧，这位银发的不速之客的背后，隐藏的是绝对的死……

在杀戮剧结束之后，韩也注意到这两个台下听众的存在。

“谢谢……谢谢您仗义相助……”

米莉亚向韩表示感谢之意，不过，她仍按捺不住自己心中的恐惧，不过，刚才还扮演杀人鬼的韩，却以少年般的笑容迎向米莉亚，而且，他还拿了一条有些破旧的披风盖在衣服被撕破的米莉亚身上。前后判若两人的韩，让米莉亚错愕不知该说些什么……

“小姐，你不用向我道谢……我不是为了你才出手的，我只是一时兴起，想战斗而已……”

“那……那您为什么要下如此重的手呢？虽然他们是盗匪，不过……也不需要将他们全部都……这……太残忍了……”

“残忍？哈……哈哈哈哈哈……”

听到米莉亚的话，让韩不禁大笑起来。

“这位小姐，如果不是我的话，你现在还能在这里担心那群意图强暴你的盗匪吗？呵呵……”

“这是……我只是……”

对于韩的质问，米莉亚一时也不知该如何回答，此时，韩突然将一把地上的剑拿起，然后就插在地上。

“这把剑就留给你防身吧！如果你不想用的话……你就以你那不成熟的正义感来感化这群盗匪吧……”

就这样，韩转身离开此地，这个特立独行的年轻人在米莉亚的心底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战斗的目的并非为了正义，仿佛是在寻求强大的对手似的，米莉亚心里是如此认为的，这一点，与为正义而战的亚利刚好是相反的类型。

第十话 不杀的誓言

神秘的旅者 - 韩 - 离去了，现场残留的只剩暴风雨离去后的宁静，除了米莉亚与艾兰以外，其余的几乎只剩下倒卧血泊的尸骸，鲜血在这已乾涸的河床上，形成了一道血河。虽然刚刚才被韩耻笑自己那过剩的同情心，不过，看到那么多人横死当场，米莉亚在心里还是为他们感到难过。

……呜……呜呜……。

在尸骸中隐约可以听见微弱的呻吟，米莉亚循声找寻，很快就发现到有个倒地的死者在抖动，在他下方似乎有个幸存者还活着。不记前嫌的米莉亚抱持一颗救人之心对那个人施以援手，可是，那个人是个不值得去救的人，他就是翻脸比翻书还快的索罗。

过度的同情心反而会为自己招来灾祸，韩离去的那番话就是在暗示着这件事，只是，没想到会印证的这么快……

“都是你！如果我没有遇见你，我……我也不会落到这种下场！”

索罗扶着受伤的左臂瞪着米莉亚，他毫不讲理地将所有的罪过与责任都推到米莉亚的身上，事实上，他只是想把米莉亚当成出气筒罢了。米莉亚转身想逃，可是索罗却一把抓住米莉亚那一头红色的长发，虽然负伤，索罗还是有能力制服米莉亚的。

“想跑……刚才的事还没完呢！等我玩腻你之后，嘿嘿……我就把你卖给人口贩子，让你一辈子陪那些肮脏的男人睡觉！等我拿到那小鬼的赎金之后，光凭这些钱，我索罗大爷随时都可以东山再起！嗯嗯嗯……哈哈哈哈哈！！！！！！！”

“放……开……我……亚利……克斯大人……”

要是让亚利知道索罗刚才的所作所为以及卑劣的企图，索罗就算死一百次也不足以让亚利泄忿。不过，已经有人抢先制裁索罗，索罗的头突然被一颗石头打中，血自额头上潺潺流下，染红了索罗的视线，索罗以充满杀气的眼神盯着那个掷石的小鬼艾兰。

“……放开米莉亚姐姐……你这个坏人……”

“你这阴阳怪气的小鬼……别以为我不敢对你怎么样，我告诉你！就算少只手指，人质的价值也不会失去半分！”

索罗拖着米莉亚向艾兰走了过去，虽然艾兰没有恐惧的表情，不过她还是很害怕的。

眼见艾兰即将陷入危机，米莉亚以全身的力量挣扎反抗，乱动的手不经意打到索罗的伤口，疼痛顿时让索罗发出怪鸟般的惨叫。

“哇啊啊～～～你！你这贱人！！！！！！！”

索罗用尽蛮力将米莉亚推倒在地，虽然米莉亚也趁机脱离了索罗的掌握，可是，刚才那一推也让米莉亚的脚踝扭伤，即使如此，米莉亚仍不放弃要带艾兰逃走。

“哼！想逃出我的手掌心……试试看吧……嘿……”

“呜……怎么办……”

脚伤再加上带个孩子，她们两人就算怎么逃也逃不远，看着索罗一步步逼进，米莉亚一边后退，一边思考要如何脱离这个险境。此时，米莉亚想起刚才韩丢在地上的那把剑，而且，那把剑就插在自己身后几步之处，这是米莉亚第一次握着剑……

“危险呦！那可不是小孩的玩具……小姐……”

“不要过来！不然……不然……”

“嘿……”索罗无视剑的存在仍然走了过来，被逼急的米莉亚下意识地挥出了剑，她自己恐怕才是最惊讶的人吧，可是，技艺过于生疏，剑的主人一下子就换手了，米莉亚就算拿着剑也无法在曾是佣兵的索罗身上占到什么便宜。

“嘿……没想到……你真的想杀我，看不出来你的心里是这般恶毒……”

“……”米莉亚没有任何表示，她还没有自刚才的悸动中清醒过来，虽然是出于无奈，可是刚才在自己心中萌生的，确实是不折不扣的杀意。

“放开姐姐……放开姐姐……”

“走开！小鬼！！！”索罗粗暴地用脚踢开碍事的艾兰。

“太过份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一个孩子！”

“嘿嘿……如果是你，我就是个温柔的绅士……”

“别乱用绅士这个高贵的名词，你只会玷污它！”

“看不出来……你的性格很泼辣嘛！嘿……我喜欢……”

“放开我！不要碰我！”

米莉亚痛苦的挣扎，反而让索罗兴奋异常。不过，今天晚上的不速之客似乎特别的多，又有一个人闯入这里，在山里搜索已久的里奥偶然发现了这里的火光，他立即以第一时间赶达此地。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现场满地的死者让里奥讶异不已，很明显的，这里才刚发生过激烈的战斗，不过，不管是内哄还是有其他原因，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要救出米莉亚与艾兰。可是，机警的索罗已经将剑搭在米莉亚的细颈上。

“不准动！要是你敢妄动的话，嘿……美人的脖子就要开出更美的血花了……快点下马，然后把身上的剑丢掉！”

“卑鄙的家伙……”

里奥不得不服从索罗的指示，他立即下马，不过里奥本来就没有佩剑，没有作出缴械动作的里奥让索罗想起了今天下午在城下广场发生的那件事 - 也就是里奥不敢握剑的事实……

“呦～～我想起来了！少爷你是不佩剑的，嘿……这把剑就送给你吧！”

索罗将地上的一把剑踢了过去，他明知里奥不敢握剑，可是他就是要这样羞辱里奥，看到里奥进退不得又不知所措的模样让索罗感到非常愉快！

“三少……”

“爸爸……”

“……”里奥的心里充满了悔恨，为什么自己不敢握剑？里奥在心里反覆质问着自己，现在这种情况实在是不需要再遵守过去自己所立下的‘不再用剑……’的誓言。可是，里奥不敢握剑并非仅是过去誓言的约束而已，“那件事”的罪恶意识至今仍然束缚着里奥的心。

“游戏结束了……小鬼给我过来！”

索罗将米莉亚推到一旁，而硬将艾兰抓了过来。

“你想做什么！？别伤害那孩子！你有什么要求我都会答应的！”

“如果是这样那就好了……听好！将一万枚金币和一辆最好的马车送到此地，记住！

在请示过里奥之后，骑兵队部分留在原地处理善后，其余的人则押解疑犯，同时护送里奥，米莉亚与艾兰回雷德帕特城。

“米莉亚小姐，你会骑马吗？”

“嗯……会一点……”

一路上，里奥一直抱着艾兰，而艾兰也安心地睡着，仿佛在最安适的家似的。或许对于艾兰而言，里奥的怀抱就是最舒适的家吧。

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拥有比亲生父女还要亲的亲情，这景象看在米莉亚眼里，实在是羡慕不已，或许，是因为自己在亲情上一直有所缺憾的关系吧。

寂静的夜晚让经历大难的米莉亚逐渐平静下来，可是，里奥突然的一句话却在米莉亚平静的心湖中头下一颗重石，激起了惊讶的波浪。

“这孩子……艾兰的爸爸……是被我杀死的……”

“耶——！怎么会……”

里奥就这样抱着沉睡怀中的艾兰，缓缓叙述着深藏在记忆中的真实过去……

第十一话 初染血腥的剑与心

时间要追溯至一年前了……大陆历一五八年九月中旬，那一天，里奥，与一同进入东方青龙骑士团担任见习骑士的亚利，因为某事被他们的教官处罚去负责看守粮仓的工作一个星期。

“坦达洛斯那老顽固，居然叫我们两人做看守仓库这种下级士兵的工作，亚利，你怎么不说话呢？”

“还是不要在背后批评教官比较好吧……再说，我们这次的确有错，我们实在不应该翘班跑去参加武斗大会……”

亚利口中所说的武斗大会，是在帝国东方边境，青龙骑士团据点南方的凡提洛斯王国所举办的武术大赛，每四年一次。凡提洛斯王国的居民虽然大部份以农牧业为生，不过，在王都却聚集了不少武术家，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参加四年一度王室举办的武斗大会。参赛的目的，无外乎金钱、名誉，为了能让自己的名字永留这个传说的英雄阿雷斯的王国的土地上，久而久之，这个大会就成了战士们四年一度的盛事了。

亚利与里奥平日就对自己的剑术十分自信，在同僚的起哄下，两人就忍不住翘班去参赛，两人在预赛连战连胜，拿下了分组优胜之后，却未参加优胜者们的决赛，在大会纪录上是记载着‘弃权’，实际上，他们两人是被察觉此事的教官给抓回去了。两人的下场，就是被指派去看守仓库。

“要是教官再晚来个几天，说不定，决赛时就是由我们两人来争夺优胜了！”

“唉……里奥，你有没有搞错，依赛程表来看，我们两人在准准决赛时就会对上，那有机会在决赛时胜负……再说，那也是在我们能一直赢下去才有可能，说不定我们初战就败了，毕比赛场可是高手如云……”

“怎么讲这种没志气的话呢？亚利……你的克拉姆会哭的……”

亚利以笑声虚应过去，事实上里奥也知道，亚利是个不服输的人，不过，责任感让他反省自己之前的过失，所以才会说这种不合他个性的话。

“对了，你知道吗？亚利……听说雷碧亚姐已经确定要升为赤龙骑士团团长了，这是二哥给我的信上提到的。”

“哦，雷碧亚姐终于要成为龙将军了呀……以大姐的实力这是应该的，她的实力比那些不学无术的贵族们要强太多了！”

“对啊~~强到不像女人……说到这里，我记得上一届的大会优胜也是她取走的，中央或许也有考虑到那件事吧。”

“是啊！嗯~~”亚利回想起了幼年时的事情。雷碧亚是曼德尔领领主波朗伯爵（现侯爵）的长女，由于曼德尔领与优格里尔领两领邻近，两个领主家的孩子也时常来往，雷碧亚还时常一人骑着马就读自跑来优格里尔，当时她也不过才十岁而已。对于身为下级贵族的亚利，雷碧亚也是照顾有加，亚利也一直当她是自己的姐姐般看待。亚利与里奥有意加入军队，多少也是受到雷碧亚的影响。

“龙将军吗？本来是遥远的梦，雷碧亚姐终于达到了……”

成为五龙骑士团的团长，就能得到“龙将军”的称号，对于有志从军的亚利与里奥而言，这当然是梦寐以求也要达到的目标。对于亚利而言，他还有更高的目标，那就是在内战建功而被封为“圣将军”的父亲雷欧耐特。

不过，雷欧当时抛下到手的荣华富贵时的心情，此时的亚利还不是很了解……

“好快哦！再过两个月我们两人的实习就结束了，出士官学校后，你想做什么呢？里奥……”

“这个问题哦……嗯……大概会进入某个骑士团吧，说不定会是边境，父亲大人就是希望我能到女性较少的地方，唉……都是男人的地方真无聊……”

“对啊~~这真是灾难~~”

像这样在值勤中闲聊的行为，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自十多年前内战结束之后，帝国仍然是十分和平的，所以士兵们多半都比较缺乏军人该有的警戒心，即使在边境，一般的士兵也是如此，像亚利与里奥这样子还算好的，有些军官还暗地走私军需品以中饱私囊，一次内战，并未让帝国军的腐败有净空的机会……

灾难事故总是在最为疏忽的时刻发生，这是命运之神的恶作剧，在今天，这个古训又再度被证实了……在这个新月时分的夜晚，亚利发现到山的那一方有火光。

“里奥！你看到没？山的另一头有火光！我记得那里有几个村落……难不成……”

“冷静一点！亚利！这件事巡逻队应该也注意到了，这就交给他们去处理吧，别忘了我们的任务……”

两人只好继续留守，又过了一段时间，火光似乎没有平息的迹象，反而又在其他地方发生更多的灾点，传令的士兵匆匆赶来，接到增援指示后，守卫这一区粮仓的骑兵队也出击了，每座仓库都只剩下几个人在留守着，亚利与里奥也是其中之一。

这些火灾并不是普通的意外而已，在背后似乎有大规模的盗匪集团在活动，青龙骑士团本部也派出了几只部队出击，亚利与里奥事实上有些失望，如果不是被惩罚思过的话，自己也就有活跃立功的机会了。

“噫……”

感觉到异样气氛的亚利，四处张望着周围的动静，感觉莫名其妙的里

奥也随即察觉到四周诡异的气氛，对他们两人而言，这感觉有些陌生，而且让他们两人非常不快。初次感知到敌意与杀气的两人还不知大祸即将临头了。

~~~！咻的一声，一枝箭射中了仓库的木质墙壁上，两人并没有去察看究竟发生什么的余裕，因为随后又飞来了更多的箭，机警的亚利与里奥立即躲在梁柱后面，不过，反应不过来的其他士兵却被这突如其来的箭雨射成刺。

“哦喔喔喔喔~~~抢啊!!!! 粮仓就在眼前了!!!!!!”

在箭雨停息之后，自树林里呼啸起惊天的叫嚣声，十个，二十个，三十个，人群像是海浪般不断从树林的阴影处冒了出来，每个人身上都带着武器，而且行径狂暴残忍，他们一看到负伤的士兵一律加以杀害。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抢夺军队仓库的物资，村落的火势，很明显是个调虎离山之计。

“那里还有两个人！杀死他们!!!!!!”

三个盗匪一拥而上，他们看到亚利与里奥两人连备战动作都没作好，而轻视他们以为两人只是初出茅庐的新兵，不过，两道划破黑暗的银光纠正了他们的无知，只不过，要交出生命做为学费。亚利以克拉姆仅以一道横斩就将两个敌人连腰斩断，里奥的剑在敌人的脖子前留下了一道光的轨迹，这名敌人在浑然不知的情形下脑袋分家。

“记住！在对战时，一出剑就要让对方死，一定要攻击要害！在战场上，没有同情与怜悯置身的余地！”

里奥与亚利同时忆起了教官坦达洛斯的叮咛，两人也确实达到了教官的要求，亚利与里奥直觉性就将来犯的敌人置之死地。他们都没有想到，在这样的情况下初次杀人，初次杀人的冲击并未让两人有任何影响，事实上，亚利与里奥都不知该做什么反应，对方攻击我反击，然后一方死掉，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亚利看着手中染血的爱剑克拉姆许久，此时，一个想法油然而生，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出手过重了，对方的武艺与他以前曾交手过的对手相比，实在是差太多了，刚才的反击，有必要让对方死吗？里奥也有一样的想法.....

不过亚利也承认，对方的气势与杀意却是以前的对手完全无法比拟的，那股欲将自己置之死地的气势不禁让亚利怯步，以前的战斗亚利都是在充分享受着对战的乐趣，不过，刚才的战斗却只有恐怖，亚利不禁想起刚才那一剑，只是为了将眼前恐惧的存在消除才挥出去的.....

“可恶!!!! 杀掉他们！大家一起上!!!!!!”

看到伙伴被两个乳臭未乾的小子杀死，忿怒的敌人全都聚集起来要将亚利与里奥两人血祭泄忿。虽然犹豫，但是训练让两人的身体先动了起来，亚利与里奥手中的剑又将两个敌人送往地狱，鲜血染红了双眼，刚才的犹豫与悸动已经荡然无存，两人的斩击变得更加凌厉，短短的数分钟内，两人脚边已经躺满了尸体。

“呜呜呜.....快逃！”

残存的敌人落慌而逃，在白兵战无法取胜，盗匪决定用弓箭射杀两人，箭雨狂射而至，亚利与里奥见眼前处于劣势，很快就躲进了仓库来暂时躲避弓箭，亚利以克拉姆敲开厚重的大铁锁后，两人便躲进了仓库。

“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

进到仓库之后，两人合力将用一包包的谷物袋将木门堵死，对方惧于亚利与里奥惊人的实力而未攻坚，不过，两人并没有喘息的机会，自仓库深处传来的嘈杂声让两人再度戒备，在深处似乎有人自搬运什么东西似的，亚利与里奥，小心翼翼地深入探查。

“啊！这是……”

从并排的粮架缝隙中，亚利发现了几个人正在搬运架上一袋袋的粮食，他们似乎是从后门侵入的样子，很明显地，他们是盗匪的同伙。要是坐视粮食被盗走，这个罪是非常的重，亚利在一旁想着要如何阻止对手的时候，里奥注意到后面有动静……

“~~~！”

对方大胆地从后面走了过来，仿佛不知道两人的身份似的，里奥迅速转身要制服这个人。不过，他一转身时，眼前并没有任何人，事实上，是对方太矮的关系，那是一个身高还不到里奥腰际的小女孩，那女孩手中拿着破旧的布偶，以笑颜面对着错愕不知所措的里奥。

“哥哥！艾兰好无聊哦……你们在玩捉迷藏吗，艾兰也可以参加吗？”

“啊嗯……”这里怎么会有一个小女孩呢？这个疑问顿时浮现在里奥的脑海里，在一旁监视着那些盗粮者动静的亚利也注意到这孩子的存在。

“耶？里奥……这孩子是……”

“我叫艾兰！大哥哥！我是跟……”

这天真的孩子主动报出了自己的姓名，也因为如此，亚利与里奥的存在也被这些人察觉了，其中一人提着灯察看着棚架的阴暗处。

“那里有声音……啊！是……是守卫！被发现了！”

“~~~！看来是没办法了……里奥，那孩子就交给你了！这些人由我来对付！”

“放心吧！亚利！”对方人数并不多，由亚利一人来对付是绰绰有余，里奥将名为艾兰的小女孩置于身后，谨慎保护着她的安全。

亚利一人再度与武装的盗匪战斗，或许是冷静下来的关系，这次亚利就没有下手过重，仅仅让对方负伤无法战斗即可，不过，在战斗中，亚利也察觉到一件怪事，他们之中有些人懂得相当程度的战斗技巧，而有些人却完全是战斗的门外汉，看他们的装扮，似乎不像盗贼反而像是农民。

放开她!!!!!!!!!!!!!!

一个大汉高举着伐木用的斧头以无人能及的气势冲向里奥，里奥也拔剑准备迎战，不过，在他身后的艾兰却突然说了一句让里奥错愕的话。

“爸……”

“什……什么！？”

里奥一时分神转过头来看艾兰，可是，就在此时，那个男人已经用斧头劈向了自己无防备的背后……

这转身的一击，恐怕是里奥用剑以来最快的一次了，不过，如果可以，里奥情愿承受那男人的斧头，这是他事后的回想。不过当时，暴发的求生意念，加上平日的战技训练，让他身体自动动了起来，等里奥注意到时，他的剑已经划过了那男人的颈子了，温热的血自颈部断处喷出，首级向前方冲飞滚落在地上，他的鲜血溅满了里奥的脸。

哇啊啊啊啊啊啊!!!!!!!!!!!!!!

地上的首级，以毫无生气的眼神看着自己生前的女儿，艾兰的哭号声

回荡在粮仓内随即，眼见伙伴被杀的敌人都落慌而逃了。里奥失神地看着啜哭不已的艾兰以及手中染血的长剑……

“我……我作了什么事啊……”

## 第十二话 平安归来

在听了里奥阐述着那段不愿提起的过去，米莉亚才知道，为什么艾兰那孩子会是个没有表情的孩子，看着安睡在里奥怀里的艾兰，她小小的身躯竟要背负着这样的痛苦，米莉亚不禁也为他难过。不过米莉亚也知道，最痛苦的人其实是里奥……

那一天夜里，盗贼们也因增援部队的到来而溃散逃逸，不过，事件并非就此结束，青龙骑士团本部并未指示追击，因为巴洛姆军的介入，本部决定要将此事完全交由巴洛姆军来处理。

巴洛姆公国是神圣艾斯卡帝国的所属盟国，名义上是帝国的一员，不过，巴洛姆公国拥有极高的自治权，即使帝国也不得干涉其内政，有关军事、内政、经济皆独立于帝国之外，领主虽臣服于帝国皇帝之下，现任的领主“哈瓦多·巴洛姆公王”虽是公爵位阶，不过，帝国是“公王”之名称之，而与公爵有所区分。为何巴洛姆能有如此的特权身份，这是有历史上的缘故的。

在一个半世纪前，帝国尚未成立之前，艾斯卡大陆最大的两个霸权强国是“阿斯卡里亚”及“巴洛姆”，在优希亚教廷的斡旋下，大陆诸国决定合组为一个巨大帝国。而后两国的合亲，成为了现在帝国绯特烈皇室血系的本源，也就是说，巴洛姆王室亦是皇家血系的根源之一，所以皇室才如此礼遇。不过，其中也有一些因素存在，巴洛姆是当时的强国，若是当时它反对的话，现在也不会有神圣艾斯卡帝国的存在，在几经妥协，才演变成现在的情势。

这次的事件，也与巴洛姆公国有些关系，盗匪集团的成员，绝大的部分是巴洛姆的流民与贫农。由于负担不起苛税重役，这些人才会逃离公国，而到边境与山贼与盗匪集团活作，策划了这次的袭击行动。

“我……我是为了什么才加入军队的呀……我……”

亚利会如此懊悔，是在得知这些流亡边境的贫穷人民被巴洛姆军歼灭后的事了，纵使他们与盗匪合作而做出袭击村庄、抢夺军粮的事是不对的，但是，为什么一定要赶尽杀绝呢？人民会有这样反动的行为，在上位者就应该引以为戒，适时修正不好的政策才对，一向深信‘军队是为了保护人民而战’此一信念的亚利还曾经向巴洛姆军的一个部队指挥官对他们的行动提出疑问。

“歼灭！等等！不用做这么绝吧……盗匪就算了，可是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没有战斗能力的农民，而且还有很多妇女和小孩……”

亚利还提出自己的信念，希望对方能再三考虑，不过亚利得到的不仅是对方的嘲笑，他的回答更让亚利心寒。

“保护人民？你有没有说错，我们军人的工作是要维护国家及君主的权威而战，像这种不知天恩的叛徒，根本就要赶尽杀绝！而且，你也是贵族的一份子吧，那就更应该知道自己的责任。如果就这样坐视那些贱民反抗统治者的话，吾帝国的威严何在？和平也会被践踏！由稳固的阶级统治所得到的

和平基石也会出现裂隙！”

加入军队，成为一个为正义而战的骑士一直是亚利的梦想，不过，亚利已经不知道何为正义，统治阶级？人民？苦恼的亚利想起了父亲雷欧的话，人一旦有了立场，不管是效忠君主，还是为了人民，为了任何一方而战就一定是正义吗？这也导致亚利后来脱离军队，决定出外旅行的原故。

为真理而战，是亚利思考后得到的结论。而真理为何？亚利的旅行，就是为了得到这个解答……

而里奥，在这事件之后，就不再理会那件事了，他提早退团，回到了优格里尔，请了最好的医生，甚至于教廷的术士，就只为了那个因为自己的过失而精神崩溃的女孩，长达半年的疗程，总算让艾兰的病情有些起色，不过，这孩子再也无法像一个正常的孩子了，精神上的创伤让她封锁了自己过去的记忆，也让她失去了表情，成了一个像是人偶的女孩……

提到这里，米莉亚感觉的到里奥现在的微笑下，是另一个充满悲伤的自我，不知是泪已流尽还是其他因素，里奥已经哭不出来了，哭不出来就只好笑了……

“在下夺走了艾兰的父亲，也夺走了她的笑容，她的眼泪与悲哀，最可恶的是……在下夺走了她憎恨我的意识……”

里奥的笑容还是一如往昔，不过，却是像人偶般的笑容。

“在下收养她，就是希望这孩子总有一天能回想起所有的一切，到时候，在下……反正优格里尔的三少爷只是个惹麻烦的存在，少了在下或许……”

啪——！响亮的掌声自里奥的脸颊拍响起来。

“振作一点！三少！你不要说这种悲哀的话……”

“米莉亚小姐……你……”

“什么嘛！什么是麻烦的存在……侯爵大人……夫人……每个认识您的人都会为您悲哀的……还有……这孩子……她是多么地需要您……你要让艾兰二度失去父亲吗？”

“……”看着米莉亚啜泣着，里奥也了解她是真的在为自己着想，刚才那一巴掌来在里奥脸上留下微微的疼痛，此时，里奥也想起了过去也曾有一个人以同样的方式为丧气的自己打气。

“呵呵~~哈哈~~~”

“三少……”米莉亚被里奥突然的笑声弄得不知所措。

“抱歉……米莉亚小姐，在下只是想起了过去也有一个人也曾打过我一巴掌，不过，那一巴掌可就痛得多了！亚利那家伙也不知控制力道……”

“是亚利克斯大人……”

“在下记得，那时他生气得对我大吼大叫，说我夺走了艾兰的父亲，就还她一个父亲就好了！真是胡来的家伙！不过，也因此我才收养了艾兰……”

“还有这样的事哦……”

里奥并没有详述当时的情形，那时艾兰正安稳地睡在病床上，而里奥在得知结果，愧疚之余，竟打算以短剑了结自己时，那时被亚利当场撞见才挨了那一巴掌的。这些事并没有说的必要，实在也没必要让米莉亚为一件已经过去的事担忧。

看到里奥似乎已经渐渐回复为以往的里奥，米莉亚也放心下来。在骑兵队的护送下，一行人终于回到了雷德帕特城，在那里迎接米莉亚一行人的，有侯爵本人，米莉亚的老师摩里森子爵，还有闻讯赶来此地的管家赛宾斯特，

以及赛莉儿。看见米莉亚平安无事的回来，众人也十分高兴。

“小姐！看到您平安无事，赛宾斯特实在太高兴了……呜……”

“总算是平安无事地回来了，米莉亚……如果你有个万一，我还真不知道要怎么向你死去的母亲交代……”

“赛宾斯特……还是老师，让你们担心了……”

此时，里奥也将熟睡的艾兰交给了执事利道尔。

“这孩子就拜访你了，利道尔。”

“请放心交给小人来处理吧，小人会送艾兰小姐回房的……先告退了……”

在目送着艾兰离去之后，里奥便上前向雷德侯爵请罪，为自己先前鲁莽的行为道歉，不过，侯爵并没有责怪的意思。

“……没关系，既然艾兰与米莉亚小姐平安无事，我也没有责怪你的必要。”

此时，骑兵队长向侯爵请示虏获的绑匪要如何处置……

“侯爵大人，请问这些人要如何处理？是先审问吗？还是……”

“就先关到牢房吧，看他们的样子，我看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

被捕获的绑匪全都瑟缩颤栗不已，彷彿见到了什么可怕的事似的，这种情况，就算是询问恐怕也问不出什么，对他们而言，病房恐怕比牢房要来得适合的多。

此时，有个人似乎不打算就这样放过这些绑匪，虽然是没得逞，不过，她看到米莉亚身上破碎的衣物，以及一些伤痕，对他们的暴行她实在是无法原谅！

“你们这些恶魔，竟然对米莉亚姐姐——！”

在一旁沉默多时的赛莉儿取出了一把短剑，她实在无法原谅这些人伤害亚利交给自己的一个重要的人。她冲向前去，打算手刃这些绑匪。

“纳命来——！”

“住手！”

一个人影迅速上前，轻易就取下了赛莉儿的短剑，出手的人居然就是侯爵本人。由夺剑到捉住赛莉儿的动作如行云流水般自然，看见侯爵初显身手的人都大感讶异。

“侯爵大人，请您别阻止我，这些败类为什么要让他们继续活在人间！”

“他们的罪自有律法来加以制裁，我身为优格里尔领主，岂能坐视有人破坏法律，而且，你可是亚利那孩子重要的妹妹呢！”

“对啊！赛莉儿，我并没有怎样！请你不要为了我做这样的事……”

“米莉亚姐姐……好吧……是我太冲动了……”

米莉亚的劝阻，让赛莉儿放弃了手刃绑匪的想法，要是亚利在场，他也不希望赛莉儿的手染上血腥，雷德侯爵也是一样的想法。在事情总算是告一个段落之后，雷德侯爵正打算将短剑交还给赛莉儿时，他才注意到这把短剑外观装饰非常细腻，黄金加工的剑身上，有十分细致的镶嵌与雕刻，这应该是高明的工匠的作品，这应该不是寻常人家所能拥有的东西。据亚利所说，赛莉儿是贵族之后，拥有这样的东西并没有什么奇怪之处，不过，在剑脊上的一个刻印却让侯爵讶异不已。

“双龙……双龙互视的纹章……这是……”

雷德侯爵没说出来的话，是‘皇家的徽章’之事，剑脊上那两头龙互

视对立的刻印，是帝国皇室才能使用的徽章，即使是贵族也不能够使用，赛莉儿为什么会拥有皇家的东西这件事让侯爵百思不解。

“怎么会……”

“侯爵大人，您怎么了？……”

“啊！没什么……对不起，短剑还你吧，赛莉儿……”

“嗯！谢谢侯爵大人……”

侯爵忍住了差点脱口而出的疑问，是因为他想到了一个可能性，这短剑也可能是赛莉儿所属的贵族家自某位皇帝手中得到的赏赐，这种赏赐就连雷德家也有几样。

据侯爵所知，赛莉儿是十多年前帝内战被灭门的贵族家的遗孤，当时年幼的她，似乎也不知道自己所属的家门，她随身携带的这把皇家的短剑，可能是逃难时带走的。这样的说法，似乎是最合理的解释，也因此，雷德侯爵也就不再追究下去了。

“你要好好珍惜这把剑哦，赛莉儿。”

“嗯……这是家人留给我的重要遗物，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

“说这种话的你，刚才不是差点把这把短剑拿去杀人吗？”

里奥突然差嘴戏弄一下赛莉儿，两个人每次见面不斗一下嘴似乎就觉得浑身不舒服似的，这次，赛莉儿也没让里奥失望。

“哦~~是吗？若是要割下一只饶舌色狼的舌头的话，倒是没关系的呦……不过，恐怕连这把剑都会嫌脏跑掉吧……”

在两人的斗嘴声下，日子又回到了和平的状态，看着星空，米莉亚以笑颜回应着闪烁的众星，在这里，虽然不见得都是好事，有时也会有可怕的事发生，不过，米莉亚深深地认为这里是不可取代的幸福之地，她第一次感觉到这地方需要她，她也非常喜欢这块土地，在这里，她找到了自己的容身之地……

米莉亚盼望着，能尽快与另一个人在此地呼吸着相同的空气……

### 第十三话 疑云

十数日前，发生在雷德帕特城的绑架事件已经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聊天材料，这件事传遍整个优格里尔领之后，许多不肖份子多半已识相而消声匿迹，对于领内的人民而言，这何尝不是好事，不用再将自己的血汗钱交给吸血鬼般的流氓，人们也乐意卖力工作，起码他们都已知道，本领的警卫队并非只是薪水小偷而已。

“呦~~老板，好久不见了，哇啊……这次的货品不少呢！”

“这些都是上好的布料，最近西方大陆的布料需求大增，不趁机赚一笔的话怎么对得起自己呢！呵呵……”

近来佛尔盖亚大陆的战乱已息，民间对于各项物资十分需求，这位布商也是想趁机赚钱的商人之一，他自南艾斯卡运来了不少的布料，准备从北大陆以船载运到西方大陆，这样的商队十分的多，从中获利的人，也包括了大陆公路上专门提供商队物资的数多驿站，雷德帕特城也是大陆公路通过的城市之一。大陆公路带来财富，同时也带来贪婪与罪恶，比如索罗一党，如今恶势力净空，对商人们实在是一项喜讯。

“对了，我的车队在通过普罗斯山道时，那里突然多了一个临时关口，我记得以前没有的呀……奇怪……难道是战争！？”

“哈哈～怎么可能！一定是前几天的事啦，应该是警卫队要逮捕逃亡的绑匪的措施吧，战争？在艾斯卡？”

“说的也对，咱们这里可是和平之地呢！呵呵……”

布商与驿站的老板兴高采烈地谈着最近的小道消息与商业景气，事实上，在艾斯卡的人们绝大多数都和他們一样，不相信战争会生在艾斯卡。不过，在十二年前内战爆发以前，许多人也都抱着和现在的人一样的想法，每个人都相信，今日的一切在明日依旧如此……

天空晴朗如昔，摆脱十数日前的事件阴影，心情如晴空般清澈的米莉亚，正在一处河堤旁教导着艾兰拉小提琴的技巧。在那事件之后，米莉亚就时常陪伴艾兰到户外游玩，在城里，艾兰实在太缺乏同年的玩伴，这个年龄的孩子是很需要朋友的，不过，以艾兰的状况，其他的孩子或许很难接受她也说不定。考虑到不让这孩子受到无谓的伤害，米莉亚就自告奋勇，事实上，有一个人对米莉亚的决定是特别的欢喜，他就是里奥，因为如此一来，他就可以藉陪伴艾兰而时常待在米莉亚身边了。

“今天就练习这个音吧，不用急……”

“好的……米莉亚姐姐……”

艾兰很认真在学习米莉亚教她的技巧，看到艾兰认真在学习的样子，米莉亚也非常开心，米莉亚最大的期望，是希望艾兰能够露出笑容，在米莉亚心中，她认为艾兰这孩子的笑容一定像太阳般的灿烂。

“可以了，今天就练习到这里吧，我们来吃点心吧。”

草编的手提篮子放的是烤好的小饼乾以及三明治，米莉亚唤声叫里奥过来一起用餐，不过里奥正集中精神在练剑。此时，里奥用手中长剑在地上扫了一下，剑风卷起了地上的落叶。

“……”

相较于落叶满天纷乱地飞舞不息，里奥心如止水，不久，里奥握剑的右手开始有了动作，令人讶异的是，快慢不定的动作，在旁人眼中，竟像是有数只手在动似的，很快地，里奥的身影也化出了数个残像。最不可思议的，是里奥穿缩在落叶当中，他的身体却仿佛幽灵一般，像是无形的存在，落叶无视他的存在自然地落下，等到落叶全都落地之后，里奥也平静地伫立在地了。

啪啪啪！！！！

一旁的米莉亚不吝惜以掌声来表达自己的赞叹。

“三少！您真是让我大开眼界，这实在是太精湛的剑术！”

对于他人的赞许，特别是米莉亚的，平常的里奥通常都会因此得意忘形的，不过，里奥却摇着头叹息答道。

“唉……在下的剑术已经退步很多了，米莉亚小姐，请你看看这个。”

里奥弯下腰捡起数片刚才飞落的树叶，米莉亚仔细观看，在树叶上，竟然被划上了数道的刃痕，有几片都被划上了十字的刃痕，而树叶却没有被切断，由此可知，里奥斩击的精准度非常的高。不过，也有数片树叶被完全划破，也有的只有一道刃痕，虽然只占了少数而已，不过，失误就是失误。

“看来，在下还得再努力来补回这一年的空白……”

语一毕，里奥便将剑收入剑鞘。在绑票事件之后，里奥就深深地反省



过，假如这样纵容自己的软弱，到最后，他什么人也保护不了。在想通之后，他终于再度佩带尘封已久的剑，现在的他，努力要回复到以往的实力，不过，在面临战斗时，他是否能有临战者应有的坚强与觉悟呢？这是他日后必须面对的考验。

“爸爸……这是你最喜欢的牛肉三明治……”

“谢谢艾兰，爸爸好高兴！”

里奥吃了一口小女儿递给他的三明治，不知是出自内心的实话还是奉承，里奥对这三明治的美味赞不绝口。

“这真是太美味了，就连在下宅里的主厨也做不出这等美味，米莉亚小姐的手艺实在是不输给宫廷的御厨！”

“不是的……这不是我做的，这是赛莉儿做的。我……对于料理并没有什么信心，在故乡时，我几乎没有亲自下厨过……”

“米莉亚小姐你不用在意，每个人总有不上手的事物……”

里奥差一点就把‘什么！是那恋兄情结的凶婆娘……’的话说出口，而勉强将话转了过来。不过，得知米莉亚对料理不擅长一事，他也很高兴，因为越了解对方，对于拉近两人关系是很有帮助的。

随后，里奥又顺势将话题拉回到赛莉儿身上。

“原来这是赛莉儿所做的呀，嗯……任何人多少都有其可取之处……”

里奥这番话，实褒暗贬，即使赛莉儿不在，他还是忍不住要损她一下。

“对了，这么说来，这一两天很少看到赛莉儿呢……米莉亚小姐，你知道她最近都在做什么事吗？”

“嗯……最近，赛莉儿时常出门……”

“出门！难不成是去会男朋友！？那婆……啊！嗯……赛莉儿她终于有了男人了吗？我一直以为她这辈子都会是恋兄情结……真是意外……”

“怎么会……您误会了，三少。赛莉儿这两天都是去购物，她回来时都带着鲜花与一些食物而已……”

“鲜花也可能是男方送的呀！”

无论如何，里奥似乎就是打算放弃这个可能性，事实上，听里奥这么一说，米莉亚也有点胡思乱想起来，两人越争辩，盘踞心头的疑云却是越来越大。

此时，一阵马蹄声打断了两人的话题，在河堤旁的道路上，几骑全副武装的骑士急驰在道路上，在道路的另一端，还有另一批同样的人马，从装备与盾上徽章的相同来看，他们应该是同一批人才对。这两队人马在碰面之后，不知在交谈什么，然后又分散离去，往不同的道路疾行而去。

“那事件之后，警卫团的众人都很辛苦呢……”

“警卫团？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赤龙骑士团的徽章换颜色了，如果是的话，那他们就是本领地的警卫团了……黄金的龙纹，那是“黄龙圣骑士团”的部队，他们不是优格里尔的警卫队啦……奇怪？戍守帝都的部队怎么会来赤龙的辖区？”

优格里尔、曼德尔，以及帝国南部区域，皆是赤龙骑士团管辖的区域，各领内的警卫团都是所属于赤龙骑士团。而黄龙圣骑士团则是戍守帝都阿斯卡里亚的部队。神圣艾斯卡帝国五龙骑士团的部署区域如下：

黄龙圣骑士团帝都阿斯卡里亚戍卫部队

青龙骑士团东北国境及周围领域戍卫部队

赤龙骑士团南方国境及周围领域戍卫部队

白龙骑士团西方边境与周围领域戍卫部队

黑龙骑士团同白龙骑士团的领域

亚利以前曾去担任见习骑士（军校对实习生的称呼，位阶同百夫长）的骑士团，就是青龙骑士团，顺道一提，里奥的弟弟“亚佛利特·雷德”目前也是在青龙骑士团见习中。西方之所以会驻守着两个骑士团的兵力，主要是因为这里曾是十二年前贵族叛乱的发生地，事件平定之后，帝国中央才将白龙、黑龙两个骑士团驻扎此地，以防止叛乱之火再度燃起……

“帝都的部队来到优格里尔，这事情不单纯……米莉亚小姐，今天就到此为止吧，这件事在下会向父亲大人报告，在事态明朗前，请你暂时不要出门，以免发生什么不必要的误会。”

“我了解，既然这样，米莉亚就先回去了……艾兰，下次我们再一起出来玩呀！”

“嗯……姐姐再见……”

米莉亚向两人挥手道别，就走向离这不远的赛巴斯达家了。里奥虽然感觉有些遗憾，不过，这次的事情确实有些特殊，所以，他还是得回家一趟。

里奥带着艾兰，骑着马要赶回雷德帕特城，路上所经之处，也可以看到跟刚才的骑士穿着相同装备的骑兵队穿缩在城市及田野间的道路，其中，也有优格里尔的警卫团的骑兵队，由此看来，他们的行动应该是有得到侯爵的允许。看他们的样子，似乎是在找寻什么人似的，不过，就算是钦犯，这种工作交给赤龙骑士团即可，何必动用帝都的人马。很快地，里奥不再想这件事了，这一切的问题，只要等到到父亲雷德侯爵之后，一切就可明朗化。

此时，坐在里奥前面的艾兰突然说了一句让里奥错愕的话。

“爸爸……你喜欢米莉亚姐姐吗……”

“啊……这个问题……爸爸是……是……”

面对着可爱女儿认真的发问，里奥一时还不知道如何回答，不过艾兰这举动倒是让里奥有些惊奇，宝贝的小女儿似乎有些早熟。‘你不想做个妈妈吗？’这句话里奥差点就说出口，就在里奥想着要如何回答的时候，艾兰又开口了。

“我知道爸爸喜欢姐姐，可是，姐姐只是把爸爸当成很好很好的朋友而已……我知道……是因为……姐姐并不像艾兰一样是这么喜欢着爸爸……”

“艾兰……”由于艾兰坐在前面，所以里奥看不到艾兰的面孔，不过，里奥看得到艾兰的耳朵有些红润，她的脸也微微散发着热气，此时里奥已知道，这孩子正在害臊。

在与米莉亚会面之后，里奥也感觉得到，虽然缓慢，艾兰也已经有些改变……

米莉亚真是不可思议的女孩……里奥心里是如此想的。不只是艾兰，就连他自己也有了改变，米莉亚的存在，似乎一切的事物都能往好的方向发展……虽然对亚利有些抱歉，不过，里奥是不会放弃米莉亚的……

在回到赛巴斯达家之后，米莉亚就一直待在房里，里奥曾跟她提起的事，她也一五一十向家中的人说了。虽然不得以，不过时间才近午时分，天气这么好不出外走走，米莉亚觉得实在是一大损失。

咣当——！

从楼下传来了一声关门声，米莉亚往窗外望去，只见赛莉儿捧着花束，

提着一个包袱就这样出门了。此时，里奥方才提起的戏言又在米莉亚的脑海里响起，难道赛莉儿真的有个神秘的恋人？这个疑问挥之不去，在一时兴起的好奇心驱使下，米莉亚偷偷地跟在赛莉儿的背后，想确认看看这谣言的真实性……

不过，赛莉儿并非往西前去市区，反而是前去巴鲁斯镇东郊，也就是赛巴斯达家东方不远处的一处森林，那座人迹罕见的森林，当地人称之为“白雾之森”。

## 第十四话 白雾的森林，雨声不息(上)

白雾之森，一处绵延在优格里尔领东方边境，向南尽于曼德尔领北部，自高山上看下来，这座浓雾弥漫的森林就像是弦月，环抱着优格里尔领。

“这里就是亚利克斯大人提过的“白雾之森”啊……真是不可思议的地方……”

环视着四周奇景，米莉亚不时发出赞叹之语。外界还是中天的炎阳之午，可是一进入这奇异的森林，景色就变得惨白晦暗，让人有置身在另一个世界的感觉，雾色让人仿佛置身在云雾之间，不过，晦暗与肃穆的气氛，又让来人仿佛踏入了死者之国的入口，以往的旅者大半都会不禁打了寒颤，对这个奇异的领域起了敬畏之心。

不过，很不可思议的，是米莉亚并未像前人一样，因这森林带给人的肃杀之气而却步不前，米莉亚反而感觉到一股莫名的温暖，甚至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期待，在这奇妙的森林里，似乎正有某件事即将发生似的……

“啊……糟了，我跟丢了……赛莉儿走到哪里去了……”

在米莉亚的注意力一时之间被森林的奇景吸引的时候，赛莉儿的身影就完全消失在迷雾当中。赛莉儿以及偷偷跟随在背后前来的米莉亚两人，都一直在林中的道路上玩着跟尖游戏。这条林道是前人所开辟出来的，只要走在林道上，即使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朦胧大雾，也不至于会迷失在白雾之森当中。情急的米莉亚立即加快脚步追赶而去，可是奇怪的是，米莉亚竟然追不上一直以散步速度行走的赛莉儿，赛莉儿仿佛已经消失在这弥漫着白色云烟的树海当中。

“怎么办……”

找不到赛莉儿的踪影，米莉亚显得不知所措，她自己还在林间的道路上，只要回头就可以出这座森林，可是赛莉儿似乎是离开了林道而进入了森林深处，在这座即使是当地人也会迷失的广大树海，赛莉儿也未必能安然脱身。就在米莉亚犹豫是否要进入树海去寻找赛莉儿的时候，自森林深处突然响起了阵阵的呼声。

~~呼呼~~隆隆隆隆~~~

这奇妙的声音似乎是风吹啸在林木之间所引起的，但是就在此时，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米莉亚周遭的雾气逐渐淡薄，视界也变得清晰，散至一旁的雾气却仿佛成了白色的雾壁，一条白色的通道向森林深处延伸而去。

“这是怎么一回事……”

米莉亚不知这异象为何会发生，仿佛是森林在引导自己似的，米莉亚也不知不觉走进了这白色的通道。此时，米莉亚发现到，在左测林道旁，有

一个石堆。石堆的基座是以数颗拳头般大的石头堆成，这些石头围绕着一个很大的石块，米莉亚不懂矿石的分类法，不过，这宛如碑石般的石块有着光华且漆黑的外观，黑石表面镶嵌了杂质，让这个黑石仿佛是繁星夜空的缩影。

奇妙的石堆并没有占去米莉亚多大的心思，随后米莉亚就这样继续走了下去。这奇妙的白雾通道似乎只是大自然的一个偶然罢了，米莉亚走了一会，这通道又逐渐被雾气侵入，不过，米莉亚并不在意，她持续走下去，逐渐地，四周的雾气逐渐淡薄，阳光甚至能穿透射入。在这终年不散的白雾之森里，竟奇迹似的也有这样没有雾气环绕的领域。

由于没有了白雾的阻隔，米莉亚便可以清楚看到四周的景象，在前方不远处，有一棵巨大擎天的古树伫立其中，四周的树事实上也是非常的高，不过与这棵古木相比仍略逊一筹，这棵古树宛如森林的长老。

“啊！赛莉儿！原来她到这里来了！”

赛莉儿并非如米莉亚所想的那样是迷失在树海之中，相反地，赛莉儿正悠闲地拿着一支竹扫帚在打扫着。看到米莉亚，赛莉儿讶异的神情绝对不会比米莉亚要少的多。

“米莉亚姐姐，为什么……你会来这里？”

“我……我只是有点好奇，因为赛莉儿你这两天时常出门，所以我才……”

真正的理由，其实是方才里奥所谈到的谣言，不过，米莉亚并没有提起，只是不好意思而已，而且一旦说漏了这件事，也只会把情形弄的更加复杂罢了。

“即使是本地人，随便闯入白雾之森也会有迷失的危险，你也真是太鲁莽了些，米莉亚姐姐……还好你没有走失……”

“我……我是看到路旁有个石堆才进来的……”

“那石堆……哦！那是汉斯大哥放的路标，到这个地方的路上都有类似的石堆。”

“原来那是汉斯先生设置的……对了，这里是哪里？赛莉儿你来这里作什么呢？”

特地设置石堆来作为通往此地的路标，这个地方应该不是普通的地方才对，赛莉儿知道米莉亚在疑惑什么，她很快就解开了米莉亚的疑问。

“这里是亚利哥的母亲 - 阿芙莉娜的安息之地，我只是来扫墓而已。”

“亚利克斯大人的母亲的墓地……”

米莉亚注意到古树巨大的树根盘结之处有一空地，在空地上有一面黑色的石板，石板的质材和米莉亚在林道旁看到的石堆是同样的质材。石板以略为倾斜的角度平铺在空地上，这似乎就是墓碑，上面还刻着一些字，刻记上的漆大半已剥落，表示这墓地已经有相当的历史了。不过，墓碑与周遭都整理的相当乾淨，碑面被擦拭得光亮如昔，四处也没有杂草丛生的现象，赛巴斯达家的人们时常整理这个森林的墓园。

“本来花一天就可以整理完的，不过，我忘了带雏菊过来，所以今天又过来了。让你担心了，米莉亚姐姐。”

“嗯，没什么的……噫？雏菊？”

米莉亚注意到墓碑旁的花并非是雏菊而是紫色的薰衣草，她好奇的问了一下，赛莉儿则带米莉亚到离这墓地不远的一处地方，那里也在古树旁，赛莉儿所带的雏菊就好好的摆在三个石堆旁。

“这是我爸爸妈妈……以及哥哥的墓地……雏菊是我爸妈最喜欢的花……”

赛莉儿心平气和地向米莉亚解释这简陋墓碑的来由，不过此时的米莉亚可是大感震惊，因为赛莉儿的话，在加上刚才她说‘亚利哥的母亲’这句奇怪的话，米莉亚察觉到赛莉儿并非亚利的亲生妹妹的事实。

“这么说！赛莉儿……你是……”

“嗯……我的确不是赛巴斯达家的人，亚利哥跟我并没有血缘关系……”

十二年前，神圣艾斯卡帝国爆发了一场内战，部分贵族向中央揭示反旗，这件事米莉亚以前就曾听说过。而赛莉儿的家族是是因参与叛军而遭灭门的事实，米莉亚是此时才得知的。亚利的父亲雷欧就是当年平定国内乱的英雄，一个是叛党遗族，一个是平乱功臣，这个组合实在是不太寻常。

“我爸爸只是个平时喜欢写写诗，偶尔画幅画的贵族……对于我而言，爸爸一直是个温柔体贴的好爸爸，妈妈一直是爱撒娇的我最好的去处，我还有一个大我五岁的哥哥，他总是竭尽所能无微不至地保护我，爱护我，我一直以为这样幸福的生活会持续到永远，直到那一天……”

讲到这里，赛莉儿不禁哽咽起来，米莉亚还是第一次看到赛莉儿脆弱的一面，她所背负的是米莉亚难以想像的悲伤过去。

“……那一年我才四岁，当时的我，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战争，我知道那场内战的存在，已经是战争结束的时候了。那一天，许多凶恶的军人闯入我家，不分青红皂白就到处杀人，连仆人都不肯放过。当时，我躲在庭园的树上而侥幸逃过一劫，可是父母与哥哥所待的房子，却被那群军人放火焚烧，那一天，我一直看着昔日的家被大火吞没，被反锁在房里的人拼命敲打着门，那敲门声我一直深深的记在心里……那景气、那声音，在这几年不时出现在我的梦中……”

讲到这里，赛莉儿已经泪流满面。

“……后来，我一直在外面流浪，还曾经被人口贩子捉去，成为一个扒手……一直到我十岁，也就是六年前，有一个有恋童癖好的贵族看上了我和几个与我相当年纪的女孩子，他将我们买去……在被带走的时候，我杀了他一刀而俟机逃走，就是用这把短剑，这是我的哥哥送给我的短剑……我一直小心翼翼地藏起来，不让那个人口贩子发现，因为这是家人留给我最珍贵的遗物……”

赛莉儿取出了腰际那把黄金而有双龙纹章的短剑，她凝视着短剑的眼神是充满了悲伤，脸颊上的泪痕已乾，可是，赛莉儿淌血的心是否已平复，外人是无法得知的。

此时，赛莉儿向米莉亚问起了一个问题。

“米莉亚姐姐，你有看过亚利哥的胸口吗？”

“耶……耶……有的，在替他换绷带的时候……”

亚利与龙人的那一战，他受了不少伤，其中，腹部还被利物贯穿，不过很不可思议的是，亚利的伤在短短的几天就几乎痊愈，米莉亚亲自为他换绷带的时候，那些伤几乎都看不见了。根据汉斯的说法，这是亚利的剑克拉姆神秘的力量之一，所以亚利的伤才会如此快就好了。

不过，在亚利的胸口心窝之处，却有一道极大的伤痕，伤痕非常明显，而且在心窝之处，这是致命的位置。亚利向米莉亚解释说这是以前的旧伤，可是以克拉姆的力量，亚利的其它旧伤早以痊愈消失，但是这道伤却明显如

昔，这道连克拉姆的力量都无法完全消除的伤痕曾令米莉亚十分在意。

“亚利哥胸口的那道伤疤……是我杀伤的，也是用这把短剑……”

“耶~~为什么？”

“为了复仇……”

赛莉儿将短剑收入剑鞘，又放回腰带里，然后，她慢慢地叙说为了报仇杀伤亚利的整个经过。

“……在我以扒窃维生的时期，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也开始得知那场内战的事情，那时，我得知平定这场内战的英雄，也就是亚利哥的父亲雷欧耐特的存在后，才七、八岁的我，就已经有手刃仇人的打算……我知道当时命令肃清叛逆贵族的人并不是亚利哥的父亲，他也是因此愤而辞官，不过对于当时的我而言，雷欧大人、赛巴斯达家都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之后，我逃出了人口贩子的掌握后，我心里只有一个打算，那就是报仇！憎恨是我所剩的一切……”

“六年前……我听亚利克斯大人提过，十年前，雷欧耐特大人就离家而生死不明，所以，赛莉儿你的目标就转移到亚利的身上……”

“对，就跟米莉亚姐姐你说的一样，我将目标转移到亚利哥的身上……我已经记不得究竟袭击亚利哥多少次了，每一次都被汉斯大哥当场阻止，亚利哥总是站在汉斯大哥的身后，当时的我并不知道，其实亚利哥的心也是十分痛苦自责的，一直到我终于成功刺杀了亚利哥的那一天为止……”

此时，雨滴间断自天空落下，不知何时，晴朗的天空已经被乌云所掩，突然的一场阵雨，使得白雾之森变得比平时还要昏暗不明。巨大的古树的树荫恰好提供了避雨的场所，米莉亚赶紧跑了过去要躲雨，不过，赛莉儿却坐了下來，任凭雨水拍打在身上……

“赛莉儿……”

“下雨了吗？对了，那一天……也是这样一直下着雨……我躲在墙角，可是雨水还是让我淋湿一身……亚利哥从后门走了出来，他居然将一直想杀害他的我带进屋里，给了一条我毛毯和一杯温热的牛奶……”

在森林阴湿的环境里，赛莉儿的喘气顿时成了白雾，这让她想起了那一天她捧在手里的牛奶散发的温热蒸气，还有那暖至心里的感觉……

“牛奶很烫的，小心点……对了，你那身湿掉的衣服也要换掉，不然会感冒！对不起，我家没有女孩子的衣服，穿我的你不介意吧……还有……”

“……为什么……”

“耶？”

“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我一直想杀你呢！”

这是两人之间的首次交谈，赛莉儿无法理解眼前这个仇人之子、自己欲杀之后快的人为什么要对自己这么好，由于淋雨着了风寒的关系，赛莉儿的体温有些高，不过，她的忿怒掩盖了病痛，略高的体温反而让她的情绪有些激动兴奋。

“我只是……只是觉得……不能就这样放着淋雨的你不管，只是这样而已……”

## 第十五话 白雾的森林，雨声不息(下)

“你不要摆出那幅假惺惺的模样！”

铿锵一声！赛莉儿掷出的杯子碰撞墙壁而破碎，乳白色的热牛奶洒满一地，因破坏行为使得怨气一时得以发泄的赛莉儿，却因为风寒带来的高热而倒地。见状的亚利赶紧前去搀扶起赛莉儿虚弱的身体，发着高烧的赛莉儿几乎快昏厥了。

“……走……走开……我不需要……不需要你的同情……”

“怎么办？好高的高烧……我……我去找汉斯一下，汉斯一定能治好你的病的！等一下，我一会儿就回来！”

亚利将赛莉儿扶到椅子上，只见赛莉儿病喘喘地趴在桌上，心急的亚利赶紧去找寻汉斯。正在打扫二楼走廊的汉斯在还搞不清楚状况的情形下就被亚利一把拉去一楼的饭厅，到了饭厅时，那里已经空无一人，只见后门被风雨吹拂得摆动不停。

“耶！她呢？她到哪里去了……”

在询问过亚利这件事的整个经过之后，汉斯才知道亚利因一时心软而带那个想杀他的小女孩进到屋子的事。亚利虽然是出自善意，汉斯还是忍不住要说说亚利。

“亚利少爷……我知道您的感觉，不过，您的善意对她而言，可能只是种羞辱，那孩子一心一意将您视为不共戴天的仇人呢！”

“我知道……可是，我就是不能这样放着她不管……我只是想……想能如何为她做些什么？虽然她将我赛巴斯达家视为仇敌，不过，我不认为爸爸需要负什么责任，爸爸也是为了和平投入内战的……可是结果却让那孩子家破人亡，让一个十岁的女孩子成为充满仇恨的复仇鬼……一般这样年纪的孩子都是无忧无虑……想到这里，我就……”

此时，亚利诚挚地向汉斯请求一件事。

“汉斯！那孩子现在正发着高烧！我们不能让就这样她一人到外面去，天黑了，现在又下着雨，而且她又生病了！那孩子说不定会发生什么意外！拜托！跟我一起去找她吧……拜托你！汉斯！”

“亚利少爷……”

汉斯了解亚利的个性，不久他就答应了。虽然这女孩仍然具有危险性，不过只要自己看牢一点，应该是不会出什么差错才对。

“少爷，找人的工作就交给我汉斯吧！请您回房去休息一下，以我的立场，是不能让少爷您在这样的雨夜里四处徘徊的……”

亚利仍打算要一同去找人，不过在汉斯的坚持下，他才打消了这念头。亚利也知道汉斯是个相当有才干的人，自己凡事上也十分依赖他，在冷静之余，亚利也放心将这件事交给汉斯而回房等待消息。

看着亚利离开回到自己的房间之后，汉斯拿了雨伞也准备出发找人，就在这时，汉斯注意到某件事，饭厅有三道门，一道通往厨房，其于两道是通往一楼左右的走廊，在通往另一个走廊的地板上有一道湿濡的脚印通到门口，此时，汉斯的心里顿时浮现了不祥的预感。

“难道……”

汉斯赶紧循着脚印跑了过去，赛莉儿恐怕还在赛巴斯达家里，为免那孩子做出什么傻事出来，汉斯心急的四周找寻她的踪影。

就如汉斯所担心的，赛莉儿正躲在某处，虽然高烧使得她的视线逐渐模糊不清，不过，她还是努力保持清醒，透过隙缝，等着目标到来，她双手

紧握着一把黄金短剑。

.....再等一下.....爸.....妈.....哥哥.....我就快能替你们报仇了.....

.....好冷.....

虽然复仇的心使虚弱的赛莉儿得以支撑到现在，不过病痛与高烧仍不停折磨着赛莉儿，虽然全身发着高烧，不过，赛莉儿却感觉十分寒冷，握剑的双手在颤抖着。湿透的衣服不停在夺去她的体温与体力，亚利给她的毛毯仍盖在她的身上，可是保温效果有限，此时，赛莉儿不禁想起那杯温暖的热牛奶.....

牛奶虽热，但是真的让赛莉儿暖到心里的事物，是自己仍瑟缩在雨夜的屋角处时，亚利向她伸出的手。自幼颠沛流离的生活，像这样的情形早就不是第一次，有时还会被人当成小乞丐而遭受欺负殴打，那些人带给她的都是冰冷的恶意，讽刺的是，赛莉儿却在仇人的身上得到了失去已久的温暖。

房间的门被打开了，这声音让赛莉儿警觉起来，透过隐蔽的缝隙，她终于看到了等待已久的目标，亚利终于回到自己的房间了。

.....来了.....

回到房屋的亚利，因为担心刚才的事而未注意到房间有什么奇怪的地方。随着脚步的接近，赛莉儿心跳加速，疲惫与高烧让她几乎快昏厥过去，此时，她忽然想起了刚才的事，以及亚利对瑟缩的她露出的笑颜。

.....我在想什么.....他是我的仇人啊.....

到了这时，赛莉儿反而犹豫不决，亚利的温情让她感到迷惑，因憎恨而冻结的心似乎已经有融化的迹象。可是就在这时，打算换上睡衣的亚利打开了衣橱，躲在里面的赛莉儿以迷惘的表情看着亚利。

“啊！原来你在这里，我很担心.....”

“.....”

赛莉儿没有说什么，她也没想到要做什么反应，可是，她的身体却遵循着混乱意识中的某道命令而行动了，在她反应过来之前，噗嗤一声！她手中的剑已经贯穿了亚利的胸口。

“呜呕！.....这.....如果这样的话.....”

“耶？”赛莉儿恍惚地看着亚利，心窝被刺了一剑的亚利居然以笑容看着亚利，而且，他居然还以身负致命伤而颤抖的双手紧紧抱着赛莉儿，自剑脊凹槽溅出的暖热的鲜血染红了赛莉儿的衣服与脸。

“这样就好了.....如.....果.....这样你.....你就能.....消气的.....话.....我没有.....怨言.....你.....你叫什么.....什么名字.....”

“赛.....莉.....儿.....”赛莉儿恍惚地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赛莉儿吗？.....笑容比.....较.....适.....合.....你.....抱歉.....虽然不是.....爸.....的.....责任.....不过.....战争.....夺走.....了.....你.....的笑容.....我.....我.....”

亚利紧抱着赛莉儿的双手无力地垂了下来，此时，赛莉儿才发觉，自己失去了某项无以取代的珍贵事物.....

“.....多年来累积的增恨全随着那一剑而消失了.....可是，最让我心痛的是，我一直期望得到的某项事物也随着那一剑而失去了.....就是那温暖的拥抱，那时亚利哥紧抱着我时，仇恨已不存在了.....那时的温暖早已占据了我全部的心.....”

支持着这几年来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的赛莉儿的事物是家破人亡



的憎恨，事实上，在赛莉儿几乎完全被憎恨冻结的心的某处，仍存在着一颗期待温暖的心之种子，只是在冻结的心田里，没有让这颗种子萌芽的地方。

那一剑，让憎恨的冰融化了，亚利温暖的心意，也让那种子萌芽了……

“然后……然……后……”

话还没说完，赛莉儿突然间倒了下去，米莉亚见状赶紧将她扶起来，似乎是淋雨的关系，米莉亚因听的入神而忘了赛莉儿一直淋着雨，湿冷的雨水使得她体温遽降。

“赛莉儿！振作一点！……怎么办？”

这场阵雨使得白雾之森不知不觉变得极为阴湿，米莉亚也注意到四周气温的遽降，情不得以，米莉亚只好扶持着赛莉儿冒雨离开这座森林，她将赛莉儿带来的包袱巾披在两人身上来避雨。

“嗯……我记得路标是在那里……”

米莉亚搜寻四处，才找到赛莉儿曾提到的路标。力气不大的米莉亚尽力搀扶着赛莉儿，一步一步循着路标的指示前进。不过，湿冷的雾气仍然无情地夺去两人的体温，走了一段距离之后，米莉亚也感到体力不支了……

“亚……利克斯大人……对不起……我……”

体力耗尽的米莉亚与赛莉儿便这样双双倒卧在湿濡的草地上，在米莉亚的意识即将消失之际，她隐约听到了某种声音，那是鞋子踩在草地上的声音。

“谁……”

“这种地方怎么会有两个女人在这里？噫！她是……”

米莉亚尝试着要抬起头来看清眼前的人，不过，顿时眼前一黑，她就这样昏厥过去了。眼前的人是友是敌？目前仍不清楚，不过，两人的命运现在全操纵在他的手中……

~~沙沙~~！海浪不断拍打着船腹……

在遥远的东方海域上，有三艘船正朝着艾斯卡大陆航行而来，这片海域，昔日还被称为魔海，是让无数航海者闻风丧胆的恐怖海域。不过，在都沙事件结束之后，魔海就永远成为历史名词了。

“汉斯先生，请您看一下现在的航向有没有偏离呢？”

“嗯……以星座的位置来看，船行进的方向仍是北北东，请您告诉船长，这两天继续保持这个方向前进，到那时会遇上大陆延岸的海流，那时我会再下另一个指示的。”

“遵命！汉斯先生！”

目前这船队几乎都是靠汉斯的指示在航行着，船员们简直完全把汉斯当成船队的指挥官了。其实这也难怪，以前因为魔海的缘故，这一带一直是禁止航行的区域，有关此海域的海流、岛屿、季风等资料几乎是零，原本还有一些船员因对魔海的恐怖而险些引发动乱，不过，这几天下来，情形已经稳定下来了，船队仍平安无事地航行在这从未有人到访的海域上，所有的船员对于汉斯的博学多闻都深感佩服。

此时的亚利，正站在甲板上望着海洋尽头的海平线，在海平线的延伸之处，就是久违的故乡神圣艾斯卡帝国。数个月前，自己还满怀期待地踏上旅程，打算藉着旅行以自己的双眼来确定什么才是真理与正义，并且磨练剑技，以期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骑士，一个侍奉真理为君主的骑士。不过短短的几个月，自己就不得不踏上归乡之路，最初因为质疑骑士存在的真义而踏上

旅途，如今，亚利却带着更多的谜团回来，自我存在与其意义，这些答案，全都在最初的原点上……

此时，汉斯走了过来……

“亚利少爷，您在想什么呢？”

“嗯，没什么，只是想起了一件过去的事……你还记得吗？汉斯，赛莉儿来到赛巴斯达家时的事，那时，她用剑刺杀了我……现在想起来，一直在我心底的一个疑问终于有了解答了……”

“少爷指的是……”

“现在还跟我装什么，当时我受的伤可是致命伤，汉斯，那时是你救了我吧……如果不是你，就是我自己潜藏的那个力量……”

“的确，替少爷疗伤的人确实是汉斯我，就算没有我，少爷也会没事的……不过，少爷的力量才真的伟大，您不是以您的“心”消弭了赛莉儿的恨吗？我的力量顶多能治疗肉体的伤罢了，亚利少爷您的力量却可以抚平内在心的伤痕……”

“是这样吗？那也是御子的力量吗？”

有关那件事，亚利已经没什么印象了，不过，听了汉斯的话，亚利沉重的心情也舒坦些了。潜藏在自己体内的御子之力，似乎也不完全是可怕的力量，如果真如汉斯所说的一样，亚利对于那道神秘的力量似乎也有一些期待……

这趟航期不明的海上之旅，目前仍不知何时才能抵达终点……

## 第十六话 再会的雨雾之森

在一间简陋的木屋里，从外观看来似乎已经很久没有人居住了，不过，窗户里却映射出橙红的火光，许久未被使用的砖砌的火炉里正燃烧着火，燃烧的木材不时崩裂出火花，屋外的雨水不时拍打着顶上的屋瓦，两种声音在寂静的森林中竟也谱出了协调的音律。

“……”

有一个男人正坐在炉灶前，以木制汤匙不停翻搅着铁锅里的汤。有几件衣服以半圆形的方式围绕着他以及火炉，那些衣服都是女用服装，外面正下着雨的缘故，他只好把屋里当成临时晒衣场。这些衣服原来的两位主人正安稳地睡在屋里唯一的床上，靠墙侧的金发少女名叫赛莉儿，靠外侧的红发少女名叫米莉亚，在破旧的被子下，是两具全裸的身体，两人都不是有胆子裸睡的豪放女，只是因为不得已的因素才如此的。

“嗯嗯……这……这里是……哪里？……”

“你醒啦……”

清醒的红发少女睡眼惺忪地看着声音的主人，模糊的视线逐渐清晰，那个男人的身影也逐渐清晰，而且竟是如此的熟悉，白雪般的发色让米莉亚认出了这年轻人的身份，他就是在数日前自索罗那群恶党手中救了自己以及艾兰的流浪战士 - 韩。

“啊啦！是您呀……我记得您是……韩大人吧……”

“……”韩并没有立即答话，而且，他的视线也没有看着米莉亚的眼睛，而是稍微偏下一点，不久他就回答了。

“让我看绮丽的景色我是很高兴啦！不过，淑女还是要注意一下吧……美丽的红发小姐……”

“耶？”米莉亚一时还反应不过来，不过，等她随着韩的视线将头低下的时候，她才注意到被子下的身体是一丝不挂。

“啊——！怎么会这样？我的衣服……”

米莉亚赶紧将身体缩到被子里，她的脸颊顿时泛起不输自己发色的红潮，隐约露出的肌肤亦是樱红一片。

“真是抱歉！我在森林发现你们俩的时候，你们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所以我才帮你们脱下来。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虽然是晚夏时份，不过，像这样下雨的夜里，森林的湿气是可以轻易将你们两人冻毙的！”

“……”米莉亚仍红着脸一语不发，韩便问道说……

“怎么了？”

“请……请您将头转过去好吗？”

“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抱歉抱歉！”

韩笑着将头转了过去，不过，两人的衣服仍然还没烘乾，米莉亚也只好继续瑟缩在被子里。之后，韩才知道米莉亚与赛莉儿两人是为了扫墓才来到这白雾之森里的。

“真是胡闹！发生这种事就不应该随便乱走动，应该待在原地等待救援才对……不过，在这种鬼地方，我想也不会有什么救援可以等的……”

说着说着，韩还是把头转了回来，背对着人家说话让韩十分不耐烦。想到韩二次救的恩情，虽然害羞，米莉亚也不好意思再要求对方转过身去。

“上次的事还未向您道谢，现在又承蒙您的相助，实在是非常感谢……”

“哎呀！上次就说过了，我只是一时兴起而已，我也可能会见死不救！你不用放在心上，我不会要求什么回报的！”

虽然韩对此事表示完全不在意，不过米莉亚早已将他的恩情牢牢记在心里，如果有什么她能做得到的事，米莉亚一定会尽力的。

“韩大人，这里是您的居所吗？”

米莉亚突然提起这个问题，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从刚才她就注意到这木屋已经很久没人居住了，有些地方还积了很厚的灰尘，这里应该是很久以前被人遗弃的屋子，韩的回答证实了米莉亚的想法。

“不是，我只是借住一下而已，在此地落脚之前，我已旅行将近一个月了。我大概会待一阵子再出发吧。你不要叫我“大人”了！实在怪难受的……”

“嗯……韩大……韩，请问您是哪里人呢？”

米莉亚好奇地问道，不过她的举动似乎让韩有些不悦。

“米莉亚，不要以为我救了你两次就以为我们很熟了！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对……对不起！”

米莉亚察觉自己似乎忘形地问了太多的问题，她立即为自己造成对方的困扰表示歉意。韩也并不是说多在意，自己刚才的话或许是太重了些，韩也察觉到了。

“我的口气可能重了些……不过，这就是我的个性，请你不要在意！”

韩虽然看起来疑心很重，可是，真实的他或许并不是这样强硬，米莉亚是这么以为的。不过，韩确实有极为激烈的性格存在着，尤其是愤怒、激动等破坏性的人格特质，在战斗时更为明显。在那一夜，被人挑衅的韩就因

此杀尽索罗那群恶党，这也是事实。

此时，赛莉儿也缓缓自沉睡中苏醒过来，不同于米莉亚，她的反应可是相当激烈。

“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会在这里？而且我的衣服……”

“赛莉儿，其实是……”

在米莉亚的解释下，赛莉儿才知道事情的经过，不过她还是非常的不高兴，此时，她向韩提起了一个疑问。

“喂！你看到了吗……”

“什么喂！我的名字叫韩！什么看到，你以为我想看吗？”

“这么说你是看到……看到我的……裸……色狼！”

“这是你救命恩人的态度吗？什么色狼！我就是全部都看到了，而且是一清二楚！

你是想怎样！？难道要我付钱吗？”

这只是韩的负气话，其实，当时房里是一片黑暗。不过这一句气话，足以引发另一个火山的爆发……

“色狼！变态！龌龊！……(省略)……卑鄙！下流！无耻之徒！！！！！！！！！”

“去！救你时还一幅要死不活的样子，现在你的精神倒好了，还好的过头了……该不会……你“那个”来了……”

“你——！”韩不经意的一句话，换来了一个枕头的攻击。这样简陋的房子，枕头当然不可能是有钱人所拥有的那种充满棉絮的舒适枕头，赛莉儿掷出的枕头里面是塞入木头的，韩的脸就这样当场被这种几乎视同凶器的物品打个正着。

“干什么！你这八婆！”

“色狼！变态！龌龊！……(省略)……卑鄙！下流！无耻之徒！！！！！！！！！”

不知花了多少时间，这场惊天的舌战才得以平息，本来米莉亚是想出来劝架的，不过，当时韩所说的气话，她也不禁相信了一些，想到自己隐私的身体被人一览无遗，她害臊得不知如何是好。不过，最后米莉亚还是相信韩的为人，就算是事实，米莉亚也只好算了，毕竟是不得已的情形……

“韩，您的脸没事吧……”

“不碍事！一个枕头怎么可能伤得到我！”

这不是逞强话，被硬物正面击中脸部，一般人的鼻梁恐怕会当场断掉，不过，韩的脸是一点擦伤都没有，韩似乎有不同于一般人的某种特质。

两人的衣服终于烘乾了，在穿好衣服之后，两人在想待会要怎么办，夜已深了，而且又下着雨，而且又身在不知所在地的木屋里，在这里待上一晚等天亮后再离开是比较好的作法。不过，赛莉儿仍坚持不与野兽同处一室，被当成野兽的韩似乎也不打算与一个凶婆娘待上一晚。最后，他乾脆直接带着两人离开这里。

“实在是太麻烦您了……”

“无所谓，能耳根清静就谢天谢地了！”

在韩的向导下，米莉亚与赛莉儿总算回到了白雾之森的林道，仔细一看，汉斯以前放置在林道的路标石堆就在附近，韩暂住的小木屋其实与墓地刚好是相反方向。

随后，两人在韩的保护下，总算离开了白雾之森。

“伞与灯火都拿去吧，路上应该不会有事才对，不过，还是小心为

上！”

“谢谢您，韩。”

“或许是缘份吧，不过这不是什么好事……如果可以，尽量我们别再碰面了！如果不想惹祸上身的话……”

或许是长久的孤独才使得韩说出这样的话吧，米莉亚是如此认为的。此时，一直默不作声的赛莉儿终于吞吞吐吐地说了话。

“刚才……我……可能……说了什么……不中听的话……抱歉……同时……感谢你……伸出的……援手……”

看到赛莉儿勉强自己的样子，韩顿时觉得有趣，结果不经意就说了一句讽刺话。

“天要下红雨了吗？”

“……”

这次，赛莉儿倒是忍下了这口气。

韩并没有送行，就逡行离开了，米莉亚与赛莉儿也连夜要赶回去，如此晚归，在赛巴斯达家的赛宾斯特一定正在担心着两人的安危。而且，来自帝都的黄龙圣骑士团的部队正在此地进行着某项不明的任务，在这平静的优格里尔冷领里，似乎正有某种不明的事态即将发生……

……呜……呜呜……

在昏黑的白雾之森里，隐约回荡着某种低声的喘息声，而且还不时传出急促的脚步声，某个衣着狼狈，行迹像是受惊的野兽的男人漫无目的在森林里胡乱奔驰着，他异常恐慌的表情，仿佛背后有人在追杀他似的。

他的衣物虽然破损不堪，不过，其料子却是非比寻常，那是贵族才用得着的高级布料，这个人可能是个贵族。可是，一向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贵族又为何会弄得如此狼狈的下场呢？戍守帝国的黄龙圣骑士团的部队在非其辖区的优格里尔领出没，似乎透露着某种信息，在帝都阿斯卡里亚，似乎发生了某个事件……

“呜……呜哇……可恶……”

白雾之森正发生着奇妙的事件的同时，刚送米莉亚两人回去的韩，在归途中却发生了不寻常的变化。他突然间痛苦地跪倒在地上，汗如雨下，每滴汗滴下在雨水形成的水洼时，汗水的热度竟然让水洼顿时沸腾冒烟，就像滚烫的油低落在水里一样。

“呜喔喔……可恶……我的身体又……”

韩痛苦得弓着背跪倒在地，此时，他的身体隐约泛起了白光的波动，水汽也缓缓冒出，仿佛韩体内的血正在沸腾中。这旁人难以想像的痛苦，终于让韩忍不住大叫出声！

吼喔喔喔喔啊啊啊啊啊啊啊!!!!!!!!!!!!!!!!!!!!!!

韩的痛苦转化成猛虎般的咆哮，响彻在这白雾之森当中……

## 第十七话 赤龙将军雷碧亚

在雷德帕特城的城下町，依然热闹如昔，不过，不时巡逻穿梭在街道间的骑兵集团让气氛增添了一丝紧张。昨天与米莉亚分别后的里奥，因为对于理应戍守帝都的黄龙圣骑士团的部队为什么会出现在优格里尔领 - 赤龙骑

士团的戍卫领之一这件事抱持疑惑，为了了解这件事的原由，里奥特地回到家里欲直接向领主父亲询问这件事。可是，当他回家的时候，雷德侯爵早已经出门了，据下人表示，侯爵是北上到帝都去了，而且临行时行色匆匆，堡里的下人并不知道侯爵是为了什么事而前往帝都的……

在家里待了一天也得不到解答的里奥便不耐烦地离开了，在下町露天广场喝早茶的里奥正在想着这些事。雷德侯爵的北上与黄龙圣骑士团来到此地应该是源于相同的原因，不过，会让做事一向仔细明了的父亲慌忙到连事情都未交待清楚就急忙北上，在帝都应该是发生了相当大的事件才对。

“唉……真是麻烦……父亲大人居然在这时候跑掉……”

里奥郁闷地啜饮了几口茶，也许是因为太过专心在想这件事的关系，以致他没有注意到周遭的状况。此时，与他一起出来散心的小艾兰轻轻拉扯着他的衣角，让他的意识回到了现实。

“爸爸……这张纸……”

“艾兰，爸爸不是跟你说过，不要随便拿陌生叔叔给的东西或是捡地上的脏东西吗？什么吗？……好脏的纸……”

里奥也难得有严肃的一面，还没有成家的里奥似乎也已经有了父亲的架势，眼前的这位年轻爸爸，实在很难让人相信他与传闻中的“优格里尔之狼”会是同一人物。

“奇怪……哪里来的通缉令？最近有强盗出没吗？”

里奥自艾兰手中拿过了这张纸，油印刷的草纸因为被雨淋湿而且又被路人踩过，所以上面的图文有些模糊，不过，图形的轮廓仍然能看得出来是个人的上半身画像。图像会被公布在纸上，多半都是通缉在案的犯人。在冒险者公会里，有一群专门缉捕赏金首等重大罪犯的赏金猎人，在那里像这样的悬赏令堆积如山。可是，在里奥的印象当中，优格里尔领并没有公会分社的存在，这张通缉令应该是帝国官方所发出的。不过，这张通缉令被标上价码应该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

画上的人物已经模糊不清，要辨识已经是不可能了，就连那些文字都很难阅读，里奥勉强地将内容逐字念了出来……

“嗯……帝都阿斯卡里……亚……侯爵遇刺……犯人是……是……是……是！？”

‘艾吉·波朗’这个名字里奥战战兢兢地将他念了出来，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此他又重新看了一遍，不过，事实似乎仍没有修正的余地。曼德尔领的波朗家与优格里尔领的雷德家是世交，艾吉亦是里奥青梅竹马的好友，那个艾吉居然成通缉中的逃犯，这件事让里奥简直难以相信。接下来的内容更是震惊，艾吉所犯的罪竟然是涉嫌杀害了自己的父亲 - 现任仕典部大臣 - 古拉贝特·波朗侯爵。

“爸爸……你怎么了……”

“一派胡言！艾吉怎么可能！……会……”

里奥气愤得将那张通缉令揉成一团，不过，他并不认为艾吉会是犯下杀害亲父的凶手，帝都的部队来此想必也是为了追捕他而来到此地，事情发展到此，里奥此时也不知该如何是好。艾兰见到爸爸如此烦恼的样子，也有些不安。雷德侯爵匆忙赶赴帝都阿斯卡里亚，就是为了察证此事的真实，以及现在情况的发展。

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

“疑？是哪批人马在大街上骑马呀……还跑得这么急……”

由远而近，一阵急促的马蹄声随风传了过来，似乎有几骑人马正以惊人的速度接近城下的广场，在人来人往的下町快马奔驰实在是没常识的行为，里奥本来想数落一下对方的，不过，他突然注意到这马蹄声特殊的地方。

“这……这步伐的频率，这是天马“史雷普尼尔”奔跑的特色！”

里奥提到的天马“史雷普尼尔”是艾斯卡大陆特有的名马，漆黑的肤色，加上淡蓝或淡紫的鬃毛，性格悍烈，体型又比一般寻常的马要壮硕许多，在战场上常常让敌方骑兵的马匹惊恐得掉头就逃。史雷普尼尔最大的特色，是它有八只骏足，它的机动力足足有一般马匹的三倍之多。

现今艾斯卡大陆上，天马史雷普尼尔是由帝国独占饲养，而且严厉禁止民间私下贩卖甚至走私到外国，这罪最重可处死刑。天马史雷普尼尔虽然数量不多，不过，帝国中央仍然将这种特殊的军马编制成骑兵队，分散在五龙骑士团的部队中。现在正接近此地的骑士应该也是五龙骑士团的成员之一。

“走开走开！！！！！！！！！”

无需鞍上骑士的警告，天马的蹄踏产生的震动已经事先警告行人向左右退开，这位骑士所经之处皆卷起巨大的狂风。在先头骑士之后，还有数骑人马骑着同型的马在追逐着前头的骑士，不过他们却被远远抛在后头。

或许是意识到自己正在人潮汹涌的大街上策马奔驰，对行人而言是件非常危险的事，在最前面的骑士逐渐放慢速度，在后面追赶的三名骑士终于拉近了距离，在广场上，前头的骑士与追赶者终于停了下来。好奇的里奥也带着艾兰加入围观的人群，看着这场骚动的后续发展。

“爸爸……那匹八脚的怪马的鬃毛是白色的耶……好奇怪哦……其他的都是蓝色不然就是浅紫色的……”

“对哦！的确有点不同！奇怪，我好像在哪里看过这匹马……还是听过……”

围观的其他民众也是议论纷纷，不过，无视于围观群众的存在，三个追赶者此时有了动作，他们跃下马鞍，解下头盔，第一个动作居然就是当场跪了下来，并且向那位骑着白鬃黑马的骑士恳求说道。

“团长！请您回去吧！现在回去的话应该还来的及，只要好好跟军监大人解释，应该就没事才对……”

跪下的骑士以极诚恳的态度要求那位他们口中所说的“团长”赶紧回到营区，不过，却换来了他们“团长”大人的破口大骂。

“住口——！那老头爱怎么向中央打小报告就随他去！我就是要到阿斯卡里亚去！”

一定是有什么地方搞错了……艾吉他……他怎么可能会干下这种事……”

“团长……”

天马上的骑士是个女人，不过从语气中，可以感觉的到她有着不输给男人的强悍性格。她的部下苦劝无效后，这位女团长将头盔给取了下来，头盔里是乌溜修长的黑发以及秀丽的脸庞，在她取下头盔的同时，旁观的里奥终于知道了她的身份。

“啊！是雷碧亚大姐！”

“爸爸……那位阿姨是谁？……”

“嘘……我的小艾兰……不能说阿姨，在她面前尽量用姐姐……”

里奥显得有些紧张，这并不只是艾兰天真的问题与措词的关系，从小到大，雷碧亚就是他们这年龄层孩子的头头，在个性强悍不服输的她面前，里奥是完全抬不起头来的。

雷碧亚是波朗家的长女，年芳二十三岁的她现在已经是帝国赤龙骑士团团长了。

这次她冒着怠忽职守的罪名离开边境，就是为了弟弟艾吉的事。艾吉涉嫌杀害父亲波朗侯爵而遭通缉一事已经传到南方边境了，父亲的死与弟弟遭缉两件事的打击才让雷碧亚有如此失常的行为。

“雷碧亚团长，请您再多考虑一下吧！”

“你不用再说了！诺因！就算是被指为叛乱，我也不相信艾吉会做出这种事！我要亲自上京禀奏皇帝陛下，洗清艾吉的罪嫌……就算会失去赤龙将军的地位……”

雷碧亚的心意已决，就连她信赖的部下诺因也劝不动她，在一旁的里奥正犹豫是否要出面的时候，刚才的骚动引来了巡视此地的黄龙圣骑士团的骑兵队，约二十骑。围观的居民赶紧离开此地，或是到更远的地方看热闹，因为，赤龙与黄龙两团的不和众所周知，黄龙的人马加入这淌浑水，事情恐怕会朝向更坏的地方发展。

“哦～这不是鼎鼎大名的赤龙将军雷碧亚大人吗？小人有失远迎，还请恕罪……”

看似客气，可是黄龙骑士连马都没有下来，他们高傲的态度让雷碧亚的部下诺因等人十分愤怒。

两团的不和的理由十分复杂，很早以前，戍守中央帝都的黄龙骑士团的架子就十分的高，同是五龙骑士团，黄龙就认为自己的地位比守卫边境的四个骑士团要高得多。这情形变得更加恶化可推朔到十二年前的内战，当时亚利的父亲雷欧耐特临危授命，位阶N级跳坐上了神圣艾斯卡帝国军最高的位阶“大将军”的宝座，同时身兼黄龙骑士团团长的宝座，内战被平定之后，皇帝赐予雷欧耐特一个新的称号，是为“圣将军”，同时，黄龙骑士团也升为“黄龙圣骑士团”，本来只是个名誉的称号，实质上黄龙与其他四龙骑士团仍属相同的层级，不过在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黄龙圣骑士团已经实至名归成为五龙骑士团之首。不过，雷欧耐特的圣将军与黄龙圣骑士团团长的宝座才坐了几个月，他就罢官求去。

问题就在雷欧耐特罢官出走之后发生了，他走了之后，更动的军制并没有改变，黄龙圣骑士团仍然维持原名，虽然在军制里明文写着五龙骑士团的位阶是处于同一地位，不过，其本身的成员以及外界的观念已经认为黄龙是五龙之首，从此之后，黄龙圣骑士团的人大多十分自傲，而鄙视其他的四龙骑士团，心结就是由此而来。

“说话小心点！这是对我们雷碧亚团长应有的说话礼节吗？在我们赤龙骑士团的戍守领域由不得你们黄龙的人撒野！”

诺因与伙伴无法忍受自己的团长受到如此无礼的待遇，群起激愤地向黄龙骑士团抗议，不过，黄龙骑士傲慢的连雷碧亚都不放在眼里，更何况是其属下诺因之流的角色。事实上，他们敢这样放肆也是有原因的。

“该小心的人是谁吧？呵呵……还不知道是谁谋杀了自己的父亲了呢？不就是你们的团长雷碧亚大人的亲弟弟艾吉·波朗吗？朝廷就是担心雷碧亚



大人会顾忌手足之情而包庇犯人，甚至做出什么不可挽回的大错……所以才派遣我们黄龙圣~骑士团来~协助~雷碧亚大人追缉钦犯呀！”

这个带头的黄龙骑士越说越得意，他看到雷碧亚默不作声的样子以为自己已经成功的让她屈服，于是他又继续在煽风点火的说道。

“唉……侯爵大人不幸遇难了，长子又成了罪犯……如果不是我们黄龙圣骑士团的话，万一仅存的长女雷碧亚大人又为亲情所累而犯下大过的话，帝国悠久的贵族名门波朗家恐怕就尽于此了吧……”

他的话终于终于使得诺因等人忍无可忍。

“你这家伙！你是在暗示雷碧亚大人要叛乱吗？”

无惧于对方二十骑人马的优势，愤怒的诺因等人纷纷拔出了剑，不过，他们的举动却落入了黄龙骑士预先构设好的陷阱里，二十把十字弓已经瞄准了诺因等人。

“这是现行的叛乱！我等身为效忠皇帝陛下的帝国黄龙圣骑士团！为保护祖国安危而誓死讨伐叛党！”

“可恶！中计了……居然使用这种卑劣手段！无耻的家伙！”

“嘿嘿……看来，波朗家是得提早步入帝国历史了，就连赤龙骑士团也是……”

就在黄龙骑士们得意猖狂的同时，只有一个人发觉事态的危险，真正有危险的并不是赤龙骑士诺因他们，反而是仗着人多的黄龙骑士们。

“这下糟了……雷碧亚大姐真的生气了……那群白痴……”

就如里奥所说的一样，一直沉默不语的雷碧亚终于有动静了，她所骑的白鬃黑色天马似乎也感应到主人的愤怒而开始跺脚嘶叫，雷碧亚插在腰际的长剑也突然抖动不停，在柄鞘的细缝间隐约透出红光。还搞不清楚状况的黄龙骑士们只感觉到有一阵热风迎面吹袭而来。

“你们污辱我没有关系，不过……你们竟胆敢污我波朗家光荣的家门，这个罪！就以这把爆炎剑 - 神器 - 豪炎的弗雷姆 - 来审判你们的罪吧！”

剑才一出鞘，雷碧亚的爱马“白炎”就激动的举起数对前肢奋力高声嘶吼，炎剑弗雷姆也呼应着雷碧亚的愤怒斗志而发出冲天的炎光，这场混乱已经无法收拾了……

## 第十八话 水镜的骑士法斯特

嘶呀啊啊啊啊啊啊——！

雷碧亚的坐骑白鬃的天马“白炎”奋力嘶吼，其威势竟吓的黄龙骑士的马匹慌乱不安，使他们不得不尽力安抚马儿们的情绪。不过，黄龙的骑兵队长看着雷碧亚高举炎剑杀气冲天之势却不慌不乱，在他头盔下的嘴角已弯了上来。

“嘿嘿~~”

在广场的某处，有个人躲在行道树后面，以十字弓瞄准着雷碧亚的背后，他也是这群黄龙骑士的一员。不过正值盛怒的雷碧亚并没有察觉这潜在的杀机。

“白炎！冲啊！！！！！”

“住手啊！雷碧亚团长！”

诺因等人的劝阻无法传进雷碧亚的耳里，雷碧亚已突击而去，虽然对方有二十骑，不过，白炎的气势却颇有虎扑羊群之威。炎剑弗雷姆炙热的炎光仿佛杀气的实相化，似乎只有鲜血才能浇息。

“嘿嘿……就算有再好的神器与名马，暗箭才是最难防的……”

在雷碧亚策马突进的同时，这名准备以暗箭伤人的人聚精会神地要扣下十字弓的板机，不过，就在此时有人出声警示了雷碧亚。

“雷碧亚大姐！背后有暗箭！”

雷碧亚立即察觉到里奥给她的警讯，她拉扯缰绳，白炎竟能以极小的角度立即调头转一百八十度的弯。诡计被视破的黄龙骑士慌忙地将箭矢射出，不过飞快如风的箭在接近雷碧亚的瞬间就被一股无形的气墙弹开，那是炎剑的热风。

“什么！？”

这名暗箭伤人的人不禁发出了讶异的声音，但是，另一件事逼的他不得不拔出腰间的剑，一道迅捷的人影突然闪至他的身前，毕竟也是受过训练的战士，他立即挥剑劈向黑影，一声响亮的金属碰击声响起，黑影的正体是位看似贵族公子的年轻男子。不过，转瞬间里奥的身影又模糊起来，彷彿鬼魅般消失在他的眼前。

“这……这是……残像！”

这是他唯一能作出的反应，他的后颈被里奥以手刀劈中，这个人立即昏厥过去。看着昏倒在地上的黄龙骑士，里奥以有些惋惜又带些嘲讽的语气说着。

“唉……黄龙圣骑士团什么时候沦为专门以暗箭伤人的小人集团了……”

里奥的反应还算和缓，不过，另一边的雷碧亚却是怒火中烧，身为帝国骑士团的成员却使用这等卑劣手段，对行事一向光明磊落的她实在是件无法忍受的事。

“~~~！卑劣的小人！帝国骑士团的光容都被你们丢尽了……”

这愤怒让炎剑发出了更炙红的炎光波动。

哦喔喔喔啊啊啊啊啊!!!!!!!!!!!!!!!!!!!!!!

雷碧亚向黄龙骑士们发出了威力浩大的一击，剑风夹杂炎气之风，劈裂了大地，以一直线袭向了他们，黄龙骑士们根本闪不过这道斩击，被切割的地缝让他们的队伍被一分为二，不过，这一剑很意外地并没有对地上的人造成任何伤害，只是在地上划出一道细缝而已……

“什么？就只有这样而已！我还以为是什么奥义呢？哈哈哈哈~~~~”

黄龙骑士们都在嘲笑这虚有其表的一击，可是，他们的笑声并没有持续多久，被划上一道裂隙的地面开始有了异变。那道裂隙竟冒出了火花，而地面也隐约可以看见透射出来的光。

“什么！地面在发光……”

黄龙骑士们本想立即骑马离开，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地里的炎光已突破地表，他们脚下顿时爆炸，地面几乎被掀了开来。不少人被喷出的炎气所灼伤，还有人被马匹压断了腿，现场是哀鸿遍野。雷碧亚这一剑，就让二十人的骑兵队几乎处于溃灭状态。

“这是什么力量啊……这就是……炎剑的力量吗……”

刚才那一击，是雷碧亚发动了炎剑弗雷姆的真力，藉斩击的冲击波将

炎气导入地下，然后在一气爆发的剑技，技名为“红莲一剑”。

刚才那一击，倒意外地没有造成任何人的死亡，不过，雷碧亚可不打算就这样算了，他们卑鄙的行为以及刚才羞辱家门的罪行，就算万死也不足以让她恨。

“我今天就替帝国军清理一些败类！觉悟吧！！！！”

不顾其他人的阻止，雷碧亚仍坚持要铲除这些人，可是，一但她杀了这些人，就等于是向帝国中央揭示反旗，不管她是有心或是无心，都难逃这罪嫌。

“……不行！一定要阻止大姐！”

里奥很清楚了解这后果的严重性，他绝不会坐视雷碧亚因为气过头而做出不可挽回的憾事，他立即跑了过去，骑上了雷碧亚的部下诺因的坐骑，要追上雷碧亚的坐骑白炎，也只能以同种的天马才行。

“不好意思！马借一下！”

“等等！这不是一般人可以骑的马！”

里奥跃上了马鞍，可是马却完全不听使唤，宛如脱疆野马。八足天马史雷普尼尔的性格十分暴悍，就如诺因所说的一样，这不是一般人可以骑的马，而且它对主人有极高的忠诚心，对于外人有极度的排斥感，就算是能骑此型马的骑手，也未必能驾驭已有骑手的天马。

“……！可恶！我居然忘了这件事……”

里奥想骑天马去追赶雷碧亚的计画是已失败，而且，此时雷碧亚已经逼进了对方溃散的部队，就算里奥能驾驭马也来不及了。

不过，就在此时，一件异事阻止了雷碧亚做出无法挽回的错事，自地表突然喷出水形成水墙阻止了白炎的突进。

“这是什么！？水之壁……”

哒啦哒啦哒啦……

又有一名骑士临时加入此一乱局，他身着的披风上有黄龙的徽记，所以他应该也是黄龙骑士团的人。而且，这名新乱入者手上还拿着一面光华宛如镜面的盾牌，镜面般的盾面还隐约发出浅蓝色的波动。

“那是水镜之盾！水镜的卡拉米斯！那他是……法斯特！”

雷碧亚认出了那面奇异的盾的来历，那是古代神器之一“水镜的卡拉米斯”，能操纵水之力的水镜之盾。刚才白炎被莫名的喷泉所阻，就是这水镜之盾的力量所致。而且，此盾现任主人也是雷碧亚所熟悉的人……

“法斯特……”

新来的骑士来到了雷碧亚的骑前，他将头盔取下，头盔下是留有浅褐色而梳理整齐的短发，以及一张英挺俊拔的面容，他是个年约二十多岁有成熟大人气质的男人。果然就如雷碧亚所预料的一样，这位骑士名叫法斯特，他是现任宰相海因巴鲁特公爵的长子，现任黄龙圣骑士团副团长，同时也是雷碧亚的未婚夫。

不过，法斯特却毫不思索地就在雷碧亚的脸颊上拍了一巴掌。

“你太胡闹了！在大街上与人发生战斗！”

“……！你就了解我的心情吗？我绝对不相信艾吉会做出弑父的事情出来！所以我才要上京！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才对……艾吉……艾吉他……他绝不是这样的孩子！”

这番话让雷碧亚的感情表露无遗，或许是在亲近的人面前，她再也压

抑不住自己澎湃的感情了吧。在外人面前，雷碧亚向来不会将自己脆弱的一面曝露在他人面前，不过，此时的她，两颊已滑落两道温热的泪水。

“雷碧亚，我也相信艾吉……”

“耶！？”法斯特的话让雷碧亚有些意外。

“这次的谋杀事件，说不定是宫廷斗争的阴谋也说不定，现在唯一了解实情而四处逃窜的艾吉是唯一的证人，说不定，在背后的阴谋家会趁机将他灭口也说不定……所以我才自愿担当这次缉捕任务的指挥官，我不是为了要藉逮捕他来立功，而是要藉着自己的手来保护他……你能了解吗？雷碧亚……”

“你……你说的是真的吗？……”

“对我而言，艾吉也是我的弟弟……”

法斯特的话让雷碧亚顿时喜出望外。

“那！那我也来帮忙吧，让我们一起找他，结合我们两人的力量一定……”

“不可以的，雷碧亚！”

法斯特的话又让雷碧亚十分失望，本来她想要与法斯特合作的，只要动用他的部队以及自己麾下的赤龙骑士团全军，要找出艾吉应该就不是什么难事，雷碧亚兴冲冲的提议换来的是法斯特义正词严的拒绝。

“为什么？”

“这是陛下的命令！身为赤龙骑士团团团长，怎可为私事自行调动身负戍守帝国重任的重要兵士，陛下就是有此顾忌，所以派遣帝都的部队前来……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吗？以你的个性，一定是想动用赤龙骑士团全军吧！真是胡闹！刚才的战斗也是！你什么时候才会有身为赤龙将军的自觉啊……”

“……”

自己的热心突然被一桶冷水浇息，对雷碧亚而言实在很不是滋味。她深知法斯特的个性，所以知道自己再怎么也无法改变他的想法。最后，雷碧亚骑着白炎调头就走，临行前还留下一句气话。

“法斯特你这大笨蛋!!!!!!!!!!!!!!!!!!!!!!”

雷碧亚就这样骑着快如野风的白炎离开此地，不过，方向并不是北上，看来，雷碧亚似乎已放弃前往帝都的念头。看着团长已离去，诺因等人也急忙追了上去。

“真是一点都没变啊……雷碧亚……”

法斯特看着雷碧亚负气离开，不自觉叹了一口气。不过，眼前最重要的事，是救治被雷碧亚所伤的部下们，随后被骚动引来的黄龙骑士们，也在法斯特的指挥下处理善后。

此时，里奥上前向法斯特打招呼。

“在下实在是失远迎，副团长大人，同时也是海因巴鲁特家的大少爷 - 法斯特将军大人，请恕敝领招待不周。”

里奥与法斯特两人也是自幼相识的好友，法斯特所属的海因巴鲁特家的领地就是在优格里尔西边的“巴里斯多领”，两领以大陆公路分隔开来，加上南边的曼德尔领，这三领地的家族一直是世交，其孩子甚至在幼年时就已互订婚约，就像法斯特与雷碧亚两人的婚约关系也是两方家长的主意。

“是你啊！里奥，我们俩人是什么交情了还这么多礼数……不过，你还是一点都没变啊……雷碧亚那家伙也是，都这么大的人了，还这样孩子脾

气……”

“呵呵……雷碧亚姐也只有在你面前才会像个孩子啊……法斯特大哥！”  
哈哈哈哈哈——！

里奥与法斯特两人都为这次久违的重逢感到高兴，不过，有些事还是要解释一下的，所以，里奥就将刚才那争端发生的经过一五一十告诉了后来才到的法斯特。

“原来如此！这些家伙……”在回营后，这些闹事的人势必会遭到严厉的处罚。

“你也不要太苛责雷碧亚姐了，毕竟，她也是因为担心艾吉才会这样冲动的。”

“我了解的，里奥。不过，我也是为了保护她才说这么重的话的，你看，光她一个人就闹出这么大的事件，要是允许她带骑士团出来，后果你能想像的到吗？……而且，万一真的事件演变到那局面的话，我担心她鲁莽的举动会被有心人所利用……”

“你是说背后有阴谋者……”

“这只是我的猜测罢了，你也知道艾吉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也不相信他会做出弑父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不过，万一真的有什么阴谋者的存在的话，这就不是普通的谋杀事件而已了，在不久的将来，恐怕会发生动摇整个帝国的大事……”

法斯特举手制止了里奥的回答，毕竟他的想法只是预测，而且是最糟的预期，在没有证据的情形下实在没必要在说下去。这些想法法斯特连自己的父亲都没有提过，因为万一让身为宰相的海因巴鲁特公爵知情，恐怕会掀起宫廷的风暴。法斯特在离去前，只拜托了里奥一件事……

“雷碧亚就拜托你了……”

随后，法斯特带着部下离开了，他临行前的那些不祥的预言，很不幸的，到最后竟然都成了事实，时代的巨轮正即将以惊人的速度转动着，这件事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不过就算知道，也是无力回天……

## 第十九话 云起风生！不安的预感

在夜晚的街道里正上演着一场追逐赛，黄龙圣骑士团的骑兵队，约四、五十人的骑兵正在追击着一名逃逸中的可疑人物，以骑兵的速度本来应该可以轻松追上那个人的，可是，被追击的那名可疑人正以矫健如风的身手跃走在房舍之间，看得着而逮不着，那名可疑人物不时还发出嘻笑声来嘲弄他们，这举动更让骑兵们气得牙痒痒的。

“站住！有种下来！可疑的家伙！”

“那家伙是猴子吗？还是背上插了翅膀！”

人手不足，加上对方是在屋顶移动，包围网根本无法完成，此时，得到有可疑人士出现的黄龙圣骑士团副团长 - 法斯特·海因巴鲁特将军也率领一小队来到此地，当他抵达之时，现场的团员已经纷纷使用弓箭发动攻击了。

“射啊！把那家伙射下来！”

黄龙骑士们肆无忌惮地在大街上乱放箭，刚才的骚动早就让来往的行人纷纷躲进附近的屋子里，深怕自己被当成可疑人物而身陷囹圄，如今黄

龙骑士们在大街上发动攻击，箭只射穿民宅的窗户，屋檐墙壁顿时成了刺猬般的箭靶，人们躲在屋子里，默默忍受着这黑夜突来的暴力。看见部下失控的举动，法斯特愤怒地下达了停止放箭的命令。

“收起弓箭！街上还有很多居民！”

“可是……法斯特将军……”

“让我来！”

法斯特无视部下的疑问，便自行策马追击此人，骑术高超的法斯特把缰绳放开也能将胯下坐骑驾驭自如。他空出来的双手上已握着弓和箭，他一边骑马一边弯弓瞄准那个飞檐走壁的人，等待最佳的时机。

“噫！杀气！！！”

将黄龙骑士们耍弄在股掌间的那个人似乎也察觉到不一样的气氛，就在他由这屋顶跳至另一个屋顶的时候，法斯特抓准他着落的时机将箭射了出去，箭矢疾飞如风，本来应该是会射中的，不过，这个人却在空中翻转身子，在千钧一发之际抓住了疾箭，而后稳健地着地了。

“嘿～蛮有一套的嘛！”

这个神秘者不吝惜称赞之语，不过，在他着地时，黄龙骑士们也已经将他团团包围，长矛形成的扇形阵列将这个人困在墙壁旁。不过，这不利的局势似乎没有让这位神秘人感到恐惧，反而带给他一点临战的兴奋。

“我是帝国黄龙圣骑士团副团长，官拜将军的法斯特·海因巴鲁特，你是什么人？为何拒绝盘查甚至还打伤吾团员，拿下你的头巾！”

原来这事件是导因于刚才，那时有两个黄龙骑士要上前询问他的身份，身负着追捕钦犯的重任，所以他们对于任何可疑的旅行者都会上前盘查。不过，这个神秘的旅行者用一条很长的蓝色头巾将整个头包裹住，不让人看到他的面貌，想不让别人觉得可疑实在是很难。拒绝接受盘问的他还打伤了那两名黄龙骑士，所以才发生这场追逐战。

啪吱——！

这个人突然用力握拳将手中的箭折断，然后一跃而上，甚至跳过了长枪，突如其来的一记飞踢踢中了其中一名骑兵的头，不过攻势还没有停止，他居然藉着这名骑兵的头为踏板，又跳踢出去，把骑兵队的脑袋当成垫脚石，他真正的目标就是在骑兵队后面指挥的法斯特。

“大将就是你吧！伊～～呀啊啊啊！！！！！！！”

这名覆面的神秘人以飞鹰扑兔的威姿自空中强袭而下，法斯特也举起神器 - 水镜之盾 - 来防御这彷彿雨下的连番踢击。

“卍～～水幕！张开——！”

这神秘人每一道蹴击都力道十足，波浪般的连番冲击震得法斯特持水镜之盾的手几乎发麻，逼得他不自觉地大声喝出，镜般的盾面顿时泛起浅蓝色的波动，一道水色的薄膜包围了法斯特，阻挡了每一道蹴踢攻击。

连续飞踢被水幕阻挡，这名神秘人更被一股更大的反冲力给推开来，使他着地时有些狼狈，不过，遇上强敌的神秘人反而被激起了更大的战意。

“能接下我的“空爪飞龙脚”……你手上拿着蛮有趣的东西呢……嘿……”

“在神器 - 水镜之盾“卡拉米斯”之前，任何攻击都是无效的，你最好乖乖就范！

还有，你别以为卡拉米斯只能防御而已……”

“是吗？我倒想见识看看……我名苍云！是来自西方亚汗的拳士！流派龙天无双！”

在此候教！”

这名神秘人突然将自己的来历讲的一清二处，让法斯特有些意外愕然，以常识来论，覆面就是不想让他人知道自己的来历，不过，像他这样将自己的来历都说了出来，那覆面还有意义吗？

不过，对方也可能只是随便说说企图混淆视听罢了，不过，他提到的‘亚汗’以及‘龙天无双’倒是让法斯特想起了相关的事情。

“亚汗帝国……那个佛尔盖亚大陆上的西北之雄……龙天无双流……这个武斗家是武神黄海明的弟子……”

法斯特想起了过去曾阅读过的彼岸历史，亚汗帝国位于佛尔盖亚大陆西北方，是雄霸一方的强国，该国的人种肤色略黄，眼睛与头发都是黑色的。在大陆诸国争霸史上，亚汗帝国总是榜上的常客。

至于流派龙天无双，这是传说的武神黄海明一手建立的流派，其体术的精湛奥妙是名闻世界的。事实上，武神的名气之所以会这么响亮，与百年前的英雄阿雷斯也有关系，因为，在百年前的黑暗时代，武神黄海明曾是英雄阿雷斯的伙伴之一，也就是说，武神是实际参与过黑暗战争，亦是现存唯一知道阿雷斯的实际生平事迹的人，以及一些被埋葬的真实……

法斯特也不能这样继续神游在历史的殿堂中，眼前这个人或许和他正在搜索的艾吉毫无关联，可是，他打伤了自己两个部下这是事实，基于职责所在，法斯特还是必须要逮捕他。不过，法斯特还是尝试着以较和缓的方式来处理这事件。

“听着！在下奉吾国皇帝陛下的御命在此地搜寻某一疑犯的下落，这之间或许有些误会，不过，还是希望您能协助调查，澄清一些疑点……”

“别在那罗哩叭嗦什么的！是男人就用拳脚来交谈吧！那面盾只是装饰品吗？打赢我，想问什么都随你高兴！哈~~”

“只能这样吗……”

眼见对方仍倔强得不肯屈服，法斯特只好采取强硬手段，而且，不管是真是假，对方既然报出了“龙天无双”的名号，实力自然不在话下。拳法应用在近身战的威力本来就极为惊人，一旦被逼近身前，胜负大概就立即分出了。一口气以神器的力量分胜负，这是法斯特唯一的胜机。看到水镜之盾正律动的水色波光，名为苍云的流浪拳士谨慎得摆出架势，他双掌如爪置于身前，有伏龙之势。

此时，法斯特先发制人！

“激流枪！去——！”

盾面的波动逐渐突起成矛头状，水气顿时凝结成水，在法斯特大喝之下，数把枪头发射而出，变化成水之枪朝苍云所在射去。不过，苍云似乎毫无闪躲之意。

“嘿~不过水枪罢了……双龙掌！爆！！！”

苍云以双掌痛击地面，没想到，原本铺设在路面上的石板竟被强大的劲力击爆，土沙与石块阻挡下水之矛的攻击。

成功挡下法斯特的必杀技激流枪的苍云却顿时脸色大变，因为他察觉到刚才那数道水枪的威力实在太弱了，此时他警觉到自己是中计了，不过已经太迟了，破碎的地底竟突然喷出水柱，而且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将他困住，

这感觉就像是被从四面八方冲来的瀑布冲刷到似的，苍云连一根手指头都动弹不得。

“兵法的初级 - 佯攻战术！被“水槛阵”困住，你连一根手指头也别想动弹。”

“耶！不亏是副团长 - 法斯特将军！”围观的骑兵们都赞叹不已。

法斯特一点都不敢轻视来自西方的拳士，对他而言，流传在亚汗的拳法与武功是非常神奇的，他们锻练肉身竟可以发出不输神器的战斗力，刚才苍云就几乎空手将路面给翻了过来。对付这种有着神奇技艺的角色，一点战术还是必须的。

“现在，你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吗？苍云先生……”

“谁……要……认……”

“耶？”法斯特停止了前进，因为包围着苍云的水块似乎有些异动。

“输啊啊啊啊啊！！！！！！！！！！！”

“什么？”法斯特难以置信眼前的事实，他以水槛阵所制造出来的水块是不可能脱困的，即使在水块里使力发劲，也都会被水所吸收。可是，在苍云大吼的同时，这水块就在他眼前爆炸了，爆炸的同时还引发了激烈的风暴，讲四周的骑兵们吹得是东倒西歪，以水镜之盾防御的法斯特则稳住了体势。

“这是什么力量啊！刚才的风……武功？神器？还是……魔法……”

在水块爆炸的时候，法斯特清楚地看到以苍云为中心产生的气旋将水块破坏的景象。

西方的亚汗有这种武功吗？法斯特并不了解。以他的常识来推断，这若不是神器的力量，就是魔法的力量，不过，刚才并没有魔法发动的特殊现象出现……是神器吗？除了传说中狼骑士团团长凯渥鲁夫所持有的一双操纵风之力的护手 - 神器威恩卡斯特之外，法斯特不知道是否还有什么不知名的神器也拥有“风”的力量。

不过，这一切也没办法去求证了，因为突破水槛阵的苍云早已经不知所踪了。

“给他逃了吗？……”

法斯特将被突来的暴风吹乱的部队重新集结起来，并将任务吩咐下去。

“你们听着！仔细搜查这附近，他应该逃不远的！那个人似乎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力量，在搜索时一定要小心！就此散开！”

“遵命！法斯特将军！”

接到命令的黄龙骑士们便分成几个小集团到四周的巷道里搜索逃掉的异国人去了，不过，法斯特并没有跟着过去，反而留在原地想着刚才的事。

“异国的武术家……刚才的那道风……我有不好的预感，好像有什么事即将在这优格里尔发生似的……”

在这个搜索涉有弑父重嫌的艾吉的任务的时候，有谜样的异邦人出没此地，这个变数，让法斯特有种莫名的不安，总觉得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似的。他希望自己只是杞人忧天罢了，可是，他的预感一向都很准……

此时，有两个骑兵找寻至一处废弃的屋子里。

“这边找一找，说不定他就躲在这里……”

“要是让我们俩抓到的话，嘿~我明年的升职就有望了~~”

“喂！是“我们”吧！你是想独占功劳吗？”

“嘿嘿……一时说漏了嘴罢了……”



他们两人在这间废屋里翻箱倒柜的，就是找不到苍云的踪影，此时，他们其中一人听到二楼有奇怪的声音，于是，他们小心地走上二楼。四处张望，还是没有人影，房里的气氛反而有一点恐怖，就在他们正想赶快离开的时候，原本黑漆漆的空间却突然有奇怪的动静。

原本黑暗的空间竟像是水滴到水面上，溅起了阵阵的涟漪，在涟漪中有一个身穿灰褐长袍的人缓慢地浮现出来，仔细一看，那个身穿长袍者是个少年，因为他除了身高不高，他还有一张如白瓷娃娃般的幼稚面貌，一时间，这两个人还不敢确定少年是男是女，因为少年的面貌实在是充满了童贞的纯洁。

“……”

他们两个人什么话也没有说，因为他们一注视到少年那妖异般的紫色眼眸，仿佛成了两具失去灵魂的人形。此时，少年举起了右手，他们两人的身体竟隐约散发出紫色的波动，紫色的光雾逐渐被汇集到少年伸出的掌心，而后缓缓消失。而那两名黄龙骑士却都倒卧在地了。

“没事了……就算他们醒来……也什么事都记不得了……不管是你……还是我……”

在角落阴暗处，刚才逃走的苍云也缓缓现出了身影，苍云与这名来路不明，拥有神秘力量的少年，两人似乎是伙伴的关系。

## 第二十话 迫近的狙杀者

神秘的少年以不可思议的力量夺去了那两名追捕者的意识，不过，被搭救的苍云一开口并不是感谢，反而是抱怨的话。

“你真是多管闲事！卡鲁……如果那时你不开口，我就可以跟那大将好好打上一场了！难得碰到有骨气的角色……”

“……在任务完成之前，尽量不要节外生枝……”

从名叫卡鲁的紫瞳少年那无表情的面孔吐出的话，其语气不仅无情，甚至让人感觉到一股肃杀的寒气。

“……而且，你的行动实在太鲁莽了，居然在外人面前曝露自己的来历……假如你的举动可能影响到教团的安危的话……我会立即将你杀掉……”

“嘿嘿……那可有趣了！隐者的卡鲁与风雷的苍云两人在这里交手的话，不出半刻，这里就会成为死城……到时候，看是谁曝露了教团的存在……”

卡鲁威胁的言语反而让苍云的血液上升数度，即使同为姆亚教团的伙伴，只要是强者，苍云也都会兴致勃勃地想要与其一决高下，他的体内流着好战的武人之血。

他们两人都是姆亚教团的守护圣使撒达麾下的八魔将的成员，风雷的苍云以及隐者的卡鲁。在这区域待机的他们已经接到了某件极机密的任务，对于卡鲁而言，教团的命令是绝对的，为了完成任务，即使是伙伴，只要成了障碍他也能毫不留情将其抹杀掉。

面对苍云的挑衅，卡鲁并没有加以理会。

“……再过不久，教团的计划就要发动了……不过，却有只小虫飞了进来，若放置不管，多年来我们暗中栽下的根就可能会毁于一旦……”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捏死那只虫吗？真无趣的任务……”

“……没错……我们的目标是个叫作“艾吉·波朗”的贵族男子，他似乎察觉到我们的计画，虽然还不知道他究竟了解到什么程度，不过，只要是危害到吾教团的存在，就一律抹杀……”

他们接获的任务，竟是要狙杀目前涉嫌弑父的艾吉，这件轰动整个帝国的弑亲案的背后牵扯到姆亚教团，法斯特曾提起的“黑幕”或许也牵涉到姆亚教团……

“……为了这件事，“那一位”也来到此地……撒达大人的命令是要我们尽力去协助他，而且，我们要全力阻止目标与其亲人 - 即赤龙骑士团团长雷碧亚·波朗接触，一旦让她插手，对教团的计划将是难以估计的阻碍……”

卡鲁对眼前无心于任务的伙伴不断强调其重要性，不过，苍云似乎仍是兴趣缺缺，此时他突然提起教团的据点“七塔之都”被毁灭的事。

“喂！你知道吗？两位御子已经在日前觉醒了……实在可惜，当时我被派到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如果我当时在七塔的话，我或许就有机会和御子们交手了……听传说听得这么久了，就不知道御子是强成什么样子……想到就让人兴奋！”

“……这件事跟任务无关，我们该离开了……苍云……”

“是是是……你依旧是个无趣的家伙……”

欲离去的卡鲁将手向前一伸，黑暗的空间又泛起波浪般的涟漪，两人持续向前就这样消失在黑暗当中。被教团列入必杀目标的艾吉似乎已是九死一生，不过教团的阴谋更让人担心，在这个以和平繁荣自夸的国度，似乎即将发生某件大事……

法斯特的部队仍在大街小巷里搜索，很明显地，他注定是徒劳无功了。在这夜晚降临的优格里尔，并不只是法斯特一人为眼前的事苦手，另一个被交托重任的人，也正在思考怎样看顾一个烂醉如泥的女人而困扰不已。

“嗯嗯～～继续喝～～嘿～～本小姐今天～～是～～不醉不归～～哈～～”

里奥正背着醉醺醺的雷碧亚一步一步走向走廊旁的房间，因法斯特的话而负气离开的雷碧亚跑到一间酒馆喝酒。担心团长安危的赤龙团员们在酒馆外看顾着雷碧亚，可是时而发发酒疯的雷碧亚根本不理睬自己的团员，直到里奥过来之后，他好不容易才以半强迫的方式将雷碧亚带离酒馆。

“你们的宝贝团长就交给在下了，还有，她的爱马请你们带走吧，如果留在这里，说不定转眼间她又骑上马嚷着要去帝都……”

“嗯，白炎就交给我们吧……可是团长的事……”

将白炎带回营去是没有问题，不过，诺因等人仍然有些犹豫是否可以将重要的团长交托给里奥，他们并不是不知道优格里尔之狼的名声。

“……雷碧亚团长的事就拜托您了……里奥大人……”

最后，诺因他们还是决定交托给里奥，毕竟，连雷碧亚的未婚夫法斯特都放心地将自己的未婚妻交给里奥照顾，而且，对方也是自己团长的青梅竹马，应该是个可以信赖的人吧……就算里奥恶名昭彰，他应该是不会对团长出手才对……

决定好之后，诺因等人便带着白炎回营去了。而里奥一时间也不知道要怎样安置这个醉得不省人事的女人，最后他决定带着雷碧亚到赛巴斯达家去休息，要是带她到自己的别邸去的话总是难免会传出一些闲话。

“……法斯特……你这大笨蛋……”

“是是……法斯特是个大笨蛋……沿途一直重覆着这句话，大姐也不嫌烦……”

在到赛巴斯达家的路上，里奥一直尽力在应和着雷碧亚，不过背着她实在是件苦差事，雷碧亚身上还穿着重量不轻的装备，而且，她似乎也赖在里奥背上不走了，要是里奥一说了什么不中听的话，她怪力般的手臂就会勒得里奥差点窒息。

“唉……我真是自找罪受……”

“嗯~~到家啦~~”

里奥背着雷碧亚进入卧室之后，雷碧亚终于也松手了，整个人就这样倒卧在床上。

“呼呼呼……我实在不适合去做这种重劳力的工作……”

叩隆——！

“耶？”突然的重物落地声吸引了里奥的注意，他转头一看，才发现喝醉酒的雷碧亚无视他的存在脱起身上的铠甲与衣服了。

“等等！等等！大姐！我……我出去你再脱呀……”

“……怎么了？法斯特……”

“法斯特？你弄错了，我是……  
呜~~~~~！”

雷碧亚突然间抱着里奥的脖子而把自己的唇贴了上去，这突如其来的热吻让里奥错愕不已，喝醉酒的雷碧亚似乎把里奥错看成法斯特了。

“不行——！”

里奥几乎使尽全身的力量才挣脱了雷碧亚的纠缠，他慌乱逃出房门的样子正好被前来看情况的赛莉儿看得正着。

“发生什么事了？里奥哥……”

“呼呼……里……里面那醉婆就交给你照顾了！我先走了！掰掰！”

以风流优雅自豪的里奥难得也有这般狼狈的模样，他落慌而逃的样子让赛莉儿忍不住笑出声来。这一夜，就在这样的气氛下渡过了。

在朝阳初现的早分时刻，特地早起的米莉亚静静地打开了大门，然后又静静地将它阖上，她手上还提着一个包袱。

“……赛莉儿……对不起……我还是想去向韩道个谢……”

行动诡异的米莉亚带着包袱并不是想要离家出走，而是打算前去白雾之森向韩表示谢意。当天韩轻佻的态度让赛莉儿对他有些反感，所以当米莉亚表示打算去向他道谢的意愿时，赛莉儿是十分反对的。

由于韩是个行踪飘忽不定的旅行者，他会在那间小屋里待多久谁也不知道，所以米莉亚才打算尽快去拜访他。米莉亚带的谢礼也只是一些粮食与衣物，对于一个旅行者而言，这应该是最实际的礼物了。

“米莉亚小姐，您要出门啊！”

就在米莉亚打算偷偷出门的时候，她在前院却与赛宾斯特碰个正着。

“啊！赛……赛宾斯特……是你呀……”

“怎么了？您的脸色好像不太好哦……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没有啦……呵呵……赛宾斯特，这么早你也要出门哦？”

米莉亚有点心虚地将话题一转。

“是的，小人正要出门，南下回马克威尔家，除了去探视主人的墓地之

外，此趟行程也顺便将一些东西带来，大概会花个十天的时间左右吧。对了！米莉亚小姐您是要去哪啊？为什么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

“这个哦……这是我要送给朋友的礼物……礼物而已……”

“朋友啊！真是太好了，搬来这里后，米莉亚小姐总算也交到新朋友了，这么一来死去的主人与赛宾斯特我都可以放下心来了……请您代替小人我向您的新朋友致意一下啊！米莉亚小姐。”

“嗯……我会的……”

赛宾斯特完全相信米莉亚的话，对于稍微欺骗了忠实的老管家赛宾斯特一事，米莉亚也是满怀歉意。赛宾斯特在临行前，还交代一些琐事及在这段期间要米莉亚好好保重等事，随后两人就离开了，看着赛宾斯特离去的身影，米莉亚不禁弯下腰来向离去的老管家表示歉意。

朝晨的白雾之森，仍以深邃的雾气拒绝着外人的来访，米莉亚也觉得，此处神秘的森林仿佛有某种意志存在着，上次前来米莉亚就隐约有这样的感觉。虽然上次差一点就与赛莉儿冻死在森林里，不过，米莉亚相信她们两人与韩的相遇并非是偶然而已，这一切都是森林意志的引导。

米莉亚相信，存在于白雾之森的无形意志是充满善的意念。

漫步在白雾迷蒙的林道间，倾听着幽静的森林细语，米莉亚的心情十分愉悦自得。

森林不会拒绝人类的脚步，阻碍着自己的，是无谓的恐惧而已，尤其是由外表印象产生的恐惧与排斥。森林一直敞开着自己的心与意念，不过，是人们自己封闭了这条交流的通道……

行走一段距离后，米莉亚来到了以前汉斯摆在路旁的石堆路标处前，往南就是韩所在的小木屋，往北则是亚利的母亲长眠的墓园。

“……”

不知为什么，米莉亚有了想拜访故人的念头。米莉亚想前去亚利的母亲致意，毕竟自己受到了赛巴斯达家太多的照顾，米莉亚是这样想的，事实上，她之所以会有这项举动还包含着她所未察觉到的情感。

汉斯所设置的路标让米莉亚顺利在林间行进着，而森林的无形意志似乎也无意妨碍这一位访客，米莉亚所要前去的方向，其间弥漫的雾气也稀薄不少。或许是自作多情，米莉亚还是在心里表示对森林的感谢。

没过多久，墓园的标的已经清楚得映入米莉亚的眼帘中，仿佛森林古老的松嵩古树仍昂然地屹立其中。以巨大古木为中心的区域雾气是特别的稀薄，对于森林而言，这里就仿佛圣地一般。初来此地时，米莉亚就有这样的感觉。

呜呜……

才刚来此地，米莉亚就听到了人的呻吟声，没过多久，地上的血迹顿时吸引了她的视线，这景象让她吓了一跳。寻着血迹的引导，她的视线落在巨大的树根之间，有一个全身落魄狼狈不堪的男子正靠在树根旁，身上还有多处的伤。

“先生！请您振作一点！”

看见别人有难，米莉亚实在无法坐视不管。

## 第二十一话 森林的异变

负伤的不明男子将背靠在硕大的树根上，病痛的高烧让他喘息不已，他以意识不清而模糊的双眼看着前来的米莉亚。一时之间，他还以为眼前的女子是前来宣判他的死期的神国使者。

“哦……我的死期到了吗……”

“请您振作一点！先生您还活着啊～～”

四周的景象与声音对意识不清的他而言，反而呈现着诡谲难辨的错乱景象，不过，米莉亚的形象在他眼里却特别的清晰，也难怪他会把米莉亚当成优希亚教所述的神国使者 - 天使了……

“像……像我这般……罪孽深重的人……我这种人……也能跨入神国圣洁的门槛吗？……我犯的罪……应该是要打入地狱，接受最残酷的惩罚的……”

眼前的男人似乎有优希亚教的信仰，虽然不知他对信仰的虔诚有多高，不过在这一刻，他已成为了神最忠贞的信徒也说不定。优希亚教义所示，在人死后，善良的灵魂将进入天上的神国永世享福，罪愆的魂魄将打入地狱的牢狱永世受苦。而天使则是引导死者灵魂的神国使者，若死前没有见到天使的话，灵魂将直坠地狱。

据历史学家的考据，在千年前的圣国时期，优希亚教义并没有天堂与地狱的存在，这是后来才加上去的。早期的教义，只有‘神使优希亚与人们约束会再降临人世……’的预言而已，后来这预言演进成“神国降临”的教义。在圣国覆亡到优希亚教再兴的期间，优希亚教义吸收了大陆边境的某弱小宗教的部分教义，之后才增加了所谓天堂与地狱的说法，天堂的信仰与原始教义的“神国”已经融合为一体。

“我的罪……也能……得到……得……到……赦……免……吗……”

“先生！先生！振作一点！”

不明的男子在呢喃自语数句之后，便昏厥过去，米莉亚在确定了他是昏了过去而非伤重身亡时，才放下一颗心来。不过，也不能就这样将这个人放置在这森林中，这个人负伤引发的高烧导致体力大量流失才昏过去的，目前最迫切的处置就是找个地方让他好好修养。此时，米莉亚想起了韩所在的那间小木屋。

“只有这么办了……”

孤僻的韩似乎不太喜欢和他人打交道，不过，那间小木屋是最近的一间房子，而且身为旅行者的韩应该懂得一些医疗常识，甚至于还带着一些药品的。救人心切的米莉亚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去找韩帮忙了。

米莉亚试着要扶起这个男人，这个男人的个子并不大，大概只比米莉亚高半个头而已，当米莉亚以肩膀撑起他的身子时，他的身体竟是意外的轻，似乎是病痛与旅途奔波使得他消瘦不少。

“为什么在森林里会有一个人呢？……”

在前往韩所在的小木屋的路上，米莉亚一直想着这个问题。假如她能晚点出门，等里奥或雷碧亚来说明最近领内所发生的事的话，或许就能够联想到，这个男人其实就是在帝都犯下弑父案而逃逸在缉的艾吉的事实……

米莉亚搀扶着艾吉一路走来，总算是来到了小木屋前。

叩叩……叩叩……叩叩……

接连好几次的叩门声，都不见屋里有人回应，米莉亚只好自作主张地将艾吉扶了进去。进门一看，屋里并没有人，不过，韩的行李还好好地放在

屋角，米莉亚推断韩应该是出门了才对。

随后，米莉亚让艾吉躺在屋子里唯一的一张床上，在暂时安置好艾吉之后，米莉亚在想是要回去找人帮忙还是在这里等韩回来，犹豫的米莉亚在门口徘徊不定……

……！

“咦？什么声音”

米莉亚突然听到某种仿佛耳鸣般的声音，声音只有一瞬就消失了，一开始米莉亚还以为只是普通的耳鸣罢了，不过，随即这声音又突然响了起来，仿佛在告知米莉亚将头转回来似的，突然间，风声乍响，浓雾弥漫的白雾之森变得更显阴暗。此时，米莉亚看到了一个光点若隐若现的闪烁在黑暗森林之中。

“你是在告诉我……那里有什么事吗……我必须前去吗？……”

米莉亚用了‘你’这个第二人称，她所指的是这座白雾之森，米莉亚自上次之后，就觉得这座奇妙的森林仿佛存在着某种意志，对她的到访表示着欢迎与亲切之意，米莉亚觉得，这意志就是无法言语的森林万物的心……

在这个被旅行者视为迷途之地的白雾之森里，对米莉亚而言，却仿佛家里的后院一般亲切熟悉，阻绝在路途上的浓浓雾气自动地向两侧分了开来，米莉亚可以轻松地向前探索，越是前进，黑暗的光点就越是清晰。逐渐，一道潺潺流动的水声传入了米莉亚的耳朵里。

“前面有溪流吗？”

那是一条浅又窄的森林小溪，水流由左而右流去，米莉亚稍微用手去触摸溪水，却发觉水是温的，她抬头往上游望去，那光点就是由不远处的那里发出。目的地就在眼前，米莉亚一股作气沿着溪水向上游方向走去。

……呜呜呜……呜……

“人的呻吟声？在那里……”

米莉亚继续向前走去，这低声的呻吟似乎就是由那传来的。当她终于抵达目的地之时，赫然看见一个人趴在溪水里，而且，他全身还散发着珠色淡白的光霞，灼热的光气甚至使得这个人周遭的溪水不断蒸发出水气。

“那个人是……韩！”

一头银白的头发让米莉亚立即认出了他的身份，不在木屋的韩居然倒在森林深处的溪流里，而且他全身还发出了不可思议的波动。眼前的异象让米莉亚一时顿足不前，不过，担心韩安危的米莉亚最后还是鼓起勇气向前走去。

米莉亚的脚步声似乎也被韩发现了，不过，他的回应却不是很友善。

……不要……过……来……不想死……的话……

“韩！你不认得我了吗？我是米莉亚……”

不要过来——！

围绕在韩身旁的珠色光气霎那间激化成熊熊太阳般的皓光，周遭所有的一切都被光的洪流所吞没，米莉亚的身影也消失在光气当中。

隆隆隆隆……隆隆……

隆隆的风声回汤在林木之间，在外界的人都没有发现，在广大的白雾之森里，刚发生了这么一件惊心动魄的事件。在风暴的中心点是韩倒卧在地的身体，自他身上泛起的珠色光辉已有消退现象。而四周的状况则让人不禁叹息喘嘘，以韩为中心点，周遭数十公尺处的大地已成一片焦土。自源头处

不断流而下的溪水，正肆意在焦土上横流着。

“这是……”

焦土上唯一的生存者，仍无法理解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在被闪光的风暴卷入的瞬间，米莉亚就失去了意识，当她再度回过神来之时，眼前的森林景象已经被焦土与黑烟所取代了。

‘发生了什么事？’比‘为什么自己还活着？’的问题还要能表示米莉亚现在满腹疑虑的心境。在被刚才的光气风暴吞没的瞬间，米莉亚根本不知道这会造成如此具毁灭性的结果，当时的她，只感觉到自己被某种温暖的事物包围着。在米莉亚仍愕然地伫立在原地之时，她没有注意到，在她脚边有数个若隐若现的光点，这些飘忽不定的光点正缓缓地消失在大地里……

“……”

米莉亚不知不觉地走到了韩的身边，也许是在恍惚的状态下，她担心他人安危的天性驱使着她这么做吧。韩身上的霞光已经完成消失了，米莉亚正打算伸手扶起失去意识的韩的时候，才碰到他的手米莉亚就反射性地收了回来，因为韩的身体竟然正发出着难以置信的高温。

这异常的体温与刚才的异象有关吗？米莉亚并不清楚。不过，米莉亚也不忍心就这样将韩放在这里不管，她还是试图扶起韩。此时，米莉亚才想起木屋里还有一个不知名的病人，一下子多了两个病人，自己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吧。

“……”

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发生了这么多的奇事，思绪有些混乱的米莉亚一时也理不出个头绪出来。可是，看着韩虚弱无助的模样，米莉亚也打消一些无益的幻想，送他回去那间木屋才是最要紧的。

遥远的路程让米莉亚有些倦容，但是她还是打起精神来，到了小木屋，还还有两个病人等着她照顾呢……此时，米莉亚还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为自己打气，那是一句特别的话。

“亚利克斯大人！我会加油的！”

就这样，两人继续踏上归途……

时间已至正午过后，不过，在白雾之森里，浓密的雾气仍使得四周景象显得阴霾。

特别的是，在亚利的母亲之墓的区域，那里一向是森林雾气最为稀薄之地，可是在此时，那里却弥漫着灰暗的白雾。就连耸立其中的巨大古木也被这突然的雾气遮蔽得几乎不见身形。

……！

在树影之间，隐约可以看见有几道阴影穿缩在其中，动作迅捷仿若野兽。不久，他们在一处空地聚集了，这群人全身穿着黑色装束，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每个人脸上带的面具，每一张面具都有一张不一样的表情，有的是笑面，有的是怒面，有的是哭面，每一张面具的表情都有微妙的差异。他们的存在，在这处仿佛另一个世界的白雾之森里更显得诡奇不已。

他们聚集之后，便跪下来，似乎是在等待着某位尊者的来访。不久，原本弥漫雾气的空间突然泛起波纹，雾气随着波动被驱散开来，在波纹的中央，逐渐浮现两个人的身影。一个个子较小身披灰黑的长袍，另一个身材精壮而头部以水蓝长布巾包裹着，他们就是姆亚派来的刺客 - 隐者的卡鲁与风雷的苍云。

“目标就是在这区域消失的吗？以你的力量来查看看看吧，卡鲁！”

“……恐怕……有点困难……”

“耶？难得会听到你说出这种话来！咱们卡鲁大人也会有苦手的时候哦！”

苍云不经意的嘲弄并没有惹怒卡鲁，卡鲁的脸简直比那些假面者的面具还要具无机感。卡鲁环顾着四周，似乎若有所感地说道。

“……这森林……似乎在保护着某人似的……我的感知受到严重的阻碍……”

“连你的力量也没有办法吗？”

“……我来试试看吧……”

说着，卡鲁将右手平直伸了出去，同一时间整齐跪在他们面前的假面众也散了开来，以一定的距离排成半圆形围绕着卡鲁与苍云。不久，卡鲁的手掌缓缓浮现出紫色的光纹，而他所指的地面之处，也隐约有某种光波自地表透射而出，而逐渐构成某种形象。

“女人？目标旁边的女孩子是谁？”苍云不解地问道。

自地底透射而出的光幕中，浮现的是米莉亚遇见艾吉的那一幕，苍云还是第一次见到米莉亚，不过，卡鲁就不是第一次了。在前些日子，索罗一干流氓在雷德帕特城城下广场闹事时，米莉亚曾舍身救了卡鲁一次。

“……她……她是寄宿在赛巴斯达家的人……就在这附近……”

“你认识那个女人吗？卡鲁？”苍云有些好奇地问道。

“……没什么……”

“总而言之，目标是与这女人接触后才失去踪影的。也就是说，只要找到这个红发女孩，就可以找到目标，就是这样吧！卡鲁！”

“……嗯……”

卡鲁将手一挥，散开的假面众又迅速地集结在他面前，而恭敬地等待命令。

“……假面众……听命……将这消息带给赛因殿下……有关这女孩的事……就以殿下的命令来处理……散！”

在接获卡鲁的命令之后，十多人的假面众就四散消失在森林之中。

“……所有与目标有所关系的人……通通……都要抹杀掉……为了教团……为了尊师大人……走吧……苍云……”

“嗯！你还是一样冷酷无情啊……卡鲁！”

即使先前有救命之恩于他人，但是在教团的命令之前，这份情在卡鲁心中根本没有立足之地。与被列为教团必杀名单的艾吉牵扯上的赛巴斯达家及众人，致命的杀机似乎已迫近了……

## 第二十二话 黑影迫近

时值上午，在赛巴斯达家平常用餐的餐厅里，雷碧亚正因宿醉而在闹头疼，刚刚才睡醒的她衣着邋遢地趴在桌上，两手正按着太阳穴。她头疼的原因并不只是因为宿醉而已，坐在桌子对面的里奥连珠炮般的数落才是她头疼的最大原因，毕竟自己昨天的行为实在太胡闹了。

此时，赛莉儿自厨房走了进来并将一杯热茶放置在雷碧亚的桌前。



“喝了这杯茶应该就会比较舒服些了，雷碧亚姐姐。”

“谢了……赛莉儿……”

雷碧亚缓缓地将杯中的茶饮尽。这种茶是由东方大陆进口的数种茶叶混合某种花瓣，再以小火熬煮而成，有解酒的效果。此时，赛莉儿对里奥刚才落井下石的行径表示不悦，事实上，两人每次见面总不免要舌战一番，只是每次理由都不同罢了。

“喂~~里奥哥~~你刚才的行径是对青梅竹马般的姐姐所应有的行为吗？雷碧亚姐已经很沮丧了耶……”

“谁叫她昨天差一点捅出一个大纰漏出来~~与骑士团在街上打架耶！这是戍守此区的最高责任者-赤龙将军所该有的行为吗？”

里奥也难得有认真说话的时候，不过，赛莉儿却没有丝毫感觉。

“这只是雷碧亚姐担心艾吉哥才有的举动，重要的家人有难，做姐姐的当然要出手相助，一些小细节有什么好在乎的……”

“哦~赛莉儿~你果然是我的好妹妹~~”雷碧亚感动的握住赛莉儿的手。

“对啊！姐姐！我是绝对不相信善良的艾吉哥是个会犯下这种大逆不道之罪的人！

今天被通缉的人就算是换成里奥哥，我也绝对相信他的清白！”

“哦~难得你也会说出这种让人高兴的话来耶！”

听到赛莉儿话中所透露出对他的信赖，里奥一时也有点高兴，不过，实际上他高兴得太早了，赛莉儿偷笑了一下而又继续说道。

“……呵……以你的人格来看，说什么也不像是会做出弑父这种逆伦不道之罪的人，不过，如果是骚扰良家妇女之类的话，就算是空穴来风的谣言我也会相信……呵呵……”

“……”里奥心虚地无言以对。

看到里奥心虚的模样，雷碧亚也忍不住笑意而放声笑了出来。赛莉儿方才的举动也是为了让雷碧亚打起精神来，这一点雷碧亚也心知肚明。

父亲的横死确实让雷碧亚沮丧了好一阵子，可是为了仅存的唯一亲人，雷碧亚已决心尽所有的力量去洗刷艾吉的罪嫌。

“嗯~~对了！怎么没看到米莉亚小姐的踪影呢？”

为了躲避刚才尴尬的话题，里奥直接转了话题，将话题转向不在现场的米莉亚身上，此时，雷碧亚问道。

“米莉亚？米莉亚是谁啊？里奥、赛莉儿……”雷碧亚好奇地问道。

“哦！都忘了跟姐姐介绍了，米莉亚姐姐是……”

现场唯一不认识米莉亚的人也只有雷碧亚了，在她就任赤龙骑士团团团长以后，虽然优格里尔亦是其辖区之一，不过她也很少有空能来优格里尔拜访亲友。

在赛莉儿的解释下，有关龙人事件，直至米莉亚搬来赛巴斯达家的经过与原由，赛莉儿约略将自己所知的部份说了出来。雷碧亚听了以后，略有感触地谈道。

“嗯……原来如此……年纪轻轻就遭遇了这么多不幸的事情，这个女孩子实在是让人同情……”

“不过……”雷碧亚的语气突然变得刻薄起来。

“那个马克威尔是个恶名昭彰的大奸商呢！他被怪物所杀一事实让我

提不起任何怜悯之心出来……”

“可是大姐……不管怎样，他毕竟是米莉亚小姐的父亲……”

“我知道的！里奥！在我们眼里，那个马克威尔或许是个万恶不赦的坏人，不过在她眼里，或许那种人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吧。”

“说到这里……”此时，雷碧亚以略带恶作剧的语气说道。

“我还是有点不敢相信，那个亚利居然会让一个认识不到几天的女孩子住进自己家里，如果我在场的话，我真想看看他当时是以怎样的表情向米莉亚谈这件事的……呵……亚利终于也开窍了吗？”

“……”在一旁的里奥也无言地想起许久未见的好友，当他第一次听到这消息时，也着实呆愣了一下。后来他好奇地跑来看看这位让好友心动的女孩时，才知道为什么亚利这么做了，米莉亚与过去亚利初恋的对象很像，虽然当时那只是少年单方面的憧憬罢了……

“……话好像离题了，对了，那个叫米莉亚的女孩现在在哪里呢？”

此时，米莉亚不在此地的事实才被众人注意到，于是赛莉儿回答说。

“这个……昨晚马克威尔家的管家赛宾斯特先生跟我说过，他要回马克威尔家处理杂务一阵子，今天早上就出门了。后来我发觉米莉亚姐姐不在的时候，我以为姐姐是跟着他一起回去了。不过，她的行李都还在房里……”

“难道是失踪！？那可不得了——！”里奥显得有些慌张。

“我想应该不是……嗯……难道……姐姐是去找那个人了……”

赛莉儿想起了在昨天的时候，米莉亚曾提起想要再一次好好向对她们有救命之恩的韩道谢的事情，不过，对韩很感冒的赛莉儿连想都没想就拒绝了。或许，米莉亚就是去找那个人了。

“那个人？是谁啊？赛莉儿……”

“耶！嗯……他是……他是……”

里奥好奇地问道，而赛莉儿则回答得吞吞吐吐地，因为她一想起当天的事，就害羞地不知该不该说出那天被韩搭救的经过。最后，她才扭扭捏捏地说了出来。

“几天前，我们两人在白雾之森遇难，结果被一个名叫韩的旅行者给救了……我想，米莉亚姐姐应该是去找那个人，她一直想再一次好好向那个人道谢……”

赛莉儿只是约略说个大概，像是当天被困于大雨当中，险些冻死，对方为了救人，而身上衣服又被他脱得一丝不挂的事实，她根本说不出口。就算说了出来，只会把事情弄得越来越复杂罢了。

“原来如此……不过，白雾之森是个危险的地方，本地人都尽量不出入那里了，一个外地人是很容易发生危险的，我去把她找回来吧。要不要一起去啊！里奥~”

“保护仕女是一个骑士与男人的天职！我当然义不容辞！艾兰那孩子就拜托你照顾了，赛莉儿。”

“嗯！里奥哥！你们两人都要小心哦~米莉亚姐姐的事就拜托你们了。”

“那女孩的事就交给大姐我吧！你一个人在家也要小心一点！”

“呵呵……亚利哥与汉斯大哥两人离家之后，我就一直一个人看守着赛巴斯达家了，这点小事没什么好担心的！”赛莉儿洋洋自得地说道。

“嘿……有谁会想来袭击一只母老虎……”里奥低声地说着。

“你……说……什……么……”

“好啦！两人真是的！见面不吵两句就不肯罢休吗？就这样了……我们出发吧！”

雷碧亚以长辈的权威中止了这场即将发生的无谓争执，随后，她回房去换穿了轻便的外出服，身为骑士的她，其爱剑 - 神器炎之剑弗雷姆 - 当然也是不会忘记带去的。在赛莉儿的送行下，雷碧亚与里奥两人就动身前去白雾之森了。

……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就到黄昏了。出外寻人的两人都还没有返家，虽然赛莉儿曾约略描述了那间小木屋的位置，可是，在雾气弥漫的森林里，要确认方位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由此看来两人是迷路了。不过两人毕竟都是身怀高超武艺与体魄的名剑士，所以他们的安危是无需担心的。

看家的赛莉儿在打扫了屋子里外之后，便陪着艾兰在客厅里玩耍，不过，毕竟又累了一天，而且每天都作着同样的事情。疲劳加上无聊，不知不觉地，赛莉儿就在沙发上睡着了。

“姐姐……姐姐……”艾兰用手摇着睡着的赛莉儿。

“什么事啊？是他们回来了吗？嗯……”

赛莉儿揉着睡眼惺忪的眼睛看着外面，紫黑的夜幕已经覆盖大地，现在已经是晚上了，不过，雷碧亚与里奥两人还没有回来。此时，艾兰又继续说下去。

“姐姐……楼上……好像有人……”

就在艾兰述说着她发觉的奇怪征兆时，咚的一声，从顶上的天花板传了下来，这一声让赛莉儿睡意全消。

“小偷！？”赛莉儿的脑海立即浮现了这个字眼，赛巴斯达家虽不是很有钱，房子看起来也有点破旧，只是个没落的下级贵族门第。不过，偶尔也有些宵小被这间大房子所惑，以为里面有什么值钱的宝物。在亚利他离家后，像这样的小偷就曾闯进来过，他以为这房子里只剩一个软弱的女子罢了。结果，后来这个不长眼的盗贼却被打成重伤，倒吊在大门外的树下，这当然是赛莉儿的杰作。

“艾兰，你乖乖待在这里，姐姐上去看看……”

赛莉儿轻轻地走上了二楼，不过，声音似乎是从三楼传来的，老旧房子的隔音效果似乎有待加强。于是，她又继续走上三楼，黑暗的走廊某处隐约可以看到一丝光线，那好像是月光自房间阳台处透射进来，然后又从微微打开的门缝里穿射出来。那个门没关好的房间就是米莉亚的房间。

“难道……小偷在米莉亚姐姐的房里……”

赛莉儿静悄悄地走到门边，自门缝处窥视，里面有一个黑衣人正在米莉亚房里翻箱倒篋像是在找什么东西似的。就在此时，一个黑影无声无息地自她背后抓住了赛莉儿。

大惊之余，赛莉儿本能性地使出了防身术 - 色狼退治奥义。

“噫~~~~！脚踢！头撞！肘击——！”

赛莉儿大喝一声，随之而来的就是一连串无情的攻击，这个黑衣人掩着面部向后撞到墙壁，他大概也没想到赛莉儿的防身术已练到反射神经般的地步了，刚才那反击确实让这黑衣人措手不及。

“色狼退治奥义”是由优格里尔之狼亲自传授给赛莉儿的，刚才的情形是背后被人制住时的应变方法。先以脚跟狠狠地踩踏对方的脚趾，然后以后

脑袋用力撞对方的脸，再转身以手肘攻击心窝，最后再逃之夭夭。本来这种防身术由亚利来教就可以了，赛莉儿也曾向他提出这个要求，不过，思想守旧的亚利却以‘女孩子不要这么粗鲁……’为由婉转地拒绝了，结果，那只优格里尔之狼反而对此事兴致勃勃，由某狼亲传的防身术当然是绝对有效。

“呜~~好痛！什么东西这么硬啊……”

刚才的反击，事实上只到头那一步骤就不得不停止了，赛莉儿在以头猛撞对方的脸时，顿时蹦出很大的声音，似乎是什么东西破掉似的。赛莉儿用手轻揉着后脑勺，破掉的似乎不是她的脑袋。难道是对方的鼻梁断了吗？赛莉儿转身看着那个掩住面部，背靠墙壁的黑衣人。

“……那……那是什么啊……”

自黑衣人手掌间隙处，可以看到白色的东西，赛莉儿看到的是张破碎的笑脸，事实上，那是一张笑颜的诡异面具，龟裂的痕迹布满了面具左脸颊的部份，白色的碎片还不时剥落下来。恐怖的是，自破碎处露出的并不是正常的肌肤，而是皱折淤黑的皮肤，彷彿曾被火烧过似的丑陋人皮。

## 第二十三话 重逢……

“~~~！”赛莉儿一时心惊不已，于是不自觉地往后退了数步，结果一个不小心，她靠到未关好的木门，而一时失去平衡跌坐在地板上。跌倒的赛莉儿心慌意乱地向后爬行，她只想尽快逃离那恐怖男子的威胁。

“那……那真的是人吗？鬼……妖怪……？”

这个疑问仍回汤在赛莉儿忐忑不安的心中，恐惧感压得她喘不过气来，最后连脚也几乎施不出力来了。

戴着一张破碎的微笑面具的黑衣怪人，以忽缓忽急的步伐逐渐接近赛莉儿，藏在面具下的丑陋面孔并没有发出声音，不过，面具的笑容却彷彿真的在笑似的，这只是正在害怕的赛莉儿的幻听罢了。随着眼前的恐怖的逐步接近，之前彷彿冻结的朱唇终于颤动了起来。

“不要——！不要过来——！”

赛莉儿的尖叫声才一出，这名假面人立即后跃，竟以难以想像的方式贴附在门口上的墙壁，就像蜘蛛一样。他趴在墙上，向下俯视着赛莉儿苍白的脸。赛莉儿之所以会顿失血色，就是因为当她一抬头时，赫然发现天花板上并不是只有一个假面人而已，在黑暗中，还有数张脸孔，有的是怒脸，有的是哭貌，有的是喜状。赛莉儿又四处张望，原本什么都没有的阴暗角落居然都缓缓浮现了假面众的身影。十多张不同面貌与表情的惨白面具，正注视着位于房间中央的赛莉儿。

嘻嘻……嘿嘿……呜呜……阿阿……哦哦……

不同的声音回汤在米莉亚的房里，这次就不是幻听了，而是这群假面众发出的声音，在这漆黑晦明的斗室里，宛如地狱的鬼哭神号。赛莉儿的身体就像是被假面众的视线所困绑住似的，她只能无力地坐在地板上。

嘘呼呼~~~（风吹声）~~~

阳台的落地窗不知何时被打开了，刚才赛莉儿四处张望时那窗户确实关得好好的。

此时，原本自户外，透过窗户，落在屋内的赛莉儿身上的月光突然被

黑影遮蔽了，

“……”赛莉儿战战兢兢地转过身来，仰视着那名伫立在窗外阳台处的男人。那个人并没有戴着面具，月光照映在波浪般的黄金发丝上，显现出浅绿的发色。由于背光的关系，赛莉儿无法看清他的面貌，只隐约看得出来，这个人应该是非常的年轻，大约才二十出头左右。

与四周那群非人般的假面众相比，眼前这男人看起来还比较像个人类，不过，他散发出的威势却比假面众要来得可怕的多。而且，他的面貌虽然被黑暗所掩藏，不过在左眼处，却闪烁着诡异的红光，这异象让赛莉儿不寒而栗。

“……”

这个男子一语不发，伸出了隐藏在乌黑斗篷下的右手，像是要下达指令似的，此时鼓噪的假面众全都静了下来。事实上，刚才曝露行踪的假面众之所以没有立即将目击者，即赛莉儿当场除掉，就是因为之前他们接获的命令并没有这一项，对于命令是绝对服从的假面众正等待着主人下达‘抹杀眼前的目击者’的命令。

就在这名男子正要挥手下达格杀命令时，门外突然传来的声音打破了这气氛沉重的肃杀局面。

“姐姐……”

“艾兰！不要进来——！”

担心赛莉儿安危的艾兰竟在此时闯了进来，她才走进房里数步而已，一个黑压压的人影就突然出现在她背后，那个人就是面具被赛莉儿打破的假面人。

“住手——！不要碰那孩子——！”

看到艾兰即将遭难，突发的勇气让赛莉儿奋不顾身冲向前去，藏在腰带里的黄金短剑向黑衣的假面人闪射出黄金的剑芒，但是这只是白费功夫而已，剑刃只划破黑暗，假面人早已跳到她的背后，不过，假面人也没有立即加以还击。赛莉儿将艾兰搂抱在怀里，握着黄金的短剑以必死的气势要胁假面众不准靠近。

“不要过来！不然……不然的话……”

赛莉儿的气势根本无法对假面众造成任何威胁，黄金的短剑对他们而言，不过是昂贵的玩具罢了。不过，这把短剑却让他们的脸色剧变，尤其是剑刃上的双龙图腾。

“双龙的纹章……那是皇家之印……那把黄金短剑，难道是……”

这名金发男子不自觉放下了右手，这动作让假面众误以为主人已下达了格杀令。这名戴着破碎面具的假面人散出露骨的杀气，而一步步靠近赛莉儿与艾兰。

“不要……不要过来……”

“……”这名假面人无言地走了过来，他不时弯弄着右掌五指，仔细一看，藏在紧身黑衣下的手掌竟隐约泛起墨绿色的气体，这是一种源自于西方的亚汗，名为“毒手”的武术。由于这武技过于毒辣邪恶，而被唾弃于正统武术之外，现在，毒手已沦为黑暗世界的杀人技巧之一。

假面人高举毒化的右手准备给她们两人致命一击。

“赛莉儿姐姐——！”

艾兰的一句呐喊，让已踏入鬼门关的两人顿时重获生机。砰然一声，

手臂骨被硬生生打断的假面人遽地向一旁飞去，不过他并没有发出任何惨叫声，仿佛折断的右手不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似的，而且，他也没有反击的意思，因为刚才攻击他的人就是他的主人，绝对的忠诚心让他对主人莫名的举动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的想法，反之，如果主人要他去死，他也会毫不犹豫地立即自我了断。

“……”

替赛莉儿解危的金发男子以他澄蓝的右眼及赤红的左眼静静地看着赛莉儿，虽然他刚救了赛莉儿，不过，这种反覆不定的行动反而让赛莉儿更为不安。

“你……你想做什么！不要碰这孩子！这孩子……她什么都不知道……”

“姐姐……赛莉儿姐姐……”

艾兰的话让这个男人顿时解开了心中的疑惑，随后，他终于打破了沉默。

“赛莉儿，原来你还活着……我一直以为，我再也无法见到你了……”

“你是什么人！？我根本不认识你！我……”

虽然赛莉儿的口气十分强硬，但是这个男人每说一句话，赛莉儿就有种怀念的感觉，她实在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这把黄金的短剑……”

“这是我哥哥的遗物！你们这群强盗就是在觊觎这把短剑吗？”

“遗物……呵呵呵……”

“有什么好笑的！”

“遗物……我也一直以为，这条项练是我最亲爱的妹妹的遗物啊……”

这名男子自衣领内取出了一条项练，白银的练子系着一条在黑暗中仍不时发出浅蓝色光芒的蓝宝石。而后他又继续说道。

“以前，在我生日时，父亲大人送给我一把黄金的短剑，而我那位碰巧与我同一天生日的妹妹则得到了这条镶有蓝色辉晶石的项练。可是，我的妹妹却坚持要我那把黄金的短剑，最后，我们两人交换了彼此的生日礼物……”

说到这里，欲言又止的赛莉儿终于战战兢兢地说话了……

“难道……你是……赛因哥哥……”

“你终于想起来了，赛莉儿……这件事，是只有你我、以及我们死去的父母才知道的秘密……”

原本以为彼此已死，今生再也无法相见的兄妹，彼此竟会在这样的场合重逢，对两人而言，这实在是难以让人接受的事实，赛莉儿一直以为自己的哥哥已经在十多年前的那场浩劫中死去。

如今，兄妹再度重逢，赛因却带领着奇怪的假面众闯进赛巴斯达家，而他竟是这群恐怖的杀人鬼的主人，赛莉儿实在难以相信，昔日温柔体贴的哥哥竟会有这样的转变。

她不得不压抑住在心中对亲人那即将宣泄而出的思念，而质问着自己的亲哥哥。

“为什么……为什么哥哥您会变成这样……”

赛因沉默了一会，他很清楚为什么赛莉儿会有这样反应，与妹妹重逢这件事对他而言也是十分意外的事。不过，他还是冷静以对。

“为了复仇……对我而言，我也十分讶异赛莉儿你居然会与赛巴斯达家的人住在一起，你难道不知道吗？赛巴斯达家可是毁灭我们一家幸福的最大

帮凶啊！赛巴斯达家的人皆是那个厚颜无耻，自称是皇帝绯特烈四世的姆斯托那奸贼的鹰犬！”

在十二年前的内战，贵族联军败亡的主因，亚利的父亲雷欧耐特确实是最大的原因，赛莉儿也曾以为雷欧是害她家破人亡的主凶，而曾经想刺杀亚利来复仇。现在她也已经了解，其实雷欧他也是被利用的人，被帝国中央利用为肃清贵族的刽子手。而赛莉儿自己的家族也是那次肃清阴谋中，被牺牲的一颗棋子罢了。

“呵呵呵……”

听了赛莉儿的想法及为赛巴斯达家所作的辩解，赛因只是不断地笑着。

“赛因哥哥……”

“结果，你还是什么都不知道……不！这是父亲大人所能给你的最后的爱……他不想让你卷入腐臭的政治权力风暴当中，所以才什么都没告诉你……”

此时，赛因的语气突然转为强硬。

“听好！我今天就此罢手……不过，如果你想要庇护赛巴斯达家的话，就算是你！”

我也不会手下留情的……那名叫米莉亚的女人，以及被她藏匿起来的贵族艾吉·波朗，你最好别跟这两人有所牵扯，不然的话……”

言下之意，赛因似乎打算对米莉亚与艾吉不利。

“米莉亚姐姐，还有艾吉哥……难道，那件谋杀案……杀害波朗侯爵的真凶是……”

“这跟你无关！我只能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复仇！以及取回我们被夺去的一切所必须使用的手段……”

讲到这里，赛因便转身打算离开。不知何时，屋里的假面众已经全都消失了。

“等等！赛因哥哥——！”

赛莉儿的呐喊让赛因一时停下了脚步。

“说真的……能再见到你，我真的很高兴……不过，一切都太迟了……未来及将发生的一切，已经无法阻止了，就像过去的事无法再改变扭转一样……别了……赛莉儿……我的妹妹……”

“赛因哥哥！不要走——！”

赛莉儿的呼唤与泪也无法阻止赛因离去的脚步，赛莉儿只能眼睁睁看着哥哥的身影消失在夜幕之中。

“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赛莉儿姐姐……”

在空荡荡的房间里，赛莉儿抱着艾兰在恸哭着……

## 第二十四话 回忆的迷宫

“鬼孩子——！”

对于少年而言，这字眼是伴随着他成长，带来恶梦的安眠曲。

少年生长在亚汗帝国边境上一个纯朴的农村里，这里的居民，清一色都是亚汗民族，黑发、黑眸、以及略黄的肌肤就是亚汗民族的特征。而少年

的存在，在这个黄种人群落里却显得抢眼异常，因为少年有着银白如月光的头发，肤色虽比亚汗人还浅，不过，他还是有一双乌黑的双眸。

“这小鬼的父母，不知道哪一方是异族的贱种！瞧他一头银发……”

“嘘……安静点……别让那鬼孩子听到了……”

村庄里的人，大部分都以为少年是亚汗人与异族的混血种，亚汗人对于异族一向都有排斥感，在这样的因素下，村人自然大部分都不会给少年有好脸色看。

遭受到村里孩子的欺负，也是稀松平常的事。

“喂！那是韩家的鬼孩子~~！”

“大家看，他不会流血哦~~！”

砰的一声，这群嘻闹的小孩子就拿着石头朝与他们同年的少年投掷。少年并没有反抗，只是瑟缩起来忍受着石头的攻击，因为他只要忍耐一下，那些小孩子就会害怕得逃走了，因为少年就如他们所讲的一样，被石头砸到也不会受伤。这些小孩的行为只是一时兴起罢了，事实上，他们也很害怕少年这般异端的存在。可是过几天之后，他们又会像今天这般莫名其妙地“一时兴起”……

“……”

即使遭遇到这般无原由的欺凌，少年还是默默地忍了下来，在外面，少年一向都是这么沉默。不过，事实上他是很生气的，有着满腔怒火的少年其实很想冲上前去将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鬼们痛打一顿的，他之所以忍了下来，只是不想给韩家 - 对他有着收养了被遗弃在河边的他的大恩 - 这一家人添麻烦而已。

虽然少年都尽量忍了下来，不过，生理的变化却无法遮掩住，每当少年的情绪激动起来，像是愤怒之类的兴奋状态时，少年的黑色眼眸就会突然变成血红，这个特殊的变化，才是他总是被村人叫唤成“鬼孩子”的真正原因。

而且，还有一件事的发生，让他差点被村民给赶了出去，那是在少年六岁的时候发生的事件……

“爸爸！森林里有怪物出现啦——！”

一个小孩子慌张地跑来向工作中的父亲告知森林里有怪物出没的消息，事实上，这孩子跟他的伙伴今天又一时兴起在欺负少年了，结果他们就追逐到森林里。不料，他们竟被异形怪物所攻击。得知恶耗的村民为了救自己的孩子，拿起可以充当武器的一切器具，一群人便浩浩荡荡地攻到森林里。

到了森林里，凄惨的景象让他们顿时摒息冷汗直流……

鲜血四溅，被撕裂的肉块散落在地上。事实上，那些被怪物攻击的孩子们都没有受伤，他们只是惊吓过度罢了，地上破碎的血肉其实是怪物被撕裂的身躯。在血泊与肉块中，少年浴血的身影伫立在其中，当他转身看着村民们恐慌惧怕的种种表情时，他的眼眸正由红转黑。

“怪……怪物——！这小子真的是鬼孩子——！”

看着村民们对自己所表现出的恐惧与畏怯的言语，少年漆黑的眼眸又瞬间泛红，只不过他不是愤怒，而是悲伤地不禁流下混杂着血水的泪……

自己真的是异端般的存在，刚才自己双手撕裂那怪物的景象仍历历在目，更让少年恐惧的，是他在杀害怪物时，心里油然而生的那股想要破坏一切的欲望，那种非人的意念让他害怕不已。



回忆对少年而言，似乎只有冰冷，似乎只有痛苦……

在少年已冰冷的心里，真的连一点温柔的光都未曾照射过吗……？对于现在的少年而言，那段记忆已经是模糊的过去，那温暖的回忆已随着痛苦的部分一起消失在被遗忘的记忆之中……

……你醒来了吗……

“姐……姐……”

躺在屋里地板上的韩突然遽醒过来，张眼一看，眼前的景象只是脏污布满蜘蛛网的天花板及梁柱，刚才自己只是作了一个很久未曾梦见之梦罢了，而那呼唤着自己的声音只是自己听错罢了。

意识回复的韩，很快就发觉到自己的身体十分的沉重，体力衰竭到让他连举起自己的手都嫌费力。以前，他的身体也有过类似的变化，但是，产生这样的后遗症，对他而言，这还是第一次经历到。

“我怎么会在这里……”

之前的事韩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他只记得自己的身体像是要烧起来，全身的血液像是沸腾般的痛苦袭向他全身的时候，他就冲出门，疯狂似的在林间奔走，之后的事他都不记得了，醒来之后，自己就躺在小木屋里的地板上了。他身上还盖着一条毛毯，在他昏迷不醒的期间，似乎有人在照顾着他。

“你醒过来了吗……”

韩缓慢地将头转向旁边，在正燃烧着的壁炉旁有一个男人，他就是艾吉，他虽然穿着有些邋邋破旧，显得十分狼狈，不过，他的眼神已经稍微回复生气。

“你是谁……？”

“真不好意思，我似乎占了您的床……”

此时韩才了解自己为什么会躺在地板上。

“那不重要！你究竟是谁？”

“……我和您一样，都是被睡在墙角的那位善良小姐所救的人……”

“小姐？是……”

在艾吉视线所落之处，米莉亚正靠坐在墙壁下，她似乎是累得睡着了，而米莉亚身上披的那件毛毯是艾吉帮她盖上去的。

“是她啊……真是奇妙的缘份……”

稍微了解情况之后，韩又想躺着继续说下去，而向艾吉说道。

“这屋子只是我自行借来暂住几天而已，你不用客气，床什么的你要使用就拿去吧，你不用在意我……”

“……”这样的回应，艾吉也无言以对。

韩倒头就睡，丝毫不在意眼前这个根本就完全是陌生人的艾吉的存在，或许，是他直觉性察觉到艾吉并不像是个有恶念企图的人，或者，韩根本就不害怕对方是否会加害他，即使自己的身体情况再差……

……

夜已深，笼罩在浓浓雾气里的白雾之森里呈现的是比黑夜更漆黑的黑暗，在迷雾弥漫的森林里，有两个人仍迷失在森林间，他们就是一早就出门来找寻米莉亚的雷德家三男 - 亦优格里尔之狼的里奥及帝国赤龙骑士团团长的雷碧亚。

“我真不敢相信～～率领着赤龙骑士团十万大军的雷碧亚大姐你会是……路痴……”

“少说风凉话了！里奥！我只是……只是不小心弄错左边右边而已……”

在白雾之森里，弥漫的大雾容易让人迷失方向感，原本以为自己是一直走在一直线上，其实早就偏了方向，更何况，今天的雾气实在有些异常，森林似乎在排斥着访客的到来似的，白雾之森完全笼罩在一层厚厚的云雾里，进到森林里，等待着这群不速之客的是变幻莫测的雾气迷宫。

“现在天也黑了，雷碧亚大姐你有什么办法吗？”

“火把吗？……就用这家伙代替吧！”

雷碧亚拔出了炎剑弗雷姆，出鞘的炎剑散射的炙热之光照亮了黑暗的四周。解决了夜晚照明的问题，两人又继续在林间摸索道路。

“白雾之森……好久没来了……我记得上一次来的时候，是我仍是个不知世事的孩子时的事了……”

“疑？小时候我们有来过吗？大姐……”

里奥在脑海里翻阅着回忆的相簿，不过，他实在没有什么印象。在小时候，大人们就告戒他们不能进入白雾之森。

“我是指我跟艾吉啦~~白雾之森又不是只有优格里尔才有，在南方，我的家乡的曼德尔领，白雾之森绵延在领地的北边，而且就在我们家族居住的城堡附近。”

“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雷碧亚边走边叙述着这段奇妙的回忆。

“我记得那是我七、八岁时的事了，那一天，我跟艾吉两人偷偷跑到位于城堡北边的白雾之森里。虽然之前父亲大人就告戒我们俩不可进入白雾之森，不过，对当时好奇心正盛的我们两个孩子而言，这句叮咛话早就当成耳边风了。”

说着，雷碧亚就不禁笑了出来，一时沉浸在幸福的回忆里，似乎可以暂时忘却现实的不幸，父亲被杀以及弟弟成了罪犯的事实。

“……结果，我们进入森林后才没过多久，我们就迷失在森林里了。当时就像现在一样，不管走了多久，眼前的景象仍然是森林以及挥之不去的雾气。当时的我拉着艾吉的手一直走着，事实上，当时的我真的快哭了，不过，我还是忍了下来又继续走着。最后，我不小心被树根绊倒，疼痛加上迷途的恐惧，我终于还是忍不住放声大哭……可是奇怪的事就在这时发生了……”

“奇怪的事？”

“嗯！在我哭泣的时候，森林开始沙沙作响，彷彿在说话似的，随即，艾吉那孩子就突然拉着我的手向某处直走过去，我问他究竟在干什么，结果他居然回达我说‘往这里一直走就可以回家了，这是“它”告诉我的……’。”

““它”？雷碧亚姐，这个“它”是谁呀？”

“我也不知道，后来艾吉告诉我，他只是感觉到当时好像有人在跟他说话似的。现在的我一直以为，这是森林有“心”的原故。”

“心？”

“或许，白雾之森是为了守护着什么才会是今天这种模样的吧，所以它才会以终年不散的雾气来阻碍外人的造访。不过，森林也无意伤害任何人，所以，他也会暗中引导着人们脱离白雾的迷宫……不过，似乎只有无邪念的幼儿才能听到森林的呢喃，感受到森林的心……”

里奥有些不以为然的回答着雷碧亚，他说道。

“大姐，你是雾水吸太多而脑筋有点混乱了吗？而且，老人家说古总是又臭又长，嘿嘿~~”

“什么老人家！我才二十三岁而已！而且，我说的都是真的！这真的在我小时候亲身体会过的事耶！”

里奥还是一幅不以为然的模样，不过看到雷碧亚似乎有点生气的样子，他还是忍不住想闹她一下，而作势要逃跑的模样。

“嘿~~反对暴力.....哇啊啊——！”

里奥才跑没几步路就突然跌倒在地上，似乎是脚绊到什么东西似的。

“呵呵~~报应~这是森林给你的惩罚~~”

“什么报应.....好痛.....我是被这颗石头给绊倒的！不知道是谁在这里放了这么大一颗石头.....”

里奥看了一下让他摔得如此狼狈的罪魁祸首，那是一颗黑色的石头，而且是数颗排成类似道标的石阵。此时，里奥突然觉得这石头很眼熟，他想了一下，终于想起这是谁的杰作了。

“啊~~这是汉斯放的路标嘛！这么说，我们又回到道路上了。”

“真的耶~~”雷碧亚以炎剑照明着四周，确实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人工开辟的林道上，只要顺着道路走，就可以脱离白雾之森了。

“大姐！我们快回去吧！然后叫赛莉儿来带路——！”

“天这么晚了.....我们明天再来吧。再说，那个叫米莉亚的姑娘应该是不会迷路才对，说不定她现在也是被大雾所困，所以才待在那间小木屋里吧.....不用担心啦~~”

“什么不用担心！就算米莉亚小姐没迷路，我也不能眼睁睁坐视米莉亚小姐跟个来路不明的男人同处一室一天之久.....啊！.....”

似乎是不小心说出了真心话，里奥一时哑口无言。他的举动看在雷碧亚眼里，雷碧亚也立即了解里奥的心意了。

“原来.....你喜欢她.....”

“耶~~我们快回去吧——！说不定赛莉儿正担心着我们呢！而且我也有点饿了，赛莉儿烧的菜不错哦！雷碧亚大姐！”

“是啊！是很不错！呵呵呵.....”

认识又不是一天而已，雷碧亚当然吃过赛莉儿烧的菜。看到里奥失措的举动，雷碧亚也觉得很有趣。会让风流一世，闻遍群芳的优格里尔之狼如此心慌意乱，雷碧亚突然也很想见见这个女孩子。不过她突然想起好久不见的亚利似乎也钟情于她，两人以后是否会产生冲突呢？雷碧亚顿时也担忧不已.....

不过，雷碧亚和法斯特不一样，她的预测一向都很不准.....

## 第二十五话 朝雾之森(上)

朝阳缓缓升起，透过白纱般的雾气，透射而入的晨曦宛如金沙一样洒落一地，森林又迎接了一个一如往常的早晨。离开林道走入森林里，一间古旧木屋的烟囱顶正徐徐冒出着灰白的烟。

在屋里，火炉里的木材正啪嗤啪嗤地燃烧蹦裂，艾吉正守在炉架上的锅前以汤匙搅弄着郭里的汤。屋里的其它人，韩仍侧着身子面对墙壁睡在地板上，而此时的米莉亚则正要醒来。

“.....你醒了吗？小姐.....”艾吉端着一个盛满浓汤的碗放置在桌上。

“这碗汤……希望能合你的口味……”

刚醒来的米莉亚仍睡眼惺忪地看着艾吉，不过没过多久，她像察觉到什么似的突然慌忙起来，说着……

“啊～～先生！请您不要起来，这些事由我来做就可以了，请您继续休养……”

在昨天的时候，米莉亚遇到艾吉时，艾吉的情况是身体虚弱得像是重病患者似的，不过，在经过一夜的休养之后，艾吉的状况已好了不少。

“呵～没关系的，小姐，我的身体已无大碍，要不是你出手相助，将我带到这间小木屋里，我想，我恐怕是过不了昨夜了……”

“我……我只是……只是无法放着一个恳求援助的人不管而已……不过，看到先生您精神抖擞的样子，这真是太好了～～～”

米莉亚的笑颜在艾吉眼里，或许比屋外的朝阳还要灿烂吧。

“我的名字是米莉亚·马克威尔，现在正寄宿在巴鲁斯镇的赛巴斯达家里……”

米莉亚向艾吉自我介绍，“米莉亚”一名让艾吉缓缓想起之前里奥的二哥，亦自己亲友的蓝提斯曾提过的事，眼前的米莉亚就是亚利安排暂居赛巴斯达家的那个商人马克威尔的独生女嘛。

“原来～你就是那位因亚利的关系，住进赛巴斯达家的女孩子……”

“耶？您认识亚利克斯大人吗？”

“在下与赛巴斯达家也算是渊源深厚，我与亚利是自幼就认识的青梅竹马，也算是有不浅的交情了。我是……是……”

此时，艾吉突然欲言又止，不过，看着米莉亚疑惑的眼神，艾吉还是慢慢地说出了自己的来历。

“在下名叫艾吉，是南方曼德尔领的领主波朗家的长男……其实……我……我是……”

“原来是艾吉大人，很高兴能认识您！”

“……”艾吉一语不发，此时他心里想着，在帝都发生的“那件事”还没传到优格里尔吗？在逃亡的途中，他早就发现黄龙圣骑士团的追击队，路上关卡重重，在不得已的情形下，他才大胆地逃入白雾之森……

“嗯～在下也是……汤还是趁热喝吧，要是凉了就不好了。”

“嗯……”

米莉亚本来想叫韩起来一起用早餐的，不过，也不知是真的睡很熟还是不想理人，韩就一直躺在那里，所以，两人也就不勉强对方而在桌上用起早餐了。汤不仅美味，而且更让米莉亚赞叹的是这里并没有什么像样的食材，而艾吉竟能化腐朽为神奇，凭空变出这锅汤出来。

“也许失礼了点，不过，身为男人的艾吉大人您居然能做出如此美味的料理出来，而且，是在这种什么都没有的地方……说来惭愧，我对于料理实在是不行，每次我一作菜，都被赛莉儿取笑说是在糟蹋粮食……”

米莉亚用手敲了下自己的头，像是在反省似的。

“呵～其实，这里并非什么都没有，大自然的恩惠比起人们所知的还要丰富的多，我只是找了一些野菜及根茎类食物来随便煮一下而已，其实，只要能多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你也能做的到的。”

“真的吗？我……这样的我也可以办得到……”

“嗯！当然可以，像米莉亚小姐这样聪明，一定可以轻易学会的。”

在用完早餐后，炉里的木材似乎不够用的样子，于是艾吉便出门去收集材薪，而米莉亚也主动一起跟去帮忙。

在路上，米莉亚突然想起了艾吉的姐姐雷碧亚也来到赛巴斯达家的事。在她提起这件事之后，艾吉便显得心事重重。

“姐姐……她也来了吗？……其实我……我是……”

像刚才一样，一提到有关自己的事，艾吉就显得吞吞吐吐的，对于事情的来龙去脉完全还未得知的米莉亚，看到艾吉的苦恼模样，便不忍心地说道。

“如果不想说的话就不用说了，每个人都有难言之隐，等到艾吉大人想说时……如果您不嫌弃的话，米莉亚会很愿意成为您的听众的……”

其实，关于艾吉的事，米莉亚心里也是满腹疑问，一个大贵族的子弟为什么会独自一人待在这个罕无人迹的白雾之森里，而且，昨天听到艾吉梦呓似的呢喃，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个有罪的人，艾吉似乎是做了什么大错才会弄到今天这番田地的。不过，米莉亚心里并没有什么不安，因为她相信艾吉的为人绝非什么大奸大恶之徒，就因为他是亚利的朋友……

“你实在是个温柔的人，在下想，亚利就是喜欢这样善良的你吧……”

“啊！我……我……我跟亚利克斯大人……我们并不是……这样的关系……”

米莉亚的脸几乎通红。

“我真的很羡慕亚利，当然，不止是因为亚利有你这样一位红粉知己的原故，而是他本身，而已还有里奥。自幼，我就一直羡慕着他们两人，我虽比他们年长，但是，我们三人一直就像同辈的兄弟一样，更是交心的亲友……”

说到这里，艾吉的表情显得有些落寞。

“……现在，我一直觉得……我是个被留下来的人，他们两人一直都走在我追不上的前方，从孩提时期就一直如此……”

“不会的！以艾吉大人的才能，一定能得到属于自己的辉煌成就的！一定……”

“哈哈～你误会了，我并不是嫉妒他们的成就，而是羡慕他们能一直以自己的意志走自己的未来……反观自己，我一直是随波逐流，一直跟着别人的步伐前进……孩子的时期如此，长大之后也是如此……”

说着，艾吉停下了脚步，以缓缓的语气向米莉亚说道。

“你愿意听我说个故事吗？米莉亚小姐……”

“如果您不嫌弃的话……”

两人就在一处树荫下坐了下来，艾吉并语气平静地开始讲起某个少年的故事。

“……以前，有个少年他有两个朋友，玩耍、恶作剧，无论好事坏事，三个人总是在一起。其中，少年甲的父亲是个很伟大的英雄，他不仅有功于国家社会，他年轻时也曾有过一段一般冒险者也望尘莫及的冒险之旅。三个孩子，总是缠着少年甲的父亲，要他讲以前的冒险给他们听，久而久之，少年们便兴起了想成为冒险者的愿望，他们还时常瞒着家人，到邻近一处充满浓雾，仿佛魔境般的森林作为他们最初的冒险之地……”

“噫？这是！……”米莉亚仿佛听到什么似的，显得十分讶异。

……这胸章给你们两个……

.....这不是我们在广场里向小贩买的胸章吗？剑.....盾.....铠.....

.....我们三人各持一个，从此这就是我们这冒险队‘法多姆’的队员徽章.....

.....法多姆！好帅气的名字！.....

.....当然！以后法多姆这团体将在冒险史上留下最辉煌的一页！.....

.....对！我们三人永远都会在一起！冒险伙伴是永远不会分开的！.....

少年们将胸章别在胸口，然后就拿着木剑木盾朝向一处弥漫浓雾的森林前进。这突然闪过意识的一幕及声音让米莉亚一时愕然不已，这栩栩如生的景象仿佛刚才就在眼前发生似的。

“怎么了？米莉亚小姐.....”

“没什么.....”

或许只是自己胡思乱想产生的幻觉罢了。不过，刚才那位拿走剑的徽章的金发少年的轮廓实在很像亚利，而拿走盾徽章的另一个金发少年似乎有点像里奥，而最后佩带着铠的徽章的黑发少年似乎就是眼前的艾吉。米莉亚在心里暗自告诉自己不要在胡思乱想下去.....

“.....对当时的少年而言，他一直以为梦会一直持续着.....不过，随着他们年纪的增长，孩提时的约束似乎深埋每个人的心中。少年的两个朋友为了各自的前途进入了骑士团附属学校，此时，少年第一次觉得迷惘，迷惘着‘记得过去共同的梦的人只剩自己吗.....’这件事，少年第一次对未来何去何从感到迷惘.....他开始意识到许多自己从未去想过的，荣耀家门的义务，自己的未来.....此时，少年自己也似乎忘了这件事似的，开始接受了亲族的安排，他的未来，每一条要经过的道路都已经被安排好了，少年也一直以为这是自己的幸运.....其实，在他心里深处，仍羡慕着他那两位朋友.....尤其在那件事发生之后.....”

“那件事？”

“.....某件事的发生，少年两位进入骑士团的朋友主动放弃了这条通往显赫未来的道路，那时，少年也一直觉得他两个朋友实在是太笨了，他们为什么要放弃呢？眼前的不就是多少人梦寐以求也得不到的成就吗？.....直到听了他们的想法，少年才知道无知的其实是自己，他两个朋友都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虽然放弃了原先的梦想是很可惜，不过，在发现这条路不适合自己时，放弃又如何，再去寻找自己新的梦想就可以了。他们的行为充满了自己的主见，他们的路都是自己选择的，少年反观自己，自己一直都安稳地在别人已铺好的道路上.....少年的两个朋友其实一点都没变，他们一直跟孩提时代一样，行为充满了主见，而且以自己的意志选择未来，而少年自己从来都只是跟在别人后面，不管是任何事，即使是当时冒险的约束，也只是自己羡慕他们而盲从的.....少年还以为这件事是唯一由自己的意志所选的梦，其实，根本不是.....他只是一直跟在别人的后面，现在，两个朋友已走在再也追赶不到的前方.....”

“所以.....艾吉大人才以为自己是被留下来的.....”

“嗯，少年就是我，而两个朋友，其实就是亚利与里奥.....尤其是亚利，他从来不受他人影响，一直都是自己做决定，即使别人说他傻，他仍坚持走自己的路，探索追求真理的骑士道.....我一直很羡慕他.....里奥也是一样，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无视世人的眼光而活。我说我是被留下来，其实我根本就沒跟上过他们.....”艾吉自卑自嘲，看在米莉亚眼里，米莉亚试着想为

他打气。

“……不是这样的……被留下来……跟不上……这些都是错觉而已……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独立的一条道路，艾吉大人您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您一直在看着别人，一直想追着别人的人生之道而去。可是，不管怎样，那终究是他人的道路，不管您怎么追怎么赶都无法踏上去的，所以您才会有这样的错觉，因为您一直以为，每个人都是踏在同一条人生的道路上的……”

“我……我也有属于我自己的人生道路吗……”

“……我……其实我也无法表达得很清楚……其实，艾吉大人并非在原地踏步而行，因为您有在烦恼，在犹豫，事实上，人生的路就是藉着摸索才能前进的，没有人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亚利克斯大人是这样，里奥三少也是一样，他们也是一边摸索一边走下去的，只不过，他们比艾吉大人您说一份走下去的勇气而已……其实今天艾吉大人您肯向我这么一个几乎毫不相识的外人吐露心中的话，您的勇气事实上比您自己想像得还要强大的多！请您不要妄自菲薄……”

## 第二十六话 朝雾之森(下)

“哈哈……这样的我……这样的我也会有未来……”

“艾吉大人……”

在听了米莉亚的话之后，艾吉便自嘲自己，然后就一直默默不语。他沉默的态度让米莉亚也不知所措。

“……”

在回到小木屋的路上，艾吉仍是一句话也没说，他如此沉默的样子让米莉亚十分担心，米莉亚的话他究竟能听进多少，这是当事人的问题了，而且艾吉默默背负的痛苦，也比米莉亚所了解的还要来得深。

“那个……艾吉大人……如果……我说了什么冒犯到您的话……”

艾吉不寻常的举止神情让米莉亚担心不已，就这样一直不说话也不是办法，所以，米莉亚主动开口试图打破这个僵局。

“冒犯？没有这回事的！其实……我很喜欢这样的你……”

“喜欢！？”米莉亚的胸口顷刻间噗通不停。

“你误会了！我所指的喜欢，主要是指我们两人之间这样谈话的气氛跟感觉……如果可以的话，我跟父亲大人之间以能像你这样无话不谈的话，或许，我就不会……”

‘原来是我自己误会了……’米莉亚在心里偷偷地松了一口气，虽然是误会，不会，那一瞬间也让她心跳不已。

“艾吉大人，您跟您的父亲处得不好吗？”

“耶？”

米莉亚突然的问题让艾吉一时间也不知如何回答。他的样子让米莉亚一时以为自己的问题造成了对方的困扰。

“对……对不起……我似乎问得太多了……”米莉亚羞怯地向艾吉道歉。

“没关系的，毕竟这也是事实，我确实与父亲大人处的不好……其实，我越来越不了解父亲大人了，自一年前开始，他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以前的父亲大人是多么好的一个人啊~对于母亲早逝的姐姐跟我，他一直给

予我们两人无微不至的照顾与爱，或许……或许是那座城市改变了父亲也说不定，帝都阿斯卡里亚，那座繁华与腐败之气交融的欲望都市……出人头地又怎样！我宁可作一个乡下贵族，和父亲、姐姐两人一起在曼德尔的金色的田野里过着昔日幸福的生活……”

艾吉的脸顿时胀红，忿怒与悲伤的感情交错着让他情绪激荡起来，不过，很快地他又沉默下来，仿佛失落了什么似的。艾吉的心情，米莉亚似乎也有所感触似的。

“原来……艾吉大人的母亲也是很早就去逝了……”

“嗯～我记得是在我十岁的时候，因为疾病而去逝的……虽然当时我年纪还小，不过我还依稀记得母亲给我的感觉，就像是温暖的阳光……”

“我也是一样，那是我八岁时候的事了……在那天之前，相爱的父母，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一直以为，幸福的生活会一直就这样持续着……对了，艾吉大人，在您的感觉里，马克威尔家是给您怎么的印象呢？”

“马克威尔家哦～它是大陆南部第一的富商豪族，虽然没有贵族爵位，不过，现实上马克威尔家的财富与权势就连国内的贵族也望其项背……”

艾吉只说到这里而已，因为他所知道以关马克威尔好的部分也只有这样而已，剩下的部分，多半是有关马克威尔家丑恶的坏事，尤其是在马克威尔死亡之后，这类昔日只能在台面下流传的消息也不知何时开始浮出台面，而以如风般的速度传播于大众之间。

考虑到米莉亚的心情，所以艾吉也不想多说什么，相对的，米莉亚也能感受到艾吉的想法，因为她也很清楚自己的父亲在一般人眼里是怎样的评价。

“说来您可能不相信，其实以前的马克威尔家只是个拥有几个小庄园的地方仕绅罢了，生活也算是不虞匮乏，那时的爸爸并没有积极扩展家业的野心，而只是想要守住家业，与妻女一起生活的普通商人而已。直到母亲病了开始……一切都好像失控了似的，就像被突然的暴风袭击过似的，以往的一切都被破坏殆尽，只留下一个满是伤痕，哀痛着所爱妻子之死的人……”

对于艾吉而言，这是他所不知的，亦是外人不得而知有关马克威尔家的事实。

“……我曾听赛宾斯特讲过，那个时候，爸爸站在因母亲死去而空荡荡的床前，他一滴泪也没流，只是仿佛诅咒般在呢喃着‘我没有支使他人的权势，也没有超乎常人的力量，不过，我是商人，金钱是我唯一能掌握的事物，从今天起我要拼命赚钱，以金钱来买到权势，来买到力量！看谁还敢欺凌我马克威尔家！’……那时的爸爸，唯一能填补他内心伤痕的，只有憎恨……后来，憎恨慢慢淡去，曾几何时，那些伤痕又不知不觉被欲望所取代……”

“这！这不是米莉亚小姐你的责任，令堂的死，你又何尝不伤心呢？更何况，当时你也只是个孩子而已……”

米莉亚的自白颇有自责之意，艾吉想劝导她不要过于伤心自责，不过仍无法淡化米莉亚愁伤的心绪。不知何时，他们的立场突然调换了。

“谢谢您，艾吉大人，我了解您的意思……我的爸爸今天之所以会走到这种地步，这是他自作自受的结果，不管有什么理由，他伤害了许多人的事实是永远无法抹消的。

没有指使他这么做，也没有人逼迫他，这一切都是他自身的选择，以及选择后所应负的代价而已……我所憎恨的是软弱的自己……”



“软弱的自己？……”

“……我会有这种想法，也是在爸爸死去之后的事了……爸爸入殓之后，那段期间，完全没有任何人来探望过他，在寂静无人的灵室里，我才发现爸爸是多么的孤独，他没有任何朋友，就连我这个作女儿的，也未曾走进他的内心，分担他内心的悲苦哀乐……后来我觉得，假如我能更坚强，更有勇气一点的话……如果当时我能主动去安慰爸爸，分担彼此的痛苦，分享彼此的爱……或许，爸爸今天也不会走到这地步了……”

艾吉感到惊讶，眼前这女子的心竟远比他自己还要来得坚强的多。

“你好强……米莉亚小姐，你真的好坚强！……”

“您见笑了……艾吉大人……”

“不！我说的是真的，虽然我不了解过去的你，不过，现在在我眼前的你，虽然是年轻的女孩子，却能够诚实面对自己软弱的一面，你认为自己的心是软弱的，其实在旁人眼里，你远比你想像中还要坚强太多了！”

“我没有您想像中那么好啦……如果我真的有什么改变的话，其实最应该感谢的人是亚利克斯大人，他实在是一位很好的人，他拥有常人不及的坚强的心以及坚定的信念，我很憧憬这样的他……”

“我实在很羡慕亚利，他能得到你这样一位红粉知己的支持。”

“您又取笑我了，艾吉大人……”

两人相视而笑，刚才阴霾的心情仿佛虚假似的在开朗的气氛里消失了。此时，米莉亚突然问了艾吉一个问题。

“艾吉大人，请问您是优希亚教的信徒吗？”

“是啊，你怎么会知道我是信奉优希亚教的呢？”

“其实……”米莉亚将当天初次遇见艾吉时，由他当时意识不清时说的梦话推测而知的事全告诉了艾吉。

“……原来如此，我的确是优希亚教的信徒，我是受到我父亲的影响才入教的。其实优希亚教义与戒律并不是很严格，教徒也是可以过着跟一般人一样的生活，教义要求的是人心的净灵……说到这里，我才想起了一件事，我姐姐雷碧亚当时不肯入教的原因，只是因为教义里写着‘远离纷争’的律条而已，因为她想要走战士之路而不想被戒律绑得死死的……”

察觉到自己似乎有些离题，于是艾吉反问道。

“米莉亚小姐问这件事是有什么事吗？”

“我听说……在优希亚教义里有提说世界上有神国与地狱的存在，在人死后，善良的灵魂会被迎入神国，而……而罪人……则会坠落地狱……受永世的刑罚……”

艾吉很快就理解米莉亚想问什么了。

“其实，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确实，人确实有好坏之分，人作了好事就会被视为好人，做了坏事就会被视为坏人，可是，在神国与地狱的门前，善恶的判别并非是由人间法所决定的，有罪无罪，完全是在于这个人是否有发自内心的忏悔，一个罪恶再深的人，若是在死前能够真正反省自己的话，其实，神国之门也会为他而开……”

“……”

艾吉话中的用意，米莉亚也感受到了，她代替着自己的父亲，默默向艾吉道谢着。

“……还有一种说法，人死后的灵魂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是在地狱里受苦，

其实这是他无法挥去生前的迷惘与执念而已，若是他能够抛弃这些罪愆的念头，当他张眼之时，就会发现自己已经身在神国。神国与地狱，其实只是一念之差……”

看到艾吉滔滔不绝地讲解着优希亚的教义，米莉亚若有感触地回答道。

“真是不可思议，优希亚的教义仿佛能带给人们希望似的……艾吉大人也是，您这么年轻却有如此不凡的见识，米莉亚真的非常感动！”

“其实……我只是将主教大人曾说过的话又覆颂一遍罢了，这些都是教里先圣先贤思想的结晶，我只是记忆力还差强人意而已……优希亚教义真的非常伟大，在这世界里，它提供了一条明确的道路，亦是受得起考验的一种思想。很惭愧，在下并不是非常虔诚的信徒，我甚至也不配再走进庄严的圣堂里，倾听神圣的教义……”

“这么说就不对了，艾吉大人，您不是才说过，有罪无罪，其实是看自己是否有发自内心的忏悔不是吗？刚才的一番话，不就证明了艾吉大人已能坦然面对自己了吗？”

“谢谢……米莉亚小姐……看来我真是个失格的信徒啊……呵呵……”

“我诚心的希望，艾吉大人能找回属于自己的自信。而且，我还有一个愿望……”

“愿望？”

“或许，我父亲现在仍因为他的罪业而在地狱受苦……我很想见见爸爸，我真的有很多话想要告诉他，尤其是‘我很爱他……’这件事，我真的想让他知道，希望他能在了解了我想跟他说的话之后，他心里的伤痕能愈合，或许，被爱所填满……或许，他就能不再被过去的憎恨或欲望所束缚，而脱离被自我惘念所造出的地狱牢笼……可惜，生死之隔的关系，我的希望，看来要等到我死后才能去做了……”

“不用那么久的，米莉亚小姐你的心意一定能传达给你的父亲的。思念是可以超脱生死的，这也是优希亚教义记载的事。”

“真的……真的很谢谢您……艾吉大人……”

“没什么……我们还是快回去吧，别让那位韩先生担心我们的安危。”

在回到小木屋的路上，米莉亚的心情显然是愉快不已，照理说，艾吉应该也是一样，不过，从表情看不出来的内心深处，忧郁就像蜘蛛网一样，虽除去一时，但是很快的，心又被捆绑成茧，被束缚的灵魂又被关在黑暗的茧中无法自拔。

“迷惘吗？我的迷惘就是心中挥之不去的罪恶感啊……”

艾吉不自觉地低声吐露出这句话来，由于只是呢喃般的低语而已，所以米莉亚没有听到。对于艾吉而言，罪恶感的意识正化成无形的火焰，而无情地在烧灼他的肉体，他的心及灵魂。艾吉还未死，不过世界对他而言，似乎是生者的地狱……

## 第二十七话 重逢的姐弟

历经整整一天，好不容易才离开白雾之森的里奥与雷碧亚两人终于回到了赛巴斯达家，不过，他们两人才稍休憩片刻，就带着赛莉儿一起去寻找那间森林的小木屋之所在，艾兰也带去了，毕竟让一个孩子单独留在家不

是一件恰当的事。由于来去匆匆，所以，里奥与雷碧亚也没察觉到昨天在赛巴斯达家里发生的不寻常之“事”。

“又要回到那鬼森林里了……”雷碧亚不禁想起昨天迷路的情景。

“别抱怨了~大姐。我们还是赶快去找米莉亚小姐，这件事可拖不得！人家可是好人家的小姐，像这样一夜不归可不是米莉亚小姐所会做的事……所以，她一定是碰到什么麻烦了才是……你说是不是？赛莉儿~”

“嗯……”

赛莉儿有气无力地回答着里奥，这样没精神的她实在不像平时的赛莉儿，里奥一时也觉得有些奇怪，不过，由于里奥一心都在担心米莉亚的安危，所以也追究下去。一直牵着赛莉儿的手的艾兰似乎能感受到赛莉儿忧郁的情绪，她也有点担心……

“姐姐……”

“没关系的，姐姐没事的……”赛莉儿看起来就是强颜欢笑的样子。

昨天的“事”，艾兰一直都没有向里奥说，因为赛莉儿一直拜托她不要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面对自己喜欢的姐姐的要求，艾兰跟赛莉儿之间就做了这样的约束。其实赛莉儿也很烦恼，自己唯一的亲人，即亲生哥哥的赛因正打算对自己身边的亲友不利，这个埋藏在心底的事实让她苦闷不已，一旦自己将这件事说了出来，唯一的哥哥势必成为现在亲友的敌人，不说出来，自己周遭的人就可能被赛因所伤害。说与不说，都没有理想的结果，赛莉儿也没有解决眼前困境的方法。

消极并不能解决问题，在未来，不得不面对现实的那一刻迟早还是会到来的。

“……”沉默的黑影正隐密在森林的阴暗处，以一定的距离跟踪着里奥一行人，他们的存在一直都没有被里奥以及身为赤龙骑士团团长的雷碧亚所发现，其实力绝非泛泛之辈。身材瘦小而披着灰黑长袍的少年，其正体是姆亚教团八魔将之一的“隐者卡鲁”，而他身后那名以蓝色长巾裹住头部的人，亦同是八魔将之一的“风雷的苍云”，其余的，还有为其部下的假面众，即一群戴着诡异面具，身怀杀人技艺的暗杀者。

“跟踪了一天果然没白费掉，这样也好，等他们一群人都聚在一起时，再一块解决掉，这样也省事多了~你说的是吧？卡鲁。”

“别多说话，苍云……虽然我以“力”隐藏了我们的行迹……不过……可别小看了对手，一个不小心都有可能前功尽弃的……”

“是是是~我们卡鲁大人所说的谁敢不遵从啊~像我这种新来的也得闭嘴……”

“……”对于苍云的挑衅，卡鲁并没有多加理会。在他意识里唯一存在的，仿佛只有教团的任务，在他眼里，只有眼前的目标。而苍云则就不像卡鲁那样一心一意只想完成任务，或许在教团里他还是个新人的关系，他心里只想着要找机会发挥一身刚取得的强大之“力”。至于假面众，他们也不过是一群听命于人的杀人机器罢了。

不知背后危机的存在，里奥一行人仍在赛莉儿的引导下，搜寻通往小木屋的道路。

“我想……应该是往这方向一直走……”赛莉儿有点不确定地说道。

“应该？拜托~可不可以清楚一点啊！我可不想又迷路一整天……”

“可是……里奥哥……当时已经很晚了，路上又没有什么可以记的特

征……”

“……”里奥也无法再责怪赛莉儿，毕竟她能记这么多也是不容易的了，所以，一行人只好继续往赛莉儿所指的方向走下去。

一路上，白色的雾气仍是一片迷蒙，景色有时看起来似曾相识，可是走下去之后，又发觉是完成陌生的景象，赛莉儿也没有自信能确定自己走在正确的路上。很快地，一行人又像昨天一样迷失了。不久，大家都停下脚步，开始商讨接下来的对策。

“我想，我们还是先回到原来的地方好了……”赛莉儿提议道。

“干脆！我们都回去好了，这样找也不是办法，我回去调动赤龙骑士团的成员，来这里做地毯式搜索好了，这样就轻松多了～”

“拜托～大姐～远水救不了近火！这样一来又要花多少天？赤龙骑士团是在南方的曼德尔领等国界地带耶～我想，我们还是继续找下去好了，米莉亚小姐一定是发生危险了，无论如何，今天之内一定要救她出来！”

三个大人正在为对策争论不已，身为一个孩子的艾兰只好无趣地四处走走，当然她不会走多远。就在她走近一棵高耸遮天的古树之时，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那是一条环绕着这棵树的粗麻绳，而且似乎绑在这里很多年了。

“爸爸……爸爸……那里……”

艾兰用手拉扯着里奥华丽大衣的衣角一边叫着他，她的发现引起了众人的好奇，里奥一行人便前去调查这棵套着麻绳的大树。

“好好的一棵树怎么会绑了一条绳子？”雷碧亚满怀困惑地看着这条绳索。

“该不会……又是汉斯大哥留下来的路标记号……这是……什么地方的路标……”

赛莉儿的想法也不无道理，像是通往亚利母亲的墓地的路上，汉斯就曾设置许多道标。这条绳索，或许也是基于同样理由而设置的路标，只是，就不知是通往哪里？而设置的人是否是汉斯也还是个未知数。

“这……这是……”

与其他两人不同，看到这条绳索，里奥起先还没什么感觉，不过他越看下去，心中就越是有了一种怀念的感觉。突然间，他就这样蹲了下去，用手摸着绳子。

“这条绳子有什么奇怪吗？”雷碧亚好奇地问道。

“如果没错……在那棵树上应该也有……”

里奥只顾自言自语，好像没听到雷碧亚的声音似的，就独自往某方向跑过去了。

“怎么了？里奥！你要去哪儿啊——！？”

雷碧亚出声要叫住里奥，但是他并没有停下来，不得已，其他人只好一起追了过去。

可是里奥并没有跑很远，没多久他就在一棵树前停了下来。

“果然！这里也有！”

雷碧亚等人赶到里奥身边时，才发现，在那棵树下也绑着一条粗麻绳。雷碧亚好奇地问道刚才里奥做这奇怪举动的理由，于是里奥兴冲冲地回答说。

“我真是太高兴了～没想到在这里看到令人怀念的东西！”

“令人怀念的东西？”

“就是这条麻绳！其实，这条麻绳是我小时候与亚利、艾吉两人玩冒险游戏时，特地设置的“路标”。”

“等……等等！你说你们以前在这玩耍？我怎么没听艾吉提过，而且，我记得父亲大人也告戒过他不能来这森林玩的，你们怎么会……”

雷碧亚的疑问也不是没有来由的，其实，在看到这标记之前，里奥早就忘了过去那些童年往事了。今天睹物思情，在看到这麻绳，儿时的回忆才不可思议地逐一唤起。

“呵呵～大人的告戒？对于充满好奇心的孩子而言，那不过是耳边风罢了……那时的亚利、艾吉与我，几乎玩遍了优格里尔与曼德尔两领，何只这座白雾之森，有一次，我们三人还计划一起到帝都去探险过呢！虽然后来事迹败露……”

人的回忆并不是那么容易被遗忘的，只不过，随着年纪与光阴的增长而渐渐深埋心底，有时，回忆也会以想像不到的方式再度被忆起。

“那……那这麻绳是干什么用的？”

“这麻绳啊～其实，这麻绳是我们当年所设置的“路标”。在森林里有一间废弃已久的小木屋，当时我们三人将那屋子当成我们的秘密基地。只是没想到现在那屋子还在而已……我想，赛莉儿所指的那屋子应该就是那一间废屋吧……”

里奥方才的话，就如同黑暗中的曙光一般。于是雷碧亚兴奋地说道。

“那真是太巧了！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必再这鬼森林里徘徊了！赶快去那木屋的所在地吧～希望那女孩真的是在木屋里，要是迷路的话就麻烦了……”

“吉人自有天相！我相信米莉亚小姐一定没事的！你说是吧，赛莉儿。”

“嗯……耶……”赛莉儿仍然是一幅没精神的样子。

“怎么了？这样子真是越来越不像平时的你了……”

“……”

赛莉儿选择以沉默来代替回答，结果，里奥也没有再继续追究下去。反而艾兰那孩子，她紧紧握着赛莉儿的手，看起来，艾兰反而是赛莉儿最大的支持，或许是彼此都背负着相同秘密的关系吧。

循着里奥以前留下的记号，一行人继续朝向森林的木屋所在地前进着，这次，他们确实是走在正确的路上。不过，在背后如影随行的危机仍未被他们所察觉，狩猎者露出牙的时机也越来越迫近了。

出门去捡木材的艾吉与米莉亚两人也刚好快回到小木屋了。在归途中，艾吉还采了几种可食用的野菜及菇类，米莉亚一直在称赞艾吉对自然了解习得的丰富知识。

“原来采菇还有这么多学问……”

“没有错，米莉亚小姐。一般的常识里，色彩鲜艳的菇大部分都是有毒的，其实有毒没毒，由外观上根本看不出来。不过常识也是有它可取之处，确实绝大多数色彩鲜艳的菇类都有毒……不过要食用野外的草菇，还是要尽量吸收专门知识，选择自己了解的种类，而不要用常识去判断。而且……”

突然间，艾吉在说着一句‘而且……’之后，就张着嘴，满脸惊讶的表情。他颤抖的手一不小心就将双手一直捧着木材掉落满地。米莉亚困惑地看着艾吉错愕的表情，等到她寻着艾吉的视线转过头来时，她才知道为什

么艾吉会这样子了。

“啊~三少跟赛莉儿他们找到这里来了.....我昨天没有回去的事让他们担心了一整天了吧.....”米莉亚的语气带着一丝愧疚。

在两人不远处的前方，也就是小木屋所在地，里奥一行人正愣在原地注视着她们两人，他们表情错愕的程度丝毫不输艾吉。

“为什么.....艾吉会在这里.....”

里奥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找到米莉亚而且看到她平安无事固然让自己松了一口气，不过，当自己看到艾吉站在米莉亚的身边时，惊讶立刻就驱走了喜悦。看到正遭通缉且生死不明的好友正站在眼前，里奥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复杂滋味。

在里奥还不知该说些什么或是采取些什么行动的时候，在一旁的雷碧亚突然冲了出去，直向站着动也不动的艾吉所在奔跑而去。

“雷碧亚大姐！冷静一点！这.....这一切一定有什么误会！.....”

里奥开口阻止雷碧亚是要制止她可能会做出什么冲动的行为，毕竟，艾吉是否真有做出弑父之举仍然是个谜，里奥很担心雷碧亚会在盛怒下过于冲动。不过，其实现在的雷碧亚根本就没有在想这件事，看到下落不明的弟弟现在安然无恙地站在自己眼前，个性一向强悍不示已弱的赤龙骑士团团团长也不禁流下眼泪，雷碧亚紧紧抱住了弟弟艾吉。

“你这笨蛋笨蛋笨蛋笨蛋笨蛋——！让姐姐这么担心！笨蛋.....”

“姐姐.....”除了这一句姐姐之外，艾吉实在也不知该讲些什么。

完全不了解现场发生了什么的米莉亚，她上前去，暂时打断了这场姐弟的重逢，而邀请所有人进小木屋再谈。一时间也不知该做什么才好的里奥便答应了米莉亚的提议，在木屋外的所有人便一个一个进了木屋了。

“所有人都到齐了.....”在附近暗处的卡鲁冷冷地说了这句话。

## 第二十八话 遭遇！假面的杀人集团

在屋内，炉里的柴火仍熊熊燃着，被雾水的湿冷所夺去的体热已逐渐回复，不过更让雷碧亚感到温暖的，是与弟弟重逢一事，看到艾吉无恙，雷碧亚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温暖感受。雷碧亚与艾吉两人坐在屋里唯一的两张椅子上，雷碧亚的手一直紧握着艾吉的手，仿佛在害怕手一放开之后，艾吉就会消失似的。

“你瘦了好多.....你看，脸颊都凹下去了.....”

雷碧亚以手指触摸着艾吉略显消瘦的脸，艾吉的样子确实像是经历过风霜之苦，但是雷碧亚的形容也实在夸张了些。不过在作姐姐的眼里，艾吉就是吃了如她想像中那么多的苦，她认为艾吉本应该像其他的贵族青年一样无忧无虑的。看着姐姐对自己的百般关爱，艾吉仍是无言以对。

“你这几天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吃好穿好？自从你失踪后就到哪里去了.....”

“姐姐.....其实.....”

一直保持沉默的艾吉首次说话了。他开始谈起过去十几天有关自己的事，从帝都阿斯卡里亚逃离之后，沿途往南逃亡，后来为了躲避自帝都出击的黄龙圣骑士团组成的追缉队而冒险逃进白雾之森。终年浓雾弥漫的白雾之

森，即使是法斯特也不敢轻易将部队开进此地，行事慎重的法斯特其实正在等待着增援部队前来，这段期间才一直没理会此地的存在。

后来，艾吉又继续将巧遇米莉亚而且又被她所救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给雷碧亚听，得知自己的弟弟是被米莉亚所救的雷碧亚立即向米莉亚表示感谢。

“我谨代表着波朗家向米莉亚小姐你致上最深的感谢，这恩情我一定不会忘的，即使要我粉身碎骨我也要报答你的大恩！”

“您……您太客气了，我只是……只是作了我该做的事而已……换成其他人的话，我想大家都会采取相同的行动的……您不用这样子，雷碧亚姐姐……”

“现在像你这样有勇气又谦虚的女孩子实在很少见了……好！亚利他就像我的弟弟一样，既然你现在住在赛巴斯达家，你就跟赛莉儿一样，也是我的妹妹！如果有人欺负你的话，尽量跟姐姐说！我一定替你出口气！就算是亚利那小子也一样！”

“姐姐……您见笑了……我跟亚利克斯大人之间并不是……是……”

“这有什么关系？不管你与他之间会怎么发展，你永远都是我的妹妹呀～哈哈～今天真是个好日子，找回艾吉，又得了一个义妹～”

雷碧亚的豪爽作风让米莉亚有点不知所措，不过，其实米莉亚心里是真的有点高兴的，因为雷碧亚亲切的举动，让已失双亲的米莉亚重新想起亲情的滋味。

“好吧！我们走吧，艾吉。”雷碧亚突然站起来要艾吉跟她一起离开。

“要去哪里？”

“还用说吗？当然是我们在曼德尔的家呀！”

“可是……可是我……”艾吉担忧的是自己仍是待罪之身的事实。

“你什么都不用担心！一切都交给姐姐来处理就好了～在曼德尔领，甚至是赤龙骑士团戍守的区域，还有哪个家伙敢动你！？走吧……”

啪当——！

拍击声在桌面爆响而出，动手的人就一直默默看着一切的里奥，他突然的举动更是震惊了所有的人。

“大姐！你太盲目了！我了解你想保护艾吉的心情，但是，今天这家伙不把他在阿斯卡里亚所做的一切都交代清楚的话～谁也别想走！”

砰隆隆～～～！

雷碧亚忿怒地用拳头往木桌奋力一击，厚木制的木桌当场凹陷一角，在她眼里，正闪烁着比炎剑弗雷姆还要炙热的愤怒之火。

“你……说……什……么……？你是想说艾吉是弑父的真凶吗！？那是不可能的！”

我父亲是怎样一个人，这我们姐弟俩最为清楚不过的了！艾吉根本就没有行凶的动机！”

“你以为我就愿意相信艾吉是凶手吗？我比任何人都相信他的清白！只是你的做法又有什么用？你想一辈子保护他吗？你有什么能力保护他？”

“我手上有赤龙骑士团全军！谁敢动他？”

“冷静一点！大姐——！你这举动不就等于叛乱吗？你这么做，只会毁掉波朗家四代的基业及名声，甚至牵连更多无辜的人罢了！”

“我……我只能这样保护他而已……就算我只剩手中的剑……”

“我也想帮助艾吉呀！所以，查出真相不就是唯一能洗刷他罪嫌的唯一方法吗？还有一个可以也很想帮助他的人不是吗？法斯特大哥一定会保护他的！”

“别提起那笨蛋！他满脑子只知道对陛下尽忠！”

此时，艾吉突然开口说话了。

“姐姐……法斯特……姐夫他……他也来了吗？……”

“没错，法斯特大哥的确已来到优格里尔领，而且，他就是负责追捕你的部队指挥官。不过你不用害怕，法斯特大哥是为了帮助你才来的，他……”里奥突然插嘴答着。

“艾吉！你不要听里奥说的那么好听！姐姐绝不会把你交给你姐夫的……不对！那种人根本不配当你姐夫，姐姐要跟他解除婚约！我一定要~~”

“姐姐！你千万别这么做……”艾吉紧张地劝阻着雷碧亚。

现场可以说是一片混乱，雷碧亚与里奥两人各执一辞，谁也不让谁。在一旁一直听着这场无止尽争辩的米莉亚，实在也无法相信艾吉会是这样的人，于是，米莉亚试着要化解这火药味浓厚的场面。

“两位冷静一点，我想……冲动是解决不了事情的，只有冷静，才能想出解决的对策。我也和两位一样，相信艾吉大人的清白……”

米莉亚的一番话确实稍微降低了一下现场的热度，里奥与雷碧亚两人也暂时停止了无谓的争吵。就在这个时候，暗下决心的艾吉终于以沉重的语气，缓缓道出他积压心底已久且一直无机可乘也不敢说的话了。

“我很感谢你们一切为我所做的以及为我所想的……不过，我决定要自首，接受我应得的审判。而且……而……且……我……其实，杀死父亲大人的人……就是我……”

一具短短的话让现场哑然无声，受到最大冲击的，当然是刚才还一直为艾吉的清白争执不休的雷碧亚与里奥两人，杀害波朗侯爵的人就是艾吉，这个事实终于揭露了。

“……”

里奥无言了，他根本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用颤抖的双手抓着木桌，仿佛在支撑着随时都会倒下的身体似的，但是却没有任何事物能支持着他崩溃中的信心。

“你……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艾吉……”

“……”艾吉以沉默承认了一切。

“为什么……”雷碧亚低头哽咽着，她不知该以什么面孔来面对着艾吉。悲伤与仇恨的不毒液交融在她心里，让她饱尝苦水的滋味。

事实上，心里最苦的人反而是一直沉默不语的赛莉儿。艾吉弑父的事实确实让她吓了一跳，不过，她早已经知道这一切都是个阴谋，可是阴谋家却是她唯一的亲生哥哥。

能解开这个结的人就只有赛莉儿，可是，她仍然犹豫是否要说出这一切。这酸苦的心水是外人无法理解的。

……吵死人……想睡个觉都不得安宁……

从墙角传来的声音顿时打破这肃静的场面，所有人的目光顿时集中在某一点。此时，一直睡在墙角的韩掀开毯子，一直被人忽视的韩播弄着满头银发开始抱怨着。

“从刚才就吵个不停，又是敲桌又是大吼，我不说话就当我不存在了”



吗？”

“你是谁呀？”雷碧亚开口问道。

其实，所有人一开始都没注意到韩的存在，不认识的就不用说了，就连认识的米莉亚与艾吉也一时忘了他的存在。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在刚才那种场面里，还会有谁去注意一个睡在墙角且与此事毫不相干的人。

不过，韩真的是为了有人无视于他的存在，甚至吵闹干扰到他的睡眠而生气的吗？事实真相只有他一人了解而已。接下来的事件，所有人都对他的力量感到十分讶异，就因为他继续说下去的“话”。

“这间木屋这么小，挤你们已经嫌窄了，怎么外面还带了一堆“朋友”呢？”

“什么！？”

里奥与雷碧亚在同一时间内就警觉到韩话里的语意所暗示的危险。似乎是察觉到自己行踪已曝晒的屋外那群不速之客，就在同一时间内向屋子里发动攻击。

砰隆隆——！砰隆隆——！

屋内的墙壁突然被一道巨大的击力所破，而且几乎是同时，手掌像是出土的竹笋一般破墙而入，拳头上还装备有铁制利爪的护手，每一处被穿破的墙的旁边都有一个人，总共有四个人。雷碧亚很快就推开艾吉并且自己安然闪过铁爪的攻击，而同样站在墙边的米莉亚也在千钧一发之际被里奥扑倒抱住，得以闪开致命的攻击。最后一个在墙边的人，是睡在墙角的韩。

“哼！凭你也想偷袭我……”

袭击韩的“手”正无力地悬挂在墙洞上，其他的“手”在偷袭失败后都很迅速就缩回去了，只有这只“手”还挂着。在旁边一点的地方，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个洞。其实，在屋外的人正想偷袭韩的时候，韩也在同一时间出手反击，韩的拳头贯穿了墙，同时也将屋外那名假面人的面具及头骨击碎，使其当场死亡。

“这个少年究竟是什么人……”

刚才韩那记反击，刚好被雷碧亚看个正着，虽然仅有一眼，可是却在雷碧亚脑海里烙下无法磨灭的印象。一个年纪轻轻才十几岁左右的少年居然有如此的实力，而且他对于环境微妙气息的察觉能力实在远胜自己与里奥，不仅让雷碧亚难以相信，而且在她与韩目光交接的瞬间，雷碧亚突然起了一种让人喘不过气且名为“恐惧”的感觉，尤其是那双血红的眸子，不知隐藏着多少的杀意。雷碧亚还以为自己看错了，因为，现在韩的瞳孔无论怎么看都是黑色的。

其实还有一件事是雷碧亚没有察觉到的事实。屋外那名不幸为任务捐躯的假面人，刚才那一击确实有命中韩，但是，除了在韩胸口的衣服上留下四个破洞之外，被直击的胸膛根本连一点点伤口也没留下，就连红斑纹也没有。在感觉到铁爪下的并不是“人体”的瞬间，这名假面人连恐惧的机会都没有就命丧铁拳之下。至于假面众是否有恐惧的情感存在，答案就只有假面众自己知道了……

……退下……

一道低沉但又如回音般清晰的声音传了过来，随即，屋外就一点动静都没有了。

“你们最好是赶快出去，不然……”

韩又再度向所有人提出警告，他并不是要赶人出门，而是在暗示即将到来的危险。

很快的，所有人都很快地跑到屋外。到了屋外，一群戴着诡异的白色面具的怪人齐集在一处，距离小木屋不过五十步之遥。

‘是他们！？’赛莉儿差点将这句话给说了出来，眼前的假面众与昨晚袭击赛巴斯达家的假面集团确实是同一人。此时，假面众突然分成两列，有两个人缓缓走了出来。

他们就是卡鲁与苍云。

‘不是赛因哥哥……’赛莉儿本来还以为出来的人会是赛因，不过却是两个不相识的人，一个是穿着黑袍个子矮小，面貌被阴影遮住所以无法辨识性别及老少。另一个是高大且体格精悍的男子，只是他的头部缠绕着一条蓝色的长巾，面貌也是被遮掩住。

如果出来的人是赛因的话，赛莉儿实在不知要以什么表情去面对自己的亲生哥哥，以及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事情。

## 第二十九话 再现！咆哮的龙形魔人

“逃出来了吗？……愚蠢……以为这样就能躲过我的“术”吗？……”

卡鲁举起了右手，逐渐，他的掌心凝聚了某种无形的流质，而且还散发着紫色的波动，他的两眼也发出了萤光。就在他要动手之际，从假面众里走出了一个人，他恭敬地跪在卡鲁面前。与其他的假面众不同，一般的假面众都戴着人面，可是唯独他戴着白色骷髅脸的面具，面具的不同似乎代表着假面众的阶级。

“卡鲁大人……接下来的工作，就请您交给小人执行吧……刚才的失态绝不会再发生的……请给我一个恢复名誉的机会……”

刚才的偷袭不仅失败，假面众还当场折损一人，身为假面众之首的骷髅人自然是颜面难堪。下级士兵也有下级士兵的志气，所以他才斗胆向卡鲁要求。

“就给他一个机会吧，卡鲁～反正对方也没有什么值得一见的角色不是吗？我们还不如站在一旁省点力吧！”

“……”卡鲁无言地看着跪地的骷髅人，对于苍云的话他也不知是有听进去没有。

不久，卡鲁下了决定。

“随你高兴吧……不过，万一失败……即死……”

“小人了解……感谢您的恩赐……”

对于假面众而言，‘失败即死’仿佛是理所当然的惩罚似的。在答应部下的要求之后，卡鲁默默地退到一旁，从他那张毫无表情的面孔上实在无法找出任何情感，也无从推断他对于部下这番举动的想法，倒是一旁的苍云完全是一幅‘等着看好戏’的样子。

在对方不知在作什么的时候，里奥与雷碧亚他们一行人也决定好接下来的对策。除了他们两人留下来断后之外，米莉亚、艾兰、赛莉儿、艾吉等人尽量往后跑，他们留下来反而会让两人分心。而被他们卷入的韩则完全不打算管闲事。

“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要去杀个痛快就去吧！我不会管闲事，你们也不用理会我的存在。”

韩完全是一幅事不关己的模样。此时，米莉亚反而走上前，突然向韩道歉。

“对不起……韩……把您卷入这场无妄之灾……”

“我不是说过了吗？别理我……”

“快走吧！韩！”

米莉亚突然一把抓住韩的手，就往后跑了。随即，所有的人也跟着逃离而去。不打算管闲事也不想逃的韩硬是被米莉亚拉走着跑，不管他说什么，米莉亚就是不放手。就这样，米莉亚一行人就逐渐脱离了此地，不过奇怪的是，卡鲁一行人看到米莉亚她们逃走了，却没有一个人想追赶过去，这一点雷碧亚就觉得很奇怪。

“奇怪……他们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我们还是不要太大意，大姐……不管怎样，我们都要守住这里！……不过，这感觉还真新鲜，第一次跟你一起并肩作战。”

“你也要小心！对方可都不是泛泛之辈，尤其是那个批着长袍的……嗯……听声音好像是个孩子的样子，从刚才他的举动来看，说不定……他是……”

““术士”吗？……”里奥冷静地讲出了答案。

里奥两人都没有与术士交战的经验，事实上也不可能有，受到优希亚教廷约束的世界所有术士都被禁止将魔法用于战争，即使是一般的战斗，也有许多的规定与限制。对术士的战斗对策，反而在“阿雷斯英雄谭”里记载的特别多，在百年前黑暗战争时期，人们就发现到一些与术士交战的技巧，最有名的，就是‘在咏唱魔法期间趁虚而入……’的手段。这类故事，里奥与雷碧亚可以说是从小听到大。

“必要时，就由我来跟他战斗吧！毕竟我手中拥有这把炎剑弗雷姆……”

神器拥有不输魔法的神秘力量，在百年前的黑暗时代，没有魔力的阿雷斯之所以能与术士抗衡，神器当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不过在临战前，雷碧亚还有一件担心的事。

“我还有点话想说……里奥……你真的能战吗？……”

“我了解大姐你在担心什么……我只想谈一件事，无谓的犹豫是保护不了自己想保护的人的，最近我有过深刻的体会……”

“无谓的犹豫吗？”

被过去的错误所缚，而不敢杀人，甚至曾经连剑也不敢拿的里奥，现在的里奥早已不在是那时的里奥了，现在的里奥已经找到自己挥剑的目的。

在里奥与雷碧亚两人双双拔剑作好备战体势之后，获得卡鲁许可的假面众也准备动手了。此时，骷髅人下达了出击的命令，除他以外，其余十名的假面人皆突击而去，仿佛成群的野兽正要捕杀猎物。

嘎啊啊啊——！

戴着怒相面具的假面人自空中扑向雷碧亚，在雷碧亚眼里这只是无谓的自杀行为，炎剑应声夺鞘而出，炙热的剑刃闪烁火光劈中了假面人，自右腹砍到左胸，而且，火炎还窜入伤口，溅出的血当场蒸发成血雾。这种伤势，就是神器弗雷姆伤人的特征。

可是，那名被斩的假面者并非白白牺牲，他真正的目的是要进行自杀

攻击，隐藏在他背后的人立即以他的身体做为挡剑牌，雷碧亚出剑收势未完之前趁虚而入，她差一点就着了对方的道。看见对手视己身如无物的作战手段，雷碧亚讶异之余，也担心起里奥的安危。

“嘿嘿……这种身手也想当我的对手……”

与雷碧亚不同，里奥并未与对手正面冲突，假面众的连续攻击都被里奥闪躲开来，不可思议的是里奥回避的动作非常特别，他每一个移动的轨迹都会留下连续的残像，假面众的攻击都只打到残像而已。在对手扑空的同时，里奥也移动到对方的死角，同时刺出一剑。在短短的五回交锋之后，围攻里奥的假面众便全数被击倒了。

“我看……只有你才有办法把“残像”这种技巧练得这样邪魔歪道……”

“我会把这句话当成对是我的称赞，龙将军阁下。”

在嘲讽里奥的同时，雷碧亚仍然能兼顾战斗，她强的地方并不只是手中的神器而已，过人的剑术也是她之所以能成为赤龙将军的最大原因。雷碧亚的剑技与里奥类似，都是重视“速度”与“技巧”的剑术。不过雷碧亚与里奥不同的地方，在于里奥习惯先采守势，而后以回避让对手露出破绽，再攻其空门。而雷碧亚则习于主攻，她会以自身的速度优势发动快攻，使对手被迫采取守势，而后以连攻硬是让对方产生破绽。

在不到十回合的时间，围攻里奥与雷碧亚的假面众全员皆负伤倒地，而且里奥与雷碧亚两人还一幅游刃有余的模样。

“怎么了？骷髅脸！就剩你们三个人了，还不上吗？哼……这点功夫也敢来当杀手……”雷碧亚的语气充满挑衅意味。

“就凭你们两人，还不配和两位大人交手……而且，你们以为这样就完了吗？”

被里奥与雷碧亚击倒的假面众又缓缓地站了起来，其中，被里奥击倒的假面众，每个人的腹部都被刺了一剑，虽不算是致命伤，不过也是足以让人动弹不得的重伤，可是爬起的假面众却是一点感觉都没有，仿佛没有痛觉似的，自体腔涌至喉咙的鲜血正从脸皮与假面的缝隙里潺潺流出，可是他们眼神露出的杀气却仍是一毫未减。与里奥相较之下，被雷碧亚所斩的假面众的伤势就重得多了，每个人的伤口都呈现焦烂貌，而且伤口极深见骨，不过这些假面人也是一幅毫不在乎的模样。

“他们没有痛觉吗？”

“别说了，大姐！他们又攻过来了！”

围攻的态势又再度展开，里奥与雷碧亚两人也无惧于假面众诡异的体能而持剑迎战。

在交战中，围攻里奥的假面众仍然被其“残像”所惑，不过里奥也无意攻击，完全采回避态势。不过，在战斗中，里奥也察觉了某些事。

“他们的动作好像有点缓慢了……难怪是……”

就在此时，里奥突然停了下来，那些假面众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而从四面八方同时攻了过来，被包围在中央的里奥即使以技巧“残像”也无法完全回避从同时各个角落发动的攻击。就在假面众的铁爪快触及里奥的瞬间，在里奥四周突然闪射出五道十字的剑芒，攻击里奥的假面众全都被里奥的攻击所伤而散四周，他们的胸口都留下了一个交叉的十字痕迹。

“狼牙十文字切……”

上次里奥在树下练剑时，他站在飘落的大量树叶之中，他不仅以残像

闪躲落下的树叶，而且也以此剑技在四面八方落下的树叶上留下十字的剑痕。这招瞬间的十字斩击，里奥早已经能收发自如，以各种姿势施展出来。

“你们的锁骨都被我斩断了，就算你们没有痛觉，但是，肉体不断累积伤害的话仍然会让你们陷入动弹不得的地步。”

假面众之所以能无惧伤害，就是因为他们以某种方法除去了自身的痛觉，所以才能不断地站起来。而且，他们的精神力也非常人所能比拟，无惧死亡的战斗意识，以及超人一等的体力，寻常的战士绝不是他们的对手。不过今天他们的对手，全都不是寻常的战士，一流的剑术加上临战时的冷静，里奥确实足堪为一流的剑士。而雷碧亚也是一样，高明的剑技加上威力强大的神器，两相结合之下，光是一般攻击就足以对抗假面众，在里奥击倒围攻他的假面众之时，雷碧亚也已经解决了所有的对手，现场倒卧着五具焦黑的尸体，被烧成焦炭，即使是无痛之身也无用了。

被里奥所击败的假面众五人，仍然企图移动他们负伤甚重的身体，这样的伤势，寻常人早就死了，不过，无痛觉的他们在某种药物的作用下仍然想战斗下去，不过等到血流尽的时候，他们也就会在无感觉的情形下变成五具死。看到这场景，里奥的身体隐约有股难受的感觉，其实他并不太想杀人，如果他已经完全克服心理障碍的话，刚才根本无须砍断他们的锁骨，直接让他们身首分家即可，对里奥而言，这是轻而易举的事。

‘振作一点！里奥！这样软弱的你要怎样去保护重要的人呢？’里奥在心里振作自己，眼前还有三个强敌，如果自己再这样怯懦的话，只会成为雷碧亚的绊脚石。

啪啪啪——！戴着骷髅面具的假面人拍掌赞赏里奥与雷碧亚的实力。

“没想到，“人面众”十人的合力攻击也奈何不了你们……”

“刚才那些“人”都没在讲话，怎么骷髅头会讲起话来，这世界真是无奇不有。”

里奥的嘲讽动摇不了这名面戴骷髅面具的假面人，不过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人确实与其他的假面众不太一样，尤其是某种“非人”的感觉，这并不是他戴着骷髅面具的关系，而是他散发的一种无法形容的“非人”特质。

“人面众不过是最下层的战士罢了，对吾教团而言，他们不过是消耗品。我们“死面众”可就不同了，我们是教团的主力，实力可是远在这些消耗品之上！”

“教团？什么教团……”雷碧亚有点不解而反问道。

“这不是你们所须要知道的事，尤其对将死之人而言……”

里奥与雷碧亚两人并不知道有关姆亚教团的情报，本来，这情报只有在极少数人知道的黑暗管道流传而已。这次的袭击，两人还不知道对方的动机何在，所以里奥他们只能被动的去应付临头的危机而已。不过，两人也不会放过任何获知情报的机会。

“在下可没兴趣和一个死人脸的小丑说话，那只会让我的格调降低而已。你这喽罗可以退下了，换一个位子较高的出来吧！”

里奥与雷碧亚两人一眼就看出这个骷髅人不过是个喽罗，真正的角色是他背后的两人。可是，属下在自己眼前被杀死，卡鲁与苍云两人仍然没有插手的意愿，似乎即使所有的假面众全灭，他们也有以一己之力将所有人解决掉的自信。现在既然已答应属下的要求，两人就任由他去做任何事。

骷髅人似乎也有不输其主人的自信。

“呵呵呵……看来……我也该动手了……哦哦哦……”

这名死面众话一说完，就双手交叉在胸前，顿时间，他黑装束下的身体开始起了变化，他的肌肉开始膨胀，几乎快把衣服给撑破了。

“怎么回事！？这家伙究竟是……”

两人丝毫不敢懈怠，而往后退了几步，而戒备着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所有状况。就在里奥与雷碧亚眼前，这名死面众的异变突然由缓慢转为剧烈，他身上的黑装束遽然绷裂，露出来的肌肤竟然也是黑色，而且其表面还有无数的“突起”，向黑色的贝壳镶嵌在船腹上的模样。不可思议的，是他的身体竟然越来越大，由原先与里奥差不多的身材膨胀成近三倍之多。尤其是他的脖子，喉咙突然鼓胀起来，随后就伸长，后颈及背部也突出了许多尖刺，尤其是臀部，竟长出一条黑色的巨尾，末端还突出着好几根如枪头般的尖刺。最后，他高举粗大如圆木的手臂，以长有五只利爪的两个手腕抓着长颈末端的头，此时，骷髅的面具也逐渐出现裂痕，包藏在面具后的脸正急速变形当中，其头上伸出了几只长角，最后，面具破碎，异变的死面众露出了他的面孔，是一张拥有两只彷彿燃烧的红眼，裂至耳际的血盆大口不时窜出火舌的野兽的面貌。

在艾斯卡大陆南方，曾让亚利陷入苦战，彷彿人形的龙的邪恶魔兽 - 龙人，又再度出现在里奥与雷碧亚的面前了。

### 第三十话 激战！火焰的剑技

“人居然变成怪物！这是怎么一回事？”

雷碧亚直呼不可思议地喊着。这不可思议又缺乏现实感的景象，让雷碧亚一时以为自己是否在作梦，人类变成怪物，就连百年前魔王横行的黑暗时代也未曾听闻过。

“龙……人形的……龙？难道……”

眼前那名自称死面众的假面人就在自己眼前变成怪物，里奥尽力劝自己接受眼前的现实，就在这困惑不解的当头，里奥突然像是想通了什么似的，嘴里不自觉在自言自语。

有点担心的雷碧亚便问说……

“喂！里奥，你一个人在那咕噜些什么啊？”

“我想起来了！人形的龙……龙人……那只龙人说不定与前些个月在南大陆发生的那个事件里，那只杀害米莉亚小姐的父亲 - 迪罗·马克威尔 - 的怪物是同一路的，那只怪物与我们眼前的这头怪物都同样是人形的龙……不！是龙人！”

“对啊！龙人事件……”

身为帝国南方边境戍卫军“赤龙骑士团”团长的雷碧亚，也想起了这件发生在她辖区南部的事件。虽然南大陆名义上也是帝国的领地，不过南大陆是属于商人的自治区域，碍于法律，雷碧亚当时不能主动派人前去调查，那件事当时是由帝国派驻当地的辅佐行政官全权处理。事件过后，相关的情报逐渐流传各地，雷碧亚也间接得知了这件事以及打倒龙人的人是亚利的事实，当时她虽然替亚利能做了这么件为民除害的义举感到高兴，可是，龙人的存在及来源仍让雷碧亚百思不解，最后，雷碧亚仅作了一个‘龙人或许是

黑暗时代残存在来的某种不为人知的怪物……’的结论就不再追究这件事了，毕竟，死了马克威尔这么一个奸商实在让她提不起任何兴趣以及同情心。

“嗯嗯嗯嗯嗯……愚蠢又渺小的人类……”

“他会说话？”里奥很讶异地说道。

他们似乎已经忘了这头黑鳞的龙人之前还是个人的事实，这是因为对方由人变化成兽的心理冲击太强烈的关系，可是，在变身前，这个之前戴着骷髅面具的怪人给里奥与雷碧亚的感觉也没什么“人味”，所以，现在两人已经完全不把对方当成人类来看了。

不过，当时亚利所对付的那头龙人几乎没有人类的意志，完全是头被杀意及憎恨之火所焚烧的魔兽，现在这只龙人反而还拥有原来的心智，甚至还能说话。

“呵呵呵……你们以为，我跟那头实验体是完全一样的吗？那实验体是不完全的，不仅能力极差，连自我的意识都无法保留下来，不过是头畜生罢了……我可不一样！你们看，这强壮的肉身以及超越任何生物的力量，这真是美的极致啊~~超越人类的我，才是真正适合生存在这美好天地的新“人”类！新主宰啊！哈哈哈哈哈！！！！！！！！！”

“真是大言不惭……”

在后方的苍云不禁说了一句扯后腿的话，不过声音很小就是了，这只自称超越一切生物的怪物似乎并没有听到任何细微声音的能力。在苍云旁边的卡鲁仍默默地以他紫色的双眼看着局面的发展，对于这头龙人自大的发言，卡鲁是一点兴趣也没有。

此时，雷碧亚突然开始挑衅龙人。

“喂喂！你这黑皮的浑球~~！”

“什么黑皮的浑球！你这女人！你居然不懂美的存在！”

“什么美的存在？不过是只聒噪又令人作呕的黑皮大蜥蜴罢了~上一次，我的亚利小弟已经把你的同伴剁成龙排了~这一次，就换我雷碧亚以手中的炎剑把你变成红烧龙排吧！虽然不见得有多美味……”

“可~恶~！你这女人！我非把你碎尸万段不可！！！！！！！！！”

盛怒的龙人向雷碧亚逼进，每当它移动那高达四米以上的巨体时，地面都会激起不小的震动。它满脑子只想快一点把雷碧亚撕裂，而未注意到周遭的情形。战场是在白雾之森里，所以，四周的能见度其实非常的低，能看到五十公尺之内的东西就不错了，而且雾里的景象还充斥着模糊的树影，也因此，龙人并没有发现到里奥早在刚才就不见踪影的事实。受雷碧亚挑拨的龙人还没发现里奥正从他的右方接近中。

“上吧！优格里尔之狼！”

“哦喔喔喔!!!! 狼牙十文字切——！”

无数道交差的十字剑芒在龙人的右脚旁闪起，剑芒像是坠落的星尘般不断敲击着龙人布满黑鳞的巨腿，硬物相击产生的大量火星验证了里奥每道斩击的破坏力之强，可是，里奥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刚才他瞬间挥斩出近二十道交差式斩切，居然只在龙人的腿上划出了不过刮痕等级的损伤罢了。

“怎么可能……”

“耍小聪明的小子，去死吧！！！！！！！！！”

龙人挥下那只布满巨大利爪的右腕意图一举将失手的里奥击杀，被那

只仿佛插着五把屠刀的巨腕打个正着，即使大熊也会被撕裂，更何况是与龙人相比仿佛小狗般大小的里奥。不过，对回避技巧颇为自豪的里奥是不会允许自己惨绝在此的，他立即以残像的移动技躲开了这致命的一击。

不过，在里奥闪躲开来的同时，龙人竟然能以它比熊还壮硕的四米巨体，做出宛如山猫般迅捷的猎杀动作，利爪左右连番刺击，而且又毫无规则，龙人的攻击方法就像是以本能捕杀猎物的野兽，被对方当成兔子般等级的猎物的里奥，也不得不放弃反击专心于回避上。

“你该死了，小子！！！！！”

龙人雄吼一声，双臂自左上及右上角同时进行交差攻击，里奥仍然以极惊险的方式闪开了这一击，这一击力道之强，龙人的双手都深深插入了地面里奥以为龙人一时是动弹不得的而不自觉地松懈下来，其实龙人真正的杀着是它那条末端长满尖刺的龙尾，龙尾以蝎子般的钩尾姿态偷袭着里奥头上的死角。

“危险——！”雷碧亚紧急出声警告里奥。

“什么！空中！”

在里奥察觉到的一瞬间，龙尾的利刺已经逼进他的头上，就在这一瞬间，里奥他所站的地面突然崩裂，仿佛炸开了似的，同一时间，龙尾也落了下来，地面顿时被龙尾刺穿，不过，烟尘散去后，现场并不见里奥的身影。

“瞬移……里奥他居然有这样的功夫……”

刚才里奥那招整个人仿佛凭空消失的技巧叫作“瞬移”，这是以强劲的脚步一瞬间移动的技巧，在旁人看来，就像瞬间移动一般的神技。这招式对脚部筋骨肌肉有很大的伤害，并不能时常使用。

施展“瞬移”逃过致命一击的里奥又不知消失在那里了。此时，雷碧亚也主动发动攻击了，弗雷姆之刃又再度闪耀。

“飞燕剑·改！炎剑技“红莲一剑”！！！！！！！”

砰隆隆隆隆隆隆！！！！！！！！

锐利的剑波划破大地，冲击波所至之处，炎气又引发激烈的爆炸，结合炎气与冲击波剑技“红莲一剑”直攻龙人。在同一时间，龙人大量吸入空气，脖颈间的肌肉开始产生异常收缩现象，胸口也隐约透出红光。爆炎的剑气波接近到龙人二十公尺之距时，龙人突然张口，咽喉深处透出耀眼的红光，顿时，一颗比人头要大的多的赤红火球被吐射而出，疾飞的火球命中了剑气波，瞬间发生大爆炸，几乎将接触点附近的地表给炸翻过来，现场一片轰声隆隆。

“在我坚如铁壁的身体之前，人类的技艺是毫无意义的。”

“我的“红莲一剑”居然被挡了下来……”

“哈哈哈哈哈！你手上就算有支配火焰的神器，也无法与植入我体内的“火”之力抗衡，更何况我的肉体是多么的强大，就算是真正的龙也不是我的对手！你们两人就在我的火焰吐息下化成灰吧！”

“植入？”雷碧亚对龙人刚才所说的话有点好奇。

“渺小的人类啊~消失在我的火焰下吧！”

龙人的胸口处又发出了比刚才更明显的红光，而且胸部也鼓胀起来，任何人一看，都知道龙人是要进行喷火的准备动作。此时，在龙人旁边不远处的一颗高耸的大树突然开始倾斜，往龙人身上倒了下去。

吼喔喔喔喔喔啊——！



巨大的树影逐渐笼罩了龙人的头顶，龙人立即举起壮硕的双臂，当场就将倒塌中的大树撑住了。可是这举动却给予雷碧亚绝佳的攻击机会。

“干的好！里奥！”

刚才以“瞬移”消失踪迹的里奥，一直躲起来等待着机会。刚才那倒塌的大树，就是被里奥一剑所断。里奥了解树是压不死龙人的，他这么做，是为了制造机会。所以，默契十足的雷碧亚也趁机施展了更强的剑技。

神器 - 豪炎的弗雷姆 - 灼热的剑刃绽放了前所未有的血光之炎。

“弗雷姆炎力全开！飞燕剑·改！“翱翔二刀破”!!!!!!”

雷碧亚反手持剑，以斜角自左右挥出斩击，弗雷姆之炎，在雷碧亚面前划出了两道赤红的弦月轨迹。在瞬间发动的两道剑气波，也以很大的弧度由左及右攻向交差点上的龙人，此时的冲击波就像是两只贴地飞行的燕子。在接近龙人的瞬间，前端的剑气波竟然喷射出冲天如刀般的炎气，两道炎气如同急速由下翻上的飞燕一般，炎之翼锐如刀锋，龙人高举的双臂居然就这样被斩断了。

“哦喔喔喔~我的手！”

被雷碧亚必杀剑切断的双臂落入土中，自双肩喷出的血滚烫如血红的岩浆，原本一直撑着的巨木又倾倒，在下方的龙人当场被压得正着。不过，龙人并没有被压倒，反而以肩膀硬撑住巨大的树干，闪烁红光的双眼直瞪着雷碧亚与里奥两人。

“人类的技艺.....加上神器的力量，竟然能伤害我的身体.....”

龙人坚固的厚鳞的确强悍，寻常的战技或许是无法伤其分毫。不过，雷碧亚结合神器 - 弗雷姆的炎之力及她自身拥有的剑技 - 飞燕剑，而改良而成的新剑技 - 飞燕剑·改，两相结合之下，就可以发挥惊人的力量。传说中的英雄阿雷斯的剑术，相传也是一种高度发挥神器之力的武技，其威力甚至不下于魔法的水准。

身负重伤的龙人仍稳稳地伫立在那里，彷彿伤势不存在似的，炙热的双眼，口里喷吐的白烟，更让巨大的龙人显得威猛凶暴。

“这什么怪物.....”

“只要会流血就能杀得死.....大姐！我们再加把劲的话，一定能打倒它的！”

里奥所说的虽然是事实，不过，龙人不是普通的怪物。此时，龙人那布满黑鳞的胸腔内又隐约透出红光，若隐若现的频率彷彿心脏的鼓动一般。龙人肩头的断处里的肌肉组织也开始蠕动，随后慢慢地伸出蠕虫般的肉芽，好几根肉芽不断蠕动延伸前进，将地上的两只断臂拉回肩头伤处，肉芽组织填充在伤处，逐渐肉芽的颜色变为黑色，而凝固成黑鳞的甲冑，在很短的时间内，龙人的伤势就痊愈了。

“哈哈哈哈哈~这点伤算什么！就算是让你们这群无知小辈见识见识，位于生物顶点的生命力是多么地强大！”

伤势痊愈的龙人挥舞手腕将肩上的巨木甩开，刚才的断臂之伤彷彿不曾有过似的，它惊异的自我回复能力让里奥与雷碧亚两人称奇不已。

“这是什么身体，断臂居然还能接回去，况且，它伤口还被我的炎气所烧.....”

“就算是蜥蜴的尾巴也没这样神奇.....称它为怪物实在太失礼了，它应该是珍禽异兽，适合关在笼里给民众观赏的动物.....”



爆炸仍不断发生，似乎无平息的一刻，此时，弗雷姆之光也逐渐转弱，雷碧亚也略显疲态，为了使出这招必杀技，着实让雷碧亚消耗不少力量。

连番的爆炸终于渐告平息，不过现场仍然弥漫着焦烟与雾气相混合的烟雾。正常来说，在“爆剑三杀界”的破坏区域内是不可能有任何物体存在的，更何况是生物了，龙人所在的地面几乎被翻了开来，从地面陷穴里不断冒出的浓烟更让人不禁想起火山口的情景。雷碧亚想龙人应该是被炸的连灰都不剩了，但是……

“怎……怎么可能？被我的必杀技正面击中……”

虽然不敢相信，但是雷碧亚也不得不接受眼前既有的事实。在浑沌不明的浓烟中，确实有东西在动着，除了龙人外，雷碧亚已不作第二人想。雷碧亚用手拨开额上被汗水濡湿的乌黑发丝，作好迎战架势。

“喔……你……你们这些贱民……居然敢伤害我高贵的身体……饶恕不得……”

龙人以仅存的只眼瞪着雷碧亚。被“爆剑三杀界”所伤的龙人受了相当大的创伤，它的黑鳞绝大部分都被炸碎或是烧溶，体腔的内脏还混浊着沸腾的血流了出来，寻常的生物早已死亡，不过，龙人仍然有不屈的斗志。

“嘿嘿嘿~你们在怎么攻击也没用的，只要我的生命之火未熄，我就能不断再生，最后，耗尽体力的你们就只能等着被我撕裂了！”

龙人的心窝处又泛起红光，随及，它全身的伤处又开始痊愈再生。

“什么怪物……”

“别放弃！雷碧亚姐！我们一起上，别让它有治疗伤体的空闲！”

与雷碧亚会合的里奥如此激励着雷碧亚。

“好~走吧！里奥！”

喝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里奥与雷碧亚两人同时冲向正在疗伤的龙人，龙人也挥动粗如树干的双手迎击。

“就凭你们两个人类!!!!!!”龙人怒咆哮。

“就凭我手中的炎剑！哦喔喔喔！”

奋吼一声，炎剑弗雷姆的炎热一击击爆了龙人的左腕。

“为了保护重要的人……斩烈！狼牙十文字切！”

冷刃之锋交错而出的十字剑芒斩碎了龙人的右腕，顿失双臂的龙人发出了凄厉的惨叫。为了保护所爱的人的心，让里奥发挥了超越自身水准以上的实力。

两人合力击破龙人双腕，里奥更进一步要发动决定胜负的一击。

“狼！是黑夜的猎杀者。我身如狼影！无影无形……”

里奥又以残像移动身躯，看似缓慢，但是残像虚实难测，让人眼花撩乱。突然间，如幽魂般的残影的动作由缓转急，残影动移如风，转瞬间空间产生了两个旋风，纷乱的残像汇聚在旋风的中心点，产生了两个里奥，似幻又似实的两个里奥横剑向龙人疾速奔去，迅疾如风。

“我身迅如狼……让你见识一下，大陆最快速的猎杀之牙……”

转瞬间，两个里奥的身影都在同一时间消失，而且还顿时卷起一阵狂风。几乎是瞬间，龙人的身体前闪放出两道交错的极大刃光。

“狼牙绝式！天狼极星剑!!!!!!!!!!!!!!”

嘶刹一声，交错的剑光宛如天上最闪亮的明星，星光一闪即逝，随即

取而代之的，是龙人崩裂的胸膛狂喷而出的阵阵血花。这一剑甚至斩断了龙人的胸骨，在心脏处那个提供龙人“火”之力以及无穷再生能力，被称之为“核”的特殊物体也被击中，包藏在心脏里，那颗水晶球般的“核”上被划破出一条极深的裂痕。

“呜呜喔喔喔~我！我的“核”……我的“核”被……”

““核”？”

在与龙人交手的过程中，雷碧亚就察觉到龙人胸口处的微妙变化，每当它使用火焰时，或是自我治疗时，它胸口就会隐约透出红光。现在看起来，那应该就是龙人的力量之源。

“呜呜……呜呜……我……我的身体……”

龙人的伤体开始有了剧烈的变化，有些部份像是被火融解似的融化了，肉里的骨头曝露在空气中，有些部份的血肉竟然发生异常增生现象，伤处长出无数触手般的巨大肉芽。转眼间，龙人已经失去它“龙”的外形，像是一团血肉的烂泥。

“我……我不要死……”

在头部被肉泥般的血肉吞没之前，龙人留下了这最后的一句话。不断增生的肉芽彼此吞噬，有些肉芽前端还变化成一张长满利牙的口器，在吞噬着原先还原本是己身的血肉。这是因为隐藏在“核”内的力量失去控制的关系，如洪流般狂泄而出的生命力扭曲了龙人的肉体，或许，这就是他舍弃人身，换取邪恶身躯的恶报。

……血肉……血……

原本不断在互相吞噬的龙人的血肉又转而去寻找新的血肉，此时，它似乎发现到自己身旁不远处就有一个绝佳的食物，那就是里奥。可是，里奥却仍跪在地上，用双手撑着虚脱的身体。

天狼极星剑一是由残像移动开始，升华到分身阶段，再一瞬间以“瞬移”冲至敌身前，使用“狼牙十文字切”这交错的十字斩击给与敌人致命的一击，威力极为强大，但是，“瞬移”的技巧本身对双脚的负担就很大了，而这种技巧的连携更是雪上加霜，现在里奥的脚几乎是不能动了。

“可恶……我可不会乖乖就范的！”

肉芽向里奥袭击而来，里奥以手中利剑斩断来袭的肉芽，但是增生不断的肉芽是斩除不尽的，而且，龙人化成的血肉块也逐渐接近行动不方便的里奥。就在此时，一道炙红的剑光替里奥斩断了来袭的肉芽，顿时出现在里奥眼前的是雷碧亚的身影。

“我不会让你伤害里奥的！杀啊啊啊——！”

雷碧亚的动作轻巧而迅捷，宛如穿缩林间的疾风，连番的斩击之强猛又仿佛袭卷大地的荒风。更惊人的是，雷碧亚每道斩击之后，其速度又加快速，她的身影跟不上斩击和移动的速度而留下残像。这就是飞燕剑最大的精义，将自身速度与力量作最大的结合而生的奥义。

“这是……飞燕剑奥义“连剑飞燕乱舞”！”

飞燕剑是雷碧亚在成为赤龙将军，取得神器“豪炎的弗雷姆”之前，赖以成名的剑技，在她得到神器，将炎剑之力加入自身剑技之内，而改良成“飞燕剑·改”之前，她就曾以飞燕剑，在某年凡提洛斯王国举办的四年一度武斗大赛“英雄天武会”中，技压群雄，夺得第十二届的优胜。那次的优胜，也是雷碧亚能取得赤龙骑士团团团长之位的最大原因。

雷碧亚的最后一剑，准确地插在曝露其外的“核”中。

“爆裂！弗雷姆啊——！”

炎剑激发出最大的炎气，炎气窜入核中，使其结构完全崩毁。在这一瞬间，雷碧亚抽出炎剑，扶起里奥后，转身跑到一棵树后，没过多久，血肉上的“核”就在激放出豪光之后，整个炸散开来，龙人的血肉也在烈火之中烧成灰烬了。

“里奥！你没事吧！”

“看来是太勉强了些……连续使用“残像”与“瞬移”……”

“你真是太莽撞了……瞬移实在太危险了，过度使用的话，说不定会弄成终身残废的地步啊……”

“没关系啦……看来，我似乎还能行动的样子，只是……像残像这类的移动技巧是无法再使用了，我的动作也会变得迟缓……”

里奥不禁叹了一口气，他不是因为自己的伤的关系，而是……

“……接下来，还有两个敌人呢！我如果……”

“什么接下来？什么如果？没有“如果”了！接下来，就由我来应付就行了，你就给我乖乖在这休息就好了，剩下的就交给姐姐来做就行了。”

“太勉强了！我还是～”

雷碧亚有意想要以自己的力量去对付接下来的两个对手，但是里奥很清楚这是不可能的，就连雷碧亚也知道，那两个神秘的角色的实力是在龙人之上，但是里奥的情况仍迫使她做出这样的决定。

……争执有什么意义……反正……你们两人的死是注定的事……

从刚才一直保持沉默的卡鲁冷冷地对里奥与雷碧亚两人下了死亡预告，随后，他伸出了右手，随即，掌心散发出紫色的波光。肃杀之气顿时充满了白雾之森，就连微风也彷彿变化成剃刀般的冰冷杀气。

“等等！好歹也该留一个让我玩玩吧，卡鲁。”

突然出言制止的人居然是苍云，他似乎对于卡鲁想要一人包办所有的“目标”感到不悦，不过，一直找不到活动筋骨的机会似乎才是真正的原因。

“……同为八魔将的你，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别忘了任务第一……完成任务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什么手段……何人动手……都不是重要的事……”

“你也别这么讲嘛～卡鲁……如果真的是任务第一，那你刚才又为什么要答应那家伙，满足他无谓的自尊心呢？这不是和你所讲的话矛盾吗？”

“……”

卡鲁一时也无言以对，在他如人偶般的面孔前，根本察觉不到任何感情与情绪的变化，彷彿就连人格与心都以换成人偶的心似的。他无意反驳，对苍云而言，他也习惯将对方的沉默当成是“答应”或“承认”的反应。

### 第三十二话 魔将出阵

在里奥与雷碧亚正奋力为众人断后之际，米莉亚、赛莉儿、艾吉、艾兰、以及被米莉亚强拉去而莫名其妙跟着众人一起逃亡的韩，五个人已经逃离了相当的距离。此时，不想逃却被拉着逃（？）的韩似乎有点不耐烦了。

“够了……我们就在此分手吧。”

“耶？韩，你不继续跟我们逃吗？”

“逃命是女人跟小孩所会做的事，我可不想做这种丢脸的事！”

韩所指的就是米莉亚以及她一直抱在身上的艾兰，此时，艾吉与赛莉儿已经走在很远的前方了，在逃亡过程中，一行人不知不觉分成了两个集团，落后的米莉亚她们目前又因为韩而停了下来。

“不管如何……我是绝对不会背着敌人逃亡的！要逃你们俩自己去吧！”

“可是……韩，如果不逃的话……会……”

米莉亚突然静了下来，她看着森林的某处，其深处的某种气息让她感到心头悸动，这是“危险”的警告，迫近的杀机正接近着米莉亚她们。

“没想到你的感觉还蛮敏锐的嘛～连杀气也能感觉的到。”

“杀气？难道……”

对战斗的领域一无所知的米莉亚并不了解韩所说的话，不过，从韩的语气来看，那绝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追击者正逐渐接近了她们。

“既然如此，我想你也该了解你该做的事了吧，快点带这小鬼离开。”

“怎么可以！我怎么能丢下你不管，而且，说不定，三少和雷碧亚姐她们……”

追击者都已经追到此地，米莉亚想说不定方才负责断后的里奥与雷碧亚两人可能出了什么事，她十分的担心。不过，她的举动却让韩相当震怒。

“叫你走就快点走！你还不了解吗？你跟那小鬼留下来只会碍事而已！”

“韩……”

米莉亚顿时了解韩为何会发这么大脾气的原因，原来，他只是不想让自己与艾兰因被卷入战斗而受伤而已。以韩以前的个性，他根本不会介意被卷入战斗的无辜人氏，现在的韩似乎也有了点改变。此时的米莉亚也了解自己该做什么事了。

“我了解了……后面的事就拜托你了，韩……”

米莉亚抱着艾兰往森林的深处逃离而去，因为她知道，如果是韩的话，他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上次她就曾见过韩的力量，他以一己之力就能歼灭绑匪集团。但是这信赖并不仅源于这原因而已，还有一种莫名的因素，那是一种感觉，米莉亚一直觉得将接下来的事交给韩之后，一切就可以迎刃而解。这种莫名的信赖感，以前米莉亚也曾经有过类似的感觉，那就是与亚利在一起的时候，米莉亚觉得韩与亚利两人之间似乎有某种相似又说不出来的共同特质。

“两人已经离开了吗？……”

米莉亚与艾兰两人的身影逐渐隐没在森林的雾气之中，此时，韩不自觉在嘲讽自己，为什么会有‘不想将他人卷入自己的战斗中……’这种软弱无聊的想法。

难道是昨天的事吗？米莉亚曾将虚弱的韩送回小木屋休养的事？对韩而言，这根本是多此一举，韩根本就未曾恐惧过，他曾自豪道‘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能对他构成威胁……’的豪语。而让韩迷惑的事又是什么呢？那是一种感觉，从米莉亚身上得到的感觉，一种许久未曾尝过的温暖，在他昏迷的时候，他似乎还做了一个梦，一个很久未曾再做过的梦，有那么一瞬间，他梦见了一个已被遗忘的人。

……受人点滴之恩就要涌泉以报……

韩突然想起了这句话，这句话是那位被他刻意遗忘的人所讲过的，一

个被他称为“姐姐”的人所说的。过去对韩而言，只是痛苦的存在，所以他刻意遗忘了过去，不过这么一来，即使是美好的部分也被忘却了。如今韩又想起好的部分，不知不觉的，痛苦的记忆又一幕幕重现在他脑海里，越想下去，韩就越显得激动。

“……我……我想这些事做什么……答案不是很清楚了吗？……”

此时，来袭的假面众，共三人，以彷彿野兽般迅捷的动作来到此地，他们终于看到了目标，就是伫立在原地，甚至背对着他们的韩。

“……我唯一的存在意义……就是……”

假面众三人齐扑而上，就在他们两腕上的锐利铁爪即将撕裂韩的背部的瞬间，韩快速转身，击出了右手，双方交会的瞬间，韩以手贯穿了中间那名人面众的胸膛，染血的右腕穿背而出，五指如爪还抓着一颗鼓动不停的心脏。

刚才的袭击牺牲了一名伙伴，剩余的两人而成功地以铁爪击中了韩，但是，铁爪虽勾破了韩的衣服，但是衣服下的身体却是毫发无伤。

“……战斗……杀戮……破坏……这才是我唯一存在的意义啊～你们说是不是啊？”

“……”

韩仿若无事般转过头来，用他那双由黑转为血红的双眼看着两名假面众，虽然对方仍沉默地与韩对峙，可是，他们也感觉到自己体内某种已被消除，名为“恐惧”的情感似乎在蠢蠢欲动。

此时，两名假面众不约而同将手腕上的铁爪取了下来，铁爪下是一对泛绿的双腕，他们自知实力之差，所以，才打算以毒化的双手来战斗，毒手的剧毒甚烈，一触即死，完成任务的意志又压过了刚萌芽的死亡恐惧，即使丧命也要让对手擦伤，对他们而言这并不是对死的觉悟，而是理所当然的一种手段。

喔喔喔喔喔喔喔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剩余的两名假面众以同归于尽的气势向韩冲了过来，而韩竟没有任何动作，就这样站在原地。毒化的双手化成手刀狠烈地刺中了韩的身体，但是，韩仍然像无事般伸出了双手，一把抓住了两名假面众的脸，就这样把他们举了起来。

刚才的攻击，根本就没在韩身上留下任何伤害，在这样的身体之前，毒手的存在也无意义了。此时，韩手劲一施，假面众的面具就破碎了，韩的手指还如五爪般紧紧抓着两名假面人。在面具下的脸，是两张彷彿被剥掉面皮的丑脸。

“那幅鬼面具下，仍是一张鬼脸吗？……嘿……顺便让我看看里面吧……”

韩立即加重了手劲，刹那间，两人前额的头壳便爆碎开来，鲜血混浊着脑浆及髓髓蹦裂出来，两人的尸体在经过一阵短暂的抽搐之后，就成了两具人形的肉块。而后，韩将他们甩到一旁。

“果然也不过如此，跟寻常人没两样嘛～不过装着豆腐脑罢了……”

韩的战斗方式，就像是小孩将无法反抗的昆虫的手脚或翅膀一个个撕扯下来般的残忍，而且，他的力量根本就不像是人类所应该有的，韩的存在，就像是存在着人类外形的“异类”。

在森林这边的战斗以单方面屠杀的血腥结果收场之际，里奥与雷碧亚

两人与姆亚教团的八魔将中的两人之间的对峙也趋近紧张。

“……”

卡鲁无言地向雷碧亚与里奥两人走去，两人心知对方是拥有神秘力量的术士，所以都不敢轻举妄动。卡鲁每接近他们一步，他们就提升一层的警戒。可是，卡鲁却什么事也没做就这样从两人中间穿了过去，雷碧亚情急之下竟突然挥出了一道凌厉的斩击。

“可恶的家伙，在装什么鬼啊——！”

雷碧亚的斩击迅如电光，激放的炎气更增加其威势，但是，剑在劈到缓慢行走的卡鲁身上时，卡鲁却仿佛空气般消失无踪。随后，脚步声又响起，卡鲁已在三十步外之远处，继续朝向森林前进。他的目标，似乎是锁定在逃掉的五人身上。

“苍云……那两个就交给你了……逃走的目标就由我来处理……”

“什么！？”里奥不禁叫了出来。

卡鲁的话让里奥顿时紧张起来，他立即追赶过去。雷碧亚见状也打算跟过去，但是，苍云以行动阻止了她。

咻咻～咻——！

某物击飞破空的声音传到雷碧亚的耳里，来物破坏力极大，它以极高的速度射入土中，还挖开了一个相当深的穴口。雷碧亚并没有回避，因为苍云所弹射过来的东西只是要阻止她离去而已，并无意攻击她。雷碧亚看到苍云手中把玩的某样东西，那是随地可捡到的树果，雷碧亚很讶异苍云居然能将树果化成杀伤力强大的武器。

“我对那金发小子没兴趣……这次，就轮到我们两人来玩玩吧～黑发的美人～”

“本小姐只对美少年及美青年有兴趣～对于藏头掩面的龌龊小辈，家训的教诲，是要我们别跟这种人来往，我也不屑与这种人交谈～”

“啊～这真是我的错，我就去取下我的头巾吧……”

苍云头上还缠着一条蓝色的头巾，为表示歉意（？），苍云将头巾取下，露出了真面目。就如一般的亚汗民族一般，苍云的皮肤是黄色的，不过，似乎是日晒的因素，他的肌肤为较深的古铜色，均匀的身材及锻练过的肌肉，配上这颜色使得苍云像是雕琢细腻的铜像一般。他的头发与眼睛都是黑色的，苍云的头发略长而乱，他将一头挽在头上偏后处，再用细绳绑了起来，看起来，就像是冲天的鸡冠。他的装扮并不是亚汗的传统服装，他穿着一条宽松而不会妨碍行动的裤子，上衣穿的是一件露肩的紧身衣，黑布贴身，身体肌肉的纹路也显现无遗，原来头上的那条长巾，苍云正将它缠绕在腰上充当腰带的替代品。

“亚汗人……拳士……武斗家？”

从苍云的外表及打扮来看，雷碧亚也猜的到苍云的一些来历了。起码亚汗人种是无庸置疑的了，而空手则联想到徒手搏斗的武斗家。

“其实，刚才我就想与你交手了……飞燕剑……如果没记错的话，在五年前，凡提洛斯王国举办的第十二届“英雄天武会”，那一年的优胜就是你 - 雷碧亚·波朗吧……”

在成为龙将军，得到炎剑弗雷姆之前，雷碧亚就是以其成名剑技 - 飞燕剑，在那一年技压群雄，取得优胜的，当时，她才年方十八岁而已，还成为历届最年轻的优胜者。



后来她进入帝国骑士团之后，这件荣耀也有助于她的晋升，在去年二十二岁时，她就破天荒以女人及最年轻的身份成为赤龙将军，这连串的经历一直广为人所乐道。

“哦～原来你知道那件事啊～那还不快挟着尾巴逃跑，本小姐是个心胸宽大的人，我不会计较的。”

“呵呵……”

“有什么好笑的……”

“不过是那种程度的格斗大会，一个优胜就这样洋洋得意……哼……”

“你懂什么，我们每一个参赛者都是以豁出性命去参赛的，为的不只是优胜而已，而是找寻磨练自身技艺的机会。像你这种邪恶的战士，根本就不懂什么是战斗，对你而言，战斗究竟能得到什么？究竟又为了什么？”

此时，苍云不再嘻皮笑脸，语气也变得沉重起来。

“你懂什么？只要输了，一切就没有了……”

“胜败乃兵家常事！败北有什么好怕的，只要活着，人就能变得更强，进而超越之前的挫折……”

“你知道什么——！女人～！！！”

苍云突来的怒号打断了雷碧亚的话，由语意来看，苍云的过去似乎曾有过一次极大的挫败，他无法原谅当时挫败的自己。或许，这与苍云脱离武神黄海明的门下，转而被姆亚教团所吸收，甚至成为八魔将之一的原因有关。

“嘿嘿嘿～哈哈～”

苍云突然又大笑起来。

“现在的我，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个败犬般的我了，就算是“那家伙”也无法打败我！我已经取得了力量，而且是最强的力量！哈哈！在杀掉你之后，我就去杀掉“那家伙”！让黄老头知道，我比“那家伙”还优秀得多啊～”

““那家伙”？”

雷碧亚无法了解苍云的话，不过她感觉的到，眼前的苍云已不在是刚才那个嘻皮笑脸的苍云，而是充满杀意的存在。她横剑以待，准备迎接更艰辛的苦战。

### 第三十三话 存在于生死的隙缝中

双方结束了无谓的口舌之争，以钢刃或拳劲才能决胜负的死斗开始了。双方都无意采取守势，雷碧亚与苍云都趋前主攻。短兵交接，持有武器的雷碧亚以射程优势抢先发动三道突刺，弗雷姆的炎气彷彿血光之枪，快速如电的枪尖直取苍云的心窝。

“～～！好快！”

苍云惊险闪过前两道突刺，而最后一下突刺，因力道后劲已虚，苍云在闪过之余，竟趋前架开了雷碧亚的右手腕，以致雷碧亚的身体尽是破绽，苍云趁隙连拳尽发。

““连龙牙”！啊——！”

防御未来得及，雷碧亚硬生生吃了好几拳，而后才交叉双手防御如连珠炮般的拳打。

采取守势不是雷碧亚的作风，她急速后退重整体势，而后由右方横向斩击而出，这些动作的连贯仿佛一瞬间，可是在她发动斩击的同时，敌人却不在眼前。

“哪……哪里去了？……”

雷碧亚慌张地左右观望，但是就是不见苍云的踪影，就在此时，一道低沉的声音由她头上传来了。

“注意了～“龙首断”！”

苍云飞舞在空中，他倒转着身体，伸出双手的动作如飞鹰扑爪，两手如龙之五爪抓住了雷碧亚的头。雷碧亚一瞬间察觉到这一招的危险性，“龙首断”就是模仿飞龙在空中袭敌的动作，在空中以双手抓住敌人的头部，再扭转折断脖子。察觉苍云意图的雷碧亚直觉性地顺着双手扭动的方向转动自己的身体，才保住脖子。招式未成功的苍云也和雷碧亚一样失去平衡，狼狈地跌落在地上。

“果然有两三下实力……刚才那一击如果转错方向，颈椎会当场被扭断而死，你临场的判断能力不错嘛～”

“呜～颈子好痛……刚才那些招式，你是武神的弟子？”

“哦～你识得我的招式拳路？……”

“武神黄海明大师的流派“龙天无双流”……不是吗？”

刚才的交手，雷碧亚已经认出苍云所用的拳法的流派，即武神黄海明的龙天无双流，以前，她曾见识过一次这流派的招式。不过令她不解的是，武神门下为什么会出现像苍云这样沦为杀手的弟子，不过，苍云也无意解释。

“……对将死的人而言，事实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如果你赢得了我的话，到时想问什就问吧！呵呵～”

“虽然你是个败坏门誉的叛徒，不过能与名震天下的龙天无双流交手，实在是求之不得的好机会！”

弗雷姆的烈炎象征着雷碧亚不屈的斗志，雷碧亚持剑而立，又继续主动攻前，以敏捷俐落的动作加上威力强劲的攻击杀向苍云。双方都是斗志昂然的战士，苍云更是尽展龙天无双流的绝学迎战雷碧亚的剑式 - 飞燕剑·改，短时间内，似乎仍无胜负的迹象。

此时，里奥仍在追赶离去的卡鲁，在与龙人之战连续施展剑技所累积的疲劳与创伤让里奥每一步都走得很辛苦，不过保护众人免遭卡鲁的毒手，里奥仍咬着牙一步步迈了出去。不过说也奇怪，一路上，由于卡鲁走的很慢，所以里奥虽不能跑但还是跟得上，可是，双方一直维持着三十步的距离，途中里奥也试图拉近距离，可是无论怎么做，卡鲁仍然与里奥之间维持着三十步的距离，从头到尾卡鲁都是以不变的速度在移动着。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一直无法追上那个少年……”

就在里奥提出这个疑问时，卡鲁突然停下脚步，转身面向里奥。被卡鲁这莫名举动所惑的里奥谨慎地停下脚步。此时，卡鲁开始说话了。

“人类真是可笑的生物……以为双眼所见的就是真实……不过，这也是生者的极限……灵魂被肉体所束缚……只能受限于眼视而无法以清澈的灵性来“观”……”

“什么！？”

里奥受挑向前走了一步，在一瞬间，身体像是被无形的狂风所吹似的，反而往后退了开来。奇怪的是，刚才他感觉到的那股狂风竟然连地上的一片

叶子也没吹起，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这道莫名其妙的“风”让里奥戒心不已。

“这……这是什么“风”……”

“……那是你认为有“风”在吹袭你自身的关系……我不是说过了吗？人类是可笑的生物，只相信肉眼所见，只相信肌肤所触之感……”

语一毕，卡鲁那双紫色的眼瞳就隐约散发着妖异的紫光，被瞪视到的里奥在一瞬间就感觉不到自己身体的存在。里奥仅仅与卡鲁四目相交，就失去了身体的支配权。

“怎么回事……”里奥的心里生出这个疑问。

“还能说话吗？不过很快地，你连灵魂都无法留下了……”

卡鲁举起了右手，转眼间，里奥的身体也泛起紫色的波动，如烟尘般缓缓汇流在卡鲁的右掌心里。此时，里奥的脑海里响起了杂乱无章的声音，眼前的景象也突然转变成一幕幕如虚如幻的画面。

……里奥吾儿，你要随时有身为雷德家三男的自觉……

“父亲大人……我……”里奥看到了父亲雷德侯爵的身影讲道。

……你最近是不是迷上哪个女人了……我们分手吧……

“爱莎里亚……对不起……”这一幕是里奥曾最喜欢的人向自己提出分手的一幕。

……毕业后，我决定放弃军人的路……你呢？里奥……

“亚利……”这一幕，是回帝都报到的前夕，亚利与他在讨论彼此未来的一幕。

……这徽章“盾”给你，从今以后，我们三人都是“法多姆”的一员了……

“艾吉……”模糊的孩提时代的回忆缓缓在里奥心里重现。

在卡鲁不可思议的“力量”的作用下，过去的回忆像是走马灯般一个接着一个重现，此时里奥越来越感觉不到自我的存在，他的意识也逐渐被记忆的洪流所淹没。逐渐，他也无法理解眼前不断呈现的一切，所听到的仿佛是无意义的存在。

……别先想才攻击，要先攻击再思考……

“老师……坦达洛斯教官！”

这声音像是警中似的，让里奥再一瞬间回复了自我的意识，在里奥眼前呈现的，是昔日在东方青龙骑士团见习时，在教官坦达洛斯的指导下修习剑术的回忆。

就像是被惊雷震醒一样，里奥取回了身体的支配权，在那一瞬间，他感受的到，体内每一条血脉的流动，每一寸绷紧的肌肉，以及手中锋利长剑的重量。卡鲁在察觉他所施的“术”被解开的同时，眼前里奥的身影已经消失无踪，而且，转眼间，一把利锋已经贯穿自己的胸膛，里奥持剑的身影就站在自己的眼前。

“你……居然能抗衡我的力量……而且……刚才我居然读不到你的心……”

“先攻而想……不用寻找目标，剑本身就是渴求鲜血的存在……相信手中的剑……这些话，我已经忘了好久了。没想到在这关头居然会想起坦达洛斯教官的话，还因此逃过一劫……”

在那瞬间，里奥自己的身体就主动采取行动，甚至还使出“瞬移”，原

先里奥一直认为以自己的伤体是无论如何都使不出来得了，没想到自己的身体，还潜藏着远比自我所知所想还要来得强大的潜力。

“……”此时，里奥也为自己手刃一个未成年的少年而默默懊悔着，虽然对方是个拥有强大力量的可怕角色，而且还让自己差点丧命，不过里奥还是忍不住对自我的谴责。

由于里奥就靠在少年的身前，所以，此时他也看清了卡鲁隐藏在长袍下的面貌。那是一张有着肤如白雪的面孔，彷彿白瓷娃娃的少年，紫色的双眼像是紫翡翠似的镶嵌在白瓷上。不过令里奥讶异的并不是卡鲁妖异的面貌，而是他如同人偶般的感觉，他没有表情，即使被利剑所刺，痛觉也没有在他的脸上显现，看到他，里奥彷彿看到自己那个表情也如同人偶般的女儿艾兰似的。卡鲁给里奥的感觉，即不是活人，也不是死者，反而是无生命却能活动的娃娃。

此时，令里奥不敢相信的事在他眼前发生了，被长剑贯穿胸膛的卡鲁居然以手抓住了里奥握剑的手腕，其异常的腕力让里奥的手动弹不得。卡鲁随即以他那双散发着紫光的眼睛看着里奥说。

“没想到……居然有人伤到我，这还是第一次……不过……可惜的是……”

被插入卡鲁体内的剑开始动了，卡鲁以抓着里奥握剑之手的左手缓缓将插入自己胸口的剑刃拔出，随着剑刃的拔出，鲜血自胸膛溅出，当血喷溅到里奥的脸上时，里奥不禁心头一寒，因为卡鲁的血居然是冷的。

“我本来就是死人……”

像是在嘲笑里奥似的，卡鲁冷冷地说出了这句话。随后剑完全被拔出之后，一道像之前一样的莫名其妙的狂风将里奥吹离开来，里奥整个人便往后滚了十公尺之远。

“……怎么回事？这个少年究竟是……”

在里奥还在疑惑卡鲁的事时，卡鲁将右手高举，然后开始喃喃低语，逐渐，白雾之森开始暗了下来，现在天还未黑，但是白雾之森的景象却晦暗如黄昏之色。而且，空间也开始出现许多紫色的光点，光点飞舞在卡鲁四周，光的轨迹彷彿像是紫色的丝线将卡鲁团团给围住。

“……在白昼与暗夜的缝隙里……在日夜交替的黄昏时刻……苏醒吧……冥界的精灵……将世界化成非生非死的浑沌……”

里奥的心里顿时起了一股不安的感觉，而且，里奥也感觉寒冷刺骨，那是一股冷透心里的寒风，但是，里奥摸了一下自己的手脚，却没有感觉到什么异状。周遭的环境彷彿成了陌生的异世界，而某种不该存在于世上的事物正在蠢动着。

与苍云陷入激战的雷碧亚也察觉到森林的异变，不过，她与苍云激战的现场并没有什么变化，远处四周的森林确实已产生某种说不出的异变。当雷碧亚凝视着森林的深处时，越看着黑霾的森林，彷彿连灵魂都被吸进去似的。

“那小鬼动了什么手脚！？”雷碧亚质问着苍云怒道。

“嘿嘿～真可怜啊！如果可以的话，自杀还比较痛快些……那些逃走的人，还有刚才追去的那个帅哥，很快地，他们都会知道……什么是‘生不如死’的滋味了……”

“你和那小鬼又想要什么阴谋！？快说——！”

“我就告诉你吧……除了这里，这座森林恐怕绝大部分都已经成了卡鲁的领域了。

在那里，生与死的境界已经出现裂隙了……”

“领域？生与死……境界的裂隙……你在胡诌些什么？”

“无法了解也不能怪你，事实上，我也不太了解……我只能跟你说，在森林的里处，那些逃走的人都将遭遇到极为可怕的事！有多恐怖我不太清楚，不过据我所知，即使活存在来，那个人也会成为活死人般的废人……我甚至可以这么说，这个世界，从来没有活人能有机会看到隐者卡鲁的真正实力……”

听到苍云如诅咒一般的预告，让雷碧亚心里怒火中烧。

“住手！我要你们住手！否则，我即使将这座森林化成灰烬也要杀死你们！”

神器弗雷姆怒涛般的炎光辉映着雷碧亚的愤怒，雷碧亚是个说到作到的人，假如艾吉他们一行人真有什么不测的话，恐怕雷碧亚真的会以炎剑之力烧毁这座白雾之森。不过，苍云仍然一无所惧地回答道。

“没有用的～即使是我也无法阻止……而且。你有担心他们的余裕吗？先担心你自己吧！想救人，就先踏过我的尸体吧！”

“好！我会让你见识神器 - 豪炎的弗雷姆 - 的真正力量，以及结合神器之力的“飞燕剑·改”的最终精髓！觉悟吧～异国人！”

为救陷入隐者卡鲁手中的众人，雷碧亚的愤怒就如同狂啸的荒炎一发不可收拾。不管苍云所说是否属实，现在最兴奋的人其实就是苍云本人，因为雷碧亚豁出一切的行动，等于是在告诉他，他的“力量”总算有发挥的机会了，姆亚教团的八魔将“风雷的苍云”的真正实力……

### 第三十四话 窥视人心的魔镜

白雾之森仿佛已成了异色的空间，紫瞳的少年卡鲁对里奥而言，不只是恐怖而已，而是更甚其上，深至灵魂都在颤栗的恐惧。此时，里奥连额上的汗珠，也分不清是冷的还是热的。

“你不敢拿剑杀我吗？”

“你……你说什么！？……”里奥不禁往后退了一步。

“有什么好怕的，剑本来就是杀人的工具……对……就跟那天一样……那一天，你在“我”可爱的女儿面前，用剑砍下了“我”的头……”

卡鲁伸出了右手，用右手掌抓住了自己的脸，而后，手掌竟然散发出黑紫的浊气，诡异的气体覆盖了卡鲁的脸，而且，卡鲁的身体也开始膨胀，从少年的身材遽然长成成人的体格。随即诡异的气体散去之后，卡鲁放下变得粗壮的手臂，原本那张宛如人偶的稚脸，竟变成满脸胡渣的中年男人的脸。

“这……这怎么可能！？怎……怎么可能……”

里奥颤抖的声音充满了惊慌与恐惧，他倒吸了一口气，想再看清眼前那个人的面貌，一个他已忘记的面貌。他一直以为自己已经忘却了那段过去，但是他一看见这个男人的脸，一切又重现，当时的惨景又历历在目。这个男人，竟是在一年前已被里奥所杀死的人，而且他还是艾兰的亲生父亲。

“你！你不是那少年吗？怎么！怎……怎么会……”

“你在胡说些什么……你忘掉我了吗？……你看……那一天，你在我脖子上留下的伤痕，现在还在流血呢～”

转眼间，这个男人的脖颈竟喷出大量的血花，结果，颈上的首级就滚落在地上，无头的身体还持续在走动，地上的人头仍以流着血泪的双眼瞪视着面色苍白的里奥。

“啊……哇啊……哇啊啊～”

里奥吓得跌在地上，此时，地上的人头又说话了。

“为什么……为什么要杀我……你好残忍……你不只夺我性命，还夺走了许多的人命，你看！你手中那把淌血的剑！还有染满血腥的双手！”

里奥的剑竟然在流着血，不知从何冒出的血顺着剑身滑了下来，更不可思议的是，里奥的掌心居然不断在涌出鲜血，可是他的手根本没有任何伤势。被恐惧所俘的里奥慌乱地将手中的剑丢弃在一旁。

“杀人者终被人杀……”

无头的身体将地上的首级捡起，然后再安置回原来的颈部，他七孔流血，面目狰狞，不知何时，他的手中多了一把斧头，他举起利斧，一步步向地上的里奥靠近，惊慌失措的里奥不顾形象在地上爬行，姿态狼狈至极。昔日以风流潇洒自傲的优格里尔之狼，在此时也只不过是一介恐惧的俘虏。

此时，在某阴暗的树影下，卡鲁正在监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里奥所看到的一切，卡鲁都看在眼里，因为，这个“术”就是卡鲁所施的。

“在“阎魔镜”之前，即使藏的再隐密，你的恐惧……你的梦魇……甚至你的罪……都无所遁形……因为……你所看见的，就是你内心的具象化……”

在卡鲁的“阎魔镜”之前，里奥所见到的，就是他过去曾犯的罪，一个连他自己也不可原谅的罪。这“术”的效力不只对里奥产生影响而已，甚至连已经逃得很远的艾吉、赛莉儿他们都正被不可思议的恶梦所袭。

“在这生死的隙缝世界里，好好地享受自己的恶梦吧……”

转眼间，卡鲁的身影就凭空消失了。此时，同样受到隐者之“术”所袭击的米莉亚、艾兰、赛莉儿、艾吉都看见了难以置信的景象。

“艾兰～！你在哪里啊 艾兰～”

与韩分手后，原本米莉亚一直与艾兰在一起的，但是，一道莫名其妙的狂风吹袭过来之后，米莉亚就发现艾兰不见了，而且四周的景象也变得诡异异常。虽然米莉亚很害怕，但是她还是鼓起勇气，在异样的森林里寻找走失的艾兰的踪迹。

“米莉亚……”一道低沉的声音不知从哪里传了过来。

“谁……谁啊？”

“连我都忘了吗？唉……”

叹息声回荡在林间，此时，米莉亚也感觉到，刚才的声音好像在哪里听过似的，就在她好像突然想到什么的时候，在她眼前不远处，竟缓缓浮现一个人影，那个人竟然就是米莉亚已经死去的父亲 - 迪罗·马克威尔。

“爸……爸爸！”马克威尔的出现让米莉亚大大的吓了一跳。

“不肖的女儿……连舍身从龙人那怪物的利爪下救了你一命的父亲的声音都忘了吗？早知如此，当时就应该让你死在那里的……”

转眼间，马克威尔的身影突然扭曲了，随即就爆散开来，扩大成更大的黑影，在米莉亚喊出‘爸爸～不要！’的话的瞬间，米莉亚就被黑暗所吞

没了。

赛莉儿与艾吉两人的遭遇也和米莉亚与艾兰两人类似，原本一直在一起的赛莉儿与艾吉两人也因为一道莫名其妙的风的关系，迷失了彼此，周围的白雾之森甚至消失了，反而变成诡谲难辨的异世界，眼前是一片无尽延伸的黑暗。

在森林所发生的异变，与苍云仍在交手的雷碧亚当然也察觉到了。刚才森林深处就已经发生过一次异变，这次的变化，连雷碧亚都明显感觉到，那不仅是眼前所见的异象，精神上的冲击更是巨大。向森林深处望去，就可以感应的到一股充满悲伤、愤怒、恐惧、杀意、狂喜、甚至更多无法理解的极端气氛。

“这是怎么回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那是卡鲁正在使用他的“力量”，可怜啊……里面的人都完了……”

“那小子究竟干了什么事！？快说——！”

“事实上，我也不太清楚……”

“这种回答就想搪塞我吗？你们是一伙的！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所有见识过卡鲁他隐藏的“真力”的人，从来没有一个能活着的～你放弃吧！里面的人都完蛋了——！”

“可恶！！！！！！！”

雷碧亚愤而持剑杀向苍云，一时中断的对决又再度展开。担心着众人安危的雷碧亚现在满脑子只想打倒眼前的碍事者，血亲与好友的危机让她思绪大乱，每一剑，都倾注着雷碧亚高涨的杀气与怒火。不过，对于苍云而言，他反而乐见这个情况。

此时，被“阎魔镜”所玩弄的艾吉，仍持续走在无尽头的黑暗之中。眼前所见到的，只有无穷延伸的黑暗。耳里所听到的，只有向前不停的脚步声。迎面吹来的，只有让人毛骨悚然的微热风。

过了不久，前方刮起了狂风，艾吉几乎连眼睛都张不开。突然间，风停了……此时，艾吉的背后突然响起了一道亲切的问候声。

“还在忙啊～真是个工作狂～怎么样！今晚我们三人再去喝一杯吧！就去上次那家酒店吧！啤酒好喝美眉又漂亮～偶尔也该轻松休息一下嘛～”

向艾吉提议去喝酒的年亲人是个穿着高尚的年轻贵族，他旁边还有一个同样是贵族出身的年轻人。这两个人艾吉是再熟不过的了，向他邀约的人是他的好友克里夫，他是托兰伯爵家的次男。而另一个有着如金色河流般耀眼长发的年轻人，他也是艾吉的好友蓝提斯，雷德家似乎拥有足以自傲的俊美血统，蓝提斯也和他弟弟一样，是个广受名媛喜爱且风采翩翩的美青年，不过他对道德的自我要求可是远比他的三弟要来的高的多。

“这……这里是……仕典部！？我怎么会在这……”

也难怪艾吉会大吃一惊，因为他所在的地方，竟然就是昔日的工作地方。仕典部是帝国国务院以下的一个行政机构，平常的业务，就是负责帝国官员任命及调度的文书工作。而艾吉的父亲 - 古拉贝特·波朗侯爵，就是负责仕典部的宫廷大臣，艾吉会在此地工作，多少也是因为他父亲的关系。

艾吉环视着熟悉的四周，人来人往的景象，以及空气飘散的特有墨水的的气味，堆叠如山的资料夹与文件，每一处墙壁都几乎被书架所占据，上面排满了无数的书籍资料。

看到这个景象，艾吉顿势有一股怀念而心安的感觉，因为他感觉到自

己是属于这里的，即使是一张纸屑、一丝墨味，都亲切如故乡的泥土。此时，艾吉也发觉到身上所穿的不再是破旧的衣服，而是贵族的华服大衣，一切都跟过去一样。

在艾吉正沉缅在过去的时候，突然间，人来人往的景象消失了，刚才还看的到的人们都在一瞬间消失了，掉落在文件上的笔溅出黑墨弄脏了文件，桌上的咖啡杯还不时散发着香浓的热气，空气里仿佛还残留着同事们聊天的声音，不过顷刻间，一切都成了微微的风声。

“啊！克里夫！蓝提斯！你们……”

艾吉紧张地转过身来，可是，刚才还在跟他谈天说笑的克里夫与蓝提斯也如轻烟般消失了，仿佛刚才就不曾存在似的，整栋公馆顿时成了无人的空域。

“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人都不见了……”

艾吉无神地在馆里走动，不管他走到哪里，到处都是无人的空房，而且奇怪的是，现场都保持着有人曾待过的状态，只是所有的人都仿佛在一瞬间蒸发了。不知不觉，艾吉走到了一个房间的门口前，那个房间就是艾吉以前个人专用的办公室。

“……”

艾吉默默地伸出了颤抖的手，只是转开门把一个简单动作而已，而且里面的一切都是他最熟悉的一切，可是对于艾吉而言，门后面似乎藏着什么似的，让他迟迟不敢转开门把。这样的情形僵持了一会，艾吉才鼓起勇气转开了门把，然后再将门推开。

……你回来啦……艾吉大人……

在开门的一瞬间，艾吉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而且是非常熟悉的声音。他心喜望外地跑了进去，但是，他的办公室其实一个人都没有。他看不到他最想看的的人的身影，也听不到那个人的声音。

“娜达夏……”

刚才听到的那个声音，艾吉很确定那就是他的秘书“娜达夏”的声音。娜达夏是艾吉的私人秘书，她是个既能干又貌美的女人，她的年龄是二十五岁，比艾吉要年长四岁，在外人眼里，同事都把她当成是艾吉的姐姐一样，因为娜达夏时常帮助年轻的艾吉，为不成熟的他解决工作上的各种难题，难怪年长的她会被人视为艾吉的姐姐。其实，他们之间还有个不为人知的秘密，事实上，两人是恋人关系。

娜达夏出身自一个落没的下级贵族之家，虽然父亲有骑士位阶，每个月都有固定的俸给，可是那些钱往往被她父亲用在喝酒赌博上面，家计也常常陷入困难之境，而且她家里还有一个年幼的弟弟，为了帮助日趋拮据的家计，她中途放弃了帝都学院的学业，进入公职机关工作。在艾吉进入仕典部时，波朗侯爵就为他初出社会的儿子选了一个能干的助理秘书。或许是跟溺爱弟弟的姐姐雷碧亚分离了一段时间的关系，艾吉便把姐姐的形象映照在娜达夏的身上，久而久之，两人也成了恋人的关系。

对自己的家世有自卑感的娜达夏，对于艾吉付出的爱，也一直默默接受，而甘于现况。对于是否能成为艾吉的妻子，她是一点都不敢去想的，如果艾吉真的向她求婚的话，她恐怕还会主动拒绝，甚至逃避艾吉。而艾吉也是对彼此的家世差距感到烦恼，他一直都不敢向父亲提起有关娜达夏的事情，他也没有说服父亲的自信，只能默默接受现有的暧昧状况。



一个多月前，艾吉的父亲 - 古拉贝特·波朗侯爵有意为艾吉选一个门当户对的未婚妻，得知这件事的艾吉自然是恐慌不已，一方面担心娜达夏会离开他，一方面又担心父亲会察觉娜达夏的存在，艾吉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不过，这件事并不是艾吉之所以会犯下弑父之举的原因，懦弱的艾吉还不至于会因为这件事而杀害自己的父亲，而古拉贝特侯爵其实也不是个那么不通情理而又重视门第观念的保守贵族。

艾吉走向自己的办公桌，坐上了舒适的椅子，他的心情就像是回到了家似的。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旁边那张办公桌上，看不到娜达夏的影子，艾吉整个人摊在椅背上，仰首望着顶上的天窗，以像是在享受着透射下来的阳光的心情在偷闲着。他完全没去理会这一切是否是幻影，还是南柯一梦，也难怪他没有去注意，因为这一切是那么的真实。

“啊！对了！那东西不知是不是还在那里？”

艾吉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他站了起来，将椅子移开之后，突然就趴了下去，在桌底下不知在拿什么东西。他伸手到一个木板的夹层内，拿出一个黄褐色的厚纸袋，艾吉将此物藏在桌底木板夹层里的密连他的恋人秘书也不知情。这纸袋只是一般送递文件时常用的物品，里面则放了一叠很厚的文件。

### 第三十五话 安德烈调查报告书

一叠页数不薄的文件被放置在桌面上，艾吉坐在桌前，将文件重新翻阅，他面色凝重地阅读着纸上的文字墨痕。此时的艾吉不禁想起，自己会落到这步田地，一切就是他从某人的手中获得这份文件之后才开始的。

“安德烈·怀特渥德”，这个名字就签属在收藏这份文件的纸袋角落。这个人的身份是“大陆报社”的文编兼记者，他亦是艾吉的友人之一。在一个月前，艾吉自他手中取得了这份文件，安德烈当时是向他解释说要远行才暂时托他保管的，当时的艾吉没想什么就答应好友的要求。但是隔日艾吉就获知他的好友安德烈遇害的消息，震惊之余，他才打开了这份密封的文件，而得知了更让他讶异的事实。

安德烈任职文编的“大陆报社”（全名 - 艾斯卡大陆新闻报社），它所发行的“大陆周报”是以帝都阿斯卡里亚为中心，再加上邻近几个都市为发行区域，为半官方的新闻媒体。基本上，只要是大陆公路沿线的城市，或多或少都可以阅读得到这份报纸，只是时间快慢的问题罢了。大陆报社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商人团体及帝国中央的合资补助，不过，帝国并没有多加干涉其刊载内容走向，而任其自由发展。早期的大陆周报的内容是以商业及行政命令文告为主，后来版面扩大，文风渐趋自由，也开始有议论政治的文章出现，人们时常可以在报纸上看到督促政府行政缺失的文章，不少人也越来越敢于发言批评时势的不平。

而安德烈在这里又扮演什么角色呢？在一般人的眼里，他是改革的鼓吹者与行动先锋，他时常批评帝国体制的缺失以及贵族的特权。最近，他更积极推动“平民议会”与“宪政体系”的创立，在神圣艾斯卡帝国里，有所谓的“贵族院（贵族组成的议会）”，贵族院代表着贵族势力，他们影响着帝

国的法律、行政、及权力结构，皇帝及负责行政推行的国务院多半都不能忽视他们的声音。在帝国早年时期，各行政体系的重要职位大多由贵族所占，甚至贵族有联合成派系独占各个重要职务的情形，当时的贵族院的势力是相当大的。后来，帝国爆发内战，反叛贵族一党被肃清之后，连带着贵族院的势力也被意图独揽大权的现任皇帝“ 绯特烈四世 ” 趁机削弱，现在的贵族们已经没有足够的实力抗衡皇帝的独裁了。现在帝国的情势，是人民参政的意识开始高涨，许多有识者甚至要求成立“ 人民议会 ” 让中央重视人民的声音，这件事对于部份保守的贵族而言，是件极难忍受的事，以往被他们视为低下阶级的平民居然打算与他们平起平坐，意图颠覆行之已久的阶级传统。但是宫廷却没有打压平民声音的动作，反而放任舆论发展，无力影响皇帝的保守贵族派系也只好默默忍了这股怨气。

安德烈的遇害，舆论一般是倾向于保守贵族的报复所致，后来也找到一名可能是疑凶的精神上有偏执妄想症的下级贵族，一切就在他坦承罪行后自杀而告结尾。这个结果对于社会大众而言，只是多了一个改革者与保守者对抗下的牺牲者罢了，但是对于艾吉而言，这一幕案发之后，随即找到凶犯，最后以凶犯自尽结束的普通犯罪剧，却让他心寒不已，尤其是在看过安德烈留给他的文件之后……

“这一切都是阴谋，而且是可怕的阴谋……什么阶级斗争的牺牲者……一切都是谎言……只是让我无法相信的是，我那温和的父亲竟也是幕后的黑手，那只拿谋杀的毒刃插进我好友心脏的黑手之一……”

艾吉越想就越感到咬牙切齿，他的胸口也顿生郁闷的痛楚。当时，他看过这份文件之时，还不敢相信自己的父亲竟会是导致他好友丧命的阴谋者的一员，他还一直认为这文件的存在是某人想栽赃嫁祸的阴谋手段，安德烈把这文件交给自己，就是希望自己能帮助父亲防范无形敌人的毒爪。但是等到涉嫌杀害安德烈的凶手在极短时间之内就被找到，他不禁开始怀疑起父亲的清白，因为这过程就像是安排好的戏剧，一切是那么合理，而且合理的太过头了。

“父亲大人……为什么……” 艾吉哽咽地继续翻了下去。

对现在的艾吉而言，这文件的一切都已经是事实，尤其是在那一天，他去找父亲解释这文件的真伪，父亲对他说的话及采取的行动，等到自己手中握着一把插入父亲胸口的短剑之时，他就了解一切了，这文件所写的一切都是真实的，而且是可怕的事实，为了保住这天大的秘密，自己的父亲会谋杀安德烈也不足为奇，因为这件事一旦曝光，将会牵连甚广，甚至可能造成远比十二年前帝国内乱还要更大规模的灾难。

到了现在，艾吉仍然对父亲为何会有这样的剧变感到疑惑不解，他还是不太相信温和的父亲会是这样的人，平时的古拉贝特·波朗侯爵是个平易近人的贵族，他喜欢去听优希亚教的神官讲道，甚至不嫌弃与平民坐同样的席位。最近他由伯爵升为侯爵，也不会铺张大肆庆祝，他就是这样一个安静的中年贵族。艾吉仍然不敢相信，他所知道的父亲的印象，会是张虚伪的假面具吗？

侯爵是什么时候改变的？究竟有什么迹象透露着这个老贵族的异变？艾吉回想过去那些他未曾留意的蛛丝马迹，试图从拼图的片段里找出真实。

“一切都是从一年前开始……父亲在路上突然昏倒的那一天……”

一年前，在一个下雪的日子里，古拉贝特侯爵（当时是伯爵）被人发

现昏倒在路上。

当时，侯爵听完了一场讲道会，在归途中不知何故倒在雪地里，可能是受风寒的缘故，因为侯爵是走路回公馆而非乘坐马车。当时，艾吉也以为是大雪的关系，他还曾感叹父亲是否老了的关系，还起了一股从今天起要好好孝顺父亲的使命感。现在想起，这应该就是后来发生的那一切不寻常异象的开端。

“父亲大人，今天中午您到哪里去了？”

“噫？我不是一直在办公室里处理公文吗？”

这一天，艾吉与父亲本来约定好要一起去用午餐的，可是到了中午，在侯爵的办公室里却找不到他的踪影，在下班回到馆邸时才找到侯爵，可是侯爵却表示当时他一直在仕典部的个人办公室处理公文。之后艾吉并没有特别注意这件事，他反而以为可能是父亲年满五十而记忆力有点衰退的关系。艾吉还曾私下嘱咐属下，要看好父亲的行动，尽量不要让他在工作上出什么差错，此时的艾吉所想的，只是在尽力去保护父亲的名誉，不过，后来也没发生什么奇怪的事。‘仕典大臣的失忆症’也只是偶尔才会发生而已，平时的侯爵一直是十分的正常。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那是在今年初，一个樱花飞舞的普通日子。

“艾吉大人您看，伯爵他……他签署了这样的文件……”

“拿给我看看，娜达夏……嗯……这是！？”

这份签有侯爵署名的文件，是武官调度的认证文件，武官调度是很平常的事，除了侯爵外，还有很多人都有签署这类文件的权力。但是让娜达夏担心的问题，是这两名千夫长级的武官的出身，是“辛格里德”的事实，而且他们被调往的单位，就是戍守西方，包括辛格里德等各领地的白龙骑士团。

这件事会让娜达夏如此担心的原因，就是辛格里德原是十二年前帝国内乱时，叛乱贵族侧的盟主“费尔玛公爵”的领地，问题就在于内乱平定后，当时的占领地指挥官为了搜捕逃逸的贵族残党，因手段过烈，竟然造成大量死伤，牵连了无数的无辜平民，那事件后来被称为“辛格里德大屠杀”。后来，帝国中央为了避免当地人因仇恨再度叛乱，采取了很多措施。而娜达夏所担忧的事，就是帝国中央曾有过‘占领地出生的军人不得任职于当地的军队……’的不成文规定。而侯爵签署了这两位有特殊出身的武官的调派文书，很明显地已经抵触了这道不成文的惯例。

“您看怎么办？要是中央追究下来的话……”

“别太杞人忧天了，娜达夏～呵呵～会答应签下这种文件，确实像父亲的风格，他本来就是不计较这种陈年旧事的人，都已过了这么久的时间了，我想应该没什么关系了啦，只有时间与包容的心才能化解仇恨。”

“是……是这样吗？……”

虽然娜达夏仍是耿耿于怀，可是艾吉并没有特别再去理会这件事。艾吉所想的其实也没错，那道不成文的命令，其实已经没有多大的约束力存在，当年中央在当地设下的各种特别法规，如今早已经取消了大半，戒严状态也已解除。事隔多年，帝国中央也视占领地的人民为“帝国人民”而不再视其为“需被监视的逆党”。

这三件事，乍看之下似乎没有什么关联，但是其中第二件与第三件事，在看了安德烈的文件之后，却有另人意外的可疑之处，有关第二件事 - 侯爵有不定发作的失忆病症，这件事连安德烈也不太了解。但是安德烈在调查

某件事的时候，寻着线索一路追查，到了源头，却查出了某件足以动摇帝国的秘密，而且艾吉的父亲还牵涉其中。他遇害前遗留给艾吉的这份文件，就是与艾吉碰到的第三件事有关的调查报告。

姑且将这份文件命名为“安德烈调查报告书”，安德烈在这事件的地位，并不是鼓吹阶级改革的先驱者，而是他的本业“记者”，而且是揭发阴谋的记者。这阴谋会被他所注意到，就与上面所提到的第三件事有关，在这一年之间，帝国军里发生一连串“异常”的武官调任事件。娜达夏报告给艾吉知道的那件案例不过是冰山的一角，而且是露出的那部分，一眼看就可以发现的部分，其实，被掩饰的极为隐密，数量更大的“异常”案例一直都没有人注意到。

这报告可以归纳出几个重点：

（1）在这一年之间，帝国军官的调度次数上看起来与往年无异，但是，仔细追查

下去，帝国西方占领区域的帝国军指挥官级（百夫长及以上职位）的武官的

调动特别频繁，这个现象不只是发生在驻守当地的白龙与黑龙骑士团而已，

当地的要塞，边境军团，据点城池的帝国军也有这样的现象。

（2）由于内战的因素，而曾经存在一时的‘占领地出生的军人不得任职于当地的

军队……’的不成文规定，由于时代变迁，而有要求废止的声音出现，这本来

是件具有正面意义的好事，可是，目前宫廷里都还未有个共识出现的时候，

这一年里，却有许多违反此一不成文规定的武官调度案件，数量是近两年的

数倍之多。这件事表面上好像为了表示帝国已经不再敌视戒备占领地人民而

做的积极行动，一般舆论也是相当支持这样的发展。但是，安德烈却注意到

，华丽包装的大义名份下，被刻意隐藏的恐怖阴谋。

（3）这件事是安德烈花了半年时间才查出来的。在这一年，不只是有许多出身占

领区的武官被调入占领区的军队要职，还有一件常人无法察觉的事实。在内

战之后，受到肃清的人其实不只是占领区的贵族与当时参与叛乱的军队人士

而已，很多与他们有所渊源（如家世、姻亲等）的未参与叛乱的贵族与军人

，其实在内战平定后，在几年之内，他们都受到相当程度的牵连，有的贵族

被夺去封邑与地位，有的军官被强迫除役、降职、或调为偏远地区的闲职。

在某方面来说，他们对帝国中央都有一定程度的仇视感，这些人都是

那条不

成文规定的盲点，而且令人恐惧的是，不只是这一年，从一两年前开始，有

这种背景的军人就开始以不起眼的方式转调至占领区的军队，甚至于一般士

兵，现在占领区的帝国军已经有七成以上是有这两种背景的人。这一切都是

在极缓慢而隐密的方式下进行的。

（4）促使这件事能以无声无息的方式进行的关键，负责仕典部的大臣 - 古拉贝特

·波朗侯爵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仕典部的业务就是负责帝国官员任命及调度

的机构，只要能收买里面的人，就能够让一切如暗流般缓缓流动，终能汇聚

出如江如海般的洪水。

（5）最后，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安德烈推想，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有一

场动摇帝国根本的大乱发生，规模绝对不逊于十二年前的内战。而且，被安

德烈查出来，有参与这阴谋的嫌疑者，竟是几个帝国国内有相当势力的大贵

族，还有几个非贵族身份而有自我实力的人士介入，他们策划这阴谋的目的

，似乎是针对与贵族势力日行渐远的皇帝个人。但是确实的目的安德烈并没

有查出来，是不满皇帝的独裁，还是不满他放任国内日益高涨的平民势力的

原故，这一切都还是个谜……

（6）在最后，安德烈的调查方法转向十二年前的内战，一般人所知的部分，那场

内战是由现任皇帝的叔父费尔玛公爵所发动的，他纠集不满皇帝的贵族派系

，向中央揭起反旗。其原因，似乎与皇帝有意打压当时庞大的贵族势力的关

系，可是确实的原因，却没有几个人知道。而且，有关实际的原因为何，官

廷似乎在暗中刻意将其淡化，不让非相关者知情。安德烈目前正在调查的事

情，就是有关十二年前内战的真相，不过，他并没有机会活着完成这份调查

报告书。

在安德烈遇害，艾吉看完了这份报告书之后，那段期间，他一直陷入极大的苦恼当中，他一直不敢相信父亲会是幕后的黑手之一，但是这一切，却让他不得不去质疑父亲的清白。不过，他还有一个不了解的地方，就是侯

爵不定时会发生的失忆现象。这件事，在艾吉彻夜调查仕典部有侯爵经手的文件之后，终于找到答案了。

那些被安德烈调查出有“异常”现象的文件，其签署通过的日期，皆是古拉贝特侯爵发生失忆现象的时候签署的。这个巧合，不禁让艾吉吓了一跳，因为这表示，所谓的“失忆症”，其实是侯爵欺骗他的伎俩，他甚至利用艾吉为保护父亲名誉而不愿伸张此事的孝心，这一切都在他的算计之内。艾吉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熟知的那个父亲，在他面前竟然一直戴着虚伪的假面具在欺骗他，一直利用着自己的亲生儿子。

过了几天，在一个燥热的午后，艾吉终于鼓起勇气去找父亲，向他质问着这件事。

奇怪的是，他父亲对于安德烈的报告都是一概不知，不过，侯爵当时也是很冷静地与艾吉商谈，要将这件事通知宫廷以及送交司法部处理，这时艾吉傻眼了，假如父亲真是阴谋的参与者的话，那他应该是会极力掩饰，甚至以亲情请求艾吉自己加入他们的阵营，侯爵十分相信自己的清白，而完全不害怕接受公开的调查。

“父亲大人……我……”

“什么都不用再说了，我反而很高兴，你会有这样的勇气与见识，即使是自己的亲人，也勇于指责他的罪行……你长大了呀！艾吉！现在的你已经成长成足堪担当帝国栋梁的优秀青年了……”

“我……我相信父亲大人是清白的！这一定有什么误会才对……不管结果如何？我都相信父亲大人的清白！我……我……”艾吉哽咽道出心中的话。

“你这孩子，才说你长大而已，结果又像个孩子一样哭哭啼啼的～呵呵～好啦！等我把桌子收拾一下，我们就一起进宫晋见陛下吧！还不擦擦眼泪，我可不能让陛下知道，波朗侯爵家的继承人是个长不大的爱哭鬼啊～”

“好～好的～～”

艾吉边说边擦拭着脸颊上的泪痕。在父母眼里，或许他们的孩子都是个长不大的孩子吧。在这个瞬间，两人都明确感觉到彼此割舍不开的那份亲情与爱。

### 第三十六话 弑父者

“……我相信爸爸……他的眼神就像我所知的那个父亲一样，他用来看着我的那对清澈的双眼里，透射而出的是爱，是关怀，是对子女的期望与渴望永远守护着子女的心，那双眼是我一直熟知的父亲的双眼……”

看着父亲忙着收拾桌面文件杂物的背影，艾吉回想着片刻前两人四目交接的情形，他很确定眼前的侯爵就是他一直熟悉的那个慈爱的父亲，这样的父亲怎么会是个为了己利而阴谋挑起战争，造成生灵涂炭的恶人呢？这份文件一定是错了，不然就是有人意图栽赃嫁祸，而这个阴谋被自己的好友安德烈所知，所以他才把这文件交给自己，就是要自己能趁早提防有心人士的构陷。艾吉相信事实就是如此，不过，他的想法也太过于主观而且忽略了过多的细节。

“为什么？为什么父亲大人您会……”

回忆到这里时，艾吉就忍不住悲从中来，不管如何，最后的结果，就

是他亲手杀了自己的父亲，在“那一刻”来到之前，当时，他还一直相信着眼前的父亲。但是，在那个时候，侯爵突然起了异变。

砰啦磅礴～！桌上的文件及书籍散落一地，刚才还在整理桌面物品的侯爵不知何故，突然挥手将这些东西扫落一地。

“父亲大人！你怎么了！？”

“呜……呜呜……阿……”

古拉贝特侯爵靠在桌面用手撑着身体，他还一直发出意义不明的喘息声。艾吉很担心着父亲的情况，可是，侯爵当时是背对着他，艾吉是看不见侯爵的表情的。随后，艾吉向前想探视侯爵的情况，不过，侯爵居然用力将艾吉的手弹开，他转过身来，艾吉当场倒退一步，因为，侯爵的脸竟然变成青筋突起，面貌狰狞，布满血丝的双眼充满了愤怒，完全不复见刚才那对子女充满关爱的温柔。

“父……父亲大人……”

“你知道了……你知道了……”

侯爵低吟的口气满露杀气与恐怖，他从桌上拿起了拆信刀。

“呜喔喔～～！”

侯爵像狂犬般吠吼，他拿着拆信刀向艾吉杀去，惊慌了艾吉用手抓住了侯爵拿刀的手，两人扭打在一旁。侯爵的力量远比艾吉所想的要大上许多，艾吉实在不敢相信，因为他的爸爸确实是在施尽全力要置自己于死地的。

“住手……父亲大人！住手！”

“所有知道秘密的人都要死！”

侯爵的话，尽表露要置艾吉于死地的意念。从话中语意来看，侯爵似乎是因为秘密被艾吉所察才打算要杀他灭口，刚才他对艾吉所说的一切都是敷衍他的谎言吗？难道过去侯爵真的一直用假面具在欺骗自己的亲生儿子吗？如果是演技，那侯爵实在是最高明的演员了。这一切，艾吉并没有思考真伪的余裕，他全心以求生本能来抵抗侯爵的凶刀，艾吉根本无暇想这些事。

噗兹—！

在混乱当中，那把拆信刀终于成了凶器，它插入了侯爵的胸口处。艾吉惊慌地将侯爵推开，而瑟缩在墙边。在那一瞬间，他似乎还未意识到，被他推开的人是他的父亲，等到身受致命伤的侯爵趴在地上说出最后的一句话。

“艾……艾吉……”

此时的侯爵，又变回了以往的侯爵，但是伤在致命处，没过多久，侯爵便气绝死去。

等到侯爵的身体不再有动静之时，艾吉才回过神来，意识到自己刚才的所作所为，虽然是误杀，但是，艾吉确实是杀害了侯爵。

看着自己手上的血，又看着侯爵胸口的刀，艾吉一时呆坐在地上，像是在诅咒般不断呢喃着同一句话。

“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

后来，艾吉又像是想到什么突然起身了。

“不行！在这里会被发现……我……我……”

现在的艾吉，他的思考就像是犯案后想逃逸的犯人一样，他没有想到刚才那些不寻常的地方，只注意到自己杀害父亲的事实，随后，他用花瓶里的水清洗了手中的血，而后匆忙离去，直接回到自家的馆邸。

侯爵被杀的事实在当天就被人发现了，在调查的时候，当时都没有人怀疑艾吉过，因为众所周知，艾吉与侯爵的感情是十分好的。不过还是有诸多的疑点不利于他，所以，调查的方向还是转向了他，不过就在当晚，艾吉却以行动表明了自己的嫌疑，他仅带走一匹马之后，就从波朗侯爵家的馆邸里消失了。

隔天，艾吉的通缉命令就下来了，考虑到他所可能逃窜的方向与目的，由法斯特所带领的特别追击队便朝帝都南方行进。而后艾吉为了逃避追缉者的脚步，冒险逃进了白雾之森，想穿过森林直抵故乡的曼德尔领，不过他终究还是迷失在森林中，后来遇见米莉亚才获救。

“唉……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艾吉无神地看着天窗，历历在目的过去让他感到徨无助，艾吉已经没有后悔的感觉了，存在他心中的，只剩下对于不确定未来的恐惧。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噫？”

规律的水滴声引起了艾吉的注意力，声音是从桌脚处传来的，似乎有水沿着桌边低落到地板上。艾吉探头一看，他看到的東西让他不禁倒抽一口气，因为那水滴竟然是鲜血的血滴。

被吓坏的艾吉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此时又发生了更可怕的事情，放置在桌面上的那份文件，黑色的笔墨痕迹居然变成血红，而且血的文字竟然还不断渗出血液，像涌泉一般，没多久，桌面被血所淹没，桌上的所有东西竟然不可思议地沉没到方形的“血池”里，血色的镜面映照着艾吉恐惧异常的脸。

……凶手……弑亲的罪者……

噗通噗通噗通噗通噗通噗通噗通噗通噗通噗通噗通噗通噗通噗通  
噗通噗通~！

胸口的心脏仿佛要跳出来似的，如敲鼓般的巨响在耳边响起，会让艾吉惊吓到这种程度，就是因为刚才的声音，虽然不敢相信，但是，艾吉可以确信那是他父亲古拉贝特·波朗侯爵的声音。

在这一瞬间，艾吉才突然意识到，这一切的不寻常之处，自己刚才明明是在白雾之森里，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帝都的仕典部馆里。不过，他并没有思考的余裕，不断发生的异象让他的精神没有喘息的空闲，鲜血构成的镜面泛起了波纹，然后有某个东西缓缓地自血池里冒出头来，那是一个人，他就是被艾吉所杀的亲生父亲 - 波朗侯爵。

……弑父……是注定受人唾弃的千古之罪……

“父……父亲大人……我……我……我……”

……我把你教养成人……没想到教出来的……竟是个不可饶恕的畜生……

“我不是故意的……原……原谅我……”

……和你姐姐的成就相比……你真是个废人……早知道……

“父亲大人……你……”

艾吉实在不敢相信眼前的父亲竟然会说出这种话，其实，以前他自己也有这种想法，认为自己与姐姐雷碧亚相比，实在是个差劲的继承人，不过当时曾鼓励自己的人，不就是雷碧亚与眼前的父亲吗？难道这也是藏在侯爵的假面具下的真实心语吗？侯爵的一言一语，不断在挖凿艾吉刻着“自卑”一



词的心。

“……早知道这样……在你出生那天……我就应该把你掐死的……祸根……你是个祸根……”

“住口——！我！我不是祸根！住口！不要再说了~~！求求您……爸爸……”

“……你以为躲在自己的象牙塔里就没事了吗？你杀了自己的父亲啊……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任何人会同情你的……你能逃到哪里去……没有你的姐姐与我……你这个败家子又能做什么！？……”

“求求您……别再说了……求求您……”

“……爸爸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让你死……接受爸爸给你的最后的爱吧……”

“爸爸!!!!!!!!!!!!!!”

转眼间，侯爵的身体就爆了开来，像是巨大的血幕一般将艾吉给吞噬进去，艾吉只感觉的到自己的身躯像是被大浪冲拍一般溃散地支离破碎，自己的意识，也像水滴落在湖面上，仅泛起短暂的涟漪之后便消失了……

在隐者卡鲁的“阎魔镜”之前，艾吉无论“身”或“心”都遭受到无以估计的冲击，自我的存在就像是风中烛火般地脆弱。

此时，另一个也陷入“阎魔镜”所制造出的，那个比现实还要真实的幻境里的赛莉儿，她也看见了不可思议的景象，那是一栋正燃起熊熊大火房子，赛莉儿正身在其中，里面的一切对她而言是那么地熟悉，因为，那里就是赛莉儿四岁以前所住的“家”。

那一天，一群凶恶的士兵侵入了她的家，见人就杀……

哇啊啊啊~~~

惨叫声此起彼伏，士兵们不分青红皂白见人就杀，只要是宅里的人都一律杀害。不可思议的是，同样也身在宅里的赛莉儿就像幽灵一般，士兵们看不见她也摸不着她，而赛莉儿也只能坐视惨剧的发生而什么事也做不了。

当年，年幼的赛莉儿因躲在庭园的树上而躲过一劫，当时，她并没有看见父母被杀的那一幕，不过，这一次她终于亲眼看到双亲被杀的景象了。

一名留着秀丽金发，面貌年轻俊逸的贵族被身材魁梧且面目狰狞的士兵抓住，士兵无视他的挣扎，在他眼前将他的妻子，也就是赛莉儿的母亲杀害，看见倒卧在血泊中的挚爱妻子，这名贵族悲愤不已，也叹息自己的无力。在一旁还有一个年仅九到十岁的小男孩，他与放弃反抗的父亲不同，他手中持短剑，全身散发着与他这年纪的孩子不符的杀气，看着倒地死去的母亲，他悲愤地冲向前去，想要手刃仇人。

“凶手！我要为母亲报仇！纳命来!!!!!!!!!!”

“不自量力的小鬼！”

实力之差很快就分出胜负了，其中一名士兵随意挥出一剑，就挑飞他的短剑，也同时斩断了这个男孩的左臂，他的手从肩部整只被切断，随后这名士兵又一脚将他踢到角落，断臂的创伤与脚蹴的疼痛让男孩当场昏死过去。

“赛因——！”

“赛因哥哥——！”

这名贵族与赛莉儿同时喊出了这名男孩的名字，他就是赛莉儿的哥哥，也是这名贵族的年幼长子。看到妻儿被杀，年轻贵族虽然悲愤，却也无法躲

避自己即将面对的命运。

当赛因被杀伤时，赛莉儿本来想跑过去，可是她的脚居然像生了根似的动弹不得。

这一切是十二年前惨剧的重现，纵使赛莉儿能动，也改变不了即有的事实。

“吾妻……我儿……原谅我这个不中用的丈夫与父亲……”

“认命了吗？嘿嘿～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你应该值得高兴的，因为你的脑袋可是我晋升的踏脚石呢！哈哈～～～！”

这名士兵在大笑之后，就用剑砍杀了赛莉儿的父亲，随即，他们就割下他的头，用木箱装好，像是得到宝物似地兴奋。这一幕看在眼里，赛莉儿早已泪流满面。

此时，其中一名士兵向那名杀死赛莉儿的父亲而像是队长角色的人报告说，有关负伤的赛因与其母的尸体要如何处置。

“队长！那女人跟他儿子要怎么处理？首级也要一并带走吗？”

“大人的指示是要我们带回这一位的首级就好！其他的人就无所谓了，只是不能留下活口。这女人已经死了，再给那小鬼补上一刀吧！”

“了解！”

嗜血的凶刀正一步步靠近了赛因，一旁的赛莉儿却只能站在一旁，一步也不能动，她只能默默地看着惨剧里所发生的一切。

### 第三十七话 兄妹的羁绊

“小鬼，别怨我～我也只是奉命行事罢了……”

士兵倒举着剑，准备给昏厥过去的赛因致命的一剑。但是，就在此时，天花板突然崩裂，一条着火的梁柱掉了下来，刚好将这名士兵压个正着，倒下的火柱又顺势压在赛因身上，这名刚好成了夹心饼乾的士兵就夹在赛因与柱子之间，刚才的那一道撞击已让这名士兵立即毙命。

“房～房子要倒了！”

现场惊慌声四起，刚才士兵们放的火已经蔓延到整个宅邸，被火势烧至炭化的支柱、墙壁已经逐渐撑不住重量，到处都有崩裂的现象。此时，几名在屋内搜查残存者的士兵也被扩大的火势逼出来了。

“队长！里面还有残存者，而且，我们还没有找到“他”那个四岁大的女儿……”

“别理那小女孩了，我想八成是躲在这大宅里的某个房间吧，就让火烧死她吧！还有所有的人……我们快点出去，把所有的门堵死！快！”

完成灭门任务的士兵集团很快就离开了这栋燃烧中的贵族大宅，现场已经没有生还者了，至少对于赛莉儿而言是如此，看着倒在血泊中的母亲，以及身首异处的父亲，赛莉儿实在非常的难过，当年她躲在屋外看着昔日的家在火焰中崩塌，那时的难过又以数倍的痛苦袭上赛莉儿的心。

难过之余，赛莉儿突然想起，当时她以为也随着父母一起葬身火海的哥哥赛因，实际上他还活着的事实。此时，赛莉儿也察觉自己的身体已经能动了，她想跑过去看被压在梁柱下的赛因的情况，可是就在这时候，现场的

天花板整个崩溃了。

“……”

在那一瞬间，赛莉儿原以为自己会被崩塌的天花板压死，但是很不可思议的是，就在那一瞬间，一切忽然安静下来了，四处实在安静地有点诡异。登到赛莉儿再度睁开眼睛之时，火海的景象消失了，断檐残壁的景象也消失了，父母的遗体也消失了，一切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赛莉儿哑口无言地看着四周无尽延伸的黑暗视野。

……嘿嘿嘿……

“谁！？”

赛莉儿转身一看，赫然发现一个人就站在她背后不远之处，那个人的右手握着一把染血的剑，而他的左手正抓着一束金色的毛发，头发下还悬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那是赛莉儿父亲的首级，眼前的人就是杀害她父亲的那名士兵队长。

“原来你躲在这里啊……爱玩躲迷藏的小母猫……”

“是……是你！就是你杀害了我的父母！”

“……是又怎么样？我可是好心前来，要送你去和双亲会面呢！嘿嘿……而且……”

士兵队长举起了左手的首级又说道。

“……你的爸爸也是这么想～这么盼望着呢！”

……赛莉儿……我的女儿啊……

他手中的人头突然说起话来，这个不寻常的异变让赛莉儿心惊。

“爸……爸爸……”

……爸爸好寂寞……那个世界好冷，你也来陪爸爸吧！你不是最喜欢爸爸的吗？……

“骗人的吧！爸爸你怎么会……”

……我真的是爸爸啊……你看……妈妈不也在这里吗？……

赛莉儿抬起头来看，那名士兵队长竟突然变成了赛莉儿的母亲，她的母亲捧着父亲的首级，一起向赛莉儿倾诉痛苦的意念。

……我的好女儿啊……爸爸妈妈好想你……来陪我们吧……

赛莉儿的父母一边说着，一边拿着剑向赛莉儿靠了过来，自己的父母竟要自己去死的打击让赛莉儿的情绪濒临崩溃，她终于忍不住大喊出声，哭闹地喊说。

“骗人的！这都是骗人的！爸爸妈妈怎么会说这种话，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赛莉儿抱着自己的头跪在地上痛哭着，逐渐，她死去的父母也走到她的面前，她抬头看着父母，用泪汪汪的双眼看着他们，父母的表情仍然像以往一样慈祥温柔，只是，那把高举的剑却是充满冷酷的杀意。

“爸爸……妈妈……如果您们想要这样的话……女儿我……”

赛莉儿似乎无意反抗，像是已经决定接受父母即将给她的命运，她闭上眼睛，低头默默不语，她已经有了对死的觉悟。其实，在过去的时候，赛莉儿就有过‘自己应该在那时跟家人一起死……’的想法，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心头的伤口已慢慢抚平，在赛巴斯达家的日子，已足以成为对失去的幸福的那份补偿，这段日子对她而言，甚至可以说是她最幸福的日子。

可是隐者卡鲁的力量“阎魔镜”，却又挖起了她内心已平抚的伤疤，甚

至使其更加恶化，让赛莉儿甚至放弃求生意志的地步。自我的存在完全被玩弄在隐者的掌心之中，以赛莉儿的力量是无法逃出这个自我毁灭的世界的。

……那只是幻觉！赛莉儿！……

“耶？赛因哥哥……”

突如其来的声音让赛莉儿回过神来，转瞬间，卡鲁的领域开始起了异变，四周的景象扭曲变形，像是模糊不清的油彩，耳边的声音也杂乱无章，这种感觉非常的难受。不过，这痛苦非常的短暂，没多久，这一切的异变都消失了。

“好温柔……”

四周是祥和的宁静，赛莉儿感觉到某个温暖的事物正包围着自己，她想起当年她刺杀亚利时，亚利拥抱着她的那份温暖，现在感受到的这份温暖就跟当年是一模一样的，即使是现在，赛莉儿也一直以为，这份温暖，就是她一直追求的，那份幸福的感觉。

赛莉儿缓缓张开了眼睛，四周的景象已经回复成原来的白雾森林，而自己正被人抱在怀里，那个人就是赛因。毕竟是自己的妹妹，就算是为了自己的野心，他也不会牺牲掉自己唯一的妹妹的。所以，赛因才前来将赛莉儿从卡鲁的领域里解放出来。

“赛……因……哥……哥……”

“那只是恶梦……别怕，恶梦已经过去了……”

赛因安慰着被幻觉折磨的赛莉儿，不过，或许是因为重新经历了一次与亲人间的死别，赛莉儿还是忍不住澎湃的情绪，在赛因怀里痛哭出声。

“……”

赛因不断安抚着妹妹，看着赛莉儿为了逃亡而受的伤，衣服也破了，美丽的脸颊与头发也脏污了，看着赛莉儿，赛因心里也说不出来的愧疚。

现场除了两人之外，还有三个身着全身武装的战士，他们默默地守在两人身旁。他们应该是赛因的部下，而且都有相当的实力，值得注意的事，他们的左肩甲上，都有一朵蔷薇的徽印。

赛莉儿哭了好一阵子，她的情绪总算抚平下来了。不过，一时之间，她也不知该开口说什么才好，这不只是两人分别已久的原故，还有赛因与让她自己及众人遭遇到危机的人也有关系。想到这一点，赛莉儿就不知道该以什么表情去面对赛因。

此时，赛莉儿突然想起了某件事。

“对了！哥哥你的手！？”

赛莉儿突然抓着赛因的左手，在她触碰到赛因的左手时，她就感觉到那“手”并非人类的手腕，表面很硬，毫无肌理的轮廓。

“怎么会……”

“让你吓了一跳吧……我这只左手已经废了，现在衣袖以下的是一只无血无肉的义肢。还有，我的左眼……”

赛因的左眼眸是红色的，与他右眼的蓝色眼眸形成很强烈的对比存在。

“这只眼睛也跟左手一样，是代用品，不过也和人的眼睛一样能看就是了。”

赛莉儿想起刚才看到的那一幕，赛因的手确实被砍断，不过他的眼睛是什么时候失明的，她就知道了。她可以确定的是，这几年她的哥哥确实也吃了很多苦，而且是常人所无法想像的痛苦。

想到这些，赛莉儿就感到心痛，可是，她却提不起任何同情之心，因为其余的众人也同样遭受到赛因的同党的威胁，他们的存在与赛因一样，都是无可取代的存在。赛莉儿硬是忍住心里那些想跟哥哥所说的话，而质问着赛因说。

“赛因哥哥！请你叫那些人住手，即使你是我唯一的哥哥，我也不能坐视米莉亚姐姐、雷碧亚姐姐她们大家陷入危机！请您收手吧……”

“我了解你的心情，但是到了这个地步，一切已经无法阻止了……”

“为什么？他们不是哥哥你的部下吗？”

“你是说姆亚教团那些人吗？其实，他们在我的计划里，只是一道暗棋，一个不能曝光的“协助者”罢了……”

赛因与姆亚教团之间的关系，似乎就如他所言，仅只于“合作”的关系而已。不过这种说法对赛莉儿而言，那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她根本就不了解赛因的计画是什么？姆亚教团又是什么？她所知的唯一事实，就是对自己而言是最重要的一群人正遭逢着危机，而眼前的赛因，似乎就是改变情势的关键。

“我不了解，我真的不了解……家人的仇或许是非报不可的，但是……大家跟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要牵扯他们进来呢？……哥哥……”  
赛莉儿哽咽落泪地说了下去。

“对我而言，赛因哥哥是个不可取代的重要家人。可是，米莉亚姐姐、里奥哥他们对我而言，也是无可取代的重要家人……我……我该怎么办……我不想把赛因哥哥你当成敌人，可是哥哥你却是让大家陷入危机的原凶之一……我真的不知该如何是好？……或许，在那一天，我也该在那栋燃烧的房子里，与爸爸妈妈一起死去才是……”

“赛莉儿……”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我不知道要怎么去面对大家，也不知道要怎么去面对你……”

此时，赛因突然将赛莉儿紧紧抱在怀里。

“赛因……哥哥……？”

“你只要像过去一样，堂堂正正而无愧于任何人而继续活下去就好了。你放心吧！”

“我不会再对那个男人（指艾吉）出手了……”

“真的？赛因哥哥你真的要放弃？”

“……”

赛因一语不发地放开了赛莉儿，他转过身去，背对着赛莉儿，他似乎不想让赛莉儿看到自己的表情，而且，他筹划已久的计划也不可能因赛莉儿就放弃掉，就如他所说的一样，一切已经无法阻止了。

“我不会再对那个叫艾吉的贵族男子出手的，这件事我可以答应。不过，我的计划是不可能中止的，而且也无法阻止了……这就是时代的潮流，时代的巨轮……以前，我们一家的幸福就是毁在那之前，那小小的幸福在那之前是无意义的，是渺小而无份量的。

现在你珍视的那些小小的幸福也是一样的存在……”

“可是……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力……”

“我们一家的幸福不也是毁灭了吗？又有谁理会我们的权力……这几年让我学到了件事，要永远保存自己的幸福，就要将时代的流向掌握在自己的

手掌之中，要作支配者，而不是被支配者！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先得到莫大的力量！”

赛因的左眼散放出璀璨的红光。

“现在，我已经得到足以憾动时代，甚至命运的“力量”了！命运不能支配我，我才是命运的支配者！现在，我要取回所有本来就该属于我们的一切！那就是这个国家，由真王所支配的神圣艾斯卡帝国！”

赛因终于向赛莉儿透露了他的夺国大业。

### 第三十八话 罪与罚

“夺……夺国……夺取帝国！？”

赛因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夺取神圣艾斯卡帝国，这就是这些年来，他所决定的复仇方法。在十二年前，自己的一切被帝国所夺所毁，所以，他也要以相同甚至更甚其上的方式来完成他的复仇大业。这已经不是单纯的仇恨而已，赛莉儿实在无法想像，这些年来，赛因究竟是活在怎样的环境里。

“……哥哥的言下之意，就是要再发动战争！？请您还是收手吧，我不知道哥哥您究竟有多少力量，但是，发动战争只会造成生灵涂炭的惨剧罢了，而且，还会再添憎更多像我们这样可悲身世的孩子罢了！仇恨只会在生出新的仇恨而已~”

“赛莉儿，你大概还不知道，我究竟拥有多大的力量吧？这是足以颠覆时代，甚至支配命运的莫大之“力”！而且……”

“而且？……”

“我有绝对的理由去做这件事！没错，我所继承的血统就是如此告诉我的，这个国家正在等着它真正的主人，神圣艾斯卡帝国，这世界最大的国家的帝位正等待正统的继承者的到来！那个现在坐在帝位上的窃贼很快就得下台了，而且还得为他僭越的罪行付出最惨痛的代价！”

“正统的继承者……”

赛因的话很巧妙地掩饰了一些事实，像是正统的继承者是谁一事就没以明确指出来，以赛莉儿的想法，她以为赛因是在讲‘贵族有辅佐真正的皇帝的义务……’一事。帝国的皇位继承一事赛莉儿并不了解，她也不想去了解这些上位者争夺权力的丑事。可是，她自身血统里隐藏的“真实”是让她没有置身事外的权力的，也就是赛莉儿与赛因一样，都拥有帝室血统的事实。

帝国皇室荣华光耀的表面下，隐藏着许多细数不尽，有关争权斗力的血污历史，十二年前的帝国内战只不过是这黑暗历史曝露在阳光下的部分片段罢了，仿佛诅咒一般，在十二年后的今日，历史又再度渴求着新的血。

“赛莉儿，我并无意将你卷入这一切，在得知你还活着之后，我就有这个想法了。

如果可以，我希望你能离开这里到一个不受即将到来的乱世所害的远方之地……”

过去，赛莉儿的父亲并不想让女儿卷入宫廷的纷争里，所以让她远离宫廷，远离中央，甚至也没告诉这个小女儿她血统的来由与事实，只希望她能无忧无虑地生活下去就好了。现在的赛因，也有点了解父亲的心情，如果自己成功就好，万一失败的话，原本与妹妹无关的灾祸不就会连累到她身上

了吗？

“……你不用管这些事，你就照着以往习惯的生活方式过活下去就好了，你不用跟着我所选择的路走……我只希望你能了解，你的血统是足以让你自傲的，你只要抬头挺胸无愧于天地而一直活下去就好了。”

赛因所讲的话都说完了，于是，他打算要离开了。不过，他之所以急着要离开，绝不只是心里想对赛莉儿说的话都已讲完的关系，而是他察觉到一件事，与赛莉儿会面之后，他的心变得“软弱”了，为成大事就要有冷酷无情般的决断，可是看到妹妹的眼泪，他的决心就动摇了，甚至于支持着他的野心，那份深藏在他心里对帝国的冰冷憎恨也有融化的迹象。不愿被亲情所束缚的赛因只有选择离去一途……

“……”

看着赛因离去的背影，赛莉儿也说不出任何挽回他的话，她只是静静地祈祷着赛因能不再受伤害，以及那未曾蒙面的神能赦免赛因过去所犯的罪，现在所犯的罪，以及未来即将犯下的“罪”。

离去的赛因的背后，还有三名全身武装的骑士跟踪着，其中在最前面的那一名骑士，突然出声说话。

“赛因殿下……您不打算带走赛莉儿殿下吗？”

头盔下的声音竟是悦耳的女声。

“我了解你在想什么？不过，大事未成，如果可以，我希望赛莉儿不要跟这件事扯上任何关系……而且，我也不希望有更多人知道她与我之间的关系……”

“了解……”

这名女骑士的声音隐藏着无比的冷冽杀气，她右手扣上剑柄，迅速转身拔剑，一道回身一击就将她背后一名骑士斩杀，铠甲与包裹其中的血肉被腰斩成两截，血自平滑的下半身喷射而出，看到伙伴被腰斩，另一名残存的骑士转身想逃，女骑士本来想追赶过去将其灭口，不过，赛因扬手制止了她。

“赛因殿下！？”

“让我来……我想确认自己的决心……”

赛因伸出了左手，食指的指尖直指着逃离中的那名骑士的背影。转眼间，他的手腕泛起了黑色的闪电，黑暗的电蛇汇聚在指尖，凝成一颗指头大小的黑球。

“不！不要杀我！”

“你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所以……死吧……”

即使是为他卖命的部下，只要有必要让他死，赛因就绝不犹豫，他之所以亲自动手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有成大事的果断决心。现在赛因决定让他死，对他而言，已经没有任何容赦的余地。顷刻间，赛因指尖的黑球疾射而去，所经之处，空间的景色仿佛被扭曲变形，没多久，这颗黑色的电球就命中了亡命骑士的背部，随即黑球就遽地扩散成更大的黑球，那名骑士的身体完全被黑暗包裹住，随即，黑球又开始缩小，直到消失为止。

那名骑士已经完全消失了，仿佛被黑暗吞噬似的，连一片血肉或碎片也没留下。

赛因以不可思议的力量将那名骑士的“存在”完全消灭，随后，他又以同样的手法将被女骑士斩杀的那名骑士的残骸消灭地无影无踪，地面上仅留下了两个凹陷的半圆地穴。被“黑暗”所触碰到的任何物体都完全消失了。

“这样一来，所有知道我的“弱点”的人都不存在了……”

“不！还有一个！赛因殿下……”

那名女骑士顿时单膝跪了下来，她还将剑抵在自己的脖颈上。她似乎认为，自己也是知道赛因的“弱点”秘密的人之一，既然赛因想抹杀掉这些人的存在，自己也因该自动“消失”。为赛因而死，对她而言，似乎是毫不需要犹豫的事。

“属下不能再为赛因殿下作事了……”

“住手！”

像是在变戏法一般，女骑士的剑就被赛因夺去，更不可思议的是，那把剑竟然在赛因的左手里像是被风化般变成灰尘。赛因的左手似乎不是普通的义肢，它不仅能动，还拥有不可思议的可怕力量，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制造这种义肢的技术，这是指一般已知的情形。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这义肢，是赛因自姆亚教团里得到的力量之一，也只有这个组织拥有失落的太古技术能办的到。不过，为了达成自己的野心，赛因所拥有的“力量”还不只如此。

“殿下……”

“何必急着死呢？你的存在岂是与那些人相提并论。”

“为了赛因殿下，我的命随时都可以舍弃！”

“那就为了我，好好保存你的命吧。我能够信赖的人，除了雪儿你以外，实在也不多了……”

“……遵命！”

被赛因唤为“雪儿”的女骑士恭敬地向赛因行了礼，由赛因的态度来看，两人的关系似乎菲浅，两人似乎有“长官与部下”的关系以上的情谊存在，就如赛莉儿的存在对赛因的意义一样，这名叫作“雪儿”的女骑士似乎也是赛因的“弱点”之一。

“走吧！看看是否还来得及……”

“殿下还是想放过他们吗？可是教团的隐者大人并不是个容易妥协的人。”

“就尽人事吧！如果来不及的话，那也是他们的命运……”

“一切都谨照殿下的意思……”

即使赛因有意要放过艾吉他们，但是，在广大的白雾之森里要找到隐者的所在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何况，所有的人都已经落入了卡鲁的“术”里，就算找到卡鲁，现在才解开“阎魔镜”的力量还来得及吗？

陷入卡鲁的“术”里，就如同陷入无底泥沼一样，在那似真非实，似虚非真的世界里，就好像一场醒不过来的恶梦。里奥的恶梦，是面对他过去所犯的“罪”，虽然以情况来说，那是正当防卫，但是在里奥心里，那却是无可饶恕的罪，隐者的阎魔镜就是作用在此，刻意去强化里奥的罪己意识，在他眼前那个被他所杀，而现在要拿斧头报仇的男人，其实就是里奥罪己之心的化身，在他极深的意识深处，确实有“自我制裁”的念头存在着。

“你不仅杀了我，还让我的女儿认贼作父……但是……”

那男人的嘴角露出了诡笑。

“……但是，你仔细看看吧，我的女儿已经认清你的嘴脸了！现在，她已经来这里，要为我报仇了……天理伸张的时刻到了……”

那男人让开了路，里奥顿时发现，艾兰竟然就站在那男人的背后。那孩子在颤抖着，失去表情的艾兰的脸在抖动着，仿佛澎湃的情绪正在翻弄着



她那张人偶般的脸。

“艾兰……”

“爸……爸爸……里奥……爸爸……”

听到艾兰还在叫里奥“爸爸”，她的生父忿怒地对她怒吼着。

“你这不肖子！还在认贼作父！你忘了吗？那个人就是杀害爸爸的凶手啊！你忘了吗？那一天，溅在你身上的那些血……”

“不……不要啊——！爸爸！爸爸！”

艾兰顿时惊慌哭号起来，爆发的情绪让她人偶的面具破碎了，看到艾兰哭号悲伤的样子，里奥不禁想起那一天，他斩杀了艾兰生父之后的情景。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里奥自责也改变不了事实，他以前就曾想过，迟早有一天艾兰会回复当年的记忆，到时候，他该怎样面对艾兰，以及自己要如何赎罪呢？

“凶手……你杀了爸爸……凶手！”

艾兰的记忆似乎已经回复了，在卡鲁的力量之前，艾兰不管再怎样将自我的心封闭住，卡鲁都能将那“壳”粉碎。现在的艾兰，受到生父的怂恿，她走向前去，将里奥丢弃在地上的剑举起，它拖着剑一步步走向了跌坐在地上的里奥。

“……”

里奥无言地闭上了眼睛，以前他就有过这个想法，假使有一天艾兰回复了记忆，而且还想要报杀父之仇的话，那时，他就会坦然赴死。现在，那一刻似乎已经到来了。

“我的女儿，杀了他！”

艾兰用尽全身的力量向里奥砍杀而去，不过，她的力气不够，剑是砍中了里奥的肩膀，但是伤势并不重。此时，艾兰又跨在里奥胸口，躺在地上的里奥一点反抗的意愿都没有，艾兰用双手掐着他的脖子，里奥也不愿意反抗，他静静地等待着自己的死期。

咻……咻咻……

森林里吹拂着风，抖动的树梢发出了枝叶磨擦的响声，仿佛在见证着这场惨剧，做出无力改变现况的呻吟。

这悲伤的意念，也传达到雷碧亚的身边了……

“森林在骚动着……这是？”

“大概是里面的人都死了的关系吧……呵呵……你还有在乎他人安危的余裕吗？先担心你自己吧！”

“住口！飞燕剑！“燕返二连”！”

切裂大地的疾风剑气以弧形轨道袭向苍云，但是，身手矫健的苍云却能轻松在两道猛锐如锋的剑气波之间穿缩自如，仿佛只是碰到路边的绊脚石似的。

### 第三十九话 被风吹灭的火炎

闪过“燕返二连”双重冲击波的苍云，仍然以漫不经心的态度与雷碧亚对峙着，不过，此时他的语气已经有失望的感觉，因为，雷碧亚似乎已经到了极限了。

“你只剩这么点能耐了吗？你手中的那把神器似乎也没力了，连火光都消失了，连“火”之力都丧失的话，神器也不过是把寻常的凡剑罢了……真遗憾，我连“风”或“雷”的力量都还没用上……”

“多嘴的家伙……”

雷碧亚也未加否认，刚才的“燕返二连”，其实就是她的炎剑技 - 飞燕剑·改里的“翱翔二刀破”的原型。使用神器本来就会耗体力气力，神器持有者往往会在过度使用神器之后，常突然间被极大的疲劳所袭，气力的消耗的影响往往比肉体的疲劳还要来的严重的多。现在的雷碧亚，似乎也快到了她所能负荷的极限了。

“尽量放马过来！我会如你所愿，用大陆最强的火焰将你烧成灰烬！”

即使到了极限边缘，雷碧亚仍有不屈的斗志。

“那我可要好好见识见识了，嘿……”

“接招吧！红莲一剑！”

弗雷姆的炎光又再度切裂了大地，雷碧亚似乎仍有足够的力量发挥神器的力量，但是，火气的剑波是切裂的地表，但是炎气却没有随着裂隙爆炸。以左右移动躲开冲击波的苍云也立即明白，刚才那一剑已是雷碧亚的极限了。

“游戏结束了……”

“还没——！”

雷碧亚对近身上前的苍云又斩下一剑，这当头劈下的一击足以斩裂岩石，但是苍云却在剑刃即将砍到他的脑袋的瞬间，用双手合掌将这一击硬是接了下来。被空手夺白刃的同时，雷碧亚也已是破绽尽露。

“龙天无双 - 连龙牙壹式“轰山”！”

啪啊！砰轰隆——！

接近雷碧亚身前的苍云在一瞬间发出两道攻击，他上击的右掌击中了雷碧亚的下额，击力之大还让雷碧亚的身体浮了起来，几乎是同一时间的连续动作，左手的肘击又击中了雷碧亚的腹部。顿时，雷碧亚像断线风筝般往后飞去，在地面上滚了几圈才停了下来，刚才那一击让她的肋骨断了两根。

“受死吧！这是最后一击了！”

苍云快步冲刺，其劲势仿佛袭卷大地的狂风，在即将来临的风暴之前，雷碧亚的生命就如同风中烛火一般摇摇欲坠。胜到重击重创的雷碧亚仍拼命站了起来，她开始舞动身子，舞起像是仪式一般的剑舞。

“苏醒吧……舞动豪炎之舞……掀起破亡之风……”

转瞬间，炎剑又激发出炙的火光，火光绮丽万千，围绕在雷碧亚四周的火炎，也仿佛有生命般随着雷碧亚舞动着。苍云不自觉地停下了脚步，他想不到雷碧亚竟还残存着这样的力量。

“焚毁一切……火焰的六芒星……”

舞势由缓转强，雷碧亚反手持剑，像是在微和的风中突然刮起暴风似的，雷碧亚连续斩出了六剑，地面立即被刻划出六道着火的痕迹，六条火线构成了六芒星，站在星芒中央的雷碧亚高举着炎剑，以孤注一掷的觉悟将弗雷姆插入了大地。

“化为灰烬吧……在狂舞的飞炎当中……奥义“苍炎六星剑”！”

轰轰轰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

六角星阵喷出冲天的炎壁，六道炎壁彼此交融而开始回旋转动，顷

刻间，雷碧亚的四周就产生了一道火焰的龙卷风。龙卷风将四处的一切事物吸入烧毁，破坏的炎壁也不断急速扩大中，狂风与炎势将树木连根拔起，被卷入空中烧化成灰，地上的一切都逃不出火焰旋风的破坏范围，地上的苍云也被火焰的暴风吞噬了。

这道冲天的炎柱，在白雾之森外也清晰可见，白色的雾气仿佛云海，而火焰就像是飞升破空的火龙，云海被突破，火龙旋绕着云气冲天飞翔。白雾之森里正发生的异象，这一幕正好给黄龙圣骑士团的一支十数人的骑兵集团给看见了。

“森……森林喷出了火柱！？”

“一定是发生什么事了！我们快去向法斯特将军报告！走！”

如果这一幕是法斯特在现场亲眼目睹的话，他多少也会联想到，这件事是谁的杰作，会在森林放火，还能造成这么大的火柱，除了他的未婚妻之外，还会有谁？黄龙骑士们全都离开去寻找法斯特了，结果他们并不能给予森林的众人们即时的援手，不过，就算他们进了森林，恐怕也会陷入“术”中，成了隐者手上待宰的羔羊。

兹兹……兹……

余火仍在烧灼着焦化倒地的树干，狂炎暴风已经平息了，雷碧亚伫立在方才风暴的中心点，刚才那一击已经让她精疲力尽。炎剑弗雷姆插在青葱的圆形草地上，这里是龙卷的中心处，为火焰未能波及之处，但圆阵以外，四周的大地完全成了焦土，树木烧化成黑炭，大地泛着焦烟，在“苍炎六星剑”的破坏范围内，所有的一切都被烈火烧灼，狂风撕裂，仅存的只有了无生机的焦黑大地。

“结束了吗？应该是结束了，不可能有人能在火焰风暴中存活的……”

雷碧亚已经无力再战，起玛，她已经无法再使用炎剑的力量。所以，她真的希望对手已经在刚才那一击下化为灰烬了。

“哼哼哼……这样……就想要我 - 风与电的支配者 - 苍云毙命吗？”

世事总是与愿违，教团的魔将似乎不愿意在与火系魔法“火焰风暴”同级威力的“苍炎六星剑”下，划下人生的休止符，相反地，能见识到这招拥有如此强大破坏力的必杀技，魔将苍云反而被激发了更高的战意。

“先见识我的“风”吧！”

刮啊啊啊~（风啸声）~！

顷刻间狂风大作，现场顿时飞沙走石，仿佛台风突然来临的模样，残余的火势在一瞬间就被吹灭，地上的焦烟，弥漫的雾气都辈这股突如其来的狂风吹散。强风让雷碧亚睁不开眼睛，更让她站不稳身子，她必须抓紧剑柄才有办法在狂风中撑住。

这场风暴持续不到二十秒的时间就平息下来，等到雷碧亚睁开眼睛之时，地面上的一切都被一扫而空，断树残枝都被吹散至远方，雾气被吹散，抬头一望，在白雾之森里竟能看见难得一见的碧蓝天际。但是，雷碧亚并没有这样的雅兴，因为，苍云终于卸下了武斗家的面貌，展露出姆亚教团八魔将的真正实力。

“你应该感到光荣的，因为，你是我获得这力量以来，第一个运用在实战上的对手，真不亏是“英雄天武会”第十二届的优胜！”

“这是什么力量？……术士……还是……”

刚才的“风”，以人类的技艺是不可能制造出来的，以雷碧亚的知识来

看，除了神器外，就只有魔法能办得到了。不过，以目前她所知的情报来看，对方的力量应该是魔法的力量，因为那名少年模样的术士不仅非优希亚教廷的人，他更无视术士的制约滥用魔力，这个教团应该是一群无视世间法理的术士集团，雷碧亚有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其实也是与事实最接近的一个结论，姆亚教团本来就是与优希亚教廷对立的一个组织。

“苍炎六星剑，将战技与神器的力量做最大的结合，所以才能相辅相成，发挥出如此大的力量吗？我的“气龙盾”差一点就被击破了……”

苍云身体四处的风，像是有意识般一直围绕在他的身体旁，而且，苍云的手腕背面还泛起了浅绿色的光之图腾，不只是手背处，还有雷碧亚看不到的背面也有相同的现象，那并不是他的皮肤在发光，而是浮在其上，这样的图腾，还出现在他的左脸颊上。看起来，就像是边境民族的临战刺青一样。

风雷的苍云，又如其名，他能够操纵“风”与“雷”的力量。这力量，是他脱离师门，加入姆亚教团才获得的力量。苍云并没有术士的资质，以目前的状况来看，姆亚教团在魔法的研究的成果上，确实远超过目前所知‘魔法要有术士资质的人才能使用……’的常识。教团似乎已解开了术士与魔法的秘密？

“人类的技艺竟然能到达这番境界，实在是难能可贵！身为拳士，你既然以“礼”相待，我当然也得以“礼”还之。不过，以你的状况，我想你也接不了一招吧……”

“罗嗦！尽量放马过来，本小姐会让你见识我身为剑士的意志！”

虽然自知自己身体的状况，不过，雷碧亚仍然不愿示弱，仍逞强应战。对她而言，投降、屈服是种远比战败还要可耻的事情。

“虽然杀一个无返手之力的弱女子是件很乏味的事，不过，要是不杀你，卡鲁他又要罗嗦了……我敬重你身为剑士的实力，我会施展全力，让你见识一下，结合魔力与武技所得到的绝大力量！”

话一说完，苍云就合掌于胸，双眼闭目，顿时，围绕在他身上的风逐渐转强，没多久，苍云脚竟然飘空离地数寸，像是被无形的风所扶起似的。

“他居然能飞在空中……”

““天翔龙法”，这是与风系魔法“天翔”一样效果的技巧。自古以来，自上空攻击本来就占优势，更何况是飞翔入空，那更是占尽优势！而且浮空之后，不仅不受地形影响，速度也更快……你可以放弃反抗了……”

“不过像是苍蝇一样会飞就扬扬得意！”

“尽量逞口舌之能吧……”

苍云无视雷碧亚的挑，纵身一踏，便向雷碧亚疾飞而来。他伸出双掌，身形开始回转，像横向移动的龙卷风一般。

“好快……不过我不会认输的！飞燕剑奥义 - 连剑飞燕乱舞！”

雷碧亚主动冲上前去，以仅存的力量发挥最大的速度与力量，举剑就向螺旋尖钻斩出一击。她舍命的一击纵然是猛烈快速，但是一触及围绕在苍云身上那道强猛的回旋气流的瞬间，弗雷姆就被弹开来了，剑势中断，接下来的连番斩击也无从连结了。

随即，苍云刚烈的双掌重重地击在雷碧亚的胸前，刚掌爆击的声响盖过了胸骨齐断的声音，雷碧亚口吐鲜血，向身后飞去，滚落在地上数圈后才停了下来。不过她还残留着剑士的骨气，手中的弗雷姆仍未脱手，但是此时的雷碧亚已经没有继续战斗的能力了，刚才的重创更随时会要了她的命。

“龙天无双 - 风劲 - 龙卷掌！没有当场死亡，你实在是个难得的对手，不过，基于义务，我还是要你的命。”

一击成功的苍云双手交抱而浮在半空中，刚才那一击没有让雷碧亚当场毙命，对于她的意志力，苍云也深表佩服。不过，身负任务的关系，苍云也不得不给这位难得的好对手致命的一击。对于自己所得到的“力量”在初次实战就获捷，苍云亦是自信满满。

“呜……只能到此为止了吗？……对不起……艾吉……赛莉儿……大家……”

鲜血不断自雷碧亚口里涌出，她几乎已经说不出话来了，虽然伤痛让她痛苦，对未能帮助大家也感到愧疚，不过，雷碧亚心里也有一种解脱的感觉，就等待前来的苍云给她最后的一击，一切就结束了，所有的一切就跟她无关了，雷碧亚明确地感觉到‘死是一种解脱……’，此时，雷碧亚又想起了一个感到歉疚的人。

“抱歉……我一直给你添不少麻烦……法斯特……”

虽然两人时常吵嘴，不过，法斯特对雷碧亚的生命而言仍然是重要的人。这句一直埋在心里的话，雷碧亚一直很想跟法斯特说，可是傲气的雷碧亚始终是说不出来。不过，雷碧亚似乎没有说的机会了。

苍云来到了雷碧亚的身旁，他蹲下来跟雷碧亚说着。

“你是个好女人，也是个好剑士！可惜，我有我的立场……”

苍云用手指扣住了雷碧亚的咽喉，只要他一施劲，就可以捏熄那微弱的生命之火。

“……”

在临死的瞬间，雷碧亚的脑海里已是一片空白，这是对死亡的觉悟。不过，命运之神仍然眷恋着她，现场出现了“第三者”。

“杀一个濒临死亡的女人有趣吗？”

“你是？……是你！”

苍云一时想不起来这名不请自来的白发年轻人的身份，在想了一会，他才想起，这个人是与“目标”一同逃走的人。令他讶异的是，这个人竟然能从森林里走到这里来，难道他没有受到卡鲁的“术”的影响吗？

“难道……卡鲁失手了！？”苍云的心里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那女人放着不管，她自然也会死，既然都会死，不如省省力量和我交手吧！我保证！你绝对不会感到无聊的~呵呵~”

倒卧在地上的雷碧亚转过头来看着那个人的身影，她的视线已经模糊，不过，那头银白的头发仍勾起了雷碧亚的记忆。眼前的银发青年，确实就是被米莉亚带者一同逃跑，那名才见过一次面的神秘旅行者 - 韩。

这是雷碧亚最后的意识，随即，她就昏厥过去了。

## 第四十话 解放！灵魂的枷锁

“我先扭断这女人的颈子，再跟你交手不也一样吗？……”

韩的挑衅不仅对苍云无效，苍云反而想尽快动手，免得夜长梦多而再生枝节。可是，就只在那一瞬间，在苍云的注意力集中在他扣住雷碧亚颈子的手掌的瞬间，韩竟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冲到了苍云的面前，右手如爪向苍云

袭来。

“气龙盾！”

在苍云的面前，空气凝聚成无形的盾墙，在这道大气之壁前，即使是雷碧亚的烈炎也无法伤其分毫，但是，韩却粉碎了苍云的自信，韩的爪击击溃了气龙盾，甚至不减其势直取苍云的头。在千钧一发之际，苍云侧身躲开了爪击，而后跃重整体势。

“别在我面前杀女人……”

“果然，你是来救她的！既然如此，你也得死了。”

在“天翔龙法”的发动状态下，苍云以浮游在空中数寸的高度向韩攻击而来，身为武斗家的苍云对近身战有绝对的信心，如波浪一般连绵不断的拳脚组击攻击向韩破绽百出的身体，在苍云眼里，韩根本是近身战的外行人，他分不清攻势的虚实，身体硬生生吃了好几拳，韩简直成了活体沙包。

“这是最后一击啊！”

苍云再补上一击斜上掌打，准确地命中韩的下额。掌劲之猛，苍云有自信连熊的颈骨都能折断。但是，理当颈椎折断而死的韩竟然不在乎对着苍云笑着，那眼神是“非人”的眼神，那笑容，隐藏着野兽在玩弄着猎物的残酷。

“嘿嘿……”

“可恶！有什么好笑的！”

感觉到自己被嘲弄的苍云又主动攻击，就算对方很耐打，但毕竟只是个外行人，自己只要加把劲就可以致他于死地的。但是，那个“外行人”却以双手接下了每一道攻击，他的动作在苍云眼里仍是个外行人，韩之所以能接下自己的攻势的原因，完全是靠自身的反射神经。

“怎么了？技穷了吗？那就换我吧……”

韩停下了防御，转而主动攻击，他架开了苍云的拳头，而还以一道刚猛的铁拳。苍云见拳势凶猛，双手交抱防御，顷刻间，“风劲”发动，浅绿色的光纹浮现于体表，“气龙盾”凝结于胸前，虽然无法完全挡住攻势，起码也可以暂阻其势。这样被动防御并不合苍云的本性，他趁机反攻韩。

“龙天无双·连龙牙贰式·旋风！”

苍云以左脚扫腿，击中韩破绽百出的下半身，顺着其势，苍云又接续转身里拳，命中了韩的面颊，拳击才刚爆响，苍云又持续回旋的体势，身体轻跃，在空中以旋风腿狠狠踢中韩的头部。这些动作连续而无破绽，三个回旋攻击仿佛由地面突然卷起的螺旋暴风，将被卷入的一切撕裂粉碎。

“嘿~怎样！？”

刚才的连击，确实都命中了韩，而且最后那下旋风腿更是命中了太阳穴，对脑部直接造成冲击，这是不小的重创，对手没死的话，短时间内应该也是行动不能了。

本来，结果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在苍云落地重整的同时，一个黑压压的影子赫然出现在头顶之前，那是一只高举的脚，韩用脚跟如铁锥般轰向苍云的脑袋，反射状态发动的气龙盾如薄纸一般被击破，苍云辅以双腕交叉的十字防御挡下了脚跟大患，冲击力之强，让苍云感到手骨欲裂。

“走开——！”

苍云怒喝一声，重组的气龙盾将身形不稳的韩震开，想藉机拉开距离，但是被震退的韩却顺势后翻，用力踏地，以这股冲力攻向苍云。踏脚处飞沙

滚滚，可以想像冲击力之强，无形的气龙盾再度被撞散，其后的苍云不得不再退后。

“想逃——！？”

韩又不死心地追击，他飞扑而至，指若五爪直取苍云，虽扑了空，但是其余势仍击碎地面。在地面上无论怎么退，韩总是不死心地追杀而来，他索性乾脆飞到天空。

“呼呼……呼……什么家伙……”

到了空中，苍云总算有喘息的机会，但是刚才韩的连番攻势仍让他心有余悸，那根本不是什么武术，也不是战斗，而是野兽在猎杀逃逸的猎物，苍云甚至这么认为，韩根本是披着人皮的野兽。那双血红的眼睛之后，隐藏着“非人”的杀气。

“我的力量，无法打倒那个人吗？……”

韩的存在，让苍云的自信产生了裂痕。

“开什么玩笑！我不可能输的！那家伙充其量不过是个“人”，而我拥有的是超越人类的力量！超越人类者怎么可能输给人类！我一定会赢的，哈哈~最后胜利的人一定会是我！我不可能会输给“人”的！”

昔日的一场败战，将他的自信与自尊被粉碎无遗，苍云不惜叛离师门而换取到的力量，那力量对他而言，是支持他那破碎自尊的存在。在一雪前耻，取回原属于他的自尊与自信之前，他是不能败的，更不能败在“人”之前。不管如何，苍云已决心必定要杀败韩，他孤注一掷，要解放体内那道连自己都尚未完全掌握住的绝大之力了。

“玩真的了……呵呵……不过，你很快就会知道，任何力量在我面前，都是多么可笑的存在……”

对于韩而言，在他面前杀害女人似乎是个禁忌，不过到了现在，雷碧亚的存在对他而言已经不重要了，战斗与杀戮已经填满了他的意识，对他而言，这就是他唯一的存在，一个无须质疑的事实。对双方而言，这场战斗非战到某人断息死亡之刻，否则就没有停止的理由，一场生死的战斗开始了。

雷碧亚的败阵，代表着所有陷入卡鲁术中的人再也没有生机可求的了。艾吉被痛苦的过去与自卑所束缚。面对着自己的罪，里奥也失去了活下去的意志，宁愿死在女儿艾兰的手中。而米莉亚的情况呢？

在无止尽的黑暗中，天空泛着血潮般的极光之幕，在那里，马克威尔正用手掐着自己亲生女儿的细颈，欲将她置之死地。

“早知道如此，当时我就应该让你被龙人杀死的！”

“爸爸……”

当时，马克威尔为了救唯一的女儿，奋不顾身向龙人刺出一枪，虽然导致自己身亡，但是，后来米莉亚一直以为，父亲是因为爱她才如此做的，这样的结果，他一点都不后悔。但是眼前的马克威尔却要她死，而且为当时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这一点，让米莉亚不禁怀疑，自己所认为的都只是一厢情愿的自以为是。她感到迷惑，并为自己的自私想法感到忏悔，而马克威尔的举动，是她应该接受的惩罚。

“死吧！死吧！哈哈！”

“如果爸爸这样想的话……女儿我……”

在马克威尔死后，每次想起父亲的死，米莉亚总是有种徨的感觉，那不是悲伤，也不是憎恶，而是种充满徨的犹豫。她想爱父亲，想同情他，为

他流泪，但是，在那同时她也不自觉会想起那些因父亲恶业所苦的人们，想到这些人暗地不知流了多少血泪，米莉亚甚至会不禁憎恨起父亲。但是，不管他是怎样的人，终究还是自己的父亲。

这样的罪己意识，便被卡鲁所利用，阎魔镜刻意创造出来的幻象，强化了人的罪己意识，米莉亚的犹豫与彷徨，被扭曲变形，让米莉亚不得不相信，那根本是自己的罪，她甚至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

“对不起……如果爸爸真的无法原谅女儿的话……我愿意死在爸爸的手下……如果……这样可以做为我爱您的证明……的话……”

抱着赎罪感，米莉亚放弃了求生意志，打算在马克威尔手下受死，而马克威尔也是毫不留情地掐着她。在一切似乎都没有转机的时候，马克威尔突然有了异变，他突然抱着自己的大喊大叫，随即米莉亚的身体发出了浩瀚的光，马克威尔，连同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消失了。

在这异象发生的同时，其余受“阎魔镜”所苦的众人的情况也有了变化。

“我……呜……我是废人……我是弑父的罪人……我……”

艾吉痛苦地瑟缩在地上，面对眼前的父亲的指责，他一点反驳的余地也没有，凡事总是优柔寡断的艾吉本来就有强烈的自卑感，他犯的过错，以及自卑感让他质疑自我的存在价值。此时的艾吉，已有人格崩溃的征兆。

此时，突然间的一道强光，让四周的景象像玻璃一般破碎殆尽，瑟缩在地上的艾吉也感觉到一股温暖意念的存在，一只手安抚着他颤抖的背部，以温和的声音安慰着他。

……抬起头吧……看着你的父亲……听一下他的声音吧……他已经原谅了你……

之前，艾吉就感觉到身体像是被枷锁禁锢似的，他根本就不敢抬头，但是，他身后的那个女人仅仅几句话就解开了那个被称为“罪”的枷锁。要解开罪恶的枷锁，需要名为“宽恕”的钥匙，她所说的话对艾吉而言，就代表着宽恕与赦免。

“父亲大人……”

“什么都不用说了，我的儿子，那不是你的错……”

转眼间，有如旭日东升一般，一道强光自地平线射了过来，一切都被光所包容，艾吉几乎张不开眼睛，即使闭着眼睛，他也感受的到刺目的强光。没多久，刺眼的感觉消失了，当艾吉再度睁开眼睛之时，四周仅有缭绕的雾气，景色仍是终年雾水不散，云烟弥漫的白雾之森。

“刚才的是……米莉亚小姐……”

艾吉感觉的到，刚才在他背后安慰着他的女孩，就是米莉亚，很不可思议的是，对于这个想法，他一点都没有怀疑，仿佛有人告诉他似的。

艾吉的想法确实没有错，刚才帮助他脱离幻境的人确实是米莉亚，但是，就连米莉亚也不清楚，为什么自己会出现在那里，而且，当她出现时，她就感觉到自己究竟该做些什么事。此时，米莉亚又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在那里，她看到艾兰坐在里奥的胸口，用小小的双手掐住里奥的脖子，她的脸上，有着与她年龄不合的憎恨表情。米莉亚走近两人的身旁时，突然间，她听到了一阵哽咽的哭泣声。

……呜呜……呜呜……

在两人身旁，还有一个模糊的人影，仔细一看，她竟是艾兰，与想杀



害里奥的那个艾兰不同，她一直哭泣着，就像个普通的无助孩子。

“放开你的手吧……你的爸爸很痛苦呢……”

“可……可是……他杀死了爸爸……他……”

“那你又为什么要哭呢？”

“我喜欢里奥爸爸……可是……爸爸一定要我为他报仇……我……”

“是吗？那我来劝你的父亲吧……”

米莉亚走到艾兰生父的面前，她可以感受的到，那负面情绪是多么地强大，像是火海般的炙热，又有如北风般的冰冷，有时又有如刀割般的痛苦。

“大叔……请您原谅那个人吧……您应该感觉的到，对于那件事，三少他是多么地悔恨……他的罪己意识让他受了多少折磨……”

“我要他死……我要他死……我的女儿啊！杀死他……”

艾兰的生父只是不断在逼迫着艾兰，完全无视于米莉亚的存在。此时，米莉亚突然看到他身上某到微弱的波动正隐隐约约地散发出来，米莉亚发现了一个事实。

“你……你并不是小艾兰的父亲……你只是个禁锢着他父亲意识与灵魂的牢笼，一个被人操纵的邪恶傀儡……消失吧……我要与那孩子的父亲说话……”

米莉亚的话宛如神谕，有着艾兰父亲外貌的傀儡像是沙塔般崩溃了，在那其中，浮游着一个如烛光般微弱的光团。而后，米莉亚将那光团用双手捧着。

“您是为了守护自己的孩子才一直待在她身边的，可惜您的意念却被邪恶的意识所掳……现在您可以自由了……”

米莉亚向天张开了双手，那光团便向天空飞去，随即像烟火一般散开，飞散在天空的光点飞舞入空，随即又聚集在地上，缓缓构成一个人形，那是艾兰的父亲，在他死后一直残存在她身上的思念，在不可思议的力量的协助下，他终于挣脱隐者的掌控，而得以出现在米莉亚的面前。

## 第四十一话 融化的憎恨之冰

解脱了邪术的掌握，得以现身的艾兰之父，其面貌已不再像方才充满怨毒与愤怒，不过其眉宇之间，仍然带着哀痛与悲伤之气。

“大叔……我……”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艾兰之父语重心长地吐述着心中的话。

“我很想原谅他，不！那件事他并没有错，那是他的职责，我们也是，我也是为了挨饿的家人才会挺而走险，联合盗匪集团去抢军粮。结果如此，我也没什么好怨的……他如此照顾我的女儿，我反而应该感谢他……不过，我就是无法停止去恨他……”

“您这么恨三少吗？……”

“如果我对他没有恨，我怎么会 被邪术所惑。我不是圣人，不管有什么理由，不管那一方是对是错，被杀的一方是不会心甘情愿就这样放弃怨恨的……”

米莉亚无法说服艾兰之父放弃对里奥的仇恨，一时间，米莉亚也无话

可说。此时，一个女孩的哭泣声回汤在四周，那是艾兰的哭泣声。

……呜呜……呜……呜……

“报仇……我要报仇……我要杀了爸爸为爸爸报仇……”

艾兰流着满面的泪水，用手掐着里奥的脖子，憎恨与悲伤的感情在她体内翻腾不息，她不想伤害最喜欢的里奥爸爸，却又不得不为生父报仇。一个年幼的孩子就得面对这样的抉择，实在不幸。

“大叔，您听不见艾兰的哭声吗？您也感受不到那孩子的心情吗？”

“艾兰，你……”

看着那孩子，艾兰的生父终于了解了她对里奥的心情。

“……原来，你是那么喜欢那个人啊……你对他的感情不仅是对一个父亲而已，还有父亲以上的思念……”

“我没有立场要求您放弃憎恨，不过，我想您也知道，憎恨是不会带给任何人幸福的，憎恨只会产生新的憎恨，将人带入更深的痛苦中……”

“我……我带给那孩子痛苦吗？……我……”

“我以为，您的意志之所以能一直跟随着那孩子，并不是为了要憎恨三少吧，而是为了要守护艾兰，希望她能幸福……”

米莉亚的话让他有些动摇了，他的憎恨或许无法消除，但是为了活着的人的话，这样憎恨下去是恰当的吗？

“我……我该怎么做呢？”

“您只要叫那孩子住手就可以了……”

艾兰的生父走了过去，看着最爱的女儿被迫做着她所不愿做的事情，他只语气平淡地对她说了一句话。

“够了，艾兰……”

他劝艾兰住手，但是，艾兰仍然没有松手的迹象。

“他是……爸爸的仇人……他是……”

“住手吧……我的孩子……”

他动手想拉开艾兰，但是，他的身体根本碰触不到艾兰，这是生者与死者无法超越的壁。看着艾兰，他不禁想流出泪来，但是他却没有泪，他只是个残留的意识，在不可思议的力量下得以重新出现的人形幻影。

“住手！你可以住手了！你听不见爸爸的声音吗？你感觉不到爸爸的思念吗？可以了，不要再做下去了！”

他抱住了艾兰，虽然他无法触碰到她，但是，他仍想抱住她，想将自己的声音传达到她的耳里，将自己的意念传达到她的心里。很不可思议地，艾兰似乎听到了他苦苦哀求的声音。

“爸爸……爸……”

“艾兰……”

也不知道艾兰是否听到了她生父的声音，可以确定的是，她确实感受到了他的思念。

他父亲传达给她的不再是憎恨的意念，而是爱。仿佛解脱了似的，艾兰安祥地睡着了，趴在里奥身上的她，看起来是那么地幸福。

“对不起……让你受苦了……”

“那孩子真是幸福，因为她有两个如此爱她的父亲。”

艾兰的生父终于放弃了憎恨，他对女儿的爱覆盖了憎恨的情感。不过，对于这孩子的未来，他仍然是感到忧心忡忡。

“可是，那可怜的孩子已经无法再像正常的孩子一样了，而且，她还想起了一切。

这样的话，她还能得到幸福吗？”

“我相信一定可以办得到的，一定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所有的人得到幸福，只要相信，这一定不是办不到的事的。”

“只要相信吗？”

“嗯~”

在米莉亚以微笑面对着他的时候，艾兰的生父感觉像是在面对着浩瀚的光，那是多么地闪亮，但是被包容在其中，却感觉到无比的温暖与安心，恐惧消失了，憎恨也消失了，仿佛一切的存在都无所谓了。

咻咻……咻……（风声）……

卡鲁创造的境界已经消失了，一切又回复到白雾之森的景象。在一棵树下，里奥抱着艾兰，静静地睡在那里，刚才经历的恐惧与痛苦仿佛不曾存在似的，他们两人的睡脸，根本感觉不出曾经历过一场可怕的恶梦。

“嗯嗯……嗯……”

寒冷的雾水滴醒了里奥，他一醒来，就发现艾兰躺在他怀里，正安详地睡着。刚才经历的事他并不是不记得，只是比起恐惧，他心里已被更大的安心感填满着。抱着艾兰，感受着彼此的体温，里奥想时间若能就此停在这一刻该有多好。

此时，里奥突然注意到眼前不远处有个人影，那是个女人的背影，没多久，这个若隐若现的幻影就消失在雾风之中了。

“米……米莉亚！”

虽然没有看见幻影少女的面貌，里奥仍非常确定，那是米莉亚的幻影。一时之间，他还以为自己是不是眼花了。此时，安睡在里奥怀里的艾兰似乎是睡醒了。

“艾兰……”

里奥仍有些忐忑不安，他不知该用什么脸去面对艾兰，这孩子是不是已经忆起了一切？假如是的话，自己又该以怎样的态度面对她呢？里奥实在没有自信去处理这样棘手的问题，不过，等到艾兰醒来的时候，他就知道，一切都是多虑的。

“噫？是爸爸你……早安……”

现在并不是道早安的时刻，不过，里奥仍激动地抱住了艾兰，甚至流出泪来，那是敢动的泪水，因为，刚才他看到了不可思议的景象，艾兰竟然笑了，像个普通孩子一样笑了。里奥高兴地甚至把艾兰高高举起，满心欢喜地到处打转。

“爸……爸爸……”

里奥的举动让艾兰不禁羞涩地脸红起来，她觉得爸爸怎么还像个孩子似的，不过看到艾兰脸红的样子，里奥反而更为高兴。

“艾兰，你也能害羞地脸红了耶！真是太好了！哈哈~”

看到艾兰终于从人偶回复成人，里奥是最高兴的人。在他眼里，艾兰的笑容就像太阳一样地耀眼，比宝石还要珍贵的存在。高兴之余，他也一时忘了助他们脱离“阎魔镜”的威胁，更促成一切往好的方向发展的人的存在。刚才米莉亚还活生生地站在那里，现在却不知踪影，让人感觉她仿佛一开始就不存在似的，这不可思议的变化，只能以奇迹来形容，可以确定的是，米

莉亚的存在是奇迹发生的关键。

对众人而言，这奇迹确实不可思议，而最感到震惊的人，当然是施术的隐者了，一个无法理解的变因竟然让他精心设下的魔幻世界毁于一旦，卡鲁一开始就察觉到外力的干扰，不可思议的是，他不仅无法了解这股外来力量的真相，还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些陷入术中的人一个接着一个重获自由，卡鲁甚至没有干预的能力。

“那女人……那女人究竟是谁？”

没有表情的隐者竟也难得皱起眉头，虽然不知道破坏他所施之术的外在因素的来源与正体，不过，他很清楚，一切都是从米莉亚身上开始出现变化的。

“你在哪里？……”

卡鲁环顾四周，顿时，四处的大地泛起了紫色的波动，波动产生之处，所有的生命都极速死亡，草木枯竭，死的世界不断在扩大中。没过多久，从隐者的紫色双眼射出的视线停留在某个方向。

“在那里吗！？”

卡鲁向那方向走了过去，顷刻间，空间竟像水面般泛起了涟漪，卡鲁的身体走进了波纹里，便消失在空气中。在同一时间，某个地方也产生了相同的异象，自空间的涟漪内，隐者的身影逐渐浮现出来。在他面前不远处，米莉亚正倒在地上昏睡不醒。卡鲁的视线，充满了冷冽的杀意。

“你究竟是什么人……”

卡鲁用他的紫眼凝视着米莉亚，其实，他是在确认米莉亚是否有什么隐藏的力量，但是不管怎么看，米莉亚都是个普通的女人，别说是术士之类的力量了，她甚至可以说弱得可以。

“不是术士……算了，不管怎么样……你破坏了任务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就这样放了你，说不定，你还会成为吾教大业的障碍！祸根……要即早斩断……”

卡鲁将双手伸至前方，在掌心里，律动着紫色的光波，光波波及之处，不仅是生物，连非生物的一切都缓缓腐化成灰。

卡鲁拥有的力量是独立于六种魔力属界之外的“冥”，在早期，冥之力是被划分在暗的属界里，因为它们的特性十分地相似，暗之力具有消灭一切生命力的特性，冥力也有类似的特性，早期是视为一体的。后来，人们发现到暗精灵与冥精灵之间的差异，冥精灵明显地具有影响人的精神，甚至灵魂的力量，与支配物质界的六种属界精灵完全不同，所以“冥”才被独立出来。后来，人们又发现到冥力所隐藏的强大力量，它不只能对生物造成影响，也影响着非生物的物质，在极强大的冥力的作用下，一切都会被消灭，连灰烬都不剩。这是在红莲的魔导师创立魔法体系之后才发现的精灵与属界，至今，术士们仍然无法利用冥之力，也没有所谓“冥系魔法”的存在。而卡鲁能支配冥精灵的原因，似乎与一段不可思议的过去有关。

凝缩在卡鲁掌心的冥力，可以消灭一切的存在。卡鲁已经狠下心，决定一口气将米莉亚消灭掉，这样一来，不管她身上藏有什么秘密也无所谓了。

“消失吧……”

卡鲁语气平淡地说出了死亡的宣告，凝结的冥核弹像米莉亚疾射而来，所经之处，光是冥力的波动就将一切都毁灭殆尽，连灰都不剩。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在米莉亚的身边浮现了五彩缤纷的光点，它们围绕在米莉亚的身边，

像是守护的侍卫一般，竟将卡鲁的冥核弹挡住，并瓦解于无形。

“这是……”

在卡鲁的眼睛里，一切都无所顿形，只是事实仍让他不敢相信。

“精灵……精灵在保护她……为什么？她明明没有术士的力量啊……难道，精灵是以自我的意识保护着那女孩，这……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虽然难以置信，不过，卡鲁的抹杀行动并没有因一时受挫而放弃，他反而发动了更大的力量，要将米莉亚，连碍事的精灵，以及其周围的一切全都毁灭掉。仿佛狂风，仿佛波涛一般的冥力波动向米莉亚狂袭而来，守护在米莉亚之前的精灵们，看起来就像是大浪涛之前的微弱灯火。

## 第四十二话 没有心的死者

……呼咻……（风啸声）……咻咻……

突然间，米莉亚的身体被青色的光气所包裹着，青气形成旋风之壁，将涛浪一般的冥力波动给隔了开来，可以消灭一切存在之物的冥之力竟无法穿过青气之壁，反而被抵消于无形。守护米莉亚的不仅只是大自然的精灵而已，还有一股无形而足以影响天理自然的强大意志。

“为什么？……”

在卡鲁放弃的同时，青气的波动也缓缓消逝在四周的空间中，卡鲁自知无法突破这莫名的阻碍，所以才放弃对米莉亚下手的企图。只是，他无法了解，精灵莫名其妙的行动，以及刚才那力量的存在，仿佛这世界在保护她似的，她是如此特别的存在吗？

“不！任务一定要完成！我一定要解决她！”

隐者又再动杀意，为了完成教团付予的任务，就算粉身碎骨也要完成，每次出任务时，卡鲁都有这样的觉悟。在他动杀念的同时，那消失的青气又缓缓升起。

“别妨碍我！消失吧！”

隐者又将冥之力凝缩于一点，形成一颗散发紫色萤光的冥核弹，看着那深邃的暗紫之光，仿佛连灵魂都会被吸入。冥核弹疾射而出，但是在那道坚如铁壁的青气风壁之前，仍碎散于无形。再度受挫并未让隐者就此罢手，他又继续凝聚更强大的冥力，坚决要击破障碍，将米莉亚抹杀掉。

……住手……

周围突然想起了这道声音，仿佛雷响一般，卡鲁停下了攻击。在他眼前的空间，一个模糊的身影缓缓浮现，那是一个男人的幻影，令卡鲁讶异的是，那朦胧的幻影竟是米莉亚的父亲 - 马克威尔。

“停手吧……你应该知道，我的女儿是受到一股伟大且神圣的意志所保护的……”

“住口……你不过是个残留的意念……因为冥精灵的力量才有机会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人世……我只要切断冥精灵给你的力量，你的意识迟早会消失……永远不存在了……”

卡鲁试图要除去马克威尔，但是，他却发现，眼前的马克威尔，已不再是那个藉由他的力量而重现其存在的灵魂，他已经脱离了自己的控制了。

“怎么会这样？”

“你放弃吧！我已经不再受你的控制了，你利用我的意念，将我的人格重制，还利用我残留的意念以及我爱女的罪己意识去伤害她……”

“呵呵……如果你没有那种想法，又怎么会落入我的术中呢？你敢说你不恨她吗？之前的你，不过是个随时会消失的意念，在“阎魔镜”的领域里，你才有机会再次像个正常人，能想……能思考……我让你有机会再看看你女儿的心啊……你不是看到了吗？你有可以为她死的爱，但是，她连为你的死悲伤的思念都还会犹豫不决……你敢说这不是事实吗？”

“但是……你不也遮蔽了我女儿对我的那些爱的思念，尽让我看到不好的部分……”

“住口！”

卡鲁愤怒地大喊出声，很难得地，他竟也有这样情绪激动的一面。

“我有动手吗？那是你们自己选择的吧！阎魔镜不过是让人观察己身之心的一面镜子，在那个领域里，一切的意念都无法藏匿……或许她是爱你的吧……但是，你不也只看到那些不好的部分吗？在怎样纯洁的善也不比一滴象征恶的墨水来得醒目！”

卡鲁白晰的脸也泛起了红潮。

“生者真是可笑的存在……受到“心”的捉弄……明明恨着对方，却又能爱着对方……还有，明明深爱着自己的孩子，却又能像看见仇人一般冷酷地将其杀害！生者～”

“你指的那名杀害自己孩子的人，就是你背后的那名女人吗？”

“什么！？”

卡鲁惊讶地转过头来，确实有一个如同云烟般朦胧的女人，她想拥抱着卡鲁，但是，情绪激动的卡鲁却眼露凶光。

“走开！我不需要你的存在！”

卡鲁怒喝，无形的冲击波就令那云烟般的女子消散于无形，但是，卡鲁的身体又散发出紫色的波动，在紫色波动的照耀下，那溃散的女子又重新凝聚成人形。

“你们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让她继续存在？让她消失——！”

一向服从卡鲁的冥精灵，这次唯有这个命令是不照办的。

“那就是你的母亲吗？”

“不是！那种贱人不配当我母亲！我的血是冷的……我的心是静止的……我没有心……没有感情……我是死者……活在生者世界的隐者……”

“你不是恨着她吗？恨，不就是一种感情吗？……”

“住口！我……我……”

“只要有心，你就是活的人……”

“住口！我没有心！我是死者！”

“是吗？那你再看看吧……以前你一直看不到的东西……在那面透视人心的“阎魔镜”里……看看它反映的一切吧……”

转眼间，卡鲁就发觉四周的景象正急速变化，此时，他仍十分镇静，因为他知道，这是陷入阎魔镜的领域的特征。周围的景色不过是冥精灵的力量所产生的幻觉世界。不久，扭曲的景象趋于正常，卡鲁正身在一处广场上，时值深夜，但是四周设立的木架上，火盆里仍燃烧着熊熊的烈火，将黑夜照耀地通明如昼。

“想用我最擅长的阎魔镜来对付我吗？太可笑了……”

卡鲁以为，在附近应该有一个与他一样能自由驱使冥精灵的人物，刚才他所遭遇到的阻碍，以及现在身陷幻觉世界当中，应该都是这位躲在暗处者之所为。卡鲁谨慎戒备，注意着四周的动静。

……呜……呜呜……

卡鲁听到了一个孩子哭泣的声音，顷刻间，一个年约七、八岁的孩子就出现在他的面前，他颤抖害怕，在暗夜里哭泣着，但是，却没有人愿意施以援手，或是一点点的安慰，相反地，却有无数的恶意正凝视着他。

……不祥之子……拥有恶魔力量的魔鬼……

……杀死他……这是村子的规矩……有魔力的孩子都要尽快除掉……

……杀……用火烧他……用刀挖出他的心……

事实上，在佛尔盖亚大陆边境一带，这一幕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在这种边境村里出生而且拥有魔力的婴儿，常常会被父母及村人所杀。这种弑婴恶习，其实就是百年前神民革命的遗祸，人们因为憎恨红莲的魔导师，而选择的一种最差劲的宣泄方式。

那个孩子在婴儿期间，其术士资质并未显现，所以才逃过一劫。但是等到七、八岁之后，这个迟来的力量才开始萌芽，这力量对他而言，其实只是个灾难。在昨天以前，他还只是个生活在村里、受家人关爱的普通孩子，但是，等到他的力量被人发现之后，昨日还视为理所当然的一切都变了，村民以怨恨及恐惧的眼神瞪视着他，本来只是个普通孩子的少年赫然成了灾难般的存在。

……杀了他……他是你生的……你所犯的罪就要由你亲手了结……

“卡鲁……我的孩子……”那女人悲伤地望着自己的孩子。

“妈妈……不要……”

那孩子实在不愿意相信，昨日还爱着自己的母亲，如今竟拿着刀，要杀害自己，他的内心染上了暗色的悲愤，他强烈的悲伤意念，引起了精灵的骚动，五颜六色的光流围绕在他身上，甚至在广场上任意飞窜横流。这异象引起了四周村民的骚动。

……恶魔之子在召唤恶魔了……灾难……灾难来临了……

……杀了他……快杀了他……

“原谅妈妈……”

卡鲁的母亲流着满面的泪水，举起刀往卡鲁的头砍了下去，卡鲁一动也不动，因为一直到最后，他仍不相信母亲会这么作。但是，等到那把刀劈入他的脑袋时，他所相信的一切都粉碎了。

“妈妈……”

受了那一刀，卡鲁并没有当场死亡，而且，他那对死亡的恐惧，以及被所爱之人背叛的憎恶，这庞大的浑沌思念影响了精灵们，转瞬间，四周的精灵开始骚动不安，甚至暴走，开始破坏袭击四周的一切。

澄蓝色的光流袭卷了卡鲁的母亲，顷刻间，她的母亲就被冻结在水晶一般的冰柱里。

激放着赤红波动的火精光团，不断肆意烧毁所见到的一切。风之精灵卷起狂风，将房舍吹倒，锐利的真空刀更斩裂无数逃逸的村民。大地在震荡，崩裂的隙缝无情地吞噬了人畜。突然的天灾异变，让这个鲜有人知的边境小村里静静地自地图中消失了。

“……”

看着刚才发生的一切，卡鲁丝毫没有动摇的迹象，就如他所说，他没有心，所以不会悲伤，也没有愤怒，也没有憎恨。从那一天之后，他就“死”了，现在的他，只是个无“心”的死者。

……（静）……

现场仍是一片凝静，少年的心已经停止跳动了，流出来的血也是冷的，四周的一切都毁灭了，成为丑陋的废墟，除了她之外，卡鲁的母亲仍冻结在冰晶里，在月夜里，有着异样的美感。她的表情并没有痛苦或害怕，只有悲伤，在冻结的瞬间，她是抱着对孩子的歉意的赎罪感而死的。

此时，大地静静地浮现了紫色的流光，光波包围着地上的卡鲁，不可思议地，已经死去的卡鲁竟缓缓地站了起来，他的心脏并没有重新鼓动，鲜血仍是冰冷，他拔出额上的刀，伤口也缓缓地愈合了。此时，他的双眸也由黑变成了紫色的妖瞳。

“……”

看着杀害自己的母亲，年少的卡鲁一句话也没有，他不感到悲伤，也不憎恨母亲，对于那些逼死自己的村民他也不感到愤怒。此刻开始，一个无“心”的死者现身在人世间了，他以活人的姿态隐藏在生者的世界里，成为实为死人的隐者。

卡鲁看着母亲，他用手触摸着冰寒凛冽的水晶面，用那双紫眸的眼睛看着母亲，他只说了一句话。

“消失吧……”

在一瞬间，冰晶就碎裂，化成细沫，卡鲁的母亲也化成无数的碎片。在这个时候，四周的空间景色又开始扭曲变形，卡鲁很清楚，这是“阎魔镜”解除的景象，没过多久，他又回到原来的白雾之森了。

“你让我看了无聊的东西……你以为……我会动摇吗？对一个没有“心”的死者而言……他根本不存在那种自我折磨的意念……”

刚才的幻觉对卡鲁完全没有任何影响，他又还原到以往那人偶般的隐者了。

“没想到……一个残留的意念竟能操控冥精灵……让我陷入幻觉中……还是，你背后有什么高人存在着……”

卡鲁根本不认为眼前那残留意念 - 马克威尔会有这种力量，他宁愿相信，是某个同样能操纵冥之力的高人在隐密处阻碍着他。不过任他怎么察看，去感应所有的微妙气息，他还是找不出这名“高人”的存在。

“不用查了……这里根本没有你所想的人物的存在……”

“哦~你竟然连我的心都能窥探……”

自己心里所想的事被人窥知，卡鲁也有点意外，如此一来，他反而更相信自己的推测，在某处确实有一名实力不下于他的冥精灵使的存在。

“我没有窥视你的心……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些服从你的冥精灵让我知道的……”

“不可能的……我所支配的冥精灵是不可能背叛我的……”

## 第四十三话 永别的白雾之森

起风了……隐藏在那张人偶面具下，是高涨的憎恨情绪，卡鲁不断在



否定自己的心的存在，但是，却无法抑制愤怒与憎恨的情感，冥之精灵们感受到他的意志、他的情绪，而任其差遣，去消灭他憎恨的一切。

“我的使仆！消灭那狂妄的家伙！”

破坏的狂风袭卷而来，敲击青气之壁，两股极强大的力量互相冲突，要抵消彼此的存在。被愤怒意识所支配的卡鲁更进一步加强攻势，固若金汤的障壁也渐渐被侵蚀，只要障壁一瓦解，米莉亚就即将丧命在隐者手中。

就在此时……

噗通—！

一道清晰的鼓动声响起来，随即，冥力的风暴缓缓平息了。卡鲁面露惊讶之色，手掌贴在胸口处，还隐约可见到微弱的颤动。

“怎么会……？我……我的心脏……”

噗通—！

“呜！停……停止……”

卡鲁紧抓自己的胸膛，痛苦地挣扎中。他不愿相信发生的事，也不敢相信，但是，事实仍存在着。虽然缓慢，虽然轻微，但是，他的心脏确实在鼓动着，停滞的血重新流动，白瓷般的脸也逐渐红润。

“我是死人……我的心……应该是停止的！停下来！这是我的命令！”

卡鲁怒号之际，受他支配的冥精灵开始失控暴走，这个情形并没有持续多久，一切又静下来了，卡鲁脸颊的短暂血色也已不再，他的心脏又停止下来了。此时，卡鲁的母亲从背后抱着卡鲁，就像慈母在抱着自己的孩子一般，但是卡鲁仍无所动。

“你别再妄想了，那孩子已经不存在了。这里……只有一个名为卡鲁的死人……”

“……”

在听到卡鲁的话之后，那女人放开了卡鲁，然后戴着悲伤的面色消失了。看着卡鲁无情的举动，马克威尔的意识也无奈地说话了。

“你还恨着她吗？”

“恨？我说过了，我是个无“心”的死者，我不恨她，也不会对她抱存任何感情。

倒是你，竟然使用这种手段……”

卡鲁以为，刚才发生在他身上的变化是在暗地搅局的那个人所搞的鬼。在与马克威尔的意识对话的同时，卡鲁仍在感应四周的气息。

“不用再找下去了……我说过，这一切都是你周围那些冥之精灵的意识所为。”

“哼……你以为假话能干扰我吗？我可以完全支配冥之精灵，而且，冥之精灵也是绝对效忠于我的麾下。别白费功夫了……”

“唉……你以为，冥精灵与你之间是支配的关系吗？其实，它们只是你的朋友，一群想帮助你的朋友。”

“你不用再骗我了……”

“我没有胡说……你还没察觉到它们的意念吗？冥精灵为什么会来到你的身边，是为了你与你的母亲两人啊……”

卡鲁想要反驳，但是一股无形的压力让他无法说出口。

“已死的你为什么还会复活，除了赎罪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希望你能原谅你的母亲，这一切都是你的母亲的意念，而冥精灵感受到这股意念，才

会促成这一切的发生。

但是遗憾的是，你否定了自己的“心”，也阻挠了你的“生”……”

马克威尔的话让卡鲁再度激动。

“住口！那女人算什么？你是说，我能站在这里一切都拜她所赐！？不可能的！我是以自己的力量苏醒过来的！我……”

噗通——！

“呜！又……又开始……”

“可惜……生是有心的存在才有意义，你的心却是因恨而苏醒。”

“住口……呜！”

卡鲁激动的要否定马克威尔的话，但是他一激动，他的心脏就鼓动的更为厉害。自视为死者的卡鲁明显在排斥着“生”，同时也否定自己的“心”。之后，紫气的波动包裹住卡鲁的身体，云气没多久就散去，此时，隐者也不见踪影了。

“离开了吗？一再否定心的存在，最后仍然受心所左右，希望你离去之后，能取回自己的心，不要辜负精灵的心意……”

隐者离去之后，马克威尔来到米莉亚的身边，他想触碰自己的女儿，可是他办不到，此时的他，只是个没有实体的精神体。

“让你受苦了，米莉亚……我不是个值得去爱的父亲……”

此时的马克威尔，也很清楚米莉亚的苦恼，自己过去无恶不做，死后受尽万人唾骂，被憎恨是理所当然的事，这样的自己，又有什么资格得到子女的爱。身为人的米莉亚，仍然想去爱父亲，只是，她无法无视那些因自己的恶业而苦的人们的心情。

“我只要知道你曾经爱过爸爸，这样就够了……够了。”

此时，马克威尔的身体开始变得更为模糊，他的身体缓缓地散发出光的粒子，他的存在已经逐渐要消失了。

“真不可思议……”

即使知道自我的存在即将消灭，马克威尔反而有种坦然的心情。

“明明知道自己的存在即将消失，但是我却没有任何恐惧，那些感情……恐惧、憎恨、愤怒、悲哀、遗憾、快乐等等的情感，也像是水滴落大海一样散于无形……这就是“死”吗？”

马克威尔用他无法触摸物体的手掌抚摸着米莉亚的头发。

“假如一切都注定要消失的话，如果可以……我希望……爱能够留到最后，爱你的心能留到最后再消失，让我这样看着你，直到最后一刻……”

此时的米莉亚是陷入昏迷不醒的状态，她是否有听到了马克威尔的话，这就不得而知了。不过，米莉亚的眼角却留出了一滴泪水。

马克威尔就这样一直陪在米莉亚的身边，直到他完全消失为止。或许，如马克威尔所言，“心”的消失，才是真正的“死”吧。只要有心的存在，就是“生”。

促使隐者卡鲁败退的原因，似乎是因为有一股莫名的强大力量，或可称其为意志的存在所致。在以前就有这样的征兆，当米莉亚迷失在森林里时，确实有一道无形的力量帮助米莉亚离开。之后，甚至还引导米莉亚去发现韩的存在，还保护他不受韩突发的暴走力量所伤。现在，更帮助米莉亚，还解救了所有陷入隐者术中的人。似乎冥冥之中有某种“意志”，在影响这个世界，去保护米莉亚。

刚才，曾保护米莉亚的那道青色的光气，似乎透露着事实真相的部分面貌，那意志的存在，或许和亚利有关吧，青色，是亚利隐藏的御子之力的特征之一，假如真是亚利的关系，那远在千里海外的亚利是如何以力量守护米莉亚，目前仍不得而知，御子之力，远比目前所知的还要神秘。

目前，另一个也同样拥有不可思议力量的人，也在战斗中，逐渐显露自身隐藏的力量。韩在与苍云的交手当中，很明显地，他越战下去，就越是强大。

哦喔喔喔——！

在一瞬间，苍云的三段踢就踢中韩的身体，快得仿佛一瞬间一般，随即，双掌的掌击又狠狠地盖在韩的胸膛，苍云的掌势足以开山破石，但是，韩的身体却是远在那之上的坚固，他不仅毫发无伤，还能立即起身作战，举手投足，其速度与威力都明显在增强，在那身体之中，仿佛隐藏着无穷的力量。

“连“双龙掌”直击都无效吗？”

“再挣扎……再挣扎……再挣扎吧——！”

刚拳迎面轰来，苍云的气龙盾只能暂阻其势，仍然无法减少其致命的威力，随后苍云仍要闪躲拳击。

“什么家伙……”

陷入苦战的局面让苍云的自尊心严重受损，自己叛离师门换取而来的力量竟然无法打败眼前这个人，而且自己的武术也无法制服韩。对于力量与技艺完全无视的韩的存在，已让苍云起了恐惧之心。在激战中，苍云突然停了下来。

“认命了吗！？”韩喊着。

随即而来的，是一记致命的铁拳。不过，苍云并不是坐以待毙。

“我！我不会输的——！”

苍云怒吼而叫，他不再逃避，面对迎面而来的拳头，他不以气龙盾进行防御，而正面以一记掌击迎接，而且，苍云的掌势还挟带着青白的雷光之威。

砰轰隆隆隆隆！！！！！！！！！！

两道强大的力量互击，激发出惊天的爆响，现场飞沙走石，劲风狂肆而作。在混乱还未平息之前，两人都被震飞开来，这是击力相当的结果。随后，韩与苍云都很快再起，重整态势。令人注目的是，苍云的身体又有了新的变化。

兹兹……兹……

电蛇发出兹兹的响声，游走在苍云全身。此时，苍云身体各部份，手掌心、胸口、双脚，以及脸部的右颊之处皆浮现了白青色的光纹。这是姆亚教团八魔将之一“风雷的苍云”拥有的两种力量之一的“雷劲”。

吼喔喔喔喔喔喔——！！

一声倾注全心全灵之力的咆哮震响起来，苍云也震碎了身上所穿的那件无肩式紧身皮衣，在健美的黝黑胸肌上，闪烁着青白色的光波徽纹。

刚才那一掌能与韩的拳击威力相消，显示着雷劲的力量，而且，这股力量还加上苍云对韩的愤怒以及对自我的自尊心，无比的精神力更是强化了雷劲的力量。

“终于出全力了吗？哼，这也表示，你的实力也仅只于此了……游戏也

该结束了！”

韩无视雷劲之势，直往苍云所在冲来，要一举击杀苍云。此苍云也无躲避之力，便直接与韩交手，面对韩的强大拳威，雷劲发动的苍云竟能直接挡下。力量相当，自然是擅长近身战的武斗家有利。一记掌打，让韩的身体浮空数寸，随后追加的肩撞，挟带着雷电之势，威力更大，硬生生挨了一招“连龙牙壹式·轰山”的韩，被击飞到数十公尺身后的地面，地面甚至被推出一条土坑。

“……是有点不一样，但是……”

刚才的攻击仍然无法打倒韩，不过，在韩撑起身体的同时，苍云正沉下重心，双手交叉举起，配合呼吸，全身的雷气遽然转强，汇聚在胸口之中，雷光的球玉闪亮如青白的明星，而且，青白色的雷光也逐渐转为紫色，而后苍云继以双掌抓住这紫色的雷玉。

“有趣！如果能伤得了我的话！就狠狠轰在我身上吧！”

韩毫不犹豫冲刺而去，随后，在两人相距极近的瞬间。

“龙天无双·雷劲·雷掌天龙波！”

韩的刚拳尚未接近，苍云就以双掌击中韩的胸口，雷球也完全轰中韩的胸膛，顷刻间，电光爆闪，雷鸣轰鸣，雷玉炸裂，激射出拥有无匹威力的雷电，满天交织的雷网不断轰炸地表，顿时土沙飞扬，焦烟弥漫。

这招结合雷电的武技“雷掌天龙波”，在七塔一役，姆亚教团圣使撒达与伊萨的战斗中，曾被撒达使用过，还一度击败伊萨。这武技，其实是苍云自己研悟出的魔战技，只是连他自己还没用在实战上过。

“……他死了吗？”

这是苍云最想了解的答案，毕竟，刚才韩在遭到连番重击之后，都能毫无影响地再度爬起来。即使是自己开发的得意武技，苍云也有点信心动摇。

## 第四十四话 觉醒！虎啸风雷

壮绝的死斗，并不全然是没有观众的，只不过，这些“观众”并没有亲身到在现场，为两人的胜负作最后的见证。他们身在遥远未知的异地，那是一个黑暗的大厅，而且，那不只是黑暗，虚无的空间里还流动着漆黑之气，像黑色的云气，每束云气上都有无数的光点，如同宝石点缀，仿佛是繁星满空的黑暗天幕。

在大厅的半空中，依照着某种规律循环的黑暗云气都会流汇在一点，形成一个黑色的巨球，黑球上，亦布满了星光，球面呈现着夜空般的缩影。在夜空中，有一颗极为闪亮的明星，它的光度压倒周遭众星，似乎集合众星之光也还未能及其万一。

……呵呵……不亏是象征破坏的宿命之星……恐怕……连晨曦之耀也无法想比啊……

在空旷的大厅里，地上唯一的一个摆设，是一张大石椅，坐于其上的是一名声音沙哑的黑袍老者，大厅已经极为黑暗，纵使有星光般的光点照耀，也只能呈现晦暗未明的景象而已，但是，将视线移至老者身上时，就会有一种被吸入的感觉，在他的身边，光仿佛会被他的黑袍吸入似的，不仅如此，如果直视着他，就连灵魂也会有被吸尽的感觉，他的存在，就像是吞噬一切

的黑暗。唯一的例外，是那三道光，自他那覆住头部的长袍里的黑暗中透射而出的三道光，那仿佛三只眼睛似的，每只“眼”透射出的“目光”，都隐含着让人不寒而栗的威严。

……卡莲……

“是的……尊师大人……”

姆亚教团的最高指导者 - 尊师 - 扬手叫唤着少女的名字，那名伫立在巨大黑球之下的白发少女恭敬地向尊师行礼，随后轻巧地转过身，张开了双眼。那双眸子，就像是在雪白的珍珠上镶嵌上纯度最高最耀眼的黄金，不仅拥有妖异的美感，更隐藏了不可思议的力量。

少女虽美，但却也美的异常，在那绮丽的妖瞳之下，似乎缺少了某样事物，那是身为一个人，甚至可以说身为一个活的存在体都该有的东西，那就是灵魂、或许称为心的东西，白发少女就像是无线的傀儡。

“命运的星盘啊……。”

在那位名为卡莲的少女的眼睛发出黄金光辉的同时，黑色气流的汇流开始转为剧烈旋涡，随即就趋于平缓，在方才旋涡的中心点，形成了一面黑色的镜盘。镶嵌其上的光点群纷纷碎散，像发亮的光沙洒满了镜面，随后，缓缓地形成了一个景象。

那是一处弥漫着浓雾的森林，原本，这些雾气都一直静静地飘浮在森林里，但是，那两个人 - 韩与苍云 - 的死斗，让这座平静和平的雾森刮起战乱的暴风，焦烟与血气取代了雾气，雷鸣与爆音打破了森林的宁静。

刚才，苍云以自创的奥义 - 雷掌天龙波 - 痛击韩，雷光交织舞空，尽劈所有可见之物，韩也被卷入爆炸当中，焦烟的阻碍让苍云无法察看韩的生死。

“赢了吗？真的赢了吗？”

也难怪苍云会如此没信心，战到现在，即使在迟钝的人也能感觉到，韩根本不是普通人，隐藏在他体内的力量，明显已超越了“人”的范畴。

此时，风动了……。

呼呼呼……（风啸）……呼呼……

狂风作啸，劲势袭卷大地的一切。这景象并非是苍云的“风”之力所引发的，这个事实，苍云比谁都还要清楚。风卷去碍眼的硝烟，在苍云眼前，韩仍屹立在他的面前，而且，韩的身体不断散发出白热的光气，简直是斗气的具象化，他那双直盯着苍云的血红双眼，更是杀气腾腾。

透过星盘，目睹这一切的尊师，更是期待着即将发生的事情。

……让我见识你的本性吧……破坏之宿星……

尊师的期望立即被实现了，力量已提升至无法估计境界的韩毫不犹豫开始攻击苍云，他挥出一拳，白炎的豪光就划破大气，苍云倾全力组成的气龙盾仿佛纸片，不仅被击溃，连拳速都无法减其分毫，在绝命的瞬间，苍云以拳士的本能侧过头，白热的光拳仅擦过肩膀而已，但是触及的血肉竟在刹那烧化焦黑。

“往哪逃！”

韩怒喝的同时，就一脚往苍云横踢而去，闪避不及，苍云的腹部被踢个正着，力道之强让他往后飞去十数公尺才停下来，不过，苍云仍站了起来，自尊不容许自己倒下来，即使腹部剧痛欲裂，他也必须站立不摇。不过，在野兽的凶爪前，苍云的举动只是无谓的逞强罢了，无论速度与力量，苍云都

没有余力去抗衡韩。

“哦喔喔喔~！死吧！”

韩的身影宛如烈风，致命的拳击夹带白炎光霞突向苍云。刚才的动作，苍云根本就看不清，直到刚拳的豪光闪放在他眼前之际。

“我.....我会死吗？”

在刹那间，苍云明确地感受到“死”的存在。

“不！我还不能死！我还要.....。”

求生意志驱走了待死的想法，一瞬间，苍云掌击来迎，以左掌迎向韩的右拳，看似普通的一掌，却意外地挡下韩全力的一拳。能档下攻势，除非是双方的攻击力相当，但是，韩并没有感觉到自己的拳威有受到阻碍，反而像是在一瞬间消于无形。此时，苍云又击出右掌，重重地打在韩的胸口，而且力量竟出奇的大，在命中的瞬间，击点产生爆光，巨大的爆响轰耳欲聋。

轰隆隆隆隆隆~！

这惊天动地的一击，瞬间卷起的暴风挟带沙尘遮掩了一切，被痛击的韩如炮弹一般往击力施放的方向飞去，消失在烟尘里。不过，此时的苍云也受到了不小的伤害，两手的血管爆裂，骨骼裂纹密布，肌肉裂开，苍云的双手已经失去作用了。

不过，刚才他施展的那武技带给他的打击，似乎远比失去双腕的打击还要来的深。

“龙天太极掌.....没想到，我还得靠师父传授的奥义才能捡回一条命.....。”

龙天无双流的奥义 - 龙天太极掌，是武神黄海明一生专研的武术中，最具代表性的拳技之一。此武技能化消敌人的攻势，将击力吸收入内，然后再化为二倍敌人击力的掌劲反击而去。但是施展此技，却让苍云失去双腕，由此可知韩的力量之强，韩的力量已经远超过人体所能负荷的地步。

被这武技所救，苍云的心情也颇为复杂，由他不知不觉间将武神称为“师父”而非“黄老头”这一点就可以得知。

吼.....吼吼.....

“咦？兽鸣.....”

苍云感觉听到了野兽的叫声，但是却又好像不是，这声音像是从心里响起似的。此时，他又发觉自己竟在不知不觉间发起抖来，仿佛有野兽在盯视他似的，弥漫整座森林的杀气，让他感觉到自己快四分五裂似的。

.....呵呵.....让我见识看看.....野兽的本性.....

藉由星盘透视一切的尊师，似乎已经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事，而且，这份期待，甚至连苍云 - 他的部属的安危都完全忽视的地步。

此时，风刮啸入空，不只沙尘，连森林的雾气都连带被卷入其中。

在那一瞬间，苍云已经自己眼花了，但是，白雾与沙尘确实形成了某道景象，苍云看到猛虎的脸，一头仿佛要将自己撕裂吞杀的猛虎。

苍云并没有看错，从白雾之森的外围来看，雾云之上，确实盘踞着一头猛虎，由雾气凝结而成的白色猛兽，虽然随后便消散无踪，但那确实不是幻影。

“白虎.....难道.....。”

苍云像是领悟到什么事实似的，他笑了起来，声音颇有自嘲之意。

“原来，那个人.....我在对付的人，是御子啊！不自量力的我在跟神子

对抗啊~”

一切的事实已经很明朗了，会让尊师如此关注的事物，除了御子之外，还会有什么。

继亚利、伊萨两人之后，第三名御子的存在，已可以确定是这名银发的少年了。

苍龙、朱鸟、以及韩的白虎，这些如圣灵般存在的神兽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韩一步步靠向了苍云，他的身体激起了烈风一般的白炎光气，那双血光之眼的视线，未曾离开苍云的身体半步。刚才被龙天太极掌所击中的胸膛，除了衣服破碎之外，根本没有留下任何伤痕。

“你刚才使出了有趣的技艺啊~居然能将我的力量转化成两倍的掌劲全还给我。你也是亚汗人，应该听过‘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故事吧……。”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是亚汗的一个寓言故事。内容是在说有一个人自夸自己拥有一只能刺穿一切的长矛，以及一面可以挡下一切的铁盾。结果，有人就问说如果以他的长矛攻击他的铁盾的话，结果会如何呢？结果那个人一时也无言以对。这个故事只是在叙述人说了夸大不实的话，往往会前言不对后语，自打嘴巴，有隐喻人不要说不实的妄语的寓意。

不过后来也有人提出，假如世界上真的存在这两样东西的话，那结果会如何呢？

“……结果当然是两败俱伤，矛断盾毁。你刚才那一掌，不就是如此吗？要打败我，我想除了我自己之外，是没有任何人可以伤得了我了。很可惜，刚才那一拳并不是我最强的力量，不过是普通的一拳而已。”

韩拍着自己的胸膛继续说道。

“除了我最强的一击之外，这世界上，是不可能有任何力量能伤得了我这身“不灭不死之身”。你知道吗？无敌的第一步就是要拥有任何人都伤害不了的身体。”

“这就是御子的力量吗？”

看着韩，苍云不禁赞叹起来，“不灭不死之身”，这是人类，甚至于生物、万物都不可能拥有的境界，苍云一直以为，所谓的强，就是要拥有比任何人都要强大的力量，今天，这个概念已有新的解释。

“哈哈……”苍云突然笑了起来。

“被临死的恐惧折磨而疯了吗？”

苍云并不是疯了，他明知眼前的对手是绝对打不倒的人，不过，这反而让他更为兴奋，让他斗志高涨。

“不灭不死？呵~就让我成为突破这面铁壁的第一人吧！我会让你见识见识，我武技中最强的一击。”

苍云发动风劲，以旋风之姿飞翔入空。

“哼！垂死的挣扎……。”

韩毫不在乎地看着苍云，他的自信，已不把任何人看在眼里。

哦喔喔喔喔喔啊!!!!!!!!!!!!

苍云体如旋风，并高速回转身，有如龙卷掌般的体势，但是这次他使用的攻击，并不是掌击，而是脚踢。螺旋的脚蹴究竟能发挥多大的力量仍不得而知，不过，苍云的攻势还不只如此，在飞踢的同势，他突然解除了风劲状态，取而代之的是雷劲，青白的雷光汇流至他的脚，宛如自天空俯冲而

下的雷龙。

其实，苍云目前还无法同时发动风劲与雷劲，所以，才使用这种风雷劲切换的应变技巧。这一招名为“雷刀降龙脚”，是苍云的武技中破坏力最强的一击，以风劲之势，再追加凝缩的雷劲，威力无坚不摧。

“小意思……。”

韩完全无视雷劲之势，他既不闪也不避，以身体硬是接下这道自天宙落下的雷龙之牙。蹴击处雷鸣激响，电光四散，但是，韩的表情仍是不痛无痒的模样。随即，他刺出右手，贯穿了苍云的腹部，右掌贯体而出，受到重创的苍云口吐鲜血，但是，他的脸上仍以一抹苍白的微笑。

“呵……这……就是……不灭不死……之身……吗？”

韩挥手将苍云甩了出去，苍云倒在自己的血所聚成的血泊中，倒卧在地的他仍然奋力撑起身体，看着韩。此时，他说了一句遗憾的话。

“假如……我能再精进，将……风雷……的力量……精进到能……同时使用的地步……的话，刚才那……一招……应该可……以……发挥更大的……力量的……”

如果能结合风与雷的力量，苍云确实能够变得更强的。

## 第四十五话 回到故乡……

“呵……大言不惭的家伙。”

韩走上前，用右手扣住苍云的咽喉就这样把他抓了起来，如今情势逆转，就像当初雷碧亚败在他的手上，现在他惨败于韩，他的性命，也完全掌握在韩的一念之间。不过，面临死亡，苍云并没有露出恐惧的神色，反而显得安然。

“怎么了？你不怕死吗？”

“自古以来……败者……本来就该任凭胜者……处置……”

“难得你有这样的见识……这个世界上，不管是强者还是弱者，都必须战斗才能存活下去，但若是没有相当的觉悟，根本就没资格战斗，想活下去，逃就可以了。可惜，至今我遇见的那些人，都是只有两三下功夫就以为是强者，结果临死前又哭又号的，他们根本就污辱了“战斗”。死，本来就是投身战斗的人所必须背负的一项结果，不过，能勇敢面对死的人我还没有过几个角色……。”

结果，韩放开了手，他放过苍云了。

“我饶你一命，就看在你说的‘还能更强……’这句话份上。假如你真的变强了，就来找我吧，虽然，你仍然会败……呵，我虽不杀你，不过，这样的伤势你又能撑多久呢？想要变强，就活下去吧！试着超越这个绝境吧！”

“嘿……我……我会活……活下去的……。”

韩离开了，对他而言，其实杀不杀他一点意义也没有，这种程度的战斗根本无法满足他，要不是自己之前身体状况有异，现在正在回复中，否则，以他平时的状态，只需一击，就能让苍云消失在破坏的烈光豪流中。放过他，只是突然的犹豫罢了。

走了一段距离，韩回到了雷碧亚与苍云刚才交手的现场，在焦黑的大地上，雷碧亚仍倒卧在地，刚才她受了足以致命的创伤，在任何时候丧命也



不足为奇。韩上前一看，想确认雷碧亚的生死。

“还活着吗？……”

雷碧亚气息虽然微弱，不过，她确实还活着。此时，韩注意到雷碧亚还紧握着爱剑弗雷姆，炎剑仍散发着微弱的炎气，照理说，使用神器应该会对现在的雷碧亚造成更大的身体负担，现在看来，雷碧亚之所以能守住最后一口气，应该与神器有关，这应该是这把炎剑尚未被人发现的隐藏力量。

韩用两手抱起雷碧亚，送她到原来的小木屋，然后为她作临时的伤势处置。躺在床上的雷碧亚似乎在做着恶梦，还呢喃些梦话出来。

“艾吉……快逃……”

在梦里，雷碧亚仍在想着弟弟的事，对溺爱弟弟的她来说，为了保护艾吉，就算牺牲自己的前途、甚至生命也在所不惜。看着雷碧亚，韩一时也静静地在想着某些心事，他想着，自己为什么要出手管这些事？这个答案，连他自己也不清楚。

韩也没有意思去想这些事，反正对他来说，事件已经结束了，就算不是，他也没有兴趣再管闲事下去了。他整理自己的行李，换下破损的衣服，便离开这间木屋，往森林的深处前去，继续着没有目的地的旅行。

此时的苍云，除了躺在地上，看着天空之外，他什么事也做不到。他的伤势太过严重，他也没有疗伤的特殊能力或技能，只能任由血自伤处流出，忍受一阵又一阵的抽搐痛楚，直到死亡之刻的来临。

“我……就要死了……吗？”

……败犬……大言不惭的你……现在也成为落败的狗了……

“我……就将要像头野狗……死在这座……没有人迹的偏僻森林……吗？我……”

……这就是第十三届英雄天武会的优胜吗？……

……还大言不惭到处说亚汗民族有多优秀……原来是这样的优秀法……

……结果却被同门却是异族出身的师兄所败……

……武神真是收了一个不成材的弟子啊……还是说亚汗人都是这样……

濒临死亡的苍云，想起了过去最落魄的时期，为了重拾自尊与信心，他想要变得更强，让人不再瞧不起他。如今，他快死了，而且，还在尚未让人知道已脱胎换骨的他时候，在那些人还将他视为败犬的时候，他就要死了。想到这里，他就心有不甘。

“我要活下去，我一定要活下去！”

再旺盛的求生意志也改变不了重伤的事实，手指已麻痹了，身体也逐渐失去知觉，他不仅无法移动，就算想等到伙伴前来帮忙，也不知是否撑得到那一刻。认清现实的苍云，已不在妄想外人的救援。在意识即将失去的时候，苍云脑海里浮现了某人的影像。

“铃……你过的还好吗？大哥……我……可能……回不去……了……”

苍云想起了远在故乡的妹妹，即使叛离师门，他还是割舍不下唯一的妹妹，一年多前离家与妹妹之间订的归乡约束，似乎没有履行的可能了。

命运似乎已放弃他了，不过，情势似乎没有他想像的那样悲观。

“现在就放弃不会太早了吗？”

这声音唤回苍云的意识，他睁开视线模糊的眼睛，想确认这一切是不

是幻觉。在他仰卧的视界里，自蔚蓝天空中，飘散了无数的光之羽，光羽飘落碎散，又化成黄金状的光砂，仿佛夜空的星之砂。在飞舞的光羽中，有一名身着白袍的男子翩然而降，他的背上还舞动着一双似真似幻的光之羽翼。

“撒……达……大……人……”

“别多说话，你的伤由我来治疗，好好的休息吧。”

撒达的掌心散发出云霞般的光流，光将苍云包裹起来，在光幕下，苍云感觉到伤痛正在减轻。在撒达的力量之下，苍云终于逃过一死。

为什么撒达会来到此地？这并不是偶然的，他从卡莲处得知韩 - 也就是御子之一出没在这一带，他心想或许会出什么麻烦也说不定。结果，事态仍朝他所想最糟的方向发展，他的部下仍与御子在不知情的情形下发生冲突，刚好，派来此地的两人也不知道韩的身份，在教团里，知悉御子身份的人本来就并不多，更何况苍云还是教团的新人。

在为苍云治疗的同时，隐者也回来了，看见撒达的到来，卡鲁立即向他请罪。

“撒达大人，属下任务失败……我愿接受任何责罚……。”

“无所谓了，我刚从赛因殿下那里得知消息，他有意放过这些人。”

撒达的话让卡鲁有些意外。

“为什么？”

“这不重要，既然他这么想，就照殿下的意思去做吧。尊师大人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尽力去协助殿下，直到有新的指示下来为止。不过，我感到蛮意外的，苍云与御子交手，他败了我并不意外，不过，卡鲁你也会失手……”

“……。”

卡鲁以沉默表态而不做任何辩解，不过，有关于米莉亚的事情，他也没有说出来，对于自己为什么要隐瞒，这样的心情也让他自己颇为意外。

“等治疗到一定程度，我们再离开吧。来此的路上，我发现到帝国的部队正赶往这座森林里，那些战死者的遗体会自动风化，所以不用担心秘密会落入外人手中。在离开之前，你张开结界吧，别让人发现我们的存在。”

“是的……撒达大人……。”

一切都结束了，赛因与教团等人的罢手，让众人不再面临危机，此时众人的情况是如何呢？重伤的雷碧亚正在木屋里休养，里奥正抱着艾兰在森林里找寻其他人的踪影，米莉亚还躺在森林某处，赛莉儿则待在原地等待救援。而艾吉呢？

呼呼……呼……（喘息声）……

艾吉仍在白雾之森里奔跑着，他也不了解自己为什么要跑下去，逃避？害怕？这些对他而言都不重要了，他只是一直跑着跑着……。

“哎呀~！”

突然间一个不小心，艾吉绊到一条树根，便往前滚落下去，那是一条斜坡，没多久，艾吉才在一棵树前停了下来。伤势虽然疼痛，但是，艾吉却一点也不在乎，因为他终于见到了某样景物。

艾吉的眼前，已经不再是林立的树干以及弥漫的浓雾，而是广阔的田野景象，在略有起伏的土地以及山坡连绵的大地上，一片片规划整齐而连续至远方的黄金田野，那是麦田。从艾吉所在的山坡看去，还可以见到零星散布的农家，时近傍晚，各户大多都升起白灰色的炊烟。

将视线放的更远些，还可以隐约看见藏在云雾里的铁青山壁，像城壁

一般向左右延伸至天涯角落，那是普罗斯山脉，艾斯卡大陆南北的分界。这里其实就是艾吉的故乡曼德尔，在艾吉视线右方远处，有一座城堡，那就是领主波朗家的所在。

艾吉终于回到故乡了……。

“我回来了……”

看着久违故乡的景色，艾吉的笑颜上还点缀着泪水，自逃离帝都之后，艾吉就不知不觉往南亡命而去，或许是想回故乡吧。对于艾吉而言，作一个乡下贵族或许对他还比较适合，繁华的帝都的空气并不适合像他这样温和的人。

此时，自远方闪射出一道光。

现在并不是朝阳之刻，甚至已近黄昏，但是，这道莫名的光芒实在容易让人误以为现在是晨曦破晓之刻。艾吉注意到“光”的存在时，光已经消逝，像流星一般消于无形，不过，艾吉却发觉到，自己的心脏处的胸口正在喷血。

艾吉不自觉地跪了下来，他并没有看着自己不断涌出鲜血的伤口，而一直看着故乡的风景，他并没有说什么，只是想多看故乡的风景一眼，直到他撑不起身体，一直到视线模糊，失去一切知觉为止。

最后，倒在血泊中的艾吉，表情仍是相当的祥和。能死在故乡，对他而言，或许才是真正的幸福吧。对于人世的一切，他已经累了，那些足以动摇帝国的秘密，对他这样的人来，是过于沉重的负担。

这个突然的变化，已经被隐者察觉了。

“有人死了……”

“卡鲁，你发现什么异状了吗？”撒达向卡鲁询问。

“在那个方向，也就是森林的末端之处，有一个人刚刚丧命……。”

事件已平息，照理说应该不会再有战斗发生才对，那名丧命的人究竟是谁？撒达想查明这件事，于是，他与卡鲁，并带着伤势已无大碍的苍云，前往事件的发生处。

来到了现场，他们找到了死去的艾吉。对于死因，撒达不解地提道：

“是那一方人做的？不可能是赛因殿下的人，也不可能是我们的人。而且，这伤口……这是被什么兵器所伤？”

艾吉的伤口像是被针刺穿似的，伤口还有轻微的灼伤痕迹，现场并没有凶器。而且，除了艾吉外，现场也没有其他人的踪迹，不仅脚印，连一点痕迹也没有。此时，隐者卡鲁似乎发现了什么线索。

“撒达大人，冥精灵们感应到，刚才的杀机似乎是从那方向传来的……。”

“那里？有没有搞错？”苍云讶异的说。

也难怪苍云会吃惊了，卡鲁所指的方向，是一望无际的田野。虽然有点难以置信，不过，撒达对卡鲁的感应力一向十分信赖。

“走吧，往那方向前去，应该就可以发现事实真象了。”

三人使出了力量要前去，撒达展开了光翼，苍云勉强驱动了风劲之力，而卡鲁则被一团黑云包裹住，随即，在卡鲁的带领下，他们在空中移动，以最快的速度抵达了卡鲁感应的地点。

那是一处山丘，可以与艾吉所在的白雾森林末端的山坡相望。但是，令人不解的是，这山丘顶与艾吉遇害的地方相距有两公里之远，光用眼睛都未必能发觉艾吉的存在，更何况从这里将远在另一端的艾吉杀害？

苍云本想问卡鲁是否弄错了，不过，撒达制止了他。因为，事实真相为何？根本瞒不过隐者 - 卡鲁那双魔性的紫瞳。

## 第四十六话 回家后的每一个人

隐者心神齐一，将意志与冥精灵同调化，想要用精灵的力量将方才在这里曾发生的一切景象再度重现。不久之后，地面也升起了散发微光的气流，像是与冥力的波动共鸣，光流逐渐凝聚成形，随即便形成了一个人的形象。

“就是这个女人，撒达大人……。”

虽然这个人全身都穿着黑色的束装，还蒙着面，不过，从骨架身材来看还是看的出她的性别。黑衣女子身材不高，仅一百七十公分出头，眼眸是黑色的，皮肤虽白，但是仍看得出是黄种的亚汗血系或是倭人血系。她左手还握着一把弓，奇怪的是，这把弓质材像是乳白的大型兽牙所刻，弓身毫无韧性，而且，这把弓还没有弓弦。

“请注意看……她要出手了……。”

随着卡鲁的解说，这名女子开始架起那把那把既不能弯也无弓弦的弓，她甚至没有拿出箭矢，无弦无箭，她只是用左手举起弓而已，而且，她甚至连眼睛也是闭着的。不过，在她张眼的那一刹那，那把无弦的弓身竟律动着银光，如月光般清凛皎洁的银光，转瞬间，弓身两端突然激射出银丝般的光，两道光彼此交缠，形成了一道光之弦。

她以右手开始拉动这条看似虚幻却又实存的光弦，在满弓的瞬间，光弦与扣指处又延伸出一道光，这道光形成了一只光箭。随即，光之箭像是流星般向天际逝去，现场的人都只看到轨迹而已，而且它的方向，也是朝方才艾吉所在的方向而去。

结果，就如众人所知，艾吉身亡了。由这些情报来看，下手的人确实是她没错。此时，撒达也想了一件事，就是那把奇异的弓的正体。

“这是……神器，古代的神器 - 月光的鲁娜迪克。没想到，竟会在这种场合发现到它的存在，原来月弓是落入这名女子的手中啊……。”

“等等～撒达大人，这有可能吗？从两公里外射箭，还能准确击杀目标，就算是再好的狙击手也不可能办到吧，就连教团里也没有人拥有这种能耐。”

苍云的疑问是可以理解的，从两公里外射箭杀人实在太令人难以相信。此时，卡鲁出来说明。

“如果……是这把弓的话……这不是不可能的……。”

“你是说，这把弓除了可以凭空变出箭外，还有这种恐怖的力量，能在这种夸张的距离放箭杀人？”

“当然可以，这是月弓隐藏的力量之一。”卡鲁乾脆地这样回答道。

苍云不禁感叹，世界是广大的，虽然他也拥有常人所没有的力量，但在不为人知的地方，还是存在着许多高人异士。不过今天的惨败，已让他决心要在精进自己的武术及力量，不进反退的人迟早会被时代淘汰。

此时，卡鲁又追加了一句话。

“……因为你加入教团才一年而已，所以很多事你并不太清楚。其实，撒达大人也同样办得到……。”

“耶～～？”

卡鲁的话让苍云意外地转身看着撒达，苍云明白撒达拥有深不可测的力量，不过，他一直都没机会见识到。

“够了，再说些无谓的事了……你有查出那个女人的身份来历吗？卡鲁。”

“很遗憾……”

难得卡鲁也会摇头。

“……她的意志真是非比寻常，从刚才到现在，甚至连杀人的瞬间，她的情感也没有丝毫的动摇，连杀气也没有露出……我所感应到的，一直都是如湖水般深沉又冰冷的心境，拥有这样的心，确实拥有顶尖杀手的资格。”

结果，卡鲁唯一能确定的，是从她不经意低喃的一句话中，察觉到她使用倭国语的事实，这名女子，应该来是倭国。

“倭国吗？”

此时，撒达想起了一件事。

“我想这件事去询问神无月阁下应该可以发现一些端倪，或许，同是忍者的阳炎也会有些情报吧。”

黑衣女子的装扮让撒达连想起身为忍者的阳炎，他同样是一个顶尖的暗杀者，阳炎与那名女子之间，拥有同样的感觉。其实，当卡鲁说出那名女子是倭国人的时候，他心底已经多少有个谱了，只是需要再确定而已。

“撒达大人，请指示接下来的任务……”

“先回帝都阿斯卡里亚吧，那里是即将发生的一切的“开始”。”

“以帝都为中心，卷起风暴，然后将这个国家的一切都卷入吗？……”

“不仅如此，这场风暴，也将会推动这已经滞如死水的时代潮流，届时，这个世界将被无数野心的洪流所摆弄……不过，吾教的最终目标，亦是尊师大人的洪愿，将会在那个时候完成。”

“……”

在一旁的苍云显得兴趣缺缺的样子，他并不像其他人一样，对这个世界有如此的企图心，不过，他也是为了自己的想法而加入教团的。

一切的事件已经落幕了，撒达与他麾下的两名魔将离开了。可是，结果并不是那么令人满意，艾吉死了，想必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会为此感到悲伤吧，尤其是竭尽心力要保护他的雷碧亚，不过，在事实还未被众人所知的情形下，每个人都还是为自己的生还而庆兴着。

此时，黄龙圣骑士团副团长法斯特所率领的部队也开进白雾森林了，寻着各种迹象，他们找到了待在森林里等待救援的人的踪迹。能如此快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一名银发的年轻人的协助，不过当法斯特要向这位年轻人表示感谢之意的時候，这名银发的旅行者已不见踪影……。

法斯特独自进入了森林的木屋里，在床上的，是负伤呻吟的雷碧亚。

“雷碧亚……”

“是你吗？是法斯特你吗？……”

“很抱歉……我来迟了……”

“没关系……只要你来……这样大家……就有救了……还有艾吉那孩子……”

提到艾吉，雷碧亚突然勉强自己起身爬起来，向法斯特说：

“艾吉……艾吉那孩子就……拜托你……了……那孩子……绝……不是……杀父的……罪……”

“雷碧亚！振作一点——！”

伤势严重的雷碧亚顿时昏了过去，倒在法斯特的怀里，直到这个时候，雷碧亚还是相信弟弟的清白。后来据他的部下所描述的，平时对任何事都冷静以待的法斯特将军竟也有如此慌乱的一面，他把任务交给其他人，就急忙带着医务兵，一边看顾雷碧亚，一边回城去找医生。

副团长离开了，搜救的工作仍要持续进行中。士兵们在森林里进行地毯式搜索，很快就发现到里奥与艾兰的存在，随后又找到赛莉儿，以及昏睡在树下的米莉亚。不过，有关帝都通缉中的钦犯艾吉，仍然遍寻不着。

“赛莉儿，我想我们先回去吧。”

“嗯……里奥哥……”

赛莉儿显得很没精神。

里奥决定先回赛巴斯达家，他向黄龙骑士借了两匹马，一匹让自己乘坐，然后让仍昏迷不醒的米莉亚坐在鞍前，自己用手扶着。另一匹则是让赛莉儿骑乘，艾兰也是让她抱着，随后就离开了。

在离去的时候，里奥心里仍在想着艾吉的安危，他了解法斯特是个值得信赖的人，不过，他心里仍然有股希望艾吉能逃掉的想法。因为他感觉的到这件事的背后隐藏着极大的阴谋，就算是法斯特，恐怕也不能保护他。既然如此，里奥还宁愿艾吉能就此逃走，到一个远远的地方去，只要能活着就有洗刷罪嫌的一天。

在离去的途中，赛莉儿仍在想着赛因的事，而且为自己背负了一个过于沉重的秘密而苦恼着。现在的她，不知该以什么面孔来面对这些被她亲生的哥哥所伤害的亲友，一想到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人因为赛因而痛苦，甚至流血丧命，她的心里就有一丝苦痛，但是她又不能说出来。层层累积的烦恼与忧虑让她美丽的发色也失去了光彩，神情也显得灰暗阴霾。

“亚利哥……”

本来，自亚利离家旅行之后，赛莉儿每天都期望着亚利能早日回家，不过，现在她反而希望亚利能不要回来，因为，她真的不想见到两个哥哥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不管哪一方受伤、流血、甚至死，对她而言都是难以承受的打击。

在回到赛巴斯达家之后，赛莉儿渡过了一个辗转难眠的夜晚，她脑海里所想的，都是两个哥哥 - 赛因与亚利 - 互相争斗的景象。

之后，又有一个事实让她大受打击，那就是艾吉的死讯传来了。在清晨的时刻，士兵们在白雾之森的南境边缘发现了艾吉的尸体。当这恶耗传达到赛巴斯达家的时候，每个人都悲愤的无法自己。

“你这家伙……干嘛这么早死……”

里奥靠着墙壁，不想让人看到他的表情，此时，他又向传讯的士兵说：

“请问……死者的姐姐赤龙将军雷碧亚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吗？”

里奥的声音充满不祥，这气势让这名士兵吓得说起话来结结巴巴。

“将……将军大人说……说……他会……亲自向……龙将军大人……报告……”

“是吗？这麻烦的工作就交给法斯特大哥吧……而我的工作……”

里奥已经暗下决心，要手刃艾吉的仇人，他以为，杀害艾吉的人必定是那两个自称什么教团的人所为。不过，对方的力量实在很强，亲身与他们交手过的里奥深知这一点，也明白对方的实力不是现在的他所能匹敌的，就

连雷碧亚也打败。

增进自己的剑艺，是报仇的唯一手段——这是里奥暗下的决定。

而赛莉儿的情形呢？

“为什么……为什么？……”

赛莉儿将自己关在房里，她有一种难以忍受的自我嫌恶感，因为她以为自己的亲生哥哥食言，仍然杀害了艾吉。想到自己的哥哥谋害了重要的亲友，她就连自己的存在也憎恶起来。

此时，赛莉儿拿出了随身携带的黄金短剑，这把剑是赛因送给她的，自从家破人亡之后，她也一直视这把短剑为最重要的东西。可是……

“我……我还有什么颜面……面对……大家呢？……”

赛莉儿准备自刎，黄金的剑刃抵住了她的喉咙，赛莉儿还未动手，剑刃之利一下子就让血延着刃缘滑落，在白色的床单上，印出了一抹鲜红，只要她用力一割，她就会倒卧在染红的床上吧。

不过，很快赛莉儿就松手了。这并不是她害怕，而是她又作出了一个决定，一个比自杀还要大的觉悟。

“……我还不能死……对……在为艾吉哥报仇以前，我还要活下去……”

赛莉儿凝视着手中的短剑。

“……在我以这把剑刺进赛因哥哥的胸膛之后，我会再以这把剑了结自己的……我……我只能想到这种方法来赎罪……我……”

此时，赛莉儿的心理又浮现了一个人影。

“亚利哥……我……我可能没办法等你回来了……”

其实，赛莉儿也希望，这复仇的行动能在亚利回来之前完成，因为她不想让亚利看到她这个样子，以及她那颗被复仇与憎恨所焚烧的丑陋的心。亚利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她又变回到以前那个被仇恨所玷污的赛莉儿，亚利好不容易才敲碎了仇恨的冰，割尽那蔓延她心中的毒草之根。不过，新的憎恨的种子，又悄悄播种在赛莉儿的心里了。

## 第四十七话 初冬的夜空下

雾森事件结束后的第三天……

雷德帕特城的城下町仍然是人来人往，最近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并没有影响到人们的生活，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白雾之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事件的相关情报，完全被封锁住。人们所知道的“事实”是，在帝都犯下弑父罪嫌的犯人已经自裁身亡的消息。

对于居民而言，唯一值得可喜的事，是这些来自帝都的部队终于逐渐撤离了，在街道上，已经很难得见到黄龙圣骑士团的部队人马巡逻的景象。

不过还是有例外……

“喂，我们这一队究竟要什么时候才能离开呢？几个大队都已经拔营回帝都了。”

“你以为我不想回去吗？在这种乡下没女人又没酒的。唉……回去后我一定要好好地喝几杯！”

“也邀我一起去吧！嘿……对了，听说我们还不能离开的原因，是因为法斯特将军的关系，是吧？副团长阁下为什么还要继续待在这里呢？”

“还不是因为钦犯的姐姐的关系，你不知道吗？她可是法斯特将军的未婚妻，说起来，那个犯人也算是将军的内弟……”

“什么？有这种事，可是我听说，这次的任务是法斯特将军主动向皇帝陛下请求的，将军难道不会在意吗？”

“嘿……所以说，你现在该了解将军是多么冷酷的一个人了吧，就算有公爵家世，想出人头地还是要靠实绩努力，不然，才二十八岁的法斯特大人是怎么坐上黄龙圣骑士团副团长的位子？”

“原来如此，那……将军要怎么面对他的未婚妻呢？”

“嘿……将军当然不可能放弃这件婚事，现在她已经是波朗侯爵家的唯一继承人了，她的夫婿，当然也能继承波朗家的一切。在继承海因巴鲁特公爵家的爵位之前，就先坐一坐侯爵的位子热身一下吧！女人嘛～哄一哄就行啦～”

这名饶舌的士兵越讲越得意，好像是在讲自己的事似的，结果，他没注意到眼前的来人突然伸出脚，结果他被绊倒摔个四脚朝天。

“喂！要不要紧啊！……”

“谁？是谁？那个混球胆敢愚弄帝国军？”

他很快就爬了起来，不过，四周并没有那个绊倒他的人，虽然没看清楚，不过他依稀记得对方手中还抱着一个女孩，还闻到一些花香，他手上应该还拿着花束之类的东西。

不过找遍道路两端，都找不到类似的人影。

事实上，那名对他略施薄惩的男子早就已经巷道里，他的动作快捷如电，连周围的行人都没有发觉他的踪迹。穿过巷子后，他又悠闲地走在另一条道路上，左手中抱着一个小女孩，他的右手还拿着一束鲜花。

“里奥爸爸动作好快哦～那个人都没有发现我们耶～”

“那是当然的，如果瞬移会被看见的话，那就不叫做瞬移了。刚才他居然在那胡说八道，尽说些污辱爸爸朋友的脏话，所以爸爸才动手教训他。我的小艾兰，你觉得爸爸有做错吗？”

“当然没有，如果爸爸讨厌一个人的话，那他一定是坏人，艾兰也会讨厌他！”

“呵呵～”

看到小女儿同仇敌忾的表情，里奥也不禁笑了出来，因为他很高兴看见艾兰丰富的表情变化，自从这孩子取回了表情之后，她的情感也丰富了起来，看到艾兰能像一个正常的孩子一样表现出七情六欲，里奥真的非常高兴。

还有一件事，里奥就不知该不该高兴了，那就是艾兰的记忆有部分消失了，有关过去与生父间的回忆，以及雾森事件的记忆，都不可思议地消失了，记忆中有痛苦的部分消失了，这对这孩子的未来而言会有什么影响，里奥并不清楚。里奥甚至有一种自私的想法，如果艾兰的记忆真的已消失了的话，那就永远消失吧，假如这样能让这孩子幸福的话，他愿意作一辈子的骗徒。

“爸爸你在想什么啊？都不理艾兰……”

刚才，沉思中的里奥对于艾兰的话都没答腔，让这个小女儿生气地嘟起嘴来。

“啊！抱歉抱歉，不要生气嘛～艾兰～”

“两件漂亮的衣服、五个娃娃、还有今天要陪艾兰一起睡……因为爸爸



每次一出门都好几天不回来……”

“好好好，不管什么我都答应啦。等我们拜访一个朋友之后，我们就去逛街吧，买最漂亮的衣服及玩偶，这礼拜爸爸也会一直待在家里。”

“真的，不能骗人哦~骗人的是小狗。”

里奥与兴冲冲的艾兰勾了手指，便向目的地前进，为了见艾吉最后的遗容……。

在雾森事件之后，雷碧亚负了重伤，这几天除了医生照料之外，其余时间她只能躺在医院的病房里，静静地养伤。

叩叩……（叩门声）……

要叩这一下门，法斯特感觉自己得花上一生的勇气似的，前天雷碧亚醒过来之后，他就应该来的，不过，他竟一直犹豫着，他也很讶异一向冷静果断的自己居然也有这样的一面。因为他想到雷碧亚虚弱的样子，艾吉的死讯就一直说不出口。

法斯特打开了门，进入病房后又轻轻关上了门，在床上的雷碧亚并没有理会来者的存在，她靠在窗台前，一直望着外界。直到法斯特出声时，她才回过头来。

“雷碧亚……”

“你来了吗？法斯特……”

雷碧亚的脸消瘦不少，多少是因为伤势的关系，不过影响最深的应该还是心理层次的因素，使得一向强势的赤龙将军也因此失去了豪气的风采。

“再休息一下比较好吧，雷碧亚，你的伤可不轻。”

“我的身体没有那么虚弱，现在我的胸口已经没有像前天那样难受了……对了，你来这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现在不是任务中吗？以前的你是不会因为私人因素而擅离职守的，我想应该是很重要的事吧。”

“我……其实……是艾吉的事……”

虽然是吞吞吐吐，不过，法斯特终究还是说出了艾吉的事，他本来是想报出艾吉的死讯给雷碧亚知道的，可是当他一说出口时，却变成……。

“……艾吉……到现在为止，还没发现他的下落，我想，他应该是逃到南方去了，所以，我的部队也必须离开此地，我想，有一段时间可能见不到你，所以……”

说了一个谎言，为了圆谎，法斯特又继续说了更多的谎言，法斯特并不喜欢这样做，因为这有违他的信念。不过，如果这样可以让雷碧亚不再愁容满面，他宁愿说谎。

其实，法斯特那笨拙的谎言早已被雷碧亚看出破绽。

“够了……”

“咦？雷碧亚……”

“……别再说了，你……我知道你不是个会说谎的人……这几天……从每个人的举动与态度都怪怪的这一点来看……我就已经了解了……艾吉……他死了吗？……”

“你已经知道了呀……”

此时，法斯特才知道，雷碧亚早已经知道一切了，他还以为雷碧亚无法承受这个事实，其实雷碧亚比他所想的还要坚强的多。

“我只想知道，艾吉他临终前的样子是怎样？痛苦吗？还是……”

“据我的部下所言，他的遗体是在白雾之森的最南端被发现的，由遗容

来看，他走的很安详，没有一丝痛苦。”

“雾森南方吗？原来，艾吉是在我们故乡的土地上死去的……对他而言，那应该是幸福的……”

雷碧亚的脸颊滑下了一道泪痕，这是哀悼亲人之死，由衷而发的悲伤。

“我……我等会就要带部队回阿斯卡里亚了，艾吉的遗体也必须带去，毕竟要向陛下作个交代。”

“陛下吗？如果可以，你能帮我向陛下请求吗？让艾吉能回乡安葬，与死在帝都的父亲大人一起回到曼德尔的土地上。”

“我一定尽力而为……”

此时，雷碧亚还说出了一件让法斯特极为惊讶的事。

“我们的婚约就这样算了吧……”雷碧亚语气平淡地说着。

“什……什么？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我不想耽误你的前途，妻子的家族出了这样不名誉之事，世人多少会有些难听的闲话吧……而且，这婚事毕竟只是源于双方家长一时的口头约束，法斯特你也没有义务一定要娶我这样的女人，比我好的女孩子实在太多了……再说，我也没有那个心情，直到我为弟弟复仇以前，我都不会有这样的心情……”

“雷碧亚……”法斯特的心像是要跳出来似的，他的心就像即将决堤的洪水。

“忘了我们之间的事吧……”

“不——！”

法斯特不顾自己的矜持，上前抱住了雷碧亚，雷碧亚顿时面红地不知所措。

“咦？法……法斯特……”

“我不是因为父亲的意思才想和你结婚的！我……我爱你啊！不管未来如何，我只会有这么一位妻子，不管你怎么想，我的未婚妻都是你。不管要等多久，我也会等下去的，请你不要再说这样的话，那像是用刀在割我的胸膛，要挖出我对你的真心一样。”

“我不值得让你这么做……”

“值得的，绝对值得的！”

法斯特的语气极为坚定，让雷碧亚有些意外，两人是因为婚约而开始交往的，雷碧亚也一直很喜欢他，不过，心中总是有个无法除去的芥蒂，那就是法斯特真的喜欢她吗？他对这婚约的看法又是如何呢？虽然法斯特总是再三地确认此事，不过他冷静的态度，也让雷碧亚无法感受到他真正的心意。一边是如水般的心，一边是如火般的心，两人的思考上本来就有很大的差异，雷碧亚当然无法理解法斯特的想法。不过，现在那平静的水面似乎也激起波涛了。

“你会后悔的。”雷碧亚以恶作剧般的语气答道。

“我不会后悔的！”

两人热吻着，不同于过去那无数次的吻以及亲密的肌肤接触，这一次，他们两人明显地感受到彼此。热吻中的两人，完全无视旁边医生及护士的存在，直到撞见这一幕的优格里尔之狼出声为止。

“咳嗯～做这种事也要看一下场合啊！”

“爸爸，不要遮住艾兰的眼睛嘛。”

里奥在进门时，就自动用手掩住艾兰的眼睛，不过眼前所见的景象其实还不算是儿童不宜的程度。随后，里奥就出声嘲弄两人，法斯特与雷碧亚也心虚地赶紧各立一方，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的样子。之后，整个病房充满了嘻闹声，完全没有阴霾，快乐地生活下去，并不只是生者的想法，其实这也是死去的人的意愿，悲伤难免会有，不过每个人都还是必须跨越悲伤，才能追寻幸福。

在日落时分的帝都，街道上已显得清冷不少，现在季节已近初冬，对于位置偏北的帝都阿斯卡里亚而言，这里的人们比南方的人们能更早感受到冬天的气息。

在一间平民出入的酒馆里，有两个身份装扮都与其他人格格不入的年轻贵族，正在对坐饮酒。前一阵子，他们和另一个朋友本来总是一起行动，还在前一阵子一起来到这里喝过酒，不过，当恶耗自南方传到帝都时，他们才知道，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与好友一起喝酒了。为了哀悼好友之死，两人几乎喝得快烂醉如泥。

“二少，喝酒还是要适可而止……”

酒馆的侍女米娜向两人劝酒，因为他们两人实在喝的太多了。

“米娜~你~在叫~哪个二少啊~~这里两人~都是~二少~~”

在托兰伯爵家是次男的克里夫醉醺醺向米娜问道，而另一个在雷德侯爵家也是次男的蓝提斯则是在劝好友不要做出失礼的事。关于艾吉的死，两人都很难过，所以才会在这里喝到烂醉，对于一个喝醉的人而言，他的情绪是难以捉摸的。

之后，克里夫还是喝醉了，虽然他很喜欢喝酒，只要有好酒，贵族的他也不会介意和平民同坐一席，不过，他的酒量其实远在同是酒乡客的蓝提斯之下，克里夫一下子就醉得不醒人事了，酒量极好的蓝提斯也有点醉意。

“二少，您一个人真的有办法回去吗？”

“别担心了，米娜，在下可以自己回馆邸的。只不过，克里夫就得拜托你们照顾了，明天我会帮他请假的。”

“克里夫大人就交给我们吧，二少，请您路上小心。”

蓝提斯告别了米娜之后，便独自走在夜晚寒气甚重的下町，他手上提着灯，走在昏暗的街道上，或许是酒力发作的关系，他脑中思绪杂乱，一点条理都没有，结果不知不觉地，他竟然走到了仕典部。

“我怎么走到这里了……”

伫立在铁栏杆的围墙外，蓝提斯若有所思地在想着某些事，其实他也没有认真在想着，只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于是，他进入了仕典部的公馆。

大门外的警卫不敢阻止这位大贵族的次男，当然是立即放行。走入馆邸之后，蓝提斯提着灯，慢慢地走到一个门前，上面的名牌已经被拿掉了，不过蓝提斯很清楚，那是艾吉以前的办公室。

磅当一声！蓝提斯踢开了锁住的门，平时的他是不可能会做出这种事的，这是酒精的影响才会让他做出如此大胆的事情。其实，他只是想在这个地方，再回想一下有关好友的事情而已。

“桌子还很乾淨，是谁在打扫呢？”

蓝提斯用手指触摸桌面，上面没有积尘，这应该是有人每天在打扫的关系，不过会是哪个人每天打扫这间很久没人在使用的房间一事，蓝提斯并没有追究的意愿。

看着那空荡荡的桌椅，蓝提斯回想起昔日艾吉办公的样子，还有一名秘书拿着文件随侍在侧的景象。在回想起那名秘书的时候，蓝提斯不禁眉头皱起。

“艾吉啊艾吉～你这样不负责任就死了，你叫娜达夏该怎么办呢？”

艾吉与他的秘书娜达夏之间的关系，虽然艾吉自以为隐瞒的很彻底，其实，这件事早就被蓝提斯与克里夫发现了，甚至连娜达夏也知道这件事已被两人所知的事实，不过，好友的义气还是有的，两人并没有向他人露过这个秘密，反而在一旁等着艾吉什么时候才会主动说出来。可是，艾吉已经没有什么机会说出这件事了。

有关娜达夏的事，其实还有一件连艾吉自己也不知道的事，反而是蓝提斯与克里夫两人先发觉的，这件事非同小可，没处理好可能会再弄出个悲剧出来。现在艾吉已死，他们两人也不知该怎样去帮助娜达夏。

“闯出一堆麻烦之后，就不负责任地去死……唉……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才好……”

说罢，蓝提斯将灯放在桌上，他并不是很用力的放置上去，不过，几乎是同一时间，某种重物掉落的声音响了起来，那是从桌底下发出来的。蓝提斯弯下身把那东西拿了出来，那东西只是个平凡无奇的文件袋，不过里头的文件量可是非常的多。

“奇怪，这里怎么藏了这文件，里面写了些什么啊……”

正当蓝提斯想要拿出文件的时候，突然间，灯内的火竟然开始摇晃不息，而且，在那瞬间，蓝提斯感受到一股诡异的气息，不仅冷汗直流，还几乎让他喘不过气来，他很确定，在他的背后似乎存在着什么东西。

……那不是该碰的东西……

“是谁——！？”

莫名的声音响起的同时，像是触及蓝提斯的反射神经似的，他在一瞬间拔出腰间的护身短剑，以迅雷疾风之速转身斩去，斩势之烈，足以让使剑高手汗颜。

其实，雷德家不仅拥有俊美的遗传，雷德家似乎还有剑士的血缘，雷德侯爵与里奥都是有名的剑客，蓝提斯虽然仅学过了基础的剑术，但是他的实力却比一般的职业战士要强的多。有一次在酒馆里，他还拿剑教训了两名调戏侍女米娜的佣兵，胜负仅在三回合之内就分出了。

这一击，是被逼入绝境的蓝提斯在爆发求生意志的状态下发出的一剑，不管任何高手，都不能忽视这一记反击的存在。不过，当蓝提斯转身往背后斩击一剑之后，他发现他的身后并没有人，仍是朦胧的黑暗。

“是我酒喝多了吗？”

……那不是该碰的东西……

同样的声音又响了起来，而且，蓝提斯眼前的黑暗也起了变化，在黑暗的空间中，浮现了两条亮线，然后，两条亮线就上下两方向张开来，像是一对眼睛，而且还带着妖异的紫光。蓝提斯的视线在与空间的那对紫瞳相交的同时，蓝提斯的身体就像断线傀儡一般倒下下来，仿佛灵魂被吸走似的。

蓝提斯倒了下来，不过，原先他手中的那份文件却不可思议地飘浮在空中，像是被无形的手拿住似的，没多久，那名只露出双眼的人现出了他的真面目，他就是姆亚教团的魔将 - 隐者卡鲁。

“消失吧……吾教大业的障碍……”

卡鲁手中的那文件突然间被紫色的火焰焚毁，紫炎像是有意识般吞噬着这文件，没多久，这署名“安德烈·怀特渥德”的文件就消失了，连灰也不剩。

为什么卡鲁会察觉到这文件的存在，其实是在雾森事件里，他以阎魔镜袭击艾吉众人时才发现的，而且，艾吉的父亲为什么会有如此失常的行为，其实也是隐者的仕业。

也只有隐者的卡鲁，才有办法这样玩弄着人心。

“接下来……”

在消灭掉这文件之后，杀意的视线就转移到蓝提斯的身上，只要一瞬间，蓝提斯就会像那文件一样，被消灭于无形，而“蒸发”于人间。

不过就在此时，卡鲁突然收手了，对隐者而言，杀人根本是不需要犹豫的事，因为他根本没有感情，所以也没有罪恶感。不过他还是犹豫了，为什么会犹豫，对卡鲁而言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

“是那事件之后的影响吗？……”

隐者放弃抹杀蓝提斯的想法，便消失了。他离开之后，蓝提斯也缓缓回复了意识，刚才的事，他还以为是在作梦，因为四周根本没有什么变化，自己身上也没什么伤，只有那文件，像是空气般蒸发了，仿佛一开始就不存在似的，蓝提斯也无法确定自己是不是看错了，最后，他还是以为自己酒实在是喝太多了。

“难道我真的喝多了吗？……算了，还是回去吧……”

蓝提斯走出了仕典部，此时，天气也变得更冷了，他提起手上的灯，才发现黑暗的天空深处正缓缓地飘下白雪，这是初冬的新雪。

“下雪了吗……不知道会下的多大……”

大陆历一五九年的冬季悄悄地来临了，对于帝都的居民而言，这只是普通的时令交替而已，不过他们并不知道，将这和平之土化为乱世冻土的冷风也正悄悄地吹着……

## 第一话 雪谷的造访者

时值帝国历一五九年十一月初，此时，帝都阿斯卡里亚及其以北区域已经进入冬季时令，雪花纷飞飘落，一切的景色就像泼上白漆的画布，路面、屋瓦、森林、原野等一切都覆上了白雪，在下雪的日子里，天空一直是灰白阴霾的。

~ 嘯嘯呼~ (风声) ~ ~

强烈的冷风在山谷里呼啸作声，凛冽的风雪，像是有意识般，阻绝前来此地的访客。

在铺上厚雪的山道上，有一辆马车加上数名随行骑士的队伍，他们正冒着风雪，在鲜人造访的山野穷道上行进。

这个地方，是位于帝都西南方的一处山区，除了猎户，一般人是不会在此地出没的，更何况是这样的天气。不过，其实在山谷里某处座落着一间别墅，那里的主人是一个名叫做“凯斯雷·克鲁斯”的商人，他是活跃于大陆东方朋提海贸易圈的大商人“葛尔必特·克鲁斯”的独子，其父亡故之后，他已经继承了克鲁斯的庞大家业。

其实，在继承前，凯斯雷就已经在艾斯卡大陆的商界极为活跃，年纪轻轻的他，已经在大陆上建立了不下于父亲的实力，在帝国商界里，凯斯雷的实力已足以排入前五名，在继承克鲁斯家的一切之后，凯斯雷的地位，仅次于帝国最大商族“迈哈达家族”之下。

其父葛尔必特的野心，是想以朋提海为中心，用经济力与武力建立其海上霸权，而年仅25岁的凯斯雷，他的实力与野心更甚于其父。

这只来路不明的行伍，目的地就是凯斯雷的别墅，在他们一行抵达之后，在迎接的人员之中，出现了两名意外的大人物，其中一人竟是别墅的主人凯斯雷，缘错说，这位大商人应该是在其他地方的别墅避冬的，能让他冒着风雪来此地亲自接待的访客，其身份自然是重要非常。

凯斯雷长的高大英挺，深褐色的长发束在脑后，其脸部轮廓尖瘦，而眼睛总是眯着，像是一条线似的，让人无法看清他的眼神，他的表情，总是一贯的微笑。相较之下，在他身旁的那个男人的脸色就显得严肃许多，这个人名叫做“麦可·欧斯”，他也是商人，而且，他目前亦是大陆南部商界的第二把交椅，仅次于马克威尔家族之下。

一个是北部商界的第二把交椅，一个是南部商界的第二把交椅，这不过是巧合罢了，关于此点，相较于凯斯雷的轻松自在，欧斯就显得在意许多，屈居于马克威尔家之下，对于欧斯而言，实在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本来，欧斯家是大陆南部最大的商族，但是八年前马克威尔家掘起，马克威尔的手段之狠辣都远胜欧斯，很快地，第一把交椅的位就被马克威尔家夺去了，自己的势力圈来被吞噬大半。马克威尔意外死亡之后，蛰伏多年的欧斯家也开始进入吞灭马克威尔家的动作。

这两位商界的大人物会聚在此地并不是普通的交流而已，坐在马车里的那位人物才是让他们聚在此地的原因。随刻，随行的一名骑士打开了车门，随后恭敬地单膝跪了下来，在车里的人终于出现了，这个人有着一对令人生畏的青红双瞳，他的名字叫“赛因”，是帝国怀有恨意的男子。

“赛因殿下，欢迎您驾临敝宅。”凯斯雷主动上前问候。

“劳烦两位亲自出来迎接，这才是我天大的荣幸。”

在说完象征性的问候话之后，赛因便进入宅内，随行的只有一名护卫，是一位女骑士，在进入屋内后，这位女骑士取下了头盔，在头盔下，是一头罕见的淡紫色长发，而有着美丽的容颜，不过，她那双黑色的双眼里，却透露着不输男人的气势。她的名字叫做“雪莉丝”，是赛因最信赖的部下之一。

在主人的引导下，赛因来到了一间大厅，这里已经被布置成会议厅，大型的圆桌旁有三张椅子，很快地，赛因、凯斯雷、及欧斯三人都入座了。

赛因是企图颠覆帝国的野心家，凯斯雷、欧斯两人自然是在经济面支持他的人之一，能够取得两大商族的支持，由此可见赛因的实力之大。

这次的聚会并不是要企划什么大计划，相关的计划早已经完成，所有的部署都已完成，那这三人聚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为了艾吉的事情，对这意外的漏洞特别关心的人，其实就是欧斯。

在赛因的计划里，欧斯家的金援是不可或缺的，既然后台老板对这件事有意见，赛因也只好出面说明。于是，赛因便将事件的经过大略说明一下，当然，他只说了必要的部分。听过赛因的说明之后，欧斯的忧虑也多少获得疏解，不过，他还有一件蛮担心的事，于是，欧斯问道：

“……赛因殿下，我还是很担心，不管死的那个人知道多少秘密，重要

的是，宫廷究竟知道了多少，要是整个计画被他们发觉，到时候大事未成，全盘皆输……”

“欧斯大人，我想您不用那么担心，这次情报泄露，反而对计画有莫大助益！”

“噢，这怎么说？”

赛因的回答让欧斯有些惊讶，于是，赛因又继续说：

“这次的事件，让古拉贝特·波朗侯爵实为我方所用的情报曝露出来，可是，在场的人都知道，那个老贵族不过是被操纵的傀儡罢了，皇帝那一侧的人在怎样也无法从他身上查到他与我们之间的关系。而且，他的曝光，反而可以加深皇帝对其臣子的猜疑心，朝廷或许还会因此分裂。”

“这……这么说，计画还没有曝光就是了。”

“这就不一定了，恐怕，宫廷方面或多或少已经察觉到计画及我们的存在……”

“这……您说的是真的吗？赛因殿下！”

欧斯显得很紧张，在他全秃的前额上冒出了一颗颗的汗珠，万一计画失败了，他为此投注的一切都将付诸东流，连现有的一切也都将失去，当初他决定资助赛因，也是考量了许久。不过，同样将大笔赌注下在赛因身上的凯斯雷就显得镇静多了，他的眼里甚至隐含着对欧斯的慌张丑态给予的嘲笑。

高利润本来就夹带着高风险，身为商人，这是已知且必知的座右铭。在凯斯雷眼里，欧斯是个老人，而且是个不敢冒险的老人，凯斯雷轻视他，就像轻视自己那老是作着不切实际的梦的父亲一样。年轻人虽爱冒险，不过，凯斯雷并不是那种看不清眼前事物的傻瓜，他肯冒险资助赛因，自然也有他自己的想法存在。

赛因又继续说了下去……。

“……我敢这样肯定，是因为我已经查出，那名叫做安德烈的报社记者，其实是宫廷安排在民间的眼线之一，他会去调查军官调度的异常事件，也是皇帝直接下达的秘令，所以，宫廷已经察觉到此事，这是可以确定的了。”

从赛因的话意可以得知，帝国多少已经察觉到极可能危害帝国根基的那道暗流的存在，相较于赛因的冷静，欧斯就显得忧心忡忡。此时，一直沉默不语的凯斯雷倒是出声了，他带着一如往常的笑容说道：

“不过……帝国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不是吗？……”

“凯斯雷，你知道什么情报吗？”

“欧斯大人，其实只要想一想，就可以理解皇帝为什么没有采取明显的行动的原因，他们所知道的情报实在太少了，所以想采取什么行动也是有许多顾忌，在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是敌人的情形下，自然会影响到皇帝的决策与行动，这片刻的犹豫就成了我们的活路。”

讲到这里，凯斯雷突然露出谄笑。

“……所以说，皇帝那一侧是不足惧的，我方的自乱阵脚才是最危险的，赛因殿下，您说是吗？”

“您说的没有错，凯斯雷大人……。”

赛因在回答的同时，他突然起身，举起左腕指向欧斯所坐之处，刹那间，黑色的电气激荡在他的左臂上，随即凝缩在食指指尖处，形成一粒黑色的球体。

赛因突然的异举，让欧斯吓得差一点跌落椅子。

“赛……赛因殿下！您要做什么？”

“解决掉潜入的老鼠啊！”

顷刻间，赛因射出黑暗的黑球，黑球所经之处，空间都变得模糊不清，像是被扭曲似的。在白雾之森里，赛因就曾施展过这可怕的技巧，被释放的“暗”就像是饥渴的野兽，会吃掉被接触到的一切事物。

不过，这颗黑球并没有射中欧斯，反而射中他身后的人，那是欧斯带来的仆人，被黑暗击中的那个人，在转瞬间就被黑暗吞噬殆尽。

欧斯还惊魂未定之际，坐在对面的凯斯雷突然大喊道，说：

“康措开那里，你带来的人是间谍啊！”

“什……什么！”

欧斯惊慌地转身，赫然发现自己带来的仆人居然拔出短刀，正欲刺杀自己。

在危及之际，紫发的女骑士不知何时已经纵身而来，挥动白刃自那人背后斩了一剑剑过骨断，这名间谍当场毙命，也解除了欧斯的丧命危机。

“怎么会……我带来的人怎么会是间谍……”

逃过一劫的欧斯仍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

“看来这两个人只是幌子，他们是为了掩护伙伴才刻意露出破绽的。其实的间谍，应该已经逃出去了。”

“殿下……我……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这些人是……”

“我相信欧斯大人您的清白，要怪，也只能怪这些“草”实在是伪装得太厉害了，平常人根本无法看破他们的身份。”

“草？”

欧斯不解地询问道，不过，赛因并没有立即回答，他正在想其他的事。

所谓的草，其实是指帝国成立前，各地诸王饲养的一群影子侍卫，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像杂草一样，陪衬在主人这朵花旁，成为不起眼的保镳，他们可以是仆人、侍女、甚至一个小孩、或是主人的情妇等。在帝国成立之后，有部分贵族仍有饲养“草”的习惯，不过，多年下来，“草”这种特殊的风俗确实有没落的情形。

近几年来，宫廷看重草的实力与特性，便有计画组织这些人材，训练为特殊的情报人员，这项秘密，本来赛因还不敢确定，不过现在他已经知道皇帝手下确实有这么一群不为人知的特殊集团供其驱使。

“这种手法……是忍者的手法，看来，我听到的另一个情报也是事实了……”

赛因不仅知道皇帝底下有这样集团的存在，他更进一步得知，皇帝还吸收了一批来自倭国的不明忍者集团，本国“草”的性质能从影子护卫扩大成情报员等特殊领域，这忍者集团的存在应该也脱离不了关系。

此时，欧斯忧心忡忡地向赛因问说：

“赛因殿下，那些逃掉的间谍要怎么办？刚才的话，说不定都被他们听到了……”

“请不用担心，那些人没有一个能活着回去的……绝对……”

“既然殿下都这么说了……”

听到赛因的再三保证，欧斯也安心不少。

混乱结束了，别墅的主人凯斯雷命令下人整理现场，残存的一具尸体



也要妥善处理掉。受惊的欧斯，凯斯雷也亲自送他回客房休息。

而赛因则站在窗户前，凝视着窗外纷飞的风雪。这时候，紫发的女骑士走到他的身旁，恭敬地向主人请示着某件事。

“殿下，关于逃脱的间谍一事，属下是否要前去追击？”

“那件事会有人代劳的。”

“是，赛因殿下。”

“……”

看着对自己绝对忠心的部下，赛因反而显得有些落寞。

‘是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两人变成了这样的主从关系？……’

雪莉丝是与赛因相识最久的人，在昔日颠沛流离的时期，两人可以说是同甘共苦地活了下来。而让赛因能熬过那段日子最主要原因，则是对帝国的恨，对皇帝的恨，这恨意是他存活的力量，也让他得到了现今的一切，力量、财势，这足以向帝国复仇的一切。现在，已有无数的人向他宣誓忠诚，在未来，大业成就之日，这块土地上的所有人都必须屈膝在他的脚下。

## 第二话 谋略的棋局

而雪莉丝呢？……

对赛因而言，她绝对是特别的存在。在雪莉丝的心里，赛因是绝对的主人，可是，赛因却不希望自己和她仅是这样的关系，尤其是最近，他越来越有这样的感觉。

赛因憎恨着帝国，如今计画将成，等到复仇成功之后，这憎恨自然会烟消云散，可是，这么一来，赛因的心就像是开了个洞一样，一旦憎恨随着复仇而消逝的时刻，还会有什么遗留在他体内，在最近，他开始注意到这件事，他也开始注意到身边的人，特别是一直跟随在他身边的雪莉丝。

雪莉丝一直向他献上无尽的忠诚，长久以来，他十分满意这样的情况，也一直视为理所当然。不过，最近赛因越来越感觉到一股莫名的失落感，他回想着过去，以前，两人之间一直是这样的主从关系吗？答案是否定的。那，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了这样的关系，赛因也记不得了，正确的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逐渐忽略了雪莉丝的存在，或许，就是在他积极投入那夹杂仇恨与野心的计画的时期，那时候，他不再回头看着一直跟随他身边的雪莉丝，而她，也一直默默地跟随在自己身旁，默默地奉献着无私无尽的忠诚心。

现在，赛因也不清楚自己究竟想挽回什么？随着计画发动之日的逼近，他必须集中所有的精神在这件事上，他很清楚，自己并没有胡思乱想的余裕，不过，他就是止不住自己的妄念。有时，赛因还不禁自嘲自己，想做大事，却只有这般程度的精神力，这样的自己，有可能向强大的神圣艾斯卡帝国复仇吗？

“赛因殿下！”

“……咦？”

雪莉丝行礼向赛因出声，沉浸在自我思潮中的赛因一时间还回不过神来。他条理一下散漫的思绪，说：

“雪儿，有什么事？”

“启禀殿下，接下来，殿下是要继续待在此地，还是离去呢？”

“离开吧！今天发生的事情，让我了解到皇帝绯特烈四世毕竟不是沉逸于和平之世的迂腐之人，现在，他都已经将间谍送到这里来了，在日后，他很可能采取更进一步的手段也说不定。我有必要与众将军们商讨因应的对策，凡事不可以总是屈于守势，先发制人也是良策之一，为此，计画也可以提前实行！”

“一切谨遵殿下的御意……。”

“走吧，不久之后，我们浮上历史表面的时刻就快到了，到那时候，那些拼命将自己犯下的罪隐藏在历史阴影下的小人受制裁的时刻也将到临，那一天，这个国家 - 神圣艾斯卡帝国，以及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所有人，都会知道，谁才是它真正的主人，御座的主人究竟是谁？”

赛因与其随行的护卫们一同离开了此地，他们一行人离开时，凯斯雷并没有来送行，那时，凯斯雷正在书房的窗前，手捧着一杯琴酒，凝视着在风雪中离去的马车队伍。

“……加油吧，纵使是棋子，也要好好扮演棋子的角色，在以这块大陆为棋盘的舞台上，卖力演出，让旁观的世俗庸众，震撼到魂飞魄散！呵呵～”

笑声回荡，隐藏在那对细眼里的目光更是让人胆寒的锐利，凯斯雷自喻为棋手，将赛因视为棋子，他的目的与野心，绝对与赛因毫不相同，他只是为了自己的野心而利用赛因罢了，而赛因也了解，凯斯雷是个无法信任的人物，他们只是互相利用罢了。

在未来，这块享有“和平之地”美誉的大陆，在野心与阴谋的交错下，将会染上数之不尽的鲜血吧……。

不过，这个时候，以风雪为背景，在此地的附近，已经上演着小小的流血剧。

铿！铿锵！……

在呼啸的风雪里，还夹杂着零星的兵刃交击声，绿叶与树干，本来已经被白雪染白，不过在此刻，杀戮的血腥又在白色上染上一层鲜红。

战斗是在森林中进行的，这场战斗，完全分不清双方各有多少人马，甚至连人影也看不清楚，偶而森林间有传来一阵刀刃劈断骨肉的声音，就会响起某种重物落下的声音，那是败者的尸体，他在树上被人斩杀，尸体才因而掉落下来。

不分敌我，双方的人都拥有矫健的身手，他们在树林间移动，就像是在地面一样的自在，声音，只能隐约察觉他们战斗的所在，有时在地面，有时在树上，参杂着风雪声，就更让人分不清情况了。

在战斗时，无论那一方，多半都会以树干为屏障，因为两方的人不仅在刀剑上有相当的实力，同时，他们都使用暗器。这些人不是只在技艺上争高低的战士，而是以完成任务为其全部的忍者，暗器上抹毒并不是件奇怪的事，所以，躲避暗器攻击，是战斗时必须注意到的要项，尤其是忍者的战斗。

潜入的间谍们多半是接受过忍者训练的草，在这类的临战经验难免生疏了些，他们懂得防范暗器，却不知道，处在下风处也是件危险的事，很快地，这些草就学到了这堂进阶课程，只是，学费是要付出生命的。

“呜！手……脚……怎么麻痹了！”

躲在树上的草都感到身体麻痹，手脚不听使唤，这不是风雪冻僵了他

们的手脚的关系，而是敌人在上风处施放粉状麻药的关系。中了对手的忍术的草们，都因麻痹而自树上掉落了下来。

咻！咻——！

在他们落下的同时，飞镖等暗器也同时飞射过来，准确命中每具动弹不得的身体上，镖上都抹有致死的毒素，能让人立即死亡。

“……”

在误中忍术而死的草们都毒发身亡后，在刚才的下风处，又出现了一个沉默不语，全身黑束装的忍者，同样在麻药施放范围的他，为什么没有产生麻痹症状，是因为他察觉到风里有麻药时，立即吃了一种特殊的兴奋药剂，所以麻药才没有发挥作用。能有这样的判断，便证明了这名忍者并不是由草训练而成的忍者，而是出身倭国的正统忍者。

虽然他反应得宜，可是，现在这名忍者却大胆地曝露了自己的位置，他离开树木的遮蔽，现身在地面上。

咚咚～！

从这名忍者背后方现传来了一阵巨大的脚步声，他很快就转身戒备，在他眼前，赫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影，那是像熊一样，高达两公尺半的黑影，可是那不是熊，而是一个人。这个人身材壮硕如熊的壮年大汉，他还穿着一身像是边境某宗教苦行僧的衣装，而更吸引注意的是，他那只壮如岩石的巨腕上握的那把大铁棒。要是被那根如同柱子般的铁棒敲到，不用说，全身骨头一定会碎裂殆尽。

“俺叫“地童坊”！这名字，就当作送你下地狱的见面礼吧！让你作个明白鬼！”

巨汉突然以大嗓子自报姓名，而且，他说的还是倭国语，不过，黑衣的忍者并不领同乡者的情，还迅速向名叫地童坊的巨汉掷出十字镖，在同一时间，自不同方向处也设出大量的暗器，地童坊的巨大身体顿时成了现成活靶。

这名忍者现身只是故意露出破绽，目的是要引出潜藏在暗处的敌人。

无数的手里剑接二连三射中地童坊的身体，他那迟钝的巨体根本无法可逃，可是，当飞镖射中他的时候，却发出不该有的响声，那是金属撞击岩石等硬物才会产生的声音，令人难以置信，所有的手里剑在击中地童坊的巨体时，都被弹开来了，这名巨汉的肉体在一瞬间变得仿佛钢铁岩石般的坚硬。

“嘿～这种玩意也想伤俺的铜肌铁骨！……原来还有三只啊！”

“~~~~~！”

在场的黑衣忍者都紧张起来，看来，中计的人反而是他们，刚才的攻击，曝露了他们还残存三人的事实。

“喝啊～俺先杀一只！”

就在这时，地童坊舞起手中那把粗如柱子的巨棒，一棒轰向与他对峙的那名忍者，那巨大的身体，居然发出让人难以相信的敏捷速度，那巨大的铁棒带着豪大威势，连空气都被劈开，这名忍者反应不及，当场被打中。轰隆声散去，只看见这名忍者的头被敲扁，甚至凹陷到胸部，就像是当头被敲到的黏土人形。

“嘿嘿～不堪一击！”地童坊得意地笑道。

“……怪物！”残存的忍者不禁用了母语 - 倭国语说道。

眼见伙伴惨死，残存的两名黑衣忍者忍不住胆寒起来，还退了几步，

即使接受过再多的训练，死亡，永远还是人类最大的恐惧。

“嘿～还剩两只，刚才“才藏”那家伙放毒一口气干掉了七八人，这两人俺可不能再让他抢走了。”

地童坊解决了一人之后，他就将铁棒以肩托着，一步步靠近残存的两名忍者。那名叫作才藏的人就是在上风处施麻痹性毒药的人，由于竞争意识作祟，地童坊可不想让眼前的猎物又给他的伙伴抢走。

就在这时，一名黑衣忍者脚下的影子突然由淡转浓，而且，影子居然是活物一般，伸出一条条的“黑影”困缚了其上的忍者。

“哇……影子……怎么会！？”

这名忍者即使挣扎也是徒劳无功，“黑影”捆绑住他的手脚、身体、以及脖子，他就像被章鱼抓住，逐渐被拉入影子之海，他只能无力地仰望着上空的飞雪。

很快地，飞雪的风景又添加了温热的血柱，他的咽喉被自影子中伸出的利刃割断，血就像间歇泉一般涌出。随后，那影子就像是变形虫似地，在地上匍匐移动，然后，从黑影中缓缓浮现了一个人影，那是一名黑束装的忍者，他腰布后面，还插着两把短刀，两把刀鞘上，各涂饰着一道红色与青色的火焰漆纹。他眼神之冰冷，简直比现实的风雪还要冷冽，这个人，就是曾出现在都沙岛上的黑衣忍者 - 阳炎。

“头目还是那么厉害，忍术中的秘传“暗狩”，俺还是第一次亲眼见识。”

这名巨汉地童坊，以及仍隐身未现的才藏，两人都是阳炎的部下，而阳炎是效忠于神无月晓麾下的忍军“月影”的统领，而神无月是投靠姆亚教团的倭国流亡剑士，这些人会出现在此地，自然是教团的意思。赛因口中的代劳者，就是指姆亚教团的人。

最后一名残存者，已弃战逃亡，亲眼目睹对方的实力，再战下去也只是送死而已，所以他逃走了。可是，在他逃亡的方向，却伫立着一名剑士，那个人束起的马尾飘舞在风雪中，他身着雪白的倭国侍服，双眼凝视着自己，从那仿佛冻结的双眸里没有感到什么杀气，可是，他手持的那把武士刀，刀身却散放出比雪还冰冷的杀气。

这个男子名叫神无月晓，逃亡者得知他的出身时，是在他见识到这个人施展的神妙剑技时的事了……。

“让开——！”逃亡忍者以倭国语破口大喊。

意欲逃亡的忍者拔出背上的刀，向神无月猛烈刺去。而神无月因应的方式，仅以身子轻轻向前移，手中的太刀一闪，两人在一瞬间交错，转瞬间，这名忍者的双脚喷出了血，两脚脚筋都被斩了一剑，因而动弹不得了。

“怎么回事？刚才……简直像是我自己主动上前去碰那把太刀似的……”

站不起来的他还在讶异着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神无月的动作并不快，就像是流水般的缓慢，但是，神无月不仅避开了那一剑，还砍断了忍者两脚脚筋。在这名忍者的眼里，刚才的刺击简直就像是自己主动移开的，连那一剑都是自己主动去碰刀子的。

“斋鬼一刀流……草剃……。”

神无月冷冷地颂出技名。听到神无月口中所述的流派“斋鬼一刀流”，这名忍者不禁心头一惊，这流派，是倭国千年历史里最强的剑法宗门啊！

就在此时，他脑海里的记忆开始快速翻转，一个名字与一段历史顿时

浮现出来，眼前的这个男人，或许就是他所知的那个人。

“神无月晓，他就是那传说中的天才剑士，也是在六年前参与倭国内乱，导致斋鬼一刀流本家神无月一族灭亡的末代宗主……刚才那一剑，绝对不会错的。”

而那群神秘的忍者集团，就是侍奉神无月家的忍军 - 月影众。

“不可能赢的……”

这并不是丧气话，而是不争的事实，就算自己没有受伤，他也自知自己根本没有能力与神无月晓战斗。斋鬼一刀流，对倭国人来说，一直等于最强的代名词。

不过，这名忍者的眼神仍没有放弃。

“……能拉传说中的天才剑士一起下地狱，我也活的值得了！”

### 第三话 新的黑暗势力

顷刻间，他的身体突然冒出白烟，那是硝烟的味道，藏在这个忍者身上的炸药引线被引燃了，逃亡无望的他，决意要和神无月同归于尽。他用全身的力量奋力弹起，扑向了神无月，意图以人肉炸弹做最后一搏。

“啊啊啊啊啊啊 ~ ~ !”

“愚蠢……。”

神无月不徐不缓地架起剑势，对手的自杀攻击，他完全看不在眼里。就在这时候，这名忍者的身体突然不可思议地停了下来，他就这样停在空中，像是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铐上层层的无形枷锁。

“这是！？”

神无月的眉头顿时也皱了起来，因为，这一切并非出自他之手，而是不请自来的第三者，而且还是拥有可怕力量的第三者。

磅隆轰轰轰轰——！

转眼间，那名忍者的身体就爆炸开来，很不可思议的是，爆风完全被封在一个球状的区域，那就像是透明的墙壁一样。在那个小范围的空间里，这个忍者的身体被他自己的炸药炸的粉身碎骨。

在爆炸平息后，那道看不见的墙壁也消失了，破碎的焦黑尸骸也随即散落一地。没过多久，某处响起了一个老人的声音。

呵呵呵呵 ~

不请自来的人自己主动出声，他一出声，所有人的焦点都集中在神无月的背后，有一个长须垂悬的老头就站在神无月的背后，现场不仅是阳炎等忍者，就连神无月也没察觉到对方是什么时候出现在他自己的身后。

不过，神无月也很清楚对方的底细，他冷静地说：

“是你……道乐斋……”

“呵呵呵 ~ 想不到神无月大人还记得我这个老头子的名字，真是荣幸呀！神无月大人仍然健壮如昔，越来越有神无月家当主的威势了呀！”

叫做道乐斋的老人说着口是心非的问候话，他明明知道，神无月一门早已经在六年前灭亡，却还说出这种刺激当事者的言语。

“闭嘴！倭王的走狗！想打的话就让俺来当你的对手吧！”

道乐斋的话动摇不了神无月，不过，其部下仍然感到光火难耐，巨汉

地童坊大步一跨，双手舞动铁棒，就像是浑身是劲的斗牛。而一旁的阳炎，虽然没有出言护主，但是，他的手腕也已经握住腰际的刀柄，杀气四散。

见到部下们个个杀气腾腾，神无月反而收起剑，出声喝止众人。

“退下！没有我的指示不准动手！”

听到神无月的命令，阳炎与地童坊只好收起杀念，对身为月影的他们而言，神无月的命令是绝对的。

“呵呵～贤明的决定，不亏是神无月大人。其实，主公早已经不再追究过去，即使是叛逆的残党，主公也是宽大待之，更何况，吾国与贵组织也是合作的关系，寄人篱下的各位也不想给贵组织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吧。”

道乐斋的话仍带有几分轻蔑之意，不过，神无月也是无动于衷。

“身为倭王幕后军师的你，究竟有什么目的？在下想，不可能是来找在下叙旧的吧，神无月家已经和倭国没有任何关系了。”

神无月一开口就开门见山向道乐斋询问其来意。

“呵呵～我只是为了协助赛因殿下而来的，主公的命令，是要我排除所有可能影响赛因殿下之未来大业的阻碍。虽然吾国与赛因殿下并没有深厚的关系，不过，那计画的成败也影响着吾国未来，贵教团不也是有所企图才协助那年轻人吗？”

此时，这名老人突然伸出手上的拐杖，指着神无月说：

“……但是，你们还是太大意了！神无月大人知不知道，还有一个漏网之鱼逃掉了，现在，那个人恐怕已经逃到三里外之远了……。”

“！”这个事实让他们颇为意外，没有想到，居然有残存者能突破包围网，假如这属实的话，待会他们就必须进行一场长途的追击。

此时，道乐斋又继续说道：

“放心吧……逃掉的人仍在我们的掌握中，我随时能叫他毙命。”

“我们？”

从道乐斋的语意来看，他应该还有随行的部下藏在附近，而且，那些人当中，应该有一个他认识的人……。

这个时候，道乐斋用拐杖杵地，几乎是同一时间，上空闪射出一道银线般的光，转瞬间就消失了，随后，道乐斋呵呵地笑着，说：

“这么一来，最后一只老鼠也排除了……。”

此时，神无月并没看着道乐斋，他眼睛的方向正朝着那道银光喷射的方向。

“……月光箭。”

神无月已经看出那道光的真相，此时，另一个“真相”也同时判明了，他转过身来，向道乐斋讲道：

“前些时候，那位名叫艾吉的贵族男子被人所杀，果然是你们所做的……。”

刚才那道光，就和杀害艾吉的那道光一样，是由传说中的神器“月光的鲁娜迪克”所发出的光之箭，这把神弓，具有惊异的狙击性能，它能准确射中遥远之距的目标。即使那个残存的间谍逃的再远，也已死在光箭之下。

这把弓的主人，也是道乐斋的部下之一。

“呵呵～没有错，只要是有可能妨碍到赛因殿下的计画的人，我们都会将其排除，我们只是在弥补贵组织的“失误”罢了……。”

“……”

神无月并没有回应，此时，他正在回想着某件事。

雾森事件结束之后，八魔将之一的隐者将他所取得的情报告知给神无月，在看过以隐者之术重现的“影像”之后，从那把月光之弓，以及那名使用倭国语的女人身上，神无月已经知道了她的身份。而且，也确定了倭国也开始有所动作了。

对于赛因的计画，表态关切的组织并不只有姆亚教团而已，就连国家等级的倭国也暗地密切注意中，就和姆亚教团一样，他们都怀着某种“企图”，只是，现在还无法确定他们究竟在觊觎着什么？……

“从神无月大人的语气里，似乎……您已经察觉到吾国的行动……。不过，这也难怪，月弓的持有者与您之间毕竟关系菲浅呀！那位藤原家的小姐……”

“果然是“唯”……。”

在确定的同时，神无月的心也感到一丝痛楚，因为，他实在亏欠她太多了……。

那位名叫做唯的女孩，其实是神无月的未婚妻，这门亲事，是在十一年前，他十五岁举办元服式（成人礼）后，由神无月家及藤原家两家族互相约定的。那一年，神无月才十五岁，而他的未婚妻唯才仅十岁……。

在六年前，因为王位继承的问题，倭国爆发了内乱，而且，神无月家与藤原家各自选择了不同的继承者，这场婚事也因而破裂。最后，神无月家所选的势力败北，成王败寇，被视为叛逆的神无月家也因而灭亡，而神无月晓也因此流亡于国外。

这段历史，道乐斋当然清楚不过的了。

“我虽然白须苍苍，不过还有几分记性。那女孩与您之间，确实有过婚约，不过，六年前您走错了路，不仅毁了神无月家，同时也毁她的幸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六年前，您确实杀了她的兄长吧。虽然这是各为其主，而怨不得人的事……。”

“……”

神无月并没有理会道乐斋，他的目光一直看着刚才光之箭射来的方向，在那遥远的某处，唯应该就在那里吧，说不定，她正弯弓横箭，准备射杀自己……。为兄报仇，就是唯所选择的答案吧，这股意念，甚至让那个原与战斗无缘的女孩成长至能操纵神器的战士的地步。

这时候，道乐斋也打算离去了。

“就此告别了，但愿神无月大人仍健壮如今。”

“彼此……。”

道别话完，道乐斋就轻跃离地，转眼间，风雪竟不可思议地吹袭到他身上，随后雪花散去，道乐斋也不见踪影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神仙术吗？这老人果然不是普通人……。”

这个老人能成为倭王军师，绝非仅是口舌之能而已，他还拥有不可思议的力量，这股力量，与术士的魔力有相似之处，也有相异之处。不过，除了优希亚教廷以外，其他地方是不可能学得到魔法的。道乐斋的神仙术，是源于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法术，目前，这法术还存在着许多不解之谜……。

此时，一直躲藏在森林里的月影众之一“才藏”也现身了。他也是一身黑束装，不过，他身上还装备着许多护甲，背上还背着一把刀，以及一种长筒状的奇妙工具。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他的眼睛，虽然他有着倭国人的黑

发，不过，他的眼睛却是蓝色的，这是混血儿的证明，而倭国就和同种的亚汗民族一样，有相当强的排外性，他的存在，在倭国是不受欢迎的，不过周遭的伙伴，并没有在他身上加诸这样的歧视眼光。

“你终于出来啦！俺还以为你是不是要躲一辈子啊~哈哈~”

“我从刚才就想偷袭道乐斋，可是……他身上让人找不到一丝破绽，完全无可趁之机，不亏是倭王军师，同时也是公仪隐密的统领。”

“别泄气，迟早，他那颗皱皮的脑袋会落在俺或是你的手中吧，现在就先寄放在他的脖子上吧！”

目前他们是待在姆亚教团里，而教团与倭国是合作的关系，所以，照理说他们是不能与倭国敌对的，只是，六年前的怨恨并不是那么容易化解的，从地童坊与才藏的话意里就可以感觉的到。不过，世界上并没有永远的朋友，迟早有一天，了结这段恩怨的机会会到来也说不定……。

“走吧，我们已经没有继续待着的必要了。”

“遵命……噢！？”

突然间，阳炎感觉到右方的矮树丛有奇怪的动静，他立刻取出火药筒，向那里丢去，爆炸将那里炸得面目全非，焦黑的树枝在雪地上燃烧着，由于有雪，所以不用担心火势会扩大。而在现场，还散落满地大小不一的血肉块，不过那不是人的，而是一头山猪，这头山猪应该是刚才吸入了才藏释放的麻痹毒粉，才会因感到身体不适而四处乱闯，结果却命丧阳炎的火药筒之下。

“是我太多疑了吗？……”

看着血肉模糊的山猪尸骸，阳炎以为自己只是太多疑了，所以他也没有再追究下去。

随后，神无月一行人便离开了。

其实，阳炎确实犯了一个失误，那里确实有一个人，他万万没有想到，在山猪尸骸底下的雪里，还埋着一个存活者，从草们中了毒落下树梢之时，他就一直躲在雪里，还抓了一只山猪做掩护，就连神无月也没察觉到他的存在。

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他才从雪里及肉块中爬了出来，那是一名黑束装的忍者，与其他的忍者并无二异，不过相较之下，他似乎拥有更高的实力。

“公仪隐密的统帅道乐斋……叛国者斋鬼一刀流宗主神无月晓……这真是奇怪的组合，我必须赶紧将这情报告知小太郎大人才行。”

转眼间，这名唯一的生还者便急速离去，在雪地上，他的脚步也有疾风之迅。

这群与草一同行动的忍者，是近几年帝国吸收的倭国忍者集团，名为“风魔”，在六年前倭国内乱时，这只忍军劲旅离开了倭国，理由就跟神无月一样，在成王败寇的法则下，无法继续待在倭国而已。

他们潜伏在这里，究竟得到了多少情报则不得而知，不过，就如赛因曾说过的话，‘一切已经无法阻止了……’皇帝想以最小的牺牲来化解这危机的打算是行不通的了，在未来，一场大战是无法避免的了，一场纠结着旧仇新恨以及野心谋略的战争将打破持久的和平之世。

这场初冬的大雪，似乎在暗示着神圣艾斯卡帝国多劫多难的未来……。

## 第四话 神秘的北国少女



白雪缓缓飘降，覆盖大地，森林的树木脱去绿衣，取而代之的是层层冰纱，屋檐凝结着一根根的冰柱，地上的雪毯印着人们的足迹，在这边境的小渔村里，呈现着一如往常的北国风情。

只是，在这个看似平常的日子里，却即将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大事……。

“咦？那是……”

在渡口玩耍的某个孩子率先发现了这件事。并且他更是兴奋向玩伴们叫着‘喂！有大船来耶！’这件事，没多久，孩子们好奇的骚动也引起了大人人们的注意。

“喂！有船耶！那好像是商船队耶！”

“怎么会呢？难道……他们是穿过魔海而来的吗？”

“魔海……该……该不会是幽灵船吧！？”

当“幽灵船”这最与现实脱节的推测自某村人口中脱口而出之时，现场确实引发了不小的骚动，不过，仔细一看，那船队怎么看也不像是一般印象中破旧又阴森的幽灵船。

几个见多识广的村民认出了船队的旗帜，那是都沙岛的商船。

村民们唯一的疑惑，就是都沙的船究竟是怎样来到这里的，要来到艾斯卡大陆北部东岸，势必要冒险通过传说中的魔海，而自人们有历史以来，根本就没有人活着通过魔海之域。

带着满腹疑问，村民们正见证着这历史的新页。

相较于村民们的惊讶，在商船上，刚刚才创缘代史带领着船队穿过魔海，即将抵达北大陆东岸的管家先生却忍不住叹了几声，说：

“没想到航道偏了这么多，原本以为可以在凡提洛斯王国的首都着港的，没想到，现在却到了王国最北端的渔村，白白浪费了许多时间。”

这个戴着小圆眼镜的男人名叫汉斯，他虽只是某贵族的管家，但是他却以丰富的知识带领这批船员水手们通过魔海 - 这从来没有船能安然通过的海域，在这一个多月的航行之旅，在众船员心目中，他的地位还比船长及商人老板们还要高许多，甚至还有人推荐汉斯去当船长，这样还比较现在的他要有前途的多。

不过，对汉斯而言，他还是喜欢继续做管家的工作，平时研究研究新奇的料理，闲时捉弄一下爱惹麻烦的少爷，或者替少爷收拾烂摊子，这十多年来，他一直甘之如饴，这之后，他也希望能继续这样的生活。

汉斯拿起了望远镜，看了一下渔港的情形。

“看来村民已经发现了我们的存在了，想必也吓了他们一大跳吧。不过，这港口似乎小了点，要停泊三艘大船可能困难了点……。”

“这次的航行主要是要证明魔海已经消失这事实吧，只要船上的都沙商人能上去就行了，而后什么通商协议之类的东西就是他们的事了，以后也没我们的事了。”

“您说的没错，亚利少爷。”汉斯回应着身旁的贵族主人，并继续道说：

“以后，就看都沙商人以及凡提洛斯王国政府双方的努力了，这条新贸易路线若得以成立，将是自大陆公路完成以来，商界最大的盛事呀！”

大陆公路是以神圣艾斯卡帝国首都阿斯卡里亚为中心，西向陆路接海路通往西方大陆的马尔可连邦王国，而帝都南下则是到大陆南部，在东向经

海路通过朋提海，连结至亚特兰提斯大陆，其中的陆路就被称为“大陆公路”。

而帝都东向到大陆东岸的路线，由于接下来的海路受阻于传说中的魔海，因此无法通往亚特兰提斯大陆。所以，即使艾斯卡大陆因为大陆公路而繁荣日盛，此地也无法分享繁荣的果实，尤其是凡提洛斯王国，其国土虽拥有东北岸一半的沿海线，其商业活动却特别衰退，国家仍以农牧业为主，与富裕的帝国相比，就显得贫穷许多。

如今，魔海因月前的都沙事件而消失，海路阻碍已失，这条帝都东向的“新大陆公路”的完成已是可能之事，对于凡提洛斯王国而言，原本无用的海岸将因贸易转变成黄金之岸，这是可预期的未来，对于都沙商人而言，这也是他们的梦，在经历都沙事件之后，支持着残存者的一个梦。

“乾杯！为长久的航行乾杯！也为都沙岛的新未来乾杯！”

看到那些商人与船员兴奋的举动，看在汉斯与他的少爷眼里，自然也是开心不过的了。尤其是汉斯口中的“亚利少爷”，对这位年轻的贵族骑士而言，能帮助他人，实在是一件康粗的事。

这位少爷名叫亚利克斯，他是神圣艾斯卡帝国赛巴斯达家的继承人，赛巴斯达家虽然只是下级贵族，现在甚至可以说穷的可以，因为继承的亚利仍然无所事的关系，不过，这家族仍然出了不少名人，亚利的父亲雷欧耐特曾经是帝国的英雄，拥有平定十二年前帝国内乱的功绩。所谓虎父无犬子，他的独子也闯出了一番不小的名声。

在这几个月里，亚利曾击杀了危害大陆南部的怪物 - 普罗斯的龙人，接着又在都沙岛上，击杀邪恶的姆亚古神 - 北尔杰皮比，这些事迹，已经逐渐流传到世界各地。在亚利的祖国里，他最有名的事迹其实并不是上述两件事，而是在去年年底发生的“皇帝遇刺事件”。

当时亚利才刚结束见习骑士的实习，在回帝都报到时，亚利意外撞见刺客集团袭击当今皇帝的车队，而后，亚利展现实力阻止了刺客的行动，也因此“赛巴斯达家的小龙”之名传遍帝国，成为当时的风云人物。不过，亚利声名大噪的原因并不只如此而已，还有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当时的亚利谢绝了皇帝绯特烈四世的封赐，将军的位阶以及南方赤龙骑士团副团长的职位，亚利居然一口回绝，他的理由，竟然只是‘想往东方旅行……’的念头而已。

不少人把他当成大傻瓜，尤其是不少想跟他攀关系的贵族，在见到赛巴斯达家又逐渐飞黄腾达，亚利俨然成为皇帝眼前的红人，假如这家族真的又起来的话，就算嫁女儿也要跟他攀关系，不过，一切就因亚利的一句话而划上休止符了，亚利果然有乃父之风，在权贵士族眼里，他跟他那失踪的父亲一样，都是不折不扣的大笨蛋。

“爱怎么讲就随那些人去聒噪吧！我就是我！”

任凭舆论与谣言再怎样中伤嘲讽，亚利当时仍不为所动。对于自比为乡下贵族的亚利而言，荣华富贵是不屑于顾的，不管自己是有名无名，亚利仍宁愿过着昔日的生活，以后也是一样。这一点，倒是与汉斯心意相通。

这样坚强的亚利其实也有个烦恼，这个烦恼，他也一直耻于提起，那就是他的外貌，亚利已经快十八岁了，可是，他的外貌却还是像十五、六岁的少年一般，其实，说是少女还比较贴切。亚利的发质柔顺，肌肤白里透红，面貌姣好清秀，与豪迈大丈夫的雷欧耐特实在不相像。根据雷欧的说法，亚利是比较像去世的母亲阿芙莉娜，不过，也曾有人怀疑，雷欧是不是有把女

儿当成儿子来养育的癖好嫌疑，这猜测当然是与事实相违的最为离谱的了，只是个被当成饭后趣闻的谣言。

比起当将军之类的梦想，对现在的亚利来说，能变得更男子气概些才是他最大的心愿，只是，现实仍然是残酷（笑）的。

听船员讲，吹海风是能让水手成为海上男子汉的必备要素，听到这件事的亚利自然跃跃欲试，不过，整整一个月下来，海风还是未能在亚利身上留下什么痕迹，他的肌肤仍然幼嫩得让仕女嫉妒。

亚利的腕力也是大的惊人，这也是件很奇怪的事，他虽然也有些肌肉，不过与那些粗犷的水手相比，实在是瘦得可以。照理讲，力气越大自然肌肉也会增加，可是亚利的腕力却远在那些壮汉之上，同样大小的肌肉却能发挥倍数以上的腕力。亚利的剑克拉姆是一把两手大剑，不过，亚利却可以把那把剑当成单手剑来使用，他单手挥剑的力量甚至还比战士用双手使用同型剑还要来得强。

以前对于这些事，亚利也是无法理解，时间久了，也视为理所当然。到了今天，这一切终于有了解释，可是，那是个带着悲哀的答案……。

自己并不是赛巴斯达家的孩子的事实。

“我终于回来了，故乡的大地……。”

看着艾斯卡大陆，亚利不禁喃喃自语，自我的真实过去，就藏在故乡的土地上。在离开都沙岛前，汉斯与他之间的约定，亚利仍记得很清楚。汉斯与亚利约定好，在母亲的墓地，将有关他的身世一切都告诉他。等到那时，亚利就会了解，隐藏的自我过去以及那真实将带给他的命运。

“……”

想到这里，亚利只是默默看着岸边，积雪的连绵山峰，海面上的流冰，这些风景不断摄入他的眼里，也很快就消逝无踪，对现在的亚利而言，他什么也没想，只是无意识在浏览着前方。

“咦……那是？”

一个奇异的现象发生了，亚利突然注意着眼前某一点，本来什么都没有，但是，眼前的视线突然向前方延伸而去，就像是心脱离身体飞过去一样，那远方岩岸的景象变得清晰不已，就像是在现场看似的。

这又是御子之力的觉醒吗？亚利并没有注意这件事，他的注意力全集中在一个伫立在岩岸旁的少女，突然间，那名少女居然跳入海里，这景象也像惊雷般惊醒了亚利。

船上并没有任何人发觉这件事，那个距离，其实以肉眼也不可能察觉得到。结果，亚利就在所有人都不知所然的情形下跳下海去。

噗通一声，声响与水花唤来了船上众人。

“亚利少爷！您在做什么啊” 慌张的汉斯在甲板上大喊着。

“有人跳海自杀！我去救她！”

“跳海？在哪里啊？”

亚利不顾众人的阻挠，持续向事故方向的岸边游去，他游得非常快，让人难以相信，他身上还穿着轻型铠甲，并且还背着一把大剑在游。事实上，船上的人并不知道，亚利根本是第一次游泳。

亚利能游到那里，全凭一股蛮劲在游，救人心切，他压根儿没注意到自己并不会游泳的事实。没注意到还好，等到他意识到的时候，麻烦就出现了。

一改刚才俐落的泳姿，亚利慌乱得摆动手脚，完全失去了方向性，更严重的是，亚利身上的轻铠与克拉姆，一身的怪力在海上也派不上用场，没多久，亚利就沉了下去。

‘……我就要淹死在这了吗？’

随着意识远去，亚利也无力挣扎下去，他看着水面逐渐远去的亮纹，连快淹死的事实也意识不到。就在此时，在他的视线里，出现了一个女人的影子。

这个女人就是亚利见到的那个跳水的女孩子，其实，亚利根本就误会了，对于这女孩子而言，她也不清楚亚利溺水是为了要“救”她的事实。她只是凭借着良知，尽力拯救一个溺水者。

‘这个人自杀还是笨蛋呢？穿铠甲跳海……这不是必死无疑吗？’

这个神秘的女孩子一边想着这件事，一边要拉亚利上岸，亚利已意识模糊，没有抵抗，照理说，这样的溺水者是很容易拉上岸的，可是，少女眼前有大麻烦，亚利身上的铠甲与那把大剑实在太重了，于是，她拿出了一把短刀，用刀割断铠甲的固定皮带，同时也将克拉姆剑鞘的带子割断，任其沉入海底。

但是，少女的举动却惊醒了亚利，亚利察觉到克拉姆不见的事实，突然挣扎起来，结果，竟把口中最后一口气吐了出来，这意外让少女也不知所措。

‘没办法……’

少女很快就做了决定，她抱着亚利的头，毫不犹豫就将自己的唇覆盖在亚利的口上，将空气缓缓灌入亚利口里，随后便奋力带着亚利回岸上。

到了岸上，少女让亚利躺着，输通气管，就紧急对亚利做人工呼吸，一直亚利吐出喝进去的海水为止，少女总算在千钧一发之际救了亚利一命。

少女能对亚利做人工呼吸，其实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毕竟她是个女孩子，要她放下矜持礼教做这件事，对任何人都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名少女能做到，证明她拥有相当的胆识与果断。

在少女轻拍脸颊之后，亚利总算是清醒过来。救人不成反被救，而且一切都还导因自己的误会，亚利也觉得很羞愧。

“……谢谢你救了我。”

不管怎样，道谢仍是必须的，毕竟这名少女确实救了自己的命。不过，亚利的体力在溺水时消耗不少，一时之间，他也站不起来，只能撑起自己的身子。

只是，亚利的道谢却换来了少女的破口大骂。

“你是笨蛋吗？再没常识也该知道穿着铠甲掉到海里的危险性，还是说你是想不开才跑来这北国边境跳海？”

“这……其实……”

虽然可耻，亚利只好一五一十地将自己跳海的动机与经过讲了出来。原本，亚利已经有被嘲笑的心理准备，可是，结果却不然。

## 第五话 往西行

“你是说……你是为了救我而跳海的……是吗？”

“……”

这个误会，让亚利羞愧得无地自容，不敢面对少女，他面红耳赤，只想找个地洞一头钻进去。两人着实沉默了一会，不过没多久，少女就主动应声，说：

“……你虽然鲁莽，却单纯地可爱呢！呵呵~为了你“舍己救人”的心意，我还是向你道谢吧，为救公主而奋不顾身的骑士殿下！”

“嗯……。”

明知是安慰，但是让少女这么一夸，亚利还是觉得很不好意思。眼前的少女有着体谅他人的善良心地，亚利确实感受到了，从少女的眼神里，亚利也发觉到，少女的眼神就跟她的心地一样地清澈。

由于一下子发生那么多事，一时之间，亚利还没有注意到，眼前的少女真是不折不扣的美人呢。越看着少女无邪的笑容，胸口就鼓动不已，亚利本来还在想，自己绝对不会背叛朝思暮想的红发姑娘的，可是胸膛里跳动不停的心脏，仍然违背了主人的意志。

这位仿佛跟自己同年的少女就跟自己一样，有一双水蓝清澈的眸子，头发也是金色的，不过却很短，连耳垂与脖子都露出来，发鬓倒是很长，垂落到锁骨处，看起来，少女原先应该是长发，不过不知为何剪掉了，断发处就略有些紊乱。由于被海水濡湿的关系，刘海黏贴在额头与脸颊上，后发也是一样，粉颈上像是镶上金丝一般。对亚利而言，这略带几分性感的样子已经足以让他脸红。

更让亚利心跳狂跳不停的，是少女的身体，由于她的衣服被海水弄湿，衣布顺着身体的玲珑曲线紧贴上去，湿衣甚至还有些透明，隐约露出其中白嫩的肌肤，这实在让亚利不知道该把视线放在哪里才好……。

这尴尬的情形也不知要持续到什么时候，亚利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该出声，就在此时，少女突然起身，这突然的举动中止了亚利的胡思乱想。

“对了……。”

“耶？你……。”亚利不解地看着少女。

“刚才为了救人，我把你的剑扔弃了，那应该是十分重要的东西吧，我再下去一次，把它找回来吧。”

说着说着，少女就走入海中，一下子就潜进去了，亚利想阻止也没办法，陆上还好，在海里，旱鸭子的亚利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到了这时，亚利才想起一件事，克拉姆还沉在海底的事实，父亲留给自己的重要遗物掉了这么重要的事情都给忘了，亚利也不禁惭愧起来。这或许也是没办法的事，谁叫亚利的脑袋里，一次也只能装一件事呢……。

少女潜入的海其实并不深，这附近的海底岩盘都蛮浅的，东西掉了应该还是有办法找得回来，更何况是克拉姆那么大一把剑。而且，少女的水性也十分的好，她的安危并不担心。果然没过多久，少女就回来了，克拉姆也找回来了。

“呼……这把剑真是重，看不出来，个子不大的你居然用这把杀气腾腾的大剑。来，拿去吧，很重要的东西不是吗？”

“……谢谢你。”

总算找回克拉姆了，亚利心里也很庆幸，兴奋之余，亚利打算向少女道谢，可是，少女又突然做起莫名其妙的举动，让亚利更加不知如何是好。那个少女在将克拉姆归还给亚利之后，忽然拉起了上衣的衣角，要脱去湿漉

漉的衣服，亚利见状也慌忙地以第一时间转过头去，口吃地讲说：

“你……你你！你在在做什么么啊啊啊？”

“换衣服啊！就算是北国出生，穿着一身湿淋淋的衣服，也是很容易感冒的，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亚利想说的并不是这件事，不解亚利举动的少女仍在换装中。亚利心想，这少女也未免太大胆了吧，好歹旁边也有个健康大男生，女孩子家怎么可以随便在男人面前宽衣解带，保守的亚利实在难以理解少女我行我素的行动。

过了很久，一直到少女拍亚利的肩膀，亚利才敢移开捂住双眼的手掌，少女已经换好服装了，衣服仍然是同一款式，随处可见的女用服装，外面还披了一件御寒大衣，毕竟这里是北国雪乡。

还有一件事物吸引着亚利的注意力，那是少女背上的东西，那是一把精致的长剑，少女或许是旅行的修业剑士，或者是冒险者吧。就在亚利还在猜想少女的来历时，少女却突然转身离去，挥着手向亚利道别。

“我想我们不会再见面了吧，冒失的骑士殿下！就此再见，拜~~”

“啊……我……”

脑子里突然辞穷的亚利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这样看着少女离去，就在少女快步离去之后，亚利不禁打了个喷嚏，就如少女所说的，北国果然很冷，一身的湿衣服要赶快想办法换下来才是。

“啊，忘了问她的名字了，我真是迷糊……。”

结果，连救命恩人的名字都不知道，亚利自省着自己的不是。就在亚利低头反省的时候，从某处突然传来了一阵熟悉的嘻笑声。

嘻……。

“汉~~斯~~！出来吧！”

“是的，亚利少爷，呵……。”

汉斯很快就从岩块的遮蔽处走了出来，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经来到这

里了。

“你什么时候来的呀！真是恶劣，来了也不赶快出来……。”

“我不想打搅少爷您两人嘛。”

汉斯的一句话，让亚利顿时脸红地快烧起来似的。

“你你你……你究竟看到了什么？”

“除了刚才宽衣的那一幕之外的全部啊！从那女孩救您上岸，做人工呼吸开始，一直到她离开之后的所有经过……。”

汉斯的话中还夹藏着一颗炸弹，没多久，这颗炸弹就引爆了亚利的心。

“人人人人人人——工呼吸！”

“我记得没错的话，这是少爷的初吻吧，还好是给刚才那位女孩子拿去了，难道，少爷比较希望我来做吗？”

汉斯后面的玩笑话，亚利已经没在听了，亚利正在回想着，刚才那一幕幕模糊的景象都突然变得清晰起来了，在海里，少女确实用口对口将空气送入自己的口中，除了那一幕，还有那柔软的触感……。

“亚利少爷，您没事吧，您怎么像失了魂似的。”

“啊……我没事。”

“那就好，对了，赶快换上这些衣服吧，要是感冒就不好了。”

“你连行李都带来了呀，汉斯。”

“对啊，船队那里恐怕已经掀起大骚动了，就因为少爷您莫名其妙地跳海，再加上我突然消失的缘故……要回去解释吗？”

“算了……反正我们已经上岸了，回帝国才是我们的目的吧，赶快整理一下行李，然后就离开吧，还有一段长途的旅行要走呢！”

亚利为什么要跳海，还有汉斯为什么会突然消失不见，这些事真要解释的话，只会把事情弄得越来越复杂而已。就这样不管，以后在这一带，顶多只会出现“新魔海灵异传说”的乡野传闻罢了。

亚利很快换上汉斯早已准备好的衣物与冬天的御寒大衣，只缺铠甲等装备，汉斯并没有准备，因为他也没料到，亚利的铠甲会遗失在海中。缺乏铠甲其实也没什么大碍，就算途中遇上什么危险，亚利也有自信以手中大剑解决一切。

亚利唯一的问题，其实只有一件事……。

接下来要往哪里走？

目前亚利与汉斯两人所在的位置，是在艾斯卡大陆东北方 - 凡提洛斯王国的北方边境，往南方走的话，可以到达王国的首都“艾斯佛兰德”。往西走的话，则会经过亚利的祖国神圣艾斯卡帝国之东方青龙骑士团的最大据点要塞“耶斯特城”，那里是亚利去年为止的见习骑士时代的修业地，那里有很多亚利许久未见的朋友，而且，亚利的剑术老师“修奈达·坦达洛斯”也是那里的新兵教官，已经一年没见过老师了，趁此机会，亚利也很想拜访恩师。

此时，亚利想起，离去的少女似乎是走南下的方向。顿时间，他突然有南下的念头，可是很快地，他就敲了自己的头，打消刚才胡思乱想的念头。

“赶快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还是往西吧，到耶斯特城应该可以借得到马，有马匹的话，要回优格里尔就快得多了。离家也有一段时间了，不知道赛莉儿这段时间过得怎样呢？还有……。”

亚利没说出口的人，其实就是指米莉亚，自从马克威尔家一别之后就再没见面了，亚利也很担心她的事，就不知道她是不是住得惯赛巴斯达家，是否与赛莉儿相处的很好，在那里有没有交到什么新朋友之类的事。

这些事其实亚利都是操心过度的了，米莉亚不仅住的非常习惯，与赛莉儿也处的像是姐妹一般，在那里更交到了很多好朋友，还包括亚利最为担心的情敌（？）里奥呢。

不过，亚利也不知道，在这段时间，优格里尔也发生了许多的事件。

这些事，也得等到亚利回到家时，他才会得知……。

两人分担行李，便朝西方走去。比起帝国，北方的冬季要更早来到，这里在两个多月前就开始下雪，路上都埋着一层厚雪，一眼望去都是雪白的景象，在更北方，那里几乎是永久冻土。

“这里还是一点都没变，除了雪还是雪，以前看都看到腻了，现在回来了，反而有回到家的感觉。”

“少爷您曾在青龙骑士团见习一年，毕业也才一年的时间而已嘛！”

“是啊！一年了……。”

这里已经是帝国与王国的国境，在见习时代，亚利也多次在此地巡逻。往北望去，极地山脉就像铁青的城壁，由东往西延伸到大陆的另一端，亚利凝视着壮丽的山势，心中回忆着围绕着极地山脉的古老传说，以及自己在这里谱下的诸多回忆。

对帝国人来说，假如普罗斯山脉是南方之壁，极地山脉就是北方之壁，比起普罗斯山脉，极地山脉留下的传说则更多，对于帝国人而言，这些被淡忘的历史甚至是他们祖先罪愆的记录。

现在居住在艾斯卡大陆的人，多半都是四、五百年前西方大陆移民者的子孙，那股狂热的移民潮对当时艾斯卡大陆的原住民族来说，只是个不请自来的灾难。现在原住民唯一能安身立命的所在，只剩下生存条件严苛的极地山脉。在数百年前的移民热潮中，原住民族遭受到西方佛尔盖亚大陆移民的迫害，逃过灭族危机的人大多迁移到边境，现在，大陆原住民族的分布，大多集中在北方极地山脉地带，那里终年冰天雪地，贫瘠的土地让人生存不易。现在的艾斯卡人民多半称这些被他们视为无礼教的蛮族般的原住民为“境北民族”。

假如有一天，境北民族打算为当年的仇恨向略夺他们土地，屠杀他们祖先的移民子孙们复仇，在常理正义上当然是站的住脚，不过那是不可能的，现存的原住民人口与外来人的总人口相比，连千分之一都不及。一旦挑起战争，胜负是很清楚的，恐怕境北民族将一夕间自历史上消失吧。

被侵略者得主动放弃仇恨，还得搬到严苛的冻土生活，才得保存民族的生存，无论怎么看都是一件可笑的事吧。对于移民后裔而言，那段历史也已是模糊不清的过去，假如说硬要将祖先的罪行加诸在他们身上，恐怕他们也会抗议吧。四百多年的光阴流逝，似乎可以冲淡所有的事物。

不过，只要是发生过的事实，就不可能被抹煞掉，它永远都存在于历史当中，移民者与原住民之间的恩怨，以后，历史或许会给双方一个交代吧……。

其实，极地山脉也不过是土石的集合体，这块土地上发生了什么事，对山而言，又有什么意义，极地山脉，最多只能做为一个碑石，一个能提示人们忆起某件事的碑石，说极地山脉见证着人类的历史，那只是人类擅自强加上去的妄想罢了。

那段历史，只对人类有意义，不过，拥有意志与知惠的生命，并非只有人类而已，自人类有历史以来，拥有强大力量与知能的龙族就一直住在此地，只是，就不知道长久下来人类为求生存而自相残杀的历史，在这些拥有极长寿命的龙族心里，会是怎样的一个想法了，或许，那根本就是连可笑都称不上，而毫无意义的存在罢了……。

## 第六话 国境的怪物

以步行要前往耶斯特城的话，以亚利两人现在的位置，大约要走个两天左右，有马匹的话就能更快些，要马匹的话只要向现在正在渔村的都沙商人们讲就行了，不过，亚利实在懒得向他们解释刚才的事，正确的说，亚利是不知道如何去做合理的解释，他们两人身上的秘密对一般人而言，实在是难以理解的存在。

在七塔中，亚利在尊师的计谋中发现了汉斯的秘密，汉斯是以尊师的血肉创造出来的另一个体，由汉斯的痛苦就可以了解，这个事实对他来讲是多大的折磨。那一天，看到汉斯强压着痛苦与悲伤的样子，亚利不忍心才说了这样的话，不管汉斯是怎样的人，他都能接受他的一切。



现在，那事件后已经又过了一个多月了，这期间，汉斯仍如同这十几年来来的汉斯，以一如往常的态度对待着亚利，只不过，亚利总觉得心里有些疙瘩，虽然自己曾说过那样的话，可是每当他看见汉斯时，就会有种无法理解的感觉出现，有时候，亚利觉得自己是在害怕，害怕另一个自己所不熟悉的汉斯。

那之后，亚利一直没有跟汉斯谈谈他的过去，也许就是因为害怕吧……。

“少爷……亚利少爷……”

“……”在路上，亚利就是因为想得太入神了，所以才会连汉斯的声音都没听到，一直到汉斯拍他肩膀时，他才注意到汉斯有话要讲。

“啊！是汉斯啊……有什么事吗？”

“前面好像出了事，少爷，您请看……。”

亚利循着汉斯所指的方向望去，才发现到，那一带凌乱不堪，折断的树木横倒在地，而且地上还有好几个坑，仔细一看，那是动物的蹄印，而且非常的大，比大熊的脚印还要大的多。

亚利翻阅在此地担任见习骑士时的回忆，在记忆的一角，写明了正确的答案。在这一带，只有一种动物会有这种蹄印，严格说起来，那应该称为怪物，因为那是百年前黑暗战争时期出现的邪恶怪物之一，外型像羊，头顶的角有四根，每根都非常的粗大，擎天并立，就像王冠似的，它的体型可不像绵羊般柔弱瘦小，由地上到背脊的高度，足足有三公尺之高，当地人都称这怪物为“雄角羊怪”。

这些在黑暗战争时期经由魔道实验而产生的怪物，它们之所以有怪物、魔物之类的恶名，就因为它们都有攻击人类的本能，黑暗战争残存在来的百年间，这些怪物仍旧保留了这本能，持续危害着边境的人们。

“这一带居然还有这种怪物存活着啊……。”

在此地的见习时期，亚利也未曾见过这种怪物，他是听教官提过，也只见过城里的标本而已，亚利原本还以为这种怪物已经绝迹了……。

出现在此地的雄角羊怪似乎才刚过进行战斗，有地上的蹄印还很新这一点就可研判。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通常怪物都只攻击人类的，也就是说，有人类刚才被雄角羊怪攻击过，没有尸体与血迹，受害者很可能还活着。

见到有人有难，亚利当然也闲不住气。他循着蹄印痕迹，追迹而去，当亚利与汉斯两人来到一处雪丘上时，就发现一头雄角羊怪的踪影，那巨大的身体与灰黑的毛色在白色雪原中实在很显眼，想不发现都难。

“只有一只啊，人好像也还活着。”汉斯冷静评判着状况。

被袭击者是一对年轻男女，他们都是战士打扮，那个女孩子似乎受了伤，坐在地上无法移动，而另一个少年则正在和怪物缠斗，他的动作轻快敏捷，避开力量上悬殊的劣势，以速度优势在回避的同时频频向怪物发动攻击。

要在雪地上移动是很困难的，那位少年还能有如此的身手，实在值得夸奖，少年的攻击无法给予雄角羊怪一记致命的伤害，怪物巨体的伤势虽多，但都是擦伤等级罢了。

此时，亚利也感觉到，少年的战斗方式很眼熟，回避又同时攻击，这不就是里奥最常用的基本战术吗？在想到这一点后，亚利也知道了少年的身份。

“是亚佛利特！”

亚利一下子就拔剑冲了出去，亲友的弟弟有难，亚利怎么可以坐视不管。那位名叫亚佛利特的少年，就是雷德侯爵的么子，也是里奥的弟弟。亚利记得，亚佛利特是在去年被分发到东方青龙骑士团见习，就在亚利刚好结束见习的时候。

咩咩咩喔喔喔喔喔！

“……怪物！呼~呼哈~”

持续交战下去，亚佛利特也显得有些疲惫，担心负伤伙伴安危以及无法击倒怪物的绝望感，更缓缓地蚕食他的斗志。‘已经不行了吗？……’这个消极的想法正油然而生之际，一道声音化成风吹去亚佛利特心中的阴霾，最有力的帮手突然出现了。

“吃我一剑！喝啊！”

亚利一剑砍在怪物的后臀上，剑势可不轻，鲜血的血向天渐出，染在雪毯上。怪物狂叫暴动，无视两人的存在，亚利也趁机赶到亚佛利特的身边。

“亚……亚利哥！是你！”

“重逢的话等会儿再说吧！这里交给我，你赶快带伙伴离开，让汉斯帮她疗伤。”

虽然亚利这么讲，亚佛利特心里还是很感动的，没想到在这样绝境能遇见亚利，亚佛利特心里不禁在想，原来命运之神不是满腹坏心的皱皮老婆婆啊！

亚佛利特深知“赛巴斯达家的小龙”的实力，就放下转身离开，将负伤的少女抱离现场，汉斯早已经准备好医疗用品了。

咩喔——————啊！

盛怒的怪物转而攻击亚利，高达十数吨的惊人重量所发动的冲撞，大岩石都会轻易粉碎，更何况是血肉之躯的人类。就算对己身腕力再有自信，亚利也不会蠢到和它比角力，亚利注意雄角羊怪的动向，并迅速闪躲冲撞攻击，亚利的攻击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怪物的头部。

亚利很清楚，刚才的斩击虽强，但是以怪物的巨体来看也只是小伤而已，要杀死它，只有捣毁它的头部。况且，有角的生物其弱点通常也在角上面，以克拉姆的力量，应该可以给予致命的伤害的。

一连串的回避终于也让亚利逮到机会，怪物的行动模式被视破了，怪物在冲撞失误后，欲转身再攻击之时，那个转身的动作就是最大的破绽。亚利就趁机跑上前，以全身之力挥下重量级兵器的克拉姆，落点就在四只雄角的根元处，即怪物头顶。

铿锵一声，克拉姆居然被弹了回来，就像是敲到铁块一样，反震力让亚利的手麻得连剑柄都快握不住。‘怎么会这样？……’亚利一时的错愕让羊怪趁虚而入，怪物用四只雄角猛然往上一顶，亚利整个人就被抛摔出去，重重的落地，地上有厚雪之故才没有造成多大伤害，可是，他却不小心让克拉姆脱手飞离了。

咩喔吼吼——————啊！

雄角羊怪发出惊天动地的战吼，向亚利冲撞而来，誓要将亚利撞成肉酱。失去武器的亚利也冷静看准时机要闪躲这道冲撞攻击，就在这个时候……。

轰隆隆隆隆隆！

“下面的人小心点啊——！”

轰隆声加上不知从哪里传来的声音，让亚利一时间也不知所措，转身一看，一个大雪球居然从自己背后的山坡上滚了下来，刹那间，亚利什么也不想就往旁边一跳，越滚越大的雪球刚好跟怪物撞个正着。

“耶！宾果！全倒——！”

滚雪球的“原凶”正得意夸耀自己的成绩，而差点也成了对方战绩之一的亚利也狼狈地从雪里爬起来。

“咳咳！差点被压到了，哪来的家伙啊？……”

不知何时，在山坡上又出现了来路不明的新集团，一个穿着皮衣，戴着帽子，又得意洋洋的男人应该就是滚下雪球的人，他身旁还有一男一女的伙伴。

“不管是白昼或是夜晚，正义之士是绝对不允许任何恶行出现的，侠贝利欧与陪衬的伙伴们在此，恶党觉悟吧——！”

“哪来的痞子……-\_-;;”

亚利与汉斯都有相同的想法，紧张的气氛都因为那名叫贝利欧的男子出现而破坏了，活像是笑闹剧一样。不过，亚佛利特与那名少女倒不这么想，‘哇啊！好酷……’两人还这样兴奋地叫喊着。

扣掉两名实际年龄与心智年龄似乎有差距的“小朋友”，现在的人大概都对他的行为感到不以为然吧，就连他的伙伴也有同样的心情。在贝利欧身旁的那个穿着长袍又戴着头巾的女人就害臊得按着额头，脸红不已。

“蕾因！后方的援护就拜托你了！古罗兹，我们上——！”

身为队长的贝利欧快速下达指示，古罗兹是个身材雄壮，使用战斧的斗士，他自然是近接战的位置，而另一个在后方的伙伴蕾因，则静静地原地伫立，聚精会神，口中开始喃喃有词。

“在天际边缘处孕育而生的光之精灵啊！……。”

“这……这是咒文的咏唱！”

这一幕对亚利来讲已经不是第一次见到的了，在咏唱咒文的同时，有意识般的光点从一无所有的空间中显现，环绕在那个女人的周围，在她身前也逐渐浮现一个特殊的发光图腾，这是魔法发动的征兆，亚利甚至可以说得出对方即将使用的魔法技名，在都沙岛，亚利就在优希亚教廷的一位少年术士伊萨身上见识了魔法的存在。

光系魔法 - 光弹的咒文已近尾声，‘……举起灼热的长枪，贯穿阻挡在我的前方的敌人……’在咏唱过程将近之际，蕾因的身前业已汇聚出十数颗的光球，与伊萨发动光弹时的情形相比，蕾因所使出的光弹数量虽多，可是每一颗的光球都比较小，还不到拳头般大，这也是正常的事，毕竟伊萨是继红莲的魔导师之后，教廷术士中有史以来的天才，两人实力当然不同。

飞射而出的光弹宛如有意志的生命，疾射的光球化成具有追踪能力的光之箭，以无规则的路径飞向雄角羊怪，笨重的怪物回避不及，光之箭接连命中它的侧腹，爆声大响，鲜血四溅，怪物的伤处强大的光与热烧得焦黑。

可是，伤势虽重也无法击倒怪物，反而更加刺激羊怪的战意，它抖起前肢拨雪，准备进行突击，目标已经锁定在蕾因身上，怪物已经将她视为最危险的存在。

哗声冲天，震动所有人的耳膜与灵魂，羊型的魔兽突击而去，巨蹄震撼大地，就算弃战逃命也不是可耻之事吧。不过，术士蕾因并没有逃走，她

尝试以魔法正面阻止羊怪的冲刺攻击。在咏唱的同时，水色的波动自她的身上泛起……。

“在生命之源……遵循着水界盟约的水之精灵啊！……。”

她这次使用的是水系的魔法，不过，蕾因的咏唱似乎有了异样，水色波动忽激忽缓，魔法阵 - 印 - 也没有显现，这是因为意志力不够集中的关系，怪物决死的气势动摇了她的精神集中力。

眼见蕾因有难，她的伙伴们当然不可能袖手旁观，不过，另一个旁人也适时出手相助，取回克拉姆的亚利施展了地龙旋剑技，剑势卷起狂雪与沙石，螺旋的冲击波延地而行，击中羊怪的下盘，激起的雪暴阻止了它的突击。

“啊啊啊！看斧！”同一时间，古罗兹看准时机也用双臂之力投出战斧，汇集古罗兹全身力量的一斧狠狠劈中羊怪的左后腿，斧刃深及骨头，也砍断了脚筋，失去一条腿的雄角羊怪已经丧失奔跑的能力了。

伙伴们成功阻止怪物的攻击，蕾因也得以收敛心神，重新咏唱起水系魔法“冻结”的咒文，这次就顺利完成了，在她的面前，水色的光点凝聚成点点的冰晶，蕾因用手一指，散放凛冽寒风的冰晶群飞散在怪物身上，没多久，怪物一半的身体就被封入冰岩里，动弹不得。

“冰封啊……这滋味很难受的……。”

看到怪物被冰霜黏住而动弹不得的样子，亚利颇有感触地说道。他以前也有被冰封过的经验，当时他与白狼凯涅鲁夫同时受亏于魔将露希卡的魔战技奥义“极风”手上，虽然逃过冻毙的危机，不过，他们两人仍然被冰霜缚住，完全丧失行动能力。

在亚利还在同情怪物之时，那三人组的队长贝利欧已准备给怪物最后一击，他从大衣里拿出了一个特殊的武器，看起来像是拆下弓的十字弩，整个机身看起来就像是有精密机关的管状物体。

此时怪物仍然奋力要挣脱冰岩的束缚，结晶的冰岩也产生裂纹，不用多久，羊怪就可以挣脱了吧，不过，贝利欧不会给它机会的，他悠闲自在地将那奇妙兵器的管口对准怪物，而继以胜利的口吻说：

“掰掰！”

“磅啊！！！！”

一个短促的爆音响起，亚利只看到那武器发出一瞬的火光，羊怪的脑袋就溅出血跟脑浆，整个头像是被炸了开来，那四只雄角也自根元处断裂，飞散到四周，分插在雪地上的雄伟羊角，成了现成的墓碑。

## 第七话 转南行！前往王都

雄角羊怪被打败后，中途加入战局的三人集团围绕在怪物的尸骸旁，那名叫作贝利欧的男子蹲在怪物爆碎的脑袋前，他是给予怪物致命一击的人，不过，胜利并没有带给他任何喜悦，他反而满腹遗憾地叹了口气……。

“真可惜……整个头都打爆了，要是能拿到完整的四角头骨的话，可以卖不少钱的，早知道就不瞄准头了……。”

贝利欧拿出了那把名为“枪”的神秘武器，打开上面的某个机关，那武器就被拆了开来，贝利欧从管里拿出一个奇妙的金属壳，就喃喃自语：

“我记得装的是穿甲弹，照理说，应该只会打出个小洞而已，为什么整

个头会爆炸，奇怪~~~是铅弹？还是火药的量出错？或是要调整？”

“唉……。”贝利欧的伙伴之一，那位名叫蕾因，且拥有术士力量的女性走到他的身旁开始叹道，说：“一开始你就应该打它的心脏才对，结果你居然还很神气地跑到怪物面前，往脑袋开了一枪……为了出风头反而昏了头……不是要调整，是你的脑袋应该先调整一下才对，你什么时候才能改掉耍帅的个性啊！……。”

“什么话嘛！你还不是一样，用那什么光弹的魔法，把羊怪的毛皮烧出个大洞，这下头没了，连完整的毛皮也没了！害我的爱枪又浪费一颗子弹了！”

“你是说这都是我的错吗！？你^%%#\*&\*~~~”

就这样，两人就开始吵起架来，碰到这莫名其妙的情况，本来打算过来道谢的亚利也不知道该怎样出声，只能愣在原地。

“他们两人感情真好呢！”汉斯突然说出奇妙的感想。

“汉斯……在你眼里，这样算……“感情好”？”

各种恶言恶语都出来了，双方都在挑对方的毛病，挖过去的事，只差大打出手了。

在亚利的眼里，怎么看也不觉得这样是“感情好”。

这时候，三人组中的一人，古罗兹向亚利一行人这里走过来了，他是为亚利刚才出手解了蕾因的危机而来道谢的。他是个年约三十多岁，身材魁梧的大汉，身材瘦弱，缺乏男子气概的亚利反而更突显出古罗兹那粗犷的男人味。

“你好，我叫古罗兹，刚才你出手救了蕾因，我是来向你道个谢的！”

“不用客气啦，一开始被救的人其实是我，一报还一报也是很公平的。我叫做亚利克斯，请你多指教。”

“是吗？哈哈！我本来还担心贝利欧那做事随便的家伙反而伤到你耶，算了……都已经过去的事了，别再提了。”

古罗兹指着吵架中的两人，又继续说：

“如你所见，本来应该是要蕾因本人亲自来的，不过现在她正“忙”着，就请你多包含了。”

“他们吵成这样，不要紧吗？古罗兹先生。”

“不要叫我先生啦，古罗兹就行了！哈哈~~至于那两人，这对他们夫妇来说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俗语‘床头吵，床尾合’，过一天他们就忘光啦。”

“他们是夫妻啊，夫妇都是这样的吗？”

亚利是单亲家庭，母亲早死，所以他也不知道夫妻间是怎样的关系，自幼陪他长大的人，一直是爸爸与汉斯。不过，也有人曾开玩笑讲，汉斯就像雷欧的老婆，每天都东管那西管那的。亚利只知道，记忆中的爸爸是个大而化之，生活邋遢的人，汉斯确实也常常在“念”他。

这时，古罗兹提起了亚利为助蕾因而击出的那一剑“地龙旋”，说：

“对了，刚才那一剑可不得了，在这种松软的雪地上，你居然还能击出这么强的击地波，在你这一辈中，能拥有如此剑势的人可说寥寥无几啊！”

“你过奖了……。”

亚利很不好意思地低着头，他的脸都红了，一直频频讲着‘你过奖了’的话，亚利一直无法坦然接受他人的称赞，这是他的缺点，也是他的优点。

古罗兹在与亚利谈了几句之后，就回去劝架了。从谈天中，亚利才知

道对方是个冒险团体，贝利欧是他们的队长，不过亚利总觉得，那个人实在不适合当队长，老练的古罗兹反而比较适当。

这也是人家的事，亚利也不再追究。重要的是亚佛利特与他的伙伴，亚利不了解的是见习骑士的两人为什么会跑来边境，还被怪物袭击，这件事一定得问个清楚。

“说吧！亚佛利特你不是在青龙骑士团见习中吗？你们两人为什么跑来这里？”

“……。”

亚利一幅大哥的模样向亚佛利特训话，亚佛利特一句话也说不出，反而是他的女伙伴出声为亚佛利特解释，说：

“人家只是要找去爸爸而已！跟亚佛利特无关！这都是我的主意！”

“希娜……别这样……。”

亚佛利特低声要那位叫希娜的女孩子别用太冲的语气，怕冒犯了亚利，其实，亚利一点也不在意，反倒是‘爸爸’与‘希娜’两个词让亚利隐约想起了一件事。

“希娜这名字……难道，你就是青龙骑士团团团长卡里巴·威尔斯子爵的千金吗？”

“你怎么知道的？”

“以前团长跟我提过，你一直在帝都的士官学校就读，我结束见习时，你就被派到团里见习，那时我刚好也出发要回帝都报到，所以没机会见面。”

“难道……你就是亚佛利特常提起，那个“赛巴斯达家的小龙”是吗？哇啊啊！第一次见到本人耶！”

希娜就像是见到偶像一样兴奋不已，让亚利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话来回应，这女孩果然就跟团长昔日说的一样，一点都安静不下来……。

“咳嗯~~！”亚利轻咳一下，要她安静一下，又继续道。“现在，你们俩可以跟我讲，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了吧！”

“亚利哥，其实……。”亚佛利特慢慢地将整件事重新叙述一遍。

事件的肇因是今年七月的事了，那时亚利已经离家旅行去了，所以他才没有听到这消息。当时，凡提洛斯王国突然宣布要在今年十或十一月间举办第十四届英雄天武会，这是很奇怪的事，英雄天武会是每四年举办一次，第十三届在去年时就办过一次，才过一年的时间，王国就宣布这项消息，这件事着实震惊了不少战士。

青龙骑士团的据点 - 耶斯特城离凡提洛斯最近，消息也是最早传到这里，亚佛利特与希娜两人得知后，就很想去参赛。不过，团里是禁止这种行为的，这点亚利就很清楚，他可是亲身体会过军法的滋味，军法的阻碍，让两人一直裹足不前。

直到十月份，大会进入报名阶段，希娜实在忍不住了，就直接找身为团长的父亲请求，让她与亚佛利特两人能参加大赛，结果却被威尔斯子爵当场打了退堂鼓。碰壁的两人原本已有放弃的想法，不过某件事的发生，又让他们起了这念头。

在今天之前的一个星期，青龙将军威尔斯子爵突然带了二十多名战技高超的骑士离开耶斯特城，行踪虽然有保密，不过还是被鬼灵精的希娜得知，子爵此行，是要去凡提洛斯王国，其目的不明。

希娜此时愤愤不平地说道：

“爸爸他有够贼的，说什么人家年纪小、不过是个孩子之类的话就要我放弃，结果他自己也跑去看大赛了，说不定，他还想自己偷偷参加呢！也不想自己也是老骨头一大把年纪了，怎么去跟一群像超人般的战士或武斗家较量呢！？”

“对啊！那种大会应该由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来参加才对！”汉斯颇有同感。

“你能理解我的想法，我很高兴耶！戴眼镜的叔叔！”

“叔……叔叔……。”

希娜好像还不知道自己的话刺伤了汉斯的心，内心大量出血的汉斯青着脸，一句话也说不出。

无法插入那一边的话，亚利只好向亚佛利特询问他的想法。

“亚佛利特，你真的很想参加英雄天武会吗？那可不是什么运动会或是剑术练习，那是拿生命互搏的战斗，这样你还想参加吗？”

亚佛利特犹豫了一下，很快，他带着决心的眼神说：‘是的！’。

“即使会丢掉一条命我也想参加！我不想军队里籍着家世来平步青云，就算因此拿到将军的地位，我也不会高兴。学习剑术，经验种种战斗，藉此来琢磨自我的身心，这才是我期望的人生！英雄天武会集合了世界上的一流强者，他们无论在心、技、体各方面都有所长，与他们战斗，才能了解他们的长处，同时自己也能有所成长！所以我一定要参加，就算会丢掉一条命也无所谓……。”

听了亚佛利特叙说着自己的志愿与对自我的期许，亚利一方面感到赞佩，一方面，从亚佛利特身上，他也仿佛看到了自己，去年同样是十六岁的自己，虽然两人追求的目标不同，有一件事却是一样的，那就是自己来决定自己的未来。

亚利的志向是成为骑士，但是他不愿接受旧有的教条‘骑士是为君主、国家而战’的思想，他想成为侍奉真理，为正义而战的骑士，真理与正义的存在为何？则是他一直在追求的事物。

“你已经有这样的觉悟了呀……。”

“拜托你，亚利哥，让我们参加吧！”

“有一点你弄错了吧，我并没有任何立场可以阻止你呀！现在的我，无官无职，也不是帝国军的人……。”

“这么说，亚利哥是赞成我们参加大赛哦！太好了~~~！”

亚佛利特高兴得跳了起来，其实，亚利并没有赞成他们参加那场危险的武斗大会，不过，他也没反对就是了。

“……算了，既然你们两人决意要参赛的话，我也跟去好了，毕竟伯爵叔父他一直很照顾我，我可不能放着你和团长的千金两人不管。”

“伯爵？亚利哥你还不知道吗？父亲大人他已经晋升为侯爵了，蓝提斯二哥他写给的信有提到哦。”

直到此时，亚利还以为雷德家还是伯爵家，这晋升是他离家后很久才发生的事，也难怪他会不知情。亚利在想着，在他离家的期间，优格里尔领与家里还真是发生过不少事呢，回到家时，恐怕得先有个心理准备。

事情都交待完以后，此时，亚利有个提议。

“对了，到王国首都的话还有相当一段路程，到耶斯特城就短得多了，先去借马匹吧，这样要去王都也快得多。”

“……。”

亚利的话才一讲完，亚佛利特与希娜两人都面有菜色，话吞在喉咙讲不出来，好不容易，亚佛利特才开口低声说：

“……亚利哥，我们两人是偷溜出来的，一回去不就被逮个正着了吗？”

“啊！对啊，我都忘了！哈哈~ ~ ~！”

亚利想起去年与里奥两人一起偷溜出城，跑到王国参加第十三届英雄天武会的往事，忍不住笑了起来，当时都通过预赛而打进会内赛了，结果连第一战都没打就被教官修奈达·坦达洛斯给抓了回去。

如果这次教官又赶来抓这两个违规者，亚利想自己一定要好好向教官求个情。不过，亚利还不知道，他的老师修奈达此刻就在凡提洛斯王国，他也是青龙将军带去的随行骑士之一，是为了出一个极秘密的任务。

“走吧！步行的话，应该可以赶得上报名大会的截止日期的。错过这次，又要等四年了。”

“亚佛利特，等等我啦！你这偷跑的小人！”

希娜跑了过去，想追上遥遥在前的亚佛利特，看到两人无忧无虑的样子，实在很难想像他们是要去参加危险的武斗大会。不过亚利也是一样，去年偷偷参加大会时的心情，也是兴奋高于害怕。

于是，亚利带着类似参加祭典的心情，转而往南行，要去凡提洛斯的首都艾斯佛兰德，那里，想必已经因第十四届英雄天武会的开催，而陷入祭典般的热闹气氛了吧。

就如同艾斯佛兰德的另一异名“冰火之都”，在深冬里，人们仍拥有风雪也吹不灭的火焰热情。不过，在火焰之下，隐藏在这大会炫华的表面下，那隐藏的阴谋之冰，就像是在嘲笑上头那些兴过头的人们，仍暗中悠游在火海之下……。

## 第八话 冰火之都的祭典

亚利一行人花了一天的时间，总算到达了凡提洛斯的首都艾斯佛兰德。在途中，亚佛利特与希娜两人一直希望能快点到，避免报名时间结束，拗不过两人的汉斯，只好在路途中经过的一个村里，花钱雇了一辆马车，这钱可花得让汉斯心疼不已。

本来，亚佛利特两人是有带钱出来的，他们的钱与行李都放在骑来的马身上，可是在半途被雄角羊怪袭击，两人的马都吓得逃影无踪，两人也没钱了。不用说，亚利也是与钱无缘的人种，现在又多了两个“包袱”，汉斯的负担又加重了。

无视汉斯的“痛苦”，其余三人仍然悠哉享受着沿途的美景，尤其抵达艾斯佛兰德的附近时，从坡上往下鸟瞰整个城市，白色的王城座落在城中区的城壁当中，街道以城堡为中心向外辐射扩展，南面与东面皆临海，海色碧绿，白浪拍打着东面的沙岸以及南面的广大岩岸。在冬季过去之后，草木苏生之时，整个城市更会有一股生气，让人不禁赞叹道，这里是北方的乐园。

“好美的地方哦，来这里果然是正确的选择。”

希娜似乎忘记了，她与亚佛利特两人是来参加武斗大会，而不是来观光的。与两人兴奋的心情相比较，汉斯的心情就沉重多了，尤其是他刚付清车夫的金时，轻了不少的钱包让他不知怎么应付未来三人的伙食费。



他那宝贝少爷接下来的发言，又在他淌血的心上面补上一箭。

“大会期间，我们就去住温泉旅馆吧！这里的温泉很棒耶！”

“温……泉……旅……馆……！一晚最低消费300基尔的高级旅馆……。”

听到亚利的提议，汉斯脸都青了，搞不清楚状况的两人还在鼓噪赞成，三个人都没有听到汉斯痛苦的呢喃。

“温泉？这里这么偏北也有温泉吗？”亚佛利特提出了疑问。

“你不知道吗？团里的学长与教官都没讲吗？……你们两人知不知道，艾斯佛兰德的另一个名称是什么？”

“冰火之都！”有默契的两人异口同声的回答道。

“对！冰火之都！这也是以前教官跟我说的，这附近的海底有火山在活动，从有历史以来也没发生过什么灾难啦，也因为如此，这里的海水比较暖，即使是北国最冷的冬季也不会结冰，在陆地上，还会涌出温泉来耶！”

“那我一定要泡一泡了，听说温泉对少女的肌肤有益……亚 - 佛 - 利 - 特！你刚才偷偷在想什么？”

“没有！我什么都没在想！”

亚佛利特拼命在辩解，可是他的脸红却背叛了他，结果又是一次吵嘴。带着各种复杂的心情，四人进入了王都艾斯佛兰德。

就如亚利所说的一样，第十四届英雄天武会的开催，让整个城市陷入了祭典般的热闹气氛。到处都可以看得到异国的战士们穿梭在街道间，在路旁或酒馆里，随处可见三五成群的人在讨论这件事，像是又有那个知名的战士出赛啊，还是谁最具冠军相？赔率多少之类的事。

“继续走，报名的地点应该还是那里！”亚利边走边说道。

毕竟是视途老马，凭着曾经参加过一次大赛的经验，亚利主动当起向导，带领两人前往报名地点，那里是位于城南区的一座圆形竞技场。

英雄天武会是分为会内赛与会外赛，参赛者要先在会外赛脱颖而出，才能取得参加会内赛的资格，而这座圆形竞技场就是会内赛进行的地点。会外赛的话，则是在王都的四个特定地点进行。在会内赛开打前，竞技场也暂时充作报名场所。

“哇啊~好大哦，我们就是要在哪里比赛哦！”

亚佛利特与希娜两人对竞技场的雄伟庄严感到讶异不已，对兴奋过度的两人，亚利还以‘只要你们努力打赢会外赛……’的话来鼓励他们，其实，亚利也很兴奋的，去年参加过的他，也没机会在这竞技场出赛，只要当时教官能晚来一天的话……。

竞技场的中央目前仍然是不准进入，要等到会内赛开始时才会开放。据说，观众席就足以容纳四万人众，这也是王国的骄傲之一。进住拱形大门，就是最外围的圆形回廊目前则暂做为报名场所。再里面的则是选手休息区，再进去就是竞赛的场地了。

从踏进报名现场开始，到处都是战士，亚佛利特也忍不住生起怯意。

“好多人哦，每个人都好强的样子……。”

“亚佛利特，你志气点好不好，这么快就怯场了……真差劲！”

与亚佛利特比起来，希娜就显得大胆许多，一幅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气概。

不过，任何人一看到这么多战士，杀气腾腾的气氛，胆怯起来也不是

他的错。随便一瞧，块头比亚佛利特高三个头以上的战士随处可见，一些战士还故意露出身上的伤痕，摆明在强调着‘我可是经验老道的狠角色！’或是‘小朋友快回家去！这里是大人的场所’的意思。

去年的亚利又是怎么看待这一幕呢？也许是年轻气盛又兴奋过头的关系，这些人越是嚣张，亚利就越当他们是虚张声势的纸老虎。

重回旧地的亚利，一改一年前的强势，现在的他没有兴趣和这些人竞争外表的虚势。

他只是静静地站在一面石壁前，看着上面的刻痕。这面石壁上，刻划着第一届到第十三降代代优胜者的名字。

第十二届优胜雷碧亚·波朗

在幼年时代，一直是他们这一辈孩子的头头的大姐，她的名字就刻划在石壁上，亚利也很崇拜她，因为她是大会最年轻的优胜，当时跷掉团务与里奥跑来王国参加比赛，也是这个原因，假如不在去年参赛的话，他们两人就没机会超过雷碧亚的记录了。

“假如当时有机会打会内赛的话……。”

亚利再遗憾，也无法改变即有的事实。此时他才想到，去年第十三届的优胜到底是谁啊？自从被教官抓回去之后，他就没有再理会这件事了，就连参赛者有哪些人他也不知道。亚利把目光往下移，就看到三个亚汗文字所刻的名字，不懂亚汗文的亚利在旁边的大陆通用语注解的帮助下，亚利以生涩的语调念出了那个名字。

“第十三届优胜……杨……小……龙……。”

这个名字亚利一点印象也没有，这是因为会外赛是在不同场地举行的关系。提到亚汗，亚利就想到那些武斗家，他们不只精通体术，连兵器的丰富性与技巧也是让外国人难以想像且望其项背。

提到亚汗的拳法，亚利当然也会想起由传说中的武神“黄海明”所创的拳法 - 龙天无双流。亚利可是印象深刻，他记得很清楚，以前教官修奈达曾讲过，他与雷欧耐特曾经从武神身上学习过剑术。据说黄海明通晓已经失传的梦幻剑技“阿雷斯英雄剑”的精义，两人受武神教导半年的时间，就各自创出自我的流派，即修奈达的“暗邪龙剑”与雷欧的“圣光龙剑”，这两者都与阿雷斯英雄剑一样，都是高度发挥神器力量的战技。

“哇哇哇啊！雷碧亚姐姐的名字耶！真的有耶！”

亚利本来想继续沉浸在记忆的回流中，不过，希娜兴奋的声音迫使他立即清醒。

“你认识雷碧亚姐吗？”

“当然，我就是崇拜她才进入军校的，她真是女孩子的骄傲，不仅是英雄天武会最年轻的优胜，也是五龙骑士团最年轻的团长！我一直很崇拜她耶！”

亚利也有同感，昔日，当他听到雷碧亚活跃于武道与军队时，亚利就会燃起一股竞争意识，同时也崇拜她。现在，亚利虽然与她走上不同的路，这种心情也没有变过。

看见亚利一直待在这里，亚佛利特也好奇问道：

“亚利哥，你一直在这里做什么呢？”

“没什么啦，只是在想一些事而已……。”

此时，亚佛利特像是发觉到什么似的，接着就说：

“对了！去年亚利哥不是参赛过吗？可惜的是你和三哥两人在进入会内赛前就被抓到了。真是遗憾～要是教官没来，上面的名字就会换成亚利哥你的也说不定哦！”

“亚佛利特说得对！既然都来了，干脆亚利哥你也来报名好了！希娜也很想见识见识“赛巴斯达家的小龙”的实力呢！报名吧！”

“我……”

听到亚佛利特与希娜两人的提议，亚利也有点心动。最后，亚利终于决定要参赛了，一年前的遗憾就在这次大会上做个了结吧。

听到亚利决意参赛，少男少女两人也高兴叫好，然后就兴奋地把亚利给拉到报名桌前，向工作人员申请表格。

“你……你们真的要参赛？”

工作人员一时还无法相信，眼前这三个人居然想参加丢掉命都不奇怪的武斗大会。

那两个骑士打扮的少年少女连稚气都还未脱，心智年龄跟孩子没两样。中间那个人，看起来更夸张，工作人员还以为他是女扮男装，身高是还可以啦，可是手臂跟体格都这么瘦弱，他的脸颊还嫩得像是未经风霜的贵族大小姐的肌肤似的。

工作人员的工作是接受参赛者的申请，他并没有叫人打退堂鼓的权力，最后还是照往例，拿出三张表格要对方填写。

“照上面的资料填一下就可以，姓名、年龄、国籍、流派所属等资料，填不填是个人自由，不过，想参赛的话，每人都要一定要付五百基尔才行。拿了名牌之后，三天后来这里看公告，到时会公布分组情形与会外赛的地点。”

“五百基尔，跟去年一样嘛。”

亚利心里还在想说‘没涨价还真公道’的时候，汉斯的脸色又青了……。

“五百基尔……等于十枚银币……三个人就三十枚……一千五百基尔……。”

不了解汉斯的苦处，亚利还在催促汉斯赶快拿出钱来，另外两人还不时投射祈求的眼神，汉斯只好乖乖就范。这样一来，钱包的重量又更轻了。

“报好名了，接下来就是找旅馆了，五天后才比赛嘛！即然不急，就好好找个旅馆泡泡温泉了～～汉斯～记得去找个温泉旅馆哦！”

“……。”

汉斯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他脸色惨白，不知家计为何物的少爷跟两个爱起哄的小鬼不知在他心中插上多少箭……。

“你不舒服吗？是旅行太累的关系吗？没关系！温泉也可以治疗疲劳呦！”

亚利在发动“最后一击”之后，就心情愉悦地转身要离开现场。在离开的同时，他刚好和一对男女擦身而过。那名披着绣有雪花的白色丝衣的少女身上传来了一道薰香，令亚利不自觉转过头来。

“我要参加大会！报名是怎样的办法？”

说话的人是少女的伙伴，他的肤色比古铜色还要深泽，头上顶着一头卷卷的短发，还有一条头巾，眼睛里闪烁着少年应有的精神气息。会有这种肤色，亚利没记错的话，这少年应该出身沙漠部族。

在佛尔盖亚南大陆，有一片广阔的沙漠地带，占整个南大陆七成以上

的比例，那里的人皮肤多半黝黑深色，除此之外，亚利就想不起其他有关沙漠部族的情报。

‘怎么今天尽些小鬼来报名……’这名工作人员心里发着莫名其妙的感想，表面上还是露出职业笑容，拿出了张表格，并询问说：

“是两位都要报名吗？”

听到工作人员的疑问，沙漠少年转投向同行的少女说：

“小雪，你要参加吗？”

“这种家家酒般的大赛，我没有兴趣……。”

少女才刚讲出这样的轻蔑之语，转瞬间，会场的气氛就剧变，视线不仅集中在她身上，沉重的杀气更直射而来。只是，少女仍丝毫不为所动。英雄天武会可是战士的盛会，少女说出这样的话，也难怪会成为众矢之的。没人出来说话，是因为会场是禁止私斗闹事的，一旦犯禁，就得取消参赛资格。

这杀气连只是寻常人的工作人员都感觉得到，重压感几乎迫得他快喘不过气来。他全身冒冷汗，战战兢兢地说：

“填……填表格后……再……再付……五……五百基尔……就行了……。”

“不用找了……。”

与汉斯付钱的情形完全不同，少女随意掷下一枚可兑换五千基尔的金币，像是在丢零钱铜板似的，然后转身就要离开，沙漠少年也慌张地填了自己的名字，拿了名牌，就追着少女一起离开。

## 第九话 传说中的黑骑士

“哇啊~~那个女孩好厉害，居然在大庭广众面前说这样的话！”

那旋风般的二人组离开之后，交头接耳之声便此起彼落。在大家都还在想那两人是什么来历的时候，汉斯已经有了答案。

“那名少女应该是倭国人，她使用的大陆通用语中可以听出一些倭国口音，虽然外衣遮住了她的面貌，不过香味就骗不了人，那是倭国特产的一种薰香。”

“口音？香料？”

老实讲，亚利根本就听不出少女的口音和一般人有什么差别，衣服上的香味确实很特殊，只是他没想到，汉斯连香料产地都能猜出来。

‘算了！’反正这件事也没有追究的必要，亚利也不想去管。比较重要的事情，应该是接下来的落脚处，这种事情亚利一向都交给汉斯。

“旅馆的事就交给你了，我想到处逛逛，克拉姆拿去，我一个钟头后会回来这里等你们，麻烦你了，汉斯！”

亚利把背上的克拉姆扔给汉斯，就逕行离开了。

现在的汉斯面临了最大的问题，亚利很期望能住有温泉的旅馆，其他两个人也如此盼望着，可是他们有足够的钱吗？

其实这还不是重点，现在的问题，这时候还找得到旅馆吗？为了参观第十四届英雄天武会，王都里大大小小的旅馆早就已经被预约完了，别说温泉了，就连小旅馆也不见得找得到房间可住。

“……”

汉斯沉思着，他并没有绝望，反而恶向胆边生，开始构想一个计画。然后，他就拉着搞不清楚状况的亚佛利特与希娜两人，担任自己的助手，往街上某处去了。

“好久没脱下铠甲，又放下剑，像这样轻松自在地散步了……。”

亚利正悠哉地在街上散步，一年前就逛过的街道，景物依旧，亚利的心情可就不同，当时，他满脑子在想战斗的事，对手的实力与自己的缺点。一年以后，亚利也历经许多的战斗，经验凝聚为自信，让亚利能以更坦然的心情去面对大赛。

走在街上，随处可见三五成群的战士集团，其中也有许多异国人。这样的情形，有时也造成王都治安的劣化，由于大赛将近，每个人的情绪都紧绷起来，一点小磨擦就大打出手也不是新鲜的事。亚利不带剑上街，也是不想引人注目，惹上无谓的麻烦。

其实，亚利最引人注目的并不是他的剑，而是他的外表。很不幸的，他的“美貌”又为他带来的麻烦……。

“喂！你们猜猜看，那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会不会是女扮男装的小姐啊！嘻嘻嘿嘿～～！”

说话的那群人是来自亚汗的拳士，他们根本是故意说给亚利听的，从他们故意用大陆通用语而舍亚汗语这一点来推测就可以了解。

对亚汗人而言，外国人都是长得一个样。对亚利而言，亚汗人或许都长同一个样子也说不定。亚利也分不清对方是真的认不出还是故意闹他，想到汉斯总是叮咛他不要惹祸，亚利就忍了下来，想快步离开，可是，对方却主动围了过来。

“陪我们一起去喝一杯吧！漂亮的金发小姐！”

“然后～嘿～我们在一起做更好玩的事～嘿嘿嘿～～～！”

街上的人们也围过来看热闹，在他们眼里，这一幕是那些魁梧的大汉子正在骚扰一个弱小的少女，没有人知道，那名“少女”的火气已经像火山一样，快超过临界点而爆发出来，亚利已经握紧拳头。

你们这群瞎眼混蛋——！

宣战同时，亚利也击出一记铁拳，这一拳，足以让一般的小混混满地找牙，可是，这些人不是一般的小混混，而是准备参加这届英雄天武会 - 来自亚汗的形意拳高手。对方才轻摇上身就闪过这一拳，又像蛇一样钻到亚利背后，让止不住拳势的亚利仓皇跌倒，他反折亚利的右手，将亚利压制在地上。

“小姑娘的力气还真不小耶！哈哈哈哈！”

“二师兄的蛇拳越来越高竿了！”

被压制住的亚利只能心有不甘地念着‘可恶……’两字，他的关节被扭转到极限，根本无法翻身。不过，好胜的亚利是绝不会甘心受辱的，他宁愿扭断肩膀，也要给这群不长眼的浑蛋好看。

就在这时候……。

“放开那个女孩！在传说英雄的国土上，一群学武者欺压女孩子，你们难道不会觉得可耻吗？”

总算有人敢挺身而出，不过，“女孩”一词还是让亚利觉得甘苦交杂。

出声的人是一个与亚利大概同年的女孩子，她穿着高贵华丽，头上戴着帽子，又以一袭紫纱覆盖其上，遮掩住面貌与上半身。看她的仪态，应该

有良好家世，而那隐然散放的高贵气质，恐怕还是大贵族才有的。

“嘿嘿~~又来一个小妞~~~！”

“抓到两个小妞，今天有得开心啦！嘿嘿嘿~~~！”

一个身材像熊一般魁伟的拳士走上前前，带着下流眼神与口气，硬是把那少女抓了过来，少女就像饥渴凶兽的猎物一样，毫无反抗能力。

“无礼的下人！放开我的手！”

“声音这么好听，薄纱内的脸庞想必更是像天仙一般吧！又何必藏起来呢？嘿嘿嘿嘿嘿~~~！让大爷瞧瞧吧！”

熊般的大汉想要掀开少女的薄纱，就在少女大喊的同时，好几名武装人员赶来此地，他们全副武装，不过并非是王国警卫团的制式装备，看起来，反而像某骑士团的制式装备，不管如何，他们应该是少女的护卫就是了。

从他们一上前就大喊‘无礼的贱民！放开小姐！’这句话就可以知道。

“贱民，你们以为有资格用脏手触碰小姐高贵的肌肤吗？还不快放开小姐，否则，我们就要将你们碎尸万段！！！！！”

“大爷就爱碰她，你想怎样！？”

那名大汉无视威胁，对方的挑反而激起他的战意，他把少女交给身后的师弟，磨拳擦掌准备一战。同一时间，护卫们手持盾牌亮出白刃，也准备战斗。

无须外人喊开始，熊男就主动攻击，两名护卫上前迎击，从两个角度同时挥剑，一般人很难阻挡两个不同方向的同时攻击，可是熊男身体虽大，动作却灵活，他不退缩反而更冲上前，双掌同时击出，打在两名护卫握剑的手上，双双击飞他们的兵器。

他更进一步打出两掌，雄厚的掌势轰印在防御的盾牌上，两声爆响，钢铁的盾牌居然爆碎，两人更被击飞，伤重倒落在地。

“三师兄的熊拳真厉害！熊袭势连接熊扑势！不亏是三师兄！”

师弟们的锦上添花让熊男更得意洋洋，看到那些铁皮人偶般的护卫的糗样，他更继续数落对方的愚蠢。

“看到了没？这就是劲力，对于只会挥剑拿盾牌的你们这些番族而言，应该是妖术般的东西吧！哈哈哈哈哈哈！”

“.....”

技不如人，少女的护卫无话可说，可是，他们的眼神仍没有放弃，对他们而言，那位少女是即使要牺牲生命也要保护的重要人物。

“让我来.....”

“是.....是你！”

一名老练的骑士从后面走了进来，这群护卫们又惊又讶。这个转变，让那群形意拳士更加捧腹大笑，他们没想到对方会派出一个老头出来。

那名骑士虽然看起来有些苍老，金色短发上有些许灰白，可是，他的神情仍然精悍严厉。近两公尺的体格精壮不输年轻人，他穿着漆黑的全身铠，连披风也是黑色红衬底。

在他的背上，还有一把杀气腾腾的大形两手剑，老骑士虽然年纪已大，仍然能轻松操控这把剑，只要是认识他的人，对这一点都不会提出任何异议，因为，他就是这么强。

亚利也是认识他的人之一，他的出现，亚利反而想为这些浑蛋祈福了.....

“你们适可而止吧，修奈达老师出手可是毫不留情的……。”

这些不长眼的人根本听不进亚利的劝告，他们还搞不清楚，这名老骑士的真实身份，就是传说中的黑骑士“修奈达·坦达洛斯”。

“喂！老头！像你这种爷爷级的人物应该在家抱孙子享福才对，何必来这淌浑水，让人拆了你一身老骨头呢！哈哈哈哈哈！”

“让我见识你的妖术吧……。”

“想找死……那就怨不得我啦！看掌！”

熊男瞬间击出一道劲势雄厚的掌击，虽然他口吐轻蔑之语，临战时仍然以十成功力应战，黑骑士仅以左手回应，用左掌轻松接下熊男的掌击 - 熊扑势。

但是，可怕的事现在才正要发生……。

“哇哇哇哇啊！怎！怎么回事！？？？”

熊男大吼大叫，就像是见鬼一样，旁人完全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除了亚利以外……。是气力消失了，此时的熊男正感觉到自己右手的力量正急速消失中，像是被抽乾体力似的，他的力量从掌心开始源源不断地消失，整只右手几乎快没知觉。

“滚！”黑骑士左手用力一甩，熊男的腕、肘、肩的三处关节当场被扯断，只见熊男痛苦地在地上卷曲瑟缩，口吐白沫。

熊男的师弟们本想上前报仇，却被使蛇拳的二师兄阻止，他已经察觉眼前这名老骑士的真实身份了，这个人不是他们这种小辈所能对付的角色。

“不才昔日曾家师提起，阁下就是大名鼎鼎的黑骑士修奈达吧……。”

“武道是由心开始修练，你的师弟显然要再修练几年，现在我废他一臂，也免得让他在英雄天武会上丢尽令师的脸。”

“感谢阁下您不计较……不才就此告辞……。”

二师兄叫师弟们将熊男扶起，就匆匆忙忙离开了。

‘天上有黑龙巴哈姆特！地上有黑骑士修奈达！’

只要是在武道打滚的战士，都会知道这句话。手持神器 - 暗黑剑达克尼斯，地上最强的骑士就是修奈达·坦达洛斯，他所建立的武勋，除了平定帝国内乱，又斩杀亚特兰提斯魔龙的雷欧耐特·赛巴斯达以外，就只有百年前的传说英雄阿雷斯能与其匹敌。

在剑技的评价上，修奈达是远高于雷欧的，也有人说，他的实力足以匹敌阿雷斯，甚至已经超过了阿雷斯。

不过在仕途上，黑骑士就远较上面两人要不顺的多了。阿雷斯虽未即位，仍被视为凡提洛斯的初代君主。而雷欧则坐上了帝国大将军与黄龙圣骑士团团长的宝座，更得到皇帝亲赐“圣将军”的名号。而黑骑士修奈达虽然曾做过青龙骑士团团团长，不过却在帝国内战后，因妻族参与叛乱，而遭革职，现在只是边境的新兵教官而已。

虽然得到地上最强的称号，不过，修奈达的仕途却如此不顺，人生多坎，也让人不禁感叹命运的诡谲多变。

“没想到会在这里遇上你呀！亚利！”

“我也是……修奈达老师……。”

自从退团之后，两人没再见面了。

去年的时候，自己因为偷溜出来参加武斗大会，而被教官抓到，如今旧地重临，又遇上教官，一时间，亚利心里砰砰乱跳，都忘了自己已经不是

帝国军的人了。

奇怪的是，为什么教官又会来到此地呢？难道是消息败露，他是来抓亚佛利特与希娜两人的吗？

……一定要求情！这是他们两人的梦……

误会教官的来意，亚利正想为他们两人求情的时候，那位戴着紫纱的少女走了过来，似乎是要探望亚利的样子。很不可思议的，教官居然恭敬地退到一旁，跪膝行礼。少女的真实身份，远在亚利想像以上。

## 第十话 紫纱少女

看到教官都跪姿行礼，坐在地上的亚利也不知道要不要站起来，不过在他犹豫之时，身份神秘的少女反而自己蹲了下来，伸手抚摸亚利脸上的小擦伤。

“对不起……。”

“耶？”突然的道歉让亚利倍感困惑。

“我竟把你当成女孩，对男人而言，这是莫大的耻辱，请你原谅我的无礼……。”

“没……没关系啦……。”

既然误会都已经澄清，亚利也不会很在意，看到少女略带羞涩的道歉姿态，任谁都会原谅他吧。只是，某些人的态度仍让亚利不太舒服。

在少女背后的那些护卫，对亚利可是敌意十足。他们似乎觉得，亚利没有向“小姐”行礼已经十分不应该了，居然还理所当然的接受“小姐”的道歉，这简直是宛若滔天大罪的僭越行为。

“咦？……。”少女突然发出意义不明的声音，像是发现什么似的，在薄纱下是满怀困惑的面孔。亚利的脸似乎触动少女某个回忆，她在想，眼前的少年该不会是“那个人”吧。

从亚利的角度来看，他完全不了解少女在做什么。

““小姐”，我们该回去了……“大人”他会担心的……。”

“可是，我还想……好吧。”

护卫们半强迫的请求，还是让少女屈服了，她在护卫的保护下，依依不舍地离去。

同是少女护卫之一的黑骑士修奈达，自然也得离开。在他离开之前，了解弟子疑惑心情的他给了亚利一个模糊的解释。

“亚利，为师只能说，我此行是执行极机密的任务，走露风声的话，极可能会危害到某位高贵人物的安危。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再过问下去了……。”

“是的，修奈达老师……。”

修奈达并不是在下命令，而是用请求的语气，连教官都这样，想必，这一定是很重要的任务吧，不想让教官为难，亚利也自然接受了，随后，亚利向黑骑士告别。

在亚利被卷入麻烦的时候，汉斯他们三人又在哪里呢？

精明的汉斯老早就知道，在英雄天武会开催期间，别说是高级的温泉旅馆，就连最便宜的小旅馆也早已经被预约一空，现在，汉斯正面临管家生



涯的最大危机。

不想露宿大雪纷飞的街头，也不想让少爷失望，汉斯只好昧着良心，拿出心里构想好的手段，直往王都艾斯佛兰德最豪华的旅馆而去。

一间名叫“维京饭店”的豪华大旅馆。

那是一家百年以上的老字号，在凡提洛斯王国成立前就已存在，在历经多位东家轮替，而后在大陆商人的大笔资金援助下，才成为王国旅馆业的翘楚。

“果然……。”

走进饭店的大厅，服务台上就挂着“无空房”字样的纸牌，不过汉斯仍不加理会，直往服务台走去。在台后的服务生似乎因无事可做而觉得无聊，可是看到客人来了，他还是立即摆出职业笑容，说出让人失望的客套回答。

“很抱歉，在英雄天武会期间，本饭店的所有房间都已额满，请您移驾到……。”

他虽然是这样客气地讲，其实他想说的是‘这时候哪来的房间，一群乡巴佬……’的嘲讽语。不过汉斯根本没在理他，他立刻打断话，直接道：

“还有吧……。”

“耶，客人您是指？”

“这事岂是你这柜台小弟能作的了主的，叫经理出来！”

对方是来闹事的吗？这名服务生不禁如此认为，就赶快去请经理出来，很快地，就出来一名衣装绅士，身材中胖的男子，他一边摸着嘴角的山羊胡一边打量着汉斯，‘不过是个普通的旅行者嘛~’他心里做出了这样的感想，他甚至还有‘这穷酸是不是敌对饭店派来闹场的……’的想法。

“很抱歉，在英雄天武会期间，本饭店的所有房间都已额满……。”

胖经理讲的还是跟服务生如出一辙，这回答简直像是预先安排好的状况应对用剧本。

不过，汉斯的回答还是一样。

“还有吧……。”

“耶，客人您是指？”

“你以为我们少爷会像平民一样住那种仓库般的隔间房吗？当然是“那个”，不就是维京饭店最自豪的皇家别墅！虽然是普普通通，不过看在那是独栋的份上，我想少爷也会勉勉强强接受吧……。”

“哦~这位客人，那可是一天要8000基尔的皇家级别墅呢？这次天武会的关系，四栋别墅也有一位来自帝国的大贵族订下一栋而已。……”

‘我看你连本饭店最便宜的300基尔的房间都住不起，你居然还妄想……’胖经理眼里流露的怀疑眼神，明白地表达了这样的讯息。

经理的想法汉斯怎么会不知道，只是，他应付的方式是“动手不动口”，汉斯顿时将手掌贴在经理油滑的额头上，一阵金属的凉意透彻入皮肤内。

胖经理把那贴在自己额头上的那圆形金属拿了下来，耀眼的色泽从掌心射映到眼膜里，那是一枚金币（=5000基尔）。

“客客客客客客~客人！这这这是——！？”

“小费而已，帮我叫一辆豪华马车，在到别墅前，先去接我赛巴斯达家的大少爷。”

亚利少爷性格阔绰，只要你们好好服务，这点小费不算什么。”

见钱眼开的胖经理想也不想就转头，拿出大嗓门喊道：

“还不快去找马车夫过来！把车库最好的马车牵出来！动作快一点！慢吞吞的怎么当王国第一的维京饭店员工！”

这顿骂简直是无妄之灾，不过他是上司，自己是部属，忍气吞声与炒鱿鱼两条路，服务生们只能选一条。想到家人种种，最后还是忍下来赶快去办事。

好在胖经理真的信了，不然，汉斯还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事实上，那枚金币是他身上最后一枚金币，钱包里，仅存一些银币与基尔币等零钱了。

‘第一步算成功了，接下来……’汉斯心里不断盘算着计划的第二步骤。在天武会结束前，他们起码要住在这里十来天，累积下来，就有十万基尔以上的负债，汉斯身上，零零总总也只剩下不到三千基尔的钱了。

如果顺利，天武会第一阶段的会外赛一结束，汉斯就有办法变出一两万基尔的钱，这样起码可以撑几天。而旁观的亚佛利特与希娜两人，还搞不清楚状况，反而正为能住皇家别墅而开心的不得了，让汉斯真是哭笑不得。

照约定回到圆形竞技场的亚利，正站在那等待汉斯他们前来会合。等着等着，一辆豪华马车缓缓行驶过来，怕挡到人家路的亚利本来还想退到一旁，没想到，车子就停在他面前，车夫还下来铺设红毯，恭敬地站在一旁。

车门打开了，从里面出来的人竟然是汉斯。

“汉……汉斯，你怎么会在马车里？”

“亚利少爷，请您上车吧，休憩的房间也准备好了，就等您前去。”

半推半拉之间，亚利在还摸不着丈二金刚的情形下，就被“请”上马车，马车驶动，开始前往位于城南区的皇家别墅。

经过一段车行时间，来到别墅门口的亚利，看到别墅与庭院的豪华，一时间还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汉斯……我们真的是住这里吗？”

“这是当然的，既然少爷要参加英雄天武会，休息的环境当然马虎不得，这段期间，少爷只要全心应付战事就可以，其余的琐事就请放心交给我汉斯吧。”

其实，亚利想说的是钱的问题，就算再没经济概念，亚利也知道这种别墅一定不便宜，不过，看到汉斯自信满满的眼神，亚利也如往常般，将一切事交给汉斯。

“我先进去，我要住那个大房间！”

“亚佛利特！你好贼哦！那是我先看到的！”

年少的两人组，老早就迫不及待地跑了进去，开始抢起看中的房间，汉斯与旅馆人员也拿着行李进入别墅，只有亚利还伫立在原地，看着四周，脑中还有的不真实感让他以为现在正在做白日梦。

自己捏了一下脸颊，疼痛感让他接受现实，自己不是在作梦。就在亚利打算进屋转身一撇时，他看见不远处的一栋别墅里有许多人进出。

维京饭店的皇家别墅是座落在王都城南区的一处人工林里，共有四间，别墅间只有树林与小围篱充作隔间之用，亚利注意到，隔壁那一间的附近林区里有许多人在走动，而且，他们都是武装人员。

“咦，那里怎么会有那么多战士？是旅馆派驻的警卫吗？”

“不是的，大爷，那里是一个贵族租下的别墅，那些人是随行的护卫。”

一个服务生主动回答了亚利的问题。

“贵族？”

“这很正常的，我国的英雄天武会每届都会吸引很多人来，还有国外的贵族。听说，对方是邻近帝国的大贵族，人说‘主人多威风，仆人知三分’，他的护卫来我们饭店，二话不说就扔下一袋金币，有一百多枚呢！然后就住进别墅了！对了！听经理讲，那位大贵族好像是与女儿一起来的……。”

“女儿？”

“是啊，大爷，小的想，那群护卫起码有一半是为了保护他的爱女而准备的，大贵族做事就是大手笔！……对了，有件事可能有点失礼，在住宿期间，希望大爷您嘱咐下人不要靠近那栋别墅，您看也知道，那里有一群护卫，要是您们与他们之间发生什么误会，我们这些下人是很难做人的，虽然失礼，小的还是提一下……。”

“我了解的，放心吧！”

“感谢大爷，大爷真是通情达理！”

从旅馆小弟口中获知的情报，让亚利联想起方才遭遇的事件，那位拥有一大群保镖的紫纱少女，亚利想，该不会她与那位贵族之女是同一人吧，将情报归纳起来也颇合情合理。只是让亚利不解的是他的老师黑骑士修奈达的事，与希娜的情报结合，他的老师应该是青龙将军威尔斯子爵所带来的随行的高明骑士之一。只不过，究竟是哪一个帝国大贵族来此，居然能动用青龙骑士团包括团长在内的人马来充当护卫，这一点，亚利实在不能理解。

问汉斯就能有答案吧……。这个想法，亚利并不是没有想过，汉斯对于现况的情报整理与规纳能力本来就远比自己要高得多，只是，亚利已经答应修奈达，不再过问与追究这件事。

“算了，既然是修奈达老师的要求……。”

尊敬老师的亚利暗下决定，不再追查这件事。

“对了，不知道“她”怎样了……。”

这里的“她”，是指那位在北境海岸偶遇的少女，为什么自己一直在想着她的事，只是因为她救了自己吗？这原因，亚利也无法了解自己的想法。

那个少女带着剑，又往南行，或许，那女孩是想参加英雄天武会也说不定。

少女在亚利心里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亚利自己也承认，自己实在很想再跟她见一面，只要想起她，这个想法就挥之不去。

那位紫纱少女也是一样，亚利总觉得，自己并不是第一次与她见面，在某个时间与某个地点，两人确实相识过。

就在亚利聚精会神思考这几件事时，突然！

“亚利哥！快进来呀！不然！汉斯做的蛋糕就会被希娜吃光哦！”

“亚 - 佛 - 利 - 特！我有那么贪吃吗？”

又一场促进“友好”的吵嘴，亚利也赶紧进去劝架。两位神秘少女的事，也就暂时抛在脑后了。

## 第十一话 皇帝秘访邻国

也许是旅行惯了，在屋里的亚利仍然坐立不安，东张西望看着四周昂贵的摆饰，光是坐着，他也担心自己弄脏椅子，相反的，亚佛利特与希娜两人就显得自在许多，就像在住在自己家里一样。

同样是贵族，也有分有钱与没钱，很明显地，亚利是属于没钱那一边。

“哇～好舒服！泡温泉真是一大享受！”

希娜穿着浴衣，用浴巾擦拭头发，一脸愉悦走进客厅。由于有温泉的浴室只有一间，所以亚利与亚佛利特让希娜先去洗，而汉斯则仍在厨房忙着，大展烹饪手艺。

“怎样？这里的温泉如何？”

“跟亚利哥你说的一样耶，真的好舒服！哇啊～感觉这几天的疲劳都一扫而空！”

“那就好，走吧！这次换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吧！亚佛利特。”

在亚利两人要去温泉浴室时，在厨房的汉斯突然出来，说：

“对不起，亚利少爷，我有件事忘了讲，后门有一条铺有石板的路，那条路是通往一处露天大温泉的。”

“真的～！啊啊～早知道刚才人家就去泡了～～！”

亚利还没回答，希娜就抢话大吐遗憾。的确，小房间的浴池跟露天的温泉大浴池，两者的享受是完全不同的。不过，她很快就转换心情。

“……算了，露天温泉虽然好，还是太危险了，未出嫁的少女肌肤是很宝贵的，怎么可以让一些坏人有机可趁，你说是吗？亚佛利特。”

“这种事为什么要对着我讲……。”

“呵呵～”捉弄亚佛利特似乎是希娜最康粗的事，她还更进一步，跑到亚利身旁，抱着亚利的手就靠了过去，透过仅仅一层浴衣传来的柔软温香触感让亚利慌得不知怎么办，他动也不敢动，可是，希娜无视亚利的困扰又继续说：

“男人还是像亚利哥这种好，年轻又帅，剑术又好，我乾脆变心去喜欢亚利哥好了，你说呢？亚佛利特。”

“随你高兴，又关我什么事……。”

希娜越是这样，亚佛利特就越是装出无所谓的样子，这一幕看在汉斯眼里，看见自己的少爷夹在打情骂俏的两人之间，他也同情起少爷了。

之后，亚利好不容易才脱身，由于亚佛利特与希娜两人还在客厅进行例行的吵嘴，所以亚利就一个人往后门走去，要去找汉斯所说的温泉。屋外是很冷的，更何况是夜晚，穿着拖鞋踩在积雪上，也会传来冷飕飕的冰意。凭借着唯一的月光，亚利仔细搜寻路上的石板，不过有时候，他还是忍不住去想其他的事，尤其是汉斯的事。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和汉斯谈谈呢？……。”

亚利有很多话想跟汉斯讲，回家日近，有些事他更是想快点了解，只是，他没想到路上会碰到亚佛利特两人，还参加了天武会，这下子，他也找不到两人独处的机会。汉斯对所有的人都隐瞒了自己的事，亚利也觉得，除了亚利自己以外，汉斯似乎也不想再让其他人知道有关他的过去。

不过，遇到亚佛利特与希娜两人，亚利也有种松了口气的感觉，了解真实的日子又延后了，或许亚利自己是在逃避吧，逃避知道真实这件事……。

想得太认真就忘了周围事物的变化，这是亚利的老毛病。但就是那么巧，好死不死，连走个路亚利也搞出状况来了。石板排列的道路前有个转角，由于亚利没在注意，他没发现到，另一边也有一条路，这是一个叉路，是两条路合而为一，在合流的那条路的尽头，就是汉斯说的露天温泉。分叉的路一条是通往自己住的别墅，而另外一条呢？

那条路，就是通往饭店小弟所说的大贵族所住的别墅。此时，亚利没注意到，通往露天温泉的路上走来了一个人，命运在跟他开玩笑，两人就刚好在路口撞个正着。亚利还一脸忙然，想撑开眼睛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对方却很激动，突然尖叫起来，那是某个熟悉的少女的声音。

“快来人啊！啊啊啊啊——！”

亚利正打算说‘这是一场误会……’的同时，从黑暗的四处，由远而近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人数还非常的多，从沉重的脚步声与金属的磨擦声听起来，对方还是武装人员，亚利连站都还没站起来，十数把反射月光的亮刃已经围住了他，以及更多带着杀意的视线。

“玛利安贝尔殿下……属下救驾来迟，请您赐罪！”

“我没事的……。”

亚利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当成他自己也最不耻的好色之徒，很快的，周围的战士们将亚利制压在地，脸被贴压在草地上的感觉并不好，这也让亚利无法开口辩解。

“是你……原来是误会……。”

名为玛利安贝尔的少女，已经认出了亚利的身份，她才知道，这只是误会而已，可是四周那群杀气腾腾的护卫们根本听不到她的话，而且，就算是误会，他们也认定亚利这贼人犯了大不敬之罪，已损坏到“殿下”的名誉，根本万死不辞。一名护卫站上前来，高举剑欲当场处决亚利。

“殿下岂是你这种贱民可以见到的，你这无耻贱民更是大胆，居然还对皇女殿下意图不轨！在帝国律法，这是唯一死刑！我就斩下你的头！”

亚利才惊觉到，皇女殿下？玛利安贝尔不就是祖国皇帝的独生女的御名吗……。

玛利安叫喊着‘住手……’也阻止不了骑士盛怒的剑，亚利就这样命丧剑下吗？当然不是，转瞬间，一道黑色的旋风吹起，冲散亚利身旁所有的骑士，黑暗的钢刃闪放黑曜石般的美色，一身漆黑的黑骑士修奈达出现了。

“是你！黑骑士修奈达！你是什么意思？居然阻止吾辈禁卫骑士团执行国法！”

这群骑士的身份原来是神圣艾斯卡帝国的皇城禁卫军，黄龙圣骑士团是戍守帝都的部队，而禁卫骑士团则是专职守备皇城的部队，那位谣传中的大贵族，其实就是帝国皇帝绯特烈四世。这一切就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了，青龙将军威尔斯子爵为什么会离开据点耶斯特城前来凡提洛斯王国，就是与禁卫骑士团合作，担任皇帝与皇女的随身护卫。

只是，为什么皇帝要隐瞒身份前来邻国呢？这一切都太缺乏现实感了，亚利实在很难想出个合理的解释。

“修奈达老师……。”

“……。”

修奈达并没有理会禁卫骑士们的质问，也没理会亚利，就单膝跪了下来，因为皇女玛利安贝尔正走向前来。已经了解今天遇到的紫纱少女的真实身份的亚利，也立即行跪膝礼。

“这只是个误会……我以皇女之名，原谅亚利克斯卿的无心之举！”

“玛利安贝尔殿下……这个人犯了大不敬之罪……。”

“有异议就去找父皇吧！这是我个人的意思。”

禁卫骑士众人怎敢向皇帝“弹劾”皇女，他们也只好说‘属下不敢……’

之后，就退到一旁。

皇女很快就请修奈达与亚利起身，看到皇女的瞬间，亚利真的是吓了一跳，因为，他仿佛看到米莉亚站在自己面前似的，这当然不是她们两人有如双胞胎似地想像，而是光线昏暗的关系。

皇女就跟米莉亚一样，有一头火红色的丽发，只是她比较卷些，皇女的头发因为洗温泉的关系而湿润，而贴在白色浴衣上，亚利一点都不敢往下乱瞄，也不知该把视线放在那里，可是皇女的那双蓝眸子却一直注视着自己的眼睛。

为什么亚利会在一瞬间把玛利安误认为是米莉亚呢？理由只有一个，她们都是红发而且也是美人，亚利似乎对这种类型的比较没有办法。不过，她们还是有很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个性。米莉亚是绝对不会说出像皇女刚才那样强势的话的，她比较内向弱势，皇女强势的态度则是导因于后天的环境。

在这件事所幸没有以流血收场的同时，隐瞒身份，正住在别墅的皇帝与随行的一行人，那里正发生一场争执，原因就是今天下午在王都街上发生的那件事，当时，禁卫骑士团的人并没有做好守护皇女的任务，他们的副团长史坦夫将军正在训责部下。

“今天的事你们最好有所觉悟，回国后，本将军必定会清算你们的功过！所以，今天以后，最好不要再发生这种有辱我禁卫骑士团名声的丑事！”

“遵命！属下必定誓死守护吾皇陛下与皇女殿下！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这次皇帝微服出宫，禁卫骑士团方面，是由副团长史坦夫将军亲自领队，随行的骑士皆是经过遴选而战技优秀出众的四十人。史坦夫将军是出身下位贵族，领有帝国骑士的称号，出身不好的他能干到今天的地位，是凭二十多年的努力实绩才出头。

在现场，有一道让他很不舒服的视线正灼烧着他的身体，那个人虽没出声，其眼神早露骨地透露出不屑的意味。‘呵呵～禁卫骑士团也不过如此，这就是经过特别遴选的骑士？……’心里正偷吐着如此讽论的人是青龙骑士团的副团长卡农将军。

卡农将军年近四十岁，在帝国军里，与史坦夫将军是算同时期的武将，也因此他们两人之间有很深的对抗意识，在晋升立功各方面都要一较高低。如今，两人都同为骑士团的副团长，也都拜领将军之位。卡农将军唯一比史坦夫将军优越的部分，就是他的家世是男爵位阶，在贵族地位上可是高一级。

两人之间的竞争意识早已经不是新闻，不过，有一点他们倒是意见一致，他们都讨厌黄龙圣骑士团的现任副团长法斯特将军。几年前的一次职位调动，黄龙圣骑士团副团长一职，成了他们两人争取的目标，两人竞争的非常激烈，几乎到撕破脸欲决斗的地步。

最后的结果，黄龙副团长的位子却被法斯特给拿去了。

虽然他们非常不满，但是法斯特是现任宰相海因巴鲁特公爵的长子，宰相家是皇帝的亲信，现任宰相慕斯法·海因巴鲁特的妹妹又是皇妃，虽已故，但毕竟是皇女玛利安贝尔的生母。这家族又是大贵族，又是皇亲国戚，卡农与史坦夫两人自然也得放弃。

不敢表明恨意，这种心情到最后竟也扭曲，他们双双将攻讦目标转向彼此，一边嘲笑对方身份低，另一边嘲笑对方被贬到边境。数年来，这种情形仍没有改变。

看到史坦夫的部下出了这种丑，卡农自然也不怀好意地落井下石。

“只要平时重视部下的训练，紧急情况自然不会出丑，嘿～有什么长官就有怎样的部下，其实这不是你部下的错……。”

“卡农！你是什么意思？”

“你听不出是什么意思吗？也难怪，你连军校也没上过嘛～靠蛮力干上来的人就是这个样子……。”

“你有什么好骄傲的，黑骑士是你的部下，但他是你训练出来的吗？”

“史坦夫！你说什么？”

“听不出来吗？看来，军校第一名毕业的高材生的理解力也不过尔尔嘛～”

就在磨擦快爆出火花之刻，‘放肆！别忘了这里是陛下御前，吾帝国军的首脑集团怎么可以做出内哄的丑举！……’青龙将军威尔斯子爵一句话喝止两人的行为，随后就像皇帝绯特烈四世请罪，其实，绯特烈四世并不在意。

“众将军无需太苛责部下，在英雄天武会的期间，这座都市本来就会出现不少厉害的战士，朕只要求各位好好看着朕那个好动女儿就好，别让她惹麻烦就行了。”

“臣等必誓死保护皇女殿下，否则甘愿肝脑涂地！”

所有的人跪下宣示誓言，随后，青龙与禁卫骑士团的人马都退出了大厅，只有威尔斯子爵被绯特烈四世唤住。

“威尔斯卿，听说，朕的顽皮女儿在街上救的人，就是那赛巴斯达家的小龙吗？”

“是的，根据臣部属修奈达所言，的确是赛巴斯达家的当主亚利克斯……恕臣冒昧，陛下是从何处知道那个人的身份？”

“呵呵～是朕那丫头回来时，一直兴奋地像只麻雀跟朕提起这件事。”

“咦，玛利安贝尔殿下究竟是在哪里见过亚利的？……。”

“这原因朕也不知情，朕也没有安排过她两人见面过啊！……不过这倒有意思，去年时，朕被那年轻人救了一命，今天，他反而被玛利安给救了，这可真是相当有意思的因缘呢！哈哈～”

此时，绯特烈四世收了玩笑的态度，以认真的语气向威尔斯子爵道：

“明天到离宫的事宜也拜托卿了……。”

“……恕臣斗胆进言，国不可一日无君，陛下您还是尽早归国才是，在朝里的众臣们还未发觉之前……。”

这次皇帝微服出宫，对外是以与皇女到帝都阿斯卡里亚附近的离宫过冬散心的说法来应付朝臣，其实皇帝是秘访邻国，这件事只有几个特定人物知道。可是这里毕竟是外国，天武会期间，王都出入份子非常复杂，去年还发生过行刺事件，也难怪威尔斯子爵会如此担心。

绯特烈四世不是不了解威尔斯子爵的想法，可是，皇帝还是制止了他的进言。

“朕知道卿在担心什么，在这种时候，朕的确不应该离开宫廷，这是朕的任性，但朕就这么任性一次……在太上皇愿意见朕一面之前，朕是不会离开凡提洛斯的，这是朕的旨意！”

“微臣遵旨，吾皇陛下……。”威尔斯子爵在行礼之后，便离开了大厅。

以命令强迫臣子服从，也并非皇帝绯特烈四世所愿，只是，他真的想要见太上皇一面。在此国王都的郊区，有一处帝国建在外国的离宫，一般人以为那是个帝国老贵族的养老之处，其实有一件很少人知道的事实，离宫里

的老贵族，其实是十多年前将帝位让予现任皇帝的前皇帝绯特烈三世。

年过百岁的绯特烈三世，这十几年来，就一直住在这个被人遗忘的异国离宫。

## 第十二话 早晨！天惊地动

阳光穿过窗户斜射而下，亚利卷曲着身子，仍想寻求阴影的慰藉，在黑暗里继续做未完的梦。其实，厨房里传来的阵阵香味早就激醒亚利鼻腔的细胞，香味正邀请他吃早餐，只是亚利仍在耍赖，想躲在温柔的被窝里。

不用怀疑！这是每天都会有的现象——亚利的赖床。

回到赛巴斯达家已经好久……。

近半年的旅行就像梦一样，回想起来，有的回忆还历历在目，有的却模糊不清，像是昨夜的梦，不管内容再怎样绚烂，醒来时，记忆就像流星在天际刹那间划过，连轨迹都搜寻不着……。

算了吧！反正已经回家了！

最近，亚利正沉迷一件事，严格说起来，那是恶作剧。他反常似的每天都早起，然后又装睡，等着又等待，亚利期待着脚步声，期待一件事的发生。

叩叩叩！

……亚利……你醒了吗？……

晨钟般的扣门声，合鸣着轻吟的声音，门外的人是米莉亚，每天这个时候，她都会来叫亚利起床，习以为常，她也知道亚利一定起不来的，所以她就直接开门进来。

以前，亚利真的是恨透了汉斯的鬼主意，只有这件事，他真是感谢汉斯，出了这样一个深得我心的恶作剧 - 即汉斯把叫醒自己的工作交给米莉亚这件事。

脚步声逐渐接近……。

“这个时间居然还在赖床……不过……亚利的睡脸也好可爱~”

多么可爱的声音呀！亚利想着奇怪的感言。不过，亚利也觉得奇怪，米莉亚怎么还不动作，她应该跟往常一样，说‘想要早安吻吗？真是个好孩子……’，然后就在自己的脸颊轻吻一下，最后自己在装做刚醒来的模样，一切就太完美了。

不过，今天的米莉亚似乎与平常有些不同。

“再不起来，我就要处罚你哦！”

说着说着，米莉亚就坐上床边，用手捏着亚利的鼻子。‘今天换另一个方式吗？’亚利很讶异米莉亚的奇举，鼻子被捏住，他就不能呼吸了，终于，亚利快忍不住了，他想乾脆一不作二不休，恶作剧就要以恶作剧来报复，一把将坐在身旁的米莉亚拉到怀里，被吓到的米莉亚也顿时叫出声来。

“这是你自找的，嘿~这次换我惩罚你啦！米 - 莉 - 亚！”

恶作剧的亚利缓缓睁开眼睛，想看清楚怀里心爱的红发姑娘，张眼一看，火红的发丝遍洒在自己胸口，可是，亚利怀里的女孩并不是米莉亚，而是当今皇帝的爱女 - 玛利安贝尔，这个事实像惊雷般电击亚利全身的神经。

“……亚……亚利……”



“玛玛玛玛玛玛玛玛利安贝尔殿下！”

皇女面红耳赤地看着亚利惨白的脸，做出如此不敬之举的亚利结巴地不知如何是好。

先把皇女放开再说吧，亚利该做的第一件事应该是这个，可是他已经吓得六神无主，手反而向铁铐般抱得更紧。

“发生什么事了？玛利安贝尔殿下！”

门外禁卫骑士团的闯进，让情形变得更加复杂，这下子可赖不掉了，这次亚利可是现行犯，不能像昨晚一样推得一乾二净。破门而入的十名禁卫骑士可是看得一清二楚，亚利正“强押”着皇女，意图做“不轨”之事。

“亚利克斯！身为帝国贵族！你居然想玷污玛利安贝尔殿下！该斩！”

十把闪射朝阳浩辉的白刃横排成一列，亚利只能以无辜的脸应对着十对杀意的眼神。

现在他才知道，原来刚才都是在做梦，是他幻想着未来幸福生活的梦，如今梦已幻灭，连自己的命都快被践踏在骑士铁靴之下。

一场恶斗与骚动开始了，汉斯若是知道一天八千基尔的别墅房间正被打得稀烂，他大概就像被万箭穿心一样痛苦吧。事实上，现在的汉斯可悠哉的很，因为有人会付也付得起赔偿费的，这些人刚好都在别墅里。

“皇女殿下只是上楼去叫醒少爷，怎么会这么热闹，连天花板都快塌了……。”

“是……是啊……哈……哈哈……。”

亚佛利特发出苦笑回应汉斯，事实上，他的处境也没比亚利幸运的多，他与希娜两人战战兢兢地坐在沙发上，两人都不敢多说句话，只能胆颤心惊地饮着早茶，因为，他们两人的教官修奈达就正坐在对面座。

今天一大早，门就响起敲门声，早起的亚佛利特下来开门时，只见到一个红发少女微笑着向他道早安，并表示要找亚利。那时候，亚佛利特早已经吓得讲不出话了，因为少女的背后站着十一位骑士，十名骑士装备同样规格的铠甲，两眼肃杀瞪着自己，而第十一位骑士则穿着一身漆黑的铠甲，亚佛利特当场傻了眼，他不认识皇女，但是认识那名黑骑士，他不就是团里的教官 - 修奈达·坦达洛斯吗？

此时汉斯端了一杯茶来到黑骑士身旁，并笑道说：

“这么一来，说不定亚利少爷会改掉赖床的毛病也说不定。”

“那小子还需要再磨蹭……嗯，这茶不错，是亚汗进口的吗？”

“黑骑士阁下真是识货！呵呵~”

就在楼下两人正把亚利的不幸当成早餐趣谈之时，楼上的骚动已经停歇了，亚利卧房内所有可见之物已经被破坏殆尽，一幅十万基尔的名画被划上好几刀，一套五万的桌椅组变成碎木，还有更多高价物品正以凄惨的姿态散落在每个角落。

这个时候，皇女则以身体护着亚利。

“这不是亚利的错，是我不小心滑倒压在亚利身上！这是误会！”

“殿下……请您不要再袒护这个下流的……。”

“收下你们的剑！这是皇女命令！然后全退出去！”

禁卫骑士们不敢违抗皇女，只好乖乖退出房间。皇女的强势不仅喝退禁卫骑士，也震撼了亚利，更让亚利觉得讶异的，是皇女居然包庇自己。

不过一场骚动下来，也让亚利清醒过来，他终于想起来了，昨晚的事

件过后，他根本没心情去泡温泉，回去后倒头就睡，也许，是因为他心里还有一丝希望这一切都是恶梦的想法吧，所以无意识间想用睡觉来逃避现实。

至于皇女为什么会出现在自己的卧房呢？亚利已经无法理解了。而后，亚利已最快的速度跪下向皇女请罪。

“殿下，在下无意间对殿下做出如此无礼之事，承蒙您宽大为怀，原谅在下的丑行，这个恩泽，我亚利克斯即使粉身碎骨也要报答！在下也保证！绝不会再犯下如此大不敬之罪！如果再犯！在下必当场自刎谢罪！”

“不用发如此重的毒誓啦！我一点都不在乎的……。”

“失礼了！在下告退！”

再待下去，门外的禁卫骑士团恐怕又要冲进来了吧，亚利赶紧跑出去，他仓皇的样子，倒有点像是在躲扫把星。

亚利换了服装，拿了克拉姆就去庭院，开始挥起剑来。

“我怎么最近一直在做白日梦或是胡思乱想……一定是太久没练习的关系，修业的怠忽连带着己心的堕落……练剑！练剑！别再想其他的事！”

亚利每一剑都挥得非常用心，剑压甚至吹散地面的落叶，也刮起沙风。亚利非常认真想赶走心中的恶念，不知不觉，他也练到满身大汗的地步。

“来！请用毛巾！”

“啊！谢谢……。”

亚利很乾脆地拿起旁边递来的毛巾，然后擦拭额头的汗水。等擦了半天，他才发现，毛巾是皇女递给他的。

“你这小子居然叫玛利安贝尔殿下去做这种下人的工作！无可饶恕！”

十把钢刃又围成剑阵，不过，他们杀气再强也抵不过皇女的怒气，等皇女说了‘你们不要再出现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内！’的话时，所有人就赶紧消失无踪了。

“玛利安贝尔殿下……。”

亚利单膝跪了下来，他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话了，他实在不了解，皇女为什么对他这么有兴趣。

“请你快起来，亚利你不用这么客气的。”

“殿下，请恕在下说句冒犯的话……。”

“请说！什么话我都愿意听！”

“在下虽为帝国骑士，但是殿下对我而言，就宛如天边的人一样，贵为皇女的您，实在不该与在下有任何超出君臣的举动！在下的名誉不足惜，但请您为自身的名誉着想，别再给在下特别的待遇了……。”

成功了吗？皇女是否听进了吗？亚利试着抬头察看皇女的反应，可是，皇女却眼含泪光，声音哽咽抽泣。

“为……为什么？……连……连亚利你也这样对待我……。”

“别哭！别哭！是我的错！不管殿下说什么我都答应您！”

要赶快让皇女停止哭泣，敏锐的亚利早已经察觉到杀气，他可不想再看到什么剑阵了，被人当成恶徒的滋味可不好受。

“真的？”皇女红着眼问说。

“……是的。”

“那……我跟父皇在凡提洛斯王国的期间，亚利你每天都陪我去玩哦！就这么说定了，这是你以骑士的名誉立誓讲的哦！”

“……遵命，玛利安贝尔殿下。”

亚利顿时有一种签下卖身契的感觉。

谁知道这个古怪的皇女下一步又会惹出什么事，弄得不好，自己连命都没了。此时，兴高采烈的皇女又向脸色惨白的亚利提出一个要求。

“对了，亚利你不要叫我“玛利安贝尔殿下”这么长的名字嘛！“玛-利-安”就行了，就像以前一样，呵呵~”

“咦？以前？殿下……我们以前见过面吗？”

亚利仔细一想，皇女对他的态度确实不像是第一次见面的人，可是他没有印象啊！

一直到念军校后期被派去东方青龙骑士团见习时，他根本没离开过优格里尔领啊！皇女应该是一直住在帝都的，两人怎么说也没有见面的可能性……。

难道是救了她父皇那一次吗？那时，他确实有进宫一次，但是他也没见过皇女啊！

皇女的语气与态度仿佛两人已经认识很久似的。

“……呜……亚利……你不记得我了吗……”

在亚利还在过滤记忆的时候，皇女又泪眼汪汪了。

“不……不是的！是玛利安你变得太漂亮了！我一时认不出来！”

“真的！我比五年前还要漂亮吗？”

“当然了！哈哈！”

亚利想都没想过，自己也会说出这种哄女孩子的话，其实这是向里奥学的，过去，里奥碰到以前的女朋友时都会这样讲，这招很有效，终于也给亚利套出‘五年前……’这个线索。

五年前，他与皇女究竟在哪里认识的呢？亚利拼命翻阅回忆……。

那时的亚利还是个就读幼校的孩子，那是一间专门给贵族与有钱人的孩子念的学校。

那个时候，比亚利年长的里奥已经毕业了，里奥毕业之后，并没有继续就读高级学校，他的父亲给他请了许多老师做家教。

其实，像里奥这样大贵族的子嗣并不用上幼校的，一般的贵族都是请许多老师来教育孩子，会去上幼校的多半是像亚利这样的下级贵族，里奥会想去念，自然也是因为两人青梅竹马的孽缘。

“对了！难道是……。”

回忆着过去，亚利突然想起了一件事，那一年，亚利刚下课时，已经毕业离校的里奥突然带了一个十二岁，与亚利同年的女孩过来，那个女孩有一头红发，在夏季的炎阳底下闪闪发光，她穿着单件式的白色连身裙，白色的裙就与白云一同被风吹拂摆动。

“亚利！我向你介绍，这孩子叫玛利安！这孩子是与我家族友好的某贵族的女儿，今年的夏天她将会在优格里尔渡过！所以，我想先介绍你们两人互相认识一下！因为你是我最要好的亲友！……。”

那景象栩栩如生地重生在亚利的回忆绘簿的其中一页上，亚利还记得，那时的玛利安还躲在里奥身后，用带着怕生的那对水蓝双瞳直盯着自己。

怎么可能忘记？那一年的夏天是亚利最难忘的日子之一，因为，玛利安还是亚利的初恋……。

### 第十三话 回忆，那年夏天……

那年夏天，里奥几乎每天都会带玛利安来找亚利，有时候，亚利也索性跷课去玩，整个优格里尔成了这群孩子的游乐场。

那孩子虽然与亚利同年，可是比亚利稚气的多，玛利安奔驰于大自然中，就好像是被解放，想要补回未曾拥有过的童年似的。

有关玛利安实为皇女的身份，里奥一直并没有跟亚利讲，他只跟亚利说，玛利安是法斯特的堂妹而已。其实这很容易猜的，法斯特的堂妹，不就是法斯特的爸爸的妹妹的女儿吗？法斯特的父亲 - 即宰相海因巴鲁特公爵就只有一个妹妹，她多年前就成为皇妃，只生下一个女儿 - 即玛利安贝尔，只要稍微调查一下，或回去问家里的万事通汉斯，一下子就可以知道事实。

只是，亚利并没想过这件事，对他来说，玛利安就是玛利安，是他现在认识的玛利安就好，她有什么过去也无法改变这想法。

“原来……你就是玛利安……。”

“你果然还是没认出我……不过，现在亚利你终于想起来了，我还是很高兴。”

沉淀的回忆又逐渐泛起涟漪，埋藏已久的意念隔了五年又再度苏醒，亚利感到自己的胸口不安地鼓动起来，一时之间，他不敢直视玛利安的眼睛，怕被她看出自己曾有过的的心意，一个未曾说出的想法。

亚利很喜欢她，一直到玛利安无声无息离开了优格里尔之后，强烈的失落感折磨着他，也让亚利明白自己的心意。

那一年，随着夏天过去，略带苦涩的初恋也划下了休止符……。

……假如你实现了梦想……亚利……你愿意成为我的骑士吗？……

亚利想起了这个约定，虽然这只是孩子间戏言般的约定，是什么时候做了这样的约束呢？那段往事随着时空倒移，缓缓地浮现在亚利脑海里。

那是一个风高气爽的和夏之日……。

亚利仍一如往常地在幼校念书，在这个时代，念书是有钱人的专利，只有贵族与有钱的商人之子才有机会念，不过，赛巴斯达家也只负担的起亚利的学费，去年被赛巴斯达家收养的赛莉儿则就供不起她去念书了。

赛莉儿在进入赛巴斯达家之前，并没有受过任何教育，要这样的她中途进入幼校也是有点困难，所以，赛莉儿的教育一直是由汉斯本人负责的。其实，汉斯的知识可不输宫廷里的御用学者，他教出来的赛莉儿只是缺乏点淑女气质，其他部分可称的上满点程度，文学、史地、数学等无一不精，尤其是料理的才能，更是汉斯认定拥有“青出于蓝”的实力。

之后，汉斯开始热衷研究怪奇料理的原因，或许就是因为家里已经有一个最好的直传弟子在打理的关系吧……。

至于在幼校的亚利，他最近反而常因跷课而被老师惩罚，除了玛利安的关系，还有两个原因，一是里奥已经毕业了，缺乏知心好友，二是学校有博斯金为首的恶党集团，亚利实在讨厌跟他们为伍。

博斯金是某伯爵家的儿子，他们是定居于优格里尔的贵族，这个小子老是仗着家势欺压他人，还收了一群胡群狗党到处作威作福。亚利最讨厌到处炫耀家世的人，也不屑与这群一个人什么也做不到，只敢聚众壮胆闹事的人为伍。

今天，亚利又跷课溜跑了，依照约定，他来到校外的一棵大树下。

“喂！那不是娘娘腔的亚利吗？你真是恶性不改，又跷课啦！”

“我做什么不用你管！胆小鬼博斯金……。”

好死不死，在这时候碰到博斯金那群恶党，亚利本来高兴的心情顿时被浇了冷水。

跷课的确不对，但比起那群小鬼的行径，还算是小恶呢。前些日子，他们才把一名女同学推到满是泥巴的池塘里，让她到现在都不敢再来学校。

亚利就是不喜欢那小子，觉得他如果一个人的话，什么事也做不来，聚集那么多部下只是在掩饰自己的懦弱罢了。

“想打架就来吧！本少爷今天就陪个痛快！”

“是你自找的，我就代替老师教训你这狂妄小子！大家上！”

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理由，冲突的原因就只是因为彼此看不顺眼罢了，亚利一个人对抗博斯金那十几个人，就如亚利所说的一样，就连动手，博斯金也是交给部下来做，亚利虽奋力抵抗，最后仍寡不敌众，被制服在地上。

“你这娘娘腔还是一样，腕力大而脑筋蠢，以为一个人可以对抗我们这么多人！”

博斯金像是在检视战果，对落败的亚利予以嘲讽。‘要怎样惩罚呢？……’恶党头子正在想狠狠整亚利的方法。

“对了，把你扒光倒吊在树上好了，这样一来，大家都会相信你是个男子汉而不是女人了，你不是一直困扰着自己的娘娘腔吗？说起来你还应该感谢我呢！哈哈~”

“你这下流的家伙！”

亚利反抗得更激烈，连压住他的好几个人都差一点制不住，看到亚利挣扎的样子，博斯金更是得意洋洋。

“这么久没见，你还是一样面目可憎，行为丑陋啊！博斯金！”

大树旁又出现了一名少年与少女，带着傲气的人是里奥，而玛利安则是害怕得躲在他背后。里奥，这个博斯金最讨厌的人又出现了。

“你这花花公子还是没变，又带了一个女孩，又是哪里骗来的呀？哼！自从你抢走我的爱莎里亚之后，我就很想狠狠揍你这小白脸！”

“你的爱莎里亚？拜托~是你每天在缠着她吧！再说她喜欢我也是正常的事，光看脸蛋的等级就知道了，就算是近视，会选我也是自然不过的事，呵呵~”

“~~~~~！”

博斯金的脸已经被气得胀红，说不过里奥的他又叫唤伙伴，大喊着‘把他打得连他爸妈都认不出来！……’的命令，恶党集团围攻起里奥了。

“玛利安，你躲在树后别出来！”

里奥不想把玛利安给卷入乱斗中，就主动上前。

博斯金一伙人以为可以像对付亚利一样将里奥制服，可是，他们的如意算盘打得太响了，里奥可不像亚利一样，像山猪一样横冲直撞，他以速度拉开对手的阵列，然后一一击倒最接近的敌人，而且，里奥已经不再像是毕业前的里奥，他的战斗技巧更强，一对一的情形更是强得吓人。

“毕业后，我可是每天都在做剑术修行！”

“可恶~~~~~！”

恼羞成怒的博斯金抓起地上泥巴朝里奥都去，‘用泥巴丢他！……’博斯金的命令让其他的人也立即动作，泥球满天乱射，让里奥也颇感棘手，东

闪西躲，身手敏捷的他也频生险状。

这个时候，博斯金突然拿起一个泥团往玛利安丢去，无法修理里奥，欺负他的伙伴同样也可以出气。这一丢，并没有打中玛利安，因为亚利以身体守着她，可是，亚利的额头却流出混杂泥水的血。

博斯金丢的泥团还裹着一颗石头，他并不是故意的，不过，看到亚利半张脸血淋淋的样子，所有的小鬼包括博斯金在内都大叫着‘不是我干的！~’的话而跑掉了。

群架结束后，在一条小河旁，玛利安用丝巾擦拭着亚利的伤。

“对不起，都是我害的……亚利……。”

“保护仕女是骑士的职责，这伤是荣誉的伤！你不用在意，玛利安。”

里奥突然插嘴说‘你这小子什么时候变的这样油嘴滑舌~’，一下子，两人赶紧将视线转向不交错的方向。

亚利的伤暂时包扎好后，他就躺在河提上，享受清爽的河风，看着湛蓝的天际远方，里奥也坐在他的身旁。

“毕业后，好久没像这样大肆胡闹了……。”

“胡闹是孩子的特权嘛！不过，明年我也要脱离孩子的身份了，到时候，就要为变成大人而努力了。”

“耶~ ~ ~ 亚利，你也开始在想起未来了呀！”

“那当然~ 我想成为像爸爸一样的骑士！你呢？里奥，你有梦想过什么吗？”

“我？嗯~ ~ ~ 没有耶！我只想自在地过活，随心所欲……。”

“是吗？我的话，毕业后，我想进入军校。”

“亚利你想当军人吗？”

“不完全是啦！军校后期会有军团见习，我想主动调去青龙骑士团，是因为那里有一个很厉害的骑士！”

“你是说你父亲的老友，黑骑士修奈达吗？”

“听说他的剑术与我父亲同出一脉，我想成为像爸爸一样的骑士，就要先学他的剑术，继承克拉姆才行。”

“就为了这个原因你就要进军校啊！哈哈~ 果然像你的作风！既然如此，我也陪你去吧！就为了我们一起长大的孽缘！”

“那我毕业后，我们一起进士官学校吧！就这么说定罗！”

两人互相约定未来，此时，亚利也问起坐在旁边的玛利安同样的事。

“玛利安！你有什么梦想呢？”

“……”

玛利安犹豫了好一会儿，还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反而是里奥在旁边鼓噪说‘当亚利的新娘吗？……’，亚利马上红着脸，叫里奥不要胡说八道，不过，玛利安的脸也红到不输亚利的程度。

总算，玛利安开口讲了一句话。

“假如你实现了梦想，亚利，你愿意成为我的骑士吗？……。”

就是这句话，亚利终于想起了当年玛利安对他讲的这句话，不过，亚利又想起了当时的回答，现在的亚利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

“假如你变成美丽的公主的话，我再考虑看看！”

当时的亚利只是开玩笑地回答，谁知道，玛利安确实是货真价实的公

主，她是帝国的皇女，而且，现在的她也美得让亚利心跳不已。

那段感情，或许只是小孩子般的生涩恋情，甚至连恋爱都称不上。不过，亚利的确把对玛利安的感情当成自己的初恋，只是随着时间也逐渐模糊。

但是，眼前的皇女似乎就不这么想了，那不只是过去在某领地渡夏的日子，那段回忆她一直是谨记在心，亚利救了皇帝的那事件，对她还说更是催化剂，只是身为皇女不能随意行动，只有放纵思念，不停在想着亚利的事。

亚利也曾做过一件让她失望的事，那就是亚利拒绝了皇帝的赐封，假如亚利成了将军，那他就有机会也有义务进出宫廷，那玛利安就有机会见到亚利了。在得知父皇打算册封亚利为赤龙骑士团副团长的消息时，她高兴得快无法入眠，可是当她知道亚利拒绝赐封的消息时，她的心情又跌落谷底。

在凡提洛斯王国与亚利的重逢，皇女会有如此积极的行动，自然也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亚利你愿意当我的骑士吗？……。”

“在王国的期间，我就是玛利安你一人的骑士……。”

亚利不能再做任何保证，等回到帝国之后，玛利安就再度成为皇女，即使亚利仍然当她是玛利安，现实上，她仍然是皇女，是与他不同世界的人。

而且，亚利也已经心有所属，虽然他还是单方面的憧憬，但是，他不会轻易背叛现在的心情。

臣属与初恋的两种心情，亚利已有了选择……。

## 第十四话 再遇！冒险者贝利欧

才一个早晨，皇女玛利安贝尔已经把亚利住的别墅当成自己家了，在客厅里，她一直缠着亚利和他聊天，仿佛有说不完的话似的。至于负责皇女安危的那些侍卫，除了黑骑士之外，其余的十名禁卫骑士全都被皇女勒令在屋外，不得进入。

有关亚佛利特与希娜两人偷偷跑来凡提洛斯王国的事，修奈达似乎是睁只眼闭只眼，不想理会这件事。其实，皇帝与皇女的护卫才是眼前最重要的任务，他们的帐，回耶斯特城之后还可以慢慢算。

亚利有意参赛的事情玛利安也知道了，得知亚利有意参赛，本来对英雄天武会没有兴趣的玛利安立即显得兴致昂然，打算替亚利加油打气。

“亚利你一定会赢的！你可是赛巴斯达的小龙！帝国第一的骑士！”

“我没有这么强啦……而且，帝国第一的称号应该是修奈达老师才对。”

玛利安对亚利似乎有点信心过度。

“黑骑士怎么会只有帝国第一呢？他是世界第一才对呀！”

“的确～天上有黑龙巴哈姆特！地上有黑骑士修奈达！老师确实配得上世界第一的骑士的称号！我的实力还远不如老师……。”

这句话并不是客气，而是亚利对修奈达出自衷心的崇敬之意。

会外赛的分组情形在两天后才会公布，这段时间，亚利原打算好好练习剑术的，不过玛利安的存在，亚利也放弃了这念头。对于比赛，以平常心来应付就好了，亚利是这么想的，再说，英雄天武会也不是抱佛脚苦练两天就能获胜的竞赛。

目前王国仍陷于天武会举办前的热闹中，所见所闻都是大会的事，不

过这期间也有些有趣的事。

“亚汗的杂技团？”亚利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消息。

“对啊！我们待会去看吧！听说表演很有趣呢！”

看到玛利安这样盛情款款的邀请，亚利也不好意思拒绝，只是，他今天已经有预定好的行程，虽然难开口，最后亚利还是做出拒绝的回应。

“明天吧，今天我还有重要的事，抱歉，玛利安……。”

听到亚利的回答，皇女显得很失望，不过她还是尊重亚利的决定。

在吃过午饭后，亚利就出门去了，他所说的预定之事，是指寄信这件事。他离家已经近半年了，如今他决定提早结束旅程，现在回到大陆，他想先寄封信回去报平安。

在艾斯卡大陆，由于商队往来频繁，所以，有些商队有提供邮件运送的服务，只是价钱就高了点，在大陆公路附近的话就便宜的多，可是像凡提洛斯这样远离大陆公路的国家，价格可就高得惊人。

“1 2 0 0 基尔！这么贵哦……。”

在王国商人公会的亚利，还在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一千两百基尔……他身上的零用钱才剩两个银币（= 1 0 0 基尔）而已。

“这位客人，实在不好意思，目前城里的商队都是打算到帝都然后继续西行做买卖所以会贵点，而且您说的优格里尔是帝国南方的领地，这是要加一倍的转运费的。”

“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

亚利想，要请人家从凡提洛斯王国送信到优格里尔，这等于是从帝国东北边境送物件到帝国南方边境，他只想花一百基尔的代价确实是异想天开。

离开公会的亚利，在路上一直想该如何是好？

向玛利安借钱……。

不用讲，皇女一定是会乐意支付的，但是亚利也有亚利的骨气，这种丢人现眼的事他可做不出来，不管如何，他也不会利用皇女对他的感情。

找汉斯吗？

这也有点困难，亚利也感觉到，目前他们的经济状况是很拮据的，照理说，他们根本住不起那间皇家别墅的，到时候住宿金怎么付？一想起这件事，亚利就觉得四周有凉飕飕的风在吹。不过，汉斯会这么做一定有他的理由，亚利一直是这样相信的。

信寄不成，亚利也只好识相回旅馆。

在经过一条街的途中，在一栋建筑物的路旁，那里摆了几捆东西，其中一样是一堆动物的角，有四只，被麻绳捆绑着。

“咦，这不是……前几天遇到的怪物的角吗？”

就是那只袭击亚佛利特两人，最后被亚利与某个冒险者集团打倒的雄角羊怪。亚利抬起头看建筑物的招牌，上面写着“冒险公会 - 凡提洛斯王国分社”的字样。

一只两百！你这家伙瞎了眼吗？~~~~~！

忽然间从门内响出某人的吼叫声，过于突然，震得耳朵差点聋了。里面似乎有场争执发生，好奇的亚利进了公会。在那里，他遇见了那个冒险集团的队长贝利欧。

刚才的声音就是贝利欧发出的，可是坐在柜台内的那个人仍不为所动。



“有人买就该偷笑了，如果有整个头骨，五千基尔绝对没问题，可是这种残缺品，有两百基尔就该偷笑了，四只八百基尔，公会就出这么多。”

“你的心真的比商人还黑！凯尔，算我输了……。”

那个叫凯尔的人是公会专门收购冒险者捕获的珍奇生物的负责人，不管对方来软还是硬，他仍然会摆出那张扑克脸，心平气和地跟冒险者杀价。

投降的贝利欧转身离开之时，他刚好也发现亚利站在他背后。

“这里不是小孩子游戏的地方，快回家吧。”

“贝利欧先生，上次承蒙你照顾了……。”

“别加什么先生，叫我贝利欧就好！……咦，你是谁啊？”

贝利欧似乎完全忘了亚利是谁，想了一会儿，他终于还是想起来了，那天他推一颗雪球砸怪物的时候，差一点压到的人不就是眼前的“小朋友”吗？

“啊！上次真是抱歉，当天我忙着跟蕾因那家伙吵架，结果都忘了向你道歉！”

为表示歉意，贝利欧就请亚利尝尝冒险公会的伙食，接下来也没什么预定的要做的亚利，也就接受对方的邀请。

公会的宿食堂很大，有二十几张大圆桌以及数以百计的小木椅，看起来虽有点陈旧，不过亚利本身也不习惯到什么高级的地方去，这样的地方反而轻松自在。

“想要好好道歉，可是我也只请得了这种便宜的酒，你能喝酒吗？”

“嗯，一点点……。”

亚利以前也很憧憬冒险者的生活，他父亲雷欧以前就是冒险者，跟很多人搭挡过，比起军队的事，雷欧还比较喜欢对这个小儿子提以前冒险的事迹。虽然有一半只是自吹自擂，不过当时的亚利可是一点都不怀疑，反而更向往冒险。

在这个世界上，冒险业也有相当的历史了，从公会的成立过程就可以知道。

冒险公会是现今世界上最大的跨国民间组织，在世界各地皆有其分社的存在。有关冒险者的活动历史可以追溯到四、五百年前，当时，新大陆的发现带动了大规模的移民潮，当人们的足迹自佛尔盖亚伸至艾斯卡时，新大陆拥有的一切，未知的文明、生物、部族、产物等自然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之后，便出现了所谓的冒险者，那个时期，冒险者的活动是以挖掘宝物（古文明、古坟）、探测矿脉、捕捉珍禽异兽等等，自此，冒险者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广，而终发展到现今的规模。

而公会的成立，则是在百年前，位于海之极东，亚特兰提斯大陆的发现之后的事了，另一个新大陆的发现，又将冒险者的活动范围更加扩张。除了新大陆的发现外，当时还发生一件重大的事，就是术士的出现，在百年前，大气的玛那（魔力）浓度急速增加，使拥有术士资质的人纷纷觉醒特异能力，后来，优希亚教廷在魔力的研究上有重大突破，甚至建立了近代魔法体系的基础，教廷之所以能在魔力的研究上遥遥领先各国，就是因为有红莲的魔导师此一优秀人才的存在。

这位在后世被视为魔王的天才，他的研究，主要是着眼于一个论点，那就是‘魔力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在遥远的过去，世界曾存在着某个高度利用魔力的超古代文明’的假设。由于红莲的魔导师在魔法的研究上有重要

成就，为此，教廷更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为统合零散的众多冒险者集团的力量，而成立了冒险公会，来进一步挖掘散布世界各地的失落文明遗址，这就是冒险公会成立的始末。

在谈天中，贝利欧得知亚利目前的困扰。

“寄信吗？那很贵的耶！这城市有的尽是一些土匪般的商人。”

“没关系啦！只是封信而已，寄不寄也没关系。”

“那可不行，我虽然成天在世界各地跑，可是我也会定时寄信回家给家里的顽沟聪爹，让他知道儿子有多活跃！来，跟我来一下。”

贝利欧带着亚利又去找在公会柜台的凯尔。

“喂！这封信帮我寄到上面的地址！反正对公会来说不过是“顺便”而已。”

“唉……不用钱就这样，怕了你了，信给我吧。”

贝利欧所说的并没有错，这确实只是“顺便”而已，公会在世界各地有许多分社，当地有什么重要的情报，都会定期专人传送到其他的分社，在冒险公会里，情报流通的迅捷非常的惊人。仔细看一下一些布告栏，连都沙事件的情报都有，那可是远在大海另一端的事件呢！才一个多月就传到凡提洛斯王国。

在运送这些时事文件的同时，顺便送一封信到优格里尔的赛巴斯达家，自然也不是什么麻烦的事。

信能寄出去，亚利很感谢贝利欧的相助。此时亚利又注意到，他其他两个伙伴到那里去了，于是他问道：

“贝利欧，我记得还有两个人吧！你们是正在单独行动吗？”

“他们啊！古罗兹在旅馆，我太太蕾因就在公会里面“报到”，这次来公会除了卖猎物以外，就是顺便暗促因这件事。”

“报到？”亚利好奇地反问道。

“哦！就是那个……那个什么规定的……就是修业术士每到一个地方就要向最近的魔导公会报到……就是那个莫名其妙的规定！”

“魔导公会？这里不是冒险公会吗？”

“你不了解这一行也没什么好奇怪的，魔导公会是教廷的组织，以前的冒险公会与教廷的关系很密切，虽然现在是独立组织，这份合作也没切断，所以，像是术士报到这种事本来是魔导公会的工作，最近也逐渐转移到冒险公会来了。这样也蛮省钱的，在冒险公会的分社里租几间办公室就可以做为魔导公会办公之用。”

贝利欧讲的都是亚利从来都不知道的事，不过最让他感到讶异的，是他娶了一个术士的妻子。在都沙岛时，凯渥鲁夫与伊萨所讲过的话，让他知道术士在社会上是怎样的一个地位，一般人应该都会恐惧术士的存在，可是贝利欧似乎是有不同的看法。

犹豫了一会，亚利还是向贝利欧问了有关他妻子的事。对于贝利欧而言，这样的问题似乎也不是第一次被问到了。

“我真搞不懂，有术士资质又不是说会变成三头六臂的妖怪，大家为什么要用异样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呢？就像蕾恩，她是术士还会魔法，除了唠叨些也不会吃了人啊！晚上熄灯后也只是普通的女人……。”

“……”大人的话题似乎还不适合亚利，他的脸上又泛起红潮。不过，对于贝利欧的态度，亚利就感到很佩服。

亚利想，术士并不是恐怖的存在，无知才是最大的恐惧。

就在话题持续的同时，又有两个人来到了宿食堂，两人的打扮都很类似，都是长袍打扮，一个是蕾因，另一个则是个面容和蔼的老者。

“你又在跟谁说我的坏话？贝 - 利 - 欧！”

“这是我的台词吧，刚才就一直觉得耳根痒痒的，你到里面待了那么久，是不是在我背后说坏话啊？”

两人真的是见面三句吵，不过，这次似乎是因为有另外一位重要人物的关系，蕾因不想失礼，而后，她向两人介绍这位老者。

“这位是教廷派驻此地的教会神官，同时也是高位术士的凯恩大人……刚才外子让您见笑了。”

“呵呵～没有关系，是个很好的年轻人呀！你找到这样的人实在是不错，希望你们俩能继续这样幸福的生活下去，在神使优希亚的见证下，为汝祈福！”

## 第十五话 回忆，仍在持续……

加入话局的蕾因，其实是带来一个对贝利欧来说不算好的消息。

“贝利欧……这次的遗迹探险计画可能要延后了。”

“为什么呢？不是后天就要出发了吗？”

“是英雄天武会，教廷本部命令目前在王国的所有术士，协助大会期间所有可能出现的伤者的医疗援助，所以，探险的事得延到大会结束了。”

“去！什么嘛！优希亚教廷的规矩还真多，而且还莫名其妙，一方面明令术士不得参加国家间的战争，连救治伤兵、民众的行为都不行。那个天武会不也是一群人在那里撕杀，这下倒妙了，术士得奉命去治疗那群人，好让他们继续去杀个痛快！”

“贝利欧……。”

蕾因不知道该怎么去回答贝利欧，此时，那位老神官凯恩语重心长地出声了。

“你说的是没错，贝利欧先生。同样是救治行为，对另一方却要见死不救，这样的差别标准确实是很奇怪。我是个神职者，有不少进出战区的经验，看到那些伤重的患者，其实我只要用治愈魔法就可以挽回他们的性命，可是碍于制约，我却只能用缓不济急的药石来帮助他们，因此而死的人我见得太多了……有时，我真希望自己没有这样的力量，只是个普通的神职者就好，起码可以不用承受见死不救的罪恶感……。”

“对不起……我说了太冒犯的话……。”

“没关系，你说的其实也是我的心声……所以就请你见谅，在大会期间，将蕾因“借”给我们吧……不打扰了。”

凯恩老神官离开了，听了他的话，贝利欧也稍微收敛火气与不满。其实，这世界又有多少事能尽如人意，多少人能以自己的意志过活呢……。

“算了，延期就延期吧！反正遗迹也跑不掉！”

贝利欧提到的“遗迹”让亚利很感兴趣，身为冒险者的他们来到王国应该不是为英雄天武会而来的吧。

“贝利欧，“遗迹”是什么啊？你们是来寻宝的吗？”

“拜托！找宝物应该去盗墓才对，大爷我才懒得去跟死人打交道！我指的遗迹是这王都地底的都市遗址，你知道吗？在王都底下埋藏着一个巨大的古代都市呢！”

“埋在地下的都市！？”

亚利显得很兴奋，以前就常爸爸提过许多关于古代遗迹的事。

“这次来就是为了去遗迹探险！其实，我早就来过三次了，要不是听到那谣言，我也不会想再来……。”

“谣言？”

“你不知道吗？这也难怪，现在王都的人想的都是天武会的事，哪有人去注意一个老古董的废墟有发生什么事。”

贝利欧收起轻浮的态度，认真地继续讲下去。

“……这两个月间，已经有三组人马进入王都地下遗迹后，就再也没回来了，没有人知道他们发生什么事，听说，在那里出现了神秘的怪物。”

“怪物？可是我听说遗迹之类的地方本来就有很多百年前遗留下来的怪物残存着，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你听的是几十年前的故事了，现在的遗迹已经没有什么怪物了，几乎都被进出频繁的冒险者们消灭光了。这里的地下遗迹我来了三次，别说怪物了，连动物活动的踪影都没有……不过，以前的冒险者留下的垃圾倒是一堆，这是题外话。”

说着讲着，贝利欧又开始说笑话了，不过亚利还是很认真发问，道：

“那！怪物的事是真的吗？”

“不知道啊！就是不知道才想去查个究竟啊！冒险就是探索未知的事物！发掘真实的喜悦就是这行业最大的报酬啊！……虽然似乎只有我这么想。”

听了贝利欧的话，亚利也想起来，这不就是以前父亲对他说过的话吗？亚利憧憬的冒险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好了，就此告别了，天武会的比赛我会去看的，你可要加油啊！”

“谢谢，我一定会尽全力的！”

“我会期待的！你背后那“大家伙”可不得了，我很想见识见识呢！英雄天武会见了，到时候见，赛巴斯达家的小龙！”

亚利并没有告诉他自己的来历啊，可是贝利欧还是一下子就认出亚利的克拉姆，同时也察觉亚利的来历出身，真不亏是见多识广的冒险者。

在众人离开冒险公会，亚利与贝利欧夫妇两人告别离开以后，在回旅馆的路上，蕾因好奇地问道，说：

“贝利欧，你好像很喜欢那孩子嘛！”

“是啊！那小子长得很可爱，害我以为自己是不是有恋男童的倾向，呵呵~”

“你真是的，讲不到三句话就又开始不正经起来……。”

“玩笑而已，我很喜欢他的眼神，那是有梦的眼神，有这样眼神的少年现在可不多了。而且……我有个预感，这次大会有他出赛，一定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哦！”

“最好还是不要，你眼中的“有趣”常常是别人的“灾难”，我只希望这次大会能顺利结束就好了。”

“是吗？我倒不觉得，而且，我的直觉每次都很准呢！”

“就是准才可怕呀……。”

就这样，两人继续聊着家务事，往旅馆的方向走去。亚利也直接回别墅了，信能寄出，接下来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了。

回到别墅，玛利安似乎也回去了，那些禁卫骑士，以及他的老师修奈达也回别墅去了。老实说，亚利也不希望玛利安这样到处跑，到处去玩，这不只是为她的名誉着想，也是为了她的安全，

“奇怪……汉斯到那里去了？还有亚佛利特与希娜两人呢？”

回到别墅的亚利发现其余三个人都不在屋里，事实上，亚佛利特与希娜正在屋外做特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亚利一样能以平常心看待这场大赛的。至于汉斯则是出门去了，住宿费每一天就累积八千基尔，他可没时间闲着，为了生出钱来，汉斯开始到处去收集“情报”。

此时天色也暗了，现在正值冬天，而且地处北方，白昼时间也短。

“晚饭前，先去泡个温泉好了！希望不要发生像昨天一样的事。”

昨天的事还记忆犹新，不过，这次就没那么不幸了，亚利顺利来到露天温泉，他进入男性区，那温泉是由天然岩石所围成的，中间有一道竹篱隔开，为男女两区，周围遍植树木，看起来就像远离尘嚣的野外。

“哇啊！今晚天气真好，一边泡温泉一边赏星，真是享受！”

整个浴池也只有亚利一人，他索性泡在泉里，背靠着竹篱，以半躺的姿势看着天空的繁星，目光追逐着偶然消逝的流星。

“……这样的美景……真想让米莉亚看看……”

亚利当然不是说两人一起泡温泉，不过，他也有个有点大胆的期望，要是米莉亚能在竹篱后的女浴池，两人隔着竹篱相靠而坐，一起看着天空谈心，那该有多好。当然，这是亚利绝对不敢开口说出的想法。

“亚利……我可以代替……一下子吗？……”

突然间，亚利傻住了，刚才听到的声音是哪里来的呀！等到亚利回过神来时，他才注意到，隔壁的女浴池还有一个人，这里的露天浴池是别墅的人专用的，而住在此地的女孩子也只有两个人。

“玛玛玛玛玛玛利安！我……。”

亚利不知该说什么，他根本不知道皇女先前已经在浴池里了。

在路上怎么没有碰到那群禁卫骑士呢？其实，他们确实守在附近，不过，是在很远处，皇女入浴，这群人怎敢接近百尺之内。而且，天色也很暗，就跟昨天一样，要是皇女没有尖叫出声，根本不会有人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亚利……你可以陪我一下吗？这样就好……。”

“……好。”

两人的背隔着一层竹篱，亚利还担心自己的心跳会不会被玛利安感觉到，他只好想法子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可是，玛利安的沉默仍让他感到尴尬万分。

两人沉默良久，总算，有一方主动出声了。

“亚利……你觉不觉得……这一切就像施了魔法的梦一样……”

“梦？”

“你不觉得吗？我却有这样的感觉……自从昨天见到你之后……我就好像一直在梦中一样……好像回到从前……”

“对我而言，你永远都是玛利安。”

“我好高兴你这么想，不过……我也了解，我们两个世界的人……等

回到帝国，我就是皇女了……而且，你也不喜欢宫廷……不是吗？……”

“……”这样的质问，亚利只能沉默以对。

“你是自由的！被束缚的亚利就不再是我认识的亚利了……也许，就是这份自由吸引着我吧……。”

即使是天恩优厚的皇族，也常不能以自己的意识而活。

“不过……父皇一直以来也都容许我的任性……你知道为什么吗？”

“陛下的想法不是我能臆测的……。”

“是吗？……其实，父皇曾经跟我说，皇族或是贵族，比起一般人，他们先天就得到更多的幸运……不过，这样的幸运是有代价的……等到有一天，为了人民，就算要放弃自己的幸福，甚至是一件自己不喜欢的事，我们也必须也有义务去做……即使是我，也可能有这样的一日到来……既然如此，在那天到来之前，父皇就允许我尽量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以自我的意识去生活……”

“陛下的想法真是不凡！”

“是啊……不过，我好害怕……害怕父皇说的那一天真的会到来……我还有一件未完成的事……”

“不会的，这样的陛下是不会勉强玛利安你去做你不喜欢的事的！而且，你不用为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幸福，假如真有那么一天，我也会守在你之前！我挥剑的理由，就是想守住众人的幸福，并惩罚剥夺他人幸福的恶党！”

“我好高兴……亚利……”

听到亚利的话，玛利安真的很高兴，不过，世事会这样美好吗？身为皇女的玛利安也有自知之名，她不会逃避皇女的责任。

她只希望眼前的幸福能持续着……即使是一日一时一分一秒。

“亚利……”

“什么事？玛利安。”

“回去后，我又将成为皇女玛利安贝尔了……”

“是啊！不过你放心，我对你的态度仍然不会变的，对我来说，你是皇女玛利安贝尔，也是我认识的玛利安。”

“不……不是这样的……。”

“咦？玛利安……”皇女的反应让亚利有点错愕。

“你对我是怎样的想法呢？……不……应该是……我对你的想法……你知道吗？”

“……”

这个问题亚利不是不知道，而是不能回答。

“就这段日子就好……在我回帝国之前……我们……有没有可能……”

对于亚利而言，那段日子已经退色，但是对玛利安来说，自她与亚利见面以后，停止的时间齿轮又开始转动了。就这段短短的时间就好，在回帝国以前，她想继续扮演玛利安，让回忆延伸下去，也在回去的那一天……让初恋结束。

噗通！

皇女每说一个字，都确实实地冲击着亚利的心，他明明已经做了决定，可是现在不知该怎么做，该怎么回答，亚利脑海里的辞汇突然严重贫乏。……对不起。

结果反而是玛利安自己退出了，她了解亚利的难处在哪里。

米莉亚……

玛利安也感觉到她的存在，她很想向亚利询问，可是她不能说，一旦说了，魔法就解开了，梦也醒了，清醒后的现实，是她不愿也不想去知道的……。

一切维持现状就好……

……这样就好

玛利安穿上浴衣，正想回别墅时，亚利突然在竹篱的另一端大声地说：“玛利安！明天去看杂技团前，我会去接你的！在别墅等我！”

这句话让玛利安忍不住动容落泪，她还是打起精神，高兴地回应说：“我会等你的！”

迟到的话就国法赐候哦！亚利！’

## 第十六话 与玛利安之约

今天，赖床成习的亚利突然起了个大早，就连汉斯都吓了一跳，在知道其原因来由之后，汉斯才知道，原来他的少爷准备与隔壁的皇女殿下去“约会”。

“才才才～才不是约会呢！你不要乱说！汉斯！”

“是吗？呵～”汉斯的眼神充满意义不明的诡笑。

亚利极力想澄清，可是他也找不出适当的理由。不管是谁来看，都会觉得是在约会啊！只要撇除掉那些在一定距离外的禁卫骑士们……。

本来亚利打算找亚佛利特与希娜两人一起去的，可是很快就是英雄天武会的会外赛的开办时间，已经很紧张的两人怎么有闲情逸致去看亚汗杂技团的表演呢，一大早两个人就相约去特训了。

所以，两人加十一个随从的“约会”是改变不了了了。

看着亚利嘟着嘴的模样，汉斯也不再闹他的少爷，不过，看到亚利的打扮，他有点担心的问道说：

“亚利少爷……您真的要穿这样去吗？好歹对象也是皇女殿下呢！现在的殿下一定正为了您而细心打扮中，多少换一下衣服吧……。”

“这样有什么不好？”

亚利身上还是穿着旅行时的普通便装，虽然没穿戴防具之类的物品，可是他还是不忘佩带爱剑克拉姆，看起来不像是约会，反而像是去决斗。

“汉斯我可不能让赛巴斯达家蒙羞，请“跟”我进来。”

“汉斯！你干什么？别拉我啊！”

虽是客气地请，不过，汉斯根本是强拉着亚利进卧室，一阵骚动后，亚利跟在汉斯后面出来了，换上贵族服饰后的亚利简直是焕然一新，颇有娇贵的贵族气。

“这样才像个贵族的大少爷！”

“我最讨厌穿这种衣服了，而且……何必还擦香水。”

“别辜负殿下的心意，就今天一整天，让殿下见识赛巴斯达家的继承人的气度风范吧！女为悦己者容，相反的立场男人也是一样，殿下若看见少爷您为了她而改变自己，玛利安贝尔殿下一定会很高兴的。”

“……我知道了……那……我出门了。”

“请您将克拉姆交给我保管吧，约会不必带这种扫兴的东西的。”

“……”

连克拉姆都被汉斯没收了，没带武器，又穿戴一身不习惯的衣装，着实让亚利感到浑身不自在。不过，想到昨夜玛利安对他所说的那些话，以及随着话语传递来的种种意念，亚利就觉得，只要能让她高兴，做这点小事又何妨。

昨夜隔着竹篱，亚利虽看不到她的脸，却能猜想到她的表情。所以，亚利希望一会儿到别墅门口时，见到的能是她康粗的笑颜。

来到暂为皇帝行馆的别墅门口，亚利里足等候着。

“久等了，皇女殿下已经来到玄关了。”

侍卫将门打开，玛利安缓缓走了出来，亚利真的很惊讶，玛利安真的为了自己很细心在打扮自己，想到这里，亚利也不自觉感到难为情。

“让你久等了，亚利……。”

玛利安向亚利礼貌性地行了个礼。此时，天空仍不断飘下细雪，于是，亚利取下斗篷大衣盖在玛利安身上。

“屋外很冷的，小心着凉了。”

“……谢谢。”

一个细心的小动作，也让玛利安很感动。

其实，在出门前，汉斯还给亚利恶补了一下有关约会礼仪的种种注意事项，亚利也只是现学现卖而已。

马车已经停在门口很久了，随行的禁卫骑士团都是骑马，黑骑士也是一样。本来亚利想说自己就足以保护皇女了，不过有黑骑士修奈达在，玛利安的安危根本不用亚利来操心。

比较让亚利有点不解的是皇帝陛下的事，本来他还以为会见到皇帝的，在门口也是战战兢兢，当他知道皇帝一大早就出门的时候，亚利顿时有种松了口气的感觉。亚利并不惧怕皇帝的威严，不过现在的皇帝对亚利而言不只是陛下而已，还是玛利安的父亲，自己的女儿跟其他男人去约会，对身为皇帝也是父亲的绯特烈四世来说，他究竟是怎样看待这件事？亚利是好奇又有点害怕。

开场时间也差不多了，于是，一行浩浩荡荡的人马车队就出发了。

来自亚汗的杂技团的营地是驻扎在王都的城西区的一栋表演厅，这里也预定是天武会的会外赛进行的四个场地之一，杂技团的租约也是在开赛前一天就到期，那时，整个王都的人的注意力应该都是集中在英雄天武会上，哪还有人有闲情去理会其他的事。

票早就已经买好了，当然是贵宾席，观赏台上就两张椅子，皇女与亚利的，禁卫骑士们则一字排开在后面守备，黑骑士则靠在墙边，注意着四周的风吹草动。

“哇啊～那些人好厉害哦，能在那么高的地方飞来跳去耶！”

“是啊……。”

相对于玛利安，对眼前的表演亚利则显得兴趣缺缺，只是他也不想破坏玛利安的兴致，比起表演，看到她这样高兴，亚利其实就很开心了。

表演仍在进行中，此时，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叩叩两声，守卫的一位骑士打开了门，门里走进了一位个子矮小的老人，他捧着盘子，端着两杯热饮进入。



“请，这是从亚汗带来最为高级的茶哦！可爱的大小姐！”

“谢谢！老爷爷！”

玛利安拿起一杯茶后，那老翁又笑着讲：

“呵呵～小姐的男朋友看起来也是相貌堂堂！跟你很配呢！老头子不打搅你们了，请继续看表演吧……。”

听了老翁的话，玛利安虽脸红但也更开心，不过，后面的禁卫骑士们可不这么以为，他们可不容许这个老头子在那里说些不实的闲言闲语，这是败坏皇女名声的大罪，一名骑士手扣剑柄，打算教训那个老头子。

“老鬼！不该说的话就尽量别讲出口，如果你还想寿终正寝的话……。”

这名骑士低声的威胁并没吓到老翁，不知是老翁耳背还是反应迟钝，他只是伸手按着对方扣剑的手。‘别那么血气方刚嘛～年轻人～’老翁说这话时仍脸带笑容，可是这名骑士的脸可青了，因为，他的手就像被铁练锁住而动弹不得。

老翁的手看起来瘦弱不堪，可是却暗藏惊人的力量。

最后是老翁自己放手的，大概他也不想引起什么骚动，破坏那位和善的大小姐看表演的兴致吧，在还没被她发现时赶紧收手。

这名神秘的亚汗老爵措去后，一直靠着墙不动的黑骑士，突然起身离开，难道是老翁的神秘引起他的注意吗？‘我出去一下，别张扬这件事……’他只留下这句话，就出门跟在老翁身后离开了。

整个过程，皇女与亚利都没发觉。

直到表演结束后，亚利才察觉老师已经不见了，不过，黑骑士修奈达的安危还需要他担心吗？所以，亚利也就没放在心上。

离去时，在大厅走廊上玛利安一直兴奋地向亚利谈起表演的内容，不过亚利根本没在看，他几乎都在看玛利安康粗的表情，哪里还知道表演是什么呢？

结果，亚利只好一直用‘很棒的表演！’‘很精彩！’的话来应付。

在经过一处大门时，玛利安突然跑了进去，这突然的举动让亚利与禁卫骑士们大为错愕，玛利安跑进去的门是一处大厅的门，那里是杂技团的后台。

究竟是什么东西吸引了皇女的注意，很快地，答案就出来了。

“好可爱的猫哦～”

“那！那是！？”

亚利的心脏简直快停止了，那哪是什么“猫”啊，其实也算是猫啦，只是大了点，那是一头四百公斤重的大老虎啊！

“好漂亮的花纹哦！在宫里也没见过这种大猫耶～”

玛利安还伸手过栅栏，在摸老虎的斑纹毛皮，亚利与禁卫骑士们吓都吓死了。不过，那头老虎并没有攻击玛利安，反而在舔她的手指。

“不用担心，那头老虎已经驯服了，它不会攻击人的。”

出声解释的人就在亚利旁边，她是个亚汗的小女孩，年纪似乎才十二、三岁，她身上还穿着表演用的服装，乌亮的黑发结成两个小辫子，搭配着精神十足的一双大眼睛的是像阳光一样灿烂的笑容。

总之，是很可爱的小女孩就是了，亚利也只想得到这种形容词。

“你……你是杂技团的人吧……。”

这句话等于是废话，不过找不出话来说的亚利还是问了一下。不过，

她似乎根本没在看亚利，而是两个正朝亚利这边走来的人。

“海爷爷！小玲在这里！”

不等对方过来，名叫小玲的杂技团女孩就自己跑了过去，在她说的那位海爷爷面前仍兴奋地原地踏步，一点都静不下来。

“怎么样？表演如何？这是小玲初次上场耶！嘻嘻~”

“总算没搞砸，不然，老头子就不知道要怎样跟张团长道歉了……呵呵~”

“什么搞砸嘛~真是的，海爷爷老是当我是小孩子！”

那个女孩有点生气而嘟着嘴，老翁正在安慰她。这位老翁，就是方才端茶进贵宾席的人，而刚才跟着老翁出去的黑骑士就站在他的旁边。

亚利就好奇地上前问道。

“修奈达老师，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为师是遇见一个很久没见过的人……。”

修奈达正要介绍的时候，老翁突然自己上前来，用手抓着亚利的手腕。

“你不就是刚才那可爱的大小姐的恋人吗？呵呵~”

“呜……这老人！……。”

老人并不是来问候寒暄的，他施加在亚利手腕上的力道非常惊人，很难让人相信，这样一个老人会有这样大的腕力。不过，人不可貌相的并不是只有老翁，亚利也是看似瘦弱而腕力奇大的人，亚利也施力抗衡。

这样的僵持并没有持续多久，老翁就自己放手了。

“呵呵呵~看你这么瘦，没想到力气这么大，用蛮力就能抵抗我老头子的劲力，真不亏是雷欧的小儿子，修奈达的徒弟呀！”

“你究竟是谁？为什么知道我的事……。”

亚利的疑问，则是由黑骑士来回答。

“亚利……这个人，就是以前曾指点你父亲以及为师两人，有关阿雷斯英雄剑的那位大师，传说中的武神 - 黄海明啊！”

“黄……黄海明！？就是那个阿雷斯英雄谭出现的武神？”

看到亚利惊讶的程度，黄海明反而不以为然地笑道说：

“呵呵呵~什么武神，我现在只是个普通的老头子罢了……。”

对亚利来说，武神的存在就像是儿时故事般的虚幻啊！他根本没想过，自己有机会能见到黄海明大师。

亚利有个比较失礼的想法，黄海明到底几岁了？据说，曾是英雄阿雷斯伙伴的武神还比阿雷斯年长，他们都是一百年前的人物了，对亚利而言，根本是传说中的人了。如今黄海明虽然已呈老态，不过刚才的较劲，实在很难想像他是一百三十岁以上的老人。

看到传说中的英雄人物，亚利觉得现在就像在作梦似的。

## 第十七话 武神黄海明

以前，阿雷斯英雄谭的种种就像传说一样遥不可及，可是，眼前的武神黄海明不就是活生生的历史吗？吟游诗人与历史学者笔下的英雄，与黄海明所知的英雄究竟有什么差别，亚利真的很好奇想要知道。

“亚利，别忘了你现在是在做什么……别让殿下难过……。”

黑骑士修奈达提醒亚利，现在他正在和皇女约会。自己的弟子，修奈达怎么会不了解他的个性，看他刚才那兴奋样，就知道亚利已经忘了玛利安的事。

虽然感到遗憾，亚利也只好收敛自己的心情，今天的约会是要让玛利安能开心地过一天，亚利也想起了原来的目的。

要离开之际，修奈达要亚利一行人先行离去，他还有话想要跟昔日的恩师说。

“师父，您觉得那孩子如何？亚利只在我身边习剑一年，就已经能使用克拉姆的力量，我认为他有非比寻常的潜力，未来相当值得期待呢！”

“嗯……是这样吗？”

“师父，有什么不对吗？”

黄海明眼神凝重异常，他似乎已经发觉，修奈达所知的亚利与他刚才所知的亚利，两个印象似乎有出入。

这时候，黄海明说了一句让修奈达错愕不已的话。

“那孩子真的是雷欧耐特的儿子吗？”

“师父，您为什么这么说？他确实是雷欧的儿子啊！我曾经多次去拜访赛巴斯达家，虽然亚利的母亲早逝，不过，雷欧很爱那孩子，那确实是不折不扣的亲子之情啊！”

“那……为什么我的手还在颤动……。”

“这！？”

修奈达才发现到，黄海明一直用左手紧抓着颤抖的右腕。是恐惧吗？他所知的武神是从没出现过这种情况的。

“没想到……老头子我现在还有这样的感觉……好久了……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我一直以为……我已经把恐惧给遗忘在一百年前的黑暗了……。”

禁忌的名讳——红莲的魔导师。

武神黄海明在说出魔王之名的同时，即使是黑骑士也顿时眉头紧皱，周围的空气也仿佛瞬间降了好几度。

“那孩子……老师你是说，亚利带给您的感觉，就跟百年前的魔王一样……。”

“是啊……。”

“不对吧！那孩子不是术士啊！我与雷欧两人也有不少术士友人，他们多少也见过亚利，可是没有人发现说，亚利有术士资质。”

“不对！修奈达，你误会了，你以为，魔王 - 红莲的魔导师的可怕，是来自他惊人的魔力吗？不是的……我当时感受到的恐怖不是这样的……。”

“那是……？”

“非人的特质……人类……不！万物以上的存在……魔王让我感受到自己的渺小无能……拥有神之力的人……不对！这些说比较恰当……伪装成人姿的“神”……这才是我所知的红莲的魔导师啊！”

武神向黑骑士问了一个问题。

“一年前那孩子退团后，你还有见过他战斗的情形吗？”

“没有……我是这两天才再次遇上他的。”

“有机会试试他吧，亲身一试才能了解……。”

“……”

随后不久，修奈达向武神告辞了。黄海明的话仍在他心里徘徊不去。

看着修奈达离去的背影，武神仍里足不走，他仍然在想着亚利的事，那位不可思议的少年有一对太过善良的眼神，可是，蛰伏在他体内的某种“事物”，会为他带来幸福，还是不幸，黄海明也无法预测。

“不管如何……那孩子势必要走一趟不平凡的人生了……但是对他而言，这往往是忧多于喜、哀多于乐啊……。”

黄海明的预期，其实亚利早有自知之明了，那缠绕在他身世秘密的御子之谜已经推翻了他自己所以为的过去一切。不平凡吗？很多平凡的人一生都为了能成为不平凡的人而努力，去奋斗。可是，平凡对亚利来说却是一种奢侈。

亚利也想得到平凡人的幸福，这样就好……。

汉斯……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心情呢？亚利在想……。

想抓住即有的幸福，所以伪装自己，伪装成一个平凡人，他以为，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自己的秘密的，所以他伪装自己。

亚利也有这样的心情，他不想把自己的秘密告诉别人，亲人、朋友……万一他们知道了，会怎样看待自己呢？

眼前的玛利安若知道了自己的秘密，她还会对自己露出这样的笑容吗？再怎样不利的战斗，亚利也不会逃避。

只有这个结果，亚利想逃避，最好能永远都别知道……。

北国的短昼又近尾声，星光与月色从云隙里射下，洒落在大地的白雪上，景色虽美，阵阵的寒风却让行者无心里足观赏。亚利的心境就是这样子，他明明很康粗的，可是内心的某处就是在隐隐作痛。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玛利安。”

“好的……那，我们明天见，晚安！”

皇女还显得有些依依不舍，不过时间已晚，亚利不希望玛利安去夜游，要是发生什么危险就不好了。

回到别墅，亚佛利特与希娜两人还在特训，他们对剑技的热心以及对大会的认真程度，有时还真令亚利佩服。

而汉斯呢？正在厨房作晚饭。

“好香的味道哦～如果不去理会材料是什么的话，一定很好吃的。”

“少爷～此言差矣，是‘本来就很好吃’才对，我研究料理这么多年，任何食材到了我手中，都能成为美味的佳肴呢！呵呵～”

“是啊……。”亚利苦笑回答道。

汉斯正搅动一锅子的浓汤，老是做这种单调的工作总有烦闷的时候，生活就像做菜，要有调味料才能更添美味，相对于料理，生活的美味就是乐趣。每当汉斯想替生活添些调味料，总会在他的少爷身上找。

“亚利少爷，今天与皇女的约会如何呀？少爷可别辜负人家哦，运气好的话，说不定少爷能当上陛下的东床快婿哦！到时，赛巴斯达家就可光耀门楣了！”

“拜托哦！你明知道我办不到的……。”

“少爷您不喜欢玛利安贝尔殿下吗？”

“喜欢呀！我现在仍喜欢她，可是，我也喜欢米莉亚，虽然只是我个人的单相思，可是，我不想就这样放弃。”

“少爷也变得坦白了。”汉斯有点讶异。

“最近遇上很多事嘛……而且，对你，我不想有任何隐瞒。”

“少爷您这么说我很高兴！不过，即使如此我也没办法给您一个解答，两人之间要做何选择，是要少爷自己去决定的。”

“你又来了，我说过不是这样子的……况且，玛利安是皇女，以赛巴斯达家的家世是配不上她的。”

“是呀……皇女的对象当然是大贵族了，毕竟，皇女的婚姻是不可能只听从她个人的意愿的，有时，排除她的意愿也要她接受安排好的对象，政治的世界就是这样。”

“我不相信陛下会无视玛利安的意愿而强迫她去做她不喜欢的事！”

亚利单纯的想法，让汉斯看得频摇头，并回答说：

“少爷……就算是堂堂大国的皇帝陛下，也未必能依自己的意愿去做事，他必须考虑很多事，有时，甚至得牺牲自己珍贵的事物，即使是独生女……。”

“你说的话跟玛利安说过的话几乎一样耶……。”

“咦？皇女有对少爷谈过什么吗？”

亚利把昨晚在露天温泉时，玛利安与自己说过的话大概告知了汉斯。

“少爷，您是说，陛下纵容皇女殿下的任性所为的原因就是这样……。”

“是啊！”亚利点头称是。

汉斯稍微想了一下，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容易回答的。以往，汉斯总是能给亚利的疑问一个答案，可是，这次亚利并不抱着什么期望。

不过，汉斯还是给困惑的少爷一个回答。

“……不管是任何人都有追寻自我幸福的的权利，陛下的想法大概是这样吧，这可真是不凡的见解，尤其是在现今选民意识充斥的阶级时代里……陛下，必定想为这时代做些什么事吧！老实说，汉斯蛮佩服的。”

“是啊！”

“不过……”

汉斯的‘不过……’又出现了，这似乎是在提醒亚利他高兴得太早了。

“即使陛下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推动起来又如何？看现况就知道，虽然最近民众也有争取政治权利的动作出现，但仍是少数人而已，时代仍然是停滞的，由贵族为主体架构的统治基础有那么容易变动吗？帝国仍然是以层层阶级体制为基础的，以传统与道统来决定一切，排除了个人的意志，不管是平民或是贵族社会都是如此！”

所以说，以汉斯的推断，皇帝对爱女的放纵，只是以他父亲与帝王的身份，所能做的最大庇护而已，这庇护的期限，就是皇女害怕的“那一天”，总有一天，皇女的个人意志也会被排除，而受贵族传统与道统支配并决定未来。

皇帝绯特烈四世似乎是有改变这一切的企图，但是他究竟有什么作为，打算怎么做动机是为了什么，这一点汉斯也不知道，他对政治本来就不关心。即使想像个平凡的人一样活着，也改变不了自己身为皇女的事实……。

有关皇女的心情，汉斯给了亚利这样一个解释。

“……”亚利每次突然沉默起来，就代表他又在沉思了。

“少爷，你该不会又在想‘我能为她做什么呢？’这件事吧。”

“我心里的事什么都瞒不过你，真不知是好是坏。”

“哈哈……其实，少爷还是有事可以为皇女殿下做的。”

“别卖关子了！赶快讲吧！”

汉斯接下来讲的话，差一点让亚利吓得跌倒，应该这实在太疯狂了，这是亚利连想都没想过，甚至也不敢想的事。

带殿下私奔吧……。

这种大逆不道的话汉斯都讲得出来，吓得亚利差点就冲过去捂住他的嘴。

“你不要胡说八道了，这句话万一给人家知道了，赛巴斯达家就毁了……。”

“汉斯只能想出这种点子，说不定……呵……殿下也在期待呢……。”

“你别再讲了……况且，我已经有米莉亚了。”

“少爷不是单相思而已吗？”

“……”

亚利无法反驳，因为这本来就是不折不扣的事实。

“米莉亚小姐吗？……说实在的，少爷既然还没有把心意告诉她，那什么结果都有可能，少爷也不能排除被甩的可能，与其将希望寄托在未知的“未来”，不如把握可预期的“现在”！皇女喜欢少爷，少爷也不是没有意思……假如最后只剩下私奔这手段，汉斯愿跟随您到天涯海角……。”

汉斯越讲越兴奋，不过，亚利却板起脸孔，轻声地说：

“你又在开我玩笑了吗？”

“败露了吗？呵呵～”

汉斯最喜欢这样捉弄亚利，亚利一直觉得这种“习惯”实在要不得。不过，汉斯讲的话有时也提供了很多思考之处，他能讲出自己不敢去触及的部分，让自己能以多角度去思考事情，去考虑到每一步行动的后果。

## 第十八话 意外的事实

玩笑归玩笑，汉斯还是有尽量在回答，其实，亚利有一个缺点，这一点汉斯一直看在眼里，放在心里，就是没说出来。藉此机会，汉斯就说出来了。

“亚利少爷，其实，您的想法常犯了一个错误。”

“有吗？”亚利显得很不解。

“少爷常帮助人，所以会不知不觉地以为有困难的人是脆弱到需要人帮助的，可是，真是这样子吗？像皇女殿下，她真的有这么软弱吗？也许在我不知之处，殿下也有她的“坚强”存在着。”

“也许吧……不过，我怕她的坚强，是接受命运的坚强，这种逆来顺受的坚强不如不要。不管如何？我都希望她能幸福，也要守护着她！”

虽然这么讲，亚利还是倍感迷惑，因为照这个情形看来，自己的存在，恐怕才是让她悲伤的根源。

这一点，汉斯也只能给亚利一个忠告。

“亚利少爷，我不能多说什么，也不能帮您在选择中做决定……我只想讲，不要因为同情而选择皇女殿下，同情并不等于……。”

“我知道的……我知道，我会好好想想自己的心……。”

这么一来，亚利更迷惑了，自己对玛利安的感情只是“同情”？真的是这样吗？可是，昨天他感觉到玛利安的悲伤时，自己的心也顿时有股痛楚，

这样的感觉只是出自同情吗？亚利无法了解，这种事，是要花好多时间来思考。

看着亚利离去的背影，汉斯突然也有种父亲看着孩子长大的感觉，叹道‘少爷也长大了呀……’，不过，另一件正在发生的意外又拉回他的注意。

“糟了！煮过头了，我居然犯下这种失误……。”

一锅浓汤已经变成蒸气与焦碳，和少爷谈天而忘了锅中的料理，对自许料理人的汉斯来说，实在是一件难以饶恕的事。

就算如此，也挽回不了今晚的晚餐了。

少了热腾腾的浓汤，今晚只能在寒冬里，吃“冰凉”的蔬菜沙拉了。

“咦？今天的晚餐只有……这个？”

特训回来的亚佛利特还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是餐桌上仍然只有沙拉，本来他与希娜两人还蛮期待汉斯的料理，没想到桌上只有“这个”。

汉斯也不在屋子里，亚佛利特还有‘做出这种菜，自觉无颜面对众人的汉斯跑出去反省了……’之类的想法。看着雪花飞卷的黑夜漆空，站在门口的亚佛利特还在担心汉斯的安危。

可是，汉斯真的是因为搞砸今晚的午餐而自责离家自我反省吗？

当然不是！

那只是十六岁的见习骑士自己在瞎操心罢了……。既然如此，现在，汉斯究竟到哪去了呢？

答案……就是这座城市的中央区，也就是王都艾斯佛兰德的王城。

政治中枢所在的城中区，是围绕在一排城壁内，在其内，建有数栋馆邸以及王族的居城。其中的王座，已经虚悬多年……。

对于王国的人民而言，九年前的事件是迄今仍难以忘却的恶梦，在那一天，王都不仅死了许多无辜的居民，当时的国王与其王妃也在当时的事件中亡故。

事件结束后，阿萨琳公主是王族仅存的继承者，可是，当时可能是考虑其年幼或是其他因素，公主并未继位为王，这九年来，国政是由以杰达为首的大臣集团进行摄政。

至于为什么迟迟不让公主继位为女王，年幼之说到了今天已经说不通，不过，有个未经证实的说法一直在舆论间流传着。内容是说，阿萨琳公主一直未继承王位，主要是城中的大臣贵族们担心王国历史并未有过女王继位的先例，城里是倾向于由公主的夫婿继任为王。如今公主已经十七岁了，其夫婿之位的争夺也逐年白热化。

以上只是数个谣言中的一个版本罢了，实际的情形，也只有王城的上位者们知情。

在夜道中疾行的汉斯，在回顾王国史之际，也突然发现一个巧合。

“王国与帝国都缺乏嫡系的太子，而且都只有一个嫡系的公主……。”

王国建国历史不过百年，王位传承的经历少，所以，朝臣寻求强而有力的支配者的想法不是不能理解，这或许也跟这国家的英雄崇拜有关，英雄=刚强的男性象征，这使他们宁愿相信男子嗣而鄙视女子嗣。

帝国也有类似的情形，虽然帝国历史比王国长半世纪，皇位传承的经历却比王国还少，至今才四任而已。现在的绯特烈四世膝下只有皇女玛利安贝尔一女而已，虽然嫡长继承是种习惯，不过帝国最初是由艾斯卡大陆诸国会组而成，一个能让各国-即现帝国贵族臣服的君王是有必要的，强而有力

的君主是维持帝国根本基础的要素，不管合不合理，有很多人就是这么相信。在这样的气氛下，皇女就算被立为第一继承人，恐怕也不会被贵族们所承认，更遑论支持了。

以公主与皇女的夫婿为王与帝，似乎是两国共通的结论。

汉斯突然有个想法，假如，亚利先前没有遇见米莉亚的话，那在王国与皇女重逢之后，又会有什么发展呢？

尚未结束的初恋持续发酵，汉斯之前说过的“私奔”恐怕真的会成为事实。亚利与皇女间是不会有结果的，毕竟，皇女的夫婿是呼声极高的帝位后补人选，赛巴斯达家也只是过去某贵族的分支分支的再分支，一个小小的帝国骑士罢了，这样的婚姻是不被允许的。要是两人真的采取私奔的最后手段，汉斯可以想像的到，帝国将会掀起多大的骚动与风暴……。

要是真的变成这样的局面，不用说，汉斯绝对站在亚利那一边而已，这样的发展似乎也不错，汉斯是这样想的，他好久没这么兴奋过了。

不过，幻想归幻想，现实上，不断累积的旅费债务才是目前最头大的问题。此次夜行并不是来想些没建设性的事物的，而是要解决没钱的问题。

“到了……城壁约八公尺……。”

汉斯在王城的外墙下估计高度，高度不是问题，城墙上的守卫才是麻烦。由于是夜里的巡逻，除了城墙上定点的火炬，士兵手上也有提灯，光点的行动就代表他们的视线方向。汉斯静静的等，等待视线出现死角。

总算！时机到了！

汉斯往上一跳，在士兵将视线移开的一瞬间，跃过城墙，中途也只着地两次而已，以汉斯的能力要跃过八公尺的城墙本来就是轻而易举之事。

跃过城墙，下方就有树木可供掩蔽。其实，汉斯早就来过一次了，这几天除了收集必要的“情报”之外，他也曾来王城堪察地形过。

为了解决租金问题，难道汉斯是打算潜入国库当盗贼吗？

当然不是。就算再怎么缺钱，汉斯也不会做出这种可耻的事。

汉斯潜入王城的目的并不是要当小偷，不过，他的行动确实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事，他的目的地，是收藏此次英雄天武会报名书的房间。

先前就堪察过环境，汉斯很快就找到那房间，里面的书架及桌子，放满了有关此次天武会的相关资料。大会人员早已经做好抽签工作，各组的分发也已经完成，所以他们都离开了。里面很暗，不过，汉斯的视力并没有受到影响。

“找到啦……。”面露喜色的汉斯总算找到他想要的名单文件，那是亚利的报名表，找到之后，他拿起准备好的工作开始修改内容，这是他计划的步骤之一。

汉斯的文书伪造技术已经足堪职业级，他完美地修改了他想要的部分，说实在的，比真品还像真货。此“犯罪行为”完成以后，汉斯开始审核起每位报名者的名单，‘这家伙不行……’‘嗯……没听过的角色……’在品头论足一番之后，汉斯抽出了一张报名表。

“这角色蛮适合的……把他编入少爷那一组吧。”

那文件上的名字是亚汗文字，这位参赛者是来自亚汗，汉斯懂亚汗文，从他的经历与这几天收集到的情报来看，他绝对是个适当人选，是汉斯计划中的要素之一。

这次大会总共有十六组，在会外赛，各组的冠军将有资格晋级会内赛。



汉斯将亚利与刚才挑出来的那个人一起编入第十组里，如此一来就大功告成了。

“也该离开了……。”

再留下来，要是有个万一，计画就泡汤了。于是，汉斯延着事先规划好的逃亡路线，避开侍卫，一路上本来都很顺利的，突然的事件让他停下了脚步。

“我不去！那种败家子谁要去见他啊”

那是女孩子的声音，而且是从一个天井里传来的，汉斯一时好奇，往天井里偷窥，竟发现了一件让他意外的事实。

“公主殿下……请您出席吧……安威斯殿下已经等很久了……。”

“就让他继续等吧！”

“殿下……。”

那是凡提洛斯王国的公主的寝宫，只是汉斯很讶异，那位正在闹性子的公主他曾经见过，就在最近。没想到，那位救了亚利的女孩子就是王国的公主阿萨琳。

“少爷最近跟“公主”真有缘……。”

在汉斯还在发着奇怪感想之际，阿萨琳公主似乎还是被侍女们劝服了，决定出席那位叫安威斯的人的晚宴。然后，几个侍女一拥而上，开始帮公主换起衣服并打扮，汉斯也转过头去了，他可不想当偷窥狂。

宴会的场地是一处很宽大的架空大厅，汉斯在屋外，透过顶上透气的小窗观看宴会的进行，说是宴会，其实也没多少人，一张桌上除了桌巾与灯饰外，其余什么都没有，这种气氛不像晚宴，反而像是要谈判的感觉。

公主那一侧只有两个人随行，一个是穿着龙纹道服的男子，看起来像是亚汗的拳法家，可是他是金发碧眼而非亚汗人，汉斯的记忆中，这一位应该就是凡提洛斯王国王城侍卫长亚修拉，也是武神黄海明的大弟子。

另一位则穿着官服，应该是某位王国大臣，汉斯并没有什么印象。其实，这个人名叫杰达，是摄政大臣，在王位虚悬的九年间，王国的事务都是由杰达大臣代为处理。

而另一侧，那位坐在豪华大椅上与阿萨琳公主遥遥相望的人应该就是那名叫做安威斯的男子，他的穿着极为华丽，颇有贵气，安威斯虽然是俊杰般的年轻贵族，但是汉斯也看得出他眼里有股邪气，这种人目空一切，往往视他人的一切为粪土。

安威斯之名，汉斯也想起了他的来历，他是帝国的属国 - 巴洛姆公国的第三继承人，比起两位在文在武都各有杰出表现与评价的兄长，安威斯可说是恶名昭彰，虽是公认的败家子，不过他却是巴洛姆公王最宠爱的小儿子。

小饮一口杯中的美酒，安威斯首先开口欢迎公主的到来。

“听闻阿萨琳殿下在月前失踪，这段时间，在下可说是每天都担忧不已，不过，如今见到殿下仍健康如昔，天姿依旧，在下实在是比任何人都要来得欣喜！”

“谢谢！”

“不过，殿下为何要剪去那宛如铺满金沙的美丽秀发呢？在下实在是心痛，不过，即使是短发，殿下仍拥有让百花羞容而逝的绝美……。”

“天气热而已！”

北国的冬天怎么会天气热，阿萨琳公主似乎根本不想跟安威斯多说一

句话，她对安威斯反感明确显露于言表之中。

“啊……看来，那些有关于在下的流言闲语似乎传入了公主的耳中，所以公主才会这样对我吗？啊～那都是误会啊！”

“别担心，安威斯殿下！等到大会结束后，公主就有很多机会可以了解殿下的优点了！到时您与公主殿下也将是人人称赞的佳偶了！”

“哦，文森！只有你了解我！”

那名叫文森的灰发中年男子是安威斯的贴身侍从，也可以称为“弄臣”，看他讨好安威斯的样子就让汉斯感到反感，更让他反感的是对方也戴着一副眼镜，跟汉斯的眼镜居然还是同一款式。

听起来，阿萨琳公主与安威斯之间似乎有婚约的存在，不过，看公主的反应，她对眼前这位“未婚夫”似乎厌恶至极。听他们说公主曾离家出走，恐怕也是这个原因。

汉斯想起了一件事，凡提洛斯王国并不是那么富裕的国家，王都虽然看起来繁荣十足，其实，大部分的商家都是外地的商人，王国的一般人民多半从事农牧及近海渔业，可是恶劣的环境无法让王国人民温饱。

据汉斯所了解的，长期以来，凡提洛斯就接受巴洛姆公国的许多援助，否则一个冬季下来，就不知有多少人会死在酷寒当中。这婚约，也许就是因这项关系而存在的吧，不过，公主的夫婿等于是未来的凡提洛斯王，王国的人这么轻易让外国的人当王吗？这其中的因由，就不是汉斯所能了解了。

## 第十九话 一赔四十的赌注

晚宴才进行不到十分钟，阿萨琳就被“气”跑了，要她跟安威斯待在同个地方，是比死还难过的事。

“啊～没想到殿下对我成见是如此深，文森，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不用急，殿下，这只是殿下与公主两人一直没有时间互相了解而已，等到大会结束，婚礼之后，安威斯殿下就有许多时间可以让公主殿下了解您的优点了！”

“是啊，呵呵～那我就等到大会结束吧。”

晚宴结束，硕大的厅堂里只剩下杰达大臣与侍卫长亚修拉两人而已。

“修拉阁下，你有注意到巴洛姆那些人的话吗？他们根本没想到会输呢！”

“是啊，对那个人来说，半年前的“赌注”，甚至与阿萨琳殿下的婚约，只是个随性的游戏而已……。”

“是啊，游戏……我国人民与公主殿下的未来要由一场游戏般的“赌注”来决定，每次想起，我就会怨恨自己的无能，只能眼见殿下的未来被断送掉……。”

“现在感叹还太早了，杰达大人，“赌注”的结果还未揭晓呢！”

“赌注？”从刚才到现在，汉斯就听到有关于“赌注”的情报，这件事似乎与此次大会以及阿萨琳公主有很大的关系。难道说，巴洛姆与凡提洛斯两国打算藉由此次日武会的某种结果来决定安威斯与阿萨琳之间的婚约吗？

其实，汉斯确实猜对了。

堂堂公主的婚姻居然要由游戏般的赌注来决定，确实荒唐，统合自己所知道的情报，整个情形大概就是这样子吧……。

凡提洛斯王国长年接受巴洛姆公国的援助，贫弱的王国一直无法切断这份关系。这几年来，王位虚悬，王国一直有继承上的问题，于是巴洛姆趁虚而入，打算利用这份脐带关系，软硬兼施，要撮合安威斯与阿萨琳之间的婚事，来取得凡提洛斯的王位。

在财政与民生上皆贫乏的王国是很需要这份援助的，巴洛姆公国就是着眼于这一点，恐怕，他们还收买过王国几位大臣，而劝说其他的大臣们，要阿萨琳公主接受这份婚事。

这一点汉斯其实也猜对了……。

阿萨琳先前曾离宫出走，就是因为忍受不了国内泰半大臣已经被巴洛姆笼络，又眼见天武会的开赛日近，承受不了压力之余，才会有离宫出走的举动的。

这一切应该都是巴洛姆公王的计策，汉斯以前就听说过他是个深谋远虑的野心家，他用尽手段逐步切断王国所有的后路，将对手逼入退无可退的窘境之中。其实，他的计划本来是会成功的，可是公王宠爱的小儿子安威斯的随性之举却成了变数，反而给王国找到活路，那就是“赌注”。

这次英雄天武会突然破例提前举办就是证据，安威斯的行动应该不是经过巴洛姆公王的授意，而是他自己的意思。安威斯大概是想用天武会来让坚持不嫁的公主接受婚事吧。不过汉斯以为，对那个男人而言，恐怕找“乐子”的成份居多，太容易得到的事物无法让他获得成就感，加点困难才会使游戏变得有趣的多。

在这场游戏，王国那一侧似乎是占下风……。

“假如，修拉阁下能参赛的话，我方就能更有胜算……我倒是很讶异，那个男人外表虽然轻浮随性，不过，他也是有相当的判断力，知道修拉阁下你的实力是不容忽视的，所以才会提出‘修拉阁下不能参赛……’的限制。”

“您太抬举我了，杰达大人……确实，吕氏五杰的确很强，不过，天武会的参赛者们也是来自各地的高手，他们不会那么容易夺冠的……。”

“希望如此……。”

吕氏五杰？汉斯感觉刚才在那看过或听过的样子……‘姓吕的亚汗人？我刚才好像有看过的样子……耶……’沉思一阵，汉斯才想起，他刚才特地挑的一个参赛者，好像就是姓吕的亚汗人。

没想到，寄托王国的未来的天武会反而被汉斯当成解决房租问题的救星，这种感觉蛮复杂的。虽然目的不同，不过一旦汉斯的计划成功，其实王国的问题也能获得解决的，阿萨琳公主也不用接受这桩婚事了。

此时，汉斯也打算离开了，这次的秘密行动竟意外获知有关此次天武会的内幕，实在意想不到。至于该采取什么应变行动，汉斯以为，一切还是照旧，没必要改变原先的计划，也没必要告诉少爷这件事。

从先前预设好的退路，汉斯神不知鬼不觉地避开侍卫队的视线，在建物顶上快速移动，当城墙就在前方不远处之际，在黑暗中仍有惊人夜视能力的汉斯赫然发现前方有人，另人意外的，是那个人居然是王城侍卫长亚修拉。

汉斯警觉性地用手掩住脸，‘被发现了吗？’汉斯本来担心自己的面孔是不是被看到了，不过在这样的夜里，普通人应该是看不到的。不过，亚修

拉竟然能从刚才的大厅里追上自己，他的能力远在常人之上。

恐怕，一开始汉斯就被发现了吧，只是对方刻意不采取行动而已。

“……”

亚修拉一直保持沉默，没有对入侵者采取任何行动，汉斯也感到有点奇怪，不过，即使使用隐藏的能力，汉斯也要逃离此地。‘既然如此……’汉斯把心一横，果断采取了行动。

转眼间，汉斯的身影分化出四个残影，向亚修拉的方向疾行而去。汉斯并没有要攻击他的意愿，只是想逃走而已，不过，亚修拉对于眼前的异象不仅没有反应，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就这样让汉斯离去。

等到汉斯离去后，亚修拉才回过头来。

“那男人并没有恶意……。”

这就是亚修拉为什么要放汉斯离开的原因，就连汉斯也感觉到对方是有意放自己一马的，刚才虽然用高速移动产生分身想扰乱对手，可是汉斯也发现，自己的身影一直被对方的视线所补，这种小把戏对这个男人是没有用处的。

这就是英雄天武会第十一届优胜的实力，也难怪安威斯丝毫不敢看轻亚修拉的实力，要是他真的参赛了，恐怕，现在的亚利也不见得是他的对手。

偶然发生的一个小插曲结束了，今夜过去，这一天，就是天武会会外赛的分组名单公布的日子，在王国竞技场的环状回廊里，布告栏前挤满了参赛者。

“我在第十组啊……亚佛利特是第五组，希娜是第十三组……看来，每个人的赛场都分开了。”

至于其他的参赛者的分组情形亚利并不清楚，看到有些人因自己被分到高手如云的组别而懊恼，或是运气好被分到没什么角色的组别而高兴，亚利觉得分在那一组都可以啦，反正迟早都要交手的，只是早晚而已。

这次大会亚利并没有收集任何有关参赛者的情报，因为他一直与皇女在一起的关系，他认为以平常心应对就好了，不过，也只有他这样想而已，要是亚利不认真比赛，最烦恼的就是汉斯了。

亚利恐怕还不知道，汉斯究竟在打什么主意。事实上，现在的汉斯，他人正在王城某处最大的赌场里。

“我赌吕氏五杰的吕雁！10枚金币！这次优胜一定是落在他们五人身上的！”

“胡说！亚汗形意拳的大弟子雷老虎才是优胜候补，我赌15枚金币！”

“我赌的才是对的，这次优胜是……。”

赌场里，人潮有不输此时竞技场的热闹，人庭若市，许多人都开始压注参赛者，喊得出名字的都是目前最有希望的优胜候补。

汉斯抬头观看压注的名单，忍不住笑了出来，他的宝贝少爷居然没有人要赌他获胜，要是少爷知道的话，不知会有什么想法。不过，亚利并不喜欢赌博行为，所以汉斯也不敢跟亚利说，他想要用赌博的方法来赚他们的住宿费用。

汉斯来到柜台前，向柜台人员询问亚利目前的赔率。

“嗯，亚利吗？请稍等一下……是谁啊？没听过的角色。”

结果，就如汉斯预期的一样，亚利的赔率真是惨。现在压注亚利的话……会外分组赛出线，则是一赔四十！

会内赛优胜的话，则是一赔两百！

假如亚利在会外赛取得晋级十六强的资格的话，那会内赛优胜的赔率当然不会像现在一赔两百这样离谱，这是因为现在会外赛还没开始打，而且亚利又默默无闻的关系。

赛巴斯达家的小龙会默默无闻？这是不可能的事，会有这种赔率，其实是汉斯动的手脚，他昨晚侵入王城，就是为了篡改亚利的报名资料，他把亚利克斯的全名拭去，只用了亚利这个小名，连资历都删掉了，所以，亚利才成了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而且，汉斯又选了一个高手编入亚利那一组里，这个角色是实力受肯定又名气大的狠角色，辛苦一夜的结果，总算弄出了一赔四十的赔率。

现在的问题是，要压注那边呢？会外赛的一赔四十还是会内赛的一赔两百？

“现在大家还不知道少爷的真面目，所以才会有一赔两百这种夸张的赔率，等到会外分组赛，所有人知道少爷真正的实力后，恐怕就没有这样“好康”的事了，现在是压注的唯一机会了。只是，少爷有可能取得会内决赛的优胜吗？……。”

汉斯不是不相信亚利的实力，只是，大会的情形不是他所能掌控的，要是有一个意外出现，他们就会成为诈欺犯，身负十万基尔以上的债务了。

一赔四十的会外赛就好，做人还是别太贪心……。

“我赌亚利会在会外赛出线，压注金额是三千基尔。”

“亚利吗？客人您真的要压注这个小角色吗？我看他第一战就可能被刷下来了。”

“哈哈～也许吧，不过赌弱的比较刺激嘛！”

“……客人高兴就好。”

汉斯在心里窃笑，原来赌博是这么有趣的事，不是骗人就是被骗啊！

这个时候，看完分组名单后的亚利已经回到了别墅，隔壁的皇女理所当然也在这里，为亚利加油打气，在玛利安心里，亚利是理所当然的优胜者。不过，亚利本人可没这么想，后天就要开赛了，一直疏于练习的亚利其实也是有点紧张的。

“亚利……我……我会一直为你加油的……。”

“谢谢你，玛利安，我不会让你的心意白费的。”

看到亚利有人在为他加油，旁边同样参赛的两人感到有点羡慕。

“真好～我也想要有在后方应援的同伴。”

“没关系啦！亚佛利特！我们彼此加油互勉吧！”

“你这么说我也不会放水的，希娜……。”

“谁要你放水啦！再说，你能否出线都还是问题呢？呵呵～”

“你~~~~！”

铿啦一声！两人顿时安静了。

制止亚佛利特与希娜两人的是黑骑士修奈达，他们知道，教官用剑鞘戳地的动作就是要大家安静下来的意思。而且，修奈达还有话要讲。

“亚利！跟为师出去一下吧！”

“现……现在吗？”

“为师试一下你的剑术，看看你这一年来的修行成果。”

“是的！修奈达老师！”

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没想到黑骑士修奈达居然要抽空和自己较量。‘一定是老师知道我的烦恼，所以要指点我的剑技……’如此认为的亚利很感激修奈达的心意。

其实，亚利只猜对一半而已，修奈达的实意是想了解武神当日说过的话，他想知道，亚利身上究竟隐藏了什么秘密。

修奈达选定的场所是城东区的沙岸，白浪滚滚，流冰飘浮的海岸，目前是渺无人烟，所以不用担心会伤到其他人，以亚利与修奈达两人的实力，这是最佳的地点。

不过，皇女玛利安贝尔以及见习骑士亚佛利特与希娜两人也都来到此地，皇女只是想替亚利加油打气，而两位见习骑士则是想‘我们也想特训！’而跟来。为了安全起见，其他人都被要求待在安全范围以外之处。

## 第二十话 天武会开幕

“尽全力让为师见识一下，你这一年来的修业成果！亚利！”

“是——！”

亚利极具精神的回答，多少也透露出他兴奋的心情。

克拉姆是两手剑型的神器，这把大剑握在亚利手中，更显出其威猛之风。而达克尼斯是与克拉姆同型的神器，不过，黑骑士虽然年近五十，他的体魄仍然意气昂扬，宛如蓄势待发的雄鹰，黑刃的神器就是他的羽翼，就像是遮蔽天空的夜翼。

亚利无论在精神或肉体方面都完成备战准备，光辉之刃更激荡着闪煌之光。一年前退团时，亚利还无法顺利运用克拉姆，看到他的进步，修奈达也颇感满意。

可是对修奈达而言，这种程度不过神器操纵的初级水准罢了，他想看的是亚利究竟能将克拉姆的力量发挥到什么地步，以及，黄海明所说的是否属实。就眼前所见，对付亚利还无需用到达克尼斯的力量。

“无隙可趁，不亏是修奈达老师……。”

若是一年前的亚利，面对修奈达的无型架势，光是气势就足以压倒亚利。不过，这一年的经验也让年轻骑士有所成长，对峙没有多久，亚利就采取行动。

小动作是无意义的，一出手就要使出大技。

流派 - 圣光龙剑“龙牙连刃斩·貳之型·奔爪”！

以剑势制造冲击波，崩坏掉敌人足部平衡，然后再追加斩击是此剑技的特色。不过，身为亚利授业之师的修奈达，岂会不知道这剑技的特性。

黑骑士不闪也不躲，他举剑过肩，用最简单的动作“垂直斩切”正面迎击地行冲击波，简单的动作却带着劈天裂地之势，黑刃劈开白沙，轰隆的剑压不仅瓦解亚利剑招，余势更扩展而去，从亚利身旁窜略过去，直到将海水击成白色的碎浪花才告止息。

瓦解击地波就等于破了奔爪（貳），看似简单，这种破招法可不是寻常人办得到的，那是修奈达的剑威已经达到必杀技等级才有可能做得到的。

方才一剑已经粉碎亚利先前的自信，刚才那一招，还倾注克拉姆的破

坏光气，可是修奈达连达克尼斯的力量都没用到，就简单瓦解自己的攻势……。

亚利甚至还有‘老师似乎比平常要认真的……’的想法。

“加油！亚利！你一定能赢的！”

皇女的加油声让亚利动了，‘至少要从老师身上夺得一分……’下了决心的亚利发动快攻，他打算以自身的速度多少取得一些优势。

只是，亚利的努力仍白费了，他还出到第三剑，黑刃的一击就重重敲击他的防御，这道冲击震得亚利双手欲裂，克拉姆差点应声而飞。

此时亚利还注意到，修奈达至今只用右手，而且连一步也没移动过，实力的差距固然早已经有心理准备，只是差距之大仍让亚利有所不甘。‘起码……要让修奈达老师动一步，甚至用上神器……’亚利下了更大的决心，除了决心，还临时想了一个主意。

拉开距离，用远距离系的奥义“九龙波光击”

这就是亚利想到的办法，在退团时，亚利还无法使用这技巧，身为老师的修奈达或许就会大意。使用这招奥义，一定能有出奇致胜的效果。

但是，亚利终究还是太小看修奈达了。

在亚利做出蓄集光之力的动作时，修奈达就看穿亚利的企图，他立即驱身疾奔，一剑就击飞了亚利的剑，蓄力过程被打断，让亚利的身体也造成某种影响，亚利感觉到全身像是有电流在四处窜走，他止不住颤抖的手腕，连脚都快站不稳了。

修奈达捡起克拉姆丢给亚利，并说教道：

“你能使用九龙波光击这一点，已经证明你这一年的修业成果没有白费，可是运用在实战上的话，你还有待加强，蓄力动作太明显了！你以为敌人会给你时间发动奥义吗？动作要更小，也要更快！”

“……”

“无话可说了吗？你只有这种程度吗！？亚利！回答我！！！！！”

“不——！”

好强的性格让亚利再次出剑，克拉姆的怒涛光气就是亚利的愤怒与斗志，亚利倾全力向前一刺，不偏不倚地刺在地上。“地龙旋吗？……不！这是！”修奈达大吃一惊，这并不是地龙旋，反而是光气窜入沙底，这庞大的威势究竟……。

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解答就出来了，这确实是九龙波光击。

沙面下仿佛有地龙在蠢蠢欲动，又宛若火山爆发前刻，转瞬间，间歇泉似的光气冲天而出，一把……两把……四把……光之剑依序破地而出，化成飞升光龙，龙之牙爪似乎想将黑骑士撕裂粉碎。

轰隆声中，就在黑骑士被地面升上的光幕包裹之际，虽然只有一刹那间，亚利看得很清楚，修奈达的左手泛起黑色的波动，吞噬光明的黑暗正凝聚在他掌心。那一瞬间，光幕被撕裂了，被黑暗的波涛消灭殆尽。

流派 - 暗邪龙剑“黑龙掌”！

这是亚利才见过两次的技巧，只有这次，是亚利以实力逼老师施展出来的。

光与暗的激突产生强烈的风暴，如同夏季暴风，将地上白沙卷飞，吹得海面大作浪涛，连在远方的皇女一行人都感觉得到这道劲风，唯一还勉强站得稳的，大概也只有那些禁卫骑士了，在皇女殿下面前可不能丢了禁卫骑

士团的脸。

逐渐……风已息……浪渐止……。

一切都静止了，只有握着正不安份的神兵的两人仍对峙着。“够了……到此为止了……”结果，反而是黑骑士主动休战，修奈达收剑，如胧如朦的暗气尽封剑鞘之中。

“你进步很多，亚利……。”

“真……真的？”

对亚利而言，这是一字一句都比粒粒砂金还珍贵的赞美。刚才一战，能够让传说中的黑骑士认真应战，亚利已经心满意足。

“记住刚才那一剑，那会对你有帮助的，老师也很期待你的活跃！”

“其实……刚才那一击……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出招的，我只是一时激动刺出了那一剑，没想到，地龙旋没出来，反而变成九龙波光击……那完全是误打误撞……。”

亚利虽然有点心虚……“谢谢老师的指导，真是让我受益良多！”亚利还是很坦率地向修奈达道谢，对于大赛，他显得更有信心了。

不过，也有两个想参赛的年轻人的信心顿受打击，虽然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实力是很难去跟强豪们争取优胜，自己只是打着‘尽全力争取自己最好的成绩……’的想法来参赛，只是，实力居然会相差到如此大的地步，这种感觉就像是热血突然被浇了冷水，一时间，两人也很难回复最初的热忱。

师徒两人的练习已经结束了，就结果论，黑骑士几乎是压倒性的优势，对于旁观者与败北者而言，这是理所当然的结果，没有人会有异议。只是，对修奈达来说，这一战并非胜负那么简单而已，先前武神的那番话似乎成了事实。

“刚才那一剑，才是雷欧的九龙波光击，虽然是误打误撞使出的奥义，不过假以时日，我相信亚利也能藉经验的累积而发现自己的缺点，进而悟出真正的九龙波光击，我相信那孩子绝对有这个素质，只是……。”

‘才一年……未免太快了吧！’修奈达还有点不敢相信，只是事实就是事实，才一年的时间，亚利从刚退团时的一个神器初学者而迅速成长到如此高明的神器战士，太快了，素质或潜力的说法能解释的通吗？

亚利似乎已经跟自己昔日所认识的亚利有所不同了，他无法形容这种感觉，亚利仍然是亚利，绝大部分都是吧。只是，现在的亚利似乎多了什么东西似的，还是说，以前一直蛰伏，而修奈达自己没有察觉到的某种事物开始显现了……。

修奈达如此担心亚利的心情，就像是对自己的儿子一样。没有孩子这件事，对他来说一直是个遗憾，所以，他一直将这位好友的独子视如己出。

后天就是英雄天武会的会外赛的时间了，这一天特训结束后，亚利也开始练起剑来，了解亚利心情的玛利安也不再要求亚利跟她到哪里去玩，反而每天陪在亚利身边，看着亚利练习，对她来说，能待在亚利身边，即使是一分一秒也要珍惜。

而一直专心于皇帝护卫任务的青龙骑士团团长威尔斯子爵，想到大会将近，也想起自己的独生女也正准备参赛的事。

“那丫头的比赛也快要开始了吧，别太勉强自己，希娜……。”

青龙将军深知自己女儿的脾气，现在就算要阻止她也无济于事了吧，他只希望希娜别受伤就好。



对于天武会，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尽相同，像是皇女，她并没有要求亚利一定要赢，她只想待在亚利身边，替亚利打气加油就觉得幸福。不过对汉斯来说，他的少爷是一定得赢的，不然，住宿费就交不出来了。

随着各种想法与思念，时间也缓缓过去了，很快地，众所期待的第十四届英雄天武会正式开幕了，凡提洛斯王国最大的祭典开始了！

这一天，王都艾斯佛兰德的大部分人们都到各处的赛场观赏比赛，这次会外赛共分十六组，赛场分散在东西南北四区，这作法主要是要分散观众，不过，人潮还是塞满了赛场附近的街道。

交通堵塞，放弃马车代步的亚利一行人一早就来到城西区的大剧场，虽然人潮汹涌，不过，皇女的禁卫骑士团这次提供了正面性的帮助，他们排开人潮，确保了通路让皇女与被他们视为厚脸皮的混帐家伙们顺利通行。不管如何，亚佛利特总算赶上比赛了。

城西区的剧场是第五到第八组的比赛会场，先前还是亚汗杂技团表演场的剧场已经被装潢成比武会场了。赛场是半圆形的地面，什么也没铺，只有以木墙隔开赛场与观众席，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人太多了，位子根本不够坐。或许，会外赛也应该收票，来限制一下观众的人数。不过，会外赛不收费是行之有效的传统，更不更改也不是亚利他们能管的事。

“玛利安，你确定要站着看吗？我去帮你找个位子吧。”

“不用了，这样就行了，而且……对我来说……亚利你的身旁就是……最好的贵宾席……。”

“比……比赛快开始了！”

玛利安的话弄得亚利怪不好意思的，只见亚利脸一阵通红，就赶紧移开去看会场。

同样参赛的亚利会有时间来看亚佛利特比赛，是因为赛程时间的关系。这次会外赛的十六组被分批至四个赛场，而比赛时间也分为四个时段，上午与下午各两个时段。第五组的亚佛利特是第一时段，而第十组的亚利则是城北区旧剧场的第二时段，所以他才能来观看亲友弟弟的比赛。

至于希娜，因为她在城南区的比赛也是第一时段，所以无法出席，不过一个人去比赛也太寂寞了点，所以一早汉斯就陪她一起去了，多少也能有个照应。

现场仍然是吵杂又嬉闹，交谈声不断，绝大多数的人都在谈论各组名单中谁会出线的问题。等到大锣一敲，锣声大响，现场才安静下来，因为这代表着比赛要开始了。

在会场上，担任裁判的人已经来了，这里本来就是剧场，建筑结构产生的扩音效果让裁判能轻松地将声音传给现场每个观众。

“吾国的人民以及国外来的贵客们~~欢迎莅临本会场，这一整天的比赛，本会场将产生第五组到第八组的优胜，即会内赛十六强中的四人！各位可要注意看，说不定，本届天武会优胜就会在本会场诞生哦！”

裁判还幽默地说其他的事，像是‘各位可要收好手中的赌卷，要是买到冠军却丢了赌卷，那可就得得不偿失了……’有关赌注的事，观众们也是要喝着说‘那是当然的！哈哈~’的笑声。

提到赌注之事，亚利就很不以为然，他本来就不喜欢这类的事，不过，他还不知道，要是没有赌注可赚钱，他所住的别墅就付不出住宿金了，到时候，说不定还会传出像是‘赛巴斯达家的小龙在凡提洛斯王国吃霸王餐，住

霸王屋……’之类的笑话。

随后，裁判又提起规则的事，规则很简单，不管是会内或会外赛都一样，那就是一方无法继续战斗或是投降，即决定胜负。至于战斗方面，武器与手段则都不限制。

而且，生死不论罪！死，是每个参赛者都要有的觉悟……。

点到即止只是种礼貌，但是战斗本来就有可能出现伤亡，这也是难免之事。不过，除了必要的医疗团外，王国也在教廷的允诺下，请到了多位能使用治愈魔法的术士，希望能将伤亡减到最低程度。

“……现在宣布！凡提洛斯王国第十四届英雄天武会第五组淘汰赛正式开始！”

裁判的宣言一毕，现场顿时扬起震耳欲聋的欢呼浪潮！

## 第二十一话 意外的大会黑马

“现在我向各位介绍第一位参赛者，从我右手边的东门出来的那一名勇敢的年轻人，他来自神圣艾斯卡帝国，出身贵族，而且是东方青龙骑士团的见习骑士 - 亚佛利特·雷德！请各位给予这位年轻且前程无可限量的帝国骑士热烈的鼓励吧！”

啪……啪啪……啪……。

掌声显得十分稀疏，绝大多数都是亚利那一边在鼓掌。很多人都不看好这年轻人的实力，反而嘘声不断，还有人恶言相嘲。

“只是见习也敢来献丑，回老家的温室当贵族少爷吧！哈哈～”

“见习的小弟，赶快比完！别浪费比赛时间！”

这些观众的叫嚣声让亚利很火大，他念着‘这些混蛋～’的话又卷起袖子想跟这些人理论，不过，修奈达阻止了他，并说：

“对手也好，观众的嘘声也罢，这都是亚佛利特自己的战斗……你看，那孩子并没有任何动摇，不是吗？”

听老师这么一说，亚利才发现，亚佛利特确实没有受到影响，他专注于接下来的比赛，伫立场中，等待对手的出场。‘不只是武技，亚佛利特的心也成长了不少……’亚利很讶异于亲友弟弟在心技体各方面的成长。

好不容易让会场安静下来，裁判赶紧介绍下一位参赛者。

“各位久等了，在我左手边的是……是？……”裁判突然有点犹豫，或许是手上名单的资料让他吓了一跳，基于职责，他还是继续念道：“太不可思议了，这……这是本大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参赛者！她是年仅十三岁的小妹妹，各位还记得吗？最近来到本国公演的亚汗杂技团，这位参赛者就是该团当家美少女台柱 - 杨小玲！……公演时裁判我也有去看耶～请各位为她鼓掌欢迎吧！”

裁判介绍才刚完，现在还沉浸在肃静的气氛中，小女孩也来参加天武会的冲击让观众们一时间回不了神来，就在这时，现场突然奏起亚汗民俗乐曲，在锣鼓声中，从西门里跑出了一个打扮华丽的女孩子，她又翻又跳，手拿着花鼓配合着音乐起舞，并且用极精神的声音打招呼。

“各位好！谢谢你们来这里为小玲加油！小玲我～～～必定会尽力比赛，

争取优胜的，请大家多多指教！”

突然间，会场掀起了惊人的欢呼声！

“多可爱的小姑娘呀！要加油啊！”

“叔叔支持你！一定要成为本大会最年轻的优胜哦！”

和亚佛利特的出场完全不同，对方才一登场，全场的观众几乎都变成她的啦啦队，这个异变，也让亚佛利特突然呆掉了。

除了他以外，亚利也愕然地不知该说什么。

“那女孩，不就是武神身边的那个小女孩吗？为什么她会来参加比赛？”

“亚利，看她身上穿的服装，你没注意到什么吗？”

经修奈达这么一提，亚利才发现，她身上穿的是龙纹道服，只是装饰过度看起来像是表演服。这时，亚利才理解老师想要讲的是什么。

“难道……那小女孩也是……武神的弟子？”

亚利的疑问还未获得解答，比赛已经开始。

对战的气氛已经被打散，比赛已经开始，亚佛利特甚至还没进入备战状态，对手的杨小玲礼貌性地向他敬礼致意，亚佛利特还很不好意思地也敬个礼回应，完全不知，这根本是个圈套，是她天使面孔下的“恐怖阴谋”。

亚佛利特再抬起头来时，才短短的时间，小玲已不见踪影，在他还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一道声音‘呵呵~’从他背后冷冷传来，砰然一声，一道冲击力贯穿铠甲打在亚佛利特的背上，他整个人被轰飞，狼狈地跌落地上。

“人真是夸不起……这小子……。”

看着出洋相的弟子，黑骑士叹然地道出这番话。

“呵呵呵呵呵呵~大哥哥你太大意了！所谓“兵不厌诈”，这怨不得我！”

“可恶！这小妮子~”亚佛利特不甘地诅咒道。

难道自己连剑都还没拔就要输了吗？这段时间的练习都白费了吗？就只因为自己的大意？这样输掉太可耻了，就此服输吗？别开玩笑了！亚佛利特已萌生杀意，就算杀了眼前才十三岁的小女孩也得要赢。

亚佛利特拔剑并怒道：“别以为我会输在这种小手段上！”就冲锋而去。

“冷静下来！这是对手的陷阱！”亚利的警告没能传到亚佛利特的耳中。

盛怒的见习骑士迎面就是一记突刺，直取颜面。但是就在那瞬间，杨小玲立即后仰，并伸手合掌接下这一剑，攻势被破的亚佛利特还来不及惊讶之际，他的太阳穴处突然爆出一道轰声，在那同时，对方也踢出一记蹴踢，像针刺般直取头上要害。

一阵昏眩，又带来了数道痛击，异国的少女拳士又继以左右脚互换的连续回旋踢，右脚命中又补以左旋踢，就像飓风一样永无止境。不过踢到第四下时，亚佛利特就已经倒了，他就像死了似的瘫在地上。

“胜利者是亚汗的杨小玲！请各位观众为两人的奋战予以鼓掌吧！”

如雷的掌声中，只有亚利他们感到遗憾，既然败了，现在只求亚佛利特能安然活着，所幸，他只是昏厥过去而已，而后被医护人员带去医务处了。

事实已经很明显了，对方真的是武神的弟子。

“那一招，是龙天无双流 - 连龙牙系列的“暴风”，算是旋风的变化，是以连续的旋风脚攻击对手的技艺，刚才她招招命中要害，足以证明她是货真价实的武神传人。”

修奈达的解说让亚利有些悔恨，他明明已经见过这女孩，要是能提早通知亚佛利特就好，这样一来，说不定他也不会这样惨败。其实这也怪不了

谁，亚利哪里知道，这样小的女孩会是武神的弟子。

此时，亚利感觉到一阵隐隐的抖动，玛利安正害怕地抓着亚利的衣袖，颤抖地靠在亚利的身旁。

“玛利安，你？”

“对不起……我……我只是有点害怕……。”

原来，持续进行的比赛已趋近血腥，场上的战士们个个杀气腾腾，欲致对手于死地，地上已溅上许多鲜血。这种血腥的场面本来就是不适合皇女的场面。

“玛利安，我想……你还是回去吧。”

“为……为什么？”

“接下来的比赛，一定还会出现更甚此幕的流血场面，不习惯这种场面的你一定很害怕吧。待会我在城北区的比赛，我想你还是别去吧。”

“我……我想为你加油……我……我会忍耐的。”

“……好吧！”

玛利安只是想待在亚利的身边，这一点，亚利也了解，他也找不出适当的说辞让玛利安打退堂鼓。

而后，他们比赛也不看了，而一直在医务所看顾亚佛利特的情形，所幸，他只有头部挂彩，包个绷带了事就好。在亚佛利特醒来以后……。

“我……我输了……对不起。”

“你不用道歉，你已经尽了全力比赛，应该挺起胸膛的！”

“谢谢你，亚利哥……我的比赛已经结束了，虽然遗憾，不过接下来，我会替你加油的！请你连着我的份一起努力下去！”

两人紧紧握着彼此的手，连同亚佛利特的份，亚利誓言一定要取得好成绩。

已经没有留下来的必要，亚利一行提早前往城北区的赛场，那里是一处户外剧场，在城西区的大剧场完成以后，一般人就习惯称此地为旧剧场。这里是利用山坡的天然特性而建成，观众席延着山坡呈现扇形扩散，而最底部就是表演场地，目前已经改建成比武的赛场。

亚利一行抵达时，第九组的比赛已经结束了，比原先预估还要早。来到此地，玛利安的心里又起不安，因为赛场的情形实在太可怕了。遍地是血，甚至还有残肢，目前会场人员正在清理赛场，准备第十组的比赛。

“别担心，我不会有事的！”

“……我知道了，可是，你一定要小心！”

天武会的实况远比玛利安原先预期的还要惨烈许多，以前在宫里，也常举办竞技之类的活动，这多半娱乐成份居多，像这样拼赌生命的竞赛，玛利安还是第一次遇见。虽然亚利向自己保证不会有事，可是，皇女还是压抑不住内心的不安。

在这段空档，有些观众们还在讨论刚才的比赛，等着出赛的亚利也偷偷地听了一下他们交谈的内容，尤其是有关“吕氏五杰”的事。

“我就说嘛！吕氏五杰一定是本届的优胜候补，他们在会外赛方面是一定能出线的，第九组的优胜不就是他们五人中的一人取得优胜了吗？”

“唉～我本来还想碰运气押押看其他人，那赔率实在太高了，结果……全军覆没，没一个人赢得了吕氏五杰，我押的那个人还被干掉，去～～”

“你别作梦了啦！他们可不是普通的强者，看赔率就知道，押他们根本

赚不了钱，押其他人是铁定赔钱的！看比赛就好，别再想无意义的横财梦了。”

“照你这样讲，下一场第十组的比赛不一定会被吕氏五杰的人赢去了吗？第十组的名单上确实有一个叫“吕雁”的剑客，我记得他也是五杰之一，不是吗？”

“没错，那个吕雁确实出现在第十组的名单中，他当然会赢的！到时候，会内赛时，第九跟第十都刚好是吕氏五杰，这样才有得赌呀！哈哈哈！……对了，你还记不记得两个星期前发生的那件事。”

“记得～我记得！那事件超恐怖的，就是那事件使吕氏五杰的名声大噪。对了，闹出事件的人不就是那名叫吕雁的剑客吗？”

“现在想起我还会冒冷汗……才不到几回合，五名战士就倒在血泊中，那个男人手上，还抓着五张血淋淋的脸皮……。”

只是回想都会让这些人胆寒不已，那事件只是导因于普通的口角冲突而已，结果吕雁与对方的人马相约到城外决斗，虽然没有闹出人命，可是，吕雁却割下对手的面皮，他的实力与残忍让吕氏五杰的名声就此大噪。

闹出这么大的事件，照理讲，他的出赛资格应该会被取消的，为何没有？则是牵扯到某个黑幕，就是来自巴洛姆公国的安威斯，吕氏五杰其实是他的人马，他与公主之间的赌注让王国无法对这个男人出手，这样的内幕，并不是一般百姓所能得知的。

“名单上写着……第十组的第一场比赛就是吕雁的场次，我真同情他的对手。”

“嗯～我看看……“亚利”？没听过，会外赛优胜赔率是一比四十，这种名不见经传的小子居然也敢来参赛，哈哈哈哈～”

在一旁的亚利早已经闷了一肚子气，被人说成名不见经传的小子，他很不服气，好歹去年第十三届的天武会，虽然被迫弃权，可是自己确实有拿下分组优胜啊！“名不见经传是啥意思？未免太瞧不起人了！”亚利气的脸都胀红起来。

亚利并不知道，这是汉斯搞的鬼……。

不知道事实真相的亚利，在生气之余，也了解再怎样辩解也是没用的，以实力来赢得众人的认同才是最好的方法。他暗自立誓，会外赛后，要让“赛巴斯达的小龙”之名传遍冰火之都 - 艾斯佛兰德的每个角落。

第十组的比赛即将开始之际，皇女玛利安仍叮嘱亚利。

“亚利……能不能优胜都无所谓……你答应我，一定要平安回来！”

“玛利安，能请你将领口的缎带解下来借我吗？”

“可……可以啊！”虽然不解，但只要是亚利的要求，玛利安都愿意去做。随即，她便解下缎带，“亚利，这缎带有什么用处呢？”又继而询问亚利的用意。

亚利将缎带绑在左腕上，而回答说：

“我以帝国骑士赛巴斯达家之名发誓，我并定会回来，将缎带交还，并将胜利的荣耀献给它本来的主人，一定！”

言下之意，这就是亚利的胜利宣言。

亚利满溢于表的无穷信心，也减轻了玛利安的不安。

## 第二十二话 初现神技

“久等了，各位～我宣布第十组的比赛正式开始！”

第十组的比赛正式开始，亚利已经进入选手间，而皇女等人也在十位禁卫骑士的强力“护航”下，占到最前面的位置，得以在最近的地方看亚利的比赛。

在观众的欢呼浪潮中，裁判请第一位参赛者进入。

“第一位登场的参赛者，是本届呼声最高的优胜候补之一，来自亚汗，吕氏五杰中的一人，挥舞优美与血腥之剑，假面的贵公子 - 吕雁大人！请鼓掌欢迎！”

在掌声中，吕雁走到会场中央，接受观众的欢呼。就如裁判所说，他戴着绘有奇异脸谱的面具，一身斗篷，还隐约散放着某种气味，是血腥混杂某种药品的味道。

接下来换亚利的登场了……。

“哦喔喔～这！这位……国籍、年龄、流派、性别皆不明，让我们欢迎！另一位神秘的参赛者 - 亚利的登场！”

等亚利出来时，不仅没有掌声，换来的还是一阵夸张的嘘声。出场的是个稚嫩小子就算了，观众还以为，他是不是女扮男装，还是……人妖。

“什么性别不明嘛！大会人员是怎么处理资料的……。”

不知这一切都是汉斯所为的亚利，在心里吐了不少怨气。

在裁判正式喊开始之前，亚利觉得，对方好像一直在打量着自己的全身，说‘习惯了……’似乎有点悲哀，亚利以为，对方多半在猜自己的性别，这种情形不是第一次了，每次都让亚利是既生气又哭笑不得。

“不用猜了，我是男人！”亚利乾乾脆脆地报出了自己的性别。

“好美……。”

“耶？”

“嗯嗯嗯～那份美……我要了……。”

对手吕雁的反应让亚利有些不知所以然，只是，亚利也没时间去追究对方的用意，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了。

亚利在第一时间内拔出了剑，并向对手报出了自己的来历，喊道：“我名叫亚利克斯·赛巴斯达·流派圣光龙剑，在此候教！……”话才一完，对手仍无任何反应。

比赛一开始就对峙起来，有个等不耐烦的观众大喊着‘还不开打啊！……’的话后，同一时间，吕雁就动了，他的袖口突然滑出一把剑。

看见对手认真起来，亚利立即扬手一击，一记地龙旋应声而去，剑端击放的螺旋冲击波搅碎地面直扑吕雁。“哼！小意思……”吕雁根本不把这一击放在眼里。

他的动作迅如隼鸟，迂回绕过直线型的地龙之势，亚利才刚收招，对手已经逼近身前，手里长剑像刺针连续击出，亚利迅速以克拉姆防御，并反身一记回旋斩切，但是仍被对手闪过去。

虽然难以置信，可是，刚才的防御居然出现漏洞，因为亚利身体多处竟突然喷出血来，像被剃刀划过的伤痕出现在身体多处。“对方剑的攻击范围远比我想像中的还要长，实刃前方似乎还有无形的虚刃……”才一回合，亚利就浑身浴血。

刚才，在亚利突然溅血的同时，不远处也传出了哀鸣，那是玛利安的声音，亚利的负伤让她不安的泣喊出声。

此时，吕雁又道出可怕的宣言。

“呵呵～不用担心，我不会伤到那张娇美的脸庞的，你该感到荣幸的，因为你的脸将成为我收藏品中最好的一件！”

“收藏品？”

“呵呵呵～就让你见识一下吧！”

吕雁掀开了斗篷，一阵腥风与药味刺激着亚利的鼻膜，恐怖的景象更烧灼着亚利的视网膜，一张张的人脸竟贴在斗篷内侧，这就是吕雁口中的“收藏品”。

“你这个戴面具的变态！”

天下怎么会有如此残忍之人？亚利迸发愤怒之火，突击而去，欲以克拉姆将对手碎尸万段，龙牙连刃斩展现狂龙爪舞之威。

可是，每一剑都还是被对手闪过或是防御住，吕雁以手中剑的柔软性质去克拉姆的剑威，有这分实力，也不辱优胜候补的声名。在亚利攻击暂停之际，吕雁也挥出数剑，利如剃刀的剑气像亚利袭来。

“我已经看穿你的剑了！”无形的刃风虽然锋利，亚利还是闪躲过去，虽然使用大型武器，亚利仍有无可忽视的速度。

“投降吧！你的技俩已经被我看穿了！”

“呵呵～是吗？”

面具里透出不祥的笑声，随后吕雁又发出数击，但并不是对亚利攻击，剑气所指方向，竟是玛利安的位席之处。亚利大喊不妙，以最快的速度挡在剑气之前，计谋成功的吕雁更是贪而无厌地疯狂连击。

刃利刀风，切破亚利无数的肌肤，阵阵血雨，遍洒会场之土。

“住手吧！叫他们住手吧！”

此时的玛利安，已经心痛如绞，亚利的每一道伤，就像是划在她的心上面似的，在这样下去，亚利说不定就再也回不到自己的身边了，这是皇女绝对不愿意接受的结果。

皇女不愿看着亚利受苦的模样，不过，黑骑士却要求她一定要看。

“殿下，别移开你的视线！你要将亚利的战斗完全看进眼里，记在心里！并且相信他，相信亚利对你的承诺！”

“亚利……。”玛利安带着泪水，睁大眼睛注视亚利的一切。

连番的凌虐杀戮终也平息，吕雁狂笑着看着眼前的血人，并嘲道：

“哈哈哈哈哈～你真是蠢！临战时，有理会他人生死的余裕吗？等着吧，我会在那姑娘面前把你的皮与你的肉一片片割下来！”

“你只会在那里饶舌吗？变态……。”

虽然全身是血是伤，亚利的斗志仍无丝毫的动摇。

“……不过是一点点的擦伤就洋洋得意，这样子就以为你赢了吗？要发表胜利宣言，等我的心脏停止跳动再说吧！”

“你这小子……我就把你的心挖出来看！”

剑气又划破大气，交织成更密集的剑网，要是正面击中，恐怕将粉身碎骨甚至碎万段。但是亚利既不逃也不躲，他只是高高举起剑，倾注全身力量发出一道简单的斩击，克拉姆巨刃产生的剑压，就将剑网撕碎殆尽。

“单单只有剑气，只要这样就能破了……。”

剃刀般的剑气又怎么跟战斧般的剑压相比。

招式被破，吕雁改采近身策略。“这招你能破吗，实剑混合无形剑气的近身攻击是无法防御的！”他说的并没有错，即使以克拉姆挡下实剑，虚刃也会穿过防御，斩中克拉姆后的亚利。

不过，重视攻击更甚防御的亚利根本不打算防御。

他摆出地龙旋的姿势，并道：‘让你见识克拉姆的真正力量……’亚利要施展前些日子才习得的新版奥义了！

“又要用这种破绽百出的招式吗？”已接近的吕雁挥出一剑，刺向亚利的脖子，亚利没有防御，就在他听到亚利喊道出‘奥义……’一语的瞬间……。

克拉姆发出炙热的光流，随向地表刺击而去，光流倾注于大地之中，转瞬间，大地开始鸣动，仿佛有生物即将破土而出，龟裂向吕雁延伸而来，他想回避也躲不了，吕雁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地里喷出的光流吞没……。

“我赢了……。”

亚利淡然地宣告自己的胜利，不过，包括裁判以及现场的广大观众，他们的注意力都被眼前的奇景所吸引，九头光龙呼啸升天的异景。

异景结束了，只听到砰的一声，吕雁已经倒在地上。在最后一刻，亚利还是收手，没有使出全力，否则，吕雁早已经被怒涛的光流所灭，变成灰烬。不过，他邪恶的收藏品业已经随着被撕裂的斗篷一起被光气烧尽了。

胜利后，亚利只对一件事感到好奇。

“我以为他是长的帅或是丑到什么程度，才会有这种让人作呕的恶趣味，没想到，长的还真是平凡啊！大众脸吧……。”

吕雁脸谱面具下的真面目，原来只是个再普通不过的普通人。亚利还以为对方是长相有什么特殊之处，导致他心理扭曲，而产生这种变态的嗜好。此时的亚利只有一个感想：“世界上真是什么怪胎都有……。”

到了此时，裁判居然还没宣布亚利的胜利。亚利心想：‘这裁判也太混了吧……’正想要提醒裁判的时候，裁判突然兴奋地大喊。

“九……九……九龙波光击！！！！！！！！！”

这名裁判还真视货，居然认得亚利的奥义之名，而且，他还知道的更多。

“这是帝国大英雄、也是冒险界的传奇，曾击杀亚特兰提斯魔龙的传奇英雄雷欧耐特·赛巴斯达的成名奥义！加上圣光的克拉姆……难道，这位少年，就是雷欧耐特之子 - 亚利克斯，也就是那位“赛巴斯达家的小龙”吗？”

‘刚才不就已经报过名了吗？这耳背的三流裁判……’心里这样想的亚利，也只能面带苦色地说：“是……。”

与出场时的满场嘘声完全不同，结束时，亚利是在如雷似鼓的掌声与欢呼声潮中退场的，才第一战，亚利的名声已经传遍给在场的所有人，等到会外赛结束以后，“赛巴斯达家的小龙”之名传遍王都大街小巷也是可预期的未来。

回到皇女一行身边的亚利，一开口却是“对不起”。

“抱歉，我把你的缎带弄脏了，上面都是血……。”

皇女才不管什么缎带，她毫不在意周遭的视线，就驱前抱着亚利，在亚利胸前哭着说：“没关系！你回来就好！你没事就好……。”区区一条缎带又怎么比得上亚利，不过，亚利却被皇女突然的动作弄得不知所措。

旁边看热闹的观众还鼓噪叫好说：



“不错哦！小哥！美人在怀哟～”

“你在发什么呆？做点男人该做的事吧！”

观众这么一闹，反而让亚利更为害臊，在那里一直辩解说‘不是的！不是你们想的这样子的……’之类的话。此时，反而是禁卫骑士们在那里以强势作风独排众议，怒道：“有什么好看的！死老百姓！不准再讲下去！”他们的反应反而让状况更为混乱。

“玛利安……我……我必须回选手间……。”

会外赛不是一场就结束了，亚利还有好几场要比，他现在必须回去，等待下一场的比赛。只是，不管亚利再怎样劝，玛利安就只是一直摇首，执拗地不肯松手。皇女只是在害怕，她要是放手，亚利说不定就再也回不来了。

“第二场比赛开始！”

裁判的话已经没人在听了，突如其来的爱情剧已经吸引了场内观众绝大多数的眼光，这里本来就是剧场，观众们的心情就好像是在观赏一场文艺戏剧似的，比起只是打鬥的天武会，这一幕还比较有趣的多。

没人在看比赛，多少也影响到参赛者的斗志，亚佛利特也是心有戚戚焉，刚才他在比赛时，当观众的目光都集中在那个叫杨小玲的女孩身上后，他就有一种打不下去的感觉。鼓励的加油声，多少能激发参赛者的斗志，特别是在这样的公开舞台上。

过了一会，又轮到亚利的场次了，这次，他是一定得离开了。

“玛利安……。”

“不要……你不要去……拜托……。”

“不要再哭了，眼泪并不适合你……而且，我希望当我获得优胜时，能见到的是玛利安的笑颜……眼泪，是留给败者的……。”

亚利这么一讲，玛利安紧缚的手也松开了，亚利用手指拭去她的泪水。

“我要去了，我会拿回优胜！玛利安你也要露出已往的笑容等我回来哦！”

“是的！亚利！”

玛利安总算笑了，亚利也可以出赛了。在亚利前往赛场的途中，观众还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与欢呼，道说：

“讲得好！小哥！”

“真吃香啊！用剑方面是一流的，另一方面也是百战百胜哟！”

观众只是照他们所见到的讲出感想而已，亚利也有他自己的想法。“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会讲这种话了呢？……。”亚利感慨道着。

## 第二十三话 十六强出现

与吕雁一战之后，其实，接下来已经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对手了，这也是因为汉斯动的手脚所导致的。第二战开始，亚利完全是轻松应对，以压倒性的实力打败对手，取下第十组的优胜，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

在比赛进行的同时，现场来了一位高贵的稀客。

“父……父皇！”

玛利安喜露于色，像个孩子似的飞奔到“那个人”的怀里，随行的禁卫骑士与黑骑士修奈达也伫立致敬。这样的排场，让周围的人们也好奇旁观，

他们不知道，那个散发威严气质的中年男人就是邻国的皇帝绯特烈四世。

随行的人员还有青龙骑士团团团长威尔斯子爵、该团副团长卡农将军、禁卫骑士团副团长史坦夫将军，以及随行的两团精英骑士，这样浩浩荡荡的人马也算“微服出巡”吗？皇帝本人也希望能减少些人马，可是忠心的臣子是不会答应这样的要求的，皇帝陛下的安危是不容许有任何差错的。

老实说，他们宁愿皇帝陛下能尽早回宫去，不过，皇帝本人仍没有回去的打算，在见到前皇帝绯特烈三世以前，他是不会离开这异国之地的。在此之前，随行的臣子们只好尽力保护皇帝与皇女的安危了。

此时，亚利正好在比赛，皇帝看到他勇战的神姿，也大为赞赏亚利，说：

“在贵族里，也很难找到这样出色的年轻人，赛巴斯达家的小龙不仅剑术上技压群雄，连朕皇女的心都被他攻下来了，呵呵呵～”

“啊～父皇～你好讨厌……。”

“怎么？朕夸赞一下朕未来的“准驸马”也不行吗？”

“父皇～～～～！”

即使是皇族，也是有与寻常人一样的家人对话，由对话来看，皇帝绯特烈四世真的很宠爱唯一的独生女，而在父亲或亚利面前，皇女也才会露出最真实的自我。

同在现场的亚弗利特，只敢静静地站在一旁，毕竟自己是偷溜出城，虽然团长似乎是默许了，他还是有些心虚。

他偷偷看了一下皇帝随行的人马，有很多熟面孔，青龙骑士团的部分都是团里战技名列前茅的高手，毕竟是皇帝的护卫，自然马虎不得。此时，亚弗利特又见到了一个熟面孔，一位名叫“利卡尔特·法兰”的年轻骑士。

“利卡尔特也来了啊……。”

亚弗利特跟他并不熟，他只知道利卡尔特的剑术不错，远在自己之上，被选为护卫之一也是可理解之事。在他的印象中，这位百夫长并不喜欢与人交际，总是独自行动，唯一例外的，是他与修奈达很亲近，黑骑士在各方面都很照顾着他。

关于他的背景，亚弗利特是完全不知，有人说，利卡尔特是某没落贵族出身，是哪一家族就不得而知了，黑骑士的说法，只有透露他是朋友托付的孩子，其他就没有再多说什么了……。

在亚利比完之前，皇帝一行人就离开了，要是亚利当时发现皇帝陛下也来的话，说不定，本来顺利的比赛也会突然输掉也说不定。当然，亚利并不是惧于皇帝的威严，绝大多数是因为玛利安的关系。

比赛完后，亚利才知道这件事，虽然讶异，不过比起皇帝陛下的到来，关于利卡尔特之事，他反而比较有兴趣。‘他好像不太喜欢我……’这是亚利对那位年轻的百夫长唯一的感想。

亚利在见习时期，时常与他有见面的机会，因为亚利几乎每天都在黑骑士处练剑的关系。利卡尔特在十余年前就来到黑骑士的身边，他几乎是黑骑士的养子，在团里长大的他，也只有跟黑骑士才有话可说。亚利与他常见面，对方却没跟他说过半句话，是哪里惹到他亚利并不清楚，亚利也感觉到，那个人并不欢迎自己的存在……。

第十组的优胜，众所待望的果然是落在亚利的手中。比赛结束，时间也近中午，亚利决定先回去用午餐，然后再去看看其他组次的比赛。

回去时，汉斯已经在家了，对他来说，自家少爷的优胜是理所当然之事。只是，看到亚利获胜归来，他反而有个坏消息……。

参加第十三组会外赛的希娜输掉了。

众人来到她的房门前，只见房门锁闭，门内，也只传出‘不要理我……让我一个人……’的话，此次败北对她打击很大。

或许让她一个人静一静是比较好的方法吧。

后来，到了傍晚时分，希娜还是连房门都没出来一步，担心她的亚佛利特还是去了她房间，他没有敲门，只是坐下来靠着大门，低声唤着希娜的名字。

“呵呵～你知道吗？我今天第一场就输了，还输给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耶～”

玩笑策略似乎无效，希娜还是没有回应。“输就输了……”亚佛利特一直跟希娜说话，试着以许多方法来替她打气，走出失败的阴影，不过她还是沉默着，沉默的可怕，直到一段时间过后……“亚佛利特……。”希娜总算出声了。

“我好不甘心……。”

“是输了的关系吗？”

“不只，我明明花了好多时间特训，可是，我连剑都还没拔，就被打败了……。”

“这样子啊……我也是第一场就输了，那时，我真是羞愧得想自杀算了。”

“呵呵～当然啦，大男人的你输给一个乳臭未乾的小女孩呀！”

“别糗我啦！我也很沮丧耶～”

来安慰人的人反而被糗，自己反而变得难过了。其实，这只是他们两人的交谈方式，在人生路上，能拥有一个互相扶持的伙伴，是一件幸运的事。

亚利的责任变得更重了，因为他必须连着亚佛利特与希娜两人的份一起努力，这不仅是他们的期望，也是亚利个人的期望。

在日落进入夜晚时，出外去办事的汉斯才回来，除了领奖金一事是瞒着亚利以外，另一件事就是进入会内赛的十六强名单，汉斯也顺便带回来了。

—————15—————  
———13———      ———14———  
— 9 —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阿穿威汉杨卡波五兀亚戴桑布蛇雷格

拉岩廉尼小拉鲁兽鹰利纳法雷王老兰

米枪拔玲姆拳吕亚德虎

吕吕翔

峰牙      王

十六强的名单里，有出现杨小玲的名字，打败亚佛利特的她虽然只有十三岁，但是身为武神黄海明弟子的她，实力的确不容忽视。

以分组的情形，亚利会在决赛时才有可能与她交手。

不过，天武会卧虎藏龙，十六强中，高手如云，默默无闻不代表对手毫无实力，而且，亚利并没有去看过其他人的比赛，所以也无从得知对手的实力。虽然如此，汉斯还是特别举出几个特别要注意的角色，就是“吕氏五

杰”。

“除了被少爷您打败的吕雁以外，其余四杰全部拿下了分组优胜。第二组优胜“穿岩枪吕峰”、第八组优胜“五兽拳吕牙王”都是呼声极高的优胜候补，不过以分组的情形，他们暂时还不具威胁，亚利少爷要注意的是其余二杰。”

汉斯指着赛程表，说：

“第九组优胜“兀鹰吕翔”，在五杰中排名第二，是少爷您初战时会遭遇的强敌。

“对了！少爷您有去看他的比赛吗？”

“没有耶～我到了赛场时，比赛已经结束了。”

“是这样子啊……。”而后，汉斯低声地将讲了一件让人颤寒的事实。“我听说，与兀鹰吕翔交手的参赛者，全部都被杀了……。”

“太……太过份了……。”

亚利才想起，今早到达城北区的比赛场时，满场血腥的那一幕，原来就是那个人所为。看来，像吕雁这样残忍的角色，在吕氏五杰中并不是唯一的特例。

“少爷您没看到他的战斗，也就不知道对手的战法，总之，您一定要小心。”

“我知道了……。”

这时候，亚利突然觉得，这赛程表有些异样的地方。“汉斯，这上面，只有三个姓“吕”的人呀！你不是说吕氏五杰有四人打入决赛吗？”从赛程表来看，的确只有吕峰、吕牙王、与吕翔三杰而已。

“第四人在这里……。”

汉斯指着第十三组的优胜，其名字为“布雷德”。

“布雷德？他不是亚汗人吗？”

“我听说，那是他在佣兵界的外号，本名不详，他出身亚汗，以佣兵为业出没在西方大陆各地的战场上，要不是他也来参加此次英雄天武会，恐怕，外界还不知道这个以布雷德为名的亚汗佣兵就是一代宗师“吕武崇”的独子……。”

“吕武崇？”

亚利不认识这个人，有关亚汗的事，他只知道武神黄海明的事迹而已，这也是因为自幼听到大的阿雷斯英雄谭的原故。

理所当然地，有活字典、活历史之称的汉斯还是照样为他的少爷“上堂课”。

吕武崇曾任亚汗帝国的武官职，经历有天京（亚汗首都）禁卫将军、东都太守兼太尉（文武兼职）。在他死后，又被追封为武国公。

在亚汗历史里，他的地位并不下于武神黄海明，甚至更甚其上，对亚汗帝国有历史性的深远影响，这是牵涉到亚汗的内乱历史，一位暴君的恶政与亚汗革命动乱，汉斯并不多谈此事，他只有讲吕武崇退隐朝廷后的事。

吕武崇并没有创立门派，也没有收任何弟子，不过，除了唯一的独子外，退隐后的他还收了不少在亚汗内乱时期所产生的许多孤儿或朋友部属的遗子，他以文以武教育这些义子，而在武这方面，就有五人成名于亚汗武道，即现在的“吕氏五杰”。

其实，武神黄海明也与他差不多，除早年有创门派龙天无双流收过不

少弟子以外，现在的武神并没有再收任何弟子，目前仅有的三个弟子，都是武神所收养的孩子 - 亚修拉、以及杨小龙、杨小玲兄妹而已，龙天无双流也仅存其名而已。

“原来还有这段故事……。”

亚利大概已经了解了吕氏五杰的来历，不过，汉斯也有疑问，为什么这五人会被巴洛姆的第三公子安威斯所收买，成为安威斯向王国逼婚的棋子。是为钱？是为权？是为名？汉斯就不得而知。

这件事汉斯也不打算告诉他的少爷，以免增加亚利的压力，其实，汉斯是不想再惹出无谓的麻烦，因为他的亚利少爷可是惹麻烦的天才。

“总之，吕氏五杰排行第一的布雷德是少爷打入最终决赛的最大障碍，从他一刀就斩断希娜的剑与剑鞘的实力，我就察觉到那只是他实力的极小部分而已，请亚利少爷您一定要注意。”

“交给我吧！”

亚利很有信心地回答，不过，他也感到奇怪，对于参赛之事，汉斯好像比他还热衷的很。亚利这么问汉斯时，汉斯显得心虚，话里好像有隐瞒什么似的。

“没……没什么啦！哈哈！……对了，晚餐该准备了，少爷也饿了吧！汉斯我去准备准备，好让少爷有足够的体力应战！”

汉斯顾左右而言他，虚晃一阵，就到厨房煮饭去了。汉斯怎么能告诉亚利，他跑去赌钱呢？不过，会外赛结束后，汉斯确实是笑呵呵的，‘怀里钱包的沉重就等于幸福的重量……’这可是管家的格言之一。

## 第二十四话 沙漠的新月

会外赛结束的两天后，就是正式的会内赛了。一年前未能进入的天武会场 - 英雄竞技场，到今天终于能进入其中，亚利也难以掩饰自己的兴奋心情。“总算来到这里……”赞叹之余，身体也顺应着心情激动起来。

其实，亚利的赛场并不是今天，而是在明天。英雄天武会的会内赛将接连举办六天的时间，赛程表预定如下：

第一天：1 ~ 4 场

第二天：5 ~ 8 场

第三天：9 ~ 10 场

第四天：11 ~ 12 场

第五天：13 ~ 14 场（准决赛）

第六天：15 场（最终决赛）

连续六天的十五场比赛，将决定第十四届英雄天武会的优胜，胜利者的名字将永远留在这座竞技场与王国的历史上。

基于参赛者的特权，亚利得以进入选手休息室以及特别准备的席位来观赏比赛，至于选手的伙伴，也可以随同进入，只是，亚利的伙伴似乎多了些，汉斯是一定随行的，亚佛利特与希娜两人虽然落败，他们也想看比赛。至于皇女一行，不管是不是来加油，玛利安还是想待在亚利身边，理所当然的，禁卫骑士团那十人与黑骑士修奈达也基于职责必须随同前往。

阵仗特别大，自然也吵闹的多。“安静一点啊……不要吵到其他的参赛者。”亚利也嘱咐着说，只是……。

“我知道了，亚利哥！希娜我输了，也痛快地哭了一天，不过从今天开始，我会好好为亚利哥加油！请你替我与亚佛利特的份一起加油哦！”

话一完，希娜就搂着亚利的手，突然的举动，让亚利慌着喊：‘做……做什么？还还还不放开……’看到这一幕，皇女也皱了眉头，不悦感尽现于脸上。

希娜只是闹闹亚利而已，随后她就放手了。“呵呵～抱歉，我忘了这里是殿下专用的位置。我就退而求其次，找亚佛利特吧！”说完，她就跑去搂着亚佛利特的手。

“放开啦～好难看耶～～！”亚佛利特慌张地想甩开希娜。

看见那两人如此亲密，玛利安也很羡慕，或许，自己也该更积极点才是，于是，玛利安战战兢兢地走到亚利身旁，凝视亚利那“无防备”的左手臂，想“动手”又突然临阵退缩，等到她终于下定决心时，亚利又忽然走开让玛利安扑了空。

看到这一幕，汉斯也叹然：“少爷真是无药可救的钝感……。”

混乱并不只在亚利这一边而已，另外一角也上演着冲突剧，砰砰数声，伴随着惊人声响，一个男子狼狈地摔倒在地。

“无耻之徒……。”

倭服少女冷眼鄙视那名出言轻薄的亚汗人，那个被她绊倒的亚汗人竟是吕氏五杰中的穿岩枪吕峰，鳞甲战袍加铁枪的重量不轻，才会弄出这么大的声响。

亚利也认出那名少女，她就是报名当天遇见的那位来自倭国，把金币当零钱来用，又傲语视人的少女，少女的伙伴 - 也就是那位出身沙漠部族的少年也在一旁，不过，他对少女的行为似乎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劝解，只是在一旁焦急。

出了这么大的洋相，五杰的吕峰也火大了。

“你这小妮子！大爷我看上你是你的荣幸，不赏脸也不打紧，居然还让我吕峰大爷出这样大的糗！我现在就让你知道，在亚汗是怎样去教训那些不听男人话的女人！”

“是吗？我也会让你知道，在倭国是如何惩治下流男子的……。”

少女左手已扣在腰际的刀鞘端，隐现的刀光穿隙寒射，如冰下伏流的杀气让现场温度遽降数度。说也奇怪，亚利似乎在哪里感受过这种刀气。

虽然愤怒，不过吕峰并未失去理智，他未解下枪套，而只是发似地刺出数枪，但是每一枪都被少女轻轻闪过，一时之间，吕峰也认真起来，击出更猛烈的攻击，可是仍无法伤到少女甚至衣角，她的动作就像是一场“舞”。

“神……神无月！”

少女的“舞”挖出了亚利深藏心里的“痛”，那是一次惨败，在都沙岛上，亚利在剑术上彻底被一位倭国剑士神无月晓所败。

就在亚利无意间喊出‘神无月……’一语时，就在这一瞬间，冰冷的杀意突然像炙炎似的爆发开来，少女的刀出鞘了，刀身闪放森冷的刀芒，硬击在钢铁的枪柄上，吕峰全力防御也挡不下这一击，整个人后弹撞在墙上。

“……”

无言的倭国少女的视线已经不在吕峰身上，反而是转向亚利。那眼神

充满忿恨与杀意，亚利不明白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为何这名陌生的少女会这样瞪着自己。

“小雪……”沙漠少年总算找到机会出来当和事老了。“别惹事了，我可不想被取消参赛资格，你就别再动手了。”原来，少年就是第一场比赛的参赛者之一“阿拉米”被少女痛击的吕峰就是他的对手。

伙伴的劝解似乎传入了少女的耳中，她无言收起佩刀，坐在无人的一角。不过，吕峰可不愿就这样算了，出了如此的丑，不讨回面子怎么行呢？

“住手！阿峰！”

声音是从门口传来的，有两个人又进来了，一个是光头，身着一身虎皮的巨汉，他名为“吕牙王”，为五杰之一。而另一位出声制止吕峰的人，个子远较吕牙王要瘦小的多，他肩上还站着一只大兀鹰，此人为吕氏五杰中排名第二的“吕翔”。

“别闹事了，待会你就要比赛了，不是吗？”

“可是~翔二哥！那女人让我出了这样的糗，若不讨回个面子，那我们吕氏五杰的威信岂不就此荡然无存！”

“比赛完再讨吧！再说，你的对手不就是那倭国女孩的伙伴吗？你就先把怒气发在他身上吧！结束后，你的面子自然还是要讨回的。”

“好……好啦！算你倒楣，毛头小子！”

吕翔在五杰中的地位，果然未辱及第二之名。亚利也总算见到了自己即将遭遇的对手，那男人虽貌不惊人，身上却有一股血腥气息，及一身冷冽杀气，仿佛一接近就会被割伤的感觉。

从现场的气氛来看，接下来的会内赛第一战，恐怕将会十分惨烈。但是，就算会流血，就算会造成死亡，比赛仍要进行，这就是英雄天武会。

“各位观众久等了！英雄天武会终于进入会内十六强大赛，这六天的时间，将会诞生第十四届天武会优胜，这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诸位战士付出生命与名誉也要得到的荣耀！”

“请为每一位参赛者祝福吧！以热烈的掌声为十六位战士鼓舞加油！”

在如雷的掌声浪潮中，大会司仪的致词完毕了，接下来，则是介绍此次大会的裁判，这时候，现场出现了与众不同的热闹气氛。

“哟呀啊啊~~~~亚修拉大人！”

观众席上突然冒出了替裁判加油的啦啦队，绝大多数都是年轻的少女与仕女，在她们的欢呼声中，担任大会裁判的王城侍卫长亚修拉走上了竞技擂台，他随意扬手回应，就会惹来更大的声援。

在选手席的亚利，也忍不住讶异说：

“为什么裁判会有啦啦队？简直比选手还受瞩目嘛！”

“我也不知道耶……少爷……。”

其实，汉斯是心虚地想一走了之，前些天潜入凡提洛斯王城时，他就是被亚修拉所发现，虽然不知道对方是不是看见了自己的脸，不过，汉斯还是想赶快走开，可惜找不到适当的理由。

至于亚修拉为什么会这样受欢迎？这是因为他曾是英雄天武会第十一届优胜，也是王城侍卫长，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外貌的关系，虽然他已经二十九岁，不过他还是像二十岁的年轻人一样，在轻逸俊美的外表下，是一身举世无敌的高超武术，在王国里，一直被视为最有价值的男人。

让这样的男人担任裁判，反而会影响选手的情绪，只是，会内赛的激

烈程度是远在外赛之上的，连裁判本身都会有危险，而且要裁定胜负，裁判本身也要有相当的实力，所以，亚修拉自然成了最合适的人选。至于会不会影响选手，那是选手自己的事，也是他们必须克服的问题。

之后，在裁判亚修拉的介绍下，第一战的两位选手都登场了，显然，他们登场时并没有像裁判上场时那样热烈。不过两人都毫不在乎，吕峰只想为刚才的事出一口气，而阿拉米则以为，只要比赛结束，胜利自然会带来掌声与名声。

“小子，算你倒楣！第一战就遇上我吕峰大爷！”

“是吗？我倒很高兴，你的名气越大，就越适合当我成名的踏脚石！这次的天武会将是我阿拉米登上云端的绝佳契机！我的目标，就是要成为吾族勇者“法帝玛”那样的伟大英雄！”

“法帝玛？是啥东西啊？蛮族的酋长吗？呵哈哈~”

吕峰不认识阿拉米口中的法帝玛所为何人？部族的勇者被羞辱，少年并没有生气，反而淡淡地回答说：“你很快就知道了……用你的身体……以及血……。”

阿拉米将背上的大布团解下，从布团里，闪放出银白的光芒，那是一种新月型的巨大武器，最大长度几乎快与少年的身高相当。新月的凸面为刀刃，凹面为钝面，刀身上有数个凹槽，那应该是手握处的“柄”。

这就是沙漠部族特有的弯刀型兵器 - 圆月刀 - 又名卡姆辛。

这种大小，其重量应该是属于两手剑级。少年以双手握着圆月刀，并用肩托着刀背，他的个子比亚利还娇小的多，腕力应该也不可能像亚利一样拥有惊人的怪力，包括亚利在内，在场的人都很好奇，这沙漠少年究竟会施展怎样的战技。

战斗开始了，吕峰把手中铁枪挥舞得像风车般急转，“小子！注意啦！”怒吼的同时，数道刺击应声而去，但都被少年以圆月刀去劲势，圆月刀卡姆辛就像是少年穿在身上的铠甲，弧形的刀身能将豪烈的枪势化解转向。

枪势被破，阿拉米随还以三道回身斩击，俐落的连续刀势就像是同时发动，回转加上圆月刀的重量所产生的力量，狠狠地憾动吕峰的防御，枪柄传来的冲击力让他几乎快抓不住手中铁枪。

像卡姆辛这样重的兵器，少年之所以能如此操控自如，主要就是在“重心”两字。

卡姆辛虽重，但是它的重心并不在刀身上，而是在凹面处的空间，少年就置身其中，在重心位置，少年就可以用最小的力量发挥强大的破坏力。

此时，黑骑士也察觉到某事，“原来如此……”他的语意，道出了他已经看出阿拉米刚才那三击的企图了。

“耍枪的大叔！现在，我就让你见识一下，我沙漠部族的勇者法帝玛所创之“卡姆辛剑斗术”的真髓！”

少年扭转腰身，并高举双臂，怒喝一声，他掷出了手中弯刀，新月回旋，卷起场上沙风，刀势虽快，还不至于防御不了，何况是吕氏五杰。吕峰横立铁枪，正面接下这一刀，可是，就在那刹那间，让他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磅喀！

这一声让吕峰体温顿时寒了一半，精钢铸造的穿岩枪竟然裂了，而对手的刀势仍未止……。“为什么啊！”吕峰才刚喊出声，枪柄已断，随之而来



的，是无情冰冷的圆月刀卡姆辛，在痛觉都还没传来的瞬间，他的双腿已经被切断，现场鲜血狂喷。

卡姆辛剑斗术 - “飞旋刀势”，投掷即为少年所言的精髓。将武器投掷出去做为基本战术，这可是非常大胆又豪快的作风。

投射而去的卡姆辛在场内飞旋，随后飞回少年的手中，凭借灵巧与经验，阿拉米轻松地将卡姆辛接下。在亚修拉宣布少年的获胜前，双腿俱断的吕峰已经被医疗人员抬下场，赶紧送往医生与术士处予以治疗。

“在选手休息间，少女的那一剑已经让吕峰的枪受损，那位叫阿拉米的少年又使出三击重创同一点，所以，吕峰的枪才无法再挡下最后那一记飞旋刀势……。”

黑骑士为吕峰的败北做了最清楚的解释。

“难道……这是那少年一开始注意到那一点？”

“没错，能看穿对手的破绽也是实力之一，结果，那少年才能在吕峰未使出实力就击败他，所以说，那张娃娃脸下的他可不简单。”

“原来如此……。”

战斗没有所谓卑不卑鄙的，看穿并利用对手的破绽也是“强”的条件之一，黑骑士又让亚利又上了一课。

不过，在亚利热衷于老师的“课”时，皇女害臊地出了声，原来，刚才吕峰的枪被砍断的瞬间，亚利就直觉性将玛利安抱入怀中，并捂住她的眼睛，亚利只是不想让玛利安看见血腥场面而已。

只是，他抱得似乎太久了……。

“对……对不起！”道歉的同时，亚利也放开了玛利安，只见玛利安满脸通红，不知该把视线放哪里？要是亚利放得慢的话，睽违已久的禁卫骑士团十人剑阵恐怕又要出现了，只因亚利犯了‘非礼皇女殿下……’的罪名……。

## 第二十五话 混乱的休息室

吕氏五杰又传败积，对在场所有观众更是震撼，这次天武会确实隐藏不少卧虎藏龙之辈，原先的预估已面临全面洗牌，要从新评判了，没有人知道，接下来的比赛又将会出现多少“惊讶”。

“阿峰那小子……牙王，我们走！”

吕翔与吕牙王无言离开了，他们前往的是医疗所的方向，大概是要去看吕峰的伤势吧，他双腿被齐膝斩断，恐怕，短时间内是无法痊愈的了。

少年阿拉米拿下了胜利头彩，本应该是值得高兴之事，可是他回到选手休息室时，等待他的不是胜利的庆祝，反而是一场骚动。

他的伙伴杀气腾腾地质问亚利：

“快说！你在哪里见过那个男人！？”

“小姐，我不懂你在说什么呀？”

“胡说！你刚才明明认得我所施展的技巧“神乐”，这是斋鬼一刀流的秘传之一，这世上除了我以外，就只剩下那男人会用了……那个叛国贼 - 神无月晓！”

“你是指……那个倭国人神无月？”

“还说不认识？你……跟他是同党吧！”

少女根本没给亚利解释的时间，她就已拔刀相向，迅如雷霆的连番刀击让亚利快招架不住，就在那一瞬间，少女突然消失了踪影……。

“难道是！？”那一幕让亚利以最快时间忆起了那一天的记忆，亚利直觉性地将克拉姆架于身后，就在刹那间，克拉姆的剑身爆出刀击声，现身于亚利身后的倭国少女的刀式被破解了。

“果然……是这一招！”

“你竟能看穿斋鬼的秘传高速剑“消水”的真貌，那这一剑呢？”

少女变化架式，当高举的刀尖逐渐降下，直指亚利的瞬间时，少女的身影竟从亚利的视野中消失，亚利只见得到刀尖，在刀尖也消失的瞬间，亚利的眼前视界竟然化为一片黑暗，在瞬间，只见黑暗被银光划开的那一刹那……。

亚利回过神来时，森寒的太刀已经停在他额前一寸，这并不是少女有意停下刀势，而是有人接下了这一刀，那个人个子虽比亚利要矮小许多，可是，那个人却是不折不扣的武神黄海明，老人用笑脸迎对少女的杀眼。

“斋鬼一刀流的秘传“暗水”……是吧？呵呵呵呵～老头子的记忆不错吧！”

“你……你是什么人！？”退开并重整体势的少女问道。

“老头子我吗？我只是杂技团的食客而已……受张团长照顾，有时帮忙洗洗衣服……或是端茶倒水……其实，我只是一个活太久的老头子罢了……。”

被黄海明这样一搅和，少年阿拉米总算有机会出来当个和事老，老样子，他还是以缠功与恳求的可怜眼神做言语攻势。

“小雪～～别这样啦，这样子我很困扰耶～要问话也不必用刀来问嘛！这样子能问出什么东西吗？你的问题就由我来问好了，可以吗？收起刀子啦！”

不知是默契还是习惯，少女虽然不高兴，最后还是收刀了，然后一句话也没说就坐在角落。此时，阿拉米才真的松了一口气。

随后，阿拉米为少女刚才的行为向亚利道歉。“没关系啦，我没放在心上！”亚利并不在意刚才的事。

少年自己报出了来历，他是来自南佛尔盖亚大陆的沙漠部族，名叫“阿拉米”，而少女来自倭国，名叫“藤原深雪”。

“其实，小雪平时不是这样的，她是个好女孩。只是，每次听到有关仇人的消息时，她就会控制不了自己，她的哥哥好像就是被那个叫神无月晓的男人所杀……。”

“神无月晓……我的确在都沙岛上曾遇见一个叫神无月的倭国人。”

“那男人还在那里吗？”

“不在了，我想他应该离开了。”

“是这样子啊……。”

亚利想，那男人确实不可能留在都沙岛，那里对姆亚教团而言已经没有利用价值，而且听汉斯讲，“他们”并不会因那次的打击就随着七塔之都而毁灭。以后，应该还会有碰面的机会，只要他们不放弃“御子”-即亚利自己的存在的话……。

这个时候，少女突然起身要离开，她已经知道亚利并不能给予她所要

的答案，留在这里已经没有意义了，只见阿拉米喊着‘等我啊！小雪！……’而慌忙追在深雪之后。

“真是性急的丫头啊～呵呵呵～～小伙子没事吧？”

“谢谢黄老师父的解救，不然，我刚才势必会死在那一刀之下……那实在是让人胆寒的一剑，那男人……那少女……我接连败在他们手中，倭国剑术“斋鬼一刀流”实在太可怕了……。”

“的确，毕竟是天下三剑之一，不过，年轻人也别妄自菲薄，你的剑术是源自于阿雷斯英雄剑，只是还未纯熟罢了。”

所谓的天下三剑，是指阿雷斯英雄剑、斋鬼一刀流、以及卡姆辛剑斗术三大兵器流派。少年阿拉米所用的战技就是卡姆辛剑斗术，相传是由数百年前的沙漠英雄“法帝玛”所创。而斋鬼一刀流才要追溯至千年前，是由当时人称“斋鬼”的倭国剑豪“神无月宗斋”所创，在阿雷斯英雄剑出现之前，一直被世人视为世界最强的剑技。

参加这次的天武会，着实让亚利的见识增进不少，以前只是听过的事物，如今都能亲眼所见，亲身去体会，对亚利来说，这是比优胜还珍贵的收获。

此时，武神突然叹息：“唉……没想到今天居然还能再见到斋鬼一刀流……只是，眼见神无月家没落至此，鬼心他在另一个世界恐怕也不会瞑目吧。”

神无月鬼心 - 是百年前武神与英雄阿雷斯的伙伴之一，当年他们与红莲的魔导师的邪恶势力抗战的事迹，也留下不少佳话，每一件事迹都藉由阿雷斯英雄谭而留传下来。

昔日的好友只能在书、诗歌、与回忆里找寻，对还存活着的武神来说，也未尝不是件凄凉之事。

神无月家的灭亡，武神也早已知晓，流传千年的斋鬼一刀流就此断绝，武神也为往世的好友感到惋惜。那位倭国少女藤原深雪能使用斋鬼一刀流的剑技，在背后，应该是有一段故事，可惜她人已走，武神也无从得知了。

“呵呵～老人家想起往事就停不下来了，连要来干什么都忘记了，抱歉抱歉！来此之前我曾去过你们的落脚处，找不到人，老头子才会跑来这里，还好找到了……。”

武神搓揉须眉，扬手向某处叫喊着说：“还不出来吗？小玲！”只见杨小玲扭扭捏捏地走了过来，还一副心不甘情不愿的表情。

“听说，我这个小孙女在比赛时，不知用了什么卑鄙手段打赢了你的伙伴……唉……这孩子平时很乖，就是爱耍小聪明又调皮捣蛋，我是带她来道歉的……。”

道歉的同时，武神又以不合他年纪的怪力硬将小玲的头压下去，只见她直喊着‘好痛哦！海爷爷……’也挣脱不开武神的手。

“没关系啦！其实……我本来就会输的，她的确很强，就算我当时没大意，以我的力量还是会败的……。”

“受害者”亚佛利特的出面，总算让杨小玲脱离了武神的“铁铐”，而后，她直握着亚佛利特的手，道谢说：“谢谢你！大哥哥！你真是明事理的人！”

看着对方的举动，亚佛利特真不知该哭还是笑。

亚利一直有件事想问：“黄老师父，为什么您们会随着杂技团来到凡提洛斯王国呢？难道是专车创参加英雄天武会吗？”

“呵呵～那是因为老头子我很穷，付担不起旅费才会来杂技团“打工”兼做世界旅行，花了半年才到达……。”

“很穷啊……。”

讲到钱字，亚利也是心有戚戚焉，赛巴斯达家也是没什么钱，这一点，汉斯可是比他的少爷更有切身的感受。

“此届天武会是来了之后才知道的，小丫头想参加也是临时起意……老实说，我们祖孙来此的目的，是要打听小玲的哥哥 - 小龙的下落。”

“小龙？”沉思一会，亚利才想起在哪听过这名字。“黄老师父所说的，难道就是去年第十三届英雄天武会的优胜“杨小龙”？”

“就是那浑小子……听说他在王国闯祸又生事，结果，半年多都没回家，所以我们才打算来王国。”

“他是闯出什么祸呢？”

当武神才正要回答亚利的问题时，闲不住的小玲自己插嘴进来：“还不是因为小龙哥哥跟大师哥处不来的关系啦！真是的！”

在一年前，远从王国来的一封信寄达了亚汗的武神住所，此信寄达的时间，已经是第十三届天武会结束的两个月后的事了，寄信人为武神的弟子亚修拉。

信上除了有关于杨小龙取得天武会优胜的好消息之外，还有一件坏消息，那就是杨小龙在决赛后，竟向亚修拉挑战的事，结果他败在亚修拉的手下。之后，他也没有出席颁奖优胜的典礼，从此就不知所踪。

之后的半年，杨小龙也没回到亚汗的家，为此，武神与小玲也才打算前来王国，找寻杨小龙的行踪，并向亚修拉询问相关的事实。

“虽然大师哥一直说是误会的关系，我才不信耶～～这一定是小龙哥哥自己跑去找大师哥的麻烦，从以前他就跟大师哥处不来，只因为他是外族出身！真是的，都二十岁的人了还这样孩子气！……。”

“为什么令兄要仇视亚修拉呢？”

这个问题，则是武神给了亚利一个答案。

“这与小龙他们兄妹的过去有关……其实，修拉与小龙、小玲三人都是我收养的孤儿……。”

“这还是第一次听到……。”

“在一二十年前，那段期间是我亚汗帝国最为混乱的时期，革命的内乱才刚结束，但是内政凋敝，民生困苦，而外部又与邻近的铁达尔格王国交恶，边界时常发生战争与冲突……小龙与小玲两人，就是在那样的局势下产生的孤儿……。”

这种事在佛尔盖亚大陆，其实不是什么新鲜的事。

“……大概是因为双亲家人都被外族所杀，失去一切的痛苦最后朝向仇恨之路尽情发。一个年仅七、八岁，手抱着襁褓稚儿，眼露凶光，以窃盗赖以生的小孩，是我对小龙的第一印象。那之后，我才继修拉后再收养了他们两个孩子……。”

就是这样，杨小龙才会如此排斥外族人，即使是当时早已经待在武神处的亚修拉也不例外，而且朝夕相处，反而产生更大的愤恨。妹妹的小玲似乎就不像其兄……。

“海爷爷也跟我讲过我们的过去，那些外族虽然可恶，但又不是每个外族都是坏蛋啊！大师哥就是善良体贴的好人呀！会弄成这样，都是哥哥自己

钻牛角尖的原故……。”

明白事理的小玲虽然袒护亚修拉，不过，亚利还是能感受到她对失踪的杨小龙的关切之情，毕竟，她们是血浓于水的亲兄妹。

那些年来能相安无事，想必也是因为有小玲这个润滑剂的关系。

听完了小龙小玲两兄妹的过去，亚利对亚修拉的过去反而好奇起来，武神黄海明是基于什么理由而收养一个异族的孩子呢？“修拉那孩子吗？他……”亚利的问题，勾起了武神的回忆，那是原本已经决定不再去想的回忆……。

时间是二十年前，地点是在亚汗的一个郡城中……。

一具具刚死的暖热尸体倒在黄土上，伤处的鲜血潺潺而流，在地上交汇成血河，所谓“尸积如山，血流成河”的地狱图就是那幅景象吧。

大气里，是风声般的痛苦呻吟，偶尔也穿插着撕裂状的惨叫声……。

在血臭四溢的尸体中，正站着一个人，他右手还扣着一个已死士兵的咽喉，在尽是亚汗人的地方，他变得特别显眼，一头金发被绑成辫子，渗入发丝间的血已经凝成乾涸的迂黑血块，他那双蓝眸子，正冷冷地瞪着黄海明自身，他的眼里，找不出人类所该有的任何情感，甚至连杀意也没有，他就像个空壳，一个会动的躯壳，一具会杀人的机关人偶……从他伤处流出的血，是唯一还能证明他是“人”的证据。

那个杀人傀儡的外貌才仅九到十岁之多……。

随后，从回忆幻觉中脱离的武神，只低声说着：‘没什么……那孩子只是……’不过，任谁看了都会发现，武神实有难言之隐。

只有这件事，武神并没有继续说下去……。

## 第二十六话 兀鹰！死亡的使者

接近中午时分，第二战也结束了，胜利者为出身铁达尔格王国的佣兵汉尼拔，但因为刚才的事件之故，所以亚利那里实际在看比赛的人，几乎没有，而且，除了一个人以外，一行人也准备要离开了。

“呵呵呵～快中午了，一起去吃个饭吧，要去哪里吃呢？”

“我们去城里最好的餐厅吧！”玛利安提议道。

“那老头子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可爱的皇女殿下～”

汉斯是特别赞成！一行人中，也只有皇女玛利安贝尔殿下是无需理会钱包里是不是有钱而已，她要请客当然是求之不得，她抢在不知家计为何物的亚利少爷之前说想请客，看在汉斯眼里可真是让他松了一口气。

一伙人兴高采烈地去吃饭，只有某个人孤单地被留在这冷飕飕的大房间里，接下来要出场第三战的小玲被留下来，只见她哽咽地缩在阴暗的墙角，一直重覆念着‘都没有人要看小玲比赛……’这句话。

到了赛场，连担任裁判的亚修拉也不禁担心起来，一向很有精神的小师妹怎么会变得如此消沉，于是他关心地问道：“怎么了？怎么不像平常的你呢？”亚修拉这么一问，可让他的小师妹感动得都快哭出来了。

结果，小玲就抱着亚修拉，直喃着：“还是大师哥最好了～”

这动作弄得亚修拉困惑地不知所以然，被众人“遗弃”的小玲可能误

解了，她的大师哥之所以会在场上，并不是要替她加油，而是要担任裁判之故。

在城里的另一侧，一群人无视王国最大盛事的进行，只想尽快解决饥肠辘辘的肚子，刚好，因天武会而生意冷淡的大餐馆也从中蒙利，主厨们也卖力舞动锅铲，为这群十多人的客人，献上手艺与感激结合的盘盘好菜。

不过，亚利还是有点担心。

“这样好吗？不去加油……。”

“别担心，小伙子！小玲那鬼灵精不会因为这样就输掉的，要是我们在场，爱出风头的她说不定还会因为爱现反而输掉，呵呵呵～”

“……”

连黄海明都这样讲，亚利也哑口无言。

用餐时，他们舍弃大桌，而选择两到三人的对坐式小席，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像黑骑士与武神就坐一桌，亚佛利特与希娜两人也同坐一桌，理所当然的，亚利与玛利安也是坐在同一位席。至于汉斯，他则到厨房作料理见学去了。

那十位禁卫骑士们则轮班用餐，他们在门口、走廊等处站岗，禁止闲杂人等出入。

皇女殿下在用餐，不管有没有说明，他们怎么会让那些小老百姓与殿下同处一室。这情形看在老板眼里，直叫他心凉。虽然这批客人都出手阔绰，可是又何必挡其他人呢？（虽然这时也没什么客人……）不过那些人个个都凶神恶煞，老板也不敢说什么话……。

餐厅很大，三组人都坐得很开，如此才能享受交谈的乐趣，年龄层的不同，聊天的内容自然也不一样，年轻人这一边，自然是聊得兴高采烈，尤其是亚佛利特与希娜那一桌，其实，他们是把亚利与皇女的事当成话题了，而被成话题的两人反而都很安静，腆地静静用餐，大概是感觉到异样视线的关系。

至于老人家那一桌，气氛看起来似乎是轻松愉快，事实上，他们在聊的话题都很严肃，武神与黑骑士两人在谈的是有关亚利的事。

“如何？在试探过后，你对那孩子的看法是如何呢？修奈达……。”

“果然如您所说的，亚利他拥有惊人的潜力，甚至是……超越人类的程度。”

那一次的对战练习，黑骑士确实发现到亚利隐藏的实力。

“果然没错……现在就怕在雷欧儿子体内的，是一头拥有可怕力量又无法控制的“兽”……。”

“不是“兽”……。”黑骑士以极肯定的语气回答：“在那孩子体内的，是不折不扣的“亚利”，是我认识的那个坚强又善良的亚利。也许，那力量会给他招来灾厄，但亚利绝不会用这股力量给他人带来不幸，相反地，他会去保护他人。不管是过去或是现在，我所认识的亚利就是这样的人，我相信，未来也是……。”

要是亚利听到了他的老师黑骑士的这番话，他一定会非常感动，老师是如此地相信他，也能接受“御子” - 亚利的另一个存在。

再回到英雄竞技场，出入口的管理人员不禁皱起眉头来，那个老是带一大群人前来的亚利又来了，虽然大会没有规定说选手带伙伴进入选手专用区有多少人数的限制，但也该适可而止吧。他心想：“我要向上头反应，在

下一届天武会，一定要加一条“选手的随行伙伴不得超过几人”的明文规则……。”

此时应该是第四场比赛进行的时候，可是，当亚利一行进入选手休息间时，比赛已经结束了，整个过程才不过几分钟而已。

第三战的优胜，无疑是由杨小玲所夺得，而第四场的优胜，也理所当然地被吕氏五杰中的“吕牙王”取下。只是，小玲对吕牙王比赛时的行径十分光火，她怒气冲冲对吕牙王大喊道：

“胜负已经很明显了，你又何必下那么重的手！？”

第四场的比赛，吕牙王的对手波鲁被他以关节技制住，结果，对方身上有五处关节被硬生生折断而当场死亡。

“小姑娘，对方可没喊投降呢！既然如此，比赛当然要继续进行，再说，这武斗本来就是以生死来定胜负，彼此生死各安天命……。”

吕牙王也有自己的说词，眼前这位同乡小姑娘的天真让他很不以为然。他会这样讲也有一些挑的意味存在，因为此战之后，他下一个的对手就是杨小玲。

而另一位吕氏五杰吕翔也向他明天的对手亚利下了不祥的宣告。

“我的弟弟吕雁受你“诸多照顾”~明天，我会还以十倍的谢礼……。”

在五杰中，只有吕翔与吕雁是亲兄弟，吕翔的挑衅，多少是因为个人感情因素之故，他言语间挟带着露骨的恐吓。不过，亚利仍无所惧地回答，说：

“那是他罪有应得！而且，明天的胜利者将会是我！”

“嘿嘿……有趣……我就等着看你如何从我兀鹰吕翔的手中拿下胜利，不过十之八九，你将会成为我可爱宠物的饵料而已……一具腐烂的丑陋首……。”

仿佛在应和着他的诅咒，那只大兀鹰张起巨翼，鸣叫出怪声，让周遭的人直打寒颤，特别是皇女，吕翔的话更让她感到害怕，她担心亚利明天会不会出事……。“我不会有事的，玛利安，我会为你而胜……。”亚利以信心的语气安慰玛利安，可是，玛利安还是无法完全挥去不安的预感。

明天的比赛，似乎真的会发生什么事……。

随后，吕翔与吕牙王两人离开了。刚才的事也让亚利起了警戒心，吕翔虽貌似平凡，可是在他体内却是远比他弟弟吕雁十倍以上的残忍，甚至可以用邪恶来形容，明天的战斗一定要小心谨慎才行，对手或许会使出什么手段也说不定。

今天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担任裁判的亚修拉也抽空前来向大家打个招呼，除了武神他们以外，其余的人多半都还不认识，除了汉斯以外。当亚修拉在与现场人互相介绍的时候，汉斯已经不见踪影了，这纯粹是心虚而已……。

夜里，亚利仍在练习，准备明天一战，而玛利安则在别墅的阳台上，远远看着克拉姆散放的淡色光萤在夜气里游离，可是，她的表情却显得有些愁伤。

其实，这是发生在刚才不久的事。方才，皇帝绯特烈四世召集众将卿来到大厅，向所有人宣布了一件事。

“这次的私访完全是朕个人的意思，但是，朕的无德无能，让太上皇仍不愿见朕一面，如今已过近一个月的时间，朕也不能再懈怠帝国朝政，所以，

朕决定回去了！这段日子众卿真是辛苦了……。”

随后众人便跪礼答道：“吾皇英明～～！”

皇帝陛下总算要回去了，负责警备的众将们真是松了一口气，青龙将军威尔斯子爵的烦恼总算快获得解脱了。

离开的时间初步定在三天后的早晨。

但是，有一个人却为此闷闷不乐，那就是皇女玛利安贝尔，因为这么一来，她就必须与亚利分开了，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亚利了。

亚利志不在宫廷，他所要走的路是广及这个世界，而皇女的世界却只有宫廷与贵族的社交圈。“以后不会再见面了吧，亚利……。”虽然早已经有心理准备，可是，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这一夜还真是多事之秋！

此刻，在王都的一个街道角落，大群人正围在那里，除了看热闹的民众之外，其余的人，都是负担王都治安的警卫队士兵，还包括闻讯前来的亚修拉。

“这具尸体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报告侍卫长！是两刻前由来自亚汗的形意门弟子们所发现的，在辨识死者遗物等手续后，初步结果，已证明死者是形意门的二弟子蛇王。据口供研判，蛇王是在和同门师兄弟饮酒作乐后，在归途中落单，他就是在那段期间被人袭击身亡……。”

“我了解了，辛苦你了……。”

亚修拉在了解情况后，就去察看尸体，蛇王的尸体被破坏地非常惨，不仅全身焦黑，还有部分肢骸被腐蚀到见骨的程度，若不是他身上的一些物件，否则还很难辨识其身份。

毁尸的方式除了火焚，应该还包括某种能腐蚀人肉的药品。

蛇王的遇害可是件大事，因为他是本届天武会十六强之一，明天，他即将与吕氏五杰之首的布雷德交手，如今他遇害身亡，不论真相为何？各种谣言恐怕将会喧嚣尘上，为此届大会蒙添阴影。

还有一件更让王城侍卫长担心的事，那就是现场的情况。他察看四周，地上有紊乱的脚印，显示出刚才曾有过一场激斗，可是在比对鞋印后，那些脚印竟然都是同一人的鞋印，是蛇王的鞋印，凶手的鞋印完全没有。

此凶手拥有非常惊人的俐落身手，可憎的是，现在就连凶手有几人都无法判别，更何况是杀人动机或是其真面目。

亚修拉的胸口顿时有股悸动，又低喃着：“恐怕……这只是个开始……。”

在王都的一角正上传恐怖的杀人事件的时候，阴谋的毒草又在暗处蔓延，巴洛姆的安威斯正在其公馆接见吕氏五杰中的三人，除负伤的吕峰与没有出席的布雷德以外，其余三人都有出席。

安威斯坐在豪华的大椅上，数位美丽的侍女正殷勤地伺候着他，他饮着水晶杯的美酒，又张口吃侍女手中的水果，怀里是温香暖玉，悠哉得很，对于天武会的事，他完全不在意。不过，他身旁的弄臣文森可不像主人那样宽宏大量了。

“这是什么成绩？吕峰被杀成重伤，吕雁连会内赛都打不进……真是枉费安威斯殿下对你们的期待，我明白跟你们讲，即使你们全员战死，“赌注”也是不能输的！”



才第四战，吕氏五杰就已败其二，这可不是“大意”两字就可以解释的了。

败战的吕雁丧地站在兄长吕翔背后，吕翔也庇护着他，替他承受文森的斥责，而后，他还是自信满满地回答说：

“这次大会有不少高人异士出现，我弟弟与阿峰是太大意才败的，不过，明天开始，将不会再有任何“意外”出现了……。”

“你明天的对手可是赛巴斯达家的小龙！这样……你还有自信吗？”

只见吕翔的嘴角露出不祥，他轻动手指，转瞬间，他左手边的一位武装侍卫的身体产生了异状，只听见像裂绸般的声响，那个侍卫的手指开始脱落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抖动地看着自己断指的手，那一瞬间，鲜血从甲冑与身体四处喷溅而出，然后重物落地声四响，转眼间，他成了被铁皮包裹住的块肉。

这血的景象让侍女们个个花容失色又惊慌尖叫，连安威斯也脸色惨白地掩首在羽枕之中，只有文森仍不为所动，正视眼前发生的一切。

“这就是赛巴斯达家的小龙明天的下场，您还满意吗？”

“很好！这样子，才不枉费吾国所付出的五万金币的佣金！明天，安威斯殿下与我将会亲临会场，再殿下面前，希望你能有所表现。”

“请拭目以待我所准备的“表演”……那个乳毛小子将会痛悔，伤害我弟弟的人将会有什么样的下场……。”

一切就只是为了钱，一笔高达五万金币的佣金，而让在亚汗帝国人人称重的吕氏一门也堕落为权力者的走狗。

子孙不肖至此，吕武崇在泉下也难以安息吧……。

## 第二十七话 卑劣的吕翔

在第十四届英雄天武会——会内赛的第二天。

一大早，众人就已经抵达英雄竞技场，亚利是第一场次，对手是优胜候补的兀鹰吕翔，即使是亚利已曝露身份的现在，赛前预估的胜率仍是吕翔较高。了解对手不是普通角色的大家，也都前来为亚利加油打气，不过这些人当中并没有汉斯的身影，他自然有他的理由，莫大的住宿费用还等他去“赚”来呢！

在开赛前，皇女殿下还是如往常向亚利叮咛：

“亚利……赢不了也无所谓，我只希望你能够平安回来……。”

“谢谢你，玛利安……你……你能借我一样东西吗？”

像上次一样，亚利想要向玛利安借一样东西，来表示自己一定会安然归来的决心，不过这次却有点不一样，皇女只是拉着亚利的手掌，抚贴在自己的粉颊上。

“不用了……我会记住这份暖热，亚利你也是，记住，这里还有一个等着你回来的人……比赛结束后，让这份感觉能够持续……。”

“玛……玛利安！？”

玛利安的举动可真是让亚利顿时不知所措，从四周射来愤怒与期待的眼神，愤怒的视线不用说，一定是禁卫骑士团所发出的，而期待的眼神呢？

是源自亚佛利特、希娜、与小玲三人身上。‘你们想要我做什么啊？我能做什么……’这种问题只能在心里问，现实的亚利只得用苦笑回应。

不过，亚利也感觉到，今天的玛利安似乎有点不一样……。

莫名的“僵局”持续的同时，司仪的声音响起，比赛将开始了。

“欢迎各位来到英雄竞技场！今日的首战是亚汗吕氏五杰 - 兀鹰吕翔与帝国赛巴斯达家的小龙 - 亚利克斯的对决！相信这一战必定是精彩绝伦，为什么呢？因为原本优胜呼声最高的吕氏五杰已败其二，况且，吕翔的亲弟 - 吕雁就是败在亚利克斯的手中，为了吕氏声名与亲弟的仇恨，兀鹰必须冲破此窘境，展翅于天空！……。”

已经到场上的吕翔可不这么想：‘吕氏的名声？为那种无聊东西卖命真是可笑，我只是为了钱与弟弟的耻辱而站在此地……’这头兀鹰只为了利益而狩猎……。

在裁判亚修拉的传唤下，亚利准备动身前往赛场。可是，就在这个节骨眼，赛场上发生了一件小插曲……。

“吕翔！今天！就是你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的时候！我要为师兄们报仇！”

一名亚汗人突然从观众席一跃而下，他立即拿出弓箭，在远距离处弯弓拉箭，杀意的视线随着箭头直射吕翔的心口，情况也随着弓弦而紧绷……。

“师兄们？你是哪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门小派的弟子啊？”

显然，吕翔早已经忘了在会外赛时所杀的那些人了。

可是，他的反应可让复仇者脑门充血，他大喊：“你~~~你这畜生！”箭矢便飞射而去，这只带着仇恨与愤怒的箭在射穿吕翔的心脏前就被大会裁判给拦截下来。

一箭失利，对方又抽出第二箭。“这次一定要射死你！”就在这时，吕翔的兀鹰凌空而降，怪声轰鸣，利爪临头，让复仇者慌得缩首于地，不过，兀鹰的利爪只是在他头上略过而已，并没有伤他丝毫肤发。

虽然疑惑，对方还是执意要贯彻复仇大事。这时，裁判喝声制止：“住手！吕翔！”说也奇怪，亚修拉不去制止对方，反而要吕翔“住手”？

理由在一瞬间就揭晓了，刹那间，持弓的对方就成了无数肉块，那一幕血腥景象深深地烙印在每个观众的眼里，更引发嘶喊的惊叫。

“复仇者”也加入“受害者”的行列了……。

遨旋于空的兀鹰飞回吕翔手中，并发出怪叫声，彷彿在宣告一条生命的逝去，而他的主人则是在嘲笑对方生前的愚行，冷道：

“愚蠢……在那种距离外就以为能避开我的杀伤距离吗？我的“技”岂是你这种无名小子能视破的，呵呵~不过……。”

亚修拉似乎已经看出了什么似的，此时吕翔才明了，武神黄海明的大弟子、英雄天武会第十一届优胜确实非浪得虚名。

即使发生这样的惨事，比赛仍须进行，这就是英雄天武会。亚利也必须上场了，可是，玛利安却在他背后紧抱着他，不愿亚利上场。

“玛利安，我一定得去。”

“不要去……就这件事就好，听我这一次就好，不要去……。”

“……”

看着玛利安的悲伤，亚利的心也悸动不止，可是，比赛还等着他，他一定要去，这不仅是为了名誉，更是愤怒，他不能原谅吕翔的凶行！即使会

让她伤心，亚利还是拉开了玛利安的手而走向战场，他对玛利安只有一句话：“对不起……。”

皇女的泪潺潺而流，也无法阻止亚利的脚步……。

亚利已经站在比武场上，圣光的克拉姆蓄势待发。

“小子……留在你女人身边不是很好吗？何必上来送死。”

“吕翔，你会为你的恶行付出代价的……。”

“嘿嘿嘿……先顾你自己吧！你以为……你有为他人强出头的本钱吗？”

可怕的事在一瞬间发生了，亚利身上的轻型铠甲突然碎裂，铁片散落的同时，他身体多处的肌肤也裂开，简直向是被无数把无形的匕首所伤。

是剑气？还是什么？亚利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而且，更可怕的事还在后面，亚利发现自己的身体无法动弹了，无形的铁枷正锁困住他。

“你……你用了什么妖术？……。”

“原来你也不过是这种程度而已，失望……从你一踏入我的“领域”中，你就等于一脚踏入棺材了，不过你放心，你还能活很久，因为我会让你尝尝，血肉被一片片削下，而灵魂被恐怖一寸寸啃蚀的感觉……。”

吕翔微动手指，亚利的脸颊又被划出一道伤，到了这步田地，亚利还是看不出对方的手法，无能的懊悔正啃蚀亚利的自信。在这绝望的一刻……。

“住手！请不要再伤害亚利了！”

“不要过来！玛利安！”

所有人都注意着场上的战事，才忽略了皇女的行动，玛利安居然跑到赛场旁，恳求场上的吕翔放过亚利，可是她也因此走进了吕翔的圈套中。“观众是不能随意走上舞台的……。”吕翔手掌朝皇女一扬，玛利安的身体就动弹不得了。

皇女殿下受制于吕翔手中，禁卫骑士团岂能沉默，他们拔剑而立，准备抢救皇女，可是却被黑骑士所阻挡，愤怒的骑士们以叛国罪斥骂他，甚至打算与黑骑士交战。

“住手！殿下的事就交给大会人员处理！我们不能节外生枝！”

黑骑士的理由只能挡下一时，禁卫骑士们个个忿忿不平，有的还打算要弹劾他。事实上，修奈达有不得不如此做的原因，其有二：

第一点：皇女殿下已经被吕翔所缚，一旦出手，吕翔很可能会杀害她。从这个距离

连修奈达自己也没自信能救皇女，因为他看破吕翔之“技”的真貌。场上

的裁判亚修拉也是同样的想法。

第二点：这是不能吐露的想法，修奈达想，这样的情形或许就能见到亚利真正的力

量，能理解黑骑士想法的人也只有在场的武神黄海明。

亚利是不会坐视皇女受到任何伤害的，黑骑士修奈达相信着亚利，亚利将会使出潜藏的力量，将皇女自危机中解救出来。

但是，现实的亚利不仅无法脱身，甚至连禁锢住自己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对于亚利陷入不利的局面，也有人感到十分满意。

“那就是赛巴斯达家的小龙吗？怎么看起来像个女孩，也没有传闻中那般神勇嘛！

那张脸伤了真是可惜……。”

“安威斯殿下，看来，胜利已经是我方囊中之物了。”

安威斯对于能不能赢似乎一点兴趣也没有，像这种一面倒的比赛也觉得无聊至极，他对于这桩婚事，并没有像他父亲巴洛姆国王那般的热忱。

这场战斗，亚利又多了一项不利条件，自己丧命没有关系，但他绝对不会允许玛利安受到伤害的！他对吕翔怒喊：

“放开她！这是你我之间的战斗！”

“你以为我会放弃这么好的优势吗？天真！”

转瞬间，玛利安的一只袖子被割碎了，就像亚利的铠甲一样不知被何物所破坏，不过，玛利安的肌肤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呵呵呵～你知道吗？我的“技”可以将铁块当成布丁一样切割，也可以瞬间切裂那女孩全身的衣物而不伤及一寸发肤。你想让那女孩在数万观众面前遭羞辱吗？”

“住手！！！！！！！”

亚利的愤怒全化为克拉姆的力量，光刃爆发出浩热光气，有如炎流般袭卷全场，这个变化也让吕翔脸色大变。更麻烦的是，他的“技”也因此露出痕迹了。

“这……这是！？”

亚利握克拉姆的右手已经可以动了，亚利讶异地看着已解脱束缚的右腕以及缠在克拉姆上头某种正燃烧中的“东西”。此刻，亚利总算发现吕翔“技”的秘密，他的铠甲被破坏，以及身体动弹不得的秘密，就是因为眼前这些看不见的“丝线”。

虽然不知道这些丝线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弹性与韧度，连钢铁都能切开，起码，吕翔的手法已经知道了，这些线就是他的武器。唯一的疑问，是他如何将这些丝线散布在整个会场中，他的动作一直都很小，甚至站在原地，可是丝线却远及数十公尺，连玛利安都被丝线所缚。

亚利很快就找到了答案，他抬头望着天空那只盘旋不去的大兀鹰。

“原来……那只兀鹰就是你远方的手脚啊！”

“看来，我的技俩已经被看破了……。”

先前，兀鹰为什么不攻击那个人，如今也有了答案，它是要把丝线洒落在他身上，以及现场的每个角落，在不知不觉中将整个会场变成吕翔的“领域”。

视破之后，对方的技俩也没什么了，而且，克拉姆的光气能在一瞬间将斩铁如泥的丝线化为飞灰，亚利挥舞数剑就将身上的束缚解开了。

“认输吧！你已经没有胜机了！”

“是吗？你忘了我手中还有谁吗？嘿嘿嘿～我来唤起你的记忆吧！”

场外又传出了一声哀叫，玛利安的另一只袖子又被割破了，这个威胁，比任何攻击都要来得强，也让亚利自由的手脚又被更坚固的无形铁镣所绑。

这时，先前找不到吕翔破绽的亚修拉终于行动了，他趁他分心的一瞬间，要救出玛利安，吕翔是分心了，可是他的分身却早已发现亚修拉的行动，啄爪的攻击阻止了亚修拉的行动。而后，吕翔更是吐出狠话：

“裁判不维持中立怎么行呢？”

“大会是不会原谅你将无关者卷入的行为的！快放了那女孩！”

“我知道你的实力，我劝你最好离这里远一点，不然，我就将她的手指一根根卸下，然后再轮到手腕、手臂……。”

亚修拉早已了解，这个男人早已经把比赛放在一旁，所以，他最初就没有用“取消资格”一事来应付他，亚修拉只好离开台上退到一百公尺之远处。

喝退了碍事的裁判，兀鹰之眼又转向亚利了。

“裁判退场了，现在轮到你了……。”

“够了！我认输了！你可以把玛利安放了吧！”

“认输？”就如同亚修拉所预期的，吕翔早已经不把天武会放在眼里，他更是嘲笑亚利，说：“……你还不了解吗？比赛算什么！我昨天不就讲了吗？你对我弟弟雁所加诸的痛苦，我会以十倍来偿还！只要你死，用什么手段我都不在乎！”

“卑鄙……。”

“你说的好！其实，我最大的武器并不是这些丝线，而是“卑鄙狡猾”！什么道义规则，看结果就好了，现实上，你不就拿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吗？”

“无耻之徒！”

随着亚利愤怒的高涨而激发力量的克拉姆，发出了更大的光流，激荡如涛的光气波动代替主人尽吐其威怒之火。

吕翔也知道神器的厉害，但是他手中有更厉害的“王牌”，他威胁着：

“丢掉那把剑！否则，我就让这火红的长发变得更为血红，这么美的姑娘，她的血一定是比寻常人要更为鲜丽吧！哈哈！”

“不要听他的话！”亚利还没开口或动作，玛利安就已经叫唤着亚利，道：“不要管我！亚利，不要丢下剑，你一弃剑就会被杀的，我的事怎么样都没关系……。”

“呵呵呵～真感人呐！为了心爱的人可以牺牲自己……不过，那小子可听话多了，为了你，他已经抛开唯一的生路了！”

就如吕翔所言，克拉姆已被重重地抛在地上，亚利的身体又被丝线所束缚，为了保险，吕翔操纵丝线把神器拿到自己手中。

“这就是传说中的神器啊！真是美……真难以置信，那只瘦小的手臂居然挥舞甚至操纵这把神兵，呵呵～不过，你也用不到那只手了……。”

不祥的言语才结束的瞬间，亚利手肘以上的肌肤就浮出一抹丝红，随即，亚利的右臂就随鲜血喷洒而断。

“不要啊！亚利！”

那一幕也染红了玛利安的眼睛，更撕碎了她的心。

## 第二十八话 御子之怒

右手被切断，痛楚像是电击似地从伤处迅速传遍全身，汗珠混合血水沾湿衣服，亚利咬紧牙关，就是不喊痛，他绝不在吕翔面前示弱！

“呵呵～你不叫痛吗？这么一来这场秀就没有意思了呢……喊出来会比较轻松哦！”

我吕翔大爷说不定会让你痛快一点……。”

“别说那么多废话！要杀就杀！”

“还蛮有精神嘛！既然这样，我就稍微改变一下表演的内容吧！过来吧！”

我的傀儡！

是你上场的时候了……。”

吕翔的双手首次出现大动作的变化，他所要施展的是更高级的技术 - 傀儡操纵，玛利安就是他的傀儡。“怎么回事，我的身体自己……动了……。”玛利安反抗过，也抵抗不了邪恶的技巧，她正一步步走向吕翔。

“我的傀儡，用这把匕首刺杀你的爱人吧！”

“不要……不要……。”

失去自主权的身体，主动拿起吕翔递过来的匕首，即使玛利安再怎样不愿意，在吕翔的操纵下，她一步一步走向亚利，匕首的刀尖直指亚利的胸口。“捅他！刺死他！”恶魔的命令，让玛利安做了这一生最不愿意做的事，冰冷的匕首插入亚利的胸膛，暖热的鲜血溅染皇女的手。

其实，那一刀刺的不深，吕翔怎么可能让亚利那么痛快死掉，他要慢慢折磨他，让亚利的身体与灵魂在无止尽的痛苦中缓缓毁灭。“继续，那小子还没死呢！”染红的匕首开始在亚利的胸膛进出，每一道血都在吕翔的邪笑与皇女的泪中喷出来。

“对不起……亚利……。”

玛利安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就是敌不过恶魔的丝线，尽力反抗的结果，丝线甚至割破她双腕的皮肉，本来倍受呵护的一双小手，已是伤痕累累。

这一切，全都看在亚利的眼里，亚利的眼神尽露悲伤之情。

这一切，也都看在吕翔的眼里，吕翔的眼神却是烧起愤火。

“真没意思，落入这般田地，你应该是怕的哭天喊地，甚至跪在地上向我卑屈求饶才对啊！看来，不管你自身受了多少伤，都无法让你的意志屈服，既然如此……。”

吕翔又有了新的邪恶计划，他的恶意藉由丝线操纵传达到玛利安的身上，顿时，匕首不再刺向亚利了。“假如是这女孩受伤害呢？嘿嘿~”本来指向亚利的匕首刀尖竟然转向玛利安的胸口。

“住手！要杀就杀我！放过玛利安！”

“你也开始会慌了呀！继续叫啊！求我啊！哈哈哈哈哈~”

让亚利痛苦就是最好的复仇手段，吕翔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相对于亚利的焦急，玛利安却对亚利报以笑颜。

“谢谢……这些日子对我做的一切……亚利……。”

能不继续伤害亚利，就算自己死也无所谓，看到玛利安为自己所做的付出，亚利是又悲又痛，他竭尽全力要挣脱束缚，即使身体的肌肤被丝线割得是寸寸皆伤，就算再失去手脚，他也要救眼前这女孩。

皇女身陷丧命危机，随行的骑士们已经不能再沉默了。

“修奈达！你还打算再无视下去吗？”

无需禁卫骑士们的提醒，黑骑士也明白自己该采取行动了，他的右手早就肌肉喷张，甲冑都快被撑散，黑暗的气流正击速凝结在他右掌中。拯救行动务求“一击必杀”，黑骑士打算在吕翔连反应都还来不及的情形下，送他归天，以选手休息室与比武台的距离来看，此举在别人眼里似乎是痴人说梦，不过，黑骑士确实有此能耐。

就在黑骑士要动手的瞬间，“等等！你看！”武神出声喝止了他，因为在擂台上的亚利开始有了变化，亚利身上散放淡青的波光，一瞬间被束缚的左手绷断了丝线，亚利即时夺下了那把已接近玛利安胸口一寸前的匕首。

这时最感到震惊的人，莫过吕翔本人了，讶异之余，他想干脆一不作二不休用剩下的丝线将亚利与玛利安两人切碎，但是亚利怒喝一声：“你敢！”吕翔的手脚就抖动不停不听使唤，他能用丝线束缚人的行动，可是亚利却能以“恐惧”来困绑他的灵魂。

“怎么回事？为什么我动弹不得？才只是被那小子一瞪……。”

这个影响，让捆绑在两人身上的丝线都松落下来，亚利扶着已经心力俱竭的玛利安，并安慰她：“已经没事了……。”亚利也为把玛利安卷入的事感到歉意，这时候，还正在发生一件没有人注意到的事，皇女那被丝线割伤的双手，正不可思议地快速痊愈中，才转眼间连伤痕都不见了。

在奇迹发生的同时，吕翔也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又能活动了，他又操纵那散落一地的丝线，想将眼前毫无防备的两人杀害，他的杀意才刚升起就熄灭了，因为，亚利充满杀意的眼神正灼烧他的视网膜。

“你这该死的东西……。”

短短的一句话才刚完，插在吕翔身旁的克拉姆仿佛也感应到主人的意志，剑身吸收青色的光气后，在一瞬间，闪光爆发，光芒甚至压过皓阳之辉，光之波浪吞没了吕翔，也淹没了亚利与玛利安，在亚利怀里的玛利安并不害怕，她心里充满了莫名的安心感，只要在亚利身边，她就无所恐惧。

现场的人都不知道，在那光芒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只知道结果，当光芒消失后，亚利与玛利安还站在原地，而吕翔呢？地上只残留了一地黑灰，在被风吹散以前，还有一些观众证言说，那灰烬看起来像是人的形状……。

吕翔死了，所有人都这么想。其实，不管他是死是活，在他向玛利安出手的那一瞬间，他已经被取消资格了，所以，这一战的胜利者无疑就是亚利。

失去主人的兀鹰仍在天空盘旋，鸣叫声是在哀悼主人之死。

对于吕翔的死，没有人感到惋惜，他的雇主更是对他咒骂连连。

“就算犯规，也要杀掉对手才是，真是无能的家伙！”

文森对吕翔的死根本不屑一顾，只于他的主子安威斯，则被刚才的强光弄得现在还在目眩，而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比赛也没有必要再看了，文森吩咐下人准备马车，并收拾现场，就从贵宾专用通道离开此地。

吕氏五杰已败其三，风向似乎有转向凡提洛斯王国的迹象了……。

奋战至此的亚利，也在众人惶恐的噪声中倒下了，亚利只感觉到自己的血正从伤口涌出，手脚越来越没有知觉，耳里所闻的声音就像虫语般细小，模糊的视界里，只看见一个不断叫唤着自己的红发女孩，只是亚利听不清楚她在说什么，就连那女孩的长像也看不清……在纷乱的四周中，亚利缓缓阖上沉重的眼皮……。

……噫？……天空……云……是紫红色的？……

还记得最后一次闭上双眼时，那时的天空是湛蓝的晴空，天空下，飘荡着无数冰冷的空气粒子，而自己正在一处象征荣耀的场所，以前，自己就发誓要站上去，因为，那里似乎存在了什么？等到自己踏上了那宽方的大石台，才发现，那之上，就像是聚集了所有的光，仿佛坐拥了整个天空，站上了世界之顶……。

在病床上，亚利缓缓睁开了眼睛，窗外的光并不刺眼，因为这时候已经是傍晚时分，云霞像泼出去的紫色颜料，包裹着大地尽头的那块暗红的光块。

飕飕的冷风正不断从没关紧的窗户缝隙里渗透而入，亚利才觉得冷，当他打算伸手去阖上窗户的时候，他像是领悟到什么发起呆来。“我的右手接回来了？”亚利盯着包裹在手臂的绷带，绷带上还有血迹，可是亚利却没有痛的感觉，好像绷带下的伤痕都不见了似的。

此时亚利又发现了某件事，他的左手好像一直握着什么似的，正确地说，应该是自己的左手一直被紧紧握着，亚利挪移视线，才注意到红发女孩的存在，少女正趴在病床旁，虽然安稳地睡着了，不过她紧抓着亚利的手仍暗示着某种不安，亚利很清楚她在怕什么，怕自己消失了，因为今天亚利才刚从鬼门关走过一趟。

“你一直陪在我身旁吗？玛利安……。”

亚利伸手拨开散落在皇女脸颊上的红发，他才发现，她脸颊上还有几道泪痕，亚利不禁自责，因为他曾经发过一个誓……。

自己绝不再让玛利安哭的！……只是，自己却时常让她哭泣。

嘎嘎的声响！老旧的门轴发出了这样不适合在病房出现的声音，这在应该督促有关人员去修理或替换才是。所幸，噪音没有吵醒玛利安。

“呦！好久不见啦！亚利小弟！”

“贝利欧先生，还有……蕾因小姐也在。”

亚利才想起，英雄天武会的医疗团有教廷的术士参加的情报，那是好几天前从眼前这两个人身上知道的嘛！一时之间，亚利真的是忘了这件事，他本来还一直以为自己是与病房无缘的人种，所以才没注意到……。

“你是伤势重到连我的话都忘了吗？叫我贝利欧就好！呵～你这幸福的小子！”

“你这笨蛋别大声嚷！别忘了这里是病房！贝利欧！”

蕾因的声音并不比贝利欧要小，亚利才想起了，这两个人是见面三句吵。不过，这两人倒也知道事情的轻重，而并没有在病房吵嘴起来。

亚利与吕翔的那一战，贝利欧也有在看，他忍不住想调侃眼前这位吃香的年轻人。

“你这小子还真不错～为了女孩连手脚都可以不要！呵呵～别辜负人家的心意啊！”

“你这幸福小子～～～！”

“我……我跟她并不是……”

“怎么？你想不认帐吗？人家小姐都已经对你表示了这么清楚了，再萎萎缩缩就不算男人了！还是，你在哪里还有其他的女朋友啊？”

“你误会了，贝利欧……。”

这句话亚利回答地有些心虚，贝利欧的话并不完全是错的。对于玛利安的心意，亚利也很迷惑，亚利只觉得自己的身份地位是配不起她的。

在老婆的怒眼瞪视下，贝利欧也不敢继续闹“病人”。蕾因走到亚利的床边，检视亚利身上的伤，并说：

“你身上的伤大部分都已经痊愈了，只是，重新接上的右臂虽然有用魔法治疗过，也不表示能立刻活动自如，我想，这次的天武会你还是放弃吧。”

“我的右手？不会啊！一点都不痛啊！你看！”



亚利示范性地移动着自己的右手，其灵活度完全不像是曾断过手的感  
觉，蕾因惊讶之余，也拆开亚利的绷带，她才发觉连断臂处的伤都消失了，  
骨头、肌肉都没有任何异状，她的魔法有那么厉害吗？连贝利欧也有同样的  
疑问。

“咦？你的治疗魔法有这么好吗？怎么以前都没看你用过，每次我受伤，  
你总是丢给我一包药草……。”

“我也不知道……。”很难得的，蕾因没骂回去。

既然亚利的伤都已经痊愈，蕾因还是不放心地要他在病房里住一晚，  
亚利也答应了，虽然身体没有异状，不过亚利还是觉得很累，这是精神性的  
疲累，在今天之前，亚利觉得自己好像被很多事压得喘不过气来，而自己又  
不得不继续前进，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直到倒下后，他才有这样的感觉。

贝利欧他们离开后，亚利也不知要做什么，病房里只有一些单调的摆  
设，窗外已是黄昏之刻，每一户的灯火都已亮起，万家灯火的景色倒也有些  
可看性，不过也称不上是什么美景，没多久亚利就看腻了。

佳人的容颜总算得上是“美景”吧，不过，玛利安的睡颜对亚利而言，  
似乎有刺激心脏的“不良后果”。“我怎么可以想这种事呢？”脸色羞红的亚  
利赶紧将头甩到一边，这么一甩，倒是让他发现了一个“东西”。

在病床旁边的桌面上，放置了一张对折的纸条。

“是汉斯写的……。”

相处了这么多年，亚利怎么会不识得汉斯的笔迹。在失去意识的期间，  
有很多人来探望过亚利，汉斯当然也会来。

不过，纸条上的留言却让亚利的脸色有点青白。

“汉斯那家伙说待会要用全部的精力去做一道补身的料理，天啊！每次  
他这么一说的话……算了，我还是别去想他会用什么材料好了……。”

其实亚利是多心了，这次的料理并不是那些材料来源不明的野战料理，  
而是汉斯特别去市场买的普通菜，有些也是高价的珍货。老实说，亚利今天  
的胜利可让汉斯“削”了不少钱，笑呵呵之余，汉斯当然得回馈一下少爷的  
“功劳”。

亚利似乎真的是闲得发慌，他东张西望，甚至想说其他人都到哪里去  
了，那些总是阴魂不散的禁卫骑士团呢？他们怎么会放心让亚利与皇女独处  
呢？修奈达老师又到哪去了呢？老是喜欢讲双簧的两人组亚佛利特与希娜到  
哪里去了呢？

无言的天花板并没有回答亚利的问题……。

“嗯……。”一直睡在亚利身旁的皇女似乎要醒来了，亚利想，玛利安在  
自己身旁看护了这么久，待会儿，他一定要用笑容迎对着她。“玛利安，你  
醒啦！现在应该是晚安吧！呵～”亚利是露出了笑容，可是玛利安还是哭了，  
她抱着亚利，一直喃着亚利的名字。……是喜极而泣吧，亚利如此猜想着。

## 第二十九话 暗夜的杀人鬼

“玛利安，我没事的……。”

一边安抚着玛利安的情绪，亚利也技巧性地把皇女推离自己的怀里，

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刚才那样子要是给帝国禁卫骑士们给撞见，亚利不知又会被安上什么罪名。

新的泪水覆去旧的泪痕，玛利安还是哭哭啼啼的，哽咽地连话都说不清，亚利也只好摆出一幅很健康的样子，“你看，我一点事都没有啊！”虽然如此，他身上的那堆血污绷带实在降低了不少说服力……。

玛利安的视线只盯着亚利的右手，看着那一度失而复得的右腕，玛利安伸手握着亚利的手，似乎是要确定手是否无伤而不停地摸，手腕的体温总算让皇女安心下来。“太好了……。”玛利安的脸颊依偎在亚利的手掌中，她是要感受到体温才能安心吧，不过对亚利而言，他早已僵硬得不敢动弹。

后来，皇女总算肯“放”过亚利的手了，不过随之而来的却是令人尴尬的沉默。

“亚利……。”首先打破沉默局面的是玛利安，可是她又欲言又止，态度摇摆不定。

不过，亚利只知道，玛利安越来越靠近自己，她的眼睛一直看着自己的眼睛，眼神透露着某种急迫，某种恳求……。

她究竟想说什么？亚利并不了解，而且，一位不速之客也破坏了气氛，大门磅当一声被打开了，一句熟悉的声音响起，“亚利少爷，汉斯我带晚餐来了！”连门都没敲的汉斯就这样闯了进来，手中还提着装晚餐的篮子。

“今天的菜都是少爷您最喜欢的呦！有……。”

汉斯才刚进门，就开始介绍起今晚的菜色。从汉斯打开木门的一瞬间，亚利与皇女两人就分得很开，不过两人都一幅面红耳赤的样子，怎么可能瞒得过汉斯。看透汉斯性格的亚利也以为，汉斯根本是故意挑这个时间进来的，他老是喜欢看自家少爷慌张的糗样来自娱自乐。

随着夜色渐浓，探病的人也多了起来，不过，麻烦的事也出现了，为了看顾负伤的帝国骑士，皇女殿下似乎打算留在病房一晚，禁卫骑士团的众人当然是出声反对，可是他们也无能改变皇女的心意，在黑骑士表示‘一切都由我负责……’之后，他们也只好同意皇女的任性之举。

病房只有一张床，骑士们又去搬了一张床过来，两张床的距离当然是能远就尽量远，骑士们也守在病房外，留心房里的一举一动，假若里头那个厚颜小子胆敢得寸进尺做出不该做之事的话，他们就会当场破门而入，把亚利“天诛”。

不用他们提醒，亚利也知道分寸在哪里，只是对亚利而言，和一个如花年华的女孩子睡同一间房还是有生以来头一遭，亚利变得很敏感，仿佛连空气都有点不对劲似的，胸口里砰砰的心跳也吵得他睡不着觉。

亚利的目光在黑暗的斗室中任意扫射，也许是想藉此来转移注意力，可是，简直是突如其来，玛利安的脸突然出现在亚利的视界内，差点还让亚利吓出声来，玛利安不知什么时候无声无息地走了过来……。

“玛……玛利安，这么晚了该睡了吧……。”

这是亚利压抑住无谓遐想才好不容易吐出的一句话，只是，玛利安似乎有点不一样，应该是说，打从今天一见面时，亚利就觉得她有点怪怪的，她似乎有什么烦恼……。

“亚利……我有一件事想拜托你……。”

“这……我想还是明天再说吧，今天实在太晚了……。”

婉拒的话语才一毕，温热的泪滴就滴落在亚利的脸颊上。“不……”

行……那样……就来不及……了……。”玛利安哽咽地低语道着。

已经发誓不再让她哭的……这件事亚利从来没忘过。

“好吧，假如是我能做到的事……。”

亚利静静地听玛利安所想说的话，而后和她做了一个约定……。

这一夜特别的静，静到让人仿佛能听到什么似的，不幸的人，恐怕会听到散布在夜气中的恶魔呢喃。一个复仇者正穿缩在街道的黑暗中，布满血丝的视线早已经落在仍看不见踪影的仇人身上，他满腔的愤恨简直能将地上积雪融化，一个兄长被杀的复仇者正手持凶剑朝向一处病院前进。

“翔大哥，弟弟雁很快就能为你报仇了……。”

在黑暗的角落里，吕雁发出不祥的语言，没有人回应他，只有失去主人的兀鹰以凄厉的鸣叫划破宁静，仿佛在预告某人的死期。

“哈……哈……连你这畜生都在支持我吗？不枉大哥那样疼爱你，等等吧！我待会就把那小子千刀万剐，让你饱食一餐！嘿嘿嘿~”

但是，天空那头兀鹰的鸣叫真的是为亚利而发的吗？

……嘿嘿……你听错了吧！那畜生是为你而叫的吧……

黑暗的深处传来不祥，吕雁突然觉得四周很冷，这并非是冬雪的因素，而是另一种寒透心彻的杀气，连在血腥中打滚多年的吕雁都不禁胆寒。“是谁！？畏首畏尾的算什么英雄好汉！出来！”不自觉地，吕雁用了母语，不过对方却也用了亚汗语来回应。

“我们确实不是什么英雄好汉呀！哈哈哈哈哈哈~”

不知什么时候，在无人的街角上出现了两个人，一前一后包围了吕雁，一个是骨瘦如柴的男子，鹰勾鼻，眼神混浊得像是死鱼眼，他还一直发着莫名其妙的窃笑。另一个人则是近三米的巨汉，他身材肥壮，全身的油脂肥肉让他看起来像头巨大海象，连脖子也消失在脂肪中，奇怪的是，他的嘴被缝了起来，而且，全身皮肤呈现青白怪色，吕雁甚至怀疑这个人是不是人类……。

吕雁只能确定，对方绝对是不怀好意！

他直接以利剑代替回答，切断空气的薄刃刀风狂袭两位不速之客，那个肥男连躲都不躲，肚皮被剑气划伤流出浓血，还传来阵阵的恶臭，仿佛是腐烂的血，而且，他对负伤一事似乎连感觉都没有，他只是向吕雁伸出了手，那一瞬间让吕雁倒吞口气。

“那……那是人类的手吗？……。”

肥男的手掌很肥大，奇怪的是，他的手指都呈现管状的外观，仿佛指骨被抽了出来，从管里还不时滴出油脂状的液体。就在此时，那管状的食指突然射出某物，吕雁闪避不及，左大腿被射中，那是一根冰针状的长针，而且，吕雁被射中的伤处竟当场冒出白烟，血肉腐蚀见骨。“我的脚啊！”恐惧与激痛让吕氏五杰发出惨叫。

“嘿嘿嘿~“阎王”的“腐肉针”不错吧！他可以让你在活着的情形下全身被腐蚀殆尽！让你活着享受死的滋味！”

骨瘦如柴的男子在一旁嘻笑，吕雁方才的攻击根本没伤到他，只见他一步步走来，从背后用双手扶着吕雁的肩膀，因为吕雁的脚已经被腐蚀大半。

那男子在吕雁的耳边轻声地道说：“就让你做个明白鬼，我的名字叫“迦罗”，另一个是“阎王”，我们两人……是暗杀……拳……。”迦罗最后一句话让吕雁脸色铁青，在那一瞬间，迦罗的十指贯穿了吕雁的两个肩胛，就在

刹那间，吕雁的眼睛口鼻喷出了火舌，随后就迅速由内燃烧，成了一具焦尸。

兀鹰的不祥鸣叫果然是为吕雁而响的……。

就连五杰之一的吕雁也不敌拥有神秘的恐怖力量的两人众，对方的手法已经不是人类的手段。从他们的杀人手法来看，在昨夜被杀的形意门二师兄蛇王恐怕也是命丧于这两人的手中。

事实上，两人的无差别杀戮并非完全没有目击者的，这一次就有第四人的出现，目睹恐怖的杀人事件，此人不躲也不避，堂而皇之地走向两人，他头上覆盖着黑头巾，无法辨识对方身份的两人原打算要出手灭口，让他们没动手的原因，是因为蒙面者出了声：“是我……迦罗……阎王……。”他们才知道，覆面下的面孔是认识的人。

“原来是你啊！你不是在当某少爷的保姆吗？怎么有空来这里闲晃呢？嘿嘿~”

“问题应该是我先说吧……你们两人不是有任务在身吗？为什么放弃任务而在这里玩起无聊的杀人游戏……。”

“那工作太无趣了！再说……你来到这里后，你没有想过要去报九年前的仇吗？”

蒙面者冷冷地答道：“报仇？那已经是没有意义的事了……在我们八个人出卖灵魂的那一天，我就舍弃过去了……。”

“你能忘……我可忘不了！那个男人不仅背叛我们！还把我们八人赶入死境……现在看到那男人戴上虚伪的假面具过着安逸的生活，就直教我火大！九年前我们的功夫或许赢不了他，可是现在可不同了，我们已得到超越人类的力量，要杀他是轻而易举之事，只是这样就太无聊了，我要慢慢地折磨他，让他知道我们回来了……他找不到我们，我们的脚步却一步一步靠近着他……。”

迦罗的言语尽是恶毒的诅咒。

“那……你们的任务呢？”

“就请你帮忙吧！当保姆的这段时间不是很无聊吗？亏你能忍住，你可是我们八人之中最爱见血的人呀！”

在考虑一阵之后，蒙面人才答应了迦罗的要求。不过，他也警告着两人；“别太小看那个人，他毕竟是昔日吾集团所培育出最为优秀的暗杀拳士，虽然我们自“卡希里翁导师”手中获得了新力量，也别小看对方的实力……。”

“嘿嘿嘿嘿~人类的技艺算什么！即使是暗杀拳也不过是以人类为基础所开发的技艺，你还以为那些技艺对超越人类的我们有任何效用吗？我早就把以前所学的都抛弃了，暗杀拳这玩意比起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力量，简直是不值一提！”

迦罗的狂妄，蒙面者很不以为然。“那是你的自由……自己好自为之……。”他撂下这句话以后，就纵身跃到屋顶离开此地了。

“依然是无趣的家伙啊！还在为无聊的事卖命……自从九年前出卖灵魂而得到力量的那天开始，我就决定要以自己的意识而活，尽情去玩弄那些下等人类的一切！什么理想？无聊至极！你也这么以为吧，阎王！”

迦罗那无法言语的伙伴以点头代替回答。

“对！不过在那之前……有一件事是一定要做个了断的……我几乎每天都在做一样的梦，梦见九年前我双手被那个男人扯断的景象……这一次，就换我来扭断他的手了！”

嘿嘿嘿～我看你那好好先生的假面具还能戴多久……亚修拉……。”

黑暗的街道突然闪放出橙红的火光，在远方的路人还以为哪里有火灾发生，有些人还看到，黑夜的空中有一只燃烧的火鸟在飞，但是这传闻只被人们当成醉鬼的话而未予以采信，今夜过后的最大热门话题，是吕氏五杰中的吕雁遇害的消息……。

夜明之后，英雄天武会也进入第三天了。

亚利在这一天并没有赛程，不过他还是去观察对手的比赛，今天的第一战是那位沙漠少年阿拉米与铁达尔格王国的佣兵汉尼拔的竞技。汉尼拔的战斧威力虽猛，仍远不及少年圆月刀的霸气，在数回合间，少年就以卡姆辛剑斗术 - 飞旋刀势 - 斩断对手的战斧与盾，也斩去汉尼拔右臂而取得优胜。

“好霸道的招式！投出巨大的弯刀正面将任何阻碍斩断，即使用苍龙咆哮迎击恐怕冲击波都会被击散，我能挡下那一招吗？”

“挡不住就“闪”吧，亚利少爷。”

汉斯的话也不失中肯，不过，汉斯对比赛没兴趣，他反而对昨夜他的少爷与皇女之间究竟有过什么感到兴致勃勃。

“亚利少爷……昨晚玛利安贝尔殿下在您床边说的话你有何感想呢？您真的打算要履行那个约定吗？”

“你……偷听到了吗？真是的……。”

那夜汉斯也在病房外，禁卫骑士们耳朵再尖，也不会比汉斯的耳朵要厉害的多，亚利与皇女间究竟讲了什么话，汉斯可都是听在耳里。

平时总是跟在少爷身边的皇女今天并没有一同前来，当事人不在，汉斯就可以在另一个当事人面前说个痛快，也许是因为最近都没什么机会跟少爷说话的关系吧，这几天，亚利几乎是被皇女玛利安贝尔所独占。

“少爷真的打算去赴约吗？”

“……大概吧。”

“大概？这是皇女玛利安贝尔殿下的邀约耶～亚利少爷！难道，您只是打算玩玩就好，别太认真吗？”

汉斯的话可让亚利急于辩解，说：

“什……什么玩玩！我对玛利安的态度一直是很认真的，我只是觉得她好像有什么烦恼，想趁这机会来了解，看我能否帮助她而已……你别老尽说些无的放矢的空话好吗？让人误会就麻烦了，我个人名誉事小，皇女殿下的名誉可不容许受到任何损伤……。”

“哦，少爷是这么想吗？可是皇女殿下对少爷的心意可不只如此，而且在我眼里看来，少爷对殿下的态度也不仅止于此而已。”

“……。”

汉斯的话让亚利也无言，亚利一直徘徊在君臣之义与个人之情的中间，他无法做出抉择，是要选“义”还是“情”……。

“你说的没错……我……我是不是很无耻……与玛利安在一起时又会想起其他的女孩子……我是这样三心二意的人……。”

“少爷可别这么说，少爷只是对任何事都是忠贞不一而已，不过感情不是忠诚，那是很自然的感觉，少爷只是很自然地去喜欢上两个人而已……。”

“可是我觉得这样太卑鄙了！我……我无法原谅这样不忠诚的自己……”

这样软弱无法下决定的自己……。”

这样的问题，汉斯也无法给亚利一个答案，因为这个答案是要亚利自己去找出来的。

汉斯所能做的，就是陪在亚利身边，不管亚利所做的决定会为他招来什么后果……。

“少爷是这么想啊！呵呵～其实，汉斯我也曾经喜欢过两个女孩，她们两人在我心里的比重一直是一样的，我从不会因为喜欢其中一人而故意去讨厌或忽视另一个人。”

“我怎么没听你说过呢？”

汉斯笑着回答亚利说：“那是因为我一直以为少爷还不到谈论这种事的年纪呀！现在的亚利少爷总算也开始长大了……而且，那两个人都已经不在了……。”

“不在了？”

亚利想起之前在七塔的事，就是有关那位名叫卡莲的白发少女的事，亚利也看得出汉斯对她有特别的感情，她应该就是两人中的一人，而另一人呢？汉斯并没有给亚利一个回答，只是静静地露出一往如昔的笑容看着比武场。

另一个人是为小名叫做“亚法”的女孩，那是汉斯才会说的特别名字，亚利又岂会知道，那个女孩就是亚利的母亲“阿芙莉娜”呢？亚法与卡莲两人都是在汉斯生命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女人……。

在言语交谈间，下一场比赛也即将开始了，是杨小玲对吕氏五杰吕牙王之战。

### 第三十话 龙伏五兽

临赛前，黄海明仍叮咛小玲一些要注意的事项。

“……别嫌爷爷唠叨，你这丫头要记得，这是你首次跟同是拳士的对手交战，同样是空手的拳士，对于与拳士战斗这件事，对方可是有比你的年龄还多三倍的经验！在体格方面你是远不及对方的，你唯一的优势是速度，要用移动扰乱对手节奏再一口气攻其破绽！你可别傻傻地走上前打不利的进身战呐！”

“好啦！这小玲早就知道了！真是的，海爷爷老是把小玲当成小孩子……。”

武神每次对小孙女说教，她总是这样带着抱怨的语气回答，也不知道她有没有听进去，比赛时间的到来，老人家也只能目送小玲步向竞技场。

“黄老师父，您就这样让小玲上场吗？”亚利也担心地问道。

“没办法……小丫头的脾气可硬得很，就跟她哥哥小龙一样，决定后的事就不再更改了，现在就只希望那丫头别太逞强了……。”

毕竟对手是吕氏五杰，这样一个十三岁左右的小女孩上危险的比武擂台进行生死相搏的战斗，任谁都会担心。不过，相对于亚利那一边的忧心，观众们对于小玲的登场可是报以热烈的欢呼声潮，这是因为每个人都好奇，

这样一个小女孩究竟能打到什么程度，搞不好，英雄天武会最年轻优胜的纪录会一下子就被刷新了。

比赛开始了，同是亚汗出身的两位武斗家都已并立在地上。

“哼，我吕牙王的运气还真差，跟小孩子交手真无趣，而且还是个乳臭未乾的小娃儿，如果是位性感的大姐就好多了……。”

“真失礼，我也是有几分姿色耶！”

“就凭你那平板胸？”

吕牙王的老实话，戳到了小玲的自尊心，只见小玲像火山爆发似地说：“什……什么平板！？我……我也是有“料”的！你这瞎眼的死光头兼肌肉男！你的脑子是不是被肌肉塞满啦！？”神圣的比试，是由低级的叫骂声开场的……。

连武神也不禁叹息：“这傻丫头……怎么这么快就中了对手的挑衅……。”裁判的亚修拉也有同感，不过他有裁判的立场，所以也不能多说什么。

可是，在小玲还在想要怎样骂回去的时候，吕牙王已经抢先一步动手，几乎是一瞬间，远在十数尺外的他倏地就冲到这里快忘了比赛是什么的小女孩面前，在黑压压的阴影中，当头就是一张铁掌，双手防御都抵挡不住，身子轻的小玲当场被轰飞出去。

“吕氏五兽拳的“豹足”，也难怪小丫头会防不胜防了，不过，临敌当前还粗心大意，这是她咎由自取……。”

让一个心智都未成熟的小孩上场或许实在是个错误，武神开始有这样的想法。对于吕牙王初现实力，众人也是惊叹万分，年轻的见习骑士亚佛利特更是惊讶的说：“好快的速度，简直快跟三哥里奥的“瞬移”一样快……。”见习骑士的感想，亚利也有同感，不过在黑骑士与武神的眼里，这倒不是什么值得惊讶的事。

“才三步，吕牙王就穿过这十数公尺的距离，这个大个子的实力还不错……。”

武神连对方动了几步都看出来，百岁高龄并没有影响他的眼力甚至实力。“哦！”

这次换“虎爪”了！丫头小心！”小玲才刚重整体势，吕牙王的爪掌就频频袭来，像猛虎般连攻下盘双足，打得小玲快招架不住，节节败退。

不过，速度是小玲的优势，而且她居然还使出杂技团里学来的技巧，当场用前空翻跃过爪击，娇小的身体一下子就贴近吕牙王腹前，随即就是一道威力万钧的掌击“双龙掌”，一双烈掌轰印在钢铁般的腹肌，刹那间就爆音大响，但是，吕牙王的脸色反而露出诡笑，随即就是一爪，衣碎皮裂，小玲的大腿上浮出四道血红爪痕，

双龙掌的劲道足以开山劈石，却打不穿吕氏五兽拳防御技“熊身”所锻出来的铜筋铁骨。小玲脚受到重创，吕牙王没放弃这个机会，当场从背后抓住小玲双肩，用四只手脚将小玲手脚的关节扭转到极限，像蛇一般困绑住小玲。

“放弃吧！我只要一施劲，你全身的骨头就会碎尽，从来没有人能够逃出我的“蛇固”，再不投降，你就等着变成陆上的水母……。”

“谁……要……认……输……啊……。”小玲咬紧牙关忍住全身欲裂的痛楚。

眼见对方不肯投降，吕牙王顿施全力，要绞碎小玲的骨头。要逃出如铁锁般的蛇固是很困难的，但是小玲用了意想不到的方法，她居然自卸右肩的关节，取得部份的自由，虽然只有上半身，但是已经够了，小玲用后脑勺用力撞击吕牙王近在咫尺的鼻梁，当场撞断了他的鼻子，只见吕牙王鼻血横流，双手只顾着捂住血流不停的鼻子，哪还有闲情再用蛇固去对付小玲。

“呜……嗯……嗯～啊啊！”

要接回脱臼的右肩是很痛的，小玲再怎样好强也忍不住喊出声来，她也许是鲁莽了点，但是伤一只手，总比做地上的水母要好的多。

“哈……呵……一只手换一只鼻子，好像有点不值……。”即使负的伤比对方重，亚汗女孩仍然不改好胜习性，只是吕牙王可就火大了，看他频频念着‘你这小妮子……’就可了解他对破相的怨念之深。

吕牙王不过伤了鼻子，这点伤根本影响不到他的实力，可是反观小玲可就危险了，她的手脚都各自受了重伤，别说战斗了，连站立都有点勉强。

“黄老师父，还是赶快弃权吧！那孩子毕竟还有很长的未来人生！不是吗？”一旁的亚利担心地劝道。

对于亚利的劝退，武神黄海明并没有任何回应，比起众人，武神比任何人都了解这个是他一手拉拔大的小丫头究竟在打什鬼主意。“难道……那丫头？”武神才刚想到某事的时候，吕牙王已经动手出击了，即使是一个看起来已无还手之力的小女孩，他也要使出全力给她最后一击，他架起一双铁掌，猛然向小玲冲来。

这一击是吕氏五兽拳最刚烈的攻击技 - 龙掌，威力绝不逊于龙天无双流的双龙掌。

只见小玲连躲都没躲，牙王的一双铁掌已结实轰印在小玲的胸口，但是，小玲的胸骨并没有如吕牙王所预期被击个粉碎，“龙掌”的所有劲道反而在刹那间消逝于无形。

那一瞬间，吕牙王冷汗直流，反观小玲这一边，她却是满脸羞红，一声‘色狼！……’细小的双手用力拍击在吕牙王的胸膛上，还挟带着瘦小手腕的外观所不符合的惊天劲力，吕牙王胸骨碎裂，口吐鲜血被轰飞出去，在地上打滚数圈后才告停止，此时的他已经口吐血沫昏死过去。

“你这淫秃佬想对少女幼嫩的胸部做什么！？活该！哼！”

只见小玲用双手护住胸部，还频频对已昏死过去的敌人施以落井下石的恶语，方才紧张的气氛已经荡然无存，不过，亚汗少女的胜利是无庸置疑的了。

看了刚才那一幕，武神也呵呵笑道：

“哈哈哈哈哈～虽然奇怪了点，但是，刚才那一掌确实是不折不扣的“龙天太极掌”，丫头用身体承受劲力再反击，居然还骂人家色狼！真是让老头子我笑得牙齿都快掉光了！呵呵呵～”

能习得龙天无双流的奥义 - 龙天太极掌，亚修拉也见识到这个小师妹在武学上的成长，于公于私，他都为小玲高兴，并大声向观众宣告她的胜利。

“没想到，吕氏五杰已经败了四人，这次大会真是卧虎藏龙啊！”

“呵呵～我看押五杰会优胜的人一定气翻了，所有的赌注都泡荡了！”

吕氏五杰已败其四，至此可以说所有的赛前预测都已经被推翻了大半，对于观众而言除了提供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以外，对某些人而言，这并不是个好消息。



“无能的家伙……。”

安威斯弄臣文森连一刻都不愿再留下来，当场转身离开观众席，五杰已败四，对巴洛姆来说并不是件好消息，因为这表示他们与王国间的“赌注”已屈于不利之势，安威斯与王国继承人阿萨琳公主的婚事极可能告吹，本来一切都计画得好好的，安威斯的“一时兴起”所造成的裂痕似乎已到了无法弥补的地步。

吕氏五杰只剩下布雷德一人，对巴洛姆那一侧来说，他并不是个容易控制的棋子，他不像吕翔一样贪婪于金钱之上，每一次的召集，他也没参加过半次，事实上，他根本也不是巴洛姆所雇用的人，布雷德为何要参与他们的计谋，连巴洛姆的人也不清楚。

比赛完后，在选手个人专用的休息间……。

“呜……好痛……。”

小玲一人正坐在椅子上，镜子前所映照的是一张略显苍白的脸，方才她还露出一副灿烂的笑颜，可是当她一人独处时，她就再也掩饰不了伤痛的侵蚀。

叩叩叩！

门被叩响，随即传来的是武神的声，小玲赶紧拉上衣肩，掩饰肩膀的伤势，才应声让黄海明进来，不过这些举动都瞒不过即是爷爷也是武神的黄海明。

武神一进门，就朝小玲的衣领伸出了手。

“来，让爷爷看看！”

“不要啦！海爷爷好色哦！”

“爷爷都几岁的人了还能当色狼吗？平常老是吵着要一起洗澡的人不知是谁呢？你这丫头还想瞒爷爷吗？你的右肩已经动不了了，对吧……。”

武神的手一碰到小玲的右手时，一股酸麻加刺痛的感觉就像波浪袭击小玲的全身，一下子她就冒汗不止。事到如今，负伤的事实也瞒不下去了。她只好顺从，让武神爷爷解开衣扣，当衣服的右襟被掀开时，就可看到小玲的右肩都红肿起来。

“都肿成这样了，再不让爷爷医，你的手就废了……。”武神便老练地推拿起受伤的筋骨，只见小玲疼得直喊：“好痛哦！海爷爷！”

“忍一忍，脱臼可是比骨折要麻烦的伤，要是筋骨没正确挪移回去，就算治好也会有后遗症，到那时候用魔法也治不好。所以说你这丫头真是胡闹，关节是可以随意卸下来玩的吗？那时候认输不就好了……。”

“认输……我才不要……。”小玲仍赌气地回应说。

“你真的这么想赢吗？这场比赛不是因为偶然的的关系你才参加的吗？”

“是这样没错，所以，既然都参加了，那就要赢啊！大师哥跟小龙哥哥都参加过，并且也得到了大会优胜，我虽然年纪小，但是我相信我一定能获得最后的优胜的！他们办得到的事小玲一样也办得到！”

“唉……你这好胜的个性就跟小龙是一模一样，小龙就是因为这样，才老是样样都想跟修拉比较，想超越他，现在还弄得离家出走……。”

见到爷爷的叹息，小玲也反省地向武神道歉：“对不起，海爷爷……小玲……太任性了，我不该像小龙哥哥一样老是让海爷爷您烦恼……。”

“算了……接下来你还打算出赛吗？”

“……”小玲知道武神言下之意是想要自己放弃比赛，但是她还是想参加比赛，可是又不想忤逆爷爷的意思，她只好低首沉默。

小孙女的想法武神又岂意会不到，结果，黄海明也只好无奈地表示，说：

“既然你心意已坚，爷爷也不再阻止你了，或许，让你参赛，你能从比赛中学到爷爷所没有教过你的事物，对你应该是有帮助的。既然如此，那就好好疗伤，准备后天的比赛，要是负伤出战，你那小脑袋瓜子不给那沙漠少年的圆月弯刀给砍成两半才怪！”

“哇哈哈～谢谢海爷爷！”武神的允诺让小玲当场乐得喜出望外，她还扑在武神身上，结果又碰到伤处让她痛得眼泪直流，这又让武神多叹了几口气。

武神在心里想着：‘当初教这丫头拳法或许就是件错误吧！这孩子真是越来越没女孩子样，到时候还嫁得出去吗？……。’

叹息之余，武神还是叮咛说：

“还有哪里痛就要跟爷爷讲哦！爷爷先处理一下，待会儿，医务处那里会派一个叫蕾因的术士小姐过来替你做魔法治疗，你腿上的伤也就不会留下疤痕了，才十三岁的女孩子身上怎么可以留下一堆疤痕……。”

“果然还是海爷爷最疼我了！”

小玲高兴地在黄海明的脸颊上亲吻一下，武神对这种撒娇法最没辄了，在这种时候黄海明才会这么想：‘可爱的孙女果然还是比可爱的孙子好……。’

入夜之后，在王都城中区的王城广场，亚修拉集合了所有的士兵，向所有人述说今夜的任务，就是有关这两天出现的“暗夜杀人鬼”的对策，身为王城侍卫长的亚修拉绝对不能容许杀人鬼再度作案。

在不明杀人鬼身份的现在，“加强巡逻”是唯一能做的事，亚修拉所下达的任务，也就是这件事，他也将亲自出马，为此，明日大会的裁判工作他已经请辞掉了。

在城堡的窗口，阿萨琳公主正目送着士兵们整列出发的场景，有关暗夜杀人鬼的事也早已经传入她的耳中，对这件事，公主也有自己的想法。

“说不定，这事件是那批人所干的好事，再也没有人比他们要卑鄙的了……。”

阿萨琳手中正握着一把宝剑，她缓缓将剑拔离剑鞘，半开的剑刃就散发出金色的光芒，剑芒比火烛还要闪亮，光的粒子拍打在公主洁净的粉颊上，也胡乱穿射进夜幕的黑暗里，公主的眼里也闪烁着决心的光芒。

就跟月前离宫出走时一样，阿萨琳一下定决心，就会立即去实行，她将神剑收鞘并扔在床上，然后就迅速解开衣带，换下礼服，准备穿上行动轻便的衣着，这些衣服可是得来不易，要是没藏好就会被侍女们给丢了，她们的理由永远是‘公主殿下怎么可以穿这种衣服呢？’衣服是偷溜出城才买到的，阿萨琳一直把它藏在一个木盒里，就放在床底下，此外还有附有绳索的钩子，这可是她溜出城的“利器”。

要是侍女或大臣们知道公主正在做类似夜盗的行为时，当场昏倒的人一定相当可观，而且，公主还顺便带走凡提洛斯王家代代传承的神器，那也是开国君主即英雄阿雷斯的爱剑 - 神剑艾克斯卡里巴。

阿萨琳平时就喜欢拿着神剑到处走，摄政大臣杰达总是叹息地在她耳边念着同样的唠叨话：“阿萨琳殿下什么时候才会有身为公主以及身为王国继承人的自觉啊？”不过，这也证明阿萨琳的确有先祖英雄阿雷斯那不喜欢拘束又喜爱自由的血缘天性。

### 第三十一话 初恋梦醒……

入夜后的王都艾斯佛兰德的天空是呈现着难得的晴空，满天繁星点点，虽然有冬季特有的刺骨凉意，还是有人无视寒夜而在外面把酒观星。人说酒精的催化能让人们忘记所有烦恼事，也有人说；‘醉眼见天堂……’不过对那个将管家视为天职还乐此不疲的男人而言，酒精对他的身体根本没以任何效用。

“越来越习惯饮酒了，明知道自己不会醉，还是依然继续喝下去……。”

站在别墅庭院内的汉斯仍一杯接着一杯将酒灌入口喉中，明知道自己喝不醉，汉斯还是照样喝下去。有时，汉斯也会有一种醉意，特别是有一大群人的宴会里，他总是特别放肆，成为别人眼里一个不折不扣的醉汉斯，那时的汉斯是醉了，但不是酒精的原故，而是沉醉那样的气氛之中。

此时别墅方向传来阵阵的踏雪声，是亚佛利特出来了。

“噢，原来是汉斯啊！我还以为是亚利哥……。”

“四少想找我家的亚利少爷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啦！只是想找亚利哥一起去洗个温泉而已，平时都是这时候啊！可是我一直找不到他，你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吗？汉斯……。”

“少爷他出去练剑了，因为明天就要比赛的关系，四少也应该知道，亚利少爷就是这样一个静不下来的人嘛！”

“的确是这样呢！呵呵～那不再打搅你了，掰！”

连谎言也练到不动声色的地步，看着亚佛利特不疑有他而离开，汉斯在心里不禁窃笑，老实说，他的亚利少爷哪是去练剑，而是跟隔壁的皇女殿下“幽会”去了。

那一晚的约束，就是为了这件事，皇女想跟亚利单独出去。玛利安会想这样做的理由汉斯早已经知道，那是因为皇女殿下明天早晨就将随着皇帝陛下一行离开王国，这个事实亚利还并不知道，坏心眼发作的汉斯也没告诉他的少爷。

汉斯甚至还期待着：“不晓得少爷与皇女之间会发生什么事呢？嗯～该不会当场一起私奔了……也好，少爷的决定就是一切，一个能体察主人心的优秀管家在这时候该怎么做呢？嗯嗯……我应该赶快去收拾行李，准备逃离隔壁帝国人马的追击！呵呵呵～这样子也不错呀！”

说着，汉斯竟真的往别墅走去，至于他是真的要去收拾行李准备逃难，还是因为酒瓶空了想再去拿一瓶出来，这就不得而知了……。

亚利与玛利安两人正一起走在灯火通明的热闹街道上，背后没有那十名禁卫骑士加黑骑士的随行，亚利也觉得有点怪怪的，他的心比平常都要七

上八下。

偷偷去接玛利安时过程都还蛮顺利的，其实亚利并没有发现，这一切都汉斯暗中相助的关系，亚利又不像他某个亲友一样习惯在黑夜潜入别人家示爱兼夜袭，手法笨拙的亚利还险险被发现到，要不是汉斯偷偷对那些站哨骑士施下幻觉，亚利与皇女两人早就被逮到了，到时主仆两人就真的得亡命天涯了。

一路上，亚利就显得有些心神不宁。

“亚利，你不开心吗？……也对，明天你还有重要的比赛，我实在不应该在这种时候邀你出来，只是我……我……。”

“没这回事！能跟玛利安在一起我是很开心的。”

在亚利眼里，不开心的人应该是玛利安，亚利总觉得她是在强颜欢笑，她总是在无意间露出寂寞的眼神，好像快哭出来似的，这样的眼神，亚利感到似曾相识，那是一位同样在寂寞中度过日，同样有一头红发的少女。

“谢谢……再陪我一下子就好了，一下子就好……。”

越走下去，不知何时，人潮已散去，正确地说，是他们两人已走到偏僻的地方，甚至还出了西城门到城外去了，两人相携走到了一处可以鸟瞰整个王都的山坡上。在那里，王都灯火通明的美丽夜景一览无遗。在那里，除了一对男女外就再也没有任何人。

此时的亚利已有点焦急了，‘似乎走太远了，这样好吗？……’亚利心里在想，是不是该开口带皇女回去呢？两人出来也有一段时间了，要是被人发现皇女不见了，那可就麻烦了。在亚利想着要如何委婉劝玛利安回去的时候，玛利安先开口了。

“王都的夜景好美哦！你是不是也这样觉得呢？亚利……。”

“嗯，是很漂亮。”

“亚利也这么想吗？呵呵～我很喜欢这座都市，因为艾斯佛兰德就跟我国的帝都阿斯卡里亚一样，有很美的夜景，入夜后每一家每一户都点上了灯，那无数无数金黄色的光萤看起来就像是地上的星空。”

“噢，有一样吗？帝都的规模应该是这座王都的十倍以上吧。”

“亚利你真是不浪漫……。”

给玛利安这么一取笑，亚利也羞愧地赶快说‘抱歉……’。不过玛利安本来就没有责备的意思，而且对她来说，她就是喜欢对凡事都这样认真的亚利。

“那已经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习惯，以前，我每晚都会到寝宫的阳台，就那样靠在白色的栏杆上了望夜景。大运河（横断帝都阿斯卡里亚的大河）以南是平民的住处，那里的景色就跟我现在见到的王都夜景一样，万户灯明就仿佛是人间的星海。”

“的确，我国的帝都毕竟是举世闻名的“不夜城”！赛巴斯达家是位在优格里尔领的巴尔斯镇，那里只是个宁静的小镇，所以在那里长大的我初次来到帝都时，还被阿斯卡里亚的热闹与繁华给吓了一跳……这是有点耻于提起的事。”

“不会的，我反而很高兴亚利能告诉我这些事……帝都真的是很繁华呢！不过，那些繁华跟热闹的事对以前的我而言，只是从侍女口中听来的故事而已，对住在皇宫的我而言，帝都看起来是近在咫尺，可是又是那样遥不可及，甚至远到连人们欢笑的声音都传不过来……有时我觉得，皇宫实在是静得可

怕，特别是入夜的时候……。”

对亚利来说，这一幕仿佛似曾相识……。

“……不过，还是有一些有趣的事，我常常这样想，每一个光点都代表有一户人家，每个光点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无数的光点都藏着无数的故事，也代表着无数的人生轨迹，它们也会彼此交错，再延伸出更多的故事。我很喜欢呢！有时我真的很想走到大运河以南，让我的生命轨迹能融入其中，成为故事的配角或是主角，而不是单单只做个观众而已，我也想站在舞台上……。”

后来，玛利安终于有机会跨过运河。

“……十二岁那一年夏天，父皇总算允许我出宫，身为公爵的宰相舅父安排我到一位认识的大贵族的领地，我真的很高兴，因为……那一年我能认识你……。”

“……”玛利安的话让亚利脸红的不知该摆向哪里。

“我也喜欢这座城市，这个国家，因为有它的存在才让你与我能重逢……所以……所以……所……所以……。”

玛利安的情况有些不对，本来还很开心的她突然落下了抖大的泪，她哽咽着，她颤抖着，若是亚利没有扶着她，说不定她就这样倒下去了。

“怎么了？玛利安，好好地为什么哭了？”

亚利得到的回应只有一句让他莫名的话：“对不起……。”

“咦？”

“我……我以为这样……这样就能满足的……结果到现在我才发现……我办不到。”

“你在说什么啊？玛利安！”

玛利安挥着泪水，忽然抱着亚利，喊道：“我不想离开你！亚利！”这句话，让不明究理的亚利更慌了手脚。汉斯的预测果然没错，果然“出事”了。

到了这时候，亚利终于知道了事实。

“我……我明天早上就要跟父皇一起回国了……我好怕好怕……好怕不能再见到亚利你，我好傻……以为只要今夜的相处就能满足的……。”

“玛利安……。”由于太过突然，亚利也不知该说什么。

玛利安已经不是以前的小孩子了，她憧憬着舞台的一切，以为自己是观众，其实，她自己所站的地方也是个舞台，一个名叫“贵族社会”的舞台，她只是站在舞台上而向往着另一个舞台罢了，而在偶然的机会上，她认识了喜欢的人。

就算一时离开了贵族的舞台，她终究还是要回去的。亚利虽是贵族，玛利安也知道，贵族社会并不是他的舞台，亚利也不会站上去，他有自己的梦，以世界为舞台的英雄骑士梦。玛利安很清楚，亚利是不会停下脚步的，只要她还被束缚在贵族的舞台上，终有一天，亚利会离开她。

“明天……我就得变回“皇女玛利安贝尔”了……可是我好想继续做“玛利安”，只有当玛利安，我才有机会去喜欢你！去爱你！……可是不行，我只剩现在了，但是我想做的事还好多好多！时间真是太残忍了，不管人们是幸福还是痛苦，它都无视人们的存在继续流动……。”

玛利安已经止不住泪，亚利想起了‘我发誓不再让她哭的……’的誓言，但是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如果汉斯在的话，他也许能给亚利一个方向

吧，任何方向都好……。

此时的亚利，只是本能性地用手指拭去玛利安的泪。“亚利……。”玛利安的双瞳凝视着亚利的眼睛，她竟情不自禁地在亚利的唇上轻吻一下，对亚利来说，这是多么突然的一次“冲击”，无形的涛浪正冲撞亚利的理性堤防。

“你愿意爱我吗？就今晚……请忘了我的皇女身份，把我当普通的女人……。”

玛利安阖上了眼睛，静静地将扬起下巴，咫尺朱唇正等待着亚利。刚才的轻吻已经乱了亚利的理智，在亚利心底的最深处初次燃起了最为原始的欲望，“她”已经不是皇女，也不是玛利安，在亚利眼里，她只是一个女人，一个亚利想占有的女人。原始的情欲得到了有名义存在的宣管道，亚利主动地将自己的唇印在眼前佳人的唇上，近似贪婪地深吻着玛利安。

口舌交缠，拌搅着爱欲……。

“亚利……。”

深情的一吻结束，白晰的脸颊早已泛起红潮，玛利安的眼神也已迷蒙，酥软的身子若不是亚利健壮的手臂环抱着，玛利安早就无力跪倒下去。

热切的眼神正凝视着那对晕红与波荡不息的青眸，亚利的手正不安份地抚摸玛利安背部滑顺的肌肤，透过衣服，掌心感受到那份暖热，玛利安也是一样，“触碰”让她忍不住发出呻吟般的喘息。

这更让亚利心神荡漾，亚利也情不自禁地亲吻着玛利安的粉颈，美丽的粉颈在月光下更加绮丽，就连最高级的白瓷也比不上，冰冷的器物那比得上温柔的肌肤。近在眼前的红发像是在燃烧，在亚利那炙热的眼眸里或许就是如此吧，让火势更加旺盛的，是从衣领微微露出的那白晰透红的雪肤。

一切似乎已经停不下来了……。

就在这关键时刻，像惊雷似的，一道声音从亚利心底的最深处响起！

……亚利克斯大人……

亚利想起了“米莉亚”这个名字，这一瞬间，让亚利的理智回复了，他猛然拉开了怀里的玛利安。此时的亚利可说是汗如雨下，他心里更是交杂着各种想法。有一个想法则化成了实际的语言……。

“不可以！我……我真是罪该万死！竟然逾越了臣子的界线！我……。”

大概没有任何话还会比这句话要更能刺伤玛利安的心了，“亚利你……你……。”玛利安愕然地看着亚利，亚利竟会说这种话实在让她始料未及，刚才的那一切又算什么呢？还是……玛利安不愿去想另一个“原因”。

玛利安也松开了手，然后她像是趴着似的用头靠在亚利的胸膛，喃着“只要……只要再一下下就好……一下下就好……。”亚利知道玛利安正在哭。

“……玛利安。”

此时的亚利，连一个怀抱都不知该不该给玛利安。

情热消逝无形，四周仅存冬夜的冷……。

默默饮泣的那段时间不知又过了多久，玛利安起身后，眼神只剩落寞，悲伤也随着泪水而逝，“请送我回去吧……亚……亚利克斯卿……。”短短的这句话，让亚利知道了“答案”是什么了……。

“遵命，玛利安贝尔殿下……。”

或许，这样最好了……。

‘我真是个大浑蛋！我……伤害了玛利安，一切都是因为我的懦弱与摇摆不定的态度所致……。’亚利不停自责着自己，他的胸口像是裂开了似的。自责应该是累积般的沉重感，那股心痛所代表的意义，亚利也不明白。

这个时候，气温却显得特别的冷，亚利脱下斗篷，披在玛利安的身上，若是平常，此举一定会让她很高兴的，可是现在玛利安只是无言地看着焦距不定的远方。斗篷的温暖也传达不到被寂寞所冻结的内心。

两人踏上了回城的路，来时和归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境。

## 第三十二话 消失深渊中的两人

‘如果没有说出那句话就好了……。’

罪己的荆棘正鞭挞着亚利的良心，如果刚才是将米莉亚的事给说出来，或许情形会好一点，再怎样，自己也不应该用“臣子的义理”做为逃避的藉口。

玛利安的背影看起来是那样的落寞，是那样的脆弱，可是她的身旁已经没有亚利的容身之地，亚利连安慰她的资格都没有。

毕竟，连系两人的那道丝线是被亚利自己所剪断的。

冬夜的晴空是那样的美，冷风飘泊，又寒得让人冻至心扉……。

不知行走了多久，两人才回到了西城门。出城时留下的足印已经被劲风所抚平，回城时，背后的足迹也已经模糊不清，今夜过后，两人在彼此心里头互相留下的痕迹也将随着晓光而融，成为不相干的两个陌生人。

艾斯佛兰德城是那样地美，又那样地让人心痛。它让亚利与玛利安两个人重逢，短暂的幸福是那样美好，别离的痛伤也是那样地深……且苦楚……。

北风飕飕，现实世界的腥风也吹拂而至，亚利一开始并没有察觉到，但是血腥味是越来越浓，终于他发现了……。“不要看！玛利安！”亚利一把将玛利安拥入怀中，并遮住她的双眼，因为亚利眼前的景象是那样地残酷不仁。

才进城门，一具焦黑的人形被长矛钉在城门口，无法言语的嘴正以恐怖向亚利暗示某件惨事。抱着玛利安的亚利亦步亦趋地走入城门，里部的惨况更甚其外，数名武装的士兵被某种残酷方式所杀害，尸体有些部分都呈现溃烂状态，血水与腐水混融，散放异样的脓臭味。

“究竟是谁干的？太残忍了……。”

“亚利……。”

虽然看不见，亚利言语暗示出的景象也让玛利安有些恐惧，不过在亚利怀里，却也带给她某些程度的幸福，虽然是小小的幸福感，不过也让玛利安了解到，亚利还是关心着她，就算是作梦也好，是谎言也罢，玛利安都宁愿相信眼前的幸福。

玛利安完全依偎在亚利的怀里，对亚利来说，那是种难以言语来解释的感受。不过亚利很清楚一件事，即使是死，他也要保护她的安全。

在亚利的视野中，隐约看见黑暗中有一个人影……。

亚利将克拉姆横置于身前，律动的波光，让对方察觉到亚利的存在。“玛

利安，别离开我的背后……。”在同一时间，不明正体的神秘人也采取行动逼近而来。

黑衣人的手已经扣握在背肩的剑柄上，“这些人是你杀的吗？”迎风传来的是聆耳又带点怒气的女声，而且，对方突然质问着这本来是亚利自己想说的的问题，这让亚利也为之一愣。不过亚利也没有愣多久，因为从对方剑鞘与剑锷的缝隙中，透射出足以撕裂夜空的浩光，仿佛是聚集了所有星辰冶炼而成的神刃。

黑衣女人的剑完全拔出，她的剑激发出黄金的光炎，其威势完全压倒克拉姆的光气，亚利全力迎击挥出一剑，两把闪光的神刃交击，蹦发出火星与炎波，对方是被击退了，不过交击的瞬间，惊人的冲击力让克拉姆差点脱手而飞，对方的神兵似乎拥有比克拉姆更高一阶的威力。

两把光之剑同时照亮了昏黑的夜地，景象一明，却让两人都当场愣在原地，双方都露出一脸不亚于对方的惊讶表情。

“你不就是……那冒失的骑士殿下？”

“你是……那天救我的女孩！？”

海边一别后，两人竟会在奇怪的地方重逢，亚利还不知道，眼前的阿萨琳就是王国的公主，而阿萨琳也不知道，她那天所救的“骑士殿下”就是在王国英雄天武会上享有盛名的“赛巴斯达家的小龙”。

虽然敌意已消，亚利还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那女孩会行迹诡异地命案现场出现，阿萨琳穿着着轻便的夜行衣，脖颈还围绕一条蒙面用的长围巾。围巾在夜风里飘荡，也搅和着亚利满脑的疑虑。

“哈哈哈哈~”诡异的邪笑，打破了短暂的僵局。“……出来“狩猎”，本以为今天又是败兴而归，没想到竟又给我碰上几只上等的“猎物”，嘿嘿嘿~”一个骨瘦如柴，面无人色的男人正缓缓从黑暗的深处步行而来。

“你是安威斯雇用的杀手吗？连续作案的杀人鬼！我总算找到你了！”

还不待亚利出声，阿萨琳就开口质问令亚利不解的问题，不过，被质问的对方似乎也不明白阿萨琳的问题。

“安威斯？你小妮子以为我迦罗大爷是那种屈于人下的走狗吗？人是我杀的没错，而且，你就是下一个牺牲者……我好久没杀这么美的女人了，就像你……。我最喜欢用爪子轻轻割破女人的皮肤，那触感跟尖叫真是让人兴奋啊！”

在变态咆哮的同时，按捺不住怒气的阿萨琳已经冲上前，迎面就是一剑，“纳命来！”

凶手！”光炎的豪波化为大刀纵向劈下，但只斩中残影，凶恶的杀人鬼无声无息地退后了几步。

“你拿着有趣的家伙呢……。”

“告诉你也无妨！这把剑就是传说中的神剑“艾克斯卡里巴”，再孤陋寡闻的人都知道，百年前的大恶魔 - 红莲的魔导师就是毙命于此剑下！做出残忍罪行的你，也将伏诛在神剑与正义之下！领受天罚吧！”

剑势挟带浩热光炎，构成绵密无隙的剑网，迦罗看起来是被打得招架无力，频频败退，但在亚利眼里，对方根本没用心在打，阿萨琳每一剑都没斩到对手就是明证，对方只是逗着阿萨琳在“玩”而已。

亚利有个疑问；“为什么她会持有艾克斯卡里巴呢？那确实是真货……。”



神剑艾克斯卡里巴，是凡提洛斯开国君主 - 英雄阿雷斯所使用的神器，理所当然，这把神兵必定是王国的至宝。在亚利还想不通少女与神剑的关系的同时，战况有突破性的发展，这也是亚利初次见识传说中神剑的“真力”。

在一刹那间，神剑的光炎喷发冲天，凝聚成擎天巨剑，顺着阿萨琳的斩击，巨大光刃重劈而下，简直像是坠落大地的陨星。“危险！”亚利护在玛利安身前，防止袭来的爆烟与飞石。闪光的巨刃不仅劈断大地，也让古城墙崩塌一角，在碎石飞尘之间，迦罗的身影已经荡然无存。

“嘿嘿嘿~你让我看了一场有趣的秀啊！”

很遗憾地，迦罗非但没有粉身碎骨，他完好地伫立在崩塌的城壁碎岩间，还嘲笑阿萨琳的无能。反观阿萨琳，刚才那一剑已经消耗她大半体力，“可恶……居然被闪躲过……。”局势是凶险万分。

“这次轮我了……。”伴随恐吓的言语，迦罗的身影如鬼魅般穿缩在乱石之间，筋骨浮现的手掌构成爪形，而且，指尖居然还燃出火苗。

姑且不论那是否是人类生身所能办到的技艺，火爪已袭向阿萨琳，就在阿萨琳举剑欲迎战之际，轰隆的爆音传来，一道碎石波延地疾行，在两人间掘出一条土沟。“是你这小子在多管闲事……。”被地龙旋所阻的迦罗将死鱼般混浊的目光转向了亚利。

“你的对手是我！”

“嘿……本来杀她之后就会轮到你们两人的，想找死也成……。”

在言谈之中，迦罗的躯体也逐渐变形，本来就缺乏人貌的外表更加扭曲，他的肩胛骨处忽然突出两根骨状物，布满黏液的骨刺上又延伸出许多小骨刺，看起来就像是蝙蝠除去翼膜的翅膀。但是真正的异变是现在才开始，他那头杂草般的乱发竟由黑转红，还发出像是火焰的红光，而他的骨翅却真的燃烧起来，变成火焰的羽翅。

“……我已很久没用这种形态来作战了，小子你可真幸运！”

要是以前的亚利，恐怕还会被眼前的异象惊讶地说不出话来，不过在经历过这么多事后，亚利也明白，能干得出这种事的人及组织还会有谁？

“果然是姆亚教团……。”

亚利的这句话倒是让异形化的迦罗颇感意外。“哦，小子，你居然会知道这个名字，看来，我不能让你活下去了……。”

‘噢，他不是冲着我来吗？’亚利心里有此疑问。

亚利本来还以为，对方是针对拥有“御子”身份的自己而出现的，可是那个叫迦罗的异形战士居然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这可让亚利大为困惑。其实，亚利对于姆亚教团的了解其实跟“零”并没有差别。

火焰在迦罗爪化的掌心凝结成火球，随即击射而来，亚利也以苍龙咆迎击，冲击波简单就化解此一攻势，但是，亚利是顾及玛利安的关系才不躲的，不然以他的敏捷度是可以轻松闪过火球的。

“自己都快没命了，还想管那女人的死活吗？”

“我绝不会让你伤害玛利安的！包括那个女孩！”

迦罗反而大笑地讲：“哈哈！好啊！我就不出手，不过，我的伙伴可就非得商量了……阎王！”在他背后，突然走出了一个人影，名叫“阎王”的肥大巨人稍微动着几乎隐没在脂肪里的头颅，管状化的手指则指向其视线的落点 - 阿萨琳的身上。

“宰了那女人！阎王！”随即，阎王的腐肉针从指管中劲射而出。

结果，两根腐肉针都刺中飞身扑救的亚利，亚利的左手与左胸都被贯通，不仅口里溅血，伤处还不断冒出白烟。“不要！”亚利负伤让玛利安不禁悲鸣出声。

“哈哈！果然是大白痴！”

迦罗早就料到亚利会有此举，因为他知道，这种以正义使者自居的人都是爱做此等蠢事的笨蛋，要料理这种人，方法可多得是。不过他也感到疑惑：“咦，怎么你的伤处还没烂掉剩堆骨头呢？这可奇了……。”

腐肉针见血即化，并会变化成极具腐蚀性的毒液，人的血肉会在一瞬间融解，可是亚利负伤之处并没有融化的迹象，甚至连腐肉针也没有融化，还被亚利给拔了出来，只是刺伤处还是对亚利造成很大的伤害，毒性也多少些影响。

“你何必这么傻，骑士殿下……。”

亚利勉强挤出笑容回答阿萨琳说：“我还欠你人情呢！‘无论恩仇有借有还’是赛巴斯达家的家训……。”说罢，亚利举起克拉姆，身子虽摇摇欲坠，他还是努力举起剑柄，剑端倾斜指地。

腐骨针的毒性仍然对亚利造成某种麻痹性的影响，亚利的视力有些受损，手脚身体的感觉也逐渐钝化，而且对手又是两名可怕的异形，所以，亚利打算速战速决，以圣光龙剑的奥义一口气杀出生路！“九……龙……波……光……击……。”感应到亚利搏命的斗志，克拉姆也解放最大的力量，随着剑尖钻入地表，将浩大的光气波动灌入地层。

轰隆声中，震动的地层仿佛有巨兽在伏行。

但是，地面频繁的震动却让亚利面带惑色。“奇怪，难道失手了吗？”导入的光气迟迟未爆发冲出地表，从地隙里散射的光也暗淡消逝，可是地震却未息止，反而有加剧的趋势。

就在这时，突然间……。

地表的裂隙突然扩大延伸，甚至到城墙脚下，巨大的地层作用让城壁被轻易崩裂成两截，裂缝越来越大，甚至蔓延到亚利与阿萨琳的脚下。突然间，他们脚下的地盘整个倾斜过来，站不稳的两人顺势滑下，缝隙内仿佛存在着无底的黑暗。

在摔进地层的瞬间，亚利用左手将克拉姆插入石壁，而右手紧抓住阿萨琳的手，但是亚利的左手负伤，根本撑不了多久……。此时，玛利安竟想走过来。

“不要过来！赶快逃！”亚利撕力地叫喊道。

这是玛利安所能听到亚利的最后一句话，顷刻间，又是一阵地动，地面的龟裂状况又更为严重，亚利所抓住的地方也整个碎裂，结果两人双双跌落缝隙，消失在地底那无尽的黑暗深渊。

“亚利……亚……亚利……。”

玛利安脚瘫得跪了下来，泪水缓缓滑过僵硬的脸颊，失去亚利的刺激过大，反而让她哭不出声，只是泪水横流，不停喃着亚利的名字。

此时，阎王的手指无言地指向了玛利安……。“我们可不能留下活口……。”坐在阎王肩上的迦罗杀意已生，欲指使阎王除掉最后一个活人证的时候，一瞬间，远方突然爆出巨声，同一时间，阎王的右手整只被炸碎，他体内的腐蚀性体液还随处四溅，将地上弄得到处是焦黑的斑纹。

出手救了玛利安的人快速将手中奇异的武器拆开，自腰带又取出一壳

状物将其“装填”进去，随后又指着迦罗与阎王两人。不过才这短短的时间，两人早已经消失无踪，迦罗知道管闲事的人其武器的威力非同小可，所以不愿恋战而撤退了。

“那是什么怪物？”

贝利欧吹去枪口的硝烟，俐落地将火焰收入枪套里。但在他摆无意义的耍帅动作的同时，他的两个伙伴 - 蕾因与古罗兹 - 则已经赶到玛利安的身旁，此时的玛利安早已经昏厥过去。“这小姐只是昏过去了，被那两个异形怪物袭击居然连点伤都没有，这真是奇迹……。”古罗兹将行李内的被单披在玛利安身上，让她就这样躺着，等候正赶往此地的王都警卫队来处理。

“别在那里发呆！还不康创帮忙！贝 - 利 - 欧！”

蕾因的叫唤，贝利欧似乎没听进去，因为他正专注地看着地层裂隙的深处，若有所思地在想着某些事，他似乎发现了些什么……。

事故的现场已吸引人群过来，王城侍卫长亚修拉命令部下将隔离人群，禁止闲杂人等出入。王都西城门口及附近区域都发生严重的地层塌陷，士兵们正忙着用木桩与绳索将危险区域隔离，无底漆黑的巨大裂缝让士兵们都胆战心惊。

“地下遗迹？”疑惑的亚修拉又重覆一次贝利欧的话。

“嗯，没错！这对我们冒险者而言并不是什么稀奇的情报，在王都艾斯佛兰德地底，确实埋有一座巨大的古代都市遗址，从那地洞的深度与内部回响的风音来判断，裂隙内部确实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空洞……。”

不过贝利欧并不明白，地面与空洞之间可是隔着一层相当厚的岩盘，这么多年来此地也没发生过崩塌的现象，究竟是什么力量让地层塌陷，贝利欧十分好奇。只是，能给他答案的人已经摔入地底深渊了。

虽然如此，贝利欧却很兴奋。“……这可真是大发现！以地上的位置来判断，此地底下的地底都市恐怕是至今都还未发现的区域，我体内的冒险血液又开始沸腾了！啊！

真想赶快进入探险！古代的秘密又在呼唤我了！……。”

突然，他的老婆蕾因用拳头敲了他一下头：“你看一下场所再发疯好吗？现在是讲这种话的时候吗？贝 - 利 - 欧！”

这个时候，与被害者有关的人大半都来到现场了。

“亚……亚利……。”清醒过来的皇女跪坐在地上饮泣，希娜与亚佛利特两人也是难过地说不出话来，而黑骑士的目光，则落在正站在断壁旁的汉斯身上。

“亚利少爷……。”

比起众人，汉斯是与亚利关系最深的人，但是他却连泪也没落下一滴，这一幕看在亚佛利特眼里实在很不是滋味，他还冲动地想跟汉斯理论，但被黑骑士所阻止。

“教官，不要阻止我！让我去和那个无情的家伙理论！”

“你错了，亚佛利特，在这里的所有人当中，没有人会比那男人要更担心亚利的安危，他没难过并不代表他不念旧情，相反地，他比任何人都要相信亚利还活着……。”

亚佛利特有点不相信地反问：“亚利哥还活着吗？可是他掉落那么深的

洞中，那等于万丈深渊呢！摔下去还会有活着的可能性吗？”

“当然！”黑骑士用坚定的口吻回答。“亚利不是那样短命的人，我相信他会活下去的，他一定会拼命求生而再度回到我们的身边！我所知道的亚利就是这样一个不放弃一丝希望的孩子……。”

黑骑士的话语虽然坚定，但是，望着那无底无尽的黑暗深渊，亚佛利特，甚至是任何人都难以抱存一丝期待，去相信亚利还活着……。

### 第三十三话 在梦的深渊尽头

在如梦如幻，连灵魂都未能触及的深渊尽处……。

“这里是……咦？红色……火……。”

名为“亚利”的少年正站在一座由石块砌堆而成的殿室中，那似乎是间展望台，走到平台尽处，就可以发现底下是数以千记甚至万计延伸下去的梯阶。

这里是一座高大的金字塔，少年所在之处，大约是中间偏上的位置，再上去，则要有更高的身份才能里足其中，就如金字塔，越高的位阶则能里足的位置就越少。这座位于市中心的金字塔究竟是做什么用的，神殿？少年并无心去想这些事，眼前的景气正吸引着他的目光……。

“战争？”少年的脑海里浮出了这个字眼。

以金字塔为中心而辐射延伸出去的这座大城正被火焰所围，这座城市就像是一幅美丽的画，一幅正被散布四周的火星缓缓侵蚀，呈现灭亡之象。

街道也不断上演杀戮剧，武装的士兵与武装的士兵彼此交战，斩落对手的首级，用马蹄踏碎败死者的骨头，规划完善的水道系统里所流的尽是鲜血……。在一些巷道里，也可见到持武器的士兵正追杀逃难的百姓，也可见到人们为逃难而彼此殴打践踏的景象。

同样的“杀戮”，正以不同的方式在上演着相同的“戏码”。

而名为亚利的少年之存在就像是局外人，是舞台下的观众，但是，“观众”并非只有他一人而已。此时……。

“……距今八百七十多年前，佛尔盖亚大陆最大最强的人类国家“圣国”在此时灭亡了，西北的亚汗龙帝与北方的铁骑狼主联合攻入了这座曾经是世界最美的圣都，可是在这面临国家存亡的时候，站在圣国统治地位的神官阶级却还在内斗，或许，让这把火烧尽一切丑陋之事也是一种“美”……。”

一个跟少年年龄相仿的少年正从他后头走了过来，这位少年身着圣国的僧袍，那款黑发与黑眼就像布满星辰的夜空般深邃黑暗。“你是谁？”在少年问了这问题之后，黑发少年已站在少年的身边。

“你”这个词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并不恰当，尤其是对“我”们两人而言……。不过，使用的话对待会的交谈会比较方便，我们就用“你”来称呼彼此吧……。”

少年似乎听不太懂，于是“那……你是谁？”又是同样的问题。

“这问题我暂时并不想回答，而且，真正的问题应该是‘我是谁？’才对，这解答我可以先告诉你，我们都是源于唯一的存在……。”

“我不懂耶，唯一的存在？”

“是的，唯一的存在，只不过我们被分成四个个体罢了，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称呼我‘兄弟’或是‘朋友’……。”

“那……你有名字吗？我有一个叫“亚利”的名字耶……。”

少年很热切地询问对方，只是……。“我曾经有很多名字，但那只是为了行事方便而取的，对于你我而言，名字都是非必要的存在……而且，你并非是你所知的“亚利”，只是，“亚利”与你是最接近的存在，所以你才会误以为自己是“亚利”……。”

“可是，我知道很多事呢！像是……咦……像是？”

少年疑惑了，在他的意识中确实找得到与“亚利”相关的许多记忆，虽然都想得起来，但是，那一切却又都好像不是自身的事物，反而像是别人的东西似的。

“我是……我是亚……亚利？我……我是……谁？”

“别想了，迟早你会想起你是谁的，从悠久的沉眠中苏醒……。”

“苏醒？你是说我正在睡觉吗？这一切都是梦……。”

“有点类似，但不一样！以前的你连梦都不曾有存在过，虽然最近你“觉醒”了几次，但是都太短了，很快地你又沉眠下去了……我一直在等待着，等待着你完全觉醒的那一天……。”

“你说的话好玄哦！朋友……。”少年反而更搞不懂了。

“那就别再想了，沉眠不是永远的，只要你觉醒了，自然会了解‘你是谁？’‘来自哪里？’‘背负什么使命……’等问题……。”

黑发少年伸手指向那燃烧中的城市。

“你觉得这城市如何？我指的当然是沦陷于战火之前的圣国……。”

“很美又富强的国家，几乎不逊色于我记忆中的帝都阿斯卡里亚。”

“的确，存在于我体内的“识”也是如此记载着……。”黑发少年的语气此时就变得沉重些，他又继续：“……这个国家 - 圣国是建立在层层阶级所形成的巩固基础上，每个阶级的人都有自己所被赋予的职责，圣国也才能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国家，可是曾几何时，各阶级的人开始不满自己的地位，纷争开始了，富强数百年的圣国动荡了，衰弱了，甚至演变成如今被外国势力侵略而灭亡的下场……。”

“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些事呢？”少年好奇地问道。

“那是我所拥有的“识”的特性之一，当时所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比如说哪件不为人知的阴谋，暗杀，甚至在我们所见的“现在”，哪个人正在哪里被杀，他的哀鸣、痛苦的面貌等等都记录在其中。不只这些，从这世界存在开始，所有发生过的事都确实被记录下来。只是……我虽然能知道所有的事，却无法理解他们的动机，你应该比我清楚的多吧！我的朋友……。”

被人这样问，少年就开始想着，他看着眼前燃烧中的都市，然后，就突然不自觉地说出‘欲望……’的事。“……是贪心，是欲望，这一切都导因于人心丑恶的那一面……。”少年不禁颤抖着。

他反问：“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些？这些好像一直存在于我心中似的……。”

“不用怕，那就是你所拥有的“心”的特性啊！”

““心”？”

“嗯，“心”跟我所拥有的“识”非常类似，“心”虽然是不断吸收人等生命的思想，但并不是那样明确实质的，而是更原始的爱、恨、憎、欲等本

质……最近，对这些事物我稍微能理解了一些，‘为什么这样稳固的阶级体制会产生裂痕呢？’这个问题现在的我也稍微能理解了，是因为贪心啊！国家一富强后，分配不均等不公平的现实产生了不满，不得利益者嫉妒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也想永远保有这一切，那“裂痕”是从内部开始产生的……自我瓦解，是圣国毁灭的根本原因。不过，这是制度的错吗？在“识”中，比它还完备的体制也曾存在过，但是实行这些制度的社会到最后都面临崩解的下场，这让人不禁感觉，这不是制度的错，而是施行者的人类本身的问题……。”

“人类自身？”

“嗯，假如，人类的存在能更完美的话……。”

黑发少年提出了这想法的可能性……。

四周回荡的是如哭鸣般‘呼呼~’作响的风声……。

在一处黑暗的空间里，那里已经有上千年，甚至万年之久没有光线照映过了，不过在此时，黑暗深渊的底部正隐隐散发着光芒，如一点萤火的光团浮游在黑暗中，光芒的来源是两把剑，插立在地上的双剑取代了火烛的功用，照亮了附近数十公尺的范围，但是那些光也无法照明头顶上那无穷无尽的黑暗。

“呜……。”

在光源附近，有人影在晃动着。“我……我还活着吗？”那是一位名叫“阿萨琳”的少女，她有一头金色的短发，排除个性，其容姿其实绝对可以列入国色天香的等级。

当阿萨琳起身之时，她才发现到自己正压在一个少年的身上。

“啊！骑士殿下，振作一点！骑士殿下！”

她摇晃着这位本名叫亚利的少年的身体，突然间，她发觉到她的手触摸到某种冰冷又黏湿的东西，张手一看，那是血，亚利与地面的接触面几乎成了血泊。

此时阿萨琳也发现，亚利所躺的地方都严重凹陷下去，这是坠落的冲击所造成的，回过神的王国公主才想起了自己与亚利两人双双跌入断层中的事实。

“是……是骑士殿下替我承受了所有的冲击吗？”

其实，以他们坠下的高度，就算下面叠再多的人也全都得落个粉身碎骨的下场，阿萨琳并不了解亚利究竟是用什么方法化解巨大的撞击力，此时的阿萨琳只知道，自己虽然保住一命，可是舍身救自己的“骑士殿下”似乎死了……。

“对不起……。”阿萨琳也忍不住落了泪。

可是，当阿萨琳的泪落在亚利的脸上时，突然“咳！”的一声，亚利吐出了血，身体又颤动起来。“骑士殿下！你还活着啊”阿萨琳兴奋地摇动亚利的身体，可是，这举动会让身负重伤的亚利很痛的。

“别摇了……。”这是亚利清醒后的第一句话。

骨折的人本来就不能随便乱动，更何况是像亚利这样的摔法，他就算全身骨头尽碎也不足为奇，意识到这一点的阿萨琳赶紧放手直道：“对不起！”

后来她才发现，亚利身上的骨头其实都完好如初，血是从背部那刺伤处所流出来的，虽然惊讶，但她还是很高兴“骑士殿下”能存活下来。

“你能活着真是奇迹呢！冒失的骑士殿下……。”

“嗯……。”

此时的亚利只觉得头很痛，很多事都无法思考。

只有一件事……。“我……我的姓名……叫做……亚利克斯·赛巴斯达……请你不……不要……叫我……骑士殿下了……叫我……叫我亚利就……可以……了……。”“骑士殿下”的称呼让亚利有说不出的奇怪感觉。

“亚利克斯？啊！原来，你就是那位“赛巴斯达家的小龙”啊！”

此时的阿萨琳才知道，亚利就是在此次英雄天武会上最为出名的参赛者，这也不能怪她，毕竟她根本没去看过任何一场比赛。这只能说，命运实在是非常奇妙……。

黑暗的空间里不时回荡着风声，有时强烈到如同鬼哭神号，有时，风声就像是唏嘘的细语。不过既然有风，那就表示有通路可以离开这个地下洞穴。

“亚利，待会儿就让我背着你吧，你就稍微忍耐一下。”

动弹不得的亚利也只好说：“……好的。”

阿萨琳便先将克拉姆与她自己的艾克斯卡里巴用领子的围绑在腰上，艾克斯卡里巴还好，两手剑等级的克拉姆就显得太长又太重了，结果看起来就像是拖着剑在走。最后，她再让亚利趴在自己的背上。

“你的体重比我想像中还轻呢，好像女孩子一样……。”

这是亚利很忌讳的一句话，不过亚利知道这个女孩子并没有恶意，只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而已，她有很直率的个性，想当天救溺水的自己时，阿萨琳也是毫不犹豫为自己去做任何必要的急救动作。

“可以了吗？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

“没关系的……。”

“那就好！这地下洞穴既然有风在吹，就表示在哪里应该有和外界相连的通道，好不容易从那样的坠落中活下来了，你可别中途一个人死掉哦！亚利！”

关于这样的打气方式是否适当，亚利也不在乎，反而有一件事他一直悬在心里，那就是这位救过他一命的少女的名字究竟是？“阿萨琳！就叫我阿萨琳就行了！”少女很直率地回答了亚利。

亚利只觉得：‘阿萨琳？好像在哪里听过……’

曾在帝国东方青龙骑士团里见习的亚利当然曾听过邻国凡提洛斯王国公主“阿萨琳·希罗·阿雷斯”的御名，只是现在的他伤重得无法正常思考，亚利要想起这个事实，也是以后的事了……。

神剑艾克斯卡里巴暂时做为照明用的火把，但是黑暗延伸过去似乎还是道路，一直走一直走，似乎仍没有抵达尽头的迹象。

“风在吹……。”亚利在阿萨琳的耳边喃道。

“是啊！风声越大，风势越强，应该就表示我们越来越接近出口了，再忍耐一下吧！

我们一定可以离开这里的！”

其实，亚利并不是在指这件事。“风声……听起来像在哭……是哀鸣……。”亚利觉得很不可思议，他似乎在哪里曾听过类似的声音，好像是

在梦中，可是他却想不起来。

英雄天武会进入第四天的赛程……。

“最近真是多事之秋……。”亚修拉忍不住叹道。

昨天又有人遇害，无法制止的王国侍卫长已经十分自责，回到城里，辅政大臣杰达大人又传来让他头疼的消息。

“亚修拉阁下！阿萨琳殿下又溜出宫了！”

这是让他最为烦恼的事，现在街道上有暗夜杀人鬼四处出没，要是公主遭遇到他们的话，她的处境可说是凶险万分。“阿萨琳殿下溜出城一定是想自己解决事件，殿下实在太鲁莽了……。”亚修拉只希望他最担心的情况不要发生……。

另一方面，亚利自从出事后，汉斯、亚佛利特、希娜、与皇女玛利安等人也无心去看比赛了。玛利安则是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原本皇帝一行预定要在今晨离开的计画也因此取消了，而亚佛利特等人则是不死心地到处去打探亚利的消息，不过在这个时候，汉斯人却不见踪影。

最后有人看见汉斯，是在威京饭店的招待处，当时汉斯在付清别墅的住宿费用之后，从此就不见人影，没有人知道汉斯究竟到哪里去了……。

有放弃比赛的人，也有人仍然全心投注在比赛中。

“大家都在为那小伙子奔波，身为小伙子“老师”的你能在这里事不关己地看比赛吗？修奈达……。”武神黄海明这样问道。

“亚利不会就这样死掉的，老师您不是比我要更清楚此一事实的吗？”

“呵呵呵～我已经一百三十多岁了，老眼昏花的老头子我也有看错人的可能啊！”

黑骑士知道武神只是在开玩笑。“比赛快开始了，黄老师，这才是您来此的目的吧，吕氏五杰的最后一人“布雷德”与形意门的大弟子“雷老虎”之战……。”

“的确，我想看看武崇的亲儿子究竟是怎样的人，他的义子们可说是败尽吕氏门风，亲生儿子是否也是这样？老头子可是很好奇的。”

“从一个人的战斗来看他的人格特质吗？”

“别再说了，比赛要开始了！”

今天的第一战本是亚利与另一组优胜的桑法亚的战斗，可是亚利已失踪，对手的桑法亚也因负伤而弃权，接下来的布雷德对雷老虎之战，其实已经算是准决赛了。而且，布雷德可说是第一次有正式比赛，他的对手不是弃权就是遇害，在吕氏五杰里，他算是最为低调的人。这次他初露头角，将可见识到布雷德真正的实力。

### 第三十四话 面具下的暗杀者

代替亚修拉的新裁判显得很紧张，因为现在的气氛让他寒颤不停，杀气肃穆环生，连席上的观众都不自觉地停下喧哗，数万只眼睛都凝聚着场上的两人。



形意门的第一弟子雷老虎就如其名，体格魁梧，黝黑的肌肉喷张紧绷，就像蓄势待发准备扑杀猎物的野兽，他的左手还有一具巨大的护手，前端还附着三把刀刃，要是被这只大铁爪击中，其下场是可预期的。

而且，雷老虎早已誓杀他的对手，“你们吕氏五杰尽是些卑鄙小人，知道我们形意门厉害，居然用阴险的手段暗算我的师弟蛇王，今天这一战，我就要用你的血来祭我的师弟！”蛇王的遇害，雷老虎已经认定是吕氏五杰所为。

“……。”

但是布雷德却是沉默的可怕，他表情冷默，一语不发，三十来岁的面孔找不到丝毫感情，而任凭风雪吹袭一头杂发。“比……比赛开始！”裁判的话一毕，布雷德解下兵器的皮质封套，双腕紧握其柄，并将它扛在肩上。

宽阔的刀身呈现乌黑之貌，那磨白的寒刃似乎在呼求着血，闪放的寒光辉映着微微落雪，刀客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那是……“斩龙刀”！是武崇的爱刀……。”

武神最后一次见到那把刀，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看到武崇之子手握这把刀，顿时让黄海明产生故友重生的错觉。

此时并没有时间让武神怀旧，战斗业已开始。“该死！”雷老虎主攻，振动左臂三把钢爪从头部向布雷德劈下，只见布雷德横刀防御，硬是接下这威涛一击。但是……。

“你在看哪里啊”雷老虎又伺机以右掌划出爪击，以臂长优势在布雷德的左小腿上抓挖出三道爪痕，铺上一层薄雪的石台首次溅上了血。

寒冷的气温很快就将血迹冻结，布雷德的脚伤也覆上一层红霜。“……。”伤痛并没有在布雷德脸上留下痕迹，刀客神情默默，看着对手发动下一波攻势。

“血债血偿——！”

雄天怒吼，尽泄仇恨怒火的雷老虎将铁爪插入地板，只见轰隆震动，三公尺见方的大石板尽被掀了起来，“~~~！”一旁的裁判已经发着不明究理的惨叫逃命去了，随即，阴影遮蔽了灰白的天色，笼罩住布雷德的头顶。

但是，胜负就在这一瞬间决定了……。

那一刹那，巨石板突然蹦出电光石火，就像惊雷遽下，雷老虎抬头一望，只见那白银的雷光在头顶闪放……。那时，战斗结束了，所有的观众也沉寂下来了。

布雷德将插入石板的刀抽回，那隙缝还抹去刀上鲜血。

石板的另一侧，战败者正喷涌鲜血，那从头劈下的垂直伤口，正不停喷出血浆，溅在垂直不动的石板上。雷老虎绝想不到，他掀起的石板竟成了他的墓碑……。

“胜……胜利者！是吕氏五杰布雷德！”

优胜者已退场，裁判才道出这迟来的胜利宣判。

在离去的通道上，胜利者遇上了两个不请自来的客人，他们已经等待许久，其中年长的老者他曾见过，那死去的父亲不知在他面前提起过多少次有关老者的功绩伟业。

“为什么要参赛？”武神只有这个问题。

“……因为翔他们四人用了“吕氏”之姓，所以我才出赛……。”

“我了解了，就照你所想的走去你相信的道路吧！文尚……。”

已经很久没有人用这个名字来叫自己，刀客只是点头示意，随后就离去。武神不禁在想：“为了吕氏之姓吗？武崇啊！你有一个好儿子，只是太傻又太认真，就跟你一样……。”看着布雷德的背影，老人想起昔日那位做事总不知变通的忘年故友。

夜又再临，对王国而言，夜晚等于是恐怖，杀人鬼的横行让一般人民都不敢随意外出。“杀人鬼？有种就来吧！我会让他成为下一个“受害者”的……。”但是，也不乏有敢出此豪语之辈的存在。

可是，杀人鬼最喜爱的就是这样的猎物。

把一个已经绝望的人杀死所得到的快感，还远不如将一个自信满满的人逼至绝望与恐惧的深渊再予以杀害要来的痛快得多。为此，隐藏于黑暗者四处搜寻着适当的猎物，本届的参赛者一向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他们多少会反抗一下……。

“小雪，晚餐你想吃什么？”

“有米饭的餐馆就可以……小米……。”

奇妙的二人组 - 沙漠少年阿拉米与倭国少女藤原深雪似乎成为杀人鬼的下一个目标了，名叫迦罗的杀人鬼嗅得出来，那两个太过年轻的人都具有“强”的气味。“嘿……看来今晚又可以“享受”了……。”危险的脚步悄悄地接近……。

但是，这次可没那么顺利了！“总算露出马脚啦！杀人鬼！”在杀人鬼的背后，悄然出现了王城侍卫长的身影。

“嘿嘿……。”

二话不说，杀人鬼当场逃走。“别让他跑了！”亚修拉与其手下也赶紧追击而去，要是再让犯人逃逸，自己颜面事小，亚修拉可不能再让王城人民陷入危险当中。

犯人逃往了西城门，那里因地层塌陷，已经被当局划为禁止出入的区域。

“束手就擒吧！你已经被我方团团包围了！杀人鬼！”

二十多名士兵以长枪阵列将犯人围住，背后是裂隙的断谷，犯人已经逃不了了，再加上这次有侍卫长亲自出马，士兵们也安心不少。

但是，侍卫长的脸似乎苍白了些，当火把将被困住的犯人的脸照明之后，亚修拉就不禁倒抽一口气，“是……他……他们……还活着……。”亚修拉不自觉地使用了母语（亚汗语），这是他不知何时养成的习惯。

杀人鬼也以亚汗语回应。

“嘿嘿……你终于认出我的脸啦！也难怪，这几年来你过得很悠哉的生活嘛！忘了我们的事就可以继续戴你那张让人作呕的伪善面具，你这叛徒！”

“你……不！你们八人都还活着吗？”

“不，我们是死了，自从九年前被你杀败，我一直活在跟死没两样的地狱中，唯一能稍微疏解痛苦的方法，就是去想要如何去折磨你，让你在最大的痛苦中死去！”

“这就是你这几晚杀害无辜者的理由？要报仇就直接找我，不要向九年前一样，牵连那么多无辜的人！迦罗！”

九年前的那一天，是王国人民不愿再忆起的恶梦，本来全城还浸淫在

第十一届英雄天武会闭幕的狂欢中，但是八个来路不明的杀人者却以流血做为收场，在他们无差别的杀戮中，王都人们死伤近万，连国王与王妃都遇害。

后来这惨剧却莫名地结束了，那八人就在一夜间消失，事实上，他们是被当时第十一届的优胜所杀，那个人后来当上了王城侍卫长，但是这件事都一直没跟任何人提起。

因为，那八人杀人的动机就是冲着侍卫长而来……。

绝不再让那惨剧发生！这是亚修拉当日立下的誓言。“我不会让你们再杀害任何人！”

八部众 - 迦罗！”亚修拉主动出手，这让士兵们都吓了一跳，他们所认识的侍卫长除非是迫不得已，否则是不会主动出手伤人的。

亚修拉的移动以超越吕牙王的豹足之速一瞬间就冲至迦罗身前，掌式 - 龙劲应声而发，掌击爆发轰怒之吼，但是，这一掌不仅没有粉碎迦罗的胸膛，一股炎气还逆袭而来，火舌刹那间就侵蚀亚修拉的左掌。“侍卫长大人！”士兵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尊敬的侍卫长居然会失手，还被反震负伤。

亚修拉将着火的左掌埋入雪堆。“这……这是什么？火焰的气劲……。”这已经不是人类的技艺，对方已经不是亚修拉所知道的迦罗。

而且，亚修拉的左手也因严重灼伤而已经无法再使用了。

“嘿嘿~就让你见识！我们在“地狱”里获得的新力量！”

迦罗再度异形变化，他的头发逐渐燃烧，鳞片也突破皮肤而浮现体表，双手变化成猛禽爪掌，而那焚烧着红莲之炎的一对羽翅，更是烧灼着亚修拉的理智，人类变成怪物，这根本是前所未闻之事。

受到惊吓的不仅是亚修拉一人而已，其余的士兵早就已经呆愣住，他们的眼睛已离不开这非现实的一幕。迦罗的双翼缓缓凝聚出数十根枪头般的刺……。

“小卒子该下台了，炎翅！发射！”转瞬间，火焰的枪尖纷纷飞射，被击中的人立刻就燃烧起来，血肉融解又迅速焦黑，在倒地之前，他们已经被烧化得连骨头都酥黑，倒地的冲击就让死者都像黑炭一样碎散一地。

在亚修拉还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之际，他背后又传来凄厉的哀号，有两个残存者想转身逃走，却被一个肥胖的巨人所逮，那双巨腕上各抓着两个士兵，就像小孩在拿布偶一样。“哇啊啊~”更可怕的惨剧正在发生，被抓住的两名士兵发觉自己的衣服逐渐溶解，随后就是皮肤、肌肉，巨人体表的“汗”具有可怕的腐蚀性，士兵们到断气之刻，身体已经被活生生地融化大半。

“他是“阎王”，他的外貌变得很多吧！哈哈哈哈哈！”

亚修拉确实认不出阎王的身份，迦罗与阎王两人根本是异形之姿，而且都有可怕的力量，侍卫长甚至认为自己已没有任何胜算……。

‘对不起……殿下……我恐怕无法再为你效劳了……。’

如果可以，亚修拉希望能再见到公主殿下一面。

见到亚修拉这般无能的样子，迦罗不禁泄气地说：“……真失望，这九年的时间已经磨钝你的爪牙了吗？在九年前以一人之力灭吾八部众的亚修拉到哪里去了？看来，你已经中了凡人思想的毒，失去我们“暗杀拳士”该有的意志了！”

听到“暗杀拳士”这四个字，让亚修拉的心脏遽然抖动，这是他不愿

在想起的事，他好不容易能以“人”的身份活着，又怎会想要再变回过去的自己……。

“够了……。”亚修拉站了起来，低声道：“……我已经不是“暗杀拳士”了，就算是弱小，我也想保有这脆弱的人心，舍弃人心的温暖，舍弃这一身的痛苦，这跟死人又有什么分别！？即使我今天会死，我也想以“人”的身份死亡……。”

“真是失望……。”

迦罗万万想不到，亚修拉竟然会“堕落”到这种地步，就连无法言语的阎王也愤怒地‘呼呼’作声。“现在的你已经没有杀的价值……。”迦罗失望至极，但是，接下来他说出的话却引起了意料不到的结果。

“……昨天那小姑娘还比你有勇气得多呢！虽然在我眼里，她不过是个拿着具有强大力量的玩具的小鬼头……。”

亚修拉死寂的眼神突然像解冻一般，“你……你刚说什么！？昨天被你们攻击的人是个女孩？不是男的吗？”

“都有啦！有趣的是，两个人都拿着一把发光的神器呢！女的太弱了，而男的呢？则是太笨了！哈哈哈哈哈！”

“艾……艾克斯卡里巴！？阿……萨琳……殿下……。”

亚修拉的脑海里不停闪放着各种声音，但是，迦罗的话却一直回响着，那是他最不愿意相信的“可能”，他一直试图劝自己不要相信，甚至还想骗自己，可是……。

砰……砰……砰……。

脑海里那吵杂的喧嚣在一瞬间就平息了，一切都归于宁静，只有某种规律的声音，那是心跳的声音，亚修拉的心静得可怕，他的眼神也失去了生气。

“让我们一起杀了他，阎王！”

炎翅与腐肉针破空射来，将亚修拉所在之处轰得是沙尘飞扬，焦烟大作。“哈哈！”

你终于死在我们手里啦！叛徒！”迦罗狂笑着，但是，他并没有笑多久……。

亚修拉毫发无伤，还一步步向迦罗走来。

“该死！”迦罗挥出炎爪，要将亚修拉撕成两块，猛烈的炎爪却只挥中残像，亚修拉反而抓住迦罗的手，迦罗异常的体温将亚修拉与他接触的部份都立即燃烧起来，但亚修拉仿佛没有痛觉似的，赤手抓着火炭般的异形就这样摔了出去，迦罗与阎王撞个正着，他背部的炎翅正烧灼阎王浑厚的青色肚皮。“可恶！”就在迦罗要起身的同时，亚修拉也飞奔过来，右掌沉于腰际……。

雷霆万钧的一掌轰印在迦罗的胸口，但是，亚修拉却像是轻轻盖上去似的，那一瞬间，他的右掌就烧起来，但是也在那一瞬间，迦罗的背后爆出巨响，阎王像是被炸弹轰炸到，肥大的巨体当场爆碎，体液溅射，首当其冲的就是迦罗，那对火焰的翅膀被腐蚀性的体液所淋，体液被烧出恶臭的焦烟，那羽翅也被腐蚀，只剩两具骨架。

阎王当场战死，“~~~！我的翅膀！”迦罗也哀号地向亚修拉踢出一脚，亚修拉连闪也不闪就被踢飞，口吐鲜血，但是他脸上却连点表情也没有，这是迦罗再熟悉不过的表情，那就是他们暗杀拳士中的最高杰作所拥有的表情。

暗杀拳八叶集 - 天鼓雷音！

这是亚修拉所继承的暗杀拳士千年历史的奥义大成，八叶集 - 即暗杀拳中最为凶残邪道的八种奥义总称，一触必杀，杀人技艺于大成的魔技。

天鼓雷音 - 此招奥义能贯穿任何障壁等防御，盾牌、铠甲、甚至活体的人，以掌击将冲击波透过障碍后，掌劲就会转化为振动波，渗入目标破坏其体内五脏六腑，甚至震碎骨骼与肌肉皮肤，让目标整个人爆碎，完全无存活机会。

被武神黄海明收养以后，亚修拉就决定不再使用这种邪道禁招的，就连九年前对决八部众那凶险万分的一战，他也未曾使出八叶集……。

亚修拉的身体已经摇摇欲坠，“我要杀了你！叛徒！”失去炎翼，异形仍有足够的力量将亚修拉杀死，一双炎爪涌出炙热红炎，重重轰击在亚修拉的胸口，掌爪可以明显感觉到胸骨被震碎的触感，“这次应该死了吧……。”

但是，理当死掉的“叛徒”居然又扭动身体，带动下半身的右脚，如长矛般疾蹴而去，命中了迦罗的左肩头，被击中的肩头当场爆碎。迦罗哀号打滚，而伤势更重的亚修拉却只是站在原地，冷漠的神情丝毫没变。

这舍身的一脚，就是暗杀拳士为了目标同归于尽而研发的绝技：

暗杀拳八叶集 - 因果报应！

舍己身予以敌人致命的一击，对于暗杀拳士而言，完成任务是远比顾全性命要来的重要的事。若发觉自己胜不过对手，暗杀者就会考虑与对手同归于尽，这就是此技发展的原点。因果报应 - 是在对手攻击的同时，能再还以对手三四倍以上的劲力反击的魔技，但是，连施技者己身也会承受绝大的伤害……。

那一记反击其实踢偏了，真正的目标应该是迦罗的脸才对，可是，亚修拉仍然承受了此一魔技的恶果，他的身体已经残破不堪！

就算死了也不足为奇，可是……。

“妖怪……你不是人！”

亚修拉仍没倒下，垂下的双手已经无力再战，但是他的眼神还没有“死”，仿佛在告诉迦罗，只要他的身体还存在，任何部位都能做为致胜的利器。迦罗害怕了，双脚还健全的他逃走了。

‘用任何手段都要获胜，只要活着就要战斗到死……’这才是暗杀拳士所该有的意志。真正失去这种意志的人，其实是迦罗本人啊！打从他出卖灵魂的那一天开始，从他舍弃人的存在的那一刻开始……。

……这就是暗杀拳吗？……

在远处的城壁上，不请自来的旁观者一直看着冲突、死斗、到某人落慌而逃，整个过程都尽收他的眼底。“好……接下来，你这只折翅的小鸟就替我带路，让我见见你的后台是哪方人物吧……。”旁观者用手指稍微推动眼镜的框架，他那双黄金的双眸完全捕捉住“目标”逃逸的方向。

但是对于身负重伤而濒死的亚修拉，他却连一点援手都不施与……。

“想要以暗杀者的身份而死……还是以人的身份求生下去……这是你自身的问题……侍卫长大人……。”

留下让人心寒的浅笑与冷漠的言语，旁观者汉斯的身影仿佛融入夜色之中，像薄雾般消逝于无形……。

### 第三十五话 邪导师卡希里翁

“大哥哥……你……你的手受伤了……。”

一个亚汗武斗家打扮的男子冷漠地回头看着这个突然跟他说话的小女孩，“不碍事……。”回答的声音感觉不到任何感情起伏。其实，他并不是冷漠，只是脸上没什么表情，对于外界事物的刺激，他只是不擅长用表情来回应而已。

要说这个男子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应该就是他那身打扮，在亚汗，很少有异族出身的拳士，这多半是因为亚汗有排斥异族的民族性，当然并不是每个亚汗人都是如此，这男子的师父，就必定是位拥有广阔胸襟的一代拳宗大师。

“亚修拉先生，接下来就轮到您的场次，请您尽快准备一下。”

第十一届英雄天武会正如火如荼地举办中，他也是参赛者之一，平常的参赛者来参加这种要豁出性命的危险大赛，所求的不外乎是求名或求财，不过，亚修拉并不在乎这些，他的理由只有一个……。

“这一身杀人技艺的存在究竟是什么？自己的存在又为了什么？”

他的师父被人崇尊为武神，亚修拉也在他门下学习了外界所谓的正派拳法 - 龙天无双流，但是对于出生就被培育为暗杀拳士的亚修拉来说，龙天无双流与他所学的正派暗杀拳又有什么差别，“暗杀拳是为杀人而生，龙天无双流难道就不能杀人吗？……”这个问题，他的师父从没有给他答案……。

“别再杀人，这样师父就会高兴点吧……。”

这是亚修拉自己找到的答案。

比赛将开始了，亚修拉看着左腕上的刀痕，血仍如泉涌出。“看来，这右手下一战是派不上用场了……。”他面不改色甩动手掌，血被溅在地，连包扎等基本的医疗处理也不做，亚修拉就打算出场。但是，那个身高还不到他腰际的小女孩却拉住了他……。

“大哥哥……这手帕给你当做绷带……。”

“不用了，这只手就算绑上绷带也无法立刻能使用，既然如此，就这样放着也不会有什么影响，我还有右手可用。”

对于暗杀者出身的亚修拉而言，负伤并不是问题，只要身体还能动，即使是伤处也能做为致胜利器。可是，那孩子又说了句让他有点愕然的话……。

“可是……很痛不是吗？”

“痛？”

虽然是暗杀者出身，亚修拉也是会痛的，虽然在暗杀集团里拥有以药物与特殊手术将痛觉除去的秘术，但是失去痛觉多少会使反应速度降低，所以这种秘术多半只施用在下级的暗杀者身上，对于像亚修拉等上级的暗杀拳士，他们早就被训练到无视痛苦的地步。现在的亚修拉也只觉得那伤口麻热，会影响手掌与手指的动作而已。

不过是小伤而已，更何况是别人的伤，为什么他人的痛苦会让这小女孩这么难过？亚修拉不明白，于是，他拿起小女孩给他的手帕，将手帕确实包扎在伤处。“这样可以吗？小妹妹……。”结果，那孩子立即回复了原本的笑颜。

“嗯！这样子就不会痛了，大哥哥！”

“谢谢你的手帕，小妹妹。”

亚修拉用手摸着那孩子的头，不自觉地，笑容的色彩也出现在他那张本来无表情的面孔上，最惊讶的人，恐怕就是亚修拉本人了。“我笑了……我居然不自觉地笑了……。”以往，他的笑容只是在学他人在什么场合该笑的一种模仿而已。

此时，从走廊的另一头跑来了好几个女人，从打扮来看，似乎是王城里的侍女。

“阿萨琳殿下！您可吓坏我们这些下人了，您的失踪让国王陛下很担心呢！”

“我只是在帮这位哥哥治伤而已……。”

“这种事交给大会的医护人员来做就行了，您还是赶快跟我们回去吧，国王陛下与王妃殿下都很担心您呢！走吧！”

不等阿萨琳回答，侍女们就以半强迫的方式将她带离现场，看着她离去时还依依不舍地挥着小手告别，亚修拉也挥手向她告别。“殿下吗？……。”亚修拉才知道，这孩子原来就是凡提洛斯王国的阿萨琳公主。

他又看着那条扎在手掌上的手帕，血已经渗透出来，浮现晕红。

“痛吗？原来这就是痛，现在感觉起来还真是痛啊！……。”

亚修拉所言的痛并不是只身体所感觉的痛，而是那孩子露出悲色神情的时候，在他心里所生的那丝痛楚……。

血战过后，王城侍卫长的身体是伤痕累累，双手下垂，手掌是严重烧伤，身体前倾似乎快倒下，全靠那双脚以不思议的平衡撑住了他的残体。要是亚修拉就这么倒下，任谁都会以为他就将永远倒下不起了。

月色透过层层厚云，照映在他的身上，那头扎成长辫的金发在月光下，呈现难以形容的美色，但是，那是缺乏生命力的无机美感。

“肋骨插进内脏了吗？”

此时的亚修拉还能冷静地检查自己的伤势，不可思议地，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感觉，明明伤得很重，却又不当成一回事，彷彿身体只是个器物。……可是……很痛不是吗？……

亚修拉不禁想起这句话，这是九年前某个孩子跟他说的，这句话让他理解到，即使自己是暗杀拳士，也仍然是个“人”……。

“对啊……很痛啊！活着的人当然会痛的……我也是……。”

他每走一步，口里就涌出血，但是亚修拉仍拼命拖着残躯，往王城方向走去。

“哈啊……啊……。”

迦罗慌乱地逃窜，异形化的躯体也已经还原，被粉碎的肩膀被纠结的肉块组织所包住，现在的他，就像只受惊的老鼠，只是拼命往前逃逸，不论怎么奔走，眼前仍是一幕又一幕相同的森林夜景。

“你究竟是谁？为什么要一直追着我！？”

回头望去，仍是延伸的树林景况，但是迦罗就是觉得，那黑暗里有某人一直跟着他，虽然他已堕落，暗杀拳士的直觉仍留在他体内，所以他感觉

的到。只是，他就是看不见对方，不论用什么方法，他就是无法甩掉那无影无形的“恐惧”。

所以他一直逃，但是，逃亡的道路似乎仍无止尽……。

……迦罗……

在森林里突然响起这道声音，“难……难道是！？”只见迦罗停了下来，仿佛已忘掉一切恐惧似的，迦罗他知道，“救星”终于来了！他嘶哑地叫着某个名字……。

“请您出来吧！卡希里翁导师！邪导师大人！”

他的呼喊几乎响遍了森林，夜鸟不安的纷飞，鸣叫着诡异的警告，夜风吹动树林，叶枝的磨擦声仿佛不祥的呻吟。

过了不久，在迦罗的前方，那黑暗空间开始波动，隐约泛起紫红与深褐色的涟漪，景物也模糊不清，随即，黑暗空间竟然开出个旋涡状的深穴，似乎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通道。只见迦罗又跪又拜，满嘴求救地祈求“那个人”的出现。“你似乎是遇到麻烦啦，迦罗……。”从空间的通道里真的走出了一个人。

那个人有一头苍蓝的长发，其面貌约二十多岁，但是他的眼神却有着年长者才有的智慧与沉着，那双黑眸仿佛能看透一切……。

“导师大人，请您救救小人！”

“先前给你的“力量”还不够吗？”

“小人无能，得到导师大人您赐与的力量后，居然还败给普通的人类，小人自知罪该万死，但还是忍辱向您祈求，能赐予我更强的力量以一雪前耻……。”

虽然部下贪婪又无能，邪导师仍然如他所愿。“拿去吧！”他从袖袍中拿出一个金属球，只见迦罗如获至宝似的谨慎接住它。“感谢导师大人，如此一来，我又是最强的存在了！”随即，那复杂的金属外壳被打开，里头有一蠕动如同心脏的“血肉”。

握在手中的那“血肉”立即伸出触手插入迦罗手腕的血管，只见迦罗全身的血脉浮现欲爆，在狂笑中，他那瘦弱如骨的身体逐渐膨胀，远胜先前变形的程度，之前失去的炎翅也再度重生，而且更大又更加炙热，再度异化的迦罗，整个躯体强化到将近原先两倍的程度。

“感谢导师的恩赐！”

异兽化的迦罗恭敬地向卡希里翁导师磕头致谢。此时，他的背后突然响起了脚步声，“谁！？”迦罗转身挡在邪导师之前，双眼怒视那名鬼鬼祟祟的第三者。

“原来，你就是他们的后台啊！邪导师卡希里翁……。”

来者根本不把迦罗放在眼里，“你这该死的家伙！我要杀了你！”迦罗要上前将那个男人五马分尸，可是，那个男人才那么一瞪，迦罗身体附近的空气就像是一瞬间固化似的，身体自由完全被夺去了，连根手指也动弹不得。

那男子眼镜下的双瞳透射着金黄的死色之光……。

“你这畜生插什么嘴？我是在跟你说话吗？想死的话……。”

那一刹那，迦罗的身体就被挤压，那巨体越缩越小，才一扎眼的工夫，迦罗就被压缩到只剩拳头般大小的肉球，来人的眼神又闪烁一瞬间的黄金光芒，那肉球就当场爆炸，碎骸在空中就被烧化成无数的火星。

整个过程，卡希里翁连眉头都没皱一下，仿佛这一切是理所当然似的。



“这么多年没见了，你的力量仍未见衰退的迹象啊！……。”

正当邪导师要念出来者的名字时，来者立刻制止了他。“我现在的名字叫“汉斯”，我已经舍弃以前的一切了！”听汉斯这么一说，卡希里翁以玩味的眼神打量着这位多年没见的故人，自从来者离开了姆亚教团的那一天……。

“无所谓，用什么名字并没有多大的意义，我就叫你汉斯吧！”

“你这位教团的第二号人物为什么会有空闲来这里呢？”

汉斯开头就询问重点。

“这么久未见，没想到你第一句话就是这个，你变得冷淡多了……。”卡希里翁有些遗憾，但仍告诉汉斯他的来意：“……我来这里，只是应迦罗所求而来，如他所愿给予力量而已，就只是这样而已……。”

“那……这群人是什么人，教团又什么时候收了这批亚汗的暗杀拳士？……。”

“呵呵～那是九年前的事了，收留他们的原因我想你也很清楚，姆亚教团的人手本来就很匮乏，所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不是吗？”

“是啊，我离开以后，教团可真是越来越热闹了，不仅增加了亚汗的暗杀集团，连倭国的流亡武士与忍者集团也收留了……。”

“为谋大业而尽量吸收有相同目的的“同伴”，这是尊师的旨意，如果你也愿意的话，教团的门仍愿意为你而开的，“汉斯”……。”

那一瞬间，汉斯的眼神露出炙热的杀气，杀意遽升，让大气整个凝重起来。

“你再开这种玩笑，小心连命也没了！即使……即使你是我的“父亲”也是一样！”

““父亲”吗？你确实是我的最高杰作，我并非单纯将尊师的血肉予以复制而已，我还加以改良，让它变的更完美，拥有更高的魔力与更强的力量，所造出来的你，可以说是位于所有生命顶点的最高存在，甚至比本体还完美！可惜，你的精神方面似乎不够安定，否则，你也不会做出杀尽那些孩子的可怕举动……。”

卡希里翁的话，每一字每一语都击中汉斯心里的伤处。

“我很久没过问教团的事了……听说，你现在正在做御子的“裸姆”？这真是适合你的工作，以前在七塔之都，你也是负责照顾那些孩子的工作……。”

“这是我目前最热爱的一份工作，如果可以，我真希望能一辈子就这样过下去。”

“可是……你明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呀！……。”

“的确……。”

这是连汉斯都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亚利已经一步步朝向“御子”的命运前进，即使不是，其余的御子也将把亚利卷入这场命运之中，现有的一切终将结束……。

卡希里翁又问汉斯一件事：

“我倒是有一件很好奇的事，世界的命运确实不是任何人所能扭转的，不过可以停滞它，尤其是你的力量……。我知道你恨尊师，那……你为什么还不杀了御子，破坏他的计划呢？目前的御子是不完全的存在，以你的力量并非办不到……。”

“……。”

杀掉亚利？汉斯的心里真的没想过这件事吗？在尊师的计画里，四个御子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当时，他来到赛巴斯达家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杀掉亚利吗？

……只要活着的生命……就有活下去的权力……

汉斯一生所爱的第二个女人曾对他说过这句话，这句话让他摆脱嫌恶自我存在的痛苦，也让他放过御子 - 即亚利的存在。

“只要活着的生命，就有活下去的权力，有个女孩曾经这样跟我说过，所以，我放弃了这个念头。后来，我下了一个誓言，我会一直守在亚利少爷身边，陪伴他面对即将来到的命运，直到亚利少爷拥有对抗自身命运的力量为止，那一刻来临之前，我会一直守护着他……。”

但是，邪导师又问了一个问题：“……假如，那名叫亚利的御子无法成长到能抗衡命运的程度呢？你要怎么办？”这问题让汉斯愕然无言。

“……。”这个答案，汉斯并非没有想过，只是，他期望这个结果绝对不要发生，他相信着亚利。“就让我静静地看着吧，看是你的赌注获胜还是他的计画成功……。”邪导师也打算离开了。

不过在临行前，他向汉斯说了一个事实……。

“有一件事你应该还不知道，尊师他又“沉睡”了……。”

“例行性的休养吗？”

“不止……你也知道，他已经活得很久，他的身体恐怕也撑不了多久了。这次的休眠将是最后一次了，这意味着什么你也该知道吧，他再度醒来的日子，就是“计划”的发动之日，到那时候，一切就要做个了断了。”

这个情报确实非常重要，汉斯已确实记在心里。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呢？我们算是敌人吧……。”

“……。”

汉斯的疑问，卡希里翁并没有回答，他只留下了一个颇让人推敲玩味的笑容，就进入空间的陷穴，离开了此地。对于他所透露的情报，汉斯并没有任何怀疑……。

““时刻”将近了是吗？“优古德拉希尔系统”……不！是“神”复活的日子即将到临了吗？……。”

汉斯的眼镜上，沾上了点点的白色霜雪，白雪又再度下降，逐渐覆盖住这北国之森。

汉斯抖着身子，默默地离开了。离开王都艾斯佛兰德也有一段时间了，他心想亚佛利特他们应该正担心着，所以他决定快点回去。不用多久，他的亚利少爷就会回来的，在那之前，汉斯正好好在想要做多少道他的少爷所喜欢的料理才行，反正这届英雄天武会也让他“赚”了不少钱。

世界的命运也比不上这件事，起码对汉斯而言……。

### 第三十六话 赌注全部！荣耀与死

汉斯正要动身回别墅的时候，某件事突然间流过了他的意识，“他还活着吗？……。”在那于金色与黑色之间变化不定的双瞳里，映照的是王都的

城景。

“我也变得心软了吗？呵……。”

浅浅的笑容，吐露着自嘲、惊讶、与无可奈何的语气。

回到王都的西城门区，薄薄的白雪覆盖了地面，刚才发生的惨烈战斗，也被雪覆去一切痕迹。只有某个地方……。

“他……他还活着……。”

地上留着一条血迹，白雪上染着粉红的血色，并延伸而去，方向是城中心。本来，汉斯以为这个人可能在刚才就会死在那里的，不过现在看来，对方的求生意志远比他所想的还要强烈的多。

汉斯延着血迹而行，虽然雪夜昏暗的几乎不见五指，不过，在汉斯那双黄金眼瞳里仍然明亮如昼。奔走了一段路程以后，“在那里吗？……。”平坦的雪地上有一个醒目的隆起处，汉斯所要找的人 - 亚修拉就倒在那里。

亚修拉的身上已覆盖了一层薄雪，看起来，他已经躺在那里有一段时间了。“还是来不及了吗？……。”汉斯伸手按着他的颈子，才松了一口气，亚修拉还有一口气在，微抖的血脉仍响动着生命的鼓音。

“没想到，受了那样的伤竟然还能活下去，人类……真是不可思议……。‘只要是活着的……都会有想活下去的心……。’……亚法……你说的似乎是对的……。”

汉斯笑了一下，那是他很少露出过的笑容，以前，只有在那个已经不存在的女孩面前，他才会有这样的笑颜。

汉斯用掌心对着亚修拉，随即，暗色的夜气中显现出点点的光萤……。

“呜……。”

本来已经失去任何感觉的身体，在被某种温暖所笼罩之后，亚修拉又感觉到疼痛了，虽然很痛，但是，这也证明了他还活着。

“我还活着吗？……。”

“是啊，侍卫长亚修拉阁下。”

在朦胧的视野里，亚修拉在暖色的光中看到了一个人影，随着意识的回复，一些名词等记忆也逐渐忆起，“你……是那天潜入王城里的人？……。”比起这个人那个赛巴斯达家的小龙身边所带的管家汉斯此一印象，在王城的那次偶遇，那件事在亚修拉心里的比重还是比较大。

这时，亚修拉也突然惊觉到某个事实。

“这……这是魔法！你……是术士！？”

这是预期中的反应，汉斯只是笑着道：

“阁下会这样认为我也能理解，不过，严格讲起来，我所用的并不是魔法，我只是驱使精灵来替你治伤而已，尤其是光之精灵，它能够增益生物的生体能量 - 气，并促进人体自我治疗的机能，所以你虽然仍是受着重伤，却能保住一命，甚至还能跟我聊天的原因就是在此。”

不管亚修拉是多么惊讶，此时汉斯的眼神突然也凝重了些。

“……不过，光之精灵虽然能治伤，但可没办法将插在你内脏的骨头给拔出来，待会儿我的手法会很痛，你忍一下吧……。”

汉斯将手掌轻轻地贴在亚修拉的胸口，逐渐，亚修拉感觉到体内有股剧痛产生，折断的肋骨正缓缓从内脏中拔了出来，而后断裂的肋骨就被不可

思议的力量给接了起来，汉斯的手掌也泛起光波，破损的内脏与骨折便以惊人的速度痊愈中。

“真是不可思议的力量，那足以致命的伤势竟然会这么快痊愈。”

“我才觉得不可思议，刚才我的手法很粗暴，可是你却连一声痛也没吭，出身暗杀拳士的人果然与常人不同。”

暗杀拳士的秘密被汉斯知道，亚修拉虽然讶异，不过他也没否认，经历了生死的关口，此时的亚修拉多少也想通了一些事。

“的确，出身暗杀者的人对于痛苦的感觉早已麻痹，就是因为连自己的痛苦都漠视不理，如此才能训练出一个冷酷无情的暗杀拳士……。”

“失去了身体的痛苦，连心的痛楚都忘却了吗？”

“你说的没有错……我已经记不得第一次杀人是什么时候了，我只隐约记得，当我八岁的时候，这双杀人的手就已没有任何感觉……。”

亚修拉那双苍白的脸，突然也浮出了一丝笑容。

“……不过，九年前与殿下下的巧遇，让我第一次感觉到伤口是那么地痛，本来以前是那么不在乎的。阿萨琳殿下让我重新学习到痛苦是什么？让我也多少能像个普通的人，遗憾的是……。”

假如可以，亚修拉真的很想哭，可是现在的他还未学到“哭”的方法。

“放心吧，阿萨琳殿下一定会没事的，假如你愿意相信我的话……。”

“连这件事你也知道……。”

“和你一样，我也有担心的人，我家的亚利少爷也和公主一样身陷险境，不过，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平安无事的。你也有这种感觉吧，公主殿下还活着……。”

如果是事实就好了，但是亚修拉只是希望着，只祈求公主还有一线生机就好。不过听到汉斯的话，他多少也升起了更多的希望，也想去相信汉斯，不管那可能性是多么的低，他也想去相信阿萨琳还活在地底的某个角落里……。

“恭喜你活了下来，我们是不能随便就这样死的，不然，我们两个的主子可能会慌张地连简单的生活都维持不下去了，你说是吗？呵呵~”

“是啊……。”汉斯的玩笑，让亚修拉也不禁露出会心的笑容。

汉斯并没有向亚修拉提起，要他不要向别人露自己秘密的事，汉斯觉得这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他知道，亚修拉是能理解他的心情的人，他们两人是相常相像的“同类”，都是拥有两个身份的人。

一个是拥有人的心而持有非人的身体，一个是拥有人身却持有非人的心，汉斯与亚修拉就像是对称而互补的存在。

“走吧，还有很多事等着你我来处理，不是吗？”

亚修拉握住了汉斯伸出的手，两人心中已经产生无需赘言的默契与友情。就如汉斯所言，还有等着他们回去的人，他们也都有要等待的人……。

英雄天武会也已经进入了第五天的赛程，夜道杀人鬼的事件已告解决，此一消息在今天一早就已经传遍了整个王都，“冰火之都”也一扫寒冷的事件阴霾，人们又再度重燃起对大会的热情。

吕氏五杰之首 - 布雷德的对头因为弃权，所以他等于是战而不战，已确定进入决赛。

最后一场准决赛则是龙天无双流的杨小玲与出身沙漠部族的阿拉米两人之间的对决，令人瞩目的是两人都是本届大会的黑马，年纪轻轻就以坚强实力击败原先的优胜候补，不论任何一个人夺得大会优胜，都能在一瞬间刷新大会最年轻优胜的纪录。

在上阵前，武神还是提醒宝贝的小孙女，说：

“记得啊！绝对别看轻对手的实力，尤其是卡姆辛剑斗术，它的威力可是远比表面上所见的要强得多，能闪则闪，假如丫头你觉得赢不了的话就干脆放弃投降，保住一条小命比较什么都要紧……。”

“放心啦！小玲一定会赢的！呵呵～”

这种乐天个性才是老人最担心的地方……。

咚一声，大惠铜锣一响，比赛也宣告开始。“双方上前！……。”裁判的叫唤声传来，小玲也向她的海爷爷挥手拜拜，就又跑又跳地前往比武台。

一上台，有鉴于每次一上场都会被对手数落，这次小玲就先给对方一个下马威。

“别以为小玲只有十三岁就看不起我，我可是龙天无双流 - 亚汗武神海爷爷的真传弟子（自封）！搞不清楚状况的话，你不仅是瞎了眼，比赛完后还得满地找牙喔！”

“放心吧！我一点都没有看轻你的意思……。”

“耶？”阿拉米的反应倒是让小玲大感意外。

“在沙漠部族里，到了像你这样的年纪后，你知道我们就得做什么事吗？”

“不知道耶……。”

阿拉米有个让小玲大为吃惊的答案，即：“当强盗啊……。”

“强！强盗！？”

“这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对于住在拥有富足恩赐的沃土的你们而言，又岂能理解住在萨多尔沙漠（绵延于南佛尔盖亚大陆的沙漠，占大陆面积达七成左右）的人们的艰苦，略夺是不得不为的“恶”。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荣耀！即使是一粟一谷，我们都会用实力去抢，而非用偷或是骗，这是吾部族勇者“法帝玛”的训示！”

法帝玛于两百年前统一了整个沙漠部族，被后世称为沙漠王，他为了寻求更适合生存的土地，将部族组织成军队，并向佛尔盖亚大陆南北接点的国家“夏夫兰”发动侵略战争，过车代时近二十年，但是到了后期，沙漠部族的团结仍被离间，领袖法帝玛被诱捕，而被押解至夏夫兰，斩首于首都广场。到最后，沙漠部族仍然是一盘散沙……。

强盗永远是强盗，别期待强盗能做什么大事业——少年作了这样的解释。

“……所以，我参加这次的大赛，就是要扬名天下，让所有的世人知道沙漠部族的强悍！也要让家乡的父老兄弟姐妹们都知道，我们绝对可以干出一番大事业的！然后重建沙漠部族的自尊心！舍弃盗贼的生活，重拾昔日法帝玛的理想！”

阿拉米的理想是那么地伟大，可是对小玲而言，这似乎是超脱她年龄所能理解的范围，只见小玲两眼失神呆愣在于地，灵魂也不知道神游到哪一国去了，浑然不知现在比赛已经正式开打了……。

“傻丫头！比赛呀！”

“啊~（汗）~遵命！海爷爷！”

黄海明的声音总算让小玲回过神来，“瞧不起小孩子的人可是会被打得满地找牙哦！”这句话其实毫无意义。随即，小玲立即以一贯的主动攻势攻向了阿拉米。

“掌式 - 龙劲！”近身就是威力万均的一掌，随然立即被阿拉米用厚重的大弯刀隔挡住，也让他被击震得防御略崩，小小的身体所发出的劲力仍是非同小可。

‘呵呵~回力镖（指卡姆辛剑斗术 - 飞旋刀势，此为小玲戏称）再厉害，我一直接近对方打近身战的话，我看那海带头（小玲开阿拉米那头卷卷黑发的玩笑）怎么玩回力镖？嘿嘿~那么大一块铁板，我就不信海带头能挥得多快！’

在上场前，其实小玲早就拟定好《极秘！对海带头作战计画》的迎战策略了，看似无谋的打法其实也是有点战术的。

就如她所预测的，握着（其实是用肩扛着）那么大又那么重一把弦月型弯刀，确实使阿拉米的动作变得迟顿，看着阿拉米被自己的连番攻势打得是频频退守防御，战术果然奏效，得意感让小玲忍不住忘形窃笑。

但是，如武神所预料，她终究还是太看轻卡姆辛剑斗术的力量了，小玲仅以外观所见就独断评判圆月刀（卡姆辛）的特性，终于招来不幸（？）的恶果……。

在小玲要发动“连龙牙壹式 - 轰岳”的技巧时，阿拉米迅速扭转身体，以全身的回旋带动巨大的圆月弯刀，空气被斩裂发出哀吼，致命的闪亮白刃迎头劈下，小玲立即退后躲避这可怕的一刀。

第一刀闪过，但是随即第二刀又迎面而来，阿拉米以连续的转身来挥动弯刀，来产生连绵无尽的连环斩击。旋转的离心力增强了弯刀的破坏力，连坚硬的地面石板也被划出一条条的锋利刀痕。‘他不会头晕吗？这么转法…….’生死关头，小玲还不自觉产生这样一个想法。

阿拉米的连续回旋斩就如同暴风，是将一切卷入切裂的暴风，小玲的回避与其说是闪躲，不如说是逃命要来的贴切，她一直后退，最后乾脆转身跑掉，距离拉得远远的就不用怕那恐怖的“大铁板”。但是她这么一逃，就落入阿拉米的“陷阱”了……。

这样的距离，就是卡姆辛剑斗术最佳的攻击距离！

阿拉米不停下回旋，就顺势掷出圆月刀，凌厉的高速回旋充分透露刀势之威猛，但是，圆月刀的前进速度却很慢，小玲甚至觉得连散步都能闪开这一刀。

那天真的女孩对自己的行为会产生多大的危险还浑然不知，场外的武神 - 也是爷爷的黄海明以最大的音量发出警告！

“傻丫头快闪！那是“狂沙刀势”！”

“耶？”

那一刹那，缓慢前进的回旋弯刀就突然鸣出悲吼，由超慢速瞬间暴升到“飞旋刀势”的高速度，小玲已经尽最大的速度向右跳开，她的左小腿还是被斩伤，深及骨头，顿时血流泉涌如注，而且剧痛也让她快站不住。

狂沙刀势 - 就如同沙漠的风暴一样，平时沙漠看似平静无风，但是往往转瞬瞬间，飞沙大作，死神的烈风就将无知的旅人卷入地狱的彼端。

飞旋的圆月刀在场外划个大弧度的轨迹，又飞回阿拉米所在之处，只

见阿拉米又旋起瘦小身子回转手腕，技巧地扣住刀身凹槽（握把处），顺势以转动的身体再度掷出圆月刀（卡姆辛）。

“别恨我啊！小妹妹！”这次是致命一击的“飞旋刀势”！

武神也来不及出手了，这一刀实在太快，可是，小玲的眼神仍没放弃，面对迎面强袭而来的致命一刀，她忍住伤痛，不疾不徐地伸手合掌接下了这一刀，而且，那一瞬间凌厉刀势也尽消于无形……。“还你啊——！”小玲扭动身体，也用回旋反掷而回。

回击的弯刀拥有原先飞旋刀势两倍左右的速度。“这是龙天无双流奥义的应用，这丫头……。”武神很讶异，他的小孙女竟然能急中生巧，将奥义 - 龙天太极掌予以变化来化绝境为生机，这也要对奥义有相当程度的领悟才能使用，武神也欣慰，他的小孙女不知不觉也成长到这种地步了……。

在同一时间……。

“到此为止了吗？……。”

阿拉米放弃了，那样的刀势他自认无法接下，对卡姆辛剑斗术的战士而言，接不下自己的圆月刀（卡姆辛）就等于败北，那是与“死”同义的一个辞句。“快逃啊！海带头！”小玲从没想过自己会亲手取下人命，所以她叫喊着要阿拉米快逃，可是，沙漠少年已决心被自己的弯刀斩死，对少年来说，这是败者应得的下场……。

……说丧气话还太早了吧，小米！……

少年的伙伴藤原深雪已经冲上台，以斋鬼一刀流最快的瞬移冲刺到少年面前，夺鞘而出的兵刃闪烁着冰寒的雪光，深雪架剑以待，硬是挡下两倍威力的飞旋刀势。

但是，被停下的弯刀却产生更大的余劲，深雪轻盈的体重挡不下这一刀，反被推后撞上了阿拉米，连阿拉米两人一起被推送。在深雪快支持不住的时候，阿拉米伸手接住了弯刀的刀刃，略钝的刀面割伤了阿拉米的手掌，但是在两人的合作下，总算是接下了这把失控的圆月弯刀。

由于深雪闯入赛场，所以，阿拉米被宣判败北……。其实，在方才飞旋刀势被接下并反击的时候，阿拉米就自认输了，伙伴的乱入，反而让他有捡回一条命的感觉。

深雪拿出白布将阿拉米负伤的两腕包扎起来，手劲似乎用了点力，这可让阿拉米是痛得大叫着：“好痛哦！小雪，轻一点嘛！……。”也许对阿拉米刚才求死的想法有点生气，深雪又忍不住将绷带绑得更紧点。

此时，在黄海明的扶持下，小玲也来到了他们所在之处。

啪一声！响亮的巴掌声在少年的脸颊上响起，阿拉米深褐的皮肤也浮现不明显的红晕，他摸着疼痛的脸颊，有点不知所措地看着眼前这位打了自己又哽咽欲泣的女孩。

“为……什么？为什么想死呢？……只是……输了……不是吗？活下去不是更好吗？只要活着……就有机会……从……从小玲身上拿回胜利……不是吗？……你这笨蛋！笨……蛋……。”

小玲抱着她的海爷爷放声大哭，少年也不知该说什么。“对不起……。”这一句话，似乎是别无选择中的最佳选择……。

### 第三十七话 前皇帝绯特烈三世

“不知道……玛利安她现在好吗？……。”

亚利不自觉地说了这句话，对于一直背着重伤而动弹不得的亚利的阿萨琳，一路下来，她不知听进了多少像这样语焉不明的梦话。

摔落地底已经有一天半的时间，这期间，亚利有时会发烧，然后又说些奇怪的梦话，阿萨琳没一句听得懂。由于亚利昏睡的时间比清醒的时间要长的多，就算醒着意识也不清，让阿萨琳想找亚利聊个天也没有办法。

不过，现在的亚利似乎是清醒的，漫长的地底之旅总算有解闷的机会。

“玛利安是谁呀？是亚利你的恋人吗？”

“是个……喜欢我的女孩……。”

这句话颇值得玩味，让阿萨琳可是兴致大起，连饿了一天的现实也忘得一乾二净。

因此，她又继续问说：“喜欢你……那……亚利你也喜欢她吗？”这个问题并没有获得立即的答案，背上的亚利是是沉默的可怕，过了很久……。

“嗯……我……我喜欢她……。”

将这句话讲出来是那样地自然，最讶异的人恐怕莫过于亚利自己了，历经生死之关，才让亚利能坦然面对自己的心情吗？……。

“……看到她高兴的样子……我就很康粗……可是……我却常常让她哭泣……我实在是配不上她……因为我是个差劲又身份低微的男人……。”

“身份低微？我记得赛巴斯达家在帝国也是个贵族吧……难道那个叫玛利安的女孩子的家世是比你更高的大贵族吗？是她的家人反对你们在一起吗？”

“玛利安……她是我国的皇女殿下……。”

亚利轻轻地吐露了惊人的事实。“皇～皇女！？”这可让阿萨琳吓了一跳，亚利的对象竟会是帝国的皇女，这可不是小事了……。

“真是让我讶异，亚利你居然会跟皇女……不过，我觉得你不要拿身份的事当藉口，虽然会很辛苦，我还是希望你们两人能继续在一起……。”

“藉口？是啊……身份……的确只是藉口而已……。”

真正的理由不是那么简单的……。

“……我很后悔……当时我为什么要用身份这种理由来伤害玛利安……也许……我只是想逃避她而已……其实……还有一个真正的理由……。”

“真正的理由？”

“我……还喜欢着另一个女孩……虽然只是单恋而已……。”

“耶？～～～！”

这可真是不是普通的“八卦消息”，阿萨琳是既惊讶又赞叹，她实在看不出来，亚利会是这样的人。不过她也蛮同情亚利的，同时喜欢上两个女孩，这可是很难解的三角问题，而且，赛巴斯达家的小龙对于感情问题，态度似乎是“优柔寡断”了些。

不过能这样自由去谈恋爱，凭自己的心意去喜欢人，阿萨琳倒是很中意。反观自己，不仅自己的心意被抹煞掉，大臣们还软硬兼施逼着自己要嫁给巴洛姆公国的那个混蛋安威斯，这样比较起来，阿萨琳反而羡慕起亚利了……。

“你的问题还真复杂，我……我一点经验也没有，所以也不知该说些什



么？……。”

“复杂……是啊……哈哈……。”亚利也不自觉苦笑起来。

漫长的地底之旅似乎也出现了一点康粗的气氛，来到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天地里，虽然是个不幸，不过，也暂时让阿萨琳与亚利两人忘却所有烦心事，回到地上，他们又得面对一大堆的问题，所以，这或许也算是不幸中之小幸（？）吧……。

这一晚，皇帝下榻的别墅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

由于亚利之死（？），让皇女玛利安贝尔伤心得甚至病倒在床，皇帝体谅爱女的心情，所以就将回国的行程延后，等到玛利安的情绪平复下来再动身返国。不过，这个决定却产生意料之外的结果，隐居凡提洛斯王国的前任帝国皇帝绯特烈三世为了探望孙女，主动来到了皇帝所在的别墅，与前皇帝会面本来就是帝国皇帝绯特烈四世微服前来王国的主要目的。

在皇女的寝室里——

“可怜的孩子……连作梦都是悲伤的梦吗？……。”

伤心过度的关系，躺在床上的玛利安显得消瘦了些，本来健康的脸也失去了昔日的亮丽粉彩，而蒙上苍白的衰色。一个老人用手指轻轻拭去她不自觉流下的泪水，也静静祈求疼爱的孙女能够早日脱离悲伤的阴霾。

这个老人已年过百岁，所以身体外貌已经呈现十足的老态，不过，他的眼神仍然洋溢着生命的色彩，而非日暮之色。他虽然老，身体比远比外观所见要来得硬朗的多，走路也不用拐杖。百岁的老人虽然稀有，但像他这么特别的可就不多见，在世界上，他算是在位年数与存活岁数可排名世界第二的君主 - 前任帝国皇帝绯特烈三世。

大陆历五十六年，“尤里安·绯特烈三世”以三岁的稚龄被扶上帝位，这位最年轻的帝国皇帝就此展现他旺盛的生命力，在国政上也有不错的评价，但是他的健康情形也好得让臣属的众人感到“恐惧”。

在位八十八年的期间，他曾经正式册立过三位皇储，但是前两位都没机会登上帝位就先老死，连顺延排下的皇位继承人候补也因老而放弃继承权，六十多岁时，绯特烈三世又让妃子生下新的儿子，即第三任的皇储“皇太子阿利欧斯”。

虽然，绯特烈三世也有提早退位的打算，但是，这位皇太子并没有登上帝位，众所周知，现任的皇帝的御名是“姆斯托·尤拉·绯特烈四世”，他是比皇太子阿利欧斯年长五岁 - 绯特烈三世与宫女所生的庶子。这是帝国公开的秘密，也是没有人敢谈论的皇室秘辛，那是一场庶生子夺取正统嫡系皇子之皇位的宫廷政变……。

“总算能见到您了，父皇陛下。”

“孤只是来见孤的孙女而已，除此之外，宫廷的事已经与孤这个隐居他国的老人毫无关系了，假如你是想跟孤谈这类话题，你就找错人了……。”

宽广而有些寒寂的大厅里，同是皇帝的父子终于见了面，自从大陆历一四七年帝国内战结束以后，两人就不曾再见面，正确地说，是前皇有意避而不见，甚至远居国外，父子间的心结早已是纠而难解。

绯特烈四世扬手勒令众卫士退下，除了青龙将军威尔斯子爵以外……。

“威尔斯卿，请你留下，你就暂且担任朕与太上皇的护卫吧。”

“谨遵旨意……。”

青龙将军恭敬地退至一旁，不过，他心里却是复杂万分，皇帝陛下会只是要他担任护卫一事那么单纯吗？绯特烈四世瞒着宫里众臣微服前往邻国，实为拜访隐居国外的先皇，威尔斯子爵可以猜到，接下来的谈话内容可能是禁忌的皇室秘辛或是更大的国家机密。皇帝要他留下，恐怕还有别的用意存在……。

对话开始了……。

“孤想，你不可能只是为了要来探访孤这个离群避世的老人而已吧，有商人才干的你是不会作这种毫无利益的事的，说吧！你丢下朝政找孤有什么事？”

“朕就不客气了……朕只是想问，那个男人是谁？两个月前，曾经来过您的离宫找您的男人……。”

“两个月前……只是个有点认识的年轻人而已……。”

前皇帝有意避而不答，让绯特烈四世的口气也变得更强硬些。

“请您别瞒朕了，父皇！这个男人用来路不明的庞大资金收买了不少贵族与将军，谋反之心昭然若揭，朕手下的情报组织《风魔》早已经察明他的存在，两个月前，跟踪他的人员全都失去音讯，传回的最后情报明确地表示那男人最后的落脚处就是您的离宫！”

朕希望您能亲口告诉朕，他究竟是谁？”

“难道你没怀疑过孤也是乱党之一吗？孤猜，你自己恐怕早有了答案……找孤，也只是要证实可信程度而已。”

“的确……所以……朕请求您告诉我吧……。”

“那个年轻人……是阿利欧斯的儿子“赛因”……。”

这个答案，绯特烈四世早已知道，其实，这个情报根本是对方自己露出来的，假如不是假情报，也就表示这是对方所下的“挑战书”。由绯特烈三世亲口说出，皇帝绯特烈四世总算确信了这个事实。

“果然是他……。”

“那孩子回来找你报仇，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毕竟，他的父亲阿利欧斯的皇位被你所夺，他的父母与妹妹又被你所害……。”

“那只是意外，当时朕并没有下令杀人，只是要软禁皇弟而已，部下们错认了朕的旨意，那件事朕也很遗憾……。”

“是吗？就算你说的是“真实”好了，但是“事实”上，阿利欧斯一家人确实因你而死，那孩子活下来了，这些年来，一直以对你的憎恨而活下来，而且，他也拥有了复仇的力量！孤只感到遗憾，帝国的苍生百姓将因为皇室的家事而大量受害……。”

“这也非朕所愿啊！……。”

前皇帝不禁有个想法，虽然这想法一定会遭当时的贵族院的贵族大臣们极力反对的，假如，当时立庶子出身的姆斯托为皇储，或许今天就不会发生这些憾事了。

“你怨孤吗？假若当时孤能果断立你为皇储的话……。”

“朕从来没有怨恨父皇，朕了解父皇您也要顾虑到很多事，当时贵族势力极强，假如立庶子出身的朕的话，以费尔玛公爵为首的贵族派系必定会提

出异议，政局也会发生不安。可是，皇弟阿利欧斯太软弱了，画图、写诗的优雅贵族生活比较适合他，皇位对他来说太过沉重了，他就算即位，也只是个傀儡君主而已。”

“是啊！孤太重视血统……这或许也是因为孤也是庶子出身的关系，因为孤是当时唯一的皇室血脉，所以孤才会被送上帝位。阿利欧斯有纯正的贵族血统，立他的话，贵族大臣都不会有异议……。”

“绯特烈四世强夺帝位，也是有他的理由存在。”

“父皇，朕对于从皇弟手中夺下帝位一事从没有后悔过，那些贵族太腐败了，他们只知道不停去剥削领地人民，从不思索帝国的未来，要是在让他们扩张势力，帝国的前途堪虞呀！所以，朕才夺下帝位，又削弱贵族势力，政争与几年后的内战，两场乱事虽然流下了不少血，但是也奠定了帝国如今的富强基础！……即使要再杀一个侄子，朕也绝不能停下脚步，现在朕若退缩了，就真的对不起那些死去的人们了……。”

“即使排除掉帝国贵族？”

“朕所期望的新帝国，并非是由贵族阶级所支撑着，那根自我腐蚀的柱子太脆弱了，神圣艾斯卡帝国需要新的支柱栋梁，不分阶级种族，所有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都是帝国不可或缺的“支柱”，建立这样的国家才是朕的理想！为此，皇帝之位是方便且必须的“工具”，朕不会轻言放手的！”

在一旁随侍的威尔斯子爵实在是惊讶，皇帝陛下的梦是多么地巨大而前所未闻，他才了解，为什么当年父亲要支持这位庶生皇子，在他的梦前面，所有人都太渺小了。

“看来，孤真的是老了，在当年就老了……孤看不清你的梦以及帝国的未来，而只为了帝国传统的存续……。”老皇帝也感叹道：“……就照你的意思去做吧，你说得对，假如你现在放弃了，那些人的血真的是白流了……。”

老人突然向威尔斯子爵问道：

“威尔斯卿，身为贵族的你也愿意追随这样的主子吗？”

“能侍奉吾皇陛下是微臣的荣幸，今天得闻陛下的洪愿，让微臣感到自身的渺小，臣已立誓，愿为犬马望能替陛下尽己身棉薄之力。”

子爵行跪礼并从容道着，即使皇帝没有这样试探他，他也会为皇帝尽忠的，如今能知道皇帝的梦想，感动之心更坚定了他的忠诚，能追随名君是骑士最大的梦。

但是青龙将军也忧心着，贵族里确实存在许多对皇帝不满的声音，那位前皇储的遗子赛因恐将会吸收反皇势力，一旦冲突发生，神圣艾斯卡帝国将陷入远比十二年前还要巨大的动乱当中，这梦魇恐怕将是不远的“现实”……。

在暗夜的道上，隐然可见到不明的黑影在移动着，假如不仔细看，就看不见有许多黑衣人正在黑暗与阴影间悄悄游走。他们的目的地似乎是城南区，那里是王都数一数二的高级住宅区，最有名的莫过于威京饭店那号称一晚八千基尔的超高级皇家别墅了。

黑衣人的行动完全无声无息，所穿的衣料仿佛融入黑夜般的漆黑，唯一引人注目的，是那脸上所戴的白色面具，在黑暗中浮现的白色面孔，就宛如恶鬼般的存在。

他们就是传说中的暗杀拳士集团，在集团中，他们是属于较下级的“人面众”，面具遮掩了已毁掉的面貌，他们的痛觉也被除去，成为无情的杀人机械。

“呕~~~~~！”

一个男子正在路旁呕吐，是因为喝了太多酒的关系，杀人鬼事件被解决的消息散开后，不少人又开始放心过着晚归的夜生活。但是，这个人似乎运气差了点……。

在他抬头的同时，数十具像幽灵般浮在黑暗中的白色面孔映射入那对醉眼，疾速从他身旁飞驰而过，吓得这个人当场大叫，醉意全消。“什……什么鬼玩意啊？”他转头看着那堆面具离开的时候，背后的杀机悄悄地接近了……。

啪喀一声！

清脆的骨折声暂时打破了沉静，随后夜晚很快又恢复了宁静。男子的颈椎在一瞬间被扭断，当场死亡，下手的人是个蒙面的黑衣人，那双黑眸里找不到热切的情绪，只有让人胆寒不止的冰冷无情。

“迦罗、阎王那两个白痴……丢下任务去找亚修拉麻烦，结果弄得两人都身亡，遗留的任务就只好由我来执行了……。”

蒙面人的身份与迦楼罗王（迦罗）、乾闥婆王（阎王）两人一样，都是并列暗杀拳士中最高位“八部众”的暗杀者。

冰冷的视线正狙击着猎物的鲜血……。

### 第三十八话 假面的刺客

夜已深，屋外又开始飘下细雪……。

“父皇，现在已经很晚，就请您暂住一宿吧。”

“嗯，孤也很不放心玛利安的事，在那孩子的情况稳定前，就暂时受你照顾了。”

其实，皇帝绯特烈四世想说的事，是希望前皇绯特烈三世能返回帝国，不过，这种事毕竟还是尊重前皇的意愿。

于是他命令道：“卿家，太上皇的寝室起居就麻烦你了。”接获命令的威尔斯子爵正要去吩咐部属处理时，皇女突然抱着病躯颠颠地步下大阶……。

玛利安的身子还很虚弱，前皇怕心爱的孙女从阶梯上摔下来，他赶紧上前去扶住她，从双手上，前皇感觉到玛利安是那么地脆弱，他也不禁有些难过。

“玛利安，你怎么不在房里多休息呢？”

“我好怕……刚才醒来时……发现太上皇爷爷不见了……我以为……爷爷也要跟亚利一样离开玛利安了……。”

提到亚利，玛利安又忍不住流下了泪。前皇便安慰她，道着：

“放心吧，爷爷不会离开的，在玛利安恢复健康以前，孤都不会离开的。听孤的话，做个乖孩子回房养病吧。”

可是，前皇从双手感觉到不寻常的颤抖，玛利安在害怕着。

“怎么了？”前皇轻声地问起。

“我……我做了一个恶梦……。”

“那只是梦而已，别当真，听孤的话乖乖回房去睡吧。”

“我好怕……我梦见害死亚利的那些坏人又回来了……我真的好怕，他们戴着恐怖的白色面具，好像恶鬼一样……。”

亚利还活着，所以当然不是死掉的亚利在给玛利安托梦，不过，确实有某种意志藉由玛利安的梦在提出警告，警示着‘即将到来的危险……’。

这梦兆还是被忽视了，在旁人眼里，这应该只是因生病所产生的胡思乱想而已。前皇一直安慰着玛利安，并扶持着她病弱的身体上楼。“乖，孤送你回房休息吧。”两人才走到一半的大阶转角处，“危机”终于来了……。

大厅天井的玻璃突然爆出凌乱的碎裂声，大片小片的彩色玻璃掉落到大厅中央，在地板上碰撞成更细小的碎末。在破碎之中，一个形似鬼魅，身着黑衣，戴着白色面具的人出现了，那条弯成弦月状的笑嘴让他看起来像是小丑，不过，在正式的术语中，不管对方是如何地可笑，这种闯入者都一律被称为“刺客”。

不等将军怒骂‘大胆刺客！

×’的惯例台词，假面的“刺客”就往大厅中央的大阶冲了过来，右掌的铁爪扑向目标 - 即绯特烈四世的颈子，皇帝连避也不避，因为他相信身旁忠心的臣子，只见威尔斯子爵快刀一闪，白刃就削去无礼的铁爪与一只手掌，青龙将军的剑术也属高手之林。

第二剑挥去，笑脸的假面人就跳跃闪过了这一剑，他的动作宛如非人的野兽，就如山猫般灵巧，他跳往旁边的墙壁，用力一蹬又飞身扑向皇帝。

“休想得逞！”青龙将军掷出短剑，贯穿了他的咽喉，假面人就像被弹石击中的飞鸟一样落下了，但是他又爬了起来，鲜血不断从刃与皮肉的交接处喷出，但是他仿佛感觉不到伤痛，仍然一步步向绯特烈四世走来。

青龙将军水平斩出了第三剑，长剑与短剑交击出响亮的厉声，戴着假面的人头顺着剑势飞落到阶梯底下，确定死亡的残骸终于倒下了……。

“恶鬼……戴假面的恶鬼来了……。”

在前皇怀中的玛利安颤栗地不停呢喃着这句话，“恶梦”竟然成了现实。

随后，又有两个同样戴着白色面具的刺客从中空的天井跳了下来，威尔斯子爵横剑守在皇帝陛下、前皇、与皇女殿下之前，连叫唤部下前来的时间也没有。不过，很快就两批人马从大厅左右两侧破门而入，禁卫骑士团与青龙骑士团的人马终于赶来了。

事实上，在方才威尔斯子爵与刺客交手之时，其余的暗杀者“人面众”就与守卫在别墅外的两团侍卫发生战斗，因担忧皇帝陛下一行的安危，所以两团的指挥官亦同是副团长的史坦夫将军与卡农将军都不约而同地命令部下且战且走，都退进了大厅之中。

本来可以容纳近两百人的大厅就聚集了一票人马，以前不知举办过多少次豪门夜宴的豪华大厅，已开始它第一次的流血舞会。

“保护陛下！我们要让卡农那家伙知道吾帝都禁卫骑士团的真正实力！”

“保护陛下！我们要让史坦夫那家伙知道东方青龙骑士团的真正实力！”

两位副团长之间那莫名的对抗意识，又开始燃起火花，这种场合是他们争功的时候吗？看到自己麾下的副团长也是这样，青龙将军威尔斯子爵也叹息。

两团的不团结让刺客集团有机可趁，无惧痛苦的人面众让他们陷入未曾经历过的苦战。利刃插入刺客的肚子，但下一瞬间，铁爪就划过了骑士的脖子，一次自杀攻击就折损一名骑士，同样负伤的刺客却老神在在地拖着伤体残躯攻击下一个猎物。

团里的骑士们相继倒下，一直在后面指挥的青龙副团长卡农将军也遭遇直接的白兵战，虽然很少有实战经验，他在军校锻出来的剑术仍然有一定程度的实力，闪过铁爪，长剑就贯穿了来袭刺客的脖子，但是……。

“为什么这样还没死！为～为什么！”

军校所学的常识在此时完全派不上用场，对于理论派的卡农将军而言，这无疑是一种嘲讽，更是深刻的恐怖。卡农将军腿软地跌倒在地，那个脖子上还插着一把剑的刺客就要用铁爪将他杀死的瞬间，刺客的背后突然闪放交叉的刃光，刹那间，假面刺客的身体就被分成四块。

出手救他的人是位年轻的黑发骑士，卡农将军只知道他是自己团里的人，职阶似乎是百夫长之类的小军官，至于名字他就叫不出来了。

这位在青龙骑士团里不怎么起眼的百夫长名叫“利卡尔特·法兰”，平日不喜欢跟同袍交际的他，其实剑术非常的厉害。背景不详的他被黑骑士修奈达收留，自幼就一直在黑骑士底下习剑，其实力自然不在话下。所以，利卡尔特才会被团长威尔斯子爵相中，被选为皇帝陛下此行的侍卫之一。

在交手的瞬间，利卡尔特就察觉到刺客拥有无惧痛苦的身躯，所以他就下重手，以俐落的剑技将刺客大卸八块。刺客的身手虽好，但是还差他那么一截，无痛的邪躯在无情的刚刃前毫无意义。

但是刺客中却有一名特别的角色，他没有面具，只以黑布巾将面貌裹住，他慢步走来，缓缓靠近利卡尔特，寡言的百夫长也发现“他”的存在了。

“有意思，就由我来做你的对手吧……。”

“……。”

多言无益，利卡尔特立即挥剑斩去，以人面众的身手绝对闪不过这快如电光的一剑，但是，利卡尔特的对手可是“八部众” - 暗杀拳士中的最高存在。他左手随意一扬，指尖一触及剑脊，利卡尔特的剑就硬声而断，他连惊讶的时间也没有，腹部就感到一道炸裂，蒙面人的掌劲贯穿了腹部胄甲，击断肋骨，余势更击飞了利卡尔特。

“好强……。”倒在地上的骑士吐着鲜血，低声喃道。

阻碍除去，蒙面人挥手命令人面众三人去取下皇帝的性命。“赌注青龙将军的荣耀，我不会让你们通过的！”威尔斯子爵紧握长剑，准备拼死抗战之际……。

一把黑暗的巨刃自天井落下，宛如神灵制裁罪人的天枪，巨刃落下，自背后贯穿了其中一名刺客，直直插入了地板。那瞬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黑晶的刚刃激起了黑雾状的气体，那刺客的肉体开始萎缩，紧身的黑衣也变得宽松起来，最后，连那面具都挂不住而脱落，里面的脸本来就已毁掉，如今又变成木乃伊般的乾尸，更显恐怖，没多久，包裹在黑色夜行衣里的血肉都已灰化，连骨骼都化成灰烬。

一道人影也自天井跃下，黑面红衬底的披风在夜空中飘舞，黑色的铠

甲仿佛融入夜色的漆黑，那身巨体着地，立即震憾了现场所有人，对于皇帝侧的人而言，这无疑是救星般的存在，对刺客而言，就只是死神了……。

两名刺客又攻击而来，赤手空拳的黑骑士双手一伸，覆着黑甲胄的一双铁掌就抓住了两张面具，惊人的怪力让他们的身体浮了起来，而且，黑骑士的手腕也仿佛与他的暗黑剑 - 暗邪的达克尼斯互相辉映一样，也激放黑雾状的暗气，两名刺客就跟他们先前的伙伴同样落个相同的下场，血肉急速萎缩，最后逐渐灰化殆尽。

“亚汗的暗杀拳士吗？……。”

黑骑士用力将手掌中的两张面具握个粉碎，他的眼神无视于其他杂鱼，只盯着眼前的蒙面人，面对地上最强的骑士，蒙面人也未见动摇迹象。

“连二十名人面众都拖不到三分钟吗？不亏是黑骑士 - 修奈达·坦达洛斯……。”

两人对峙着，但是，有一名禁卫骑士却想偷袭，他从旁边用剑突刺，但是这只是找死的行为“愚蠢……。”随即，骑士的剑被击落，他的双肩被蒙面人抓住，隐藏在覆面下的眼神让骑士吓得心惊胆跳，他想脱身，无奈蒙面人的双手简直是铁枷……。

“你的身体就借我做“武器”吧……。”

呜哇哇啊啊——！

凄厉的惨叫声从骑士的喉头爆出，被铠甲裹住的身体竟然开始变形，蒙面人用双手将他的肩头对折，本来不可能接触到的肩膀竟像团黏土似的被扭成一团，那一刹那，背甲爆裂，溅出的血突然化成刀刃向黑骑士疾射而来！

同一时间，黑骑士的右掌也刮起黑暗的暴风，“黑龙掌”发出的暗黑波动将血刀尽数瓦解，甚至狂扫而去，连正面的大们都被吹垮，现场尽是腥臭的血雾。

“逃走了吗？……。”

等血雾散去，地上并不见蒙面人的尸骸，连所有的假面众都消失无踪，那记血刀攻击，只是蒙面人“以攻为退”的策略罢了。

“没记错的话，刚才的血刀的确是暗杀拳“咒血魔道”的秘技“化血魔刀”，那个蒙面人是八部众之一吗？当年的那个人……。”

修奈达想，蒙面人恐怕是他认识的人。二十多年前，他与雷欧耐特一起在武神门下学习阿雷斯英雄剑的精髓 - 操控神器的技术，那段期间，他曾经遭遇过亚汗的暗杀拳士，其中就有一名以血为武器的暗杀者。后来，从武神口中他才知道对手是八部众中持有暗杀拳咒血魔道的“夜叉王”。

不管如何，危机总算解除了。

事件结束后，前皇绯特烈三世就抱着发烧昏迷过去的玛利安回房间静养，同时也派遣部属去找数位医生前来，除了皇女，现场还有许多的伤患。

清点现场，威尔斯子爵向皇帝陛下报告损失现况，总共阵亡了十七名骑士，伤者更超过了三十人以上，绯特烈四世也愁眉不展。

“善后的事就交给卿家你了，返国后要给予战死者的家属最好的抚恤待遇。”

“微臣谨遵旨意……。”

青龙将军威尔斯子爵退下后，皇帝便召见黑骑士修奈达前来

“坦达洛斯卿，你识得那些刺客的身份吗？”

“卑职不敢断言，不过从打扮与其身手特征来看，确实是亚汗的暗杀拳

士……。”

“亚汗帝国……如果朕没记错，所谓的暗杀拳士不就是该帝国前任的亚汗龙帝麾下的影子杀手集团吗？朕还记得，十几二十年前的亚汗革命结束后，前帝“不死龙皇”的暴政被推翻，那杀人集团也被消灭了，为什么会出现在此地？”

“这卑职就不知了……。”

绯特烈四世心里早有了谱，暗杀拳士应该是流亡而非灭亡，而且，他们恐怕已经被某人所雇用，这人是谁？皇帝心里只浮现了一个名字 - 赛因。

但是还有一个疑点，赛因的掘起应该是近几年的事，亚汗革命是近二十年前的事件，在与赛因接触前，究竟有什么组织收留了这群杀手，并再训练出新一批的暗杀拳士，这一点，绯特烈四世也不知道。

夜更深，细雪不在，屋外已是大雪纷飞……。

在英雄天武会期间，坻里有特别设置的医疗集团，所以找大批的医生等医护人员就不是什么难题。医生来了以后，就忙着替伤者治疗，别墅里所有的房间都成了现成的病房，此时，威尔斯子爵正忙着找其他的理由向王都的警卫官解释，而威京饭店的胖经理则是失神地站在大厅，空洞的眼神正望着被破坏得非常彻底的所有昂贵摆设。

等到他回过神来，则是大笔金币送到他面前的时候的事了……。

在黑骑士的房间里，修奈达正在为利卡尔特擦药，被蒙面人那么一击，他的腹甲整个凹陷，明显可见一个掌印，劲道之强让人触目惊心。

在铠甲、锁链甲、以及衣服三层阻隔下，利卡尔特的肋骨“仅”是有裂痕而已，敷药之后，再用绷带固定就行了。

“怎么？还会痛吗？”黑骑士关心地问道。

伤痛并没有让利卡尔特脸色扭曲，让他皱起眉头的原因是另外一件事。

沉默的百夫长突然说了句恐怖的话：

“假如……刚才让绯特烈四世就这样被那群刺客杀死就好了，我干嘛那么多事为那个皇帝卖命！？”

“休得胡说！我不是常跟你说要忘了过去的事吗？”

“谁忘得了啊，老师！我“法兰克斯”家的大仇……。”

此话一出，黑骑士一个巴掌就过去，并骂道：“不可以再提起那个姓氏，我受你父亲的遗函所托照顾你，是为了让你的家族留下最后的一丝血脉！忘了十二年前的过去吧，你现在是“利卡尔特·法兰”……。”

“……。”利卡尔特流着血丝的嘴角不再多说一言。

法兰克斯家在帝国曾是大贵族，为伯爵家系，为著名的武门，他们一族就曾经出现四位黑龙将军，所以曾有人戏称“北方黑龙骑士团”的团长是他们家族的专门席位。但是，十二年前的内战，法兰克斯家加盟费尔玛公爵的叛乱势力，内战后一族尽诛……。

利卡尔特似乎是法兰克斯家最后的血脉，不过，他的长兄 - 亦家族最后一位黑龙将军的“弗雷特·法兰克斯”仍活在人间，直到近几个月，他还化名在大陆东方朋提海上某个小岛上，担任某宅第警卫团的队长。



在另一个房间里，青龙骑士团的副团长卡农将军已经包扎好伤体，正躺在床上休息，在医生离去后，独处一人的卡农将军露出恶相，他只是受了轻伤而已，所以自然不是伤势的关系，而是某一件事……。

“可恶~史坦夫那浑蛋就只会落井下石！”

刚才的混战中，他出糗的一幕被史坦夫将军看见，结果自然是换来一阵冷嘲热讽，在战斗能力上，卡农将军并不及由小兵一路干起的史坦夫将军。

不过，最让卡农嫉妒的事，是刚才黑骑士修奈达所展现的实力，担任副团长的任期并不长的他，还是第一次见识到黑骑士的力量，他本来还以为‘天空有黑龙巴哈姆特，地上有黑骑士修奈达！’只是世间夸大不实的谣言罢了，如今亲眼目睹，他才知道黑骑士是远比他所想的还要强，甚至强得让他胆战心惊。

“可恶！我绝对不能让这个身份低下又过气的前青龙将军爬到我头上！”

这次的事件，几乎可以说是黑骑士一人解决的，立下救驾的大功，即使黑骑士以前因亲族之累而被贬职，皇帝陛下也会不记前嫌而大大赏赐他吧，说不定还会恢复其名誉以及昔日的地位。想到这里，卡农就咬牙切齿地咒骂道着。

赛因的威胁渐近，帝国军仍隐藏着许多“不安种子”……。

事件结束后，所有的残存刺客已不知所踪，蒙面人已经命令所有人撤退，有黑骑士的阻挠，迦罗与阎王所遗留下来的刺杀任务也难以完成。

放弃的如此乾脆，也是因为这任务本来就跟蒙面人无关……。

“不亏是黑骑士修奈达，过了二十多年，年将五十的他居然还有如此强的实力，不见衰退，甚至远在以前我所见的黑骑士之上。”

蒙面人的右手正不停抖着，刚才被黑龙掌的余劲波及，充满负力的暗气消灭掉他不少生命力，即使肉身已超越人类，仍然得蒙受极大程度的伤害。

“不可思议，这样的他会甘心屈就于现在的低下地位吗？还是……这头猛兽仍隐藏着爪与翼，蛰伏只是在等待展翅飞翔的契机吗？”

黑骑士的想法也只有修奈达本人知情，十二年前内战结束，在被贬官以后，修奈达也不再汲汲于地位的追求，而甘愿以一介新兵教官与有职无权的千夫长位阶过着平凡的生活，这其中或许有修奈达本人未曾告诉他人的理由吧……。

这个时候，街上的巡逻士兵是越来越多了。

“我也该换回我的身份了……。”

除去覆面的黑巾，底下是一头灰白的头发，脸形略为苍白尖瘦，他又戴上平时一直挂在脸上那副与某管家同款式的小圆镜片眼镜，蒙面人已不存在，此时此地只有一位名叫“文森”的男子。

“真是出师不利，别人的任务弄砸，连公王大人的任务也汲汲可危，明天英雄天武会的最后一战，就不知道那男人布雷德是否能获胜了，安威斯殿下下的“随心所欲”真让人伤透脑筋……。”

帝国最大贵族巴洛姆公王对凡提洛斯王国的执着究竟为了什么？就连他最宠爱的小儿子也不知道，否则，安威斯也不会捅出这种篓子……。

### 第三十九话 痛苦的恶梦

在地底已经待了将近两天两夜，几乎快让阿萨琳用尽全身的体力。

漆黑的地下洞穴并没有像样的路，地形忽高忽低，行走起来是辛苦非常，而且，阿萨琳还背着亚利以及那把很重的克拉姆，若是丢下他，或许要离开这里会轻松些吧。

“你别管我了……自己走吧……。”亚利在清醒时曾说过这种话。

阿萨琳当然不会答应，还骂了亚利一顿，把伙伴丢下来不管，凭着身为传说英雄的子孙的自豪，她是绝不可能做出这种事的。

其实这都不是最苦的，最辛苦的事，莫过于“粮食短缺”的问题了。两人已经两天没进食了，身负重伤的亚利也不知道有没有食欲，可是阿萨琳就“辛苦”了，身为公主的她哪有饿过肚子的经验，赌注英雄未裔的自尊，也无法让肚子不发出抗议之声。

“坠入地底……两天没饭吃……哎唉……运气真是背到谷底了……。”

阿萨琳自嘲自己的遭遇，落难至此，还有什么更糟的事会发生呢？英雄阿雷斯的子孙与赛巴斯达家的小龙两人饿死在地底，恐怕已经没有比这更丢人的事了，阿萨琳甚至还有一个奇怪的念头……。

“还好……上面的人恐怕都以为我们两个已经摔死了，这样还好一点，总比被人知道我们俩是饿死要好的多……哈哈……。”

苦笑一下，多少能宣泄一下对命运的不满，但是，所谓‘祸不单行’，命运之神又对阿萨琳与亚利两人开了一个“玩笑”……。

哇……啊！

惨叫一声，肇因于前脚突然扑了个空，肚子饿让她没来得及反应，阿萨琳就与亚利两人一起跌了下去。随后，就只听见一道哗啦的水花声，以及不符合公主身份的叫骂台词在莫大的地下空洞里回荡着……。

发泄过后，阿萨琳终于察觉某件事，这水似乎热热的，还有某种似曾相识的味道，在两天前，她每天都在使用的……。

“这是温泉！（心）”

在王城的专用浴室里，有她专用的温泉间。在冬天里，最大的享受莫过于洗温泉一事了，凡提洛斯的王都艾斯佛兰德也有“温泉之都”的美名，只是，王都温泉的利权多半掌握在外国商人手中，这是题外话……。

除了没饭吃，两天没洗过澡也是让阿萨琳特别难受的事，碰巧发现这座小小的天然温泉，马上让阿萨琳忘了刚才摔倒的事，连肚子的鸣叫也神奇地消失了。

“亚利！有温泉耶！亚……咦？”

兴奋过后，她总算想起背上的亚利不见了，转身一看，原来亚利正浮在泉上，半阖又空洞的视线投射在头顶上的黑暗深处，亚利的意识仍然处于“弥留”状态。

“我们就泡一下温泉吧！这温泉对你的伤势也很有益哦！”

也不管亚利的意识是否清醒，阿萨琳还是一直跟亚利说话，这是这两天她不知不觉中养成的习惯，毕竟空洞虽大，却仍然是密闭的环境，要是找不到一个能说话的对象的话，这是会让人疯掉的。

亚利若听到还好，但是他根本是处于昏迷不醒的状态，所以，亚利对阿萨琳接下来的“行动”是完全无法反抗的……。

阿萨琳把克拉姆及艾克斯卡里巴插在温泉旁边的地上，除了供作照明用，两把光之剑所发出的光与热也能供作烘乾之用，一切准备妥当，阿萨琳就开始脱亚利的衣服了。

“没想到亚利这么瘦，难怪那么轻……。”

衣服下的亚利，是肌肉不甚发达，体格类似少年的瘦长体形。看亚利用那么大一把剑，阿萨琳本来还以为亚利是“穿衣瘦身型”外表看起来瘦，里面应该是很健美的，不料亚利就是那样“表里如一”的人。

还有一件让阿萨琳留意到的事，那就是在亚利的心口上，留有一道极深的伤疤，那里是心脏位置，她想，亚利以前也曾受过这么重的致命伤吗？亚利好像拥有与少年外表不符合的丰富人生经历，这一点实在让阿萨琳很羡慕，要不是被公主身份绑住，她也很想像自己的曾曾祖父阿雷斯一样，到世界各地去冒险。

毫无任何抵抗的脱衣过程结束了，阿萨琳就让亚利泡温泉，颈子以下全都浸在泉里，然后，就轮到她了，阿萨琳很直率地就将衣服脱下，随意丢在剑旁边，然后就去泡温泉了，这种不符合公主身份的举动常常叫侍女们叹息。

“呵呵～好像又活过来一样！”

原来的围巾被她裁出一截拿来当成毛巾，阿萨琳还哼着北国民歌的调子，心情显得十分愉快的样子，身陷地底的事实似乎是暂时被扔到遗忘之泉中。

虽然行为有待检讨，可是阿萨琳仍然是十足的美人，要是此时的亚利知道自己正裸身和一个女孩子共浴一池，就不知他会做何感想？

亚利的眼神仍然空洞，在黑暗中他看到什么？还是亚利所凝视的是意识的远方尽头？阿萨琳并不知道，她以为亚利应该是在做梦，她也希望他所做的梦是个好梦……。

“哈啊……啊……呼……。”

一直奔走，相同的路仍无尽延伸而去，一直逃下去究竟要到什么时候？为什么要逃？亚利也不知道，不过，一直逃避下去实在不符合亚利的个性。

亚利不想再逃了，他转过身，正视着那个一直追着他的人说：

“你究竟是谁？为什么要一直追着我！？”

“他”并没有回答亚利，只是站在那里冷冷地看着亚利，这让亚利升起了莫名的杀意，克拉姆立即夺鞘，射出摄人心魄的寒光，“参之型·穿鳞！”顿时，剑端如枪尖般连刺而出，势要将“他”捅成千疮百孔，但是，亚利的每一击都被闪开……。

克拉姆激射光气，穿鳞的压轴是克拉姆解放光之力后而击出的必杀一击！这一刺势如流星，直向“他”吹创，可是，“他”却轻易用手掌接下了这一剑。

“怎……怎么可能？”亚利喃道。

“你还想拿这种凡铁到什么时候？……。”

“他”的话与眼神都带着无可反驳的威严，刹那间，亚利就被一道无形的力量震倒，身体四肢传出了四分五裂般的痛苦……。

“就是这种东西，所以你才无法认清自己，也不敢正视自己真正的力量，

你那么想当“人”吗？也以为用这种人类的武器就能像个“人”吗？”

“还……给……我……。”

“这种凡铁毁掉算了！”

转瞬之间，在“他”手中的克拉姆蹦出了龟裂，随即就爆裂，变成寸寸的碎片。克拉姆的毁坏，让亚利的心像被撕裂似地痛苦不已。

“你！你……居然毁掉爸爸的遗物……。”

“爸爸？你还想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你很清楚的，不是吗？你是赛巴斯达家的孩子吗？接受现实吧！你是御子！”

“住口！我是人！”

亚利极为愤怒，身为人类的坚持是他不容任何人侵犯的心中圣地。看着这样的御子，“他”突然以玩味般的视线看着亚利的种种反应……。

““人”……是吗？看来，跟人类生活太久，那些记忆让你有这样的错觉……我让你见识一些“好东西”吧！你最想见的……。”

“他”的前方突然间冒出了两个人影，仿佛一开始就一直在那里似的，亚利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两个人……竟然是玛利安和米莉亚……。

她们两人被绳索捆绑，一直向亚利呼救，但是亚利听不到她们的声音，也无法起身去救她们，仿佛身体已经不再是自己的。

“他”拿起了一块克拉姆的碎片，并冷笑地说：

“你喜欢这两个女孩子，是吗？”

“住手！我……我怎么样都没关系，请你别伤害她们……。”亚利的声音近似哀求。

“就因为你想像个人类一样去爱人，所以这种人类的情感才会蒙蔽你吗？愚蠢！御子不需要这种东西，御子的力量不能被人类的情感所左右！我就像毁掉那把凡铁一样，让这两个人类死吧！”

“住手——！”

亚利竭尽心力呐喊着，也阻止不了“他”的暴行，克拉姆的碎片刺进了玛利安的胸口，利刃深深地插入，随后又被拔出，喷涌而出的血泉溅满了“他”的双手。“玛利安！”亚利奋力叫喊，也唤不回心爱的人的生命。

哀伤的时刻很短，很快地，“他”又将克拉姆的碎片抵住米莉亚的脖子……。

“住……住……手……。”

亚利抖着手伸向米莉亚，他颤抖地连话都说不出来，在亚利湿润而模糊的眼睛里，米莉亚的咽喉被划出一道飞红，随后她就倒了下来。“呜……我……。”亚利哭了，他正为自己的无能而痛苦呻吟着。

“为……为什么？……你要杀害她们……。”

“你在胡说什么？杀人的人不就是你吗？看看你那双手吧……。”

“他”看着自己的手，两只手掌已被鲜血染红，右手还拿着“凶器”，“他”像被吓到似的跪了下来，而在地上的血泊里，他看到了——

“是……是我！？”

如镜面般的血泊里映射的“他”，确实是亚利本人……。

泡在暖热泉水里的亚利，突然产生了惊人的变化，他的身体爆发出青色的光气，将周围的泉水激得是汹涌如涛。

“啊！怎么回事？”

同样在温泉里的阿萨琳也讶异地失措，浪是一波一波地袭来，她只能紧靠着岸边，不让自己被冲走……。

当突起的风暴平息时，在阿萨琳的眼里，正映入一幕不可思议的奇景。有一头青色的光龙正盘踞着亚利的所在，龙的身体像是布满蓝宝石般的鳞片，每一块鳞片都散发着柔和的蓝色波动。

奇妙的是，龙看起来是有形而无实，似乎只是个虚无的巨大幻象。这异象只持续了一会儿，龙就随着光波的衰退而消失了，此时，本来应该是身受重伤而动弹不得的亚利竟然睁开眼睛站了起来……。

“亚利……你？”

“……。”

亚利不敢看阿萨琳的眼睛，从她的语气就可以感觉到，她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秘密，她在害怕吧，亚利是这样认为的，这也是正常的，自己“非人”的那一面被人发现，常人怎么会不惧怕。

“是啊……这样的我哪有爱人的资格……我是不是人都还不知道？我怎么有资格去追求身为人的幸福……。”

亚利想起玛利安的事，也许自己当日拒绝了她，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米莉亚只是他找的借口而已。同样的情形在面对米莉亚时，说不定亚利还会拿玛利安当借口。

亚利时常在做着梦，但是像刚才那样清晰的梦，这还是第一次。亚利害怕着，他害怕自己会像梦里一样，一旦体内那非人的存在一觉醒来，就会去伤害重要的人……。

“你看到了吧……我……我的身体里藏着某种力量……。”

“这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假如可以，我宁愿不要有这种力量，能像个普通的人一样活着就好，可是……这毕竟是奢侈的妄想……。”

假如这样下去，亚利就会陷入自怨自艾的无尽回圈中，但是……。

“转过来，跟人说话要看着对方的眼睛！看着我！”

阿萨琳突然抓着亚利强迫他转过身来，那一瞬间可真是让亚利慌张起来，刚才的悲伤情绪全然消失，亚利脸红的像被泼上染料似的。此时的亚利一直盯着阿萨琳的眼睛，他的视线也只能放在那里，而不敢再往下瞄……。

阿萨琳只是一直盯着亚利那张红润到像是被热水烫伤的脸，她什么话也没说。亚利则是拼命压抑任何不该有的遐想，可是很难，视线以下就是裸身的美丽躯体，虽然他没看见也不敢看，脑海里却不断浮现各种图形。

呵呵……。

阿萨琳突然笑了一声，这让亚利更觉得莫名其妙。

“你也会害羞，不是吗？由此证明，亚利，你也只是健康的普通男孩子而已，别再说这种话来伤害自己，你只是在钻牛角尖而已。”

“你……你不怕我吗？”

“只是有点惊讶而已，在我眼里，你的确是个人啊！你会笑、会烦恼、会哭、还会害臊，这些都是“人”会有的反应啊！也许你有很奇怪的力量吧，但是你也拥有普通的人心，不是吗？就这样就好了，有心才是最重要的……。”

亚利知道阿萨琳是在给他打气，要他振作，他很感谢她善良的心意，只是，有些事还是要注意的。亚利挣开阿萨琳的手，就赶紧转身躲到温泉里

去，在这样下去，他不知道自己会再去想什么事，甚至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不过，亚利真的好高兴，原来说出隐藏在心里的秘密，而且阿萨琳又能够接受自己，这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好，以前是那样地害怕自己的秘密曝光的。看来，或许真的是自己在钻牛角尖也说不定。

亚利很想跟阿萨琳好好道谢，只是，现在的情况实在是有点尴尬。

他心想：‘怎么会有这么开放的女孩子啊！在男人面前裸体都不害羞……’亚利回想起，在海边与阿萨琳初次见面，她要离去时也是当着自己的面宽起衣来，虽然只撇到一眼而已……此时亚利已经不敢再想下去了。

其实，阿萨琳只是缺乏管教而已，早年就失去双亲的她，身为公主的她可说是被放任而自由自在地长大，对于一些事可以说是常识不足。裸体不会感到害羞，也是“习惯”的关系，在城里，无论宽衣会入浴都有好几个侍女在帮忙，她早就已经习惯别人的视线。

只是，她不太清楚女人的视线与男人的视线之间有什么差别……。

亚利不知道阿萨琳身为公主的事实，不过，他还是要给这个女孩子上点课，增加常识。给自己看就算了（？），以后在其他人的面前还这样的话，这怎么得了！

“阿……阿萨琳，以后，你千万别光个身子在别人面前走动，这……这太没常识了！

一个好人家的女孩不能这……这样子的……。”

亚利好不容易才吐出这句话，可是，阿萨琳又突然做出惊人之举。

“为什么啊？亚利……。”不知何时，阿萨琳又来到他面前。

“哇啊！不……不要靠近我！”

“为什么要逃啊？亚利？”

亚利紧闭着眼，胡乱地挣扎着，可是阿萨琳仍然跟他纠缠不休，拉着他的手直问说‘为什么？’。亚利已经泡了很久的温泉，体温很高，他的血气又被阿萨琳这么一激，血气上脑，结束，亚利当场昏厥过去了……。

“怎么又昏倒了？振作一点啊！亚利！……。”

能不动一刀一剑就将赛巴斯达家的小龙“完全击倒”，阿萨琳可以说是创造此一历史的第一人。可惜这并非阿萨琳的本意，好不容易亚利醒了，结果又昏倒了，这不就跟之前的情况一样吗？她好想找人聊天，自言自语真的很无聊……。

## 第四十话 身为御子……身为入……

再次清醒的时候，亚利正躺在温泉旁，身上的衣服也已经穿回来了。亚利又想又叹着：‘唉，我被人看光了吗？真丢人……。’无可奈何之余，亚利便想起身，但是转瞬间他又躺了回去，眼睛可是一点也不敢张开，原来，阿萨琳正在穿衣服。

“你醒啦，亚利！”亲切的言语还带着无邪的笑颜。

阿萨琳可是很大方的毫不回避，但是这举动对亚利而言只是莫名的“折磨”。虽然只撇到一眼（真的是一眼）而已，但是那一幕却深深地烙印在亚

利的网膜上，挥之不去。

阿萨琳的金发短短的，使得她的背完全曝露出来，那腰身、肩胛、与脊椎构成的美丽图形是那样的姣好……。

‘不行！我怎么可以有这么下流的想法！’

亚利道德与理性的那一面抬头，硬是将脑中的恶魔“歼灭”，但是，这果然只是暂时性的，风吹又草生，不该有的遐想又急速蔓生。

‘这太危险了！再这么下去的话……。’

亚利似乎担心自己是否会把持不住（？），脑海里各种遐想正倾巢而出，亚利就干脆在心里默念骑士道教条来镇压这些遐思。看到亚利莫名其妙的举动，一会儿又哭又笑，一会儿又缩在一旁喃喃自语，阿萨琳还真担忧亚利是不是伤到头壳了？……。

“该换你背我了，我好累哦～！”

阿萨琳劈头就是这句话，说是命令或许会比较恰当的说……。

不过，亚利还是如阿萨琳所愿背着她，这阵子自己一直受她照顾，没有饭吃，又没能好好休息，两天下来，着实累坏了她。亚利反而很惊讶，这样小小的身体怎么会有这样的力量，仿佛有用不完的精力似的。

“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呢？”

“怎么会呢？有人伺候还真是舒服呢，呵呵！只是，你的“力量”还真是方便，不仅先前的伤都完全痊愈了，连肚子都不会饿，反而是我，肚子真的是饿得咕咕叫，这力量要是能分我一点的话，那该多好啊～～！”

“是呀！真遗憾～你放心，我一定会带你出去的，等我们出去后，我就请你吃一顿好的，就到王都最好的餐厅去吧！”

亚利这样胡乱跟人约定，要是给汉斯听到，他的心不凉了一半才怪。

开心的气氛下，亚利也有担心的事，阿萨琳已经饿了两天了，虽然她看起来没什么事，不过，亚利知道她只是在逞强而已，总之，亚利一定要赶快带她离开地底回到地上，以他的力量一定办得到的。

自己的力量能对人有正面的助益，亚利也很高兴，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有阿萨琳这样一位了解自己又接受自己的知己的存在。命运捉弄着亚利，让他人生充满灾厄，但亚利也感谢命运，就因为命运也带给他这段“孽缘”。

接下来要往哪里走呢？——

刚才曾一度觉醒的亚利，感觉已变得极为敏锐，他相信自己的直觉，便毫不犹豫背着阿萨琳往黑暗的不明深处跑去。藉由觉醒，亚利的体能也有显着的提升，背着阿萨琳仍然能在崎岖不平的地形中健步如飞，无须照明也能看清黑暗的一切。

“哇啊！好快哦！”阿萨琳兴奋地道说。

“呵呵～我还能更快呢！”

说罢，亚利就再度提升速度，没过多久，两人就来到一处高耸的岩层下，亚利是凭直觉前来这里，他心想，跃过这块岩壁，后头一定有什么东西才对。

攀壁并不是什么困难之事，以现在的亚利，背着阿萨琳也能轻松爬上去。只见亚利毫无工具辅助，就用两只手轻松攀登上去，没多久，他们就登上了高达十多公尺的岩壁，但是，另一头并非是他们所期盼的出口，反而是更深而仿佛无底的断崖。

无底的黑暗里不时传来风的吼语，听起来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怎么办？亚利，前面没路了。”

“不是的……。”

“耶？”

阿萨琳无法理解亚利的反应，的确，在她眼里前面是漆黑的黑暗深渊。但是在亚利眼里，他所看到的确是不可思议的景象，深谷底下，是座广大而寂静的都市。

“下面有一座都市，非常的大，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房子，那好像是高塔，这地底都市看起来好像是林立的高塔群，而且……。”

除了都市外，亚利还看到某种东西，可是他却说不出那是什么，真的要形容的话，只能是“树木”来形容。底下巨大的“树根”蔓延了大半个都市，而顶上的“树枝”则像是支撑岩盘的支柱，盘错在都市上方整个地盘表面。

此外，亚利也不清楚在阿萨琳的眼里，那颗“巨树”究竟是什么样子？事实上她根本看不到，因为实在太黑又太远。在亚利眼里，巨树的每条枝干都隐约透射出璀璨的光芒，就像是内部发光似的，呈现着透明感的五彩宝石色。

“不亲眼看就不知道那是什么了……。”

沉思一会，亚利还是决定下去，直觉带他来到这里，下面一定有什么东西才是。于是亚利便向阿萨琳提说要下去，在阿萨琳眼里，这断壁几乎是垂直，而且深得仿佛无底，她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答应了。不知为什么，亚利的话让她有十足的信赖感。

爬壁用手，而下断崖呢？亚利的方式可说是疯狂，他直接跳下去，踏着几乎是垂直的崖壁全速冲刺，阿萨琳是吓得一句话也喊不出，只是死命地抱着亚利。没多久，近一公里高的断层就快到底了，但是亚利似乎是刹不住脚步……。

亚利当机立断，拔出克拉姆直接插入岩壁，但是冲力过快，岩壁被克拉姆切开，无法完全停下亚利的速度，一直到快接近地面的时候，两人总算是停下来了，看着咫尺之距的地面，两人都捏了一把冷汗。

“呼～好险，第一次这样胡闹，差一点闯出大祸……。”

“什么？原来你也没什么自信啊？真是的，我的命差一点就不保了！”

亚利只能苦笑以对，自己的确是过度得意忘形，对觉醒后的自己过度自信。不过，两人总算是来到这座地下都市了，巨大高耸的塔擎天而立，林立的塔群让两人都叹为观止，古代的房子竟然能建得这么高，其尸体技术实在令现在的他们匪夷所思。

了望这座地底都市，亚利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原来，这就是贝利欧所说的地底都市啊！”

“贝利欧？亚利，你说的人是谁啊？还有地底都市是……？”

“他是我所认识的冒险团体的队长，我曾听他说过，在王都艾斯佛兰德的地下埋藏着一座古代文明的都市遗址。我想，我们现在所见的就是他所说的都市吧。”

“耶～～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事耶！”

“这可是好消息，假如这都市确实是贝利欧所说的都市的话，那某处一定有冒险公会开辟的通道才对，只要找到通道，我们就能离开这里了！”

“真的，太好了！我好想赶康措开这里哦！赶快走吧！”



得知这好消息，亚利跟阿萨琳都士气大振，阿萨琳也不想一直让亚利背着，直接跳下来就拉着亚利要去找出口，本来疲惫的身心又产生莫名的活力。

两人穿缩在都市的街道上，所见的每件事物都让两人倍感称奇。

就拿路面来说，上面似乎有铺设什么东西，路非常平，走起来毫无凹凸不平的感觉，而且每条路都有经过规划，其畅通与便捷性绝非现今任何都市所能比拟。

他们所见到的“塔”，其实是房子，除了居住性外，似乎还有其他的用途存在，只是这是现代人很难理解的，只有对古代文明有所研究的人才会知道吧。

比较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尸体物不知经历多久时空，其材质仍然坚固异常，当然，主要也是因为此都市是埋在地下的关系，风化的影响自然较小的多。

走了一段时间，某样亚利想看的東西总算让他见到了，不只是亚利，连阿萨琳也发现到了，那似乎是某种巨大的“树根”，循着根脉的源头望去，阿萨琳也看到了那棵巨树，整棵巨树深埋在岩壁中，她所见到的，似乎只是露出一小部分而已。

“好奇怪哦，这是树根吗？看起来反而像宝石的矿脉，而且在黑暗中还会发光。在艾斯佛兰德地下，不仅有这座都市，没想到还有这么大的“树”埋着……。”

阿萨琳东瞧西瞧，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她想问亚利，但亚利只是一语不发，一边看着，同时似乎在想什么事似的。

“你在想什么啊？亚利……。”

“我好像在哪里“看”过……不对！应该说是“感觉”过才对……。”

亚利伸出手去摸那树根的表面，那材质确实很硬，说是宝石的确比较恰当的多。不过，让亚利在意的事，是手掌感应到的某种感觉，那是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是魔力……吗？……。”

亚利总算知道这是什么感觉了，虽然他自己也不是很确定，但是实在太像了，在几个月前，伊萨、修瓦克等人所散发出的某种波动确实跟眼前所感应到的波动很类似，亚利心想，这应该就是魔力的波动。

缺乏相关知识，亚利也不知该做什么，等出去后，问贝利欧或许会清楚一些吧。不过，问汉斯说不定能知道的更多，亚利以为，汉斯对魔力的知识恐怕比优希亚教廷的术士们还要丰富的多呢！

再耗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两人还是再动身去找出口，不过……。

“咦，这味道是？”

亚利闻到了某种味道，就连阿萨琳也闻到了，那是很熟悉的一种味道，饿了两天的肚子也开始不安地在鼓噪着。就在这附近的某处，似乎有“食物”的样子。

循着味道而行，果然让他们找到了某个熟悉的事物，那是旅行者常用的行李背包，在里头，有包在油纸内的几份乾粮，还有被单、水壶、材薪等生活必须物资。

问题是？这背包是谁留在这里的，而且还不只一件，在不远处还可以找到零散一地的行李，看现场情形，这些东西似乎是仓皇中被丢下来的。

“哇啊！有饭吃了！”

两人并没有想到这一点，有饭可吃才是现在最重要的事。

于是，亚利与阿萨琳就找一个地方野营，所幸亚利多少还懂得一些料理乾粮的方法，所煮出来的荡虽然称不上什么好料，不过对饿了两天的他们而言，此荡的味道可说是绝佳，所谓‘饥不择食’的谚语果然是真的。

喝进一口木杯的浓汤，暖烘烘的感觉让阿萨琳倍感幸福。

“好像感觉又活过来了！果然食物比温泉还好！呵呵~”

想到温泉，亚利就不禁脸红起来，因为这个词会让他想到刚才的事。此时，亚利又想到更久之前的事，那就是他与阿萨琳第一次见面的海滩……。

只见亚利吞吞吐吐地说着：

“阿……阿萨琳，有件事我一直都想跟你说……只是……发生这么多事……我……我一直没机会讲……那就是我想谢谢你……这两天的事……还有……你在海边……救了我一命的事……。”

“你是说人工呼吸那件事吗？别在意啦！”

阿萨琳想也不想就说出亚利不敢讲的话，看到亚利磨磨蹭蹭的举动，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位不知害羞为何物的公主又突然讲了一句话……。

“难道……那是你的初吻吗？”

她毫不犹豫的一句话让亚利更是羞得无地自容，亚利心想：‘难道阿萨琳一点都不在意那件事吗？……’不过，阿萨琳只是笑着说：

“没关系啦！我也是第一次耶！这样大家就扯平了！呵呵呵~”

看着阿萨琳无邪的笑容，亚利只觉得自己很龌龊，她并没有在意性别的差异而完全以好友的态度来应对自己，虽然阿萨琳有些举止值得检讨，但是，最应该检讨的人其实是亚利自己。

用过餐后，两人决定在这里休息一天。凭藉着敏锐的生理时钟，亚利感觉得到现在应该是将近日出的凌晨时分，算一算，今天已是两人坠落地底后的第三天了。

英雄天武会的最终决赛也将在这天举行，虽然中途因故而被迫弃权，不过对现在的亚利而言，他早已经把天武会的事忘得一乾二净了。

“来，被单就让给你吧！”亚利把唯一的一条被单给了阿萨琳……。

“你的肩膀能借我靠着吗？亚利……。”

“可以……。”

两人并坐着，阿萨琳倚着头靠在亚利的肩上，阖上眼才没多久，她就被召入梦乡了。

阿萨琳的确是累了，无论是在身体或是心灵……。

“嗯……笨蛋……。”

“这是什么梦话啊？呵……。”

亚利也不敢笑得太大声，怕吵醒了阿萨琳。说梦话还不打紧，但是，阿萨琳的头却突然一个重心不稳，从亚利的肩上滑了下来，结果就趴在亚利的大腿上。亚利吓了一跳，本想移开她的，不过看她仍睡得那么熟，亚利也就打消这个念头了。

先前发生了那么多事，亚利都一直没仔细看过阿萨琳的脸，她的轮廓很漂亮，纤弱的美人之姿里还隐藏着旺盛的生命力，这是两种极端的绝佳调合。她的皮肤很白，而且因为她是短发的关系，整个颈子都露了出来，嫩白的肌肤下透露着鲜红，很像是樱色系的粉红。没有上妆，阿萨琳的唇仍然呈

现健康的红润……。

“我怎么又在想这些事了……。”

看到那对红唇，亚利就不禁想起以前的事，虽然是为了急救，自己的初吻确实是丧失在这对红唇下，不过，阿萨琳的初吻似乎也是被自己拿走……。

“我怎么越想越下流了！”

想着说着，亚利就用力敲自己的脑袋。

骑士道明训要尊重妇女，就连“想”都不行，不过对于自己最近的表现，亚利觉得自己是越来越背离“骑士”的梦了……。

越是不去想，脑海就越是浮现那些影像，阿萨琳的事，还有玛利安的事。亚利实在很难去想像，那一天自己竟然会做出那种事，屈服于欲望的自己不仅亲吻着玛利安，虽然不愿意承认，可是，当时亚利确实感觉到自己甚至还打算有更进一步的行为……。

初次见识到欲望的另一个自我，这真是让亚利羞愧得无地自容。

不过——

……亚利！你也只是个健康的普通男孩子而已嘛！……

眼前这位正趴在自己腿上熟睡的女孩曾经向自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是啊……我也只是个“人”而已……。”

即使是欲望的另一个自我，那也是人性之一，虽然亚利不是很喜欢，但是这也明确地告诉了亚利，他只是个“人”的事实。对于御子的事，此时的亚利也有了不同的想法：‘御子是超越人的存在？神？……’亚利只觉得这真是自我膨胀过度的可笑想法。

“我只是个“人”而已，就算拥有什么力量，也改变不了身为“人”的事实。”

有了这样的想法，亚利觉得，他所看到的这个世界似乎也有点不一样了。

看着火堆的晃动不息，亚利开始想着很多事，爸爸妈妈的事、汉斯的事、赛莉儿的事、亲友们的事、玛利安的事、以及米莉亚的事……。

## 第四十一话 阿萨琳的梦

春光和熙，暖暖的风轻飘而来，带来时节的花香。

对属于北国大地的凡提洛斯王国而言，春天是短暂的，冬天往往是艰苦又漫长。不过，也因此春天对凡提洛斯的人们而言更显得特别，因为——

冬去春来 - 不管冬夜再怎样寂寒且漫长，春天迟早会来临，为大地再起生机。

这样积极的民族性，让这块土地上孕育出一位传说的英雄，使得在百年前被魔王红莲的魔导师的血腥红袍所笼罩的黑暗时代里，在世人绝望的时代里，英雄挥剑斩开绝望的黑暗，取回那被人们忘却已久的“希望”。

别惧怕命运，命运从你手中夺走什么？就亲手将它夺回来！

在《黑暗战争纪实》的封面底页，历史学家“阿兹莱姆·迪兰·科多

瓦”特别将这句话着记在上面，这不是英雄阿雷斯所讲的话，但是他以行动让人们自己悟出这件事。

对于英雄故乡的人们，这更是他们的座右铭与骄傲。

王城里有一处庭院，那里建有一座拱形棚架，卷曲的藤蔓攀爬其上，将架子染成一片浓绿，绿幕之中，还可见到许多点点的粉红、或黄、或鲜红的花苞，北国的春天才刚到来，所以花苞还未绽放开来，不过伫立棚下，仍然可以闻到一阵浓郁的花香。

晨光斜射而下，穿过绿叶丛密的间隙，在用石板排列成几何图形的灰白地板上，金黄的光块就像一片片落一地的金箔，每当风一吹拂，光线就会变化，使地上的图形变化得彷彿绚丽的万花筒，甚为有趣，尤其对一个孩子而言……。

“公主殿下，请您回座吧！不然老臣实在不知道该从何下笔呀？”

“一直坐着好无聊哦！地上的图案比画伯公公的颜料还要好玩耶！呵呵~”

年迈的宫廷画师可拗不过精力充沛的七岁孩子，虽说这是为了要绘制国王陛下全家福绘画的重要大事，但孩子就是坐不住，才一刻钟阿萨琳就从国王的膝上逃走了。

地上的光线阴影有什么好看的？对大人而言或许是这样吧，但是在拥有童心的阿萨琳眼里，或许那隐藏着成人所见不到的奇幻世界。

“哈哈~画伯啊，您老人家就别跟孤王那丫头争了，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虽然年轻，但是很早就亲政的凡提洛斯王早已培养出个人的王权风范，正直而又仁慈，是所有臣子与百姓们共同的第一印象。

出身邻邦帝国贵族的王妃貌美又温柔，与年轻英明的国王非常相配，恩爱的两人站在一起，那一幕就宛如图画似的美，而且，这可不是虚构的图像。

国王与王妃两人的个性都内敛且稳重，可是，两人爱的结晶 - 公主阿萨琳却是个精力旺盛过头的调皮女孩，个性乐观，喜欢尝试各种事物，脸蛋可爱但是个性却如此，周遭的人们都以为公主恐怕与淑女两字是无缘的存在。不过，国王似乎不打算用外加的管降创改变小女儿的自由天性，而让她无拘无束地这样生活下去。

国王陛下刻意包庇，她的小女儿仍常常惹出事端。

有个例子——

在城里的一个殿堂，那里是专门祭祀王族祖灵的庙堂。在里面，王国的开国君主阿雷斯的爱剑 - 神剑艾克斯卡里巴也置于其中。对于凡提洛斯王国而言，神剑是傲世的荣耀，也是王权最高的象征，但是……。

“公主殿下，那不是玩具，请请请~请您赶快把神剑放回去！”

“我 - 不 - 要！阿萨琳拿到后这就是阿萨琳的宝物了！”

英雄阿雷斯的事迹对每个孩子而言，那是伴随他们长大的绮丽传说，更何况是身为子裔的阿萨琳，曾曾祖父的一切对这孩子来说，是极具吸引力的存在，那把宛如英雄化身的神剑艾克斯卡里巴，就更不在话下了。

不顾众人反对，阿萨琳拖着比她身高还高的神剑，毫不犹豫地就拔出来。

“好美的光哦……。”

神剑的刃身散放出黄金的光炎，那是这孩子从未见过的绝世美色，越

凝视下去，就看得那光炎之海里还点缀着五彩的星光，阿萨琳整个人都被迷住了。奇妙的是，这把剑并不轻，尤其对一个孩子来说，当神剑还入鞘时，阿萨琳必须用拖的方式才能移动它，但是剑一出鞘，阿萨琳却只需要单手就能握住。

侍卫们不敢擅自冒犯小公主，不过……。

“阿萨琳，你又在调皮捣蛋啦！”

整个城里，也只有国王陛下一人能对付得了这位顽皮的小公主。“啊！父……父王！”看到国王突然出现，做坏事心虚的阿萨琳赶紧将神剑藏在背后，可是她小小的身体根本遮不住神剑以及那浩瀚的神光。

国王并没有指责女儿的行为，众所周知，国王陛下从来不骂公主的。他一如往常地笑着，并蹲了下来，因为站着的话就不能好好看着小女儿的眼睛了。

“对不起……父……父王……。”阿萨琳哽咽喊道。

“怎么哭了，父王又没有骂你呀！乖，阿萨琳……。”

这也是常见的事，往往不等国王开口，做了坏事的小公主就会自己道歉。看着女儿泣不成声的模样，国王只是拭去她的泪，并笑颜以对。

阿萨琳把艾克斯卡里巴收进剑鞘，就将它还给了国王，不过，国王却说：

“看起来，这把神剑很喜欢阿萨琳哦！就连父王都无法引出艾克斯卡里巴的力量，阿萨琳虽然是女孩子，可是你却有着跟曾曾爷爷一样的胸襟呢！那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宽阔心地……。”

看到父王夸赞自己，阿萨琳也破涕而笑，果然，父王是自己最喜欢的人。

“……不过，你年纪还小，还不是能使用这把神剑的时候，所以，艾克斯卡里巴就先还给曾曾祖先吧，等阿萨琳长大后，你再正式继承神剑与阿雷斯的名号吧。”

“嗯！阿萨琳最喜欢父王了！”

阿萨琳抱着国王，一直向自己最喜欢的父王亲吻，然后就赖在怀里撒娇。

父王的肩膀是那样宽广，怀里是那样温暖，这样的感觉一直是那样幸福的，年幼的小公主也以为这样的幸福能永久持续下去，可是……。

在九年前，也是阿萨琳八岁的那一年——

第十一届英雄天武会的落幕式才刚结束，当晚，灾难却莅临沉沦在欢乐气氛中的王都艾斯佛兰德，火苗从王都的各区冒起，很快就发展成控制不住的大火势，红莲焚天，染红了夜空，四溅的血花，濡染了王都街角。

八名拥有可怕技艺的暗杀者闯入正举办大会落幕式的王城，他们肆意屠杀所有可见的人，无论他们再如何求饶，暗杀者仍冷酷的痛下杀手，妇人孩子都无一幸免，受害者广及平民、侍卫、大臣权贵、甚至是王室的人……。

呜哇啊啊～～～！

拼死护主的侍卫以身体挡住暗杀者的行进，可是，他哀声嘶号，背后的钢铁甲冑就遽然爆破，鲜血与碎肉突破而出，而且那血肉竟化成血污的长枪，往某个孩子劲射而来，那孩子的父亲以身体护住了小女儿，承受了这致命的血枪。

“父……父王！父王！睁开眼睛看阿萨琳啦！父王！”

不管怎么叫喊，那怀抱已失去温暖，父王的眼睛也不再张开了，不管自己流了再多的泪，温柔的国王父亲也无法再为自己拭去泪水了。

从国王怀里的空隙窥见，那个凶手正一步步走近而来，灰白的刘海底下，是对冷漠森寒的黑眼，映照其内的，是阿萨琳哭泣与恐惧的模样。这一幕，阿萨琳希望只是恶梦而已，但这是现实，而且那之后，她的恶梦里永远有这个暗杀者的存在……。

不过，每次恶梦到了那一刻——

“住手！鸠盘荼！”

斥喝之声，伴随着飞龙盘啸，其实那一幕只是小孩子一时的错觉而已，出声制止暗杀者的人身穿绣着龙纹的亚汗武术道服，金发编成的辮子飞腾舞空，如龙如蛟，“掌式 - 龙劲！”怒喝一掌就逼退了暗杀者。

他的左掌还包着一条帕巾，阿萨琳还记得，那是她亲手送给这个人的……。

“泪，阿萨琳在哭？”

正趴在亚利腿上的阿萨琳正在流泪，亚利想，睡着的她正在做悲伤的梦吗？

亚利对阿萨琳的印象，只觉得她是个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而且对任何事都乐天过度的人。虽然她有些行为有待商榷，不过，不拘小节的可爱个性也是她的魅力所在，要是阿萨琳变成一个凡事很拘谨的女孩，亚利反而会觉得遗憾。

“原来……她也有悲哀的回忆啊……。”

仔细想想，亚利对阿萨琳的事根本一无所知，奇妙的缘份，让两人因溺水事件而认识，后来在王都重逢时，还因误会而大打出手，结果双双摔落地底。回想起来，这回忆还蛮康粗的，亚利确实是这样想。

结果，自己与阿萨琳之间的关系究竟算什么呢？

以年纪来看有点像妹妹，算家人的感觉吗？是很像，不过，她总是摆出同年龄甚至姐姐的态度。朋友吗？感觉似乎还要再多一点点……。

那算恋人吗？这就有点过份了，的确，她是个很有特色的女孩子，亚利也承认，自己的确被她的某些特质所吸引，这一点亚利是不敢再想下去了，自己并不擅长处理感情的事，对于心仪的两个女孩，亚利至今也无法理清真正的心情。

那究竟算什么呢？亚利有一个想法：“是“伙伴”吗？……。”

他的确有这种感觉，毫无隔阂，分享彼此的痛苦与康粗，同生共死的“伙伴意识”，这实在是最恰当的答案。亚利觉得阿萨琳有那种团队的领导特质，这无关男女、家族或朋友等因素，她会让人想待在她的身边，亚利确实感觉得到这种特别的吸引力。

若是亚利知道她的身世，或许就能如同恍然大悟般理解这感觉吧，阿萨琳体内留有传说中的英雄阿雷斯的血……。

亚利轻轻拭去那泪痕，小心翼翼地避免弄醒她。

“阿萨琳到底是谁呢？为什么……她会拥有这把剑？”

夺鞘而出的神剑散发出撕裂黑暗的光炎，还带着诱惑人心的妖光。神剑艾克斯卡里巴 - 这把传说英雄的神器，只要是战士都会有将它据为己有的

念头，亚利也崇拜英雄阿雷斯，当然被神剑所吸引，不过，亚利还不至于会做出这种事啦！

据说，这把剑寄宿了英雄阿雷斯的魂魄，它会选人，常人是无法引出它的力量的。

不过，亚利因为擅长使用神器，所以他仍然能够引出神剑的力量，只是比起阿萨琳持剑的情形，光炎的威势就逊色多了。

“神剑已认可她的一切了吗？”

区区器物会有选人的意志？亚利则采保留态度，不过事实如此，亚利也是半信半疑。

比起亚利，阿萨琳的剑术只是普普通通，少了神剑，大概就跟亚佛利特同等级吧。

想到这里，亚利突然若有所思，他想起了某件事实……。

“阿萨琳？阿萨琳……希罗……阿……雷斯？难……难道……。”

这其实不能怪亚利过于迟钝，这段期间实在发生太多事了，所以他才没能顾虑到那么多事，以前在东方青龙骑士团见习时，亚利早就知道的 - 邻国凡提洛斯王国的公主究竟叫什么名字这件事。

“她……她跟公主同名？”

在亚利心里，还有一点不敢面对现实的逃避心态。毕竟，万一真那么巧，那之前的有些事，还有，阿萨琳正趴在自己怀里睡觉的事……。

想到这里，亚利低头看着膝上的阿萨琳，忍不住倒吞了口水……。

如汉斯的戏言，不仅是女孩子，这阵子他的少爷跟“公主”真的很有缘。

本日，正是第十四届英雄天武会最终决赛的日子，长达十数天的武斗大赛终于即将划下休止符，虽然中间发生了许多事，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观赛者的心情。

不过，还是有例外的——

“啊~真是的！海爷爷跑哪里去了，小玲都快比赛了……。”

一时之间，武神的爱孙兼高徒（？）的杨小玲是嘟着脸又怨声四起，总是陪在她身边的黄海明突然不见了，也难怪小玲会这么慌张，毕竟是决赛，紧张与压力的程度可非以往的几场比赛所能比拟。

生气的小玲甚至有这样的想法，她的海爷爷说不定是痴呆而迷路了……。

“听说大师哥受伤正在养病，我看，我赶快把对手解决，然后就去探望大师哥好了！”

嗯！小玲得想想大师哥喜欢吃些什么……嗯……叉烧饭……四色饺子……麻婆豆腐……脆皮板鸭……三宝八珍玲珑粥……还有……。”

一下子，紧张的情绪已经不翼而飞，十三岁的亚汗少女也有她自己的方法来调适心情，虽然是无意之举……。卸除紧张后，她就能以最好的状态去应战。

此时的黄海明在哪里呢？

其实，他正在小玲的决赛对手布雷德的休息室里。在房里的布雷德正用白布擦拭手中传家宝的斩龙刀，黑钢的厚重刀身抹上一道雪白森冷的刃

芒，布雷德很谨慎在擦拭着刀，不过等武神一开口时，他也停下手头工作聆听眼前长辈的话。

“听说你这些年来一直在战场上，是吗？文尚……。”

“的确是这样，自从那一天我与父亲大人争吵，离家出走之后，我一直在想，学武是为了什么？杀人有错吗？学武不就为了杀人吗？”

“所以你才到战场去？”

“是啊！在战场上，不是杀人就是被杀，那里不仅可以琢磨武艺，我想，说不定还能找到我想要的答案。不过十年下来，丝毫没有收获……。我以为，只要在战场上就能找到答案的，其实是错的，在战场上，所有人都只为生存而战，无关乎彼此的武艺，只要拿剑，只要有一口气，就要拼命地活下去，即使是个小孩子……。”

布雷德看着自己粗糙的手掌，在他眼里，或许那是一张染满血腥的手。

“……学武是为了什么？不断找人挑战然后杀死对手，这不就只是单纯的杀戮吗？这跟战争的杀人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我去向对手决斗而后杀了对方，父亲大人要那样责备我呢？……。”

“武崇他……他只是不想要你踏上跟他相同的路而已……。”

“我了解的，从我的名字就知道，他给了我“文尚”的名字，就是希望我不要踏入武道，做个不染血的文人。他的想法我了解，我们吕氏一门百年来一直是武门，而且是染血的武门，父亲大人希望这罪愆到他那一辈就可终止……只是我很不孝，终究还是拿起了被封印的斩龙刀，杀死前来挑吕氏想要成名的挑战者……。”

布雷德凝视着手中的斩龙刀，并冷冷地讲：

“……为了找到答案，我会继续战斗，继续杀人，直到我战死甚至这把斩龙刀折断为止，我都不会停下脚步，即使我走的路是一片血海……即使，那片血海里将再添增您的孙女的血……。”

“小玲虽不成熟，但是绝非福短的丫头……。”武神坚定地告诉他。

“是吗？那孩子还没杀过人吧，这也算是她的幸福，踏上武道而未杀人，就能对“武”一直抱持着憧憬与幻想，那在她杀人前我就中止她的人生，这也算是一件仁慈之事。

这场战斗不只是为吕氏之名而已，也为了我自己！”

“……。”

黄海明也无话可说，只有无言离开了这里。

在回到小玲的休息室后，他很快就换下愁容，变回小玲所熟知的那个和蔼又风趣的海爷爷了。一看到海爷爷回来，小玲就很生气地上前抱怨道：

“海爷爷你跑哪里去啦？讨厌讨厌讨厌讨厌！”

“呵呵～抱歉抱歉，稍微走失了一下……。”

“什么嘛！都来过好几次了还走失？”

“也许是爷爷有点痴呆了也说不定，呵呵呵呵呵呵～”

毕竟是相依为命的祖孙，这点小事也影响不了他们的感情，很快的，小玲又变回老是喜欢缠着海爷爷的调皮孙女了。不过……。

回想起刚才的事，武神不禁叹想：‘他所走的路不只是血途，还是一条已经疯狂失控的“武”之道。不过，某方面来说，他就跟未染血腥的小玲一样，仍然像个孩子一样对武道充满了纯真的憧憬，否则，他又何必坚持要去寻求“答案”呢？……。’



黄海明又一次的确定，布雷德就跟他的亡父一样，太傻又太认真……。

## 第四十二话 天武会落幕

“欢呼吧！各位！第十四届英雄天武会最终决赛终于来临了，经历多场赌注性命的死斗，最后脱颖而出的两位战士，即将为这场壮绝的世纪大赛划下句点！谁能永久留名于英雄的国土？就让我们静息以待……。”

在观众的欢呼声中，两位获得决赛出战权的战士缓缓步上了赛场。

“父亲大人，不肖的儿子又将再度动刀杀人了，就为了守护“吕”之名，在你眼里，这一定是件愚蠢的事吧。但是……。”

临战前，布雷德内心也是百感交集，不过再想下去又有什么用呢？他挥扫手里的斩龙刀，将杂念一扫而尽，为眼前的决战做好了最后的准备。

也许，这场战斗结束后就能得到些什么吧，他有这样的预感……。

而小玲呢？她仍然一如往常地活泼明朗。

“嘿嘿~小玲终于也跟大师哥、小龙哥哥两人一样踏上这一步了！”

得到天武会优胜的最强称号，以后就可以跟两位长兄平起平坐了，一想到这，小玲就窃笑地雀跃不停，静不下来似地伸展手脚，可是……。

“痛！右肩……。”

虽然只有一瞬间，她的右肩关节的确有痛楚的感觉，那里是在与吕牙王之战时弄伤的，大概是之后与阿拉米之战时又弄伤的。要弃权吗？小玲想都没有想过这件事，所幸周围包括海爷爷在内的人都没有发现的样子，小玲以笑颜藏着这隐隐的麻痛。

但是，这却是随时会发作的不安粒子……。

“天武会最终决战！开始！”

比赛开始了，小玲也没时间想这件事了。

布雷德进击而来，迎面就是毫不做作的横扫一刀，小玲迅速后仰弯腰就闪开这一击，随即就以扫腿踢中布雷德的小腿胫，她更进一步想以这一击施展连龙牙贰式 - 暴风，以连续回旋踢一口气将对手撂倒。但是，头顶上黑钢的斩龙刀又迎头劈下，不逃的话脑袋就会变成两半，小玲迅速逃跑，并拉开距离。

布雷德的下盘很稳，刚才那扫腿根本不痛不痒。

小玲也发现一个事实，对手是吕氏五杰之一，她本来以为对方会施展“吕氏刀法”之类的绝技，可是短暂交手之后，她就发现，布雷德的刀术并没有武功之类的技巧，直来直往非常简单，说穿了，只是连武功都沾不上边的基本动作而已。

“嘿嘿~小玲看穿了！”

攻击太单调了，小玲已经看穿他的技俩。她主动冲过去，只见布雷德将刀高举，下腹尽是破绽，“掌式 - 双龙掌！”比龙劲更强的双龙掌结实轰在布雷德的腹部，骨头恐怕已经断了几根了吧……。

可是，布雷德却只是小伤，悍烈的掌劲贯穿不了钢铁的腹肌，随即，致命的钢刀同时也劈下。小玲迅速收掌，以合掌勉强接下了这一刀，但是，她右肩的伤却在此时发作了，突来一阵酸麻感让她右腕脱力，布雷德的刀

趁势而下，斩到小玲的右肩。虽然勉强躲开了，可是，右肩的锁骨却被刀劲所断，右手完全不能动了。

布雷德并没有趁势追击，这恐怕连他本人也有点惊讶。“原来，你和牙王交战而负伤的右手还没痊愈。不过，我不会手下留情的……。”收敛精神，布雷德不再犹豫了。

“我真是老眼昏花，居然没察觉到她的伤……。”

黄海明绝不会坐视唯一的孙女就这样丧命在擂台上，他想上场将小玲带下场，但是，小玲却摇着头，看着海爷爷那样担心，她硬是在苍白的脸上挤出笑容。

“你……已经下了这样的决心了吗？……。”

看到这样的小玲，老人不再阻止她，而静静看着孙女如何突破这窘境。

此时，小玲撑起身子，受伤的右手无力地垂悬下来，鲜血已经染红了她的道服，可是，小玲却闭上了眼睛，沉下腰身，左手抱拳以待。

“你仍然不放弃吗？”

布雷德看得出来，小玲并没有放弃战斗，虽然她受了伤，布雷德也不会掉以轻心，为了她，他要以全力应战！斩龙刀高举，布雷德立即乱舞挥斩。

轰轰！轰隆隆——！

刀气乱窜，威猛的刀劲切开了地上的石板，划出了笔直的裂隙，最后布雷德横扫一刀，刀气如袭卷大地的狂风般，竟将擂台的石板给掀了起来，如海浪般朝小玲狂啸而来。

但小玲仍气定神闲，无动于衷。

随即，一道方形的巨大影子笼罩了小玲的头顶，一面巨大的石板已经飞到小玲面前，小玲仍然不躲不闪，因为她在等着……。

就在石板要倒下的瞬间，自上而下，石板爆射出黄金的火星，黑色的钢刃切开了切开了石板，笔直而下，准确劈在小玲的肩膀上，但是，刀势却突然停了下来，强横的刀劲在那一瞬间化为无形。

这就是龙天无双流奥义 - 龙天太极掌！

小玲的左掌击出，在接触石板的一瞬间，接触点就碎裂开来，厚重的石板也挡不住这威力无尽的一掌，小玲的手掌贯穿石板，轰击在布雷德的胸膛，巨大的爆音加上碎石爆散，现场的人都看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只见在飞灰之中，布雷德飞了出去，重重地跌落在地上，钢铁的胸甲也凹陷了一道掌印。

裁判在刚才就已经吓得逃出去了，赛场一片混乱，此时，武神已经上了擂台，因为孙女的伤实在已流了太多的血，他一上台，就替小玲做包扎。

“你真是胡闹，差点你的小命就没了！”

“……。”

小玲已经无法说话，失血过多的她必须要靠黄海明的搀扶才能站得住。此时，又有一个人进入了她那模糊的视线中，被奥义击倒的布雷德拖着伤体走了过来。

“你赢了……。”

他对小玲的话只有这句，然后，他突然把斩龙刀交给了黄海明，并说：

“这把斩龙刀就麻烦黄老师父您了，替我带回到父亲大人的灵位前……。”

“……我了解了，老头子我不会负你所托的。”

黄海明已经看出来，布雷德受了致命之伤，胸骨尽碎，他的心脏插进了断骨，能走过来并说话实在是奇迹。

小玲似乎也察觉到这件事，可是她说不出话，苍白的脸吐露了她的哀伤与懊悔。

“不用在意，这只是“结果”而已。我现在才了解到，我所追寻的答案是什么？杀人……或说是“死”，别人的死或自己的死，都是学武者所必须承担的“结果”，对决的我们只是各自尽全部的力量去施展所学的技艺，只是这样而已……。”

咳……咳咳！布雷德又吐出了血……。

“这……就是我所追求的武道吗？答案吗？……。”

布雷德不再说话了，血自他那微笑的纯里流了出来，武神走上前，用手阖上了他那双失去焦距但不再迷惘的眼睛。他站立的死姿，则映照在小玲那泪水不止的眼眶中。

武神抱着小玲，带走斩龙刀，默默离开了赛场。

“看来输了……。”

听取下属的报告后，文森只淡淡地讲了这句话。

他指的不是布雷德败死的事，而是与凡提洛斯王国的“赌注”已经输了这件事。如此一来，王国的人就可以拒绝巴洛姆公王极欲撮合的安威斯与阿萨琳之间的亲事了。

不过，与女人厮混在一起的安威斯似乎无动于衷。

“输了吗？也好！老实说，本公子实在没兴趣去娶那样烈性子的乡下公主，我真搞不清楚，父亲大人为什么一定要我娶那女人？这种边境小国有什么用？不过是又穷又小再加上英雄镀金的区区小邦而已。”

“公王大人大概有他的想法吧，小人不敢随意臆测……。”

“无所谓啦！反正父亲大人最多训我两句而已，一切责任都由本公子来承担！”

“殿下真是胸襟宽阔……。”文森奉承地回应。

“好了！既然如此，你赶快去打点一切，准备回国的事谊吧！本公子实在住不惯这种乡下的破房子，还是本国好！全都交给你啦，文森！”

指示一切后，安威斯又继续投入数位美女的怀中，早已经习以为常的文森敬礼后，便不急不徐地退出了房间。

“当个褓姆果然是累人的差事……。”

文森也忍不住苦笑一番，他并不像某管家一样对相似的工作是甘之如饴。

“……任务失败了，不过，公王大人是不会这样就放弃的，和平的方式不成，那就换武力吧！迟早会取下这国家的，嘿嘿~而且，战争火种燃起的时机也近了……。”

在安威斯眼中，凡提洛斯王国只是个一无可取，没有外国援助就会饿死一堆人的小国家。不过，在巴洛姆公王眼里，王国就是是埋藏着大金矿的宝地……。

但是，在王国地底也只有古代的遗迹而已……。

“胜了吗？可是……最重要的公主殿下却已经不在……。”

杰达大臣不禁眼眶润湿，英雄天武会结束了，王国赢了这项“赌注”，可是，阿萨琳却不在，说不定，她再也不会回来了。

赢了赌注外，其实还有几项好消息，可是，杰达多么希望能亲口告诉阿萨琳。

“陛下、妹妹啊！无能的兄长没能守护你们两人的孩子，在那个世界里，请尽量地骂我吧，这样我会好受点……或许……。”

身为阿萨琳亡母之兄的杰达是一直尽心尽力辅佐朝政，身为阿萨琳的舅父，这些年来也难免会被人挂上外戚干政的恶名与闲言闲语，不过他的小侄女可是从来没这样想过，这样就够了，他已经很满足了。

阿萨琳的存在对膝下无子的杰达而言，就像是亲生女儿一样，虽然她总是调皮捣蛋，老是惹出事端让自己头痛，不过，如今听不到她的声音与笑容，那失落感就像无底深渊般地深。任性胡闹又如何？这样的公主才是阿萨琳。

杰达稍微擦拭眼泪，因为，此时王城侍卫长已来到了这里了。

“修拉阁下，你不是在养病中吗？为何还要进城呢？”

“只是小伤而已，我已经组成了救援队，准备进入王都地底去救出阿萨琳殿下。此行是来向杰达大人您报备的。”

“公主吗？我不像您这样乐观，公主她……还有可能存活吗？”

“一定还活着！”亚修拉的语气十分肯定，他又继续说：“阿萨琳殿下一定还活在某个地方！我有这样的感觉，也许会被别人耻笑，但是我宁愿相信自己的感觉！”

亚修拉的话，多少让杰达也燃起了一点希望。

在大厅等待的“救援队”，是由一对夫妻加丈夫的同乡所组成的三人冒险团体，他们对遗迹的探险经验丰富，对于王都的地下遗迹也起码有两次以上的探险经验，极适合出任此次搜救的任务。

亚修拉前去冒险公会 - 凡提洛斯王国分社寻求熟悉遗迹的老练冒险者时，在柜台服务的凯尔推荐了一组团体，他们很适合亚修拉的需求，只是，他讲出口的时候，多少还是有点犹豫，因为这团体虽然实力保证一流，不过问题也很多。

首先是名义上的队长，他自称正义枪侠，个性自以为是，是冒险业里公认的痞子，不过出身学者家族的他知识丰富，对古代遗迹的事了若指掌，比起其他跟盗墓贼没两样的冒险团体相比，他算是正牌的遗迹探险者。

至于他的老婆，虽然她拥有术士力量，能驱使强大的魔法，可是跟她丈夫总是见面三句吵，是团体里隐藏的不安因素。据说在被怪物袭击的危急关头，他们两夫妻也有“闲情逸致”吵起架来。据说，他们在吵架时，还能一边用魔法与火焰将“搅局”的怪物一一消灭殆尽，虽然这只是冒险者间的一则谣传兼笑话而已……。

在得知地下遗迹有未发掘的区域后，那位“队长”是兴奋地快待不住。

“好久没像这样热血沸腾了，所以我才离不开冒险生活呀！”

“喂喂喂！你别弄错我们的任务，是救出公主殿下吧。”

“别想了啦！一定摔死了，从那种地方摔下去还能活命吗？”

“你怎么能这样肯定，贝利欧？”

“很简单啊！就算是什么英雄的子孙也只是人而已，从那种地方摔下去不死才怪。

不过，我们此行的任务或许可以救出那个叫亚利的孩子也说不定……。”

“这又是为什么？为什么那孩子能活命而公主就是摔死，你说话很矛盾哦！”

“因为我看过那孩子啊！以我的眼光，那孩子绝非那样短命之人，我就是觉得他一定还活在地底的某个角落，你不是说过我的直觉很准吗？老 - 婆 - 大 - 人……至于公主殿下呢？没见过她所以我也不知道，不过，赶快办丧事或许是明智之举……。”

这句话要是给城里的人听到，实在很难想像会发生怎样的事态。所幸贝利欧也多少懂点事，他是靠在妻子蕾因的耳边讲的。

“那公主殿下下的事也是你的直觉吗？”蕾因又低声问道。

“不是，只是常识而已！也许她还活着吧……。”

贝利欧又问了另一个伙伴的意见：“你觉得呢，古罗兹？”

“希望是活着，一切尽人事听天命吧……。”

古罗兹是位壮硕的斧战士，粗犷的外表下有细腻的心，此时，他就不像某夫妻一样在那斗嘴，而专心整理行李装备。老实说，他才是团体实质的队长，每当那位抢着当队长的贝利欧惹出事端时，为这位同乡善后的人也多半是古罗兹。

与杰达大臣的会谈也结束了，亚修拉也出来了。

“侍卫长大人，总算要出发了吗？”

“让你们久等了，此行的一切就拜托你们这些行家了。”

虽然身体还有些虚弱，不过，为了救出阿萨琳，亚修拉丢了自己的命也在所不惜。

所幸，阿萨琳与亚利两人确实“不负众望”仍存活在地底。

## 第四十三话 地底都市的古神(前)

嗯……哈啊~（打哈欠）~！

在冒失的骑士殿下的膝上睡了三四个钟头，又发出一个不是一国公主所该有的哈欠声后，阿萨琳总算醒过来了。揉了揉惺忪的睡眼，阿萨琳才注意到亚利那张烧红的脸，而且他还刻意将视线避开了自己。

“怎么了，亚利？”阿萨琳疑惑地问道。

“……没……什……。”

亚利有意避而不谈，可是，他不自然的姿态增添了阿萨琳的疑虑。到了这种时候，也该好好面对“问题”了，下了决心的亚利稍微迟疑了一会儿，就战战兢兢地问了一个悬在心头好久的问题。

“阿萨琳，你……你是凡提洛斯王国的公主殿下吗？”

“是啊！我没有说吗？”

问者犹豫，答者乾脆，亚利真不知该怎样说她才好。阿萨琳哪有讲过她的身份？不过，亚利反而在自我反省，虽然之前因为自己身受重伤而昏迷不醒，这还情有可源，可是亚利一想到这几天与阿萨琳之间发生的那些事情，他就羞愧得无地自容。

看着亚利的脸色一会儿红又一会儿白青，迟顿的阿萨琳多少也发觉到一些事，特别是亚利的想法与态度。想到这里，她反而有些沮丧……。

“亚利……你知道我的身份，是不是以后就不再跟我做朋友了……？”

“当然不是！阿萨琳永远都是我的朋友啊！”

亚利想也不想就回答了，听在她耳里，这是多么让阿萨琳高兴的话，她高兴得扑上前来紧抱着亚利。“真的？亚利你真的愿意跟我作朋友啊！”在亚利耳朵边，同样的话语一直响个不停。

好不容易回过神来，亚利就将阿萨琳推离自己的胸膛，故作严肃地讲：

“有件事要先说清楚，就算是朋友也不能这样抱着对方……。”

“为什么？”

“不为什么？这是常识！”

亚利的语气完全不容许她再有任何异议，阿萨琳也只好应予他。做朋友当然可以，就算她是公主也没关系，可是，就算阿萨琳不是公主，亚利也不会允许一个女孩这样抱着他，在保守的亚利眼里，这实在是悖理犯俗的行为。

如今，两人都互相表白自己的身份，先前的一些事也得以做个解释，亚利终于知道阿萨琳离宫的原因 - 特别是本届天武会提前举办的内幕以及巴洛姆公国逼婚的事。得知这件事实，让亚利简直气得快冒火。

“身为我国最大的贵族，居然用这种阴谋来逼迫邻国……阿萨琳，你绝对不要嫁，这种政治婚姻是绝不会有幸福可言的！”

阿萨琳又岂会想委身下嫁给安威斯那种纨绔子弟，只是，有些事她也很明白，要拒绝这桩婚事是谈何容易。要是巴洛姆公国断绝对王国的援助，光是今年冬季，凡提洛斯王国就不知会饿死多少人？而且还有一件事……。

“亚利你有所不知，巴洛姆公国对我国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在这些年，巴洛姆不知收买了多少大臣，现在城里的大臣大多数都是仰其鼻息的走狗……其实，我最气得是我自己，因为我是个女孩之身，所以大臣们都不信赖我的能力，难怪他们会投向巴洛姆那一侧……难怪……。”

国王已经驾崩九年了，阿萨琳仍然无法继位为女王，就算没有巴洛姆的影响，也有不少大臣确实对阿萨琳是否有成王之器感到疑虑。有时，阿萨琳会憎恶女儿身的自己。

不过，有个人却有不同的想法……。

“不会的，一定……一定还有“伙伴”吧！值得信赖的“伙伴”……。”

“伙伴？”

“我……我不懂治国之事，不过我以为，凭一己之力还不如去集合众人之力去做一件事，更何况是治国这样的大事！我相信，在阿萨琳身边一定也有站在你身边的“伙伴”的，也许人数并不如预期的多，不过，总是得踏出那第一步的……。”

“伙伴吗？……。”

听了亚利的话，阿萨琳心里也逐渐浮现了一些人影，像老是在说教的杰达舅父，忠心的侍卫长等等，一定还有更多人的，只要自己能更有勇气些，

让那些徘徊不前的人们知道自己的意志，必定会有更多人站在自己的身边的。

也许这不一定是对的，不过就像亚利所说的，不踏出那第一步，什么事都做不成的。

“我只是在逃避吗？只是随波逐流……。”阿萨琳回想起过去，生气，离家出走，自己只是一直在消极的逃避而已。

“哈哈……原来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阿萨琳突然笑了，亚利像是被捉弄般搞不清楚青红皂白，他便问：

“我说了那么奇怪的话吗？”

“不是的，我反而要谢谢你呢，亚利！”

亚利的话让阿萨琳理解了狠多事，还有一点，阿萨琳知道，亚利他自己也是他所说的“伙伴”之一，比较遗憾的，是亚利他不是王国的人。

该回去了……此时阿萨琳才想起，也相信此刻一定有人在担心她的安危。

“我们走吧，亚利！”

亚利没有回答与回应，刚才还是在那样健谈的，阿萨琳也觉得奇怪，转身一看，才发现亚利的视线正落在远方某处。“怎么了，亚利？”又一次问道，亚利还是没有反应，甚至连阿萨琳的声音都没有听到似的。

于是，阿萨琳就顺着亚利的视线望去，才注意到亚利所注视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在都市尽头那株埋入岩层中的“巨树”。那棵“树”仍然如先前所见的一样，散放出奇异的光，虽然好奇怪，阿萨琳还是想不出那棵树有什么好看的，当务之急，应该是要离开这里吧，要研究“树”的话，离开这里后再来也可以啊。

可是，事情似乎不是那么单纯……。

“亚……亚利……你……。”

在回头时，亚利的身上突然产生了异变，像晴空般的青色光波正缓缓自亚利身上散发出来，阿萨琳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这现象了，不过这次似乎有些不同，异变并非很激烈，而且，亚利似乎还有意识。

阿萨琳试着伸出手触碰那青色的光流，感觉有些温暖，就仿佛是人的体温似的，更奇妙的，是在那光流中似乎能感受到某种“情绪”，阿萨琳讲不出那种感觉，她只觉得，那是很平和的感觉。

但是，就在阿萨琳才刚放下心的时候，刹那间，平和如静湖般的光气却转为剧烈，如波如涛，那一瞬间，阿萨琳感觉到自己的脑海里响起了大量的“声音”，自我的意识就像被汹潮吞没一样消失了……。

“这里是？”

少年清醒过来时，他正站在一处沙滩上，潮水正拍打沙岸，激起混浊的浪花。

在少年印象中，海水应该是澈蓝的，可是眼前的大海却是泥浊的，是一片死色，在那其中，少年感觉不到任何生命的存在。

举起头来，天空的云也是黑暗的浊色，天地就像被覆上层层的黑纱，由内望外，太阳就像是朦胧不清的光块。风很强，那些黑云流动得非常快，但是，那就是在搅和一缸浊水，用任何办法都无法清出一片净水，黑云被吹

散，更深处仍是黑雾状的云色。

“这是……世界末日吗？……。”

少年的心里浮现了不祥的字眼，在他所能理解的范围内，若不是世界末日，那这里就是地狱，风里所传播的，尽是诅咒生命的呢喃。

“你吓到了吗？不过，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反应。”

在少年身旁传来了似曾听过的声音，少年转身一看，原来，那个人是之前曾见过的黑发少年，在哪里见过呢？少年却想不起来……。

少年有这样的感觉，在遥远又似近的无数时空尽头，他们已不只一次见过面。

“这里……是哪里？”

少年还隐约记得，很次见面时，这通常是他会问的第一件事，而且，这位神秘的黑发少年每次都会给他一个明确的答案。

“一个毁灭的世界……。”

这次的答案似乎简单了点，不过，这次却有点特别，因为少年自己竟不自觉地讲出了一句话，亦或是一个词：

““灭之刻”？”

说出这话，连少年自己都吓了一跳。“我……我怎么会？灭……灭之刻？这是……。”少年显得慌张，但在黑发少年眼里，这似乎是预期之中的反应。

“别怕，你只是想起了本来就知道的事而已，我的朋友……。”

“就算是你曾提过的“觉醒”吗？”

“嗯……试看看吧！你究竟想起了多少事？就讲一下何谓“灭之刻”吧。”

少年有些犹豫，其实他还有些模糊的地方，不过，他还是努力将自己所想起的部分说了出来。

““灭之刻”……意指一切“存在”的终结，所有的一切都将消灭……消灭？不对，是……是回归成唯一的存在，然后……入灭转生……生？“生之刻”？”

“你总算想起了重要的事，生与灭，这是在任何时空或宇宙都存在的绝对法则，任何活着的，或是无生命的“存在”都反抗不了这生与灭的法则，即使是我们御子的存在也是因它而生，因它而灭……。”

少年惊讶地讲不出话来，说到毁灭，他便环顾着四周，这是身旁这位黑发朋友所讲的“毁灭的世界”……。

“这世界毁灭了吗？”

“还没有……。”

这个答案让少年感到讶异，这样还不算毁灭？眼前尽是被污染的天空、大海、与死土，在这世界，少年感受不到任何生命，这样还不算毁灭？

“为什么？这世界不是已经步入了“灭之刻”了吗？”

“的确是这样没错，但是，但是沙漏还未漏尽，事实上，沙子落下的速度甚至被延缓下来了，被人类……。”

“人类能反抗生灭的法则？”

“只是偶然而已……但是又有什么用？沙漏只是慢了下来而非停止，世界仍然会步入“灭之刻”，以这世界的时间来算，只慢了一两万年吧，世界的毁灭仍是迟早的事，只是人类不懂宇宙的大义，只为了贪婪自身那短暂的“生”……。”



黑发少年一向没有情绪，可是从他的语气来看，他对人类的存在有极大的敌意。

“你……你讨厌人类吗？”

“不！其实我并不排斥人类，我恨的是那法则……。”

“生灭的法则？”少年很讶异地问道。

“因为那实在太愚蠢了……宇宙的大义？不断重覆着同样的事，在毁灭后让同样的生命复苏，可笑的是，那被复苏的生命却又会和上一个世代的生命一样，让世界再度毁灭，然后再继续重覆同样的事，同样的错继续犯下去，这不就是愚行吗？那生命 - 人类真是那样蠢吗？不！蠢的是那法则！为什么不让人类能有所成长？而只是让同样的人类复苏，让同样的历史重演一遍！”

“我不这么认为……。”

少年的反应倒是让黑发少年有点好奇，他居然会有自己的意见？

“哦，你说看看自己的想法吧，我的朋友。”

“期待……我认为这是种期待，也许，是对人类的一种期待吧……不！应该不是单指人类而已，而是所有存在的一切，我不知该如何去表达……不过，我总觉得在那法则的背后，存在着某种不明的“期待”……。”

少年有不同于黑发少年的见解。

亚利再次醒来，已经是不知多久之后的事了……。

“我……我的身体又发生了什么事？”

亚利只觉得头有点昏，有关梦境的事仍然是模糊不清，完全想不起内容。他只觉得自己好像睡了好久，好像做了很长的旅行似的，他觉得很疲惫，身体四肢就像绑上重石般的沉重，而且，怀里还有一个沉重的“负担”，那“负担”是……。

“阿萨琳？”

亚利正抱着阿萨琳，她似乎是昏厥过去，整个人靠在亚利身上。在失去意识的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亚利是一点头绪也没有。

亚利赶紧将她放置在地上，阿萨琳只是昏过去而已，没有生命危险，亚利便轻拍她的脸，叫她的名字要她醒来，没多久，阿萨琳就醒过来了。

“亚利？”

“太好了，你没事就好了！”

“刚……刚才那个人呢？”

“人？这里除了你跟我之外，还有别人吗？”

亚利完全不了解阿萨琳所指的第三者是谁？但是阿萨琳却记得清清楚楚，虽然还有一些模糊的部分，但她确实看见，在一个可怕的死亡世界里，亚利的确跟另一个黑发黑眸的少年在交谈着，只可惜她记不起任何内容。

只是梦吗？阿萨琳以为——

“大概是我弄错了，你别在意，亚利……。”

或许真是梦吧，没必要用这种无聊事让亚利烦心，只是，阿萨琳的心里就是有那么点不安，她有种感觉，好像有什么事即将要发生似的。

阿萨琳想，还是用笑容还迎对亚利吧，于是她抬起头看着亚利，但是，就在她抬起头来时，她注意到奇怪的东西，在黑暗的天空某处，居然有两颗红色闪亮的星星？

天空？问题这里是看不见天日的地底啊！那里有星星可看？这时——  
砰隆隆隆——！

巨响伴随着轰隆的大震动一起传来，彷彿整座地底城市都在震荡似的，亚利再迟钝，这时也发现到异状了，他转头一看，那两颗红色的星星正在移动，方向就是两人的所在。

这座地底城市并非完全的黑暗，盘踞大半城市的神秘“巨树”本身也在发出微弱的光芒，虽然模糊，也足以辨识某些东西，亚利与阿萨琳看的很清楚，那星星的正体究竟是什么？

那是一个巨人的眼睛，看起来，那巨人就像是一组活动铠甲状的人偶，眼睛像是镶嵌在“头盔”处的红宝石。这个能活动的铁甲人偶最大身高将近二十公尺，巨大的高塔都市群就像是它的庭院，看起来，它似乎是想排除掉擅闯庭院的入侵者。

“对了……难道，它就是贝利欧所说的“迷宫怪物”吗？”

亚利总算想起了这件事，这几个月来已经有好几组冒险团体在进入这处地底都市遗迹后一去不回。再回想一下，先前亚利与阿萨琳运气好发现的乾粮行李，不就是那些人的遗物吗？只是两人当时已饿昏头而没想到这一点……。

#### 第四十四话 地底都市的古神(后)

“那……那是什么怪物？”

阿萨琳的问题，亚利大概能回答个大半出来，不过，现在并不是讨论这个时候，比这问题还要迫切的危机已燃上眉头。“巨人”伸出了右手，手腕处的甲冑接返达喷出白色蒸汽，随即喷发一声，巨人的右腕立即弹射而出。

“危险！阿萨琳！”

巨人的攻击太过突然，这时已经回避不及，亚利就毫不犹豫挺身而出，横剑挡住飞射而来的铁拳，巨人那巨大的右腕虽然拥有炮击以上的冲击力，但仍然被亚利硬是阻下。

攻击失效，巨人便收回分离的右腕，右腕与手肘断面处之间有一条粗管连接着，发射铁腕的攻击方式，似乎是靠某种气压机关的作用。

由外观与刚才的攻击方式来看，实在很难让人想像这个巨人会是“生物”？可是两人确实有注意到，巨人手肘的断面与那根粗管，确实是生物的组织，本来，亚利与阿萨琳两人以为这巨人只是会活动的铁皮人偶而已。

这许多的新发现对于热衷于古文明研究的学者（如贝利欧之流，不过他只算玩票的学者）而言，想必是极其兴奋的大发现吧，不过，两人却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如何保命才是当务之急，而且，亚利的情形似乎有点不对……。

“你还好吧，亚利，你流了好多汗！”

“这下糟了……。”

“咦？”

“我……我的“力量”消失了……。”

拜“觉醒”之赐，亚利的力量曾经一度提升到难以置信的地步，但是

从刚才开始，那超人的体能就急速消退，现在的亚利连克拉姆都嫌重了，巨人要是再发动第二次攻击，亚利已没有自信能将它挡下来。

强烈的疲劳感侵蚀全身，亚利终于不支倒了下去。

“可恶……竟然在这种时候……。”

再怎么悔恨，身体还是不听使唤。此时的亚利有这样的想法，他想叫阿萨琳赶快逃，不要再理会这样累赘的自己。可是，在他说出口前，阿萨琳就把他扶起来，在亚利耳边轻声地讲：

“一起逃吧，走！”

亚利还没来得及讲话，阿萨琳就半扶半拖地将亚利带离现场，所幸他们走的及时，两人刚好躲过第二波铁拳攻击。

“嘿嘿～你这笨重的铁皮怪物休想打到本公主！”

飞拳攻击后，为了回收手腕，巨人的攻势会产生一定时间的停滞，趁此机会，阿萨琳带着亚利躲进了古代都市的街道中，在林立的大厦街道中，巨人就无法自由行动了。

虽然这里是古代文明的遗迹，除了建筑物高了些，都市规划的方式与现今其实是大同小异，有宽大的马路，大楼间也有隐密的小巷，更何况此地是光线微弱的地底，巷道里更是阴暗，阿萨琳也不多做挑剔，就扶着亚利躲进了不远处的一条小巷子。

虽然阿萨琳不想这样想，不过，对巨人而言，她们两人就像只小老鼠，要逮到她们也不是容易的事。只是，把自己比喻成“过街老鼠”，在心理上多少还是有些不愉快。

猎物消失后，巨人开始在古都的街道巡逻，两道红色的光束在黑暗里四处扫射。巨人为何在此？又为什么要攻击两人？此时仍然没有一个适切的解答。

“奇怪，世界上曾经出现过这种怪物吗？曾曾爷爷的冒险事迹里好像也没有这类型怪物的存在，而且……它一直存在于我国地下的遗迹里吗？”

姑且不论这巨人是什么？阿萨琳只担心一件事，这头长埋地底的怪物要是让它跑到地面的王都艾斯佛兰德的话，她可以想像的到那将会产生多大的灾难。

阿萨琳的烦恼，亚利心里多少也有个谱，而且——

‘这巨人……难道是……姆亚的古神吗？’

虽然不敢确定，但是，亚利的确有这样的感觉，这巨人与前几个月在都沙岛遭遇的古神北尔杰皮比有相似的气息，一想到那头虫型的巨神所造成的破坏与死伤，亚利至今仍然心有余悸。

这些自称姆亚的古代邪神的正体，是否就是优希亚神代史所提到的 - 在破灭战争时毁灭亚特兰提斯文明的异界神族“姆亚”是同一存在吗？亚利并不知道。北尔杰皮比的复活是姆亚教团的仕业，巨人的存在也是吗？

在亚利还在烦恼的同时，阿萨琳已下了一个决心。

“不可以，不能这样逃走就算了，我也一定要在这里将这巨人打倒！要是让它跑到地上，不知将会伤到多少人命，身为公主，我有守护凡提洛斯的义务！”

这无疑是以卵击石的自杀举动，亚利也立即阻止她，说：

“不可以……你不是它的对手！”

“放手！亚利！就算会死，我也要保护我的国家与人民！”

在两人争执不休的时候，巨人发现了两人的存在。两人所在的地方是个小巷，那里巨人连手腕都伸不进去。看起来，亚利与阿萨琳还是安全的，可是——

……人 - 类 - 型 - 生 - 命 - 体 - 发 - 现……

……抹 - 杀 - 行 - 动 - 再 - 展 - 开……

巨人首次发出了声音，而且，它脸部的“甲冑”也掀了开来，甲冑之内，正泄出喘呼状的蒸汽，而且，里头是类似口腔的生体组织，最外侧还有一排杂乱林立的“牙”。

张开了“口”，巨人总算由铁皮人偶的印象增添了一些“生物”的感觉。

“这……这铁皮人偶想干嘛？”阿萨琳脸色青白地问道。

“我想……应该不是友善的“打招呼”吧……。”

……超 - 振 - 动 - 发 - 生 - 器 - 官……

巨人头部的景象突然模糊起来，而且就在此时……。

……发 - 动……

那一瞬间，模糊的景象瞬间扩大开来，连大厦也是，但是，两人所见的大楼不仅看起来模糊起来，而且还伴随着实质的破坏，巨大的大厦由上而下逐渐灰化，以远比现代城墙还坚固的质材所建造的壁面也发生龟裂，就像是有什么东西从上面压了下来，大厦就像是沙堡一样崩溃了，在狭巷的两人首当其冲，被崩落的石块给掩没了。

由巨人的角度看下来，两座大楼被像是被铲子挖了开来，露出楼层间断的断面，在土烟弥漫的地面，中间的巷道已经被断石残壁给掩埋，对巨人而言，目标被“消灭”了。

不过，巨人并未就此罢手，它感应到地上仍然有很多人类的存在，于是，它又再度移动，准备突破地表，执行下一个任务。

假如巨人真的是传说中的姆亚神族，它们为什么要毁灭人类？这理由无人能知，可以确定的是，前代的亚特兰提斯文明毁灭了，如今再度苏醒的古神群，仍然打算将地上的一切毁灭掉，北尔杰皮比是如此，这巨人也是如此。

巨人逐渐离去，此时，刚才被超振动波所破坏的区域突然有“动静”发生，在断垣残壁的黑暗中，隐约可以见到“光”，那是奋力求生的“光”。

在一块巨大的石壁下，一道光幕正顶住石壁，但是，光幕正逐渐缩小，贫弱的光幕一旦消失，里面的亚利与阿萨琳就会被石壁压死。

光幕的产生是源自于神剑艾克斯卡里巴的真力，比起以破坏力量为主的克拉姆，神剑更拥有攻防一体的优点，可是相对的，神剑对持有者的负担也更为沉重，张开光之屏障造成气力的大量消耗已经让阿萨琳支持不下去了。

“神剑……父王……让我撑下去……。”

意志力再坚强也改变不了现实，光幕、甚至于神剑的光炎都在一瞬间消失了，阿萨琳倒下去了，她已经尽力了，不过，石壁并没有倒下，理当已失去力量的亚利竟然撑住了石壁那巨大的质量，并硬是将它翻了过来。

“呜……果然……还是太勉强了……。”

虽然失去了力量，但是，亚利也发觉到，只要他想要“力量”，体内就会涌现出无穷的力量，可是，越是使用这力量，他就越是失去自我。他害怕着，害怕自己不再是自己，所以他硬是将力量给押了回去，可是，力量的消

失就会伴随着更大的痛苦。

虽然很痛苦，亚利还是拖着身子走到阿萨琳身旁……。

“阿萨琳，振作一点！”

“……亚……利……。”

气如游丝阿萨琳连声音都失去了往日的活力，过度使用神器的后果，甚至会让持有者赔上一条命，亚利不想让她再走动了，再不休息，她一定会死的。

可是——

“我……我一定……要保护……父王的国家……。”

阿萨琳在亚利耳边低声地喊道。为了守护祖国，阿萨琳早有舍命的决心，只是，现在的她并没有这份力量。不过，亚利是唯一的希望……。

‘御子之力吗？可是……。’

现在能阻止巨人制造更大的灾难的人，也只有亚利 - 其体内的御子之力了。

可是，亚利很害怕，他害怕觉醒的代价将会是自我存在的消灭，觉醒一定是好事吗？就算排除了巨人的威胁，他反而将是更加恐怖的灾难也说不定。

亚利连考虑的时间都没有，他必须要立即作个抉择了。

“我不再逃避了……御子就是我，我就是御子啊！……我或许不是清高的圣人，但也绝不是恶徒之辈，我不相信我会是灾难的存在……。”

“亚利？”阿萨琳疑惑地看着亚利，亚利只是很温柔地回答她，说：

“我发誓，我会守护你的国家的！我以亚利克斯 - 亦御子“青龙”之名立誓！”

此时，亚利才注意到一件事，刚才顺口而出的“青龙”一词，就是他所拥有的御子真名，很奇妙地，这个名词自然而然地在他脑海里浮现，这个名字对亚利来说有难以形容的亲切感。

但是，这并不表示亚利已经完全了解自己的事，遑论控制，亚利连御子是什么都搞不清楚。不过，这仍暗示着亚利“觉醒”的脚步已经逐渐加快了……。

要离开地底，巨人就打算穿过头顶的岩层，于是巨人准备“飞行”，他张开背部、肩部、与腹部的甲冑，金属质材的甲壳下，似乎藏有某种气流的喷射构造，自其中发出强烈的喷射气流，巨人便能藉此方法一口气飞到最顶端，但它还没有愚蠢到想直接撞破岩层，巨人就这样浮在半空中，而且，口部的甲冑又张了开来。

……超 - 振 - 动 - 发 - 生 - 器 - 官 - 发 - 动……

巨人再度发出高频率的波动，一经振动波接触，坚硬的岩壁就逐渐灰化成沙，就这样，“洞穴”被挖了开来，巨人穿过了地层，终于来到了地表。

在王都城北区郊外一处建造在山坡的旧剧场，就是巨人突破地表的地点。此刻虽然正值深夜，艾斯佛兰德的人们仍然在庆祝英雄天武会的落幕，王都仍然是不夜之城。此时仍然没有人注意到，一个身长二十公尺的巨大灾难已经打破沉眠，即将来到仍沉眠在和平梦乡的大地。

事件的发生是无声无息的，旧剧场的舞台是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突然

“凹陷”，就像是蚁狮的沙坑陷阱，然后就慢慢地产生一个大洞，从深不见底的洞穴里，憎恨大地一切的古代魔神总算出现了。

来到了地表，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巨人抬头看着天空的月亮，在最后一次见到那轮明月后，又过了多少岁月呢？巨人是否正这样想也无人可以得知。

.....大 - 量 - 生 - 命 - 反 - 应 - 发 - 现 - 抹 - 杀 - 行 - 动 - 开 - 始.....

从黑暗深渊中爬出了巨大的“绝望”，但是，唯一的“希望”也突破了无尽的黑暗，在黑暗之底，青色的希望之光像是要撕裂黑暗一样，正闪放出无穷的光辉。

.....巨 - 大 - 能 - 量 - 存 - 在 - 急 - 速 - 接 - 近 - 中.....

自地底呼啸的龙鸣震动天地，那巨大的“存在”冲破地表，青鳞的神兽冲撞了巨人，神兽并无实体，但是构成它外形的绝大多数是蕴含惊人能量的青气光流，巨人的左臂被怒涛的光流冲击，左腕在转瞬间就碎散灰飞。在拥有绝大之力的苍龙 - 即青龙之前，巨人毫无任何招架之力，面对那无法判别的存在，巨人连反击行动都无法展开。

但是，苍龙仅在天空盘旋一周，又宛如落雷般坠落大地，龙形散灭，在最后微弱的光团里，亚利虚弱地跪倒在地，双手还抱着失去意识的阿萨琳。在两人面前，是拥有可怕力量的古神。

“可恶.....我.....我仍然无法控制觉醒的力量吗？.....。”

亚利已经努力过了，刚才，他总算凭藉自我的意志而觉醒，能在觉醒中保有自我的意识，可是才没多久，觉醒的力量又消失了，御子的力量可不是亚利所想的那样简单。

“对.....不.....起.....阿.....萨.....琳.....。”

连视线也模糊了，亚利终于倒下来了。两人都失去了意识，而且，致命的杀机也迫近了，“超 - 振 - 动 - 发 - 生 - 器 - 官.....。”巨人准备用最强的攻击，一口气将两人消灭，被那道藉由大气传来的超振动音波击中，别说血肉之躯，就连岩石、钢铁都会被震成碎粉，以这个时代来说，防御手段几乎可以说是——无。

.....发 - 动.....

巨人已经攻击了，但奇怪的是，毁灭的波动并没有产生。

原因是围绕在巨人四周的空气竟在一瞬之间消失了，失去了大气的媒介传导，巨人就无法发出高频率的音波了。

这种能将大气空气一瞬间消除的能力，就连现今的魔法也办不到。在这个世界上，能办到此事的人恐怕不超过三人，其中一人，是亚利最为熟悉的人.....。

一道振翼的声音自天而来，仰首一望，在月光照耀的天空，正飘散无数远比夜空还漆黑的黑羽，那黑羽并非实物，它一接触物体，就会散碎成无数的黑暗粒子，然后在大气中消失，就仿佛融入了夜气当中。

一名带翼者在月光下翩然而降，在优希亚降达，有人类的外观以及一双羽翼的“存在”是被视为引导死者灵魂进入神国的“天使”，但是降临的带翼者拥有的却是黑色的羽翼，在优希亚教义里，那是将罪人拉入无间地狱的黑暗使者.....。

“真是伤脑筋.....你知道打扰我家少爷约会的人会有什么下场吗？”

面对着二十公尺之高的异形巨人，汉斯仍然以一如往常的口吻说话。他降落后，背后那对似实似虚的黑色翅膀就消失了，羽翼只是汉斯使用其“力量”所造出来的虚幻假象罢了，除此之外，汉斯在使用力量时，他那双藏在镜片下的黑眼就会不自觉地变成金色，那黄金的眸子不仅象征“力量”，也隐藏着深不可测的无形威严。

面对汉斯，巨人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反应，无论它如何探索，结论只有一个，汉斯是远超过它所能理解的“存在”，不管预测多少次，交战的胜率永远是“零”。

巨人不禁退了一步，它体内属于“生物”的部分初次感觉到‘何谓害怕？……’。

也许也是所谓“狗急跳墙”的原故，巨人伸出残存的右腕，但是就在同时，巨人所在的地面突然冒出黑色的光芒……。

“让你享受享受三十倍的重力吧……。”

那一瞬间，巨人就倒了下来，就像是梦魇缠身般爬不起来，在那范围里，巨人的重量增加为原先的三十倍，体重突然爆增数百吨，即使是姆亚古神也是动弹不得。

施展力量制服了巨人，汉斯来到了跪伏在他面前的巨人身前，低声地说：

“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你们活跃的余地了，不该存在的就不要再出现……你们这群人类罪愆的“活证据”就继续沉睡在历史中吧……。”

汉斯将手掌贴在巨人的头顶，那一刹那，汉斯手掌与巨人头顶甲冑的接触点激射出炙热的豪光，随后就消逝无踪。之后，巨人就突然“分解”了，它的甲冑散落一地，甲冑之中是空无一物，巨人的血肉在刚才就被汉斯贯入的热流给蒸发了，此时的巨人真的成了被拆散的“铁皮人偶”了……。

“呵呵~等到早上，一定会有人吓一跳的，毕竟这座露天剧场被破坏成这样，还多了这么大的铁皮垃圾……算了，反正也与我无关……。”

危险的姆亚古神也已成了无害的金属巨块，虽然少了左腕，不过整体看起来，也算是不错的摆饰，不过有哪户人家能放得下这么大的“铠甲摆饰”吗？对自己突然的妙想，汉斯忍不住笑了一声。

## 第四十五话 归来的公主与骑士

在细心的照料下，沉睡的公主逐渐张开了眼睛。

“您可以再多休息一会儿的，公主殿下！”

“咦，……你是？”

才睁眼疲惫的眼睛，咫尺之距却是一张自己不认识的脸，以及……陌生的声音。

比起‘你是谁？’这个问题，眼前正发生的某件奇妙之事更吸引着阿萨琳的注意力，这名扶着自己的男子的手掌心正不停散发出某种耀眼但又温和的金色光芒。阿萨琳感觉，那光芒非常温暖，仿佛暖到心底似的……。

“敝人名叫汉斯，现职为赛巴斯达家的管家。”

汉斯的回答虽然迟了些，不过，总算他也明白告诉了这位满脸疑惑的

公主有关自己的身份与来历，只是，阿萨琳对汉斯的另一秘密似乎更感到好奇，这一点汉斯当然感觉的到。问题是——汉斯该老实回答她吗？

“喂，叔叔！原来你会魔法哦？”第一个问题直接就切入核心。

“耶……算是吧！请殿下忍耐一下，光精灵们很快就会让您回复体力的。”

严格说起来，汉斯所用的并不是魔法，起码不是现今优希亚教廷所独占的魔法体系，仅是类似而已。在原理上，都是驱使精灵来使魔力（玛那）运作的一种力量。既然她这么认为，汉斯也无意去纠正她，就算要解释，其实汉斯也不知要从何解释起。

奇怪的是，汉斯本以为这位好奇的公主应该会问更多的问题的，可是阿萨琳只是确认一下就没再问下去了。在汉斯的记忆中，能这样简单接受这些事的人，阿萨琳可以说是第一个。（不对……以前……我也曾碰过相似的人……。）阿萨琳让汉斯想起了很久没再去忆起的过去，以前，确实有个女孩用相同的态度跟他说话。

不过，当时人家可没用“叔叔”这个让人伤心的字眼。

“呵呵～”阿萨琳突然笑着。

“怎么了，公主殿下？”

“果然，不平凡的骑士殿下就该搭配一个不平凡的随从，亚利是那样地特别，所以，他就算有一个会魔法的管家也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

“……。”

阿萨琳率性的回答，还真让汉斯不知该怎么应对。

治疗到这里，阿萨琳都有精神在开玩笑，就如汉斯所想，她的身体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于是，汉斯撤走了换来的精灵群，结束治疗。起身的阿萨琳伸着懒腰，活动手脚，因过度使用神器的遗害的确完全痊愈了。

“那个……管家叔叔……。”

“请直呼小的“汉斯”就可以了……。”

汉斯只是不想再被人唤作“叔叔”而已，单纯的阿萨琳才没注意到汉斯这一点无谓的坚持，她开口只是想问‘亚利，他该怎么办？……’这么一个问题而已。

“他仍然昏迷不醒耶！怎么办，汉斯？”

“亚利少爷吗？嗯……。”

在汉斯眼里，其实，亚利已经没什么大碍了，汉斯感觉得到也看得出来，他的少爷体内那道紊乱的力量已逐渐平息下来，没多久就会回复到原先类似沉眠的平衡状态。不用多久，亚利应该就会醒过来了。

可是，这状况又让汉斯的脑海里诞生了一个恶魔的恶作剧。“嗯……公主殿下……。”汉斯请阿萨琳靠耳过来，并在她耳边讲了一些悄悄话。然后，阿萨琳就照着汉斯的话来到亚利身旁，并且把他扶起来，而且，她还慢慢朝亚利的脸靠了过去！

或许是巧合，亚利就在这时候张开了眼睛，在看到阿萨琳的脸靠自己靠得那么近的瞬间，亚利当场‘哇啊啊～～！’的一声就推开了阿萨琳。（这是什么情况？）‘（为什么阿萨琳要……要亲我？）’种种的问题，在亚利看到汉斯捧腹窃笑的模样之后，一切就有了答案……。

‘（这个不良中年，老是在想这些鬼主意！）’

脑中的不满沸血正要爆发成怒不可遏的语言之际，阿萨琳突然又紧抱着亚利，这突然的举动，让亚利的怒气全转化为满脸的红潮。



“太好了，亚利你苏醒过来了！”

“阿……阿……阿萨琳……。”

“可是有点奇怪耶……我都还没亲下去呀！怎么你就先醒过来了，亚利？”

“亲亲亲亲——亲下去？你是指……吻？”

“对啊，是汉斯说的呀！他说，亚利你体质特殊，昏倒时假如没有女孩子吻你的话，你就无法醒来的体质……。”

‘（谁有这种体质啊）’这是直达亚利心底的呐喊与无奈。

听了阿萨琳的一番话，亚利真的不知该哭该笑。由于怕吓到无辜的阿萨琳，所以亚利没有当场开骂。不过，一想到阿萨琳怎么会这样没心机到离谱的地步，亚利无力垂下了肩，最后，亚利只能语重心长地说道：

“阿萨琳……要是你听信那个不良中年的话……你的人生就毁了……。”

被管家耍弄到这种地步的少爷，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了。

王国的首都艾斯佛兰德，仍然沉浸在热闹的庆祝气氛当中。

“看这里的人们开心的模样，我实在很难想像，刚才还发生过那么可怕的事，那巨人怪物的事简直就像是一场恶梦一样……。”

“是恶梦也好啊！公主殿下，大家这么开心不是很好吗？守护和平，那付出的努力未必会被人们所知，一个为政者也是同样的情形，上位者努力施行的政事未必会被人们所知，甚至理解……有时甚至还会被误会。所以……只要无愧于心就好了，勇敢去作自己相信的事，去走自己选择的路就可以了……。”

在一旁听汉斯讲话的两人呆住了，原来，一向不正经的管家也会说出这种话来，亚利很讶异，阿萨琳也是。而且——

“汉斯，你讲的话给我的感觉好像我父王哦！”

“……。”

这次，汉斯真的不知该说什么？不管如何，自己在阿萨琳的眼里就是叔叔爸爸之类的感觉吧。汉斯有点难过，他对自己的外表还自信的，自己应该是蛮年轻的吧！起码“看起来”啦……。

‘（汉斯刚才的话……也是说给我听的吗？……。）’

不管是不是，亚利就是有这种感觉，最近，自己对很多事都感到迷惑且彷徨，不安的感觉压得快他喘不过气来。从汉斯的话中，亚利多少也体会了一些事物。

送行也将告終了，亚利主仆一行将公主送达了王城门前，不过，此时仍引起了一点骚动，住要是因为士兵们无法确认阿萨琳的身份。

“对不起，我进城去请示一下……。”

一名士兵慌张地跑进城去，他也才见过公主一面而已，是几个月前的事，不过当时的公主是长发，而且看起来是那么有气质。这只是他个人的想法而已，的确是“看起来”而已。真正的阿萨琳，可是会做出为了逃婚而不惜断发逃家的激烈举动。这士兵会这么想也是他的自由啦，旁人也无权管束他个人的意志。

有关阿萨琳失踪的事也只有几个重臣知道而已，所以她突然活生生出现在这里，才没有引发更大的骚动。不过被阻于自家门前，阿萨琳还是有点

怨言。

“真是的，难道，我看起来这么不像公主吗？”

“……。”

还好，阿萨琳没拿这个问题来问亚利，不然，亚利还真不知该怎么回答才是。

在印象中，公主应该是拘谨、矜持、有礼貌的名家小姐，不过这些跟阿萨琳都是无缘的存在。可是，说也奇怪，亚利还是希望阿萨琳能保持不变，就像现在一样天真无心机，因为这样才像是阿萨琳。

也到了最后的时刻，阿萨琳走到了亚利面前。

“看来，是道别的时候了，亚利……。”

“是啊……。”

明明有很多话想说的，可是亚利却什么也说不出。离别总是会带来悲伤的气息，但是，阿萨琳还是露出爽朗的笑容，并道：

“没关系的，以后一定还有机会再见面的，不是吗，亚利？”

“是啊，一定不是最后的，以后，我们一定有机会再见面的！而且，我还欠你一顿饭呢！不过，可能得延到未来了……。”

“没关系……我先收取“利息”吧……。”

“咦？”

利息？亚利一时之间还反应不过来，更让他几乎窒息的事又发生了，阿萨琳突然无预警地吻了他一下，然后，她就吐着小舌，一脸恶作剧般地讲：

““利息”我收下罗，这样一来，我也有值得纪念的初吻回忆了，呵呵！虽然，对亚利你的恋人有点抱歉……。”

此时，亚利已经完全呆住了，就连阿萨琳向他挥手道别的事，恐怕他都没有注意到，要不是汉斯唤醒他的话，说不定亚利会在那里一直站到天亮。

难得交到这样一个好朋友，别离确实蛮让人难过的，不过，阿萨琳早就打定主意，想到很多让大臣们汗颜的计画念头了。谁规定，她一定要等亚利在来王国才能见面吗？她直接去找亚利不就行了，反正亚利是名人，住址之类的消息是很容易打听到的。

只是，在阿萨琳想到这个主意之时，她并没有考虑到，身为凡提洛斯王国唯一继承人的她能随意进出邻国吗？老实说，阿萨琳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要是她真的付诸行动，王国重臣们可又要头大了。

没想到的事就不用也没必要去烦恼，这是阿萨琳特有的思考模式。在想好这个会让众臣们带来大烦恼的计划后，阿萨琳开心地在侍女陪侍下进城了，除了出来迎接的侍女外，阿萨琳的舅父 - 杰达大臣也拖着袍子出现了。

“舅父，我回来了！”

“……。”

看到阿萨琳这样乾脆的招呼，杰达感到自己真的被打败了，看到公主是一脸笑颜，杰达大臣真的不知道，自己这几天茶饭不思的哀愁究竟算什么？他的心情，就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在杰达感到沮丧的时候，阿萨琳突然扑上前，紧抱着他，年已中年的杰达也顿时红通满面，是侄女也是公主的阿萨琳殿下怎么可以随便抱着别人，要是传出什么有碍公主名誉的丑闻，那还得了？

“殿下，请您注意一下君臣的礼数，这……这不是一国公主该做的事……。”

“再一下子就好了，这样做，才让我感觉到有回家的感觉……以前，舅父您也常常这样抱我，不是吗？您的臂膀就好像是父王一样……。”

说着，阿萨琳又把脸更埋入杰达的胸膛里。看到这样的公主，让这位老臣回想起，以前确实曾有过这样一段时光，那是国王夫妇去世后的事了，身为国舅的杰达一直把阿萨琳当成自己的女儿看待，或许是为弥补自己膝下无子的缺憾吧。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杰达遗忘了那时候的心情了……。

“好了好了，你已经是个大女孩了，别再像个小孩一样撒娇了，殿下！”

“啊，真是的，舅父您真小气……。”

不管如何，公主仍然是公主，杰达知道自己的职责在哪里。不过，虽然方式不同，可是爱护她的心仍然是一样的。

“咳~就请殿下收收心吧！随时都要记得自己身为第一继承人的立场。嗯……对了！”

在殿下不在城里的期间，国里发生了不少……不少“鲜事”哦！”

“耶~舅父您也会用这种“鄙~俗~”的辞句哦！呵呵呵~”

“为了配合殿下的心智年龄啊！”杰达大臣玩笑似的回答道。

被杰达这么一取笑，阿萨琳当场嘟着嘴，有点赌气的说：“什么嘛！刚才说人家长大了，现在又取笑人家是小孩子，真是的！舅父真是狡猾！”结果，阿萨琳就转过身去，虽然看不见，杰达也知道她的脸正涨红着，即是生气也是羞红。

在杰达正想着要怎样安慰侄女的时候，另一个担心公主的人也来了。那个人在接获公主安然归来的消息后，就以第一时间赶回王城，而阿萨琳也坦率向他打招呼：

“嗨，我回来了，侍卫长！”

看见公主，亚修拉只觉得心中有股无法平复的悸动，眼眶也感到微酸湿热。‘（我哭了？这是眼泪？……）’出身暗杀拳士的他，曾一度被剥夺所有人类所该有的感情，如今，亚修拉又找回了一项感情了。

在目送阿萨琳回城之后，

亚利也叫着汉斯，准备回去了。

“该回家了，汉斯！”

“少爷，你的脸非常红哦……。”

被汉斯这么一说，亚利赶紧摸自己的脸颊，虽然看不到自己的脸色，掌心触摸的感觉的确是烫热的，亚利就随手抓起一把白雪往脸上送去，就不知这样是否有降温作用了。

看到亚利的反应，汉斯又忍不住偷笑出声，笑着说：

“少爷真是长大了，这几天又交了一个红颜知己哦！呵呵~”

“你别再那胡说八道了，我跟阿萨琳只是好朋友而已，就此打住！”

“刚才那也算好朋友的举动吗？”汉斯的质问充满了不怀好意的气味。

“……我……我们赶快回去吧！亚佛利特他们一定在担心着吧……。”

对于这个不利于他的话题，亚利转的很硬。“……赶快回别墅吧！”在动身之际，汉斯却停下脚步，于是，亚利便问道：

“怎么了，汉斯？”

“在回去前，少爷应该先去见一个人吧！这几天下来，她真的非常担心少爷您的安危呢，亚利少爷……。”

“玛利安吗？”亚利猜的出汉斯所指的“她”是谁。“……她……玛利安还没回国吗？”从汉斯口中，亚利得知了玛利安的近况，那不是个好消息。

“皇女殿下她病倒了……。”

“玛利安她病了！？”

亚利也猜的出来，玛利安是因为自己而病倒的，这让亚利感到很心痛，亚利发过誓，他不会再让玛利安伤心的，可是，他总是让她哭泣，甚至现在都病了……。

“我要去见玛利安！汉斯，亚佛利特他们的事就先拜托你了。”

“这些事就放心交给汉斯我吧，亚利少爷……。”

亚利已经作了决定，在见到玛利安后，他已了解自己该怎么回答了。

‘（对不起……玛利安……。）’亚利对玛利安都是满腹的歉意。

## 第四十六话 动身、再会、别离

与亚利分别行动后，汉斯便回到了别墅，并将亚利安然无事的消息告知了亚佛利特与希娜两人，迟来的好消息立即让多日累积的阴霾尽扫而空。

也许是开心过了头，希娜还开着玩笑，讲说：

“看来，这几天好不容易想出来的悼文是白写了……。”

听在旁人耳里，这不是什么有趣的玩笑，尤其是对一些凡事认真计较的人而言，亚佛利特对她的玩笑就忍不住皱了眉头，不过汉斯倒是一脸笑容地回答：

“悼文要写几篇都可以的，就跟遗嘱、墓志铭一样，这可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人一定要努力活下去，然后好好想一篇最好的墓志铭才能安心去死，不然，葬礼上就只能聆听尽是些坏话的吊唁了。所以，我们得要尽力活下去，去写一些对自己极尽美化的墓志铭，然后再多多去写别人坏话的悼文……。”

看他们两人讲得这么开心，汉斯与希娜的幽默波长似乎是同调，对于不同调的亚佛利特而言，这实在是难以理解的一件事。

“对了，亚利哥在哪里？他怎么没回来呢？”

好不容易，亚佛利特才得以插个嘴，将问题切入主题。不过，汉斯的回答可不是那么简单，他正露出被他的少爷视为恶魔的表情，而低声地讲着：

“在隔壁……你们了解了吗？身为忠心管家的我是不能再透露出什么了……。”

“果然……友情还是比不上爱情的……。”

亚佛利特与希娜两人异口同声地叹道。

没多久，汉斯就告诉两人一件事，明天汉斯与亚利就决定离开王国，这是两人在归途中就做好的决定，所以他要年少的二人组去整理行李，他们就跟随着希娜的父亲 - 威尔斯子爵所率领的青龙骑士团一行回国，而亚利与汉斯两人则打算直接回帝国。

虽然赶了点，不过，再盛大的宴会也有曲终人散的时刻……。

在两位禁卫骑士的引导下，亚利正走在前往皇女的寝室的路上。现在是大半夜，亚利也难免会有些紧张，尤其是刚才瞥见两位皇帝的时候，亚利更是口吃地讲不出话来。

再怎么讲，一个是玛利安的父亲，一个是玛利安的祖父，一个年轻男人在这种时候说要去见他们的女儿与孙女，对方会怎么想？亚利实在是不敢想像。来到皇帝下榻的别墅时，亚利才发觉自己前来的时机并不对，不过，最后他还是厚着脸皮进去了。

所幸，皇帝陛下的宽厚以及老皇帝温以待人的处世态度让亚利松了一口气，两位皇帝早已经知道爱女兼爱孙的玛利安是因何而病，同样也明白中理由的亚利在面对两位皇帝时，也羞赧地不知该做何回答。

在途中，亚利也注意到，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事……。

‘（到处都是战斗的痕迹，还有不少伤者，在我陷在地底的时候，有刺客前来吗？希望玛利安没有受伤就好了。）’

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药味与血腥味，每个房间几乎都成了现成的病房，就连为亚利带路的这两位禁卫骑士也有挂彩，身上捆着绷带。亚利也注意到，这两位年轻的骑士不就是时常跟在玛利安背后的禁卫骑士集团吗？

亚利也听过一些传闻，禁卫骑士团里年轻的一辈，大多都很崇拜或迷恋皇女殿下，也有人戏称他们是皇女的亲卫队，也难怪，前几次亚利与皇女在约会时，他们总是不给亚利好脸色看。在那群“亲卫队”的眼中，玛利安贝尔殿下是高贵而不容污的存在，这点，亚利也是有同感的，亚利也明白，自己在这些禁卫骑士们心目中，等于是窃取花香的害虫般的存在……。

来到了玛利安的寝室前，一直默默不语的一位禁卫骑士突然开口说：

“老实告诉你，我很不喜欢你！……”不用他讲，亚利也有自知之明。“……为了保护玛利安贝尔殿下，我这条命随时都可以丢弃！为了保护殿下的名誉，就算是身份比我高的贵族或是剑术比我厉害千百倍的“赛巴斯达家的小龙”，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挺身战斗！可是，我很不甘心，能安慰现在的殿下的人……就只有你而已……。”

看到他身上的伤势与如此诚实坦白的态度，亚利就已了解他对皇女殿下是多么地忠诚，亚利也明白，自己并不是配得起她的男人。

“谢谢，接下来我一个人就行了。”送行到这里的骑士们轻轻地关上了门，很意外的，他们并没有像以前一样躲在门外做监听之类的工作，反而很干脆地离开了。他们很明白，皇女殿下现在需要的不是他们，而是那个厚颜无耻的小子。

不用他们担心，其实，亚利也不会做出什么有损皇女名誉的事情出来。此行的目的，就只是要探望玛利安而已，而且——

‘（玛利安……。）’

亚利不敢出声吵醒她，看着她带着泪入眠的模样，亚利就不禁心痛起来，自己并不值得她这样做，亚利一直是这样以为的。

看着这样的玛利安，亚利顿时起了离去之意，此时的亚利脑中是一片空白，好多想跟她说的话也遗忘得一乾二净，就算说了，也只会让她难过吧……。“对不起……玛利安……。”亚利想逃避，可是突然的发展让他仍得面对现实，此时的玛利安突然醒了。

“亚利？”朦胧的视野中，亚利的身影是越来越清晰。“亚利！是你！”这不是梦，玛利安很确定眼前的亚利并非是一次又一次让她失望的梦影，他

是实质的存在，亚利还活着，确知这个事实的玛利安兴奋地要拉住亚利，可是她一个不小心，突然在床缘失去平衡，亚利立即蹲下扶住她瘦弱的身子，将跌落床的玛利安抱在自己的怀里。

“你应该好好在床上休息的，玛利安。”

玛利安只是一味地紧拥着亚利，她病色的脸庞上已显现许久未见的红润与生气，喜极而泣的热泪夺眶而出，再也止不住了。

两人拥抱着彼此，亚利才感觉到，玛利安真的瘦了，她以前有这样瘦吗？仿佛一用力就会毁坏似的。藏在这身体内的心，又承受了多大的痛苦呢？不过，亚利的归来似乎可以抵消这一切，玛利安此刻的心已被喜悦与温暖所充满。

那股发自心底的兴奋感毕竟只是一时的，很快地，玛利安就回复了皇女甚至一个女孩所该有的矜持，白晰的粉颊满是羞红，她还担心起自己的外表，慌张地道着：“啊……在亚利面前……我……睡衣……我怎么打扮成这样！我脸色是不是很苍白？头发也没梳……还有……。”还有，玛利安一想到自己正紧靠在亚利怀里，她就羞涩地不敢看亚利的眼睛，不过，她也舍不得离开，一意识到这样的想法，玛利安更是害臊了。

看着这样的玛利安，亚利心里是百感交集……。

“玛利安……我……其实我……。”

早该讲了，这句话早就该说了，在自己与她重逢的那一天就该说清楚的，想到这里，亚利就厌恶自己为何是这样优柔寡断？或许也不是这样，如果不是与玛利安重逢这件事，亚利也无法确认自己真正的心意。

‘（我喜欢米莉亚……。）’

亚利已经很明白自己的心意，关于玛利安的事，亚利不想用喜欢或讨厌这种既存的概念来界定他与玛利安之间的关系，亚利只知道，玛利安对他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人。

开口，只要说出来，这纠葛不清的关系就可以解开，可是，亚利还是说不出来，这莫名的沉默也让玛利安感到奇怪。“亚利？”她唤声，亚利也是一句话也没回应。

玛利安也有发现到，亚利的眼神一开始是下了某种决心的认真眼神，可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经过，犹豫的色彩逐渐混浊了他水蓝的眼睛。亚利是在苦恼着，而他究竟是在苦恼什么事？究竟是什么话说不出来？玛利安也慢慢察觉到“答案”了……。

沉默的僵局，很意外地，是由玛利安主动打破的。

“亚利……你想说的事……是不是那位叫米莉亚的女孩子的事……。”

“你知道米莉亚的事？”

“一点点而已……。”

玛利安是怎么知道米莉亚的事，亚利是一点印象也没有，不过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亚利也没有什么好顾忌的了。于是，亚利终于表白了。

“虽然只是我单方面的想法，可是，我的确喜欢她！当然，这不表示我不喜欢你，只是……只是……。”

亚利说不下去了，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我……只是个替代品吗？”

这一声，听不出任何感情。听到这样的问题，亚利可是非常激动地回答：

“当然不是！我绝对没有这样的想法，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真的很开心，玛利安绝对不是替代品！米莉亚的事我只是单恋而已，只是……只是……。”

再怎么解释，也改变不了自己已伤害到玛利安的事实。在最初时候，亚利并不是没有感觉玛利安的心意，只是他太过于优柔寡断，对感情事踌躇不前，结果，伤害成为了既成的事实……。

“对不起……。”亚利只能讲这句话。

亚利一直跪着，他不敢看眼前的玛利安，玛利安应该生气的，就算给自己一巴掌，甚至杀了自己，亚利都不会有怨言，但是玛利安才不是这种人，了解这一点的亚利更是厌恶自己。此时的亚利感到眼眶微，如果可以，他真的很想哭。

结果，玛利安没有斥责亚利，她反而吻了亚利，轻吻后，她以明了的语气说：

“没关系的，感情的事是不能勉强的，看到你这样烦恼，我才知道亚利是如此认真地看待这件事，我真的很高兴！你能明白我的心意，我就很满足了。在王国的这段日子，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却的美好回忆。”

讲到这里，玛利安抱住了亚利，并低喃：“抱我……就这样抱着我……拜托……。”这是玛利安最后的恳求，亚利也跨越了徨的藩篱，紧抱住这位深爱自己的女孩。

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两人之间的一切也不停转化为最后残存的回忆，玛利安紧拥着亚利，是想拥住“现在”，但是，一切都迟早成为“过去”的回忆，一切都无法再追回了。这是在期待着一件无法期待的事物，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苦闷挣扎。

“玛利安……。”

“再一下子就好……再一下子就好……。”

亚利什么话也不再说了，他紧拥着玛利安，眼神看着窗外，紧闭的落地窗外是繁华热闹的夜街之景，华丽的花火燃烧天际，大气传播的是歌颂欢乐的声音，可是在亚利湿润的眼里，映入的只有寒风的月夜与寒色的道街。

隔日的早晨，天气略显阴霾，白色的天空正缓缓飘下冷色的雪。

亚利正伫立在城门外，等待汉斯前来会合。汉斯一大早就去选购马匹，从王国到帝国故乡的道路，还有一条不短的路程要走，有马匹代步，就可以省去不少时间。西行到帝都阿斯卡里亚，顺利的话大约只要五到六天的时间就够了。

皇帝一行在几天后才会动身返国，除了考量玛利安的身体状况，还有许多因行刺事件而出现的伤兵还在观护中。据青龙骑士团团团长威尔斯子爵所述，他打算差遣传令兵到骑士团的据点耶斯特城，再暗中调派一只部队前来，表面上，当然是以演习为名目，皇帝绯特烈四世暗访邻国的事仍然必须保密。

亚佛利特与希娜两人也将随着皇帝一行返国，亚利在出门前，就已经与他们道别了，虽然道别总是有些伤感，不过，总是会有再会之日，真正让亚利难过的，是与玛利安告别的事，皇女与他，根本就是两个世界般的存在。昨夜的别离，恐怕将再没有重逢之日了吧……。

“对不起……我将你伤害得这么深……玛利安……。”

此时，亚利突然抽出短剑，并用手挽起后脑那绑成一束的长发，毫不

犹豫就切断了伴随他十多年的长发。这一幕，凑巧被前来的汉斯给撞见了。

“少爷，你在做什么？好端端地为什么要剪去头发呢？”

“我想挥别优柔寡断的自己……我的软弱伤害了很多人……。”

落发是不可能立刻改变什么的，不过，这总是代表着某种程度的决心，在汉斯的眼里，经历了这么多事，亚利多少也长大了一些。

看到这样的少爷，汉斯也有汉斯的方式来回应亚利！

“亚利少爷，难得你也想改变一下造型，就让我替你再理一下发型吧，像这样随便弄，说实在的……很难看！”

“会……会吗？”

“请恕我说实话，老实说，这样半长不长的模样，实在很娘娘腔……。”

“不会吧！？”

亚利变的很紧张，原本，他看起来就很像女孩子了，现在听汉斯这么一讲，现在的自己岂不就像是人妖一样？这比被当成女孩子还惨。不过，一想到汉斯的个性，亚利就有点担心他会给自己弄成什么发型。

“算了，我去找专门的师父吧！我可不想成为牺牲品！”

“太过份了，少爷！我的技术也是不错的耶！你要相信我的眼光！”

“就是这样我才担心啊！”

回到赛巴斯达家的日子已不远了，不过再动身前，似乎还有点波折呢！

## 第一话 造访帝都

时节才刚刚踏入十二月，跟那位冒失的骑士殿下才道别不到一个礼拜，凡提洛斯的公主就坐不住了，遗传自传说英雄兼曾曾爷爷的冒险血液正沸腾着，就像响得不停的号角在煽动公主的野马心，严重缺乏公主气质的公主又开始打起鬼主意了。

“我真羡慕亚利，可以自由自在到处旅行。有时，我还真讨厌公主的身份，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唉，这身份头衔还真有够绑手绑脚的……。”

椎达吐着丧气话，她的身体手脚却又是一回事，不知不觉地，阿萨琳已经换上旅装，背着行李与神剑，鬼鬼祟祟在窗口探头张望，然后，她就偷偷垂下一条用床单连接而成的“攀绳”，准备和先前一样如法炮制再一次离家出走。“嘿嘿……这次就到帝国去观光个半年吧！”阿萨琳以为行动是天衣无缝，可惜，她口袋里欠缺幸运的筹码。

“公主殿下，请您自重！”

从窗外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着实让阿萨琳吓了一跳，没多久，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与吼声叫着：“殿下！您又想离家出走啦！”，然后门就被打开来，只见杰达大臣汗流浹背喘嘘地站在门口，而窗外的侍卫长也俐落地跳进来了。

“殿下，请您不要再做这样危险的事，万一您不慎失足的话，微臣就算万死也无以赎己罪……。”

“殿下！这……这种跟盗贼没两样的举动可不是一国继承人该有的行为，请您一定要随时有身为吾国继承人的自觉，唉，老臣实在是负有先王之托……。”



错在自己，阿萨琳也无话可说，只是，城里的生活真的很无聊，一想到这一点，什么公主啊继承人啊之类的事就通通丢到脑后了。‘（舅父……侍卫长也是……两人真爱说教……。）’阿萨琳心底还有一丝丝的反抗，而杰达也如她所料地开始说起降剑。

“殿下，您要知道，现在可是吾国最重要的时期，都沙商人要投资吾国在王都兴建贸易大港，这可是吾国建国以来的大事件啊！等到完成，吾国也将是大陆公路的要冲之一，这可是吾国……不！是世界商业史上的大事啊！而且……。”

杰达讲的很辛苦，可惜阿萨琳是有听没有懂，现在的公主殿下满脑子就是想去帝国找亚利玩，待在冒失的骑士殿下的身旁，一定能碰到很多有趣的事吧，阿萨琳是这样想着。可是，现在背后有侍卫长亚修拉，眼前还有唠叨的杰达舅父……。

前门有狼，后门有虎——背后的虎即侍卫长可不是自己能应付的，阿萨琳也有自知之明，不过，眼前这头老狼就有隙可趁，没两下子，阿萨琳就想好作战计画……。

“舅父，你再不让开的话，我就要亲你哦！”

“！”阿萨琳突如其来的一句话让顽固的大臣是惊得赶紧捂嘴，他的脸也是一会青又一会红。奇袭作战成功，阿萨琳就趁隙从杰达大臣的身旁穿梭而去。

公主跑掉了，亚修拉却没有行动，理由是：阿萨琳的那句话也让亚修拉愣了一会儿，不过侍卫长还是回过神来，立即飞身追着阿萨琳的背影而去了。

“快拦下殿下！”

“咦，有……有盗贼吗？”

命令无法明确传达到士兵身上，结果，反而引发了更大的骚动，最初的讯息在口耳相传后，变成了好几种更为离谱的版本，整座城顿时乱成一团，活像是乡间上演的杂牌闹剧。在会客厅接受款待的都沙商人们也疑惑地问道：

“请问……贵国每天都这样热闹吗？”

“偶尔而已……偶尔而已……。”

负责接待的官员实在讲不出，这骚动的罪魁祸首其实就是本国的公主殿下。这些商人们还很感动呢！他们想不到，原来凡提洛斯王国是这样有活力的一个国家呀！

- 帝国宰相的办公室门廊前 -

“法斯特将军，宰相大人已经等候多时了……。”

侍者通报后，法斯特便进入了现任帝国宰相亦是其父的“慕斯法·海因巴鲁特公爵”的办公室。随后，宰相就撤走侍者与所有的侍卫，虽然这些人都是可以信赖的心腹，不过，宰相仍不希望有太多人知道这件事。

这道来自父亲的通传来得十分急，法斯特也不得不放下团里的事务，转而进宫会见身为宰相的父亲。其实，法斯特多少也早已经知道宰相所要讲的究竟是什么事，在先前，他们父子就已经对这些事情私下讨论过好几次。

“父亲大人，您所要说的……是否是陛下即将回宫的事吗？”

“嗯，的确是……陛下总算决定回国了，大约在一星期内会抵达帝都，关于这件事，青龙骑士团团团长威尔斯子爵派千里快马送来了亲笔信与报告，今早才送达我这里，你看看吧，大部分是坏消息……。”

威尔斯子爵的报告里，有提到发生在凡提洛斯王国的行刺事件，皇帝平安一事让两人都松了口气。此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皇帝已经下了密令，要威尔斯子爵返城后，立即让青龙骑士团全军进入一级动员状态。

除了青龙外，其余四团也有任务，黄龙与赤龙两团的内容与青龙大致相同，驻守西方的白、黑两团则要等到皇帝返国才做决断，关于这一点，法斯特与宰相并不讶异，他们都清楚，现在西侧的局势已到了怎样严重的情况……。

不过，情形却不是那么简单。在皇帝远赴邻国的期间，国内又发生了几个事件：

其一是现任黄龙圣骑士团团团长华伦伯爵以年事高为由请求退役。事实上，华伦伯爵在去年就因中风而倒卧在床，当时他就萌生退意，可是，此事件却引发继位者该是谁的争执。关于此事，宫廷一直没有一个决定，可是，团里早已为支持谁而分裂成两派系。

要动员黄龙圣骑士团，就必须解决团长的继任问题。

其二则是现任赤龙骑士团团团长雷碧亚·波朗主动请辞的事件，雷碧亚的理由是为了其弟艾吉涉嫌弑父一案而负起责任，她的辞职函与皇帝亲赐的炎剑弗雷姆在今早也送达宫里。关于这件事，法斯特也是等到宰相拿出她的辞职函才知道的。

“雷碧亚……她居然在这种时候提出辞呈？”

“还不仅如此呢！我的未来媳妇还打算放弃继承波朗侯爵家的一切，看来，父亲与弟弟的死对她的打击远在我们想像以上。”

雷碧亚究竟在想什么？法斯特多少也有了底，他认识雷碧亚也不是一两天的事了，辞职，放弃继承权，很明显地，这些都是雷碧亚的复仇行动的准备。为了报仇，就算走遍世界也要找出凶手，法斯特所认识的雷碧亚就是这样的女人。

两位龙将军相继请辞，这些问题也只得等皇帝回宫后才能定夺，海因巴鲁特家虽然倍受皇帝信赖，宰相倒也不是那种恃宠而骄的佞臣之徒。

最后，两人都不再用言语交谈，因为接下来这件事过于敏感，是绝对不能走露风声的机密事件。在短暂的笔谈后，宰相海因巴鲁特公爵仔细写下了一道命令，那是一道调查命令。为什么要写下这道密件？是因为宰相在最近获知了某项情报……。

写好文件并盖印后，宰相就随手抛到空中，结果，文件竟不可思议地消失在顶头上那昏黑的天井黑朦中。

不用言语，那群藏身黑暗者就展开行动。在宫廷里，除了皇帝外，就只有宰相能支使这只黑暗军旅。知道他们存在的人可以说少之又少，他们名为“风魔”，是来自异邦却受雇于帝国的忍者军团。

陪着流逸时光一起步入大陆历十二月初旬的帝都 - 阿斯卡里亚正遭逢入冬以来第三波暴风雪的侵袭，比起前两次，今晨的风雪还算是小得多。不过

“喂，你看，又一个冻死的游民！”

“真麻烦，居然死在大马路上！这样一来，还有人敢上街吗？真是触霉头……。”

在路人抱怨不久后，就有几个巡逻的帝国兵将尸体用麻布袋装起来，仔细瞧，远方街道与巷口也有几个不明的雪堆，这多半都是冻死的贫民或流浪汉。一趟巡逻下来，用来载运的马车往往也不胜负荷，可是，上头严格要求巡逻队一定要将尸体清乾淨，以维护帝都市容。这样的情形，其实是屡见不鲜的平常事。

对住在帝都的四百万居民来说，他们不会去关心一场雪夜究竟会冻死多少乞丐或流浪汉，这是严酷现实日积月累所凝成的冷漠。

……好可怜……

对于本地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对初次来到帝都的红发少女而言，车窗以外的世界让她感到恐惧，人们漠视死亡的景象让她感到心寒，她也为那些不被人投以丝毫关心而死的人感到难过。

“那些人已失去了一切，连自身存在都被旁人忽视，到最后也在孤独中死去……这样的情形是正确的吗？……。”

“你的心地真好，米莉亚小姐，相较之下，在下实在是羞愧……。”

“不是的，三少！这并不是你的责任……与三少相比，我才是见识浅薄的人……或许很可笑吧！或许我只是在说大话吧……就连自己的人生，我也是一直懵懵懂懂的活着，这样的我……连帮助他们力量也没有……。”

“不会的，米莉亚小姐！在这现实的世上，有像你这样善良心地的人已经很少了，这绝不是错误的想法！在下真的很感动呢！能这样的米莉亚小姐身边，或许，就连灵魂已污浊的在下也会有获得救赎的机会……甚至能更接近天堂吧……。”

“你太见笑了……三少……。”米莉亚满脸皆是羞赧之色。

优格里尔之狼 - 里奥的赞美有五分之四是奉承话，对他来说，人应该认清自己的实力，然后再决定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既然在帝都过不下去，那些人就应该认清现实，再去寻找新的生活场所，而非自怨自艾又自暴自弃，最后弄得贫病交加横死街头的下场。

这只是里奥自身的感想而已，对像他或米莉亚这种生来就得天独厚的而言，一无所有的人有着怎样的想法？是过着怎样的生活？若非亲身经历是很难去想像的。在马车里的人，也只有赛莉儿一人曾经有过这样的生活，过去流浪街头时，她也曾经历过不扒窃行恶就活不下去的困苦日子……。

话说回来，最近，米莉亚对赛莉儿的事蛮忧心的。雾森事件结束后，有一段时间，优格里尔的众人都陷入低潮的状态中，赛莉儿也是，不过，第一个打起精神来的人，却也是赛莉儿。

“好啦！再难过下去，这种日子真的会让人窒息呦！假如艾吉哥在，他也不希望我们就这样过下去吧，我们要连死者的份一起活下去！”

讲出这样的话的赛莉儿，当晚就准备宴会，烧了好几道拿手好菜，然后，她就亲自将那些仍陷在悲伤泥沼的人一个个给拉起来，像终日愁眉苦脸的米莉亚，醉倒在酒馆的雷碧亚，还有那个邋遢到让人难以相信他就是那位让仕女爱慕男人怨恨的优格里尔之狼 - 里奥。众人能够从那哀怨的深渊里走出来，赛莉儿是最大的功臣。

最初，米莉亚还很感动说，因为赛莉儿拥有非比寻常的坚强意志。

可是，这只是表面的，米莉亚并不敢确定。可是有时候，赛莉儿会露出眼神空洞的笑容，或者是不自然的笑声，这只是米莉亚个人的感觉而已。不过，有一次米莉亚确实偷看到，独自一人在房里的赛莉儿偷偷在哭。

赛莉儿也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烦恼，米莉亚希望，自己能与她一起分担这些烦恼。对米莉亚来说，赛莉儿是她第一个同年龄的女性朋友，而且她也是那位亚利克斯大人的妹妹，如果两人能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的话，那将会是多么好的一件事。

只是……要怎么开口呢？

“对了，赛莉儿！这样好吗？亚利克斯大人不是来信说近日将回来吗？可是，现在赛巴斯达家是一个人也没有，这样的话，亚利克斯大人回去时不就找不到人吗？”

“没关系啦，米莉亚……。”

直接用名字叫米莉亚，这也是最近的事，而且是米莉亚主动要求的，毕竟两人同年龄，而且米莉亚也想跟赛莉儿做好朋友，老是用姐姐来称呼总会让人感觉到有距离。

米莉亚是接到邀请才来帝都的，本来她一个人前来就好，里奥跟来的理由自然不用多提，不过，赛莉儿主动说要一起来倒是让米莉亚感到很惊讶。赛莉儿的理由，就跟出门前的说词是一样的：

“……别管哥哥了！呵呵～亚利哥哥一直都很任性，这次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一走就是半年！出门前还讲说要旅行个两三年，结果咧……不到半年就回来了，害我当时还难过了好几天，下了好大的决心才肯让他跟汉斯出门的。可是现在呢……嘿嘿～就让他也尝尝看家等人的滋味吧！”

“可是……这样子……亚利克斯大人就好可怜……。”

“别太宠他，米莉亚，不然的话，亚利哥哥会得意忘形到飞上天的！你的态度要更强硬点，哥哥那种人是宠不得的！”

说到这，米莉亚已经是羞红得不知如何回答，米莉亚对亚利的想法，赛莉儿早就摸的一清二楚。至于亚利的想法呢？早在米莉亚来到赛巴斯达家后，赛莉儿就明白了，会让保守的哥哥做出让女孩子寄宿在自己家里的惊人之举，理由只有一个，米莉亚很像亚利的初恋情人，赛莉儿还记得那女孩叫做玛利安，以前还曾经带来家里过几次。美人、红发、羞涩保守，这种类型的女孩子对她的亚利哥哥一向特别有吸引力。

赛莉儿的说法虽然有理，可是，米莉亚还是觉得很奇怪，因为，最希望亚利回来的不就是赛莉儿吗？可是现在，她却像是在躲避亚利似的。

结果，米莉亚还是无法说出她真正想问的问题。

- 帝都大运河的桥梁上 -

马车行驶了一段不短的时间，总算北上到这条横贯帝都的大运河，马车驶上宽广的大桥，尽头处，就是上流社会的所在，房舍建物的华美远在南方的平民区以上。其中在高耸白洁的城壁里，就是帝国中枢 - 皇城的所在。

远比自家的城堡雷德帕特城还要庄严壮丽的皇城，让车内的孩子也倍感兴奋。

“爸爸，那里有好大又好美的城堡哦！”

“是啊，我的小艾兰！那就是我国皇帝陛下的家哦！”

“哇～艾兰好想进去看看耶！”

“当然可以，改天若宫廷有举办宴会的话，爸爸就带你一起去吧！到时

候，艾兰也会像爸爸一样，迷倒现场的众绅士哦！说不定，还能交到一个小帅哥耶，呵呵~”

“我才不要，艾兰已经有里奥爸爸了，不可能有人会比爸爸帅的！”

说着，艾兰就坐到里奥膝上，一点下来的意思也没有。看到这一幕父女亲爱的景象，米莉亚是既高兴又羡慕，很久以前，在她母亲还在世，而马克威尔家也还只是几个庄园的小地主时，那时，自己与父亲也是这样相亲相爱着。

曾几何时，那段回忆是越来越模糊了……。

米莉亚已经记不得当时的父亲的慈爱脸庞，取而代之的，是日后父亲那张被憎恨与欲望丑化的嘴脸。米莉亚一直好难过，也不想再想起那段回忆，可是，这次北上帝都阿斯卡里亚的目的，就是为了马克威尔家的事。

上任当主迪罗逝世后，唯一的继承人就是米莉亚。在龙人事件后，莱因哈鲁特·雷德侯爵将马克威尔家的产业交由迈哈达家代管，如今数月过去了，迈哈达家正式邀请米莉亚前来帝都，就是为了米莉亚正式继任为马克威尔家下任当主的问题。

那封邀请函碰巧与亚利寄回来的家书是同时送达赛巴斯达家，信件的名者，是一位名叫“洁·迈哈达”的女人，她就是艾斯卡大陆北方最大商族迈哈达家的现任当主。

## 第二话 幽灵少年事件

迈哈达家就如同一般的贵族一样，是处占地极广的豪宅，寻常人大概会不自觉地望而却步吧。不过，米莉亚倒是不为所动。因为，她以前所住的马克威尔家，也有不逊于迈哈达家的气派豪华。

此外，这类馆邸都有共通性，除去其居住性与实用性，就只剩下夸耀家世显赫的功能。不过，在认识该馆邸主人的人眼里，又有不同的见解。

优格里尔之狼是这样说的：

“那位阿姨选择大房子的理由，只不过是方便举办宴会之类的事而已。所以说，人人敬畏的迈哈达当主，其实只是个喜欢热闹又有不良嗜好的更年期阿姨而已……。”

‘阿姨、阿姨’的叫，里奥的每句话都不忘提到这个强调年龄的名词，他对迈哈达当主的印象，似乎有不少个人感情的复杂因素存在。

老实说，在此时的马车里，除了米莉亚外，里奥、赛莉儿等其他人都认识洁·迈哈达这个人，这是因为迈哈达家与雷德家是世交的关系（赛巴斯达家则是与雷德家是世交的裙带关系，所以……）。在里奥眼里，迈哈达当主只是个难缠的欧巴桑。

“总之，别被那些传闻给吓到了，那位阿姨也不过是个喜欢交朋友的人而已。”

“谢谢你，三少……。”

听了里奥的话后，米莉亚紧张的情绪多少也疏解了一些。

话讲回来，“不良嗜好”究竟是……？

‘（真是太危险了，米莉亚小姐实在不应该答应那欧巴桑的邀请的，这

根本是羊入虎口拿肉包子打饿狗嘛！即使赌注帝国骑士与优格里尔之狼的名誉，我也要保护米莉亚小姐的贞操（？），放心吧！米莉亚小姐！’

这是个未经证实的谣言，据说，年已过三十的迈哈达当主至今没有夫婿的原因，就是因为她偏好可爱的美少女的原故。

这只是谣言而已，不过，里奥似乎已完全把它当成事实了。

同样也听过这谣言的赛莉儿就显得一点都不担心，她才不会相信这种空穴来风的谣言。到了这年纪还没结婚，对方自然有她自己的理由，根本不用外人操心。

在旁人想着莫名其妙的事的同时，米莉亚则显得有点忧郁，她想着：‘（继承马克威尔之名吗？这样的我有能力去管理爸爸留下来的一切吗？而且，那还是爸爸从别人手中掠夺过来的一切，我……。）’越想下去，米莉亚就越是陷入烦恼的泥沼，对世间事有着洁癖般的感受的米莉亚，这样的自己能接受其父用染血的污手所建构的马克威尔家吗？别说答案了，米莉亚连问题都不想去想。

那……米莉亚又为什么会接受迈哈达的邀请呢？

若是以前的米莉亚，或许会一直用逃避的态度来敷衍吧，现在她虽然还在犹豫，起码，这也算是在面对问题。

几个月前，米莉亚认识了一位年轻的骑士，他看起来很不可靠，又怀抱着在旁人眼里可称为傻的梦想，可是，无论在怎样的逆境中，他绝不后退，坚持自我信念与手中神器而战。米莉亚对他一直抱持着憧憬的态度（或许这也算是小小的恋心），从他身上，米莉亚获得了一点点的勇气。

通过大门后，在抵达玄关处的途中是一段漫长的雪路。路上的积雪早已除去，黑灰色的石路与周遭延伸而去的白银大地呈现强烈的对比，透过车窗，米莉亚不自觉在搜寻那条被白芒雾气所蒙蔽的地平线，这样不经意的一个举动，倒是让米莉亚一时之间忘却了那些烦恼事。

不知什么时候，马车终于驶达了玄关口。

“艾兰过来，爸爸帮你穿外套。”

“嗯！”艾兰听话地应答着。

车里有放置暖炉，所以还不会觉得冷，可是一出车门，乘客们才确实感受到风雪的寒意。在帮艾兰穿上棉袄大衣后，艾兰又撒娇要里奥抱她，拗不过可爱女儿的要求，里奥也只好答应，在艾兰心里，里奥就是最暖的火炉吧。

抱着艾兰的同时，里奥又不禁起了莫名的遐想：

‘（假如米莉亚小姐对我表示会冷的话，我一定毫不犹豫上前紧抱她！要是真的发生这样的事的话，呵呵……（以下属无限想像，故不刊出）……）’

就在里奥还在做着不可能实现的白日梦的时候，在仆役的引导下，米莉亚一行通过了几处大厅与回廊，终于来到了主人正等候着的会客间。

“我家主人与几位贵族大人们正等候着，请各位贵宾入内吧。”

进入了会客间，米莉亚见到了几张熟面孔，其中一位是雷德侯爵。前一阵子，雷德侯爵为了艾吉的事来到帝都，事件落幕后，为了善后与维护波朗家的名誉而四处奔波，结果就一直没有回到优格里尔。如今正好米莉亚受邀来到帝都，身为她的监护人的雷德侯爵自然会来探望她，再说，将马克威

尔家的产业交由迈哈达家代管一事就是雷德侯爵促成的，其原因，也归因于雷德家与迈哈达家本来就是友好的世交。

还有一位是在帝都任职的蓝提斯，即里奥的二哥，带米莉亚来优格里尔领的就是他。

自从那次之后就一直没有机会见面，这次重逢，米莉亚也主动向蓝提斯点头致意。

此外，现场还有一位蓝提斯的友人克里夫，托兰伯爵家的二男。这一位，米莉亚就不认识了。不过，此行的重点是伫立在这三人之间的一位女士，即本馆邸的主人。

洁·迈哈达 - 身为女流亦是帝国商界的风云儿。

眼前这位女士就是艾斯卡大陆北部最大商族迈哈达家族的当主，她的一语一行都拥有极大的影响力，意识到这一点，米莉亚更是战战兢兢，深怕自己讲错话，连头也不敢抬起来。最后，米莉亚鼓起勇气做了礼貌性的见面礼仪，怯生地道着：

“您好……初次见面……假如米莉亚有什么不礼貌的地方，还望您多多包含与不吝指教……洁·迈哈达大人……。”

“哈哈，不用那么见外拘束啦，米莉亚，以后就叫我的名字洁就可以了！”

“是……是的……洁……洁大人……。”

这位迈哈达家的当主和自己所先前预期的印象似乎很不同，她很平易近人，是位很和蔼的长辈。反观自己，像这样一直低着头的举动实在是不礼貌，可是，米莉亚就是抬不起头来，这更让米莉亚自觉更羞愧了。

不过——

“抬起你的头来，一直这样低头，久了的话会变成驼背的老婆婆哦！”

这实在是很突然，洁毫无预警地用双手捧起米莉亚那低垂的脸颊，她的笑颜正对着另一张泛红的羞颜。她又继而拨开红丝发鬓，这举动只是洁想要看清楚米莉亚的脸而已。

透过挂在脸上的大眼镜，在她眼中的米莉亚究竟是如何的一个女孩呢？

“呵呵～果然是个漂亮的女孩子，你要更有自信些哦，米莉亚！你可是比洁阿姨还要漂亮千百倍的大美人呢！以后要抬头挺胸，未来的马克威尔家当主！”

“是……是的……。”

看着这位腼腆的女孩，迈哈达的当主也没罗嗦什么，米莉亚这孩子的反应，其实也她的预料之内。随后，洁召唤仆人们，叫他们带领众客人们前往客房。

众人离去之后，雷德侯爵就向洁问道：

“洁大人，米莉亚这孩子如何呢？”

“她真是个腼腆又容易害羞的孩子呢！”

“那么，在你的眼里，这孩子适合担当马克威尔当主吗？”

“我想，这样的个性会很辛苦哦！雷德侯爵大人。不过，我可是很中意呢！因为，这样调教起来才有乐趣嘛！呵呵～”

“调……调教！？”

在暖室里的侯爵也不禁冒出冷汗来。

“怎么了，雷德侯爵大人？”

“啊啊……没……没事，有点闷热而已！”

为了转移话题，雷德侯爵随便虚晃几句话，就藉饮酒来堵自己的嘴。

对于迈哈达当主洁的才干，雷德侯爵可是给予完全的肯定，不过，有关那个谣言，侯爵多少也略知一二。比起他第三个儿子是100%的烙印式印象，侯爵只信50%而已（50%就很严重了）。

关于米莉亚的事，两个同是贵族家次男的亲友也有他们的看法。

“怎么样？克里夫，她是个从头到脚都绝不打折的美人吧！”

“嗯，我本来以为，这样的女孩只有在童话或是酒醉后的梦里才碰到……她就是米莉亚吗？她的美貌跟她的钱都很有魅力……。”

“哦~~这是怎么了？托兰伯爵家的次男终于也动了凡心吗？”

“呵呵，只要是男人都会这样想吧，要是女神肯眷顾，不仅可以娶到一个如花似玉的十六岁新娘，还能得到大陆南部第一把交椅的马克威尔家的一切家产呢！”

克里夫知道蓝提斯只是在闹他而已，所以，他也用玩笑的态度来回应他。但是，他所说的话也是不折不扣的事实。

等到米莉亚正式继承马克威尔家……不！只要她来到帝都的消息一传开来，想追求她的豪门与贵族公子将会呈现直线性垂直增加吧，可以预料的是，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在觊觎她即将继承的财产，这是连旁人都预料的到的不久将来。

入夜后，帝都阿斯卡里亚仍是不夜城。

黑霾的天空仍不停下着雪，室温虽然寒冷，仍然阻止不了酒客的贪杯之乐，就算再怎么冷，烈酒过喉入肚，什么寒意都消失了。

- 在阴暗的巷道里 -

“走~ 嘿嘿~ 我们在去喝一杯！”

“好！今……今晚……我……跟你是……不……醉……不……归！嘿嘿 嘿嘿嘿嘿~ ”

这两个已经醉得连路都走不直了，见他们搭肩互靠以两人四脚的方式而勉强直行的动作，真让人不禁想佩服他俩实在是酒性坚强，都这副德性了还想喝下一摊。

不知是幸还是不幸，一个诡异的“状况”就是被这两个酒乡客给撞上了。

……叔叔，你知道我爸爸在哪里吗？……

这条巷子有其他的人吗？这两个醉鬼醉成这样，就算真有人在一公尺内恐怕他们也不知道，可是，这声音却是那样清晰，简直就像在脑中响起似的。

“喂，你有听到什么吗？”

“嗯……好像是……小孩子的声音……。”

到了这时候，酒气已消了一半的两人也觉得冷了起来。

……叔叔，你知道我爸爸在哪里吗？……

突然又是同样的问题，声音还是从正面传来的，这一惊让两人的醉意可是整整消了七成。醉醒的两人张头盼望，这才发现，在他们面前几步处有一个小男孩。那孩子看起来白白净净的，乍看之下还会以为他是女孩子。其实，就算认错也不为过，像这种还没变声的孩子，能做为辨别性别基准的东



西，也只剩下那孩子是穿裤子还是裙子而已。两人虽然醉，但至少还看得出这孩子穿的是短裤。

“小朋友……你在找爸爸吗？”

“嗯，爸爸答应我，要在我生日前回来的，可是，直到现在他还是没有回来，我的生日就快到了……。”

对两位酒客来说，他们想，他们会不会卷入什么家庭纠纷之类的麻烦事来，不想淌这浑水，也想安慰这孩子，两人还真的认真在想着如何安抚这孩子的话呢！可是，随着理智越回到现实，他们也终于发现了某些异状。在这种时候，怎么会有小孩子在外面游荡呢？而且，这孩子似乎有点奇怪，可是到底奇怪在哪里呢？他们也说不上来。

直到其中一人凑巧低下头来时，才发现问题的在哪里……。

“这这这～这孩子正浮在空中！”

顿时间，恐怖感就像是腐臭的馊水般流过他们的体内，各种非现实的想像不停叩敲他俩的理智之门。此时，那孩子的身影也渐渐淡薄，甚至有点透明，而且，他身上还慢慢散发出像是水色或是淡青色的萤光。到了这时，随着理智的崩溃，一句最适合此时情景的话不约而同地从两人喉底深处同时爆发出来，那是一句极为凄厉的惨叫声：

有鬼啊～～～～！

别说是醉意了，就连理智和自己的名字也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两位酒客拔腿就跑，而且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这是一次漂亮的撤退战术。

目送着逃之夭夭的两人远去的身影，幽灵少年也黯然地消失在黑暗中了。

……爸爸，你在哪里？……

幽灵少年消失了，不过，森冷的夜风中似乎还隐约听得到这声寻觅亲人的哀叹。奇异的事件是在暗示什么吗？未来吗？如果是，很快地答案就会揭晓了……。

- 在方才的巷道与大街的交叉口 -

这实在是祸不单行，碰到鬼就罢了，方才的两人组的其中一人还更倒霉地碰上远比幽灵还要危险的存在 - 喝醉酒的前赤龙将军。他因为逃命没看路，结果在巷口跟酒醉的雷碧亚撞个正着，随着手中酒瓶的落地破碎，醉婆娘的理智也崩溃了。

“你这死老百姓！吃了豹子胆敢冲撞本将军！看我不把你给～（暴力台词）～！”

雷碧亚似乎忘了自己已经递出辞呈了……。

但她哪里还管那么多！说着，雷碧亚就揪住他的领子想痛殴他一顿。眼看《军方乱暴！前赤龙将军殴打善良市民？》的耸动标题就将出现在“大陆周报”的头版上，同行的优格里尔之狼赶紧上前抱住发酒疯的雷碧亚，结果让记者失去领奖金的机会了。

雷碧亚的力气可是远在里奥之上，拖住她的里奥可说是吃足了苦头。而且，好意不被领情就算了，雷碧亚还把他当成打搅她的浑蛋，当场拳打脚踢，演起全武行来。随后，雷碧亚又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根铁管，战局立即从拳脚升级到械斗层次了。

仔细一瞧，那名酒客早就已经不知去向了，一晚上撞见那么多倒楣事，想必他会有一段时间戒掉酗酒的坏习惯。

乱斗的同时，旁观的米莉亚担心地向赛莉儿问道，说：

“怎么办？要怎么劝架呢？不管是哪一方受伤都不是好事吧……。”

“没关系的，里奥哥不会有事的！”

赛莉儿敢如此肯定也是有原因的，虽然雷碧亚综合实力是在里奥之上，可是现在她正喝的烂醉，实力是大受影响，以里奥的身手是绝对可以回避掉现在的雷碧亚的每一记攻击，事实也是如此。不过，赛莉儿说的很轻松，里奥可是赌命在应付呢！

不知道怎么去阻止的米莉亚也只好在原地观望，就在这个时候，或许就只有她一个人听到而已，但她确实听到了一个声音，那像是在心底响起的声音——

……姐姐，你知道我爸爸在哪里吗？……

不只是声音，米莉亚还见到了声音的主人，在巷道深处，那是一个年约六、七岁的少年，他非常显眼，因为那少年的身上正散放着光，与黑夜呈现强烈的对比。虽然距离很远，可是很不可思议的，米莉亚能够清楚看到他的脸，那少年有一双空洞的眼神，表情没有笑容，反而还蒙上一层哀愁的颜色。

就在米莉亚想开口问道之际，乱斗的双方突然一记铁管与剑鞘的交击声爆响出来，那一瞬间就让米莉亚回过神，此时，少年的身影也已经消失了。

“怎么了，米莉亚？”赛莉儿好奇地问道。

“没什么……。”

米莉亚以为自己看错了，所以没把刚才的事讲出来。没多久，里奥与雷碧亚的“生死斗”也划下了句点，是雷碧亚主动停了下来，这是因为喝太多酒再加上激烈运动的关系，身体受不了的雷碧亚也忍不住跑到一旁呕吐。

总之，《军方乱暴！前赤龙将军殴打善良市民？》的头条新闻是没机会上大陆周报与其他小报的社会版与首版了。不过，在社会版的某角落，却刊登出有关幽灵少年的传闻，这是因为这天之后，有越来越多的民众目击到幽灵少年的存在。

幽灵少年事件，绝不是两个醉鬼的幻想而已。

### 第三话 继承者的责任

雷德家在帝都阿斯卡里亚也有一间馆邸，那里一直是二男蓝提斯的住所，雷德侯爵北上后就暂时住进此馆。至于那个未和父亲同行却也北上至帝都的三男，在诸多考量与雷德侯爵的强烈要求下，优格里尔之狼 - 里奥也不得不顺应父意，和父亲、二哥同住。

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里奥真正想住的地方是哪里……。

那当然是心仪的女孩所住的迈哈达家 - 米莉亚的所在之处。

虽然恋爱的道路是阻碍重重，可是也阻止不了厚脸皮的雷德家三男的脚步，虽然雷德侯爵已经再三申诫，里奥仍然我行我素，天色刚明就准时往迈哈达家报到。这情形看在侯爵眼里，实在让他不由得为米莉亚担心起来。

自从米莉亚出现后，雷德侯爵就不只一次告戒过自己的三男，要是放任这个浪荡儿子而弄出什么无可挽回的事端的话，侯爵就真的不知该怎样面

对故友的遗孀亚利了。

对于父亲这样的态度，其实，里奥也曾用这样的话反击过，如：

“父亲大人，我知道自己以前做了不少荒唐事，或许您对我的印象就是如此糟，可是，请您不要否定甚至曲解我对米莉亚小姐的心意！我对她是认真的！”

这样的争执不是第一次，可是，只有这一次，雷德侯爵不知该怎么回应。在侯爵的记忆里，游戏人生、对凡事一向不认真的儿子是第一次这样坚持着自己的立场。

此外还有一个争执点，就连雷德侯爵也承认，自己实在太偏袒亚利这一边了，对自己的儿子反而多加限制，也难怪里奥会有不满。里奥跟亚利也是好友，但是，他不会因为有这样的关系就对自己说谎，喜欢就是喜欢，即使被旁人指责为趁虚而入的小人，他仍然会坚持自己的心意去追求米莉亚。

‘（看来……我也没资格再多说什么了……。）’

到了这时候，侯爵已放弃劝阻里奥的打算了。

这场恋敌之间的战事，雷德侯爵只打算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以他的角度来看，亚利是略占下风的，而米莉亚对亚利的感觉只是憧憬的程度而已。

不过，话说回来，缘份这种事是很难讲的……。

- 在迈哈达家馆邸的回廊上 -

昨晚的事件结束后，大家便将酒醉的雷碧亚送到迈哈达家休息。今天一大早时，赛莉儿特地调配有解酒效用的茶，在送去雷碧亚房间的途中，她碰巧与厚脸皮到把别人家当成自己家随意出入的里奥碰头了……。

“唉，真不知该称赞还是数落你，里奥哥……这么早就来了。”

“怎么讲这样见外的话呢？我也是很担心大姐的事呀！”

‘（你真的是来探望雷碧亚姐的吗？）’赛莉儿早就看透里奥的为人了。

昨晚，来到帝都的一行人是从迈哈达当主洁的口中得知雷碧亚来到帝都的消息，那件事 - 雷碧亚辞去赤龙骑士团团团长之位一事也因此辗转得知。随后，担心雷碧亚安危的大家在洁的协助下总算找到雷碧亚，她一直在一家酒馆喝酒，而且醉的很严重。

雷碧亚的酒品很差，喝醉后的她根本就是个会走路的“麻烦”。

这一点里奥可是有深刻的感受，昨晚为了制住这位酒品差的怪力女，里奥折腾一晚，到现在身体的某些部位仍然酸痛疲乏。

优格里尔之狼的遭遇固然值得同情，比较起来，赛莉儿还是比较担心雷碧亚的事，那当然不是指喝酒的事，赛莉儿担心的是雷碧亚辞去军职的用意与动机。

“里奥哥，你觉得雷碧亚姐是为了什么而辞去军职的呢？”

“你也知道的，不是吗？”里奥刻意反问道。

“嗯……果然，雷碧亚姐还是忘不了艾吉哥的事。波朗侯爵大人、艾吉哥，唯一的两位亲人都被人阴谋害死，任谁都承受不了的……。”

“放心吧！大姐比你所想的还要坚强呢！她可不是这样就被打倒的女人哦！”

“可是……。”赛莉儿的脸蒙上更深沉的忧虑。

“怎么了？你在想什么？”

“雷碧亚姐的确很坚强，只是我有个担心的地方……。”

“担心的地方？”

“辞去赤龙骑士团团团长之位，声明放弃波朗家的继承权，这等于是舍弃了她所有的一切……我想，雷碧亚姐是打算离开我们也说不定！她想要去报仇，甚至花一辈子的时间找出凶手也在所不惜！”

“这的确是像大姐那种人会做的事。”里奥也不禁无可奈何地耸肩答着。

一旦决定了，任谁也改变不了赤龙将军的决心。

不过，昨晚能与雷碧亚重逢或许也是意外的转机，里奥跟赛莉儿已有默契，不管用什么方法，即使用硬的也要让雷碧亚留下来。

边走边谈，不知不觉两人已经来到雷碧亚的房门前，之后也省去了确认的工作，因为，在大老远处就能听到不像是女人所该发出的打呼声，房门前更是清楚。

- 在雷碧亚房里 -

才一进门，房里已经有了客人。在世人眼里，她是以金钱暴力支配一切的马克威尔家的未来继承人，不过，与其邪恶的父亲不同，她可是善解人意的好女孩。

“噢，米莉亚，你怎么在这里？”

“赛莉儿……还有三少，你们也来啦……。”

米莉亚比两人还早就来到这里，说是照顾，其实也只是看着雷碧亚而已。整个房间酒气冲天，说实在的，米莉亚能待得住还真有点不可思议，好歹，人家也算是养尊处优的富家千金小姐……。

事实上，赛莉儿、里奥两人所担心的事，米莉亚也想到了，所以，她才无法就这样放着雷碧亚不管。虽然米莉亚不知道这样的自己能做到什么地步，不过，尽力而为就可以了，这是米莉亚从亚利身上学到的一件事。

“嗯，看这情形，大姐不醉个两天是醒不来的了。”

在里奥视雷碧亚的情况的同时，赛莉儿突然拉米莉亚到房间外。本来里奥也想跟去的，可是却被赛莉儿以“这是女孩子之间的私房话”的理由回绝，他只得留下来。其实，优格里尔之狼也很怕被那头喝醉的母老虎吃掉呀！

在房门外，女孩子之间的私房话是什么内容呢？

“赛莉儿，你是想问我昨晚的事吧……。”

“嗯，我就直接说吧！昨晚我看见你一个人去见洁大人，后来，你出来时的脸色似乎很凝重，所以我才担心，是她跟你说了什么话吗？”

“是那件事啊！其实，那是我自己的问题……。”

“是不能跟外人讲的事吗？”

“不是的！赛莉儿是我的好朋友，我绝对没有把你当成外人的，绝对！”

“我不是这个意思啦！……。”

待米莉亚冷静下来后，米莉亚才缓缓说出昨晚所发生的事。

“其实，这是我自身要去面对的事，我是马克威尔家唯一的继承人，虽然我还有些犹豫，不过，我有不让家业断送在我这一代的责任与义务。可是，洁大人……包括我自己都很清楚，现在的我并没有经营这莫大家产事业的能力，所以……所以……洁大人希望我能留在她身边，学习商业相关的实务经验与知识……。”

“你的意思是……？”

“嗯，这就表示……我必须离开赛巴斯达家了……。”

米莉亚难过地道出了事实。

赛莉儿以为，这是米莉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这也是她一生的责任。不过，赛莉儿也很清楚米莉亚的烦恼在哪里，一想到这里，她的心情就有点复杂。

众所周之，很会照顾人的赛莉儿对亚利的态度，几乎可以用奉献一切来形容，像里奥就常常拿“恋兄情结”来损她。在旁人眼里或许是扭曲而危险的兄妹爱，而事实上又是如何呢？赛莉儿本人的想法又是如何呢？

两人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妹，就算赛莉儿喜欢亚利，这其实也没有让人非议的地方，事实上，赛莉儿本来就喜欢亚利，只是，“喜欢”旁边还有一并立而行的心情。

是赎罪……。

她曾经一度伤害了亚利，罪己意识就像亚利胸口那道连汉斯甚至是御子的力量都无法痊愈的伤痕，也在赛莉儿心里留下无法磨灭的伤刻。

“赛莉儿，你在想什么事呢？”

米莉亚见赛莉儿独自若有所思的样子，她担心地询问道。

“没事没事！我只是想，这件事还是让你跟亚利哥哥两人一起商量吧！这样或许是最好的方法也说不定哦！”

“啊……你又取笑人家了……。”

米莉亚的脸色又泛红了，这种挖苦人然后看人家笑话的“恶习”当然是那个正值不良中年的管家汉斯教的，后来赛莉儿又补一句“我会在旁边支持的”的话，米莉亚的脸颊更是红得发烫。

有时候，赛莉儿也蛮羡慕米莉亚，她虽然不擅言词，不过她也不太会隐藏自己的心情，光看她的脸就一目了然了。赛莉儿想，自己这一辈子或许都不会对亚利说出“我喜欢亚利哥哥！”的心情吧。

最后为了道歉一事，赛莉儿半抱歉似的提议说：

“对不起，下午我们去帝都逛街吧！你爱买什么就买什么哦！”

请客的人很豪爽，不过出钱的人是里奥，赛莉儿老早就把优格里尔之狼吃得死死的，她与雷碧亚都是里奥人生的两大克星（以后仍持续增加中）。

少年时常在作梦……。

“我喜欢你！”

在梦里，他才有勇气将这句话出口。

在现实中，他是击杀普罗斯龙人而驰名世界的少年英雄，他以勇气与过人的剑术经历了许多凡人无法想像的冒险，在吟游诗人笔下，“英雄”是最基本的赞美词。

可是，在恋爱上，他实在是不折不扣的初学者。

胆怯、害臊、优柔寡断，名列英雄的少年也有平凡人的烦恼。

在现实里，那是不敢奢求的期待，在梦里又是怎样呢？

“嗯……我也是一直喜欢你……亚利克斯大人……。”

喜欢的女孩如他所愿地给了最满意的答覆，少年既开心又兴奋地抱住了少女，在分不清是梦境亦或是现实的此刻，他还是忍不住心种的悸动，紧抱着少女是最单纯的爱情表现，少年只是想把喜悦的心情传递给少女而已。

虽然还有点意犹未尽，少年还是放开了少女……。

“对不起，我……我好像太兴奋了点，没弄痛你吧，米莉亚……。”

少年仍握着少女的手，不过，现在的他可犹豫了，因为，接下来要做什么呢？一直呆呆杵在那，这种木头反应就算被抛弃也怨不得人。

可是，这里是梦的世界……。

“米……米莉亚！你要做什么！？”

少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少女的确在“宽衣”，看着她轻轻拉下领巾，少年的心也随着荡漾不停，少年觉得身体都麻木了，动弹不得了！‘（有要做到这地步吗？）’少年反覆不停问自己，少年的心情也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可是，事情可不只如此，少年竟然也主动起来，回应少女的“求爱”！

‘（我！我的身体怎么自己动起来！不……不要……。）’

少年的心与身体彷彿解离了，他的意识越来越远，脱离的心眼睁睁看着自己即将对少女做出这样下流的事（少年是这样以为的）出来，挣扎、抵抗也无济于事。

“不要啊！！！！！！！”

少年终于受不了了，他的惨叫声是那么凄惨。

- 在旅馆的二楼走廊 -

刚才的惨叫声几乎响遍了整栋房子，发觉少爷有异状的管家立刻放下厨房的事，不顾一锅荡荡焦掉的危险，他冲上楼来。由于房子有三十年的历史，建材蛮老旧的，所以汉斯这样一跑，脚步声就大到让人会有房子快垮掉的错觉。

“发生什么事了？亚利少爷！”

啪当一声！少爷有难，汉斯也管不了那么多，他用必死的气势硬是撞开可怜的老木门。破门一进，汉斯就看到让人难以相信的景象。

亚利……他两眼呆然，脸色苍白看着枕头。一个普通枕头又怎么了呢？原因无它，就因为雪白的枕头已被亚利的鼻血染红了大半，而当他看到亚利鼻孔下满是血的糞样，坏心眼的管家再也忍不住了。

“哈哈哈哈哈！”

一下子是惨叫，一下子又是发疯似的狂笑，搞不清楚状况的路人恐怕还以为这间不起眼的餐馆究竟发生了什么惨案。结果，这事件倒成了帝都居民餐后的趣谈之一。

这是个奇妙的巧合，亚利一行人与米莉亚一行人都来到帝都阿斯卡里亚了，两人也都还未察觉，他们两人重逢的时刻已不远了。

## 第四话 帝都重逢

一大清早，气温虽然蛮冷的，这倒也是个清爽怡人的早晨。昨晚的风雪已经停歇，在帝都的人们正努力清理门前积雪以及准备一日工作的时候，亚利却必须在木盆旁，用力清洗染上血迹的床单和枕头。这并不是发生了什么杀人事件，而是亚利作了某种梦，最后落个自作自受的下场。

“啊~~洗不掉啦（汗）！”

要把床单变回原来雪白的状态，亚利至今所学的一切完全派不上用场，能完成这项艰巨任务的人，也只有那个拥有家务经验十六年但心眼和嘴巴都坏到骨子里的管家才办得到。虽然有一万个不甘愿，亚利还是得找汉斯帮忙。

正在厨房工作的汉斯似乎早就料到少爷会来求救。

“简单啦！先放在旁边吧，待会我再拿去洗。”

“……。”

两人多年的相处，亚利看得出汉斯的眼神有偷偷在取笑他，反正自己再怎样也讲不过汉斯，亚利就在那里嘟着嘴生闷气。

对汉斯来讲，其实，这样的少爷也是很可爱的。

自从来到赛巴斯达家，亚利就是汉斯最大的娱乐，无论是逗他笑，逗他哭，还是逗他生气，他的少爷都是那样可爱，即使长大也是一样。只是，长大的亚利似乎就不是那么想了，在他看来，这根本是恶魔般的变态行为！

“这就是汉斯爱护少爷的方式嘛！呵呵～”

听到汉斯这一番话，亚利也无可奈何了，恐怕一生都是这样了。

至于……亚利与汉斯这对主仆为何会一个在洗床单，而另一个在厨房工作？其实，这其中有个蛮让人难以启齿的理由：

四天前，亚利与汉斯终于来到帝都，可是，他们为什么不继续南下回优格里尔领呢？这是因为钱被扒走的关系，这个失误，当时保管钱包的亚利必须负最大的责任。如果，当时汉斯能坚持钱包由他保管就没事了，可惜，事态偏偏往更差的方向发展……。

不知道钱包已经神不知鬼觉地被扒手偷走的亚利，仍老神在在和汉斯一起到一家餐馆用餐，最后当然是付不出钱来了。所幸餐馆的老板娘是个好人，否则，击败普罗斯龙人的英雄就会以吃霸王饭的罪名被移送法办了。

今天，赛巴斯达家的主仆仍在为还清债务而努力工作，不过，两人也懂得在这样的逆境里苦中作乐，汉斯理所当然拿少爷今早的糗事大作文章。

“唉，亚利少爷也到了会做这种梦的年纪了……。”

“什……什……什么嘛！我……我……我才不会呢！”

“是吗？”汉斯不以为然地笑着。

“不要笑～～！”

看到少爷涨红脸生气的模样，汉斯就越是故意提起那件事。

不过，在逗亚利的同时，汉斯也不免担心起来，他的少爷仍然太“纯”了点。本来，汉斯还以为亚利在先前与两个公主交往后，多少也该有了些经验，可是，他的少爷还是对女孩子丝毫没有抵抗力。‘（就算是亲热画面……少爷怎么会流那么多鼻血呢？）’汉斯怎么想都觉得不可思议。

就在两人斗嘴的同时——

“你们在干什么？神圣的厨房是你们吵架的场所吗？”

大嗓门的斥喝声从门口传来，两人就像士兵般立即站正，在这家餐馆“火锅亭”里，最具权威的人就是这位人物 - 餐馆少东“马可”。

“有时间吵架，不如拿这时间去工作好还清债务！你（指亚利）！还不快去砍柴，接下来还要打扫和洗碗盘，开店前（指午餐时间）要做好一切，然后再去作跑堂！要是再打破盘子……你就给我洗一辈子的碗吧！”

这位十岁的少东对亚利特别严格，这也没办法，亚利特别容易出状况。指派完工作后，人形的小台风终于离开了，两人才得以松口气。

“老气横秋的小鬼！”

这是亚利偷偷给马可取的外号，的确，这孩子真的不像是十岁，就连汉斯也这么认为。有一次，马可带着汉斯去市场选购食材，他跟市场老板们交易的本事实在让汉斯自叹弗如。汉斯还发现他的一项才能，马可有计算方面的天份，火锅亭的帐目都是由他管的，一点都不输给专职人才。

“我去工作了，厨房的事就交给你啦！”

在亚利离开后，汉斯又继续厨房的工作。亚利是打杂的，而汉斯又是做什么的呢？其实，汉斯目前是这间餐馆的主厨。

事实上，在他们来之前，火锅亭正处于经营不善的状态。

据说，火锅亭以前还是帝都名料亭里排名前十名的常客，不过，这是在主厨即老板还在的时候的事，现在的火锅亭只剩下老板娘与她儿子马可，还有三名员工而已。

听老板娘讲，四个月前，帝都的辛香料短缺，不肖商人趁机哄抬市价，结果，老板决定亲自去产地（艾斯卡大陆南部与东方列岛一带）采购，这一去就四个月。离家的老板是有寄信回家，采购似乎很顺利，只是会晚些回来。可是，在老板不在的期间，火锅亭却因为推不出招牌料理而濒临倒店边缘。

“外子就是这样，对料理一事是一点也不妥协，他绝不允许用偷工减料的料理来应付客人。所以，他即使丢下店也要找到最好的辛香料和食材，外子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只可惜，我一个女人无法顾好这家餐馆……。”

老板……就是以这一点吸引着老板娘吧，汉斯是这样想的。只可惜，没有老板水准的厨艺的老板娘是无法保住火锅亭的，经营不善是事实……。

不过，两个白吃白喝的人却成为火锅亭的救星（其实只有一个人）。火锅亭是因为缺乏特定的辛香料才推不出招牌料理，可是赛巴斯达家的全能管家却奇迹式的克服这一点，他根据老板的笔记以及来路不明的辛香料重现了火锅亭的招牌料理。

这几天下来，一些老顾客逐渐回流，更多的老饕也慕名而来。

#### - 迈哈达家 -

目前正值上午茶的时间，这时候，赛莉儿在米莉亚房门外问道：

“米莉亚，你准备好了吗？”

“……穿这样可以吗？”

米莉亚选择的是一套素洁净的连身洋装，虽然普通，不过穿在她身上，就是有种说不出的美感。米莉亚本来就属于清纯的那一型，其实，她的身材蛮好的，她平常的穿着都会刻意隐蔽住，不过，若是连身的套装就会衬托出腰身的曲线，那可不是用束腰弄出来的假象，有偷窥前科的某人是绝对赞同。

“今天，就让在下担任两位的护花使者吧……。”

只有这时候，优格里尔之狼才像是个贵族公子。

虽然多了一个电灯泡，但能跟米莉亚约会，里奥还是很高兴的。在里奥的计划里，好感度要慢慢培养，米莉亚这一型的女孩是急不来的。所幸，米莉亚对自己还没有防备心，要是操之过急而让她起戒心，这反而得不偿失。

出门前，米莉亚还是有点犹豫地说：

“真的要去吗？我并没有什么要买的东西啊……。”

“又不是要买东西才能去逛街啊！你真是的……就当作散心也不错啊！”



老是闷在家里是会闷出病哦！再说，洁大人不是要为你继承马克威尔家一事举办宴会吗？既然这样，出席的礼服就要好好选哦！”

此时，里奥突然插嘴道：

“在下以雷德家之名发誓，米莉亚小姐穿什么都好看！”

“虽然是事实，不过还是马屁……。”

赛莉儿毫不留情的泼里奥冷水，这道流箭可伤的不轻。

“太过份了！这可是我的肺腑之言呀！”

无论在哪里，赛莉儿与里奥两人总是找得到斗嘴的题材。

汉斯该少喝点酒，不过，亚利对汉斯的厨艺是给予一百分的肯定。

自夸实力媲美皇宫御厨的汉斯的确是真材实料，光是他能够凭空变出特殊辛香料一事，这就足以显示他的实力。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火锅亭老板不得不离家远行才买得到的辛香料……汉斯究竟是怎么变出来的？

这问题，好奇的亚利也曾问过汉斯：

“汉斯，这辛香料是从哪里找来的呀？”

“呵呵～这是个好问题，这可是我研究料理十多年的心血结晶呢！”

汉斯拿一个麻布袋，里面就是答案。他又继续得意的讲：

“……的确，很多辛香料都要用特定产地才有的食材才做的出来，像这种辣粉，它的原料只有大陆南部才有。不过，我只要用“这个”就能制造出同样的辛辣口感！”

汉斯将袋口掀开，亚利才刚探头看一下，他就面色发青地差点跌倒。

“甲……甲虫？”答案就是甲虫，那是艾斯卡大陆常见的一种黑色甲壳类昆虫。不过严格说起来，袋里装的是蛹，在冬天这种虫由幼虫变成蛹，到春天时就会蜕变为成虫，这种黑色甲虫只有一年的寿命周期。

“汉斯……那辣粉的原料就是……这鬼玩意？”

“没错，先腌过，然后再拿去烤，然后再……。”

“你别再讲了，我快吐了！”

再让汉斯说下去，亚利以后就真的不敢再吃汉斯作的饭了。在地上还有几袋内容不明的麻袋，那也是汉斯用来做辛香料的原料，汉斯本来还很热心要向亚利介绍的，结果亚利都郑重拒绝了。有些事……还是不知道会比较幸福。

- 火锅亭厨房 -

中午时刻即将到来，火锅亭已笼罩在临战似的状态当中，包括亚利在内的所有员工都为开店前的准备工作弄得半死不活的时候，厨房的唯一主厨汉斯仍然游刃有余，他以最短的速度处理完所有的食材，光是效率在帝都恐怕也找不到第二人。

“我也来帮忙吧，汉斯先生。”

进来的是本店的老板娘。围上围裙，老板娘也进来帮助厨房的工作。

要不是老板娘，说不定亚利与汉斯就会在牢里吃饭，或者更惨地流落到街头，这恩情，汉斯和亚利一直很感谢老板娘，不过，老板娘更感谢他们，如果不是他们，火锅亭的生意也不会像现在一样起死回生。

假如，老板娘的儿子也能像她一样就好了，可惜……。

“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快换衣服去作跑堂！”

“遵~遵命！长官！”

亚利就像是被虐待的菜鸟兵，十岁的残暴长官正无情地猛操亚利。

“亚利少爷真可怜……。”

在厨房的汉斯也是无能为力，不过，老板娘倒是有不一样的看法。

“其实，马可那孩子很喜欢亚利的。”

“这算是喜欢吗？”

“嗯，我很久没看过马可有这样孩子气的举动了，自从他爸爸离家之后……。”

“是这样子哦……。”

之后，汉斯又从老板娘处得知某件事实，马可的生日就在最近，而且，还跟亚利的生日是同一天，一样是年末的十二月二十五日。

马可脾气差的理由，似乎就是因为他父亲可能没办法赶得上他生日的关系。由这一点来看，“老气横秋的小鬼”的确也像小孩了。

汉斯本来想笑的，不过，他又注意到某个“巧合”……。

‘（一个因为父亲赶不上生日而生气的孩子吗？真是巧啊！这不就跟十年前一样的情形吗？雷欧……。）’

汉斯这才想起来，雷欧也曾经跟亚利有过要在他生日前回家的约定，只不过，那趟屠龙任务最后成了雷欧的不归之旅……。

亚利应该是不知道马可的事，不过，看他对马可如此迁就，或许，亚利是在不知不中感受到马可的心情吧。

毕竟，身为御子的亚利所持有的力量是“心”。

- 火锅亭餐厅 -

中午一到，客人也陆续进来，比起昨天，慕名而至的客人更多了。

“小弟，我们要点牛肉锅，要超级辣的那一种哦！”

“这里的料理真棒！吃完火锅，冬天都像夏天了！”

“火锅亭吗？我记住了！”

虽然辛苦，不过，只要听到客人赞不绝口的褒语，亚利也觉得很开心，他也不过才打工了几天，这段短短的日子却已经是难忘的经验。

“欢迎光临，三位客人吗？请到这里坐！”

几天磨练下来，亚利也蛮进入状况的，看起来也做的蛮开心的。

人家说，女孩子只要一逛起街来，连现在是早上还是晚上都会忘得一乾二净，这句话用在赛莉儿一行人身上，的确是不折不扣的事实。逛街“血拼”，对米莉亚来说还是第一次，赛莉儿也是第一次能像这样无视钱包的存在大肆购买。

事实上，帝都的商家多半跟迈哈达家有渊源，米莉亚是迈哈达家的重要客人，店家当然会给迈哈达家面子，米莉亚她们根本不用付账，爱拿什么就拿什么。本来，赛莉儿是要狠狠敲里奥一笔的，现在看来，里奥的钱包也幸运逃过了一劫。

“米莉亚，我带你去吃帝都的名产吧！”

中午时分，赛莉儿又带拉着“活签帐卡”的米莉亚去品尝帝都的美食。最近有一家餐馆成为老饕们的话题，赛莉儿早就想来了。

- 火锅亭店门前 -

“这就是最近以牛肉锅闻名帝都的火锅亭吗？还不错嘛！”

“辣食可是少女和美容的天敌哦……。”里奥低声道。

“少说废话！跟班的拿好行李就得了！”

被迫当跟班与搬运工的里奥完全屈服在女暴君的淫威下……。

“你吃过牛肉锅吗？”赛莉儿向米莉亚问道。

“没有……以前爸爸不准我吃那些平民料理……我有点好奇……。”

“真可惜，没关系！在帝都期间我会就带你遍尝本地美食吧！”

赛莉儿这么一讲，米莉亚也显得跃跃欲试。其实，赛莉儿也不是单纯想来吃看看而已，她有一半是来“偷”味道的，这一点就是受到汉斯的影响。

- 火锅亭餐厅 -

“好多人哦～米莉亚，我们就坐那一桌吧！”

火锅亭算是蛮大的餐馆，客人虽然多，席位仍足够容纳这么多人，只是，服务生实在太少了点，才三到四人吧。现场人影窜动，看到那些跑堂的服务生忙里忙外忙得死去活来，米莉亚也不忍心再出声增加他们的工作，最后还是得交给赛莉儿……。

“喂，服务生！我们这里要点菜！”

一个就在邻桌的男服务生闻声就过来了，黄金刘海下露出的是最甜美的笑容，他看起来仍未脱少年稚气，制服穿在身上还有点松垮垮的。他拿起点菜单，正打算问客人要点什么料理的时候，这个服务生却发出“啊～～～！”这种身为一个优秀的服务生绝不该有的大叫，这其实不能怪他，因为他实在太惊讶了，那三个客人表情的讶异程度也绝不输这个名叫亚利的跑堂小弟。

“哥……亚利哥哥？”

那一瞬间，赛莉儿还以为自己认错人。

“亚利……是你！？”

里奥也惊讶的连话也讲不出来了。

“亚利克斯大人……。”

这实在太突然了，米莉亚不知道该说什么，她明明是那么想再见到亚利的。此刻，米莉亚感觉眼眶湿了，这是累积了三个月份的思念。

## 第五话 这一夜前

“汉斯风奶油炒饭完成！”

在厨师的战场 - 厨房里，汉斯总觉得特别有归属感，这样的工作的确很适合他。

“喂！快端去客人那！”今天的客人很多，汉斯也不得不提起嗓门指挥起来，不过，等他发现到餐厅正在发生的事时，手中的炒饭差点砸了一地。

“不会吧……世界真这么小……。”

错愕感才升上几寸，就被期待好戏的心情给覆盖了，汉斯如此想。

接下来，肯定有好戏要发生了，舞台是一墙之隔的大餐厅。

- 火锅亭餐厅 -

“赛莉儿、里奥、还有米莉亚小姐……你们怎么会？”

“这是我要问的吧！哥哥！”

强硬的语气不容一丝反驳的空间，亚利也心虚，赛巴斯达家的名义当主明显争不过实质的影子当主。

“好像是半年前吧，不知道是谁夸下海口说要往东旅行，还说在成为一位伟大的骑士以前就绝不回家，说这大话的人是谁啦？结果哪？我看到那个人做服务生做得还有模有样的，怎么了？哥哥的梦已经换成当个伟大的跑堂吗？亚 - 利 - 哥 - 哥？”

“这是有原因的！这是有原因的！”亚利慌张说。

急于辩解，反而讲不出个条理出来。看着亚利慌张的模样，赛莉儿反而笑了，的确没错，眼前的人就是她所熟悉的那个不中用的哥哥。

和汉斯不同，赛莉儿捉弄亚利都是适可而止的。

“好啦好啦，这些话回去再说吧！还有，哥哥还在发什么呆？你没有话要跟“她”说吗？呵呵～你很吃香哦～～！”

赛莉儿冷不防就往亚利背后推一把，就这样不顾本人意愿地将他送到某人面前。自龙人事件后，亚利与米莉亚已经有三个月没见过面了。

米莉亚的眼眶隐隐带着薄泪，但她还是撑起笑容迎对亚利。

“米……米……米莉亚小姐……我……我……我……我……我……我……。”

在米莉亚面前，亚利紧张的连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不解风情的傻瓜——里奥想。半年不见，他的亲友还是一样的蠢样，讲单纯或许好听点。这样一来，就算亚利回来，里奥也有把握抢走米莉亚。不过，里奥想的太美了，他不知道他最大的敌人其实不是亚利，而是效忠情敌的忠实管家。

……还不安慰人家？少爷，大方点提供你的肩膀或胸膛吧……

这是直接在亚利脑海里响起的声音，在亚利意识到这是汉斯的声音的时候，亚利已经不知不觉将两手搭在米莉亚娇弱的肩上。这行动可吓到了不少人，里奥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所认识的亚利怎么会做这种事？而米莉亚……她终于也抑制不住澎湃的情绪，就埋首哭了起来，在亚利的胸前……。

少女在自己胸前啜泣，亚利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会慌的手足无措，亚利拥住她，用自己的臂怀安慰她，呵护她。此时的亚利有个感觉，她……就是自己一生要守护的人。

“少爷也进步多了，不枉我推他一把……。”

在围观的群众里，汉斯的身影伫立其中，看着少爷，汉斯微笑地点头道是。不过，他也注意到，这里还有一个为这一幕而难过的人……赛莉儿垂着头来到汉斯身边，然后就靠在他身上。

“暂时让我这样子，我不想让哥哥看到我的表情，汉斯……。”

“说得也是，我了解，不怎么可靠的胸膛就出借给你吧。”

只要哥哥幸福就好……赛莉儿的心情，汉斯一直看在眼里。

此刻，火锅亭正呈现极热烈的景象，本来是来吃饭的，没想到却碰上这么富戏剧性的趣事，围在一旁的客人们频频叫好。事实上，米莉亚早就没在哭了，此时的她，正一脸红通通的窝在亚利怀里，因为气氛实在太尴尬了。不只是她，就连亚利也不知道要怎么办，两人就这样尴尬地一直抱着，直到小老板马可气冲冲的跑过来……。

“你要走就走！我才不稀罕你们俩呢！”

才骂罢，小暴君出手就是一本直飞亚利脸上的厚页帐簿。

混乱中，乱暴的小老板夺门而出，现场遽然肃静，只剩门上的铜铃还

在那里叮当的响个不停。

“怎么回事啊？那小子……。”

疼痛换来的疑问，在汉斯过来后有了解答。

原来，赛莉儿从汉斯那里得知了为何两人会在这里打工还债的原因，于是，赛莉儿便向老板娘交涉，由她来偿还这笔钱。事实上，亚利与汉斯两人的工作成果早就足以偿付那笔债，为什么还留下来？其实是汉斯个人的想法，他只是单纯想帮助这家店的生意而已。在老板回来前，汉斯会继续做厨房的工作，至于亚利的部分，有没有他就不是很重要了，可是，马可似乎不能谅解。

“原来如此，那我去找他，店交给你了，汉斯！”

现在外面正下着雪，虽然不知道那小鬼在生什么气，不过，也不能就这样让一个才十来岁的小孩子在满是雪的街道上乱跑，所以，亚利自告奋勇要去找他。

临出门前，亚利对米莉亚说：

“本来，我有很多话想跟你说的……只是现在……。”

“没关系的……请你路上小心，亚利克斯大人。”

有了这句叮咛和米莉亚的笑颜，亚利甚至觉得，降雪的帝都街道似乎也不是那么冷了，心里真的是暖烘烘的。随后，亚利离开去找马可了，可是火锅亭却正一团乱。

“里奥哥，就请你暂时客串一下服务生的角色吧，有雷德侯爵家的三少爷出马的话，女性客人也会很高兴吧，呵呵～”

不容里奥有丝毫反驳，赛莉儿就擅自决定他的未来了。赛莉儿自己也亲身到厨房去，这可是求之不得，毕竟在料理上，她是汉斯最得意的徒弟。

至于米莉亚呢？还是让她继续当客人吧。因为……不管她帮忙什么，都只会增加火锅亭的损失而已。

“请问，你有没有看到留褐色短发，大概这么高的小男孩？”

亚利比手划脚地将马可的形象描述一遍，辛苦一阵，换来的是一个模糊的方向，这名路人指的是北向，过两条街的距离，就会抵达将帝都分隔为南北两区的旧运河。

“该不会想跳河吧？那小子……。”

虽然只是玩笑，亚利还是希望这想法不会成真。

一路往北跑去，亚利来到河畔，那里只有结冰的水面以及冷飕飕的北风，连个行人都看不到。不过薄雪上还留存一排鞋印，约小孩子的大小。很快的，亚利就循迹找到负气逃家的小老板了。

马可正靠在河岸上的石栏杆上，他无神地看着远方，等到亚利接近被他注意到时，他也没说什么，只是一味低着头。

亚利把自己的围巾围在马可身上。

“回去吧，老板娘和大家都在担心呢！”亚利说。

马可摇着头，亚利才发现他哭过。

结果，亚利只得陪他待在那里了，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还是给他一点时间来冷静下来，亚利这么想。这时候，亚利又想起一件事，以前他自己也有闹情绪的时候，以前的自己真是那个顽固又扭的小鬼啊！不过，那时汉斯都

陪在他身边，到最后，亚利也会向汉斯抱怨或倾诉。现在的自己，不就和汉斯立场交换了吗？亚利想。

如亚利所想，马可果然主动开口了，看他红着脸欲言又止的样子，亚利真觉得看到了以前的自己。此时亚利想，不管马可待会讲出的事情是什么？他都会耐心听完，绝不笑他。可是，等马可将他的心声说出来时，刚才的誓言已不知何去，亚利大笑。

老板可能无法赶在马可生日前回来——这就是马可闹情绪的理由。

“讨厌！说好不笑我的！亚利你这笨蛋！”

马可这么抗议着，亚利也忍住笑意。此时，亚利才发现，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马可这样孩子气的一面。其实，马可本来就是十岁的小孩子嘛！这才正常啊！

他一定忍了很久了，以强势的大人样来掩饰自己的不安。亚利想，还是孩子时的自己又是怎样呢？突然，就像是被点醒似的，亚利想起了一件事，是个巧合，亚利记得，八岁生日的那一年，爸爸雷欧也和他做过同样的约定。

那年时值大陆历一四九年，当时正值秋末入冬之刻，亚利还记得，那一天还下了场优格里尔领难得一见的早雪，枯红的森景搭配银白的落雪，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雷欧耐特离家了，为了讨伐肆虐亚特兰提斯大陆的魔龙-迪亚波罗。

还是孩子的亚利并不了解此行的危险性，在他心中，父亲是个英雄，魔龙也不过是即将增添父亲荣耀的一枚勋章罢了。他比较在意的，是雷欧是否能赶在自己生日前回来而已，亚特兰提斯可是很远的。记得那天，亚利还闹过小孩脾气，直到雷欧向小儿子约定会在生日前回家亚利才肯放行。最后雷欧没有回来，十年匆匆过去了……。

“亚利少爷！你找到小老板了吗？”

回忆被打断，汉斯也找到这里了。

火锅亭提早休息，店面要紧，唯一的儿子更要紧，在找到马可后，老板娘没有骂他，只是紧紧地拥抱他，亚利想，也是要给他们母子一些时间。

“看来，这里没有我们出场的余地了。”

“嗯，少爷，赛莉儿和米莉亚小姐在那里等着你。”

要回去会合前，亚利突然说：

“汉斯，虽然已十年了，我还是相信爸爸会回来……。”

是有感而发还是其他？亚利并没有给汉斯一个明确的理由，就自行往米莉亚处走去。

一时愕然而里足的汉斯想，少爷的想法并不让他意外，这么多年的相处，汉斯知道少爷的心里还存在着父亲仍存活的一丝希望。只是，雷欧已经死了，汉斯想，总有一天要让少爷接受这个事实。

这个时候，某处又有一个小事件正发生着。

亚利的围巾刚才就给了马可，现在天气很冷，米莉亚不忍心看亚利就这样冻着，她顶着羞耻，好不容易才开口，说：

“亚利克斯大人，天气很冷，不嫌弃的话，我的围巾……。”

“谢……谢谢……。”

亚利也很不好意思呢！米莉亚便伸手将自己的围巾套在亚利的颈子上，围巾不仅温暖，还带着发香。“这围巾好暖又好香哦！”听到这席话的米莉亚不禁脸红了。

在一旁的赛莉儿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她就上前，伸手就……。

“要围紧一点才保暖，“哥哥”！”

“呜……我……不能……呼吸……！”

绑那么紧是会死人的。一点可爱的嫉妒，让亚利差点就窒息了。在旁的汉斯仍一如往常地隔岸观火，他认为，这是少爷该受的小小惩罚，谁叫他一直没注意到赛莉儿对他的心意，这是应该的。

这一刻起，亚利的旅行就算是正式打上休止符了，日后他迟早会回到赛巴斯达家，不过，有一段时日应该会待在迈哈达家吧，毕竟米莉亚现在住在那里。

“迈哈达家的……洁大人吗？……。”

亚利露出复杂的表情，心情的复杂程度更甚外表。

“亚利克斯大人也认识洁·迈哈达大人吗？”

“……算是有点认识。”

关于洁·迈哈达，她对亚利来说，是爸爸与敬重的叔父雷德侯爵的友人，如此而已。

以前她也来过家里几次，都是亚利小的时候的事。举几个亚利熟悉的印象，洁很喜欢可爱的东西，即使三十多岁也改不掉的癖好。为何印象深刻？这可是身受其“害”的原故，因为那时的亚利就像洋娃娃一样的可爱。

印象中，不重打扮，一头卷曲的浅淡金发全绑束在脑后，活像个乡下村姑，一身笔直衬衫裤装，这是好不容易才从自己的幼年记忆里挖出的第一印象。对了，还有一个！

那幅挂在她脸上的大圆镜片眼镜，拜此特征之故，每次洁来赛巴斯达家拜访时，亚利老是叫她‘大眼镜阿姨’呢！

还有一次，洁还打算把汉斯给挖角过去，还提出一笔极优厚的薪水呢（汉斯没薪水）！

亚利记得，那天自己还曾耍赖哭闹不让汉斯走。现在想想，当时还是小鬼的自己实在蠢的可爱。

回忆是没完没了的，就此打住。在返回火锅亭后，简单收拾行李，亚利与汉斯就要到迈哈达家暂时做个厚颜食客了。

马车来了，一行人告别了马可母子。

这场旅行发生了很多事，亚利有很多事想跟人分享，也有想隐瞒的事。亚利不在的日子，优格里尔领也发生了不少事，开心的事，也有悲伤的事……。

与亚利意外的重逢，艾吉的事，赛莉儿、米莉亚等人都没有跟亚利讲，毕竟是难以启齿的事。在车上，也只有远比少爷敏感的管家察觉到此异状。亚利知道此事，是在抵达迈哈达家之后的事了。

至于里奥呢？

里奥冒着风雪，独自一人骑马在街道策驰而行。马车是四人座，不幸的，他就被赛莉儿当成多余的第五人了。

不好的预感像报恶兆的乌鸦一样在里奥心头徘徊不去……。

刚才的火锅亭事件让亚利夺得一城，情势已没有让里奥可悠哉下去的余地了。

“可恶！我不会认输的！即使对手是你……亚利！”

“您好，感谢您接待我们这对不请自来的客人，洁·迈哈达大人。”

上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的事？亚利也记不得了。该有的客套话还是必须的，互相寒暄一阵，洁以带着某种目的的眼神看着亚利，这让亚利突然有点寒意，那种眼神，亚利分不出那是看着故友之子，亦或是“玩物”的眼神……。

后者的话亚利就很熟了，因为汉斯在打鬼主意前就是那种眼神，加上两人都是同牌眼镜爱好者，这更让亚利觉得似曾相识。

“别拘束，就当这里是你的家吧！在你停留期间，洁阿姨会好好招待你的！”

洁的招呼是极尽亲切，没多久，三到五个仆人就将亚利与汉斯的行李送到客房去，工作一天的汉斯觉得累就直接随仆人去客房休息了，至于亚利，他觉得时间宝贵，因为他有很多话想跟米莉亚说。

“咦，哥哥到哪去了？”

“到走廊那端的中庭去了，呵呵~年轻真好啊！”

洁指的是什么事，赛莉儿很快就联想到，除了米莉亚还会是什么事。赛莉儿叹口气，半年不见，哥哥……亚利就没话跟做妹妹的说吗？可是，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 第六话 这一夜后

- 中庭 -

中庭是馆邸与回廊间的小庭院，在迈哈达家随处可遇，两人所到的地方类似工字格，绿土上是人工造园，里头有好几株在冬季也是常绿的树木，由于数目太多，反而挡住阳光，使回廊变得阴暗，不过也有种置身深林的幽静。这种造景方式适当与否？那是此地主人的问题，而且，亚利也没心思花在这种事上，他的注意力全在米莉亚身上。

气氛很好，可是，第一个话题却是个坏消息。

“是吗？艾吉……他死了……。”

亚利觉得心头一阵沉重。艾吉吗？从小就玩在一起的青梅竹马，直到亚利、里奥两人就读军校后才分道扬镳，各奔前程。没想到再度听到他的消息时，却是一道死讯。

亲友的死并未让亚利掉泪，亚利只是沉默……。

“真是坚强哪！亚利克斯大人……。”

米莉亚打破沉默，并继续说出她的感想：

“艾吉先生死后，我难过了好久，连那样刚强的雷碧亚姐姐也是如此，可是，亚利克斯大人却能承受这份悲伤，果然……不亏是赛莉儿的哥哥，你那份坚强的意志……。”

“你是指……我是个无情的人吗？”

亚利这样回答，他的脸色带着黯淡，米莉亚自然是赶紧否认，解释自己并不是这个意思。不过，亚利本来就那样看待自己，面对亲友之死，这种态度本来就可议。

如果是以前的亚利，听到艾吉的死，他一定会愤怒到誓将凶手碎万段



方告休止。可是，在经历近半年的旅行后，看到了大量的生与死，而且，自己一直相信的事物也在一夕间变质，哪里是真实？哪里是谎言？亚利分不清楚。在听到艾吉死的瞬间，本来激昂的悲伤与愤怒却反而被一股更巨大的深沉思潮给掩盖。亚利哭也不是，怒也不是，他只觉得万般无奈。

“没想到在我不在的时间发生了这种事，艾吉死了，在我力所不及的地方死了，或许，我根本不该做这趟旅行吧。”

“这不是亚利克斯大人的错，发生这种事是任何人都料想不到的。”

米莉亚这么想，她不愿亚利为这种根本不关他的事的事件负责，甚至痛苦自责。而且，假如亚利没有出来旅行的话，她也没机会认识亚利了。想到这里，米莉亚才发觉自己的脸颊微微烫红起来。

至于亚利……他并不完全是在自责而已，这其中还带有些逃避心态。假如他没有离家旅行，或许就不用知道自己并非是赛巴斯达之子，甚至还有那个莫名其妙的身份，也不用受怪异组织所觊觎吧。这只是逃避而已，亚利也清楚。就算他没有去旅行，真实也不会改变，谎言的现实终有被撕毁的一日。

“艾吉在我力所不及的场所死了，我再后悔也改不了事实，不过，现在我在这里，我以剑发誓！我不会让任何人再伤害到我珍视的一切，包括你，米莉亚小姐。”

“谢谢你，亚利克斯大人……。”

亚利的誓言让米莉亚感到高兴，甚至有种幸福的感觉。其实亚利也是，这趟旅行失去了很多事物，但也得到了更贵重的东西，是值得舍命去守护的事物，亚利想。

亚利与米莉亚之间有一道很好的感觉与气氛，任何人都会同意，他们实在很相配。

一个才刚发觉自己失恋的男人也是这么想……。

“我真是愚蠢，以为自己有能力趁虚而入，其实，不管距离再远，时间再如何久，根本就影响不了他们两人，根本没有外人介入的空间。”

在看到两人的独处，里奥就知道，自己输了……。

和亚利相处的米莉亚是自己从未见过的米莉亚。那笑颜，那哀愁，那丰富的表情，里奥从未见过，里奥甚至嫉妒独占着那拥有无限价值的笑颜的亚利。

就算自己再怎样努力，米莉亚也不会赐予自己那份笑颜，里奥很清楚，就是清楚，所以他才痛苦。

“回去好了，记得二哥住处有批珍贵的葡萄酒……。”

里奥想，也只有酒精能暂时麻醉这份痛楚。醉了也好，被说心胸狭窄也好，他不想看到自己爱的人和好友亲热的景象，他也不知道要用什么表情来面对亚利与米莉亚。

按下这份无法出口的心意，败者默默离开了迈哈达家。

时间过的很快，不知不觉就到晚餐时刻。用完饭后，米莉亚就回房去了，亚利还不知道自己的房间在哪里，因此他去问洁，可是，洁却突然把他拉到一旁，附耳喃喃：

“我的好侄子……别太惊讶……你的房间就在米莉亚那孩子的旁边呦……。”

如惊雷般的事实让亚利脑袋是空白一片，没多久，就转换成各种不该有的遐想。这是故意的，是陷阱，亚利这么想，而对方也承认就是故意这样安排的。

“等……等等……洁大人……这实在……。”

“是男人就去夜袭吧……要是今晚什么事都没发生的话……呵呵呵……洁阿姨可是会把你给赶出去哦……。”

果然没错，那诡异的笑脸就是汉斯在打鬼主意时的表情。说不定……不！一定是！

亚利想，汉斯一定也是阴谋的策划者之一。

亚利没机会反驳，他的未来就被人擅自决定了。夜袭？开什么玩笑！这种事是骑士可以做的事吗？一边在心里咒骂那两只眼镜恶魔的同时，亚利也被仆役带到那间客房，就算再怎么不想，最后还是得住进去。

- 迈哈达家的客房（亚利的房间） -

“陷阱！这一定是阴谋！”才刚住进来，亚利就显得坐立不安。

亚利想，那两只戴眼镜的恶魔一定正躲在暗处，偷窥着他的一举一动。

“这房间一定有什么机关！嗯，那张画很可疑……。”

以前就曾听说有人会偷偷在墙壁的挂画上动手脚，例如在人像画的眼睛处挖洞的机关。想到这点，亚利就浑身冒冷汗。于是，亚利就将整幅画给搜了一遍，不过，这幅画并没有亚利预期的机关。

“不……不可能的……一定有机关……难道是……。”

就因为这莫名其妙的“坚持”，亚利几乎将整个房间都给翻遍了，天花板、墙壁、甚至门把的锁孔，亚利全都查过了，的确没有任何机关存在着。

最后，亚利也放弃了，他想，或许真的是他自己想太多了也说不定。

只是，想到米莉亚就住在这面墙的另一侧，也难怪亚利会胡思乱想。

‘（米莉亚小姐……她现在在做什么呢？）’坐在床上的亚利正想着这件事的时候，他的眼睛不经意地落在某个地方，那是一扇门，是连结这两个房间的门。本来，这客房就是给家族使用的，所以才有这种设计。

此时，亚利走了过去，并且伸手试着扭动门把，或许亚利只是想看看门有没有锁好而已，可是没想到，那扇门真的没锁上。从敞开的门返达，亚利看到的是米莉亚的背影，这时候米莉亚正坐在书桌前……。

亚利不自觉地走了过去。

时间已经很晚，而且又没有通知主人（起码敲个门嘛）而擅自闯入，这实在不是一个骑士所该有的行为。可是，亚利就是阻止不了自己，甚至可以这么说，等他发现时，他的脚步已经走到米莉亚的背后了。

“啊！”

果然还是吓到了米莉亚……高价的地毯完美地消去了“侵入者”的足音，一直到这么接近时才被发现。幸好，米莉亚即时认出了亚利。

“亚利克斯大人……为什么……这时候你会来这里？”

“啊……嗯……因……因为门没锁！”

门没锁？亚利也想不到自己居然会讲这种话，难道因为门没锁就能大方地出入女孩子的房间吗？此时的亚利实在是羞愧的无地自容，他真想去撞墙死了算了，只不过，米莉亚的反应更让他惊奇。

“原来如此，难怪……。”

就这样而已，米莉亚没有其他的反应。

这女孩子真是太单纯了，亚利还很莫名其妙的有点感动的说。不过，不赶快化解这尴尬的场面不行，亚利随口转个话题，他注意到米莉亚的书桌上堆了很多书。

“你在看书吗？”

“嗯，我正在“用功”。”

“用功？”

“其实我有点不好意思，不过，既然我就要继承马克威尔家了，我想，我或多或少也要懂一些作生意的基本知识才行。所以，我才向洁大人借了这么多书来看。”

亚利稍微瞄了一下，十几本精装书堆得像小山一样高，桌上有《商业入门一百则》、《庄园经济的演近》、《海洋贸易》、《货币》、《大陆公路对帝国经济的影响》、《帝国的孤立主义》、……、《你也可以成为有钱人》等书，没一本是亚利看过的。老实说，亚利也很少在看书，骑马弄剑才是他的兴趣。

比起无聊的书，米莉亚本身还比较吸引亚利的目光。现在已经很晚了，所以，米莉亚自然是换着睡衣，为怕着凉还多挂了一件披肩，看着那身飘逸的单薄睡衣，亚利的心也随之飘昂。若不是米莉亚出声，否则亚利还沉溺在无止境的妄想当中。

“亚利克斯大人，你已经知道那件事了吗？”

“嗯，从汉斯跟洁大人那里……。”

“……是这样子啊。”

这样的回应让米莉亚有些失落，如果可以，她希望能听到亚利对此事的意见，甚至于……亚利若开口要她留下的话，米莉亚也会答应的。对米莉亚而言，赛巴斯达家是她人生的第二个家。

其实，亚利也打算讲出来的，他确实有过挽留米莉亚的打算，只是，他却讲不出口。

仔细想想，自己与米莉亚不过才认识两个礼拜的时间而已，之后又分开了三个多月，亚利以为自己又有什么资格要她留下来呢？

继承一事攸关米莉亚的未来，亚利所能做的只有这件事……。

“那个……米莉亚小姐……等你继承马克威尔家后，我想，以后你一定会很忙碌的，甚至还会有很多辛苦和难过的事。如果碰到这种情形，你可以找洁大人帮忙，洁大人她是个很能干的人……还有，如果我能够帮上什么忙的话，我一定会尽力帮助你的！”

“谢谢你，亚利克斯大人。”

“哈哈～还是别太期待，我对商业毕竟一窍不通……。”

“不会的，我……我能下决心继承马克威尔家，全是因为亚利克斯大人的关系！只要在你身边，我……这样懦弱的我才有下定决心的勇气……。”

能将这句话讲出来，米莉亚确实比以前要更勇敢多了。

而且，这句话也暗示了米莉亚对亚利的感觉，意识到这一点的亚利却什么话也说不出，米莉亚已经表示得很清楚了，可是亚利却缺少那告白的一点点勇气……。

场面变得尴尬起来，两方都没有积极踏出下一步，结果——

“我……我还是回房好了！毕竟现在都这么晚了……。”

亚利自己打了退堂鼓，结果，还是没能让两人的关系有所突破。

回到自己房间的亚利很失落地坐在床上，他在想刚才的事，也回想着

与过去米莉亚之间的种种，到最后，他很懊恼自己的不中用。

‘（我是为了什么才回来的呢？）’

‘（我的优柔寡断曾伤害了玛利安，现在，我又要欺骗自己吗？）’

‘（答案不是很简单吗？我所要做的事……。）’

亚利突然用力地站了起来，他已经决定了，就算被拒绝也要说出口。亚利就像被敲醒似的，他的步伐没有一丝犹豫，他走到那扇连结他与米莉亚房间的门之前，并且拉开了那扇门。可是很意外地，米莉亚居然也在那扇门的后面。

“亚利克斯……大人……。”

“米……米莉亚小姐……。”

两个人都很意外，没想到，他们两人会同时到那扇门前，而且都打算打开它去找对方。虽然不知到米莉亚是为了什么事要找亚利，可是在看到米莉亚突然出现在门的另一端的时候，亚利就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心情了。

就在这瞬间，亚利抱住了米莉亚，这是他这一生最大胆的一次行动。

“我一直好想这样！”

亚利很激动地说出来了，他甚至情不自禁地吻了米莉亚，那只是很浅的一个吻而已，只是轻轻的接触，几乎是一瞬间。那是因为亚利在那时找回了理智，那道浅吻已是他极力克制自我的结果。

想到自己居然会这样强迫米莉亚，亚利打从心底感到羞耻。

“对不起……我应该先听你的回答的，假如……答案是否定，我保证，我会永远从你的面前消失的，就当世界上从来没有亚利克斯这个人吧！……。”

“不要这么说……。”

米莉亚用手制止了亚利的毒誓。

“其实，我也一直想这么做，亚利克斯大人……。”

“是真的吗？”米莉亚的话让亚利是又惊又奇。

“嗯……对了！能告诉我吗？为什么你会喜欢我？我和亚利克斯大人不是才认识两个礼拜的时间而已吗？而且，我还是恶名昭彰的商人马克威尔的女儿，这样的我，我一直以为……亚利克斯大人只是因为同情才肯跟我来往的……。”

“不要这样贬低自己，米莉亚就是米莉亚，你是我所认识的最为善良的女孩子！两个礼拜又如何？在最初的会面时，我就喜欢上你了，即使后来我们分开了三个月，那份心情也未曾衰微，反而越来越强烈！”

“即使我是迪罗·马克威尔的女儿？”

“就算与世界为敌，我与我的剑也会守在你的面前……。”

再多的问题也无所谓，对亚利来说，米莉亚是个可以让他舍弃一切的女人。在这样纯真又毫不掩饰的爱的面前，米莉亚也哭了，这是感动的表示。

可能被拒绝，即使这样也要表白自己的心意，抱持着这样心情的两人才会不约而同来到门前，命运之主宰者难得也会有善意的玩笑。

“我……我从没想到亚利克斯大人会喜欢我……。”

“就算现在你拒绝也来不及了……。”

亚利恶作剧似地开了一个玩笑，米莉亚也不禁破涕为笑。再多的言语也比不上真的心意，之后，像是要订下相爱的契约，亚利与米莉亚主动拥吻，就像是要吐尽这些日子的思念似的，这吻是即深又长久。

不过，热烈的深吻后，米莉亚却有点疑惑：

“亚利克斯大人……你好像对这种事经验很丰富……。”

刚才的吻与最初的吻有很明显的差异，连米莉亚也感觉的出来。亲吻之事米莉亚当然是初体验，只是，亚利似乎就不是了，而且，米莉亚还觉得亚利似乎还曾经跟很多女孩子交往过似的。

米莉亚的敏锐直觉让亚利可着急了，说他经验丰富也太夸张了，只是，亚利也不想对米莉亚隐瞒玛利安的事，只是，他实在不知道从何讲起。

告白后的六分三十七秒，亚利就碰上了爱情路上第一道难关。

在某处正上演爱情剧的时候，不请自来的观众也打算识趣离开了。

- 迈哈达家的客房（汉斯的房间） -

在汉斯面前有道奇异的方行平面，那是汉斯的“术”，这种术能令光线曲折，将远方的景象在另一处重现。藉由这种术，亚利与米莉亚刚才的所做所为都被汉斯一览无遗，不过，再看下去似乎就过份侵人隐私了，再说对方毕竟是自家的少爷。

“受我支配的光之精灵啊！修复歪斜的轨迹吧！”

一瞬间，光之屏幕便消失于无形，随后汉斯又撤去风精灵，解开让声音重现的术。

汉斯的所做所为完全没被他人发现。

“再看下去就太过份了，不过这也值得高兴，亚利少爷终于也长大，也得到一个能相伴一生的人了……。”

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汉斯也拿出酒来，不过，杯子有三个，其中一个是他的，另外两个，是已成为回忆中的人的那两人 - 雷欧与亚法（阿芙莉娜），虽非亲生，亚利仍是他们的儿子，关于庆祝一事汉斯也不会让他们缺席的。

“已经十六年了吗？我也照顾了少爷这么久了呀……。”

汉斯已经记不得自己已活了多久，不过他可以确定，这十六年来，他留下了最多的生活记录，这段日子是他最珍惜的记忆。

